

新唐書

第六册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二十四史全譯



新唐書

第六册

主　　編　許嘉璐
副 主 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黄永年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新唐書/黄永年分史主編 .—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1
(二十四史全譯/許嘉璐主編、安平秋副主編)
ISBN 7-5432-0888-1

I.新… II.黄… III.①中國-古代史-唐代-紀傳體②新唐書-譯文 IV.K242.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52651 號

二十四史全譯

新唐書

(全八册)

策　　劃　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黄永年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集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印　　刷　上海中華印刷有限公司
規　　格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316　字數 7,887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7-5432-0888-1/K・91
定　　價　全套 88 册　12 000 圓
《新唐書》8 册　1008 圓

如有印裝錯誤,請與承印廠聯係。　T:62662100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録

顧　問　周　林　鄧廣銘　何兹全　陰法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　楊　忠

《魏書》、《北史》　周國林

《周書》、《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新唐書》　黄永年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　曾棗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　審（按姓氏筆畫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　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雄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羣　陳美東　曾棗莊
黄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　者（按姓氏筆畫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于　潔　文師華　尹　波
王永强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褘　王洪涌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晉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　瑞　甘　露　石世華
田　農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鵬飛　吕玉蘭　曲安京
朱小健　朱元寅　朱邦薇　朱　玫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更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箴　李　軍　李海霞

李真瑜　李晉卿　李培芬　李國祥　李夢生　李　鳴
李曉明　吴大逵　吴洪澤　吴　鷗　余光煜　余和祥
余讓堯　邱居里　何本方　何宗旺　武建宇　屈超立
孟美菊　尚俊生　易　敏　虎維鐸　卓連營　周少川
周信炎　周國林　周　勤　周曉薇　祝尚書　胡迎建
胡和平　胡　茵　段塔麗　姚偉鈞　紀志剛　紀德君
海毓珹　凌左義　高華平　唐光榮　唐建金　唐　瑛
秦　良　馬辛民　馬秀娟　馬美信　馬雪芹　馬啓俊
袁明望　袁　敏　孫力平　孫湘雲　孫雍長　孫曉梅
倪其心　徐奇堂　徐　勇　許紅霞　郭士模　郭立傑
郭松柏　郭盛熾　郭　齊　郭鳳花　郭劍英　郭樹羣
郭聲波　張文澍　張立生　張和生　張怡青　張　羿
張海青　張　耕　張國艷　張　猛　張　萍　張傳璽
張賢蓉　張艷雲　曹亦冰　曹道衡　曹霜霜　陸三强
陳小盟　陳小監　陳正宏　陳　可　陳芳嵐　陳秉才
陳東有　陳　捷　陳蔚松　陳曉華　陳曉强　陳曉蘭
陳鴻彝　梅俊道　崔文印　崔玉生　崔　湜　崔曙庭
馮建民　曾棗莊　曾貽芬　曾　濤　閔慶定　超茶英
彭久安　黄永年　黄壽成　黄鳳顯　黄　毅　黄曉琴
葉樹發　喻遂生　鈕衛星　舒雅麗　焦　傑　賀嗣真
雷巧玲　賈二强　賈國偉　賈燕子　董　明　董恩林
董艷艷　楊世文　楊玉芬　楊洪林　楊　昶　楊海崢
楊麗嬌　解　冰　漆永祥　寧德衛　廖振佑　廖　强
鄭文瀾　鄭利華　趙二冬　趙立偉　趙伯陶　趙清永
趙望秦　趙　隄　趙慎修　趙澤光　趙　燕　熊　焰
鄧　飛　鄧瑞全　樊善國　歐昌俊　樂秀拔　劉小文
劉友林　劉玉才　劉延捷　劉建梅　劉　虹　劉敏芝
劉　瑛　劉　琳　劉　寧　劉漢東　劉韶軍　劉曙光
龍德壽　賴玉勤　閻萬鈞　韓結根　盧仙文　盧華巖
盧　偉　錢兵山　鮑道蘇　謝紀鋒　戴訓超　薛平栓
魏達純　譚漢生　嚴學軍　羅　超　羅會同　羅維明
蘇文英　蘇保榮　顧永新　顧全芳　顧志華　龔汝富
龔祖培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説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爲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1955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并以此爲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閱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别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爲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1027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并將其分爲兩類:

第一類爲: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于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爲規範字。例如:

①“幚”、“幇”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幫”。

②“氷”爲異體字,改爲規範字“冰”。

③“畂”、“畮”、“畆”、“畒”、“畝”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畝”。

此類異體字共784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76%。一般情况下,均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爲: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决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爲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爲例,舉證説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①“編草結菴不違凉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爲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閭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晋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樣子,爲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同樣,“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爲“庵”,而保留原字。

齎(異體字)

賫(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齎”指携帶,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齎”指懷、抱,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③“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齎”通“資”,與“賫”詞義不同,不可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④“齎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齎”通“齊”(劑),指調配,與“賫”詞義不同,不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釐(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釐”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釐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釐”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爲“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釐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釐”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⑥“釐辫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釐”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釐”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而保留原

字。

拏挐(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拏訪追贓(《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拏"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爲規範字"拿"。

②"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拏"指船槳,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挐"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挈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晢"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爲"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爲"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爲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啑(異體字)

喋(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吕新啑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dié,"啑血"指踐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啑"改爲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啑血盟"(《史記·吕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其中"歃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啑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啑"收爲"歃"的異體,但爲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别于上例中的"啑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啑"改爲"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敺(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敺畜産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敺"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爲規範字"驅"。

②"至相敺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敺"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爲"驅",故

將此處的"毆"改爲"毆"。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爲復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爲《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243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于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内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況下,我們都將其改爲規範字。此種情況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髀(骿髀)	缶(缻)	黎(藜)	禪(禫)
辯(辯辯辯)	蓋(葢)	勢(埶勢)	善(譱)
飄(飃飃)	剛(㓻)	料(析)	觴(䤮)
餅(䴵)	詬(訽)	躪(躝)	舐(䑛)
豺(犲)	縠(縠)	欞(櫺)	疏(踈疎)
躔(躔)	罐(𤮕)	騮(駵駠)	搜(捜)
諂(讇)	駭(駴)	孿(孌)	髓(䯝)
嘲(謿)	侯(矦)	裸(臝)	鎖(鏁)
齔(齓)	齏(韲)	美(媺)	踏(蹹蹋)
弛(㢮)	羈(羇)	滅(烕)	柝(榛欜櫜)
欸(欵)	悸(痵)	秣(䬴)	蜿(䖤)
垂(𠂹埀)	奸(奷)	粹(䊚)	腕(掔)
齪(齱)	殲(殱)	腦(腦)	尪(尩尫)
瓷(甆)	轤(轤)	旆(斾)	誤(悮)
蹙(蹴)	剿(剿)	篷(篷)	舄(舃)
啖(嚪)	秸(稭)	睥(睤)	隙(隟隙)
島(隝)	截(截)	媲(媲)	淑(淑)
登(登)	贐(賮賮)	撇(撆)	璇(琁)
鐙(鞥)	鯨(鱷)	愆(僽僁僁)	燕(鷰)
貂(鼦)	鞠(鞻)	鍥(契)	腰(𦝫)
斗(㪷)	絕(𢇍)	縈(縈)	燁(爗)
陡(陡)	誑(誆)	蛆(胆)	曄(曅)
扼(搤)	框(閏)	麯(麴)	彝(彞)
愕(愕)	髡(髠)	紝(絍)	癰(癕)
鋒(鏠鋒)	攬(擥擥)	穛(穛)	禹(禹)
蜂(蠭)	雷(靁)	濳(潛)	輿(轝)

籲(籲)	燥(燥)	煮(鬻)	棕(椶)
鳶(鳶)	潴(瀦)	裝(裝)	菹(葅)

另外“秏”爲“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秏”作消耗、消費解時可改爲“耗”,如“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秏”可改爲“耗”。

“秏”通“眊”指昏亂時不改爲“耗”。如“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秏”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爲“耗”,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虛則秏”(《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爲了讀者閱讀時不產生歧意。如:“聃”、“耼”統一爲“聃”,“毌丘”、“母丘”統一爲“毌丘”。“晁錯”、“鼂錯”統一爲“晁錯”。地名中的“涼”、“況”、“峯”、“兗”等字,則均改爲“涼”、“況”、“峰”、“兖”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爲“長孫无忌”,《新唐書》爲“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爲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太山、泰山,雒、洛,勃海、渤海。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爲“异”、“弃”、“灾”、“杰”、“泪”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卧病床笫”(《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笫”一詞,據文意“笫”當爲“第”之訛,故校改爲“第”。

“設俎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俎”字,據文意當爲“俎”之訛,故校改爲“俎”。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1964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已”或“巳”的一律改爲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爲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衹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説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爲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爲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别,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減"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爲了盡可能減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排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把版式改爲横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核。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録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爲此,我們以百衲本爲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録、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説明如下:

(一) 關於紀志表傳

《二十四史》作爲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爲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内容一般分爲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晉書》、《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況。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别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别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家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家之後。如上兩種情況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説,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參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閲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晉初年成書時爲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説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 1003 年)國子監刻本,《吴志》分爲上下兩帙,前有刻《吴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裏,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爲《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别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書有了可能,並成爲當時流行的出版形式,於是出現了從宋淳化年間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間刊刻的《十七史》。應新體式的需要,記魏文帝黄初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間史事而分刊的《魏書》、《蜀書》、《吴書》至此合三而一,並且命名爲《三國志》。我們現在見到的二十四史叢刊有三種:一爲武英殿本,一爲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爲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國志》是影印宋紹熙重刻本一仍其舊外,另外兩種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從一至六十五卷統一排目,衹是文前標題内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爲:魏志卷一(頂格),武帝操(另行,前空二);中華本爲:三國志卷一(頂格),魏書一(行末),武帝紀第一(另行,前空二)。我們認爲中華書局所選版本的《三國志》標題形式最適於橫排本的編輯。衹是它稱"紀",而且"紀"的序號與"傳"的序號銜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紀第四、后妃傳第五。這與其他各史紀與傳各自排序號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國志》目録考中第一條已説明:"……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依此爲證,我們按殿本去掉《魏志》中的"紀",這樣編排標題,全書就統一了。關於《魏書》、《舊五代史》版本形式歷來無二,因無書證支持,雖然是例外,也衹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開官修史先河後的唯一一部私修史,體例與他史不同,自有歐氏的主張,且歷代版本都如此,我們也不便改動。

(二) 標題序號

由於二十四部史書成書、翻刻的年代不同,各版本類級標題的設置、形式甚至同一標題在各本中的具體内容或有異同。暫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標題而言(它有似現代出版物中的章節標題),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爲單一内容的,如紀傳部份傳主占單卷、志書部份每卷衹有單一内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現卷目内容標題;紀傳部份一卷多傳主、志書卷題下有分級内容的,卷目標題在各本中出現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數史卷把這級標題標在文前,有些史在文内;還有文前、文内皆無這級標題的(如《舊五代史》列傳)。我們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所輯各史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列傳部份把傳主之名設在文内的:百衲本有《三國志》(宋紹熙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慶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晉書》、《舊唐書》、《元史》、《後漢書》、《隋書》;中華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晉書》、《隋書》。志書的情況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諸史中某些志書出現文内標題,中華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這七史志書文内亦有標題出現。百衲本各史志書中各卷文内標題時有時無很不統一。此外,還有各種體例不一的情況。史書作爲歷史遺存,不是一世一時一人之作,出現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但是從叢書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决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也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爲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爲"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爲"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爲"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十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内容標題爲四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爲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爲六級。

(三) 標題的文字内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内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爲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删,三本俱無,又没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衹看作是原本的樣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詳盡指示卷内分段内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説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當初"别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爲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着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閲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新唐書》全譯出版説明

在《舊唐書》完成(後晉帝開運二年,945)後的一個世紀,北宋史學家歐陽修、宋祁等人前後經過17個年頭,在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又修成另一部唐史,史稱《新唐書》,以區别於劉昫等人所編的《舊唐書》。

《新唐書》體例完備,有本紀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傳一百五十卷,共計二百二十五卷(個别卷分爲上下卷,故實有249篇)。它所記述的歷史時期,大體與《舊唐書》相同,上起唐武德元年(618),下至唐天祐四年(907)。

曾公亮在《進唐書表》中,闡述了重修唐史的緣由。其一,認爲前史"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彩不明,事實零落",需要"補緝闕亡,黜正僞繆,克備一家之史,以爲萬世之傳"。其二,認爲《舊唐書》的纂修者"不幸接手五代。衰世之士,氣力卑弱,言淺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賢臣,俊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皆不得暴其惡以動人耳目,誠不可以垂勸戒,示永久,甚可歎也"。就是説,舊史事實零落,没有文彩,善惡不彰,不能垂戒後世。

北宋中期,五代纂修《舊唐書》時的唐代基本史料——實録、國史尚在,同時有了更多的文獻。其中,北宋史官宋敏求有兩個系列的著述,爲修撰《新唐書》提供了取材的基礎。一是蒐集唐武宗以下六朝史事,續成《唐武宗實録》二十卷、《唐宣宗實録》三十卷、《唐懿宗實録》三十卷(一作二十五卷)、《唐僖宗實録》三十卷、《唐昭宗實録》三十卷、《唐哀帝實録》八卷。這樣,唐代皇帝自高祖李淵至哀帝李柷,有了一個完整的史料係列。另一個係列是唐代帝王"訓詞誥命"的積累,編爲《唐大詔令集》五十二卷。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歐陽修奏請派吕夏卿赴西京"檢討"唐至五代的"奏牘案簿",即檔案材料,在《新唐書》中當有採擷。

《新唐書》在史料使用和鑒别方面有如下特點:一,以金石銘刻參驗文獻記載,特别是盡可能以碑碣校改。歐陽修是金石大家,以金石銘刻"參驗"文獻記載的做法,是他的一項重要貢獻。其二,重視利用野史、筆記。宋祁本人著有《筆記》三卷,分爲釋俗、考訂、雜説,前兩卷辨證名物音訓、文章史事,後一卷爲隨感、語録。吕夏卿更是"博採""旁記雜説,幾數百家"。常爲人們作爲《新唐書》徵引野史、筆記的一個例證,便是《姚崇傳》所記姚崇奏"十事"。宋祁等在這一卷的"贊"中特别提到:"姚崇以十事要説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偉哉,而舊史不傳。"姚崇"以十事上獻",出於吴兢的《開元昇平源》,本是一篇野史、筆記之作。由於史料來源的廣泛,《新唐書》的記事内容比《舊唐書》更爲充實。曾公亮在其《上唐書表》中曾經説過:"名篇著目,有革有因,立傳紀實,或增或減,義類凡例,皆有據依。"比之《舊唐書》,"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

《新唐書》雖然由提舉官曾公亮領銜上奏，但從今天所能見到的最早刻本（南宋初年浙江刻本）看，本紀前面署的是歐陽修的銜名，列傳前面署的是宋祁的銜名，這表明，歐陽修、宋祁是《新唐書》的主要修撰人。由慶曆四年（1044）賈昌朝建議修唐書，令史館蒐集、積累資料，到慶曆五年設立書局，再到嘉祐五年（1060）《新唐書》最終成書，整整歷時十七年。前十年，宋祁主修；後七年，宋、歐共同主修。兩位"主修官"共事七年，從未見面，分別主持修纂全書列傳與紀、志、表，這在一定的程度上造成了《新唐書》記事矛盾、體例不一、風格互異的弊病。

《新唐書》本紀十卷，除高祖、太宗、高宗三紀各爲一卷以外，其他均爲兩帝或兩帝以上合爲一卷，這比《舊唐書》的本紀要簡省得多。章學誠認爲《新唐書》中不載詔令，"筆削謹嚴，乃出遷、固之上"（《章氏遺書外篇》卷一《信摭》），既肯定了《新唐書》在效法《春秋》方面超過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又暗示其書不載"詔令"。

《新唐書》的史志較之《舊唐書》，不僅在內容上得到了充實，而且在體例上有所創新。該書新增的《儀衛志》、《選舉志》和《兵志》，這是以往各史所沒有的，並被《宋史》以後諸史所沿襲。《新唐書》的志保存了大量的史料。如《選舉志》與《兵志》系統地記載了唐朝科舉制度和兵制的演變。《食貨志》增加爲五卷，不僅比《舊唐書・食貨志》份量更大而且更加系統、條理。《地理志》着重記載唐朝地理沿革，記載軍府設置、物産分布、水利興廢等情況，補充了不少《舊唐書・地理志》所没有的資料。《天文志》和《曆志》在篇幅上超過《舊唐書》三倍以上，記載了唐代流行的七種曆法，特别可貴的是記載了在曆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大衍曆》的《曆議》（即曆法理論），反映了唐代曆法理論的水平和發展高度。《藝文志》比《舊唐書・經籍志》增加了很多，特别是唐玄宗開元以後的著作補充了不少。

《新唐書》還恢復了立表的傳統，這是《新唐書》在編纂學上的重要貢獻和另一突出特點。紀傳體史書，自司馬遷《史記》創紀、表、志、傳以後，衹有班固《漢書》繼承下來。其後，自《三國志》、《後漢書》至《舊唐書》、《舊五代史》，都没有表。《新唐書》恢復立表，使得紀傳體史書體例再一次完備起來。對於這一點，顧炎武評論説："作史無表，則立傳不得不多。傳愈多，文愈繁，而事跡或反遺漏而不舉。歐陽公知之，故其撰《唐書》有《宰相表》，有《方鎮表》，有《宗室世系表》，有《宰相世系表》，始復班、馬之舊章。"（《日知録》卷二十六《作史不立表志》）

《新唐書》有列傳一百五十卷，從卷數看，與《舊唐書》相同。其中大多數爲"合傳"，"專傳"僅有陸贄、劉蕡二傳。在內容方面，據文徵明《重刻舊唐書序》言，《新唐書》在削去《舊唐書》列傳 61 人的同時，又增列新傳 331 人，增加史實 2000 多條。在編排方面，"合傳"也多是以類相隨。類傳名目較多，共計二十餘種，在記周邊政權的八傳之外，另有類傳十八類，其名目是：后妃、宗室（包括列宗諸子、諸帝公主）、忠義、卓行、孝友、隱逸、循吏、儒學、文藝、方技、列女、外戚、宦者、酷吏、藩鎮、奸臣、叛臣、逆臣。其中卓行、藩鎮、奸臣、叛臣、逆臣，是新增立的。在篇目的編排上，編撰者要突出的是"暴惡以動人耳目"、"揚善以垂勸戒"的主題。爲了改《舊唐書》的"紀次無法"，重新調整了次第。如將后妃、宗室、諸王以及公主列傳都提在列傳的最前面，藉以突出統治者的地位。

《舊唐書》與《新唐書》都是研究唐代歷史的重要文獻，各有長短。總起來看，《舊唐書》反映了唐與五代時期統治者的立場觀點，就保存史料而言，內容比較詳細具體，是其優點，而前密後疏爲其重大缺點。《新唐書》則表達了北宋時期統治者對於唐代歷史的看法，體例完

備,並補充了許多必要的史實,消除了前密後疏的缺點,而史事比較籠統,稍遜於《舊唐書》。

《新唐書》最早的版本是北宋嘉祐年間國子監刻本,因其每版十四行,又稱“十四行本”。此外,北宋又有“十六行本”、閩刻“十六行本”。可惜這些本子没有流傳下來。南宋刻本有四種:十四行殘本,是南宋紹興年間據“嘉祐本”重刻的湖州刻本,後人多誤以爲是“嘉祐本”;同十四行本元補版殘本,十六行殘本一百二十四卷,建陽書坊魏仲立刻殘本。元代有大德年間刻的《十史》本。明代成化年間(1465—1487)國子監刻本,萬曆年間(1573—1620)北京國子監刻本,通常稱這兩次刻本爲“南監本”、“北監本”;明末毛晉汲古閣刻本。清代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刻“二十四史”,通稱“殿本”,爲區分兩部唐書,正式定名先修者爲《舊唐書》、後修者爲《新唐書》,此後一直沿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商務印書館刊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其中《新唐書》是以日本静嘉堂文庫的南宋刻殘本爲主,配以“國圖”、“雙鑒樓”與“嘉業堂”藏本作底本,使之接近了原書的本來面貌,勝過殿本和殿本以前的南監本、北監本和汲古閣本。1975 年,中華書局以百衲本爲底本刊印了“二十四史”中的《新唐書》,目前它仍然是最好的通行本。

《新唐書》全譯本以百衲本爲底本,是因爲體例較整齊,文字簡整,容易把握。《新唐書》的文前標題,在三本中各有不一,其中中華本的改動較大,譯本處理的原則是基本保存史籍的原貌,採取殿本的文前標題(從内容上講百衲本與殿本没有區别)。文内小標題的處理,則參考了中華本的目録標題内容。

《新唐書》全譯主編:黄永年。譯者:趙望秦、賈二强、龔祖培、黄永年、黄壽成、辛德勇、毛雙民、陸三强、王雪玲、李成甲、張艷雲、馬雪芹、焦傑、王其禕、段塔麗、周曉薇、張萍、薛平拴、宋平生、牛致功、雷巧玲、紀志剛、袁敏、曲安京。

善，悉爲林甫所構得罪。適之懼不自安，乃上宰政求散職，以太子少保罷，欣然自以爲免禍。俄坐韋堅累，貶宜春太守。會御史羅希奭陰被詔殺堅等貶所，州縣震恐，及過宜春，適之懼，仰藥自殺。

都與李適之很友善，全都受到李林甫的誣陷而獲罪。李適之驚懼不安，於是辭讓相位請求任閑散職務，以太子少保罷相，李適之高興地以爲免去了災禍。不久因韋堅事而獲罪，貶任宜春太守。適逢御史羅希奭暗中受詔將韋堅等人殺死在被貶之地，州縣爲此而震驚恐懼，等到羅希奭經過宜春時，李適之懼怕，就服毒自殺。

李峴

李峴，吴王恪孫也。折節下士，長吏治。天寶時，累遷京兆尹。玄宗歲幸温湯，甸内巧供億以媚上，峴獨無所獻，帝異之。楊國忠使客騫昂、何盈擿安禄山陰事，諷京兆捕其第，得安岱、李方來等與禄山反狀，縊殺之。禄山怒，上書自言，帝懼變，出峴爲零陵太守。峴爲政得人心，時京師米翔貴，百姓乃相與謡曰："欲粟賤，追李峴。"尋徙長沙。永王爲江陵大都督，假峴爲長史。至德初，肅宗召之，拜扶風太守，兼御史大夫。明年，擢京兆尹，封梁國公。

李峴，是吴王李恪之孫。禮賢下士，擅長吏治。天寶時，多次遷任爲京兆尹。玄宗每年出幸温泉，畿内官吏費盡心機供奉以便取悦於皇上，惟獨李峴一無所獻，受到皇帝贊賞。楊國忠派門客騫昂、何盈搜集安禄山的隱密之事，指使京兆尹搜查他的宅第，獲得安岱、李方來等人與安禄山密謀反叛的證據，用繩索勒死了他們。安禄山被激怒，上書爲自己申訴，皇帝擔心發生變亂，命李峴出任零陵太守。李峴爲政深得人心，當時京師米價暴漲，百姓編歌謡傳誦道："欲粟賤，追李峴。"不久李峴轉任長沙太守。永王任江陵大都督，暫授李峴爲長史。至德初年，肅宗召回他，拜授扶風太守，兼御史大夫。第二年，升任京兆尹，封梁國公。

乾元二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於是吕諲、李揆、第五琦同輔政，而峴位望最舊，事多獨决，諲等不平。李輔國用權，制詔或不出中書，百司莫敢覆。峴頓首帝前，極言其惡，帝悟，稍加檢制，輔國由是讓行軍司馬，然深銜峴。鳳翔七馬坊押官盜掠人，天興令謝夷甫殺之。輔國諷其妻使訴枉，詔監察御史孫鎣鞫之，直夷甫。其妻又訴，詔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曄、大理卿權獻爲三司訊之，無異辭。妻不臣，輔國助之，乃令侍御史毛若虛覆按。若虛委罪夷甫，言御史用法不端，伯陽怒，欲質讓，若虛馳入自歸帝，帝留若虛簾中，頃，伯陽等至，劾若虛傅中人失有罪，帝怒叱之，貶伯陽高

乾元二年，任李峴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當時與吕諲、李揆、第五琦共同輔政，而李峴的地位名望最高資歷最老，政事經常由他獨自裁决，吕諲等人因此不滿。李輔國專權，制詔有時并不出自中書省，百官不敢抵制。李峴在皇帝面前叩頭，極力訴説李輔國的惡行，皇帝省悟，嚴加約束，李輔國因此而辭去行軍司馬的官職，但却爲此深恨李峴。鳳翔七馬坊押官搶掠百姓，天興縣令謝夷甫殺死了他。李輔國指使其妻讓她出面向朝廷訴冤，皇帝下詔派監察御史孫鎣審訊，認爲謝夷甫公正。押官妻又一次上訴朝廷，皇帝下詔命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曄、大理卿權獻爲三司會審此案，三人没有相反意見。妻不服，李輔國協助她，於是皇帝命侍御史毛若虛覆核判决。毛若虛歸罪於謝夷甫，説御史執法不公正，崔伯陽發怒，準備質問并責備他，毛若虛急忙進入宫中來到皇帝面前，皇帝將

第二册

第三册

第四册

第五册

第六册

第七册

第八册

唐書卷一百三十一

列傳第五十六

宗室宰相列傳

李適之

李適之，恒山愍王孫也，始名昌。神龍初，擢左衛郎將。開元中，遷累通州刺史，以辦治聞。按察使韓朝宗言諸朝，擢秦州都督。徙陝州刺史、河南尹。其政不苛細，爲下所便。玄宗患穀、洛歲暴耗徭力，詔適之以禁錢作三大防，曰上陽、積翠、月陂，自是水不能患。刻石著功，詔永王璘書，皇太子瑛署額。進御史大夫。二十七年，兼幽州長史，知節度事。適之以祖被廢，而父象見逐武后時，葬有闕，至是丐陪瘞昭陵闕中，詔可。褒册典物，焜照都邑，行道爲咨嘆。遷刑部尚書。適之喜賓客，飲酒至斗餘不亂。夜宴娛，晝决事，案無留辭。

李適之，是恒山愍王之孫，原名昌。神龍初年，升任左衛郎將。開元年間，多次遷任爲通州刺史，以善於治理而聞名。按察使韓朝宗向朝廷奏報他的政績，升任秦州都督。轉任陝州刺史、河南尹。他爲政不苛求細節，屬下之人都感到便利。玄宗擔憂穀、洛一帶每年因洪水暴漲而耗費勞役，下詔命李適之用宫中錢修建三處大堤防，取名上陽、積翠、月陂，從此洪水不能泛濫成災。爲他刻石記功，下詔叫永王李璘書寫碑文，令皇太子李瑛題寫碑額。升任御史大夫。二十七年，兼任幽州長史，知節度事。李適之因祖父被廢黜，而父李象在武后時被斥逐，葬禮有所缺漏，到這時請求陪葬在昭陵陵闕内，下詔許可。褒册典物，顯揚於都邑，路人爲之感嘆。遷任刑部尚書。李適之喜歡結交賓客，喝酒喝到一斗有餘而不醉。夜晚宴飲娛樂，白天照常處理政事，没有積壓的案卷文書。

天寶元年，代牛仙客爲左相，累封清和縣公。嘗與李林甫争權不協，林甫陰賊，即好謂適之曰："華山生金，采之可以富國，顧上未之知。"適之性疏，信其言，他日從容爲帝道之，帝喜以問林甫，對曰："臣知之舊矣。顧華山陛下本命，王氣之舍，不可以穿治，故不敢聞。"帝以林甫爲愛己，而薄適之不親。於是，皇甫惟明、韋堅、裴寬、韓朝宗皆適之厚

天寶元年，李適之接替牛仙客任左相，多次受封爲清和縣公。曾與李林甫争權不和，李林甫陰險邪惡，隨即好言對李適之説："華山産金，開采可以富國，衹是皇上還不知道。"李適之天性粗疏，相信了他的話，有一天李適之從容地禀告了皇帝，皇帝高興而詢問李林甫，李林甫回答説："臣早就知道了。衹是顧慮華山是陛下的本命，是王氣所居，不可以開掘，所以不敢報告皇上。"皇帝認爲李林甫愛護自己，而輕薄李適之不够親近。當時皇甫惟明、韋堅、裴寬、韓朝宗

善，悉爲林甫所構得罪。適之懼不自安，乃上宰政求散職，以太子少保罷，欣然自以爲免禍。俄坐韋堅累，貶宜春太守。會御史羅希奭陰被詔殺堅等貶所，州縣震恐，及過宜春，適之懼，仰藥自殺。

都與李適之很友善，全都受到李林甫的誣陷而獲罪。李適之驚懼不安，於是辭讓相位請求任閑散職務，以太子少保罷相，李適之高興地以爲免去了災禍。不久因韋堅事而獲罪，貶任宜春太守。適逢御史羅希奭暗中受詔將韋堅等人殺死在被貶之地，州縣爲此而震驚恐懼，等到羅希奭經過宜春時，李適之懼怕，就服毒自殺。

李峴

李峴，吴王恪孫也。折節下士，長吏治。天寶時，累遷京兆尹。玄宗歲幸温湯，甸内巧供億以媚上，峴獨無所獻，帝異之。楊國忠使客騫昂、何盈擿安禄山陰事，諷京兆捕其第，得安岱、李方來等與禄山反狀，縊殺之。禄山怒，上書自言，帝懼變，出峴爲零陵太守。峴爲政得人心，時京師米翔貴，百姓乃相與謡曰："欲粟賤，追李峴。"尋徙長沙。永王爲江陵大都督，假峴爲長史。至德初，肅宗召之，拜扶風太守，兼御史大夫。明年，擢京兆尹，封梁國公。

李峴，是吴王李恪之孫。禮賢下士，擅長吏治。天寶時，多次遷任爲京兆尹。玄宗每年出幸温泉，畿内官吏費盡心機供奉以便取悦於皇上，惟獨李峴一無所獻，受到皇帝贊賞。楊國忠派門客騫昂、何盈搜集安禄山的隱密之事，指使京兆尹搜查他的宅第，獲得安岱、李方來等人與安禄山密謀反叛的證據，用繩索勒死了他們。安禄山被激怒，上書爲自己申訴，皇帝擔心發生變亂，命李峴出任零陵太守。李峴爲政深得人心，當時京師米價暴漲，百姓編歌謡傳誦道："欲粟賤，追李峴。"不久李峴轉任長沙太守。永王任江陵大都督，暫授李峴爲長史。至德初年，肅宗召回他，拜授扶風太守，兼御史大夫。第二年，升任京兆尹，封梁國公。

乾元二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於是吕諲、李揆、第五琦同輔政，而峴位望最舊，事多獨决，諲等不平。李輔國用權，制詔或不出中書，百司莫敢覆。峴頓首帝前，極言其惡，帝悟，稍加檢制，輔國由是讓行軍司馬，然深銜峴。鳳翔七馬坊押官盜掠人，天興令謝夷甫殺之。輔國諷其妻使訴枉，詔監察御史孫鎣鞫之，直夷甫。其妻又訴，詔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曄、大理卿權獻爲三司訊之，無異辭。妻不臣，輔國助之，乃令侍御史毛若虚覆按。若虚委罪夷甫，言御史用法不端，伯陽怒，欲質讓，若虚馳入自歸帝，帝留若虚簾中，頃，伯陽等至，劾若虚傅中人失有罪，帝怒叱之，貶伯陽高

乾元二年，任李峴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當時與吕諲、李揆、第五琦共同輔政，而李峴的地位名望最高資歷最老，政事經常由他獨自裁决，吕諲等人因此不滿。李輔國專權，制詔有時并不出自中書省，百官不敢抵制。李峴在皇帝面前叩頭，極力訴説李輔國的惡行，皇帝省悟，嚴加約束，李輔國因此而辭去行軍司馬的官職，但却爲此深恨李峴。鳳翔七馬坊押官搶掠百姓，天興縣令謝夷甫殺死了他。李輔國指使其妻讓她出面向朝廷訴冤，皇帝下詔派監察御史孫鎣審訊，認爲謝夷甫公正。押官妻又一次上訴朝廷，皇帝下詔命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曄、大理卿權獻爲三司會審此案，三人没有相反意見。妻不服，李輔國協助她，於是皇帝命侍御史毛若虚覆核判決。毛若虚歸罪於謝夷甫，説御史執法不公正，崔伯陽發怒，準備質問并責備他，毛若虚急忙進入宫中來到皇帝面前，皇帝將

要尉、權獻杜陽尉，逐李曄嶺南，流鍫播州。峴謂責太重，入言於帝曰："若虛希旨用刑，亂國法。陛下信爲重輕，示無御史臺。"帝怒，李揆不敢争，乃出峴爲蜀州刺史。時右散騎常侍韓擇木入對，帝曰："峴欲專權耶？乃云任毛若虛示無御史臺。朕今出之，尚恨法太寬。"擇木曰："峴言直，不敢專權。陛下寬之，衹益盛德耳。"

毛若虛留在簾内，稍等片刻，崔伯陽等人來到，揭發毛若虛依附宦官放過罪人，皇帝發怒斥責他們，貶崔伯陽爲高要縣尉、權獻爲杜陽縣尉，斥逐李曄到嶺南，流放孫鍫到播州。李峴認爲處罰太重，入宫對皇帝説："毛若虛迎合旨意濫用刑法，擾亂了國法。陛下却相信他的裁斷，這是顯示無視御史臺。"皇帝發怒，李揆不敢力争，於是貶李峴外任蜀州刺史。當時右散騎常侍韓擇木入朝應對，皇帝説："李峴想要專權嗎？竟然説任用毛若虛是無視御史臺。如今朕已將他貶出，還是遺憾施法太寬。"韓擇木説："李峴的話很公正，不是他膽敢專權。陛下寬容他，衹會增加盛德啊。"

代宗立，改荆南節度，知江淮選補使。入爲禮部尚書兼宗正卿。乘輿在陝，由商山走帝所。還京，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事，政事堂不接客。自元載爲相，中人傳詔者引升堂，置榻待之。峴至，即敕吏撤榻。又奏常參官舉才任諫官、憲官者，無限員。不逾月，爲要近譖短，遂失恩，罷爲太子詹事。遷吏部尚書，復知江淮選，改檢校兵部尚書兼衢州刺史。卒，年五十八。

代宗即位，李峴改任荆南節度使，掌管江淮選補使事。召入朝任禮部尚書兼宗正卿。皇帝車駕在陝，李峴從商山逃往皇帝的所在地。返回京師，拜授李峴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據舊制，政事堂不接待賓客。自從元載任相以來，宦官傳達詔令者就被帶領登堂，設榻接待他們。李峴到任，立即敕令下吏撤掉榻。李峴又奏請常參官推薦有才能的人擔任諫官、憲官，不受定員限制。不過一月，受到顯貴近臣的詆毁指責，於是失寵，免去相職任太子詹事。遷任吏部尚書，再次知江淮選補使，改任檢校兵部尚書兼衢州刺史。去世，終年五十八歲。

初，東京平，陳希烈等數百人待罪，議者將悉抵死，帝意亦欲懲天下，故崔器等附致深文。峴時爲三司，獨曰："法有首有從，情有重有輕，若一切論死，非陛下與天下惟新意。且羯胡亂常，誰不凌污，衣冠奔亡，各顧其生，可盡責邪？陛下之親戚勛舊子若孫，一日皆血鈇砧，尚爲仁恕哉？《書》稱'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況河北殘孽劫服官吏，其人尚多，今不開自新之路，而盡誅之，是堅叛者心，使爲賊致死。困獸猶鬥，況數萬人乎？"於是，器與吕諲皆齪齪文吏，操常議，不及大體，尚

當初，平定東京，陳希烈等數百人等待朝廷治罪，議論者準備將他們全部處死，皇帝也想以此懲戒天下之人，所以崔器等人迎合旨意想方設法加重他們的罪責。李峴當時官居三司，獨自説："法律中有首犯有從犯，情節有重有輕，如果一概判處死罪，不是陛下安定天下重建國家的本意。況且羯胡擾亂了綱常，誰不受到凌辱？士大夫逃亡，各自顧惜生命，能全部責怪他們嗎？陛下的親戚勛舊之子及孫，一朝都血染斧砧，還能稱作仁慈寬恕嗎？《尚書》稱'殺其魁首，脅從不治'。何況被河北殘餘叛賊劫持降服的官吏，那些人還有很多，如今不開悔過自新之路，反而全部誅殺，這是堅定叛者之心，使他們爲叛賊效死力。困獸尚且要争鬥，何況是數萬人呢？"當

騰頰固争，數日乃見聽。衣冠蒙更生，賊亦不能使人歸怨天子，峴力也。

時，崔器與吕諲都是因循守舊的文吏，没有主見，不懂大體，還極力争執，李峴的建議幾天後纔被采納。士大夫獲得再生，叛賊也不能使人歸怨於天子，這是李峴的功勞啊。

峴兄峘、嶧。峘從上皇，峴翊戴肅宗，以勛力相高，同時爲御史大夫，俱判臺事，又合制封公，而嶧爲户部侍郎、銀青光禄大夫，同居長興里第，門列三戟。

李峴兄李峘、李嶧。李峘隨從太上皇，李峴擁戴肅宗，因功勞相等，同時任御史大夫，都判臺事，又在同一道制書中封爲公，而李嶧任户部侍郎、銀青光禄大夫，兄弟三人一同住在長安長興里宅第，門前排列三副棨戟。

李勉

李勉，字玄卿，鄭惠王元懿曾孫。父擇言，累爲州刺史，封安德郡公，以吏治稱。張嘉貞爲益州都督，性簡貴，接部刺史倨甚，擇言守漢州，獨引同榻坐，講繹政事，名重當時。

李勉，字玄卿，是鄭惠王李元懿的曾孫。父名擇言，多次任州刺史，封安德郡公，以善於治理政事而著稱。張嘉貞任益州都督，性情高傲，對待部下刺史十分傲慢，李擇言任漢州刺史，張嘉貞獨自引見他同坐榻上，談論政事，名重於當時。

勉少喜學，内沈雅，外清整。始調開封尉，汴州水陸一都會，俗厖錯，號難治，勉摧奸决隱爲有名。從肅宗於靈武，擢監察御史。時武臣崛興，無法度，大將管崇嗣背闕坐，笑語嘩縱，勉劾不恭，帝嘆曰："吾有勉，乃知朝廷之尊！"遷司膳員外郎。關東獻俘百，將即死，有嘆者，勉過問，曰："被脅而官，非敢反。"勉入見帝曰："寇亂之污半天下，其欲澡心自歸無繇。如盡殺之，是驅以助賊也。"帝馳騎完宥，後歸者日至。

李勉年輕時喜愛學習，性格沉静文雅，外表清高嚴肅。最初做官調任開封縣尉，汴州是水陸交通會聚的一個都會，事務繁雜，號稱難治，李勉打擊奸邪揭露隱惡因而出名。隨從肅宗到靈武，升任監察御史。當時武臣崛起，没有法度，大將管崇嗣背對帝位而坐，放肆笑語喧嘩，李勉彈劾他不恭敬，皇帝感嘆地説："我有了李勉，纔懂得朝廷的尊嚴！"遷任司膳員外郎。關東進獻一百名俘虜，準備處死，其中有人嘆息，李勉過去詢問，嘆息者説："是被脅迫做官，不是真敢反叛。"李勉入宫拜見皇帝説："賊寇叛亂禍害達半個天下，那些人想洗心自歸而走投無路，如果將他們全部殺掉，是驅使他們去幫助叛賊啊。"皇帝派人騎馬急速傳詔赦免俘虜，此後每天都有人前來歸順。

累爲河東王思禮、朔方河東都統李國貞行軍司馬，進梁州刺史。勉假王晬南鄭令，晬爲權幸所誣，詔誅之。勉曰："方藉牧宰爲人父母，豈以讒殺良吏乎？"即拘晬，爲請得免。晬後以推擇爲龍門令，果有名。

歷任河東王思禮、朔方河東都統李國貞的行軍司馬，升任梁州刺史。李勉暫授王晬爲南鄭縣令，王晬遭權貴的誣陷，皇帝下詔處以死刑。李勉説："正要藉刺史縣令做百姓的父母，怎麽可以聽信讒言誅殺良吏呢？"隨即囚禁王晬，替他求請而得以免死。王晬後來被推舉選拔任龍門縣令，果然有名。

羌、渾、奴剌寇州，勉不能守，

羌、渾、奴剌侵犯州境，李勉失守，召入朝

召爲大理少卿。然天子素重其正，擢太常少卿，欲遂柄用。而李輔國諷使下己，勉不肯，乃出爲汾州刺史。歷河南尹，徙江西觀察使。厲兵睦鄰，平賊屯。部人父病，爲蠱求厭者，以木偶署勉名埋之，掘治驗服，勉曰："是爲其父，則孝也。"縱不誅。入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魚朝恩領國子監，威寵震赫，前尹黎幹諂事之，須其入，敕吏治數百人具以餉。至是吏請，勉不從，曰："吾候太學，彼當見享，軍容幸過府，則修具。"朝恩銜之，亦不復至太學。

任大理少卿。而天子一向器重他的正直，升任他爲太常少卿，打算重用他。但李輔國暗示他依附於自己，李勉不肯聽從，於是出任汾州刺史。歷任河南尹，改任江西觀察使。李勉到任整訓軍隊和睦近鄰，平定賊巢。州人父病，作巫蠱求厭勝，用木偶刻上李勉的姓名埋在土裏，挖出審訊查明後本人服罪，李勉說："這是爲其父這樣做的，是行孝啊。"放了那人不殺。召入朝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魚朝恩領國子監，威勢恩寵震赫一時，前任京兆尹黎幹巴結他，到魚朝恩前來國子監時，黎幹就命屬吏準備好數百人的飯來招待他。到這時屬吏請求照例辦理，李勉没有聽從，說："我在太學，是他魚朝恩應當招待我，他觀軍容使有幸經過我府時，我就備辦飯食招待他。"魚朝恩懷恨在心，也不再來太學。

尋拜嶺南節度使。番禺賊馮崇道、桂叛將朱濟時等負險爲亂，殘十餘州，勉遣將李觀率容州刺史王翃討斬之，五嶺平。西南夷舶歲至纔四五，譏視苛謹。勉既廉潔，又不暴征，明年至者乃四十餘柁。居官久，未嘗技飾器用車服。後召歸，至石門，盡搜家人所蓄犀珍投江中。時人謂可繼宋璟、盧奂、李朝隱；部人叩闕請立碑頌德，代宗許之。進工部尚書，封汧國公。

不久拜授嶺南節度使。番禺賊馮崇道、桂叛將朱濟時等人倚仗地勢險要叛亂，禍害十多個州，李勉派部將李觀率領容州刺史王翃討伐并斬殺了他們，平定了五嶺一帶的叛亂。西南夷船舶每年到達的祇有四五艘，稽查苛刻。李勉任官既清廉，又不横徵暴斂，第二年到達的船舶竟有四十多艘。在任多年，李勉從不講究器用車輛和服飾。後來被朝廷召回，到達石門時，將家人所收藏的犀角珍寶之類全部搜出投入江中。當時人稱贊他的美名可接續宋璟、盧奂、李朝隱，州人來到朝廷請求爲他立碑頌德，代宗同意了。升任工部尚書，封汧國公。

滑亳節度使令狐彰且死，表勉爲代，從之。勉居鎮且八年，以舊德方重，不威而治，東諸帥暴桀者皆尊憚之。田神玉死，詔勉節度汴宋，未行，汴將李靈耀反，魏將田悦以兵來，叩汴而屯，勉與李忠臣、馬燧合討之。淮西軍據汴北，河陽軍壁其東，大將杜如江、尹伯良與悦戰匡城，不勝。徙壘與靈耀合，忠臣將軍李重倩夜攻其營，與河陽軍合噪，賊不陣潰，悦走河北，靈耀奔韋城，爲如江所禽，勉縛以獻，斬闕下。既而

滑亳節度使令狐彰臨死時，上表請求讓李勉代任，朝廷答應了。李勉在藩鎮將近八年，因德高望重，不施威嚴而得到治理，東方那些節度使中的殘暴者都敬畏他。田神玉死後，朝廷下詔命李勉任汴宋節度使，没等赴任，汴將李靈耀反叛，魏將田悦率兵前來援助，靠近汴州叛軍駐扎，李勉與李忠臣、馬燧合兵討伐他們。淮西軍據守汴北，河陽軍在淮西軍以東駐營，大將杜如江、尹伯良與田悦在匡城交戰，没能獲勝。田悦移近營壘與李靈耀合兵，李忠臣部下將軍李重倩乘夜晚進攻他們的營地，與河陽軍士兵一起呼喊，賊軍無法列陣而潰敗。田悦逃往河北，李靈

忠臣專汴，故勉還滑臺。明年，忠臣爲麾下所逐，復詔勉移治汴。德宗立，就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爲汴宋、滑亳、河陽等道都統。

耀逃到韋城，被杜如江生擒，李勉叫人把他捆綁起來獻到朝廷，被斬於宮門前。不久李忠臣自行占據汴州，因而李勉返回滑臺。第二年，李忠臣被部下驅逐，朝廷又一次下詔命李勉將治所移到汴州。德宗即位，就加李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不久任汴宋、滑亳、河陽等道都統。

建中四年，李希烈圍襄城，詔勉出兵救之，帝又遣神策將劉德信以兵三千援接。勉奏言："賊以精兵攻襄城，而許必虛，令兵直搗許，則襄圍解。"不待報，使其將唐漢臣與德信襲許，未至數十里，有詔詰讓，二將懼而還，次扈澗，不設備，爲賊所乘，殺傷什五，輜械盡亡。漢臣走汴，德信走汝。勉懼東都危，復遣兵四千往戍，賊斷其後不得歸。於是希烈自將攻勉，勉氣索，嬰守累月，援莫至，哀兵萬人潰圍出，東保睢陽。

建中四年，李希烈圍攻襄城，下詔命李勉派兵救援，皇帝又派神策軍將劉德信率三千名士兵接援。李勉上奏說："賊派精兵攻打襄城，而許地必定空虛，如果派兵直搗許州，那麼襄城就可解圍。"不等朝廷答覆，李勉就派部將唐漢臣與劉德信一起襲擊許州，還有數十里，有詔責備，二將恐懼而退兵，駐扎在扈澗，没有設防，被賊軍偷襲，死傷十分之五，輜重器械全部丢失。唐漢臣逃到汴州，劉德信逃到汝州。李勉擔心東都危急，又派四千名士兵前去戍守，賊軍阻斷了他們的後路不能返回。這時李希烈親自率兵攻打李勉，李勉無心再戰，困守數月，援兵没到，率兵一萬突圍而出，東去守衛睢陽。

興元元年，勉固讓都統，以檢校司徒平章事召。既見帝，素服待罪，詔不許。勉内愧，取充位而已，不敢有所與。貞元初，帝起盧杞爲刺史，袁高還詔不得下。帝問勉曰："衆謂盧杞奸邪，朕顧不知，謂何?"勉曰："天下皆知，而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爲奸邪也。"時韙其對，然自是益見疏。居相二歲，辭位，以太子太師罷。卒，年七十二，贈太傅，謚曰貞簡。

興元元年，李勉堅決辭去都統的職務，朝廷以檢校司徒平章事將他召回。等見到皇帝，李勉身穿素服等待治罪，皇帝下詔不予追究。李勉内心慚愧，做官祇求在位而已，不敢再有所提議。貞元初年，皇帝起用盧杞任刺史，袁高封還詔書不得頒下。皇帝問李勉道："衆人稱盧杞奸邪，朕反倒不知，爲什麼呢?"李勉回答說："天下人都知道，而惟獨陛下不知，這就是他所以奸邪的原因啊。"當時人都稱贊他的回答，然而李勉也從此日益被皇帝所疏遠。任相二年，辭去相位，以太子太師罷相。去世，終年七十二歲，追贈太傅，謚號貞簡。

勉少貧狹，客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疾且死，出白金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爲我葬，餘則君自取之。"勉許諾，既葬，密置餘金棺下。後其家謁勉，共啓墓出金付之。位將相，所得奉賜，悉遺親黨，身没，無贏藏。其在朝廷，鯁亮廉介，爲宗臣表。禮賢下士有終始，嘗

李勉年輕時貧困，客居梁、宋一帶，與一位儒生一起居住在客店，儒生患病快要死了，拿出白銀對他說："左右没有人知道，希望君用這個將我安葬，剩餘的錢就由君自己留用。"李勉答應了，到入葬時，李勉將剩下的白銀悄悄放在棺材的底部，後來那人的家人拜見李勉，李勉同他一起開啓墳墓拿出白銀交給其家人。李勉位居將相，所得的俸禄賞賜，全都送給親屬，死後没有

引李巡、張參在幕府，後二人卒，至宴飲，仍設虛位沃饋之。遣戍兵，常視其資糧，春秋存問家室，故能得人死力。善鼓琴，有所自製，天下寶之，樂家傳“響泉”、“韵磬”，勉所愛者。

剩餘的積蓄。他在朝廷，耿直廉潔，成爲宗室大臣的表率。禮賢下士有始有終，曾引用李巡、張參在幕府中任職，後來二人死去，到宴飲時，李勉仍然設空位斟酒擺上。遣送戍守的士兵時，總要察看他們携帶的資用軍糧是否够用，每年春秋時都要去慰問他們的家眷，因而能赢得士兵之心爲他拼死效力。李勉善於彈琴，并有所創作，受到天下人的珍愛，樂家所傳的“響泉”、“韵磬”，就是李勉所喜愛的曲子。

李夷簡

李夷簡，字易之，鄭惠王元懿四世孫。以宗室子始補鄭丞。德宗幸奉天，朱泚外示迎天子，遣使東出關，至華，候吏李翼不敢問。夷簡謂曰：“泚必反。向發幽、隴兵五千救襄城，乃賊舊部，是將追還耳。上越在外，召天下兵未至，若凶狡還西，助泚送死，危禍也。請驗之。”翼馳及潼關，果得召符，白于關大將駱元光，乃斬賊使，收僞符，獻行在。詔即拜元光華州刺史。元光掠功，故無知者。

李夷簡，字易之，是鄭惠王李元懿的四代孫。以宗室子弟出任官職補授鄭縣丞。德宗駕幸奉天，朱泚假意要迎奉天子，派使者東出潼關，來到華州，候吏李翼不敢過問。李夷簡對他説：“朱泚肯定會反叛。從前徵發幽、隴一帶的士兵五千人援救襄城，這些人馬原是叛賊的舊部下，現在是要打算將他們追回罷了。皇上流離在外，徵召天下軍隊還没有到達，如果這批凶頑回兵西邊，協助朱泚來送死，就會造成大禍了。請仔細檢查。”李翼驅馬急速趕到潼關，果然得到召兵的兵符，禀告了守關大將駱元光，於是斬殺了賊使，收繳了僞符，獻給行在。德宗隨即下詔拜授駱元光爲華州刺史。駱元光貪功，所以無人知曉李夷簡的功勞。

夷簡棄官去，擢進士第，中拔萃科，調藍田尉。遷監察御史。坐小累，下遷虔州司户參軍。九歲，復爲殿中侍御史。元和時，至御史中丞。京兆尹楊憑性驁倪，始爲江南觀察使，冒没于財，夷簡爲屬刺史，不爲憑所禮。至是發其貪，憑貶臨賀尉，夷簡賜金紫，以户部侍郎判度支。

李夷簡辭官而去，考中進士科，又考中拔萃科，調任藍田縣尉。遷任監察御史。因小過失，降虔州司户參軍。過了九年，又任殿中侍御史。元和時，官任御史中丞。京兆尹楊憑性情傲慢粗魯，當初任江南觀察使時，貪求錢財，李夷簡當時是他屬下的刺史，楊憑不能以禮相待。到這時李夷簡揭發他的貪贓之罪，楊憑被貶爲臨賀縣尉，李夷簡賜金紫，并以户部侍郎判度支。

俄檢校禮部尚書、山南東道節度使。初，貞元時，取江西兵五百戍襄陽，制蔡右脅，仰給度支，後亡死略盡，而歲取貲不置。夷簡曰：“迹空文，苟軍興，可乎？”奏罷之。閱三歲，徙帥劍南西川。嶲州刺史王顒積奸贓，屬蠻怒，畔去。夷簡逐顒，占

不久任檢校禮部尚書、山南東道節度使。當初，貞元時，徵調江西士兵五百人戍守襄陽，以便遏制蔡州叛賊的右翼，費用依賴度支供給，後來士兵死亡殆盡，但每年依舊索取財用不止。李夷簡説：“此事已是空文，假如發生戰事，這樣能行嗎？”奏請廢止了此事。過了三年，李夷簡轉任劍南西川節度使。嶲州刺史王顒貪贓，境内

檄諭禍福，蠻落復平。始，韋皋作《奉聖樂》，于頔作《順聖樂》，常奏之軍中，夷簡輒廢去，謂禮樂非諸侯可擅制，語其屬曰："我欲蓋前人非，以詒戒後來。"

的蠻人憤怒，叛離了他。李夷簡到任驅逐了王顒，下達文告用禍福的道理說服蠻人，叛離的蠻人部落重新安定下來。當初，韋皋作《奉聖樂》，于頔作《順聖樂》，經常在軍中演奏，李夷簡將它們全部廢除，稱禮樂不是諸侯可以擅自製作的，對他的下屬說："我想糾正前人的錯誤，以便留給後人作爲警戒。"

十三年，召爲御史大夫，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師道方叛，裴度當國，帝倚以平賊，夷簡自謂才不能有以過度，乃求外遷，以檢校尚書左僕射平章事爲淮南節度使。

十三年，召入朝任御史大夫，進官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逢李師道反叛，裴度執政，皇帝要依靠他平定叛賊，李夷簡認爲自己的才能超不過裴度，於是請求外任，以檢校尚書左僕射平章事出任淮南節度使。

穆宗立，有司方議廟號，夷簡建言："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大行皇帝有武功，廟宜稱祖。"詔公卿禮官議，不合，止。久之，請老，朝廷謂夷簡齒力可任，不聽，以右僕射召，辭不拜；復以檢校左僕射兼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明年卒，年六十七，贈太子太保。

穆宗即位，有關官員正要議定大行皇帝的廟號，李夷簡建議說："帝王稱祖是有功，稱宗是有德。大行皇帝有武功，廟號應稱祖。"皇帝下詔命公卿禮官商議，認爲不合於禮法，没有采用。過了很久，請求年老退休，朝廷認爲李夷簡年紀尚可任官，没有同意，以右僕射徵召他入朝任職，李夷簡辭謝不肯受任；朝廷又任命他檢校左僕射兼太子少師，分司東都。第二年去世，終年六十七歲，追贈太子太保。

夷簡致位顯處，以直自閑，未嘗苟辭氣悅人。歷三鎮，家無產貲。病不迎醫，將終，戒毋厚葬，毋事浮屠，無碑神道，惟識墓則已。世謂行己能有終始者。

李夷簡官居顯要，以正直自守，不曾隨便用言辭氣色取悅於他人。歷任三鎮節度使，家中没有資產。有病不求醫，臨死，告誡家人不要厚葬，不要奉佛祈福，不立神道碑，僅在墓地加以標識而已。世人稱他謹守節操能善始善終。

李程　李廓

李程，字表臣，襄邑恭王神符五世孫也。擢進士宏辭，賦《日五色》，造語警拔，士流推之。調藍田尉，縣有滯獄十年，程單言輒判。京兆狀最，遷監察御史。召爲翰林學士，再遷司勳員外郎，爵渭源縣男。德宗季秋出畋，有寒色，顧左右曰："九月猶衫，二月而袍，不爲順時。朕欲改月，謂何？"左右稱善，程獨曰："玄宗著《月令》，十月始裘，不可改。"帝矍然止。學士入署，常視日影爲候，程性懶，日過八磚乃至，

李程，字表臣，是襄邑恭王李神符的五代孫。考中進士宏辭科，賦《日五色》，用詞出類拔萃，受到士人們的推崇。調任藍田尉，縣中有拖延十年的積案，李程用簡短的話就判決了。京兆府考核他的政績優等，遷任監察御史。召爲翰林學士，二次遷任爲司勳員外郎，封爵渭源縣男。德宗秋末出獵，感到寒冷，環顧左右說："九月還穿衫，二月却穿袍，這不合時令。朕打算修改穿衣的規定，怎麼樣啊？"左右說好，惟獨李程說："玄宗作《月令》，十月開始穿冬裝，這不能改。"皇帝當即作罷。翰林學士進入衙署時，通常根據日影長短來確定時刻，李程性情懶

時號“八磚學士”。

惰，日影高過八磚時纔到，當時人稱他“八磚學士”。

元和三年，出爲隨州刺史，以能政賜金紫服。李夷簡鎮西川，辟成都少尹。以兵部郎中入知制誥。韓弘爲都統，命程宣慰汴州。歷御史中丞、鄂岳觀察使，還爲吏部侍郎。

元和三年，出任隨州刺史，因政績優異賜金紫服。李夷簡鎮守西川時，徵用他爲成都少尹。以兵部郎中召入朝知制誥。韓弘任都統，命李程宣慰汴州。歷任御史中丞、鄂岳觀察使，返回京師後任吏部侍郎。

敬宗初，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冲逸，好宫室畋獵，功用奢廣。程諫曰："先王以儉德化天下，陛下方諒陰，未宜興作，願回所費奉園陵。"帝嘉納。又請置侍講學士，選名臣備訪問。加中書侍郎，進彭原郡公。寶曆二年，檢校吏部尚書、同平章事，爲河東節度使。徙河中。召拜尚書左僕射。俄檢校司空，領宣武、山南東道節度。再爲僕射。先是，元和、長慶時，僕射視事，百官皆賀，四品以下官答拜。大和四年，詔不答拜。王涯、竇易直行之自如，程循其故，不自安，言諸朝。御史中丞李漢謂不答拜於禮太重，文宗不許，聽用大和詔書。議者不善也。

敬宗初年，李程以原有官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皇帝年幼放縱，喜歡修飾宫室外出行獵，工役、費用巨大。李程進諫説："先王用節儉的德行來教化天下，陛下正在服喪，不應該大興土木，希望收回所需費用來奉修園陵。"皇帝稱贊并采納了他的建議。李程又奏請設置侍講學士，挑選名臣以備皇帝詢問。加授中書侍郎，進封彭原郡公。寶曆二年，檢校吏部尚書、同平章事，任河東節度使。轉任河中節度使。召入朝任尚書左僕射。不久檢校司空，領宣武、山南東道節度使。再度任僕射。在此以前，元和、長慶年間，僕射就職時，百官都要來拜賀，對四品以下的官員要進行答拜。大和四年，下詔對四品以下的官員不必答拜。王涯、竇易直照此執行泰然自若，李程遵循他們的做法，自感不安，奏請朝廷。御史中丞李漢認爲對四品以下的官員不予答拜在禮法上過於隆重，文宗没有同意，仍遵行大和時詔書的規定。議論者認爲這事不妥當。

程爲人辯給多智，然簡侻無儀檢，雖在華密，而無重望。最爲帝所遇，嘗曰："高飛之翮，長者在前。卿朝廷羽翮也。"武宗立，爲東都留守。卒，年七十七，贈太保，謚曰繆。

李程爲人雄辯富於智謀，但粗率而不守禮儀，雖然位居顯要，但却没有重望。他最受皇帝的寵遇，曾説："高飛之鳥，長者在前。卿是朝廷群鳥之首啊。"武宗即位，任東都留守。去世，終年七十七歲，追贈太保，謚號繆。

子廓，第進士，累遷刑部侍郎。大中中，拜武寧節度使，不能治軍。補闕鄭魯奏言："新麥未登，徐必亂。"既而果逐廓，乃擢魯起居舍人。

子名廓，考中進士，多次遷任爲刑部侍郎。大中年間，拜授爲武寧節度使，不善於整治軍隊。補闕鄭魯上奏説："新麥没有成熟，徐州之地必出變亂。"不久李廓果然被驅逐，於是朝廷升任鄭魯爲起居舍人。

李石　李福

李石，字中玉，襄邑恭王神符五世孫。元和中，擢進士第，辟李聽

李石，字中玉，是襄邑恭王李神符的五代孫。元和年間，考中進士科，被徵用到李聽幕府

幕府，從歷四鎮，有材略，爲吏精明。聽每征伐，必留石主後務。大和中，爲行軍司馬。聽以兵北渡河，令石入奏，占對華敏，文宗異之。府罷，擢工部郎中，判鹽鐵案。令狐楚節度河東，引爲副使。入遷給事中，累進户部侍郎，判度支。

中任職，跟隨李聽歷任四鎮，富於才幹謀略，任官精明。李聽每次征伐，總是留下李石掌管留後事務。大和年間，李石任行軍司馬。李聽率兵北渡黄河，命李石入朝奏事，李石應答言辭華麗機敏，很受文宗贊賞。李聽幕府撤銷，升任李石爲工部郎中，兼管鹽鐵事務。令狐楚任河東節度使，引薦他任副使。召入朝遷任給事中，多次升任爲户部侍郎，判度支。

帝惡李宗閔等以黨相排，背公害政，凡舊臣皆疑不用，取後出孤立者，欲懲刈之，故李訓等至宰相。訓誅死，乃擢石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度支。石器雄遠，當軸秉權亡所撓。

皇帝厭惡李宗閔等人結爲朋黨相互排斥，違背公正妨害政事，凡是先朝舊臣都心存疑慮而不加任用，任用後來做官没有黨派的人，想以此來懲戒鏟除朋黨，所以李訓等人官至宰相。李訓被誅殺後，於是升任李石以原任官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舊領度支。李石器度遠大，對於當政權要無所屈從。

方是時，宦寺氣盛，陵暴朝廷，每對延英，而仇士良等往往斥訓以折大臣，石徐謂曰："亂京師者訓、注也，然其進，孰爲之先？"士良等恧縮不得對，氣益奪，搢紳賴以爲强。它日紫宸殿，宰相進及陛，帝喟而嘆，石進曰："陛下之嘆，臣固未諭，敢問所從。"帝曰："朕嘆治之難也。且朕即位十年，不能得治本。故前歲有疾，今兹震擾，皆自取之。夫托億兆之上，不能以美利及百姓，焉得久無事乎？"石曰："陛下罪己當然，然責治太早，雖十年孜孜養德，適成爾。天下治不治，要自今觀之。且人之氣志，雖賢聖猶有優劣，故仲尼稱：'三十而立，四十不惑。'陛下春秋少，非起人間也，而知人情僞。今自視何如即位時？"帝曰："有間矣。"石曰："古之聖賢，必觀書以考察往行，然後成治功。陛下積十年，盛德日新，然向所以疾戾震驚者，天其固陛下之志乎！誠務修將來之政，視太宗致升平之期，猶不爲晚。"帝曰："行之得至乎？"石曰："今四海夷一，

當時，宦官氣焰很盛，壓迫朝廷，每當在延英殿皇帝面前奏事答對時，而仇士良等人常常指責李訓之事以此來震懾大臣，李石不緊不慢地對他們説："禍亂京城的確是李訓、鄭注，然而他們被進用，是誰最先替他們引薦的？"仇士良等人慚愧畏縮不能回答，氣焰略有收斂，士大夫因此得以抬頭。過了些日子在紫宸殿，宰相前行到階前，皇帝唉聲嘆氣，李石進前説："陛下嘆息，臣實在不明白，敢問是什麽原因？"皇帝説："朕感嘆治理國家的困難啊。況且朕即位十年，還不能治理國家的根本問題。所以前年患病，如今又發生這樣的動蕩，都是朕自找的。朕受天命高居萬民之上，不能用恩惠廣施百姓，怎麽能够使天下長久平安無事呢？"李石回答説："陛下怪罪自己當然自有道理，然而要求天下大治還爲時過早，即使十年孜孜不倦一心修養德行，也衹是剛剛有所成就。天下的治與不治，要從現在起看。況且人的志氣，雖然是賢人聖者仍有優劣之分，所以孔子稱：'三十歲而立志，四十歲不迷惑。'陛下年少，不是出生在民間，却知道人情的真僞。如今自己看比即位時怎麽樣呢？"皇帝回答説："有所不同啊。"李石説："古代賢聖，總要讀書來考察從前的行事，然後治理纔能成功。陛下經歷了十年，盛德日積月累不斷更新，然而從

唯登拔才良，使小大各任其職，愛人節用，國有餘力，下不加賦，太平之術也。”

前之所以患病受到震驚的原因，不正是上天在堅定陛下的志向嗎！一心一意修治將來的德政，比之於太宗達到的升平時期，還爲時不晚。”皇帝說：“用什麼辦法纔能達到天下大治呢？”李石說：“如今四海統一，祇有進用才能賢良之士，使大小官員各任其職，愛民省用，國有餘力，對百姓不增加賦稅，這就是達到太平的辦法啊。”

于時大臣新族死，歲苦寒，外情不安。帝曰：“人心未舒何也？”石曰：“刑殺太甚，則致陰沴。比鄭注多募鳳翔兵，至今誅索不已，臣恐緣以生變，請下詔尉安之。”帝曰：“善。”又問：“奈何致太平之難？”鄭覃曰：“欲天下治，莫若恤人。”石即贊曰：“恤之得術，尚何太平之難？陛下節用度，去冗食，簿最不得措其奸，則百司治。百司治，天下安矣。”帝戚然曰：“我思貞觀、開元時以視今日，即氣拂吾膺。”石曰：“治道本於上，而下罔敢不率。”帝曰：“不然。張元昌爲左街副使，而用金唾壺，比坐事誅之。吾聞禁中有金鳥錦袍二，昔玄宗幸温泉，與楊貴妃衣之，今富人時時有之。”石曰：“毛玠以清德爲魏尚書，而人不敢鮮衣美食，況天子獨不可爲法乎？”

當時大臣剛遭族誅，氣候嚴寒，世間人心不安。皇帝問：“人心不安是什麼原因呢？”李石回答說：“刑殺太多，就會導致陰冷不祥之氣。先前鄭注大量招募鳳翔士兵，至今對他們誅殺搜索不止，臣擔心由此產生變亂，請求下詔安慰他們。”皇帝說：“好。”皇帝又問：“爲何達到太平這樣困難？”鄭覃回答說：“陛下想使天下得到治理，無過於救濟百姓。”李石立刻贊成說：“救濟得法，達到太平還會有什麼困難的？陛下節省用度，裁去冗官的俸禄，不容非法利用賬簿做手脚，那麼百官就能得到整治。百官整治，天下就安定了。”皇帝憂傷地說：“我追思貞觀、開元時的升平來看今天的治理，就灰心喪氣了。”李石說：“治道的根本在於上，而下不敢不服從。”皇帝說：“不是這樣。張元昌任左街副使，却用金唾壺，不久以前獲罪被誅殺。我聽說宮中有二件金鳥錦袍，是從前玄宗行幸温泉時，賜給楊貴妃穿的，如今富人家中常常有此袍。”李石回答說：“毛玠因廉潔的德行而做了魏的尚書，而人們就不敢穿新衣吃美食，爲何天子本人就不能以此爲法則呢？”

是時，宰相吏卒因内變多死，詔江西、湖南索募直助召士力。石建言：“宰相左右天子教化，若徇正忘私，宗廟神靈，猶當祐之，雖有盗，無害也。有如挾奸自欺，植權黨，害正直，雖加之防，鬼得以誅。無所事於召募，請直以金吾爲衛。”帝嘗顧鄭覃曰：“覃老矣，當無妄，試諭我猶漢何等主？”覃曰：“陛下文、宣主也。”帝曰：“渠敢望是！”石欲强帝志使不怠，因曰：“陛下之問而覃之

當時，宰相的屬吏衛兵因内亂而死亡的很多，皇帝下詔在江西、湖南一帶徵收錢財協助招募士兵。李石建議說：“宰相輔佐天子教化天下，如果公而忘私，宗廟的神靈，就會保佑他們，即使有盗賊，也不能加害啊。如果他們心懷奸邪自欺之心，培植黨羽，傷害正直之士，即使加以防衛，死鬼也會受害。沒有必要去做招募的事，請直接派金吾軍作爲衛兵。”皇帝曾對鄭覃說：“鄭覃是老了，自然不會欺妄我，試着比喻我與漢代哪位君主相同？”鄭覃回答說：“陛下是文帝、宣帝那樣的君主。”皇帝說：“怎敢企望比得上他

對，臣皆以爲非。顏回匹夫耳，自比於舜。陛下有四海，春秋富，當觀得失於前，日引月長，以齊堯、舜，奈何比文、宣而又自以爲不及？惟陛下開肆厥志，不以文、宣自安，則大業濟矣。"

們！"李石想增强皇帝的信心使他不要懈怠，就接着説："陛下的提問及鄭覃的回答，臣認爲都不對。顏回不過是一介匹夫，還要自比於帝舜。陛下擁有天下，年富力强，應當考慮前人的得失，日日進步，以追上堯、舜那樣的聖主，爲什麽要與文帝、宣帝相比而還自以爲不及呢？衹有陛下建立遠大志向，不要以能比上文帝、宣帝而心安理得，那麽大業就能成功了。"

中人自邊還，走馬入金光門，道路妄言兵且至，京師讙走塵起，百官或襪而騎，臺省吏稍稍遁去。鄭覃將出，石曰："事未可知，宜坐須其定。宰相走，則亂矣。若變出不虞，逃將安適？人之所瞻，不可忽也。"益治簿書，沛然如平時。里閭群無賴望南闕，陰持兵俟變。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衆立望仙門，内使趣闔門，君賞不從，日入乃止。當是時，非石鎮静、君賞有謀，幾亂。

宦官從邊境返回京城，驅馬進入金光門，路人妄傳敵兵快要到了，京師人們到處喧嘩逃奔，百官中有人衹穿着襪子就騎上馬準備逃跑，臺省官吏大多逃離。鄭覃準備出逃，李石説："事態還没有搞清楚，應當安坐等待平息。如果宰相逃跑，就會亂套了。如果變亂出於不測，逃又能逃到哪裏去呢？宰相爲衆人所矚目，不可輕舉妄動。"於是更加專心地批閲文書，泰然自若如同平時一樣。閭里的無賴之徒們盯着南衙，暗藏兵器等候出事。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衆兵站立在望仙門，内宮的宦官催促他趕快關門，陳君賞没有聽從，直到日落事態方纔平息。當時，要不是李石鎮定自如，陳君賞富於謀略，差點生出大亂。

開成赦令：賜京畿一歲租；停方鎮正、至、端午三歲獻，以其直代百姓配緡；天下非藥物茗果，它貢悉禁；又罷宣索、營造。帝曰："朕務其實，不欲事空文。"石以異時詔令，天子多自逾之，因請"内置赦令一通，以時省覽。臨遣十道黜陟使，敕以政治根本，使與長吏奉行之，乃盡病利"。

開成時頒布的赦令説：賜京畿百姓免除一年的田租，停止方鎮每年正月、夏至、端午的三次歲獻，用這筆錢財來折算取代百姓應繳的租税；天下除藥物茶果之外，其他貢奉全都禁止；又停止宣旨索取、營建之事。皇帝説："朕致力於切實可行之事，不想做徒具空文的事。"李石鑒於不同時期的詔令，天子經常自己違反，因而請求"在宮内放置赦令一通，以便時時閲看。派遣十道黜陟使，下敕要以治理政事爲根本，讓他們與地方長吏遵行，纔能盡行除害興利"。

俄進中書侍郎。帝嘗曰："朕觀晋君臣以夷曠致傾覆，當時卿大夫過邪？"石曰："然。古詩有之：'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畏不逢也；'晝短苦夜長'，暗時多也；'何不秉燭游'，勸之照也。臣願捐軀命濟國家，惟陛下鑒照不惑，則安人强國其庶乎。"又言："致治之道在得人。德

不久升任中書侍郎。皇帝曾問道："朕看到晋代君臣以隨和曠達而導致國家滅亡，這是當時卿大夫的過錯嗎？"李石説："是的。古詩中有：'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是擔憂生不逢時啊；'晝短苦夜長'，是説暗昧時間多啊；'何不秉燭游'，是勸勉人們儘量顯名於當世。臣願獻出生命來挽救國家，希望陛下明鑒而不迷惑，那麽安民强國就指日可待了。"又説："達到治理之

宗多猜貳，仕進之塗塞，奏請輒報罷，東省閉闥累月，南臺惟一御史。故兩河諸侯競引豪英，士之喜利者多趨之，用爲謀主，故藩鎮日横，天子爲旰食。元和間進用日廣，陛下嗣位，惟賢是咨，士皆在朝廷。彼疆宇甲兵如故，而低摧順屈者，士不之助也。”帝曰：“天下之勢猶持衡然，此首重則彼尾輕矣。其爲我博選士，朕且用之。”石奏：“咸陽令韓遼治興成渠，渠當咸陽右十八里，左直永豐倉，秦、漢故漕。渠成，起咸陽，抵潼關，三百里無車輓勞，則轅下牛盡可耕，永利秦中矣。”李固言曰：“然恐役非其時，奈何？”帝曰：“以陰陽拘畏乎？苟利於人，朕奚慮哉？”石用韓益判度支案，以贓敗。石曰：“臣本以益知財利，不保其貪。”帝曰：“宰相任人，知則用，過則棄，謂之至公。它宰相所用，强蔽其過，此其私也。”

道在於獲得人才。德宗性好猜疑，仕進之路遭到堵塞，臣下奏請隨意就被回絶，中書門下二省關閉長達數月，御史臺衹有一名御史，所以兩河一帶的節度使競相招引豪傑英才，追求名利的士子多數歸附了他們，被任用爲謀主，因此藩鎮日益驕横，天子爲此廢寢忘食。元和年間進用的人才日益增多，陛下繼位，一心訪求賢才，士人都在朝廷。藩鎮的疆土甲兵依舊，而他們能够有所收斂屈服朝廷的原因，是士人不肯幫助他們。”皇帝説：“天下形勢就像使用天平，這邊頭重那邊尾就輕了。替我廣選士人，朕將要任用他們。”李石上奏説：“咸陽令韓遼修建興成渠，這渠位於咸陽以西十八里處，東面直達永豐倉，是秦、漢時的舊漕渠。渠修成，起於咸陽，達至潼關，三百里内没有輓車的辛勞，如此則拉車的牛都可用來耕作，可長期便利於秦中。”李固言上奏説：“衹恐怕大興工役不合時宜，怎麽辦？”皇帝説：“是擔心陰陽禁忌嗎？假如有利於民，朕怎麽會有顧慮呢？”李石任用韓益兼管度支事務，韓益因貪贓而身敗。李石説：“臣原是因爲韓益懂得財利，但不能保證他不貪贓。”皇帝説：“宰相任用人，瞭解他就任用，有過失就罷免，這就叫至公。其他宰相任用人，極力掩蓋被任用者的過失，這是出於私心啊。”

三年正月，將朝，騎至親仁里，狙盗發，射石傷，馬逸，盗邀斫之坊門，絶馬尾，乃得脱。天子駭愕，遣使者慰撫，賜良藥。始命六軍衛士二十人從宰相。是日京師震恐，百官造朝纔十一。石因卧家固辭位，有詔以中書侍郎平章事爲荆南節度使。始，訓、注亂，權歸閹豎，天子畏逼，幾不立。石起爲相，以身徇國，不恤近倖，張權綱，欲强王室，收威柄。而仇士良疾之，將加害，帝知其然，而未爲之，遂罷去。遣日，饗賚都闕，士人恨憤。石讓中書侍郎，换檢校兵部尚書，它不聽。

三年正月，李石準備上朝，騎馬來到親仁里，刺客突然衝出，射傷李石，馬逃奔，盗賊在坊門處揮刀阻截，砍斷了馬尾，李石纔得以脱身。天子震驚，派使者前去慰問，賜給良藥。開始命六軍衛士二十人護衛宰相。當天京師震驚恐慌，百官上朝的纔有十分之一。李石爲此躺在家中堅決要求辭官，下詔命他以中書侍郎平章事任荆南節度使。當初，李訓、鄭注事變後，權歸宦官，天子畏懼逼壓，幾乎不能自立。起用李石任相，他以身報國，不顧近臣寵幸，伸張朝廷法度，一心要加强王室，收回權力。但仇士良嫉恨他，準備加害，皇帝知道内情，却無可奈何，於是罷免了他的宰相職務。赴任之時，皇帝宴請賞賜一概没有，士人們憤恨不平。李石辭讓了中書侍郎，改换成檢校兵部尚書，提出的其他要求皇

帝没有接受。

會昌三年，檢校司空，徙節河東。會伐潞，詔以太原兵助王逢軍榆社。石起橫水戍千五百人，令别將楊弁領之。常日軍興，人賜二縑治装，會財匱而給以半，士怨；又促其行，弁乘隙激衆以亂，還兵逐石出之。詔以太子少傅分司東都，俄檢校吏部尚書，即拜留守。卒，年六十二，贈尚書右僕射。

會昌三年，檢校司空，轉任河東節度使。適逢朝廷討伐潞州，下詔命太原兵前往榆社援助王逢軍。李石調發橫水守兵一千五百人，命令别將楊弁率領。平時興兵，每人賜二匹縑置備衣裝，適逢財用缺乏僅供給平時的一半，士兵怨恨不滿；李石又催促他們迅速前往，楊弁乘機煽動士兵叛亂，回兵驅逐李石出境。朝廷下詔叫李石以太子少傅分司東都，不久檢校吏部尚書，隨即拜授東都留守。去世，終年六十二歲，追贈尚書右僕射。

弟福，字能之。大和中，第進士。楊嗣復領劍南，辟幕府。崔鄲輔政，兼集賢殿大學士，引爲校理。調藍田尉。後石當國，薦福可任治人，繇監察御史至户部郎中，累歷州刺史，進諫議大夫。大中時，党項羌震擾，議者以將臣貪牟產虜怨，議擇儒臣治邊。乃授福夏綏銀節度使，宣宗臨軒諭遣。福以善政聞，徙鎮鄭滑，再遷兵部侍郎，判度支，出爲宣武節度使，入遷户部尚書。會蠻侵蜀，詔福持節宣撫，即拜劍南西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蠻戰敗績，貶蘄王傅，分司東都。

弟名福，字能之。大和年間，考中進士。楊嗣復領劍南節度使，徵用他到幕府中任職。崔鄲擔任宰相輔理政務，兼任集賢殿大學士，引用李福任校理。調任藍田尉。後來李石執政，舉薦李福有治民的才能，由監察御史轉任户部郎中，歷任州刺史，升任諫議大夫。大中時，党項羌驚擾邊境，議論者認爲是將臣貪求索取財物導致虜人的怨恨，商議挑選儒臣治理邊地。於是授任李福爲夏綏銀節度使，宣宗親至外朝告諭他并爲他送行。李福以善於治理而聞名，轉任鄭滑節度使，兩次遷任爲兵部侍郎，兼管度支，出任宣武節度使，召入朝遷任户部尚書。適逢蠻兵侵犯蜀境，下詔命李福爲使節前去安撫平息，隨即拜授劍南西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福率兵與蠻人交戰失敗，貶任蘄王傅，分司東都。

僖宗初，以檢校尚書左僕射就拜留守，改山南東道節度使。王仙芝寇山南，福團訓鄉兵，邀險須之，賊不敢入，轉略岳、鄂，以逼江陵。節度使楊知温求援於福，乃自將州兵，率沙陀壯騎五百赴之。賊已殘江陵郛而聞福至，乃走。以勞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還朝，以太子太傅卒。

僖宗初年，李福以檢校尚書左僕射就任東都留守，改任山南東道節度使。王仙芝侵犯山南，李福組織訓練鄉兵，依據險地等待，賊軍不敢入境，轉而搶掠攻打岳、鄂一帶，進逼江陵。節度使楊知温向李福求援，於是李福親自帶領州兵，率沙陀精騎五百趕去。賊兵已攻占江陵外城，聽説李福帶兵趕到，就逃跑了。李福因功任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回朝，在太子太傅任上去世。

李回

李回，字昭度，新興王德良六世孫。本名躔，字昭回，避武宗諱改焉。長慶中，擢進士第，又策賢良方

李回，字昭度，是新興王李德良的六代孫。原名躔，字昭回，爲避武宗名諱而改名。長慶年間，考中進士科，又應考賢良方正科成績優等，

正異等，辟義成、淮南幕府，稍遷監察御史，累進起居郎。李德裕雅知之。爲人强幹，所莅無不辦。繇職方員外郎判户部案。四遷中書舍人。

會昌中，以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時方伐劉稹，武宗慮河朔列鎮陰相締以橈兵事，德裕薦回持節往諭何弘敬、王元逵，以“澤潞邇京、洛，非若河北三鎮，國家許世以壤地傳子孫者。且稹父子無功，悖誼理。上以邢、洺、磁三州與河北比境，用軍莫便魏、鎮。且王師不欲輕出山東，請公等取三州報天子”。二將聽命。又張仲武以幽州兵攻回鶻，而與劉沔不協。回至，諭以大義，仲武釋然，即合太原軍攻潞。復以回爲使，督戰至蒲東，王宰、石雄櫜鞬謁道左，回不弛行，顧左右呼直史責破賊限牒，宰等震恐，期六旬取潞，否則死之。未及期二日，賊平。以户部侍郎判户部事。俄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武宗崩，爲山陵使，遷門下侍郎，兼户部尚書。出爲劍南西川節度使。以與德裕善，决吴湘獄，時回爲中丞，坐不糾擿，貶湖南觀察使。俄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給事中還制，謂責回薄，遂貶賀州刺史。徙撫州長史，卒。大中九年，詔復湖南觀察使，贈刑部尚書。

贊曰：周之卿士，周、召、毛、原，皆同姓國也。唐宰相以宗室進者九人。林甫奸諛，幾亡天下。李程知柔，在位無所發明。其餘以材稱職，號賢宰相。秦、隋棄親侮賢，皆二世而滅。周、唐任人不疑，得親親用賢之道，饗國長久。嗚呼盛歟！

徵用到義成、淮南節度使幕府中任職，逐漸遷任爲監察御史，多次升任爲起居郎。李德裕對他十分器重。李回爲人精幹，所任官職全都勝任。由職方員外郎判户部案。四次遷任爲中書舍人。

會昌年間，李回以刑部侍郎兼任御史中丞。當時朝廷正在用兵討伐劉稹，武宗擔心河朔各鎮暗中勾結，破壞朝廷用兵，李德裕推薦李回爲使節前去告諭何弘敬、王元逵，以“澤潞接近京、洛，不像河北三鎮，國家能允許將土地世代相傳給子孫。况且劉稹父子没有功勞，違背義理。皇上因邢、洺、磁三州與河北接壤，興兵之便莫過於魏、鎮。况且官軍不想輕易出兵太行山以東，請公等攻取三州報答天子”。二將聽命。另有張仲武率幽州兵進攻回鶻，但與劉沔不和。李回到來，曉以大義，張仲武拋棄怨恨，當即會合太原兵進攻潞州。朝廷再次派李回爲使臣，到蒲東督戰，王宰、石雄全副武裝，在路旁迎候，李回縱馬而過，環顧左右喝令直史出示文告，責令王宰、石雄限期敗賊，王宰等人驚恐，約定六十天奪取潞州，否則治以死罪。二將在約定期限的前二天，平定了叛賊。李回以户部侍郎判户部事。不久升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武宗駕崩，李回任山陵使，遷任門下侍郎，兼户部尚書。出任劍南西川節度使。因與李德裕友善，判决吴湘案，當時李回任御史中丞，因没有糾駁指責而獲罪，貶任湖南觀察使。不久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給事中退回制書，認爲責罰李回太輕，於是李回又被貶爲賀州刺史。轉任撫州長史，去世。大中九年，下詔恢復李回湖南觀察使職，追贈刑部尚書。

贊曰：周代的卿士，周公、召公、毛公、原公，都是姬姓之國。唐宰相以宗室進用的有九人。李林甫奸邪諂媚，差點使天下滅亡。李程懦弱，在位没有貢獻。其餘的幾位以才能而稱職，號稱賢能的宰相。秦、隋捨棄親屬輕慢賢能，都是延續二代而滅亡。周、唐任人而没有疑慮，通達親近親族任用賢人之道，國運傳承長久。真是興盛啊！

唐書卷一百三十二

列傳第五十七

劉吴韋蔣柳沈列傳

劉子玄

劉子玄，名知幾，以玄宗諱嫌，故以字行。年十二，父藏器爲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及聞爲諸兄講《春秋左氏》，冒往聽，退輒辨析所疑，嘆曰："《書》如是，兒何怠！"父奇其意，許授《左氏》。逾年，遂通覽群史。與兄知柔俱以善文詞知名。擢進士第，調獲嘉主簿。

劉子玄，名知幾，因避玄宗名諱，所以改叫字。十二歲時，父劉藏器向他傳授《古文尚書》，學業没有長進，父惱怒，杖打督促他。等聽到父爲兄長們講授《春秋左氏傳》時，劉子玄混在裏面去聽，回來後就剖析有疑義的地方，感慨地説："《尚書》如果就是這樣，兒怎麽會懈怠呢！"父親對他的想法感到驚異，答應傳授他《左氏傳》。過了一年，劉子玄便通覽了各種史書。與兄劉知柔都以擅長文詞而知名。考中進士，調任獲嘉縣主簿。

武后證聖初，詔九品以上陳得失。子玄上書，譏"每歲一赦，或一歲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又言："君不虚授，臣不虚受。妄受不爲忠，妄施不爲惠。今群臣無功，遭遇輒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杷椎碗脱'之諺。"又謂："刺史非三載以上不可徙，宜課功殿，明賞罰。"后嘉其直，不能用也。

武后證聖初年，下詔令九品以上的官員陳述政事得失。劉子玄上書，譏諷説"每年一次赦免罪人，或一年二次赦免罪人，是小人的幸事，是君子的不幸"。又説："君主不虚授官職，臣下不虚受官職。非分受官不是忠，濫加授官不是恩。如今群臣無功，逢機遇就升遷，以致京城中有'車載斗量，杷椎碗脱'的諺語。"又説："刺史任職不滿三年以上不可以轉任，應當考核政績優劣，明加賞罰。"武后稱贊他的直率，但没有采納他的建議。

時吏横酷，淫及善人，公卿被誅死者踵相及。子玄悼士無良而甘於禍，作《思慎賦》以刺時。蘇味道、李嶠見而嘆曰："陸機《豪士》之流乎，周身之道盡矣！"子玄與徐堅、元行冲、吴兢等善，嘗曰："海内知我者數子耳。"

當時酷吏横行，禍及善良之人，公卿被誅殺的接連不斷。劉子玄哀傷士人品行不良而甘受禍害，作《思慎賦》來諷刺時事。蘇味道、李嶠見到後感嘆地説："真是陸機《豪士》一類的作品啊，保全自身操守的道理全在其中了！"劉子玄與徐堅、元行冲、吴兢等人友善，曾説："海内瞭解我的衹有這幾人而已。"

累遷鳳閣舍人，兼修國史。中宗時，擢太子率更令，介直自守，累歲不遷。會天子西還，子玄自乞留東都，三年，或言子玄身史臣而私著述，驛召至京，領史事。遷秘書少監。時宰相韋巨源、紀處訥、楊再思、宗楚客、蕭至忠皆領監修，子玄病長官多，意尚不一，而至忠數責論次無功，又仕偃蹇，乃奏記求罷去。因爲至忠言“五不可”，曰：“古之國史皆出一家，未聞藉功于衆。唯漢東觀集群儒，纂述無主，條章不建。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爲荀、袁，家自爲政、駿。每記一事，載一言，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一不可。漢郡國計書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載事爲廣。今史臣唯自詢采，二史不注起居，百家弗通行狀。二不可。史局深籍禁門，所以杜顏面，防請謁也。今作者如林，儻示褒貶，曾未絶口，而朝野咸知。孫盛取嫉權門，王劭見仇貴族，常人之情，不能無畏。三不可。古者史氏各有指歸，故司馬遷退處士，進奸雄；班固抑忠臣，飾主闕。今史官注記，類稟監修，或須直辭，或當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四不可。今監者不肯指授，修者又不遵奉，務相推避，以延歲月。五不可。”又言：“朝廷厚用其才而薄其禮。”至忠得書，悵惜不許。楚客等惡其言詆切，謂諸史官曰：“是子作書，欲致吾何地？”

多次遷任爲鳳閣舍人，兼修國史。中宗時，升任太子率更令，以耿直潔身自愛，多年不得遷任。時逢天子返回西京，劉子玄主動要求留在東都，三年，有人上言説劉子玄身爲史臣却私自著述，朝廷立即派人從驛路徵召劉子玄到京師，從事修史之事。遷任秘書少監。當時宰相韋巨源、紀處訥、楊再思、宗楚客、蕭至忠都兼領史館監修，劉子玄苦於長官過多，意見不一致，而蕭至忠又多次責備他撰述没有成績，再加上仕途艱難，於是奏記請求免去史官。并藉機對蕭至忠陳述“五不可”，説：“古時國史都出自一家，没聽説依靠衆人而完成。衹有漢在東觀召集群儒，編纂時無人作主，不設條例。如今史館用人太多，人人自以爲是荀悦、袁宏，各家自以爲是劉子政、劉子駿。每当要記一事，載一言時，擱筆相看，提筆不决，頭白可待，成書無期。這是一不可。前漢郡國上報朝廷的計書送交給太史，副本送交給丞相，後漢公卿的著作，先彙集在公府，然後再交付蘭臺，所以史官記事十分廣泛。如今史臣衹是自己訪求搜集，左右二史不記皇帝的起居注，各家不送交行狀。這是二不可。史館深在宫禁，以便杜絶私人情面，防備有人私相求告。如今作者如林，倘若表示褒貶，話音未落，而朝廷内外人人皆知。從前爲此孫盛就受到權門的嫉恨，王劭就受到貴族的仇視，這是人之常情，不能不怕。這是三不可。古代史臣各有宗旨，所以司馬遷貶斥處士，推崇豪傑；班固壓抑忠臣，掩飾君主的過失。如今史官記注，大都禀承監修者的旨意，有的主張必須直言不諱，有的主張應當遮掩過失，十羊九牧，號令難於施行。這是四不可。如今監修者不肯指示，撰修者又不肯遵奉，互相推諉躲避，以致拖延時間。這是五不可。”又説：“朝廷重用史官的才能却没有相應的禮遇。”蕭至忠接到上書，愛惜他的才能而没有允許他辭職。宗楚客等人憎恨他的指責直切，對史官們説：“這人作書，想致我們於何地？”

始，子玄修《武后實録》，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聽。自以爲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内外四

當初，劉子玄撰修《武后實録》，有所改正，但武三思等人不采納。劉子玄自以爲雖被任用於當時，但志向却不能實現，於是著《史通》内外

十九篇，譏評今古。徐堅讀之，嘆曰："爲史氏者宜置此坐右也。"又嘗自比揚雄者四："雄好雕蟲小伎，老而爲悔；吾幼喜詩賦而壯不爲，期以述者自名。雄準《易》作經，當時笑之；吾作《史通》，俗以爲愚。雄著書見尤於人，作《解嘲》；吾亦作《釋蒙》。雄少爲范逡、劉歆所器，及聞作經，以爲必覆醬瓿；吾始以文章得譽，晚談史傳，由是減價。"其自感概如此。

四十九篇，批評古今的史書。徐堅讀過，感嘆地説："作史之人應當將這書置於座旁。"劉子玄又曾從四個方面將自己與揚雄相對比："揚雄喜好雕蟲小技，到老悔悟；我幼時喜愛詩賦而長大之後再不去做，希望以著述成名。揚雄仿照《周易》作經，受到當時人的嘲笑；我作《史通》，世俗認爲我愚昧。揚雄著書得罪於人，而作《解嘲》；我也作《釋蒙》。揚雄年少時受到范逡、劉歆的器重，等聽説他作經，認爲肯定是一文不值；我起初以文章得到稱譽，晚年談論史傳，由此名聲降低。"他就是這樣自我感慨的。

子玄內負有所未盡，乃委國史於吴兢，别撰《劉氏家史》及《譜考》。上推漢爲陸終苗裔，非堯後；彭城叢亭里諸劉，出楚孝王囂曾孫居巢侯般，不承元王。按據明審，議者高其博。嘗曰："吾若得封，必以居巢紹司徒舊邑。"後果封居巢縣子。鄉人以其兄弟六人俱有名，號其鄉曰高陽，里曰居巢。

劉子玄有所抱負却無法實現，於是就將修國史之事交給吴兢，另撰《劉氏家史》和《譜考》。上推漢是陸終的後代，不是堯的後人；彭城叢亭里那些劉氏，出自楚孝王劉囂的曾孫居巢侯劉般，不是承襲楚元王。考據精審，議論者稱贊他的學問廣博。劉子玄曾説："我如果受封，一定以居巢爲號而繼承司徒的舊封邑。"後來果然受封爲居巢縣子。鄉人因他們兄弟六人都很知名，稱他們所居的鄉叫高陽，里叫居巢。

累遷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皇太子將釋奠國學，有司具儀：從臣著衣冠，乘馬。子玄議："古大夫以上皆乘車，以馬爲騑服。魏、晋後以牛駕車。江左尚書郎輒輕乘馬，則御史劾治。顔延年罷官，乘馬出入閭里，世稱放誕。此則乘馬宜從褻服之明驗。今陵廟巡謁、王公册命、士庶親迎，則盛服冠履，乘輅車。他事無車，故貴賤通乘馬。比法駕所幸，侍臣皆馬上朝服，且冠履惟可配車，故博帶褒衣、革履高冠，是車中服。襪而鐙，跣而鞍，非唯不師於古，亦自取驚流俗。馬逸人顛，受嗤行路。"太子從之，因著爲定令。

多次遷任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皇太子準備到國學舉行祭祀先師的釋奠之禮，有關部門具列儀式：跟隨的臣僚要身穿正式禮服，騎馬。劉子玄駁議説："古時大夫以上都乘車，駕四馬。魏、晋以後用牛駕車。江左尚書郎如果輕易乘馬，就會受到御史的彈劾和懲治。顔延年罷官之後，騎馬出入閭里，被世人稱爲狂放不羈。這是乘馬應穿便服的明證。如今祭拜陵廟、册封王公、百姓迎親，就衣冠莊重，乘坐輅車。其他事則不乘車，因此貴人賤人一律乘馬。近來皇上巡幸，侍臣都是騎馬身穿朝服，而冠履衹可以配車，所以大帶寬衣、革履高冠，是乘車的服飾。穿襪騎馬踏鐙，光脚跨在鞍上，不僅不是師法古代，而且也是自招世人的驚怪。馬奔人摔，會受路人嗤笑。"太子采納，并寫出作爲定令。

開元初，遷左散騎常侍。嘗議《孝經》鄭氏學非康成注，舉十二條左證其謬；當以古文爲正；《易》無子夏傳，《老子》書無河上公注，請

開元初年，遷任左散騎常侍。曾提出《孝經》鄭氏學不是鄭康成所注，列舉十二條證據證明其中的謬誤；應當以古文爲正宗；《易經》没有子夏傳，《老子》書没有河上公注，請求保存

存王弼學。宰相宋璟等不然其論，奏與諸儒質辯。博士司馬貞等阿意，共黜其言，請二家兼行，惟子夏《易傳》請罷。詔可。會子貺爲太樂令，抵罪，子玄請於執政，玄宗怒，貶安州别駕。卒，年六十一。

王弼之學。宰相宋璟等不同意他的見解，奏請叫他與儒士們質疑辯論。博士司馬貞等人迎合宰相旨意，共同指責他的言論，請求二家并行，衹有《易傳》中子夏請求罷去。皇帝下詔同意。適逢子劉貺任太樂令，被治罪，劉子玄向宰相求情，玄宗惱怒，將他貶爲安州别駕。去世，終年六十一歲。

子玄領國史且三十年，官雖徙，職常如舊。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楩柟斧斤，弗能成室。善惡必書，使驕君賊臣知懼，此爲無可加者。"時以爲篤論。子玄善持論，辯據明鋭，視諸儒皆出其下，朝有論著輒豫。殁後，帝詔河南就家寫《史通》，讀之稱善。追贈工部尚書，謚曰文。

劉子玄身領國史將近三十年，官位雖有遷改，而史職長期不變。禮部尚書鄭惟忠曾問道："自古文士多，史才少，這是爲什麽呢?"劉子玄回答説："史家要具備三長，即才、學、識，世上很少有人兼備，所以史才少。有學無才，如同愚蠢的商人拿着金子，却不能增殖財産；有才無學，如同巧匠没有木材斧子，而不能建成房屋。善惡一定要寫，使驕君賊臣知道恐懼，具備這一點就盡善盡美了。"當時人認爲這是確論。劉子玄善於提出新的見解，論辯考據清晰敏鋭，將那些儒士都看得不如自己，朝廷有所論著總要參與修撰。死後，皇帝下詔讓河南府派人去他的家裏抄寫《史通》，讀後稱贊。追贈工部尚書，謚號叫文。

六子：貺、餗、彙、秩、迅、迥。

六子：名貺、餗、彙、秩、迅、迥。

劉貺

貺，字惠卿。好學，多所通解。子玄卒，有詔訪其後，擢起居郎。歷右拾遺内供奉。獻《續説苑》十篇，以廣漢劉向所遺，而刊落怪妄。貺嘗以《竹書紀年》序諸侯列會皆舉謚，後人追修，非當時正史。如齊人殲于遂，鄭棄其師，皆孔子新意；《師春》一篇録卜筮事，與左氏合，知按《春秋》經傳而爲也，因著《外傳》云。子滋、浹。

劉貺，字惠卿。好學，博學多識。劉子玄去世，皇上頒布詔令訪求他的後人，升任劉貺爲起居郎。歷任右拾遺内供奉。進獻《續説苑》十篇，以增補漢代劉向的遺漏，并删去其中的荒誕内容。劉貺曾認爲《竹書紀年》所舉諸侯會盟都列舉謚號，因此是後人追修，不是當時的正式史書。至於齊人在遂被消滅，鄭人捨棄自己的軍隊，都是孔子的新意；《師春》一篇記占卜之事，與《左傳》内容相合，可知是按照《春秋》經傳所作的，因而撰寫《外傳》。子名滋、浹。

劉滋

滋，字公茂。通經術，喜持論。以蔭歷漣水令。楊綰薦材堪諫官，累授左補闕。久之，去，養親東都。河南尹李廙奏補功曹，母喪解。服除，

劉滋，字公茂。通曉經術，喜歡提出主張。依靠祖上官職而歷任漣水縣令。楊綰推薦他有才能可以勝任諫官，多次除授爲左補闕。過了很長時間，辭官，回到東都奉養母親。河南尹李廙奏

以司勳員外郎判南曹，勤職奉法，進至給事中。興元元年，以吏部侍郎知南選。時大盜後，旱蝗相仍，吏不能詣京師，故命滋至洪州調補，以振職聞。貞元二年，擢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相無所設施，廉抑畏慎而已。明年罷。又明年，復爲吏部侍郎，遷尚書。會御史中丞韋貞伯劾奏："吏選不實，澄覆疏舛，吏因得爲奸。"詔與侍郎杜黄裳奪階。卒，贈陝州大都督，謚曰貞。

請補任他爲功曹，因母喪而離職。服喪期滿，以司勳員外郎判南曹，勤勉守法，進官至給事中。興元元年，以吏部侍郎主持嶺南、黔中官員的選補。當時是大亂之後，旱災蝗災頻繁出現，官吏無法前來京城，所以朝廷命劉滋到洪州去考核調補，他以盡職著稱。貞元二年，升任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擔任宰相没有什麼創建，潔身自好謹慎小心而已。第二年罷去宰相。又過了一年，復任吏部侍郎，遷任吏部尚書。適逢御史中丞韋貞伯上奏彈劾説："吏部選補官員不合實情，選拔淘汰覆核疏漏錯誤，官吏乘機違法胡爲。"朝廷下詔革去他與吏部侍郎杜黄裳的散官高階。去世，追贈陝州大都督，謚號貞。

劉敦儒

浹亦有學稱。生子敦儒，家東都。母病狂易，非笞掠人不能安，左右皆亡去，敦儒日侍疾，體常流血，母乃能下食，敦儒怡然不爲痛隱。留守韋夏卿表其行，詔標闕于閭。元和中，權德輿復薦之，乃授左龍武軍兵曹參軍，分司東都。在母喪，毀瘠幾死，時謂劉孝子。後爲起居郎，達禮好古，有祖風云。

劉浹也以學問著稱。生子名敦儒，家在東都。母患癲狂病，不用鞭抽打人就無法安定下來，左右的人都逃走了，劉敦儒每天侍候病人，身體常常被打出血，母纔能進食，劉敦儒安然不感覺有隱痛。留守韋夏卿上表報告他的操行，朝廷下詔在閭中爲他立闕表彰他的孝行。元和年間，權德輿又推薦他，於是除授他爲左龍武軍兵曹參軍，分司東都。爲母服喪期間，因哀傷過度差點死去，當時人稱他爲劉孝子。後來任起居郎，通達禮儀崇尚古風，有祖父的遺範。

劉餗

餗，字鼎卿。天寶初，歷集賢院學士，兼知史官。終右補闕。父子三人更莅史官。著《史例》，頗有法。

劉餗，字鼎卿。天寶初年，歷任集賢院學士，兼知史官。死時官任右補闕。父子三人相繼擔任史官。撰《史例》，很有章法。

劉贊

彙，左散騎常侍，終荆南節度使。子贊，以蔭仕爲鄠丞。杜鴻漸自劍南還，過鄠，厨驛豐給。楊炎薦贊名儒子，擢浙西觀察判官。炎入相，進歙州刺史，政幹强濟。野媪將爲虎噬，幼女呼號搏虎，俱免，觀察使韓滉表贊治有異行，加金紫，徙常州。滉輔政，分所統爲三道，以贊爲宣州刺史、都團練觀察使。治宣十年。贊本無學，弟以剛猛立威，官吏重足一

劉彙，任左散騎常侍，死時官任荆南節度使。子名贊，因祖上功業做官，任鄠縣丞。杜鴻漸從劍南離職返回，經過鄠，驛站提供豐盛的膳食。楊炎上表保薦劉贊是名儒之子，升任他爲浙西觀察判官。楊炎入朝擔任宰相，升任劉贊爲歙州刺史，爲政强幹稱職。有位村婦將被虎吃掉，小女呼叫着打虎，母女二人全都脱險，觀察使韓滉上表稱劉贊理政有方纔出現這樣的異行，加金紫，轉任常州刺史。韓滉擔任宰相，將統轄地區分爲三道，任命劉贊爲宣州刺史、都團練觀察

迹。宣既富饒，即厚斂，廣貢奉以結恩。又不能訓子，皆驕傲不度，素業衰矣。卒，贈吏部尚書，謚曰敬。

使。他治理宣州長達十年。劉贊本來没有學問，衹是以剛强勇猛樹立威嚴，官吏都很畏懼他而恪守職責。宣州富饒後，劉贊便大肆聚斂財物，增加進奉來獲得恩寵。又不能訓誡子弟，子弟個個驕縱傲慢不守法度，家業衰落。去世，追贈吏部尚書，謚號敬。

劉迥

迥以剛直稱。第進士，歷殿中侍御史，佐江淮轉運使。時新更安史亂，迥餽運財賦，力于職。大曆初，爲吉州刺史，治行尤異。累遷給事中。

劉迥以剛毅正直著稱。考中進士，歷任殿中侍御史，在江淮轉運使幕府中任職。當時剛經安史之亂，劉迥供給轉運財賦，盡力於職守。大曆初年，任吉州刺史，政績十分優異。多次遷任爲給事中。

劉秩

秩，字祚卿。開元末，歷左監門衛録事參軍事，稍遷憲部員外郎。坐小累，下除隴西司馬。安禄山反，哥舒翰守潼關，楊國忠欲奪其兵，秩上言："翰兵天下成敗所繫，不可忽。"房琯見其書，以比劉更生。至德初，遷給事中。久之，出爲閬州刺史。貶撫州長史，卒。所著《政典》、《止戈記》、《至德新議》等凡數十篇。

劉秩，字祚卿。開元末年，歷任左監門衛録事參軍事，逐漸遷任爲憲部員外郎。因小事受牽連，降任隴西司馬。安禄山反叛，哥舒翰守衛潼關，楊國忠想剥奪哥舒翰的兵權，劉秩上書説："哥舒翰的軍隊關係到天下的成敗，不可以輕率行事。"房琯見到他的奏疏，將他比作劉更生。至德初年，遷任給事中。過了很久，出任閬州刺史。貶爲撫州長史，去世。撰有《政典》、《止戈記》、《至德新議》等共數十篇。

劉迅

迅，字捷卿。歷京兆功曹參軍事。常寢疾，房琯聞，憂不寐，曰："捷卿有不諱，天理欺矣！"陳郡殷寅名知人，見迅嘆曰："今黄叔度也！"劉晏每聞其論，曰："皇王之道盡矣！"上元中，避地安康，卒。迅續《詩》、《書》、《春秋》、《禮》、《樂》五説。書成，語人曰："天下滔滔，知我者希。"終不以示人云。

劉迅，字捷卿。歷任京兆功曹參軍事。曾患病卧床不起，房琯聽説後，内心憂慮不能入睡，説："捷卿若有三長二短，是天理欺人啊！"陳郡殷寅人稱擅長鑒别人物，見到劉迅感嘆地説："這是當今的黄叔度啊！"劉晏每當聽到他的議論，就説："帝王之道全在其中了！"上元年間，劉迅在安康避難，去世。劉迅續作《詩》、《書》、《春秋》、《禮》、《樂》五説。成書以後，對人説："天下廣大，瞭解我的人太少。"最終不肯拿出來給人看。

吴兢

吴兢，汴州浚儀人。少厲志，貫知經史，方直寡諧比，惟與魏元忠、朱敬則游。二人者當路，薦兢才堪論撰，詔直史館，修國史。遷右拾遺内供奉。

吴兢，是汴州浚儀縣人。年輕時磨煉志向，通曉經史，生性正直而很少與人交往，僅與魏元忠、朱敬則往來。二人當權，推薦吴兢的才能勝任撰述，朝廷下詔令他直史館，修國史。遷任右拾遺内供奉。

神龍中，改右補闕。節閔太子難，奸臣誣構安國相王與謀，朝廷大恐。兢上言："文明後，皇運不殊如帶。陛下龍興，恩被骨肉，相王與陛下同氣，親莫加焉。今賊臣日夜陰謀，必欲寘之極法。相王仁孝，遭荼苦哀毀，以陛下爲命，而自托於手足。若信邪佞，委之於法，傷陛下之恩，失天下望。芟刈股肱，獨任胸臆，可爲寒心。自昔翦伐宗支，委任異姓，未有不亡者。秦任趙高，漢任王莽，晋家自相魚肉，隋室猜忌子弟，海内麋沸，驗之覆車，安可重迹？且根朽者葉枯，源涸者游竭。子弟，國之根源，可使枯竭哉！皇家枝幹，夷芟略盡。陛下即位四年，一子弄兵被誅，一子以罪謫去，惟相王朝夕左右。'斗粟'之刺，《蒼蠅》之詩，不可不察。伏願陛下全常棣之恩，慰罔極之心，天下幸甚！"

神龍年間，改任右補闕。節閔太子事變後，奸臣誣陷安國相王參與謀亂，朝廷極爲恐慌。吴兢上書説："文明年間以後，皇運不絶如縷。陛下復位以來，廣施恩德遍及骨肉，相王與陛下是同胞兄弟，情誼親近無以復加。如今賊臣日夜暗中謀劃，總想將他置於死地。相王仁愛孝順，遭遇摧殘身體衰弱，全靠陛下纔能維生，將自己托付給手足之情。如果相信邪惡奸佞之徒，將他法辦，將有損於陛下的恩德，喪失天下的民心。鏟除股肱，衹任心腹，可説令人寒心。以往剪除誅伐本家，委任異姓，没有不亡國的。秦任用趙高，漢任用王莽，晋室自相殘殺，隋室猜忌子弟，天下不安，察驗前車之覆，怎能重蹈覆轍？況且樹根腐爛枝葉就會枯萎，水源乾涸河流就會枯竭。子弟，就是國家的根源，怎可使它枯竭呢！皇家枝幹，已被鏟除得差不多了。陛下即位四年，一子起兵被殺，一子因罪被貶出，衹有相王朝夕陪伴左右。'斗粟'的諷刺，《蒼蠅》的詩句，不可不予明察。希望陛下保存兄弟的恩情，告慰父母的心願，天下十分慶幸！"

累遷起居郎，與劉子玄、徐堅等并職。玄宗初立，收還權綱，鋭於决事，群臣畏伏。兢慮帝果而不及精，乃上疏曰：

多次遷任爲起居郎，與劉子玄、徐堅等人一同任職。玄宗初即位，重整綱紀，專心於處理政事，群臣敬畏順從。吴兢擔憂皇帝果决而不够精細，於是上疏説：

> 自古人臣不諫則國危，諫則身危。臣愚食陛下禄，不敢避身危之禍。比見上封事者，言有可采，但賜束帛而已，未嘗蒙召見，被拔擢。其忤旨，則朝堂决杖，傳送本州，或死於流貶。由是臣下不敢進諫。古者設誹謗木，欲聞己過。今封事，謗木比也。使所言是，有益於國；使所言非，無累於朝。陛下何遽加斥逐，以杜塞直言？道路流傳，相視怪愕。夫漢高帝赦周昌桀、紂之對，晋武帝受劉毅桓、靈之譏，况陛下豁達大度，不能容此狂直耶？夫人主居尊極之位，

> 自古人臣不進諫國家就會有危險，而進諫時自身就有危險。愚臣享有陛下的俸禄，不敢躲避身危之禍。近見上封言事的人，言論中有可采用的，陛下僅賜給束帛而已，不曾蒙恩召見，得到提拔。而他們一旦違背旨意，就會在朝堂處以杖刑，被解送到本州，或者死在流放貶逐之地。因此臣下不敢進諫。古時設立誹謗木，君主想以此聽到自己的過失。如今臣下上呈封章議論政事，就同於古時的謗木。假使所説的正確，就會有益於國家；假使所説的錯誤，也不會連累朝廷。陛下爲何要立即加以斥逐，來堵塞直言呢？外界談到此事，彼此相視大惑不解。漢高帝赦免了周昌將其比作桀、紂的回答，晋武帝接受劉毅將他比作漢桓帝、漢靈帝的譏

顓生殺之權，其爲威嚴峻矣。開情抱，納諫諍，下猶懼不敢盡，奈何以爲罪？且上有所失，下必知之。故鄭人欲毁鄉校，而子産不聽也。陛下初即位，猶有褚无量、張廷珪、韓思復、辛替否、柳澤、袁楚客等數上疏争時政得失。自頃上封事，往往得罪，諫者頓少。是鵲巢覆而鳳不至，理之然也。臣誠恐天下骨鯁士以讜言爲戒，橈直就曲，斫方爲刓，偷合苟容，不復能盡節忘身，納君於道矣。夫帝王之德，莫盛於納諫。故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又曰："朝有諷諫，猶髮之有梳。猛虎在山林，藜藿爲之不采。"忠諫之有益如此。自古上聖之君，恐不聞己過，故堯設諫鼓，禹拜昌言。不肖之主，自謂聖智，拒諫害忠，桀殺關龍逢而滅於湯，紂殺王子比干而滅於周，此其驗也。夫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道罔不亡。人將疾，必先不甘魚肉之味；國將亡，必先不甘忠諫之説。嗚呼，惟陛下深監于兹哉！隋煬帝驕矜自負，以爲堯、舜莫己若，而諱亡憎諫，乃曰："有諫我者，當時不殺，後必殺之。"大臣蘇威欲開一言，不敢發，因五月五日獻《古文尚書》，帝以爲訕己，即除名。蕭瑀諫無伐遼，出爲河池郡守。董純諫無幸江都，就獄賜死。自是蹇諤之士，去而不顧，外雖有變，朝臣鉗口，帝不知也，身死人手，子孫剿絶，爲天下笑。太宗皇帝好悦至言，時有魏徵、王珪、虞世南、李大亮、岑文本、劉洎、馬周、褚遂

諷，何況陛下豁達大度，爲何不能容忍這種狂放正直的言論？人主身居至尊的地位，專掌生殺的權力，可以説是極爲威嚴的了。即使敞開胸懷，采納諫言，臣下仍然恐懼不敢盡説，何況要以此當作罪過？而且上有所失，下一定能知道。所以鄭人想毁掉鄉校，而子産拒不采納啊。陛下剛即位時，還有褚无量、張廷珪、韓思復、辛替否、柳澤、袁楚客等人多次上疏争論時政的得失。自從近年上呈封章議論政事，往往獲罪以來，進諫頓時減少。打翻鵲巢而鳳凰不來，這是理所當然的啊。臣實在擔心天下忠直之士以直言進諫爲戒，折直而就曲，砍方而成圓，苟且迎合求容於世，不再能盡節忘身，將君主納入正道。大致説來帝王的品德，没有高於虚心納諫的。所以説："木從繩則直，君納諫則聖。"又説："朝廷有諷諭規諫，如同髮之有梳。猛虎在山林，野菜也因此不能采。"忠諫有益就像這樣。自古大聖的君主，惟恐聽不到自己的過失，所以堯設諫鼓，禹拜受善言。不賢的君主，自以爲是聖智之君，拒絶納諫殘害忠良，夏桀殺關龍逢而被商湯所滅，殷紂殺王子比干而被周所滅，這是不納諫而亡國的驗證。大體説來與治同道没有不興盛的，與亂同道没有不滅亡的。人將要生病時，一定是先嘗不出魚肉的味道；國將要滅亡時，一定是先不願聽忠諫的話。嗚呼，希望陛下深深地以此作爲借鑒吧！隋煬帝驕横自負，認爲堯、舜不如自己，而諱言亡國憎恨忠諫，反而説："有向我進諫的，當時不殺，將來一定要殺。"大臣蘇威想説一句話，不敢開口，利用五月五日這一天獻《古文尚書》，煬帝認爲是誹謗自己，就將他除名。蕭瑀勸諫煬帝不要伐遼，被貶出朝廷任河池郡守。董純勸説隋煬帝不要前去江都，被送到獄中賜死。從此以後忠直敢諫之士，棄之而去毫不留戀，外面雖然發生變亂，但朝臣閉口不言，煬帝無法知道。身死他人之手，子孫被斬盡殺絶，受到天下人的嘲笑。

良、杜正倫、高季輔，咸以切諫，引居要職。嘗謂宰相曰："自知者爲難。如文人巧工，自謂己長，若使達者大匠詆呵商略，則蕪辭拙迹見矣。天下萬機，一人聽斷，雖甚憂勞，不能盡善。今魏徵隨事諫正，多中朕失，如明鑒照形，美惡畢見。"當是時，有上書益於政者，皆黏寢殿之壁，坐望卧觀，雖狂瞽逆意，終不以爲忤。故外事必聞，刑戮幾措，禮義大行。陛下何不遵此道，與聖祖繼美乎？夫以一人之意，綜萬方之政，明有所不燭，智有所不周，上心未諭於下，下情未達於上，伏惟以虚受人，博覽兼聽，使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闢四門，明四目"也。其能直言正諫不避死亡之誅者，特加寵榮，待以不次，則失之東隅，冀得之桑榆矣。

太宗皇帝喜聽實言，當時有魏徵、王珪、虞世南、李大亮、岑文本、劉洎、馬周、褚遂良、杜正倫、高季輔，都因直諫，被任以要職。太宗皇帝曾對宰相們說："瞭解自己很難。如同文人巧匠，自以爲有所專長而自鳴得意，但如果叫通人巨匠來批評商榷，蕪雜的文辭拙劣的痕迹就顯露出來了。天下萬機，靠一人決斷，即使竭盡操勞，也不能做到盡善盡美。如今魏徵隨事進諫修正，很多話正中朕的失誤，如同明鏡照形體，美惡都能看見。"當時，凡是上書有益於政事的，太宗都將它們黏貼在寢殿的墻上，坐卧觀看，即使有狂妄的言論觸犯了聖意，終究不認爲是違逆。所以外界的事總能聽到，死刑幾乎棄置不用，禮義大行。陛下爲何不遵循這個方法，繼承聖祖的美德呢？用一人的意志，去綜理各方的政事，明有照不到之地，智有不周全之處，上心不能使臣下知曉，下情不能通達到上面。祇有虚心受人，博覽兼聽，纔能使深藏者不致隱没，使遠離者不被阻隔，這就是所謂"開四方之門，張四方之目"啊。對那些能直言正諫不畏殺頭的人，應特别加以恩寵榮耀，破格任用他們，就是當初雖有所失，但可望最終大有收獲。

尋以母喪去官。服除，自陳修史有緒，家貧不能具紙筆，願得少禄以終餘功。有詔拜諫議大夫，復修史。睿宗崩，實録留東都，詔兢馳驛取進梓宫。以父喪解，宰相張説用趙冬曦代之。終喪，爲太子左庶子。

不久因母親去世而離職。服喪期滿，上書陳述自己修史已有所成，但家貧不能置備紙筆，希望得到微薄的俸禄以便完成没有做完的部分。朝廷下詔拜授他爲諫議大夫，依舊修史。睿宗去世，實録留在東都，下詔叫吴兢騎馬從驛道兼程取來獻到靈柩前。因父去世而離職，宰相張説任用趙冬曦取代他。服喪期滿，任太子左庶子。

開元十三年，帝東封太山，道中數馳射爲樂。兢諫曰："方登岱告成，不當逐狡獸，使有垂堂之危、朽株之殆。"帝納之。明年六月，大風，詔群臣陳得失。兢上疏曰："自春以來，亢陽不雨，乃六月戊午，大風拔樹，壞居人廬舍。《傳》曰：'敬德不用，厥災旱。上下蔽隔，庶位逾節，陰侵

開元十三年，皇帝到泰山封禪，途中多次驅馬射獵取樂。吴兢進諫説："正要登上泰山祭天報告統治成功，就不應當追逐狡獸，去冒那種垂堂之危、朽木之險。"皇帝采納了。第二年六月，颳起大風，皇帝下詔命群臣陳述爲政得失。吴兢上疏説："自入春以來，天旱不下雨，以致六月戊午，大風拔樹，毁壞居民房舍。《左傳》説：'敬德不用，乃有旱災。上下蒙蔽阻隔，臣位越

於陽，則旱災應。'又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壞木。'風，陰類，大臣之象。恐陛下左右有奸臣擅權，懷謀上之心。臣聞百王之失，皆由權移於下，故曰：'人主與人權，猶倒持太阿，授之以柄。'夫天降災異，欲人主感悟，願深察天變，杜絶其萌。且陛下承天后、和帝之亂，府庫未充，冗員尚繁，户口流散，法出多門，賕謁大行，趨競彌廣。此弊未革，實陛下庶政之闕也，臣不勝惓惓。願斥屏群小，不爲慢游，出不御之女，減不急之馬，明選舉，慎刑罰，杜僥倖，存至公，雖有旱風之變，不足累聖德矣。"

始，兢在長安、景龍間任史事，時武三思、張易之等監領，阿貴朋佞，釀澤浮辭，事多不實。兢不得志，私撰《唐書》、《唐春秋》，未就。至是，丐官筆札，冀得成書。詔兢就集賢院論次。時張説罷宰相，在家修史，大臣奏國史不容在外，詔兢等赴館撰録。進封長垣縣男。久之，坐書事不當，貶荆州司馬，以史草自隨。蕭嵩領國史，奏遣使者就兢取書，得六十餘篇。

累遷洪州刺史，坐累下除舒州。天寶初，入爲恒王傅。雖年老衰僂甚，意猶願還史職。李林甫嫌其衰，不用。卒，年八十。

兢叙事簡核，號良史。晚節稍疏牾，時人病其太簡。初與劉子玄撰定《武后實録》，叙張昌宗誘張説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説已然可，賴宋璟等邀勵苦切，故轉禍爲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説爲相，讀之，心不善，知兢所爲，即從容謬謂曰："劉生書

軌，陰氣侵犯陽氣，就會有旱災應驗。'又説：'政事錯亂德業隱没，則有大風毁屋拔樹。'風，屬陰類，象徵大臣。恐怕陛下左右有奸臣專權，心懷不利皇上的圖謀。臣聽説百王失誤，都是由於權力移到下人手中，所以説：'人主將權力授給他人，就像倒拿着利劍，將劍柄授給他人。'天降災異，是想讓人主省悟，希望深察上天的變異，杜絶災禍的萌芽。况且陛下承襲天后、和帝之亂，府庫尚不充實，冗官仍然很多，户口流散，法令出自多門，收賄賂私下求請盛行，求名逐利者遍布。這些弊病没有革除，實在是陛下施政的缺漏，臣不勝懇切。希望擯棄那些小人，不做巡游之事，放出多餘不用的宫女，減少不急需的馬匹，公正選舉人才，謹慎施用刑罰，杜絶想要僥幸做官者的門路，保持至公之理，那麽即使有旱災大風的災變，也不足以連累聖德啊。"

當初，吴兢在長安、景龍年間任史職，當時武三思、張易之等人監領修史，奉承權貴偏向奸佞，虚構浮辭，記事大多不合實情。吴兢不得志，私下撰寫《唐書》、《唐春秋》，没有完成。到這時，請求官府供給紙筆，希望得以修完前書。皇帝下詔叫吴兢到集賢院編撰。當時張説被罷去宰相，在家修史，大臣上奏説國史不允許在朝外撰修，下詔叫吴兢等人到國史館撰修。進封長垣縣男。過了很久，吴兢因記事不正確而獲罪，貶爲荆州司馬，他隨身携帶史稿。蕭嵩監領國史，奏請派使者前往吴兢所在之地取回書稿，得到六十多篇。

多次遷任洪州刺史，因事受牽累而降任舒州刺史。天寶初年，召入朝任恒王傅。儘管年邁身體極爲衰弱，但他内心仍然希望能擔任史職。李林甫嫌他衰老，没有任用。去世，終年八十歲。

吴兢叙事簡要真實，號稱良史。晚年稍有疏漏矛盾，當時人認爲他有記載過簡的不足。當初吴兢與劉子玄撰成《武后實録》，記叙張昌宗誘使張説作證誣陷魏元忠之事，詳細記載道："張説已同意，多虧宋璟等人苦苦求情勸説，所以轉禍爲忠，否則，皇嗣都會有危險。"後來張説擔任宰相，讀到這裏，心中很不高興，知道是吴兢

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書之，其草故在。”聞者嘆其直。説屢以情蘄改，辭曰：“徇公之情，何名實録？”卒不改。世謂今董狐云。

所寫，就假意委婉地對他説：“劉生記魏齊公的事，有不少不實之言，怎麽辦呢？”吴兢説：“劉子玄已死，不可以使他在地下受誣。這是我吴兢真實記載的，草稿依舊保存着。”聽到的人感嘆他的正直。張説多次以私情請求他改動，而吴兢却推辭説：“曲從公的私情，怎麽能叫實録呢？”終究没有更改。世人稱他是當今的董狐。

韋述

韋述，弘機曾孫。家廚書二千卷，述爲兒時，誦憶略遍。父景駿，景龍中爲肥鄉令，述從到官。元行冲，景駿姑子也，爲時儒宗，常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室觀書，不知寢食，行冲異之，試與語前世事，孰復詳諦，如指掌然。使屬文，受紙輒就。行冲曰：“外家之寶也。”舉進士，時述方少，儀質陋侻，考功員外郎宋之問曰：“童子何業？”述曰：“性嗜書，所撰《唐春秋》三十篇，恨未畢，它唯命。”之問曰：“本求茂才，乃得遷、固。”遂上第。

韋述，是韋弘機的曾孫。家中藏書二千卷，韋述還是兒童時，就讀書記誦差不多周遍。父名景駿，景龍年間任肥鄉令，韋述隨從父親到任官之地。元行冲，是韋景駿姑之子，爲當時儒學宗師，經常隨身携帶着數車書。韋述進入他的屋裹看書，忘了吃飯睡覺，元行冲感到他與衆不同，試着同他談論前代史事，韋述熟悉詳盡，瞭如指掌。叫他作文，接過紙就寫好了。元行冲説：“真是外舅家的寶貝啊。”參加進士科的考試，當時韋述正年少，儀容醜陋，考功員外郎宋之問問：“童子修的什麽學業？”韋述説：“天性喜愛讀書，所撰《唐春秋》三十篇，遺憾没有完成，其他請隨意問。”宋之問説：“本來要求茂才，却得到了司馬遷、班固。”於是取爲上等。

開元初，爲櫟陽尉。秘書監馬懷素奏述與諸儒即秘書續《七志》，五年而成。述好譜學，見柳冲所撰《姓族系録》，每私寫懷之，還舍則又繕録，故於百氏源派爲詳，乃更撰《開元譜》二十篇。累除右補闕。張説既領集賢院，薦述爲直學士，遷起居舍人。從封太山，奏《東封記》，有詔褒美。先是，詔修《六典》，徐堅構意歲餘，嘆曰：“吾更修七書，而《六典》歷年未有所適。”及蕭嵩引述撰定，述始摹周六官領其屬，事歸於職，規制遂定。初，令狐德棻、吴兢等撰武德以來國史，皆不能成。述因二家參以後事，遂分紀、傳，又爲例一篇。嵩欲蚤就，復奏起居舍人賈登、著作佐郎李鋭助述紬續。逮成，

開元初年，任櫟陽縣尉。秘書監馬懷素奏請韋述與一批儒士到秘書省續修《七志》，五年修成。韋述愛好譜學，見到柳冲所撰的《姓族系録》，經常私下抄寫揣在懷中，回家又重新繕録，所以對於百家姓氏的源流掌握得尤爲詳細，他於是就另外撰寫《開元譜》二十篇。多次授任爲右補闕。張説主管集賢院，推薦韋述任直學士，遷任起居舍人。跟隨皇帝到泰山封禪，進獻《東封記》，有詔褒獎了他。在此以前，下詔撰修《六典》，徐堅構思了一年多，嘆息説：“我相繼修成了七書，而《六典》經年却不知如何撰修。”直到蕭嵩引薦韋述方纔撰定。韋述起初摹仿周代的六官來統領屬官，將所管之事歸入職内，體例於是確定。當初，令狐德棻、吴兢等人撰修武德以來的國史，但都没有完成。韋述沿用二家的書稿并參考後來的史事，於是分爲紀、傳，又撰成例一篇。蕭嵩想儘快完成，又奏請讓起居舍人賈

文約事詳，蕭穎士以爲譙周、陳壽之流。改國子司業，充集賢學士，累遷工部侍郎，封方城縣侯。

登、著作佐郎李鋭協助韋述撰修。等到完成，文字簡要事迹詳盡，蕭穎士認爲他是譙周、陳壽一類的史家。改任國子司業，充任集賢院學士，多次遷任爲工部侍郎，封方城縣侯。

述典掌圖書，餘四十年，任史官二十年，澹榮利，爲人純厚長者，當世宗之。接士無貴賤與均。蓄書二萬卷，皆手校定，黄墨精謹，内秘書不逮也。古草隸帖、秘書、古器圖譜無不備。安禄山亂，剽失皆盡，述獨抱國史藏南山。身陷賊，污僞官。賊平，流渝州，爲刺史薛舒所困，不食死。廣德初，甥蕭直爲李光弼判官，詣闕奏事稱旨，因理述"蒼卒奔逼，能存國史，賊平，盡送史官于休烈，以功補過，宜蒙恩宥"。有詔贈右散騎常侍。

韋述掌管圖書，達四十多年，任史官二十年，淡泊名利，爲人純厚，受到當代人的推崇。對待士人不分貴賤一視同仁。藏書二萬卷，都親手校定，黄色黑色批校精確，宫裏的藏書都無法比得上。古時的草隸帖、秘籍、古器圖譜都很完備。安禄山叛亂，圖書都被剽劫散失一空。韋述隻身懷抱國史將它藏在南山中。身陷賊中，忍受屈辱做了僞官。平定叛賊以後，韋述被流放到渝州，受到刺史薛舒的逼困，絶食而死。廣德初年，韋述外甥蕭直任李光弼的判官，到朝廷奏事符合旨意，乘機爲韋述申辯道"韋述倉促奔逃，能保全國史，平定叛賊後，全部送交史官于休烈，將功補過，應該蒙恩寬赦"。下詔追贈韋述爲右散騎常侍。

韋氏之顯者，孝友、詞學則承慶、嗣立，邃音樂有萬石，達禮儀則叔夏，史才博識有述。所著書二百餘篇行於時。弟逌、迪，學業亦亞述。與逌對爲學士，與迪并禮官，搢紳高之。時趙冬曦兄弟亦各有名。張説嘗曰"韋、趙兄弟，人之杞梓"云。

韋氏家族中顯名的，仁孝友愛、擅長詞學的是韋承慶、韋嗣立，通曉音樂的有韋萬石，通達禮儀的有韋叔夏，史才博通的有韋述。韋述所撰之書二百多篇流行於世。弟名逌、迪，學業也接近韋述。韋述與韋逌同做學士，與韋迪同爲禮官，士大夫欽佩他們。當時趙冬曦兄弟也各自有名，張説曾説："韋、趙兄弟，人中的高才。"

蔣乂

蔣乂，字德源，常州義興人，徙家河南。祖瓌，開元中弘文館學士。父將明，天寶末，辟河中使府。安禄山反，以計佐其帥，全并、潞等州。兩京陷，被拘，乃陽狂以免。虢王巨引致幕府，歷侍御史，擢左司郎中、國子司業、集賢殿學士。

蔣乂，字德源，是常州義興人，移居河南。祖名瓌，開元年間任弘文館學士。父名將明，天寶末年，徵用到河中節度使幕府中任職。安禄山反叛，蔣將明用計謀輔佐節度使，保全了并、潞等州。兩京被攻占後，蔣將明被拘留，於是假裝發狂而獲免。虢王李巨引薦他到幕府中任職，歷任侍御史，升任左司郎中、國子司業、集賢殿學士。

乂性鋭敏，七歲時，見庾信《哀江南賦》，再讀輒誦。外祖吴兢位史官，乂幼從外家學，得其書，博覽強記。逮冠，該綜群籍，有史才，司徒楊綰尤稱之。將明在集賢，值兵興，

蔣乂天性敏鋭，七歲時，見到庾信的《哀江南賦》，讀過兩遍就能背誦。外祖吴兢任史官，蔣乂年幼時在外祖家學習，得到他的書，博覽強記。成年以後，融會貫通群书，有修史的才能，司徒楊綰特别器重他。蔣將明在集賢院任學士，

圖籍淆舛，白宰相請引乂入院，助力整比。宰相張鎰亦奇之，署集賢小職。乂料次逾年，各以部分，得善書二萬卷。再遷王屋尉，充太常禮院修撰。貞元九年，擢右拾遺、史館修撰。德宗重其職，先召見延英，乃命之。

正值戰亂興起，圖書錯亂，蔣將明稟告宰相請求引薦蔣乂入集賢院，協助整理。宰相張鎰也很欣賞他，委任他在集賢院擔任低等官職。蔣乂整理編排圖書一年多，分部别類，得到完善之書二萬卷。二次遷任爲王屋縣尉，充太常禮院修撰。貞元九年，升任右拾遺、史館修撰。德宗重視這一職務，先在延英殿召見他，隨後就任命了他。

張孝忠子茂宗尚義章公主，母亡，遺占丐成禮。帝念孝忠功，即日召爲左衛將軍，許主下降。乂上疏，以爲："墨縗禮本緣金革，未有奪喪尚主者。繆戾典禮，違人情，不可爲法。"帝令中使者諭茂宗之母之請，乂意殊堅。帝曰："卿所言，古禮也。今俗借吉而婚不爲少。"對曰："俚室窮人子，旁無至親，乃有借吉以嫁，不聞男冒凶而娶。陛下建中詔書，郡、縣主當婚，皆使有司循典故，毋用俗儀。公主春秋少，待年不爲晚，請茂宗如禮便。"帝曰："更思之。"會太常博士韋彤、裴堪諫曰："婚禮，主人几筵聽命，稱事立文，謂之嘉，所以承宗廟，繼後嗣也。喪禮，創巨者日久，痛甚者愈遲，二十五月而畢，謂之凶，所以送死報終，示有節也。故夫義婦聽，父慈子孝。昔魯侯改服，晉襄墨縗，緣金革事則有權變。安有釋縗服，衣冕裳，去堊室，行親迎，以凶瀆嘉，爲朝廷爽法?"疏入，帝迂其言，促行前詔，然心嘉乂有守。

張孝忠之子張茂宗與義章公主訂婚，母去世，留下遺言請求成婚。皇帝顧念張孝忠的功勞，當天召張茂宗入朝任左衛將軍，同意公主下嫁。蔣乂上疏認爲："改穿黑色喪服之禮本由於發生戰争，從來没有爲娶公主而削奪服喪之禮的規定。違反禮典，不合人情，不可取法。"皇帝派宦官前去告諭蔣乂説此事是出於張茂宗之母的求情，蔣乂執意反對。皇帝説："卿所説的，是古禮。如今習俗中藉吉而完婚的爲數不少。"蔣乂回答説："貧窮人家的女子，身旁如果没有至親，纔會藉吉出嫁，没聽説男子違犯喪制而娶。陛下建中年間的詔書説，郡主、縣主該完婚的，都令有關部門遵循舊典，不要采用世俗禮儀。公主年少，等上一年并不算晚，請張茂宗按照禮法行事。"皇帝説："再慎重考慮一下。"這時太常博士韋彤、裴堪進諫説："舉行婚禮，主人聽命於几筵前，根據情况訂立條文，稱爲嘉禮，這是爲了繼承宗廟，延續後代。喪禮，悲傷大的時日長，哀痛重的期限久，二十五個月服喪期滿，稱作凶禮，這是爲了送死報終，表示有節制。所以丈夫仁義婦人聽命，父親慈愛兒子孝順。從前魯侯改變喪服，晉襄公改穿黑色喪服，是由於戰事而做的權宜變通。哪有脱下喪服，穿戴冠裳，離開守喪之室，就去迎親呢？用凶禮褻瀆嘉禮，難道不是違背朝廷之法嗎?"奏疏進上，皇帝認爲他們的話迂腐，催促施行從前的詔令，但内心却稱贊蔣乂有操守。

十八年，遷起居舍人，轉司勛員外，皆兼史任。帝嘗登凌煙閣，視左壁頹剥，題文漫缺，行纔數字，命録以問宰相，無能知者。遽召乂至，答曰："此聖曆中《侍臣圖贊》。"帝前

十八年，遷任起居舍人，轉任司勛員外，先後都兼任史職。皇帝曾登上凌煙閣，看見左面墻壁毁壞剥落，題寫的文字模糊殘缺，每行僅剩下幾個字，叫人抄録下來去問宰相，宰相中無人知道。皇帝立即派人召來蔣乂，蔣乂回答説："這

口以誦補，不失一字。帝嘆曰："雖虞世南默寫《列女傳》，不是過。"會詔問神策軍建置本末，中書討求不獲，時集賢學士甚衆，悉亡以對。乃訪乂，乂條據甚詳。宰相高郢、鄭珣瑜嘆曰："集賢有人哉！"明日，詔兼判集賢院事。父子爲學士，儒者榮之。

順宗既葬，議祧廟，有司以中宗中興之君，當百代不遷。宰相問乂，乂曰："中宗即位，春秋已壯，而母后簒奪以移神器，賴張柬之等國祚再復，蓋曰反正，不得爲中興。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爲中興，漢光武、晋元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復之，晋孝惠、孝安是也。今中宗與惠、安二帝同，不可爲不遷主。"有司疑曰："五王有安社稷功，若遷中宗，則配饗永絶。"乂曰："禘祫功臣，乃合食太廟。中宗廟雖毁，而禘祫并陳太廟，此則五王配食與初一也。"由是遷廟遂定。遷兵部郎中。與許孟容、韋貫之删正制敕三十篇，爲《開元格後敕》。李錡誅，詔宗正削一房屬籍。宰相召乂問："一房自大功可乎？"答曰："大功，錡之從父昆弟。其祖神通有功，配饗於廟，雖裔孫之惡，而忘其勛，不可。""自期可乎？"曰："期者錡昆弟。其父若幽死社稷，今以錡連坐，不可。"執政然之。故罪止錡及子息，無旁坐者。

未幾，改秘書少監，復兼史館修

是聖曆年間的《侍臣圖贊》。"接着在皇帝面前背誦補充，不漏一字。皇帝感嘆地説："即便是虞世南默寫《列女傳》，也不過如此。"適逢有詔詢問神策軍建置始末，中書省查考没有結果，當時集賢院學士很多，都回答不上來。於是前去詢問蔣乂，蔣乂逐條陳述十分詳細。宰相高郢、鄭珣瑜感嘆地説："集賢院有人才了！"第二天，下詔叫蔣乂兼判集賢院事。父子先後任學士，儒者認爲是很榮耀的事。

順宗入葬後，商議宗廟裏遷去先代皇帝神主之事，有關部門認爲中宗是中興君主，應當百代不遷出神主。宰相詢問蔣乂，蔣乂説："中宗即位時，已是壯年，但母后簒奪帝位轉移政權，幸虧張柬之等人重新恢復國運，這叫反正，不能稱爲中興。凡不是自己失去帝位，而由自己恢復帝業的，稱爲中興，像漢光武帝、晋元帝就是這樣。自己丢失帝位，而靠他人恢復的，如晋孝惠帝、晋孝安帝就是這樣。如今中宗與惠、安二帝相同，不可以作爲不遷出神主的君主。"有關部門提出疑問説："敬暉、桓彦範、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暐等五王有安定社稷的功勞，如果遷出中宗的神主，那麼五王的配祭就會永遠斷絶。"蔣乂回答説："功臣們的祭祀，是合祭於太廟的。中宗廟雖被拆毁，但原來的祭祀還是同列於太廟之中，如此則五王的配祭與當初是一樣的。"由此遷廟之禮最終確定。遷任兵部郎中。與許孟容、韋貫之删定制敕三十篇，編成《開元格後敕》。李錡被殺，朝廷下詔命宗正寺剥奪他那一房在宗室中的屬籍。宰相召見蔣乂詢問道："一房的親疏按照服喪的大功之服算可以嗎？"蔣乂回答説："大功之服，是李錡的叔伯兄弟。他們的祖父李神通有功，配饗在太廟，儘管是嫡孫獲罪，但遺棄祖父之功，這不可以。"宰相問："按期服以内算可以嗎？"蔣乂回答説："期服是李錡的兄弟。他們的父親李若幽爲社稷而死，如今却因李錡而連坐治罪，這不可以。"宰相采納了他的主張。所以治罪衹限於李錡和他的子孫，没有旁人連坐。

不久，改任秘書少監，再次兼任史館修撰，

撰，與獨孤郁、韋處厚修《德宗實録》。以勞遷右諫議大夫。裴垍罷宰相，而李吉甫惡垍，以嘗監修，故授乂太常少卿。久之，遷秘書監，累封義興縣公。卒，年七十五，贈禮部尚書，謚曰懿。

與獨孤郁、韋處厚撰修《德宗實録》。因爲有功勞遷任右諫議大夫。裴垍被罷去宰相，而李吉甫厭惡裴垍，因裴垍曾任史館監修，因此授任蔣乂爲太常少卿。過了很久，遷任秘書監，多次受封爲義興縣公。去世，終年七十五歲，追贈禮部尚書，謚號懿。

乂在朝廷久，居史職二十年。每有大政事議論，宰相未能决，必咨訪之，乂據經義或舊章以參時事，其對允切該詳。初以是被遇，終亦忤貴近，介介不至顯官。然資質樸直，遇權臣秉政，輒數歲不遷。嘗疏裴延齡罪惡及拒王叔文，當世高之。結髮志學，老而不厭，雖甚寒暑，卷不釋于前，故能通百家學，尤明前世沿革。家藏書至萬五千卷。初名武，憲宗時因進見，請曰："陛下今日偃武修文，群臣當順承上意，請改名乂。"帝悦。時討王承宗兵方罷，乂恐天子鋭於武，亦因以諷。它日，帝見侍御史唐武曰："命名固多，何必曰武？乂既改之矣。"更曰慶。群臣乃知帝且厭兵云。乂論撰百餘篇。

蔣乂長期在朝廷任職，任史官達二十年。每當朝廷上議論重大政事，宰相不能裁决時，總要向他咨詢訪問，蔣乂依據經義或舊典來參議時事，他的應對得當確切詳實。當初因這樣做而受到禮遇，但最終也因此而觸犯了權貴近臣，偏偏不能升至顯官。然而生性純樸正直，遇到權臣執政，常常多年不得遷升。曾上疏指責裴延齡的罪惡并抗拒王叔文，受到當時人的推崇。蔣乂童年時立志學習，到老不倦，即使是嚴寒酷暑，書卷也不離開面前，因此能通曉百家學問，特别詳知前代沿革。家中藏書達一萬五千卷。蔣乂原名武，憲宗時因進見皇帝，請求説："陛下今天息武治文，群臣應當順承皇上旨意，請改名叫乂。"皇帝很高興。當時朝廷討伐王承宗戰事剛剛結束，蔣乂擔心天子一意用武，也藉此來委婉勸諫。過了幾天，皇帝見到侍御史唐武説："取名本來很廣，爲何一定要叫武呢？蔣乂已改名了。"唐武於是改名叫慶。群臣這纔知道皇帝也已厭倦用兵了。蔣乂的論著有一百多篇。

五子：係、伸、偕知名，仙、佶皆位刺史。

五子：其中蔣係、蔣伸、蔣偕知名於世。蔣仙、蔣佶都官居刺史。

蔣係　蔣曙

係善屬文，得父典實。大和初，授昭應尉，直史館。明年，拜右拾遺、史館修撰，與沈傳師、鄭澣、陳夷行、李漢參撰《憲宗實録》。轉右補闕。宋申錫被誣，文宗怒甚，係與左常侍崔玄亮涕泣苦諍，申錫得不死。歷膳部員外、工、禮、兵三部郎中，皆兼史職。開成末，轉諫議大夫。宰相李德裕惡李漢，以係友婿，出爲桂管觀察使，人安其治。復坐漢貶唐州刺史。宣宗立，召爲給事中、

蔣係善於寫作，具有其父的典雅樸實。大和初年，授任昭應縣尉，直史館。第二年，拜授右拾遺、史館修撰，與沈傳師、鄭澣、陳夷行、李漢等人參預撰修《憲宗實録》。轉任右補闕。宋申錫被人誣陷，文宗大怒，蔣係與左常侍崔玄亮流淚極力勸諫，宋申錫得以免死。歷任膳部員外、工、禮、兵三部郎中，都同時兼史職。開成末年，轉任諫議大夫。宰相李德裕憎恨李漢，因蔣係是他的友人兼女婿，將他排擠出京任桂管觀察使，人們滿意他的治理。又因李漢之事而獲罪貶爲唐州刺史。宣宗即位，召入朝任給事中、集

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轉吏部侍郎，歷興元、鳳翔節度使。懿宗初，拜兵部尚書，以弟伸位丞相，懇辭，乃檢校尚書右僕射，節度山南東道，封淮陽郡公。徙東都留守，卒。

賢殿學士判院事。轉任吏部侍郎，歷任興元、鳳翔節度使。懿宗初年，拜授兵部尚書，因弟蔣伸位居丞相，他懇切辭讓這個官職，於是改爲檢校尚書右僕射、山南東道節度使，封淮陽郡公。轉任東都留守，去世。

子曙，字耀之。咸通末，由進士第署鄂岳團練判官，除虞、工二部員外，改起居郎。黄巢之難，曙闔門無噍類，以是絶意仕進，隱居沈痛。中和二年，表請爲道士，許之。

子名曙，字耀之。咸通末年，因考中進士科被任用爲鄂岳團練判官，授任虞、工二部員外，改任起居郎。黄巢之禍，蔣曙全家無人幸存，因此斷絶做官之意，隱居沉痛哀傷。中和二年，上表請求做道士，獲得准許。

蔣伸

伸，字大直，第進士。大中二年，以右補闕爲史館修撰，轉駕部郎中，知制誥。白敏中領邠寧節度，表伸自副，加右庶子。入知户部侍郎。九年，爲翰林學士，進承旨。十年，改兵部侍郎，判户部。

蔣伸，字大直，考中進士。大中二年，以右補闕任史館修撰，轉任駕部郎中，知制誥。白敏中領邠寧節度使，上表請求讓蔣伸輔佐自己，加授右庶子。召入朝任户部侍郎。九年，任翰林學士，升任翰林承旨。十年，改任兵部侍郎，判户部。

宣宗雅信愛伸，每見必咨天下得失。伸言："比爵賞稍易，人且偷。"帝愕然曰："偷則亂矣。"伸曰："否，非遽亂，但人有覬心，亂由是生。"帝嗟嘆，伸三起三留，曰："它日不復獨對卿矣。"伸不諭。未幾，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逾四月，解户部，加中書侍郎。

宣宗十分信任蔣伸，每次見到總要向他咨詢天下得失。蔣伸説："近來逐漸輕易賞賜爵位，人們將會苟且混事。"皇帝驚愕地説："苟且混事將會産生禍亂。"蔣伸説："不，不會立即生亂，但是人們懷有覬覦權位之心，禍亂就會由此産生。"皇帝感嘆，蔣伸三次起身告辭三次被留下，皇帝説："以後不能單獨與卿對話了。"蔣伸不明白是什麽意思。不久，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過了四個月，免去在户部的任職，加授中書侍郎。

懿宗即位，兼刑部尚書，監修國史。咸通二年，出爲河中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宣武。俄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七年，用爲華州刺史。再遷太子太傅，表乞骸骨，以本官致仕。卒，贈太尉。

懿宗即位，兼任刑部尚書，監修國史。咸通二年，出任河中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轉任宣武節度使。不久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七年，任華州刺史。二次遷任爲太子太傅，上表請求退休，特許以本官退休。去世，追贈太尉。

蔣偕

偕以父任，歷右拾遺、史館修撰，轉補闕、主客郎中。初，柳芳作《唐曆》，大曆以後闕而不録，宣宗詔崔龜從、韋澳、李荀、張彦遠及偕等分年撰次，盡元和以續云。累遷太常

蔣偕以父任職，歷任右拾遺、史館修撰，轉任補闕、主客郎中。當初，柳芳作《唐曆》，大曆以後闕失没有記載，宣宗下詔叫崔龜從、韋澳、李荀、張彦遠及蔣偕等人分年編撰，一直續到元和時爲止。多次遷任爲太常少卿。大中八

少卿。大中八年，與盧耽、牛叢、王渢、盧告撰次《文宗實録》。蔣氏世禪儒，唯伸及係子兆能以辭章取進士第，然不爲文士所多。三世踵修國史，世稱良筆，咸云“蔣氏日曆”，天下多藏焉。

年，蔣偕與盧耽、牛叢、王渢、盧告編撰《文宗實録》。蔣氏世代傳承儒學，衹有蔣伸和蔣係之子蔣兆能以辭賦文章考中進士科，但得不到文士的贊許。三代相繼修國史，世人稱爲良史，都説是“蔣氏日曆”，天下多有收藏。

柳芳

柳芳，字仲敷，蒲州河東人。開元末，擢進士第，由永寧尉直史館。肅宗詔芳與韋述綴輯吴兢所次國史，會述死，芳緒成之，興高祖，訖乾元，凡百三十篇。叙天寶後事，棄取不倫，史官病之。

柳芳，字仲敷，是蒲州河東人。開元末年，考中進士科，出永寧縣尉直史館。肅宗下詔令柳芳與韋述補編吴兢所編的國史，適逢韋述去世，柳芳續編完成，起自高祖，止於乾元，共一百三十篇。叙述天寶以後的事，取捨没有章法，史官很不滿意。

上元中，坐事徙黔中。後歷左金吾衛騎曹參軍、史館修撰。然芳篤志論著，不少選忘厭。承寇亂，史籍淪缺。芳始謫時，高力士亦貶巫州，因從力士質開元、天寶及禁中事，具識本末。時國史已送官，不可追刊，乃推衍義類，仿編年法，爲《唐曆》四十篇，頗有異聞。然不立褒貶義例，爲諸儒譏訕。改右司郎中、集賢殿學士，卒。

上元年間，因事獲罪貶謫黔中。後來歷任左金吾衛騎曹參軍、史館修撰。但柳芳一意於議論著述，没有片刻厭倦。時逢叛亂之後，史籍湮没殘缺。柳芳當初被貶時，高力士也被貶往巫州，就向高力士詢問開元、天寶時及宫中的事，因而詳知事件的始末。當時國史已送交官府，不可追改，於是大概根據它的類例，摹仿編年體，撰成《唐曆》四十篇，有不少異聞。但褒貶没有章法，受到衆儒的譏諷。改任右司郎中、集賢殿學士，去世。

子登、冕。

子名登、冕。

柳登　柳璟

登，字成伯。淹貫群書，年六十餘，始仕宦。元和初，爲大理少卿，與許孟容等刊正敕格。以病改右散騎常侍，致仕。卒，年九十餘，贈工部尚書。

柳登，字成伯，博通群書，六十多歲時，纔開始做官。元和初年，任大理少卿，與許孟容等人修訂敕格。因病改任右散騎常侍，退休。去世，終年九十多歲，追贈工部尚書。

子璟，字德輝。寶曆初，第進士、宏詞，三遷監察御史。時郊廟告祭，吏部以雜品攝上公。璟據開元、元和詔書，太尉以宰相攝事，司空、司徒以僕射、尚書、師、傅攝，餘司不及差限，請如舊制，從之。累遷吏部員外郎。文宗開成初，爲翰林學士。初，芳永泰中按宗正諜，斷自武德，以昭穆系承撰《永泰新譜》二

子名璟，字德輝。寶曆初年，考中進士和宏詞科，三次遷任爲監察御史。當時在郊廟祭典中，吏部混用各色官職代理上公。柳璟根據開元、元和年間所下的詔書，説太尉由宰相代理，司空、司徒由僕射、尚書、師、傅代理，其餘官職不再進入這個範圍，請求依照舊制行事，朝廷采納。多次遷任爲吏部員外郎。文宗開成初年，任翰林學士。當初，柳芳在永泰年間根據宗正寺的譜牒，起自武德，按照班輩次序撰成《永泰新

十篇。璟因召對，帝嘆《新譜》詳悉，詔璟捃摭永泰後事綴成之。復爲十篇，户部供筆札稟料。遷中書舍人。武宗立，轉禮部侍郎。璟爲人寬信，好接士，稱人之長，游其門者它日皆顯於世。會昌二年，再主貢部，坐其子招賄，貶信州司馬，終郴州刺史。

柳冕

冕，字敬叔。博學富文辭，且世史官，父子并居集賢院。歷右補闕、史館修撰。坐善劉晏，貶巴州司户參軍。還爲太常博士。昭德王皇后崩，冕與張薦議皇太子宜依晉、魏卒哭除服，左補闕穆質請依禮期而除，冕議見用。德宗既親郊，重慎祠事，動稽典禮。冕以吏部郎中攝太常博士，與薦及司封郎中徐岱、倉部郎中陸質修飭儀矩。帝疑郊廟每升輒去劍履及象劍尺寸、祝語輕重，冕據禮以對，本末詳明，天子嘉異。

久之，以論議勁切，執政不善，出爲婺州刺史。十三年，兼御史中丞、福建觀察使。自以久疏斥，又性躁狷，不能無恨，乃上表乞代，且推明朝覲之意，曰："臣竊感《江漢》朝宗之誼，《鹿鳴》君臣之宴，頌聲之作，王道本始。國家自兵興，不遑議禮，方牧未朝，宴樂久缺。臣限一切之制，例無朝集，目不睹朝廷之禮，耳不聞宗廟之樂，足不踐軒墀之地，十有二年于兹矣。夫朝會，禮之本也。唐、虞之制，群后四朝，以明黜陟。商、周之盛，五歲一見，以考制度。漢法，三載上計，以會課最。聖唐稽古，天下朝集，三考一見，皆以十月上計京師，十一月禮見，會尚書省應考績事，元日陳貢棐，集於考

譜》二十篇。在柳璟召見對答時，皇帝贊嘆《永泰新譜》内容詳盡完備，下詔令柳璟搜集永泰以後的事迹補充完成。又撰成十篇，由户部提供紙筆費用。遷任中書舍人。武宗即位，轉任禮部侍郎。柳璟爲人寬厚誠實，喜歡結交士人，稱贊他人的長處，投在他門下的人後來都顯達於世。會昌二年，再次主持禮部科舉之事，因其子受賄事而獲罪，貶爲信州司馬，死時官任郴州刺史。

柳冕，字敬叔。博學擅長文辭，世代任史官，父子同在集賢院任職。歷任右補闕、史館修撰。因與劉晏友善而獲罪，貶爲巴州司户參軍。遷任太常博士。昭德王皇后去世，柳冕與張薦奏議皇太子應依照晉、魏舊例在服喪三十日後就脱下喪服，左補闕穆質請求依照禮法規定服喪滿一年後再脱喪服，柳冕的建議被采納。德宗親自到郊外祭天之後，重視謹慎實行祭祀之事，動不動就要查考禮典。柳冕以吏部郎中代理太常博士，與張薦及司封郎中徐岱、倉部郎中陸質整頓禮儀制度。皇帝對每次郊廟祭祀登壇時總要解劍脱履及象劍的尺寸、祝語的輕重有所懷疑，柳冕依據禮典答對，始末詳細清楚，天子稱贊。

過了一段時間，柳冕因評議朝政言辭激烈耿直，宰相不快，將他排擠出朝任婺州刺史。十三年，兼任御史中丞、福建觀察使。柳冕認爲自己長期被朝廷疏遠排斥，加上生性浮躁，不能坦然處之，於是上表請求他人接替自己，并表明入朝覲見皇帝之意，説："臣私下有感於《江漢》朝宗之義，《鹿鳴》君臣之宴，頌揚之聲，是王道的開始。國家自從戰亂以來，顧不上商議禮儀，刺史没有朝見，宴樂長期空缺。臣受限於種種制度，依例没能參加朝會，眼不見朝廷禮儀，耳不聞宗廟奏樂，脚不踏殿前土地，已有十二年了。朝會，是禮的根本。唐、虞的制度，諸侯們四年一朝，以此顯明進退。商、周興盛，五年一見，以此考察制度。漢代法律，三年郡國要上計，以此考核政績。聖唐遵循古代，天下朝集，地方官經三年一次朝見，都是在十月到京師上計，十一月依禮朝見，集中到尚書省對答考核政績之事，

堂，唱其考第，進賢以興善，簡不肖以黜惡。自安史亂常，始有專地；四方多故，始有不朝；戎臣恃險，或不悔過。臣忝牧圉之寄，憤不朝之臣，思一入覲，率先天下，使君臣之義，親而不疏；朝覲之禮，廢而復舉。誠恐負薪，溘先朝露，覲禮不展，臣之憂也。比聞諸將帥亡歿者衆，臣自憚何德以堪久長。鄉國，人情之不忘也；闕庭，臣子所戀也；朝覲，國家大禮也。三者，臣之大願。”表累上，其辭哀切，德宗許還。會冕奏閩中本南朝畜牧地，可息羊馬，置牧區於東越，名萬安監，又置五區於泉州，悉索部内馬驢牛羊合萬餘游畜之。不經時，死耗略盡，復調充之。民間怨苦。坐政無狀，代還。卒，贈工部尚書。

正月初一陳獻貢物，聚集在考堂，宣布他們的考核等級，進用賢能以便揚善，罷去不賢以便懲惡。自從安史之亂以來擾亂了綱常，開始出現割據；天下多事，開始出現不朝；武臣依仗地險，有人不思悔過。臣身居刺史之任，憎恨不朝之臣，想入京朝見，作爲天下的表率，使君臣之義，親而不疏；朝見之禮，廢而再興。實在擔心患病之身，一旦忽然去世，朝見之禮不能施行，這是臣内心憂慮的事。近來聽説將帥中死亡的很多，臣思量自己有什麽德行能够長生。鄉土，是人心念念不忘的地方；朝廷，是臣子朝夕眷戀的地方；朝見，是國家的大禮。這三者，是臣最大的心願。”表奏多次進上，言辭哀切，德宗同意他返回。時逢柳冕上奏説閩中原是南朝畜牧的地方，可用來繁殖羊馬，在東越設置牧區，取名萬安監，又在泉州設置五個牧區，將境内所有馬驢牛羊共一萬多搜羅到牧區放牧，没過多久，幾乎全部死亡，又徵調補充。民間怨恨深感困苦。柳冕因治政無方而獲罪，朝廷派人接替叫他返回。去世，追贈工部尚書。

沈既濟

沈既濟，蘇州吴人。經學該明。吏部侍郎楊炎雅善之，既執政，薦既濟有良史才，召拜左拾遺、史館修撰。

初，吴兢撰國史，爲《則天本紀》，次高宗下。既濟奏議，以爲：“則天皇后進以强有，退非德讓，史臣追書，當稱爲太后，不宜曰上。中宗雖降居藩邸，而體元繼代，本吾君也，宜稱皇帝，不宜曰廬陵王。睿宗在景龍前，天命未集，假臨大寶，於誼無名，宜曰相王，未容曰帝。且則天改周正朔，立七廟，天命革矣，今以周厠唐，列爲帝紀，考于《禮經》，是謂亂名。中宗嗣位在太后前，而叙年製紀反居其下，方之躋僖公，是謂不智。昔漢高后稱制，獨有王諸吕爲負漢約，無遷鼎革命事，時孝惠已

沈既濟，是蘇州吴縣人。經學廣博精通。吏部侍郎楊炎很欣賞他，等到執政後，推薦沈既濟具有良史之才，召入朝廷任左拾遺、史館修撰。

當初，吴兢撰修國史，撰成《則天本紀》，次序排在高宗之下。沈既濟上奏評議，認爲：“則天皇后以强奪而進登帝位，退位不是因仁德而謙讓，史臣追記，應當稱爲太后，不應稱爲皇上。中宗雖然降居藩邸，但體法天地繼承帝位，本是我們的君主，應稱爲皇帝，不應稱爲廬陵王。睿宗在景龍以前，天命尚未完備，暫登帝位，於大義没有名分，應該稱作相王，不應稱爲帝。而且則天改唐國號爲周，建立武氏七廟，已革天命。如今却將周夾在唐朝中間，列爲帝紀，查考《禮經》，這就是亂名。中宗繼位在太后之前，但叙年作紀反在其後，比之於尊奉魯僖公，就是不明智。從前漢高后臨朝稱制，僅是分封衆吕氏爲王違背漢約，没有發生改朝换代之事，當

歿，子非劉氏，不紀呂后，尚誰與哉？議者猶謂不可。況中宗以始年即位，季年復祚，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表年，何所拘閡而列爲二紀？魯昭公之出，《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在，雖失位，不敢廢也。請省《天后紀》合《中宗紀》，每歲首，必書孝和在所以統之，曰：'皇帝在房陵，太后行其事，改某制。'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名不失正，禮不違常矣。夫正名所以尊王室，書法所以觀後嗣。且太后遺制，自去帝號，及孝和上謚，開元册命，而后之名不易。今祔陵配廟，皆以后禮，而獨承統于帝，是有司不時正，失先旨。若后姓氏名諱、才藝智略、崩葬日月，宜入皇后傳，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皇后》云。"議不行。

時孝惠帝已死，嗣子不出自劉氏，不以呂后作紀還能是誰呢？就這樣議者仍然認爲不可以。何況中宗一開始就即位，末年恢復國運，帝位雖然中途被篡奪，但天命没有改變，足以用在先的事來紀年，爲什麽要有所拘泥而列爲二紀呢？魯昭公出奔，《春秋》在當年記載他的居處説：'公在乾侯。'君主活着，即使失去君位，也不敢廢置啊。請省去《天后紀》并入《中宗紀》中，每年開頭，一定要記載孝和皇帝所在之處來統領下文，説：'皇帝在房陵，太后行其事，改某制。'本紀稱中宗而叙述的是太后所行之事，名不失於正統，禮不違背綱常。正名是爲了推尊王室，書法是爲了垂示後代。況且太后留下遺詔，自己去掉帝號，到孝和皇帝爲她上謚號，開元時爲她册命，而太后名稱不改。如今陪葬帝陵配祭宗廟，都按照對待皇后的禮儀行事，而惟獨在國史中則天皇后承襲皇帝世系，這是有關部門没有及時糾正，有失先帝的旨意。至於武后的姓氏名諱、才能謀略、死葬日月，應并入皇后傳，題寫篇名叫《則天順聖武皇后》。"建議没有被采納。

德宗立，鋭于治。建中二年，詔中書、門下兩省，分置待詔官三十，以見官、故官若同正、試、攝九品以上者，視品給俸，至稟餼、幹力、什器、館宇悉有差；權公錢收子，贍用度。既濟諫曰："今日之治，患在官煩，不患員少；患不問，不患無人。兩省官自常侍、諫議、補闕、拾遺四十員，日止兩人待對。缺員二十一員未補。若謂見官不足與議，則當更選其人。若廣聰明以收淹滯，先補其缺，何事官外置官？夫置錢取息，有司之權制，非經治法。今置員三十，大抵費月不減百萬，以息準本，須二千萬得息百萬，配户二百，又當復除其家，且得入流，所損尤甚。今關輔大病，皆言百司息錢毁室破產，積府縣，未有以革。臣計天下財賦耗斁大者唯二事：一兵資，二官俸。自它費

德宗即位，勵精圖治。建中二年，下詔令中書、門下兩省，分别設置待詔官三十人，以現任官、前任官以及同正、試、攝九品以上的官員充任，依品級高低供給俸禄，至於糧食、僕人、各種用具、館舍各有不等；暫且用官府錢作本金收取利息，以滿足用度。沈既濟進諫説："如今的治理，怕的是官員多，不怕官員少；怕的是有人而不咨詢，而不怕没有人。兩省的官員從常侍、諫議大夫、補闕、拾遺有四十人，每天衹用兩人等待進奏對答，四十人中現缺二十一人没有補充。如果説現官不具備參預議論的水平，那麽就應當改選人員。如果要廣泛吸收以便進用埋没的人才，就應先補足缺員，何必要官外設官？置錢取利，是有關部門的應急措施，不是求治的根本辦法。如今增設官員三十名，大約每月費用不少於一百萬，用利息估算本金，需要二千萬纔能得到利息一百萬，分派二百户人家作爲本金，又需免除這些人家的徭役，這些人家還得以進入官流，損失就更爲嚴重。如今京城一帶的大害，都

十不當二者一。所以黎人重困，杼軸空虛。何則？四方形勢，兵未可去，資費雖廣，不獲已爲之。又益以閑官冗食，其弊奈何？藉舊而置猶可，若之何加焉？”事遂寢。

說是各部門的利息錢致使百姓傾家蕩産，積壓在官府，還没能革除。臣計算天下財賦耗費大的衹有二件事：一是軍費，二是官俸。其他各種費用十種不抵這二者之一。因此百姓大受困苦，家室空虛。怎麽辦呢？天下形勢，軍隊不可以罷去，費用雖然很大，却是不得已而支出的。再加上閑官冗食，這些弊病該怎麽辦呢？依據舊制而設尚可，爲何要新增呢？”此事於是作罷。

炎得罪，既濟坐貶處州司户參軍。後入朝，位禮部員外郎，卒。撰《建中實録》，時稱其能。子傳師。

楊炎獲罪，沈既濟因受連累而被貶爲處州司户參軍。後來召入朝，官居禮部員外郎，去世。撰《建中實録》，當時人稱贊他的才能。子名傳師。

沈傳師　沈詢

傳師，字子言。材行有餘，能治《春秋》，工書，有楷法。少爲杜佑所器。貞元末，舉進士。時給事中許孟容、禮部侍郎權德輿樂挽轂士，號“權、許”。德輿稱之於孟容，孟容曰：“我故人子，盍不過我？”傳師往見，謝曰：“聞之丈人，脱中第，則累公舉矣，故不敢進。”孟容曰：“如子，可使我急賢詣子，不可使子因舊見我。”遂擢第。德輿門生七十人，推爲顔子。

沈傳師，字子言。很有才能品行，通曉《春秋》，擅長書法，很有章法。年輕時受到杜佑的器重。貞元末年，考中進士科。當時給事中許孟容、禮部侍郎權德輿樂於引薦提拔士人，人稱“權、許”。權德輿向許孟容推薦沈傳師，許孟容説：“他是我故舊之子，爲何不來拜訪我？”沈傳師前去拜見，致歉説：“已聽丈人説起，衹是假如没有中第，則公的推舉，就要受拖累，所以不敢進謁。”許孟容説：“像你這樣的人，衹能讓我急於求賢前去見你，不可讓你因舊交前來見我。”於是考中科舉。權德輿有門生七十人，推沈傳師爲顔回。

復登制科，授太子校書郎，以鄠尉直史館。轉左拾遺、左補闕、史館修撰，遷司門員外郎，知制誥。召入翰林爲學士，改中書舍人。翰林缺承旨，次當傳師，穆宗欲面命，辭曰：“學士院長參天子密議，次爲宰相，臣自知必不能，願治人一方，爲陛下長養之。”因稱疾出。帝遣中使敦召。李德裕素與善，開曉諄切，終不出。遂以本官兼史職。俄出爲湖南觀察使。

沈傳師又考中制科，授任太子校書郎，以鄠縣尉直史館。轉任左拾遺、左補闕、史館修撰，遷任司門員外郎，知制誥。召入翰林院任學士，改任中書舍人。翰林院承旨缺員，依照順序應輪到沈傳師，穆宗打算當面任命，沈傳師辭謝説：“學士院長參預天子的密議，地位僅次於宰相，臣自知肯定不能勝任，希望到州縣去治理百姓，替陛下長期撫養他們。”就稱病退出。皇帝派宦官催促召見。李德裕一向同他友善，懇切開導勸説，沈傳師始終不肯出任。於是以本官兼任史職。不久出任湖南觀察使。

方傳師與修《憲宗實録》，未成，監修杜元穎因建言：“張説、令狐峘在外官論次國書，今稿史殘課，請付

當時沈傳師正參與撰修《憲宗實録》，没有完成，監修杜元穎乘機建議説：“張説、令狐峘出任外官編撰國史，如今史稿殘缺未成，請交付

傳師即官下成之。”詔可。

寶曆二年，入拜尚書右丞。復出江西觀察使，徙宣州。傳師於吏治明，吏不敢罔。慎重刑法，每斷獄，召幕府平處，輕重盡合乃論决。嘗擇邸吏尹倫，遲魯不及事，官屬屢白易之，傳師曰：“始吾出長安，誡倫曰：‘可闕事，不可多事。’倫如是足矣。”故所莅以廉靖聞。入爲吏部侍郎，卒，年五十九，贈尚書。

傳師性夷粹無競，更二鎮十年，無書賄入權家。初拜官，宰相欲以姻私托幕府者，傳師固拒曰：“誠爾，願罷所授。”故其僚佐如李景讓、蕭寘、杜牧，極當時選云。治家不威嚴，閨門自化。兄弟子姓，屬無親疏，衣服飲食如一。問餉姻家故人，帑無儲錢，鬻宅以葬。

子詢，字誠之，亦能文辭。會昌初第進士，補渭南尉。累遷中書舍人，出爲浙東觀察使，除户部侍郎，判度支。咸通四年，爲昭義節度使，治尚簡易，人皆便安。奴私侍兒，詢將戮之，奴懼，結牙將爲亂，夜攻詢，滅其家。贈兵部尚書、左散騎常侍。劉潼代爲節度，馳至，刳奴心，祭其靈坐。

贊曰：唐興，史官秉筆衆矣。然垂三百年，業巨事叢，簡策孥繁，其間巨盜再興，圖典焚逸，大中以後，史録不存。雖論著之人，隨世裒掇，而疏舛殘餘，本末顛倒。故聖主賢臣，叛人佞子，善惡汩汩，有所未盡，可爲永憾者矣。又舊史之文，猥釀不綱，淺則入俚，簡則及漏。寧當時儒者有所諱而不得騁耶？或因淺仍

沈傳師帶到任官之處完成。”下詔同意。

寶曆二年，召入朝任尚書右丞。再次出任江西觀察使，轉任宣州。沈傳師明於吏治，屬吏不敢弄虚作假。沈傳師斷刑慎重，每次判决刑獄，總要召幕僚商量，量刑輕重準確無誤方纔判决。曾選任邸吏尹倫，此人做事遲鈍拖延，僚屬多次建議撤换，沈傳師説：“當初我離開長安時，告誡尹倫説：‘寧可少做事，不可多生事。’尹倫這樣做足够了。”因此到任之處以清廉平和聞名。召入朝任吏部侍郎，去世，終年五十九歲，追贈尚書。

沈傳師秉性坦蕩淡泊，相繼擔任二鎮觀察使長達十年，不通書信不用賄賂巴結權貴。當初授官時，宰相私下請他將自己的姻親徵用到幕府，沈傳師堅决拒絶説：“果真這樣，希望罷去所授的官職。”所以他的僚佐如李景讓、蕭寘、杜牧，都是當時最傑出的人選。沈傳師治家不施威嚴，而家門自然整肅。兄弟子孫，不分親疏，服飾飲食没有差别。餽贈親家故人，家中没有積蓄的錢財，死時家人靠出賣房屋入葬。

子名詢，字誠之，也擅長文辭。會昌初年考中進士，補授渭南尉。多次遷任爲中書舍人，出任浙東觀察使，授任户部侍郎，兼管度支。咸通四年，任昭義節度使，爲政崇尚簡便平易，人們都感到方便安定。家奴私通侍女，沈詢準備殺掉他，家奴恐懼，勾結牙將作亂，夜間攻打沈詢，殺了他的全家。追贈兵部尚書、左散騎常侍。劉潼接替他任節度使，騎馬疾速趕到軍鎮，剜出家奴的心，祭在沈詢的靈位前。

贊曰：唐朝興起，執筆的史官很多。但近三百年，業大事雜，書籍紛繁，其間大盜一再起事，圖書典籍焚毁散佚，大中年間以後，史書記載没有保存。雖然著述之人隨時搜集，但疏漏錯訛殘損，本末顛倒。所以聖主賢臣，叛臣奸佞，善惡混亂，有所未盡，可爲此而長嘆啊。加上舊史中的文字，粗魯低劣，没有條理，淺顯則入俚俗，簡要則至缺漏。難道是當時儒者有所隱諱而不能放開記載嗎？或者是因襲淺俗不能够撰寫

俗不足於文也？亦有待于後取當而行遠耶？何知幾以來，工呵古人而拙於用己歟！自韓愈爲《順宗實録》，議者哄然不息，卒竄定無完篇，乃知爲史者亦難言之。游、夏不能措辭於《春秋》，果可信已！

嗎？還是有待於後人適當取捨而流傳長遠呢？爲什麼自劉知幾以來，祇是苛求古人而不善於用於自己呢！自從韓愈撰《順宗實録》以來，議論的人紛紛不停，最終改竄修定没有完篇，由此可知修史的人也有難言之處。子游、子夏對《春秋》不能增損文字，確實是可信的啊！



唐書卷一百三十三

列傳第五十八

二郭兩王張牛列傳

郭虔瓘

郭虔瓘，齊州歷城人。開元初，録軍閥，遷累右驍衛將軍，兼北庭都護、金山道副大總管。明年，突厥默啜子同俄特勒圍北庭，虔瓘飭壘自守。同俄單騎馳城下，勇士狙道左突斬之。虜亡酋長，相率丐降，請悉軍中所資贖同俄死，聞已斬，舉軍慟哭去。虔瓘以功授冠軍大將軍、安西副大都護，封潞國公。建募關中兵萬人擊餘寇，遂前功。有詔募士給公乘，在所續食。將作大匠韋湊上言："漢徙豪族以實關中，今畿輔户口逋耗，異時戎虜入盜，丁壯悉行，不宜更募驍勇，以空京甸，資荒服。萬人所過，遞馱熟饔，亘六千里，州縣安所供億？秦、隴以西，多沙磧，少居人，若何而濟？縱有克獲，其補幾何？儻稽天誅，則誤大事。"不省。既而虔瓘果不見虜，還。遷凉州刺史、河西節度大使，進右威衛大將軍。四年，奏家奴八人有戰功，求爲游擊將軍，宰相劾其恃功亂綱紀，不可聽，罷之。

郭虔瓘，是齊州歷城人。開元初年，已有軍功在册，多次遷任爲右驍衛將軍，兼北庭都護、金山道副大總管。第二年，突厥默啜子同俄特勒圍攻北庭，郭虔瓘整治軍壘自衛。同俄特勒單騎跑到城下，埋伏在道旁的勇士突然襲擊斬殺了他。虜人喪失了酋長，相率求降，請求用軍中所有資財贖回同俄特勒一死，聽説已被斬殺，全軍痛哭退去。郭虔瓘因功授任爲冠軍大將軍、安西副大都護，封潞國公。他建議招募關中士兵一萬人追擊殘敵，完成從前的戰功。朝廷下詔命他招募勇士并由官府供給車騎，由各地官府補給食物。將作大匠韋湊上書説："漢代遷移豪族充實關中，如今畿輔户口流亡減損，先前戎虜入侵，壯丁都被徵發，不應再招募驍勇之士，致使京畿空虚，而去增强邊塞。一萬人經過之處，都要供給馱運飯食，綿亘六千里，州縣怎能供給？秦、隴以西，沙磧多，居民少，如何接濟？縱然有所取勝，能有多少補益？倘若拖延了王師的征伐，就會耽誤大事。"皇帝没有采納。後來郭虔瓘果然不見虜人而回師。遷任凉州刺史、河西節度大使，進右威衛大將軍。四年，上奏説家奴八人立有戰功，請求任爲游擊將軍，宰相彈劾他倚仗功勞擾亂法度，不可以采納，罷去河西節度使職。

陝王爲安西都護，詔虔瓘爲副。虔瓘與安撫招慰十姓可汗使阿史那獻數持異，交訴諸朝。玄宗遣左衛中郎

陝王任安西都護，下詔令郭虔瓘爲副。郭虔瓘與安撫招慰十姓可汗使阿史那獻的意見多次發生分歧，各自上訴朝廷。玄宗派左衛中郎將王惠

將王惠齎詔書諭解曰："朕聞師克在和，不在衆，以虔瓘、獻宿將，當捨嫌窒隙，戮力國家。自開西鎮，列諸軍，戍有定區，軍有常額，卿等所統，蕃漢雜之，在乎善用，何必加募？或云突騎施圍石城，獻所致也；葛邏禄稱兵，虔瓘所沮也。大將不協，小人以逞，何功可圖？昔相如能詘廉頗，寇恂不吝賈復，宜各曠然，終承朕命。今賜帛二千段及他珍器，俾諒朕意。"虔瓘奉詔。久之，卒軍中。以張孝嵩爲安西副都護。

攜帶詔書前去勸解説："朕聽説軍隊取勝在於和睦團結，不在兵多，郭虔瓘、阿史那獻作爲舊將，理當拋棄猜嫌隔閡，爲國效力。自從開置西方軍鎮，陳設衆軍，戍守有了固定區域，士兵有了常員，卿等所統軍隊，番漢混雜，在於善用，何必增加募兵？或説突騎施圍攻石城，是阿史那獻招來的；或説葛邏禄興兵，是郭虔瓘所阻止的結果。大將之間不和，小人得以逞凶，如何談得上建功？從前藺相如忍讓廉頗，寇恂不計較賈復，應各自豁達，最終聽從朕命。現賜帛二千段及其他珍貴器用，使察朕意。"郭虔瓘遵奉詔命。過了很久，死在軍中。朝廷任命張孝嵩爲安西副都護。

孝嵩，偉姿貌，及進士第，而慷慨好兵。在安西勸田訓士，府庫盈饒。徙太原尹，卒。以黄門侍郎杜暹代。

張孝嵩，儀表堂堂，考中進士，氣度豪邁愛好軍事。在安西鼓勵墾田訓練士兵，府庫充裕。轉任太原尹，去世。朝廷派黄門侍郎杜暹接替他。

郭知運

郭知運，字逢時，瓜州晋昌人。長七尺，猿臂虎口，以格鬥功累補秦州三度府果毅。從郭虔瓘破突厥有功，加右驍衛將軍，封介休縣公。

吐蕃將坌達延、乞力徐寇渭源，盗牧馬，詔知運與薛訥、王晙等相掎角，敗之。進階冠軍大將軍，兼臨洮軍使，封太原郡公，賜賚萬計。徙隴右諸軍節度大使、鄯州都督。突厥降户阿悉爛、跌跌思泰率衆叛，執單于副都護張知運，詔以朔方兵追擊，至黑山呼延谷敗之，虜棄仗走，取副都護還。詔知運兼隴右經略使，營柳城。開元五年，大破吐蕃，獻俘京師。明年，復出，將輕兵丙夜至九曲，獲精甲、名馬、犛牛甚衆。既獻獲，詔分賜文武五品以上清官及朝集使三品者。進兼鴻臚卿，攝御史中丞。六州胡康待賓反，率王晙討平之。拜左武衛大將軍，授一子官，賜金帛。九年，卒于軍，年五十五，贈

郭知運，字逢時，是瓜州晋昌縣人。身高七尺，長得猿臂虎口，因戰功多次補授爲秦州三度府果毅。跟隨郭虔瓘打敗突厥立有戰功，加授右驍衛將軍，封介休縣公。

吐蕃將坌達延、乞力徐侵犯渭源，搶劫監牧的馬匹，下詔命郭知運與薛訥、王晙等人相互策應，打敗了吐蕃軍隊。進階冠軍大將軍，兼臨洮軍使，封太原郡公，賞賜數以萬計。轉任隴右諸軍節度大使、鄯州都督。突厥降户阿悉爛、跌跌思泰率衆叛亂，拘捕單于副都護張知運，下詔郭知運率朔方軍追擊叛軍，追到黑山呼延谷，打敗了突厥叛軍，虜兵丢下兵器逃跑，郭知運找到副都護後回師。朝廷下詔命郭知運兼隴右經略使，在柳城駐營。開元五年，郭知運率兵大敗吐蕃軍，將俘虜獻到京城。第二年，又出兵，率輕兵三更時到達九曲襲擊敵虜，繳獲精甲、名馬、牦牛很多。將所繳獲的戰利品獻到朝廷，皇帝下詔分别賜給文武五品以上清貴官員以及三品朝集使。進兼鴻臚卿，代理御史中丞。六州胡康待賓反叛，郭知運率王晙討伐平定了叛亂。拜授左武衛大將軍，授任郭知運一子爲官，賜給金帛。

涼州都督。

知運屯西方，戎夷畏憚，與王君㚟功名略等，時號“王郭”。帝詔中書令張説紀其功於墓碑。上元中，配饗太公廟。永泰初，謚曰威。

子英傑、英乂。

郭英傑

英傑，字孟武，爲左衛將軍、幽州副總管。開元二十三年，長史薛楚玉遣英傑與裨將吴克勤、烏知義、羅守忠帥萬騎及奚衆討契丹，屯榆關。契丹酋長可突于拒戰都山下，奚衆貳，官軍不利，知義、守忠引麾下遁去，英傑、克勤力戰死。其下尚六千人，殊死戰，虜示以英傑首，終不屈，師遂殲。

郭英乂

英乂，字元武，以武勇有名河、隴間。累遷諸衛員外將軍。哥舒翰見之曰：“是當代吾節制者。”禄山亂，拜秦州都督、隴右采訪使。賊將高嵩擁兵入汧、隴，英乂僞勞之，且具饗，既而伏兵發，盡虜其衆。至德二年，加隴右節度使。召還，改羽林軍大將軍，掌衛兵。以喪去職。

史思明陷洛陽，謀掠陳、蔡，詔英乂統淮南節度兵。賊叩陜、虢，又改陜西節度、潼關防禦使。進御史大夫，兼神策軍節度使。代宗即位，以檢校户部尚書兼大夫。雍王率諸將討賊洛陽，留英乂殿于陜。東都平，權知留守。無檢御才，其麾下與朔方、回紇遂大掠都城及鄭、汝，環千里無居人。

以功實封三百户，召拜尚書右僕射，封定襄郡王。日驕蹇，爲侈汰。

九年，死在軍中，終年五十五歲，追贈涼州都督。

郭知運駐守西方，戎夷畏懼，與王君㚟的功名大體相等，當時號稱“王郭”。皇帝下詔命中書令張説爲他撰寫墓碑碑文，記載他的功勳。上元年間，配祭太公廟。永泰初年，定謚號威。

子名英傑、英乂。

郭英傑，字孟武，任左衛將軍、幽州副總管。開元二十三年，長史薛楚玉派郭英傑與副將吴克勤、烏知義、羅守忠率萬騎與奚人軍隊討伐契丹，駐守榆關。契丹酋長可突于在都山下抵抗，奚兵心持兩端，官軍失利，烏知義、羅守忠率部下逃跑，郭英傑、吴克勤力戰而死。部下尚有六千人，拼死搏鬥，虜兵拿出郭英傑的首級示衆，部下始終不肯投降，最終全軍覆没。

郭英乂，字元武，因勇武聞名於河、隴一帶。多次遷任爲諸衛員外將軍。哥舒翰見到他説：“你是應當接替我統率軍隊的人。”安禄山叛亂，郭英乂拜授爲秦州都督、隴右采訪使。賊將高嵩率兵侵入汧、隴一帶，郭英乂假裝前去慰勞，并備辦好食物，一會兒伏兵殺出，將賊兵全部俘虜。至德二年，加授隴右節度使。徵召返回京城，改任羽林軍大將軍，掌管衛兵。因親去世而離職。

史思明攻占洛陽，謀劃攻掠陳、蔡，朝廷下詔命郭英乂統率淮南節度使的軍隊。賊軍進逼陜、虢，郭英乂又改任陜西節度、潼關防禦使。升任御史大夫，兼神策軍節度使。代宗即位，郭英乂以檢校户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雍王率衆將到洛陽討伐叛賊，留下郭英乂在陜殿後。平定東都，郭英乂暫時代任留守。郭英乂缺乏控制統御軍隊的才能，他的部下與朔方、回紇軍隊一起大肆掠奪都城及鄭、汝一帶的財物，致使這一地區方圓千里没有人烟。

因功實封三百户，召入朝任尚書右僕射，封定襄郡王。他日益驕横，奢侈放縱。暗中投靠宰

陰事宰相元載以久其權。未幾，嚴武死成都，乃拜劍南節度使。自以有內主，故肆志無所憚。初，玄宗在蜀時舊宮爲道士祠，冶金作帝象，盡繪乘輿侍衛，每尹至，先拜祠，後視事。英乂愛其地勝選，輒壞繪像自居之，衆始不平。又教女伎乘驢擊球，鈿鞍寶勒及它服用，日無慮數萬費，以資倡樂。未嘗問民間事，爲政苛暴，人以目相謂。怨崔寧不己同也，出兵襲寧，不克。寧因人之怨，率麾下五千直擣成都。英乂拒戰，衆皆反戈內攻，乃奔簡州，次靈池，普州刺史韓澄斬首送寧，遂屠其家。

相元載以便鞏固自己的權位。不久，嚴武死在成都，於是拜授他爲劍南節度使。自以爲朝廷內有人作主，所以在外肆無忌憚。當初，玄宗在蜀時的舊宮成爲道士祠廟，用金鑄成帝像，廟內墻壁上繪滿了車駕侍衛圖，每屆府尹到任，都要先來拜謁祠廟，然後處理政事。郭英乂喜愛那個地方景致優美，就毀壞廟內的壁畫帝像自己住了進去，衆人內心開始不滿。郭英乂又教女伎騎驢打球，鞍勒裝飾珍寶，其他服用也很豪華，每天差不多花費數萬，用來供給倡伎樂工的費用。從不過問民間的疾苦，爲政繁苛殘暴，人們見面衹敢以目示意。郭英乂惱怒崔寧不順從自己，出兵襲擊崔寧，没有獲勝。崔寧利用人們的怨恨，率部下五千人直攻成都。郭英乂率兵抵抗，士兵都掉轉武器從內部攻打他，郭英乂於是逃往簡州，到達靈池時，普州刺史韓澄斬下他的首級送給崔寧，接着殺了他的全家。

王君㚟

王君㚟，字威明，瓜州常樂人。初事郭知運爲别奏，累功至右衛副率。知運卒，代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右羽林軍將軍，判涼州都督事。

開元十四年，吐蕃酋悉諾邏寇大斗拔谷，君㚟間其怠，率秦州都督張景順乘冰度青海襲破之。以功遷大將軍，封晋昌縣伯；拜其父壽爲少府監，聽不事。君㚟凱旋，玄宗宴君㚟及妻夏於廣達樓，賜金帛，夏亦自以戰功封武威郡夫人。俄而吐蕃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獻及壽，殺居人，取資糧，進攻玉門軍，使人誚君㚟曰："將軍常自以忠勇，今不一進戰，奈何?"君㚟登陴西向哭，兵不敢出。

初，涼州有回紇、契苾、思結、渾四部，世爲酋長。君㚟微時，數往來，爲所輕。及節度河西，回紇等頗鞅鞅，耻爲下。君㚟怒，數督過之。既怨望，潛遣人至東都言狀。君㚟間驛奏四部有叛謀，帝使中人即訊，回

王君㚟，字威明，是瓜州常樂縣人。最初奉事郭知運爲别奏，多次立功官至右衛副率。郭知運去世，接替他任河西隴右節度使、右羽林軍將軍、兼管涼州都督事。

開元十四年，吐蕃酋長悉諾邏侵犯大斗拔谷，王君㚟利用敵軍疏忽大意，率秦州都督張景順踏冰渡過青海攻擊打敗了敵虜。因功遷任大將軍，封晋昌縣伯，拜授其父王壽爲少府監，聽任他不必到職。王君㚟獲勝回朝，玄宗在廣達樓賜宴王君㚟及妻夏氏，賜給金帛，夏氏也因自己的戰功封爲武威郡夫人。不久吐蕃攻占瓜州，拘捕刺史田元獻及王壽，屠殺居民，搶劫資糧，進攻玉門軍，派人嘲笑王君㚟説："將軍自以爲忠勇，如今却根本不敢出戰，怎麼回事?"王君㚟登上城墻向西方哭泣，而不敢出兵。

當初，涼州有回紇、契苾、思結、渾四個部落，世代自有酋長。王君㚟没有顯達時，多次同他們往來，受他們的輕視。等到王君㚟任河西節度使，回紇等部落酋長十分沮喪，耻於聽命於他。王君㚟惱怒，經常指責他們的過失。此後産生怨恨，他們暗中派人到東都告狀。王君㚟從驛

紇不能自直。於是瀚海大都督回紇承宗流瀼州，渾大得流吉州，賀蘭都督契苾承明流藤州，盧山都督思結歸國流瓊州，而承宗黨瀚海州司馬護輸等益不平，思有以復怨。會吐蕃使間道走突厥，君㚟率騎到肅州掩取之，還至甘州，護輸狙兵發，奪君㚟節，殺左右親吏，剖其心，曰："是始謀者。"君㚟引帳下力戰，兵盡乃死。輸欲以尸奔吐蕃，追兵至，乃棄尸去。帝痛惜之，贈特進、荆州大都督。以喪還京師，官護其葬。詔張說刻文墓碑，帝自書以寵之。

路趕往朝廷奏告四部有叛亂的企圖，皇帝派宦官前去訊問，回紇使者不能爲自己辯解。於是朝廷將瀚海大都督回紇承宗流放到瀼州，渾大得流放到吉州，賀蘭都督契苾承明流放到藤州，將盧山都督思結歸國流放到瓊州，而回紇承宗的黨羽瀚海州司馬護輸等人更加憤憤不平，想方設法加以報復。適逢吐蕃使抄小道趕往突厥，王君㚟率騎兵到肅州襲擊抓獲了他，回到甘州，護輸設下的伏兵殺出，奪走了王君㚟的符節，殺死了王君㚟身邊的親信屬吏，剖開他們的心，説："這些人是首謀。"王君㚟率領部下拼力交戰，兵盡而死。護輸打算帶上他的尸首逃往吐蕃，後面的追兵趕到了，於是丢下他的尸首逃去。皇帝痛惜他的被殺，追贈特進、荆州大都督。將遺體運回京師，由官府負責料理他的喪事。下詔命張説撰寫碑文，皇帝親自書寫，以示褒獎恩寵。

始，吐蕃寇瓜州，分遣莽布支攻常樂，令賈師順乘城守。俄而瓜州陷，悉諾邏并兵攻之。數日，虜衆有姻家在城中，使夜見師順曰："州已失守，虜悉衆來，孤城渠可久，不早降以全噍類乎?"師順曰："吾受天子命守此，義不可下賊。"數日，又説師順曰："明府不降，吾衆且還，宜有以贈我。"師順請脱士卒衣襦。悉諾邏知無有，乃夜徹營去，毁瓜州城。師順開門收器械，復完守備。吐蕃果使精騎還襲，見有備，乃去。以功遷鄯州都督、隴右節度使。師順，岐州人，終左領軍將軍。

當初，吐蕃侵犯瓜州，分派莽布支進攻常樂，朝廷命賈師順據城而守。不久瓜州被攻占，悉諾邏合兵攻打常樂。過了幾天，虜軍中有姻親之家在城中，吐蕃派他在夜間來見賈師順説："瓜州已失守，虜人率全部人馬來攻此城，孤城怎麼可以長守，何不早些投降來保全全城的生命呢?"賈師順説："我奉天子之命守衛此城，義不可以降賊。"又過了幾天，那人又來勸賈師順説："明府不投降，我軍將退兵，對我應有所饋贈。"賈師順請求脱下士兵短袍送給他。悉諾邏知道無物可取，就乘夜撤掉營壘離去，摧毁了瓜州城。賈師順打開城門收拾器械，重新充實了守備。吐蕃果然派精兵返回襲擊，發現已有防備，衹得離去。賈師順因功遷任鄯州都督、隴右節度使。賈師順是岐州人，死時官任左領軍將軍。

張守珪

張守珪，陝州河北人。姿幹瑰壯，慷慨尚節義，善騎射。以平樂府别將從郭虔瓘守北庭。突厥侵輪臺，遣守珪往援，中道逢賊，苦戰，斬首千餘級，禽頡斤一人。開元初，虜復攻北庭，守珪從儳道奏事京師，因上書言利害，請引兵出蒲昌、輪臺夾擊

張守珪，是陝州河北縣人。身軀魁偉，爲人豪邁崇尚節義，善於騎射。以平樂府别將跟隨郭虔瓘守衛北庭。突厥入侵輪臺，郭虔瓘派張守珪率兵前往救援，途中遭遇賊軍，張守珪率兵苦戰，斬殺一千多首級，生擒頡斤一人。開元初年，虜人再次進攻北庭，張守珪抄捷徑到京師奏事，因而上書談論利弊，請求率兵從蒲昌、輪臺

賊。再遷幽州良杜府果毅。時盧齊卿爲刺史，器之，引與共榻坐，謂曰："不十年，子當節度是州，爲國重將，願以子孫托，可僚屬相期邪?"稍遷建康軍使。

王君㚟死，河西震懼，詔以守珪爲瓜州刺史、墨離軍使，督餘衆完故城。版築方立，虜奄至，衆失色，守珪曰："創痍之餘，詎可矢石相確，須權以勝之。"遂置酒城上，會諸將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引去，守珪縱兵擊敗之。於是修復位署，招流冗使復業。有詔以瓜州爲都督府，即詔守珪爲都督。州地沙堉不可蓺，常潴雪水溉田。是時，渠堨爲虜毁，材木無所出。守珪密禱于神，一昔水暴至，大木數千章塞流下，因取之，修復堰防，耕者如舊，州人神之，刻石紀事。遷鄯州刺史、隴右節度使。徙幽州長史、河北節度副大使。俄加采訪處置等使。

契丹、奚連年梗邊，牙官可突于，胡有謀者，前長史趙含章、薛楚玉等不能制，守珪至，每戰輒勝，虜遂大敗。帝喜，詔有司告九廟。契丹酋屈刺及突于恐懼，乃遣使詐降。守珪得其情，遣右衛騎曹王悔詣部計事，屈刺無降意，徙帳稍西北，密引突厥衆將殺悔以叛。契丹别帥李過折與突于争權不叶，悔因間誘之，夜斬屈刺及突于，盡滅其黨，以衆降。守珪次紫蒙川，大閲軍實，賞將士，傳屈刺、突于首於東都。

二十三年，入見天子，會藉田畢，即酺燕爲守珪飲至，帝賦詩寵之。加拜輔國大將軍、右羽林大將軍，賜金綵，授二子官，詔立碑紀功。

出發夾攻賊軍。二次遷任爲幽州良杜府果毅。當時盧齊卿任刺史，很器重他，拉他同坐榻上，對他説："不過十年，你當統率此州，成爲國家的大將，希望將子孫托付給你，怎能以僚屬來看待你呢?"逐漸遷任爲建康軍使。

王君㚟戰死，河西一帶震驚恐懼，下詔任命張守珪爲瓜州刺史、墨離軍使，督率餘部修繕故城。築城的板築剛剛搭起，虜兵忽然來到，衆人驚慌失色，張守珪説："創傷之後，怎可用箭石對抗，需要用權謀戰勝他們。"於是在城墻上設酒，聚集衆將作樂。虜人懷疑有防備，不敢進攻，退去，張守珪發兵追擊打敗了他們。於是修復官署，招撫流散百姓令他們恢復舊業。朝廷有詔在瓜州設置都督府，隨即下詔任命張守珪爲都督。瓜州土地多沙貧瘠不能種植，以往曾儲存雪水灌溉田地。這時，渠壩被虜人毁壞，修復没有木材。張守珪暗中向神祈禱，一天洪水突來，大樹數千根順流而至，因而獲得木材，修復堤堰，恢復耕作，州人認爲他有神通，刻石記載此事。升任鄯州刺史、隴右節度使。轉任幽州長史、河北節度副大使。不久加授河北采訪處置等使。

契丹、奚連年侵擾邊境，牙官可突于，是胡人中有謀略者，前任長史趙含章、薛楚玉等人不能制服，張守珪到任，每次交戰都能取勝，虜人因此大敗。皇帝很高興，下詔有關部門祭告九廟。契丹酋長屈刺及可突于恐懼，於是派使者前來詐降。張守珪得知内情，派右衛騎曹王悔到虜軍中議事，屈刺没有歸降的意思，將軍營逐漸遷往西北，暗中勾結突厥兵衆準備殺死王悔反叛。契丹别帥李過折與可突于争權不和，王悔乘機勸誘他，夜晚斬殺了屈刺及可突于，并消滅了他們的全部黨羽，率衆兵歸降。張守珪率兵進駐紫蒙川，大規模演習軍隊，犒賞將士，將屈刺、可突于的首級傳到東都。

二十三年，張守珪入朝拜見天子，適逢天子舉行藉田儀式完畢，就設宴又爲張守珪舉行飲至之禮，皇帝賦詩表示對他的恩寵。加拜輔國大將軍、右羽林大將軍，賜給金綵，授二子爲官，下詔爲他立碑記功。

久之，復討契丹餘黨于捺禄山，鹵獲不訾。會裨將趙堪、白真陀羅等强使平盧軍使烏知義度湟水邀叛奚，且蹂其稼，知義辭不往，真陀羅矯詔脅之。知義與虜鬥，不勝，還。守珪匿其敗，但上克獲狀。事頗泄，帝遣謁者牛仙童按實，守珪逼真陀羅自殺，厚賂使者，還奏如狀。後仙童以贓敗，事逮守珪，以功貶括州刺史，疽發背死。子獻誠。

過了很久，張守珪又在捺禄山討伐契丹殘餘黨徒，繳獲不可計數。適逢偏將趙堪、白真陀羅等强逼平盧軍使烏知義渡過湟水截擊反叛的奚人，并踐踏他們的莊稼，烏知義拒絕不肯前往，白真陀羅假藉詔命脅迫他。烏知義出兵與虜兵交戰，没有取勝，返回。張守珪隱瞞失敗的真相，却奏報獲勝情况。事情略有泄露，皇帝派謁者牛仙童前去追查實情，張守珪强逼白真陀羅自殺，拿出大量財物賄賂使者，使者的回奏同從前所上奏狀一樣。後來牛仙童因貪贓而身敗，事情牽連到張守珪，朝廷因他立有戰功而衹是將他貶爲括州刺史，張守珪因背部生毒瘡而死。子名獻誠。

張獻誠　張獻恭　張煦

獻誠，天寶末，陷安禄山，授僞署。後事史思明，將兵數萬守汴州。東都平，史朝義走還汴，獻誠不内，籍所統兵以州降。詔即拜汴州刺史，封南陽郡公。改寶應軍左厢兵馬使，更封鄧國公。既來朝，代宗禮賜尤渥。擢山南西道節度使，討南山劇賊高玉，禽之。俄兼劍南東川節度。時崔旰殺郭英乂，獻誠率衆戰梓州，大敗。大曆三年，以疾歸京師，舉其弟獻恭自代。以檢校户部尚書知省事，病甚，固乞辭位，卒。

張獻誠，天寶末年，身陷安禄山之手，被授任僞官。後來奉事史思明，率兵數萬守衛汴州。東都平定後，史朝義逃往汴州，張獻誠關閉城門不讓他進城，以所統士兵及州城歸降朝廷。朝廷隨即下詔拜授他爲汴州刺史，封南陽郡公。改任寶應軍左厢兵馬使，又封爲鄧國公。入朝，代宗對他禮待賞賜特别優厚。升任山南西道節度使，討伐南山大賊高玉，生擒了他。不久兼任劍南東川節度使。當時崔旰攻殺郭英乂，張獻誠率軍在梓州交戰，大敗。大曆三年，張獻誠因病返回京城，推舉其弟張獻恭接替自己。以張獻誠爲檢校户部尚書知省事，病重，上表堅决請求辭官，去世。

始，獻誠喜功名，爲政寬裕，有機略，隨方制變，而簡廉不逮於父。

當初，張獻誠喜愛功名，爲政寬容，富於謀略，能隨機應變，但寬簡廉潔比不上其父。

從弟獻恭，數有軍功，以右羽林軍代爲節度使。大曆末，破吐蕃於岷州。久之，拜東都留守，累遷檢校吏部尚書。德宗欲徙盧杞爲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上還詔書，苦争。獻恭見帝曰："高所奏宜聽。"帝不答。復前曰："高乃陛下良臣，當優異之。"上遂不徙杞。世咨其不橈。

張獻誠的堂弟名獻恭，多次立有戰功，由右羽林軍將代任節度使。大曆末年，率兵在岷州打敗吐蕃軍隊。過了很久，任東都留守，多次遷任爲檢校吏部尚書。德宗打算改任盧杞爲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上奏退還詔書，苦苦相争。張獻恭入宫拜見皇帝説："袁高的奏請應該聽從。"皇帝没有回答。張獻恭又上前説道："袁高是陛下的良臣，應當優待他。"皇上於是没有改任盧杞。世人贊嘆他的正直。

子煦，積閥亦至夏州節度使。元和八年，振武軍逐節度使李進賢，屠

子名煦，屢立戰功也官至夏州節度使。元和八年，振武軍驅逐節度使李進賢，殺了他的全家

其家及判官嚴澈。憲宗怒，詔煦以本軍進討，許以便宜，賜縑三萬爲軍資，河東王鍔遣兵五千爲援。煦入，捕亂卒蘇國珍等數百人，誅之。卒，贈太子太保。

及判官嚴澈。憲宗震怒，下詔命張煦率本軍進兵討伐，并准許他相機行事，賜給縑三萬匹作爲軍用，河東王鍔派兵五千作爲援助。張煦進入叛軍，逮捕亂兵蘇國珍等數百人，殺了他們。去世，追贈太子太保。

張獻甫

獻誠從弟獻甫，以軍功試光禄卿、殿中監，從河中節度使賈耽討梁崇義有勞。德宗西幸，又從渾瑊討朱泚，戰多，累遷至金吾將軍、檢校工部尚書。李懷光叛，吐蕃盜邊，獻甫領禁兵戍咸陽累年，兵農悦安。

貞元四年，代韓游瓌領邠寧節度使。邠寧軍素驕，憚獻甫嚴，因游瓌去，遂縱掠，邀范希朝爲帥。都將楊朝晟誅首亂者，獻甫乃得入。於是斷山浚塹，選岩要地築烽堡。請復鹽州及洪門、洛原鎮屯兵，詔可。獻甫遣兵馬使魏茪逐吐蕃，築鹽、夏二城，虜衆畏，不敢入寇。十二年，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卒，贈司空。

張獻誠的堂弟張獻甫，因軍功任試光禄卿、殿中監，跟隨河中節度使賈耽討伐梁崇義有功。德宗西幸，又跟隨渾瑊討伐朱泚，屢立戰功，多次遷任官至金吾將軍、檢校工部尚書。李懷光反叛，吐蕃侵犯邊境，張獻甫連年率領禁軍戍守咸陽，兵民安居樂業。

貞元四年，接替韓游瓌領邠寧節度使。邠寧軍士一向驕縱，畏懼張獻甫的威嚴，乘韓游瓌離職之際，乘機放縱搶掠，并邀范希朝任節度使。都將楊朝晟誅殺帶頭鬧事者，張獻甫纔得以進入軍中。接着劈山疏通城壕，選擇險要之地修築烽燧堡障。奏請恢復在鹽州及洪門、洛原鎮駐兵，下詔同意。張獻甫派兵馬使魏茪驅逐吐蕃軍隊，修築鹽、夏二城，虜兵畏懼，不敢入侵。十二年，加授檢校尚書左僕射。去世，追贈司空。

王忠嗣

王忠嗣，華州鄭人。父海賓，太子右衛率、豐安軍使。開元二年，吐蕃寇隴右，詔隴右防禦使薛訥率杜賓客、郭知運、王晙、安思順禦之。以海賓爲先鋒，戰武階，追北至壕口，殺其衆。進戰長城堡，諸將媢其功，按兵顧望，海賓戰死，大軍乘之，斬賊萬七千級，獲馬七萬、牛羊四十萬。玄宗憐其忠，贈左金吾大將軍。

忠嗣時年九歲，始名訓，授尚輦奉御。入見帝，伏地號泣，帝撫之曰："此去病孤也，須壯而將之。"更賜今名，養禁中。肅宗爲忠王，帝使與游。及長，雄毅寡言，有武略，上與論兵，應對蜂起，帝器之，曰："後日爾爲良將。"試守代州别駕，大

王忠嗣，是華州鄭縣人。父名海賓，任太子右衛率、豐安軍使。開元二年，吐蕃侵犯隴右，下詔命隴右防禦使薛訥率杜賓客、郭知運、王晙、安思順抵禦。薛訥派王海賓爲先鋒，到武階與吐蕃兵交戰，王海賓追擊敗軍到達壕口，斬殺了吐蕃兵衆。進攻長城堡，衆將嫉妒他的戰功，按兵觀望，王海賓戰死，大軍乘機進攻，斬殺賊軍一萬七千首級，繳獲戰馬七萬匹、牛羊四十萬頭。玄宗憐惜他的忠誠，追贈左金吾大將軍。

王忠嗣九歲時原名訓，授任尚輦奉御。入宫拜見皇帝，伏地大哭，皇帝安慰他説："這是霍去病的遺孤，等到年壯而拜爲將。"改賜現名，收養在宫中。肅宗爲忠王時，皇帝叫他與王忠嗣交往。等到長大，爲人勇猛剛毅寡言少語，富於用兵的謀略，皇上與他談論兵法，王忠嗣對答如流，皇帝很器重他，説："將來你會成爲良將。"

猾閉門自斂，不敢干法。數以輕騎出塞，忠王言於帝曰："忠嗣敢鬥，恐亡之。"由是召還。

信安王禕在河東，蕭嵩出河西，數引爲麾下。帝以其年少，有復仇志，詔不得特將。嵩入朝，忠嗣曰："從公三年，無以歸報天子。"乃請精鋭數百襲虜。會贊普大酋閲武鬱標川，其下欲還，忠嗣不從，提刀略陣，斬數千人，獲羊馬萬計。嵩上其功，帝大悦。累遷左威衛將軍、代北都督，封清源縣男。與皇甫惟明輕重不得，構忠嗣罪，貶東陽府左果毅。

河西節度使杜希望欲取吐蕃新城，有言忠嗣才者，希望以聞，詔追赴河西，進拔其城。忠嗣録多，授左威衛郎將，專知兵馬。俄吐蕃大出，欲取當新城，晨壓官軍陣，衆不敵，舉軍皆恐。忠嗣單馬進，左右馳突，獨殺數百人，賊衆囂相蹂，軍衺翼掩之，虜大敗。拜左金吾衛將軍，領河東節度副使、大同軍使，尋爲節度使。二十九年，節度朔方，兼靈州都督。

天寶元年，北討奚怒皆，戰桑乾河，三遇三克，耀武漠北，高會而還。時突厥新有難，忠嗣進軍磧口經略之。烏蘇米施可汗請降，忠嗣以其方强，特文降耳，乃營木剌、蘭山，諜虚實。因上平戎十八策，縱反間於拔悉密與葛邏禄、回紇三部，攻多羅斯城，涉昆水，斬米施可汗，築大同、静邊二城，徙清塞、横野軍實之，并受降、振武爲一城，自是虜不敢盗塞。徙河東節度使，進封縣公。

讓他試守代州別駕，大姓豪强關閉門户收斂行迹，不敢犯法。王忠嗣經常率輕騎出塞，忠王禀告皇帝説："王忠嗣勇於戰鬥，恐怕損失了他。"因此將他召回。

信安王李禕在河東，蕭嵩出河西，多次引薦王忠嗣爲自己的部下。皇帝因他年輕，心懷爲父復仇的意願，下詔不可以任爲重將。蕭嵩入朝，王忠嗣説："跟隨公已經三年，没有什麽回報天子。"於是請求率精兵數百襲擊敵虜。適逢吐蕃贊普大酋在鬱標川練兵，部下想要返回，王忠嗣不聽，提刀衝入敵陣，斬殺數千人，繳獲羊馬數以萬計。蕭嵩向朝廷奏報他的戰功，皇帝非常高興。多次遷任爲左威衛將軍、代北都督，封清源縣男。與皇甫惟明互争高低，皇甫惟明誣陷他有罪，貶爲東陽府左果毅。

河西節度使杜希望想攻取吐蕃新城，有人提議説王忠嗣富於才幹，杜希望奏請朝廷，朝廷下詔追召他趕赴河西，進軍攻取了吐蕃新城。王忠嗣功多，授任左威衛郎將，專知兵馬。不久吐蕃大舉出兵，準備報復新城之敗，早晨逼近官軍陣地，士兵不能抵擋，全軍都很恐懼。王忠嗣單騎挺進敵陣，左衝右突，一人殺死數百人，賊軍慌亂中相互踐踏，官軍從側翼襲擊虜人，虜軍大敗。拜授左金吾衛將軍，領河東節度副使、大同軍使，不久任河東節度使。二十九年，任朔方節度使，兼靈州都督。

天寶元年，王忠嗣率兵北上討伐奚怒皆，兩軍在桑乾河交戰，官軍三戰三捷，在漠北炫耀武力，大設宴會而歸。當時突厥剛剛發生内亂，王忠嗣進軍到磧口籌劃謀取突厥。烏蘇米施可汗請求投降，王忠嗣考慮到他的勢力還很强大，現在衹是假意投降而已，於是在木剌、蘭山一帶駐營，以便探聽他的虚實。乘機向朝廷獻上平戎十八策，在拔悉密與葛邏禄、回紇三個部落間施展離間計，進攻多羅斯城，渡過昆水，斬殺了烏蘇米施可汗，修築大同、静邊二城，調發清塞、横野軍充實那裏，將受降、振武二軍鎮合并爲一城，從此虜人不敢侵犯邊塞。轉任河東節度使，進封縣公。

忠嗣本負勇敢，及爲將，乃能持重安邊，不生事，嘗曰："平世爲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故訓練士馬，隨缺繕補。有漆弓百五十斤，每弢之，示無所用。軍中士氣盛，日夜思戰，忠嗣縱諜間，伺虜隙，時時出奇兵襲敵，所向無不克，故士亦樂爲用。軍每出，召屬長付以兵，使授士卒，雖弓矢亦志姓名其上。軍還，遺弦亡鏃，皆按名第罪。以是部下人自勸，器甲充牣。自朔方至雲中袤數千里，據要險築城堡，斥地甚遠。自張仁亶後四十餘年，忠嗣繼其功。

王忠嗣當初倚仗勇敢，到任將後，却能持重安定邊界，不生事端，曾說："和平之世爲將，不過安撫衆人而已。我不想竭盡中原之力來求取功名。"因此訓練士兵戰馬，隨缺隨補。王忠嗣有張漆弓重一百五十斤，經常將它藏起來，表示没有什麽用途。軍中士氣旺盛，每天想着打仗，王忠嗣派間諜，窺視虜人的薄弱之處，時常出奇兵襲擊敵人，所向無不獲勝，所以士兵也樂意爲他所用。軍隊每次出發，王忠嗣召集所屬部將將兵器交給他們，并叫他們授給士兵，即使是弓箭也在上面記上姓名，士兵出戰返回，如果丢失弓箭，都按姓名治罪。因此部下人人自勵，兵器充實。從朔方到雲中廣袤數千里，依據險要修築城堡，開拓土地很遠。從張仁亶以後已四十多年，王忠嗣繼續了他的功業。

俄爲河西、隴右節度使，權朔方、河東節度，佩四將印，勁兵重地，控制萬里，近世未有也。又授一子五品官。後數出戰青海、積石，虜輒奔破。又討吐谷渾於墨離，平其國。乃固讓朔方、河東二節度，許之。

不久任河西、隴右節度使，暫代朔方、河東節度使，佩帶四將印，擁有强兵重地，統轄萬里，爲近代所没有。朝廷又授他一子爲五品官。後來王忠嗣多次出戰青海、積石，虜人遇見往往敗逃。又前往墨離討伐吐谷渾，滅了他們的國家。於是上表堅決辭讓朔方、河東二節度使，朝廷同意了。

帝方事石堡城，詔問攻取計，忠嗣奏言："吐蕃舉國守之，若頓兵堅城下，費士數萬，然後可圖，恐所得不讎所失，請厲兵馬，待釁取之。"帝意不快。而李林甫尤忌其功，日鉤摭過咎。會董延光建言請下石堡，詔忠嗣分兵應接，忠嗣不得已爲出軍，而士無賞格，延光不悦。河西兵馬使李光弼入説曰："大夫愛惜士卒，有拒延光心，雖名受詔，實奪其謀。然大夫已付萬衆，而不立重賞，何以賈士勇？且大夫惜數萬段賜，以啓讒口，有如不捷，歸罪大夫，大夫先受禍矣。"忠嗣曰："吾固審得一城不足制敵，失之未害於國。吾忍以數萬人命易一官哉！明日見責，不失一金吾、羽林將軍，歸宿衛；不者，黔中

皇帝當時正謀取石堡城，下詔詢問攻取的計策，王忠嗣上奏說："吐蕃傾全國之力守衛此城，如果在堅固的城下駐兵，動用數萬士兵，然後纔可以奪取，恐怕所得不能抵償所失，請整頓兵馬，伺機而奪取。"皇帝内心很不高興。而李林甫尤其忌妒他的功勞，時時搜羅他的過失。適逢董延光建議請求攻克石堡城，下詔命王忠嗣分兵接應，王忠嗣不得已而出兵，但對士兵没有懸賞，董延光很不高興。河西兵馬使李光弼來到軍中勸説王忠嗣說："大夫愛惜士卒，有抗拒董延光之心，雖名義上奉詔，但實際却想改變他的謀略。然而大夫已將上萬人的軍隊交給了他，却不設重賞，憑什麽提高士兵的勇氣？況且大夫吝惜數萬段賜物，爲讒言留下缺口，如果不能取勝，將歸罪於大夫，大夫將會首先受禍啊。"王忠嗣說："我本來考慮的是得到一城不足以制服敵人，失掉了它也不會有害於國家。我怎能忍心拿數萬

上佐耳。"光弼謝曰："大夫乃行古人事，光弼又何言！"趨而出。延光過期不克，果訴忠嗣沮兵。又安禄山城雄武，扼飛狐塞，謀亂，請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至，不見禄山而還。數上言禄山且亂，林甫益惡之，陰使人誣告"忠嗣嘗養宫中，云吾欲奉太子"。帝怒，召入付三司訊驗，罪應死。哥舒翰方有寵，白上，請以官爵贖忠嗣罪，帝意解，貶漢陽太守。久之，徙漢東郡，卒，年四十五。後翰引兵攻石堡，拔之，死亡略盡，如忠嗣言。故當世號爲名將。

人的性命换取一個官職呢！往後即使受到責罰，不過就是當一個金吾、羽林將軍，返回宿衛京師；再不然的話，也不過貶爲一名黔中上佐而已。"李光弼道歉説："大夫是行古人遺事，我李光弼又有什麽可説的呢！"就急步退出。董延光過期不能取勝，果然上訴朝廷説王忠嗣延誤用兵。再加上安禄山在雄武築城，控制了飛狐塞，圖謀反叛，請求王忠嗣發兵援助，實際想乘機扣留他的士兵；王忠嗣提前到達，没有見到安禄山而返回。王忠嗣多次上書説安禄山將要作亂，李林甫更加嫉恨他，暗中派人誣告他説："王忠嗣曾收養在宫中，説想奉太子即位。"皇帝發怒，召他入朝將他交付三司訊問追查，罪當處死。當時哥舒翰正受恩寵，禀告皇上，請求用自己的官爵爲王忠嗣贖罪，皇帝的怨怒得以緩解，將他貶爲漢陽太守。過了很久，轉任漢東郡太守。去世，終年四十五歲。後來哥舒翰率兵攻打石堡城，攻占了它，但士兵幾乎全部戰死，正如王忠嗣所説的。因此當代人稱他爲名將。

初，在朔方，至互市，輒高償馬直，諸蕃爭來市，故蕃馬寖少，唐軍精。及鎮河、隴，又請徙朔方、河東九千騎以實軍。迄天寶末，益滋息。寶應元年，追贈兵部尚書。

當初，王忠嗣在朔方，到互市時往往用高價收買馬匹，衆番爭相前來賣馬，因此番地的馬逐漸減少，而唐的軍馬逐漸精良。等到王忠嗣任河、隴節度使，又請求徵調朔方、河東九千匹馬來充實軍隊。到天寶末年，戰馬繁殖更多。寶應元年，追贈王忠嗣爲兵部尚書。

贊曰：以忠嗣之才，戰必破，攻必克，策石堡之得不當所亡，高馬直以空虜資，論禄山亂有萌，可謂深謀矣。然不能自免於讒，卒死放地。自古忠賢，工謀於國則拙於身，多矣，可勝咤哉！

贊曰：以王忠嗣的才能，戰必勝，攻必克，獻策説攻取石堡城所得不抵所失，抬高馬價來耗空虜軍實力，奏論安禄山叛亂有前兆，可稱之爲深謀遠慮的人啊。但不能自免於讒言，最終死在流放之地。古來忠賢，善於謀劃國事而不善於謀劃自身，太多了，實在令人感慨啊！

牛仙客

牛仙客，涇州鶉觚人。初爲縣小史，令傅文静器之。會爲隴右營田使，引與計事，積功遷洮州司馬。河西節度使王君㚟召爲判官。君㚟死，仙客獨得免。蕭嵩代節度，復委以軍政。仙客清勤不懈，接士大夫以信。及嵩還執政，因薦之。稍遷太僕少

牛仙客，是涇州鶉觚縣人。最初任縣吏，縣令傅文静器重他。適逢傅文静任隴右營田使，召他參與議事，屢立功勞遷任洮州司馬。河西節度使王君㚟徵用他任判官。王君㚟戰死，牛仙客隻身獲免。蕭嵩代王君㚟任節度使，又將軍政交付於他。牛仙客爲官清廉勤勉從不懈息，以信義對待士大夫。等到蕭嵩回朝執政，乘機推薦了

卿，判涼州別駕，知節度留後事，俄爲節度使。開元二十四年，代信安王禕爲朔方行軍大總管。

始在河西，嗇事省用，倉庫積巨萬，器械犀鋭。崔希逸代之，即以聞。帝令刑部員外郎張利馳傳覆視，如狀。帝悦，將用爲尚書，宰相張九齡持不可，乃封隴西郡公，實封户二百。李林甫探知帝旨，稱其材。會九齡罷，故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知門下事，遥領河東節度副大使。

爲相謹身無它，與時沈浮，唯唯恭愿。前後錫與，緘庋不敢用。百司諮决，無所處可，輒曰："如令式。"帝既用仙客，知時議不歸，乘間以問高力士，力士曰："仙客本胥史，非宰相器。"帝忿然曰："朕且用康珸!"蓋恚言也。有爲珸言者，珸以爲實，喜甚。久之，封豳國公，加左相。卒，贈尚書右丞相，謚曰貞簡。

他。逐漸遷任爲太僕少卿，判涼州別駕，知節度留後事，不久任節度使。開元二十四年，接替信安王李禕任朔方行軍大總管。

當初在河西，牛仙客節省費用，倉庫積蓄達巨萬，器械精良。崔希逸接替他時，當即奏報了朝廷。皇帝派刑部員外郎張利從驛路趕去覆查核實，果然如表狀中所稱。皇帝很高興，準備任用爲尚書，宰相張九齡堅持不同意，於是封爲隴西郡公，食實封二百户。李林甫探知皇帝旨意後，稱贊他的才能。時逢張九齡罷相，因而牛仙客得以任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知門下省事，遥領河東節度副大使。

任相除謹慎小心之外没有其他建樹，隨波逐流，唯唯諾諾一味順從。前後賜給的物品，都封存起來不敢動用。百官向他請示裁决，不作任何決斷，總是説："依照令式。"皇帝任用牛仙客之後，知道輿論并不贊同，一次閑時就詢問高力士，高力士説："牛仙客原是小吏，不是任宰相的才器。"皇帝忿然説道："朕將任用康珸！"這是一時氣頭上的話。有人説給康珸，康珸信以爲真，十分高興。過了很久，牛仙客被封爲豳國公，加授左相。死去，追贈尚書右丞相，謚號叫貞簡。

唐書卷一百三十四

列傳第五十九

宇文韋楊王列傳

宇文融　宇文審

宇文融，京兆萬年人，隋平昌公弢裔孫。祖節，明法令，貞觀中，爲尚書右丞，謹幹自將。江夏王道宗以事請節，節以聞，太宗喜，賚絹二百，勞之曰："朕比不置左右僕射，正以公在省耳。"永徽初，遷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代于志寧爲侍中。坐房遺愛友善，貶桂州，卒。

融明辯，長於吏治。開元初，調富平主簿。源乾曜、孟温繼爲京兆，賢其人，厚爲禮。時天下户版刓隱，人多去本籍，浮食閭里，詭脱繇賦，豪弱相并，州縣莫能制。融由監察御史陳便宜，請校天下籍，收匿户羡田佐用度。玄宗以融爲覆田勸農使，鈎檢帳符，得僞勳亡丁甚衆。擢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融乃奏慕容琦、韋洽、裴寬、班景倩、庫狄履温、賈晋等二十九人爲勸農判官，假御史，分按州縣，括正丘畝，招徠户口而分業之。又兼租地安輯户口使。於是諸道收没户八十萬，田亦稱是。歲終，羡錢數百萬緡。帝悦，引拜御史中丞。然吏下希望融旨，不能無擾，張空最，務多其獲，而流客頗脱不止。初，議者以生事，沮詰百端，而帝意向之，宰相源乾曜等佐其舉。又集群

宇文融，是京兆萬年人，隋平昌公宇文弢的後代。祖名節，通曉法令，貞觀年間，任尚書右丞，謹慎幹練潔身自好。江夏王李道宗因事向宇文節求請，宇文節奏報，太宗很高興，賜給他絹二百匹，慰勞他説："朕近來不設左右僕射，正因爲公在尚書省啊。"永徽初年，遷任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接替于志寧任侍中。因與房遺愛友善而獲罪，貶往桂州，去世。

宇文融明達善辯，擅長屬官治事之道。開元初年，調任富平縣主簿。源乾曜、孟温相繼任京兆尹，稱贊他賢能，以厚禮相待。當時天下户籍缺漏隱匿，人們大多離開原籍，四處混飯，逃避徭役賦税，强弱兼并，州縣不能制止。宇文融以監察御史進奏對策，請求查實天下户籍，没收隱户和没有申報的土地以增加財用。玄宗任命宇文融爲覆田勸農使，檢查賬簿虚實，查出很多假冒功勛及逃亡人丁。升任兵部員外郎，兼任侍御史。宇文融於是奏請慕容琦、韋洽、裴寬、班景倩、庫狄履温、賈晋等二十九人爲勸農判官，以御史名義，分别查驗州縣，核檢訂正田畝，招集流亡人户而分給他們去耕種。又兼任租地安輯户口使。當時各道查出逃亡人户達八十萬，田地也差不多有這麽多。年底，增收的錢達數百萬貫。皇帝很高興，召見他拜授爲御史中丞。但下官一味奉迎宇文融的旨意，不能做到不騷擾百姓，并極力虚報數字，務求增加收獲，而流户大量逃脱不能禁止。當初，議者認爲没收田地核查户口是

臣大議，公卿雷同不敢異，唯户部侍郎楊瑒以爲籍外取税，百姓困弊，得不酬失。瑒坐左遷。融乃自請馳傳行天下，事無巨細，先上勸農使，而後上臺省，臺省須其意，乃行下。融所過，見高年，宣天子恩旨，百姓至有感涕者。使還言狀，帝乃下詔："以客賦所在，并建常平倉，益貯九穀，權發斂；官司勸作農社，使貧富相恤。凡農月，州縣常務一切罷省，使趨刈穫。流亡新歸，十道各分官屬存撫，使遂厥功。復業已定，州縣季一申牒，不須挾名。"

滋生事端，百般反對詰難，但皇帝一心向着他，宰相源乾曜等人支持他的舉動。皇帝又召集群臣廣泛商議，公卿附和不敢提出異議，衹有户部侍郎楊瑒認爲在户籍以外收税，會導致百姓貧困破産，得不償失。楊瑒因此獲罪而被貶官。宇文融於是請求親自從驛路巡行天下，事不分大小，先上報勸農使，然後再上報臺省，臺省官吏等待他的旨意，纔下達實行。宇文融經過的地方，見到年紀大的，就宣傳天子的恩旨，以至有的百姓因感激而流淚。宇文融出使返回朝廷奏報情況，皇帝於是下詔説："各地徵收的客户賦税，在當地設立常平倉，增加各種穀物的儲備，根據情況買進和賣出；官府鼓勵設置農社，使貧富相互救濟。凡在農忙季節，州縣一般事務全部停止，促使他們投入收割。流亡新歸的農户，十道各自分派官吏慰問安撫，使他們安居樂業。待已恢復完成舊業，州縣每季申報一次情况，不得隱瞞。"

中書令張説素惡融，融每建白，説輒引大體廷争。融揣説不善，欲先事中傷之。張九齡謂説曰："融新用事，辯給多詐，公不可以忽。"説曰："狗鼠何能爲！"會帝封太山還，融以選限薄冬，請分吏部爲十銓。有詔融與禮部尚書蘇頲、刑部尚書韋抗、工部尚書盧從愿、右散騎常侍徐堅、蒲州刺史崔琳、魏州刺史崔沔、荆州長史韋虚心、鄭州刺史賈曾、懷州刺史王丘分總，而不得參事，一决於上。融奏選事，説屢却之，融怒，乃與御史大夫崔隱甫等廷劾説引術士解禱及受賕，説由是罷宰相。融畏説且復用，訾詆不已。帝疾其黨，詔説致仕，放隱甫于家，出融爲魏州刺史。

中書令張説一向厭惡宇文融，每當宇文融有所建議，張説總是援引大道理在朝廷上與他争辯。宇文融猜想張説對自己没有好感，打算率先找事中傷他。張九齡對張説説："宇文融最近得勢，能言善辯詭計多端，公不可以忽視。"張説回答説："狗鼠之輩能有什麽作爲！"適逢皇帝到泰山封禪歸來，宇文融鑒於迫近冬季考選官員的期限，請求將吏部考選事務分由十人主持。有詔命宇文融與禮部尚書蘇頲、刑部尚書韋抗、工部尚書盧從愿、右散騎常侍徐堅、蒲州刺史崔琳、魏州刺史崔沔、荆州長史韋虚心、鄭州刺史賈曾、懷州刺史王丘分别負責，但不得參預最後决定，一切由皇帝裁决。宇文融向朝廷奏報考選之事時，張説多次駁斥他，宇文融惱怒，就與御史大夫崔隱甫等人在朝廷上彈劾張説招引術士驅邪及受賄事，張説因此而被罷免了宰相之職。宇文融擔心張説將來再被任用，仍對他詆毁不止。皇帝恨他們結黨，下詔命張説退休，放崔隱甫回家，令宇文融出任魏州刺史。

方河北大水，即詔領宣撫使，俄兼檢校汴州刺史、河南北溝渠堤堰决九河使。又建請墾九河故地爲稻

時逢河北發大水，皇帝立即下詔命宇文融領宣撫使，不久兼檢校汴州刺史、河南河北溝渠堤堰决九河使。宇文融又建議請求開墾九河舊地爲

田，權陸運本錢，收其子入官。興役紛然，而卒無成功。入爲鴻臚卿，兼户部侍郎。明年，進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融曰："使吾執政得數月久，天下定矣。"乃薦宋璟爲右丞相，裴耀卿爲户部侍郎，許景先爲工部侍郎，當時長其知人。而性卞急，少所推下。既居位，日引賓客故人與酣飲。然而神用警敏，應對如響，雖天子不能屈。信安王禕節度朔方，融畏其權，諷侍御史李宙劾奏之。禕密知，因玉真公主、高力士自歸。翌日，宙通奏，帝怒，罷融爲汝州刺史。居宰相凡百日去，而錢穀亦自此不治。帝思之，讓宰相曰："公等暴融惡，朕既罪之矣，國用不足，將奈何?"裴光庭等不能對，即使有司劾融交不逞，作威福，其息受贓饋狼藉，乃貶融平樂尉。歲餘，司農發融在汴州給隱官息錢巨萬，給事中馮紹烈深文推證，詔流于巖州。道廣州，遷延不行，爲都督耿仁忠所讓，惶恐上道，卒。

稻田，以陸運的經費暫且移作放債本錢，以收取利息繳到官府。興辦役事衆多，但終究没有成功。召入朝任鴻臚卿，兼户部侍郎。第二年，升任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宇文融説："假使我執政能有數月之久，天下就可以安定了。"於是就引薦宋璟任右丞相，裴耀卿任户部侍郎，許景先任工部侍郎，當時人稱贊他知人善任。但性情急躁，很少贊許下人。任宰相後，每天接待賓客舊友一起暢飲。但思維機警敏捷，隨口應答，即使是天子也無法使他理屈。信安王李禕任朔方節度使，宇文融畏懼他的權勢，指使侍御史李宙上奏彈劾他，李禕暗中得知，通過玉真公主、高力士而自行回朝。第二天，李宙奏明情狀，皇帝很生氣，罷免了宇文融的相權叫他出任汝州刺史。宇文融任宰相共一百天而罷職，但錢糧之事也從此得不到治理。皇帝思念他，責備宰相説："公等暴露宇文融的罪過，朕已將他治罪，然而國家財用不足，該怎麽辦呢?"裴光庭等人不能回答，就指使有關官員彈劾宇文融結交不法之徒，作威作福，其子接受贓物賄賂名聲惡劣等事，於是將宇文融貶爲平樂縣尉。一年以後，司農卿揭發宇文融在汴州時欺騙隱藏官息錢達巨萬，給事中馮紹烈援引法律條文深加追究，皇帝下詔將宇文融流放到巖州。途經廣州，拖延不肯前往，受到都督耿仁忠的斥責，宇文融惶恐不安地上了路，死去。

初，融廣置使額以侈上心，百姓愁恐。有司寖失職，自融始。帝猶思其舊功，贈台州刺史。其後言利得幸者踵相躡，皆本於融云。

當初，宇文融廣設使職聚財以滿足皇上放縱之心，百姓憂愁恐懼。有關部門逐漸失職，就是從宇文融開始的。皇帝還不忘其舊功，追贈他爲台州刺史。此後談論財利而得寵的接踵相繼，都是源於宇文融。

子審，字審。融之貶也，審與兄弟侍母京師。及聞融再貶，不告其家，徒步號泣省父，使者憐之，以車共載達于巖州。後擢進士第，累遷大理評事。以夏楚大小無制，始創杖架，以高庳度杖長短，又鑄銅爲規，齊其巨細。楊國忠顓政，殺嶺南流人，以中使傳口敕行刑，畏議者嫉其

子名審，字審。宇文融被貶外地，宇文審與兄弟在京城奉養母親。等聽到宇文融再度被貶，宇文審没有告訴他的家人，大哭着徒步去探望父親，使者憐憫他，讓他乘車一同到達巖州。後來宇文審考中進士，多次遷任爲大理評事。鑒於刑具大小没有規制，首創杖架，用高低來度量刑杖的長短，又用銅製成銅規，來度量刑杖的粗細。楊國忠專政，誅殺流放嶺南的官人，通過宦官傳

酷，乃以審爲嶺南監决處置使，活者甚衆。後終永、和二州刺史。

達口敕行刑，但畏懼言事的人嫉恨他的殘酷，於是任命宇文審爲嶺南監决處置等使，宇文審到任後使很多的人得以活命。後來宇文審位終於永、和二州刺史。

韋堅

韋堅，字子全，京兆萬年人。姊爲惠宣太子妃，妹爲皇太子妃，中表貴盛，故仕最早。繇秘書丞歷奉先、長安令，有幹名。見宇文融、楊慎矜父子以聚斂進，乃運江、淮租賦，所在置吏督察，以佐國稟，歲終增巨萬。玄宗咨其才，擢爲陝郡太守、水陸運使。

漢有運渠，起關門，西抵長安，引山東租賦，汔隋常治之。堅爲使，乃占咸陽，壅渭爲堰，絶灞、滻而東注永豐倉下，復與渭合。初，滻水銜苑左，有望春樓，堅于下鑿爲潭以通漕，二年而成。帝爲升樓，詔群臣臨觀。堅豫取洛、汴、宋山東小斛舟三百首貯之潭，篙工柁師皆大笠、侈袖、芒屨，爲吴、楚服。每舟署某郡，以所産暴陳其上。若廣陵則錦、銅器、官端綾綉；會稽則羅、吴綾、絳紗；南海玳瑁、象齒、珠琲、沈香；豫章力士瓷飲器、茗鐺、釜；宣城空青石緑；始安蕉葛、蚺膽、翠羽；吴郡方文綾。船皆尾相銜進，數十里不絶。關中不識連檣挾櫓，觀者駭異。先是，人間唱《得体紇那歌》，有"揚州銅器"語。開元末，得寶符於桃林，而陝尉崔成甫以堅大輸南方物與歌語叶，更變爲《得寶歌》，自造曲十餘解，召吏唱習。至是，衣缺胯衫、錦半臂、絳冒額，立艫前，倡人數百，皆巾幯鮮冶，齊聲應和，鼓吹合作。船次樓下，堅跪取諸郡輕貨上於帝，以給貴戚、近臣。上百牙盤食，府縣教坊音樂迭進，惠宣妃亦出

韋堅，字子全，是京兆萬年人。姊是惠宣太子妃，妹是皇太子妃，表親富貴顯赫，所以韋堅做官很早。由秘書丞歷任奉先、長安令，因幹練而聞名。看見宇文融、楊慎矜父子以聚斂財賦而被進用，於是轉運江、淮一帶的租賦，所到之處設官督察，以增加充實國庫，年終增加財用達巨萬。玄宗賞識他的才能，升任他爲陝郡太守、水陸轉運使。

漢代有漕渠，東起潼關門，西到長安，轉運太行山以東的租賦，直到隋時經常整治。韋堅任轉運使，於是在咸陽，堵塞渭水修築堤堰，阻截灞水、滻水向東流到永豐倉下，再與渭水合流。當初，滻水緊靠禁苑東側，有望春樓，韋堅在它的下方挖掘成潭來通漕渠，歷時二年修成。皇帝爲此而登樓，下詔命群臣前來觀看。韋堅預先調來洛、汴、宋山東小斛船三百艘停在潭中，篙工舵手都頭戴大笠、身穿寬袖衣服、脚蹬草鞋，扮作吴、楚人的裝束。每隻船都署名是某郡，并將當地物産公開陳列在船上。如廣陵郡船上則陳列着錦、銅器、官端綾綉；會稽郡船上則陳列着羅、吴綾、絳紗；南海郡船上則陳列着玳瑁、象牙、珠琲、沉香；豫章郡船上則陳列着力士瓷飲器、茗鐺、釜；宣城郡船上則陳列着空青石緑；始安郡船上則陳列着蕉葛、蚺蛇膽、翠羽；吴郡船上則陳列着方文綾。船都是首尾相連而前進，連綿數十里。關中人没見過如此龐大的船隊，觀看的人都很驚異。在此之前，民間傳唱《得体紇那歌》，其中有"揚州銅器"之語。開元末年，在桃林得到寶印，而陝縣尉崔成甫因韋堅大規模運輸南方物産與歌詞中所唱相吻合，於是改作《得寶歌》，親自創作歌曲十餘解，召集屬吏演唱練習。到這時，身穿缺胯衫、錦半臂、紅帽額，站在船前，倡優數百人，個個衣裝鮮艷，齊聲應和，鼓樂和奏。船停在樓下，韋堅取來各郡船上

寶物供具。帝大悦，擢堅左散騎常侍，官屬賞有差，蠲役人一年賦，舟工賜錢二百萬，名潭曰廣運。堅進兼江淮南租庸、轉運、處置等使，又兼御史中丞，封韋城縣男。

的珍奇跪着獻給皇帝，皇帝將這些珍奇賜給身旁的貴戚、近臣。韋堅獻上百牙盤食，府縣教坊音樂相繼上前演奏，惠宣太子妃也獻出寶物器具。皇帝非常高興，升任韋堅爲左散騎常侍，賞賜屬僚的物品多少不等，免除役工一年的賦税，賞賜船工二百萬錢，爲潭取名叫廣運潭。韋堅進兼江淮南租庸、轉運、處置等使，又兼御史中丞，封韋城縣男。

堅妻，姜皎女，李林甫舅子也。初甚昵比，既見其寵，惡之。堅亦自以得天子意，鋭於進，又與左相李適之善，故林甫授堅刑部尚書，奪諸使，以楊慎矜代之。堅失職，稍怨望。河西、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數於帝前短林甫，稱堅才，林甫知之。惟明故爲忠王友，王時爲皇太子矣。正月望夜，惟明與堅宴集，林甫奏堅外戚與邊將私，且謀立太子。有詔訊鞫，林甫使楊慎矜、楊國忠、王鉷、吉温等文致其獄，帝惑之，貶堅縉雲太守，惟明播川太守，籍其家。堅諸弟訴枉，帝大怒。太子懼，表與妃絶。復貶堅江夏别駕。未幾，長流臨封郡。弟蘭爲將作少匠，冰鄂令，芝兵部員外郎，子諒河南府户曹，皆謫去。歲中，遣監察御史羅希奭就殺之，殺惟明於黔中，惟堅妻得原。從坐十餘人，倉部員外郎鄭章、右補闕内供奉鄭欽説、監察御史豆盧友、楊惠、嗣薛王瑒皆免官被竄。

韋堅妻，是姜皎之女，即李林甫舅之女。李林甫當初十分親近韋堅，等見到他得寵，開始嫉恨他。韋堅也自以爲得到天子的歡心，而一意於求進，加上與左相李適之友善，因此李林甫授任韋堅爲刑部尚書，剥奪了他所任的諸使職權，讓楊慎矜取代他。韋堅失去使職，逐漸生出怨恨。河西、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多次在皇帝面前詆毁李林甫，稱贊韋堅的才能，李林甫知道了這件事。皇甫惟明原是忠王友，這時忠王已是皇太子了。正月十五日夜，皇甫惟明同韋堅聚宴，李林甫上奏説韋堅以外戚身份與邊將私下交往，并且謀劃擁立太子。下詔派人審訊，李林甫令楊慎矜、楊國忠、王鉷、吉温等人羅織成罪名，皇帝被迷惑，將韋堅貶爲縉雲太守，皇甫惟明貶爲播川太守，并抄没了他們的家産。韋堅的弟弟們上訴稱冤，皇帝十分惱怒。太子恐懼，上表請求與韋妃離婚。再次貶韋堅爲江夏别駕。不久，韋堅又被長期流放到臨封郡。弟將作少匠韋蘭，鄂縣令韋冰，兵部員外郎韋芝，子河南府户曹韋諒，都遭貶降放逐。同年，李林甫派監察御史羅希奭前去誅殺了韋堅，又在黔中殺了皇甫惟明，衹有韋堅妻得到寬赦。連坐的達十多人，倉部員外郎鄭章、右補闕内供奉鄭欽説、監察御史豆盧友、楊惠、嗣薛王李瑒都被免官放逐。

堅始鑿潭，多壞民冢墓，起江、淮，至長安，公私騷然。及得罪，林甫遣使江、淮，鈎索堅罪，捕治舟夫漕史，所在獄皆滿。郡縣剥斂償輸，責及鄰伍，多裸死牢户。林甫死，乃止。

當初韋堅開鑿潭時，大量毁壞百姓墳墓，從江、淮，到長安，官民都受到騷擾。等到韋堅獲罪，李林甫派使者前往江、淮一帶，搜羅韋堅的罪證，捕捉懲治船夫漕吏，所到之處監獄裏都關滿了人。郡縣官吏搜刮百姓以便抵償轉運之失，督責徵收連及鄰居，很多人赤身裸體死在牢裏。李林甫死去，方纔停止。

楊慎矜

楊慎矜，隋齊王暕曾孫。祖正道，從蕭后入突厥，及破頡利可汗，乃得歸，爲尚衣奉御。父隆禮，歷州刺史，善檢督吏，以嚴辯自名。開元初，爲太府卿，封弘農郡公。時御府財物羨積如丘山，隆禮性詳密，出納雖尋尺皆自按省，凡物經楊卿者，號無不精麗，歲常愛省數百萬。任職二十年，年九十餘，以户部尚書致仕，卒。

楊慎矜，是隋齊王楊暕的曾孫。祖名正道，跟隨蕭后來到突厥，等到唐擊敗頡利可汗，楊正道等人纔得以返回，任尚衣奉御。父名隆禮，歷任州刺史，善於監督屬官，以嚴厲明察而顯名。開元初年，任太府卿，封弘農郡公。當時御府財物儲積如山，楊隆禮性情仔細周密，進出財物即使數量很少也都親自察看，凡物品經過楊卿之手的，人稱無不精確，通常每年節省錢財達數百萬。任職二十年，年紀九十多歲，以户部尚書退休，去世。

慎矜沈毅任氣，健而才。初爲汝陽令，有治稱。隆禮罷太府，玄宗訪其子可代父任者，宰相以慎餘、慎矜、慎名皆得父清白。帝喜，擢慎矜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慎餘太子舍人，主長安倉，慎名大理評事，爲含嘉倉出納使，被眷尤渥。

楊慎矜沉穩剛毅豪俠仗義，身體健壯而且有才能。最初任汝陽縣令，有善於治理的名聲。楊隆禮被免去太府官職，玄宗派人訪查他兒子中可以接替父職的，宰相認爲楊慎餘、楊慎矜、楊矜名都具有其父廉潔的節操。皇帝很高興，升任楊慎矜爲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楊慎餘爲太子舍人，掌管長安倉，楊慎名爲大理評事，任含嘉倉出納使，受到的眷顧十分優厚。

慎矜遷侍御史，知雜事，高置風格。始議輸物有污傷，責州縣償所直，轉輕齎入京師，自是天下調發始煩。天寶二年，權判御史中丞、京畿采訪使，太府出納如故。於時李林甫用事，慎矜進非其意，固讓不敢拜，乃授諫議大夫、兼侍御史，更以蕭諒爲中丞。諒爭輕重不平，罷爲陜郡太守。林甫知慎矜爲己屈，卒授御史中丞，兼諸道鑄錢使。

楊慎矜遷任侍御史，主持雜事，樹立嚴峻風格。開始建議輸入的貨物如果有污損，責令州縣賠償價值，轉購布帛等送入京師，從此以後天下調發開始頻繁。天寶二年，楊慎矜權判御史中丞、京畿采訪使，太府出納依舊。當時李林甫專權，楊慎矜進官不是出自他的授意，因此楊慎矜堅決辭讓不敢受任，於是授任他爲諫議大夫、兼侍御史，改讓蕭諒任御史中丞。蕭諒爭地位高低不肯退讓，被罷職而任陜郡太守。李林甫得知楊慎矜因爲自己而受委屈，最終授任他爲御史中丞，兼諸道鑄錢使。

韋堅之獄，王鉷等方文致，而慎矜依違不甚力，鉷恨之，雖林甫亦不悦。鉷父與慎矜外兄弟也，故與鉷狎。及爲侍御史，繇慎矜所引，後遷中丞，同列，慎矜猶以子姓畜之，鉷負林甫勢，滋不平。會慎矜擢户部侍郎，仍兼中丞，林甫疾其得君，且逼己，乃與鉷謀陷之。

韋堅之案，王鉷等人羅織罪名進行誣陷，而楊慎矜却左右觀望不肯出力，王鉷怨恨他，即使是李林甫也不高興。王鉷父與楊慎矜是外兄弟，所以楊慎矜與王鉷相親近。後來王鉷任侍御史，是由楊慎矜所引薦的，後來王鉷遷任御史中丞，與楊慎矜同列，楊慎矜仍以晚輩對待他，王鉷倚仗李林甫的權勢，逐漸不滿。適逢楊慎矜升任户部侍郎，仍兼御史中丞，李林甫嫉妒他得到君主的寵愛，將會威脅自己，於是與王鉷謀劃陷害

明年，慎矜父冢草木皆流血，懼，以問所善胡人史敬忠。敬忠使身桎梏，裸而坐林中厭之；又言天下且亂，勸慎矜居臨汝，置田爲後計。會婢春草有罪，將殺之，敬忠曰：“勿殺，賣之可市十牛，歲耕田十頃。”慎矜從之。婢入貴妃姊家，因得見帝。帝愛其辯惠，留宫中，寖侍左右。帝常問所從來，婢奏爲慎矜家所賣。帝曰：“彼乏錢邪?”對曰：“固將死，賴史敬忠以免。”帝素聞敬忠挾術，間質其然。婢具言敬忠夜過慎矜，坐廷中，步星變，夜分乃去；又白厭勝事。帝怒。而婢漏言於楊國忠，國忠、鉷方睦，陰相語。始，慎矜奪鉷職田，辱詬其母，又嘗私語讖書，鉷銜之，未有發也。至聞國忠語，乃喜，且欲嘗帝以取驗。異時奏事，數稱引慎矜，帝悖然曰：“爾親邪? 毋相往來!”鉷知帝惡甚，後見慎矜，輒慢侮不爲禮，慎矜怒。鉷乃與林甫作飛牒，告慎矜本隋後，蓄讖緯妖言，與妄人交，規復隋室。帝方在華清宫，聞之震怒，收慎矜尚書省，詔刑部尚書蕭炅、大理卿李道邃、殿中侍御史盧鉉、楊國忠雜訊。馳遣京兆士曹參軍吉温繫慎餘、慎名於洛陽獄考治。捕太府少卿張瑄致會昌傳舍，劾瑄與慎矜共解圖讖，搒掠不服。鉉遣御史崔器索讖書，於慎矜下妻卧内得之，詬曰：“逆賊所實固密，今得矣!”以示慎矜，慎矜曰：“它日無是，今得之，吾死，命矣夫!”温又誘敬忠首服語言，慎矜不能對。有詔杖敬忠，賜慎矜、瑄死，籍其家，子女悉置嶺南。姻黨通事舍人辛景凑、天馬副監万俟承暉、閑厩使殿中監韋衢等坐竄徙者十餘族，所

他。

第二年，楊慎矜父親墳墓上的草木都流出血，楊慎矜很恐懼，就去請教與他相善的胡人史敬忠。史敬忠叫他帶上刑具，裸體坐在樹林中祈神驅邪；又説天下將亂，勸楊慎矜避居臨汝，購置田産爲將來作打算。時逢婢女春草獲罪，楊慎矜準備殺掉她，史敬忠説：“不要殺，賣掉她可以買回十頭牛，每年可以耕田十頃。”楊慎矜聽從了他的建議。這婢女被賣到貴妃姊家，因而得以見到皇帝。皇帝喜愛她善辯聰明，將她留在宫中，逐漸得以在皇帝左右侍奉。皇帝曾問她的來歷，婢女奏稱是被楊慎矜所賣。皇帝説：“他缺錢花嗎?”回答説：“本來快要死了，幸賴史敬忠解救得以免死。”皇帝一向聽説史敬忠有法術，乘機問及他的所作所爲。婢女將史敬忠夜裏拜訪楊慎矜，坐在庭院中，推演星象變化，到半夜纔離去的事情經過全都告訴了皇帝；又將驅邪之事禀告了皇帝，皇帝聽後大怒。而婢女又將以上事情泄漏給了楊國忠，當時楊國忠、王鉷二人正相友善，楊國忠便暗中將此事告訴了王鉷。當初，楊慎矜削奪了王鉷的職分田，辱駡其母，又曾私下談論讖書，王鉷懷恨在心，但没有機會舉報。聽到楊國忠的話後，王鉷很高興，還打算試探驗證皇帝的態度。過了幾天王鉷上朝奏事，多次稱引楊慎矜，皇帝勃然大怒説：“是你的親戚嗎? 不要同他往來!”王鉷得知皇帝十分憎恨他，後來見到楊慎矜，就傲慢不以禮相待，楊慎矜惱怒。王鉷於是與李林甫製造匿名文書，控告楊慎矜本是隋的後代，藏讖緯妖言，同奸邪的人勾結，謀劃恢復隋朝。皇帝當時正在華清宫，聽説之後感到震怒，派人將楊慎矜拘捕在尚書省，下詔叫刑部尚書蕭炅、大理卿李道邃、殿中侍御史盧鉉、楊國忠共同審訊。派京兆士曹參軍吉温急速將楊慎餘、楊慎名捕入洛陽獄中拷問治罪。將太府少卿張瑄拘捕送到會昌縣驛舍，指控張瑄與楊慎矜共同解釋圖讖，拷打之後不服罪。盧鉉派御史崔器搜查讖書，在楊慎矜小妻的卧室裏找到了，駡道：“叛賊收藏固然嚴密，如今還是找到了!”拿出給楊慎矜看，楊慎矜説：“原來没有，

在部送，近親不得仕京師。

遣御史顏真卿馳洛陽决獄。愼餘、愼名聞兄死，皆哭，既讀詔，輟哭。愼名曰："奉詔不敢稽死，但寡姊垂白，作數行書與别。"真卿許之。索筆，曰："拙於謀己，兄弟并命，姊老孤煢，何以堪此！"遂縊，手指天而絶。愼矜兄弟友愛，事姊如母，儀幹皆秀偉，愛賓客，標置不凡，著稱於時。愼名嘗視鑒嘆曰："兄弟皆六尺餘，此貌此才，欲見容當世，難矣！胡不使我少體弱邪？"世哀其言。寶應初，愼矜、王琚、韋堅皆復官爵。

如今却得到了，我死，這是命啊！"吉温又誘騙史敬忠自首承認説過的話，楊愼矜不能辯解。有詔將史敬忠處以杖刑，賜楊愼矜、張瑄死，抄没他們的家産，子女全都發配到嶺南。姻家親黨通事舍人辛景凑、天馬副監万俟承暉、閑厩使殿中監韋衢等人被治罪放逐的達十多個家族，由所在地方官府解送，近親不得在京城做官。

皇帝派御史顏真卿趕赴洛陽斷案。楊愼餘、楊愼名聽到兄死的消息，都哭了起來，等宣讀完詔書，都停止了哭泣。楊愼名説："受詔不敢拖延死期，衹是寡姊已年老，要寫幾行字同她辭别。"顏真卿答應了。求筆，寫道："不善於保全自己，兄弟一同喪命，姊老孤獨，怎能忍受！"於是自縊，手指着天而氣絶。楊愼矜兄弟友愛，事奉姊如母，儀表身軀都很英俊魁梧，喜愛結交賓客，風度舉止不同於凡人，著名於當時。楊愼名曾對鏡嘆息説："兄弟都身高六尺有餘，這貌這才，想被當代所容，難啊！爲何不讓我身體變得弱小些呢？"世人哀嘆他的話。寶應初年，楊愼矜、王琚、韋堅都被恢復了官爵。

王鉷

王鉷，中書舍人瑨側出子也。初爲鄠尉，遷監察御史，擢累户部郎中。數按獄深文，玄宗以爲才，進兼和市和糴、長春宫、户口色役使，拜御史中丞、京畿關内采訪黜陟使。

林甫方興大獄，撼東宫，誅不附己者，以鉷險刻，可動以利，故倚之，使騺擊狼噬。鉷所摧陷，多抵不道。又厚誅斂，嚮天子意，人雖被蠲貸，鉷更奏取脚直，轉異貨，百姓間關輸送，乃倍所賦。又取諸郡高户爲租庸脚士，大抵貲業皆破，督責連年，人不賴生。帝在位久，妃御服玩脂澤之費日侈，而横與别賜不絶于時，重取於左右藏。故鉷迎帝旨，歲進錢巨億萬，儲禁中，以爲歲租外物，供天子私帑。帝以鉷有富國術，寵遇益厚，以户部侍郎仍御史中丞，

王鉷，是中書舍人王瑨的側室所生。最初任鄠縣尉，遷任監察御史，多次升任爲户部郎中。曾多次援引法律條文加重審理刑獄，玄宗認爲他有才能，升任兼和市和糴、長春宫、户口色役使，拜授御史中丞、京畿關内采訪黜陟使。

李林甫正興大獄，動摇皇太子的地位，誅殺不依附自己的人，認爲王鉷陰險刻薄，可以用好處來打動他，所以倚重他，叫他肆行凶殘。王鉷陷害人，大多用不道罪名治罪。又大量索求聚斂財物，先前天子有旨，人們雖被免除賦税，王鉷另外奏請徵收脚錢，轉購其他貨物，百姓往來輸送，而倍於原來的賦税。王鉷又徵發各郡大户負責租庸的運輸，大多都破了産。督責連年不停，民不聊生。皇帝在位時間長久，妃嬪服裝器玩脂粉的費用越來越多，而濫賜别賞不絶於時，就大量從左右藏庫中支取。因而王鉷迎合皇帝的旨意，每年獻納的錢多達億萬，儲藏在宫中，作爲每年租税以外的收入，供天子私藏。皇帝認爲王

加檢察内作、閑厩使，苑内、營田、五坊、宫苑等使，隴右群牧、支度營田使。

鉷有富國的方略，對他更加恩寵禮遇，任命他爲户部侍郎仍兼御史中丞，加授檢察内作、閑厩使，苑内、營田、五坊、宫苑等使，隴右群牧、支度營田使。

天寶八載，方士李渾上言見太白老人告玉版秘記事，帝詔鉷按其地求得之，因是群臣奉上帝號。明年，鉷爲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加知總監、栽接使。於是領二十餘使，中外畏其權。鉷於第左建大院，文書叢委，吏争入求署一字，累數日不得者。天子使者賜遺相望，聲焰薰灼。帝寵任鉷亞林甫，而楊國忠不如也。然鉷畏林甫，謹事之。安禄山怙寵，見林甫白事，稍自怠，林甫欲示之威，托以事召王大夫，俄而鉷至，趨進俯伏，禄山不覺自失，鉷語久，禄山益恭。故林甫雖忌其盛，亦以附己親之。

天寶八載，方士李渾上書説見到太白老人告訴玉版秘記之事，皇帝下詔命王鉷按照他所指的地方找到了它，因此群臣爲皇帝奉上尊號。第二年，王鉷任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加授知總監、栽接使。到這時王鉷領有二十多個使職，朝廷内外都畏懼他的權勢。王鉷在宅第的左側修建大院，文書堆積，屬吏争相入内請求簽署一個字，竟有連續幾天不得入内的。携帶天子賜物的使者絡繹不絶，王鉷的氣焰十分顯赫。皇帝寵愛信任王鉷僅次於李林甫，而楊國忠都比不上。但王鉷畏懼李林甫，并謹慎地事奉他。安禄山倚仗得寵，見到李林甫禀告事情，略有些怠慢，李林甫想向他顯示一下自己的權威，藉口因事召見王大夫，過了一會兒王鉷來到，急步走進伏拜，安禄山無形中感覺自己舉動失當，王鉷談了很長時間，安禄山也越來越恭敬。所以李林甫雖然忌恨他氣盛，也因他肯依附自己而親近他。

子準，爲衛尉少卿，以鬥鷄供奉禁中，林甫子岫，亦親近，準驕甚，凌岫出其上。過駙馬都尉王繇，以彈彈其巾，折玉簪爲樂，既置酒，永穆公主親視供具。萬年尉韋黄裳、長安尉賈季鄰等候準經過，饌具倡樂必素辨，無敢迕意。

子王準，任衛尉少卿，因善於鬥鷄而在禁中供奉皇帝，李林甫子李岫，也得到皇帝的親近，王準十分驕横，凌駕於李岫之上。到駙馬都尉王繇的家中，王準用彈弓打他的頭巾，并折斷他的玉簪取樂，在設酒時，永穆公主親自安排器具。萬年縣尉韋黄裳、長安縣尉賈季鄰等人敬候王準經過，食具倡樂總要事先準備好，不敢冒犯他。

鉷事嫡母孝，而與弟銲友愛。銲疾鉷宦達，常忿慢不弟，鉷終不異情。銲歷户部郎中。鉷與銲召術士語不軌，術士懼，引去。鉷畏事泄，托它事捕殺之以絶口。王府司馬定安公主子韋會竊語於家，左右往白鉷，鉷遣季鄰收會長安獄，夜縊死，以尸還家。會姻屬權近，而惕息不敢言。

王鉷服侍嫡母孝順，并與弟王銲友愛。王銲嫉妒王鉷官運亨通，常常忿恨輕慢不恭敬，王鉷對他始終不改舊情。王銲歷任户部郎中。王鉷和王銲招引術士談論不軌之事，術士恐懼，退去。王鉷擔心事情泄露，假托他事捕殺術士以滅口。王府司馬定安公主子韋會私下將此事告訴了家人，韋會左右的人前去告訴了王鉷，王鉷派賈季鄰將韋會收捕送入長安獄中，夜間將他勒死，并將其尸體送回公主的家中。韋會姻親身爲權要近臣，却恐懼得不敢説出。

鉷封太原縣公，兼殿中監。爲中

王鉷封太原縣公，兼殿中監。王鉷任御史中

丞也，與楊國忠同列，用林甫薦爲大夫，故國忠不悦。銲與邢縡善，縡，鴻臚少卿璹子也，以功名相期。鉷因銲亦交縡。十一載四月，縡與銲謀引右龍武軍萬騎燒都門、誅執政作難。先二日事覺，帝召鉷付告牒。鉷意銲與縡連，故緩其事，但督兩縣尉捕賊。賈季鄰逢銲於路，銲謂曰："我與縡有舊，今反，恐妄相引，君勿受。"既至，縡與其黨持弓刃突出格門，鉷與國忠繼至，縡黨相語曰："勿鬥大夫。"或白國忠曰："賊語陰相謂不可戰。"會高力士以飛龍小兒甲騎四百至，斬縡，盡禽其黨。國忠奏鉷與謀，帝不信，林甫亦爲鉷言，故帝原銲不問。然欲鉷請銲罪，使國忠諷之，鉷良久曰："弟爲先人所愛，義不欲捨而謀存。"帝聞頗怒，而陳希烈固争當以大逆。鉷未知，方上表自解，有詔希烈訊鉷矣，有司不肯通奏。鉷見林甫，林甫曰："事後矣。"俄而銲至，國忠問曰："大夫與否？"未及應，侍御史裴冕叱銲曰："上以大夫故官君五品，君爲臣不忠，爲弟不誼。大夫豈與反事乎？"國忠愕然曰："與，固不可隱；不與，不可妄。"銲乃曰："兄不與。"獄具，詔銲杖死，鉷賜死三衛廚。冕請國忠，以其尸歸斂葬之。諸子悉誅，家屬徙遠方。有司籍第舍，數日不能遍，至以寶鈿爲井幹，引泉激霤，號"自雨亭"，其奢侈類如此。鉷兄錫，見諸弟貴盛，不肯仕，鉷强之，爲太子僕。至是，貶東區尉，死於道，時人傷焉。

丞時，與楊國忠同列，通過李林甫的推薦王鉷得以任御史大夫，爲此楊國忠不太高興。王銲與邢縡友善，邢縡，是鴻臚少卿邢璹之子，二人相約求取功名。王鉷通過王銲也與邢縡交往。十一載四月，邢縡與王銲謀劃率領右龍武軍萬騎燒毁都門，誅殺宰相叛亂。事發的前兩天被察覺，皇帝召見王鉷交給他上告的文書。王鉷料想到王銲與邢縡有牽連，所以有意拖延這件事，衹是督促兩縣尉捕捉盗賊。賈季鄰在路上遇上了王銲，王銲對他説："我和邢縡有舊情，如今他謀反，恐怕他妄相援引，君不要相信他的話。"等到前去，邢縡同他的同黨手持弓刀衝出格門，王鉷與楊國忠隨後來到，邢縡的黨徒互相招呼着説："不要傷害大夫。"有人告訴楊國忠説："賊私下傳語不可交戰。"恰在這時高力士率飛龍小兒甲騎四百人趕到，斬殺了邢縡，并將他的黨徒全部擒獲。楊國忠上奏説王鉷參與謀亂，皇帝不相信，李林甫也替王鉷辯解，所以皇帝寬恕了王銲没有問罪。但想叫王鉷爲王銲請罪，就叫楊國忠去轉告他。王鉷過了很長時間纔説："弟受先人鍾愛，依照情理不想捨棄他而衹考慮保全自己。"皇帝聽説之後十分惱怒，而且陳希烈堅持認爲應當以大逆罪加以處置。王鉷不知，正要上表自我辯解，已有詔命派陳希烈審訊王鉷，有關官員不願爲王鉷通報。王鉷去拜見李林甫，李林甫説："事已晚了。"過了一會兒王銲來到，楊國忠問道："大夫參預了没有？"没等王銲回答，侍御史裴冕呵叱王銲説："皇上因大夫的緣故授予君爲五品官，君爲臣不忠，爲弟不義。大夫難道參預了謀反之事嗎？"楊國忠驚愕地説道："參與，本不可隱瞞；没有參與，也不可以亂説。"王銲便説："兄没有參與。"審訊結案，皇帝下詔將王銲杖死，王鉷被賜死在三衛廚。裴冕請求楊國忠，將王鉷的尸體收殮埋葬。衆子全部被殺，家屬被遷移到遠方。有關部門抄没王鉷的宅第，幾天也没能查清，以致有用寶鈿做成井檻，引泉水從屋頂流下，號稱"自雨亭"，他的奢侈大致如此。王鉷兄名錫，看見衆弟富貴顯赫，不肯出任官職，王鉷却强迫他，任太子僕。到這時，被貶爲東區

縣尉，死在路上，時人爲他悲傷。

初，鉷附楊慎矜以貴，已而佐林甫陷慎矜，覆其家。凡五年，而鉷亦族矣。

當初，王鉷靠依附楊慎矜而顯貴，不久協助李林甫陷害楊慎矜，使他家破人亡。前後五年，而王鉷也被滅族了。

盧鉉

盧鉉者，本以御史事韋堅爲判官，堅被劾，鉉發其私以結林甫。又善張瑄，及按慎矜，則誣瑄死。至鉷得罪，方爲閑厩判官，妄曰："大夫以牒索馬五百，我不與。"衆疾其反覆。貶廬江長史。它日，見瑄如平生，乃曰："公何得來此？願假須臾。"卒死。

盧鉉，原以御史奉事韋堅做他的判官，韋堅被彈劾，盧鉉揭發他的隱私來結交李林甫。盧鉉又與張瑄友善，等到審理楊慎矜時，盧鉉則誣陷張瑄并置他於死地。到王鉷獲罪，盧鉉正任閑厩判官，胡説："大夫用文告索取五百匹馬，我没有給。"衆人痛恨他反覆無常。貶爲廬江長史。過了些日子，看見張瑄像過去活着的時候一樣，就説："公怎麽會來到這裏？望再給我片刻時間。"突然死去。

贊曰：開元中，宇文融始以言利得幸。於時天子見海内完治，偃然有攘却四夷之心，融度帝方調兵食，故議取隱户剩田，以中主欲。利説一開，天子恨得之晚，不十年而取宰相。雖後得罪，而追恨融才有所未盡也。孟子所謂"上下征利而國危"者，可不信哉！天寶以來，外奉軍興，内蠱艷妃，所費愈不貲計。於是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各以裒刻進，剥下益上，歲進羡緡百億萬爲天子私藏，以濟横賜，而天下經費自如，帝以爲能，故重官累使，尊顯烜赫。然天下流亡日多於前，有司備員不復事。而堅等所欲既充，還用權媢以相屠脅，四族皆覆，爲天下笑。夫民可安而不可擾，利可通而不可竭。觀數子乃欲擾而竭之，斂怨基亡，則向所謂利者，顧不反哉！鉷、國忠後出，横虐最甚，當方毒，天下復思融云。

贊曰：開元年間，宇文融開始憑藉談論財利而得寵。當時天子見天下太平，自然生出安定四夷的心思，宇文融猜想到皇帝正想調集軍糧，所以提議檢核逃户和隱田，來滿足君主的欲望。財利之説一開，天子遺憾得到他太晚，宇文融不到十年而得任宰相。雖然宇文融後來獲罪，但皇帝却追念遺憾宇文融的才能没有完全發揮出來。孟子所説的"上下求利而國危"，怎能不相信呢！天寶以來，對外崇尚兵威，對内迷惑於艷妃，花費不計其數。於是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各自因聚斂而被進用，靠盤剥百姓來增加朝廷收入。每年進獻的羡餘多達百億萬當作天子的私藏，用來供給皇帝無度的賞賜，但天下正常賦税照舊不變，皇帝認爲他們有才能，所以給他們以重官叠使，使其權勢顯赫。然而天下流亡的人越來越多於從前，有關部門官員備位不再任事。但韋堅等人的欲望既已滿足，轉而因嫉妒權力而相互屠殺逼迫，四個家族全都覆滅，受到天下人的嗤笑。民可安而不可擾，利可通而不可竭。看這幾人却想擾民而使利竭，聚斂積怨以致敗亡，那麽先前所説的利，不正相反嗎！王鉷、楊國忠後出，暴虐最爲酷烈，當他們作惡時，天下人又懷念起宇文融了。

唐書卷一百三十五

列傳第六十

哥舒高封列傳

哥舒翰 哥舒曜

哥舒翰，其先蓋突騎施酋長哥舒部之裔。父道元，爲安西都護將軍、赤水軍使，故仍世居安西。

翰少補效轂府果毅，家富于財，任俠重然諾，縱蒱酒長安市。年四十餘，遭父喪，不歸。不爲長安尉所禮，慨然發憤，游河西，事節度使王倕。倕攻新城，使翰經略，稍知名。又事王忠嗣，署衙將。翰能讀《左氏春秋》、《漢書》，通大義。疏財，多施予，故士歸心。爲大斗軍副使，佐安思順，不相下。忠嗣更使討吐蕃，副將倨見，翰怒，立殺之，麾下爲股抃。遷左衛郎將。

吐蕃盜邊，與翰遇苦拔海。吐蕃枝其軍爲三行，從山差池下，翰持半段槍迎擊，所嚮輒披靡，名蓋軍中。擢授右武衛將軍，副隴右節度，爲河源軍使。先是，吐蕃候積石軍麥熟，歲來取，莫能禁。翰乃使王難得、楊景暉設伏東南谷，吐蕃以五千騎入塞，放馬褫甲，將就田，翰自城中馳至壓門，虜駭走，追北，伏起，悉殺之，隻馬無還者。翰嘗逐虜，馬驚，陷于河，吐蕃三將欲刺翰，翰大呼，皆擁矛不敢動，救兵至，追殺之。翰有奴曰左車，年十六，以旅力聞。翰

哥舒翰的先人是突騎施酋長哥舒部的後代。父名道元，任安西都護將軍、赤水軍使，所以世代居住在安西。

哥舒翰年輕時補授效轂府果毅，家中富有，爲人俠義講信用，盡情在長安市中賭博飲酒。四十多歲時喪父，不回家服喪。長安縣尉不以禮相待，他發憤游歷河西，奉事節度使王倕。王倕攻打新城，叫哥舒翰統兵，逐漸知名於世。哥舒翰又奉事王忠嗣，任用爲衙將。哥舒翰能讀《左氏春秋》、《漢書》，通大義。輕財仗義，經常施予他人，所以士人一心歸附他。任大斗軍副使，輔佐安思順，二人不和。王忠嗣又派他討伐吐蕃，副將見了他傲慢不遜，哥舒翰大怒，當即殺了他，部下因此而膽戰心驚。遷任左衛郎將。

吐蕃入侵邊境，與哥舒翰在苦拔海相遇。吐蕃將軍隊分成三個隊列，從山上依次而下，哥舒翰手持半截槍迎擊，所到之處敵軍無不潰敗，名震軍中。升任右武衛將軍，輔佐隴右節度使，任河源軍使。在此之前，吐蕃每年到積石軍的麥熟時，都來奪取，無法制止。哥舒翰就派王難得、楊景暉在東南山谷中設下埋伏，吐蕃派五千騎兵入塞，放開戰馬脱下鎧甲，準備走近麥田，哥舒翰從城中驅馬迅速趕到，與他們激戰，敵人驚慌逃走，哥舒翰追擊敗軍，伏兵殺出，敵人全被殺死，一匹馬也没有逃回。哥舒翰曾追趕敵人，馬受了驚，掉進河裏，吐蕃三將準備刺殺他，哥舒翰大聲呼喊，三將都持矛不敢動，救兵趕到，追

工用槍，追及賊，擬槍於肩，叱之，賊反顧，翰刺其喉，剔而騰之，高五尺許，乃墮，左車即下馬斬其首，以爲常。

殺了虜將。哥舒翰有奴名叫左車，十六歲，以强健有力而聞名。哥舒翰擅長使槍，追到賊，將槍擱在肩上，大聲猛喊，賊回頭看時，哥舒翰就刺中他的喉嚨，挑而拋起，高五尺多，剛落地，左車就下馬砍下他的首級，習以爲常。

會忠嗣被罪，帝召翰入朝，部將請齎金帛以救忠嗣，翰但齎襆裝，曰："使吾計從，奚取於是？不行，用此足矣。"翰至，帝虛心待，與語，異之，拜鴻臚卿，爲隴右節度副大使。翰已謝，即極言忠嗣之枉。帝起入禁中，翰叩頭從帝，且泣。帝寤，爲末貸其罪，忠嗣不及誅。朝廷稱其義。

適逢王忠嗣獲罪，皇帝召哥舒翰入朝，部將請求携帶金帛來解救王忠嗣，哥舒翰衹帶上衣被，說："假使我的主意被采納，哪裏用得着那些東西？不被采納，用這個足够了。"哥舒翰到了朝廷，皇帝誠懇地對待他，和他交談，驚異他的見解，就拜授他爲鴻臚卿，任隴右節度副大使。哥舒翰謝過恩，就極力陳述王忠嗣冤枉。皇帝起身進入宮中，哥舒翰叩頭跟隨皇帝，并流淚哭泣。皇帝省悟，爲王忠嗣從輕論罪，王忠嗣没有被處死。朝廷稱贊他講義氣。

逾年，築神威軍青海上，吐蕃攻破之。更築於龍駒島，有白龍見，因號應龍城。翰相其川原宜畜牧，謫罪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天寶八載，詔翰以朔方、河東群牧兵十萬攻吐蕃石堡城。數日未克，翰怒，捽其將高秀巖、張守瑜，將斬之。秀巖請三日期，如期而下。遂以赤嶺爲西塞，開屯田，備軍實。加特進，賜賚彌渥。十一載，加開府儀同三司。

過了一年，在青海邊修築神威軍城，被吐蕃攻破。又改在龍駒島修建，有白龍出現，因而命名應龍城。哥舒翰看到這裏的川原適合放牧，派遣二千名罪人戍守，從此吐蕃不敢接近青海。天寶八載，下詔命哥舒翰率朔方、河東群牧兵十萬攻打吐蕃石堡城。幾天没能攻克，哥舒翰大怒，揪住部將高秀巖、張守瑜，準備殺掉他們。高秀巖請求給予三天期限，到期而攻下。於是以赤嶺作爲西塞，開闢屯田，充實軍資。加授特進，賞賜給他的物品更加豐厚。十一載，加授爲開府儀同三司。

翰素與安禄山、安思順不平，帝每欲和解之。會三人俱來朝，帝使驃騎大將軍高力士宴城東，翰等皆集。詔尚食生擊鹿，取血瀹腸爲熱洛何以賜之。翰母，于闐王女也。禄山謂翰曰："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類本同，安得不親愛？"翰曰："諺言'狐向窟嘷，不祥'，以忘本也。兄既見愛，敢不盡心。"禄山以翰譏其胡，怒駡曰："突厥敢爾！"翰欲應之，力士目翰，翰托醉去。

哥舒翰一向與安禄山、安思順不和，皇帝時常想使他們和解。恰巧三人一起入朝，皇帝派驃騎大將軍高力士在城東設宴，哥舒翰等人都來到了。皇帝下詔令尚食殺活鹿，取血灌腸做成熱洛何賞賜他們。哥舒翰母，是于闐王之女。安禄山對哥舒翰說："我父是胡人，母是突厥人；公父是突厥人，母是胡人。種族本來相同，怎麽可以不相親愛呢？"哥舒翰說："諺語說'狐向窟嘷叫，不吉祥'，是因爲忘了本。既然被兄看重，怎敢不盡心。"安禄山認爲哥舒翰是在譏諷他是胡人，就怒駡道："突厥種竟敢駡人！"哥舒翰準備回敬他，高力士用眼睛示意哥舒翰，哥舒翰假托酒醉離去。

久之，進封凉國公，兼河西節度使。攻破吐蕃洪濟、大莫門等城，收黄河九曲，以其地置洮陽郡，築神策、宛秀二軍。進封西平郡王，賜音樂、田園，又賜一子五品官，裨將賞拜有差。宰相楊國忠惡禄山，白發其反狀，故厚結翰。俄進太子少保。翰耆酒，極聲色，因風痹，體不仁。既疾廢，遂還京師，闔門不朝請。

過了很久，哥舒翰晋封爲凉國公，兼任河西節度使。帶兵攻破了吐蕃洪濟、大莫門等城，收復黄河九曲，在這裏設置洮陽郡，修築神策、宛秀二軍。晋封西平郡王，賜給樂人、田園，又賜一子爲五品官，副將賞賜授官不等。宰相楊國忠憎恨安禄山，揭發他叛亂的情狀，所以與哥舒翰結爲深交。不久哥舒翰升任太子少保。哥舒翰喜愛喝酒，盡情享用聲色之樂，因此患上了風痹病，身體麻木。因病殘廢後，就回到京城，閉門不上朝。

十四載，禄山反，封常清以王師敗。帝乃召見翰，拜太子先鋒兵馬元帥，以田良丘爲軍司馬，蕭昕爲判官，王思禮、鉗耳大福、李承光、高元蕩、蘇法鼎、管崇嗣爲屬將，火拔歸仁、李武定、渾萼、契苾寧以本部隸麾下，凡河、隴、朔方、奴剌等十二部兵二十萬守潼關。師始東，先驅牙旗觸門，墮注旄，干折，衆惡之。天子御勤政樓臨送，詔翰以軍行，過門毋下，百官郊餞，旌旗亘二百里。翰惶恐，數以疾自言，帝不聽。然病痼不能事，以軍政委良丘，使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三人争長，政令無所統一，衆携弛，無鬥意。明年，進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禄山遣子慶緒攻關，翰擊走之。

十四年，安禄山反叛，封常清率官軍戰敗。皇帝於是召見哥舒翰，授以太子先鋒兵馬元帥，任命田良丘爲軍司馬，蕭昕任判官，以王思禮、鉗耳大福、李承光、高元蕩、蘇法鼎、管崇嗣爲部將，命火拔歸仁、李武定、渾萼、契苾寧所部歸哥舒翰指揮，共有河、隴、朔方、奴剌等十二個部的士兵二十萬人守衛潼關。軍隊開始向東進發，先鋒的牙旗碰到城門，旗上的注旄掉了下來，旗杆折斷，衆人認爲這是不祥之兆。天子御勤政樓送行，下詔叫哥舒翰率軍進發，經過城門不必下馬，命百官到城郊爲他餞行，旌旗綿延二百里。哥舒翰恐惶不安，多次自稱有病不能統兵，皇帝不從。但由於病重不能視事，將軍政事務委托給田良丘，叫王思禮掌管騎兵，李承光掌管步兵，三人争着爲首，政令無法統一，士兵鬆懈，没有鬥志。第二年，哥舒翰進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安禄山派子安慶緒進攻潼關，哥舒翰擊退了他們。

始，安思順度禄山必反，嘗爲帝言，得不坐。翰既惡禄山，又怨思順。及是，知重兵在己，有所論請，天子重違，因僞爲賊書遺思順者，使關邏禽以獻。翰因疏七罪，請誅之。有詔思順及弟元貞皆賜死，徙放其家。國忠始懼。或説翰曰："禄山本以誅國忠故稱兵，今若留卒三萬守關，悉精鋭度滻水誅君側，此漢挫七國計也。"思禮亦勸翰。翰猶豫未發，謀頗露。國忠大駭，入見帝曰："兵

當初，安思順料到安禄山必反，曾向皇帝進言，得以不受牽連。哥舒翰既憎惡安禄山，又怨恨安思順。到這時，知道重兵掌握在自己手裏，有所陳述請求，天子難以違背，就僞造叛賊方面給安思順的信，叫守關的巡邏哨兵生擒了假信使將他獻給朝廷。哥舒翰乘機上書陳述安思順七條罪狀，請求朝廷處死他。有詔將安思順及弟安元貞全都賜死，并遷移流放他的家人。楊國忠開始畏懼。有人勸説哥舒翰道："安禄山本來因討伐楊國忠的緣故而起兵，如今留下士兵三萬人守潼關，將全部精鋭部隊渡過滻水以清除國君身旁的

法，安不忘危。大兵在潼關而無後殿，萬有一不利，京師危矣。”即募牧兒三千人，日夜訓練，以劍南列將分統之。又募萬人屯灞上，使腹心杜乾運爲帥。翰疑圖己，表請乾運兵隸節下，因詭召乾運計事者，至軍，即斬首梟牙門，并其軍。國忠愈恐，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然翰亦不自安，又謀久不决。數奏言：“禄山雖竊據河朔，不得人心，請持重以敝之，待其離隙，可不血刃而禽。”賊將崔乾祐守陝郡，仆旗鼓，羸師以誘戰。覘者曰：“賊無備，可圖也。”帝信之，詔翰進討。翰報曰：“禄山習用兵，今始爲逆，不能無備，是陰計誘我。賊遠來，利在速戰。王師堅守，毋輕出關，計之上也。且四方兵未集，宜觀事勢，不必速。”

奸臣爲名，這是漢代挫敗七國之亂的計策啊。”王思禮也勸説哥舒翰。哥舒翰猶豫不定没有發兵，謀劃多被泄露。楊國忠十分驚慌，到宫中拜見皇帝説：“兵法安不忘危。大軍在潼關却没有後備兵力，萬一失利，京城就危險了。”楊國忠隨即招募牧兒三千人，日夜訓練，由劍南衆將分别統率他們。又招募一萬人駐守在灞上，派心腹杜乾運任統帥。哥舒翰疑心杜乾運圖謀自己，上表請求杜乾運的軍隊隸屬於自己的部下，就假藉與杜乾運商量事情，杜乾運來到軍中，哥舒翰立即斬下他的頭并將首級懸挂在牙門上示衆，并吞并了他的軍隊。楊國忠更加恐懼，對其子説：“我死無葬身之地了！”但哥舒翰自己也惶惶不安，又長時間謀劃而不能决斷。多次上奏説：“安禄山雖然竊取了河朔，但不得人心，請穩固防守使賊軍疲憊，等他們内部産生裂痕，可以不戰而生擒。”賊將崔乾祐守衛陝郡，偃旗息鼓，用弱兵來誘使官軍出戰。偵察者説：“賊軍没有防備，可以進取。”皇帝信以爲真，命哥舒翰進討。哥舒翰回奏説：“安禄山善於用兵，如今剛開始反叛，不可能没有防備，這是用計引誘我。賊軍遠道而來利於速戰。官軍堅守，不輕易出關，這是上策。况且四方救兵没有集結，應觀察形勢，不必速戰。”

當是時，禄山雖盗河、洛，所過殘殺，人人怨之，淹時月不能進尺寸地。又郭子儀、李光弼兵益進，取常山十數郡。禄山始悔反矣，將還幽州以自固。而國忠計迫，謬説帝趣翰出潼關復陝、洛。時子儀、光弼遥計曰：“翰病且耄，賊素知之，諸軍烏合不足戰。今賊悉鋭兵南破宛、洛，而以餘衆守幽州，吾直擣之，覆其巢窟，質叛族以招逆徒，禄山之首可致。若師出潼關，變生京師，天下怠矣。”乃極言請翰固關無出軍。而帝入國忠之言，使使者趣戰，項背相望也。翰窘不知所出。六月，引而東，慟哭出關，次靈寶西原，與乾祐戰。

在這時，安禄山雖然竊據河、洛，但所到之處殘酷屠殺，人人怨恨，致使安禄山滯留時日不能前進尺寸。加上郭子儀、李光弼的軍隊日益進逼，已奪取了常山等十多個郡。安禄山開始後悔反叛，準備退回幽州以便自守。但楊國忠計窮，揚言皇帝催促哥舒翰兵出潼關收復陝、洛。當時郭子儀、李光弼從遠方獻計説：“哥舒翰有病而且年老，賊一向知道，他所率領的衆軍是烏合之衆不足以出戰。如今賊將全部精鋭兵力南下攻破宛、洛，而用餘兵守幽州，我們直搗幽州，毁掉賊的巢穴，用叛賊家族的人作爲人質來招降叛逆的徒衆，就可以得到安禄山的首級。如果兵出潼關，京城發生變亂，天下就瓦解了。”并極力進言請哥舒翰堅守潼關，不要出兵。但皇帝此時聽信了楊國忠的話，派使者前去督戰，絡繹不絶，

由關門七十里，道險隘，其南薄山，北阻河，賊以數千人先伏險。翰浮舟中流以觀軍，謂乾祐兵寡，易之，促士卒進，道岨無行列。賊乘高頹石下擊，殺士甚衆。翰與良丘登北阜，以軍三萬夾河鳴鼓，思禮等以精卒居前，餘軍十萬次之。乾祐爲陣，十十五五，或却或進，而陌刀五千列陣後。王師視其陣無法，指觀嗤笑，曰："禽賊乃會食。"

道路相望。哥舒翰窘困不知怎麽辦纔好。六月，哥舒翰領兵向東出發，痛哭出關，停駐在靈寶西原，與崔乾祐交戰。從關門七十里，道路艱險狹窄，南面靠山，北面臨黄河，賊派數千人預先埋伏在險處。哥舒翰乘船在中流觀看軍隊，認爲崔乾祐兵少，輕視了他，催促士兵進攻，道路險阻士兵不成隊列。賊從高地推下石塊打擊官軍，砸死士兵很多。哥舒翰與田良丘登上北面山丘，率領三萬士兵隔黄河擊鼓，王思禮等人率精兵行進在前，其餘十萬軍隊跟隨在後。崔乾祐設陣，多多少少，或退或進，而將陌刀手五千人列在陣後。官軍看見崔乾祐的軍陣没有陣法，指指點點看着嗤笑，説："擒賊後就會餐。"

及戰，乾祐旗少偃，如欲遁者，王師懈，不爲備。伏忽起薄戰，皆奮死鬥。翰以氈蒙馬車，畫龍虎，飾金銀爪目，將駭賊，掎戈矢逐北。賊負薪塞路，順風火其車，熛焱熾突，騰烟如夜，士不復相辨，自相鬥殺，尸血狼籍，久乃悟，又棄甲奔山谷及陷河死者十一二。有糧艘百餘，軍爭濟，艘輒沈，至縛矛盾乘以度，喧叫振天地。賊乘之，奔潰略盡。始，關門有三塹，廣二丈，深一丈，士馬奔蹙相壓迮，少選塹平，後至者踐之以入。

等到交戰，崔乾祐軍的旗幟稍稍捲起，像要逃遁的樣子，官軍鬥志鬆懈，不作防備。賊的伏兵突然殺出逼戰，官軍全都拼死格鬥。哥舒翰用氈蒙住馬車，畫上龍虎，用金銀裝飾爪眼，準備嚇唬賊兵，到時倒拖着兵器追逐敗軍。賊背來柴草堵塞道路，順風放火燒官軍的馬車，烈火旺盛，烟霧瀰漫像黑夜一般，士兵彼此不能分辨，相互殘殺，尸血遍地都是，過了很久纔明白過來是怎麽回事。又有人丢棄鎧甲逃進山谷，還有掉進黄河裏而死亡的人，占十分之一二。有運糧的船一百多艘，士兵争着渡河，船多沉没，甚至有人將矛和盾綁起乘上去渡河，叫喊聲震天動地。賊軍乘機襲擊，官軍逃奔散盡。起初，潼關關門有三條壕溝，寬二丈，深一丈，士兵、戰馬逃奔相互踐踏，不久壕溝就被填平，後來的人踩在他們身上入關。

既敗，翰引數百騎絶河還營，羸兵裁八千，至潼津，收散卒復守關。乾祐進攻，於是火拔歸仁等紿翰出關，翰曰："何邪?"曰："公以二十萬衆，一日覆没，持是安歸? 公不見高仙芝等事乎?"翰曰："吾寧效仙芝死，汝舍我。"歸仁不從，執以降賊，械送洛陽。京師震動，由是天子西幸。禄山見翰責曰："汝常易我，今何如?"翰俯伏謝罪曰："陛下撥亂

戰敗之後，哥舒翰率領數百名騎兵渡過黄河回到營中，殘兵敗將纔八千人，到了潼津，哥舒翰收拾散兵再次守關。崔乾祐進攻，這時火拔歸仁等煽惑哥舒翰出關，哥舒翰説："爲什麽啊?"火拔歸仁説："公率二十萬大軍，一天内覆没，如此回去怎麽交待? 公没看見高仙芝等人的事嗎?"哥舒翰説："我寧願仿效高仙芝而死，你放過我吧。"火拔歸仁不聽從，抓住他投降叛賊，帶上枷具送到了洛陽。京城震動，天子因此向西逃。安禄山見到哥舒翰斥責他説："你平常瞧不

主。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土門，來瑱在河南，魯炅在南陽，臣爲陛下以尺書招之，三面可平。”禄山悦，即署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執火拔歸仁，曰：“背主忘義，吾不爾容。”斬之。翰以書招諸將，諸將皆讓翰不死節。禄山知事不可就，囚之。東京平，安慶緒以翰度河。及敗，乃殺之。

起我，如今怎麽樣?”哥舒翰伏在地上謝罪説：“陛下是撥亂反正的君主。如今天下没有平定，李光弼在土門，來瑱在河南，魯炅在南陽，臣爲陛下用書信招撫他們，三面可以平定。”安禄山很高興，就任用他爲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并拘捕了火拔歸仁，説：“背主忘義，我不能容你。”就殺了他。哥舒翰寫信招降衆將，衆將都指責哥舒翰不能爲守節操而死。安禄山知道此事不能成功，就囚禁了哥舒翰。官軍平定東京後，安慶緒帶上哥舒翰渡過黄河。等到戰敗，安慶緒就把他殺了。

翰爲人嚴，少恩。軍行未嘗恤士飢寒，有啖民椹者，痛笞辱之。監軍李大宜在軍中不治事，與將士樗蒲、飲酒、彈箜篌琵琶爲樂，而士米糁不饜。帝令中人袁思藝勞師，士皆訴衣服穿空，帝即斥御服餘者，製袍十萬以賜其軍，翰藏庫中，及敗，封鐍如故。

哥舒翰爲人嚴厲，缺少恩惠。用兵時不曾憐憫士兵的飢寒，有士兵吃了百姓的桑椹，哥舒翰狠狠地用鞭子抽打羞辱他。監軍李大宜在軍中不管軍務，與將士一起賭博、飲酒、彈箜篌琵琶爲樂，而士兵連碎米都不能得到。皇帝派宦官袁思藝慰勞軍隊，士兵們都訴説已經無衣可穿，皇帝就捨出做御服的剩餘面料，做成十萬件衣袍賞賜給軍隊，哥舒翰將衣袍藏在府庫裏，等到他戰敗，府庫封存依舊。

先是，有客梁慎初遺翰書，請壁勿戰以屈賊，翰善之，奏爲左武衛胄曹參軍，留幕府。及翰與國忠貳，慎初曰：“難將作矣。”乃遁去。翰失守，華陰、馮翊、上洛郡官吏皆潰。帝遣劍南將劉光庭等將新募兵萬餘人往助翰，未至而翰被縛云。其後贈太尉，謚曰武愍。

在這之前，有位叫梁慎初的客人送信給哥舒翰，請他堅守不要出戰以便挫敗賊軍，哥舒翰贊揚了他，奏請朝廷授任他爲左武衛胄曹參軍，將他留在幕府中。等到哥舒翰和楊國忠不和，梁慎初説：“災禍就要來臨了。”於是逃走。哥舒翰在潼關失守，華陰、馮翊、上洛郡的官吏都逃散了。皇帝派劍南將領劉光庭等人帶着重新招募的士兵一萬多人去援助哥舒翰，援兵未到哥舒翰就被綁走了。後來哥舒翰被朝廷追贈爲太尉，謚號武愍。

子曜，字子明。八歲，玄宗召見華清宫，擢尚輦奉御。累遷光禄卿。以翰陷賊，哀憤號慟，故吏裴冕、杜鴻漸等見之嘆息。

子名曜，字子明。八歲時，玄宗在華清宫召見他，提拔爲尚輦奉御。多次遷任爲光禄卿。因哥舒翰陷入賊手，哥舒曜哀痛憤恨而痛哭，哥舒翰的故吏裴冕、杜鴻漸等人見到而嘆息。

李光弼討河北，曜請行，拜鴻臚卿，爲光弼副。降安太清、救宋州有功，改殿中監，襲封，爲東都鎮守兵馬使。德宗立，召爲左龍武大將軍。李希烈陷汝州，以周晃爲僞刺史。詔

李光弼討伐河北叛賊，哥舒曜請求同行，拜授鴻臚卿，充當李光弼的副手。因降服安太清、解救宋州有功，改任殿中監，襲父封爵，任東都鎮守兵馬使。德宗即位，召入朝任左龍武大將軍。李希烈攻占汝州，以周晃任僞刺史。朝廷下

拜曜東都、汝州行營節度使，將鳳翔、邠寧、涇原、奉天、好畤兵萬人討希烈。帝召見，問曰："卿治兵孰與父賢?"對曰："先臣，安敢比。但斬長蛇，殪封豕，然後待罪私室，臣之願也。"帝曰："爾父在開元時，朝廷無西憂；今朕得卿，亦不東慮。"及行，帝祖通化門。是日，牙干折。時以翰出師已如此，而斬持旗者，卒以敗，今曜復爾，人憂之。

詔拜授哥舒曜爲東都、汝州行營節度使，率領鳳翔、邠寧、涇原、奉天、好畤等地的軍隊一萬人討伐李希烈。皇帝召見他，問道："卿治軍與你父親相比誰更賢能?"哥舒曜回答説："父超過臣，臣怎敢相比。臣衹是要斬了元凶，射死罪魁，然後在私宅等待治罪，這是臣的願望。"皇帝説："你父在開元時，朝廷没有西邊的憂患；如今朕得到了卿，也不顧慮東面。"到哥舒曜出行時，皇帝在通化門送行。當天，牙旗的旗杆被折斷。當時人認爲哥舒翰出兵就是這樣，因而斬了舉旗的人，但終歸失敗，如今哥舒曜又是這樣，人們爲他擔憂。

曜擊賊，收汝州，禽晃以獻，斬其將二人。希烈退保許州。詔城襄城，曜以疲人版築不如按甲持重以挫之，帝不許，有詔督戰。曜進次潁橋，雷震軍中七馬斃，曜懼，還屯襄城。希烈遣衆萬人縱火攻栅，殪人于塹以薄壘，曜苦戰破之。居數月，希烈自率兵三萬圍曜，築甬道屬城，矢集如雨，帝遣神策將劉德信以兵三千援之，又詔河南都統李勉出兵相掎角。勉以"希烈在外，許守兵少，乘虚襲之，希烈自解"，乃遣部將與德信趨許，未至，有詔切讓，使班師。德信等惶惑還，軍無斥候，至扈澗，爲賊設伏詭擊，死者殆半，器械輜重皆亡。德信走汝州。勉恐東都危，使將李堅華以兵四千往守，賊梗道，不得入。汴兵沮，襄城圍益急。帝乃詔普王以荆、襄、江西、鄂、沔之師討蔡州，詔涇原節度使姚令言救襄城。未行，京師亂，帝幸奉天。襄城陷，曜走洛陽。會母喪，奪爲東都畿、汝節度使。遷河南尹。

哥舒曜攻打賊軍，收復了汝州，生擒周晃獻到朝廷，還殺了他的二名將領。李希烈退守許州。下詔修築襄城城墻，哥舒曜認爲派疲憊的士兵築城不如按兵不動挫敗賊軍，皇帝不同意，下詔督促哥舒曜出戰。哥舒曜進軍駐扎在潁橋，雷電擊死了軍中七匹戰馬，哥舒曜恐懼，回軍駐守襄城。李希烈派一萬人放火進攻營寨，并用人填平塹濠來逼近營壘，哥舒曜苦戰打敗了敵軍。過了幾個月，李希烈親自率領三萬士兵圍攻哥舒曜，并修築有墻掩護的通道進逼城下，飛箭密集如雨，皇帝派神策將劉德信率三千士兵援助他，皇帝又下詔叫河南都統李勉出兵相互策應。李勉認爲"李希烈在外，許州守兵少，乘虚襲擊，李希烈自會解圍"，於是派部將與劉德信一起趕往許州，還没到達，皇帝下詔書深加責備，命他們班師。劉德信等人惶惑返回，因軍中没有派出偵探的人，到達扈澗時，被賊軍所設的伏兵偷襲，死亡差不多一半，器械輜重全都喪失。劉德信逃往汝州。李勉害怕東都危急，派部將李堅華率四千士兵前去守衛，賊兵阻道，不能進入東都。汴軍受挫，襄城之圍更加危急。皇帝於是下詔命普王率荆、襄、江西、鄂、沔的軍隊討伐蔡州，下詔命涇原節度使姚令言解救襄城之圍。没等出發，京師發生變亂，皇帝逃往奉天。襄城失陷，哥舒曜逃往洛陽。遇母喪，朝廷令他免除守喪，任東都畿、汝州節度使。遷任河南尹。

曜拙於統御而鋭殺戮，士畏而不

哥舒曜不善於統兵而專意於殺戮，士兵怕他

懷。貞元元年部將叛，夜焚河南門，曜挺身免。帝以汴州刺史薛珏代之，召入爲鴻臚卿。終右驍衛上將軍，贈幽州大都督。

子七人俱以儒聞。峘，茂才高第，有節概。嵦、崿、屺皆明經擢第。

而不愛戴他。貞元元年，部將反叛，夜裏焚燒了河南府門，哥舒曜脱身得免。皇帝派汴州刺史薛珏取代他，召入朝任鴻臚卿。死時官任右驍衛上將軍，追贈幽州大都督。

哥舒曜七個兒子都以儒學知名。其中哥舒峘，考中茂才科高等，有節操。哥舒嵦、哥舒崿、哥舒屺都考中明經科。

高仙芝

高仙芝，高麗人。父舍雞，初以將軍隸河西軍，爲四鎮校將。

高仙芝，是高麗人。父名舍雞，起初以將軍之職隸屬於河西軍，任四鎮校將。

仙芝年二十餘，從至安西，以父功補游擊將軍。數年，父子并班。仙芝美姿質，善騎射，父猶以其儒緩憂之。初事節度使田仁琬、蓋嘉運等，不甚知名。後事夫蒙靈詧，乃善遇之。開元末，表爲安西副都護、四鎮都知兵馬使。

高仙芝二十多歲時，跟隨父親來到安西，因父功補授爲游擊將軍。幾年後，父子成爲同僚。高仙芝儀貌堂堂，善於騎射，父仍爲他迂緩而憂慮。高仙芝起初奉事節度使田仁琬、蓋嘉運等人，不太知名。後來奉事夫蒙靈詧，這纔受到器重。開元末年，夫蒙靈詧上表奏請朝廷拜授他爲安西副都護、四鎮都知兵馬使。

小勃律，其王爲吐蕃所誘，妻以女，故西北二十餘國皆羈屬吐蕃。自仁琬以來三討之，皆無功。天寶六載，詔仙芝以步騎一萬出討。是時步兵皆有私馬自隨，仙芝乃自安西過撥换城，入握瑟德，經疏勒，登葱嶺，涉播密川，遂頓特勒滿川，行凡百日。特勒滿川，即五識匿國也。仙芝乃分軍爲三，使疏勒趙崇玭自北谷道、撥换賈崇瓘自赤佛道、仙芝與監軍邊令誠自護密俱入，約會連雲堡。堡有兵千餘。城南因山爲柵，兵九千守之。城下據婆勒川。會川漲，不得度，仙芝殺牲祭川，命士人齎三日糒集水涯，士不甚信。既涉，旗不沾，韉不濡。兵已成列，仙芝喜，告令誠曰："嚮吾方涉，賊擊我，我無類矣。今既濟而陣，天以賊賜我也。"遂登山挑戰，日未中，破之。拔其城，斬五千級，生禽千人，馬千餘匹，衣資器甲數萬計。仙芝欲遂深入，令誠懼，不肯行。仙芝留羸弱三

小勃律，其王受吐蕃的引誘，吐蕃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他爲妻，因此西北二十多個國家都隸屬於吐蕃。自從田仁琬以來三次討伐小勃律，都没有成功。天寶六載，下詔命高仙芝率步騎一萬人馬出討。當時步兵都各自帶着私馬，高仙芝就從安西出發經過撥换城，進入握瑟德，途經疏勒，登上葱嶺，跋涉播密川，最後停駐在特勒滿川，行軍共一百天。特勒滿川，就是五識匿國。高仙芝在這裏兵分三路，派疏勒趙崇玭取道北谷道，派撥换賈崇瓘取道赤佛道，高仙芝與監軍邊令誠取道護密，三路一起進兵，相約在連雲堡會合。連雲堡有守兵一千多人。城的南面依山設營柵，有九千守軍。城下有婆勒川。適逢川水暴漲，不能渡過，高仙芝殺牲畜祭川，命士兵帶上三天的乾糧集合在水邊，士兵不大相信能渡。渡過川後，連旗都没有沾水，馬的鞍韉也没有濕。士兵登岸後列好了陣，高仙芝很高興，告訴邊令城説："假若我軍正渡水時敵軍襲擊我們，我軍就全完了。現在已渡過川并列好陣，這是上天以賊賞賜給我們啊。"於是登山挑戰，太陽没到正午，就打敗了賊軍，奪取了敵城，斬殺五千首級，生擒一千人，繳獲戰馬一千多匹，服裝物資

千使守，遂引師行。三日，過坦駒嶺，嶺峻絶，下四十里。仙芝恐士憚險不敢進，乃潜遣二十騎，衣阿弩越胡服來迎，先語部校曰："阿弩越胡來迎，我無慮矣。"既至，士不肯下，曰："公驅我何去?"會二十人至，曰："阿弩越胡來迎，已斷娑夷橋矣。"仙芝即陽喜，令士盡下。娑夷河，弱水也。既行三日，越胡來迎。明日，至阿弩越城。遣將軍席元慶以精騎一千先往，謂小勃律王曰："不窺若城，吾假道趨大勃律耳。"城中大酋領皆吐蕃腹心，仙芝密令元慶曰："若酋領逃者，弟出詔書呼之，賜以繒綵，至，皆縛以待我。"元慶如言。仙芝至，悉斬之。王及妻逃山穴，不可得，仙芝招喻，乃出降，因平其國。急遣元慶斷娑夷橋，其暮，吐蕃至，不克度。橋長度一箭所及者，功一歲乃成。八月，仙芝以小勃律王及妻自赤佛道還連雲堡，與令誠俱班師。於是拂菻、大食諸胡七十二國皆震懾降附。

武器甲胄數以萬計。高仙芝打算乘勝深入，邊令誠畏懼，不肯前行。高仙芝留下弱兵三千人駐守這裏，就帶兵繼續前進。三天後，翻過坦駒嶺，這嶺高峻險絶，下山的路有四十里。高仙芝擔心士兵畏懼艱險不敢前進，就暗中派了二十名騎兵，穿着阿弩越胡人的衣服前來迎接，高仙芝事先對部將説："如果阿弩越胡人來迎接，我們就没有顧慮了。"已到山頂，士兵們不肯下山，説："公驅使我們到哪裏去?"正巧二十名騎兵趕到了，對高仙芝説："阿弩越胡來迎接，我們已將娑夷橋截斷了。"高仙芝聽後立即裝作高興，命士兵全都下山。娑夷河，就是弱水。行走了三天，阿弩越胡來迎唐兵。第二天，唐兵到達阿弩越城。高仙芝派將軍席元慶率精鋭騎兵一千人馬先行，對小勃律國王説："不是想得到你的城，我們是借道前往大勃律而已。"小勃律城中的大酋領都是吐蕃的心腹，高仙芝密令席元慶説："如果小勃律酋領有逃跑的，你衹需出示詔書呼喊他們，用繒綵賞賜他們，等他們來到，把他們全都捆綁起來等待着我。"席元慶按照他的吩咐去做了。高仙芝來到城中，將大酋領全部斬殺。小勃律國王和其妻逃入山洞無法抓到，高仙芝招撫告諭後，國王和其妻纔出來投降，高仙芝乘機平定了小勃律國。事後急忙派席元慶截斷娑夷橋，當天黄昏，吐蕃兵趕到，不能過河。橋的長度約有一箭之遥，費功一年纔能完工。這年八月，高仙芝帶着小勃律王和王妻從赤佛道回到連雲堡，與邊令誠一起班師。從此拂菻、大食諸胡七十二國都震驚畏懼而歸降於唐。

仙芝遣判官王庭芬奏捷京師。軍至河西，靈詧怒，不迎勞。既見，駡曰："高麗奴，于闐使爾何從得之?"仙芝懼，且謝曰："中丞力也。"又曰："焉耆鎮守使、安西副都護、都知兵馬使，皆何從得之?"答曰："亦中丞力也。"靈詧曰："審若此，捷書不待我而敢即奏，何邪? 奴當斬，顧新立功，故貸爾。"仙芝不知所爲。令誠密言狀於朝，且曰："仙芝立功

高仙芝派判官王庭芬到京師報捷。軍隊到達河西時，夫蒙靈詧發怒，不肯迎接慰勞大軍。見到高仙芝後，夫蒙靈詧駡道："高麗奴，于闐使職你從誰手裏得到的?"高仙芝很害怕，告謝説："是中丞之力啊。"夫蒙靈詧又説："你所任的焉耆鎮守使、安西副都護、都知兵馬使的職務，都是從哪裏得到的?"高仙芝回答説："也是中丞之力。"夫蒙靈詧説："果真如此，捷報不等待我而竟敢直接上奏，這是爲什麽? 奴理當斬首，看你剛立了功，所以赦免了你。"高仙芝不知所措。

而以憂死，後孰爲朝廷用者？”帝乃擢仙芝鴻臚卿、假御史中丞，代靈詧爲四鎮節度使，而詔靈詧還，靈詧懼。仙芝朝夕見，輒趨走，靈詧益慚。副都護程千里、衙將畢思琛、行官王滔康懷順陳奉忠等皆嘗譖仙芝於靈詧者。既視事，呼千里嫚罵曰：“公面雖男兒，而心似婦女，何邪？”謂琛曰：“爾奪吾城東千石種田，憶之乎？”對曰：“公見賜者。”仙芝曰：“爾時吾畏汝威，豈憐汝而賜邪？”又召滔，欲捽辱。良久，皆釋，曰：“吾不恨矣。”由是舉軍安之。俄加左金吾衛大將軍，與一子五品官。

邊令誠秘密將情况報告了朝廷，并説：“高仙芝立了功如因憂慮而死，將來誰願意爲朝廷效命呢？”皇帝於是升任高仙芝爲鴻臚卿、暫行御史中丞，取代夫蒙靈詧任四鎮節度使，而下詔命夫蒙靈詧返回，夫蒙靈詧很害怕。高仙芝早晚去拜見他，總是急步來到他跟前，夫蒙靈詧更加慚愧。副都護程千里、衙將畢思琛、行官王滔康懷順陳奉忠等人都曾在夫蒙靈詧面前詆毁過高仙芝。高仙芝就任後，叫來程千里謾駡道：“公面容雖是男子，而心却像婦女，爲什麽啊？”對畢思琛説：“你奪走我城東能産千石種子的田地，能記起來嗎？”畢思琛回答説：“那是公賞賜給我的。”高仙芝説：“從前我畏懼你的權勢，難道會是憐憫你而賞賜給你的嗎？”又召來王滔，準備揪拉羞辱他。過了一段時間，將以上仇人全都予以寬大，説：“我不恨了。”從此全軍得以安定。不久高仙芝加授爲左金吾衛大將軍，授一子爲五品官。

九載，討石國，其王車鼻施約降，仙芝爲俘獻闕下，斬之，由是西域不服。其王子走大食，乞兵攻仙芝於怛邏斯城，以直其冤。仙芝爲人貪，破石，獲瑟瑟十餘斛、黄金五六槖駝、良馬寶玉甚衆，家貲累巨萬。然亦不甚愛惜，人有求輒與，不問幾何。

九載，高仙芝率兵討伐石國。國王車鼻施議和投降，高仙芝將他作爲俘虜獻到朝廷，并斬殺了他，從此西域諸國不肯服從。石國王子逃到大食，乞求派兵到怛邏斯城攻打高仙芝，來報其父的冤仇。高仙芝爲人十分貪婪，攻破石國後，獲得瑟瑟十餘斛、黄金裝了五六駱駝、良馬寶玉很多，家産累積達巨萬。但也不大愛惜，人們有所求就給與，不問多少。

尋除武威太守，代安思順爲河西節度使，群胡固留思順，更拜右羽林軍大將軍，封密雲郡公。禄山反，榮王爲元帥，仙芝副之，領飛騎、彍騎及朔方等兵，出禁財募關輔士五萬，繼封常清東討。帝御勤政樓，引榮王受命，宴仙芝以下。帝又幸望春亭勞遣，詔監門將軍邊令誠監軍。次陝郡，而常清敗還。仙芝急，乃開太原倉，悉以所有賜士卒，焚其餘，引兵趨潼關。會賊至，甲仗資糧委於道，彌數百里。既至關，勒兵繕守具，士氣稍稍復振。賊攻關不得入，乃引

不久授任爲武威太守，取代安思順任河西節度使，衆胡執意挽留安思順，朝廷於是改拜他爲右羽林軍大將軍，封爲密雲郡公。安禄山反叛，榮王任元帥，高仙芝爲副，率領飛騎、彍騎及朔方等軍隊，拿出宫中財物招募關輔士兵五萬，接替封常清東討。皇帝登上勤政樓，引榮王接受軍令，賜宴高仙芝以下的將領。皇帝又到望春亭慰勞送行，下詔命監門將軍邊令誠監軍。軍隊停駐陝郡，但封常清敗還。高仙芝着了急，就打開太原倉，拿出所有東西賞賜士兵，焚燒了剩餘的物品，領兵急速趕往潼關。正巧賊軍趕到，官軍將甲仗資糧丢棄在路上，綿延幾百里。到潼關後，高仙芝整頓軍隊修繕守備設施，士氣纔漸漸振作

還。

初，令誠數私於仙芝，仙芝不應，因言其逗橈狀以激帝，且云："常清以賊摇衆，而仙芝棄陝地數百里，朘盗稟賜。"帝大怒，使令誠即軍中斬之。令誠已斬常清，陳尸於蘧蒢。仙芝自外至，令誠以陌刀百人自從，曰："大夫亦有命。"仙芝遽下，曰："我退，罪也，死不敢辭。然以我爲盗頡資糧，誣也。"謂令誠曰："上天下地，三軍皆在，君豈不知?"又顧麾下曰："我募若輩，本欲破賊取重賞，而賊勢方鋭，故遷延至此，亦以固關也。我有罪，若輩可言；不爾，當呼枉。"軍中咸呼曰："枉!"其聲殷地。仙芝視常清尸曰："公，我所引拔，又代吾爲節度，今與公同死，豈命歟!"遂就死。

起來。賊軍進攻潼關不得攻入，於是退兵。

當初，邊令誠多次因私事請求高仙芝，高仙芝没有答應，這時乘機告發他逗留不進來以激怒皇帝，還説："封常清用賊來動摇軍隊，而高仙芝放棄陝地數百里，剋扣并盗取軍糧賜物。"皇帝大怒，派邊令誠到軍中斬殺他。邊令誠已殺了封常清，將他的尸體放在草席上。高仙芝從外邊趕到，邊令誠率一百名陌刀手跟隨自己，説："大夫也有詔命。"高仙芝立即跪下來，説："我後退，是罪過，不敢拒死。然而認爲我盗取剋扣資用軍糧，是誣陷我。"對邊令誠説："上天下地，三軍都在，君難道不知嗎?"又環顧部下説："我招募你們，本想擊敗叛賊領取重賞，但賊勢正盛，所以拖延到這時，也是爲了堅守潼關啊。我有罪，你們可以説；不然，應當喊冤枉。"軍中都喊叫："冤枉！"喊聲震地。高仙芝看着封常清的尸體説："公，是我所引薦提拔，又取代我任節度使，如今與公同死，難道這是天命嗎!"於是被殺。

封常清

封常清，蒲州猗氏人。外祖教之讀書，多所該究。然孤貧，年過三十，未有名。夫蒙靈詧爲四鎮節度使，以高仙芝爲都知兵馬使。嘗出軍，奏傔從三十餘人，衣襜鮮明，常清慨然投牒請豫。常清素瘠，又脚跛，仙芝陋其貌，不納。明日復至，仙芝謝曰："傔已足，何庸復來?"常清怒曰："我慕公義，願事鞭靮，故無媒自前，公何見拒深乎?以貌取士，恐失之子羽。公其念之。"仙芝猶未納，乃日候門下，仙芝不得已，竄名傔中。

封常清，是蒲州猗氏人。外祖教他讀書，多能詳究。但早年喪父家境貧窮，年過三十，不爲人知。夫蒙靈詧任四鎮節度使，以高仙芝任都知兵馬使。高仙芝曾出兵，奏請侍從三十多人，服裝要求鮮亮，封常清慨然投書請求加入。封常清一向清瘦，又是跛脚，高仙芝嫌他相貌醜陋，不肯接受他。第二天封常清又來了，高仙芝推托説："侍從已够了，何用再來?"封常清發怒説："我仰慕公的高義，希望奉事左右，所以没有人介紹就自己前來投報，公爲什麽將我拒之千里之外呢?以外貌取士，恐怕要失掉澹臺子羽那樣的人才。公考慮一下吧。"高仙芝仍舊没有接納，於是封常清天天等候在高仙芝的門前，高仙芝不得已，將他的名補在侍從之列。

會達奚諸部叛，自黑山西趣碎葉，有詔邀擊。靈詧使仙芝以二千騎追躡。達奚行遠，人馬疲，禽馘略盡。常清於幕下潜作捷布，具記井泉次舍、克賊形勢謀略，條最明審。仙

時逢達奚諸部叛亂，從黑山之西進逼碎葉，朝廷下詔出兵截擊。夫蒙靈詧派高仙芝率二千名騎兵追擊。達奚兵行軍已很長時間，人馬疲憊，幾乎全被唐兵生擒斬殺。封常清在營中暗作捷報，詳細記載井泉駐所、攻克賊軍的形勢謀略，

芝取讀之，皆意所欲出，乃大駭，即用之。軍還，靈詧迎勞，仙芝已去奴襪帶刀，而判官劉眺、獨孤峻爭問："向捷布誰作者？公幕下安得此人？"答曰："吾傔封常清也。"眺等驚，進揖常清坐，與語，異之，遂知名。以功授疊州戍主，仍爲判官。

敘述極爲清晰詳實。高仙芝拿來閱讀，都是自己心裏想說的，於是大爲驚嘆，立即任用了他。軍隊返回，夫蒙靈詧前去迎接慰勞，高仙芝已卸下奴襪帶刀，而判官劉眺、獨孤峻却爭着問："先前的捷報是誰作的？公幕府中怎麼會得到此人？"高仙芝回答說："是我的侍從封常清。"劉眺等人很驚奇，上前致禮請封常清入座，同他交談，覺得他了不起，封常清從此知名。因功授任爲疊州戍主，并任判官。

仙芝破小勃律，代靈詧爲安西節度使，常清以從戰有勞，擢慶王府録事參軍事，爲節度判官。仙芝征討，常知後務。常清才而果，胸無疑事。仙芝委家事於郎將鄭德詮，其乳母子也，威動軍中。常清嘗自外還，諸將前謁。德詮見常清始貴，易之，走馬突常清騶士去。常清命左右引德詮至廷中，門輒閉，因離席曰："吾起細微，中丞公過聽，以主留事，郎將安得無禮？"因叱曰："須暫假郎將死，以肅吾軍。"因杖死，以面仆地曳出之。仙芝妻及乳母哭門外救請，不能得，遽以狀白仙芝，仙芝驚，及見常清，憚其公，不敢讓。常清亦不謝。會大將有罪，又殺二人，軍中莫不股栗。仙芝節度河西，復請爲判官。久之，擢安西副大都護、安西四鎮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未幾，改北庭都護，持節伊西節度使。常清性勤儉，耐勞苦，出軍乘騾，私厩裁二馬，賞罰分明。

高仙芝打敗小勃律後，取代夫蒙靈詧任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因跟隨作戰有功，升任慶王府録事參軍事，任節度判官。高仙芝征討，封常清經常主持留後事務。封常清有才幹而且做事果斷，没有猶豫不定的事。高仙芝將家事委托給郎將鄭德詮，他是高仙芝乳母之子，威震軍中。封常清曾從外面返回，衆將前往拜見。鄭德詮見封常清剛剛顯貴，瞧不起他，驅馬衝撞封常清的侍從騎士而離去。封常清命左右帶鄭德詮到院中，關上門，隨即離開座位說："我出身低賤，蒙中丞公不棄，派我掌留後事，郎將怎敢無禮？"接着叱責說："需暫借郎將一命，以便整頓我軍。"就將他杖殺，臉朝地拖了出去。高仙芝妻和乳母在門外哭泣求情，不獲准許，立即將情況禀告了高仙芝，高仙芝大爲吃驚，等見到封常清，畏懼他的公正，不敢責備。封常清也不道歉。正巧大將有罪，封常清又殺了二人，軍中無不膽戰心驚。高仙芝任河西節度使，再次奏請封常清任他的判官。過了很久，封常清升任安西副大都護、安西四鎮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不久，改任北庭都護，持節伊西節度使。封常清生性勤勞儉樸，吃苦耐勞，行軍騎騾，私厩中纔有二匹馬，治軍賞罰分明。

天寶末入朝，而安禄山反，帝引見，問何策以討賊。常清見帝憂，因大言曰："天下太平久，人不知戰。然事有逆順，勢有奇變，臣請馳至東京，悉府庫募驍勇，挑馬棰度河，計日取逆胡首以獻闕下。"天子壯之。明日，以常清爲范陽節度副大使，乘

天寶末年封常清入朝，而安禄山反叛，皇帝召見了他，詢問他用什麼策略討伐叛賊。封常清看見皇帝很憂慮，就誇口說："天下長期處於太平，人們不懂得作戰。但事情有逆順，形勢有突變，臣請求驅馬火速趕到東京，拿出府庫中的所有財物招募驍勇，衹帶着馬鞭渡過黄河，指日就可獲取逆胡的首級將它送到朝廷。"天子稱贊他

馳赴東京。常清募兵得六萬人，然皆市井庸保，乃部分旗幟，斷河陽橋以守。賊移書平原，令太守顏真卿以兵七千防河。真卿馳使司兵參軍事李平入奏。常清取平表發視，即倚帳作書遺真卿，勸堅守，且傳購禄山檄數十函與之，真卿得，以分曉諸郡。

的豪壯。第二天，任命封常清爲范陽節度副大使，乘驛馬趕赴東京。封常清招募士兵得到六萬人，然而都是市井雇工之類，封常清於是將他們分編成隊伍，并截斷河陽橋以便防守。叛賊送信到平原，命太守顏真卿率七千名士兵防守黄河。顏真卿派司兵參軍事李平驅馬急速入京奏報。封常清拿着李平的奏表打開看，隨即倚靠軍帳寫回信送交顏真卿，勉勵他堅守，并且將幾十函購求安禄山首級的檄文送給他，顏真卿得到這些檄文，分發通告各郡。

禄山度河，陷滎陽，入甖子谷，先驅至葵園。常清使驍騎拒之，殺拓羯數十百人。賊大軍至，常清不能禦，退入上東門，戰不利。賊鼓而進，劫官吏。再戰於都亭驛，又不勝；引兵守宣仁門，復敗。乃自提象門出，伐大木塞道以殿，至穀水，西奔陝。語高仙芝曰："賊鋭甚，難與争鋒。潼關無兵，一夫奔突則京師危，不如急守潼關。"仙芝從之。

安禄山渡過黄河，攻占滎陽，進入甖子谷，前鋒到達葵園。封常清派驍騎抵禦，斬殺拓羯幾十上百人。叛賊大軍到達，封常清不能抵禦，退入上東門，交戰不利。賊擊鼓進軍，劫殺官吏。雙方再次在都亭驛交戰，封常清又不能取勝；帶兵退守宣仁門，又一次戰敗。封常清於是從提象門出城，砍倒大樹堵塞道路用來阻攔追兵，退到穀水，向西逃奔到陝。對高仙芝説："賊勢很盛，難以與他們争鋒。潼關没有守兵，如有一兵攻破京城就會處於險境，不如趕快據守潼關。"高仙芝采納了他的建議。

敗書聞，帝削常清官，使白衣隷仙芝軍效力。仙芝使衣黑衣監左右部軍。及邊令誠以詔書至，示之，常清曰："吾所以不死者，恐污國家節，受戮賊手。今死乃甘心。"始，常清敗，徑入關，欲見上陳討賊事。至渭南，有詔赴潼關。常清憂懼，爲表以謝，且言："自東京陷，三遣使表論成敗，不得對。"又言："臣死後，望陛下無輕此賊，則社稷安。"至是臨刑，以表授令誠而死。人多哀之。

封常清戰敗的表狀報上，皇帝削奪了封常清的官職，派他以平民身份到高仙芝手下效力。高仙芝叫他穿黑衣監左右部軍。等到邊令誠帶着詔書到達，宣示給他時，封常清説："我所以不去死的原因，是怕污損了國家的旌節，而死於賊手。如今去死則是甘心情願。"當初，封常清戰敗後，直接進入潼關，打算拜見皇上陳述討伐叛賊之事。到了渭南，有詔命他趕赴潼關，封常清憂慮恐懼，作奏表推辭，并説："自從東京陷落，曾三次派遣使者上表陳述成敗得失，没有得到答覆。"又説："臣死之後，希望陛下不要輕視此賊，那麽社稷就會平安。"到這時臨刑，將表奏交給邊令誠而死。很多人爲他悲傷。

贊曰：禄山裒百鬥驍虜，乘天下忘戰，主德耄勤，故提戈内噪，人情崩潰。常清乃驅市人數萬以嬰賊鋒，一戰不勝，即奪爵土。欲入關見天子

贊曰：安禄山糾集身經百戰的驍勇虜兵，乘天下不知戰事，君主之德倦怠之機，由此興兵内亂，人心崩潰。封常清於是驅使市井之徒數萬來阻遏賊鋒，一旦交戰不勝，就被削奪官爵。打算

論成敗事，使者三輩上書，皆不報，回斬于軍。仙芝棄陝守關，遏賊西勢，以喪地被誅。玄宗雖爲左右蒙瞽，然荒奪其明亦甚矣。卒使叛將得藉口，執翰以降賊。嗚呼，非天熟其惡，使亂四海，舉黔首而殘之邪！彼二將奚誅焉？

入關拜見天子陳述成敗之事，三次派使者上書，都没有答覆，反而被斬於軍中。高仙芝放棄陝地守衛潼關，遏制賊向西的攻勢，以失地罪名而被誅殺。玄宗雖然被左右所蒙蔽，但昏聵而奪去他的英明也是一清二楚的事情。終於使叛將得到藉口，捉住哥舒翰來投降叛賊。唉，這難道不是上天有意要釀成他的罪惡，叫他攪亂天下，拿百姓來殘殺的嗎！不然那二將怎麼會被誅殺呢？

唐書卷一百三十六

列傳第六十一

李光弼列傳

李光弼　李象

李光弼，營州柳城人。父楷洛，本契丹酋長，武后時入朝，累官左羽林大將軍，封薊郡公。吐蕃寇河源，楷洛率精兵擊走之。初行，謂人曰："賊平，吾不歸矣。"師還，卒于道。贈營州都督，謚曰忠烈。

光弼嚴毅沈果，有大略，幼不嬉弄，善騎射。起家左衛親府左郎將，累遷左清道率，兼安北都護，補河西王忠嗣府兵馬使，充赤水軍使。忠嗣遇之厚，雖宿將莫能比。嘗曰："它日得我兵者，光弼也。"俄襲父封。以破吐蕃、吐谷渾功，進雲麾將軍。朔方節度使安思順表爲副，知留後事，愛其材，欲以子妻之，光弼引疾去。隴右節度使哥舒翰異其操，表還長安。

李光弼，是營州柳城人。父名楷洛，原是契丹人的酋長，武后時入朝，多次任官爲左羽林大將軍，封爲薊郡公。吐蕃侵犯河源，李楷洛率精兵擊退了他們。當初隊伍出發時，李楷洛對人說："平定賊軍，我回不去了。"大軍凱旋，李楷洛死在路上。追贈營州都督，謚號叫忠烈。

李光弼威嚴沉穩果斷，有遠略，小時候不喜歡玩耍，善於騎射。開始做官任左衛親府左郎將，多次遷任爲左清道率，兼安北都護，補授河西王忠嗣府兵馬使，充任赤水軍使。王忠嗣對他很優待，即使是舊將也無法比上。王忠嗣曾說："將來掌握我軍隊的，是李光弼。"不久李光弼襲父封爵。因擊敗吐蕃、吐谷渾的功勞，進位雲麾將軍。朔方節度使安思順上表請求朝廷任他爲自己的副手，主持留後事，喜愛他的才幹，想把女兒嫁給他，李光弼稱病辭官而去。隴右節度使哥舒翰欣賞他的節操，上表奏請將他召回長安。

安禄山反，郭子儀薦其能，詔攝御史大夫，持節河東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雲中太守。尋加魏郡太守、河北采訪使。光弼以朔方兵五千出土門，東救常山，次真定，常山團結子弟執賊將安思義降。自顔杲卿死，郡爲戰區，露胔蔽野，光弼酹而哭之，出爲賊幽閉者，厚恤其家。

安禄山反叛，郭子儀向朝廷推薦他的才能，下詔命他代理御史大夫，持節河東節度副大使，主持節度事務，兼雲中太守。不久加授魏郡太守、河北采訪使。李光弼率五千名朔方兵從土門出發，向東進軍援救常山，駐扎在真定，常山一帶的團結兵子弟活捉賊將安思義歸降了官軍。自從顔杲卿死去，常山郡一帶成爲戰區，尸體滿山遍野，李光弼設祭哭吊死者，放出被賊囚禁的人，優厚撫恤他們的家人。

時賊將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攻饒陽，光弼得思義，不殺，問其計，答曰："今軍行疲勞，逢敵不可支，不如按軍入守，料勝而出。虜兵焱鋭，弗能持重，圖之萬全。"光弼曰："善。"據城待。明日，思明兵二萬傅堞，光弼兵不得出，乃以勁弩五百射之，賊退，徙陣稍北。光弼出其南，夾滹沱而軍。思明雖數困，然恃近救，解鞍休士。是日，饒陽賊五千至九門，光弼諜知之，提輕兵，斂旗鼓，伺賊方飯，襲殺之且盡。思明懼，引去，以奇兵斷餉道。馬食薦藉，光弼命將取芻行唐，賊鈔擊之，兵負户戰，賊不能奪。會郭子儀收雲中，詔悉衆出井陘，與光弼合擊賊九門西，思明大敗，挺身走趙郡，立節中流矢死，希德走鉅鹿。收槀城等十縣，遂攻趙。詔加光弼范陽大都督府長史、范陽節度使。思明繇鼓城入博陵，殺官吏。景城、河間、信都、清河、平原、博平六郡結營自守，以附光弼。光弼急攻趙，一日拔之。士多鹵掠，光弼坐譙門，收所獲，悉歸之民，城中大悦。進圍博陵，未下。與子儀合擊思明於嘉山，大破之。光弼以范陽本賊巢窟，當先取之，揠賊根本。會潼關失守，乃拔軍入井陘。

當時賊將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進攻饒陽，李光弼獲得安思義，没有殺掉他，向他問計，安思義回答説："現在士兵疲勞，遇敵不能抵抗，不如按兵不動入城堅守，預料能取勝時再出戰。虜兵氣勢凶猛，不能長久相持，取勝他們可以有十分的把握。"李光弼説："好。"就守城待敵。第二天，史思明率二萬士兵逼近城墻，李光弼軍不能出城，就派强弩手五百人射擊，賊軍退却，將陣地稍向北遷移。李光弼從賊軍的南面出發，隔着滹沱河而扎營。史思明雖然多次受困，但却倚仗附近就有援兵，叫士兵解下馬鞍休息。當天，饒陽賊兵五千人到達九門，李光弼的偵察兵獲知，李光弼於是派出輕兵，收起旗鼓，乘賊軍正在吃飯，襲擊賊軍幾乎將他們殺盡。史思明恐懼，率兵退去，派奇兵阻斷了唐軍糧道。唐軍供給斷絶，以致馬吃草墊，李光弼命令部將到行唐去取草料，賊軍包抄襲擊他們，士兵背靠着門死戰，賊兵無法强取。適逢郭子儀收復了雲中，下詔命他率領全部人馬從井陘出發，與李光弼在九門以西合擊賊軍，史思明大敗，史思明脱身逃往趙郡，李立節身中流箭而死，蔡希德逃到鉅鹿。李光弼收復槀城等十個縣，接着圍攻趙郡。朝廷下詔加授李光弼范陽大都督府長史、范陽節度使。史思明由鼓城進入博陵，屠殺官吏。景城、河間、信都、清河、平原、博平六郡都構築營壘自守，而歸附了李光弼。李光弼猛攻趙郡，一天時間就攻破了郡城。士兵們大肆搶掠，李光弼坐在城樓上，收繳搶到的物品，將它們全都歸還了百姓，城中的百姓非常高興。李光弼進軍圍攻博陵，没有攻下。在嘉山與郭子儀合擊史思明，大敗了史思明軍。李光弼認爲范陽本是叛賊的巢穴，應當先奪取它，搗毁賊的老巢。恰巧潼關失守，於是調兵退入井陘。

肅宗即位，詔以兵赴靈武，更授户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節度如故。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入太原。前此，節度使王承業政弛謬，侍御史崔衆主兵太原，每侮狎承業，光弼素不平。及是，詔衆以兵付光弼。

肅宗即位，下詔命李光弼率兵趕赴靈武，改任户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節度使職依舊。李光弼率景城、河間士兵五千人進入太原。在這以前，節度使王承業政令鬆弛謬誤，侍御史崔衆在太原掌握兵權，經常凌辱排擠王承業，李光弼一直憤憤不平。到這時，下詔命崔衆將兵權

衆素狂易，見光弼長揖，不即付兵，光弼怒，收繫之。會使者至，拜衆御史中丞。光弼曰：“衆有罪，已前繫，今但斬侍御史。若使者宣詔，亦斬中丞。”使者内詔不敢出，乃斬衆以徇，威震三軍。

交給李光弼。崔衆平時狂妄輕浮，見到李光弼祇是長揖，而不肯立即交出兵權，李光弼發怒，拘捕了他。正巧使者來到，拜授崔衆爲御史中丞。李光弼説：“崔衆有罪，事先已被逮捕，現在斬的祇是侍御史。如果使者宣布詔命，斬的就是中丞了。”使者藏起詔書不敢拿出，李光弼於是將崔衆斬首示衆，聲威震懾三軍。

至德二載，思明、希德率高秀巖、牛廷玠將兵十萬攻光弼。時鋭兵悉赴朔方，而麾下卒不滿萬，衆議培城以守，光弼曰：“城環四十里，賊至治之，徒疲吾人。”乃徹民屋爲擂石車，車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輒數十人死，賊傷十二。思明爲飛樓，障以木幔，築土山臨城，光弼遣穴地頹之。思明宴城下，倡優居臺上靳指天子，光弼遣人隧地禽取之。思明大駭，徙牙帳遠去，軍中皆視地後行。又潛溝營地，將沈其軍，乃陽約降。至期，以甲士守陴，遣裨校出，若送款者，思明大悦。俄而賊數千没于塹，城上鼓噪，突騎出乘之，俘斬萬計。思明畏敗，乃去，留希德攻太原。光弼出敢死士搏賊，斬首七萬級，希德委資糧遁走。

至德二載，史思明、蔡希德統領高秀巖、牛廷玠率領十萬兵馬攻打李光弼軍。當時精兵全都趕赴朔方，而李光弼部下士兵不滿一萬，衆人商議加固城墻以便防守，李光弼説：“城墻周長四十里，等賊到了纔修治，白白疲勞了我軍。”就拆毁民房製成擂石車，每輛車由二百人牽拉，石塊抛出落下之處就有幾十人被砸死，賊兵被殺傷的占十分之二。史思明造飛樓，用木板圍着作屏障，築土山靠近城墻，李光弼派人挖洞使其塌陷。史思明在城下設宴，倡優在臺上嘲弄天子，李光弼派人挖地道生擒了倡優。史思明大爲驚恐，將中軍營帳遷到遠處，士兵都盯着地面然後纔敢行走。李光弼又暗中在史思明的營地周圍挖掘壕溝，準備水淹他的軍隊，就假意約降。到期，李光弼派甲兵守在城上，派偏將出城，裝作要去議和的樣子，史思明非常高興。不一會兒賊兵數千人掉進壕溝，城上官兵大聲呼喊，突騎乘機衝出，俘獲斬殺數以萬計。史思明害怕戰敗，於是撤離，留下蔡希德攻打太原。李光弼派出敢死士兵與賊肉搏，斬殺賊軍七萬首級，蔡希德丢下資用軍糧逃跑。

初，賊至，光弼設公幄城隅以止息，經府門不顧。圍解，閲三昔乃歸私寢。收清夷、横野等軍。賊别將攻好時，破大横關，光弼追敗之。加檢校司徒，尋遷司空，封鄭國公，食實户八百。

當初，賊兵來到，李光弼在城角設置中軍大帳以便歇息，經過府門而不顧。解圍以後，過了三天纔回到私宅就寢。收復清夷、横野等軍。叛賊别將進攻好時，攻破大横關，李光弼追擊打敗賊軍。朝廷加授李光弼爲檢校司徒，不久遷任司空，封爲鄭國公，食實封八百户。

乾元元年，入朝，詔朝官四品以上郊謁，進兼侍中。與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大戰鄴西，敗之。光弼與諸將議：“思明勒兵魏州，欲以怠我，不如起軍逼之。彼懲嘉山之敗，不敢

乾元元年，李光弼入朝，皇帝下詔命四品以上的朝官到近郊迎接拜見，進位兼侍中。在相州李光弼與九位節度使共同圍攻安慶緒，在鄴縣西展開大戰，擊敗了安慶緒。李光弼與衆將商議説：“史思明在魏州整軍，想使我們懈怠，我們

輕出，則慶緒可禽。”觀軍容使魚朝恩固謂不可。既而思明來援，光弼拒賊，戰尤力，殺略大當。會諸將驚潰，各引歸，所在剽掠，獨光弼整衆還太原。帝貸諸將罪，以光弼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知諸道節度行營事。又代子儀爲朔方節度使。未幾，爲天下兵馬副元帥。

不如起兵進逼他。賊軍鑒於嘉山之敗，不敢輕易出兵，那麽安慶緒就可以生擒。”觀軍容使魚朝恩堅持認爲不可以。不久史思明前來救援安慶緒，李光弼抵抗賊軍，拼死力戰，斬殺極多。適逢衆將驚懼而潰散，各軍退回，所到之處大肆搶掠，祇有李光弼整頓軍隊返回太原。皇帝赦免了衆將的罪責，任命李光弼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主持諸道節度行營事。又取代郭子儀任朔方節度使。不久，任天下兵馬副元帥。

光弼以河東騎五百馳東都，夜入其軍，且謂賊方窺洛，當扼虎牢，帥師東出河上。檄召兵馬使張用濟，用濟憚光弼嚴，教諸將逗留其兵。用濟單騎入謁，光弼斬之，以辛京杲代。復追都將僕固懷恩，懷恩懼，先期至。會滑汴節度使許叔冀戰不利，降賊，思明乘勝西嚮。光弼敦陣徐行，趨東京，謂留守韋陟曰：“賊新勝，難與争鋒，欲詘之以計。然洛無見糧，危逼難守，公計安出？”陟曰：“益陝兵，公保潼關，可以持久。”光弼曰：“兩軍相敵，尺寸地必争。今委五百里而守關，賊得地，勢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北阻澤、潞，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此猿臂勢也。夫辨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論軍旅勝負，公不如我。”陟不能答。判官韋損曰：“東都乃帝宅，公當守之。”光弼曰：“汜水、崿嶺盡爲賊蹊，子能盡守乎？”遂檄河南縱官吏避賊，閈無留人，督軍取戰守備。

李光弼率五百名河東騎兵急驅東都，連夜進入軍中，并稱賊正窺伺洛陽，應當控扼虎牢，率軍東出黄河岸邊。傳送檄文召見兵馬使張用濟，張用濟懼怕李光弼的威嚴，指使衆將率本部軍隊逗留不進。張用濟單騎前來拜見，李光弼斬殺了他，叫辛京杲接替他。又追召都將僕固懷恩，僕固懷恩恐懼，提前到達。適逢滑汴節度使許叔冀交戰失利，投降了叛賊，史思明乘勝西進。李光弼整頓軍隊緩慢前進，自己急速趕到東京，對留守韋陟説：“賊軍剛剛取勝，難以與他們争鋒，準備用計謀挫敗他們。但洛陽現無存糧，危急時難以據守，公有什麽計謀？”韋陟説：“增加陝地的兵力，公守潼關，可以長期堅持。”李光弼説：“兩軍相抗衡，尺寸之地必争。如今放棄五百里地而去守關，假如賊軍得到了土地，氣勢會更加囂張。不如調兵河陽，向北阻隔澤、潞，取勝就出兵，戰敗就據守，内外呼應，賊軍不得西進，這是能伸能屈的態勢。至於分辨朝廷的禮儀，我不如公；而論述軍隊勝負，公不如我。”韋陟不能回答。判官韋損説：“東都是帝王居處，公應當據守這裏。”李光弼説：“汜水、崿嶺一帶全都是賊軍的通道，你能一一將它們守住嗎？”於是發出檄文叫河南聽任官吏躲避賊軍，城裏不要留人，督促軍隊做好交戰的守備。

思明至偃師，光弼悉軍趨河陽，身以五百騎殿。賊游騎至石橋，諸將曰：“并城而北乎？當石橋進乎？”光弼曰：“當石橋進。”甲夜，士持炬徐引，部曲重堅，賊不敢逼。已入三城，衆二萬，軍纔十日糧，與卒伍均

史思明到達偃師，李光弼率領全部人馬急速趕到河陽，親自率五百名騎兵殿後。賊軍游騎到達石橋，衆將説：“沿着城墻向北前進呢？還是就向石橋進兵？”李光弼回答説：“就向石橋進兵。”初更時分，士兵手持火炬慢慢在前引導，部伍嚴整，賊軍不敢進逼。已進入三城，士兵二

少棄甘。賊憚光弼，未敢犯宫闕，頓白馬祠，治塹溝，築月城以守。賊攻光弼，與戰中潬西，破逆黨，斬千級，溺死者甚衆，生執五千人。初，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若?"曰："棄之。"抱玉許諾。即給賊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斂兵待期。抱玉已繕完，即請戰。賊忿欺，急攻之。抱玉出奇兵夾擊，俘獲過當，賊帥周摯引却。光弼自將治中潬，樹壁掘塹。摯捨南城攻中潬，光弼遣荔非元禮戰羊馬，賊大潰。摯收兵復振，與安太清合衆三萬攻北城。光弼斂軍入，登陴望曰："彼軍雖鋭，然方陣而囂，不足虞也，日中當破。"乃出戰，及期未决，召諸將曰："彼强而可破者，亂也。今以亂擊亂，宜無功。"因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爲我以麾下破之。"曰："廷玉所將步卒，請騎五百。"與之三百。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論惟貞，辭曰："蕃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乃出賜馬四十，分給廷玉等。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緩，可觀便宜。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退者斬!"既而凴堞望廷玉軍不能前，趣左右取其首來。廷玉曰："馬中矢，非却也。"乃命易佗馬。有裨將援矛刺賊，洞馬腹，中數人，又有迎賊不戰而却者，光弼召援矛者賜絹五百匹，不戰者斬。光弼麾旗三，諸軍争奮，賊衆奔敗，斬首萬餘級，俘八千餘人，馬二千，軍資器械以億計，禽周摯、徐璜玉、李秦授，惟太清挺身走。思明未知，猶攻南城，光弼驅所俘示之，思明大懼，築壘以拒官軍。始，光弼將戰，内刀

萬，軍中纔有十天的糧，李光弼與士兵同甘共苦。賊軍懼怕李光弼，不敢侵犯東都，停駐在白馬祠，整修壕溝，構築瓮城以便防守。賊軍進攻李光弼，雙方在中潬以西交戰，李光弼擊敗叛賊，斬殺一千首級，賊兵淹死的很多，活捉五千人。當初，李光弼對李抱玉説："將軍能替我守兩天南城嗎?"李抱玉回答説："兩天以後怎麽辦?"李光弼説："那就放棄它。"李抱玉答應了。李抱玉就去欺騙叛賊説："我軍糧盡了，明天自當投降。"叛賊很高興，收兵等待時日。李抱玉已經將守備修繕完畢，就來請戰。賊忿恨受騙，就猛攻李抱玉軍。李抱玉派出奇兵夾擊賊軍，俘獲很多，賊帥周摯領兵退却。李光弼親自率兵整修中潬城，築起壁壘挖掘壕溝。周摯放棄南城進攻中潬，李光弼派荔非元禮在羊馬城作戰，賊兵大敗。周摯收兵重整旗鼓，與安太清合兵共三萬人馬攻打北城。李光弼收兵入城，登上城墻遠望説："他們的軍隊雖然强大，但剛剛列陣就喧嘩，不值得擔憂，正午自當擊敗。"就出城交戰，到期勝負未决，李光弼就召集衆將説："對方强大却可以擊敗，是因爲混亂。現在用亂擊亂，自當無效。"接着問道："賊陣什麽地方最堅固?"衆將回答説："西北角。"李光弼召來郝廷玉説："你替我率部下擊敗他們。"郝廷玉回答説："我郝廷玉所率領的是步兵，請派給我五百名騎兵。"李光弼派給他三百名騎兵。又向衆將詢問其次賊陣哪個地方强大，衆將回答説："東南角。"李光弼召來論惟貞，論惟貞推辭説："我是蕃將，不懂步兵作戰，請派給我三百名鐵騎。"李光弼給了他二百名鐵騎。接着李光弼牽出皇帝賞賜的四十匹馬，分給郝廷玉等人。李光弼舉着大旗説："看我的旗，若慢慢揮動，你們可隨機應變。若三次揮動到地，各軍應全部衝入敵陣，要不顧生死，敢後退者斬!"隨後李光弼在城頭上望見郝廷玉的軍隊不能前進，就催促左右取他的頭來。郝廷玉説："馬中了箭，不是退却啊。"李光弼於是命人給他另換了一匹馬。有位偏將持矛刺賊，刺中了戰馬腹部，刺中數人，又有人迎賊不戰而退却，李光弼召見持矛的偏將賞給他五百匹絹，

于靴，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賊。萬有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及是，西向拜舞，三軍感動。太清襲懷州，守之。

將持矛不戰的人斬殺。李光弼揮了三下旗，各軍爭相奮擊，賊軍潰敗奔逃，官軍斬殺賊軍一萬多人，俘虜八千多人，繳獲戰馬二千匹，軍用器械數以億計，生擒賊將周摯、徐璜玉、李秦授，祇有安太清脱身逃跑。史思明不知賊軍戰敗，仍然進攻南城，李光弼趕着俘虜給他看，史思明大爲恐懼，慌忙構築營壘抗拒官軍。當初，李光弼準備出戰，將刀藏進靴子裏，説：“打仗，是危險的事。我位居三公，不能被賊侮辱。萬一不勝，應當自刎來辭謝天子。”到這時，向西叩拜舞蹈，三軍都被感動。安太清攻取懷州，并駐守在那裏。

上元元年，加太尉、中書令。進圍懷州，思明來救，光弼再逐北。思明見兵河清，聲度河絶餉路。光弼壁野水度，既夕還軍，留牙將雍希顥守，曰：“賊將高暉、李日越，萬人敵也，賊必使劫我。爾留此，賊至勿與戰，若降，與偕來。”左右竊怪語無倫。是日，思明果召日越曰：“光弼野次，爾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日越至壘，使人問曰：“太尉在乎？”曰：“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爲誰？”曰：“雍希顥。”日越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顧獲希顥，歸不免死。”遂請降。希顥與俱至，光弼厚待之，表授特進，兼右金吾大將軍。高暉聞，亦降。或問：“公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敗，恨不得野戰，聞我野次，彼固易之，命將來襲，必許以死。希顥無名，不足以爲功。日越懼死，不降何待？高暉材出日越之右，降者見遇，貳者得不思奮乎？”諸軍决丹水灌懷州，未下。光弼令廷玉由地道入，得其軍號，登陴大呼，王師乘城，禽太清、楊希仲，送之京師，獻俘太廟。進食實户一千五百。

上元元年，李光弼加授太尉、中書令。進兵包圍了懷州，史思明前來救援，李光弼再次擊敗了他。史思明在河清顯示兵力，聲稱要渡過黄河切斷官軍運糧的道路。李光弼在野水度設置營壘，到傍晚回軍，祇留下牙將雍希顥守衛，説：“賊將高暉、李日越，能抵擋萬人，賊必定派他們偷襲我軍。你留在此處，賊軍到了不要與他們交戰，如果他們投降，就和他們一起來。”左右私下奇怪他的話説得語無倫次。當天，史思明果然召見李日越説：“李光弼軍駐扎在野外，你率五百名鐵騎黑夜攻取他，不能抓住他，就不要回來！”李日越到壁壘跟前，派人問道：“太尉在嗎？”回答説：“離開了。”問道：“兵有多少？”回答説：“一千人。”問：“將是誰？”回答説：“是雍希顥。”李日越對他的部下説：“我接受的命令是怎麼説的，如今看來祇能俘獲到雍希顥，回去仍不免於一死。”於是請求投降。雍希顥同他一起來到李光弼處，李光弼對他很優待，上表請求朝廷授他爲特進，兼右金吾大將軍。高暉聽説，也投降了官軍。有人問李光弼：“公降服二將怎麼這般容易？”李光弼回答説：“史思明兩次慘遭失敗，恨不能野戰，聽説我駐扎在野外，他本來就輕視我，命大將前來襲擊，必定要以死來規定。雍希顥没有名氣，不足以用來立功。李日越怕死，此時不投降還等到什麼時候？高暉才能居李日越之上，已降的受到了禮遇，心懷二意的人怎能不想跟着來呢？”衆軍開决丹水淹没懷州，

没有攻克。李光弼命郝廷玉從地道入城，得到賊軍軍號，并登上城墻大呼，官軍乘機登上城墻，生擒了安太清、楊希仲，將他們送到京師，朝廷在太廟裏舉行獻俘儀式。增授李光弼的俸禄實封爲一千五百户。

思明使諜宣言賊將士皆北人，謳吟思歸。朝恩信然，屢上賊可滅狀。詔諭光弼，光弼固言賊方鋭，未可輕動。僕固懷恩媢光弼功，陰佐朝恩陳掃除計。使者來督戰，光弼不得已，令李抱玉守河陽，出師次北邙。光弼使傅山陣，懷恩曰："我用騎，今迫險，非便地，請陣諸原。"光弼曰："有險，可以勝，可以敗；陣于原，敗斯殲矣。且賊致死于我，不如阻險。"懷恩不從。賊據高原，以長戟七百，壯士執刀隨之，委物僞遁。懷恩軍爭剽獲，伏兵發，官軍大潰。懷州復陷，光弼度河保聞喜，抱玉以兵寡，棄河陽。光弼請罪，帝以懷恩違令覆軍，優詔召光弼入朝。懇讓太尉，更拜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令、河中尹、晋絳等州節度使。未幾，復拜太尉，兼侍中、河南副元帥，知河南、淮南東西、山南東、荆南五道節度行營事，鎮泗州。帝爲賦詩以餞。

史思明派間諜宣稱賊軍將士都是北方人，歌誦思念故鄉的歌謠。魚朝恩信以爲真，多次上書説賊可以消滅，朝廷下詔告諭李光弼，李光弼堅持説賊勢正盛，不可輕舉妄動。僕固懷恩嫉妒李光弼的功勞，暗中幫助魚朝恩陳述掃除叛賊的計策。派使者前來督戰，李光弼不得已，派李抱玉守衛河陽，出兵駐扎在北邙。李光弼叫士兵靠山列陣，僕固懷恩説："我用的是騎兵作戰，如今迫近險要，地勢不便，請到平原上列陣。"李光弼説："有險可依，勝可以進，敗可以守；而到平原上列陣，戰敗就會全部被殲滅。況且賊軍拼死與我軍交戰，我們不如依靠險要地勢作戰。"僕固懷恩不聽。賊軍占據了高原，派長戟手七百人，叫壯士持刀跟隨在後，并丢下東西假裝逃跑。僕固懷恩的軍隊爭相搶獲，賊軍的伏兵殺出，官軍大敗。懷州又一次淪陷，李光弼率軍渡過黄河守衛聞喜，李抱玉因兵少，放棄了河陽。李光弼上表請罪，皇帝因僕固懷恩違背命令導致官軍覆没，就下詔寬慰并召李光弼入朝。李光弼懇切辭讓太尉的官職，朝廷改拜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令、河中尹、晋絳等州節度使。不久，又拜授太尉，兼侍中、河南副元帥，主持河南、淮南東西、山南東、荆南五道節度行營事務，鎮守泗州。皇帝爲他賦詩餞行。

朝義乘邙山之捷，進略申、光等十三州，光弼輿疾就道，監軍使以兵少，請保揚州。光弼曰："朝廷以安危寄我，賊安知吾衆寡？若出不意，當自潰。"遂疾驅入徐州。時朝義圍李岑於宋州，使田神功擊走之。初，神功平劉展，逗留淮南，尚衡、殷仲卿相攻兗、鄆間，來瑱擅襄陽，及光弼至屯，朝義走，神功還河南，瑱、衡、仲卿踵入朝，其爲諸將憚服類

史朝義乘北邙山之戰的勝利，進兵入侵申、光等十三州，李光弼抱病乘車行軍，監軍使因兵少，請求據守揚州。李光弼説："朝廷將安危大任寄托在我身上，叛賊怎麽知道我軍人少？如果出其不意，賊軍自會潰敗。"就驅使人馬急速進入徐州。當時史朝義在宋州圍攻李岑的軍隊，李光弼派田神功擊退了他。當初，田神功消滅了劉展，在淮南逗留不進，尚衡、殷仲卿率軍在兗、鄆一帶相互攻打，來瑱擅據襄陽，等到李光弼駐守在那裏，史朝義逃跑，田神功回到河南，來

此。寶應元年，進封臨淮郡王。光弼收許州，斬賊羸千級，縛僞將二十二人。朝義分兵攻宋州，光弼破走之。

瑱、尚衡、殷仲卿相繼入朝，他就是這樣使衆將懾服。寶應元年，李光弼進封爲臨淮郡王。李光弼收復許州，斬殺賊精兵一千人，俘虜僞將二十二人。史朝義分兵攻打宋州，李光弼率兵打退了他。

浙東賊袁晁反台州，建元寶勝，以建丑爲正月，殘剽州縣。光弼遣麾下破其衆於衢州。廣德元年，遂禽晁，浙東平。詔增實封户二千，與一子三品階，賜鐵券，名藏太廟，圖形凌煙閣。

浙東賊袁晁在台州造反，建年號寶勝，以十二月作爲正月，殘害搶掠州縣。李光弼派部下在衢州擊敗了賊衆。廣德元年，最終生擒了袁晁，平定了浙東。朝廷下詔增加實封二千户，賜給一子三品官階，并賜給鐵券，將姓名藏在太廟中，并在凌煙閣繪像。

相州、北邙之敗，朝恩羞其策繆，故深忌光弼切骨，而程元振尤疾之。二人用事，日謀有以中傷者。及來瑱爲元振讒死，光弼愈恐。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及帝幸陝，猶倚以爲重，數存問其母，以解嫌疑。帝還長安，因拜東都留守，察其去就。光弼以久須詔書不至，歸徐州收租賦爲解。帝令郭子儀自河中輦其母還京。二年，光弼疾篤，奉表上前後所賜實封，詔不許。將吏問後事，答曰："吾淹軍中，不得就養，爲不孝子，尚何言哉!"取所餘絹布分遺部將。薨，年五十七。部將即以其布遂爲光弼行喪，號哭相問。帝遣使吊恤其母，贈太保，謚曰武穆，詔百官送葬延平門外。

相州、北邙山之戰失敗，魚朝恩因他的計策失誤而感到羞耻，所以對李光弼恨之入骨，而程元振尤其嫉恨他。二人專權，天天謀劃可以中傷他的事。來瑱被程元振用讒言害死後，李光弼更加恐懼。吐蕃侵犯京師，代宗下詔命他入京救援，李光弼畏懼禍害，拖延不敢前往。等到皇帝幸陝，仍然倚重他，多次慰問他的母親，以此來消除他的疑慮。皇帝返回長安，隨即拜授他爲東都留守，來觀察他的進退。李光弼以久等詔書不到，要返回徐州收取租税作爲脱身的藉口。皇帝命令郭子儀從河中用車載其母回京。二年，李光弼病重，上表獻出皇帝前後所賜的實封，皇帝下詔不准許。將吏問他身後之事，李光弼回答說："我滯留在軍中，不能奉養母親，是不孝之子，還有什麽可説的呢!"拿出剩餘的絹布分送給部將。去世，終年五十七歲。部將就用他送給的布爲李光弼治辦喪事，號哭吊唁。皇帝派使者吊唁并撫恤其母。追贈太保，謚號叫武穆，皇帝下詔叫百官送葬到延平門外。

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衆。治師訓整，天下服其威名，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初，與郭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爲中興第一。其代子儀朔方也，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云。

李光弼用兵，計謀確定然後作戰，能以少勝多。治軍嚴整，天下人爲他的威名所折服，在軍中指點議論發號施令，衆將不敢抬頭看他。當初，李光弼與郭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他的戰功被推舉爲中興第一。他取代郭子儀鎮守朔方，營壘、士兵、旗幟没有任何變更，但李光弼一聲號令，氣色却更加嚴明。

子彙，有志操，廉介自將。從賈耽爲裨將，奏兼御史大夫。元和初，

子名彙，有志向節操，廉潔耿介潔身自好。跟隨賈耽任偏將，賈耽奏請朝廷拜他兼御史大

分徐州苻離爲宿州，光弼有遺愛，擢彙爲刺史。後遷涇原節度使，罷軍中雜徭，出奉錢贖將士質賣子，還其家。卒，贈工部尚書。

夫。元和初年，分出徐州苻離縣設立宿州，因李光弼在這裏留下仁愛，所以朝廷提拔李彙任刺史。李彙後來遷任涇原節度使，罷除軍中雜徭，拿出自己的俸錢贖回將士典押出賣的子女，送還他們的家人。去世，追贈工部尚書。

李光進

光弼弟光進，字太應。初爲房琯裨將，將北軍戰陳濤斜，兵敗，奔行在，肅宗宥之。代宗即位，拜檢校太子太保，封凉國公。吐蕃入寇，至便橋，郭子儀爲副元帥，光進及郭英乂佐之。自至德後與李輔國并掌禁兵，委以心膂。光弼被譖，出爲渭北、邠寧節度使。永泰初，封武威郡王。累遷太子太保，卒。

李光弼弟名光進，字太應。最初任房琯的偏將，率北軍在陳濤斜作戰，戰敗，逃到皇帝駐蹕之地，肅宗寬免了他。代宗即位，拜授檢校太子太保，封凉國公。吐蕃入侵，到達便橋，郭子儀任副元帥，由李光進和郭英乂輔佐他。從至德以後李光進與李輔國同掌禁兵，被任用爲心腹。李光弼被人誣陷後，李光進出京任渭北、邠寧節度使。永泰初年，封爲武威郡王。多次遷任爲太子太保，去世。

母李，有鬚數十，長五寸許，封韓國太夫人，二子節制皆一品。死葬長安南原，將相奠祭凡四十四幄，時以爲榮。

母李氏，臉部有數十根鬚，長五寸多，被朝廷封爲韓國太夫人，兩個兒子任節度使都是一品官。李氏死後葬在長安南原，將相祭奠時共有四十四座帳篷，當時人認爲很榮耀。

光弼所部將李懷光、僕固懷恩、田神功、李抱玉、董秦、哥舒曜、韓游瓌、渾釋之、辛京杲自有傳。若荔非元禮、郝廷玉、李國臣、白孝德、張伯儀、白元光、陳利貞、侯仲莊、柏良器，皆章章可稱列者，附次左方。

李光弼所統領的部將李懷光、僕固懷恩、田神功、李抱玉、董秦、哥舒曜、韓游瓌、渾釋之、辛京杲各自有傳。至於荔非元禮、郝廷玉、李國臣、白孝德、張伯儀、白元光、陳利貞、侯仲莊、柏良器，都是赫赫有名可稱列的，依次附在後面。

荔非元禮

荔非元禮起裨將，累兼御史中丞。光弼守河陽，周摯攻北城，光弼方壁中潬，摯聞，并兵從光弼。光弼使元禮守羊馬城，植小旗城東北隅，望摯軍。摯恃衆，直逼城，以車千乘載木鵝橦車，麾兵填塹，八道并進。光弼謫元禮曰：“中丞視賊過兵不顧，何也？”報曰：“公欲守邪？戰歟？”光弼曰：“戰。”曰：“方戰，賊爲我實塹，復何怪？”光弼曰：“吾慮不及此，公勉之。”元禮遂出戰，摯軍小却。元禮以敵堅，未可以馳，還軍示

荔非元禮開始做官任偏將，累兼御史中丞。李光弼守衛河陽時，周摯進攻北城，李光弼正在中潬扎營，周摯聽説後，合兵攻打李光弼。李光弼派荔非元禮守衛羊馬城，在城的東北角樹起小旗，觀望周摯的軍隊。周摯倚仗人多，直逼城下，用千輛馬車裝載着木鵝橦車，指揮士兵填平城壕，兵分八路同時進攻。李光弼責問荔非元禮説：“中丞看着賊兵越過我軍城壕而不在乎，這是爲什麽呢？”荔非元禮回答説：“公打算守呢？還是打算戰？”李光弼説：“打算戰。”荔非元禮説：“既要作戰，賊替我們填平壕溝，又有什麽可奇怪的？”李光弼説：“我没有想到這一點，公

弱，怠其意。光弼怒，使召元禮，欲按軍法。答曰：“方戰，不及往，請破賊以見。”因休栅中，良久，顧麾下曰：“向公來召，殆欲斬我。鬥死有名，無庸受戮。”乃下馬持刀，瞋目直前，鋭士堵而進，左右奮擊，一當數人，斬賊數百首，摯遁去。以功累遷驃騎大將軍、懷州刺史，知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上元二年，光弼進收洛陽，軍敗，元禮徙軍翼成，爲麾下所害。

盡力吧。”荔非元禮於是出戰，周摯軍稍向後退却。荔非元禮考慮到敵軍堅鋭，不可以猛衝，退兵示弱，以便麻痹敵軍。李光弼忿怒，派人召來荔非元禮，準備按軍法處置。荔非元禮回答説：“正要交戰，還没來得及出擊，請求破賊以觀成效。”接着就在營栅中休整隊伍，過了一陣子，荔非元禮對部下説：“剛纔公來召我，差點要殺死我。戰死有名，不要因無所作爲而被殺。”於是下馬持刀，瞪着眼睛直往前衝，猛士蜂擁前進，左右奮擊，一人抵擋數人，斬殺賊軍數百人，周摯逃離。荔非元禮因功多次遷任爲驃騎大將軍、懷州刺史，知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上元二年，李光弼進兵收復洛陽，兵敗，荔非元禮轉移到翼成，被部下殺害。

郝廷玉

郝廷玉驍勇善格鬥，爲光弼愛將。及保河陽，禽徐璜玉，功爲多。累封安邊郡王，授神策將軍。吐蕃犯京畿，與馬璘屯中渭橋。它日，魚朝恩聞其善布陣，請觀之。廷玉申號令，鳴鼓角，部伍坐作進退若一。朝恩嘆曰：“吾處兵間久，今始識訓練法。”廷玉惻然曰：“此臨淮王遺法也。王善御軍，賞當功，罰適過，每校旗，不如令者輒斬。由是人皆自效，而赴蹈馳突，心破膽裂。自臨淮殁，無復校旗事，此安足賞哉?”累爲秦州刺史。卒，贈工部尚書。

郝廷玉驍勇善於格鬥，是李光弼的愛將。在守衛河陽時，生擒徐璜玉，立下累累戰功。多次受封爲安邊郡王，任神策將軍。吐蕃侵犯京郊時，郝廷玉與馬璘駐守中渭橋。有一天，魚朝恩聽説他善於布陣，請求觀看他排陣布兵。郝廷玉發出號令，敲響戰鼓吹起號角，隊伍行止進退的動作就像一個人一樣。魚朝恩感嘆地説：“我居軍中很長時間，今天纔知道訓練士兵的方法。”郝廷玉感傷地説：“這是臨淮王留下的法則啊。臨淮王善於治軍，獎賞必須合乎功勞，懲罰符合罪責，每當揮動令旗訓練軍隊時，不服從命令的就斬首。因此人人都盡心效力，而衝鋒陷陣，嚇得敵人心破膽裂。自從臨淮王死後，不再有揮旗練兵之事，我這樣做哪裏值得一看呢?”郝廷玉多次授任爲秦州刺史。去世，追贈工部尚書。

李國臣

李國臣，河西人，本姓安。力能抉關，以折衝從收魚海五城，遷中郎將。後爲朔方將，積勞擢雲麾大將軍，賜姓李。從光弼守河陽，累封臨川郡王。大曆八年，爲鹽州刺史。吐蕃敗渾瑊於黄菩原，將略汧、隴，國臣謂人曰：“虜乘勝，必擾京師，我趨秦原，彼當反顧。”乃引兵登安樂

李國臣，是河西人，原姓安。力大無比能撞開大門，任折衝都尉跟隨李光弼收復魚海五城，遷任中郎將。後任朔方軍將，屢立戰功升任雲麾大將軍，賜姓李。跟隨李光弼守衛河陽，多次受封爲臨川郡王。大曆八年，任鹽州刺史。吐蕃在黄菩原擊敗渾瑊的軍隊，企圖攻打汧、隴一帶，李國臣對人説：“虜人乘勝進兵，一定會騷擾京城，我帶兵急速趕到秦原，他們定會還兵。”於

山，鳴鼓而西，日行三十里。吐蕃聞之，自百里城回軍，逾險，瑊因擊敗之。卒，贈揚州大都督。

是就帶兵登上安樂山，擊鼓向西進發，一日行走三十里。吐蕃聽說後，從百里城返回，翻越險要之地時，渾瑊乘機擊敗了他們。去世，追贈揚州大都督。

白孝德

白孝德，安西人。事光弼爲偏裨。史思明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以騎五十挑戰，加右足馬鬣上，嫚罵光弼。光弼登城顧諸將曰："孰能取是賊？"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是非大將所宜。"左右以孝德對。召問所須幾兵，對曰："願出五十騎，見可而進，大軍鼓噪以張吾氣，足矣。"光弼撫其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絶河，半濟，懷恩賀曰："事克矣。其攬轡便辟，可萬全者。"龍仙見，易之，不爲動。將至，若引避然，孝德振手止之曰："侍中使致辭，無它。"與語須之，瞋目曰："賊識我乎？我，白孝德也。"龍仙罵之，乃躍馬前搏，城上因大噪，五十騎繼進，龍仙環堤走，追斬其首以還。

白孝德，是安西人。奉事李光弼任偏將。史思明進攻河陽時，派驍將劉龍仙率五十名騎兵挑戰，把右脚踏在馬的鬃毛上，辱駡李光弼。李光弼登上城墻對衆將說："誰能拿下這賊？"僕固懷恩請求前往，李光弼說："這不是大將應當做的事。"左右的人説白孝德可以。李光弼召見了他詢問他需要多少兵馬，白孝德回答說："希望派五十名騎兵，見機而進，大軍呼喊來爲我們助威，就可以了。"李光弼拍拍他的背讓他前去。白孝德手持二矛，驅馬渡黄河，渡到一半時，僕固懷恩慶賀說："事成了。他抓繮繩行動敏捷，可以萬無一失。"劉龍仙看見，毫不在意，不作防備。白孝德快到跟前時，劉龍仙好像要退避，白孝德揮手制止他說："侍中派我傳話給你，没有别的意思。"白孝德同他說了幾句話後，瞪起眼睛說："反賊你認識我嗎？我，就是白孝德。"劉龍仙辱駡他，白孝德於是驅馬上前搏鬥，城上官軍乘機大聲呼喊，五十名騎兵跟着進攻，劉龍仙繞着河堤逃走，白孝德追上斬下他的首級而回。

後累功至北庭行營節度使，徙邠寧。僕固懷恩引吐蕃兵入寇，孝德擊敗之。永泰初，吐蕃、回紇圍涇陽，郭子儀説回紇約盟，吐蕃退走，子儀使渾瑊以兵五千出奉天，命孝德應之，大戰赤沙烽，斬獲甚衆。累封昌化郡王，歷太子少傅。建中元年卒，贈太保。

白孝德後來屢立戰功官至北庭行營節度使，移任邠寧節度使。僕固懷恩帶領吐蕃兵入侵，白孝德率兵擊敗了他們。永泰初年，吐蕃、回紇兵圍攻涇陽，郭子儀勸説回紇與唐修好結盟，吐蕃兵退走，郭子儀派渾瑊率五千士兵從奉天出發，命白孝德接應，與吐蕃兵大戰於赤沙烽，斬殺俘獲很多。多次受封爲昌化郡王，歷任太子少傅。建中元年去世，追贈太保。

張伯儀

張伯儀，魏州人，以戰功隸光弼軍。浙賊袁晁反，使伯儀討平之，功第一，擢睦州刺史。後爲江陵節度使。樸厚不知書，然推誠遇人，軍中畏肅，民亦便之。李希烈反，詔與賈

張伯儀，是魏州人，因戰功隸屬於李光弼軍。浙賊袁晁造反，朝廷派張伯儀討平了亂賊，功居第一，升任睦州刺史。後來任江陵節度使。張伯儀淳樸敦厚不識字，但以誠待人，軍中敬畏，百姓也感到安寧。李希烈反叛，朝廷下詔命

耽、張獻甫收安州。戰不利，伯儀中流矢，師却，失所持節。賊追及，奮刀以禦之，兩刃相嚮不得下，會救至，免。至漢水，挐野人船以達沔州。潰兵至江陵，哭於廷，伯儀妻勞勉，出其家帛給之，乃定。伯儀收散卒還。久之，除右龍武統軍。卒，贈揚州大都督。既請謚，博士李吉甫議以"中興三十年而兵未戢者，將帥養寇藩身也。若以亡敗爲戒，則總干戈者必圖萬全，而不決戰。若伯儀雖敗，而其忠可録"。遂謚曰恭。

他與賈耽、張獻甫收復安州。交戰失利，張伯儀身中流箭，軍隊退下時，張伯儀丢失所携帶的符節。被賊兵追上，張伯儀揮刀抵禦，兩刃相交難分難解，正巧救兵趕到，張伯儀得以幸免。到達漢水，徵取當地人的船隻到達沔州。潰兵到達江陵，在張伯儀家的庭院中哭泣，張伯儀妻慰勞鼓勵他們，又送給他們自家的帛，士兵們這纔安定下來。張伯儀收聚散兵返回故地。過了一段時間，朝廷除授他爲右龍武統軍。去世，追贈揚州大都督。請求賜給謚號，博士李吉甫評議認爲"中興三十年來而戰争没有停息的原因，是因爲將帥縱容寇盜以便鞏固自身的地位。如果以敗亡爲鑒戒，那麽統兵的人必定要考慮萬全之策，而不肯輕易决一死戰。至於張伯儀雖然失敗，但他的忠誠可以追録"。於是定謚號叫恭。

白元光

白元光，字元光，其先突厥人。父道生，歷寧、朔州刺史。

白元光，字元光，他的祖先是突厥人。父名道生，歷任寧州、朔州刺史。

元光初隸本軍，補節度先鋒。安禄山反，詔從朔方兵東討，元光領所部結義營，長驅從光弼出土門。累遷太子詹事，封南陽郡王，爲兩都游弈使。

白元光起初隸屬本軍，補授節度先鋒。安禄山反叛，朝廷下詔調朔方軍東討，白元光率領本部的結義營，跟隨李光弼從土門出發長途進軍東討。多次遷任爲太子詹事，受封爲南陽郡王，任兩都游弈使。

長安平，率兵清宫，進擊餘寇，身被數創，肅宗躬爲傅藥。轉衛尉卿，兼朔方先鋒。史思明攻河陽，光弼召主騎軍。其後歷靈武留後、定遠城使。貞元二年卒，贈越州都督。

平定長安，白元光率兵清理皇宫，追擊餘寇，身上幾處受傷，肅宗親自爲他上藥。轉任衛尉卿，兼朔方先鋒。史思明進攻河陽，李光弼召見他叫他統領騎兵。此後歷任靈武留後、定遠城使。貞元二年去世，追贈越州都督。

陳利貞

陳利貞，幽州范陽人。初爲平盧將，安禄山亂，從光弼軍河南。張巡被圍睢陽也，光弼遣郝廷玉及利貞救之，輕騎出入，廷玉稱爲勝己，以子妻之。及歸，薦于光弼。自行間累遷檢校太子賓客，封静戎郡王。

陳利貞，是幽州范陽人。起初做官任平盧軍將，安禄山叛亂，跟隨李光弼駐守河南。張巡被圍困在睢陽，李光弼派郝廷玉和陳利貞前去解救，陳利貞率輕騎出入敵陣，郝廷玉稱他勝過自己，并將女嫁給他。等返回駐地，郝廷玉向李光弼推薦了他。陳利貞從軍中多次遷任爲檢校太子賓客，封静戎郡王。

李希烈叛，詔哥舒曜東討，利貞爲前鋒，次郟城。賊衆大集，利貞出奇兵五百，横擣其右，賊鋒詘，數月

李希烈反叛，皇帝下詔命哥舒曜東討，陳利貞擔任前鋒，率兵駐扎在郟城。賊兵大規模集結，陳利貞派五百名奇兵，横擊賊軍的右翼，賊

不敢前。及希烈攻曜襄城，利貞登陴捍守，七十日未嘗櫛沐，非議事不下城。

軍鋭氣受挫，數月不敢進兵。李希烈在襄城進攻哥舒曜時，陳利貞登上城墻拒守，七十天不曾梳洗，不是商議軍事不肯下城。

朱泚反，利貞及張廷芝所統士皆幽、薊、河、隴人，故與廷芝合謀應泚，而利貞麾下亦從爲亂。夜半，難作，利貞拔劍當軍門，大呼曰：“欲過門者，先殺我！”衆畏其勇，乃止。廷芝出奔。德宗嘉之，擢汝州防禦使。貞元五年，疽發首，卒。遺觀察使崔縱書，自陳受國恩，恨不得死所云。

朱泚反叛，陳利貞和張廷芝所統率的士兵都是幽、薊、河、隴一帶的人，所以他們便與張廷芝合謀響應朱泚叛亂，而陳利貞的部下也跟隨叛亂。半夜，變亂發生，陳利貞拔出劍擋住軍門，大呼道：“想過軍門的，先殺了我！”衆人畏懼他的勇猛，於是停了下來。張廷芝出逃。德宗嘉獎了他，升任他爲汝州防禦使。貞元五年，頭部毒瘡發作，去世。陳利貞臨終留給觀察使崔縱的信，自述蒙受國恩，遺憾不能死得其所。

侯仲莊

侯仲莊，字仲莊，蔚州人。爲光弼先鋒，授忠武將軍。禽安太清有功，累加冠軍將軍。僕固懷恩以朔方反，仲莊爲都將，訓兵自守，號爲“平射”，人畏其鋒。懷恩敗，郭子儀代之，引爲腹心。封上谷郡王，爲神策京西將。德宗幸奉天，遷左衛將軍，爲防城使。修壘堞，晝夜執戈徼循。從幸興元，殿軍駱谷，授防禦招收使。帝還都，復鎮奉天，幾二十年。卒，贈洪州都督。

侯仲莊，字仲莊，是蔚州人。擔任李光弼的先鋒，除授忠武將軍。生擒安太清有功，多次加官做到冠軍將軍。僕固懷恩據朔方反叛，侯仲莊任都將，練兵自衛，號稱“平射”，人們畏懼他的勇猛。僕固懷恩失敗，郭子儀接替了他，引薦侯仲莊作爲心腹。侯仲莊受封爲上谷郡王，任神策京西將。德宗逃到奉天，侯仲莊遷任左衛將軍，任防城使。修築城墻，日夜持戈巡邏。扈從皇帝前往興元，到駱谷時率兵作後衛，除授防禦招收使。皇帝返回都城，侯仲莊再次鎮守奉天，將近二十年。去世，追贈洪州都督。

柏良器

柏良器，字公亮，魏州人。父造，以獲嘉令死安禄山難。

柏良器，字公亮，是魏州人。父名造，任獲嘉縣令死於安禄山叛亂。

乃學擊劍，欲報賊。父友王奂爲光弼從事，見之曰：“爾額文似臨淮王，面黑子似顔平原，殆能立功。”乃薦之光弼。授兵平山越，遷左武衛中郎將。以部兵隸浙西，豫平袁晁、方清。其後潘狰虎、胡參分據小傷、蒸里，又擊破之。是時年二十四，更戰陳六十二。

柏良器於是學習擊劍，打算向叛賊報仇。父親的友人王奂任李光弼的從事，見到他説：“你前額的紋路像臨淮王，臉上的黑痣像顔真卿，或許能建立戰功。”就向李光弼推薦了他。李光弼撥給他軍隊叫他平定山越，因功遷任左武衛中郎將。率本部軍隊隸屬於浙西，參預平定袁晁、方清之亂。此後潘狰虎、胡參分别依據小傷、蒸里作亂，柏良器率兵又擊敗了他們。當時年僅二十四歲，已身經六十二戰。

李希烈圍寧陵，遏水灌之，親令軍中明日拔城。良器以救兵至，擇弩手善游者，沿汴渠夜入，及旦，伏弩

李希烈圍攻寧陵，堵水灌城，并親自令軍中第二天攻破城。柏良器率救兵趕到，挑選射手及擅長游泳的人，沿着汴渠黑夜進入城内，等到天

發，賊乘城者皆死。録功封平原郡王，入爲左神策軍大將軍、知軍事，圖形凌煙閣。募材勇以代士卒市販者，中尉竇文場惡之，坐友人闌入，换右領軍衛。自是軍政皆中官專之。終左領軍衛大將軍，贈陝州大都督。子耆，别傳。

亮，埋伏的弓弩手一起發射，登上城墻的賊兵全被射死。論功柏良器被封爲平原郡王，召入朝任左神策軍大將軍、知軍事，并在凌煙閣繪像。柏良器招募有才能而又勇敢的人來替换士兵中的市井之徒，中尉竇文場厭惡他，因友人擅自進入宫殿受到連累，改任右領軍衛。此後軍政都由宦官掌握。柏良器死時官任左領軍衛大將軍，追贈陝州大都督。子名耆，另外有傳。

烏承玼

烏承玼，字德潤，張掖人。開元中，與族兄承恩皆爲平盧先鋒，沈勇而决，號"轅門二龍"。

烏承玼，字德潤，是張掖人。開元年間，與族兄烏承恩都任平盧軍先鋒，沉着勇敢而果斷，號稱"轅門二龍"。

契丹可突于殺其王邵固降突厥，而奚亦亂，其王魯蘇挈族屬及邵固妻子自歸。是歲，奚、契丹入寇，詔承玼擊之，破於捺禄山。二十二年，詔信安王褘率幽州長史趙含章進討，承玼請含章曰："二虜固劇賊，前日戰而北，非畏我，乃誘我也。公宜畜鋭以折其謀。"含章不信，戰白城，果大敗。承玼獨按隊出其右，斬首萬計，可突于奔北奚。

契丹可突于誅殺其王邵固投降了突厥，而奚人也發生叛亂，其王魯蘇帶領部族及邵固的妻兒前來投歸唐朝。這年，奚、契丹入侵，朝廷下詔命烏承玼反擊他們，烏承玼率兵在捺禄山擊敗了他們。二十二年，下詔命信安王李褘率幽州長史趙含章進兵討伐，烏承玼向趙含章建議説："這二番虜本是勢力强大的賊寇，前些日子與我軍交戰而敗退，不是害怕我軍，而是引誘我軍啊。公應養精蓄鋭以便挫敗他們的計謀。"趙含章不相信，與虜人在白城交戰，果然大敗。烏承玼獨自整隊從虜人右側出擊，斬殺虜人數以萬計，可突于逃往北奚。

渤海大武藝與弟門藝戰國中，門藝來，詔與太僕卿金思蘭發范陽、新羅兵十萬討之，無功。武藝遣客刺門藝於東都，引兵至馬都山，屠城邑。承玼窒要路，塹以大石，亘四百里，虜不得入。於是流民得還，士少休，脱鎧而耕，歲省度支運錢。

渤海大武藝與弟門藝在國内交戰，門藝來朝，朝廷下詔命烏承玼與太僕卿金思蘭徵發范陽、新羅十萬兵力討伐大武藝，没有取勝。大武藝派刺客到東都刺殺門藝，并帶兵到馬都山，殺城邑居民。烏承玼阻斷交通要道，用大石塊來堵塞道路，綿延四百里，虜人不能侵入。因此流亡百姓得以返回故土，士兵經過暫時休整，脱下鎧甲開始耕作，每年節省度支的運輸費用。

安慶緒使史思明守范陽，思明恃兵强，爲自固計。慶緒密遣阿史那承慶、安守忠就督事，且圖之。承玼勸思明曰："唐家中興，與天下更始，慶緒偷肆晷刻，公殆與俱亡。有如束身本朝，湔洗前污，此反掌功耳。"思明善之，斬承慶等，奉表聽命。

安慶緒派史思明守衛范陽，史思明依仗兵强，爲鞏固自己的勢力作打算。安慶緒暗中派阿史那承慶、安守忠前去監督，并且設法除掉他。烏承玼規勸史思明説："唐家中興，和天下人一起重整旗鼓，安慶緒苟延殘喘，公就將與他一起滅亡了。如果公投歸本朝，洗刷前污，不過是易如反掌的事而已。"史思明贊同他的建議，就斬

殺了阿史那承慶等人，上表聽候朝命。

始，承恩爲冀州刺史，失守，思明護送東都，故肅宗使自雲中趨幽州開說思明，與承玼謀投釁殺之，不克，死。承玼奔李光弼，表爲冠軍將軍，封昌化郡王，爲石嶺軍使。王思禮爲節度使，軍政倚辦焉。久之，移疾還京師，卒，年九十六。子重胤，别傳。

當初，烏承恩任冀州刺史，冀州失守後，史思明將他護送到東都，所以肅宗派承恩從雲中趕往幽州開導勸説史思明，并與烏承玼謀劃尋找時機殺掉史思明，没有成功，烏承恩死去。烏承玼逃奔到李光弼軍中，李光弼上表奏請任他冠軍將軍，封昌化郡王，任石嶺軍使。王思禮任節度使，軍政都靠他去辦理。過了很長時間，烏承玼稱病返回京師，去世，終年九十六歲。子名重胤，另外有傳。

贊曰：李光弼生戎虜之緒，沈鷙有守。遭禄山變，拔任兵柄，其策敵制勝不世出。賞信罰明，士卒爭奮，毅然有古良將風。本夫終父喪不入妻室，位王公事繼母至孝，好讀班固《漢書》，異夫庸人武夫者。及困於口舌，不能以忠自明，奄侍内構，遂陷嫌隙，謀就全安，而身益危，所謂工於料人而拙於謀己邪。方攘袂徇國，天下風靡；一爲遷延，而田神功等皆不受約束，卒以憂死。功臣去就，可不慎邪？嗚呼，光弼雖有不釋位之誅，然讒人爲害，亦可畏矣，將時之不幸歟！

贊曰：李光弼出身於戎虜的後代，沉着勇猛而有操守。遭遇安禄山之亂，提拔授予兵權，他克敵制勝的謀略在當時無與倫比。賞罰分明，士兵爭相奮勇殺敵，剛毅果斷具有古代良將的器度。爲父服喪期滿之前不入妻室，位居王公而事奉繼母極孝，愛讀班固的《漢書》，與庸人武夫不同。等到受讒言的困擾，不能用忠誠來表白，宦官從中誣陷，終於遭到猜疑，爲謀求安全，而自身却更加危險，這就是所謂擅長預料他人而短於替自己打算的人啊。正奮身救國，爲天下人所響應，却一時因受到拖累，田神功等人都不受他約束，終於因憂慮而死。對於功臣的進退，怎能不謹慎呢？唉，雖然李光弼因不放棄地位而死，但讒人的迫害，也可怕啊，這難道是時代的不幸嗎！

唐書卷一百三十七

列傳第六十二

郭子儀列傳

郭子儀

郭子儀，字子儀，華州鄭人。長七尺二寸。以武舉異等補左衛長史，累遷單于副都護、振遠軍使。天寶八載，木剌山始築橫塞軍及安北都護府，詔即軍爲使。俄苦地偏不可耕，徙築永清，號天德軍，又以使兼九原太守。

十四載，安祿山反，詔子儀爲衛尉卿、靈武郡太守，充朔方節度使，率本軍東討。子儀收静邊軍，斬賊將周萬頃，擊高秀巖河曲，敗之，遂收雲中、馬邑，開東陘。加御史大夫。賊陷常山，河北郡縣皆没。會李光弼攻賊常山，拔之，子儀引軍下井陘，與光弼合，破賊史思明衆數萬，平稾城。南攻趙郡，禽賊四千，縱之，斬僞守郭獻璆，還常山。思明以衆數萬尾軍，及行唐，子儀選騎五百更出挑之。三日，賊引去，乘之，又破於沙河，遂趨常陽以守。祿山益出精兵佐思明。子儀曰："彼恃加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戰則克矣。"與戰未决，戮一步將以徇，士殊死鬥，遂破之，斬首二千級，俘五百人，獲馬如之。於是晝揚兵，夜擣壘，賊不得息，氣益老。乃與光弼、僕固懷恩、渾釋之、陳回光等擊賊嘉

郭子儀字子儀，是華州鄭縣人。身高七尺二寸。因應考武舉成績優等授左衛長史，多次遷任爲單于副都護、振遠軍使。天寶八年，開始在木剌山修築橫塞軍和安北都護府，下詔命郭子儀到軍中任軍使。不久就感到地方偏遠不能耕作，於是將橫塞軍遷到永清築城，號稱天德軍，郭子儀又以軍使兼任九原太守。

十四載，安祿山反叛，下詔命郭子儀任衛尉卿、靈武郡太守，充任朔方節度使，率本軍東討。郭子儀收復静邊軍，殺了賊將周萬頃，在河曲攻打高秀巖，打敗了他，於是收復了雲中、馬邑，打通了東陘。加授御史大夫。賊軍攻占常山，河北郡縣全都淪陷。適逢李光弼率兵在常山攻打叛賊，攻克了常山，郭子儀帶兵從九原縣南下至井陘縣，與李光弼的軍隊會合，擊敗叛賊史思明的軍隊數萬人，平定了稾城。郭子儀率兵南下攻打趙郡，生擒賊兵四千人，全都放了他們，衹殺僞太守郭獻璆，回到常山。史思明率數萬兵衆尾隨官軍，到達行唐，郭子儀選出五百名騎兵輪流出陣向賊軍挑戰。過了三天，賊兵退去，郭子儀率兵乘機進攻，又在沙河擊敗了賊軍，於是趕赴常陽防守。安祿山增派精兵援助史思明。郭子儀説："敵軍倚仗增援，必定會輕視我軍；輕視我軍，軍心不穩，交戰就能取勝了。"交戰還没有决出勝負，郭子儀斬殺了一名步將示衆，士兵拼死戰鬥，終於打敗了賊軍，斬殺二千人，俘虜五百人，繳獲的戰馬也有這麽多。於是官軍白

山，斬首四萬級，獲人馬萬計。思明跳奔博陵。於是河北諸郡往往斬賊守，迎王師。方北圖范陽，會哥舒翰敗，天子入蜀，太子即位靈武，詔班師。子儀與光弼率步騎五萬赴行在。時朝廷草昧，衆單寡，軍容缺然，及是國威大振。拜子儀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總節度。肅宗大閱六軍，鼓而南，至彭原。宰相房琯自請討賊，次陳濤，師敗，衆略盡，故帝唯倚朔方軍爲根本。

天出兵挑戰，夜晚偷襲敵營，賊軍得不到休息，士氣更加低落。郭子儀於是與李光弼、僕固懷恩、渾釋之、陳回光等將領在嘉山攻打叛賊，斬首四萬級，俘獲人馬數以萬計。史思明逃奔到博陵。這時河北各郡紛紛殺死賊兵迎接官軍。郭子儀正準備攻取范陽，適逢哥舒翰兵敗，天子進入蜀地，太子在靈武即位，下詔命郭子儀班師。郭子儀與李光弼率領步騎五萬人馬趕赴肅宗所在地。當時朝廷剛剛建立，勢力單薄，軍容不整，等到郭子儀、李光弼率領的隊伍趕到，軍威大振。授郭子儀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并統領節度使事。肅宗大規模檢閱六軍，大張旗鼓向南進兵，到達彭原。宰相房琯主動請求率兵討伐叛賊，軍隊進駐陳濤，戰敗，兵力幾乎全都損失，所以皇帝衹有依靠朔方軍作爲復興的根本力量。

賊將阿史那從禮以同羅、僕骨騎五千，誘河曲九府、六胡州部落數萬迫行在。子儀以回紇首領葛邏支擊之，執獲數萬，牛羊不可勝計，河曲平。

賊將阿史那從禮率五千名同羅、僕骨騎兵，引誘河曲九府、六胡州部落數萬人馬進逼皇帝所在地。郭子儀派回紇首領葛邏支襲擊他們，俘獲數萬人，牛羊不計其數，平定了河曲。

至德二載，攻賊崔乾祐於潼關，乾祐敗，退保蒲津。會永樂尉趙復、河東司户參軍韓旻、司士徐景及宗室子鋒在城中，謀爲内應，子儀攻蒲，復等斬陴者，披闔内軍。乾祐走安邑，安邑僞納之，兵半入，縣門發，乾祐得脱身走。賊安守忠壁永豐倉，子儀遣子旰與戰，多殺至萬級，旰死于陣。進收倉。於是關、陜始通。詔還鳳翔，進司空，充關内、河東副元帥。率師趨長安，次潏水上。賊守忠等軍清渠左。大戰，王師不利，委仗奔。子儀收潰卒保武功，待罪于朝，乃授尚書左僕射。俄從元帥廣平王率蕃、漢兵十五萬收長安。李嗣業爲前軍，元帥爲中軍，子儀副之，王思禮爲後軍，陣香積寺之北，距灃水，臨大川，彌亘一舍。賊李歸仁領勁騎薄

至德二年，郭子儀率兵到潼關攻打賊將崔乾祐，崔乾祐戰敗，退守蒲津。這時永樂縣尉趙復、河東司户參軍韓旻、司士徐景及宗室子弟李鋒正在城中，策劃作爲内應，郭子儀進攻蒲津，趙復等人斬殺守城的賊兵，打開城門迎接官軍。崔乾祐逃往安邑，安邑百姓假裝接納他，當他的軍隊進到一半時，懸門放下，崔乾祐得以脱身逃跑。賊將安守忠駐守永豐倉，郭子儀派子郭旰與安守忠交戰，斬殺達上萬人，郭旰戰死在陣中。郭子儀進軍收復了永豐倉。於是關、陜道路暢通。皇帝命郭子儀返回鳳翔，進位司空，任關内、河東副元帥。率軍急赴長安，駐扎在潏水岸邊。賊將安守忠等率兵駐扎在清渠以東。兩軍大戰，官軍失利，丢下兵器逃跑。郭子儀收聚散兵退守武功，自己到朝廷等候治罪，朝廷又任他爲尚書左僕射。不久郭子儀跟隨元帥廣平王率領十五萬番、漢士兵收復長安。李嗣業爲前軍，元帥爲中軍，郭子儀爲副，王思禮軍爲後軍，在香積

戰，官軍囂，嗣業以長刀突出，斬賊數十騎，乃定。回紇以奇兵繚賊背，夾攻之，斬首六萬級，生禽二萬，賊帥張通儒夜亡陜郡。翌日，王入京師，老幼夾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王休士三日，遂東。

寺以北列陣，到灃水，臨大川，綿延三十里。賊將李歸仁率領精鋭騎兵逼戰，官軍慌亂，李嗣業揮動長刀衝殺出來，斬殺賊騎兵數十名，纔穩住了官軍陣脚。回紇派奇兵繞到賊軍背後，官軍與回紇兵前後夾攻賊兵，斬殺六萬首級，生擒二萬人，賊帥張通儒趁黑夜逃往陜郡。第二天，廣平王率大軍進入京城，京城老幼夾道歡呼説："没有想到今天又能見到官軍！"廣平王叫士兵休息三天，然後向東進發。

安慶緒聞王師至，遣嚴莊悉衆十萬屯陜，助通儒，旌幟鉦鼓徑百餘里。師至新店，賊已陣，出輕騎，子儀遣二隊逐之，又至，倍以往，皆不及賊營輒反。最後，賊以二百騎掩軍，未戰走，子儀悉軍追，横貫其營。賊張兩翼包之，官軍却。嗣業率回紇從後擊，塵且坌，飛矢射賊，賊驚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僵尸相屬于道。嚴莊等走洛陽，挾慶緒度河保相州，遂收東都。於是河東、河西、河南州縣悉平。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食邑千户。入朝，帝遣具軍容迎灞上，勞之曰："國家再造，卿力也。"子儀頓首陳謝。有詔還東都，經略北討。

安慶緒聽説官軍來到，就派嚴莊率全部十萬人馬駐守陜郡，援助張通儒，旌旗鉦鼓長達一百多里。官軍到達新店，賊軍已列好陣，派輕騎出戰，郭子儀派兩隊人馬趕走了他們，賊騎再次前來，郭子儀加倍派兵前往迎擊，都是不到賊兵營壘就返回。最後，賊派二百名騎兵襲擊官軍，没等交戰就撤回，郭子儀率全軍追擊，横穿敵營。賊軍從兩側包圍了官軍，官軍退却。李嗣業率回紇兵從賊兵背後出擊，塵土飛揚，回紇兵以飛箭射賊，賊兵驚叫道："回紇兵來了！"於是大敗，道路上的僵尸相連不斷。嚴莊等人逃到洛陽，挾持安慶緒渡過黄河退守相州，官軍於是收復東都。這時河東、河西、河南的州縣全都平定。郭子儀因功加授司徒，封爲代國公，食實封一千户。入朝，皇帝派軍隊全副武裝整隊到灞上迎接，并親自慰勞郭子儀説："國家重建，是卿出的力啊。"郭子儀叩頭表示謝意。有詔命郭子儀返回東都，籌劃北討之事。

乾元元年，破賊河上，執安守忠以獻，遂朝京師。詔百官迎於長樂驛，帝御望春樓待之。進中書令。帝即詔大舉九節度師討慶緒，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臨攝，弟用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使，而不立帥。

乾元元年，郭子儀在黄河岸邊打敗賊軍，生擒安守忠將他獻給朝廷，於是進京朝見。皇帝下詔命百官到長樂驛迎接，皇帝登上望春樓等候。進位中書令。皇帝隨即下詔徵調九位節度使的兵力討伐安慶緒，因郭子儀、李光弼都是元勛，難以相互統攝，祇任用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使，而不立主帥。

子儀自杏園濟河，圍衛州。慶緒分其衆爲三軍。將戰，子儀選善射三千士伏壁内，誡曰："須吾却，賊必乘壘，若等噪而射。"既戰，僞遁，賊薄營，伏發，注射如雨。賊震駭，

郭子儀率兵從杏園渡過黄河，進圍衛州。安慶緒將他的部隊分爲三軍。準備交戰時，郭子儀選出擅長射箭的士兵三千人埋伏在營壘内，告誡他們説："等我軍退却時，賊軍一定會乘機攻打營壘，你們就喧叫射擊。"交戰後，官軍假裝敗

王師整而奮，斬首四萬級，獲鎧冑數十萬，執安慶和，收衛州。又戰愁思岡，破之。連營進圍相州，引漳水灌城，漫二時，不能破。城中糧盡，人相食。慶緒求救於史思明，思明自魏來，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炅前軍遇之，戰鄴南，夷負相當，炅中流矢。子儀督後軍，未及戰。會大風拔木，遂晦，跬步不能相物色，於是王師南潰，賊亦走，輜械滿野。諸節度引還。子儀以朔方軍保河陽，斷航橋。時王師衆而無統，進退相顧望，責功不專，是以及于敗。有詔留守東都，俄改東畿、山南東道、河南諸道行營元帥。

逃，賊軍進逼營壘，這時伏兵發射，箭如雨下。賊兵驚恐，官軍整隊奮擊，斬殺賊兵四萬人，繳獲鎧冑數十萬副，活捉了安慶和，收復了衛州。官軍又在愁思岡與賊軍交戰，打敗了賊軍。官軍又連結各營兵力進圍相州，引來漳水灌城，拖延了二個季度，不能攻破城，城裏糧食吃盡，人吃人。安慶緒向史思明求救，史思明率兵從魏州趕來，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炅的前軍與史思明的救兵相遇，雙方在鄴南交戰，勝負相當，魯炅身中流矢。郭子儀督率後軍，没有趕上交戰。正巧這時大風拔樹，接着天色昏暗，半步之内辨不清物體，於是官軍向南潰散，賊兵也退兵，輜重器械丢得遍布田野。衆節度使領兵退回。郭子儀率朔方軍退守河陽，截斷浮橋。當時官軍人多而没有統帥，進退相互觀望，號令不統一，所以導致失敗。有詔命郭子儀留守東都，不久改授東畿、山南東道、河南諸道行營元帥。

魚朝恩素疾其功，因是媒譖之，故帝召子儀還，更以趙王爲天下兵馬元帥，李光弼副之，代子儀領朔方兵。子儀雖失軍，無少望，乃心朝廷。思明再陷河、洛，西戎逼擾京輔，天子旰食，乃授邠寧、鄜坊兩節度使，仍留京師。議者謂子儀有社稷功，而孽寇首鼠，乃置散地，非所宜。帝亦悟。

魚朝恩一直嫉妒郭子儀的功勞，乘機誣陷他，所以皇帝召郭子儀回京，另以趙王任天下兵馬元帥，李光弼爲副，接替郭子儀統領朔方兵。郭子儀雖然失去兵權，却没有絲毫怨氣，還是忠於朝廷。史思明再次攻占河、洛一帶，西戎進逼騷擾京輔，天子廢寢忘食，於是授任郭子儀爲邠寧、鄜坊兩節度使，依舊留在京師。人們認爲郭子儀具有保衛社稷的功勞，而且叛賊仍蠢蠢欲動，却把他安置在閑散之位不合適。皇帝也省悟過來。

上元初，詔爲諸道兵馬都統，以管崇嗣副之，率英武、威遠兵及河西、河東鎮兵，繇邠寧、朔方、大同、横野軍以趨范陽。詔下，爲朝恩沮解。明年，光弼敗邙山，失河陽。又明年，河中亂，殺李國貞，太原戕鄧景山。朝廷憂二軍與賊合，而少年新將望輕不可用，遂以子儀爲朔方、河中、北庭、潞儀澤沁等州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副元帥，進封汾陽郡王，屯絳州。時帝已不豫，群臣莫有見者，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

上元初年，朝廷下詔任命郭子儀爲諸道兵馬都統，任命管崇嗣爲副，率英武、威遠兵以及河西、河東鎮兵，取道邠寧、朔方、大同、横野軍急赴范陽。詔令下達後，受到魚朝恩的阻撓而作罷。第二年，李光弼軍在邙山戰敗，河陽失守。又過了一年，河中軍發生兵變，殺死節帥李國貞，太原軍士殺害了鄧景山。朝廷擔憂這兩軍會與賊軍聯合，而且年輕新任將帥缺少威望不能重用，於是朝廷任命郭子儀爲朔方、河中、北庭、潞儀澤沁等州節度行營，兼任興平、定國副元帥，進封汾陽郡王，駐守絳州。當時皇帝已身患重病，群臣無人能够見到，郭子儀請求説："老

死于外，不見陛下目不瞑。”帝引至卧内，謂曰：“河東事一以委卿。”子儀嗚咽流涕。賜御馬、銀器、雜綵，别賜絹布九萬。子儀至屯，誅首惡王元振等數十人，太原辛雲京亦治害景山者，諸鎮皆惕息。

臣受詔命，準備死在外邊，不見陛下死不瞑目。”皇帝讓人將他引到卧室，對他説：“河東軍務全都委托給卿了。”郭子儀哭泣流淚。皇帝賜給他御馬、銀器、各色絹帛，另賜給他絹布九萬。郭子儀到駐地，殺死禍首王元振等數十人，太原辛雲京也處置了殺害鄧景山的人，各鎮都被震懾而戰戰兢兢。

代宗立，程元振自謂於帝有功，忌宿將難制，離構百計。因罷子儀副元帥，加實户七百，爲肅宗山陵使。子儀懼讒且成，盡裒代宗所賜詔敕千餘篇上之，因自明。詔曰：“朕不德，詒大臣憂，朕甚自愧，自今公毋有疑。”初，帝與子儀平兩京，同天下憂患，至是悔悟，眷禮彌重。

代宗即位，程元振自以爲擁戴皇帝有功，忌恨舊將難以控制，想方設法挑撥離間。於是罷免了郭子儀的副元帥職務，爲他增加實封七百户，任肅宗山陵使。郭子儀懼怕讒言造成禍害，將代宗所賜的詔敕一千多篇全都拿出獻給了朝廷，并以此表明自己。皇帝下詔説：“朕無德行，給大臣留下憂慮，朕内心十分慚愧，從今以後公不要再有疑慮。”當初，皇帝與郭子儀一起平定兩京，同慮天下憂患，到這時皇帝悔悟，更加器重禮待郭子儀。

時史朝義尚盜洛，帝欲使副雍王，率師東討，爲朝恩、元振交訾之，乃止。會梁崇義據襄州叛，僕固懷恩屯汾州，陰召回紇、吐蕃寇河西，殘涇州，犯奉天、武功，遽拜子儀爲關内副元帥，鎮咸陽。初，子儀自相州罷歸京師，部曲離散，逮承詔，麾下才數十騎，驅民馬補行隊。至咸陽，虜已過渭水，并南山而東，天子跳幸陝。子儀聞，流涕，董行營還京師。遇射生將王獻忠以毅騎叛，劫諸王欲奔虜，子儀讓之，取諸王送行在。乃率騎南收兵，得武關防卒及亡士數千，軍寖完。會六軍將張知節迎子儀洛南，大閱兵，屯商州，威震關中。乃遣知節率烏崇福、羽林將長孫全緒爲前鋒，營韓公堆，擊鼓譟山，張旗幟，夜叢萬炬，以疑賊。初，光禄卿殷仲卿募兵藍田，以勁騎先官軍爲游弈，直度滻，民紿虜曰：“郭令公來。”虜懼。會故將軍王甫結俠少，夜鼓朱雀街，呼曰：“王師

當時史朝義還竊據洛陽，皇帝想叫郭子儀輔佐雍王率軍東討，受到魚朝恩、程元振交替詆毁，於是作罷。這時梁崇義占據襄州反叛，僕固懷恩駐守汾州，暗中召回紇、吐蕃入侵河西，殺掠涇州，進犯奉天、武功，朝廷立即授郭子儀爲關内副元帥，鎮守咸陽。當初，郭子儀從相州罷官回到京師，親兵離散，到受詔時，部下纔有數十名騎兵，衹得强徵民間馬匹補充隊伍。到達咸陽，敵虜已渡過渭水，沿終南山向東進兵，天子逃往陝。郭子儀聽説後，流着淚，督率行營返回京師。途中遇上射生將王獻忠率毅騎叛亂，并劫持諸王準備投奔敵虜，郭子儀斥責他，將諸王送到皇帝駐地。於是率騎兵南下收聚散兵，得到武關守兵及逃亡士兵數千人，軍隊逐漸完備。遇上六軍軍將張知節在洛南迎接郭子儀，郭子儀乘機大規模檢閲軍隊，駐守商州，威震關中。於是郭子儀派張知節率領烏崇福、羽林軍將長孫全緒爲前鋒，在韓公堆扎營，在山上擊鼓喧叫，樹起旗幟，夜裏聚集萬把火炬，用來迷惑賊軍。當初，光禄卿殷仲卿在藍田招募士兵，將精鋭騎兵安排在官軍前面充當先遣隊，橫渡滻河，百姓欺騙虜人説：“郭令公來了。”虜人恐懼。適逢前任將軍

至！”吐蕃夜潰。於是遣大將李忠義屯苑中，渭北節度使王仲昇守朝堂，子儀以中軍繼之。射生將王撫自署京兆尹，亂京城，子儀斬以徇。破賊書聞，帝以子儀爲京城留守。

王甫集結長安少年豪俠，夜晚在朱雀街擊鼓，呼喊道：“官軍到了！”吐蕃兵連夜潰逃。於是郭子儀派大將李忠義駐守苑中，渭北節度使王仲昇守衛朝堂，郭子儀率中軍跟在後面。射生將王撫自任京兆尹，在京城作亂，郭子儀將他斬首示衆。擊敗賊軍的捷報送到，皇帝任命郭子儀爲京城留守。

自變生倉卒，賴子儀復安，故天下皆咎程元振，群臣數論奏。元振懼，乃説帝都洛陽，帝可其計。子儀奏曰：

自從突然發生變亂以來，幸賴郭子儀纔重新獲得安定，所以天下人都歸罪於程元振，群臣多次上奏陳述。程元振畏懼，於是就勸説皇帝遷都洛陽，皇帝同意了他的主意。郭子儀得知後上奏説：

雍州古稱天府，右隴、蜀，左崤、函，襟馮終南、太華之險，背負清渭、濁河之固，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兵强士勇，真用武之國，秦、漢所以成帝業也。後或處而泰，去而亡者不一姓，故高祖先入關定天下，太宗以來居洛陽者亦鮮。先帝興朔方，誅慶緒，陛下席西土，戮朝義，雖天道助順，亦地勢則然。比吐蕃馮陵而不能抗者，臣能言其略。夫六軍皆市井人，竄虚名，逃實賦，一日驅以就戰，有百奔無一前；又宦竪掩迷，庶政荒奪，遂令陛下彷徨暴露，越在陝服。斯委任失人，豈秦地非良哉！今道路流言，不識信否，咸謂且都洛陽。洛陽自大盜以來，焚埃略盡，百曹榛荒，寰服不滿千户，井邑如墟，豺狼群嗥；東薄鄭、汴，南界徐，北綿懷、衛及相，千里蕭條，亭舍不烟，何以奉萬乘牲餼、供百官次舍哉？且地狹厄，裁數百里，險不足防，適爲鬥場。陛下意者不以京畿新罹剽蹂，國用不足乎？昔衛爲狄滅，文公廬于曹，衣大

雍州自古稱作天府，西面有隴、蜀，東面有崤山、函谷關，前面憑藉終南山、太華山之險，背靠渭水、黄河之固，方圓幾千里，精兵十多萬人，兵力强大，士卒勇猛，真是用武的地方，秦、漢因此而成就帝業。此後或居而太平，或離去而滅亡的不止一姓，所以高祖先入關而平定天下，太宗以來住在洛陽的也很少。先帝興起於朔方，討伐安慶緒，陛下在西邊的土地上斬殺史朝義，雖是天道助順，也是地勢促成。近來吐蕃逼迫欺凌而官軍不能抵抗，臣能説出其中的大致情況。六軍都是市井子弟，冒頂虚名，逃避賦役，一旦驅使他們去作戰，有百人逃跑而無一人前進；加上宦官掩蓋真相迷惑聖上，政務荒廢，終於使陛下四處奔波，流亡到陝土。這是委任失人，怎能是秦地不好呢！現在路人傳説，不知是否可信，都説將要遷都洛陽。洛陽自從遭受大亂以來，幾乎全遭焚燒，官署荒廢，城裏城外居民不滿千户，都邑如同廢墟，豺狼群嗥；洛陽東臨鄭、汴，南接徐州，北連懷、衛及相州，千里蕭條，亭舍没有人烟，憑什麽供奉天子牲畜的飼料、提供百官的住宿呢？而且洛陽城地方狹窄，方圓纔幾百里，險不足以防守，正好成爲戰場。陛下之意不是因京畿剛遭搶掠踐踏，國用不足嗎？從前衛國被狄人所滅，衛文公在曹地構築草屋，穿粗布衣服，

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卒復舊邦，況赫赫天子，躬儉節用，寧爲一諸侯下哉？臣願陛下斥素餐，去冗食，抑閹寺，任直臣，薄征弛役，恤隱撫鰥，委宰相以簡賢任能，付臣以訓兵禦侮，則中興之功，日月可冀。惟時邁亟還，見宗廟，謁園陵，再造王家，以幸天下。

戴粗帛之冠，最終恢復了故土，何況赫赫天子，親自做到勤儉節用，難道會比一個諸侯差嗎？臣希望陛下擯棄尸位素餐之人，裁去多餘的食祿之官，抑制宦官勢力的擴張，任用正直之臣，實行輕徭薄賦的政策，撫恤鰥寡，委任宰相，選拔賢能之士，交付老臣掌管練兵禦侮之事，那麼國家中興之功，指日可待。望順時而動立即還京，禮拜宗廟，進謁園陵，重建王室，天下慶幸。

帝得奏，泣謂左右曰："子儀固社稷臣也，朕西决矣。"乘輿還，子儀頓首請罪，帝勞曰："用卿晚，故至此。"乃賜鐵券，圖形凌煙閣。

皇帝得到表奏，哭着對左右人說："郭子儀真是社稷之臣，朕向西的主意已决定了。"車駕返回，郭子儀叩頭請罪，皇帝慰勞他說："朕任用卿晚了，所以落到這一步。"於是賜給他鐵券，在凌煙閣繪像。

僕固懷恩縱兵掠并、汾屬縣，帝患之，以子儀兼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使，鎮河中。懷恩子瑒屯榆次，爲帳下張惟岳所殺，傳首京師，持其衆歸子儀。懷恩懼，委其母走靈州。廣德二年，進太尉，兼領北道邠寧、涇原、河西通和吐蕃及朔方招撫觀察使。辭太尉不拜。懷恩誘吐蕃、回紇、党項數十萬入寇，朝廷大恐，詔子儀屯奉天。帝問計所出，對曰："無能爲也。懷恩本臣偏將，雖慓果，然素失士心。今能爲亂者，誅思歸之人，劫與俱來，且皆臣故部曲，素以恩信結之，彼忍以刃相向乎？"帝曰："善。"虜寇邠州，先驅至奉天，諸將請擊之。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携貳。"因下令："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賊果遁。

僕固懷恩縱兵搶掠并、汾屬縣，皇帝憂慮，就任命郭子儀兼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使，鎮守河中。僕固懷恩子僕固瑒駐守榆次，被部下張惟岳殺死，將他的首級傳送到京城，率領他的軍隊歸附了郭子儀。僕固懷恩恐懼，拋下了母親逃往靈州。廣德二年，郭子儀進位太尉，兼領北道邠寧、涇原、河西通和吐蕃及朔方招撫觀察使。郭子儀辭去太尉。僕固懷恩引誘吐蕃、回紇、党項數十萬人馬入侵，朝廷十分驚恐，下詔命郭子儀駐守奉天。皇帝向他詢問有什麼計策，郭子儀回答說："僕固懷恩不會有什麼作爲。僕固懷恩原是臣的偏將，雖然慓悍果斷，然而一向不得士兵之心。如今能够作亂的原因，是利用想回鄉的人，劫持他們一同前來，而這些人都是臣的舊部，臣一向用恩信結交他們，他們忍心用刀面對我嗎？"皇帝說："好。"虜兵入侵邠州，先鋒到達奉天，衆將請求迎擊，郭子儀說："客軍深入，利在速戰。叛賊的部下一向對我感恩戴德，我軍不緊逼他們，他們自然會有二心。"接着下令："敢說出戰的斬！"率兵堅守營壘等候，賊軍果然逃遁。

子儀至自涇陽，恩賚崇縟，進拜尚書令，懇辭，不聽。詔趣詣省視事，百官往慶，敕射生五百騎執戟寵衛。子儀確讓，且言："太宗嘗踐此

郭子儀從涇陽回到京師，皇帝恩賜豐厚，進拜尚書令，郭子儀懇切辭讓，皇帝没有答應。下詔催促他到尚書省處理政事，百官前往慶賀，皇帝敕令五百名射手持戟護衛以示寵耀。郭子儀執

官，故累聖曠不置員，皇太子爲雍王，定關東，乃得授，渠可猥私老臣，隳大典？且用兵以來，僭賞者多，至身兼數官，冒進亡耻。今凶醜略平，乃作法審官之時，宜從老臣始。”帝不獲已，許之，具所以讓付史官。因賜美人六人，從者自副，車服帷帟咸具。

意推讓，并說：“太宗曾任此官，所以後來歷朝先帝廢而不設，皇太子爲雍王時，因平定關東纔得此任，怎麼可以因爲偏愛老臣毁壞國家大典呢？况且用兵以來，非分受賞的人很多，以至於身兼數職，冒進之徒没有廉耻。如今凶黨大致平定，正是確定法律精選官吏的時候，應從老臣開始。”皇帝不得已，同意了他的請求，并將他辭讓的原由交付史館記録。爲此賞賜他六位美人，并自帶隨從，賞賜的車輛服飾帷帳都很完備。

永泰元年，詔都統河南道節度行營，復鎮河中。懷恩盡説吐蕃、回紇、党項、羌、渾、奴剌等三十萬，掠涇、邠，躪鳳翔，入醴泉、奉天，京師大震。於是帝命李忠臣屯渭橋，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廷玉屯便橋，駱奉先、李日越屯盩厔，李抱玉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天子自將屯苑中。急召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比到，虜騎圍已合，乃使李國臣、高昇、魏楚玉、陳回光、朱元琮各當一面，身自率鎧騎二千出入陣中。回紇怪問：“是謂誰？”報曰：“郭令公。”驚曰：“令公存乎？懷恩言天可汗棄天下，令公即世，中國無主，故我從以來。公今存，天可汗存乎？”報曰：“天子萬壽。”回紇悟曰：“彼欺我乎！”子儀使諭虜曰：“昔回紇涉萬里，戡大憝，助復二京，我與若等休戚同之。今乃棄舊好，助叛臣，一何愚！彼背主棄親，於回紇何有？”回紇曰：“本謂公云亡，不然，何以至此。今誠存，我得見乎？”子儀將出，左右諫：“戎狄野心不可信。”子儀曰：“虜衆數十倍，今力不敵，吾將示以至誠。”左右請以騎五百從，又不聽。即傳呼曰：“令公來！”虜皆持滿待。子儀以數十騎出，免冑見其大酋曰：“諸君同艱難久矣，何忽亡忠誼而至是邪？”回紇捨兵下

永泰元年，下詔命郭子儀都統河南道節度行營，再次鎮守河中。僕固懷恩到處游説吐蕃、回紇、党項、羌、渾、奴剌等三十萬人馬，劫掠涇、邠，蹂躪鳳翔，入侵醴泉、奉天，京城大爲震驚。於是皇帝命李忠臣駐守渭橋，命李光進駐守雲陽，命馬璘、郝廷玉駐守便橋，命駱奉先、李日越駐守盩厔，命李抱玉駐守鳳翔，命周智光駐守同州，命杜冕駐守坊州，天子自己率兵駐守苑中。皇帝急召郭子儀駐守涇陽，當時郭子儀的軍隊僅有一萬人。等趕到涇陽，虜騎的包圍已經合攏，於是郭子儀命李國臣、高昇、魏楚玉、陳回光、朱元琮各自率兵獨擋一個方面，自己親率甲騎二千出入陣中。回紇兵見了奇怪地問道：“那人是誰？”回答説：“是郭令公。”回紇兵吃驚地説：“令公還活着嗎？僕固懷恩説天可汗死了，令公去世，中原無主，所以我們跟隨他而來。如今令公活着，天可汗活着嗎？”回答説：“天子萬壽無疆。”回紇兵醒悟道：“他欺騙了我們！”郭子儀派人告誡虜人説：“從前回紇跋涉萬里，平定大亂，幫助收復東西二京，我和你們休戚與共。如今却拋棄舊好，幫助叛臣，是多麽愚蠢！他叛主棄親，對回紇有什麽好處？”回紇回答説：“本來以爲令公死了，不是這個緣故，怎麽會到這裏。現在令公果真活着，我們可以見見他嗎？”郭子儀準備出陣，左右勸阻説：“戎狄野心不可以相信。”郭子儀回答説：“虜人的軍隊比我們多幾十倍，現在我們的勢力不能與他們匹敵，我準備用至誠向他們表示。”左右請求派五百名騎兵跟隨，郭子儀還是不聽，隨即叫人傳呼道：“令公來了！”虜人都拉弓搭箭等待。郭子儀率數十

馬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即召與飲，遺錦綵結歡，誓好如初。因曰："吐蕃本吾舅甥國，無負而來，棄親也。馬牛被數百里，公等若倒戈乘之，若俯取一芥，是謂天賜，不可失。且逐戎得利，與我繼好，不兩善乎?"會懷恩暴死，群虜無所統一，遂許諾。吐蕃疑之，夜引去。子儀遣將白元光合回紇衆追躡，大軍繼之，破吐蕃十萬於靈臺西原，斬級五萬，俘萬人，盡得所掠士女牛羊馬橐駝不勝計。遂自涇陽來朝，加實封二百户。還河中。

名騎兵出陣，摘下頭盔面見回紇首領説："同諸君在一起度過艱難已很長時間了，爲什麽忽然丢棄忠義走到這一步呢?"回紇首領扔下兵器下馬跪拜説："果真是我們的父親。"郭子儀於是召他們一起飲酒。送給錦綵以結歡，立誓和好如初。郭子儀乘機説："吐蕃本來與我們是舅甥之國，我們没有辜負他們而他們却出兵前來，這是背棄親戚之情。吐蕃的馬牛遍布數百里，你們如果倒戈攻打，易如低頭拾取草芥，可説是上天所賜，不可錯過時機。況且追逐戎敵而獲利，和我們繼續修好，不是兩全其美嗎?"恰巧僕固懷恩暴病而死，衆虜無人統領，回紇於是同意郭子儀的建議。吐蕃懷疑回紇，連夜退去。郭子儀派部將白元光聯合回紇兵馬追擊，大軍跟隨前進，在靈臺西原擊敗了吐蕃十萬人馬，斬殺五萬首級，俘獲一萬人，得到吐蕃所掠奪的男女百姓以及牛羊馬駱駝不計其數。於是郭子儀從涇陽入朝，朝廷爲他增加實封二百户。郭子儀返回河中。

大曆元年，華州節度使周智光謀叛，帝間道以蠟書賜子儀，令悉軍討之。同、華將吏聞軍起，殺智光，傳首闕下。二年，吐蕃寇涇州，詔移屯涇陽。邀戰於靈州，敗之，斬首二萬級。明年，還河中。吐蕃復寇靈武，詔率師五萬屯奉天，白元光破虜於靈武。議者以吐蕃數爲盗，馬璘孤軍在邠不能支，乃以子儀兼邠寧慶節度使，屯邠州，徙璘爲涇原節度使。回紇赤心請市馬萬匹，有司以財乏，止市千匹。子儀曰："回紇有大功，宜答其意，中原須馬，臣請内一歲奉，佐馬直。"詔不聽，人許其忠。

大曆元年，華州節度使周智光策劃叛亂，皇帝派人抄小道送蠟封的詔書給郭子儀，命他率全軍討伐周智光。同、華的將吏聽説大軍出動，就殺了周智光，將他的首級傳送朝廷。二年，吐蕃侵犯涇州，下詔命郭子儀移駐涇陽。郭子儀率兵在靈州迎戰，擊敗了吐蕃，斬殺二萬人。第二年，返回河中。吐蕃又一次入侵靈武，下詔命郭子儀率五萬軍隊駐守奉天，白元光在靈武擊敗虜兵。議者認爲吐蕃多次進犯，馬璘孤軍在邠州不能對付，於是任命郭子儀兼邠、寧、慶節度使，駐守邠州，調馬璘任涇原節度使。回紇赤心請求交易一萬匹馬，有關部門因財用困乏，衹肯買一千匹。郭子儀説："回紇立有大功，應答應他們的要求，中原需要馬，臣請求拿出一年的俸禄，增添買馬的費用。"皇帝下詔没有同意，而人們却稱贊他的忠誠。

九年，入朝，對延英，帝與語吐蕃方强，慷慨至流涕。退，上書曰：

九年，郭子儀入朝，在延英殿對答，皇帝與他談及吐蕃正强，大動感情以至流下眼淚。郭子儀退朝，上書説：

> 朔方，國北門，西禦犬戎，北虞獫狁，五城相去三千里。開

> 朔方，是國家的北門，西面抵禦犬戎，北面防備獫狁，五座城相距三千里。開元、

元、天寶中，戰士十萬，馬三萬匹，僅支一隅。自先帝受命靈武，戰士從陛下征討無寧歲。頃以懷恩亂，痍傷凋耗，亡三分之二，比天寶中止十之一。今吐蕃兼吞河、隴，雜羌、渾之衆，歲深入畿郊，勢逾十倍，與之角勝，豈易得邪？屬者虜來，稱四節度，將別萬人，人兼數馬。臣所統士不當賊四之一，馬不當賊百之二，外畏内懼，將何以安？臣惟陛下制勝，力非不足，但簡練不至，進退未一，時淹師老，地廣勢分。願於諸道料精卒滿五萬者，列屯北邊，則制勝可必。竊惟河南、河北、江淮大鎮數萬，小者數千，殫屈稟給，未始蒐擇。臣請追赴關中，勒步隊，示金鼓，則攻必破，守必全，長久之策也。

天寶年間，有戰士十萬，戰馬三萬匹，僅能支撑一角。自從先帝在靈武即位，戰士跟隨陛下征討没有安寧的歲月。前不久因僕固懷恩叛亂，損傷減耗，將士死亡三分之二，與天寶年間相比僅有十分之一。如今吐蕃兼并了河、隴，糾合羌、渾的軍隊，每年深入京郊，勢力超過天寶時的十倍，同他們角逐爭奪，怎麽能够輕而易舉地獲勝呢？近日虜來，稱作四節度，每個節度率兵萬人，每個士兵兼有數匹馬。臣所統率的士兵不敵賊軍的四分之一，戰馬不敵賊軍的百分之二，邊境畏懼内地驚恐，將怎樣得到安寧？臣認爲陛下要克敵制勝，兵力不是不足，祇是選兵訓練不够，行動不能統一，時間拖延士兵疲勞，地域廣大兵力分散。希望在諸道抽調精兵滿五萬人，到北邊排列駐守，如此則必定能克敵制勝。臣私意認爲河南、河北、江淮的大鎮擁有士兵數萬，小鎮擁有士兵數千，祇是竭盡供給糧餉，而從未加以選擇。臣請求召他們趕赴關中，演練陣列，熟悉號令，那麽攻一定能取勝，守一定能保全，這是長遠的策略。

又自陳衰老，乞骸骨。詔曰："朕終始倚賴，未可以去位。"不許。

郭子儀又陳述自己衰老，請求退休。皇帝下詔説："朕始終倚賴卿，不可退休。"没有准許。

德宗嗣位，詔還朝，攝冢宰，充山陵使，賜號"尚父"，進位太尉、中書令，增實封，通前二千户，給糧千五百人，芻馬二百匹，盡罷所領使及帥。建中二年，疾病，帝遣舒王到第傳詔省問，子儀不能興，叩頭謝恩。薨，年八十五。帝悼痛，廢朝五日。詔群臣往弔，隨喪所須，皆取于官。贈太師，陪葬建陵。及葬，帝御安福門，哭過其喪，百官陪位流涕。賜謚曰忠武，配饗代宗廟廷。著令，一品墳崇丈八尺，詔特增丈，以表元功。

德宗繼位，下詔召郭子儀回朝，攝冢宰，充山陵使，賜號"尚父"，進位太尉、中書令，增加實封，連同從前的共二千户，供給一千五百人的口糧，二百匹馬的草料，免去他所領的全部使職和節帥。建中二年，郭子儀病重，皇帝派舒王到他的宅第傳詔探問，郭子儀不能起身，叩頭表示謝恩。去世時年八十五歲。皇帝悲痛哀悼，停止朝會五天。下詔命群臣前往弔唁，凡是喪事所需，全都取自官府。追贈太師，陪葬建陵。到出葬時，皇帝登上安福門哭送喪車，百官陪同致哀。賜謚號忠武，配享代宗廟。舊令規定，一品官墳高一丈八尺，德宗下詔特許郭子儀的墳增高一丈以表彰他的元勛。

子儀事上誠，御下恕，賞罰必信。遭幸臣程元振、魚朝恩短毁，方

郭子儀事奉朝廷忠誠，統馭部下寬恕，賞罰必講信用。遭到寵臣程元振、魚朝恩的誹謗詆

時多虞，握兵處外，然詔至，即日就道，無纖介顧望，故讒間不行。破吐蕃靈州，而朝恩使人發其父墓，盜未得。子儀自涇陽來朝，中外懼有變，及入見，帝唁之，即號泣曰："臣久主兵，不能禁士殘人之墓，人今發先臣墓，此天譴，非人患也。"朝恩又嘗約子儀修具，元載使人告以軍容將不利公。其下衷甲願從，子儀不聽，但以家僮十數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告以所聞。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田承嗣傲很不軌，子儀嘗遣使至魏，承嗣西望拜，指其膝謂使者曰："兹膝不屈於人久矣，今爲公拜。"李靈耀據汴州，公私財賦一皆遏絶，子儀封幣道其境，莫敢留，令持兵衛送。麾下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子儀頤指進退，若部曲然。幕府六十餘人，後皆爲將相顯官，其取士得才類如此。與李光弼齊名，而寬厚得人過之。子儀歲入官俸無慮二十四萬緡。宅居親仁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不知其居。前後賜良田、美器、名園、甲館不勝紀。代宗不名，呼爲大臣。以身爲天下安危者二十年，校中書令考二十四。八子七婿，皆貴顯朝廷。諸孫數十，不能盡識，至問安，但頷之而已。富貴壽考，哀榮終始，人臣之道無缺焉。

毁，當時正逢多事之秋，郭子儀握兵在外，然而詔書一到，當天就上路，絲毫不滯留觀望，所以讒言離間不能得逞。郭子儀率兵在靈州擊敗了吐蕃，而魚朝恩却指使人挖了他父親的墓，盜墓的人没有被抓獲。郭子儀從涇陽入朝，朝廷内外人士懼怕發生變亂，等到他入見皇帝，皇帝慰吊他，郭子儀當即大哭説道："臣長期掌兵，不能禁止士兵毁壞他人的墳墓，如今人家挖臣先人的墓，這是上天的責罰，不是人禍啊。"魚朝恩又曾約請郭子儀赴宴，元載派人告訴郭子儀説觀軍容使魚朝恩將加害於他。郭子儀的部下内穿鎧甲，希望跟隨護衛，郭子儀不同意，僅率家僮十幾人前往。魚朝恩説："車馬爲什麽這樣少?"郭子儀把聽到的情况告訴了他。魚朝恩哭泣説："如公不是寬宏長者，怎能不産生疑心呢?"田承嗣傲慢蠻横，不守法度，郭子儀曾派使者到魏，田承嗣望着西邊跪拜，指着自己的膝蓋對使者説："這雙膝蓋不向人彎曲已有很久了，現在爲公而下拜。"李靈耀占據汴州，公私財賦全都被他截取。郭子儀的財貨錢幣經過他的境地，李靈耀不敢扣留，派人手持武器護送。郭子儀部下舊將達數十人，都位至王侯高官，郭子儀用表情指使他們如同指使自己的親兵一般。幕府中有六十多人，後來都成爲將相顯官，他取士得人就是這樣。郭子儀與李光弼齊名，而爲人寬厚得人心則超過他。郭子儀每年所得的官俸差不多有二十四萬緡。住宅占了親仁里的四分之一，内通永巷，家人三千相互出入，却不知他的住處在哪裏。前後得到皇帝所賜的良田、美器、名園、上等館舍不計其數。代宗不呼他的名，衹稱他爲大臣。郭子儀身繫天下安危達二十年，掌中書令事達二十四年。有八子七婿，都在朝廷中官至顯貴。衆孫有數十個，郭子儀不能遍認，到他們來問安時，郭子儀衹是點點頭而已。富貴長壽，哀榮始終，人臣之道對於他來説没有缺憾。

子曜、旰、晞、昢、晤、曖、曙、映，而四子以才顯。

子名曜、旰、晞、昢、晤、曖、曙、映，其中有四子因有才幹而顯名。

郭曜

曜性沈静，資貌瑰傑。累從節度

郭曜生性沉穩文静，體貌魁偉超群。多次應

府辟署，破虜有功，爲開陽府果毅都尉。至德初，推子儀功，授衛尉卿，累進太子詹事、太原郡公。子儀專征伐，曜留治家事，少長無閒言。諸弟或飾池館，盛車服，曜獨以朴簡自處。子儀罷兵，遷太子少保，昆弟六人，共制拜官。子儀薨，以遺命簿上四朝所賜名馬珍物，德宗復賜之，乃悉散諸弟。居喪以禮，疾甚，或勸茹葱薤，終不屬口。後盧杞秉政，忌勛族，子儀婿太僕卿趙縱、少府少監李洞清、光禄卿王宰皆以次得罪。奸人幸其危，多論奪田宅奴婢，曜大恐，獨宰相張鎰力保護。德宗稍聞之，詔有司曰："尚父子儀有大勛力，保乂王家，嘗誓山河，琢金石，許宥十世。前日其家市田宅奴婢，而無賴者以尚父殁，妄論奪之，自今有司毋得受。"建中三年，卒，贈太子太傅，謚曰孝。

召在節度使幕府中任職，擊虜有功，任開陽府果毅都尉。至德初年，朝廷褒獎郭子儀的功勞，郭曜授任爲衛尉卿，多次升任至太子詹事，封爲太原郡公。郭子儀全力從事征討，郭曜留家治理家事，老少無人説閑話。衆弟有的修造林池館舍，車馬服飾豪華，惟獨郭曜以簡樸自守。郭子儀被罷去兵權，郭曜升任太子少保，兄弟六人，一道制書同拜爲官。郭子儀去世，郭曜遵照遺囑用簿册登記四朝皇帝所賜的名馬珍奇寶物獻上，德宗又將賜物賞給了郭曜，郭曜於是將它們全都分給了諸弟。郭曜服喪期間恪守禮法，當病重時，有人勸他吃葱薤，他最終没有入口。後來盧杞執政，忌恨功臣家族，郭子儀的女婿太僕卿趙縱、少府少監李洞清、光禄卿王宰都相繼獲罪。歹人乘他們之危，多次商議要奪去他家的田宅奴婢，郭曜十分恐懼，祇有宰相張鎰極力保護。德宗逐漸聽説了這件事，下詔對有關部門説："尚父郭子儀有大功勛，保全了王室，先帝曾以山河立誓，刻於金石，准許寬免他家十代的罪罰。前些日子他家買田宅奴婢，而無賴之徒因尚父去世，妄加議論奪取，從今以後有關部門不得受理。"建中三年，郭曜去世，追贈太子太傅，謚號孝。

初，曜襲代國公，食二千户。貞元初，詔减半以封晞、曖、映、曙，人二百五十户。未幾，復詔四人各减五十户，封曜子鋒、晤子鐇各百户云。

當初，郭曜襲封代國公，食實封二千户。貞元初年，下詔裁減實封的一半用來分封郭晞、郭曖、郭映、郭曙，每人二百五十户。不久，皇帝又下詔命四人各自減少五十户，用來分封給郭曜的兒子郭鋒、郭晤的兒子郭鐇各一百户。

郭晞

晞善騎射，從征伐有功，復兩京，戰最力，出奇兵破賊，累進鴻臚卿。河中軍亂，子儀召首惡誅之，其支黨猶反仄，晞選親兵晝夜警，以備非常，奸人不得發。以功拜殿中監。吐蕃、回紇入寇，加御史中丞，領朔方軍援邠州，與馬璘合軍擊虜，破之。虜復來，陣涇水北，子儀遣晞率徒兵五千、騎五百襲虜。晞以兵寡不進，須暮，賊半濟，乃擊，斬首五千級。加御史大夫，子儀固讓，乃止。

郭晞善於騎馬射箭，跟隨郭子儀征伐有功，收復兩京，作戰最有力，出奇兵打敗了賊軍，多次進官至鴻臚卿。河中軍發生兵變，郭子儀召來禍首處斬，他的黨羽仍有反心，郭晞挑選親兵晝夜警戒，以防意外，使奸人無法作亂。因功拜授殿中監。吐蕃、回紇入侵，朝廷加授郭晞爲御史中丞，率領朔方軍增援邠州軍，與馬璘聯合攻擊虜軍，打敗了他們。虜兵再次來犯，在涇水北岸列陣，郭子儀派郭晞率步兵五千人、騎兵五百人襲擊虜軍。郭晞因兵少不進兵，等到黄昏時，賊軍渡河渡到一半，這纔發兵襲擊，斬殺五千首

居父喪，值朱泚亂，南走山谷。賊舁致之，欲污以官，佯喑不答；賊露兵脅之，不動。數以城中事貽書李晟。既而奔奉天。天子還，改太子賓客。子鋼，從朔方杜希全幕府。希全檄爲豐州刺史，晞憐其弱不任事，丐罷。德宗遣使者召鋼，鋼疑得罪，挺身走吐蕃，不納。希全執送京師，賜死。晞坐免，尋復太子賓客。累封趙國公。卒，贈兵部尚書。孫承嘏。

級。加授郭晞御史大夫，郭子儀堅決辭讓，方纔作罷。郭晞爲父守喪，時逢朱泚叛亂，郭晞向南逃入山谷。賊兵將他送到朱泚那裏，朱泚想叫他擔任僞官，郭晞裝啞不說話；賊兵亮出兵器威脅他，郭晞毫不動摇。多次致信李晟報告城中情況。不久郭晞逃到奉天。天子返回京師，改任郭晞爲太子賓客。子郭鋼，跟隨朔方節度使杜希全在幕府中做事。杜希全任他爲豐州刺史，郭晞憐憫他弱小不能勝任，乞求罷免。德宗派使者召回郭鋼，郭鋼懷疑自己獲罪，脱身逃往吐蕃，不被接納。杜希全抓住他將他送到京師，被賜死。郭晞坐罪被免去官職，不久復任太子賓客。多次受封爲趙國公。去世，追贈兵部尚書。孫名承嘏。

郭承嘏

承嘏，字復卿，幼秀異，通《五經》。元和中，及進士第，累遷起居舍人。居母喪，以孝聞。大和六年，爲諫議大夫，言政事得失。文宗以鄭注爲太僕卿，承嘏極論其非，注頗懼。進給事中。俄出爲華州刺史，給事中盧載還詔書，且言："承嘏數封駁稱職，宜在禁闥。"帝曰："朕謂久次，欲優其稍入耳。"乃復留給事中。時江淮旱，用度不支，詔宰相分領度支、户部。承嘏言："宰相調和陰陽，安黎庶。若使閲視簿書，校緡帛，非所宜。"帝順納。遷刑部侍郎。帝嘗稱其儒素，無貴驕氣，不類勛家。每進對，恩接備厚。方大任用，會卒。家無餘貲，親友爲辦喪祭。贈吏部尚書。

郭承嘏，字復卿，年幼時才能出衆，通曉《五經》。元和年間，考中進士，多次遷任爲起居舍人。爲母守喪，以孝聞名。大和六年，任諫議大夫，上書議論政事得失。文宗任命鄭注爲太僕卿，郭承嘏直言評論他的不是，鄭注十分畏懼。郭承嘏升任給事中。不久出任華州刺史，給事中盧載退還詔書，并説："郭承嘏多次退還駁正不當的詔書，盡職盡責，應當留在禁中。"皇帝説："朕認爲他久留禁中，打算稍稍增加他的收入罷了。"於是郭承嘏留下復任給事中。當進江淮乾旱，財用不足，皇帝下詔令宰相分領度支、户部事。郭承嘏説："宰相職責是調和陰陽，安定百姓。如果叫他們閲看賬簿，核算錢帛，這不合適。"皇帝接受了他的建議。遷任刑部侍郎。皇帝曾經稱贊他的品德操行，没有顯貴傲氣，不像功臣之家的子弟。郭承嘏每次在皇帝前對答，都受到優厚的恩遇接待。朝廷正準備重用他，不巧去世。家中没有多餘的資財，是親友爲他操辦喪祭之事。追贈吏部尚書。

郭曖

曖，字曖，以太常主簿尚昇平公主。曖年與公主侔，十餘歲許昏。拜駙馬都尉，試殿中監，封清源縣侯，寵冠戚里。大曆末，檢校左散騎常侍。建中時，主坐事，留禁中。朱泚

郭曖，字曖，以太常主簿身份娶昇平公主爲妻。郭曖的年紀與公主相仿，十多歲時定婚。拜授駙馬都尉，試殿中監，封爲清源縣侯，受寵爲外戚之首。大曆末年，郭曖任檢校左散騎常侍。建中年間，公主因事獲罪，他被留在禁中。朱泚

亂，逼署曖官，辭以居喪被疾。既而與公主奔奉天。德宗嘉之，釋主罪，進曖金紫光禄大夫，賜實封五十户。尋遷太常卿。貞元三年，襲代國公。卒，年四十八，贈尚書左僕射。初，曖女爲廣陵郡王妃。王即位，是爲憲宗。妃生穆宗。穆宗立，尊妃爲皇太后，贈曖太傅。四子：鑄、釗、鏦、銛。鑄襲封。

叛亂，强迫郭曖擔任僞官，郭曖以守喪染病爲藉口加以拒絶。不久與公主一起逃往奉天。德宗褒獎他們的行爲，赦免了公主的罪，升任郭曖爲金紫光禄大夫，賞賜實封五十户。不久遷任太常卿。貞元三年，郭曖襲封代國公。去世，終年四十八歲，追贈尚書左僕射。當初，郭曖之女被選爲廣陵郡王妃。王即位，就是憲宗。妃生穆宗。穆宗即位，尊稱妃爲皇太后，追贈郭曖爲太傅。郭曖有四子：名鑄、釗、鏦、銛。郭鑄襲父封爵。

郭釗

釗長七尺，方口豐下。代宗朝，以外孫爲奉禮郎。累官至左金吾大將軍，改檢校工部尚書，爲邠寧節度使，入爲司農卿。憲宗寢疾，宦豎或妄議廢立者。穆宗問計於釗，答曰：“殿下爲太子，當旦夕視膳，何外慮乎?”時稱得元舅體。穆宗即位，檢校户部尚書兼司農卿。俄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徙河中尹，領晋絳慈隰節度。敬宗立，召拜兵部尚書，又帥劍南東川。大和中，南蠻寇蜀，取成都外郛，杜元穎不能禦，詔釗兼領西川節度。未行，蠻衆已略梓州。州兵寡，不可用。釗貽書譙蠻首嵯巔以侵叛意。嵯巔曰：“元穎不自守，數侵吾圉，我以是報。”乃與釗修好，約無相犯。天子嘉之，即拜西川節度使。以疾請代，爲太常卿，卒，贈司徒。

子仲文、仲恭、仲詞。開成二年，詔仲文襲太原郡公。給事中盧弘宣奏：“釗妻沈，公主女，代宗皇帝外孫，其子仲詞尚饒陽公主。仲文冒嫡不應襲。使仲文承嫡，則沈當黜，且仲詞亦不得尚主。”乃詔仲詞檢校殿中少監、駙馬都尉，襲封。而仲文以太皇太后故，置不問。仲恭歷詹事府丞，亦尚金堂公主。

郭釗身高七尺，方口闊腮。代宗朝，他以外孫的身份任奉禮郎。多次遷升官職至左金吾大將軍，改任檢校工部尚書，任邠寧節度使，入朝任司農卿。憲宗患病卧床，宦官中有人妄加議論廢立太子之事。穆宗向郭釗問計，郭釗回答説：“殿下身爲太子，應當早晚侍奉父皇，爲何要有其他擔憂呢?”當時人稱贊他懂得國舅的大體。穆宗即位，郭釗任檢校户部尚書兼司農卿。不久任河陽三城節度使。遷任河中尹，領晋絳慈隰節度使。敬宗即位，召入朝任兵部尚書，又任劍南東川節度使。大和年間，南蠻侵犯蜀境，攻取了成都外郭城，杜元穎不能抵禦，下詔命郭釗兼領西川節度使。没等赴任，蠻兵已侵入梓州。州兵少，不足以利用。郭釗致信南蠻首領嵯巔斥責他侵略背叛之意，嵯巔説：“杜元穎自己不守約，多次侵犯我方疆土，我因此而報復。”於是與郭釗修好，相約互不侵犯。天子稱贊郭釗，就拜授他爲西川節度使。郭釗因病請求替代，任太常卿，去世，追贈司徒。

郭釗子名仲文、仲恭、仲詞。開成二年，有詔叫郭仲文襲父封爵爲太原郡公。給事中盧弘宣上奏稱：“郭釗妻沈氏，是公主之女，代宗皇帝的外孫，其子郭仲詞娶饒陽公主爲妻。郭仲文是頂替嫡子不應襲父封爵。假使郭仲文繼承嫡宗，那麽沈氏就應當黜退，而且郭仲詞也不該娶公主爲妻。”朝廷於是下詔令郭仲詞任檢校殿中少監、駙馬都尉，襲父封爵。而郭仲文因太皇太后的緣故，赦免不加問罪。郭仲恭歷任詹事府丞，也娶

金堂公主爲妻。

郭鏦

鏦，字利用，尚德陽郡主。詔裴延齡爲主營第長興里。順宗立，主進封漢陽公主，擢鏦檢校國子祭酒、駙馬都尉。自景龍後，外戚多爲檢校官，不治事。宰相薦其才，不當以外戚廢，乃拜右金吾將軍，封太原郡公。恭遜折節，不以富貴加人。性周畏，不立赫赫名。有諫於上，退必毁稿，家人子弟無知者。别墅在都南，尤勝塏，穆宗嘗幸之，置酒極歡。改太子詹事，充閑廄宫苑使。卒，贈尚書左僕射。

郭鏦，字利用，娶德陽郡主爲妻。下詔令裴延齡爲郡主在長興里營建宅第。順宗即位，郡主進封爲漢陽公主，郭鏦升任檢校國子祭酒、駙馬都尉。自從景龍年間以後，外戚大多任檢校官，而不處理政事。宰相推薦郭鏦的才能，認爲不應當因外戚棄而不用，於是拜授郭鏦爲右金吾將軍，封太原郡公。郭鏦爲人極端謙卑，不因富貴而盛氣凌人。性情極端謹慎，没有立下赫赫功名。對皇帝有所規諫，退朝後一定要毁掉底稿，家人子弟無人知道。别墅建在京城南面，景致極其優美，穆宗曾前去那裏，設酒宴盡歡。改任太子詹事，充任閑廄宫苑使。去世，追贈尚書左僕射。

郭銛

銛性和易，累爲殿中監，尚西河公主。鏦卒，代爲太子詹事、宫苑閑廄使。長慶三年，暴卒。太后遣使按問發疾狀，久乃解。初，西河主降沈氏，生一子，銛無嗣，以沈氏子嗣。

郭銛性情隨和平易，多次任殿中監，娶西河公主爲妻。郭鏦去世後，郭銛接替他任太子詹事、宫苑閑廄使。長慶三年，突然去世。太后派使者調查發病的情况，很長時間纔弄清楚。當初，西河公主下嫁沈氏，生有一子，郭銛没有後代，就以沈氏之子過繼。

郭曙

曙，代宗朝累官司農卿。德宗幸奉天，曙方領家兵獵苑北，聞蹕至，伏謁道左，遂從乘輿入駱谷。霖雨塗潦，衛兵或異語。帝召謂曰：“朕不德而苦公等，宜執朕送朱泚，以謝天下。”諸將皆感泣曰：“願死生從陛下。”時曙與功臣子李昪、韋清、令狐建、李彦輔被甲請見，言曰：“南行路險，且虞奸變。臣等世蒙恩，今相誓，願更挾帝馬。”許之。帝還，曙、清擢金吾大將軍，餘并爲禁軍將軍。曙終祁國公。

郭曙，代宗朝多次遷官至司農卿。德宗行幸奉天，郭曙正率領家兵在苑北射獵，聽説皇帝車駕來到，伏拜在道路旁，於是跟隨車駕進入駱谷。連綿陰雨道路泥濘，衛兵中有不滿言論。皇帝召見説：“朕無德而使你們受苦，應將朕押送給朱泚，來謝罪天下。”衆將都感動地流下淚説：“願意死生跟隨陛下。”當時郭曙和功臣子弟李昪、韋清、令狐建、李彦輔披甲求見皇帝，説道：“南行的道路險阻，而且要防備奸人變亂。臣等世代受恩，現在共同發誓，願意輪流爲皇帝牽馬。”德宗同意了。皇帝返回京城，郭曙、韋清升任金吾大將軍，其餘的人都升任禁軍將軍。郭曙死時封爵爲祁國公。

郭幼明　郭昕

子儀母弟幼明，性謹愿無過，拙于武，喜賓客。以子儀故，終少府

郭子儀的同母弟郭幼明，性情誠實没有過失，不擅長武事，喜歡結交賓客。因郭子儀的緣

監，贈太子太傅。

子昕，肅宗末爲四鎮留後。關、隴陷，不得歸，朝廷但命官遥領其使。建中二年，昕始與伊西、北庭節度使曹令忠遣使入朝。德宗詔曰："四鎮、二庭，統西夏五十七蕃十姓部落，國朝以來，相與率職。自關、隴失守，王命阻絶，忠義之徒，泣血固守，奉遵朝法，此皆侯伯守將交修共治之效，朕甚嘉之。令忠可北庭大都護、四鎮節度留後，賜氏李，更名元忠。昕可安西大都護、四鎮節度使。諸將吏超七資叙官"云。

故，死時官任少府監，追贈太子太傅。

子名昕，肅宗末年任四鎮留後。關、隴一帶陷落，郭昕無法返回中原，朝廷衹是命朝官遥領那裏的使職。建中二年，郭昕開始和伊西、北庭節度使曹令忠一起派使者入朝。德宗下詔説："四鎮、二庭，統轄西夏五十七蕃十姓的部落，本朝以來，相繼任有官員。自從關、隴一帶失守，朝命隔絶，忠義之士，悲痛堅守，遵奉朝法，這些都是侯伯守將相互共同治理的功勞，朕十分贊賞。曹令忠可任北庭大都護、四鎮節度留後，賜姓李，改名元忠。郭昕可任安西大都護、四鎮節度使。衆將吏越級七等授官"等。

贊曰：天寶末，盗發幽陵，外阻内訌。子儀自朔方提孤軍，轉戰逐北，誼不還顧。當是時，天子西走，唐胙若贅斿，而能輔太子，再造王室。及大難略平，遭讒甚，詭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道，無纖介自嫌。及被圍涇陽，單騎見虜，壓以至誠，猜忍沮謀。雖唐命方永，亦由忠貫日月，神明扶持者哉。及光弼等畏逼不終，而子儀完名高節，爛然獨著，福禄永終，雖齊桓、晋文比之爲褊。唐史臣裴垍稱："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上不疑，侈窮人欲而議者不之貶。"嗚呼！垍誠知言。其子孫多以功名顯，蓋盛德後云。

贊曰：天寶末年，盗賊興起於幽陵，外部阻絶内部相争。郭子儀從朔方率領孤軍，轉戰各地向北追逐，義無反顧。當此時，天子西逃，唐朝的運數名存實亡，而郭子儀却能輔佐太子，重建王室。到大難基本平定，横遭讒言攻擊，被詭計奪走了兵權，然而早上聽到詔命，傍晚就踏上歸途，自己没有絲毫的猜疑。到被圍困在涇陽，他以單騎去見虜人，用至誠來震服對方，挫敗了凶暴之徒的計謀。雖然唐運正長，也是因爲忠貫日月，神明佑助的緣故啊。當時李光弼等人因畏懼逼迫不能善終，而郭子儀却保全美名高節，燦爛奪目，富貴永久，即使齊桓公、晋文公與他相比也有所不足。唐朝史臣裴垍稱道郭子儀："權傾天下而朝廷不忌妒，功蓋一世而皇帝不猜疑，窮奢極欲而議者不加貶斥。"唉！裴垍所説的確實是真話。他的子孫大多因功而顯名，不愧是盛德的後代。

唐書卷一百三十八

列傳第六十三

二李馬路列傳

李嗣業

李嗣業，字嗣業，京兆高陵人。長七尺，膂力絶衆。開元中，從安西都護來曜討十姓蘇祿，先登捕虜，累功署昭武校尉。後應募安西，軍中初用陌刀，而嗣業尤善，每戰必爲先鋒，所嚮摧北。夫蒙靈詧爲節度，出戰必與俱。

李嗣業，字嗣業，是京兆高陵縣人。身高七尺，氣力過人。開元年間，跟隨安西都護來曜討伐十姓蘇祿，率先登城捕殺敵虜，屢立戰功被任用爲昭武校尉。後來應募到安西，軍中剛開始使用陌刀，而李嗣業特别擅長，每次作戰總是充當先鋒，所向無敵。夫蒙靈詧任節度使，總是帶着他一起出戰。

高仙芝討勃律，署嗣業及中郎將田珍爲左右陌刀將。時吐蕃兵十萬屯娑勒城，據山瀕水，聯木作郛，以扼王師。仙芝潛軍夜濟信圖河，令曰："及午破賊，不者皆死。"嗣業提步士升山，頹石四面以擊賊，又樹大旗先走險，諸將從之。虜不虞軍至，因大潰，投崖谷死者十八。鼓而驅至勃律，禽其主，平之。授右威衛將軍。從平石國及突騎施，以跳盪先鋒加特進。虜號爲"神通大將"。

高仙芝討伐勃律，任用李嗣業及中郎將田珍任左右陌刀將。當時吐蕃十萬軍隊駐守娑勒城，據山臨水，樹起木栅連成長墻，以便阻遏王師。高仙芝秘密派軍隊夜渡信圖河，下令説："到午時破賊，否則一律處死。"李嗣業率步兵登山，從四面滚下石頭擊殺賊兵，又舉着大旗率先直奔險要，衆將跟隨着他。虜人没有料到官軍來到，因而大敗，跳下崖谷死亡的占十分之八。官軍一鼓作氣進軍到達勃律，生擒了勃律主，平定其國。朝廷授任他爲右威衛將軍。參預平定石國和突騎施，因突襲先鋒的功勞加授特進。虜人稱爲"神通大將"。

初，仙芝特以計襲取石，其子出奔，因構諸胡共怨之，以告大食，連兵攻四鎮。仙芝率兵二萬深入，爲大食所敗，殘卒數千。事急，嗣業謀曰："將軍深履賊境，後援既絶，而大食乘勝，諸胡鋭于鬥，我與將軍俱前死，尚誰報朝廷者？不如守白石嶺以爲後計。"仙芝曰："吾方收合餘

當初，高仙芝用奇計襲取石國，石國國王之子出逃，乘機挑動衆胡共同怨恨大唐，并告求大食，連兵進攻四鎮。高仙芝率二萬士兵深入其境，被大食擊敗，剩餘的士兵衹有幾千人。形勢危急，李嗣業謀劃説："將軍深入賊境，後援已斷，但大食却乘勝，衆胡鬥志正盛，我與將軍如果都在陣前戰死，還有誰去奏報朝廷呢？不如守白石嶺以圖後計。"高仙芝説："我剛收聚餘衆，

熸，明日復戰。”嗣業曰：“事去矣，不可坐須菹醢。”即馳守白石，路既隘，步騎魚貫而前。會拔汗那還兵，輜餉塞道不可騁，嗣業懼追及，手梃鏖擊，人馬斃仆者數十百，虜駭走，仙芝乃得還。表嗣業功，進右金吾大將軍，留爲疏勒鎮使。城一隅阤，屢築輒壞，嗣業祝之，有白龍見，因其處蕝祠以祭，城遂不壞。漢耿恭故井久涸，禱已，泉復出。初討勃律也，通道葱領，有大石塞隘，以足蹶之，抵穹壑，識者以爲至誠所感云。

明天再戰。”李嗣業説：“大勢已去，不可以坐待粉身碎骨。”就急速趕到白石嶺據守，道路狹隘，步騎魚貫而進。適逢拔汗那率兵返回，輜重糧餉堵塞了道路難以通過，李嗣業擔心追兵趕上，手持木棒奮擊，人馬倒斃的達數十百人，虜人驚慌奔逃，高仙芝纔得以返回。高仙芝上表奏報李嗣業的功勞，進右金吾大將軍，留任疏勒鎮使。疏勒城的一角塌壞，屢築屢壞，李嗣業祈禱，有白龍出現，李嗣業派人在白龍顯迹的地方立祠祭祀，城墻於是不再塌壞。漢耿恭舊井長期乾涸，祈禱之後，泉水重新涌出。當初討伐勃律，取道葱領，有大石堵塞險隘之處，李嗣業用脚蹬石，大石落入深壑，有見識的人認爲這是至誠所感動的結果。

天寶十二載，加驃騎大將軍。入朝，賜酒玄宗前，醉起舞，帝寵之，賜綵百、金皿五十物、錢十萬，曰：“爲解酲具。”

天寶十二載，加授驃騎大將軍。召入朝，玄宗當面爲他賜酒，李嗣業酒醉起舞，皇帝寵愛他，賜給綵一百匹、金器皿五十件、錢十萬，説：“這是爲你醒酒的物品。”

安禄山反，肅宗追之，詔至，即引道，與諸將割臂盟曰：“所過郡縣，秋毫不可犯。”至鳳翔，上謁，帝喜曰：“今日卿至，賢於數萬衆。事之濟否，固在卿輩。”乃詔與郭子儀、僕固懷恩掎角。常爲先鋒，以巨棓笞鬥，賊值，類崩潰。進四鎮、伊西、北庭行軍兵馬使。

安禄山反叛，肅宗追召他，詔命到達，李嗣業立即上道，與衆將割破臂膀盟誓説：“所過郡縣，秋毫不犯。”到達鳳翔，拜見皇帝，皇帝高興地説：“今日卿到，勝過數萬兵衆。事情成敗，全在卿輩。”就下詔令他與郭子儀、僕固懷恩的軍隊相互策應出戰。李嗣業經常充當先鋒，用大棒格鬥，賊軍相遇，往往潰散。進四鎮、伊西、北庭行軍兵馬使。

廣平王收長安，嗣業統前軍，陣于香積祠北。賊酋李歸仁擁精騎薄戰，王師注矢逐之，走未及營，賊大出，掩追騎，還蹂王師，於是亂不能陣。嗣業謂子儀曰：“今日不蹈萬死取一生，則軍無類矣。”即袒持長刀，大呼出陣前，殺數十人，陣復整。步卒二千以陌刀、長柯斧堵進，所向無前。歸仁匿兵營左，覘軍勢，王分回紇鋭兵擊其伏，嗣業出賊背合攻之，自日中至昃，斬首六萬級，填澗壑死幾半，賊東走，遂平長安。進收東都，嗣業戰多。乃與張鎬、魯炅、來

廣平王收復長安時，李嗣業統率前軍，在香積祠以北列陣。賊帥李歸仁率精騎挑戰，官軍射箭追趕他們，没等追兵到達賊營前，賊軍便大舉出動，突襲追擊的騎兵，反過來踐踏官軍，於是官軍大亂無法列陣。李嗣業對郭子儀説：“今天如果不冒萬死一生之險，那麽官軍就會片甲不留。”説完就袒露上身手持長刀，大呼衝出陣前，殺死幾十人，官軍纔再次穩住陣脚。步兵二千人帶上陌刀、長柯斧一起衝殺，所向無前。李歸仁埋伏在兵營的左側，窺視戰局，廣平王分别派回紇精兵攻擊賊軍的埋伏，派李嗣業從賊軍的背後出擊，與回紇合兵攻打賊軍，從中午到日落，斬殺六萬人，賊兵填塞溝壑而死的將近一半，賊兵

瑱、嗣吴王祇、李奂略定諸州。兼衛尉卿，封虢國公，實封户二百。兼懷州刺史、北庭行營節度使。

東逃，終於平定了長安。進軍收復東都，李嗣業所立的戰功居多。接着與張鎬、魯炅、來瑱、嗣吴王李祇、李奂奪取平定各州。兼任衛尉卿，封虢國公，實封二百户。兼任懷州刺史、北庭行營節度使。

與子儀等圍相州，師耄，諸將無功，獨嗣業被堅數奮，爲諸軍冠。中流矢，卧帳中，方愈，忽聞金鼓聲，知與賊戰，大呼，創潰，血流數升卒。謚曰忠勇，贈武威郡王，給靈轝護還在所。葬日，使中人臨吊，中朝臣祖泣，塋給掃除十户。嗣業忠毅憂國，不計居産，有宛馬十匹，前後賞賜，皆上于官以助軍云。

與郭子儀等圍攻相州，士兵疲勞，衆將無功，衹有李嗣業多次奮勇衝殺，功勞爲衆軍之冠。身中流箭，躺在帳内，傷口剛愈合，忽然聽見金鼓聲，知道官軍在與賊軍交戰，便大聲呼喊，創傷迸裂，血流數升而死。謚號叫忠勇，追贈武威郡王，官府供給靈車護送回鄉。下葬的那天，皇帝派宦官親臨吊唁，朝廷大臣路祭哭泣，供給看護墳塋的人家十户。李嗣業忠毅憂國，不考慮治辦家産，有大宛馬十匹，前後所得的賞賜，都獻給官府以助軍用。

子佐國，襲爵，歷丹王府長史。卒，推嗣業功，贈宋州刺史。

子名佐國，承襲父親封爵，歷任丹王府長史。去世，朝廷推崇李嗣業的戰功，追贈他宋州刺史。

馬璘

馬璘，岐州扶風人。少孤，流蕩無業所。年二十，讀漢《馬援傳》，至“丈夫當死邊野，以馬革裹尸而歸”，慨然曰：“使吾祖勳業墜于地乎?”開元末，挾策從安西節度府，以奇勞，累遷金吾衛將軍。

馬璘，是岐州扶風人。年幼時喪父，流離失所。二十歲時，讀漢《馬援傳》，當讀到“大丈夫當死邊野，以馬革裹尸而歸”之處，慨然説道：“能叫我祖上的功業墜毁於地嗎?”開元末年，馬璘滿懷抱負往投安西節度使幕府，因立下奇功，多次遷任爲金吾衛將軍。

至德初，王室多難，統精甲三千，自二庭赴鳳翔。肅宗奇之，委以東討。初戰衛南，以百騎破賊五千衆。從李光弼攻洛陽，史朝義衆十萬陣北邙山，旗鎧照日，諸將尤疑，未敢擊。璘率部士五百，薄賊屯，出入三反，衆披靡，乘之，賊遂潰。光弼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衆，雄捷如馬將軍者!”遷試太常卿。

至德初年，王室多難，馬璘統率精兵三千，從二庭趕赴鳳翔。肅宗稱贊他的才能，委派他率兵向東討伐。馬璘最初在衛南作戰，率百名騎兵打敗賊軍五千人。跟隨李光弼進攻洛陽，史朝義率十萬兵衆在北邙山列陣，旌旗鎧甲令人目炫，衆將遲疑不決，不敢進擊。馬璘率本部士兵五千人，進逼賊陣，往返三次，敵軍大亂，官軍乘機攻擊，賊軍於是潰敗。李光弼説：“我用兵三十年來，没有見過以少擊多，勇猛快捷像馬將軍這樣的人！”遷試太常卿。

明年，吐蕃寇邊，詔璘移軍援河西。懷恩之叛，璘引還，間關轉鬥至鳳翔，虜圍已合，節度使孫志直嬰城守。璘令士持滿外向，突入縣門，不

第二年，吐蕃侵犯邊界，下詔命馬璘率兵轉移援助河西。僕固懷恩叛亂，馬璘帶兵從河西退還，輾轉轉戰到達鳳翔，虜軍已經合圍，節度使孫志直據城堅守。馬璘命士兵拉弓搭箭朝外，衝

解甲出戰，背城陣。虜潰，率輕騎追之，斬數千級，漂血丹渠。帝引見尉勞，擢兼御史大夫。

永泰初，拜四鎮行營節度、南道和蕃使。俄檢校工部尚書，北庭行營、邠寧節度使。元日，有卒犯盜，或曰宜赦，璘曰："赦之，則人將伺其日爲盜。"遂戮之。天大旱，里巷爲土龍聚巫以禱，璘曰："旱由政不修。"即命撤之。明日雨，是歲大穰。未幾，徙涇原，權知鳳翔、隴右節度副使，四鎮、北庭如舊，復以鄭、潁二州隸之。

大曆八年，吐蕃內寇，渾瑊戰宜禄，不利。璘設伏潘原，與瑊合擊破之，俘級數萬。進檢校尚書右僕射。明年，入朝，求宰相，以檢校左僕射知省事，進扶風郡王。十一年，卒於軍，年五十六。贈司徒，謚曰武。

璘少學術，而武幹絶倫。遭時屯棘，以忠力奮。在涇八年，繕屯壁，爲戰守具，令肅不殘，人樂爲用，虜不敢犯，爲中興鋭將。初，涇軍乏財，帝諷李抱玉讓鄭、潁，璘因得裒積，且前後賜賚無算，家富不貲。治第京師，侈甚，其寢堂無慮費錢二十萬緡。方璘在軍，守者覆以油幔。及喪歸，都人争入觀，假稱故吏入赴吊者日數百。德宗在東宫聞之，不喜。及即位，乃禁第舍不得逾制，詔毀璘中寢及宦人劉忠翼第。璘家懼，悉籍亭館入之官。其後賜群臣宴，多在璘山池。而子弟無行，財亦尋盡。

入縣門，没等解甲便又出戰，背城列陣。虜軍潰敗，馬璘率輕騎追趕，斬殺數千人，血流染紅了渠水。皇帝接見慰勞了他，升任兼御史大夫。

永泰初年，拜授四鎮行營節度、南道和蕃使。不久任檢校工部尚書，北庭行營、邠寧節度使。元旦，有士兵犯了偷盜罪，有人説應赦免，馬璘説："赦免了他，那麽人人將利用這天行盜。"最終殺了他。天大旱，里巷築土龍聚衆請巫人祈禱，馬璘説："大旱是由於政事不治。"隨即下令撤除。第二天下雨，這年獲得大豐收。不久，馬璘移任涇原節度使，暫兼鳳翔、隴右節度副使，四鎮、北庭使職依舊，朝廷又將鄭、潁二州隸屬於他管轄。

大曆八年，吐蕃侵犯内地，渾瑊率兵在宜禄作戰，失利。馬璘在潘原設下伏兵，與渾瑊合兵打敗了蕃兵，俘虜斬殺敵兵數萬。進檢校尚書右僕射。次年，入朝，求任宰相，以檢校左僕射知省事，進扶風郡王。十一年，死在軍中，終年五十六歲。追贈司徒，謚號武。

馬璘不懂學術，但武藝超群。遇時世艱難，以忠義勇力成就功業。在涇州八年，修治營壘，製作戰守器械，號令嚴明而不殘虐，人們樂於爲他所用，虜兵不敢侵犯，成爲中興的猛將。當初，涇原軍缺少財用，皇帝指示李抱玉讓出鄭、潁二州，馬璘因此得以聚積財物，而且前後得到的賞賜無數，家財不可計量。在京師修築宅第，十分奢侈，他的卧室差不多花費達二十萬貫錢。正值馬璘在軍中，看守卧室的人用油幕覆蓋，等馬璘喪車返回京師，京城的人們都争着進來觀看，那些假稱故吏進門赴唁的人每天達數百。當時德宗在東宫聽説了此事，内心不大高興。等到即帝位，德宗於是下令禁止宅第不得超過規制，下詔拆毁了馬璘的卧室及宦官劉忠翼的住宅。馬璘家人恐懼，將亭館都移交給官府。此後皇帝賜宴群臣，經常設在馬璘的園林裏。然而馬璘的子弟没有品行，家財很快蕩盡。

李抱玉

李抱玉，本安興貴曾孫，世居河西，善養馬。

李抱玉，原是安興貴的曾孫，世代居住在河西，善於養馬。

始名重璋，閑騎射，少從軍。其爲人沈毅有謀，尤忠謹，李光弼引爲裨校。天寶末，玄宗以其戰河西有功，爲改今名。祿山亂，守南陽，斬賊使。至德二載，上言："世占涼州，恥與逆臣共宗。"有詔賜之姓，因徙籍京兆，舉族以李爲氏。進至右羽林大將軍，知軍事，擢陳鄭潁亳節度使。

李抱玉原名重璋，擅長騎射，年輕時從軍。他爲人沉穩剛毅富於智謀，特別忠誠恭謹，李光弼引薦他任偏將。天寶末年，玄宗因他在河西作戰有功，替他改成現名。安祿山叛亂時，李抱玉守衛南陽，斬殺了叛賊派來的使者。至德二載，李抱玉上書說："世居涼州，恥與叛臣同宗。"下詔賜他姓氏，因而將籍貫改爲京兆，全族的人以李爲姓。進官做到右羽林大將軍，掌管軍事，升任陳鄭潁亳節度使。

史思明已破東都，凶焰勃然，鼓而行，自謂無前。光弼壁河陽拒之，使抱玉守南城。賊急攻，抱玉縱奇兵出，表裏俘殺甚衆。賊乃捨去。從光弼戰，大敗，因不能西。差功第一，封欒城縣公。代宗立，兼澤潞節度使，統相、衛、儀、邢十一州兵。以功授司空，兼兵部尚書，武威郡王。懇辭王爵，徙涼國公，進司徒。

史思明攻占東都後，氣焰囂張，擊鼓行進，自稱一往無前。李光弼駐守河陽抗拒，命李抱玉守衛南城。賊兵猛攻，李抱玉派奇兵出擊，内外夾攻俘獲斬殺很多。賊軍於是捨棄南城撤離。賊軍又與李光弼交戰，大敗，因而不能向西進兵。論功第一，封欒城縣公。代宗即位，李抱玉兼任澤潞節度使，統領相、衛、儀、邢十一州的軍隊。因功授任司空，兼兵部尚書，封武威郡王。李抱玉上表懇切辭掉王爵，改封涼國公，進位司徒。

廣德中，吐蕃入寇，帝次陝，群盜遍南山五谷間，東距虢，西抵岐，椎剽不勝計。詔太子賓客薛景仙爲南山五溪谷防禦使，引兵招捕，久不克。更詔抱玉討賊。抱玉盡得賊株柢蹊隧，分兵守諸谷，使牙將李崇客精騎四百，自桃林、虢川襲之。賊帥高玉脱身走城固，山南西道張獻誠禽以獻，悉索支黨斬之。不閲旬，五谷平。即詔抱玉權鳳翔、隴右節度，抱玉懇讓司徒，故以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西、隴右副元帥。又讓僕射，故還爲兵部尚書。

廣德年間，吐蕃入侵，皇帝停駐陝，群盜遍布南山五谷間，東到虢，西抵岐，搶掠不可勝計。下詔命太子賓客薛景仙任南山五溪谷防禦使，率兵招降收捕，很長時間没有捕獲。又下詔令李抱玉討伐盜賊。李抱玉在獲得賊行動停宿之處的詳細情況後，分兵扼守各谷，派牙將李崇客率精騎四百人馬，從桃林、虢川一帶襲擊他們。賊帥高玉脱身逃往城固，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誠生擒了他并獻給朝廷，搜捕全部賊人黨徒將他們斬殺。不過十天，平定了五谷。朝廷立即下詔令李抱玉暫任鳳翔、隴右節度使，李抱玉懇切辭去司徒，因此朝廷令他以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西、隴右副元帥。李抱玉又辭讓僕射，所以復任兵部尚書。

大曆二年，來朝。久之，加山南西道副元帥兼節度使，屯盩厔。抱玉兼三節度、三副元帥，位望隆赫。乃上言："隴坻達扶、文，綿地二千里，虜孔道不一，梁、岷重則關輔輕。願擇能臣，帥西道當一面，臣得專事

大曆二年，李抱玉入朝。過了很久，加授山南西道副元帥兼節度使，駐守盩厔。李抱玉兼任三節度使、三副元帥，地位威望顯赫。於是上書説："從隴坻到扶、文，綿延二千里，虜人通道不止一條，梁、岷用重兵駐守則關輔就没有威勢。希望選拔有才能的武臣，統帥西道獨擋一

關、隴。"帝多其讓，許之。抱玉在鎮十餘年，雖無破虜功，而禁暴安人，爲將臣之良。卒，年七十四，贈太保，謚曰昭武。

面，臣得以專心從事關、隴。"皇帝稱贊他的辭讓，同意了他的奏請。李抱玉在藩鎮長達十多年，雖然没有立下擊敗虜敵的功勞，但禁暴安民，是武臣中的良將。去世，終年七十四歲，追贈太保，謚號昭武。

從父弟抱真。

李抱玉的堂弟名抱真。

李抱真　李緘

抱真，字太玄，沈慮而斷。抱玉屬以軍事，授汾州别駕。僕固懷恩反，陷焉，挺身歸京師。代宗以懷恩倚回紇，所將朔方兵精，憂之，召抱真問狀，答曰："郭子儀嘗領朔方軍，人多德之。懷恩欺其下曰，'子儀爲朝恩所殺。'今起而用，是伐其謀，兵可不戰解也。"既而懷恩敗，如抱真策。遷殿中少監、陳鄭澤潞節度留後。既謝，因言："百姓勞逸在牧守，願得一州以自試。"更授澤州刺史，兼澤潞節度副使。徙懷州，仍爲懷澤潞觀察留後，凡八年。

李抱真，字太玄，爲人沉穩有謀而果斷。李抱玉將軍事交付給他，授任汾州别駕。僕固懷恩反叛，李抱真身陷賊中，脱身逃歸京城。代宗因僕固懷恩倚仗回紇的支持，所率領的又是朔方精兵，内心十分憂慮，就召見李抱真詢問情況，李抱真回答説："郭子儀曾率領朔方軍，士兵大多感念他的恩德。僕固懷恩欺騙他的部下説，'郭子儀被魚朝恩所殺。'如今起用他，就挫敗了僕固懷恩的奸謀，兵可以不戰而使敵軍潰散。"不久僕固懷恩兵敗，果然正如李抱真所獻的計策。遷任殿中少監、陳鄭澤潞節度留後。在謝恩時，李抱真乘機説："百姓或辛勞或安逸全在刺史，希望授給一州之任來考驗自己。"朝廷又授任他爲澤州刺史，兼澤潞節度副使。轉任懷州刺史，并任懷澤潞觀察留後，長達八年。

抱真策山東有變，澤、潞兵所走集，乘戰伐後，賦重人困，軍伍凋刓，乃籍户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閑月得曹偶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爲精兵，舉所部得成卒二萬，既不稟于官，而府庫實。乃曰："軍可用矣。"繕甲淬兵，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爲諸軍冠。久之，爲澤潞節度行軍司馬。會昭義節度李承昭病，詔抱真權磁邢兵馬留後。德宗嗣位，檢校工部尚書，領昭義節度使。

李抱真建策説太行山東將有變亂，澤、潞是用兵的要衝，正值戰争之後，賦税繁重百姓困乏，兵員稀少，於是按户登記每户三丁挑選一丁，免除他們的徭役田租，供給弓箭，命他們空閑季節分隊練習射擊，年終集中演習檢閲，將帥親自依據名籍考核優劣進行賞罰。經過三年，都成爲精兵，招集本部得到現成士卒二萬，軍糧既不靠官府供給，而府庫得以充裕。到這時纔説："軍隊可用來打仗了。"修治鎧甲兵器，於是稱雄於太行山以東，天下人稱昭義步兵是衆軍之冠。過了很久，李抱真任澤潞節度行軍司馬。適逢昭義節度使李承昭患病，下詔命李抱真暫任磁邢兵馬留後。德宗繼位，李抱真檢校工部尚書，領昭義節度使。

建中中，田悦反，圍邢及臨洺。詔抱真與河東馬燧合神策兵救之，敗悦於雙岡，斬其將楊朝光，又破之

建中年間，田悦反叛，圍攻邢和臨洺。朝廷下詔命李抱真與河東節度使馬燧會合神策兵救援，官軍在雙岡打敗了田悦的軍隊，斬殺了他的

臨洺，遂解臨洺、邢之圍。以功檢校兵部尚書。復與悦戰洹水，走之。進圍魏，悦戰城下，大敗。進檢校尚書右僕射。會朱滔、王武俊反，救悦，抱真退保魏。帝蒼卒狩奉天，聞問，諸將皆哭，各引麾下還屯。於時李希烈陷汴，李納反鄆，李懷光相次反河中，抱真獨以數州截然横絶潰叛中，離沮其奸，爲群盗所憚。

興元初，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繇倪國公進義陽郡王。朱滔悉幽薊兵與回紇圍貝州，以應朱泚。而希烈既竊名號，則欲臣制諸叛，衆稍離。天子下罪己詔，并赦群盗。抱真乃遣客賈林以大義説武俊，使合從擊滔，武俊許諾，而内尤豫。抱真將自造其壁，諉軍事於司馬盧玄卿曰："吾此行，繫時安危，使遂不還，部勒以聽天子命，惟子；勵兵東向，雪吾之耻，亦唯子。"即以數騎馳入見武俊，曰："泚、希烈爭竊帝號，滔攻貝州，此其志皆欲自肆于天下。足下既不能與競長雄，捨九葉天子而臣反虜乎？且詔書罪己，禹、湯之心也。方上暴露播越，公能自安乎？"因持武俊，涕下交頤，武俊亦感泣，左右皆泣。退卧帳中，甘寢久之。武俊感其不疑，乃益恭，指心誓天曰："此身已許公死矣！"食訖，約爲昆弟而別。旦日合戰，大破滔經城。進檢校司空，實封六百户。貞元初，朝京師，詔還所鎮。

抱真喜士，聞世賢者，必欲與之游，雖小善，皆卑辭厚幣數千里邀致之，至無可録，徐徐以禮謝。會天下稍無事，乃飾臺沼以自娱。好方士，

部將楊朝光，又在臨洺打敗了叛軍，終於解了臨洺、邢的包圍。李抱真因功檢校兵部尚書。又與田悦在洹水交戰，擊退他。進兵包圍魏，田悦於城下交戰，大敗。李抱真進位檢校尚書右僕射。此時朱滔、王武俊反叛，前來援救田悦，李抱真退守魏。皇帝倉促出行到奉天，消息傳來，衆將都哭泣，并各自率部下返回駐地。當時李希烈攻占汴州，李納占據鄆州反叛，李懷光接着占據河中反叛，李抱真獨自率數州孤據衆叛賊之中，挫敗他們的奸謀，爲衆賊所畏懼。

興元初年，任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由倪國公進位義陽郡王。朱滔率全部幽薊兵與回紇兵圍攻貝州，響應朱泚。而李希烈已竊取帝號，企圖制服各地叛賊向他稱臣，衆人之心逐漸背離了他。這時天子頒布罪己詔，并寬免了衆賊。李抱真於是派賓客賈林用大義説服王武俊，讓他配合攻打朱滔，王武俊答應了，但内心却遲疑不决。李抱真準備親自前往他的軍中，就將軍事托付給司馬盧玄卿説："我這次前往，關係到時世安危，假使不能返回，統兵聽從天子的命令，非你莫屬；激勵士兵東征，洗刷我的耻辱，也非你莫屬。"隨即率數名騎兵驅馬急速入見王武俊，説："朱泚、李希烈争着竊取帝號，朱滔進攻貝州，這是他們的内心都想自己横行天下。足下既然不能與他們争雄，難道要捨棄九世的天子而向叛賊稱臣嗎？況且皇帝已頒布罪己詔書，這是禹、湯的胸懷啊。如今皇上顛沛流離，公能自安嗎？"於是拉起王武俊，淚流滿面，王武俊也感動流淚，左右的人都哭了。李抱真退下躺在帳中，熟睡了很久。王武俊有感於他不猜疑自己，就更加恭敬，指着心口朝天發誓説："此身已答應爲公去死了！"吃完飯，二人結拜爲兄弟而道别。第二天兩軍合戰，在經城大敗朱滔叛軍。進檢校司空，實封六百户。貞元初年，入京朝見，下詔命李抱真返回本鎮。

李抱真喜愛士人，聽説當世賢能之士，定要設法與他結交，即使僅有一點優點，都用謙卑之辭豐厚之禮從數千里之外請來他們，到來後如無可取録，逐漸以禮謝絶。適逢天下暫時没有戰

謂不死可致。有孫季長者爲治丹，且曰："服此當仙去。"抱真表署幕府。嘗語左右曰："秦、漢君不偶此，我乃得之，後升天，不復見公等矣。"夜夢駕鶴，寤而刻寓鶴，衣羽服，習乘之。後益惑厭勝，因疾，請降官，七讓司空，還爲左僕射。餌丹二萬丸，不能食，且死，醫以彘肪穀漆下之。疾少間，季長曰："危得仙，何自棄也？"益服三千丸，卒，年六十二。

事，就修飾臺池以便自己享樂。喜好方士，認爲長生不死可以得到。有個叫孫季長的人爲他煉製丹藥，并且說："服用此丹自當升仙而去。"李抱真上表奏請任用他在幕府中任職。李抱真曾對左右的人說："秦、漢國君不能求得這個，我却得到了，將來升天，不能再見到公等了。"夜裏夢見自己駕着鶴，醒後雕刻假鶴，身穿羽衣，練習乘鶴飛升。後來愈加迷惑於厭勝，因病，奏請降職，七次辭讓司空，復任左僕射。服丹二萬丸，不能進食，快要死了，醫生讓他服猪油和穀漆來瀉下。病情稍有好轉，孫季長說："幾乎要成仙了，爲何要自棄呢？"李抱真於是增服三千丸丹，死去，終年六十二歲。

其子殿中侍御史緘匿喪，與其屬盧會昌、元仲經謀，會諸將，仲經詭抱真令曰："吾疾不任事，令緘典軍，勉佐之。"副使李說及諸校俯首，皆嗎曰："諾。"緘盛服出，衆拜之，悉發府庫勞軍。會昌即爲抱真表，翌日，令諸將署章，請以節付緘。天子已聞抱真喪，遣使者馳入軍，詔以事屬大將王延貴。緘謾若抱真疾，請詰朝見，凡三日，緘乃出見使者，陳兵甚嚴。使者曰："朝廷已知公薨，詔以兵屬延貴，君速歸發喪。"緘愕然，謂諸將曰："詔不許，若何？"衆不對。乃遽以印鑰上監軍，始發喪。使者趣延貴視事，護緘赴東都，仲經逃諸外，捕殺之，會昌得不坐。始，緘遣將陳榮以書抵武俊，假其財。武俊怒曰："吾與乃公善者，恭王命，非同惡也。今聞已亡，誰詐其子使不俟朝制邪？"囚榮而讓緘焉。詔贈抱真太保。

李抱真之子殿中侍御史李緘隱瞞死訊，與僚屬盧會昌、元仲經謀劃，召集衆將，元仲經謊稱李抱真下令說："我患病不能任事，命李緘掌軍，努力輔佐他。"副使李説及衆將俯首從命，都説："是。"這時李緘身穿盛裝出來，衆將跪拜，拿出府庫中所有財物犒勞軍隊。盧會昌隨即藉李抱真的名義草擬奏表，第二天，命衆將在奏章上署名，請求朝廷將節度使的符節交付李緘。天子已獲悉李抱真的死訊，派使者驅馬兼程趕到軍中，下詔將軍事交付大將王延貴掌管。李緘謊稱李抱真有病，請求第二天早上拜見使者，過了三天，李緘纔出來拜見使者，陳列軍隊嚴加戒備。使者說："朝廷已經得知公已去世，下詔將軍隊交給王延貴掌管，君趕快返回發喪。"李緘驚愕，對衆將說："朝廷下詔不同意，怎麼辦呢？"衆人没有回答。於是李緘立即將印章和鑰匙交給監軍，纔開始發喪。使者催促王延貴處理政事，護送李緘趕赴東都，元仲經逃亡在外，被人捕殺，盧會昌没有被治罪。當初，李緘派部將陳榮帶信給王武俊，向他借錢。王武俊憤怒地說："我與你父親友善的原因，是順從王命，不是共同作惡。如今聽説你父親已死，是誰誘騙他的兒子叫他不守朝命呢？"於是囚禁了陳榮并斥責李緘。下詔追贈李抱真爲太保。

路嗣恭

路嗣恭，字懿範，京兆三原人。

路嗣恭，字懿範，是京兆三原縣人。原名

始名劍客，以世蔭爲鄮尉。席豫黜陟河朔，表爲蕭關令，連徙神烏、姑臧二縣，考績爲天下最。玄宗以爲可嗣漢魯恭，因賜名。轉渭南令，主杜化、東陽二驛。時關畿用兵，使人係道，嗣恭儲具有素，而民不擾。後爲郭子儀朔方節度留後。大將孫守亮擁重兵，驕蹇不受制，嗣恭因稱疾，守亮至，即殺之，一軍皆震。永泰三年，檢校刑部尚書，知省事。出爲江西觀察使，以善治財賦稱。有賈明觀者，素事魚朝恩，朝恩誅，當坐死，宰相元載納其賂，遣效力江西，將行，居民數萬懷瓦石候擊，載諭市吏禁止，乃得去。魏少游畏載，常回容之，及嗣恭代少游，即日杖死。

劍客，因世蔭任鄮縣尉。席豫到河朔考核官吏，上表請求任他爲蕭關令，接連遷任神烏、姑臧二縣縣令，考核政績爲天下優等。玄宗認爲他可以繼承漢魯恭，因而賜給現名。轉任渭南縣令，掌管杜化、東陽二驛。當時京城一帶用兵，使者往來不絶，路嗣恭儲備供應周到，而百姓没有感到騷擾。後任郭子儀朔方節度留後。大將孫守亮掌握重兵，驕慢不肯聽他號令，路嗣恭假稱有病，等孫守亮來到，立即殺掉了他，全軍將士都被震懾。永泰三年，路嗣恭任檢校刑部尚書，主持尚書省事。出任江西觀察使，以善於治理財賦著稱。有個叫賈明觀的人，一向奉事魚朝恩，魚朝恩被處死，賈明觀應當論罪處死，宰相元載接受他的賄賂，打發他到江西效力，準備前去時，京城居民數萬懷揣瓦片石塊等候投擊，元載傳命市吏制止，賈明觀纔得以脱身離去。魏少游畏懼元載的威勢，經常包庇賈明觀，等到路嗣恭接替魏少游的職務，當天就將賈明觀打死了。

大曆八年，嶺南將哥舒晃殺節度使吕崇賁，五嶺大擾。詔嗣恭兼嶺南節度使，封冀國公。嗣恭募勇敢士八千人，以流人孟瑶、敬冕爲才，擢任之。使瑶督大軍當其衝，冕率輕兵由間道出不意，遂斬晃及支黨萬餘，築尸爲京觀。俚洞魁宿爲惡者，皆族夷之。還爲檢校兵部尚書，復知省事。嗣恭起州縣吏，以課治進至顯官，及晃事株戮舶商，没其財數百萬私有之，代宗惡焉，故賞不酬功。德宗立，陰賕宰相楊炎，炎録前效，更拜兵部尚書、東都留守。俄加懷鄭汝陝河陽三城節度、東都畿觀察使。卒，年七十一，贈左僕射。

大曆八年，嶺南將哥舒晃殺死節度使吕崇賁，五嶺大亂。下詔命路嗣恭兼任嶺南節度使，封冀國公。路嗣恭招募勇士八千人，認爲因罪流放到嶺南的官員孟瑶、敬冕有才能，提拔任用他們。派孟瑶統率大軍從正面抗敵，派敬冕率輕兵從小道出奇不意地進攻，於是斬殺了哥舒晃及其黨羽一萬多人，堆積尸體築成大冢。俚洞那些一貫作惡的首領，全都被滅族。回朝任檢校兵部尚書，再度主持省事。路嗣恭從任州縣吏起家，因考核政積顯著而進升到顯官，後來因哥舒晃事而株連殺戮舶商，没收他們的財産達數百萬并據爲己有，代宗厭惡他，所以没有按照功績獎賞。德宗即位，路嗣恭暗中賄賂宰相楊炎，楊炎追論他的前功，改任他爲兵部尚書、東都留守，不久加授懷鄭汝陝河陽三城節度、東都畿觀察使。去世，終年七十一歲，追贈左僕射。

子應、恕。

子名應、恕。

路應

應，字從衆，以蔭爲著作郎。貞元初，出爲虔州刺史，詔嗣父封。鑿贛石梗嶮以通舟道。德宗時，李泌爲

路應，字從衆，因祖上有功而做官任著作郎。貞元初年，出任虔州刺史，下詔令承襲父親封爵。鑿開贛水中的阻石以通航運。德宗時，李泌任宰

相，號得君。帝嘗曰："誰於卿有恩者，朕能報之。"泌乃言："曩爲元載所疾，謫江西，路嗣恭與載厚，臣嘗畏之。會與其子應并驅，馬嚙其脛，臣惶恐不自安，應閟不言，勉起見父。臣常愧其長者，思有以報。"帝曰："善。"即日加應檢校屯田郎中，服金紫。累遷宣歙池觀察使，封襄陽郡王。李錡反，應發鄉兵救湖、常二州，以故錡不能拔。元和六年，以疾授左散騎常侍，卒，謚曰靖。

相,人們稱他深得君主的寵信。皇帝曾說:"誰對卿有恩,朕能回報他。"李泌於是說:"從前臣受到元載的嫉恨,被貶往江西,路嗣恭當時與元載交情很深,臣曾畏懼他。適逢臣與其子路應騎馬同行,馬咬傷了他的腿,臣惶恐不安,路應閉口不言,勉强起身拜見其父。臣常感到有愧,認爲他有長者器度,想要有所回報。"皇帝說:"好。"當天加授路應檢校屯田郎中,服金紫。多次遷任爲宣歙池觀察使,封襄陽郡王。李錡反叛,路應調發鄉兵援救湖、常二州,因此李錡不能攻占二州。元和六年,路應因病授任左散騎常侍,去世,謚號靖。

路恕

恕，字體仁。從嗣恭討哥舒晃，授檢校工部員外郎，得從便宜，擢降將伊慎用之。賊平，恕功多。嗣恭節度河陽也，恕爲懷州刺史，年纔三十，楊炎用捍魏博，爲時嗤詆。累遷鄜坊、宣歙觀察使。坐事貶吉州刺史。以右散騎常侍致仕，卒，贈洪州都督。

路恕，字體仁。跟隨路嗣恭討伐哥舒晃，授任檢校工部員外郎，得以見機行事，提拔降將伊慎加以任用。平定叛賊，論功行賞以路恕的戰功爲多。路嗣恭任河陽節度使時，路恕任懷州刺史，年僅三十歲，楊炎任用他抵禦魏博，受到當時人的譏諷詆毁。多次遷任爲鄜坊、宣歙觀察使。因事獲罪貶爲吉州刺史。以右散騎常侍退休，去世，追贈洪州都督。

唐書卷一百三十九

列傳第六十四

房張李列傳

房琯 房孺復

房琯，字次律，河南河南人。父融，武后時，以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神龍元年，貶死高州。

琯少好學，風度沈整，以蔭補弘文生。與吕向偕隱陸渾山，十年不諧際人事。開元中，作《封禪書》，説宰相張説，説奇之，奏爲校書郎。舉任縣令科，授盧氏令。拜監察御史，坐訊獄非是，貶睦州司户參軍。復爲縣，所至上德化，興長利，以治最顯。

天寶五載，試給事中，封漳南縣男。時玄宗有逸志，數巡幸，廣温泉爲華清宫，環宫所置百司區署。以琯資機算，詔總經度驪山，疏岩剔藪，爲天子游觀。未畢，坐善李適之、韋堅，斥爲宜春太守。歷琅邪、鄴、扶風三郡，頻遷憲部侍郎。十五載，帝狩蜀，琯馳至普安上謁，帝喜甚，即拜文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至成都，賜一子官。

俄與韋見素、崔涣奉册靈武，見肅宗，具言上皇所以傳付意，因道當時利病，箝索虜情，辭吐華暢，帝爲改容。琯既有重名，帝傾意待之，機務一二與琯參決，諸將相莫敢望。於

房琯，字次律，河南河南人。父親房融，武后時，以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神龍元年，被貶死於高州。

房琯年輕時好學，風度沉毅整肅，以門蔭補任弘文生。他與吕向一同隱居在陸渾山，十年不參預人事。開元年間，房琯作《封禪書》，游説宰相張説，張説認爲他有特別的才能，上奏推薦他任校書郎。房琯考中縣令科，授盧氏令。又授監察御史，因審訊案件不實獲罪，貶爲睦州司户參軍。他重任縣令後，所到之處崇尚道德教化，振興長遠利益。以治績優等聞名。

天寶五年，房琯試任給事中，封漳南縣男。當時玄宗有放縱的心志，常常巡幸，擴充温泉爲華清宫，環繞宫地建設百官住宅衙署。因房琯天資機巧能算，下詔令他統領經營規劃驪山，疏通山岩引導水澤，作爲天子游樂的宫觀。工程還未完畢，他因與李適之、韋堅友好獲罪，貶爲宜春太守。房琯歷任琅邪、鄴、扶風三郡太守，多次升官後任憲部侍郎。十五載，皇帝到達蜀地，房琯奔馳到普安謁見，皇帝很高興，當即授任房琯文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隨從皇帝到成都，賜給他的一個兒子官職。

不久房琯與韋見素、崔涣奉册赴靈武，拜見肅宗，詳細談了太上皇所以傳位的意圖，順便講了當前時事利弊，以及箝制北虜的策略，房琯談吐文雅流利，皇帝爲之改容。房琯享有重名，皇帝傾心對待他，軍機大事一一交與房琯考議决

是，第五琦言財利幸，爲江淮租庸使。琯諫曰："往楊國忠聚斂，産怨天下。陛下即位，人未見德，今又寵琦，是一國忠死，一國忠生，無以示遠方。"帝曰："六軍之命方急，無財則散。卿惡琦可也，何所取財？"琯不得對。

定，諸將相無人敢企望參預。此時，第五琦因善於談論財利受到皇帝寵信，任江淮租庸使。房琯規勸皇帝説："以前楊國忠聚斂財賦，天下人都有怨恨。陛下即位，人們還没見到恩德，如今又寵信第五琦，這是一個楊國忠死，又一個楊國忠生，無法表示恩德於遠方。"皇帝説："六軍之命正急，没有錢財人心就會離散。卿憎惡第五琦是可以的，但是怎樣纔能取得錢財呢？"房琯不能回答。

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自河南至，詔攝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入謝，帝曰："朕語琯除正大夫，何爲攝邪？"進明銜之，因曰："陛下知晉亂乎？惟以尚虚名，任王衍爲宰相，基祖浮華，不事天下事，故至於敗。方唐中興，當用實才，而琯性疏闊，大言無當，非宰相器。陛下待之厚，然孰肯爲陛下用乎？"帝曰："何哉？"對曰："陛下頃爲皇太子，太子出曰撫軍，入曰監國，而琯爲聖皇建遣諸王爲都統節度，乃謂陛下爲元子而付以朔方、河東、河北空虚之地，永王、豐王乃統四節度。此於聖皇似忠，於陛下非忠也。琯意諸子一得天下，身不失恩，又多樹私黨，以副戎權，推此而言，豈肯盡誠於陛下乎？"帝入其語，始惡琯。以進明爲御史大夫、河南節度使。

北海太守賀蘭進明從河南來到，下詔代理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賀蘭進明入朝謝恩，皇帝説："朕告訴房琯授任你爲正式的御史大夫，怎麽是代理呢？"賀蘭進明因此對房琯懷恨在心，順便説："陛下知道晉朝是怎樣大亂的嗎？衹是因爲崇尚虚名，任用王衍爲宰相，根基浮華，不致力於天下大事，因此招致失敗。正當大唐中興時期，應當任用有真實才能的人，而房琯性情疏闊，大言不當，不是做宰相的材料。陛下對待他恩厚無比，但是他難道肯爲陛下出力嗎？"皇帝説："爲什麽呢？"賀蘭進明回答説："陛下不久前做皇太子，太子出朝爲撫軍，入朝叫監國，但房琯爲太上皇建議派遣諸王任都統節度使，竟説陛下是長子而交給朔方、河東、河北等空虚之地，永王、豐王却統領四節度使。這對於太上皇似乎很忠誠，對於陛下就不是忠誠了。房琯揣度諸位王子中會有一個取得天下，他爲了使自身不失恩寵，又多樹立私黨，使他們輔助軍權，以此推論來看，他怎肯對陛下竭盡忠誠呢？"皇帝接受了他説的話，開始憎惡房琯。使賀蘭進明任御史大夫、河南節度使。

會琯請自將平賊，帝猶倚以成功，乃詔琯持節招討西京、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得自擇參佐。乃以兵部尚書王思禮、御史中丞鄧景山爲副，户部侍郎李揖爲行軍司馬，中丞宋若思、起居郎知制誥賈至、右司郎中魏少游爲判官，給事中劉秩爲參謀。琯分三軍趨京師：楊希文將南軍，自宜壽入；劉悊將中軍，自武功

正值房琯請求自己統率軍隊討伐賊軍，皇帝也期望他能成功，便下詔房琯持節招討西京、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可以自己選擇部下。於是房琯以兵部尚書王思禮、御史中丞鄧景山爲副使，户部侍郎李揖爲行軍司馬，中丞宋若思、起居郎知制誥賈至、右司郎中魏少游爲判官，給事中劉秩爲參謀。房琯分三軍奔赴京城：楊希文統率南軍，從宜壽進入；劉悊統率中軍，從武功進入；李光進統率北軍，從奉天進入。房琯身爲

入；李光進將北軍，自奉天入。琯身中軍先鋒。十月庚子，次便橋。辛丑，中軍、北軍遇賊陳濤斜，戰不利。琯欲持重有所伺，中人邢延恩促戰，故敗，士死麻葦。癸卯，率南軍復戰，遂大敗，希文、愁皆降賊。初，琯用春秋時戰法，以車二千乘繚營，騎步夾之。既戰，賊乘風噪，牛悉髀栗，賊投芻而火之，人畜焚燒，殺卒四萬，血丹野，殘衆才數千，不能軍。琯還走行在，見帝，肉袒請罪，帝宥之，使哀夷散，復圖進取。琯雅自負，以天下爲己任，然用兵本非所長。其佐李揖、劉秩等皆儒生，未嘗更軍旅，琯每詫曰："彼曳落河雖多，能當我劉秩乎?"帝雖恨琯喪師，而眷任未衰。

中軍先鋒。十月庚子日，到達便橋。辛丑日，中軍、北軍與賊在陳濤斜相遇，交戰失利。房琯想要穩重固守等待時機，宦官邢延恩催促出戰，因此失敗，士兵戰死的多如麻草。癸卯日，率領南軍又戰，隨之大敗，楊希文、劉愁都投降賊軍。開始，房琯運用春秋時戰法，使用二千輛車子圍繞營地，騎兵步兵夾護。雙方交戰以後，賊兵順風鼓噪，駕車的牛都驚恐戰栗，賊兵投草料後用火點着，人和牲畜都被焚燒，殺死士卒四萬，鮮血染紅田野，衹留下殘兵數千人，不能組成軍隊。房琯逃回皇帝外出臨時停留的地方，進見皇帝，脱下衣服袒露臂膀請求治罪，皇帝寬恕了他，讓他招集奔散的士兵，再次圖謀進取。房琯平時很自負，以天下爲己任，但用兵作戰本來就不是他所擅長的。他的僚屬李揖、劉秩等都是儒生，未曾經歷軍旅生活，房琯經常誇耀説："叛賊的壯士雖多，能抵擋住我的劉秩嗎?"皇帝雖然怨恨房琯喪失軍隊，但對他的信任却没有減弱。

崔圓自蜀來，最後見帝，琯謂帝不見省，易之。圓以金畀李輔國，不淹日被寵，遂怨琯。琯數稱疾不入。會御史大夫顔真卿劾奏諫議大夫李何忌不孝，琯素善何忌，不欲以惡名錮之，托被酒入朝，貶西平郡司馬。琴工董廷蘭出入琯所，琯昵之。廷蘭藉琯勢，數招賕謝，爲有司劾治，琯訴于帝，帝因震怒，叱遣之，琯惶恐就第。罷爲太子少師。從帝還都，封清河郡公。琯之廢，朝臣多言琯謀包文武，可復用，雖琯亦自謂當柄任，爲天子立功。善琯者暴其言于朝。琯方日引劉秩、嚴武與宴語，移病自如。帝以琯虚言浮誕，内鞅鞅，挾黨背公，非大臣體。乾元元年，出琯爲邠州刺史，逐秩、武等，因下詔陳其比周狀，喻敕中外。始，邠以武將領刺史，故綱目廢弛，即治府爲營，吏擴民居相淆讙。琯至，一切革之，人以

崔圓從蜀地來到，最後進見皇帝，房琯認爲他不會被皇帝看重，從而輕視他。崔圓把金錢送給李輔國，一天之内就受到皇帝寵信，於是他很怨恨房琯。房琯多次稱病不入朝。恰巧御史大夫顔真卿彈劾奏議諫議大夫李何忌不孝，房琯平時與李何忌友好，不想因惡名禁錮他，假托是喝醉酒入朝，貶爲西平郡司馬。琴工董廷蘭出入房琯住所，房琯與他親昵。董廷蘭憑藉房琯的權勢，屢次收納賄賂，被有關部門彈劾治罪，房琯向皇帝訴説，皇帝爲此震怒，叱責遣退，房琯惶恐地回到宅第。被罷免宰相任太子少師。隨從皇帝返回京城，封清河郡公。房琯被罷免，朝臣大都説房琯才兼文武，可以重新任用，即使房琯也自以爲應當做宰相，爲天子立功。與房琯友好的人在朝廷宣揚這些言論。房琯每天都叫來劉秩、嚴武與他們宴飲交談，照舊稱病。皇帝因房琯虚言浮妄，内心不滿，認爲他依仗朋黨背離公正，不合大臣體統。乾元元年，使房琯出京任邠州刺史，驅逐劉秩、嚴武等人，爲此下詔陳述他們結夥營私的行爲，曉諭告誡朝廷内外。開始，邠州以武

便安，政聲流聞。召拜太子賓客，遷禮部尚書，爲晉、漢二州刺史。寶應二年，召拜刑部尚書，道病卒，贈太尉。

將領刺史，所以法紀廢弛，以州府官署爲軍營，吏卒侵奪民居相互擾亂喧嘩。房琯到任，一律革除，人們因此便利安定，政績名聲流傳。召入房琯授任太子賓客，升任禮部尚書，任晉、漢二州刺史。寶應二年，召入房琯授任刑部尚書，在路途中他因病去世，追贈太尉。

琯有遠器，好談老子、浮屠法，喜賓客，高談有餘，而不切事。時天下多故，急於謀略攻取，帝以吏事繩下，而琯爲相，遽欲從容鎮静以輔治之，又知人不明，以取敗橈，故功名隳損云。

房琯有遠大器度，喜好談論老子、佛教法典，喜歡賓客，高談闊論有餘，却不切合時事。當時天下多有變故，急於謀略攻取，皇帝使用吏事約束臣下，而房琯任宰相，就要從容鎮静來輔助治理，他又不能識别人的賢愚善惡，導致挫敗，因此功名毁損。

贊曰：唐名儒多言琯德器，有王佐材，而史載行事，亦少貶矣。一舉喪師，訖不復振。原琯以忠誼自奮，片言悟主而取宰相，必有以過人者，用違所長，遂無成功。然盛名之下，爲難居矣。夫名盛則責望備，實不副則訾咎深。使琯遭時承平，從容帷幄，不失爲名宰。而倉卒濟難，事敗隙生，陷於浮虚比周之罪，名之爲累也，戒哉！

贊曰：唐代名儒多談房琯德行器度，有輔佐君王的才能，而史書記載他的生平事迹，也很少貶低。一舉喪失軍隊，一直不能再振作。推論房琯以忠義自奮，一席話啓悟君主而取得宰相地位，必然有超過他人的地方，任用違背了他的特長，於是不能成功。那麽盛名之下，是難以處世了。大凡名氣太盛就責成期望完備，實際不能相副就詆毁責備深刻。假使房琯遇到盛平之時，在朝中從容籌劃，就不失爲有名望的宰相了。然而倉促救助危難，事情失敗怨恨産生，陷於浮虚結黨之罪，聲名成爲拖累，應當警戒啊！

子孺復，幼頗能屬文，然狂縱不法。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奏置幕府。多招術家言己三十當得宰相，以熏權近，希進取。後辟浙西韓滉府。兄宗偃喪自嶺外還，孺復不出臨吊。與妻鄭不相中，慈姆爲言，乃具棺召家人生斂之；鄭方乳，促上道，鄭死于行。又娶崔昭女，崔悍媢，殺二侍兒，私瘞之。觀察使以聞，貶連州司馬，聽崔去。既又與崔通，請復合，詔許。未幾復離。終容州刺史。

房琯的兒子房孺復，幼年很能寫文章，但是他放縱不守法。淮南節度使陳少游上奏推薦他在幕府任職。房孺復多招方士宣揚自己三十歲一定會擔任宰相，以此取悦權貴近臣，希求進取。後來徵用到浙西韓滉幕府任職。兄長房宗偃靈柩從嶺外運回，房孺復不出迎祭吊。他與妻子鄭氏不相和，保姆爲此勸説了幾句，房孺復便準備棺材召來家人活着將她入殮；鄭氏正在産期哺乳，房孺復催促她上路，鄭氏死在途中。房孺復又娶崔昭的女兒，崔氏蠻横嫉妒，殺了兩個侍女，私下掩埋了她們。觀察使將此事上報，貶房孺復爲連州司馬，聽任崔氏離異。不久房孺復又與崔氏悄悄來往，請求復婚，下詔允許。不久再次離異。房孺復官位終於容州刺史。

房啓

琯孫啓，以蔭補鳳翔參軍事，累

房琯的孫子房啓，以門蔭的庇護補任鳳翔參

調萬年令，素黨附王叔文。貞元末，叔文用事，除容管經略使，陰許以荆南帥節。啓至荆湖，宿留不肯進，會叔文與韋執誼内忿争，不果拜。俄而皇太子監國，啓惶駭就鎮。凡九年，改桂管觀察使。州邸以賂請有司飛驛送詔，既而憲宗自遣宦人持詔賜啓，啓畏使者邀重餉，即曰："先五日已得詔。"使者紿請視，因馳歸以聞，貶太僕少卿。啓自陳獻使者南口十五，帝怒，殺宦人，貶啓虔州長史，死。始詔五管、福建、黔中道不得以口饋遺、博易，罷臘口等使。

軍事，幾次調任萬年令，他平時依附王叔文。貞元末年，王叔文當權，授任他任容管經略使，私下答應讓他擔任荆南節度使。房啓到達荆湖，停留不肯前進，正逢王叔文與韋執誼在朝内憤怒争執，房啓最終未得到授任。不久皇太子監國，房啓惶恐而到容管軍鎮上任。一共九年，改任桂管觀察使。州邸以賄賂請求有關部門派人乘驛站快馬送詔書，隨後憲宗親自派遣宦官持詔書賜房啓，房啓害怕宦官求取重賞，便説："前五天我已得到詔書。"宦官欺騙請求觀看，便快馬跑回上報，貶房啓爲太僕少卿。房啓自己陳述獻給宦官十五個南方人，皇帝憤怒，殺了宦官，貶房啓爲虔州長史，死去。從此下詔五管、福建、黔中道不得以人口饋送、交易，罷免臘口等使。

房式

琯族孫式，擢進士第，累遷忠州刺史。韋皋表爲雲南安撫副使、蜀州刺史。皋卒，劉闢反，式留不得行。賊平，高崇文保貸之，言諸朝，除吏部郎中。時河朔諸將劉濟、張茂昭等更相劾奏，帝欲和之，拜式給事中，使河北，還奏如旨。遷陜虢觀察使，改河南尹。會討王承宗鎮州，索餉車四千乘，民不能具。式建言："歲凶人勞，不任調發。"又御史元稹亦言："賊未禽，而河南民先困。"詔可，都鄙安之。改宣歙觀察使。卒，贈左散騎常侍，謚曰傾。吏部郎中韋乾度曰："始式刺蜀州，劉闢構難，即謂闢曰：'向夢公爲上相，儀衛甚盛，幸無相忘。'闢喜，以爲祥。後闢發兵署牒，首曰闢，副曰式，參謀曰符載。大節已虧，不宜得謚。"博士李虞仲曰："始闢反，爲其用者皆救死其頸，可盡被惡名乎？如式，不能去，又不能死，可謂求生害仁者也。闢走西山，召所疑畏者盡殺之，式在其間，會救得免。而曰大節已虧，近於溢言。"謚乃定。

房琯族孫房式，考中進士科，幾次升任忠州刺史。韋皋上表推薦他爲雲南安撫副使、蜀州刺史。韋皋去世後，劉闢謀反，房式被留下來不得離去。平定叛賊，高崇文擔保而寬免他，他向朝廷報告情況，授任吏部郎中。當時河朔諸將劉濟、張茂昭等交相彈劾奏論，皇帝想要使他們和好，授任房式給事中，出使河北，房式返回上奏合乎旨意。升任陜虢觀察使，改任河南尹。正值討伐鎮州王承宗，索要運糧餉車四千乘，百姓無力備辦。房式上言説："荒年百姓勞困，受不了調取徵發。"另外御史元稹也説："叛賊尚未捉住，而河南百姓已經先遭受困苦。"皇帝下詔同意，京都和邊邑得到安定。房式改任宣歙觀察使。去世，追贈左散騎常侍，謚號爲傾。吏部郎中韋乾度説："當初房式任蜀州刺史，劉闢謀亂，他便對劉闢説：'我以往夢見你爲宰相，儀仗侍衛十分盛大，希望你不要忘了我。'劉闢很高興，以爲吉祥。後來劉闢發兵作亂簽署牒文，爲首的是劉闢，爲副的是房式，參謀的是符載。他的大節已失，不應得到謚號。"博士李虞仲説："當初劉闢反叛時，被他任用的人都是爲了保住自己的腦袋，應該讓他們都蒙受反逆的惡名嗎？比如房式，不能離去，又不能以死抗争，可以説是求生害仁。劉闢逃往西山，招來所有猜疑畏懼的人全

部殺掉，房式也在其中，恰巧得救免於死。却説他大節已失，近於過分指責。”謚號便定下來。

張鎬

張鎬，字從周，博州人。儀狀瑰偉，有大志，視經史猶漁獵，然好王霸大略。少事吳兢，兢器之。游京師，未知名，率嗜酒鼓琴自娱。人或邀之，杖策往，醉即返，不及世務。

張鎬，字從周，博州人。他儀表魁偉，胸有大志，讀經史就像漁獵，喜好王霸大略。年輕時侍奉吳兢，吳兢很器重他。張鎬游歷京城，未能知名，隨意飲酒鼓琴自娱。人們有時邀請他，他驅馬前往，酒醉即返，不涉及世務。

天寶末，楊國忠執政，求天下士爲己重，聞鎬才，薦之。釋褐衣，拜左拾遺，歷侍御史。玄宗西狩，鎬徒步扈從。俄遣詣肅宗所。數論事，擢諫議大夫，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引内浮屠數百居禁中，號“内道場”，諷唄外聞，鎬諫曰：“天子之福，要在養人，以一函宇，美風化，未聞區區佛法而致太平。願陛下以無爲爲心，不以小乘橈聖慮。”帝然之。尋詔兼河南節度使，都統淮南諸軍事。賊圍宋州，張巡告急，鎬倍道進，檄濠州刺史閭丘曉趣救。曉愎橈，逗留不肯進，比鎬至淮口，而巡已陷。鎬怒，杖殺曉。帝還京師，封南陽郡公，詔以本軍鎮汴州，捕平殘寇。

天寶末年，楊國忠任宰相，尋求天下名士以抬高自己的聲譽，聽説張鎬有才能，就向朝廷推薦了他。張鎬入仕，授任左拾遺，歷任侍御史。玄宗西幸，張鎬徒步隨從。不久派遣他到肅宗外出臨時停留的地方。屢次議論時事，升任諫議大夫，不久授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當時引入宫中的供奉和尚數百人居住在禁中，號稱“内道場”，誦經之聲傳到宫外，張鎬勸諫説：“天子的福禄，主要在於養民，以此統一天下。美化風俗，没聽説區區佛法能導致太平。希望陛下以無爲之道爲心，不以小乘佛教攪亂聖上思慮。”皇帝聽從了。不久下詔張鎬兼任河南節度使，都統淮南諸軍事。叛賊包圍宋州，張巡告急，張鎬兼程前進，傳令濠州刺史閭丘曉奔赴救援。閭丘曉任性軟弱，逗留不肯前進，等到張鎬到淮口時，張巡已經陷入賊手。張鎬憤怒，用杖打死閭丘曉。皇帝返回京城，張鎬封爲南陽郡公，下詔以本軍鎮守汴州，討平殘寇。

史思明提范陽獻順款，鎬揣其僞，密奏曰：“思明勢窮而服，包藏不測，可以計取，難以義招，不宜以威權假之。”又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獪，臨難必變，宜追還宿衛。”書入不省。時宦官絡繹出鎬境，未嘗降情結納。自范陽、滑州使還者，皆盛言思明、叔冀忠，而毁鎬無經略才。帝以鎬不切事機，遂罷宰相，授荆州大都督府長史。思明、叔冀後果叛，如鎬言。召拜太子賓客、左散騎常侍。坐市嗣岐王珍第，貶辰州司户參軍。代宗初，起爲撫州刺史，遷

史思明獻上范陽歸順朝廷，張鎬揣測到他的虚僞，秘密上奏説：“史思明因勢力窮盡而屈服，他包藏不測之心，衹可以用計謀取得，很難以大義招降，不應當將大權交付給他。”又説：“滑州防禦使許叔冀很狡詐，遇到禍難必定會叛變，應當催促他回到京城宿衛。”奏書遞上不被接納。當時宦官絡繹出入張鎬轄境，張鎬不曾虚心交結他們。從范陽、滑州出使回來的宦官，都大談史思明、許叔冀忠誠，而詆毁張鎬没有經略才能。皇帝認爲張鎬不切時事機務，便罷免宰相，授任他爲荆州大都督府長史。史思明、許叔冀後來果然叛亂，正如張鎬所説的那樣。召入張鎬授任太子賓客、左散騎常侍。他因買賣嗣岐王李珍宅

洪州觀察使，更封平原郡公。袁晁寇東境，江介震騷，鎬遣兵屯上饒，斬首二千級。又襲舒城賊楊昭，梟之。沈千載者，新安大豪，連結椎剽，州縣不能禽，鎬遣別將盡殄其衆。改江南西道觀察使，卒。

第獲罪，貶任辰州司户參軍。代宗初年，起用張鎬爲撫州刺史，升任洪州觀察使，改封平原郡公。袁晁進犯東境，長江沿岸震動騷亂，張鎬派兵駐守上饒，斬殺敵軍二千人。又襲擊舒城賊楊昭，將他梟首示衆。沈千載，是新安大豪强，結夥殺人劫財，州縣不能擒捉，張鎬派遣別將把他們全部消滅。改任江南西道觀察使，去世。

鎬起布衣，二期至宰相。居身廉，不殖貲産。善待士，性簡重，論議有體。在位雖淺，而天下之人推爲舊德云。

張鎬以平民身份入仕，二年後做到宰相。任職清廉，不置辦財産。和善對待士人，品行簡約莊重，論議得體。在相位的資歷雖淺，而天下人推重他爲有德望的故老。

李泌

李泌，字長源，魏八柱國弼六世孫，徙居京兆。七歲知爲文。玄宗開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員俶者，九歲升坐，詞辯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半千孫，固當然。”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俶跪奏：“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既至，帝方與燕國公張説觀弈，因使説試其能。説請賦“方圓動静”，泌逡巡曰：“願聞其略。”説因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静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静若得意。”説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悦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賜束帛，敕其家曰：“善視養之。”張九齡尤所獎愛，常引至卧内。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謝絶之。九齡忽獨念曰：“嚴太苦勁，然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帥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因呼“小友”。

李泌，字長源，魏八柱國李弼的六世孫，遷居京兆。李泌七歲就懂得做文章。玄宗開元十六年，將那些能講説佛、道及孔子儒學的人全部召來，在宫中相互答難解疑。有位叫員俶的，九歲登上講座，言詞答辯流暢鋒利，在座的人都服從佩服。皇帝感到他很奇特，説：“他是員半千的孫子，理所應當如此。”因此問道：“童子中還有類似你的人嗎？”員俶跪奏説：“臣的舅子李泌就是。”皇帝便立即召見李泌。李泌來到時，皇帝正與燕國公張説下棋，便讓張説測試李泌的能力。張説請他賦“方圓動静”，李泌很快説：“希望知道其中的大略。”張説便説：“方就像棋局，圓就像棋子，動就像活棋，静就像死棋。”李泌立即回答説：“方就像行義，圓就像用智，動就像施展才能，静就像感到滿意。”張説便祝賀皇帝得到了奇特兒童。皇帝大喜説：“這孩子的精神，要比他的身體大。”賜給李泌束帛，下敕他的家庭説：“要好好地撫養他。”張九齡尤其誇獎喜愛李泌，時常將李泌引到自己的卧室。張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友好，嚴挺之厭惡蕭誠的奸巧諂媚，勸張九齡謝絶與蕭誠交往。張九齡忽然獨自念叨説：“嚴挺之太刻苦剛直，而蕭誠軟美可愛。”正要命令左右的人去召唤蕭誠，李泌在他身旁，輕快敏捷地説：“公以平民身份入仕，又因正直做到宰相，却喜歡軟美的人嗎？”張九齡震驚，改變容顔感謝他，并稱他爲“小友”。

及長，博學，善治《易》，常游

李泌長大成人後，十分博學，擅長研究《易

嵩、華、終南間，慕神仙不死術。天寶中，詣闕獻《復明堂九鼎議》，帝憶其早惠，召講《老子》，有法，得待詔翰林，仍供奉東宮，皇太子遇之厚。嘗賦詩譏誚楊國忠、安禄山等，國忠疾之，詔斥置蘄春郡。

經》，時常游歷在嵩山、華山、終南山之間，仰慕神仙不死之術。天寶年間，他到朝廷獻《復明堂九鼎議》，皇帝記得他幼年聰慧，召他講解《老子》，合乎法則，得以待詔翰林，并供奉東宮，皇太子待他很優厚。他曾經賦詩譏誚楊國忠、安禄山等人，楊國忠恨他，下詔驅逐安置在蘄春郡。

肅宗即位靈武，物色求訪，會泌亦自至。已謁見，陳天下所以成敗事，帝悦，欲授以官，固辭，願以客從。入議國事，出陪輿輦，衆指曰："著黄者聖人，著白者山人。"帝聞，因賜金紫，拜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帝嘗曰"卿侍上皇，中爲朕師，今下判廣平行軍，朕父子資卿道義"云。始，軍中謀帥，皆屬建寧王，泌密白帝曰："建寧王誠賢，然廣平冢嗣，有君人量，豈使爲吴太伯乎？"帝曰："廣平爲太子，何假元帥？"泌曰："使元帥有功，陛下不以爲儲副，得耶？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元帥乃撫軍也。"帝從之。

肅宗在靈武即位，多方物色求訪，恰巧李泌自己也到來。謁見皇帝後，陳述天下成敗之事的原因，皇帝很高興，要給他授任官職，李泌堅決推辭，希望以賓客的身份隨從。李泌入朝議論國事，出外陪同皇帝車駕，衆人指着他説："穿黄衣的是聖上，穿白衣的是隱士。"皇帝聽説此事，便賜李泌金紫，授任他爲元帥廣平王的行軍司馬。皇帝曾説"卿先是侍奉太上皇，中間又作朕的老師，如今下任廣平王行軍司馬，朕父子都藉助了卿的道義"。開始，軍中商議立元帥，人們都注目於建寧王，李泌秘密告訴皇帝説："建寧王的確賢明，但廣平王是嫡長子，有做人君的氣量，難道想要使他作吴太伯嗎？"皇帝説："廣平王已立爲太子，何必需要做元帥呢？"李泌説："假使元帥立功，陛下不使他做君位的繼承人，能行嗎？太子隨從時是撫軍，駐守時是監國，如今元帥就是撫軍啊。"皇帝聽從了他的建議。

初，帝在東宫，李林甫數構譖，勢危甚，及即位，怨之，欲掘冢焚骨。泌以天子而念宿嫌，示天下不廣，使脅從之徒得釋言於賊。帝不悦，曰："往事卿忘之乎？"對曰："臣念不在此。上皇有天下五十年，一旦失意，南方氣候惡，且春秋高，聞陛下録故怨，將内慚不懌，萬有一感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廣不能安親也。"帝感悟，抱泌頸以泣曰："朕不及此。"因從容問破賊期，對曰："賊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陽，有苟得心，渠能定中國邪？華人爲之用者，獨周摯、高尚等數人，餘皆脅制偷合，至天下大計，非所知也。不出二年，無

當初，皇帝做太子時，李林甫多次用讒言陷害，形勢很危急，皇帝即位以後，很怨恨他，打算掘墓焚燒李林甫的遺骨。李泌認爲身爲天子却念及舊恨，不能以寬廣的胸懷顯示於天下，使那些脅從之徒有理由投奔叛賊。皇帝不高興，説："卿忘了往事嗎？"李泌回答説："臣考慮的不在於這些。太上皇統治天下五十年，一朝失意，南方氣候惡劣，而且他已年邁，聽到陛下記恨舊怨，將會内心慚愧鬱鬱不樂，萬一他傷感得病，就是陛下以天下之廣大却不能安撫親人啊。"皇帝感悟，抱着李泌的脖子哭着説："朕没想到這些。"便從容詢問討平叛賊的期限，李泌回答説："叛賊搶掠金帛子女，都送到范陽，有苟且求得之心，哪能平定中原呢？華人被他們利用的，祇有周摯、高尚等幾人，其餘的人都是被迫跟從苟

寇矣，陛下無欲速。夫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今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將也。隨禄山者，獨阿史那承慶耳。使子儀毋取華，令賊得通關中，則北守范陽，西救長安，奔命數千里，其精卒勁騎，不逾年而弊。我常以逸待勞，來避其鋒，去翦其疲，以所徵之兵會扶風，與太原、朔方軍互擊之。徐命建寧王爲范陽節度大使，北并塞與光弼相掎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諸將手。"帝然之。會西方兵大集，帝欲速得長安，曰："今戰必勝，攻必取，何暇千里先事范陽乎?"泌曰："必得兩京，則賊再强，我再困。且我所恃者，磧西突騎、西北諸戎耳。若先取京師，期必在春，關東早熱，馬且病，士皆思歸，不可以戰。賊得休士養徒，必復來南。此危道也。"帝不聽。

且附和，至於天下大計，不是他們所能知道的。不出二年，就没有賊寇了，陛下不要想着迅速擊敗叛賊。王者的軍隊，應當致力於萬無一失，謀圖長久安定，以使國家没有後患。如今下詔李光弼戍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攻取馮翊，入河東，這樣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開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開長安，這是利用三個地方禁錮了他們的四個將領啊。跟隨安禄山的人，衹有阿史那承慶而已。令郭子儀不要攻取華州，讓叛賊能够通向關中，那麽叛賊北守范陽，西救長安，奔命數千里，他們的精鋭士卒强勁騎兵，不過一年就疲困了。我軍經常以逸待勞，賊兵來時避開他的鋒芒，退去時消滅疲勞的士兵，把所徵召的軍隊會集到扶風，與太原、朔方軍隊交替進擊叛賊。後命建寧王爲范陽節度大使，北面連接邊塞與李光弼相應成爲掎角之勢，進取范陽。叛賊失去巢穴，必定死在河南諸將手中。"皇帝同意了。正值西方軍隊大會集，皇帝想要迅速取得長安，説："如今戰必勝，攻必取，哪裏有空不遠千里先攻取范陽呢?"李泌説："如果一定要取得兩京，就會使賊軍再次强大，我軍再次被困。并且我軍所依靠的，是磧西突騎、西北諸戎罷了。如果先取京城，時間必在春季，關東熱得很早，馬匹將會生病，士兵都想着返回，就不可以作戰了。叛賊能够休養士兵，必定再次南來，這是危險之道。"皇帝不聽從他的建議。

二京平，帝奉迎上皇，自請歸東宫以遂子道。泌曰："上皇不來矣。人臣尚七十而傳，况欲勞上皇以天下事乎。"帝曰："奈何?"泌乃爲群臣通奏，具言天子思戀晨昏，請促還以就孝養。上皇得初奏，答曰："當與我劍南一道自奉，不復東矣。"帝甚憂。及再奏至，喜曰："吾方得爲天子父!"遂下誥戒行。

兩京平定，皇帝奉迎太上皇，請求回東宫以盡事奉父母之道。李泌説："太上皇不回來了。人臣尚且七十歲而退休，何况太上皇治理天下大事啊。"皇帝説："該怎麽辦呢?"李泌便替群臣通奏，詳細述説天子思戀對父母的侍養，請求催促太上皇回來以接受皇上孝順的奉養。太上皇得到第一次奏章，回答説："應當給我劍南道養老，不再東回了。"皇帝很憂慮。等第二次奏章送到，太上皇高興地説："我可以成爲天子的父親了!"便下誥整裝出發。

崔圓、李輔國以泌親信，疾之。泌畏禍，願隱衡山。有詔給三品禄，賜隱士服，爲治室廬。泌嘗取松樛枝

崔圓、李輔國因李泌受到皇上信任，很忌恨他。李泌害怕招來災禍，請求隱居衡山。下詔給三品俸禄，賜給隱士服，給他建造居室。李泌曾

以隱背，名曰“養和”，後得如龍形者，因以獻帝，四方爭效之。代宗立，召至，舍蓬萊殿書閣。初，泌無妻，不食肉，帝乃賜光福里第，强詔食肉，爲娶朔方故留後李暐甥，昏日，敕北軍供帳。

取松樹枝作爲靠背，名叫“養和”，後來得到龍形的，便獻給皇帝，四方爭相仿效。代宗即位，將李泌召來，住在蓬萊殿書閣。起初，李泌没有妻子，不吃肉，皇帝便賜給他光福里宅第，下詔强使他吃肉，爲他娶朔方已故留後李暐的外甥女，結婚那天，詔令北軍供設帷帳。

元載惡不附己，因江西觀察使魏少游請僚佐，載稱泌才，以試秘書少監充判官。載誅，帝召還。復爲常衮所忌，出爲楚州刺史，辭不行，帝亦留之。會澧州缺，衮盛言南方凋瘵，請輟泌治之，乃授澧朗峽團練使，徙杭州刺史，皆有風績。

元載憎惡李泌不依附自己，因江西觀察使魏少游請求推薦僚佐，元載稱李泌有才能，以試秘書少監充任判官。元載被誅殺後，皇帝召回李泌。他又被常衮所嫉妒，出任楚州刺史，李泌推辭不去，皇帝也留下了他。恰巧澧州長官空缺，常衮大談南方凋敝，請求派遣李泌治理，便授任他爲澧朗峽團練使，升任杭州刺史，都有政績。

德宗在奉天，召赴行在，授左散騎常侍。時李懷光叛，歲又蝗旱，議者欲赦懷光。帝博問群臣，泌破一桐葉附使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不可復合，如此葉矣。”由是不赦。始，朱泚亂，帝約吐蕃赴援，賂以安西、北庭。既而渾瑊與賊戰咸陽，泚大敗，吐蕃以師追北不甚力，因大掠武功而歸。京師平，來請如約。帝業許，欲遂與之。泌曰：“安西、北庭，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皆悍兵處，以分吐蕃勢，使不得并兵東侵。今與其地，則關中危矣。且吐蕃向持兩端不戰，又掠我武功，乃賊也，奈何與之?”遂止。

德宗在奉天，召李泌奔赴皇帝外出臨時停留的地方，授任左散騎常侍。當時李懷光叛亂，這年又有蝗旱災害，參議者想要赦免李懷光。皇帝廣泛詢問群臣，李泌撕破一片桐樹葉給使者附帶進呈，説：“陛下與李懷光，君臣的名分不可復合，就像這片葉子一樣。”皇帝於是不赦免李懷光。開始，朱泚叛亂，皇帝約請吐蕃奔赴支援，贈送安西、北庭兩地。隨後渾瑊與叛賊在咸陽交戰，朱泚大敗，吐蕃軍追擊敗兵不很出力，趁勢大肆搶掠武功以後返回。京城平定，吐蕃來請求履行合約。皇帝已經允許，將要把兩地交給吐蕃。李泌説：“安西、北庭，控制西域五十七國以及十姓突厥，都是强兵所在之處，用來分散吐蕃勢力，使他們不能合兵向東侵犯。如今割送那兩個地方，關中就會有危險了。況且吐蕃先前懷有二心而不全力出戰，又掠搶我武功，他們是盜賊，爲什麽要送給他們土地?”於是停止了。

貞元元年，拜陝虢觀察使。泌始鑿山開車道至三門，以便餉漕。以勞，進檢校禮部尚書。淮西兵防秋屯鄜州，已而四千人亡歸，或曰吴少誠密招之。既入境，泌邀險悉擊殺之。三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封鄴縣侯。初，張延賞減天下吏員，人情愁怨，至流離死道路者。泌請復之，帝未從，因問：“今户口

貞元元年，授任李泌爲陝虢觀察使。李泌開始鑿山開道直到三門，以使漕運便利。因爲功勞，李泌進升檢校禮部尚書。淮西兵防秋駐守鄜州，隨即有四千人逃歸，有人説是吴少誠秘密招引他們。逃歸的人進入李泌境内以後，李泌埋伏軍隊在險隘處全部擊殺了他們。三年，授任李泌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幾次進爵後封鄴縣侯。當初，張延賞裁減全國吏員名額，人情愁怨，以至有流離困死在道路上的人。李泌請求重

減承平時幾何?"曰:"三之二。"帝曰:"人既凋耗,員何可復?"泌曰:"不然。户口雖耗,而事多承平十倍。陛下欲省州縣則可,而吏員不可减。今州或參軍署券,縣佐史判案。所謂省官者,去其冗員,非常員也。"帝曰:"若何爲冗員?"對曰:"州參軍無職事及兼、試額内官者。兼、試,自至德以來有之,比正員三之一,可悉罷。"帝乃許復吏員,而罷冗官。泌又條奏:"中朝官常侍、賓客十員,其六員可罷;左右贊善三十員,其二十員可罷。如舊制,諸王未出閤,官屬皆不除。而所收料奉,乃多於减員矣。"帝悦。

新任用他們,皇帝不同意,便問:"如今户口比太平時期减少了多少?"李泌回答説:"三分之二。"皇帝説:"人口已經减少,裁掉的吏員怎能重新任用?"李泌説:"不是這樣。户口雖然减少,但事務比太平時期多出十倍。陛下想要减省州縣是可以的,而吏員名額不可裁减。如今有的州府是參軍簽署券書,縣衙是小吏判案。所謂减省官員,是去掉其中的冗官,不是常員。"皇帝説:"什麽樣的官是冗官呢?"李泌回答説:"州參軍没有職事以及兼任、試任額内官。兼、試,自至德以來就有了,比例爲正員的三分之一,可以全部罷除。"皇帝便允許起用裁减的吏員而罷除冗官。李泌又列舉上奏説:"中朝官常侍、賓客十員,其中有六員可以罷除;左右贊善三十員,其中二十員可以罷除。依照舊制,諸王没有出閤,官屬都不授任。這樣以來所收納糧料俸錢,最終會多於减員的那部分。"皇帝很高興。

是時,州刺史月奉至千緡,方鎮所取無藝,而京官禄寡薄,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薛邕由左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崔祐甫任吏部員外,求爲洪州别駕。使府賓佐有所忤者,薦爲郎官。其當遷臺閣者,皆以不赴取罪去。泌以爲外太重,内太輕,乃請隨官閑劇,普增其奉,時以爲宜。而竇參多沮亂其事,不能悉如所請。泌又白罷拾遺、補闕,帝雖不從,然因是不除諫官,唯用韓皋、歸登。泌因收其公廨錢,令二人寓食中書舍人署。凡三年,始以韋綬、梁肅爲左右補闕。

這時,州刺史每月俸錢達到一千緡,方鎮節帥索取没有限度,而京官俸禄很少,自方鎮節帥入朝來任高官,甚至被稱爲罷權。薛邕由左丞貶爲歙州刺史,家人衹恨他降官太晚。崔祐甫任吏部員外郎時,請求任洪州别駕。使府賓額佐僚有所觸犯府主的,便推薦他任郎官。那些應當升任臺閣官職的,都以不赴任取得罪名罷去。李泌認爲外任官待遇太重,朝内官待遇太輕,便請求根據官職的閑忙程度,普遍增加俸禄,當時人以爲適宜。但竇參多方阻撓攪亂這事,不能完全按照李泌所請求的去做。李泌又奏告罷除拾遺、補闕,皇帝雖然不同意,但因此却不再授任諫官,衹任用韓皋、歸登。李泌因此收取他們的公廨錢,使他們倆在中書舍人官署寄食。過了三年,纔開始任韋綬、梁肅爲左右補闕。

太子妃蕭母,郜國公主也,坐蠱媚,幽禁中,帝怒,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泌入,帝數稱舒王賢,泌揣帝有廢立意,因曰:"陛下有一子而疑之,乃欲立弟之子,臣不敢以古事争。且十宅諸叔,陛下奉之若何?"帝赫然曰:"卿何知舒王非朕子?"對

太子妃蕭氏的母親,就是郜國公主,因她用邪術惑人獲罪,被幽禁在宫中,皇帝很憤怒,責問太子,太子不知如何回答。李泌入朝,皇帝多次稱贊舒王賢明,李泌揣測皇帝有廢立太子的意圖,便説:"陛下有一個兒子而懷疑他,想要立陛下弟弟的兒子爲太子,臣不敢用古事論争。再説十王宅的叔父們,陛下奉事得怎樣?"皇帝驚

曰："陛下昔爲臣言之。陛下有嫡子以爲疑，弟之子敢自信於陛下乎?"帝曰："卿違朕意，不顧家族邪?"對曰："臣衰老，位宰相，以諫而誅，分也。使太子廢，他日陛下悔曰'我惟一子殺之，泌不吾諫，吾亦殺爾子'，則臣絶祀矣。雖有兄弟子，非所歆也。"即噫嗚流涕。因稱："昔太宗詔：'太子不道，藩王窺伺者，兩廢之。'陛下疑東宫而稱舒王賢，得無窺伺乎? 若太子得罪，請亦廢之而立皇孫，千秋萬歲後，天下猶陛下子孫有也。且郜國爲其女妒忌，而蠱惑東宫，豈可以妻母累太子乎?"執争數十，意益堅，帝寤，太子乃得安。

悚地説："卿怎麽知道舒王不是朕的兒子?"李泌回答説："陛下過去爲臣説過這事。陛下有嫡長子却要懷疑，弟弟的兒子怎敢爲陛下所信任呢?"皇帝説："卿違背朕的心意，難道不顧及你的家族嗎?"李泌回答説："臣衰老了，已經位居宰相，因勸諫被殺，是我的職分。假使太子被廢黜，以後陛下後悔説'我祇有一個兒子却殺了他，李泌不勸諫我，我也殺了你的兒子'，那麽臣就絶嗣了。雖然臣有兄弟的兒子，但他們的祭祀不是我所應該享受的。"説罷便嗚咽流涕。又説："昔日太宗下詔：'太子不道，藩王窺伺太子位的，兩者都廢掉。'陛下懷疑太子而稱贊舒王賢明，他能没有窺伺的心意嗎? 如果太子有罪，請求廢掉他而立皇孫，千秋萬歲以後，天下還是陛下的子孫所有。况且郜國公主因爲她的女兒妒嫉，而用邪術迷惑太子，陛下怎能因妻子的母親連累太子呢?"李泌執意争論數十次，态度更加堅定，皇帝醒悟，太子於是得以安穩。

初，興元後國用大屈，封物皆三損二。舊制，堂封歲三千六百縑，後纔千二百。至是，帝使還舊封。於是李晟、馬燧、渾瑊各食實封，悉讓送泌，泌不納。時方鎮私獻於帝，歲凡五十萬緡，其後稍損至三十萬，帝以用度乏問泌，泌請："天下供錢歲百萬給宫中，勸不受私獻。凡詔旨須索，即代兩税，則方鎮可以行法，天下紓矣。"

當初，興元以後國家費用十分困缺，封物都減少了三分之二。按照舊制，宰相的封物每年三千六百縑，後來纔一千二百縑。到這時，皇帝使舊封恢復。於是李晟、馬燧、渾瑊將各自享用的實封，全都讓送給李泌，李泌不接受。當時方鎮給皇帝私獻財物，每年共五十萬緡，以後逐漸減少到三十萬，皇帝因爲用度缺乏詢問李泌，李泌請求説："天下的供錢每年有百萬給與宫中，勸告不要接受私下貢獻。凡下詔旨需要索取，便令他們代繳兩税，這樣方鎮可以以法行事，天下財政就舒緩了。"

帝嘗從容言："盧杞清介敢言，然少學，不能廣朕以古道，人皆指其奸而朕不覺也。"對曰："陛下能覺杞之惡，安致建中禍邪? 李揆和蕃，顔真卿使希烈，其害舊德多矣。又楊炎罪不至死，杞擠陷之而相關播。懷光立功，逼使其叛。此欺天也。"帝曰："卿言誠有之。然楊炎視朕如三尺童子，有所論奏，可則退，不許則辭官，非特杞惡之也。且建中亂，卿亦

皇帝曾經從容説："盧杞清廉耿直敢於説話，但是學問少，不能以古道啓發朕，人們都説他奸邪而朕并不覺得。"李泌回答説："陛下如能察覺盧杞的邪惡，怎能導致建中年間的禍亂呢? 李揆會盟吐蕃，顔真卿出使李希烈，他傷害有德望的故老是很多的。又有楊炎的罪過不至於犯死罪，盧杞排擠陷害他而任用關播爲宰相。李懷光立了戰功，却逼迫使他叛變。這些都是欺天大罪啊。"皇帝説："卿説的這些事的確有。但楊炎把朕看作三尺童子，每次論奏，同意了就退下，不允許

知桑道茂語乎？乃命當然。”對曰：“夫命者，已然之言。主相造命，不當言命。言命，則不復賞善罰惡矣。紂曰：‘我生不有命自天？’武王數紂曰：‘謂己有天命。’君而言命，則桀、紂矣。”帝曰：“朕請不復言命。”俄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泌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説爲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爲大學士，亦引泌爲讓而止。

便要辭官，不衹是盧杞憎恨他啊。況且建中之亂，卿也知道桑道茂説的話吧？是天命應該這樣。”李泌回答説：“所謂天命，是事情已經發生後的話。君主宰相創造命運，不應當談天命。談天命，便不再有賞善罰惡了。殷紂説：‘我生不是有命在天嗎？’周武王列舉殷紂王的罪狀説：‘稱自己有天命。’君臨天下却談天命，就是夏桀、殷紂之類啊。”皇帝説：“朕願意不再説起天命。”不久加授李泌爲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李泌建議説：學士前面加個大字，從中宗時期開始，到張説擔任這一職務時，堅決辭去，便以學士知院事。後來到崔圓又任大學士時，他也引舉李泌辭讓大學士而停止。

帝以“前世上巳、九日，皆大宴集，而寒食多與上巳同時，欲以二月名節，自我爲古，若何而可？”泌謂：“廢正月晦，以二月朔爲中和節，因賜大臣戚里尺，謂之裁度。民間以青囊盛百穀瓜果種相問遺，號爲獻生子。里閭釀宜春酒，以祭勾芒神，祈豐年。百官進農書，以示務本。”帝悦，乃著令，與上巳、九日爲三令節，中外皆賜緡錢燕會。

皇帝認爲：“前世上巳節、重陽節，都舉行盛大宴集，而寒食節大多與上巳節同時，準備在二月命名節日，從我開始，怎樣做纔可以呢？”李泌説：“廢去正月晦日，以二月朔日爲中和節，而賜給大臣外戚尺子，稱之爲裁度。民間用青囊袋盛裝百穀瓜果種籽相互贈送，號稱爲獻生子。鄉里村閭釀造宜春酒，用來祭祀勾芒神，祈禱豐年。百官進獻農書，用來表示務本。”皇帝很高興，便著於令，與上巳節、重陽節爲三令節，朝廷内外都賞賜緡錢宴會。

四年八月，月蝕東壁，泌曰：“東壁，圖書府，大臣當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昔燕國公張説由是以亡，又可免乎？”明年果卒，年六十八，贈太子太傅。

四年八月，月蝕東壁星，李泌説：“東壁是圖書府，大臣應當有憂亡者。我以宰相兼學士，正好碰上了。昔日燕國公張説由此而亡，我又怎麽可以幸免呢？”第二年他果然去世，終年六十八歲，追贈太子太傅。

泌出入中禁，事四君，數爲權倖所疾，常以智免。好縱横大言，時時讜議，能寤移人主。然常持黄老鬼神説，故爲人所譏切。初，肅宗重陰陽巫祝，擢王璵執政，大抵興造工役，輒牽禁忌俗説。而黎幹以左道位京兆尹，嘗使禁工駢珠刺綉爲乘輿服，舉焚之以爲禳襘。德宗素不爲然，及嗣位，罷内道場，除巫祝。代宗將葬，帝號送承天門，而轀車行不中道，問其故，有司曰：“陛下本命

李泌出入皇宫，侍奉四位君主，屢次爲權幸之臣所嫉恨，經常用機智得以避免災禍。他喜好縱横大談，時時直言議論，能够啓發轉變君主。但經常主張黄老鬼神之説，因此爲人們所譏刺。當初，肅宗重視陰陽巫祝，提拔王璵任宰相，大凡興造工役，往往牽扯世俗的禁忌説法。而黎幹以邪道位居京兆尹，曾經使禁中工人編珠刺綉做御服，做成後又一舉焚燒認爲是祈福除殃的祥瑞。德宗向來不以爲然，等到繼位以後，停止内道場，驅逐巫祝。代宗將要入葬，皇帝號哭送到承天門，看到轀車不走在路中央，問其原因，有

在午，故避之。”帝泣曰：“安有枉靈駕以謀身利?”命直午而行。又宣政廊壞，太卜言：“孟冬魁岡，不可營繕。”帝曰：“《春秋》‘啓塞從時’，何魁岡爲?”亟詔葺之。及桑道茂城奉天事驗，始尚時日拘忌，因進用泌，泌亦自有所建明。獨柳玭稱，兩京復，泌謀居多，其功乃大於魯連、范蠡云。

子繁。

李繁

繁少才警，無行。泌始起陽城官諸朝，故城重德泌而親厚於繁。及疏裴延齡，既具稿，以繁可信，夜使繁書。已封，盡能誦憶，乃録以示延齡。明日，延齡白帝曰：“城以疏示於朝。”即擿其條以自訴解。城奏入，帝怒，遂不省。泌與梁肅善，故繁師事肅。及卒，烝其室，士議讙醜，由是擯棄積年。後爲太常博士，權德輿爲卿，奏斥之，改河南府士曹參軍。累遷隋州刺史，罷歸，不得調。敬宗誕日，詔與兵部侍郎丁公著、太常少卿陸亘入殿中，抗老、佛詶論。改大理少卿、弘文館學士。諫官御史交章彈治，乃出爲亳州刺史。州有劇賊，剽室廬、略財貲爲患，它刺史不能禽，繁有機略，悉知賊巢藪所在，一旦出兵捕斬之。議者責繁不先啓觀察府，爲擅興。詔御史舒元輿按之，元輿與繁素隙，盡翻其獄，以爲濫殺不辜，有詔賜死，京兆人皆冤之。繁下獄，知且死，恐先人功業泯滅，從吏求廢紙掘筆，著家傳十篇，傳于世。

關官員說：“陛下本命在午，因此而迴避。”皇帝哭着說：“哪裏有枉屈靈駕以謀圖自身利益的事呢?”命令靈駕在路中央行走。又有宣政殿内廊損壞，太卜說：“孟冬有魁岡二星，不可以修繕。”皇帝說：“《春秋》上說：‘開啓閉塞隨時’，魁岡星又能怎樣?”立即下詔修葺宣政殿内廊。到桑道茂修築奉天城之事得到應驗，德宗開始注重時日的拘束禁忌，因此進用李泌，李泌也自己有所建議。惟獨柳玭曾經說過兩京的收復，李泌謀劃居多，他的功勞是大於魯仲連、范蠡的等等。

李泌的兒子李繁。

李繁年輕時聰明敏捷，没有善行。李泌開始起用陽城到朝廷做官，因此陽城對李泌感恩戴德而親近厚待李繁。等到陽城向皇帝疏奏裴延齡時，寫好草稿後，以爲李繁可以信任，夜裏讓李繁抄寫。抄畢封好後，李繁全都能背誦下來，便寫給裴延齡看。第二天，裴延齡告訴皇帝說：“陽城要上奏疏。”便摘取其中的條目自己訴説解釋。陽城奏章送入，皇帝憤怒，便不加省覽。李泌與梁肅友好，因此李繁以師禮相待梁肅。梁肅死後，李繁淫亂他的妻子，士人紛紛議論以爲醜事，於是他被擯棄做官資格多年。後來李繁任太常博士，權德輿任太常卿，上奏斥逐他，改任河南府士曹參軍。幾次升任隋州刺史，罷官歸去，不得調任。敬宗誕辰那天，下詔李繁與兵部侍郎丁公著、太常少卿陸亘進入殿中，争論老、佛教義。改任大理少卿、弘文館學士。諫官御史相繼有奏章彈劾，便出京任亳州刺史。州境有强賊，剽劫屋舍、搶掠資財成爲禍患，前任刺史不能擒獲，李繁有謀略，他詳盡瞭解强賊巢穴的所在之處，一次出兵而捕獲斬殺了他們。議論者責備李繁不先報告觀察使府，是擅自興兵。下詔御史舒元輿審問此事，舒元輿與李繁平時有嫌隙，全部改變他的案獄，説李繁是濫殺無辜，有詔書賜死，京兆人都認爲他冤枉。李繁下獄，知道自己將要死去，恐怕先人的功業磨滅，向獄吏求得廢紙秃筆，撰寫家傳十篇，流傳於世。

贊曰：泌之爲人也，異哉！其謀事近忠，其輕去近高，其自全近智，卒而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觀肅宗披榛莽，立朝廷，單言暫謀有所寤合，皆付以政。當此時，泌於獻納爲不少，又佐代宗收兩京，獨不見録，寧二主不以宰相器之邪？德宗晚好鬼神事，乃獲用，蓋以怪自置而爲之助也。繁爲家傳，言泌本居鬼谷，而史臣謬言好鬼道，以自解釋。既又著泌數與靈仙接，言舉不經，則知當時議者切而不與，有爲而然。繁言多浮侈，不可信，掇其近實者著于傳。至勸帝先事范陽，明太子無罪，亦不可誣也。

贊曰：李泌的爲人，奇異啊！他謀事近於忠誠，輕易去官近於高尚，自我保全近於機智，最後做了宰相，近於立功立名者。觀看肅宗披榛斬莽，建立朝廷，李泌祇是陳述一時的謀略而有所符合啓發，便交付給他政事。在這個時候，李泌獻策納諫不少，又輔佐代宗收復兩京，惟獨不被録用，難道二位君主不認爲他有宰相的器識而看重他嗎？德宗晚年喜好鬼神事，李泌便獲得進用，原來他是以神怪自置而作爲輔助。李繁寫家傳，説李泌本來居住在鬼谷，而史臣妄説他喜好鬼神道術，以此自我解釋。接着又寫李泌多次與神仙接引，言語舉止不合於常規，便可以知道當時議論者切實而不贊許，是有理由這樣議論的。李繁言語大多浮誇，不可相信，摘編其中近似實際的寫在傳中。至李泌勸皇帝先奪取范陽，辨明太子無罪，也是不可指責的。

唐書卷一百四十

列傳第六十五

崔苗二裴呂列傳

崔圓

崔圓，字有裕，貝州武城人，後魏尚書左僕射亮八世孫。

少孤貧，志向卓邁，喜學兵家。開元中，詔舉遺逸，以鈐謀對策甲科，歷京兆府參軍，尹蕭炅薦之，遷會昌丞。楊國忠遥領劍南節度，引圓爲左司馬，知留後。

玄宗西出，次扶風，遷御史中丞、劍南節度副大使。圓鋭功名，初聞難，刺國忠意，乃治城浚隍，列館宇，儲什具。帝次河池，圓疏具陳"蜀土腴穀羡，儲供易辦"。帝省書泣下曰："世亂識忠臣。"即日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兼劍南節度使。天子至，朝廷百司殿宇帷幔皆具，益嗟賞之。肅宗立，命與房琯、韋見素赴行在所，帝爲製遺愛碑于蜀以寵之。

至德二載，遷中書令，封趙國公，實封户五百。乾元元年，罷爲太子少師，留守東都。於是上皇所置宰相無在者。王師之敗相州也，軍所過，皆縱剽，圓懼，委東都，奔襄陽，詔削階、封。尋召拜濟王傅。李光弼表爲懷州刺史，改汾州，以治行稱。徙淮南節度使，在鎮六年，請朝京師，吏民乞留，詔檢校尚書右僕

崔圓，字有裕，貝州武城人，是後魏尚書左僕射崔亮的第八代孫。

崔圓從小失去父親生活貧苦，但他志向高遠，喜歡學習兵書。開元年間，皇帝下詔推舉隱逸之士，崔圓以鈐謀對策考中甲科，任京兆府參軍，府尹蕭炅推薦他，升任會昌丞。楊國忠遥領劍南節度，任用崔圓爲左司馬，主持留後事務。

玄宗西行，停留在扶風時，升任崔圓爲御史中丞、劍南節度副大使。崔圓鋭意追求功名，起初聽説國難，刺探到楊國忠的意圖，便修浚城池，建置館宇，儲備日用器具。皇帝停留在河池時，崔圓上疏詳細陳述"蜀地肥沃穀糧豐足，積蓄供給容易置辦"。皇帝看了奏書流着眼淚説："亂世識忠臣。"當天授任崔圓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并兼任劍南節度使。天子到來，朝廷百官殿宇帷幔全都具備，更加贊嘆賞識他。肅宗即位，派他與房琯、韋見素到皇帝外出停駐的地方，皇帝爲他在蜀建立遺愛碑以表示寵愛。

至德二載，崔圓升任中書令，封趙國公，實封五百户。乾元元年，罷相任太子少師，留守東都。到這時太上皇所任命的宰相没有一個在位的了。官軍在相州失敗，軍隊所過之處，都大肆搶劫剽掠，崔圓恐懼，放棄東都，奔往襄陽，下詔削去他的階、封。不久召入授任濟王傅。李光弼上表推薦他爲懷州刺史，改任汾州刺史，以治理有方見稱。升任淮南節度使，在鎮六年，請求到京城朝見，吏民乞求留任，下詔檢校尚書右僕

射，還之。久乃檢校左僕射，入知省事。大曆中卒，年六十四，贈太子太師，謚曰昭襄。

射，他返回淮南仍任節度使。很久以後纔檢校左僕射，召入主持尚書省事務。大曆年間去世，終年六十四歲，追贈太子太師，謚號叫昭襄。

苗晉卿

苗晉卿，字元輔，潞州壺關人，世以儒素稱。擢進士第，調爲修武尉，累進吏部郎中、中書舍人，知吏部選事。選人訴索好官，厲言倨色紛于前，晉卿與相對，終日無愠顏。久之，進侍郎，積寬縱，而吏下因緣作奸。方時承平，選常萬人，李林甫爲尚書，專國政，以銓事委晉卿及宋遥，然歲命它官同較書判，核才實。天寶二年，判入等者凡六十四人，分甲、乙、丙三科，以張奭爲第一。奭，御史中丞倚之子，倚新得幸於帝，晉卿欲附之，奭本無學，故議者嚣然不平。安禄山因間言之，帝爲御花萼樓覆實，中裁十一二，奭持紙終日，筆不下，人謂之"曳白"。帝大怒，貶倚淮陽太守，遥武當太守，晉卿安康太守。

苗晉卿，字元輔，潞州壺關人，世代以儒學著稱。考中進士科，調任修武尉，幾次進任吏部郎中、中書舍人，主持吏部選舉事。選人訴求索要好官職，在他面前聲色嚴厲十分傲慢地紛争，苗晉卿與他們相互對答，終日没有怨怒之色。很久，進升侍郎，治理多有寬容放縱，屬吏下役因此爲非作歹。當時天下太平，選官常常達到萬人，李林甫任尚書，專掌國政，將選官的事委托給苗晉卿及宋遥，但每年命令其他官員共同考定書判，審核官員的實際才能。天寶二年，考判入等者共六十四人，分甲、乙、丙三科，以張奭爲第一。張奭，是御史中丞張倚的兒子，張倚新近得到皇帝寵幸，苗晉卿想要攀附他，張奭本來没有學識，因此輿論喧嚣不平。安禄山趁機奏告皇帝，皇帝爲此在花萼樓復考核實，考中者纔十分之一二，張奭一整天都拿着試卷，不能下筆應答，人們稱之爲"曳白"。皇帝大怒，貶張倚爲淮陽太守，宋遥爲武當太守，苗晉卿爲安康太守。

明年，徙魏郡，即充河北采訪使。居三年，政化大行。嘗入計，謁歸壺關，望縣門輒步，吏諫止，晉卿以"公門當下，况父母邦乎"？郡太守迎犒，使所屬令行酒，酒至，必立飲白釂，侍老有獻，降西階拜而飲，時美其恭。改河東郡，兼河東采訪使。徙扶風郡，封高平縣男，遷工部尚書、東都留守。召爲憲部，兼左丞。安禄山反，竇廷芝弃陝郡不守，楊國忠本忌其有望，即奏"東道賊衝，非大臣不可鎮遏"，授陝郡太守、陝虢防禦使，晉卿見帝，以老辭，忤旨，聽致仕于家。車駕入蜀，搢紳多陷賊，晉卿間道走金州。

第二年，苗晉卿升任魏郡太守，即任河北采訪使。他在任三年，政治教化廣泛推行。曾經入朝彙報有關工作，請假回到壺關，望見縣門就下馬步行，屬吏勸阻，苗晉卿説"遇官府應當下馬，何况是父母之邦呢"？郡太守迎接犒勞，讓所屬的縣令巡行斟酒勸飲，酒一送上，苗晉卿必然一口喝完見底，侍奉的老人有獻酒的，苗晉卿走下西階拜謝後纔飲酒，當時人贊美他的恭敬。苗晉卿改任河東郡太守，兼河東采訪使。升任扶風郡太守，封高平縣男，升任工部尚書、東都留守。召入任憲部尚書，兼任左丞。安禄山反叛，竇廷芝放棄陝郡不去防守，楊國忠本來就忌恨苗晉卿有聲望，便上奏説"東道正當賊的要衝，非大臣不可鎮守阻遏"，朝廷授任苗晉卿爲陝郡太守，陝虢防禦使，苗晉卿拜見皇帝，以年老推辭，違背皇帝旨意，聽任他退休回家。皇帝入

蜀，士大夫官員大多陷落賊手，苗晉卿抄小路逃到金州。

肅宗至扶風，召赴行在，拜左相。平京師，封韓國公，食五百户，改侍中。既而乞骸骨，罷爲太子太傅。未幾，復拜侍中。玄宗崩，肅宗疾甚，詔晉卿攝冢宰，因讓曰："大行遺詔，皇帝三日聽政，稽祖宗故事，則無冢宰之文，奉遺詔則宜聽朝。惟陛下順變以幸萬國。"帝不聽。後數日，代宗立，復詔攝冢宰，固辭乃免。時年老蹇甚，乞間日入政事堂，帝優之，聽入閣不趨，爲御小延英召對。宰相對小延英，自晉卿始。吐蕃犯京師，晉卿以病卧家，賊輿致脅之，噤不肯語，賊不敢害。帝還，拜太保，罷政事。

肅宗到達扶風，召他奔赴皇帝外出停駐的地方，授任左相。平定京城，封苗晉卿爲韓國公，享用封邑五百户，改任侍中。隨後他乞求退休，罷相任太子太傅。不久，又授任侍中。玄宗去世，肅宗病重，下詔苗晉卿代理冢宰，苗晉卿堅决辭讓説："先帝遺留詔書，叫皇帝三天後聽政，考察祖宗舊例，就没有冢宰的條文，奉行遺詔就應當處理朝政。希望陛下順應變化而使天下幸運。"皇帝不聽從他的意見。幾天後，代宗即位，又下詔苗晉卿代理冢宰，他堅決辭讓纔得以免去。這時苗晉卿年老行動很遲緩，乞求隔日來一次政事堂，皇帝優待他，聽任他入閣不快步行走，皇帝專門爲他在小延英召見對話。宰相在小延英召見對話，從苗晉卿開始。吐蕃進犯京城，苗晉卿因病卧床在家，蕃賊把他抬出來進行脅迫，他閉口不肯説話，蕃賊也不敢加害。皇帝返回，授任苗晉卿爲太保，罷免宰相。

永泰初薨，年八十一，贈太師，京兆少尹護喪，謚曰懿獻，元載未顯時，爲晉卿所遇，載方相，故諷有司改謚文貞。

永泰初年苗晉卿去世，終年八十一歲，追贈太師，京兆少尹護理喪事，謚號叫懿獻，元載未顯貴時，爲苗晉卿所知遇，元載這時任宰相，因此婉言勸説有關部門改謚號爲文貞。

晉卿寬厚，所至以惠化稱。魏人爲營生祠，立石頌美。再秉政，出入七年，小心謹畏，不甚斥是非得失，故能安保寵名。然練達事體，百官簿最，一省無遺，議者比漢胡廣。肅宗欲以李輔國爲常侍，奏曰："常侍近密，非賢不可居，豈宜任等輩?"罷之。朝廷欲論陳希烈等死，晉卿曰："陛下得張通儒、安守忠、孫孝哲等，何以加罪?"帝不從。俄而史思明亂，持是以誘衆。嘗自爲父碑文，有鵲巢碑上，賊入上黨，焚蕩略盡，而苗氏松檟獨無傷。大曆七年，配享肅宗廟廷。

苗晉卿爲政寬厚，所到之處以仁愛的政績教化著稱。魏郡民衆爲他營建生祠，樹立碑石贊頌美德。他兩次執政做宰相，前後七年，謹小慎微，不太指責是非得失，因此能安穩保持恩寵名位。但是他能通曉事體，各種官署文書，一覽不忘，議論者將他比做漢代的胡廣。肅宗想要任李輔國爲常侍，苗晉卿上奏説："常侍是親近職位，不是賢能的人不能勝任，怎麼能任用這種人呢?"皇帝於是停止。朝廷要論處陳希烈等人死罪，苗晉卿説："陛下獲得張通儒、安守忠、孫孝哲等人，怎麼給他們定罪呢?"皇帝不聽從。不久史思明叛亂，用這事來引誘衆人。苗晉卿曾經自己爲父親撰寫碑文，有喜鵲在碑上做巢，賊人進入上黨，焚燒掠奪將盡，惟獨苗氏墓地上的松樹檟樹没有損失。大曆七年，在肅宗廟廷中立位配享。

十子：發、丕、堅、粲、垂、向、呈、稷、望、咸。

苗晉卿有十個兒子：名發、丕、堅、粲、垂、向、呈、稷、望、咸。

苗粲

粲，德宗時官至郎中，陸贄欲進粲官，帝不許，曰："晉卿往攝政，有不臣之言。又名其子，皆與帝王同。粲等宜與外官。"贄奏："王者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言與衆共之。奬而不言其善，斯謂曲貸；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曲貸，則授受不明，而私幸之門啓；中傷，則枉直無辨，而讒間之道行。可不慎哉！若陛下以晉卿奸邪，粲等應坐，則當公議其罪；若知見誣，亦宜擢粲等以示天下。且晉卿起文儒，致位台輔，謙柔敦厚，爲三朝所推，安肯爲族滅計？雖甚狂險猶不爲之，況老臣乎？"帝然之，而粲官終不顯。

苗粲，德宗時官做到郎中，陸贄打算晉升苗粲的官職，皇帝不允許，説："苗晉卿以往攝政，有不符合臣子身份的言論。又爲他的兒子取名，都與帝王相同。苗粲等人應當授與外官。"陸贄上奏説："君王授人官爵必須在朝堂，處人死刑必須在市中，説的是要讓衆人都知道。奬賞而不説出他的好處，這叫曲意寬容；處罰而不公開他的罪惡，這叫有心誣陷。曲意寬容，則授受不明，從而使偏愛寵幸之門開啓；有心誣陷，則是非不辨，從而使讒言離間之道盛行。可以不慎重嗎！如果陛下認爲苗晉卿奸邪，苗粲等人應當牽連獲罪，則應當公開議定他的罪行；如果知道苗晉卿被誣陷，也應當提升苗粲等人用來告示天下。并且苗晉卿以文儒入仕，做到宰相，謙和敦厚，被三朝所推重，怎肯做那些會遭到滅族的事情？即使十分狂暴險惡的人也不會去做，何況老臣呢？"皇帝認爲他説得對，但苗粲的官職最終不能顯貴。

裴冕

裴冕，字章甫，河中河東人，本冠族仕家，以蔭再調渭南尉。王鉷爲京畿采訪使，表署判官，歷殿中侍御史。冕少學術，然明鋭，果於事，衆號稱職，鉷雅任之。及鉷得罪，有詔廷辨，冕位甚下，而抗言其誣。鉷死，李林甫方用事，僚屬懼，皆引去，獨冕爲斂葬，由是浸知名。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辟行軍司馬。

裴冕，字章甫，河中河東人，本爲世族官宦人家，以門蔭兩次調任渭南尉。王鉷爲京畿采訪使，上表任用他爲判官，歷任殿中侍御史。裴冕缺少學問，但是聰明敏鋭，處事果斷，大家認爲他很稱職，王鉷向來信任他。到王鉷獲罪以後，下詔當廷辯論，裴冕地位很低，却直言申明王鉷的冤屈。王鉷死去時，正值李林甫專權，僚屬很恐懼，都離去了，惟獨裴冕爲王鉷入殮下葬，由此逐漸知名。河西節度使哥舒翰徵召他爲行軍司馬。

玄宗入蜀，詔皇太子爲天下兵馬元帥，拜冕御史中丞兼左庶子副之。初，冕在河西，方召還，而道遇太子平凉，遂從至靈武，與杜鴻漸、崔漪同辭進曰："主上厭于勤，且南狩蜀，宗社神器，要須有歸。今天意人事，屬在殿下，宜正位號。有如逡巡，失

玄宗入蜀，下詔皇太子爲天下兵馬元帥，授任裴冕御史中丞兼左庶子爲副元帥。當初，裴冕在河西，剛應召回朝，却在返回的途中於平凉遇到太子，便跟從太子到靈武，與杜鴻漸、崔漪一同進言説："主上厭倦政事，并且南到蜀地，國家君位必須有所歸屬。如今天意人事，注目於殿下，應當端正位號。假如遲疑徘徊，失去萬民之

億兆心，則大事去矣。”太子曰：“我平寇逆，奉迎乘輿還京師，退居涼貳，以侍膳左右，豈不樂哉！公等何言之過！”對曰：“殿下居東宮二十年，今多難啓聖，以安社稷，而所從將士皆關輔人，日夜思歸，大衆一騷，不可復集，不如因而撫之，以就大功。臣等昧死請。”太子固讓，凡五請，卒見聽。太子即位，進冕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乃建言賣官、度僧道士，收貲濟軍興。時取償既賤，衆不爲宜。

心，那麼大事便喪失了時機。”太子説：“我平定逆寇，奉迎皇上返回京城，退居太子位，并在皇上身邊服侍膳食，難道不快樂嗎！你們怎麼會説得這樣過分！”裴冕等回答説：“殿下在東宮二十年，如今多難啓發聖明，以此安定國家，而且隨從的將士都是關輔人，日夜思歸，衆人一旦騷亂，就不能重新聚集了，不如乘此安撫他們，以成就大功。臣等冒死請求。”太子堅持辭讓，一共請求了五次，終於聽從。太子即位，進升裴冕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裴冕便建議出賣官職、超度僧人道士，以收集錢財接濟軍用。當時取得的價錢很低賤，衆人認爲這樣做不合適。

肅宗至鳳翔，罷冕政事，拜尚書右僕射。兩京平，封冀國公，實封五百户，出爲劍南西川節度使。復爲右僕射，待制集賢院。俄充山陵使。於是，中書舍人劉烜爲李輔國所昵，冕表爲判官。烜抵法，坐降施州刺史，徙澧州。

肅宗到鳳翔，罷免裴冕宰相之職，授任尚書右僕射。兩京平定，封冀國公，實封五百户，出任劍南西川節度使。再次任右僕射，待制集賢院。不久充任山陵使。當時，中書舍人劉烜爲李輔國所親近，裴冕上表推薦任他爲判官。劉烜犯法，裴冕獲罪降爲施州刺史，又調到澧州。

大曆中，郭子儀言於代宗曰：“冕首佐先帝，馳驅靈武，有社稷勛，程元振忌其賢，遂加誣構，海内冤之。陛下宜還冕於朝，復俾輔相，必能致治成化。”時元載秉政，冕早所甄引，載德之，又貪其衰瘵，且下己，遂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入見，拜不能興，載自扶之，代爲贊謝。俄兼河南江淮副元帥、東都留守。不逾月卒，有詔贈太尉。

大曆年間，郭子儀告訴代宗説：“裴冕最先輔佐先帝，奔赴靈武，有建立國家的功勛，程元振忌妒他的賢能，便加以誣陷，海内爲他喊冤。陛下應當召裴冕回朝，再使他任宰相，必然能達到治理促成教化。”當時元載任宰相，裴冕早年選拔推薦過元載，元載對他感恩戴德，又貪圖他衰老有病，并且能够委屈順從自己，於是授任裴冕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裴冕入朝拜見皇帝，跪拜不能站起來，元載親自攙扶他，代他唱贊謝恩。不久裴冕兼任河南江淮副元帥、東都留守。不到一個月去世，下詔追贈太尉。

冕以忠勤自將，然不知宰相大體。性豪侈，既素貴，輿服食飲皆光麗珍豐，櫪馬直數百金者常十數，每廣會賓客，不能名其饌，自製巾子工甚，人争效之，號“僕射巾”。領使既衆，吏白俸簿月二千緡，冕顧視，喜見顔間，世訾其嗜利云。

裴冕以忠誠勤勉自持，但不通曉宰相大體。性情豪放，顯貴之後，車服飲食都很光鮮華麗珍奇豐盛，馬厩中價值數百金的馬常有十多匹，每當大宴賓客時，人們都叫不出那些美食的名目，自製的巾子很精緻，人們争相仿效，號稱“僕射巾”。他兼領使職既然很多，下吏報告他俸錢記在文簿上每月有二千緡，裴冕轉眼看看，面露喜色，世人指責他貪圖財利。

始，肅宗廟惟苗晉卿配享，冕卒後二十餘年，有蘇正元者奏言："肅宗爲元帥時，師纔一旅，冕於草創中，甄大義以勸進，收募驍勇幾十餘萬。既逾月，房琯來；又一年，而晉卿至。今晉卿從祀，而冕乃不與。"有詔冕配享肅宗廟。

開始，肅宗廟庭祇有苗晉卿立位配享，裴冕死後二十多年，有個叫蘇正元的上奏說："肅宗爲元帥時，軍隊人數纔有一個旅，裴冕在創建期間，彰明大義勸説肅宗即皇帝位，招募驍勇將士近十多萬。過了一個月，房琯纔來，又過了一年，苗晉卿纔到。如今有苗晉卿陪祭，而裴冕却不能。"皇帝下詔裴冕在肅宗廟庭立位配享。

裴遵慶　裴向

裴遵慶，字少良，絳州聞喜人。幼强學，該綜圖傳，外晦内明，不干當世。年既長，始以仕家推蔭爲興寧陵丞，調大理丞。邊將蕭克濟督役苛暴，役者有醜言，有司以大逆論，遵慶曰："財不足聚人，力不足加衆，焉能反?"由是全救數十族。頻擢吏部員外郎，判南曹。天寶時，選者歲萬計，遵慶性强敏，視簿牒，詳而不苛，世稱吏事第一。

裴遵慶，字少良，絳州聞喜人。幼年努力學習，博覽圖書，外表糊塗内心明白，不巴結權貴。成年以後，纔因爲出身於官宦人家有門蔭的庇護任興寧陵丞，調任大理丞。邊將蕭克濟督促徭役苛刻凶暴，被役使的人有怨罵之聲，有關部門以大逆罪論處，裴遵慶説："他們的錢財不足以招聚衆人，勢力不足以指揮衆人，怎能叛逆呢?"於是保全救活數十族人。連續升任吏部員外郎，判南曹。天寶時期，參加選官的人每年數以萬計，裴遵慶生性精明强幹，審視簿籍文書，詳細而不苛刻，當時稱爲吏事第一。

肅宗時，爲吏部侍郎。蕭華輔政，屢薦之，拜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肅宗時，裴遵慶任吏部侍郎。蕭華任宰相，多次推薦他，授任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代宗初，僕固懷恩反，帝以遵慶忠厚大臣，故奉詔宣慰，懷恩聽命將入朝，既而爲其將范志誠沮止。時帝在陝，遵慶脱身赴行在。帝還，遷太子少傅。罷爲集賢院待制，改吏部尚書，以尚書右僕射復知選事，朝廷優其老，聽就第注官，時以爲榮。

代宗初年，僕固懷恩反叛，皇帝認爲裴遵慶是忠厚大臣，因此令他奉詔宣慰，僕固懷恩聽從王命將要入朝，隨即被他的將領范志誠阻止。當時皇帝在陜州，裴遵慶脱身奔赴皇帝外出停駐的地方。皇帝返回京城，裴遵慶升任太子少傅。罷免宰相任集賢院待制，改任吏部尚書，以尚書右僕射又主持選舉事務，朝廷優待他年老，聽任他在宅第擬定官員，當時人以爲很榮耀。

嘗有族子病狂易，告以謀反，帝識其謬，置不問。性惇正，老而彌謹。每薦賢，有來謝者，以爲耻。諫而見從，即内益畏。雖親近，但記其削稿疏數，而莫知所言。大曆十年薨，年九十餘。初爲郎時，著《王政記》，述今古治體，識者知其有公輔器云。

裴遵慶曾經有個同族兄弟的兒子患精神病，控告裴遵慶謀反，皇帝知道此事荒謬，擱置不去追究。裴遵慶品性淳正，老了更加謹慎。每次推薦賢能，有來拜謝的，他以爲耻辱。上諫後被采納，内心則更加惶恐。即使親近的人，祇記得他草擬奏疏的次數，却不能知道其中的内容。大曆十年去世，終年九十多歲。裴遵慶初任郎官時，著有《王政記》，記述古今治國體要，有見識的人知道他有做三公宰相的才能。

子向。向，字傃仁，以蔭得調。建中初，李紓爲同州刺史，奏署判官。李懷光叛河中，使其將趙貴先築壘於同州，紓奔奉天，而向領州務。貴先脅吏督役，不及期，將斬以徇，民皆駭散，向獨詣貴先壘開諭之，貴先乃降。同州不陷，向力也。累爲櫟陽、渭南令，奏課皆第一，擢户部員外郎。德宗末，方鎮之副，多自選于朝，以待有變，次授之，故向以選爲太原少尹、行軍司馬，歷陜虢觀察使，以吏部尚書致仕。向能以學行持門户，内外親屬百餘口，禄俸必均，世稱其孝睦。卒年八十，贈太子少保。

裴遵慶的兒子裴向。裴向，字傃仁，以門蔭得以調任。建中初年，李紓任同州刺史，上奏推薦他爲判官。李懷光在河中反叛，派他的將領趙貴先在同州修築營壘，李紓奔赴奉天，而裴向統領州府事務。趙貴先脅迫官吏督促工役，未能按期完成，將要斬殺示衆，民工都驚駭逃散，裴向獨自來到趙貴先營壘開導勸諭他，趙貴先便投降了。同州没有淪陷，是裴向的功勞。他歷任櫟陽、渭南令，把對官吏的考績上報朝廷都是第一，升任户部員外郎。德宗末年，方鎮節帥的副職大多由朝廷選用，以防備有變故，依次授任，因此裴向被選用爲太原少尹、行軍司馬，歷任陜虢觀察使，以吏部尚書退休。裴向能以學問品行保持門户，内外親屬一百多口，禄俸分配必定公平，世人稱他孝順和睦。享年八十歲，追贈太子少保。

子寅，官累御史大夫。

裴向的兒子裴寅，官做到御史大夫。

裴樞

寅子樞。樞，字紀聖，咸通中，第進士。杜審權鎮河中，奏署幕府，再遷藍田尉。宰相王鐸知之，遂直弘文館。鐸罷，樞久不調。從僖宗入蜀，擢殿中侍御史。中和初，鐸爲都統，表署鄭滑掌書記。龍紀初，進給事中，改京兆尹。與孔緯厚善，緯以罪貶，故樞改右庶子，出爲歙州刺史。遷右散騎常侍，爲汴州宣諭使。

裴寅的兒子裴樞。裴樞，字紀聖，咸通年間，考中進士科。杜審權爲河中節度使，上奏推薦他在幕府任職，兩次升任藍田尉。宰相王鐸賞識他，於是直弘文館。王鐸罷免宰相，裴樞長久得不到調任。裴樞隨從僖宗入蜀，升任殿中侍御史。中和初年，王鐸爲都統，上表推薦他任鄭滑掌書記。龍紀初年，晋升給事中，改任京兆尹。裴樞與孔緯特别友善，孔緯因罪貶官，因此裴樞改任右庶子，出任歙州刺史。升任右散騎常侍，爲汴州宣諭使。

樞素與朱全忠相結納，故全忠聽命，修貢獻不絶。昭宗悦，遷兵部侍郎。時崔胤亦倚全忠專朝柄，因與樞善。俄以户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在鳳翔，貶胤官，樞亦罷爲工部尚書。已還宫，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出爲清海節度使。全忠言樞有經世才，不宜棄外，復拜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累進右僕射、諸道鹽鐵轉運使。哀帝嗣位，柳璨方用事，全忠以牙將張廷範爲太常

裴樞平時與朱全忠相互交往，因此朱全忠聽命於朝廷，長期貢獻不斷。昭宗很高興，升任裴樞兵部侍郎。當時崔胤也倚仗朱全忠專掌朝政，因而他與裴樞友善。不久裴樞以户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皇帝在鳳翔，貶任崔胤官職，裴樞也罷免宰相任工部尚書。返回京城後，授任檢校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出任清海節度使。朱全忠説裴樞有治理世事的才能，不應當放棄在外，朝廷又授任裴樞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連續進任右僕射、諸道鹽鐵轉運使。哀帝繼位，柳璨正專權，朱全忠要使牙將張廷範任太常卿，裴

卿，樞以爲廷範勛臣，自宜任方鎮，何用爲卿，恐非王意，持不下。全忠怒謂賓佐曰："吾常器樞不浮薄，今乃爾。"璨聞，即罷樞政事，拜左僕射。俄貶登州刺史，又貶瀧州司户參軍。至滑州，全忠遣人殺之白馬驛，投尸于河，年六十五。初，全忠佐吏李振曰："此等自謂清流，宜投諸河，永爲濁流。"全忠笑而許之。

樞認爲張廷範是立有戰功的武臣，自然應當擔任方鎮節帥，何必要任太常卿，恐怕不是王的意思，二人相持不下。朱全忠憤怒地對賓僚佐吏説："我時常器重裴樞不浮薄，如今他却是這樣。"柳璨聽説後，便罷免裴樞的相位，授任左僕射。不久貶爲登州刺史，又貶瀧州司户參軍。裴樞走到滑州，朱全忠派人在白馬驛殺了他，將尸體投進黄河，終年六十五歲。當初，朱全忠的佐吏李振説："這種人自稱是清流，應當投進黄河，叫他永遠成爲濁流。"朱全忠笑着答應了。

吕諲

吕諲，河中河東人。少力於學，志行整飭。孤貧不自業，里人程氏財雄于鄉，以女妻諲，亦以諲才不久困，厚分貲贍濟所欲，故稱譽日廣。開元末，入京師，第進士，調寧陵尉，采訪使韋陟署爲支使。哥舒翰節度河西，表支度判官。歷太子通事舍人。性静慎，勤總吏職，諸僚或出游，諲獨頽然據案，鈎視簿最，翰益親之。累兼殿中侍御史。翰敗潼關，諲西趨靈武，由中人尉薦，肅宗才之，拜御史中丞，所陳事無不順納。從至鳳翔，遷武部侍郎。

吕諲，河中河東人。年輕時努力學習，志行端正謹慎，幼年喪父家中貧困不能自立，里人程氏在同鄉中財富稱雄，他將女兒嫁給吕諲，認爲吕諲有才能决不會長久陷於貧困，分給吕諲很多財物幫助他做想要做的事，因此聲譽日漸擴大。開元末年，吕諲進入京城，考中進士科，調任寧陵尉，采訪使韋陟徵他爲支使。哥舒翰任河西節度使，上表推薦他爲支度判官。歷任太子通事舍人。吕諲情性恬静謹慎，勤勉於吏職，同僚有時出游，吕諲獨自恭順伏案，審閱文書簿籍，哥舒翰更加信任他。幾次兼任殿中侍御史。哥舒翰在潼關戰敗，吕諲向西奔往靈武，由宦官慰藉推薦，肅宗認爲他有才能，授任御史中丞，他所陳奏的事情皇帝無不順從采納。他隨從皇帝到鳳翔，升任武部侍郎。

帝復兩京，詔盡繫群臣之污賊者，以御史中丞崔器、憲部侍郎韓擇木、大理卿嚴向爲三司使處其罪，又詔御史大夫李峴及諲領使。諲於權宜知大體不及峴，而援律傅經過之，當時憚其持法，然以峴故，多所平反。

皇帝收復兩京，下詔將群臣中接受叛賊僞官的人全部拘捕，令御史中丞崔器、憲部侍郎韓擇木、大理卿嚴向爲三司使處置他們的罪行，又下詔御史大夫李峴及吕諲領使。吕諲在權宜變通知曉大體上不及李峴，而援引附會律令條文却超過了李峴，當時人害怕吕諲執法嚴苛，但是因爲李峴的緣故，很多人得到平反。

乾元二年，九節度兵敗，帝憂之。擢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門下省，翌日，復以李峴、李揆、第五琦爲宰相，而苗晋卿、王璵罷。會母喪解，三月復召知門下省事，兼判度支，還執政。累封須昌縣伯，遷黄門

乾元二年，九節度使兵敗，皇帝爲此感到憂慮。升任吕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主持門下省事務，第二天，又任李峴、李揆、第五琦爲宰相，而罷免了苗晋卿、王璵。適逢吕諲的母親去世解除官職，三個月後又召入主持門下省事務，兼判度支，還任宰相。幾次進爵後封須昌縣伯，改任

侍郎。上元初，加同中書門下三品，當賜門戟，或勸諲以凶服受吉賜不宜，諲釋縗拜賜，人譏其失禮。

黄門侍郎。上元初年，加授同中書門下三品，正當朝廷賜給他門戟，有人勸説呂諲穿喪服接受吉賜不適宜，呂諲便脱去喪服拜謝賞賜，人們譏刺他的失禮。

諲引妻之父楚賓爲衛尉少卿，楚賓子震爲郎官。中人馬尚言者，素暱於諲，爲人求官，諲奏爲藍田尉。事覺，帝怒，命敬羽窮治，殺尚言，以其肉賜從官，罷諲爲太子賓客。數月，拜荆州長史、澧朗峽忠等五州節度使。諲始建請荆州置南都，詔可。於是更號江陵府，以諲爲尹，置永平軍萬人，遏吴、蜀之衝，以湖南之岳、潭、郴、道、邵、連，黔中之涪凡七州，隸其道。初，荆州長史張惟一以衡州蠻酋陳希昂爲司馬，督家兵千人自防，惟一親將牟遂金與相忤，希昂率兵至惟一所捕之，惟一懼，斬其首以謝，悉以遂金兵屬之，乃退。自是政一出希昂，後入朝，還常州刺史，過江陵入謁，諲伏甲擊殺之，誅黨偶數十人，積尸府門，内外震服。

呂諲推薦妻子的父親程楚賓爲衛尉少卿，程楚賓的兒子程震爲郎官。有位宦官叫馬尚言，平時與呂諲親密，爲别人求官，呂諲上奏推薦那人爲藍田尉。事情被發覺，皇帝發怒，命令敬羽徹底懲治，殺掉馬尚言，把他的肉賜給侍從官吏，罷免呂諲宰相而任太子賓客。幾個月後，授任呂諲荆州長史、澧朗峽忠等五州節度使。呂諲開始建議請求在荆州設置南都，下詔許可。於是改稱江陵府，令呂諲爲府尹，部署永平軍一萬多人，遏制吴、蜀的要衝，以湖南的岳、潭、郴、道、邵、連，黔中的涪共七州，隸屬其道。先前，荆州長史張惟一任用衡州蠻人酋長陳希昂爲司馬，督率家兵一千人自守，張惟一的親信將領牟遂金與陳希昂有矛盾，陳希昂率兵到張惟一的住所拘捕牟遂金，張惟一恐懼，斬掉牟遂金的頭顱用來道歉，把牟遂金的士兵全部歸屬陳希昂統管，陳希昂這纔退去。從此政令都出自陳希昂，後來陳希昂入朝，升任常州刺史，路過江陵入謁，呂諲暗藏武士擊殺了他，并誅殺他的黨羽數十人，將尸體堆積在府門口，内外震服。

妖人申泰芝用左道事李輔國，擢諫議大夫，置軍邵、道二州間，以泰芝總之，納群蠻金，賞以緋紫，出褚中詔書賜衣示之，群蠻怵於賞，而財不足，更爲剽掠，吏不敢制。潭州刺史龐承鼎疾其奸，因泰芝過潭，縛付吏，劾贓巨萬，得左道讖記，并奏之。輔國矯追泰芝還京，既召見，反譖承鼎陷不辜，詔諲按罪。諲使判官嚴郢具獄，暴泰芝之惡。帝不省，賜承鼎死，流郢建州。後泰芝終以贓徙死，承鼎追原其誣。

妖人申泰芝用邪術侍奉李輔國，升爲諫議大夫，在邵、道二州之間設置軍鎮，令申泰芝統領，申泰芝收納群蠻黄金，賞給他們緋紫，拿出錦袋中的詔書和賞賜的官服讓他們看，群蠻被賞賜所利誘，但自己的財利不足，便又去剽劫搶掠，官吏不敢制止。潭州刺史龐承鼎痛恨申泰芝的奸邪，趁申泰芝路過潭州時，拘捕交付官吏審訊，揭發贓款巨萬，搜得邪術讖記，一并奏報。李輔國假托詔書催促申泰芝回京，召見後，反而誣告龐承鼎陷害無辜，下詔呂諲審察罪狀，呂諲派判官嚴郢整理案卷，揭露申泰芝的罪行，皇帝不加察看，賜龐承鼎死，流放嚴郢到建州。後來申泰芝終於因貪贓罪流放而死，追免龐承鼎的誣枉之罪。

諲爲治，不急細務，决大事剛果

呂諲治理政務，不急於細枝末節，處理大事

不橈。始在河西，悉知諸將能否，及爲尹，奏取材者數十人總牙兵，故威惠兩行。諲之相，與李揆不平，既斥，乃用善治聞。揆恐帝復用，即妄奏置軍湖南非便，又陰遣人刺諲過失。諲上疏訟其事，帝怒，逐揆出之，顯條其罪。諲苦羸疾，卒，年五十一，贈吏部尚書。

果敢不屈。當初他在河西時，全部瞭解了各個將領有才能與否，等到做了府尹，上奏任用有才能的幾十人總領牙兵，因而威嚴與恩惠能同時施行。吕諲任宰相，與李揆不和，遭到斥逐後，又因善於治理而聞名。李揆擔心皇帝再加任用，便妄自奏説在湖南設置軍鎮不合適，又暗中派人刺探吕諲的過失。吕諲上疏訴説此事，皇帝發怒，將李揆貶逐，宣布了他的罪狀。吕諲患了風痹病深受痛苦，去世，終年五十一歲，追贈吏部尚書。

諲在朝不稱任職相，及爲荆州，號令明，賦斂均一。其治尚威信，故軍士用命，闔境無盜賊，民歌咏之。自至德以來，處方面數十人，諲最有名。荆人生構房祠，及殁，吏裒錢十萬徙祠府西。始，諲知杜鴻漸、元載才，薦於朝，後皆爲宰相。

吕諲任宰相不稱職，等到治理荆州，號令嚴明，賦税平均。他崇尚威信，所以軍士效命，全境没有盜賊，百姓稱頌。自從至德以來，任方鎮節帥的有幾十人，吕諲最有名。荆州人曾爲他建造生祠，等到他死後，屬吏聚集十萬錢將祠堂遷到州府西邊。起先，吕諲賞識杜鴻漸、元載的才幹，推薦給朝廷，後來他們都做了宰相。

永泰中，嚴郢以故吏請謚有司，博士獨孤及謚曰“肅”，郢以故事宰相謚皆二名，請益曰“忠肅”。及執奏，謂：“謚在義美惡，不在多名。文王伐崇，周公殺三監、淮夷，重耳一戰而霸，而謚曰文。冀缺之恪，甯俞之忠，隨會不忘其君，而謚曰武。故知稱其大、略其細也。且二名謚，非古也。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以文武大略，佐漢致太平，一名不盡其善，乃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謚。唐興，參用漢制，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愛君忘身近‘貞’，二者并優，廢一莫可，故曰文貞。蕭瑀端直近‘貞’，性多猜近‘褊’，言‘褊’則失‘貞’，稱‘貞’則遺‘褊’，故曰貞褊。蓋有爲爲之也。若迹無異稱，則易以一字。故杜如晦曰成，封德彝曰明，王珪曰懿，陳叔達曰忠，温彦博曰恭，岑文本曰憲，韋巨源曰昭，皆當時赫赫居宰相位者，謚不過一名。而言故事宰相必

永泰年間，嚴郢因爲曾經是吕諲的舊時屬吏而向有關部門請求謚號，博士獨孤及議定謚號叫“肅”，嚴郢認爲按照先例宰相的謚號都是兩個字，請求增字叫“忠肅”。獨孤及堅持原議上奏，説：“謚號在於合乎美惡，不在於多少字數。周文王討伐崇侯虎，周公殺掉三監、淮夷，重耳一戰而稱霸，而謚號衹叫文。冀缺的恭敬，甯俞的忠誠，隨會不忘他的君主，而謚號衹叫武。可知是稱其大端，略其細微。况且兩個字的謚號，也不是古來的慣例。漢代建立，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以文武大略，輔佐漢朝達到太平，一個字不能完全概括他們的美德，於是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的謚號。唐代建立，參用漢代制度，魏徵用王道輔佐當時政治接近於‘文’，熱愛君主忘却自身接近於‘貞’，兩方面都很優秀，缺一不可，因此叫文貞。蕭瑀正直接近於‘貞’，生性多猜疑接近於‘褊’，衹説‘褊’就失去了‘貞’，衹稱‘貞’就遺失了‘褊’，因此叫貞褊。本來是有原因纔這樣的。如果事迹没有特别之處，就簡單用一個字作爲謚號。所以杜如晦叫成，封德彝叫明，王珪叫懿，陳叔達叫忠，温彦博叫恭，岑文本叫憲，韋巨源叫昭，他們都是當

以二名，固所未聞。宜如前謚。"遂不改。

時赫赫居於宰相地位的人，謚號也不過是一個字。再說按先例宰相一定要用兩個字爲謚號，原本就不曾聽説過。應該依照前面議定的謚號。"於是呂諲的謚號不加改變。

贊曰：孔子稱才難。然人之才有限，不得皆善。觀圓之鋭，而失守出奔；晉卿雅厚，而少風采臧否；冕明强，嗜利不知大體；諲輔政，功名不及治郡。然各以所長顯于時。故聖人使人也器之，不窮所不能而後爲治也。遵慶寡疵，中人之賢與。

贊曰：孔子稱人才難得。然而人的才能有限，不能樣樣都好。觀察崔圓的敏鋭，却失守出逃；苗晉卿向來厚道，却缺少風采和是非明辨；裴冕聰明剛直，却貪圖財利不知大體；呂諲做宰相，政績名聲却不如在治理州郡時。但他們都各自以其所長在當時著名。因此聖人使用人才度量他的能力，不是要求十全十美而後纔讓他治理。裴遵慶缺點很少，是中等人才中的賢者吧。

唐書卷一百四十一

列傳第六十六

崔鄧魏衛李韓盧高列傳

崔光遠

崔光遠，系出博陵，後徙靈昌。祖敬嗣，嗜酒摴博。中宗在房州，吏多肆慢不爲禮，敬嗣爲刺史，獨盡誠推奉，儲給豐衍，帝德之。及反正，有與敬嗣同姓名者，每擬官，帝輒超拜，後召見，悟非是。訪真敬嗣，已死，即授其子汪五品官。

崔光遠，世系出自博陵，後來遷到靈昌。祖父崔敬嗣，喜歡飲酒賭博。中宗在房州時，官吏大多驕横輕慢没有禮法，崔敬嗣任刺史，惟獨他能盡心侍奉，財物供給豐足，中宗很感激他。等到中宗復辟帝位時，有個與崔敬嗣同名同姓的人，朝廷每次擬授官職，皇帝總是破格授任，後來召見，纔發覺不是他。等詢訪到了真正的崔敬嗣時，他已經去世了，便授任他的兒子崔汪五品官。

汪生光遠，勇决任氣，長六尺，瞳子白黑分明。開元末，爲唐安令，與楊國忠善，累遷京兆少尹，爲吐蕃吊祭使，還，會玄宗西狩，詔留光遠爲京兆尹、西京留守、采訪使。乘輿已出，都人亂，火左藏大盈庫，争輦財珍，至乘驢入宫殿者。光遠乃募官攝府、縣，誰何宫闕，斬十數人，乃定。因僞使其子東見祿山，而祿山先署張休爲京兆尹，由是追休，授光遠故官。俄而同羅背賊，以厩馬二千出奔，賊將孫孝哲、安神威招之不得，神威憂死，官吏驚走，獄囚皆逸。光遠以爲賊且走，命人守神威、孝哲等第，斬曳落河二人。孝哲馳白祿山，光遠懼，與長安令蘇震出開遠門，使人奔呼曰："尹巡門！"門兵具器仗迎謁，至，皆斬之，募得百餘人，遂趨

崔汪的兒子崔光遠，勇敢果斷任性，身高六尺，瞳子黑白分明。開元末年，任唐安令，他與楊國忠友好，幾次升任京兆少尹，爲吐蕃吊祭使，出使回來，正值玄宗西行，下詔留崔光遠爲京兆尹、西京留守、采訪使。皇上出行以後，京都大亂，有人放火燒左藏大盈庫，人們争着拉車裝載財寶，甚至有人乘驢進入宫殿。崔光遠便招募官吏代理府、縣長官，稽察盤問進出宫門的人，斬殺了十多人，京城纔安定下來。於是私自派兒子向東去見安祿山，而安祿山先已委任張休爲京兆尹，於是追回張休，授任崔光遠舊職。不久同羅背叛安祿山，帶厩馬二千匹出逃，賊將孫孝哲、安神威不能招回他們，安神威憂鬱而死，官吏驚慌而逃，獄中囚徒都逃散了。崔光遠以爲賊將逃走，派人把守安神威、孫孝哲等人宅第，斬殺壯士二人。孫孝哲快馬報告安祿山，崔光遠恐懼，與長安令蘇震出了開遠門，派人奔呼道："京兆尹巡視城門！"守門衛兵備辦器具儀仗迎接

靈武。肅宗嘉之，擢拜御史大夫，復爲京兆尹，遣到渭北募僑民。會賊黨剽涇陽，休祠房，椎牛呼飲。光遠刺知之，率兵夜趨其所，使百騎彀滿狙其前，命驍士合噪。賊醉，不能師，斬其徒二千，得馬千噭，俘一酋長以獻。自是，賊常避其鋒。扈帝還，改禮部尚書、鄴國公，封實户三百。

謁見，崔光遠到來後，將他們都斬殺了，招募到一百多人，便奔赴靈武。肅宗嘉獎他，升任他爲御史大夫，又任京兆尹，派遣他到渭北招募僑居在那裏的移民。正值賊黨搶掠涇陽，在佛寺中休息，殺牛飲酒狂呼。崔光遠刺探得知情況，率兵夜裏趕到他們所在的地方，派一百騎兵拉開弓弦阻截在前，命令勇士一齊吶喊。賊人大醉，不能作戰，斬殺賊兵二千，得到一千匹馬，俘虜一個酋長獻上。從此，賊人常避開他的兵鋒。崔光遠隨從皇帝回到京城，改任禮部尚書、鄴國公，封實户三百。

乾元元年，繇汴州刺史代蕭華爲魏州節度使。初，郭子儀與賊戰汲郡，光遠裁率汴師千人援之，不甚力。及守魏，使將軍李處崟拒賊，子儀不救，戰不勝，奔還，賊因傅城下詭呼曰："處崟召我而不出，何也?"光遠信之，斬處崟。處崟善戰，衆倚以爲重，及死，人益危。魏城經袁知泰、能元皓等完築，牢甚，光遠不能守，夜潰圍出，奔京師。帝赦其罪，拜太子少保。

乾元元年，崔光遠由汴州刺史取代蕭華任魏州節度使。當初，郭子儀與賊人在汲郡交戰，崔光遠僅率領汴兵一千人援助，很不得力。到他鎮守魏州時，派將軍李處崟抵禦賊兵，郭子儀不援救，交戰不勝，李處崟率軍逃回，賊兵便靠近城下欺詐呼喊説："李處崟召我來却不出來接應，爲什麽呢?"崔光遠相信了這話，斬殺了李處崟。李處崟善於作戰，衆人依仗他作爲靠山，等到他死了，人們更感到危急。魏州城經過袁知泰、能元皓等修築，十分牢固，崔光遠不能堅守，夜晚突圍衝出，逃奔到京城。皇帝赦免了他的罪責，授任太子少保。

會襄州將康楚元、張嘉延反，陷荆、襄諸州，因拜持節荆、襄招討，充山南東道兵馬都使。又徙鳳翔尹。先是，岐、隴賊郭愔等掠州縣，峙五堡，光遠至，遣官喻降之。既而沈飲不親事，愔等陰約党項及奴剌、突厥，敗韋倫於秦、隴，殺監軍使。帝怒光遠無狀，召還。復使節度劍南。會段子璋反東川，李奂敗走成都，光遠進討平之。然不能禁士卒剽掠士女，至斷腕取金者，夷殺數千人。帝詔監軍按其罪，以憂卒。

正值襄州將領康楚元、張嘉延反叛，攻陷荆、襄各州，便授任崔光遠持節荆、襄招討，充山南東道兵馬都使。又升任鳳翔尹。原先，岐、隴賊郭愔等搶掠州縣，設立五座城堡，崔光遠到來，派官員勸諭招降了他們。隨後他沉迷於飲酒而不親自處理政事，郭愔等暗中約定党項及奴剌、突厥，在秦、隴打敗韋倫，殺掉監軍使。皇帝氣憤崔光遠没有成績，召回他。又任他爲劍南節度使。正值段子璋在東川反叛，李奂敗逃成都，崔光遠進軍討伐平定了叛亂。但不能禁止士卒搶劫士女，甚至有人砍斷士女手腕奪取金鐲，殺戮了數千人。皇帝下詔監軍使審查他的罪行，崔光遠因憂慮而死。

鄧景山

鄧景山，曹州人。本以文吏進，累至監察御史。至德初，擢拜青齊節

鄧景山，曹州人。本來以文吏進用，幾次升任做到監察御史。至德初年，升任青齊節度使，

度使，徙淮南。爲政簡肅。有鼉集城門，鄧珽語景山曰："鼉，介物也。失所次，金不從革之象。其有兵乎?"未幾，宋州刺史劉展反。初，展有異志，淮西節度使王仲昇表其狀，詔遷揚州長史兼江淮都統，密詔景山執送京師。展知之，擁兵二萬度淮。景山逆擊不勝，奔壽州，因引平盧節度副使田神功討展。神功兵至揚州，大掠居人，發冢墓，大食、波斯賈胡死者數千人。展叛凡三月平，追景山入朝，拜尚書左丞，以崔圓代之。

調到淮南。他爲政簡約整肅。有鼉集聚在城門口，鄧珽告訴鄧景山說："鼉，是有甲殼的水族，它們迷失了處所，是金不從革的迹象。會發生戰爭吧?"不久，宋州刺史劉展反叛。當初，劉展有叛逆之心，淮西節度使王仲昇上表奏說他的情况，下詔升任揚州長史兼江淮都統，秘密詔令鄧景山將劉展捉住押送京城。劉展得知這一情況，帶兵二萬渡過淮河。鄧景山迎擊不勝，逃奔壽州。便令平盧節度副使田神功討伐劉展。田神功的軍隊到了揚州，大肆搶掠居民，挖掘墳墓，大食、波斯的胡商死了數千人。劉展叛亂共三個月纔平定，朝廷催促鄧景山入朝，授任尚書左丞，令崔圓替代他。

王思禮在太原，儲廥羸衍，請輸半以實京師。會卒，菅崇嗣代之，政弛不治，數月，爲下盜費略盡。帝聞，即以景山爲太原尹，封南陽郡公。至則振核紀綱，檢覆干隱，衆大懼。而景山清約，子弟饌不過草具，用器止烏漆，待上賓惟豚、魚而已，取倉粟紅腐者食之，兼給麾下，麾下怨訕。左右白景山，景山曰："此不食，留將安用邪?"因慢罵，士皆羞忿。有裨校抵死，諸將請贖，不許；其弟請代，不許；請納一馬贖，景山乃許減死。衆怒曰："吾屬命纔一馬直乎?"景山護失，叱遣之。少將黄抱節因衆怒作亂，景山遇害，時寶應元年也。肅宗以其統馭失方，不復究驗，遣使喻撫其軍，軍中請辛雲京爲節度，詔可。

王思禮在太原，儲積的糧食十分充足，請求輸送一半充實京城。正遇上他去世，菅崇嗣代替他任職，政務鬆弛不治理，幾個月後，糧食幾乎被部下偷盜耗費光了。皇帝聽説後，就派鄧景山任太原尹，封南陽郡公。鄧景山到任後便整頓紀綱，檢查復核被侵吞隱没的糧食。衆人大爲恐懼。鄧景山清廉儉約，子弟吃的不過是粗劣的食品，用的祇是烏漆器物，招待上賓祇是猪肉、魚肉而已，他取用糧倉中已經發紅腐爛的粟米來吃，也供給部下，部下有怨言。左右的人告訴鄧景山，鄧景山説："這時不吃，留到以後有什麽用呢?"便謾罵部下，士兵都羞耻忿恨。有位偏將犯了死罪，諸將請求贖罪，鄧景山不允許，偏將的弟弟請求替代兄長去死，他也不允許；請求交納一匹馬贖罪，鄧景山纔允許減免死罪。衆將士憤怒地說："我們這些人的命纔值一匹馬的價錢嗎?"鄧景山庇護自己的過失，叱責遣退了他們。少將黄抱節趁着衆怒作亂，鄧景山遇害，當時是寶應元年。肅宗認爲鄧景山統管駕馭不得法，不再追究查驗，派遣使者告諭安撫軍隊，軍中請求讓辛雲京任節度使，皇帝下詔同意。

景山與劉晏善，其後家寒窶，晏屢經紀之，嫁其孤女。謚曰敬。

鄧景山與劉晏友好，此後鄧景山的家中貧寒，劉晏經常給予照料，爲他的孤女辦理婚事。鄧景山的謚號叫敬。

崔瓘

崔瓘，博陵人，以士行修謹聞。

崔瓘，博陵人，因品行端正恭謹而聞名。他

累官至澧州刺史，不爲煩苛，人便安之，流亡還歸，居二年，增户數萬。詔特進五階，以寵異政。

幾次升任做到澧州刺史，爲政不煩瑣苛刻，人們因此安定，流亡的人也返回了，他在任二年，增加户口數萬。皇帝下詔特進五階，以表示尊寵有優異的政績的人。

大曆中，遷湖南觀察使，時將吏習寬弛，不奉法，瓘稍以禮法繩裁之，下多怨。别將臧玠、判官達奚覯忿爭，覯曰："今幸無事。"玠曰："欲有事邪?"拂衣去，是夜以兵殺覯。瓘聞難，惶懼走，遇害，帝悼惜之。

大曆年間，崔瓘升任湖南觀察使，當時將官習慣於寬緩鬆弛，不奉公守法，崔瓘逐漸用禮法約束制裁他們，部下怨言很多。别將臧玠、判官達奚覯因事忿爭，達奚覯説："今天幸虧没事。"臧玠説："想要有事嗎?"便拂衣離去，這天夜裏臧玠便帶兵殺了達奚覯。崔瓘聽到發難，惶恐逃走，遇害，皇帝悼念憐惜他。

魏少游

魏少游，字少游，邢州鉅鹿人，以吏幹稱。天寶末，累遷朔方水陸轉運副使。肅宗幸靈武，杜鴻漸等奉迎，而留少游繕治宫室。少游大爲殿宇幄帟，皆象宫闕，諸王、公主悉有次舍，供擬窮水陸。又有千餘騎，鎧幟光鮮，振旅以入。帝見宫殿，不悦曰："我至此欲就大事，安用是爲?"稍命去之。除左司郎中。

魏少游，字少游，邢州鉅鹿人，以吏治幹練著稱。天寶末年，他幾次升任朔方水陸轉運副使。肅宗到達靈武，杜鴻漸等前往奉迎，留下魏少游修治宫室。魏少游大造殿宇幄帟，全都摹仿宫闕，諸王、公主都有住舍，供給窮盡水陸物産。又有一千多騎兵，鎧甲旗幟光亮鮮明，整理軍隊來迎接肅宗。皇帝見到宫殿，不高興地説："我到這裏是要成就大事，哪裏用得着這樣做?"逐漸下令撤去。授任魏少游爲左司郎中。

兩京平，封鉅鹿縣侯，遷陜州刺史。王師潰於鄴，河、洛震駭，少游鎮守自若。擢京兆尹。李輔國以其不附己，改衛尉卿。會率群臣馬助軍，少游與漢中王瑀持異，帝怒，貶渠州長史。復爲京兆尹，始請："中書門下省五品、尚書省四品、諸司正員三品、諸王、駙馬期以上親及婿若甥，不得任京兆官。"詔可。大曆二年，爲江西觀察使，進刑部尚書，改封趙國公。六年卒，贈太子太師。

兩京平定，魏少游封鉅鹿縣侯，升任陜州刺史。官軍在鄴大敗，河、洛震驚，魏少游照樣鎮守不動。升任京兆尹。李輔國因他不依附自己，改任他爲衛尉卿。正值取用群臣家的馬匹資助軍用，魏少游與漢中王李瑀對此持不同意見，皇帝憤怒，貶他爲渠州長史。復任京兆尹，他開始請求："中書省門下省五品、尚書省四品、各主管部門正員三品、諸王、駙馬期服以上的親屬及女婿外甥，不能擔任京兆府的官職。"皇帝下詔同意。大曆二年，魏少游任江西觀察使，進任刑部尚書，改封趙國公。六年去世，追贈太子太師。

少游四爲京兆，雖無赫赫名，然善任人，緣飾規檢，有足稱者。

魏少游四次任京兆尹，雖然没有顯赫政績名望，但善於任用人，遵循法度規矩，有可以稱道的地方。

衛伯玉

衛伯玉，史失其何所人。少習武技，爲有力。天寶中，從安西府，積

衛伯玉，史書没有記載他是哪裏人。從小練習武藝，做活有力氣。天寶年間，他從軍到安西

勞至員外諸衛將軍。肅宗即位，慨然願立功，乃歸長安，領神策兵馬使，出鎮陝州行營。乾元二年，賊將李歸仁以騎五千入寇，伯玉與戰彊子坂，破之，獲馬六百匹。遷羽林大將軍，徙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俄爲神策軍節度。史思明遣子朝義夜襲陝，將動京師，伯玉迎擊，破之於永寧。加特進，封河東郡公。

府，積累功勞做到員外諸衛將軍。肅宗即位，衛伯玉意志激昂希望立功，於是返回長安，任神策兵馬使，出鎮陝州行營。乾元二年，賊將李歸仁帶領騎兵五千入侵，衛伯玉與他在彊子坂交戰，打敗賊軍，俘獲六百匹馬。升任羽林大將軍，改任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不久任神策軍節度。史思明派遣兒子史朝義夜晚襲擊陝州，將進攻京城，衛伯玉迎擊，在永寧打敗他。加授特進，封河東郡公。

廣德元年，代宗幸陝，以伯玉有幹略，可方面大事，乃拜荆南節度使，進封城陽郡王。大曆初，以母憂當代，諷將吏留己，復詔節度荆南，議者醜其留。十一年，歸京師，卒。

廣德元年，代宗到達陝州，認爲衛伯玉有才幹謀略，可以擔當方鎮大任，於是授任他爲荆南節度使，進封城陽郡王。大曆初年，衛伯玉爲母親守喪應當讓别人取代他的官職，他婉言勸説將官上報朝廷留任自己，皇上又下詔任他爲荆南節度使，議論者認爲他自己要求留任是醜惡行爲。十一年，衛伯玉返回京城，去世。

李澄　李克寧

李澄，遼東襄平人，隋蒲山公寬之遠胄。

李澄，遼東襄平人，他是隋蒲山公李寬的遠世子孫。

以勇票隸江淮都統李峘府爲偏將。又從永平節度李勉軍，勉帥汴，表澄滑州刺史。李希烈陷汴，勉走，澄以城降賊，希烈以爲尚書令，節度永平軍。興元元年，澄遣盧融間道奉表詣行在。德宗嘉之，署帛詔内蜜丸，授澄刑部尚書、汴滑節度使，澄未即宣，乃先勒訓士馬。希烈疑，以養子六百戍之。賊急攻寧陵，邀澄至石柱，澄密令焚營爲驚遁者，養子輩果乘以剽掠，澄盡斬之，以告，希烈不能詰。賊遣將翟崇暉率精兵寇陳州，未還，汴軍寡，澄度不能制己，又中官薛盈珍持節至，封澄武威郡王，賜實封，乃燔賊旗節自歸。希烈既失澄，而崇暉復敗，繇是奔汝南。

李澄因勇敢剽悍隸屬江淮都統李峘幕府任副將。又跟從李勉到永平軍節度使幕府，李勉爲汴州節度使，上奏推薦李澄任滑州刺史。李希烈攻陷汴州，李勉逃走，李澄舉城投降叛賊，李希烈任他爲尚書令，節度永平軍。興元元年，李澄派遣盧融帶着奏表抄小路到皇帝外出停駐的地方。德宗嘉奬他，親手寫了帛詔藏在蜜丸内，授任李澄刑部尚書、汴滑節度使。李澄没有立即宣布，而是先集訓兵馬。李希烈起了疑心，派養子六百人防範他。賊軍急攻寧陵，邀令李澄到石柱，李澄悄悄派人焚燒軍營假裝驚逃，李希烈那些養子果然乘機搶劫，李澄全部斬殺了他們，并將此事報告，李希烈不能追究。賊軍派遣將領翟崇暉率領精兵進犯陳州，還没返回，汴州賊軍的兵少，李澄估計他們不能控制自己，又有宦官薛盈珍持節來到，封李澄爲武威郡王，賜給實封，於是李澄焚燒叛賊旗幟符節歸順朝廷。李希烈既然失去李澄，而且翟崇暉又失敗了，因此逃奔汝南。

澄引兵將取汴，屯其北門不敢進，及劉洽師屯東門，賊將田懷珍納

李澄率領兵將攻取汴州，駐扎在北門不敢進攻，等到劉洽軍駐扎東門，賊將田懷珍接納他。

之。比澄入，洽已保子城矣。澄乃舍浚儀，兩軍士日爭忿，未能安。會鄭州賊將孫液送款於澄，澄遣子清馳赴。先此，河陽李芃使偏將雍希顥攻鄭，數殘剽，液拒之。及納清，希顥大怒，急攻鄭。清助守，殺河陽兵數千，希顥焚陽武去，澄遂如鄭。詔授清檢校太子賓客，易名克寧。

等到李澄進入時，劉洽已經占據子城了。李澄便駐軍在浚儀，兩軍士兵天天忿爭，不能安寧。適逢鄭州賊將孫液投降李澄，李澄派遣兒子李清快馬前往。先前，河陽李芃派副將雍希顥進攻鄭州，多次殘酷搶掠，孫液抵抗他。到這時孫液接納了李清，雍希顥大怒，急攻鄭州，李清幫助守護，殺河陽兵數千，雍希顥焚燒陽武後離去，李澄便前往鄭州。下詔授任李清檢校太子賓客，改名叫克寧。

貞元初，遷澄檢校尚書左僕射、義成軍節度使。二年卒，年五十四，贈司空。澄始封隴西公，後乃進王爵，每上章，必疊署二封，士大夫笑其野。

貞元初年，升任李澄檢校尚書左僕射、義成軍節度使。二年去世，終年五十四歲，追贈司空。李澄開始封隴西公，後來又進封王爵，他每次呈上表章，必定連着簽署上兩個封爵，士大夫譏笑他粗野。

澄之喪，克寧悶不發，閱旬日，欲自領事，其行軍司馬馬鉉不許，克寧殺之，墨絰，加卒嬰城，將爲亂。劉洽以兵屯境上，遣使諭止，遂自戢，然道閉者半月。詔以賈耽代鎮，克寧乃護喪歸，悉索府中財夜出，軍士從剽之殆盡，澄柩至京，猶賜克寧莊一區、錢千緡、粟麥數千石云。

李澄去世後，李克寧秘不發喪，過了十天，想要自己統領軍鎮事務，而行軍司馬馬鉉不同意，李克寧殺了他，穿着黑色喪服，增加士卒據城固守，將要作亂。劉洽派兵屯駐在邊境上，派使者勸阻，於是停止，但道路斷絕了半個月。皇上下詔使賈耽代任節度使，李克寧纔護喪而歸，他索取府庫中的全部財物夜晚出發，軍士跟隨幾乎將城中財物搶奪光了。李澄的靈柩運到京城，朝廷還賜給李克寧一區莊園、一千緡錢、數千石糧食。

韓全義

韓全義，家素寒，史失其先世。興卒伍，以巧佞事宦者竇文場，擢累長武城使，進拜夏綏銀宥節度使，詔以長武兵赴屯。全義素懦貪，無紀律，爲下靳狎。詔未下，軍中遍知之，謀曰："夏州沙磧，無樹蓺生業，不可往。"是夜，噪而亂，全義縋以逸，殺其親將王栖巖、趙虔曜等，軍虞候高崇文誅亂首，衆乃定，全義得赴屯。

韓全義，家世向來貧寒，史書没有記載他的先輩。韓全義是軍人出身，他以機巧虛僞侍奉宦官竇文場，幾次升任長武城使，進升夏綏銀宥節度使，皇上下詔帶長武兵奔赴軍鎮。韓全義向來懦弱貪婪，軍隊没有紀律，被部下嘲弄輕侮。詔書未下達，軍中全都知道了，軍人們商議説："夏州是沙石地區，没有種植耕織産業，不能前往。"這天夜裏，軍人鼓噪作亂，韓全義用繩索吊下城逃跑，作亂者殺死他的親信將領王栖巖、趙虔曜等，軍虞候高崇文誅殺謀亂的首領，衆兵纔安定下來，韓全義得以前往軍鎮。

吴少誠以蔡拒命，詔合十七鎮兵討之。時軍無帥統，惟以奄豎監之，遂敗于小溵。德宗以文場素爲全義

吴少誠占據蔡州抗拒朝命，皇帝下詔聯合十七鎮兵力討伐他。當時軍中没有統帥，衹用宦官監督，於是在小溵遭到失敗。德宗因竇文場平時

地，因用爲淮西行營招討使，以陳許節度使上官涚副之，諸鎮兵皆屬。全義無它方略，號令悉稟監軍，每議攻戰，宦豎十數紛爭帳中，小人好自異，互詆訾不能決。賊知之，數請戰。遇賊廣利城，方暑，地沮洳，士皆病癘，全義未嘗存之。既戰，師皆潰，退保五樓，賊移屯逼之，乃與監軍賈英秀等保溵水，不能固，又入屯陳州。是時，唯陳許將孟元陽、神策將蘇光榮守溵水，全義誘潞、滑州數大將殺之，然卒不振。宦人共掩其敗，帝不知。少誠度無能爲，即謾書謝監軍，求洗前咎。帝下其議，宰相賈耽以爲五樓之敗，賊不追者，以冀恩耳，請納其誠。帝然之。

爲韓全義說好話，便任用韓全義爲淮西行營招討使，以陳許節度使上官涚爲副，各鎮兵都歸他指揮。韓全義没有什麽謀略，號令全稟承監軍使，每次商議攻戰，宦官十多人在帳中紛爭，小人喜好自我立異，互相詆毁謾駡不能作出决定。賊兵得知内情，多次挑戰。韓全義軍隊與賊軍在廣利城遭遇，正是大熱天，地勢低濕，士兵都得了疫病，韓全義不曾撫慰他們。交戰以後，官軍全部失敗，退守五樓，賊軍轉移駐扎營壘進逼他們，官軍便與監軍使賈英秀等退守溵水，不能守住，又退入陳州駐守。這時，惟有陳許將孟元陽、神策將蘇光榮防守溵水，韓全義誘騙潞、滑州幾員大將來到這裏將他們殺了，但官軍始終不能振作。宦官共同遮掩韓全義的敗績，皇帝不知道。吴少誠估計他無能爲力，便假意寫信向監軍使道歉，請求洗刷先前的過失。皇帝讓大臣們議論，宰相賈耽認爲官軍在五樓失敗，賊軍不追趕，是因爲希求皇恩罷了，請求接受吴少誠的投誠。皇帝表示同意。

全義班師，過闕下，托疾不入謁。司馬崔放見帝，謝無功。帝曰："全義誘少誠歸國，功大矣！何必殺敵乃爲功邪？"還屯夏州，中人即第宴賚，然卒不見天子去。時恨帝失政，使奸人得肆云。憲宗在藩，疾之，既嗣位，全義大懼，願入覲，不復用，以太子少保致仕卒。其子獻女樂八人，帝不納，曰："我方以儉治天下，惡用是爲？"

韓全義帶軍隊撤回，路過京城，藉口有病不入朝拜謁。司馬崔放拜見皇帝，謝罪説没有戰功。皇帝説："韓全義誘使吴少誠歸順朝廷，功勞很大了！爲什麽一定要殺了敵人纔是功勞呢？"韓全義返回屯駐夏州，宦官來到他的宅第宴會贈物，然而他最終不謁見天子而離去。時人不滿皇帝失政，使奸人得以放肆。憲宗爲太子時，怨恨這件事，等繼位以後，韓全義大爲恐懼，請求入朝謁見，憲宗不再任用他，以太子少保退休，去世。他的兒子進獻女樂八人，皇帝不接受，説："我正以儉樸治理天下，哪裏用得着這些？"

盧從史

盧從史，其先在元魏時爲盛族，後徙籍不常。父虔，好學，由進士第歷御史、秘書監。

盧從史，他的祖先在元魏時爲名門望族，以後遷居不定。父親盧虔，喜好學習，考中進士科後歷任御史、秘書監。

從史少好騎射，游澤、潞間，節度使李長榮署爲督將。貞元後，藩臣缺，德宗必取本軍所喜戴者授之。從史在潞，奸獪得士心，又善附迎中人，會長榮卒，即擢拜昭義節度副大

盧從史年輕時喜好騎射，游歷澤、潞之間，節度使李長榮任用他爲督將。貞元以後，方鎮節帥缺員，德宗必定選取本軍將士所喜歡愛戴的人加以授任。盧從史在潞州，以奸猾取得士心，又善於依附迎奉宦官，恰巧李長榮去世，即時升任

使。既得志，寖恣不道，至奪部將妻，而能辯給粉澤其非。府屬孔戡等屢以直語争刺，初唯唯，後益不從，皆引去。元和中，丁父喪未官，從史即獻計誅王承宗，陰向帝旨，繇是奪服，復領澤、潞。因詔討賊，而勒兵逗留，陰與承宗交，得其密號授軍中，又高芻粟直以售度支。既上書求兼宰相，且誣諸軍與賊通，兵未可進。憲宗患之。

盧從史爲昭義節度副大使。他得志以後，逐漸狂縱無道，甚至搶奪部將的妻子，并且善於辯解粉飾自己的錯誤。幕府屬僚孔戡等多次以直言諍勸，起初他口頭答應，後來越發不聽從，人們都離他而去。元和年間，盧從史爲父親守喪没有任官，他便獻計討伐王承宗，暗中迎合皇帝旨意，於是守喪期未滿起任官職，又統領澤、潞。奉詔討賊，却帶兵逗留不進，暗中與王承宗交結，得到他的秘密號令傳給軍中士兵，又抬高糧草的價格出售給度支。隨即上書要求兼任宰相，并且誣告諸軍與賊通謀，軍隊不能前進。憲宗爲此十分擔憂。

初，神策中尉吐突承璀與對壘，從史時過其營飲博，承璀多出寶帶、奇玩夸之。從史資沓猥，所玩悦必遺焉。從史喜，益狎不疑。帝用裴垍謀，敕承璀圖之。承璀伏壯士幕下，伺其來與語，士突起捽持出帳後，縛内車中。從者驚亂，斬數十人，諭以密詔，而大將烏重胤素忠果，部勒其衆，乃定。會夜，疾驅，未明出境，道路無知者。於是五年夏四月，有詔慰其軍，疏從史罪惡，貶驩州司馬，賜死。

當初，神策中尉吐突承璀在他對面駐扎營壘，盧從史經常到他的營壘飲酒賭博，吐突承璀常拿出寶帶、奇玩向他誇耀，盧從史生性貪婪卑賤，所喜愛的寶玩吐突承璀必定贈送給他。盧從史大喜，更加與吐突承璀親昵不疑。皇帝采用裴垍的計謀，詔令吐突承璀謀取他。吐突承璀令壯士埋伏在幕帳下，趁盧從史來與自己談話時，壯士突然躍起將他揪持到帳後，綁住送進車裏。趁隨從的人驚亂，斬殺數十人，宣諭秘密詔令，大將烏重胤平時忠誠果敢，部署約束本部兵衆，於是軍營平静下來。趁着夜晚，押送盧從史的車子迅速奔馳，天没亮就出了邊境，途中没人知道。於是五年夏四月，皇上下詔慰問他的軍隊，列述盧從史的罪惡，貶爲驩州司馬，賜死。

子繼宗等并徙嶺南。

盧從史的兒子盧繼宗等一并貶往嶺南。

高霞寓

高霞寓，幽州范陽人。其先五代不異居，孝聞里閭。德宗初，采訪使洪經綸言之，詔表闕于門。

高霞寓，幽州范陽人。他的祖先五代不分居，以孝敬聞名於鄉里。德宗初年，采訪使洪經綸告知皇帝，下詔在他的家門樹立旌表。

霞寓能讀《春秋》及兵法，頗以感概自尚，狡譎多變。往見長武城使高崇文，崇文異其才，檄任軍職。從擊劉闢，戰輒克，下鹿頭城，降李文悦、仇良輔等，追戰七盤城有功，禽闢於羊灌。擢拜彭州刺史。俄代崇文爲長武城使，封感義郡王。

高霞寓能讀《春秋》以及兵法，很以感慨自許，他狡詐多變。前往求見長武城使高崇文，高崇文認爲他有奇特的才能，徵用他在軍中任職。隨從進擊劉闢，每戰必勝，攻下鹿頭城，降服李文悦、仇良輔等，追戰七盤城有功，在羊灌活捉劉闢。升任彭州刺史。不久取代高崇文任長武城使，封感義郡王。

元和中，以左威衛將軍隨吐突承

元和年間，高霞寓以左威衛將軍跟隨吐突承

璀討王承宗，諸將多覆軍，獨霞寓有功，詔藏所獲鎧仗於神策庫以旌之。承璀已執盧從史，其軍相驚，乃遣霞寓諭之，麾而大呼曰："元惡縛矣，公等宜自安！"即脱鎧揖而前，衆遂定，欲留爲帥，霞寓間道去。拜豐州刺史、三城都團練防禦使。

璀討伐王承宗，諸將大多失敗，惟獨高霞寓有功，下詔在神策庫收藏所繳獲鎧仗以表彰他。吐突承璀拘捕盧從史後，盧從史的軍士相互驚恐，便派遣高霞寓告諭他們，他揮動旗幟而大聲呼喊說："元凶已經拘捕了，你們應當安定下來！"便脱下鎧甲揖拜前行，衆人於是安定。想要留他任節度使，高霞寓抄小路離去。授任豐州刺史、三城都團練防禦使。

討吴元濟也，析山南東道爲兩鎮，以霞寓宿將，拜唐鄧隋節度使，遏賊南衝。霞寓雖悍，而寡謀，統制尤非所善，始引兵趨蕭陂，戰小勝，進至文城柵，賊僞北，逐之，爲伏所掩，遂大敗，才以身免。詔貶歸州刺史。乃厚賂權宦，召爲右衛大將軍，拜振武節度使。會吐蕃攻鹽、豐二州，霞寓以兵五千屯拂雲堆，虜引去。浚金河，溉鹵地數千頃。改左武衛大將軍，又節度邠寧，位檢校司徒。寶曆中，疽發首，不能事，以右金吾衛大將軍召，卒于道，贈太保。

討伐吴元濟時，分山南東道爲兩個軍鎮，因霞寓是老將，授任他爲唐鄧隋節度使，遏制賊兵南邊要衝。高霞寓雖然勇悍，但計謀少，統管軍隊尤其不是他的長處。開始帶兵奔赴蕭陂，戰鬥取得小勝，進軍到文城柵，賊軍假裝敗退，他追趕賊兵，遭到伏兵襲擊，於是大敗，他衹是自身脱逃。下詔貶他爲歸州刺史。他便用豐厚的財物賄賂權勢宦官，召入任右衛大將軍，授任振武節度使。正值吐蕃進攻鹽、豐二州，高霞寓派兵五千駐守拂雲堆，虜兵退去。他又疏導金河，灌溉鹽碱地數千頃。改任左武衛大將軍，又任邠寧節度使，位居檢校司徒。寶曆年間，他頭上生了毒瘡，不能處理事務，以右金吾衛大將軍召回，死在途中，追贈太保。

霞寓位既高，言多不遜，帝欲罷其兵，益自憂，乃上私第爲佛祠，請署曰"懷恩"，以塞帝疑。俄又詬侮僚屬，作慢語斥訕大臣，其反覆自任類此。

高霞寓職位高了以後，多出言不遜，皇帝想要罷免他的兵權，他心中十分憂慮，便獻出私宅作爲佛寺，請求題額叫"懷恩"，用來杜絶皇帝對他的疑慮。不久他又侮辱下僚屬吏，以傲慢的言語斥責譏刺大臣，他就是這樣的反覆放任。

唐書卷一百四十二

列傳第六十七

李楊崔柳韋路列傳

李麟

李麟，裔出懿祖，於屬最疏。父濬，歷潤、虢、潞三州刺史，以誠信號良吏。開元中，終劍南節度按察使，贈户部尚書，謚曰誠。

李麟，是懿祖光皇帝李天賜的後裔，與皇室的親屬關係最疏遠。父親李濬，歷任潤、虢、潞三州刺史，因誠實可信號稱良吏。開元年間，他在劍南節度按察使任上去世，追贈户部尚書，謚號叫誠。

麟好學，善文辭。以父蔭補京兆府户曹參軍，舉宗室異能，轉殿中侍御史。累擢兵部侍郎，與楊國忠同列，國忠怙權，疾之，改權禮部貢舉。國忠遷，麟復本官。改國子祭酒。出爲河東太守，有清政。安禄山反，朝廷以麟儒者，非禦侮才，還爲祭酒，封渭源縣男。

李麟好學，擅長寫文章。因父親的功勛補任京兆府户曹參軍，因爲他是宗室有傑出才能者受到舉薦，轉任殿中侍御史。幾次升任兵部侍郎，與楊國忠同列，楊國忠專權，嫉妒他，改爲臨時主持禮部貢舉。楊國忠調任官職，李麟恢復原職。改任國子祭酒。出任河東太守，政務清明。安禄山反叛，朝廷認爲李麟是儒士，没有抵禦叛賊的才能，回朝任國子祭酒，封渭源縣男。

玄宗入蜀，麟走見帝，再遷憲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宰相韋見素、房琯、崔涣、崔圓踵赴肅宗行在，獨麟以宗室子留總百司。上皇還京，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封褒國公。張皇后挾李輔國寖橈政，苗晋卿、崔圓等畏其權，皆附離取安，獨麟守正不阿順，輔國忌恚。乾元初，罷爲太子少傅。明年卒，年六十六，贈太子太傅，謚曰德。

玄宗入蜀，李麟奔赴拜見皇帝，兩次升任憲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當時宰相韋見素、房琯、崔涣、崔圓相繼奔赴肅宗外出停駐的地方，惟獨因爲李麟是宗室子弟留下總理各種事務。太上皇回到京城，進升李麟同中書門下三品，封褒國公。張皇后倚仗李輔國逐漸干預朝政，苗晋卿、崔圓等害怕他的權勢，都依附求容，惟獨李麟堅守正義不阿諛順從，李輔國忌恨他。乾元初年，李麟被罷免宰相任太子少傅。第二年去世，終年六十六歲，追贈太子太傅，謚號德。

楊綰

楊綰，字公權，華州華陰人。祖温玉，在武后時爲顯官。世以儒

楊綰，字公權，華州華陰人。祖父楊温玉，在武后時做大官。世代以儒行聞名。

聞。

綰少孤，家素貧，事母謹甚。性沈靖，獨處一室，左右圖史，凝塵滿席，澹如也。不好立名，有所論著，未始示人。第進士，補太子正字。舉詞藻宏麗科，玄宗已試，又加詩、賦各一篇，綰爲冠，由是擢右拾遺。制舉加詩、賦，繇綰始。

楊綰幼年喪父，家境一向貧寒，他侍奉母親很恭敬。楊綰性格沉静，獨自住在一間屋子裏，周圍都是圖書典籍，儘管塵埃滿席，他也能安定自如。他不喜好揚名，每當有所撰述，不曾拿給别人看。考中進士科，補任太子正字。應試詞藻宏麗科，玄宗親自策試後，又加試詩、賦各一篇，楊綰名列第一，因此升任右拾遺。制舉加試詩、賦，從楊綰開始。

天寶亂，肅宗即位，綰脱身見行朝，拜起居舍人，知制誥。累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故事，舍人年久者爲閣老，其公廨雜料獨取五之四。至綰，悉均給之。歷禮部侍郎，建復古孝廉、力田等科，天下高其議。俄遷吏部，品裁清允，人服其公。是時，元載秉政，忌綰望高，疏薄之。宦者魚朝恩判國子監，既誅，因是建言太學當得天下名儒汰其選，即拜綰國子祭酒，外示尊重，而實以散地處之。載日貪冒，天下士議益歸綰，帝亦知之，自擢爲太常卿，充禮儀使。載得罪，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修國史。制下，士相賀於朝，綰固讓，帝不許。

天寶之亂，肅宗即位，楊綰脱身前往皇帝外出停駐的地方朝見，授任起居舍人，知制誥。幾次升任中書舍人，兼修國史。依照舊制，任舍人時間長的人爲閣老，一人要拿走官署俸料錢的五分之四。到了楊綰，他全部都平均分給舍人。歷任禮部侍郎，建議恢復古代孝廉、力田等科目，天下人贊成他的建議。不久升任吏部侍郎，品評裁定清正允當，人們佩服他的公正。這時，元載執政，忌恨楊綰名望高，疏遠排擠他。宦官魚朝恩曾任國子監，他被誅殺後，元載藉此建議太學應當挑選天下名儒擔任學官，便授任楊綰爲國子祭酒，表面上顯示尊重，而實際上將他安排在閑散的官位上。元載日益貪圖財利，天下士人的議論更歸向楊綰，皇帝也瞭解他，親自提拔他爲太常卿，充任禮儀使。元載獲罪，授任楊綰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修國史。詔書下達，士人在朝廷相互祝賀，楊綰堅決辭讓，皇帝不允許。

時諸州悉帶團練使，綰奏："刺史自有持節諸軍事以掌軍旅；司馬，古司武，所以副軍，即今副使；司兵參軍，今團練判官。官號重複，可罷天下團練、守捉使。"詔可。又減諸道觀察判官員之半。復言："舊制，刺史被代若别追，皆降魚書，乃得去。開元時，置諸道采訪使，得專停刺史，威柄外移，漸不可久。其刺史不稱職若贓負，本道使具條以聞，不得擅追及停，而刺史亦不得輒去州詣使所。如其故闕，使司無署攝，聽上

當時各州刺史都帶團練使的官銜，楊綰上奏説："刺史自有持節諸軍事以掌管軍政；司馬，是古代的司武，職責是輔佐主將，就是如今的副使；司兵參軍，是如今的團練判官。官銜重復，可以廢除天下團練、守捉使。"皇上下詔同意。又將各道觀察判官的人數減去一半。楊綰又説："舊制，刺史被替代如果另外任用，都降下魚書，纔得離去。開元時，設諸道采訪使，可以有權擅自停止刺史職務，權力外移，逐漸不可長久。其中不稱職及貪污受賄的刺史，本道使詳細陳述上報，不得擅自任用及停職，而刺史也不能擅自離開本州前往使所。如果因故缺員，采訪使不可任

佐代領。"帝善其謀，於是高選州上佐，定上、中、下州，差置兵員，詔郎官、御史分道巡覆。又定府、州官月稟，使優狹相均。始，天下兵興，從權宜，官品同而禄例差。及四方粗定，元載、王縉當國，偷以爲利，因不改，故江淮大州至月千緡，而山劍貧險，雖上州刺史止數十緡。及此始復太平舊制。

命代理人，聽任上佐代領職務。"皇帝稱贊他的提議，於是精選州上佐，劃分上、中、下州，設置兵員多少不等，下詔郎官、御史分道巡察復核。又規定府、州官員每月俸錢，使貧富之州相互均等。開始，天下興起戰事，實行變通的措施，官品相同而俸禄有差别。等到天下大致平定，元載、王縉執掌國政，苟且貪圖省事，因襲不改，因此江淮大州甚至每月俸錢千緡，而山劍貧險地區，即使是上州刺史也衹有數十緡。到這時纔恢復太平時期的舊制。

綰素痼疾，居旬日寖劇，有詔就中書療治，每對延英殿，許挾扶。于時釐補穿敝，唯綰是恃。未幾薨，帝驚悼，詔群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綰之速邪?"即日詔贈司徒，遣使者册授，欲及其未斂也。詔百官如第吊，遣使會吊，賻絹千匹、布三百匹。太常謚曰文貞，比部郎中蘇端，憸人也，持異議，宰相常衮陰助之，帝以其言醜險不實，貶端巴州員外司馬，猶賜謚曰文簡。

楊綰平時患有難治的慢性病，他上任十天病情加重，有詔書叫他在中書省治療，每次在延英殿奏對，允許别人攙扶他上殿。當時改革弊政，惟獨依靠楊綰。不久去世，皇帝震驚哀悼，下詔群臣説："上天不讓朕達到太平，爲何這麽快就奪去楊綰的性命呢?"當天下詔追贈楊綰爲司徒，派遣使者册授，要趕在他未入殮之前。下詔百官前往宅第吊唁，派遣使者集合吊唁，贈送辦理喪事用的絹千匹、布三百匹。太常寺議定謚號叫文貞，比部郎中蘇端，是個奸邪小人，提出異議，宰相常衮暗中支持他，皇帝認爲他的言論險惡不實，貶蘇端爲巴州員外司馬，仍然賜給楊綰謚號叫文簡。

綰儉約，未嘗問生事，禄稟分姻舊，隨多寡輒盡。造之者，清談終晷，而不及榮利，欲干以私，聞其言，必内愧止。經誥微趣，學家疑晦者，一見即詣其極。始輔政，御史中丞崔寬本豪侈，城南别墅池觀堂皇，爲當時第一，即日遣人毁之；京兆尹黎幹，出入從騶馭百數，省損才留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它聞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世以比楊震、山濤、謝安云。

楊綰儉省節約，不曾過問生計之事，俸禄分給親戚故友，隨多隨少一下子就分完了。前往拜訪他的人，清談終日，他從不談及名利，來人如果爲了私事求他，聽了他的話，必定會内心慚愧而停止。經書中隱微的旨意，學者專家疑惑不明白的地方，他一看就能指出其中的深刻含義。楊綰開始任宰相時，御史中丞崔寬原本非常奢侈，城南的别墅有亭池樓觀富麗堂皇，在當時首屈一指，崔寬在楊綰任宰相的當天便派人拆毁；京兆尹黎幹，出入隨從的車馬人員達一百多，這時立即減省衹留下十多個騎兵隨從；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正舉行大宴會，授任楊綰爲宰相的詔書送到，音樂撤去五分之四；其他聽到風聲而自覺改變的，不可勝數。世人將他比做楊震、山濤、謝安。

崔祐甫

崔祐甫，字貽孫，太子賓客孝公沔之子也。世以禮法爲聞家。第進士，調壽安尉。安禄山陷洛陽，祐甫冒矢石入私廟，負木主以逃。自起居舍人累遷中書舍人。

崔祐甫，字貽孫，是太子賓客孝公崔沔的兒子。世代以守禮法而著稱。崔祐甫考中進士科，調任壽安尉。安禄山攻陷洛陽，崔祐甫冒着箭石進入私廟，背着祖宗的牌位逃走。他從起居舍人幾次升任中書舍人。

性剛直，遇事不回。時侍郎闕，祐甫攝省事，數與宰相常衮争議不平。衮怒，使知吏部選，每擬官，衮輒駁異，祐甫不爲下。會朱泚軍中猫鼠同乳，表其瑞，詔示衮，衮率群臣賀，祐甫獨曰：“可吊不可賀。”詔使問狀，對曰：“臣聞《禮》：‘迎猫，爲其食田鼠。’以其爲人去害，雖細必録。今猫受畜於人，不能食鼠而反乳之，無乃失其性邪？猫職不修，其應若曰法吏有不觸邪，疆吏有不捍敵。臣愚以爲當命有司察貪吏，誡邊候，勤徼巡，則猫能致功，鼠不爲害。”代宗異其言，衮益不喜。

崔祐甫性格剛直，遇事不屈不撓。當時中書侍郎缺員，崔祐甫暫時主管中書省事務，他多次與宰相常衮争論不休。常衮發怒，派他主持吏部選官事務，他每次擬定官員，常衮總是駁回不同意，崔祐甫不屈服。適逢朱泚軍中的猫給老鼠喂奶，上表説這是一個祥瑞，皇上下詔出示表章給常衮看，常衮率領群臣祝賀，惟獨崔祐甫説：“該吊祭而不該祝賀。”皇上下詔派人質問，他回答説：“臣聽《禮》上講：‘迎猫神祭祀，因爲它吃田鼠。’因爲猫爲人除害，即使事情很小也必定記録。如今人養猫，它不吃老鼠反而給老鼠喂奶，難道不是失去了它的本性嗎？猫不稱職，相應的就像法官不懲治邪惡，邊將不抵禦敵人一樣。臣愚笨地認爲應當命令有關部門懲治貪官，警戒邊境的偵察人員，勤加巡回檢查，那麽猫能立功，老鼠就不會成爲禍害了。”代宗認爲他的言論與衆不同，常衮更加不高興。

帝崩，衮與禮官議：“禮，爲君斬衰三年。漢文帝權制三十六日。我太宗文皇帝崩，遺詔亦三十六日，群臣不忍，既葬而除，略盡四月。高宗如漢故事。玄宗以來，始變天子喪爲二十七日。乃者，遺詔雖曰‘天下吏民，三日釋服’，群臣宜如皇帝服二十七日乃除。”祐甫曰：“遺詔無臣、庶人之别，是皇帝宜二十七日，而群臣三日也。”衮曰：“賀循稱，吏者，官長所署，非公卿百官也。”祐甫對：“《傳》曰‘委之三吏’，乃三公也。史稱循吏、良吏，豈胥史歟？”衮曰：“禮非天降地出，人情而已。且公卿大臣膺受寵禄，今與黔首同，信宿而除，於公安乎？”祐甫曰：“若遺詔

皇帝去世，常衮與禮官議論：“依據《禮》，爲君主穿斬衰喪服三年。漢文帝臨時制定是三十六天。我太宗文皇帝去世，遺詔也是三十六天，群臣不忍心，從安葬以後到免除喪服，將近四個月。高宗依照漢代舊制。玄宗以來，開始改變天子的喪制爲二十七天。前些時，遺詔雖説：‘天下吏民，三天除去喪服。’群臣應當爲皇帝守喪二十七天再除去喪服。”崔祐甫説：“遺詔没有臣與庶民之分，所以皇帝應爲二十七天，而群臣爲三天。”常衮説：“賀循認爲，所謂吏，是長官的部下，不是公卿百官。”崔祐甫對答：“《傳》説‘委之三吏’，就是三公。史書稱循吏、良吏，難道是小吏嗎？”常衮説：“禮不是從天上降下來從地下冒出來的，是人情而已。況且公卿大臣蒙受恩寵俸禄，如今却與平民相同，三天便除去喪服，就是對您來説能安然嗎？”崔祐甫説：“遺詔

何？詔而可改，孰不可改？”意象殊厲。衮方入臨，遣從吏扶立殿墀上，祐甫指之謂衆曰：“臣哭君前，有扶禮乎？”衮不勝怒，乃劾祐甫率情變禮，橈國典，請貶潮州刺史。德宗以爲重，改河南少尹。始肅宗時，天下務劇，宰相更直掌事，若休沐還第，非大詔命，不待遍曉，則聽直者代署以聞。是時郭子儀、朱泚俱以平章事當署敕尾，而不行宰相事。帝新即位，衮如故事代署。子儀、泚入，言祐甫不宜貶，帝曰：“卿向何所言？今云非邪？”二人對初不知。帝怒，以衮爲罔上。是日，群臣苴絰立月華門外，即兩换職，以衮河南少尹，而拜祐甫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改中書侍郎。

怎麽辦呢？如果詔書可以修改，還有什麽不能修改？”言辭與臉色都很嚴厲。常衮正進入哭吊，他叫隨從下吏扶起他站在宮殿的臺階上，崔祐甫指着他對衆人説：“臣子在君主靈柩前哭吊，有攙扶的禮儀嗎？”常衮憤怒極了，便彈劾崔祐甫任意改變禮制，破壞國典，請求貶他任潮州刺史。德宗認爲處罰太重，改任崔祐甫爲河南少尹。起初在肅宗時，天下事務繁多，宰相輪流值班處理政事，如果休假回宅第，没有大的詔命，就不需要全都告知，衹聽憑值班宰相代替署名然後上奏皇帝。這時郭子儀、朱泚都以平章事應當在詔書末尾簽名，他們却没能履行宰相的職責。皇帝剛即位，常衮依舊制代替他倆署名。郭子儀、朱泚入朝奏對，説不應貶任崔祐甫，皇帝説：“你們先前是怎麽説的？今天怎麽又説不對呢？”二人回答當初不知道這事。皇帝憤怒，認爲常衮欺騙皇上。這天，群臣穿着苴絰喪服立在月華門外，皇上當即調换兩人的職位，派常衮任河南少尹，而授任崔祐甫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不久改任中書侍郎。

自至德、乾元以來，天下戰討，啓丐填委，故官賞繆紊。永泰後，稍稍平定，而元載用事，非賄謝不與官，刬塞公路，綱紀大壞。載誅，楊綰相，未幾卒。衮當國，懲其敝，凡奏請一杜絶之，惟文辭入第乃得進，然無所甄異，賢愚同滯焉。及祐甫，則薦舉惟其人，不自疑畏，推至公以行，未逾年，除吏幾八百員，莫不諧允。帝嘗謂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邪？”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才行，如不與聞知，何由得其實？”帝以爲然。神策軍使王駕鶴者，典衛兵久，權震中外，帝將代之，懼其變，以問祐甫，祐甫曰：“是無足慮。”即召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矣。淄青李正己畏帝威斷，表獻錢三十萬緡，以觀朝廷。帝意其詐，未能答。祐甫曰：

自從至德、乾元年間以來，天下征戰討伐，奏章堆積，因此加授官爵紊亂。永泰以後，漸漸平定，而元載專權，不送禮賄賂就不授予官職，堵塞公道，綱紀大壞。元載被誅殺後，楊綰任宰相，不久去世。常衮執政，懲除這一弊病，凡是奏請一律杜絶，惟有因文辭考中科舉纔能進用，但是無法鑒别他們的實際能力，賢士愚人一同滯留不得調任。到崔祐甫上任，他就舉薦有才能的人，不遲疑畏懼，推行至公之道，不到一年，授任官吏近八百員，無不稱職合格。皇帝曾經對他説：“人們説卿擬用官吏大多是親朋故舊，爲什麽呢？”崔祐甫回答説：“陛下叫臣擬定官員，大凡進呈擬定的人臣必須熟悉他們的才能德行，如果不與他們相識相知，怎麽能瞭解他們的實際情况？”皇帝認爲很對。神策軍使王駕鶴，掌管衛兵很長時間，權威震動中外，皇帝準備派人取代他，害怕他變亂，就此事詢問崔祐甫，崔祐甫説：“這不值得憂慮。”便召王駕鶴留下談了一會兒話，而替代的人已進入軍中了。淄青節度使李

“正己誠詐，陛下不如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己奉承詔書，是陛下恩洽士心；若不用，彼自斂怨，軍且亂。又使諸藩不以朝廷爲重賄。”帝曰：“善。”正己慚服。時議者韙其謨謀，謂可復貞觀、開元之治。

正己畏懼皇帝威嚴果斷，上表進獻三十萬緡錢，用來觀察朝廷的態度。皇帝料到其中有詐，未能答覆。崔祐甫說：“李正己確實有詐，陛下不如趁機派遣使者慰勞他的軍隊，把他進獻的錢順便賞賜給將士。如果李正己奉承詔書，這說明陛下的恩澤遍及士心；如果不奉詔，他自己就會招致怨恨，軍隊也將作亂。另外也讓各藩鎮知道朝廷不看重賄賂。”皇帝說：“好。”李正己慚愧順服。當時議論的人稱贊崔祐甫的謀略，說可以恢復貞觀、開元之治了。

是歲被疾，詔肩輿至中書，卧而承旨，若還第，即遣使咨决。薨，年六十，贈太傅，謚曰文貞。故事，門下侍郎未有贈三師者，帝以其有大臣節，特寵異之。

這一年崔祐甫得了疾病，下詔讓他乘坐肩輿到中書省，躺着接旨，如果他回宅第，皇上就派遣使者咨詢决策。去世，終年六十歲，追贈太傅，謚號叫文貞。舊制，門下侍郎没有追贈爲三師的，皇帝因他有大臣節操，特别恩寵他因此與衆不同。

朱泚亂，祐甫妻王陷賊中，泚嘗與祐甫同列，遺以繒帛菽粟，受而緘鐍之，帝還京，具封以獻，士君子益重其家法云。

朱泚叛亂，崔祐甫的妻子王氏陷入賊中，朱泚曾與崔祐甫爲同僚，贈送王氏繒帛糧食，王氏接受後收藏起來，皇帝返回京城，王氏原封不動全部貢獻，士人君子更加贊賞他的家法。

子植嗣。

崔祐甫的兒子崔植繼嗣。

崔植

植字公脩，祐甫弟廬江令嬰甫子也。祐甫病，謂妻曰：“吾殁，當以廬江次子主吾祀。”及卒，護喪者以聞，帝惻然，召植，使即喪次終服。補弘文生。博通經史，於《易》尤邃。與鄭覃同時爲補闕，皆賢宰相後，每朝廷有得失，兩人者更疏論執，譽望蔚然。

崔植，字公脩，是崔祐甫的弟弟廬江令崔嬰甫的兒子。崔祐甫患病，對妻子説：“我死後，應當讓廬江 崔嬰甫的次子爲我繼嗣。”他去世後，護喪的人將此事上報，皇帝很憂傷，召來崔植，讓他前來守孝服完喪期。補授崔植弘文生。他博通經史，對《易經》鑽研得尤其深入。崔植與鄭覃同時任補闕，他們都是賢良宰相的後代，每當朝廷有得失，兩人交替上疏奏論，聲望很高。

元和中，爲給事中。時皇甫鎛判度支，建言减百官奉稟，植封還詔書。鎛又請天下所納鹽酒利增估者，以新準舊，一切追償。植奏言：“用兵久，百姓凋罄，往雖估逾其實，今不可復收。”於是議者咸罪鎛，鎛懼而止。

元和年間，崔植任給事中。當時皇甫鎛判度支，建議减少百官俸禄，崔植封還詔書。皇甫鎛又請求天下所繳納鹽酒利税凡抬高價值的，以新折舊，一律追加償還。崔植上奏説：“長期用兵，百姓生活極爲凋敝，以往即使估價超過了實際，如今也不可重復徵收。”於是參議者都指責皇甫鎛，皇甫鎛害怕而停止。

長慶初，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長慶初年，崔植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下平章事。穆宗問："貞觀、開元中治道最盛，何致而然？"植曰："太宗資上聖，興民間，知百姓疾苦，故厲精思治，又以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爲之佐，君明臣忠，聖賢相維，治致升平，固其宜也。玄宗在天后時，身踐憂患，既即位，得姚崇、宋璟，此二人蚤夜孜孜，納君於道。璟嘗手寫《尚書·無逸》，爲圖以獻，勸帝出入觀省以自戒。其後朽暗，乃代以山水圖，稍怠于勤，左右不復箴規，奸臣日用事，以至于敗。昔德宗嘗問先臣祐甫開元、天寶事，先臣具道治亂所以然，臣在童丱，記其說。今願陛下以《無逸》爲元龜，則天下幸甚。"他日又問："司馬遷言漢文帝惜十家產而罷露臺，身衣弋綈，履革舄，集上書囊爲殿帷，信乎？何太儉邪？"植曰："良史非兒言。漢承秦侈縱之餘，海内凋窶，文帝從代來，知稼穡艱難，是以躬履儉約，爲天下守財。景帝遵而不改，故家給户足。至武帝時，錢朽貫，穀紅腐，乃能出師征伐，威動四方；然侈靡不節，末年户口減半，税及舟車，人不聊，乃下哀痛詔，封丞相爲富人侯。然則帝王不可以不示儉而天下足。"帝曰："卿言善，患行之爲難耳！"

章事。穆宗問道："貞觀、開元年間治理之道最好，是如何達到的？"崔植說："太宗天資是德才高超的人，興起於民間，瞭解百姓的疾苦，因此勵精圖治，又讓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作爲他的輔佐，君主開明臣子忠誠，聖君賢臣互相依賴，治理達到升平，本是理所當然的。玄宗在天后時期，親身經歷憂患，即位後，又得到姚崇、宋璟，這兩人日夜孜孜不倦，使君主的行爲納入正道。宋璟曾經親手抄寫《尚書》中的《無逸》篇，繪上圖畫呈獻，勸皇帝出入觀覽反省用來自戒。後來朽壞，便代之以山水圖，玄宗漸漸怠惰而不勤勉了，左右的臣子也不再規諫，奸臣日益專權，最後導致失敗。昔日德宗曾詢問先臣崔祐甫開元、天寶年間的政事，先臣詳盡講述了治亂的緣由，臣在兒童時，就記得他的話。如今希望陛下以《無逸》爲鑒，那麽天下很慶幸了。"另一天皇上又問："司馬遷説漢文帝因爲可惜十家資産而停止修建露臺，他身穿黑色粗布衣，脚穿獸皮木底鞋，收集上書用的袋子做成殿帷，這可信嗎？爲何這樣節儉呢？"崔植說："良史記的不是兒戲之言。漢朝建立在秦朝奢侈放縱之後，海内凋敝衰敗，文帝興起於代，知道播種收穫的艱難，因此親身履行儉約，爲天下守財。景帝遵奉而不改變，因此家給户足。到武帝時，穿錢用的繩子朽壞了，糧倉的穀物發紅腐爛了，這時纔能出師征伐，威震四方；然而武帝奢侈浪費不節儉，到末年户口減少了一半，甚至舟車也收税，民不聊生，於是他頒布哀痛的詔書，封丞相爲富人侯。由此看來帝王不可能不示節儉却能使天下富足的。"皇帝說："卿的話很好，衹是擔心實行起來困難啊！"

時朝廷悉收河朔三鎮，而劉總又以幽、薊七州獻諸朝，且懼部將構亂，乃先籍豪鋭不檢者送京師，而朱克融在籍中。植與杜元穎不知兵，謂藩鎮且平，不復料天下安危事，而克融等羈旅寒躓，願得官自效，日訴于前，皆抑不與。及遣張弘靖赴鎮，縱克融等北還，不數月，克融亂，復失

當時朝廷全部收復了河朔三鎮，而劉總又將幽、薊七州獻給朝廷，并且怕部將作亂，便先登記不受約束的豪强送往京城，而朱克融就在登記之中。崔植與杜元穎不懂得軍事，認爲藩鎮已經平定，不再料理天下安危大事，而朱克融等人寄居京城貧寒困頓，希望得到官職自我效力，每天前來訴説，崔植都壓下不予理睬。待到派遣張弘靖奔赴藩鎮，又放走朱克融等人跟着北返，不到

河朔矣。天下尤之，植内慚。罷爲刑部尚書，旋授岳鄂觀察使。未幾，遷嶺南節度使，還拜户部尚書。終華州刺史，贈尚書左僕射。

幾個月，朱克融叛亂，又失去了河朔。天下歸咎於崔植，崔植内心慚愧。罷免宰相任刑部尚書，接着授任岳鄂觀察使。不久，升任嶺南節度使，回朝授任户部尚書。死時官任華州刺史，追贈尚書左僕射。

崔倰

倰，字德長，祐甫從子也。性介潔，矜己之清，視贓負者若仇。以蘇州刺史奏課第一，遷湖南觀察使。湖南舊法，雖豐年，貿易不出境，鄰部災荒不恤也。倰至，謂屬吏曰："此豈人情乎？無閉糴以重困民。"削其禁，自是商賈流通，貲物益饒。入爲户部侍郎，判度支。時田弘正徙鎮州，以魏兵二千行。既至，留自衛，請度支給歲糧，穆宗下其議，倰固執不與，弘正不得已，遣魏卒。俄而鎮兵亂，弘正遇害，倰之爲也。時天子失德，倰黨與盛，有司不敢名其罪。出爲鳳翔節度使。逾年，徙河南尹。以户部尚書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謚曰肅。

崔倰，字德長，他是崔祐甫的從子。品性高潔，注重自身的清廉，視貪贓枉法的人如仇敵。因任蘇州刺史治理考核成績第一，升任湖南觀察使。湖南以往有法規，即使是豐收年，貿易不出境，相鄰地區有災荒也不救濟。崔倰到任後，對下屬官吏説："這難道有人情嗎？不要禁止糧食買賣以加重百姓的貧困。"削除這一禁令，從此商賈流通，財物更加富饒。召入朝廷任户部侍郎，判度支。當時田弘正升任鎮州節度使，帶領魏博軍鎮的二千兵士隨行。到達軍鎮以後，留下這些士兵作爲自己的衛兵，請求度支每年供給糧餉，穆宗令大臣議論此事，崔倰堅持不給與，田弘正不得已，遣回魏博兵士。不久鎮州兵叛亂，田弘正被害，是崔倰一手造成的。當時天子失德，崔倰黨羽勢力昌盛，有關部門不敢給他加罪。崔倰出任鳳翔節度使。過了一年，升任河南尹。以户部尚書退休，去世，追贈太子少保，謚號叫肅。

贊曰：植輔政，當有爲之時，無經國才，履危防淺，機不知其潰而發也，手弛檻緤，縱虎狼焉，一日而亡地數千里，爲天下笑；倰吝財資賊。又皆幸不誅。天以河北亂唐，故君臣不肖，勃繆其謀，惜哉！

贊曰：崔植任宰相，正當大有作爲之時，他却没有治國的才能，身處險境而防範無謀，不知道機關潰破而後發動，親手解開欄索，放縱虎狼，一天就喪失疆土幾千里，被天下人嗤笑；崔倰吝惜財物而資助賊人。又都幸運未被誅殺。天意讓河北地區擾亂唐朝天下，所以君臣不賢，謀劃大錯特錯，可惜啊！

柳渾

柳渾，字夷曠，一字惟深，本名載，梁僕射惔六世孫，後籍襄州。早孤，方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夭且賤，爲浮屠道可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教，爲異術，不

柳渾，字夷曠，另一字惟深，本來名叫載，是梁朝僕射柳惔的六世孫，後代籍貫襄州。柳渾幼年喪父，在他十幾歲時，有巫師告訴他説："這孩子的面相是短命而且低賤，做僧人可以延緩死期。"叔伯們要依從巫師的話，柳渾説："拋

若速死。"學愈篤，與游者皆有名士。天寶初，擢進士第，調單父尉，累除衢州司馬。棄官隱武寧山。召拜監察御史，臺僚以儀矩相繩，而渾放曠不樂檢局，乃求外職。宰相惜其才，留爲左補闕。

棄聖人的教誨，學習異術，倒不如早點死去。"他學習更加努力，與他交游的都是名士。天寶初年，考中進士科，調任單父尉，幾次授任衢州司馬。他抛棄官職隱居在武寧山。召入朝廷授任監察御史，御史臺同僚以禮法規矩相要求，而柳渾曠達不喜歡受約束，便請求任外職。宰相愛惜他的才能，留他任左補闕。

大曆初，江西魏少游表爲判官。州僧有夜飲火其廬者，歸罪喑奴，軍候受財不詰，獄具，渾與其僚崔祐甫白奴冤，少游趣訊僧，僧首伏，因厚謝二人。路嗣恭代少游，渾遷團練副使。俄爲袁州刺史。祐甫輔政，薦爲諫議大夫、浙江東西黜陟使。入爲尚書右丞。

大曆初年，江西魏少游上表舉薦他任判官。州裏有個僧人夜晚飲酒燒了廬舍，歸罪於啞奴，軍候接受財物不加訊問，便定了案，柳渾與同僚崔祐甫上告説啞奴冤枉，魏少游急忙審訊僧人，僧人低頭服罪，魏少游因此重謝二人。路嗣恭替代魏少游，柳渾升任團練副使。不久任袁州刺史。崔祐甫任宰相時，推薦他任諫議大夫、浙江東西道黜陟使。召入朝廷任尚書右丞。

朱泚亂，渾匿終南山。賊素聞其名，以宰相召，執其子榜笞之，搜索所在。渾羸服步至奉天，改右散騎常侍。賊平，奏言："臣名向爲賊污，且'載'於文從戈，非偃武所宜。"乃更今名。

朱泚叛亂，柳渾隱藏在終南山。朱泚早就聽説他的名聲，召他來做宰相，拘捕柳渾的兒子加以笞打，到處搜索他。柳渾穿着破爛衣服步行到奉天，改任右散騎常侍。平定叛賊，他上奏説："臣的名字先前被賊玷污，并且'載'字在文義上從戈，與停息戰争不相適宜。"便改成現在的名字。

貞元元年，遷兵部侍郎，封宜城縣伯。李希烈據淮、蔡，關播用李元平守汝州，渾曰："是夫衒玉而賈石者也。往必見禽，何賊之攘?"既而果爲賊縛。三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門下省。帝嘗親擇吏宰畿邑，而政有狀，召宰相語，皆賀帝得人，渾獨不賀，曰："此特京兆尹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承大化，尹當求令長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帝然之。玉工爲帝作帶，誤毁一銙，工不敢聞，私市它玉足之。及獻，帝識不類，擿之，工人伏罪。帝怒其欺，詔京兆府論死，渾曰："陛下遽殺之則已，若委有司，須詳讞乃可。於法，誤傷乘輿器服，罪當杖，請論如律。"

貞元元年，柳渾升任兵部侍郎，封宜城縣伯。李希烈占據淮、蔡，關播任用李元平守衛汝州，柳渾説："這就像炫耀寶玉却賣石頭一樣，讓他前去必然被活捉，怎能鏟除叛賊?"隨後李元平果然被叛賊捉拿。三年，柳渾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舊判門下省。皇帝曾經親自選擇官吏任京畿地區縣令，而且他們都有政績，皇上召宰相談論，宰相都祝賀皇帝選人得當，惟獨柳渾不祝賀，説："這不過是京兆尹的職責罷了。陛下應當選擇臣輩來輔助聖上德政，臣應當選擇京兆尹禀承深廣的教化，京兆尹應當挑選縣令親自處理各種事務。代替京兆尹來選擇縣令，這不是陛下應該做的事。"皇帝認爲正確。玉工爲皇帝做玉帶，因失誤摔壞了一個帶扣，玉工不敢上報，私下購買其它玉補上。呈獻時，皇帝發現玉不一樣，指責玉工，玉工認罪。皇帝怒恨玉工欺騙自己，下詔京兆府論處死罪，柳渾説："陛下

由是工不死。左丞田季羔從子伯彊請賣私第募兵助討吐蕃，渾曰：“季羔，先朝號名臣，由祖以來世孝謹，表闕于門。隋時舊第，惟田一族耳。討賊自有國計，豈容不肖子毀門構，徼一時倖，損風教哉！請薄責以示懲沮！”帝嘉納。

立即殺了他也就罷了，如果委托有關部門，必須詳細議罪纔可以定刑，在法律上，失誤損傷乘輿器服，論罪應當處以杖刑，請求按照法律論罪。”因此没有處玉工死刑。左丞田季羔的從子田伯彊請求出賣私宅募兵幫助討伐吐蕃，柳渾説：“田季羔，在先朝號稱名臣，從他的祖父以來世代孝敬，門前立表。隋朝時的舊宅第，祇剩田氏一族了。討賊自有國家籌謀，怎能容許不肖之子毀壞仁義之門，求得一時寵幸，損傷風教啊！請求稍加責備以示懲戒阻止！”皇帝欣然聽取。

韓滉自浙西入朝，帝虚己待之，奏事或日晏，他相取充位，滉遂省中榜吏自若。渾雖爲滉所引，惡其專，質讓曰：“省闥非刑人地，而榜吏至死。公家先相國以狷察，不滿歲輒罷，今公奈何蹈前非，顓立威福？豈尊主卑臣義邪？”滉悔悟，稍褫其威。白志貞除浙西觀察使，渾奏：“志貞興小史，縱嘉其才，不當超劇職。臣以死守，不敢奉詔。”會渾移疾出，即日詔付外施行。疾間，因乞骸骨，不許。門下吏白過官，渾愀然曰：“既委有司，而復橈之，豈賢者用心邪？士或千里辭家以干禄，小邑主辦，豈慮不能？”是歲擬官，無退異者。

韓滉自浙西入朝，皇帝虚心待他，有時奏事時間很長，其他宰相祇是充數罷了，韓滉於是在省中隨意鞭打屬吏。柳渾雖經韓滉引薦，也憎恨他專斷，責問説：“省署不是處罰人的地方，公却鞭打屬吏至死。公的先父做宰相時因處事急躁，不滿一年就被罷免，如今公爲何重蹈覆轍，專擅威福？這難道是尊主卑臣之義嗎？”韓滉悔悟，漸漸收斂了他的威風。白志貞授任浙西觀察使，柳渾上奏説：“白志貞以小吏起家，即使賞識他的才能，也不應破格委任要職。臣以死堅持，不敢奉行詔旨。”正值柳渾因病出朝，皇上當天下詔任命白志貞并交付朝外實行。柳渾的病情稍好一些，便請求退休，皇帝不允許。門下省吏員稟報審定吏部、兵部注擬六品以下官，柳渾憂傷地説：“既然已經委托給有關部門，而又干擾，難道是賢者的用心嗎？士人有的千里辭家來求官，在小邑主持辦事，難道顧慮不能勝任嗎？”這年擬定官吏，没有退回商酌的。

渾瑊與吐蕃會平凉，是日，帝語大臣以和戎息師之便。馬燧賀曰：“今日已盟，可百年無虜患。”渾跪曰：“五帝無誥誓，三王無盟詛，蓋盟詛之興皆在季末。今盛明之朝，反以季末事行於夷狄。夫夷狄人面獸心，易以兵制，難以信結，臣竊憂之。”李晟繼言曰：“蕃戎多不情，誠如渾言。”帝變色曰：“渾，儒生，未達邊事，而大臣亦當爾邪？”皆頓首謝。夜半，邠寧節度使韓游瓌飛奏吐

渾瑊與吐蕃在平凉盟會，這天，皇帝告訴大臣最好與戎人商議和好停止戰爭。馬燧祝賀説：“今日結盟以後，可望百年之内没有擄掠的憂患。”柳渾跪下説：“五帝没有誥誓，三王没有盟誓，大凡盟誓的出現都在末世。如今是盛明之朝，反而以末世的事與夷狄結盟。那些夷狄是人面獸心，容易用武力制服，難以用信義結盟，臣私下很憂慮此事。”李晟接着説：“番戎大多不近人情，的確像柳渾説的那樣。”皇帝變臉説：“柳渾，是個儒生，不通曉邊疆之事，而大臣也應當這樣嗎？”大家都叩頭謝罪。半夜，邠寧節度使

蕃劫盟，將校皆覆没。帝大驚，即以其表示渾。明日，慰之曰："卿，儒士，乃知軍戎萬里情乎？"益禮異之。

韓游瓌飛騎上奏吐蕃劫持盟會，將領全部覆没。皇帝大驚，立即將表奏拿給柳渾看。第二天，皇帝安慰他説："卿，是儒士，竟知曉萬里之外的軍情嗎？"更加以禮優待。

宰相張延賞怙權，嫉渾守正，遣親厚謂曰："明公舊德，弟慎言於朝，則位可久。"渾曰："爲吾謝張公，渾頭可斷，而舌不可禁。"卒爲所擠，以右散騎常侍罷政事。

宰相張延賞專權，嫉妒柳渾堅守正道，派遣親信對他説："明公德高望重，衹要在朝中説話謹慎，那麽相位就可以保持長久。"柳渾説："替我感謝張公，我柳渾的頭可斷，但舌頭不可禁止。"終於被排擠，罷免宰相任右散騎常侍。

渾警辯好談謔，與人交，豁如也。情儉不營産利。免後數日，置酒召故人出游，酣肆乃還，曠然無黜免意。時李勉、盧翰皆以舊相闔門奉朝請，嘆曰："吾等視柳宜城，真拘俗之人哉！"五年卒，年七十五，謚曰貞。

柳渾敏捷善辯好開玩笑，與人交往，十分豁達。他品性節儉不經營産業財利。罷免宰相後接連幾天，備酒召舊友出游，盡情飲酒玩樂後纔回家，曠達没有被罷免的樣子。當時李勉、盧翰都因爲是舊相全家定期參加朝會，感嘆説："我等與柳宜城相比，真是拘泥於世俗的人啊！"五年去世，終年七十五歲，謚號叫貞。

柳識

渾母兄識，字方明，知名士也。工文章，與蕭穎士、元德秀、劉迅相上下，而識練理創端，往往詣極，雖趣尚非博，然當時作者伏其簡拔。渾亦善屬文，但沈思不逮於識云。

柳渾的同母哥哥名識，字方明，是知名人士。他擅長做文章，與蕭穎士、元德秀、劉迅可以比高下，但柳識練達文理創立意義，往往登峰造極，雖然風格不高，而當時作者都佩服他文風簡明出衆。柳渾也善於寫文章，但構思不如柳識。

韋處厚

韋處厚，字德載，京兆萬年人。事繼母以孝聞，親殁，廬墓終喪。中進士第，又擢才識兼茂科，授集賢校書郎。舉賢良方正異等，宰相裴垍引直史館。改咸陽尉。

韋處厚，字德載，京兆萬年人。服事繼母以孝順聞名，父母死後，他在墓旁修築茅屋居住直到服喪期滿。考中進士科，又考中才識兼茂科，授任集賢校書郎。應試賢良方正科考入優等，宰相裴垍推薦他在史館任職。改任咸陽尉。

憲宗初，擢左補闕。禮部尚書李絳請間言："古帝王以納諫爲聖，拒諫爲昏。今不聞進規納忠，何以知天下事？"帝曰："韋處厚、路隋數上疏，其言忠切，顧卿未知爾。"由是中外推其靖密。歷考功員外郎，坐與宰相韋貫之善，出開州刺史。以户部郎中入知制誥。

憲宗初年，韋處厚升任左補闕。禮部尚書李絳請求在空隙時間進言規諫説："古代帝王以納諫爲聖明，拒諫爲昏庸。如今聽不到進納忠諫，怎樣知道天下的事情？"皇帝説："韋處厚、路隋多次上疏，所進之言忠誠直率，衹是卿不知道罷了。"由此朝廷内外推重韋處厚的沉静縝密。他歷任考功員外郎，因與宰相韋貫之友善受連累，出任開州刺史。召入任户部郎中并知制誥。

穆宗立，爲翰林侍講學士。處厚以帝冲怠不向學，即與路隋合《易》、

穆宗即位，韋處厚任翰林侍講學士。韋處厚因皇帝年幼不愛學習，便與路隋彙集《易》、

《書》、《詩》、《春秋》、《禮》、《孝經》、《論語》，掇其粹要，題爲《六經法言》二十篇上之，冀助省覽。帝稱善，并賜金幣。再遷中書舍人。張平叔以言利得幸於帝，建言官自鬻鹽，籠天下之財。宰相不能詰，下群臣議，處厚發十難誚其迂謬，平叔愧縮，遂寢。

敬宗初，李逢吉得柄，構李紳，逐爲端州司馬。其黨劉栖楚等欲致紳必死，建言當徙醜地。處厚上言："逢吉黨與，以紳之斥猶有餘辜，人情危駭。《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讒言罔極，交亂四國'。此古人疾讒之深也。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按紳先朝舊臣，就令有過，尚當祓瑕洗釁，成無改之美，況被讒乎！建中時，山東之亂興，宰相朋黨，楊炎爲元載復仇，盧杞爲劉晏償怨，兵連禍結，天下騷然。此陛下親所聞見，得不深念哉！"紳繇是免。逢吉怒，至寶曆四月赦書，不言左降官未量移者，以沮紳內徙。處厚復奏："逢吉緣紳一人而使近歲流斥皆不蒙澤，非所以廣恩於天下。"帝悟，追改其條。進翰林承旨學士、兵部侍郎。方天子荒暗，月視朝才三四。處厚入見，即自陳有罪，願前死以謝。帝曰："何哉？"對曰："臣昔爲諫官，不能死爭，使先帝因畋與色而至不壽，於法應誅。然所以不死者，陛下在春宮，十有五矣。今皇子方襁褓，臣不敢避死亡之誅。"帝大感悟，賜錦綵以慰其意。王廷湊之亂，帝嘆宰相不才，而使奸臣跋扈，處厚曰："陛下有一裴度不能用，乃當饋而嘆，恨無蕭、曹，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帝有頗、牧不能用也。"

《書》、《詩》、《春秋》、《禮》、《孝經》、《論語》，摘録其中的精粹，題爲《六經法言》二十篇呈上，希望有助觀覽。皇帝稱好，并賜給金幣。韋處厚兩次升任中書舍人。張平叔因談論財利得寵於皇帝，建議由官府自行賣鹽，收攏天下的財利。宰相不能詰難，下達群臣討論，韋處厚列出十難譏刺此事迂腐荒謬，張平叔慚愧無言，於是停止。

敬宗初年，李逢吉掌權，陷害李紳，將李紳貶爲端州司馬。他的黨羽劉栖楚等人一定要致李紳於死地，建議應當遷徙到荒蠻之地。韋處厚上奏："李逢吉黨羽，認爲對李紳的貶逐尚輕，人心惶恐害怕。《詩經》上説'條條花紋啊，織成這彩錦。那造謡的人，也太狠毒了'，'讒言無極，交亂四方'。這是古人深恨讒言啊。孔子説：'三年不改變父親傳下來的政道，就可以説是盡到孝了。'李紳是先朝舊臣，就是有過錯，也應當除瑕洗罪，成就不隨便改變的美德，何況他是被讒言中傷的啊！建中時，山東興起叛亂，宰相結爲朋黨，楊炎爲元載復舊仇，盧杞爲劉晏報舊怨，兵連禍結，天下騷亂。這是陛下親耳聽到親眼看到的，能不深深反思嗎！"李紳因此獲免。李逢吉怨怒，到寶曆元年四月下赦免詔書時，不提及貶降官没有酌情内調的，藉此阻撓李紳内遷。韋處厚又上奏説："李逢吉因李紳一人而使近年流放貶斥的人都不能蒙受恩澤，這不是聖上廣布恩澤於天下的本意。"皇帝醒悟，追改其中條文。晋升韋處厚爲翰林承旨學士、兵部侍郎。當時正值天子昏暗，每月臨朝聽政纔三四天。韋處厚入朝見皇帝，立即自陳有罪，願意死在當面來謝罪。皇帝説："爲什麽呢？"他回答説："臣昔日任諫官，不能以死諫諍，使得先帝因打獵與貪色而不能長壽，依法應當誅殺。然而臣之所以不以死上諫，是因爲陛下在東宫做太子，已經十五歲了。如今皇子正在襁褓中，臣不敢迴避死亡的誅殺。"皇帝大受感悟，賜錦綵安慰他的誠意。王廷湊叛亂，皇帝嘆息宰相無才，致使奸臣專横，韋處厚説："陛下有一個裴度不能任用，竟面對進獻之食而嘆息，怨恨没有蕭何、曹參，這

正是馮唐之所以說漢文帝有廉頗、李牧而不能任用他們的原因啊。”

後禁中急變，文宗綏內難，猶豫未即下詔，處厚入，昌言曰：“《春秋》大義滅親，內惡必書，以明逆順；正名討罪，何所避諱哉？”遂奉教班諭。是夕，號令及它儀矩不暇責有司，一出處厚，無違舊章者。進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靈昌郡公。堂史湯鉥數招權納財賂，處厚笑曰：“此半滑渙也。”斥出之，相府肅然。初，貞元時宰相齊抗奏罷州別駕及當爲別駕者引處之朝。元和後，兩河用兵，裨將立功得補東宫王府官，朱紫淆并，授受不綱。處厚乃置六雄、十望、十緊等州，悉補別駕，由是流品澄別。帝雖自力機政，然驟信輕改，摇於浮論。處厚嘗獨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待罪宰相，凡所奏可，中輒變易。自上心出邪，乃示臣不信；得於横議邪，即臣何名執政？且裴度元勛舊德，輔四朝，竇易直長厚忠實，經事先帝，陛下所宜親重委信之。臣乃陛下自擢，今言不見納，宜先罷。”即趨下頓首，帝矍然曰：“何至是？卿之忠力，朕自知之，安可遽辭以重吾不德？”處厚趨出，帝復召問所欲言，乃對：“近君子，遠小人，始可爲治。”諄複數百言。又言：“裴度忠，可久任。”帝嘉納之。自是無復横議者。時李同捷叛，詔諸軍進討。魏博史憲誠懷向背，裴度待以不疑。憲誠遣吏白事中書，處厚召語曰：“晋公以百口保爾帥於天子，我則不然，正須所爲，以邦法從事耳。”憲誠懼，不敢貳，卒有功。李載義數破滄、鎮兵，皆刳剔以獻，處厚戒之，前後完活數百千人。大和二年，方奏事，暴疾，仆香

後來宫中發生緊急事變，文宗安撫内難，遲疑不決没有立即頒下詔書，韋處厚入朝，大聲倡議說：“《春秋》上講大義滅親，内部之惡必定記載，以明確逆順；名正言順討伐有罪，有什麽可避諱的呢？”皇上於是接受教導頒布諭旨。這天晚上，號令及其他禮儀規矩來不及責令有關部門起草，都出自韋處厚之手，没有一處違背規章制度。韋處厚晋升授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靈昌郡公。中書堂小吏湯鉥多次依仗權貴接受錢財賄賂，韋處厚笑着説：“這是半個滑渙。”將他逐出中書省，宰相府秩序井然。當初，貞元時宰相齊抗奏請罷免各州别駕以及將應當任别駕的人引進安排在朝官中。元和以後，兩河用兵，副將立功可以補任東宫王府官，朱紫官品混淆，官吏拜授没有法規。韋處厚便設置六雄、十望、十緊等州，都補爲别駕，從此等級清楚而有區别。皇帝雖然勉力於政務，但屢屢隨意改動，被空泛的談論所動摇。韋處厚曾經獨自對皇帝説：“陛下不認爲臣不賢，使臣待罪做宰相，凡所上奏許可的，陛下中途往往改變。如果是出自聖上之心，便是對臣不信任；如果是因爲空泛議論而改變，那麽臣憑什麽執掌政事？并且裴度是元勛舊德，輔佐過四朝君主，竇易直爲人敦厚忠實，曾服事先帝，陛下應當親重信任他們。臣是陛下親自提拔的，如今建議不被采納，應當先罷免臣。”當即就快步退下階陛叩頭，皇帝吃驚地説：“何至於這樣？卿的忠心盡力，朕自然知道的，怎能忽然辭職以加重我的不施恩德？”韋處厚快步退出，皇帝又召回問他想要説的話，他便回答：“接近君子，遠離小人，纔可以達到治理。”反復教誨數百句。又説：“裴度忠誠，可長期任用。”皇帝欣然接納他的建議。自此不再有肆意議論的人了。這時李同捷叛亂，下詔諸軍進兵討伐。魏博節帥史憲誠心中動摇不定，裴度對他不加懷疑。史憲誠派遣官吏到中書省報告事情，韋處厚召來對他説：“裴晋公以一家百口在天子面前擔保你任主帥，我却不是這樣，正想以

案前，帝命中人翼扶之，輿還第，一昔薨，年五十六，贈司空。

你的所作所爲，以國法論處罷了。"史憲誠害怕，不敢有二心，最終立下戰功。李載義多次打敗滄、鎮兩軍，都剖挖士卒内臟呈獻，韋處厚勸誡他，前後救活數百千人。大和二年，韋處厚正在奏事，突然得病，仆倒在香案前，皇帝命令兩名宦官扶起他，用車送回宅第，一夜之間去世，終年五十六歲，追贈司空。

處厚姿狀如甚懦者，居家亦循易，至廷争，嶷然不可回奪。剛于御史，百僚謁事，畏惕未嘗敢及以私。推擇官材，往往棄瑕録善，時亦譏其太廣。性嗜學，家書讎正至萬卷。爲拾遺時，撰《德宗實録》。後又與路隋共次《憲宗實録》，詔分日入直，創具凡例，未及成而終。本名淳，避憲宗諱，改今名。

韋處厚相貌就像很懦弱的人，在家也隨和平易，到朝廷争論時，嶷然不可改變。比御史還剛直，百官禀告事情，因敬畏而不曾有人敢提及私事。他推薦選擇官吏，往往揚長避短，當時人也譏刺他用人太濫。生性酷愛學習，家中藏書他校勘過的達到萬卷。任拾遺時，撰寫《德宗實録》。以後他又與路隋共同編撰《憲宗實録》，下詔分日輪流入朝撰寫，創立凡例，韋處厚没來得及完成就去世了。韋處厚本來名叫淳，避憲宗名諱，改爲今名。

路隋

路隋，字南式，其先出陽平。父泌，字安期，通《五經》，端亮寡言，以孝悌聞。建中末，爲長安尉。德宗出奉天，棄妻子奔行在，扈狩梁州，排亂軍以出，再中流矢，裂裳濡血。以策説渾瑊，召置幕府。東討李懷光，奏署副元帥判官。從瑊會盟平凉，爲虜所執，死焉。

路隋，字南式，他的祖先出自陽平。父親路泌，字安期，通曉《五經》，正直寡言，以孝順友愛聞名。建中末年，任長安尉。德宗到達奉天，他丢下妻子奔赴皇帝外出停駐的地方，隨從皇上到梁州，排除亂軍往出衝，兩次被流箭射中，裂開的衣裳沾滿鮮血。他用計策游説渾瑊，召他在幕府任職。東討李懷光，上奏任用爲副元帥判官。跟從渾瑊在平凉會盟，被番虜拘捕，死去。

時隋嬰孺，以恩授八品官。逮長，知父執虜中，日夜號泣，坐必西嚮，不食肉。母告以貌類泌者，終身不引鏡。貞元末，吐蕃請和，隋三上疏宜許，不報。舉明經，授潤州參軍事。李錡欲困辱之，使知市事，隋怡然坐肆，不爲屈。韋夏卿高其節，辟置東都幕府。元和中，吐蕃款塞，隋五上疏請修好，冀得泌還。詔可。遣祠部郎中徐復報聘，而泌以喪至，帝愍惻，贈絳州刺史，官爲治喪。服除，擢隋左補闕、史館修撰，以鯁亮稱。

當時路隋年幼，聖上恩賜授予八品官。等到他長大後，知道父親被拘押在番虜，日夜號哭，坐時必定面向西方，不吃肉。母親説他長得很像父親，他便終身不照鏡子。貞元末年，吐蕃請求和好，路隋三次上疏認爲應當允許，得不到答覆。路隋考中明經科，授任潤州參軍事。李錡想要困窘侮辱他，派他主管集市事務，路隋面色和悦地坐在集市中，不因此而屈服。韋夏卿欣賞他的氣節，徵召他到東都幕府任職。元和年間，吐蕃前來通好，路隋五次上疏請求修好，希望能够讓路泌返回。皇上下詔同意。派遣祠部郎中徐復回訪吐蕃，却帶回路泌的尸骨柩，皇上憐憫，追贈路泌爲絳州刺史，官府爲他辦理喪事。服喪期

滿，升任路隋左補闕、史館修撰，他以鯁直誠實見稱。

穆宗立，與韋處厚并擢侍講學士，再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每除制出，以金幣來謝者，隋却之曰："公事而當私貺邪？"進承旨學士，遷兵部侍郎。

穆宗即位，路隋與韋處厚都升任侍講學士，兩次升任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每當授任官職的詔書一發出，有拿着金幣來拜謝的人，路隋謝絶他們説："辦理公事能接受私人的贈送嗎?"路隋晋升承旨學士，遷任兵部侍郎。

文宗嗣位，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初，韓愈撰《順宗實録》，書禁中事爲切直，宦竪不喜，訾其非實，帝詔隋刊正。隋建言："衛尉卿周居巢、諫議大夫王彦威、給事中李固言、史官蘇景胤皆上言改修非是。夫史册者，褒勸所在，匹夫美惡尚不可誣，况人君乎？議者至引雋不疑、第五倫爲比，以蔽聰明。臣宗閔、臣僧孺謂史官李漢、蔣係皆愈之婿，不可參撰，俾臣得下筆。臣謂不然。且愈所書已非自出，元和以來，相循逮今。雖漢等以嫌，無害公誼。請條示甚謬誤者，付史官刊定。"有詔擿貞元、永貞間數事爲失實，餘不復改，漢等亦不罷。進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久之，辭疾，不聽，册拜太子太師。明年，李德裕貶袁州長史，不署奏，爲鄭注所忌，乃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鎮海節度使。道病卒，年六十，贈太保，謚曰貞。

文宗繼位，路隋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當初，韓愈撰寫《順宗實録》，寫宫中事情真實直率，宦官不喜歡，指責這些不屬實，皇帝下詔路隋刊正。路隋建議説："衛尉卿周居巢、諫議大夫王彦威、給事中李固言、史官蘇景胤都上奏説不宜修改。大凡史書，目的是爲了褒揚勸誡，匹夫的善惡尚且不可以虚假，何况君主呢？議論者甚至引用雋不疑、第五倫來比附，以蒙蔽聖上視聽。臣李宗閔、臣牛僧孺説史官李漢、蔣係都是韓愈的女婿，不可參預撰寫，使臣得以下筆。臣認爲不對。而且韓愈的書不全是他自己撰寫，元和以來，相互沿襲到今天。雖然李漢等有嫌忌，對於公理無害。請求分條列出大的謬誤，交付史官刊定。"下詔指出貞元、永貞年間失實的幾件事，其餘的不再修改，李漢等人也没有罷免。路隋晋升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過了一段時間，他因病請求辭去宰相，皇上不允許，册命授任太子太師。第二年，李德裕被貶爲袁州長史，路隋不簽署奏狀，受到鄭注的忌恨，於是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鎮海節度使。途中病逝，終年六十歲，追贈太保，謚號叫貞。

贊曰：綰以德服人，而人自化，可謂賢矣。其論議渾大，雖古王佐無以加。祐甫發正己隱情，渾策吐蕃必叛，伐謀知幾，君子哉！處厚事穆、敬、文三宗，主皆弗類，而一納以忠，寧不謂以堯事君者邪？隋輔政十年，歷牛、李、訓、注用事，無所迎將，善保位哉！

贊曰：楊綰以德服人，人們自然感化，可以説是賢明了。他的議論渾然博大，即使古代帝王的輔佐也無與倫比。崔祐甫揭發李正己的隱情，柳渾料定吐蕃必叛，破壞敵人計劃預知事情的未來，真是君子啊！韋處厚服事穆、敬、文三宗，君主各不相似，而他一一進獻忠誠，能不説他是把君王視作唐堯而服事的人嗎？路隋輔佐朝政十年，經歷牛僧孺、李宗閔、李訓、鄭注專權，他决不奉迎，很善於保持地位啊！

唐書卷一百四十三

列傳第六十八

高元李韋薛崔戴王徐郗辛列傳

高適

高適，字達夫，滄州渤海人。少落魄，不治生事。客梁、宋間，宋州刺史張九皋奇之，舉有道科中第，調封丘尉，不得志，去。客河西，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表爲左驍衛兵曹參軍，掌書記。

高適，字達夫，滄州渤海人。年輕時窮困失意，不經營産業。客游在梁、宋之間，宋州刺史張九皋認爲他很奇特，舉試有道科考中，調任封丘尉，不得志，離去。客游河西，河西節度使哥舒翰上表推薦他爲左驍衛兵曹參軍，掌書記。

禄山亂，召翰討賊，即拜適左拾遺，轉監察御史，佐翰守潼關。翰敗，帝問群臣策安出，適請竭禁藏募死士抗賊，未爲晚，不省。天子西幸，適走間道及帝於河池，因言："翰忠義有素，而病奪其明，乃至荒踣。監軍諸將不恤軍務，以倡優蒲簺相娱樂，渾、隴武士飯糲米日不厭，而責死戰，其敗固宜。又魯炅、何履光、趙國珍屯南陽，而一二中人監軍更用事，是能取勝哉？臣數爲楊國忠言之，不肯聽。故陛下有今日行，未足深耻。"帝頷之。

安禄山叛亂，召哥舒翰討伐叛賊，即時授任高適爲左拾遺，轉任監察御史，輔佐哥舒翰防守潼關。哥舒翰失敗，皇帝詢問群臣有什麽計策，高適請求竭盡宫禁的儲藏招募敢死之士抵抗賊兵，還爲時不晚，不被采納。天子西行，高適抄小道趕到河池拜見皇帝，便説："哥舒翰素爲忠義之人，而疾病奪去他的明智，以致失敗。監軍諸將不憂慮軍務，以倡優蒲戲相互娱樂，渾、隴武士天天吃粗米還不够，却責求他們死戰，失敗本是情理中的事情。另外魯炅、何履光、趙國珍駐守南陽，而一兩個監軍使相繼專權，這能取勝嗎？臣多次給楊國忠談論此事，他不肯聽。因此陛下有今天的出行，不足深以爲耻。"皇帝點頭同意。

俄遷侍御史，擢諫議大夫，負氣敢言，權近側目。帝以諸王分鎮，適盛言不可，俄而永王叛。肅宗雅聞之，召與計事，因判言王且敗，不足憂。帝奇之，除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詔與江東韋陟、淮西來瑱率師會安陸，方濟師而王敗。李

不久高適升任侍御史，升任諫議大夫，依仗意氣敢於講話，權貴近臣側目而視。皇帝派諸王分地鎮守，高適極言不可，不久永王叛亂。肅宗早就知道他，召來與他謀劃政事，他便斷言永王將失敗，不足憂慮。皇帝認爲他不同尋常，授任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下詔與江東韋陟、淮西來瑱率領軍隊在安陸會師，軍隊正

輔國惡其才，數短毁之，下除太子少詹事。

未幾蜀亂，出爲蜀、彭二州刺史。始，上皇東還，分劍南爲兩節度，百姓弊于調度，而西山三城列戍。適上疏曰："劍南雖名東西川，其實一道。自邛關、黎、雅以抵南蠻，由茂而西，經羌中、平戎等城，界吐蕃。瀕邊諸城，皆仰給劍南。異時以全蜀之饒，而山南佐之，猶不能舉，今裂梓、遂等八州專爲一節度，歲月之計，西川不得參也。嘉陵比困夷獠，日雖小定，而痍痏未平，耕紡亡業，衣食貿易皆資成都，是不可得役亦明矣。可税賦者，獨成都、彭、蜀、漢四州而已，以四州耗殘當十州之役，其弊可見。而言利者，枘鑿萬端，窮朝抵夕，千案百牘，皆取之民，官吏懼譴，責及鄰保，威以罰抶，而逋逃益滋。又關中比饑，士人流入蜀者道路相係，地入有訖，而科斂無涯，爲蜀計者，不亦難哉！又平戎以西數城，皆窮山之顛，蹊隧險絶，運糧束馬之路，坐甲無人之鄉。爲戎狄言，不足利戎狄；爲國家言，不足廣土宇。奈何以彈丸地而困全蜀太平之人哉？若謂已戍之城不可廢，已屯之兵不可收，願罷東川，以一劍南并力從事。不爾，非陛下洗蕩關東清逆亂之急也。蜀人又擾，則貽朝廷憂。"帝不納。

梓屯將段子璋反，適從崔光遠討斬之。而光遠兵不戢，遂大略，天子怒，罷光遠，以適代爲西川節度使。廣德元年，吐蕃取隴右，適率兵出南鄙，欲牽制其力，既無功，遂亡松、維二州及雲山城。召還，爲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封渤海縣侯。永泰元年卒，贈禮部尚書，謚曰忠。

當渡江而永王失敗了。李輔國憎恨他有才能，多次詆毁他，降任太子少詹事。

不久蜀發生叛亂，高適出任蜀、彭二州刺史。開始，太上皇向東返回，分劍南爲兩節度，百姓疲困於徵調役使，而西山三城要設置戍守。高適上疏説："劍南雖名爲東西川，其實爲一道。自邛關、黎、雅抵達南蠻，由茂州往西，經羌中、平戎等城，毗連吐蕃。臨邊各城，都依靠劍南供給。過去以全蜀的富饒，而且有山南的輔助，還不能滿足，如今分割梓、遂等八州專設一節度，從短期考慮，西川不可能參預。嘉陵連年被夷獠困擾，近日雖然漸漸平定，而瘡傷没有平復，耕種紡織無業，衣食貿易都依靠成都，很明顯是不可能役使了。可以收繳賦税的，惟獨成都、彭、蜀、漢四州而已，使損耗殘破的四個州承擔十州的徭役，其中的弊害顯而易見。而談論財利的人，牽强萬般，窮究朝夕，下達文書千百，都是向百姓索取，官吏害怕被謫降，要求於鄰居互保，以懲罰威逼，而逃亡的人更多。另外關中連年饑荒，士人流入蜀地的路上不斷。土地的收成有限，而攤派租税無邊，爲蜀謀劃的人，不也很難呀！另外平戎以西數城，都在窮山之上，山道險絶，在艱險的道路運輸糧餉，在無人的村鄉披甲待敵。就戎狄而言，不足以有利戎狄；就國家而言，不足以擴充疆土。爲何因爲彈丸之地而困擾全蜀人的太平呢？如果説已經戍衛的城池不可廢棄，已經駐守的士兵不可退回，希望罷停東川，以一劍南并力從事。不這樣，不是陛下蕩滌關東掃清逆亂的急務啊。蜀人再次困擾，便會留給朝廷憂患。"皇帝不采納。

梓州屯將段子璋反叛，高適隨從崔光遠討伐斬殺了他。而崔光遠的軍紀不嚴，隨之又大肆搶掠，天子憤怒，罷免了崔光遠，使高適代任西川節度使。廣德元年，吐蕃攻取隴右，高適率兵出南城，想要牽制吐蕃的兵力，没有取得成功，便丢失了松、維二州以及雲山城。召高適回朝，任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封渤海縣侯。永泰元年高適去世，追贈禮部尚書，謚號叫忠。

適尚節義，語王霸衮衮不厭。遭時多難，以功名自許，而言浮其術，不爲搢紳所推。然政寬簡，所莅，人便之。年五十始爲詩，即工，以氣質自高。每一篇已，好事者輒傳布。其詒書賀蘭進明，使救梁、宋以親諸軍；與許叔冀書，令釋憾；未度淮，移檄將校，絶永王，俾各自白，君子以爲義而知變。

高適崇尚節義，談論起君王霸業滔滔不絶。遭遇時局多難，以建功立業自我標榜，而他的言談超過他的實際能力，不爲士大夫所推重。然而爲政寬簡，他所任職的地方，人們感到便利。高適五十歲開始作詩，便很擅長，以氣質自我清高。每一篇詩完成，喜好詩歌的人便傳布開來。他寫信給賀蘭進明，讓他援救梁、宋以親近諸軍，寫給許叔冀的信，使他化解怨恨。未渡淮河時，他先發送檄文給將校，斷絶永王的助手，使得他們能各自表白，君子認爲他有義節而懂得權宜。

元結

元結，後魏常山王遵十五代孫。曾祖仁基，字惟固，從太宗征遼東，以功賜宜君田二十頃，遼口并馬牝牡各五十，拜寧塞令，襲常山公。祖亨，字利貞，美姿儀。嘗曰："我承王公餘烈，鷹犬聲樂是習，吾當以儒學易之。"霍王元軌聞其名，辟參軍事。父延祖，三歲而孤，仁基敕其母曰："此兒且祀我。"因名而字之。逮長，不仕，年過四十，親婭强勸之，再調舂陵丞，輒棄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適飢飽，不宜復有所須。"每灌畦掇薪，以爲"有生之役，過此吾不思也"。安禄山反，召結戒曰："而曹逢世多故，不得自安山林，勉樹名節，無近羞辱"云。卒年七十六，門人私謚曰太先生。

元結，是後魏常山王元遵的十五代孫。曾祖元仁基，字惟固，跟從太宗征伐遼東，因功賜給宜君田地二十頃，遼東人口及雌雄馬匹各五十，授任寧塞令，襲封常山公。祖父元亨，字利貞，儀表身姿俊美，他曾説："我繼承王公遺留的功業，鷹犬聲樂都通曉，我應當以儒學改换它。"霍王李元軌聽説他的名聲，徵召爲參軍事。父親元延祖，三歲喪父，元仁基對元延祖的母親説："這孩子將祭祀我。"便給他取了名和字。等元延祖長大成人後，不做官，年齡過了四十，親屬勉力勸説他，兩次調任舂陵丞，便棄官離去，説："人生穿衣吃飯，滿足飢飽即可，不應再有所需求。"他經常澆田拾柴，認爲"有生的勞作，除過這些我都不想"。安禄山反叛，他召來元結告誡説："你們遭遇時局多變，不可自我安適山林，勉力建樹名節，但也不要爲利求取羞辱"等等。終年七十六歲，門人私自上謚號叫太先生。

結少不羈，十七乃折節向學，事元德秀。天寶十二載舉進士，禮部侍郎陽浚見其文，曰："一第慁子耳，有司得子是賴！"果擢上第。復舉制科。會天下亂，沈浮人間。國子司業蘇源明見肅宗，問天下士，薦結可用。時史思明攻河陽，帝將幸河東，召結詣京師，問所欲言，結自以始見軒陛，拘忌諱，恐言不悉情，乃上

元結年輕時放任不受約束，十七歲纔立志求學，侍奉元德秀。天寶十二載考中進士科，禮部侍郎陽浚見到他的文章，説："姑且打擾您應試一次科舉，有關部門將以得到您爲滿足！"元結果然選拔爲上等。又考中制科。正值天下大亂，沉浮人間。國子司業蘇源明朝見肅宗，肅宗詢問天下賢士，蘇源明推薦元結可以任用。當時史思明圍攻河陽，皇帝將要去河東，召元結到京城，問他想要提什麼建議，元結第一次見皇帝，心裏

《時議》三篇。其一曰：

議者問："往年逆賊，東窮海，南淮、漢，西抵函、秦，北徹幽都，醜徒狼扈在四方者幾百萬，當時之禍可謂劇，而人心危矣。天子獨以匹馬至靈武，合弱旅，鋤强寇，師及渭西，曾不逾時，摧鋭攘凶，復兩京，收河南州縣，何其易邪？乃今河北奸逆不盡，山林江湖亡命尚多，盗賊數犯州縣，百姓轉徙，踵係不絶，將士臨敵而奔，賢人君子遁逃不出。陛下往在靈武、鳳翔，無今日勝兵而能殺敵，無今日檢禁而無亡命，無今日威令而盗賊不作，無今日財用而百姓不流，無今日爵賞而士不散，無今日朝廷而賢者思仕，何哉？將天子能以危爲安，而忍以未安忘危邪？"對曰："此非難言之。前日天子恨愧陵廟爲羯逆傷污，憤悵上皇南幸巴、蜀，隱悼宗戚見誅，側身勤勞，不憚親撫士卒，與人權位，信而不疑，渴聞忠直，過弗諱改。此以弱制强，以危取安之繇也。今天子重城深宫，燕和而居；凝冕大昕，纓佩而朝；太官具味，視時而獻；太常備樂，和聲以薦；國機軍務，參籌乃敢進；百姓疾苦，時有不聞；厩芻良馬、宫籍美女、輿服禮物、休符瑞諜，日月充備；朝廷歌頌盛德大業，聽而不厭；四方貢賦，争上尤異；諧臣顐官，怡愉天顔；文武大臣至於庶官，皆權賞逾望。此所以不能以强制弱，以未安忘危。若陛下視今日之安，能如靈武時，何寇盗强弱可言

十分拘束忌諱，惟恐自己不能盡情表達清楚，便呈上《時議》三篇。第一篇説：

議論者問："往年逆賊，東邊到海，南達淮、漢，西抵函、秦，北至幽都，惡徒散亂在四方的有幾百萬，當時的禍患可以説是很嚴重，而且人心憂懼。天子單身匹馬到達靈武，聚合弱兵，誅殺强寇，軍隊到達渭西，不曾延誤時間，摧毁惡徒鋭氣剪除凶黨，收復兩京，收回河南州縣，這是多麽不容易啊。如今河北奸逆没有除盡，山林江湖亡命之徒還有許多，盗賊多次侵犯州縣，百姓輾轉遷徙，接連不斷，將士臨陣逃脱，賢人臣子躲藏不出。陛下以往在靈武、鳳翔，没有今天的强兵而能殺敵，没有今天的約束限制而没有逃亡的人，没有今天的威嚴法令而盗賊不敢作亂，没有今天的資財費用而百姓不流亡，没有今天的官爵賞賜而士兵不離散，没有今天的朝廷而賢者思念做官，爲什麽呢？是天子能以危爲安，而容忍以不安忘記危難嗎？"回答説："這是不難説明的。前日天子愧恨陵廟被羯逆傷殘玷污，悲憤惋惜上皇南抵巴、蜀，深深悼念宗戚被殺，告誡自己謹慎勤勞，不怕麻煩親自安撫士卒，授予人們權位，信任不疑，渴望聽到忠直的言論，不忌諱過錯加以改正。這就是以弱制强，以危取安的緣由啊。如今天子重城深宫，安和而居；黎明戴上冠冕，繫好帽纓朝會；太官備食，根據時令進獻；太常備樂，調和聲律奉上；軍國機務，參議籌劃之後纔敢禀告；百姓疾苦，經常不能上奏告知；厩草良馬、宫籍美女、輿服禮物、美符瑞諜，每日每月充實齊備；朝廷歌頌盛德大業，百聽不厭；四方貢賦，争獻奇珍異寶；俳優戲官，能使帝王容顔喜悦，文武大臣以致百官，都過分企望權位賞賜，這就是不能以强制弱，以不安而忘危難的原因。如果陛下看待今日的平安，能如靈武時期，還有什麽寇盗强弱可説呢！"

哉！”

其二曰：

議者曰：“吾聞士人共自謀：‘昔我奉天子拒凶逆，勝則家國兩全，不勝則兩亡，故生死决于戰，是非極於諫。今吾名位重，財貨足，爵賞厚，勤勞已極，外無仇讎害我，内無窮賤迫我，何苦當鋒刃以近死，忤人主以近禍乎？’又聞曰：‘吾州里有病父老母、孤兄寡婦，皆力役乞丐，凍餒不足，况於死者，人誰哀之？’又聞曰：‘天下殘破，蒼生危窘，受賦與役者，皆寡弱貧獨，流亡死徙，悲憂道路，蓋亦極矣。天下安，我等豈無畎畝自處？若不安，我不復以忠義仁信方直死矣！’人且如此，奈何？”對曰：“國家非欲其然，蓋失於太明太信耳。夫太明則見其内情，將藏内情則罔惑生下。能令必信，信可必矣，而太信之中，至奸尤惡之。如此遂使朝廷亡公直，天下失忠信，蒼生益冤結。將欲治之，能無端由？吾等議於野，又何所及？”

其三曰：

議者曰：“陛下思安蒼生，滅奸逆，圖太平，勞心悉精，於今四年，説者異之，何哉？”對曰：“如天子所思，説者所異，非不知之。凡有詔令丁寧，事皆不行，空言一再，頗類諧戲。今有仁恤之令，憂勤之誥，人皆族立黨語，指而議之。天子不知其然，以爲言雖不行，猶足以勸。彼沮勸，在乎明審均當而必行也。天子能行已言之令，必將來之法，雜徭弊制，拘忌煩令，一

第二篇説：

議論者説：“我聽到士人一同自我謀劃説：‘昔日我侍奉天子抗拒凶逆，能够勝利就使得家國兩全，不能勝利就會使家國兩亡，因此生死取决於戰鬥，是非關鍵在於規勸。如今我們名位重，財貨足，爵賞厚，極爲勤勞，外無仇讎加害於我，内無窮賤逼迫於我，何苦要抵擋鋒刃去接近死，違背君主去接近禍呢？’又聽説：‘我州裏有病父老母、孤兄寡婦，都是勞役乞丐，受凍挨餓而不富足，何况死者，又有誰哀憐他們？’又聽説：‘天下殘破，百姓危困，承擔賦税及勞役者，都寡弱貧獨，流亡遷徙，道路悲憂，已經到了極點。天下安定，我等豈能没有田地居室？如果不安定，我不再因爲忠義仁信正直而死了！’人人都如此，該怎麽辦呢？”回答説：“國家并不想要這樣，大概是失於太明太信罷了。大凡太明則會顯現内情，將要隱藏内情則會生出虚僞和困惑。能够令必信，必然就會達到信了，而過分信任之中，過分奸滑尤其憎恨。這樣便使朝廷没有公直，天下失去忠信，百姓更加冤屈。想要治理它，能没有理由嗎？我們在朝外議論，又能起到什麽作用呢？”

第三篇説：

議論者説：“陛下想要安定百姓，剪滅奸逆，圖謀太平，勞心盡情，至今已有四年，説者意見不同，爲什麽呢？”回答説：“比如天子所想要做的，説者提出異議，并不是他們不知道天子的意圖。凡有詔令叮囑，事情都得不到執行，一再説空話，很像兒戲。如今有仁恤的詔令，憂勞的誥命，人們都聚族而立結夥談説，指點議論。天子不知其中的原因，以爲命令雖然不能推行，還足以勸誡。大凡勸阻，在於明審得當而必須推行。天子能推行已發出的命令，堅定將來的法規，雜徭弊制，拘忌煩令，一律免除，

切蠲蕩，任天下賢士，屏斥小人，然後推仁信威令，謹行不惑。此帝王常道，何爲不及?”

任用天下賢士，屏斥小人，然後推行仁信威令，謹慎推行而不迷亂。這是帝王的常道，怎麼能達不到呢?”

帝悦曰:“卿能破朕憂。”擢右金吾兵曹參軍，攝監察御史，爲山南西道節度參謀。募義士於唐、鄧、汝、蔡，降劇賊五千，瘞戰死露胔於泌南，名曰哀丘。

皇帝高興地説:“你能解除朕的憂慮。”提拔元結爲右金吾兵曹參軍，代理監察御史，任山南西道節度參謀。他在唐、鄧、汝、蔡招募義士，降服强賊五千，在泌南埋葬暴露腐骨的戰死者，起名叫哀丘。

史思明亂，帝將親征，結建言:“賊鋭不可與争，宜折以謀。”帝善之，因命發宛、葉軍挫賊南鋒，結屯泌陽守險，全十五城。以討賊功遷監察御史裏行。荆南節度使吕諲請益兵拒賊，帝進結水部員外郎，佐諲府。又參山南東道來瑱府，時有父母隨子在軍者，結説瑱曰:“孝而仁者，可與言忠;信而勇者，可以全義。渠有責其忠信義勇而不勸之孝慈邪?將士父母，宜給以衣食，則義有所存矣。”瑱納之。瑱誅，結攝領府事。會代宗立，固辭，丐侍親歸樊上。授著作郎。益著書，作《自釋》，曰:

史思明叛亂，皇帝將親自征伐，元結建議説:“賊軍氣鋭不可與他們硬争，應當用謀略制服。”皇帝以爲很對，便命令調發宛、葉軍打擊賊軍南面前鋒，元結駐扎泌陽防守險要，保全十五座城池。元結因討賊立功升任監察御史裏行。荆南節度使吕諲請求增加兵力抵抗叛賊，皇帝晋升元結爲水部員外郎，輔佐吕諲幕府。又參謀山南東道來瑱幕府，當時有父母跟隨兒子在軍營的，元結勸來瑱説:“孝順而且仁慈的人，可以和他談論忠;誠信而且勇敢的人，可以保全節義。哪有責求他們要忠信義勇却不勸勉他們要孝順仁慈呢?將士的父母，應當供給他們衣食，那麽義就存在了!”來瑱采納了他的意見。以後來瑱被處死，元結代領府事。適逢代宗即位，元結堅決辭讓，乞求回樊上服事親人。授任著作郎。他更多地著書立説，作《自釋》説:

河南，元氏望也。結，元子名也。次山，結字也。世業載國史，世系在家諜。少居商餘山，著《元子》十篇，故以元子爲稱。天下兵興，逃亂入猗玗洞，始稱猗玗子。後家瀼濱，乃自稱浪士。及有官，人以爲浪者亦漫爲官乎，呼爲漫郎。既客樊上，漫遂顯。樊左右皆漁者，少長相戲，更曰聱叟。彼誚以聱者，爲其不相從聽，不相鉤加，帶笭箵而盡船，獨聱齖而揮車。酒徒得此，又曰:“公之漫其猶聱乎?公守著作，不帶笭箵乎?又漫浪於人間，得非聱齖乎?公漫久

河南，是元氏的望族。結，是元子的名，次山，是元結的字。世代功業記載在國史上，世系記在家譜中。我年輕時居住商餘山，著有《元子》十篇，因此以元子爲稱呼。天下戰争興起，我逃亂進入猗玗洞，從此稱猗玗子，後來家住瀼溪之濱，便自稱浪士。到有了官職，人們認爲浪蕩者也能不受約束而做官嗎，叫我爲漫郎。客居樊上以後，不受約束於是更加明顯。樊的左右都是漁家，老幼相互戲謔，便改稱聱叟，他們用聱字加以責備，是因爲我不相聽從，不相改變，在船上放滿裝魚的竹籠，獨自抵觸而揮車。酒徒得此，又説:“公的不受約束就像聱嗎?公掌管著作，不帶魚簍嗎?又放浪於人間，能不是抵觸嗎?公不受約束的時間久

矣，可以漫爲叟。”於戲！吾不從聽於時俗，不鈎加於當世，誰是聱者，吾欲從之！彼聱叟不慚帶乎笭箵，吾又安能薄乎著作？彼聱叟不羞聱齖於鄉里，吾又安能慚漫浪於人間？取而醉人議，當以漫叟爲稱。直荒浪其情性，誕漫其所爲，使人知無所存有，無所將待。乃爲語曰：“能帶笭箵，全獨而保生；能學聱齖，保宗而全家。聱也如此，漫乎非邪！”

了，可以漫而爲叟。”嗚呼！我不順從於時俗，不改變於當世，誰是聱者，我要跟從他！那聱叟不慚愧帶着漁簍，我又怎能停止著作呢？那聱叟不以抵觸於鄉里爲羞耻，我又怎能慚愧放浪於人間？取用醉人的議論，應當以漫叟爲稱呼。僅僅放浪我的情性，放縱我的所爲，使人知道無所存在，無所等待。便因此而説：“能帶漁簍，保全獨自生命；能學抵觸，保全宗族家庭。聱者如此，放縱不對嗎！”

久之，拜道州刺史。初，西原蠻掠居人數萬去，遺户裁四千，諸使調發符牒二百函，結以人困甚，不忍加賦，即上言：“臣州爲賊焚破，糧儲、屋宅、男女、牛馬幾盡。今百姓十不一在，耄孺騷離，未有所安。嶺南諸州，寇盗不盡，得守捉候望四十餘屯，一有不靖，湖南且亂。請免百姓所負租税及租庸使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帝許之。明年，租庸使索上供十萬緡，結又奏：“歲正租庸外，所率宜以時增減。”詔可。結爲民營舍給田，免徭役，流亡歸者萬餘。進授容管經略使，身諭蠻豪，綏定八州。會母喪，人皆詣節度府請留，加左金吾衛將軍。民樂其教，至立石頌德。罷還京師，卒，年五十，贈禮部侍郎。

很久，授任元結爲道州刺史。當初，西原蠻人搶掠數萬居民離去，遺留下來的户數纔有四千，諸使調發符牒二百函，元結因百姓很貧困，不忍心增加賦税，便上奏説：“臣所在的州被蠻賊焚燒破壞，糧倉、屋宅、人口、牛馬幾乎全都没有了，如今在這裏的百姓還不到原先的十分之一，老幼騷亂離散，没有安定的地方。嶺南各州，寇盗没有除盡，設置守捉、候望四十餘所，一旦有不安定的因素，湖南將發生變亂。請求免去百姓所負擔的租税及租庸使和市雜物十三萬緡。”皇帝允許了。第二年，租庸使索要上供十萬緡，元結又上奏：“每年正式租庸以外，有所聚斂應因時而增減。”皇帝下詔同意。元結爲百姓建造房屋供給田地，免除徭役，流亡他鄉而返回的達一萬多人。進任他爲容管經略使，元結親自勸諭蠻人首領，安定八州。正逢母親去世，人們都來到節度使府請求留任他，加授左金吾衛將軍。百姓樂於接受他的教化，以至立碑頌德。元結罷官回到京城，去世，終年五十歲，追贈禮部侍郎。

李承

李承，趙州高邑人。幼孤，其兄曄養之。既長，以悌聞。擢明經，遷累大理評事，爲河南采訪使判官。尹子奇陷汴州，拘承送洛陽，覘得賊謀，皆密啓諸朝。兩京平，例貶臨川尉。不三月，除德清令。尋擢監察御

李承，趙州高邑人。幼年喪父，他的兄長李曄撫養他。李承長大成人後，以友愛聞名。考中明經科，幾次升任做到大理評事，爲河南采訪使判官。尹子奇攻陷汴州，拘捕李承送到洛陽，他窺探得知賊軍的陰謀，都秘密寫下來送到朝廷。兩京平定，按常例貶李承爲臨川尉，不到三

史，累遷吏部郎中，淮南西道黜陟使。奏置常豐堰於楚州，以禦海潮，溉屯田堉鹵，收常十倍它歲。德宗將討梁崇義，李希烈揣知之，乃表崇義過惡，請先誅討，帝悦，數對左右稱其忠。會承使回，言希烈能立功，然恐後不可制，帝初謂不然，及崇義平，希烈果叛，始思其言，擢拜河中尹、晉絳觀察使。

個月，又授任他爲德清令。不久升任監察御史，幾次升任吏部郎中，淮南西道黜陟使。他奏請在楚州建築常豐堰，用來防禦海潮，灌溉貧瘠鹽碱屯田，收成是往年的十倍。德宗準備討伐梁崇義，李希烈揣測得知這一意圖，於是上表奏説梁崇義的過失罪惡，請求率先討伐，皇帝很高興，多次對左右的人稱贊李希烈忠誠。恰巧李承出使回來，説李希烈能够成功，但恐怕以後不好控制，皇帝最初説不會這樣，平定梁崇義以後，李希烈果然叛亂，皇帝這纔想起李承説的話，升任他爲河中尹、晉絳觀察使。

承廉正有雅望，以才顯於時。未幾，改山南東道節度使。時希烈猶據襄州，帝慮不受命，欲以禁兵衛送承，承辭，請以單騎入。既至，希烈舍承外館，迫脅日萬端，承晏然誓以死守。希烈不能屈，遂大掠去，襄、漢蕩然。承輯綏撫安之，居一年，闔境完復。初，希烈雖去，留部校守覘，往來踵舍，承因得使所厚臧叔雅結希烈腹心周曾、王玢、姚憺。及曾等謀殺希烈，承首謀也。密詔褒美。尋檢校工部尚書、湖南觀察使。建中四年卒，年六十二，贈吏部尚書。

李承清廉正直有聲望，因爲有才能在當時很著名。不久，改任山南東道節度使。當時李希烈還占據襄州，皇帝擔憂李希烈不聽從朝命，打算派禁兵護送李承，李承辭謝，願意單人騎馬前去。到了襄州，李希烈讓李承住在外館，每天萬般脅迫，李承非常鎮定誓死守節，李希烈不能使他屈服，便大肆掠奪而去，襄、漢地區蕩然無存。李承聚集安撫百姓，任職一年，全境得到恢復。當初，李希烈雖然離去，留下部將守衛，往來不斷，李承便指使自己所重用的臧叔雅交結李希烈的心腹周曾、王玢、姚憺。等到周曾等謀殺李希烈時，李承是首謀。皇帝秘密下詔褒獎贊揚他。不久李承任檢校工部尚書、湖南觀察使。建中四年去世，終年六十二歲，追贈吏部尚書。

韋倫

韋倫，系本京兆。父光乘，在開元、天寶間爲朔方節度使。

韋倫，世系本屬京兆。父親韋光乘，在開元、天寶間任朔方節度使。

倫以蔭調藍田尉，幹力勤濟，楊國忠署爲鑄錢内作使判官。國忠多發州縣齊人令鼓鑄，督非所習，雖棰扶苟嚴，愈無功。倫請準直募匠，代無聊之人，繇是役用減，鼓鑄多矣。玄宗晚節盛營宫室，吏介以爲欺，倫閲實工員，省費倍。

韋倫因爲門蔭的庇護調任藍田尉，他勤勉强幹，楊國忠徵他爲鑄錢内作使判官，楊國忠徵發許多州縣平民讓他們鑄錢，役使的不是精通鑄錢的熟練工匠，雖然棰打催促苛刻嚴格，却愈加没有功效。韋倫請求依照合適的價錢招募工匠，替代没有技術的人，由此役使的工匠減少了，鑄的錢却增多了。玄宗晚年大建宫室，官吏從中欺詐謀利，韋倫核實工員，減省了一倍的費用。

從帝入蜀，以監察御史爲劍南節度行軍司馬、置頓判官。時中人衛卒多侵暴，尤難治，倫以清儉自將，西

韋倫跟從皇帝入蜀，以監察御史爲劍南節度行軍司馬、置頓判官。當時宦官禁軍大肆侵奪，尤其難以治理，韋倫以清廉節儉自我約束，西蜀

人賴濟。中官疾之，以讒貶衡州司户參軍。度支使第五琦薦倫才，擢商州刺史、荆襄道租庸使。襄州裨將康楚元亂，自稱東楚義王，刺史王政棄城遁。賊南襲江陵，絶漢、沔餉道。倫調兵屯鄧州，厚撫降賊。寇益怠，乃擊禽楚元以獻，收租庸二百萬緡。召爲衛尉卿，俄兼寧、隴二州刺史。

百姓依賴他緩解困苦。宦官忌恨他，他因遭受讒言被貶爲衡州司户參軍。度支使第五琦推薦韋倫有才能，提拔他爲商州刺史、荆襄道租庸使。襄州副將康楚元叛亂，自稱東楚義王，刺史王政棄城逃跑。叛賊南面襲擊江陵，斷絶漢、沔運糧道路。韋倫調兵駐守鄧州，寬厚安撫降賊。寇賊更加懈怠，韋倫便攻擊擒捉康楚元獻到京城，收租庸二百萬緡。召入任衛尉卿，不久兼寧、隴二州刺史。

乾元中，襄州亂，詔倫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而李輔國方恣横，倫不肯謁，憾之，中罷爲秦州刺史。吐蕃、党項歲入邊，倫兵寡，數格虜，敗，貶巴州長史，徙務川尉。代宗立，連拜忠、台、饒三州刺史。宦者吕太一反嶺南，詔拜倫韶州刺史、韶連郴都團練使。爲太一反間，貶信州司馬，斥棄十年，客豫章。

乾元年間，襄州叛亂，下詔韋倫任山南東道節度使，而李輔國正專權，韋倫不肯謁見，李輔國怨恨他，從禁中傳令罷免韋倫爲秦州刺史。吐蕃、党項每年入侵邊境，韋倫的兵力少，多次抵抗戎虜，失敗，貶爲巴州長史，升任務川尉。代宗即位，接連授任韋倫爲忠、台、饒三州刺史。宦官吕太一在嶺南反叛，皇帝下詔授任韋倫韶州刺史、韶連郴都團練使。韋倫被吕太一用反間計誣陷，貶爲信州司馬，貶逐十年，客居在豫章。

德宗嗣位，選使絶域者，擢倫太常少卿，充和吐蕃使。倫至，諭天子威德，贊普順悦，乃入獻。還，進太常卿，兼御史大夫。再使，如旨。倫處朝，數論政得失，宰相盧杞惡之，改太子少保。從狩奉天。及杞敗，關播罷爲刑部尚書，倫在朝堂流涕曰："宰相無狀，使天下至此，不失爲尚書，後何勸?"聞者憚其公。帝後欲復用杞爲刺史，倫苦諫，言懇至到，帝納之。進太子少師、郢國公，致仕。

德宗繼位，挑選出使邊遠地方的人，升任韋倫爲太常少卿，充任和吐蕃使。韋倫到達吐蕃，宣諭天子威德，贊普順服喜悦，便入獻貢物。韋倫出使返回晋升太常卿，兼御史大夫。再次出使，符合旨意。韋倫身處朝廷，多次論述政令得失，宰相盧杞憎惡他，改任他爲太子少保。跟從皇帝到達奉天。盧杞失敗以後，關播罷相任刑部尚書，韋倫在朝堂流着淚説："宰相没有德行，使得天下到了這種地步，却仍然任用他爲尚書，以後還怎樣勸善?"聽到的人都爲他的公正感到敬畏。皇帝後來想再任用盧杞爲刺史，韋倫苦苦勸諫，言辭極爲懇切周到，皇帝接納了。韋倫晋升太子少師、郢國公，退休。

時李楚琳以僕射兼衛尉卿，李忠誠以尚書兼少府監，倫言："楚琳逆節，忠誠戎醜，不當寵以官。"又請爲義倉，以捍無年；擇賢者，任帝左右。謂吐蕃豺虎野心，不可事信約，宜謹備邊。帝善其言，厚禮之。居家以孝慈稱。卒，年八十三，贈揚州都

當時李楚琳以僕射兼衛尉卿，李忠誠以尚書兼少府監，韋倫説："李楚琳叛逆失節，李忠誠是戎人小醜，不應當寵信任用官職。"又奏請建立義倉，用來防備荒年；選擇賢人，任用在皇帝左右。他認爲吐蕃有豺虎野心，不可與他們建立信約，應當謹慎防禦邊境。皇帝認爲他説得很好，對他以厚禮相待。韋倫在家以孝順慈愛著

督，謚曰肅。

薛珏　薛存慶

薛珏，字温如，河中寶鼎人。以蔭爲懿德太子廟令，累遷乾陵臺令。歲中以清白聞，課第一，改昭應令，人請立石紀德，珏固讓。遷楚州刺史。初，州有營田，宰相遥領使，而刺史得專達，俸及它給百餘萬，田官數百，歲以優得遷，别户三千，備刺史厮役。珏至，悉條去之，租入贏異時。觀察使惡其潔，誣以罪，左授峽州刺史。建中初，德宗命使者分諸道察官吏升黜焉，而李承狀珏之簡，趙贊言其廉，盧翰稱其肅，書參聞，於是拜中散大夫，賜金紫。劉玄佐表兼汴宋行軍司馬。李希烈棄汴州走，即拜珏刺史，遷河南尹。入爲司農卿。是時，詔舉堪刺史、縣令者且百人，延問人間疾苦、吏得失，取尤通達者什二，宰相欲校以文詞，珏曰：“求良吏不可責文學，宜以上愛人之本爲心也。”宰相多其計，所用皆稱職。

爲京兆尹，司農供三宫畜茹三十車，不足，請市京兆。是時，韋彤爲萬年令，珏使彤禁鬻賣，民苦之。德宗怒，奪珏、彤俸。帝疑下情不達，因詔延英坐日許百司長官二員言闕失，謂之巡對。珏剛嚴，曉法治，勤身以勸下，然苛察，無經術大體。坐善竇參，改太子賓客，出爲嶺南觀察使。卒，年七十四，贈工部尚書。

子存慶，字嗣德，貌偉岸。及進士第，歷御史、尚書郎。五遷給事中，與韋弘景封駁詔書，時稱其直。劉總以幽州歸，穆宗謂宰相曰：“必

稱。去世，終年八十三歲，追贈揚州都督，謚號叫肅。

薛珏，字温如，河中寶鼎人。因爲門蔭的庇護任懿德太子廟令，幾次升任乾陵臺令。年中以清廉聞名，考核第一，改任昭應令，人們請求樹立碑石紀録功德，薛珏堅決辭讓。升任楚州刺史。當初，州境内有營田，宰相遥領營田使，而刺史可以不經禀報自行上達，有俸錢以及其他供給一百餘萬，田官數百員，每年因考核優等得以遷升，另有三千户，充當刺史厮役。薛珏到任後，都分條列舉除去，租税收入超過了以往。觀察使憎恨他廉潔，捏造罪名，貶授他爲峽州刺史。建中初年，德宗命令使者分諸道審察官吏的升降情况，李承上報薛珏簡明，趙贊評説薛珏清廉，盧翰稱贊薛珏肅整，書狀交相奏上，於是皇上授任薛珏中散大夫，賜金紫。劉玄佐上表推薦他兼任汴宋行軍司馬。李希烈放棄汴州逃走，即時授任薛珏爲刺史，升任河南尹。召入任司農卿。這時，下詔推舉能勝任刺史、縣令的近百人，引入詢問民間疾苦、官吏治理得失，從中選取尤爲通達者十分之二，宰相想要以文詞考核，薛珏説：“尋求良吏不可用文學來要求，應當以聖上愛民的根本爲中心。”宰相稱贊他的計策，所任用的人都稱職。

薛珏任京兆尹，司農寺供給三宫畜産蔬菜三十車，不够，請求在京兆購買。這時，韋彤任萬年令，薛珏下令韋彤禁止百姓出賣畜産蔬菜等，百姓叫苦。德宗憤怒，削奪薛珏、韋彤的俸禄，皇帝懷疑下情不能上達，便下詔在延英殿坐朝那天准許各有關部門的長官兩員談論過失，稱爲巡對。薛珏剛嚴，通曉法治，勤懇以自身來勸勉屬下，但是他以繁瑣苛刻爲明察，没有經術大體。因爲與竇參友好獲罪，改任太子賓客，出任嶺南觀察使。去世，終年七十四歲，追贈工部尚書。

薛珏的兒子薛存慶，字嗣德，體貌魁梧。考中進士科，歷任御史、尚書郎。五次升任給事中，與韋弘景封還駁正詔書，時人稱贊他正直。劉總把幽州歸還朝廷，穆宗對宰相説：“必須任

用薛存慶，可以宣朕意。”對延英一刻，遣之，至鎮州，疽發于背卒，贈吏部侍郎。

用薛存慶，可以宣揚朕的旨意。”薛存慶在延英奏對一刻後，送他出發，到達鎮州，他背上發毒瘡去世，追贈吏部侍郎。

崔漢衡

崔漢衡，博州博平人。沈懿博厚，善與人交。始爲費令，滑州節度使令狐彰表掌書記。

崔漢衡，博州博平人。他深沉寬厚，善於和人交往。開始任費令，滑州節度使令狐彰上表推薦他爲掌書記。

大曆六年，以檢校禮部員外郎爲和蕃副使。還，遷右司郎中。建中二年，吐蕃請盟，擢殿中少監，爲和蕃使，與其使區頰贊俱來約盟。改鴻臚卿，持節送區頰贊歸，遂定盟清水。德宗幸奉天，吐蕃以兵佐渾瑊，敗賊武功。轉秘書監。俄拜上都留守、兵部尚書、東都淄青魏博賑給宣慰使。又使幽州，還命稱指。貞元三年，豫吐蕃盟平涼，被執，虜將殺之，因夷言謂之曰：“我善結贊，無殺我！”而漢衡誠信素著，虜亦尊重，故至河州得還。明年，出爲晉慈隰觀察使，卒，贈尚書左僕射。

大曆六年，崔漢衡以檢校禮部員外郎任和蕃副使。出使返回，升任右司郎中。建中二年，吐蕃請求盟會，崔漢衡升任殿中少監，任和蕃使，與吐蕃使區頰贊一同來約盟。改任鴻臚卿，持節送區頰贊返回，便在清水訂立盟約。德宗到達奉天，吐蕃派兵援助渾瑊，在武功打敗叛賊。崔漢衡改任秘書監。不久授任上都留守、兵部尚書、東都淄青魏博賑給宣慰使。崔漢衡又出使幽州，返回報告符合朝廷旨意。貞元三年，崔漢衡參與在平涼與吐蕃會盟，被拘捕，蕃虜將要殺他，他便平靜地對蕃虜說：“我與結贊友好，不要殺我！”而且崔漢衡一向以誠信著稱，蕃虜也尊重他，因此到河州後他得以放回。第二年，崔漢衡出任晉慈隰觀察使。去世，追贈尚書左僕射。

戴叔倫

戴叔倫，字幼公，潤州金壇人。師事蕭穎士，爲門人冠。劉晏管鹽鐵，表主運湖南，至雲安，楊子琳反，馳客劫之曰：“歸我金幣，可緩死。”叔倫曰：“身可殺，財不可奪。”乃捨之。嗣曹王皋領湖南、江西，表在幕府。皋討李希烈，留叔倫領府事，試守撫州刺史。民歲爭溉灌，爲作均水法，俗便利之。耕餉歲廣，獄無繫囚。俄即真。期年，詔書褒美，封譙縣男，加金紫服。

戴叔倫，字幼公，是潤州金壇人。以師禮事奉蕭穎士，在門人中數第一。劉晏掌管鹽鐵，上表推薦他主管湖南運輸，戴叔倫運輸到達雲安，楊子琳反叛，派快馬刺客劫持他說：“給我金幣，可以延長你的壽命。”戴叔倫說：“我人可以殺死，財物不可奪去。”刺客這纔放了他。嗣曹王李皋統領湖南、江西方鎮，上表推薦他在幕府任職。李皋討伐李希烈，留戴叔倫主持府事，試任撫州刺史。百姓年年爲灌溉争執，戴叔倫爲此制定均水法，民間得到便利。耕地糧食每年增長，監獄没有在押的囚犯。不久戴叔倫便正式任刺史。任職滿一年，皇帝頒發詔書褒獎贊美，封他爲譙縣男，加金紫服。

齊映、劉滋執政，叔倫勸以“屯難未靖，安之者莫先於兵，兵所藉者食，故金穀之司不輕易人。天下州縣有上、中、下，緊、望、雄、輔者，

齊映、劉滋任宰相，戴叔倫規勸“禍亂没有平定，要安定政局没有比軍隊更爲首要的了，軍隊所依賴的是糧食，因此財政錢糧的職權不可輕易交給别人。天下州縣有上、中、下、緊、望、

有司銓擬，皆便所私，此非爲官擇人、爲人求治之術。其尤切者，縣令、録事參軍事，此二者，宜出中書、門下，無計資序限，遠近高卑，一以殿最升降，則人知勸。”映等重其言。遷容管經略使，綏徠夷落，威名流聞。其治清明仁恕，多方略，故所至稱最。德宗嘗賦《中和節詩》，遣使者寵賜。代還，卒于道，年五十八。

雄、輔，有關部門選取擬定官員，都是爲了便利私情，這不是爲官擇人、爲人求治之術。其中尤爲重要的，是縣令、録事參軍事，這兩種人選，應出自中書、門下，不要計較資歷限定順序和遠近高低，都用考核優劣來晋升黜降，那麽人人都知道自我勉勵了。”齊映等重視他的話。戴叔倫升任容管經略使，招安夷人部落，威名流傳。他的治理清明仁恕，方法策略很多，因此所到之處都稱贊他政績突出。德宗曾賦《中和節詩》，派出宦官作爲恩寵賜給他。戴叔倫受人替代官職返回，在途中去世，終年五十八歲。

王翃　王正雅

王翃，字宏肱，并州晋陽人。少治兵家。天寶中，授翊衛尉、羽林軍宿衛。擢才兼文武科，出爲辰州刺史。與討襄州康楚元有功，加兼秘書少監，遷朗州刺史。

王翃，字宏肱，并州晋陽人。年輕時學習兵家。天寶年間，授任翊衛尉、羽林軍宿衛。考中才兼文武科，出任辰州刺史。參預討伐襄州康楚元有功，加兼秘書少監，升任朗州刺史。

大曆中，擢容管經略使。初，安禄山亂，詔嶺南兵隸南陽魯炅。炅敗績，衆奔潰。谿洞夷獠相挻爲亂，夷酋梁崇牽號“平南都統”，與别帥覃問合，又與西原賊張侯、夏永更誘嘯，因陷城邑，遂據容州。前經略使陳仁琇、元結、長孫全緒等皆僑治藤、梧。翃至，言於衆曰：“我，容州刺史，安可客治它所？必得容乃止。”即出私財募士，有功者許署吏，於是人自奮。不數月，斬賊帥歐陽珪。因至廣州，請節度使李勉出兵并力，勉不許，曰：“容陷賊久，獠方强，今速攻，祇自敗耳。”翃曰：“大夫即不出師，願下書州縣，陽言以兵爲助，冀藉此聲，成萬一功。”勉許諾。翃乃移書義、藤二州刺史，約皆進討，引兵三千與賊鏖戰，日數遇。勉檄止之，輒匿不發，戰愈力，卒破賊，禽崇牽，悉復容州故地。捷書聞，詔更置順州，以定餘亂。翃凡百餘戰，禽首領七十，覃問遁去。復遣

大曆年間，王翃升任容管經略使。當初，安禄山叛亂，下詔嶺南兵隸屬南陽魯炅。魯炅大敗，兵衆逃奔潰散。溪洞夷人僚人相互引誘作亂，夷人酋長梁崇牽號稱“平南都統”，與别帥覃問合并，又與西原賊人張侯、夏永相互引誘聚結，因而攻陷城邑，於是占據容州。前經略使陳仁琇、元結、長孫全緒等都遷移治所暫寄藤、梧。王翃到來，對衆人説：“我是容州刺史，怎可客寄治所在其他地方？我必須得到容州纔肯罷休。”當即拿出私財招募士兵，許諾如果立下功勞就任用爲吏員，於是人人自我奮力。不出幾個月，斬殺賊帥歐陽珪。王翃便到廣州，請求節度使李勉派兵合力，李勉不答應，説：“容州淪陷到賊手中時間已經很久，僚人勢力正强，如今迅速進攻，祇是自取失敗罷了。”王翃説：“大夫您就是不出兵，也希望傳下軍書給州縣，假裝説派兵援助，希求藉此聲勢，成就萬一之功。”李勉答應了。王翃便移送文書給義、藤二州刺史，約定一同進討，引兵三千與賊激戰，一天打好幾仗。李勉下檄書制止他，他每次都藏起來不公布，戰鬥更加盡力，終於打敗賊兵，活捉梁崇牽，全部收復了容州故地。捷報呈給皇帝，皇帝

將李寔等分討西原，平鬱林等諸州。累兼御史中丞、招討處置使。會哥舒晃反，翃命寔悉師援廣州，問因合衆乘間來襲，翃設伏擊之，生禽問，嶺表平。代宗遣使慰勞，加金紫光禄大夫，賜第京師。

下詔另設順州，以平定殘餘的叛亂。王翃一共打了一百多仗，活捉首領七十人，覃問逃跑。又派遣將領李寔等分别征討西原，平定鬱林等各州。王翃幾次兼任御史中丞、招討處置使。正逢哥舒晃反叛，王翃命令李寔全軍援救廣州，覃問便集合兵衆趁機前來襲擊，王翃設下伏兵攻擊他，活捉了覃問，嶺表平定。代宗派遣使者慰勞他，加授金紫光禄大夫，在京城賜給他宅第。

時吐蕃入寇，郭子儀悉河中兵乘邊，召翃爲河中少尹，領節度後務。悍將凌正數干法不逞，約其徒夜斬關逐翃。翃覺之，陰亂漏刻，以差其期，衆驚，不敢發。俄禽正誅之，一軍惕息。歷汾州刺史，爲振武軍使綏、銀等州留後。入拜京兆尹。會起涇原兵討李希烈，次滻水，京兆主供擬，饔敗肉腐，衆怒曰："食是而討賊乎?"遂叛。翃挺身走奉天，拜太子詹事。德宗還都，再遷大理卿，出爲福建觀察使。徙東都留守，既至，開田二十餘屯，修器械，皆良金壽革，練士卒，號令精明。俄而吴少誠叛，獨東畿爲有備，關東賴之。貞元十八年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肅。

當時吐蕃入侵，郭子儀統領全部河中部隊駐守邊境，召王翃任河中少尹，主管節度後務。勇將凌正屢次違法亂紀，他約定黨徒要在夜晚斬關驅逐王翃。王翃覺察到他的陰謀，悄悄搞亂漏刻，以差開他們約定的時間，衆人驚慌，不敢發難，不久捉住凌正處死，全軍極其恐懼。王翃歷任汾州刺史，爲振武軍使綏、銀等州留後。召入授任京兆尹。正值起用涇原兵討伐李希烈，停駐在滻水，京兆主管供應食物，飯食肉菜都腐敗了，衆人憤怒地説："吃這種食物却要討伐叛賊嗎?"於是叛亂。王翃脱身奔往奉天，授任太子詹事。德宗回到京城，王翃兩次升任大理卿，出任福建觀察使。升任東都留守，他到任後，開墾田地二十餘屯，修造器械，都采用優質銅鐵皮革，訓練士卒，號令精明。不久吴少誠叛亂，惟獨東畿有所防備，關東依賴它得以保全。貞元十八年王翃去世，追贈尚書右僕射，謚號叫肅。

翃雅善盧杞，杞之殺崔寧、沮李懷光不得朝，皆與其謀，議者以爲訾。

王翃平時與盧杞友好，盧杞在殺害崔寧、阻撓李懷光不能入朝時，王翃都參預了他的陰謀，因此受到議論者的厭惡。

子正雅，字光謙，行謹飭，爲崔邠所器。元和初，擢進士，遷累監察御史。穆宗時，京邑多盜賊，正雅以萬年令威震豪强。尹柳公綽言其能，就賜緋魚，擢累汝州刺史。屬監軍怙權，乃謝病去。入爲大理卿，會爭宋申錫獄，堅甚，申錫得不死。大和中卒，贈左散騎常侍。

王翃的兒子王正雅，字光謙，品行謹慎嚴肅，爲崔邠所器重。元和初年，考中進士科，幾次升任監察御史。穆宗時，京城地區盜賊很多，王正雅擔任萬年令以後威震豪强。京兆尹柳公綽説他有才能，朝廷即時賜緋魚，幾次升任汝州刺史。適值監軍使依仗權勢干預政務，王正雅便推説有病離職。後來又召入王正雅任大理卿，適逢爭議宋申錫的獄案，王正雅很能堅持己見，宋申錫得以不死。大和年間王正雅去世，追贈左散騎常侍。

王翊

翃兄翊，性謙柔，歷山南東道節度使。代宗目爲純臣，世稱謹廉。卒，贈户部尚書，謚曰忠惠。

王翃的兄長王翊，品性謙讓柔順，歷任山南東道節度使。代宗把他看作一心爲君主服務的臣子，世人稱贊他謹慎清廉。王翊去世後，追贈户部尚書，謚號叫忠惠。

王凝

翊曾孫凝，字成庶，少孤，依其舅宰相鄭肅。舉明經、進士，皆中。歷臺省，寖知名，擢累禮部侍郎。不阿權近，出爲商州刺史。驛道所出，吏破產不能給，而州有冶賦羨銀，常摧直以優吏奉。凝不取，則以市馬，故無横擾，人皆慰悦。徙湖南觀察使。

王翊的曾孫王凝，字成庶，幼年喪父，依靠他的舅父宰相鄭肅撫養成人。推舉應試明經科、進士科，他都考中了。歷任臺省官職，逐漸知名，幾次升任禮部侍郎。他不阿諛權貴近臣，出任商州刺史。驛道的支出，驛館的官員即使破產也不能供給，但州裏有冶煉徵税的盈餘銀錢，如果經常去催要可以增加官吏的俸禄。可是王凝不采取，而是買馬供給驛館，因此没有横徵的擾亂，人們都安慰喜悦。王凝升任湖南觀察使。

僖宗立，召爲兵部侍郎，領鹽鐵轉運使。坐舉非其人，以秘書監分司東都，即拜河南尹。遷宣歙池觀察使，時乾符四年也。王仙芝之黨屠至德，勢益張，凝遣牙將孟琢助池守。賊益兵來攻，實欲襲南陵，凝遣樊儔以舟師扼青陽。儔違令，輕與賊戰，不勝，凝斬以徇，諸將聞，皆股栗，以死綴賊，賊不能進。時江南環境爲盗區，凝以强弩據采石，張疑幟，遣别將馬穎解和州之圍。明年，賊大至，都將王涓自永陽赴敵，凝大宴，謂涓曰："賊席勝而驕，可持重待之，慎毋戰。"涓意鋭，日趨四舍，至南陵，未食即陣，死焉。監軍收餘卒數千，還走城，沮橈無去意，卒又恣横不能禁，凝讓曰："吏捕蝗者，不勝而仰食於民，則率暴以濟災也。今兵不能捍敵，又恣之犯民生業，何以稱朝廷待將軍意?"監軍詞屈，趣親吏入民舍奪馬，凝乘門望見，麾左右捕取殺之，由是不敢留，然益儲畜繕完以備賊，賊至不能加。會大星直寢庭墜，術家言宜上疾不視事以厭勝，凝

僖宗即位，召入王凝任兵部侍郎，任鹽鐵轉運使。王凝因推舉的官吏不稱職獲罪，以秘書監身份在東都任職，即時授任河南尹。升任宣歙池觀察使，當時是乾符四年。王仙芝的黨徒毁滅至德，勢力更加擴張，王凝派遣牙將孟琢援助池州防守。叛賊增加兵力進攻，實際上是想要襲擊南陵，王凝派遣樊儔率水軍扼制青陽。樊儔違背命令，輕易與賊兵交戰，失利，王凝斬殺樊儔用來示衆，諸將聽説後，都害怕極了，拼死牽制賊軍，賊軍不能前進。當時江南四境爲盗賊地盤，王凝派强弩手占據采石，張揚迷惑敵人的旗幟，派遣别將馬穎解救和州之圍。第二年，大批賊軍到來，都將王涓從永陽出兵殺敵，王凝舉行盛宴，他對王涓説："賊軍憑藉迅速取勝而驕傲，可以穩重固守對待他們，審慎不要輕易交戰。"王涓心意急躁，一天急趕一百二十里路，到達南陵後，没有吃飯就衝上陣地，在戰鬥中死去。監軍使收集殘兵幾千人，逃回城中，阻留没有離去的意思，這些士卒又放縱蠻横不能禁止。王凝責備説："官吏在撲滅蝗蟲時，不能制服蝗蟲却依賴百姓供給糧食，那麽等於相互爲暴使得災害加重。如今士兵不能抵抗敵人，又放任他們侵犯百姓産業，怎能符合朝廷對待將軍您的心意?"監軍使無話可説，催促親信將官進入百姓家舍搶奪

曰："東南，國有所出，而宣爲大府，吾規脱禍可矣，顧一方何賴哉？誓與城相存亡，勿復言！"既而賊去。未幾，卒，年五十八，贈吏部尚書，謚曰貞。

馬匹，王凝登上城門望見，指揮左右的人捕捉斬殺，由此他們不敢停留在城中，王凝便加緊儲糧蓄物修繕完整以防禦賊兵，賊兵來到不能侵犯。恰巧有大星正墜落在寢室庭院，方術家説王凝應當請病假不處理事務來避免災禍，王凝説："東南，是國家費用所出的地方，而宣州是大府，據我觀察脱免災禍是可以的，不過這一個方面的人怎樣保全呢？我誓與城池相存亡，不要再説了！"隨後賊兵退去。不久，王凝去世，終年五十八歲，追贈吏部尚書，謚號叫貞。

徐申

徐申，字維降，京兆人。擢進士第，累遷洪州長史。嗣曹王皋討李希烈，檄申以長史行刺史事，任職辦，皋表其能，遷韶州刺史。韶自兵興四十年，刺史以縣爲治署，而令丞雜處民閭。申按公田之廢者，募人假牛犁墾發，以所收半畀之，田久不治，故肥美，歲入凡三萬斛。諸工計所庸，受粟有差，乃徙治故州。未幾，邑閈如初。創驛候，作大市，器用皆具。州民詣觀察使，以其有功於人，請爲生祠，申固讓，觀察使以狀聞，遷合州刺史。始來韶，户止七千，比六年，倍而半之。

徐申，字維降，京兆人。考中進士科。幾次遷任洪州長史。嗣曹王李皋討伐李希烈，傳令徐申以長史暫代刺史事，徐申任職能辦事，李皋上表奏説他有能力，升任韶州刺史。韶州自戰事興起四十年以來，刺史以縣城作爲州的治所，而縣令縣丞混雜在民居中間。徐申核查廢棄的公田，募人借給牛犁農具開墾，將收成的一半付給他們。因田地長久没有耕作，所以肥沃，一年收穫共三萬斛。依據各工程計算所需庸值，授給糧食多少不等，便遷移治所到過去的州城。不久，城門墻垣恢復原樣。創建驛舍候館，開闢貿易大市，器皿用具都很齊備。州裏百姓到觀察使那裏，説他對百姓立有大功，請求建造生祠，徐申堅決推辭，觀察使把他的事迹上報，徐申升任合州刺史。他剛到韶州時，户口衹有七千，過了六年，增加了一倍半。

會初置景州，授刺史，賜錢五十萬，加節度副使。遷邕管經略使。黄洞納質供賦，不敢桀。逾年，進嶺南節度使。前使死，吏盗印，署府職百餘員，畏事泄，謀作亂。申覺，殺之，詿誤一不問。遠俗以攻劫相矜，申禁切，無復犯。外蕃歲以珠、玳瑁、香、文犀浮海至，申於常貢外，未嘗賸索，商賈饒盈。劉闢反，表請發卒五千，循馬援故道，繇爨蠻抵蜀，擣闢不備。詔可，加檢校禮部尚書，封東海郡公。詔未至，卒，年七

適值初次設置景州，授任徐申爲刺史，賜錢五十萬，加授節度副使。升任邕管經略使。黄洞締結盟約貢獻賦税，不敢凶暴。過了一年，徐申晉升嶺南節度使。前任節度使死去，下吏盗取官印，簽署任命府職一百多員，他害怕事情泄露，謀劃作亂。徐申發覺，殺死了他，牽連者一概不追問。邊遠習俗以攻擊搶劫相互自誇，徐申堅決禁止，没有再違犯的。海外蕃人每年帶珠、玳瑁、香、文犀渡海到來，徐申在常例貢奉以外，不曾勒索，商賈富足。劉闢反叛，徐申上表奏請派兵五千，沿着馬援故道，由爨蠻抵達蜀，趁劉闢不備出兵攻打。皇帝下詔同意，加檢校禮部尚

十，贈太子少保，謚曰平。

書，封東海郡公。詔書未到達，徐申去世，終年七十歲，追贈太子少保，謚號叫平。

郗士美 郗純

郗士美，字和夫，兗州金鄉人。父純，字高卿，舉進士、拔萃、制策皆高第，張九齡、李邕數稱之。自拾遺七遷至中書舍人。處事不回，爲宰相元載所忌。時魚朝恩以牙將李琮署兩街功德使，琮恃勢桀横，衆辱京兆尹崔昭于禁中，純曰："此國耻也。"即詣載請速處其罪，載不納，遂辭疾還東都，號"伊川田父"，十年不出。德宗立，崔祐甫輔政，召爲太子左庶子、集賢殿學士，不拜，以老乞身。改詹事，聽致仕。帝召見，褒嘆良久，賜金紫，公卿以下咸祖都門，世高其節。

郗士美，字和夫，兗州金鄉人。父親郗純，字高卿，參加進士、拔萃、制策科考試都取得高等，張九齡、李邕多次稱贊他。自拾遺七次升遷做到中書舍人。他處理事務不改變主意，被宰相元載所妒忌。當時魚朝恩派牙將李琮任兩街功德使，李琮依恃勢力凶暴蠻横，在禁中當衆污辱京兆尹崔昭，郗純説："這是國耻啊。"當即到元載那裏請求迅速論處李琮的罪行，元載不聽取，於是郗純以有病爲由辭官回到東都，號"伊川田父"，十年不出來任官。德宗即位，崔祐甫任宰相，召入郗純任太子左庶子、集賢殿學士，他不接受官職，因年老請求退休。改任太子詹事，聽任退休。皇帝召見他，褒獎贊嘆很久，賜金紫，公卿以下都在都門餞行，世人崇尚他的高節。

士美年十二，通《五經》、《史記》、《漢書》，皆能成誦。父友蕭穎士、顔真卿、柳芳與相論繹，嘗曰："吾曹異日當交二郗之間矣。"未冠爲陽翟丞，佐李抱真潞州幕府。以才，歷王虔休、李元，皆留不徙。久乃進房州刺史、黔中經略觀察使。溪州賊向子琪以衆八千岨山剽劫，士美討平之，加檢校右散騎常侍，封高平郡公。遷京兆尹，天子多所咨逮。

郗士美十二歲時，精通《五經》、《史記》、《漢書》，并且都能誦讀。父親的友人蕭穎士、顔真卿、柳芳與他討論，曾説："我們以後應當交往於二郗之間了。"郗士美未成年時任陽翟丞，爲李抱真潞州幕府佐僚。因爲他有才幹，先後在王虔休、李元二位節度使那裏任職，都留用不遷徙。很久以後晋升房州刺史、黔中經略觀察使。溪州賊向子琪率領兵衆八千依據山險進行剽劫，郗士美討伐平定他們，加檢校右散騎常侍，封高平郡公。升任京兆尹，天子多次向他徵詢。

出爲鄂岳觀察使。時安黄節度使伊慎入朝，其子宥主後務，偃蹇，母死京師不發喪，欲固其權。士美知之，使府屬過其境，宥出迎，因以母訃告之，即爲辦裝，宥惶遽上道。

郗士美出任鄂岳觀察使。當時安黄節度使伊慎入朝，他的兒子伊宥留守，很傲慢，母親死在京城他不發喪，想要鞏固他的權位。郗士美知道了，派幕府屬吏到他的境内，伊宥出迎，使者便將他母親去世的事告訴他，當即爲他置辦行裝，伊宥十分惶恐地上了路。

改河南尹，檢校工部尚書，充昭義節度使。昭義自李抱真以來皆武臣，私厨月費米六千石、羊千首、酒數十斛，潞人困甚。士美至，悉去之，出稟錢市物自給。又盧從史時，日具三百人膳以餉牙兵，士美曰：

郗士美改任河南尹，檢校工部尚書，充任昭義節度使。昭義自李抱真以來都是武臣任節度使，私厨每月花費米六千石、羊一千頭、酒數十斛，潞州百姓很困乏。郗士美到任後，全都廢除，拿出俸錢購買物品自己供給。另外盧從史在位時，每天準備三百人的飯菜以餉勞牙兵，郗士

“卒衛於牙，固職也，安得廣費爲私恩?”亦罷之。討王承宗也，遣大將王獻督萬人爲前鋒，獻恣横逗橈，士美即斬以徇，下令曰：“敢後者斬!”親鼓之，大破賊，下三營環柏鄉。時諸鎮兵合十餘萬繞賊，多玩寇犯法，獨士美兵鋭整，最先有功。憲宗喜曰：“固知士美能辦吾事。”承宗大震懼。亡幾，會詔班師，然威震兩河。以疾召拜工部尚書。後檢校刑部尚書，爲忠武節度使。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景。生平與人交，已然諾，以是名重於世。

美説：“士兵護衛衙府，本來就是應盡的職責，怎麽能大肆花費作爲私恩?”也廢除了。討伐王承宗時，他派遣大將王獻督領一萬人作爲前鋒，王獻恣意横行逗留不前，郗士美便斬殺他來示衆，下令説：“膽敢拖後的人斬!”他親自擊鼓，大敗賊兵，攻下三營包圍柏鄉。這時諸鎮兵力合并十餘萬包圍賊兵，大多玩忽敵寇違犯法令，惟獨郗士美的軍隊精鋭肅整，最先立功。憲宗高興地説：“本來就知道郗士美能爲我辦事。”王承宗十分震驚恐懼。不久，適值皇帝下詔班師，然而他的聲威震懾兩河。郗士美因病召入授任工部尚書。後來爲檢校刑部尚書，任忠武節度使。去世，終年六十四歲，追贈尚書左僕射，謚號叫景。他生平與人交往，許諾的事情都能辦到，因此在當時很有名望。

辛祕

辛祕，系出隴西。貞元中，擢明經第，授華原主簿。以判入等，調長安尉。其學於禮家尤洽，高郢爲太常卿，奏爲博士。再遷兵部員外郎，常兼博士。再辟禮儀使府。

辛祕，家族世系出自隴西。貞元年間，考中明經科，授任華原主簿。因考核升等，調任長安尉。他的學問在禮學方面尤爲廣博，高郢爲太常卿時，上奏推薦他爲博士。兩次升任兵部員外郎，常兼博士。兩次召入任禮儀使判官。

憲宗初，拜湖州刺史。李錡反，遣大將先取支州。蘇、常、杭、睦四刺史，或戰敗，或拘脅，獨祕以儒者，賊易之。未及至，祕召牙將丘知二夜開城收壯士，得數百，逆賊大戰，斬其將，進焚營保。錡平，賜金紫。僉謂祕材任將帥，會河東范希朝出討王承宗，召祕爲希朝司馬，主留務。累遷汝、常州刺史，河南尹，進拜昭義軍節度使。是時，承討恒、趙之後，潞人凋耗。祕至，則約出入，嗇用度，比四年，儲錢十七萬緡、糧七十萬斛，器械堅良，隱然復爲完鎮。召還，道病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左僕射，謚曰肅，後更謚懿。

憲宗初年，授任辛祕爲湖州刺史。李錡反叛，派大將先攻取轄境四周的州城。蘇、常、杭、睦四州的刺史，有的戰敗，有的被捕受到脅迫，惟獨辛祕是個儒者，叛賊輕視他。賊軍還没到，辛祕召牙將丘知二夜晚開城招收壯士，得到數百人，與賊軍大戰，斬殺了賊軍將領，進而焚燒賊軍營壘。李錡被平定後，賜給辛祕金紫。都説辛祕的才能可以勝任將帥，正值河東范希朝出兵討伐王承宗，召辛祕爲范希朝的司馬，主持留後事務。辛祕幾次升任汝、常州刺史、河南尹，進任昭義軍節度使。這時，在相繼討伐恒、趙之後，潞州百姓凋殘損耗。辛祕到任後，便約束收入和支出，節省用度，過了四年，儲存錢財十七萬緡、糧食七十萬斛，器械堅固優良，逐漸恢復成爲完備的軍鎮。朝廷召回辛祕，在途中病逝，終年六十四歲，追贈尚書左僕射，謚號叫肅，後來改謚號叫懿。

祕爲大官，居不易第，服不改

辛祕身爲大官，居處不更换宅第，服飾不改

初，其奉禄悉與裏表親屬。病，自銘其墓，作書一通緘之。卒後發視，則送終制也，儉而不違於禮云。

變當初的穿戴，俸禄都送給内外親屬。他患病後，自己撰寫墓志銘，作書一篇封藏起來，他死後家人打開來看，都是送終的規定，説要節儉不違背禮儀等等。

唐書卷一百四十四

列傳第六十九

來田侯崔嚴列傳

來瑱

來瑱，邠州永壽人。父曜，奮行間，開元末，持節磧西副大使、四鎮節度使，著名西邊，終右領軍大將軍。

來瑱，邠州永壽人。父親來曜，軍人出身，開元末年，任使持節磧西副大使、四鎮節度使，聞名於西部邊疆，最後官做到右領軍大將軍。

瑱略知書，尚名節，崖然有大志。天寶初，從四鎮任劇職，累遷殿中侍御史、伊西北庭行軍司馬。詔舉智謀果决、才堪統衆者，拾遺張鎬薦瑱能斷大事，有禦侮才，擢潁川太守，充招討使。會母喪免，以孝聞。

來瑱略微讀了一些書，崇尚名聲節操，慷慨有大志。天寶初年，從軍四鎮擔任繁重職務，幾次遷官後任殿中侍御史、伊西北庭行軍司馬。皇帝下詔選舉智謀果斷、才能可以勝任統帥的人，拾遺張鎬推薦來瑱能決斷大事，有抵禦外敵的才幹，來瑱於是升任潁川太守，充任招討使。適逢母親去世而免官，以孝順聞名。

安禄山反，張垍薦之，興塊次，拜汝南太守。未行，改潁川。賊攻潁川，方積粟多，瑱完埤自如，手射賊，皆應弦仆。賊使降將畢思琛招之，父故將也，拜城下，泣且吊，瑱不應，前後俘殺甚衆。賊懼，目爲"來嚼鐵"。以功就加防禦使、河南淮南游弈逐要招討使。徙山南東道節度使代魯炅，會嗣虢王巨表炅方固守，乃還瑱故官。賊圍南陽急，瑱與魏仲犀合兵救之，不勝，人情恟懼，瑱能撫訓士，舉動安重，賊不得侵。改淮南西道節度。兩京平，封潁國公，食二百户。

安禄山反叛，張垍推薦他，守喪期未滿而起用，授任汝南太守。還没出發，又改任潁川太守。叛賊進攻潁川，正好儲蓄的糧食很多，來瑱修築好城墻守備自如，親自射殺賊兵，賊兵無不應弦而倒。賊派降將畢思琛招降來瑱，畢思琛是來瑱父親的舊將，在城下叩拜，哭泣并吊唁，來瑱不理睬，先後俘獲斬殺很多。賊人懼怕，視他爲"來嚼鐵"。來瑱因功即授防禦使、河南淮南游弈逐要招討使。遷任山南東道節度使替代魯炅，恰巧嗣虢王李巨上表奏説魯炅正在固守，便將來瑱官復原職。叛賊圍攻南陽告急，來瑱與魏仲犀合兵援救，没有取勝，人情震動恐懼，來瑱能安撫訓導士兵，舉動穩重，叛賊不能侵犯。來瑱改任淮南西道節度使。兩京平定，封潁國公，食邑二百户。

乾元二年，徙河西。未行，王師

乾元二年，來瑱遷任河西節度使。還没出

敗於相州，詔拜陝虢節度，兼潼關防禦團練鎮守使。明年，襄州部將張維瑾等殺其使史翽，徙瑱山南東道襄、鄧、均、房、金、商、隨、郢、復十州節度使。既至，維瑾降。上元二年春，破史思明餘黨於魯山，俘賊渠，又戰汝州，獲馬、牛、橐駝，凡兩戰，斬首萬級。

發，官軍在相州失敗，下詔授任來瑱陝虢節度使，兼任潼關防禦團練鎮守使。第二年，襄州部將張維瑾等人殺了他們的節度使史翽，遷任來瑱山南東道襄、鄧、均、房、金、商、隨、郢、復十州節度使。來瑱到任以後，張維瑾投降。上元二年春天，來瑱在魯山打敗史思明餘黨，俘虜叛賊首領，又在汝州交戰，繳獲馬、牛、橐駝，一共兩次交戰，斬首萬級。

明年，詔瑱還，瑱安襄、漢，士亦宜其政，因諷衆留己，而外示行；至鄧，復詔歸鎮。肅宗聞其謀，惡之，呂諲、王仲昇等皆言“瑱得士心，不可以留”，乃改山南東道襄、鄧、唐、復、隨、郢六州節度。俄而仲昇與賊戰申州，爲賊禽。初，仲昇被圍，而江陵呂諲病，瑱顧望不即救，及師出，仲昇已没。行軍司馬裴茙表其狀，且言：“瑱善謀而勇，恐後難制，即除之，可一戰禽也。”帝頗謂然，遂改瑱淮西申、安、蘄、黄、光、沔兼河南陳、豫、許、鄭、汴、曹、宋、潁、泗十五州節度以寵之，陰奪其權，加茙襄、鄧等七州防禦使代瑱。瑱懼，釋言“淮西無糧，須麥收可上道”，又諷衆固留。

第二年，詔令來瑱回朝，來瑱安逸於襄、漢，士卒也適應他的政令，他便婉言勸説衆人上報朝廷留任自己，而對外表示出發回朝；到達鄧州，皇帝又下詔來瑱返回軍鎮。肅宗知道了他的陰謀後，很憎惡他，呂諲、王仲昇等都説“來瑱深得士心，不可以留任”，便改任來瑱爲山南東道襄、鄧、唐、復、隨、郢六州節度使。不久王仲昇與叛賊在申州交戰，被叛賊活捉。起初，王仲昇被包圍，而江陵呂諲患病，來瑱觀望而不立即援救，等到出兵時，王仲昇已經被捉。行軍司馬裴茙上表奏説了來瑱的情況，并且説：“來瑱善於謀略而且勇敢，恐怕以後難以控制，立即除掉他，可以一戰而擒獲。”皇帝很贊成，便改任來瑱爲淮西申、安、蘄、黄、光、沔兼河南陳、豫、許、鄭、汴、曹、宋、潁、泗十五州節度使以示對他的恩寵，暗中削奪了他的兵權，加任裴茙爲襄、鄧等七州防禦使替代來瑱。來瑱恐懼，解釋説“淮西没有糧食，等到麥收後可以上路”，又婉言勸説衆人上報朝廷堅決留任自己。

代宗立，復授襄州節度、奉義軍渭北兵馬使；密詔茙圖之。茙自均州率衆浮漢下。會日入，候者白瑱，瑱與帳下謀，其副薛南陽曰：“公奉詔留鎮，而茙以兵脅代，是無名也。茙智勇非公敵，而衆心不附。彼若乘我不虞，縱火夜攻，誠可憂也。若須明，則破之必矣。”明日，茙督軍五千陣穀水北，瑱以兵迎之，呼其軍，告曰：“爾何事來？”曰：“公不受命，故中丞伐罪。”瑱曰：“詔還瑱此州。”

代宗即位，又授任來瑱襄州節度使、奉義軍渭北兵馬使；秘密下詔裴茙謀取他。裴茙從均州率兵衆乘船由漢水而下。適逢日落，偵察的人報告來瑱，來瑱與部下謀劃，他的副使薛南陽説：“公奉詔留任軍鎮，而裴茙率兵强制替代，是没有名義的。裴茙的智勇不能與公匹敵，而且衆心也不依附。他如果趁我們没有準備，縱火夜攻，的確讓人擔憂。如果等到天明，那麽一定能打敗他。”第二天，裴茙率軍五千在穀水北岸列陣，來瑱領兵迎戰，向裴茙的軍士呼喊，問道：“你們爲什麽事而來？”回答説：“公不接受朝廷

乃以詔書示之。皆曰："僞也。吾千里討賊，豈空歸邪?"争射之，瑱走旗下。薛南陽曰："請公勒兵勿戰。"乃以三百騎爲奇兵，旁萬山，出其背夾擊之，其衆幾盡，茙脱身走，至申口，禽之，送京師。瑱因入朝謝罪，帝待之無疑，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山陵使。

命令，因此裴中丞來討伐罪人。"來瑱説："詔書令我來瑱返回這個州任職。"便拿出詔書讓他們看。他們都説："是假的。我們千里來討伐賊人，怎能空手而歸呢?"争着射擊來瑱，來瑱逃到旗下。薛南陽説："請公命令士兵不要交戰。"便率領三百騎士爲奇兵，靠近萬山包抄過去，從他們背後衝出夾擊他們，裴茙兵衆幾乎全部喪亡，裴茙脱身逃走，到達申口，活捉了他，送往京城。來瑱於是入朝謝罪，皇帝待他没有疑心，授任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任山陵使。

是時，程元振居中用事，疾瑱，乃告與巫祝言不順。會王仲昇歸，又言由瑱與賊合，故陷賊。帝積怒，遂下詔削除官爵，貶播川尉，員外置。及鄠，賜死，籍其家。瑱之死，門下客散去，掩尸于坎，校書郎殷亮獨後至，哭尸側，爲備棺衾以葬。帝徐悟元振誣，以它罪流溱州。

這時，程元振在宫中專權，嫉恨來瑱，便控告他與巫祝有逆反言論。恰巧王仲昇返回，又説由於來瑱與賊合謀，因此他陷落叛賊手中。皇帝含怒很久，便下詔削除來瑱的官爵，貶爲播川尉，員外安置。來瑱到達鄠，詔書賜他死，并抄没他家。來瑱死後，門下賓客散去，把他的尸體掩埋在土坎中，惟獨校書郎殷亮最後到來，在尸體旁哭吊，爲他備辦棺衾用以埋葬。皇帝漸漸醒悟是程元振誣陷，便用其他罪名將程元振流放溱州。

先是，瑱行軍司馬龐充以兵二千戍河南，至汝，聞瑱死，乃還襲襄州，别將李昭禦之，走房陵。昭與薛南陽、梁崇義不相臣，崇義殺昭，帝以崇義爲節度使代瑱。既而爲瑱立祠，四時致饗，避瑱聽事不處，哀祈禮葬，詔可。廣德元年，追復官爵。

原先，來瑱的行軍司馬龐充率兵二千戍守河南，到達汝州，聽説來瑱死了，便返回襲擊襄州，别將李昭抵禦他，龐充逃往房陵。李昭與薛南陽、梁崇義互不服氣，梁崇義殺了李昭，皇帝以梁崇義爲節度使代替來瑱。隨後梁崇義爲來瑱建立祠堂，一年四季供奉祭祀，不在來瑱處理事務的廳堂辦公以示避諱，上表哀切祈求以禮埋葬來瑱，下詔同意。廣德元年，追認恢復來瑱的官爵。

裴茙

裴茙者，始以蔭爲京兆司録參軍。瑱鎮陝州，引爲判官，移襄州，又爲行軍司馬，遇之厚。及瑱私漢上，茙欲得其處，故背瑱言狀，帝倚以圖瑱。而性輕褊少謀，師興，給用無節。及敗，有詔流費州，至藍田，賜死。

裴茙此人，開始因爲家門的蔭護任京兆司録參軍。來瑱鎮守陝州，召他爲判官，來瑱調到襄州後，又任用裴茙爲行軍司馬，待他優厚。等到來瑱私意盤據漢上，裴茙想要得到來瑱的地位，因此背着來瑱報告情況，皇帝便依靠他來謀取來瑱。但他品性輕浮狹隘少謀略，出兵作戰，供給無節制。失敗後，皇帝下詔將他流放到費州，走到藍田時，賜死。

田神功 田神玉

田神功，冀州南宫人。天寶末，爲縣史。會天下兵興，賊署爲平盧兵馬使，率衆歸朝，從李忠臣收滄、德，攻相州，拒杏園。後守陳留，戰不勝，與許叔冀降于史思明。思明使與南德信、劉從諫南略江淮，神功襲德信，斬之，從諫脱身走，乃并將其兵。

田神功，冀州南宫人。天寶末年，任縣佐。適逢天下戰争興起，叛賊任用他爲平盧兵馬使，他率衆歸順朝廷，跟從李忠臣收復滄、德，攻打相州，抗戰杏園。後來守衛陳留，作戰失利，與許叔冀投降史思明。史思明派他與南德信、劉從諫向南侵犯江淮，田神功襲擊南德信，斬殺了他，劉從諫脱身逃走，田神功便吞并統管了他們的軍隊。

詔拜鴻臚卿。襲敬釭鄆州，不克。劉展反，鄧景山引神功助討，自淄青濟淮，衆不整，入揚州，遂大掠居人貲産，發屋剔窌，殺商胡波斯數千人。俄而禽展送京師，遷淄青節度使。會侯希逸入青州，更徙兖鄆。時賊圍宋州急，李光弼奏神功往救，賊解去。又破法子營，復攻敬釭，降之。朝義聞，乃奔下博。進封信都郡王，徙河南節度、汴宋八州觀察使。

下詔授任田神功鴻臚卿。襲擊鄆州的敬釭，不勝。劉展反叛，鄧景山召田神功協助討伐，從淄青渡過淮水，兵衆不嚴整，進入揚州，便大肆掠搶居民財物，拆除房屋挖掘地窖，殺波斯胡商數千人。不久活捉劉展送到京城，遷任田神功爲淄青節度使。正值侯希逸進入青州，便改任兖鄆節度使。這時叛賊圍攻宋州告急，李光弼奏請田神功前往援救，賊兵解圍離去。又攻破法子營，再次攻打敬釭，降服了他。史朝義聽説後，便奔逃下博。進封田神功信都郡王，調任河南節度、汴宋八州觀察使。

大曆二年來朝，加檢校尚書右僕射，詔宰相百官送至省。又判左僕射，知省事，加太子太師，還軍。神功事母孝。始，嘗倨驕自如，見光弼待官屬鈞禮，乃折節謙損。既寢疾，宋之將吏爲禳祈報恩。

大曆二年田神功進京朝見，加任檢校尚書右僕射，下詔宰相百官送他到尚書省官署。又任左僕射，主持尚書省事，加任太子太師，返回軍鎮。田神功服事母親孝順。開始，他時常傲慢自如，見李光弼以重禮對待下官屬吏，便改變先前的態度而謙虚自抑。卧病以後，宋州的將吏爲他祈福消災以報答恩情。

八年，自力入朝，卒，代宗爲徹樂，贈司徒，詔其弟曹州刺史神玉知汴州留事，賻絹千匹、布五百端，百官吊喪，賜屏風茵褥，飯千桑門追福。至德後，節度使不兼宰相者，惟神功恩禮最篤。神玉終汴宋節度留後。

八年，田神功勉力入朝，去世，代宗爲悼念他撤去音樂，追贈司徒，下詔他的弟弟曹州刺史田神玉主持汴州留後事務，贈給辦理喪葬的財物一千匹絹、五百端布，百官吊喪，賜給屏風茵褥，并賜給一千份齋飯爲他追福。至德以後，節度使不兼任宰相的，衹有田神功所受到的恩禮最深厚。田神玉官做到汴宋節度留後。

侯希逸

侯希逸，營州人。長七尺，豐下鋭上。天寶末爲州裨將，守保定城。安禄山反，使中人韓朝敭傳命，希逸斬以徇。禄山又以親將徐歸道爲節度

侯希逸，營州人。身高七尺，腮頰肥大額頭窄小。天寶末年任州小將，守保定城。安禄山反叛，派宦官韓朝敭傳命，侯希逸殺了他示衆。安禄山又以親將徐歸道爲節度使，侯希逸率兵與安

使，希逸率兵與安東都護王玄志斬之，遣使上聞，詔拜玄志平盧節度使。

東都護王玄志斬殺了他，派遣使者奏報皇上，下詔授任王玄志爲平盧節度使。

玄志卒，副將李正己殺其子，共推希逸，有詔就拜節度使，兼御史大夫。與賊确，數有功。然孤軍無援，又爲奚侵掠，乃拔其軍二萬，浮海入青州據之，平盧遂陷。肅宗因以希逸爲平盧、淄青節度使。自是淄青常以平盧冠使。寶應初，與諸軍討平史朝義，加檢校工部尚書，賜實户，圖形凌煙閣。

王玄志去世，副將李正己殺掉王玄志的兒子，共同推舉侯希逸，有詔令即時授任侯希逸爲節度使，兼御史大夫。與叛賊較量，多次立功。然而孤軍無援，又被奚人侵掠，侯希逸便率領軍隊二萬人，渡海進入青州據守，平盧於是淪陷。肅宗於是以侯希逸爲平盧、淄青節度使。從此淄青常加帶平盧使職。寶應初年，侯希逸與諸軍討平史朝義，加任檢校工部尚書，賜給實際封户，在凌煙閣上繪畫他的圖像。

希逸始得青，治軍務農有狀。後稍怠肆，好畋獵，佞佛，興廣祠廬，人苦之。夜與巫家野次，李正己因衆怨閉闔不内，遂奔滑州。召還，檢校尚書右僕射，知省事。大曆末，封淮陽郡王。建中二年，還司空，未及拜，卒，年六十二，遺敕其子上還前後實封，贈太保。

侯希逸剛統領青州時，治軍務農有成績。後來漸漸怠惰放縱，喜好打獵，沉迷於佛教，興建擴充寺院，人們苦於此事。侯希逸夜晚與巫師在郊野留宿，李正己藉衆人怨恨閉門不讓他進入城裏，侯希逸便投奔滑州。召回朝廷，任侯希逸檢校尚書右僕射，主持尚書省事。大曆末年，封淮陽郡王。建中二年，遷任司空，未來得及接受任命，去世，終年六十二歲，遺言敕令他的兒子給皇帝歸還前後賜給的實際封户，追贈太保。

崔寧

崔寧，本貝州安平人，後徙衛州。世儒家，而獨喜縱横事，因落魄，客劍南，以步卒事鮮于仲通。又從李宓討雲南，無功，還成都，行軍司馬崔論悦之，薦爲牙將。歷事崔圓、裴冕。冕被謗，朝廷疑之，遣使者問狀，寧部兵剺耳白其冤，使者以聞。寧亦還京師，留爲折衝郎將。

崔寧，本是貝州安平人，後來遷居衛州。世代儒家，惟獨他喜歡縱横之術，因爲不得志，客游劍南，侍奉鮮于仲通爲步兵。又跟從李宓征討雲南，没有戰功，返回成都，行軍司馬崔論喜歡他，推薦他爲牙將。先後侍奉崔圓、裴冕。裴冕受到誹謗，朝廷懷疑，派遣使者查問情況，崔寧指派士兵劃破耳朵訴説裴冕冤枉，使者將此上報皇上。崔寧也回到京城，留任折衝郎將。

寶應初，蜀亂，山賊乘險，道不通。嚴武白寧爲利州刺史，既至，賊遁去，由是知名。及武爲劍南節度使，過州，心欲與俱西，而利非所屬，使寧自爲計。寧曰："節度使張獻誠見疑，難輒去。然獻誠嗜利，若厚賂之，寧可以從大夫矣。"武然之，以奇錦珍貝遺獻誠，且求寧，獻誠果喜，令自移疾去。武遂奏爲漢州刺

寶應初年，蜀地大亂，山賊占據險要，道路不通。嚴武推薦崔寧任利州刺史，到任後，山賊逃去，崔寧由此知名。待到嚴武任劍南節度使，路過利州時，心裏想要崔寧與他一道西去，但利州不是嚴武的統轄之地，讓崔寧自己想辦法。崔寧説："如果受到節度使張獻誠的懷疑，就很難立即離開。然而張獻誠貪圖利益，如果厚加賄賂他，我崔寧就可以隨從大夫您了。"嚴武贊同，拿出奇麗錦綉珍貴寶貝贈送給張獻誠，并要求帶

史。

走崔寧，張獻誠果然很高興，命令崔寧自己稱病離去。嚴武於是上奏推薦崔寧爲漢州刺史。

吐蕃引雜羌寇西山，破柘、静等州，有詔收復。於是武遣寧將而西，既薄賊城，城皆累石，不得攻，惟東南不合者丈許，諜知之，乃爲地道，再宿而拔，拓地數百里。虜衆驚相謂曰："寧，神兵也！"及還，武大悦，裝七寶輿迎入成都，以夸于軍。

吐蕃勾引雜羌進犯西山，攻占柘、静等州，有詔書命令收復。於是嚴武派遣崔寧率軍西進，靠近賊城後，城墻都是石塊壘成的，不能攻打，惟有東南面城墻有一丈來寬没有連接，崔寧探知到了這一情況，便挖地道，兩天後攻下，拓展地盤數百里。虜人驚奇地互相傳説："崔寧，真是神兵啊！"回來後，嚴武非常高興，裝飾七寶車迎接他進入成都，以此在軍中誇耀。

永泰元年，武卒。行軍司馬杜濟，别將郭英幹、郭嘉琳皆請英幹之兄英乂爲節度使，寧與其軍亦丐大將王崇俊。奏俱至，而朝廷既用英乂矣。英乂恨之，始署事即誣殺崇俊，又遣使召寧。寧恐，托拒吐蕃，不敢還。英乂怒，因出兵，聲言助寧，實欲襲取之，即徙寧家於成都，而淫其妾媵。寧懼，益負阻。英乂乃自將討之，會天大雪，馬多凍死，士心離，遂敗歸。寧聞英乂損裁將卒稟賜，下皆恨怒，又毁玄宗冶金像，乃令軍中曰："英乂反，輒居先帝舊宫。"乃進薄成都。英乂陣城西，使柏茂琳爲前軍，英幹爲左軍，嘉琳爲後軍，與寧戰，茂琳等敗，軍多降寧。寧即署降將，使率兵還攻，英乂不勝，走靈池，爲韓澄所殺。

永泰元年，嚴武去世。行軍司馬杜濟，别將郭英幹、郭嘉琳都請求郭英幹的哥哥郭英乂爲節度使，崔寧與他的軍隊也請求大將王崇俊爲節度使。奏表都送到朝廷，而朝廷已任用了郭英乂。郭英乂怨恨崔寧，剛上任便誣陷殺害了王崇俊，又派使者召崔寧。崔寧恐懼，以抵抗吐蕃爲藉口，不敢返回。郭英乂憤怒，於是出兵，聲言援助崔寧，實際要襲取他，即將崔寧家眷遷到成都，奸淫他的妾媵。崔寧恐懼，更加依據險阻抵抗。郭英乂便親自率兵討伐他，正值天下着大雪，馬匹多凍死，軍心離散，於是失敗而歸。崔寧聽説郭英乂裁減將士軍餉，部下無不怨恨，又毁壞玄宗的冶鑄金像，便告令軍中説："郭英乂反了，擅自居住先帝的舊宫。"便進軍逼近成都。郭英乂列陣在城西，使柏茂琳爲前軍，郭英幹爲左軍，郭嘉琳爲後軍，與崔寧交戰，柏茂琳等失敗，軍隊大多投降崔寧。崔寧便任用降將，派他們率兵反攻，郭英乂不能取勝，逃往靈池，被韓澄殺掉。

於是劍南大擾，楊子琳起瀘州，與邛州柏貞節連和討寧。明年，代宗詔宰相杜鴻漸爲山西劍南邛南等道副元帥、劍南西川節度使，往平其亂。鴻漸出駱谷，或進計曰："公不如駐閬中，數騰書陳英乂罪，嘉寧方略，因以寧所署刺史即授之，使不疑。而後與東川張獻誠及諸帥合兵擾寧，不一年，寧勢且窮，必束身歸命。"鴻漸疑未决。會寧遣使至，獻

於是劍南大亂，楊子琳在瀘州起兵，與邛州柏貞節聯合討伐崔寧。第二年，代宗下詔宰相杜鴻漸爲山西劍南邛南等道副元帥、劍南西川節度使，前往平定那裏的騷亂。杜鴻漸出駱谷，有人獻計説："公不如留駐閬中，連續傳遞文書陳述郭英乂的罪狀，贊揚崔寧有方略，將崔寧所委任的刺史就地正式授予他們，使他們不猜疑。而後與東川張獻誠以及諸帥合兵攻擾崔寧，不出一年，崔寧的勢力將窮盡，必定會束身歸順朝廷。"杜鴻漸遲疑不决。正值崔寧派使者到來，

繒錦數萬，辭卑約甚，鴻漸貪其利，遂入成都，政事一委寧，日與僚屬杜亞、楊炎縱酒高會。乃表貞節爲邛州刺史，子琳爲瀘州刺史，以和解之。又數薦寧於朝。先是，寧與張獻誠戰，奪其旌節，不肯與，故朝廷因授寧成都尹、西山防禦使、西川節度行軍司馬。鴻漸既還朝，遂爲節度使。

獻上繒錦數萬，言辭很謙卑，杜鴻漸貪圖財利，便進入成都，政事都委托崔寧，每日與僚屬杜亞、楊炎大肆縱酒聚會。而且表奏柏貞節爲邛州刺史，楊子琳爲瀘州刺史，以使他們和解。又多次向朝廷推薦崔寧。起先，崔寧與張獻誠交戰，奪去他的旌節，不肯還給，因此朝廷便授任崔寧成都尹、西山防禦使、西川節度行軍司馬。杜鴻漸回朝以後，便任崔寧爲節度使。

大曆三年來朝。寧本名旰，至是賜名。楊子琳襲取成都，帝乃還寧於蜀。未幾，子琳敗。寧見蜀地險，饒於財，而朝廷不甚有紀，乃痛誅斂；使弟寬居京師，以賂厚謝權貴，深結元載父子，故寬驟擢御史中丞，寬兄審至給事中。寧在蜀久，兵浸强，而肆侈窮欲，將吏妻妾多爲污逼，朝廷隱忍，不能詰。累加尚書左僕射。

大曆三年崔寧來京朝見。崔寧本名叫旰，到這時賜名叫寧。楊子琳襲取成都，皇帝便派崔寧回蜀地。不久，楊子琳失敗。崔寧見蜀地險要，財物富饒，而朝廷對這裏綱紀不嚴，便極力搜刮；派弟弟崔寬住在京城，用賄賂重謝權貴，深厚交結元載父子，因此崔寬很快升任御史中丞，崔寬的哥哥崔審做到給事中。崔寧在蜀很久，兵力逐漸强大，并且窮奢極欲，將吏的妻妾大多被逼迫奸污，朝廷克制忍耐，不能指責。崔寧幾次加官後任尚書左僕射。

十四年，入朝，進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山陵使。俄以平章事爲御史大夫，即建白擇御史當出大夫，不宜謀及宰相。因奏李衡、于結等任御史，宰相楊炎怒，寢不行。炎方詆劉晏，寧申救於帝，又素事元載，而炎亦出載門，故銜之，未忍發。

十四年，崔寧入京朝見，晋升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山陵使。不久以平章事任御史大夫，隨即建議選用御史應當通過御史大夫，不應與宰相商議。便奏請李衡、于結等任御史，宰相楊炎大怒，制止不加任用。楊炎正詆毁劉晏，崔寧在皇帝面前申述救解，他向來又依附元載，而楊炎也出自元載門下，因此懷恨在心，强忍着没有發作。

是歲十月，南蠻與吐蕃合兵入文川、方維、邛郲，覆没州縣，民逃匿山谷中。寧方在朝，軍無帥，德宗促寧還鎮。炎業與有嫌，恐已入蜀不可制，即説帝曰："蜀，天下之奥壤，自寧擅制，朝廷失外府十四年矣。今寧雖來，以全師守蜀，賦税入天子者與無地同。寧本與諸將等夷，獨因叛亂得位，不敢自有，以恩柔煦育，故威令不行。今雖歸之，必無功，是徒遣也；若其有功，誼不容奪。則西蜀之奥，敗固失之，勝亦非國家所有。

這年十月，南蠻與吐蕃合兵侵入文川、方維、邛郲，攻陷州縣，百姓逃亡躲藏到山谷中。崔寧正在朝廷，軍隊没有統帥，德宗催促崔寧返回軍鎮。楊炎已經與他有嫌隙，恐怕他入蜀以後不可控制，便勸皇帝説："蜀，是天下的富饒之地，自從崔寧專權控制，朝廷失去外府已經十四年了。如今崔寧雖已來朝，而以全軍守蜀，交給天子的賦税與没有土地一樣。崔寧本與諸將等同，惟獨因叛亂取得地位，不敢自我擁有，以恩柔撫育，因此威令不能推行。如今即使讓他回去，必定無功，這是白白派遣，如果他有功，義不容奪。那麽西蜀的富饒，失敗了固然失去，戰

惟陛下孰察。"帝曰:"卿策云何?"炎曰:"請無歸寧。今朱泚所部范陽勁卒戍近甸,趣與禁兵雜往,舉無不克,因是役得以親兵内其腹中,則蜀將破膽不敢動,然後換授他帥,以收其權,得千里肥饒之地,是謂因小禍受大福也。"帝曰:"善。"遂罷寧西川節度,改兼京畿觀察使、靈州大都督、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鄜坊丹延州都團練觀察等使,托言重臣綏静北陲,而每道置留後,使得自奏事,杜希全靈州,王翃振武,李建徽鄜州,及戴休顔、杜從政、吕希倩皆炎署置,使伺寧過失。寧至夏州,與希倩招党項,降者甚衆。炎惡之,即奏希倩無綏邊才,而以神武將軍時常春代之,更拜寧尚書右僕射、知省事,司空如故。

朱泚亂,帝出居奉天,寧後數日至,帝喜甚。寧謂所親曰:"上聰明,從善如轉規,但爲盧杞所惑至此爾。"因潸然涕下。杞聞之,思有以構寧於帝。會王翃赴難時,與寧俱出延平門而西,寧數下馬趨厠,輒迂久。翃懼賊追,即呼曰:"既至此,而欲顧望乎?"杞微聞,即諷翃以聞。會泚行反間,而除柳渾爲宰相,署寧中書令。時朔方掌書記康湛爲盩厔尉,翃逼湛詐作寧遺泚書獻之,杞遂奏:"寧初無效順心,向聞與賊盟署中書令,今果後至,復得所與賊書,反狀明甚。若凶渠外逼,奸臣内謀,則大事去矣。"因俯伏歔欷曰:"臣備位宰相,危不能持,顛不能扶,罪當死。"帝命左右扶起之,乃召寧至朝堂,云使宣慰江淮。俄而中人引寧幕後,使二力士縊殺之,年六十一。

勝了也不是國家所有。希望陛下反復考慮。"皇帝説:"卿的策略是什麽呢?"楊炎説:"請不要讓崔寧返回軍鎮。如今朱泚所統率的范陽强兵防守近郊,催促他與禁兵混合前往,戰無不勝,趁着這次戰役的機會得以使親兵進入崔寧的腹地,那麽蜀地將領嚇破膽而不敢亂動,然後换任其他將帥,以收回崔寧的權力,得到千里肥饒的土地,這就叫因小禍而得大福。"皇帝説:"好。"便罷免崔寧西川節度使,改兼京畿觀察使、靈州大都督、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使、鄜坊丹延州都團練觀察等使,托辭説使重臣安定北邊,但每道設置留後,使他們得以自行奏事,杜希全爲靈州留後,王翃爲振武留後,李建徽爲鄜州留後,以及戴休顔、杜從政、吕希倩都是楊炎委任安插的,讓他們探察崔寧的過失。崔寧來到夏州,與吕希倩招撫党項,投降的人很多。楊炎憎惡他們,便奏稱吕希倩没有安撫邊疆的才能,而以神武將軍時常春替代他,改任崔寧尚書右僕射、主持尚書省事,依舊任司空。

朱泚叛亂,皇帝出居奉天,崔寧幾天後來到,皇帝很高興。崔寧對左右的人説:"皇上明智,聽從善言如同旋轉圓規,衹是被盧杞所迷惑纔走到了這一步。"説着便潸然流淚。盧杞聽到後,思量着用什麽理由在皇帝面前誣陷崔寧。恰巧王翃奔赴國難時,與崔寧一同出延平門而西行,崔寧多次下馬去厠所,總是停留很久。王翃害怕賊兵追來,便呼喊説:"已經到了這裏,還要回頭觀望嗎?"盧杞暗中得知此事,便婉言勸説王翃上報這一情况。正值朱泚實行反間之計,而授任柳渾爲宰相,任崔寧爲中書令。這時朔方掌書記康湛爲盩厔尉,王翃逼迫康湛僞造崔寧給朱泚的書信獻上,盧杞於是上奏:"崔寧當初没有效忠歸順之心,近來聽説與賊盟約委任中書令,如今果然在百官之後來到,又得到他寫給叛賊的書信,反叛行爲很明顯。如果元凶在外逼迫,奸臣在内謀反,那麽大事就喪失了。"便俯伏在地哀嘆抽泣着説:"臣愧爲宰相,傾斜不能扶正,顛倒不能扶起,論罪當死。"皇帝命令左右扶起他,便召崔寧到朝堂,説派他出使宣慰江

淮。隨即宦官引崔寧到幕後，派兩位力士勒殺了他，終年六十一歲。

初，命陸贄草制，贄索寧與泚書，將坐其事。杞復云："書已亡。"寧死，籍其家，中外冤之。帝乃赦寧親屬，而歸其資云。貞元十二年，寧故將夏綏銀節度使韓潭請以所加禮部尚書雪寧罪，有詔聽其家收葬。

當初，命令陸贄起草制令，陸贄索要崔寧給朱泚的書信，要質證此事。盧杞又説："書信已經丢失了。"崔寧死後，抄没他的家財，朝廷内外認爲他冤枉。皇帝便赦免崔寧的親屬，歸還了他的財産。貞元十二年，崔寧的舊將夏綏銀節度使韓潭請求以所加任的禮部尚書爲崔寧洗冤昭雪，下詔允許崔寧的家屬收尸埋葬。

始，寧入朝，留其弟寬守成都，楊子琳乘間起瀘州，以精騎數千襲據其城。寬戰力屈，寧妾任素驍果，即出家財十萬募勇士，得千人，設部隊，自將以進。子琳大懼，會糧盡，且大雨，引舟至廷，乘而去。子琳者，本瀘南賊帥，既降，詔隸劍南節度，屯瀘州，杜鴻漸表爲刺史。既敗，收餘兵沿江而下，諸刺史震栗，備餼牢以饗士。過黄草峽，守捉使王守仙伏兵五百，子琳前驅至，悉禽之，遂入夔州，殺别駕張忠，城守以請罪。朝廷以其本謀近忠，故授峽州刺史，移澧州鎮遏使。後歸朝，賜名猷。

開始，崔寧入朝，留下他的弟弟崔寬守成都，楊子琳乘機在瀘州起兵，率領數千精鋭騎兵襲擊占據成都。崔寬交戰兵力薄弱，崔寧的妾任氏向來驍勇果斷，便拿出家財十萬招募勇士，得到一千人，分設部隊，親自率領進攻。楊子琳大爲恐懼，恰巧糧食用完，并且下着大雨，引舟船到庭院，乘坐離去。楊子琳，本來是瀘南賊帥，投降以後，下詔隸屬劍南節度，駐守瀘州，杜鴻漸上表推薦他爲刺史。楊子琳失敗以後，收集餘兵沿江而下，各州刺史震驚害怕，準備乾糧牛羊用來犒勞他的士卒。路過黄草峽時，守捉使王守仙埋伏兵士五百，楊子琳先頭部隊到達，全部被擒獲，於是楊子琳進入夔州，殺别駕張忠，占據城池向朝廷請罪。朝廷因他本來已打算爲朝廷盡忠，因此授任峽州刺史，調任澧州鎮遏使。後來回到朝廷，賜名爲猷。

寧季弟密，密子繪，俱以文辭稱。

崔寧的小弟崔密，崔密的兒子崔繪，都以文章著稱。

繪四子：蠡、黯、確、顔，皆擢進士第。

崔繪有四個兒子：崔蠡、崔黯、崔確、崔顔，都考中進士科。

崔蠡　崔蕘

蠡，字越卿，開成中爲户部侍郎，白罷忌日百官行香，有詔褒可。歷平盧、天平軍節度使，終尚書左丞。

崔蠡，字越卿，開成年間爲户部侍郎，提議罷除忌日百官行香一事，下詔褒獎許可。歷任平盧、天平軍節度使，最終官做到尚書左丞。

子蕘，字野夫，乾符中爲吏部侍郎，美文辭，談辯華給，以銓管非所長，出爲陝虢觀察使。是時王仙芝亂漢上，河南群盗興，蕘簡倪不曉事，但以器韵自高，委政厮竪，不恤人疾

崔蠡的兒子崔蕘，字野夫，乾符年間爲吏部侍郎，文章優美，言談辯論華麗敏捷，因銓選官員之事不是他所擅長的，出任陝虢觀察使。這時王仙芝在漢上作亂，河南群盗興起，崔蕘簡單輕率不通曉事務，衹以才器風韵自我清高，政務都

苦。或訴旱者，指廷樹示之曰："柯葉尚爾，何旱爲?"即榜笞之，上下離心。俄爲軍吏所執，髡其鬚鬢。蕘再拜祈免，乃得去。渴甚，求飲於民，民飲以溺。坐失守，貶端州司馬，終左散騎常侍。

委托給下吏，不憐惜百姓疾苦。有人來訴説旱情，他指着院裏的樹對那人説："枝葉還這樣繁茂，哪裏有旱情?"便杖打那人，使得上下離心。不久被軍吏所拘捕，剃去他的胡鬚鬢髮。崔蕘連連叩拜祈求寬免，纔得以離去。他口渴得厲害，請求鄉民給他水喝，鄉民給他喝尿。因失守獲罪，貶爲端州司馬，最終官做到左散騎常侍。

崔黯

黯，字直卿，開成初爲監察御史，奏郊廟祭事不虔。文宗語宰相曰："宗廟之禮，朕當親之。但千乘萬騎，國用不給，故使有司侍祠，然是日朕正衣冠坐以俟旦。今聞主者不虔，祭器敝惡，豈朕事神蠲潔意邪?公宜敕有司道朕斯意。"黯乃具條以聞。擢員外郎，累遷諫議大夫。

崔黯，字直卿，開成初年爲監察御史，奏報郊廟祭事不虔誠。文宗對宰相説："宗廟的禮儀，朕應當親自奉祭。衹是千乘萬騎，國家費用不能供給，因此指派有關部門陪祭，而且這天朕端正衣冠坐着等待天亮。如今聽説主持者不虔誠，祭器又舊又髒，哪裏是朕侍奉神靈清潔的本意呢?公應當下令給有關部門説明朕的這個意思。"崔黯便詳細陳述上奏。升任員外郎，幾次升任諫議大夫。

確、顔，位皆郎中。

崔確、崔顔，官都做到郎中。

嚴礪

嚴礪，字元明，震從祖弟也。少爲浮屠法，太守見之，偉其材，表爲玄武尉。震在山南，署牙將。德宗之幸，主饋餉有功。然輕躁多奸謀，以便佞自將。累爲興州刺史。震卒，以礪權主留府事，遺言薦之，即拜本道節度使。詔下諫議大夫、給事中、補闕、拾遺合議，皆以爲"礪資淺，士望輕，不宜授節制"，帝不從。

嚴礪，字元明，是嚴震的從祖弟。年輕時學佛法，太守見到他，看重他的才能，上表推薦他爲玄武尉。嚴震在山南，任用他爲牙將。德宗出行，嚴礪主持運輸糧餉有功。但是他輕浮急躁多奸謀，以阿諛迎逢自我奉行。幾次升任興州刺史。嚴震死後，以嚴礪暫且主持留府事，遺言上表推薦他，即時拜授本道節度使。詔書下發給諫議大夫、給事中、補闕、拾遺合議，都認爲"嚴礪資歷淺，士望輕，不應當授任節度使"，皇帝不聽從。

礪在位，貪沓苟得，士民不勝其苦。素惡鳳州刺史馬勛，即誣奏，貶賀州司户參軍。劉闢反，以儲備有素，檢校尚書左僕射，節度東川。擅没吏民田宅百餘所，税外加斂錢及芻粟數十萬。元和四年，卒，贈司空。後監察御史元稹奉使東川，劾發其贓，請加惡謚。朝廷以其死，故但追田宅奴婢還其主，税外所斂悉蠲除云。

嚴礪在官任上，貪得無厭，士民不勝其苦。平時他厭惡鳳州刺史馬勛，便上奏誣陷，馬勛被貶爲賀州司户參軍。劉闢反叛，他因儲備有素，加任檢校尚書左僕射，節度東川。擅自没收吏民田宅一百多所，税外加收斂錢以及糧草數十萬。元和四年，嚴礪去世，追贈司空。後來監察御史元稹奉命出使東川，上奏彈劾揭發他的貪贓罪行，請求加醜惡謚號。朝廷因爲嚴礪已死，因此衹追回田宅奴婢還給原先的主人，税收以外所徵收的賦斂全部免除。

唐書卷一百四十五

列傳第七十

元王黎楊嚴竇列傳

元載　卓英璘　李少良

元載，字公輔，鳳翔岐山人。父昇，本景氏。曹王明妃元氏賜田在扶風，昇主其租入，有勞，請於妃，冒爲元氏。

載少孤，既長，嗜學，工屬文。天寶初，下詔舉明莊、老、列、文四子學者，載策入高第，補新平尉。韋鎰監選黔中，苗晋卿東都留守，皆署判官，寖以名聞。至德初，江東采訪使李希言表載自副，擢祠部員外郎、洪州刺史。入爲度支郎中，占奏敏給，肅宗異之。累遷户部侍郎，充度支、江淮轉運等使。

帝不豫，李輔國用事，輔國妻，載宗女也，因相締昵。會京兆尹缺，輔國白用載，載意屬國柄，固辭，輔國曉之，翌日，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使如故。代宗立，輔國勢愈重，數稱其才，進拜中書侍郎、許昌縣子。載以度支繁浩，有吏事督責，損威寵，乃悉天下錢穀委劉晏。未幾，判天下元帥行軍司馬。

盗殺李輔國，載陰與其謀。乃復結中人董秀，厚啖以金，使刺取密旨，帝有所屬，必先知之，探微揣端，無不諧契，故帝任不疑。華原令

元載，字公輔，鳳翔岐山人。父親元昇，本姓景氏。賜給曹王李明妃元氏的田地在扶風，元昇主管她的田租收入，有功勞，請求王妃，冒姓元氏。

元載幼年喪父，長大以後，喜好學習，擅長做文章。天寶初年，下詔推舉通曉莊、老、列、文四子學問的人，元載參加試策考取高等，補任新平尉。韋鎰在黔中任監選使，苗晋卿任東都留守，都召他爲判官，逐漸聞名。至德初年，江東采訪使李希言上表推薦元載爲自己的副職，升任祠部員外郎、洪州刺史。召入朝廷任度支郎中，元載奏對敏捷，肅宗認爲他與衆不同。連續升任户部侍郎，充任度支、江淮轉運等使。

皇帝患病，李輔國專權，李輔國的妻子，是元載同族兄弟的女兒，因此他們相互親近交結。正值京兆尹缺員，李輔國上奏任用元載，元載本意想得到國家大權，堅決推辭。李輔國知道了他的用意，第二天，授任元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使如故。代宗即位，李輔國權勢更重，他多次稱贊元載的才能，進任元載中書侍郎、許昌縣子。元載因度支事務繁多，有吏事督責，會減損權威恩寵，便將天下錢穀都委托給劉晏。不久，元載任天下元帥行軍司馬。

盗殺李輔國，元載暗中參與謀劃。他又交結宦官董秀，用重金利誘，使他刺取密旨，皇帝有什麽用意，元載必定最先知道，探尋細微揣測緣由，無不合拍，因此皇帝信任他而不懷疑。華原

顧繇上封白發其私，帝方倚以當國，乃斥繇，除名爲民。魚朝恩驕橫震天下，與載不叶，憚之，雖帝亦銜恚，乃乘間奏誅朝恩，帝畏有變，載結其愛將爲助。朝恩已誅，載得意甚，益矜肆。

令顧繇上奏告發元載的陰私，皇帝正依靠元載執掌國政，便斥逐顧繇，將他罷官爲民。魚朝恩驕横震天下，他與元載不和，元載害怕他，即使皇帝心裏也對魚朝恩懷恨在心，於是元載趁機上奏要誅殺魚朝恩，皇帝怕發生變故，元載勾結魚朝恩的心腹將領作爲助手。魚朝恩被誅殺後，元載很是得意，更加驕縱起來。

時擬奏文武官功狀多謬舛，載虞有司駁正，乃請别敕授六品以下官，吏部、兵部即附甲團奏，不須檢勘，欲示權出於己。又與王縉請以河中爲中都，裒關輔河東十州税奉京師，選兵五萬屯中都，鎮禦四方，杪秋行幸，上春還，可以避羌戎患。載以議入即從，前敕所由吏於河中經圖宫殿，築私第。帝聞，惡之，置其議。

當時擬奏文武官員的功狀多有謬誤，元載擔心有關部門會駁正，便奏請另外下詔授任六品以下官員，吏部、兵部衹在奏議上簽名附議，不須檢察核實，想要表示權力出於自己。元載又和王縉奏請把河中作爲中都，聚斂關輔、河東十州的税收進奉京城，挑選五萬兵士屯駐中都，鎮禦四方，皇帝暮秋出行，初春回來，可以避免羌戎侵擾的災患。元載認爲建議呈上便可以實行，先命令有關官吏在河中規劃營造宫殿，建築私宅。皇帝聽説後，很厭惡他，將他的建議擱置起來不理會。

初，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寄治涇州，大曆八年，吐蕃寇邠寧，議者謂三輔以西無襟帶之固，而涇州散地不足守。載嘗在西州，具知河西、隴右要領，乃言於帝曰："國家西境極于潘原，吐蕃防戍乃在摧沙堡，而原州界其間，草薦水甘，舊壘存焉，比吐蕃毁夷垣墉，棄不居，其右則監牧故地，巨塹長壕，重複深固。原州雖早霜不可藝，而平凉在其東，獨耕一縣，可以足食。請徙京西軍戍原州，乘間築作，二旬可訖，貯粟一歲。戎人夏牧青海上，羽書比至，則我功集矣。徙子儀大軍在涇，以爲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隴山之關北抵于河，皆連山峻險，寇不可越。稍置鳴沙縣、豐安軍爲之羽翼，北帶靈武五城，爲之形勢，然後舉隴右之地，以至安西，是謂斷西戎脛，朝廷高枕矣。"因圖上地形，使吏間入原州度水泉，計徒庸，車乘畚鍤之器悉具。

當初，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藉涇州爲治所，大曆八年，吐蕃進犯邠寧，參議者説三輔以西没有山川可以固守，而涇州散地不足以防守。元載曾在西州，詳知河西、隴右的要領，他便告訴皇帝説："國家西部邊境到潘原爲盡頭，吐蕃防戍在摧沙堡，而原州界於其間，草肥水甘，舊壘仍然存在，近來吐蕃毁壞城墻，放棄不住，右邊則是監牧故地，巨塹長壕，重叠深固。原州雖然下霜早不宜種植，而平凉在它的東面，衹耕種一縣，就可以有足够的糧食了。請求調動京西軍戍守原州，趁機修築，二十天可以完工，貯藏一年的糧食。戎人夏天在青海上放牧，等軍書到達，我們已大功告成了。調動郭子儀大軍在涇州，作爲根本，分兵守衛石門、木峽，隴山的關口向北直到黄河，都是連山險峻，敵寇不能翻越。隨即設鳴沙縣、豐安軍作爲羽翼，北邊襟帶靈武五城成爲形勢，然後舉隴右之地，直到安西，這就叫切斷西戎的脚脛，朝廷可以高枕無憂了。"并繪製地圖進獻，派吏人抄小路進入原州測度水泉，計算勞力，車輛畚鍤等工具都準備好了。而田神功對他的建議阻撓講壞話，竟説："興師預料敵

而田神功沮短其議，乃曰："興師料敵，老將所難，陛下信一書生言，舉國從之，誤矣。"帝由是疑不决。

載智略開果，久得君，以爲文武才略莫己若。外委主書卓英倩、李待榮，内劫婦言，縱諸子關通貨賄。京師要司及方面，皆擠遣忠良，進貪猥。凡仕進干請，不結子弟，則謁主書。城中開南北二第，室宇奢廣，當時爲冠。近郊作觀榭，帳帟什器不徙而供。膏腴别墅，疆畛相望，且數十區。名姝異技，雖禁中不逮。帝盡得其狀。載嘗獨見，帝深戒之，謷然不悛。客有賦《都盧尋橦篇》諷其危，載泣下而不知悟。會李少良上書詆其醜狀，載怒，奏殺少良，道路目語，不敢復議。載由是非黨與不復接，生平道義交皆謝絶。

帝積怒，大曆十二年三月庚辰，仗下，帝御延英殿，遣左金吾大將軍吴湊收載及王縉，繫政事堂，分捕親吏、諸子下獄。詔吏部尚書劉晏、御史大夫李涵、散騎常侍蕭昕、兵部侍郎袁傪、禮部侍郎常衮、諫議大夫杜亞訊狀，而責辨端目皆出禁中。遣中使臨詰陰事，皆服。乃下詔賜載自盡，妻王及子揚州兵曹參軍伯和、祠部員外郎仲武、校書郎季能并賜死，發其祖、父冢，斫棺棄尸，毁私廟主及大寧、安仁里二第，以賜百官署舍，披東都第助治禁苑。

王氏，河西節度使忠嗣女，悍驕戾沓，載叵禁。而諸子牟賊，聚斂無涯藝，輕浮者奔走。争蓄妓妾，爲倡優褻戲，親族環觀不愧也。及死，行路無嗟隱者。籍其家，鍾乳五百兩，詔分賜中書、門下臺省官，胡椒至八百石，它物稱是。女真一，少爲尼，

情，老將做起來都很難，陛下輕信一介書生的話，舉國跟從他，就會誤了國家大事。"皇帝於是猶豫不決。

元載智慧謀略通達果斷，長期得到君主寵信，以爲文武才略没有像自己這樣的。對外委任主書卓英倩、李待榮，在内聽妻子的話，縱容兒子們接納賄賂。京城主要部門以及各方面，都排擠忠良，進用貪鄙之徒。凡要走他的門路做官，不是結交他的子弟，便是謁見他的主書。他在城中營建南北兩處宅第，屋宇奢華廣大，當時稱爲第一。在近郊建造榭觀，帷帳雜器不必搬遷就都齊備了。膏腴别墅，田地相望，有幾十區。美女奇技，即使宫中也不如。皇帝全部得知了這些情况。元載曾經獨自進見，皇帝深切告誡他，他傲然不悔改。有人撰寫《都盧尋橦篇》譏諷他的危險，元載流下眼淚但仍不知悔悟。正逢李少良上書詆毁他的醜惡行爲，元載憤怒，上奏殺了李少良，路人僅僅以目示意，不敢議論。元載從此除了黨羽不再接待别人，生平道義之交全部謝絶。

皇帝積怒，大曆十二年三月庚辰日，儀衛下去後，皇帝在延英殿，派左金吾大將軍吴湊收捕元載及王縉，押在政事堂，分别逮捕他的心腹官吏、諸子下獄。下詔吏部尚書劉晏、御史大夫李涵、散騎常侍蕭昕、兵部侍郎袁傪、禮部侍郎常衮、諫議大夫杜亞審訊他的罪狀，而辯問的罪由都出自宫中。派遣宦官前往責問陰私的事情，元載全都招認。於是下詔賜元載自盡，妻子王氏以及兒子揚州兵曹參軍元伯和、祠部員外郎元仲武、校書郎元季能都賜死，挖掘他祖父、父親的墳墓，劈開棺木拋棄尸骨，毁掉私廟神主以及大寧里、安仁里兩處宅第，賜作百官的府舍，拆掉東都的宅第用來修治禁苑。

王氏，是河西節度使王忠嗣的女兒，凶悍驕横貪婪，元載不能禁止。而諸子都是壞人，聚斂没有限度，輕浮者奔走於門前。他們争着蓄養妓妾，演倡優褻戲，親族圍觀也不知羞愧。等到處死他們時，道路上没有嘆息憐憫他們的人。没收元載的家産，有鍾乳五百兩，下詔分賜中書、門下、臺、省官員，胡椒多到八百石，其他物品也

没入掖庭。德宗時，始告以載死，號踊投地，左右呵止，帝曰：“安有聞親喪責其哀殞乎？”命扶出。

差不多如此。女兒名叫元真一，年輕時做了尼姑，没入掖庭。德宗時，纔告訴她元載死了，她號哭着撲倒在地，左右呵止她，皇帝説：“哪有聽説親人去世而責備她哀傷的道理呢？”命人攙扶出去。

帝爲太子也，實用載議。興元元年，詔復其官，聽改葬。故吏許初、楊晈、紀慆等合貲以葬。謚曰荒，後改曰成縱。

皇帝成爲太子，是采用了元載的建議。興元元年，下詔恢復元載的官職，聽任改葬。故吏許初、楊晈、紀慆等合夥出錢埋葬了元載。元載的謚號叫荒，以後改叫成縱。

載敗，董秀、卓英倩、李待榮、術者李季連悉論死。其它與載厚善坐貶者，若楊炎、王昂、宋晦、韓洄、王定、包佶、徐縯、裴冀、王紀、韓會等凡數十百人。

元載事敗，董秀、卓英倩、李待榮、術士李季連都被處死。其他與元載交情深厚而獲罪貶官的，像楊炎、王昂、宋晦、韓洄、王定、包佶、徐縯、裴冀、王紀、韓會等共有幾十上百人。

英倩弟英璘，家金州，州人緣以授官者亦百餘，豪制鄉曲，聚無賴少年以伺變，恃載權，牧宰莫敢問。載誅，英璘盜庫兵據險以叛。詔發禁兵及山南西道兵二千討捕，刺史孫道平禽殺之。詔給復其州二年。

卓英倩的弟弟卓英璘，家住金州，州裏人因爲他而任官的也有一百多個，他武斷鄉里，招集無賴少年伺機變亂，依仗元載的權勢，州縣長官不敢過問。元載被殺，卓英璘盜取府庫兵器占據險要之地叛亂。皇帝下詔發動禁兵及山南西道兵二千人討伐收捕，刺史孫道平擒殺了他。下詔免除金州兩年的徭役。

李少良者，以吏治由諸帥府遷累殿中侍御史。罷，游京師，不見調，憤載不法，疏論其惡，帝留少良客省，欲究其事。其友韋頌者候之，漏言於陸珽。載召珽問知之，乃奏下少良御史臺，劾其漏禁中語，并與頌、珽論殺之。珽，善經子，與頌及少良善，又狎載子弟親黨，故載廉得其謀。

李少良這人，是因爲善於吏治而由諸帥府幾次升任爲殿中侍御史的。罷免官職後，他進入京城，不被調用，憤恨元載不法，上疏論説他的罪惡，皇帝把李少良留在客省，想要追究這事。他的朋友韋頌探望他，把這事泄漏給陸珽。元載召陸珽訊問而得知，便上奏將李少良送到御史臺，彈劾他泄露宫中話語，李少良與韋頌、陸珽一并論罪誅殺。陸珽，是陸善經的兒子，與韋頌及李少良友善，又親近元載的子弟親黨，因此元載查知到他的圖謀。

初，載盛時，人皆疾厭之。大曆八年，有晉州男子郇謨以麻總髮，持竹笥、葦席，行哭長安東市，人問之，曰：“我有字三十，欲以獻上，字言一事，即不中，以笥貯尸，席裹而棄之。”京兆以聞，帝召見，賜以衣，館内客省，問狀，多譏切載。其言團者，願罷諸州團練使，其言監

當初，元載權盛時，人們都厭惡他。大曆八年，晉州有個叫郇謨的男子用麻繩束髮，手持竹笥、葦席，在長安東市上邊走邊哭，人們問他，他説：“我有三十個字，想要獻給皇上，每個字説一件事，如果説得不對，用竹笥裝着尸體，用席裹着拋棄。”京兆尹報告皇帝，皇帝召見他，賜給他衣服，讓他住在宫内客省，問他寫的什麽，大多是譏刺指責元載的。其中説團字，是希

者，請罷諸道監軍，大抵類此。先是，天下兵興，凡要州權署團練、刺史。載用事，授刺史者悉帶團練以悅人心，故謨指而刺云。

望取消諸州團練使，其中說監字，是請求取消諸道監軍，大抵都是這一類。在這以前，國內戰事興起，凡是重要的州暫時設團練、刺史。元載掌權，授任刺史的都帶團練名銜以取悅人心，因此郇謨指責譏刺。

王縉

王縉，字夏卿，本太原祁人，後客河中。少好學，與兄維俱以名聞。舉草澤、文辭清麗科上第，歷侍御史、武部員外郎。祿山亂，擢太原少尹，佐李光弼，以功加憲部侍郎，遷兵部。史朝義平，詔宣慰河北，使還有指，俄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侍中，持節都統河南、淮西、山南東道諸節度行營事。辭侍中，加東都留守。歲餘，拜河南副元帥，損軍資錢四十萬緡，營完宮室。朱希彩殺李懷仙也，詔拜盧龍節度使，至幽州，委軍於希彩乃還。會辛雲京卒，兼領河東節度，讓還河南副元帥、東都留守。太原將王無縱、張奉璋恃功，以縉儒者易之，不如律令，縉斬以徇，諸將股栗。再歲還，以本官復知政事。

王縉，字夏卿，他本來是太原祁人，後來客居河中。年輕時好學，與兄長王維都聞名天下。參加草澤科和文辭清麗科考試都取得上等，歷任侍御史、武部員外郎。安祿山叛亂，王縉升任太原少尹，輔佐李光弼，因功加授憲部侍郎，升任兵部侍郎。平定史朝義，下詔王縉宣慰河北，他出使回來符合旨意，不久授任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任侍中，持節都統河南、淮西、山南東道各節度行營事。王縉辭讓侍中，加授東都留守。過了一年多，授任河南副元帥，減損軍資錢四十萬緡，用來修復宮室。朱希彩殺了李懷仙，下詔授任王縉爲盧龍節度使，他到了幽州，把軍隊委托給朱希彩後歸還。正值辛雲京去世，任王縉兼領河東節度，他辭掉河南副元帥、東都留守。太原將領王無縱、張奉璋依仗有功，以爲王縉是儒者而輕視他，不遵守律令，王縉斬殺他們示衆，諸將戰栗。第二年王縉回京城，以本官再次知政事。

時元載專朝，天子拱手，縉曲意附離，無敢忤。又恃才多所狎侮，雖載亦疾其凌靳也。京兆尹黎幹數論執，載惡之，縉折幹曰："尹，南方孤生，安曉朝廷事?"

當時元載專權朝廷，天子拱手無所作爲，王縉曲意依附，不敢違忤。又依仗自己有才能多有輕侮，即使元載也恨他高傲放肆。京兆尹黎幹多次固執議論，元載厭惡他，王縉羞辱黎幹說："尹，是南方孤陋的人，怎能知曉朝廷的事情?"

縉素奉佛，不茹葷食肉，晚節尤謹。妻死，以道政里第爲佛祠，諸道節度、觀察使來朝，必邀至其所，諷令出財佐營作。初，代宗喜祠祀，而未重浮屠法，每從容問所以然，縉與元載盛陳福業報應，帝意向之。繇是禁中祀佛，諷唄齋薰，號内道場，引内沙門日百餘，饌供珍滋，出入乘廐馬，度支具稟給。或夷狄入寇，必合衆沙門誦《護國仁王經》爲禳厭，幸

王縉平時信佛，不吃葷，晚年尤其謹慎。他的妻子去世後，他把道政里的宅第捨爲佛寺，各道節度使、觀察使來京朝見，王縉必定邀請來這裏，婉言勸說他們出錢幫助營建。當初，代宗喜好祠祀，而没有重視佛法，經常在閑暇時詢問爲什麽信奉佛教的事情，王縉與元載大談福業報應，代宗也有意傾向崇佛了。由此在宫禁中尊奉供佛，誦經供齋，稱爲内道場，每日引進一百多僧人，飲食供應豐盛，他們出入乘坐官廐車馬，由度支備辦稟給。有夷狄入侵，必定集合衆沙門

其去，則橫加錫與，不知紀極。胡人官至卿監、封國公者，著籍禁省，勢傾公王，群居賴寵，更相凌奪，凡京畿上田美產，多歸浮屠。雖藏奸宿亂踵相逮，而帝終不悟，詔天下官司不得棰辱僧尼。初，五臺山祠鑄銅爲瓦，金塗之，費億萬計。縉給中書符，遣浮屠數十輩行州縣，斂丐貲貨。縉爲上言："國家慶祚靈長，福報所馮，雖時多難，無足道者。禄山、思明毒亂方熾，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臨亂而踣，西戎內寇，未及擊輒去，非人事也。"故帝信愈篤。七月望日，宮中造盂蘭盆，綴飾鏐琲，設高祖以下七聖位，幡節、衣冠皆具，各以帝號識其幡，自禁內分詣道佛祠，鐃吹鼓舞，奔走相屬。是日立仗，百官班光順門奉迎導從，歲以爲常。群臣承風，皆言生死報應，故人事置而不修，大曆政刑，日以堙陵，由縉與元載、杜鴻漸倡之也。

唱誦《護國仁王經》來祈禱消災取勝，夷狄僥幸退走，皇帝便橫加賞賜，沒有限度。胡人有官做到卿監、封爲國公的，記名門籍可以出入宮禁，勢力超過王公，他們群居依賴恩寵，更相侵奪，凡是京畿的上等的田地美好的產業，多歸於佛寺。藏奸蓄亂的事情雖然相繼發生，代宗最終也不覺悟，下詔天下官司不得棰打僧尼。當初，五臺山寺院鑄銅爲瓦，塗上金粉，花費錢財億萬。王縉發給中書省符牒，派幾十個僧人分行州縣，聚斂錢財。王縉對代宗說："國家福運長久，是憑藉了福報，雖然時事多有災難，不足挂齒。安禄山、史思明毒亂正盛時，他們的兒子都遭到了災禍，僕固懷恩臨亂而死，西戎入侵，沒有反擊便退去，這都不是人爲的事情啊！"因此代宗對佛教更加深信不移。七月十五日，宮中造盂蘭盆，用金珠裝飾，設高祖以下七個聖位，幡節、衣冠都齊備，分別在幡上書寫帝號，從宮禁分道前往佛寺，鐃吹鼓舞，奔走相隨。這天排列儀仗，百官按班次在光順門奉迎導從，年年都如此。群臣承順風氣，都談論生死報應，因此人事擱置不修，大曆時期的政令刑法，日益廢弛，這就是王縉和元載、杜鴻漸倡導佛教的結果。

性貪冒，縱親戚、尼姑招納財賄，猥屑相稽，若市賈然。及敗，劉晏等鞫其罪，同載論死，晏曰："重刑再覆，有國常典，况大臣乎！法有首從，不容俱死。"於是以聞，上憫其耄，不加刑，乃貶括州刺史。久之，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建中二年死，年八十二。

王縉生性貪婪，放縱親戚、尼姑招財納賄，瑣屑盤查，像商賈一樣。等到他的惡事敗露，劉晏等人審訊他的罪行，同元載一起處以死罪，劉晏說："重刑得以再復核，這是國家的常典，何况是大臣！法律有首犯從犯之分，不要都處死。"於是奏報皇帝，皇帝憐憫王縉年老，不加刑，貶爲括州刺史。過了好久，他又升任太子賓客，在東都任職。建中二年去世，終年八十二歲。

黎幹

黎幹，戎州人。善星緯術，得待詔翰林，擢累諫議大夫，封壽春公。自負其辯，沾沾喜議論。

初，唐家郊祭天地，以高祖神堯皇帝配。寶應元年，杜鴻漸爲太常卿、禮儀使，於是禮儀判官薛頎、集賢校理歸崇敬等共建："神堯獨受命之主，非始封君，不得冒太祖配天

黎幹，戎州人。精通星緯數術，得以待詔翰林，幾次升任諫議大夫，封壽春公。自負有辯才，沾沾喜好議論。

當初，唐家郊祭天地，以高祖神堯皇帝配享。寶應元年，杜鴻漸任太常卿、禮儀使，當時禮儀判官薛頎、集賢校理歸崇敬等共同建議："神堯皇帝衹是受命之主，不是最初封的君主，不得冒稱太祖配享天地。景皇帝受封於唐，就是

地。景皇帝受封于唐，即商之契、周之后稷，請奉景皇帝配天地，於禮宜甚。”幹非之，乃上十詰、十難，傅經誼，抵鄭玄，以折頎、崇敬等，曰：“頎等引禘者至日祭天於圜丘，周人以遠祖配，今宜以景皇帝爲始祖，配昊天圜丘。臣幹一詰：《國語》稱有虞氏、夏后氏并禘黄帝，商禘舜，周禘嚳。二詰：《商頌·長發》，‘大禘也’。三詰：《周頌·雍》，‘禘太祖也’。四詰：《祭法》，虞、夏并禘黄帝，商、周俱禘嚳。五詰：《大傳》‘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六詰：《爾雅》‘禘，大祭也’。七詰：《家語》‘凡四代帝王所郊，皆以配天；所謂禘，五年大祭也’。八詰：盧植以‘禘，祭名。禘，諦也，事取明諦，故云’。九詰：王肅言‘禘，五年大祭’。十詰：郭璞亦云。此經傳先儒皆不言祭昊天於圜丘，根證章章，故臣謂禘止五年宗廟大祭，了無疑晦。”其十難，一曰：“《周頌·雍》之序曰：‘禘，祭太祖也。’鄭玄說‘禘，大祭也。太祖，謂文王也’。《商頌·長發》，‘大禘也’。玄曰：‘大禘，祭天也。’商、周兩《頌》，同文異解，索玄之意，以禘加‘大’，因曰‘祭天’。臣謂《春秋》‘大事于太廟’，雖曰‘大’，得祭天乎？虞、夏、商、周禘黄帝與嚳，《禮》‘不王不禘’，皆不言‘大’，玄安得稱祭天乎？《長發》所嘆，不及嚳與感生帝，故知不爲祭天侑嚳明矣。商、周五帝大祭見于經者甚詳，而禘主廟，不主天。今背孔子之訓言，取玄之偏誼，誣繆祀典，不見其可。”二曰：“‘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言惟天子當禘。如虞、夏出黄帝，

商代的契、周代的后稷，請奉景皇帝配享天地，在禮儀上極爲適宜。”黎幹認爲不對，便進上十詰、十難，傅會經義，否定鄭玄，來駁倒薛頎、歸崇敬等人，他說：“薛頎等引證禘祭於冬至夏至在圜丘祭天，周人以遠祖配享，今天應以景皇帝爲始祖，在圜丘配享昊天。臣黎幹第一詰：《國語》說有虞氏、夏后氏都禘祭黄帝，商禘祭舜，周禘祭嚳。第二詰：《商頌·長發》，‘是大禘’。第三詰：《周頌·雍》，‘是禘祭太祖’。第四詰：《祭法》，虞、夏都禘祭黄帝，商、周都禘祭嚳。第五詰：《大傳》說：‘不是天子者不禘祭，王者禘祭他祖父的先父，以他的祖父配享’。第六詰：《爾雅》說‘禘，是大祭’。第七詰：《家語》‘凡四代帝王所郊祭，都以他們配享昊天；所謂禘，就是五年大祭’。第八詰：盧植認爲‘禘，是祭名。禘，就是諦，事情取其明確精細，因此稱禘’。第九詰：王肅說‘禘，是五年大祭’。第十詰：郭璞也同王肅說法一樣。這些經傳與先儒都不說在圜丘祭祀昊天，證據顯明，因此臣認爲禘祇是指五年宗廟大祭，毫無疑義。”他的十難：第一難說：“《周頌·雍》篇的小序說：‘禘，是祭太祖。’鄭玄說‘禘，是大祭。太祖，是指文王’。《商頌·長發》篇，‘是大禘’。鄭玄說：‘大禘，是祭天。’商、周兩《頌》，文字相同解釋不同，探究鄭玄的意思，認爲禘加‘大’字，便說‘祭天’。臣認爲《春秋》上說‘大事於太廟’，雖然叫‘大’，能說是祭天嗎？虞、夏、商、周禘祭黄帝與嚳，《禮記》說‘不是王不禘祭’，都不說‘大’，鄭玄怎能稱爲祭天呢？《長發》篇所嘆息的，不涉及嚳與感生帝，可知不因祭天而以嚳配享是很明確了。商、周五帝大祭見於經的十分詳明，而禘祭是供奉祖廟，不供奉上天。如今違背孔子的訓言，采取鄭玄的偏見，妄言祀典，看不到有什麽合理。”第二難說：“‘不是王不禘祭，天子禘祭他祖父的先父，以他的祖父配享’。這是說祇有天子應當禘祭。如虞、夏出自黄帝，商、周出自嚳，以近祖配享他們。自出的祖先無宗廟，便從外至。自外至者，同之於天地，得主而止。另外自出者在母也是這樣。

商、周出嚳，以近祖配之。自出之祖無廟，乃自外至。自外至者，同之天地，得主而止。又自出者在母亦然。《春秋傳》‘陳，則我周之自出’。詎可謂出太微五帝乎？玄以一‘禘’爲三誼，在《祭法》則曰‘祭昊天於圜丘’。在《春秋傳》則‘郊以后稷配靈威仰’。在《商頌》曰‘祭天’。在《周頌》則禘曰‘大於四時祭，而小於祫’。本末駁舛，臆判自私，不足以訓。”三曰：“商、周之前，禘所自出。自漢、魏以來，曠千餘歲，其禮不講。蓋玄所説不當於經，不質于聖，先儒置之不用，是爲棄言。”四曰：“今禮家行於世者，皆本玄學。臣請取玄之隙，還破頎等所建。頎等曰：‘景皇帝爲始祖，以配天。’按《王制》‘天子七廟’。玄曰：‘周禮也。太祖與文、武之祧，合親廟四而七。商氏六廟，契與湯合二昭二穆而六。’據玄，則夏不以鮌、顓頊、昌意爲始祖，是又與玄乖背。自古未有以人臣爲始祖者，唯商以契，周以稷。夫稷、契皆天子元妃子。簡狄吞玄鳥卵而生契，契佐禹有大功，舜封之商，其《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后稷母曰姜嫄，出野履巨迹而生稷，稷勤稼穡，堯舉爲農師，舜封之邰，號曰后稷。其詩曰：‘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即有邰家室。’舜、禹有天下，契、稷在焉。《傳》曰：‘功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契爲司徒，而人輯睦，稷勤百穀而山死，皆在祀典。及子孫而有天下，故尊而祖之。”五曰：“既用玄説，小德配寡，而后稷止配一帝，不得全配五帝。今以景帝配昊天，於玄爲可爲不可乎？”六曰：“衆詰臣曰：‘上帝一帝，《周

《春秋傳》説‘陳，則是我周的所從出’。豈能説是出自太微五帝嗎？鄭玄以一‘禘’爲三義，在《祭法》中則説‘在圜丘祭昊天’。在《春秋傳》中則説‘郊祭以后稷配享靈威仰’。在《商頌》中則説‘祭天’。在《周頌》中則解釋禘説‘大於四時祭，而小於祫祭’。本末錯亂，私自臆斷不足爲訓。”第三難説：“商、周之前，禘祭祖之所從出。自漢、魏以來，經過一千餘年，不講究這種禮儀。大概鄭玄所説不合乎經，不能就正於聖人，先儒擱置它不用，因此是廢棄之言。”第四難説：“如今禮家所行於世的，都以鄭玄學説爲本。臣請取鄭玄的隙失，反過來駁倒薛頎等人的建議。薛頎等説：‘景皇帝爲始祖，以他配享上天。’按《王制》説‘天子七廟’。鄭玄説：‘這是周禮。指太祖與文王、武王之祧，合親廟中的高祖、曾祖、祖父、父親而爲七廟。商氏六廟，契與湯合二昭二穆而爲六廟。’依據鄭玄的説法，則夏不以鮌、顓頊、昌意爲始祖，這又與鄭玄相違背。自古没有以人臣爲始祖的，惟有商以契，周以后稷。后稷、契都是天子嫡妻的兒子。簡狄吞玄鳥卵而生契，契輔佐禹立有大功，舜封給他商，《詩經》中説：‘上天命令玄鳥，降下而誕生商朝，定居殷地無比廣大。’后稷的母親叫姜嫄，到野外踩了巨人的脚印而生下稷，稷辛勤稼穡，堯推舉他爲農師，舜封他在邰，號稱后稷。《詩經》中説‘踩了天帝的足趾印而感動，大福大吉。’‘即有邰的家室。’舜、禹有天下，契、稷都在。《傳》説：‘有功於民則祭祀他，勤勉王事則祭祀他。’契爲司徒，而人民和睦，稷勤勞種植百穀而死在山上，他們都在祀典之中。到了子孫擁有天下，因此尊崇而以他們爲始祖。”第五難説：“既然用鄭玄的説法，小德配寡，因而后稷衹配享一帝，不得全配五帝。如今以景皇帝配享昊天，在鄭玄看來是可以還是不可以呢？”第六難説：“衆人詰問臣説：‘上帝衹是一帝，《周官》講：祀天旅上帝，祀天旅四望。旅，就是衆。那麽上帝就是五帝了。’臣説：‘不對，旅有衆的意義，出自《爾雅》。又是祭祀之名，也叫陳。依照前面所詰問的，旅上帝是五帝，那麽

官》：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旅，衆也。則上帝是五帝。'臣曰：'否，旅有衆義，出於《爾雅》。又爲祭名，亦曰陳也。如前所詰，旅上帝爲五帝，則季氏旅於泰山可得爲四鎮邪?'"七曰："援玄之言，則景帝親盡，主應在祧，反配天地，禮不相值。夫所謂始祖者，經綸草昧，功普體大，以比元氣含覆廣大者也。故曰萬物之始，天也；人之始，祖也；日之始，至也。掃地而祭，則質；器用陶匏，則性；牲用犢，則誠；兆於南郊，則就陽。至尊至質，不敢同於先祖也。《白虎通義》曰：'祭天歲一者何？事之不敢黷也。'故因歲之陽氣始達而祭之。今一歲四祭，黷莫大焉。上帝五帝，祀闕不舉，怠孰甚焉？黷與怠，皆失也。臣聞親有限，祖有常，聖人制禮不以情變。唐家累聖，歷祀百年，非不知景帝爲始封。當時通儒巨工尊高祖以配天，宗太宗以配上帝，人神克厭，爲日既久。乃今以神堯降侑含樞紐，而太宗仍配上帝，則樞紐上帝佐也。以子先父，非天地祖宗之意。"八曰："景皇帝非造我區夏，不得與夏之禹、商之契、周之稷、漢高帝、魏武帝、晋宣帝、唐神堯皇帝并功，則陟配圜丘，上與天匹，曾謂圜丘不如林放乎?"九曰："魏以武帝、晋以宣帝爲始祖者，夫操與懿皆人傑也。擁天下强兵，挾弱主，制海内之命，名雖爲臣，勢實爲君，後世因之以成帝業，尊而祖之，不亦可乎?"十曰："神堯拯隋室之亂，振臂大呼，濟人塗炭，汛掃蕩攘，群凶無餘，出入不數年而成王業，漢祖之功不能加焉。夏以禹，漢以高帝，我以神堯爲始祖，訂夏法漢，於義何嫌？今頎、崇敬革天對，季氏旅於泰山可以稱爲四鎮嗎?'"第七難説："援引鄭玄的説法，那麽景帝親盡，主應當在祧，反而配享天地，與禮不相符合。所謂始祖，是經綸於草昧之時，功普而體大，可比作元氣的含覆廣大。因此説萬物的開始，是天；人的開始，是祖先；日的開始，是至。掃地而祭，則質；器物用陶匏，則性；牲畜用犢，則誠；兆於南郊，則趨太陽。極尊極質，不敢與先祖相同。《白虎通義》説：'祭天爲什麽每年一次？是因爲不敢多了以致輕慢。'所以隨着每年的陽氣開始到來而祭天。如今一年四祭，輕慢得没有比這更大的了。上帝五帝，祀典空缺不行，怠惰得没有比這更嚴重的了。輕慢與怠惰，都是錯誤。臣聽説親有限，祖有常，聖人制訂禮典不因感情改變。唐家列聖，祭祀歷經百年，不是不知道景帝是始封，當時通儒博學尊高祖以配享昊天，崇太宗以配享上帝，人神滿意，爲時已久。如今乃以神堯皇帝降下配享含樞紐，而太宗仍然配享上帝，然而含樞紐是上帝的輔佐。以兒子先於父親，不是天地祖宗的意願。"第八難説："景皇帝没有開創我華夏，不得與夏朝的禹、商朝的契、周朝的稷以及漢高帝、魏武帝、晋宣帝、唐神堯皇帝功績等同，而升格在圓丘配享，上與天匹，難道説圓丘不如林放嗎?"第九難説："魏以武帝、晋以宣帝爲始祖，是因爲曹操和司馬懿都是人傑。擁天下强兵，挾持弱主，制御海内之命，名義雖然是臣，權勢實際是君，後世因之而成就帝業，尊崇而以爲始祖，不適宜嗎?"第十難説："神堯皇帝拯救隋室之亂，振臂大呼，救民於災難困苦之中，掃除滌蕩，使群凶没有遺留，出入不數年而成就王業，漢高帝的功績也不能超過。夏朝以禹，漢朝以高帝，我朝以神堯皇帝爲始祖，參訂夏朝依法漢朝，在道理上有什麽嫌疑？如今薛頎和歸崇敬革除天對，變易祖廟，事關重大而不稽考於古，難用疑文僻説來確定。臣的官職以諫爲名，不敢不竭盡愚忠。"奏議進上，代宗不同意他的説法。後來名儒集中議論，而景帝配享昊天最終寫上禮典。

易祖廟，事之大者不稽于古，難以疑文僻說定之。臣官以諫爲名，不敢不盡愚。”議聞，代宗不韙其言。其後名儒大議，而景帝配天卒著于禮。

俄遷京兆尹，頗以治稱。京師苦樵薪乏，幹度開漕渠，興南山谷口，尾入于苑，以便運載。帝爲御安福門觀之。幹密具舸船作倡優水嬉，冀以媚帝。久之，渠不就。俄改刑部侍郎。魚朝恩敗，坐交通，出爲桂管觀察使。大曆八年，復召爲京兆尹。時大旱，幹造土龍，自與巫覡對舞，彌月不應。又禱孔子廟，帝笑曰：“丘之禱久矣。”使毁土龍，帝減膳節用，既而霔雨。十三年，涇水擁隔，請開鄭、白支渠，復秦、漢故道以溉民田，廢碾磑八十餘所。

不久黎幹升任京兆尹，很以善於治理見稱。京城苦於缺乏柴薪，黎幹規劃開鑿漕渠，起於南山谷口，最後進入禁苑，使得運載便利。代宗爲此登上安福門觀看。黎幹秘密準備舸船表演倡優水嬉，希望以此討好皇上。過了好久，渠没有修成。不久改任刑部侍郎。魚朝恩事敗，黎幹因與魚朝恩交往獲罪，出任桂管觀察使。大曆八年，又召入任京兆尹。當時大旱，黎幹製造土龍，自己與男女巫覡對舞，一個多月不見應驗。又禱告孔子廟，代宗笑道：“孔丘的祈禱很久了。”叫人毁掉土龍，代宗減省膳食節約費用，不久降下大雨。十三年，涇水阻塞，黎幹請求開鑿鄭、白支渠，恢復秦、漢時期的水道以灌溉民田，廢除水碾磨八十多所。

幹性貪暴，既復用，不暇念治，專徇財色，附會嬖近，挾左道希主恩，帝甚惑之。德宗在東宫，幹與宦者特進劉忠翼陰謀，幾危宗嗣。及即位，又詭道希進，密乘車謁忠翼。事覺，除名長流，既行，市人數百群噪投礫從之，俄賜死藍田驛。

黎幹品性貪暴，重新被任用後，顧不上治理，一心貪戀財色，依附嬖幸近侍，挾持歪門邪道來希求進升，代宗很被他迷惑。德宗在東宫，黎幹與宦官特進劉忠翼私下謀劃，幾乎危及宗嗣。德宗即位後，黎幹又用詭計希求進用，秘密乘車謁見劉忠翼。事情被發覺，將黎幹除名長期流放，黎幹出發時，市上幾百人成群地呼叫着用瓦塊投擲他，不久賜死在藍田驛。

忠翼本名清潭，與左衛將軍董秀皆有寵於代宗。當盛時，爵賞在其口吻，掊冒財賄，貲産累皆巨萬。至是積前罪，并及誅。

劉忠翼本名劉清潭，與左衛將軍董秀都受到代宗寵愛。當他權盛時，爵賞全憑他一句話，搜括財賄，資産積累都達到巨萬。到這時連同他過去的罪惡一起清算，和黎幹一同被誅殺。

楊炎

楊炎，字公南，鳳翔天興人。曾祖大寶，武德初爲龍門令，劉武周攻之，死于守，贈全節侯。祖哲，以孝行稱。父播，舉進士，退居求志，玄宗召拜諫議大夫，棄官歸養。肅宗時，即家拜散騎常侍，號玄靖先生。

楊炎，字公南，鳳翔天興人。曾祖楊大寶，武德初年任龍門令，劉武周攻打龍門，爲守城而死，追贈全節侯。祖父楊哲，以孝行見稱。父親楊播，參加進士科考試，退隱養志，玄宗召入授任諫議大夫，棄官歸養。肅宗時，到他家裏任他爲散騎常侍，賜號玄靖先生。

炎美須眉，峻風宇，文藻雄蔚，然豪爽尚氣。河西節度使吕崇賁辟掌

楊炎鬚眉漂亮，風度嚴正，文采雄蔚，豪爽而崇尚氣節。河西節度使吕崇賁徵他爲掌書記。

書記。神烏令李太簡嘗醉辱之，炎令左右反接，榜二百餘，幾死，崇賁愛其才，不問。李光弼表爲判官，不應。召拜起居舍人，固辭。父喪，廬墓側，號慕不廢聲，有紫芝白雀之祥，詔表其閭。炎三世以孝行聞，至門樹六闕，古所未有。終喪，爲司勛員外郎，遷中書舍人，與常衮同時知制誥。衮長於除書，而炎善德音，自開元後言制詔者，稱“常楊”云。

神烏令李太簡曾經喝醉酒辱駡他，楊炎命令左右把李太簡反綁起來，鞭打二百多下，幾乎打死，吕崇賁愛惜他的才能，不過問。李光弼上表請他任判官，他没有接受。召入朝廷任起居舍人，他堅決辭謝。父親去世，楊炎在墓旁修築廬舍守孝，號哭不絶聲，有紫芝白雀的祥瑞，下詔旌表他的門閭。楊炎三世以孝行知名，以至門前樹立六闕，是自古以來所未有的。服喪期滿，楊炎任司勛員外郎，升任中書舍人，與常衮同時知制誥。常衮擅長撰寫授任的詔書，而楊炎善於撰寫降恩的德音，自開元以後提起撰寫制詔的人，都稱“常楊”。

宰相元載與炎同郡，炎又元出也，故擢炎吏部侍郎、史館修撰。載當國，陰擇才可代己者，引以自近，初得禮部侍郎劉單，會卒，復取吏部侍郎薛邕，邕坐事貶，後得炎，親重無比。會載敗，坐貶道州司馬。

宰相元載與楊炎同鄉，楊炎又出自元氏門下，因此楊炎被升任吏部侍郎、史館修撰。元載執政，暗中選擇可以代替自己的人才，引爲親近，最初得到禮部侍郎劉單，不久劉單去世，又選取吏部侍郎薛邕，薛邕因事獲罪被貶，後來得到楊炎，親近愛重無比。適逢元載事敗，楊炎獲罪貶爲道州司馬。

德宗在東宫，雅知其名，又嘗得炎所爲《李楷洛碑》，寘于壁，日諷玩之。及即位，崔祐甫薦炎可器任，即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德宗在東宫時，就聽到了楊炎的名聲，又曾得到楊炎撰寫的《李楷洛碑》，懸挂在墻壁上，每天咏誦賞玩。德宗即位以後，崔祐甫推薦楊炎可以重用，即時授任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舊制，天下財賦皆入左藏庫，而太府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覆出納，舉無干欺。及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京師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禁，乃悉租賦進大盈内庫。天子以給取爲便，故不復出。自是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得計羸少。而宦官以冗名持簿者三百人，奉給其間，根柢連結不可動。及炎爲相，言於帝曰：“財賦者，邦國大本，而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亂重輕繫焉。先朝權制，以中人領其職，五尺宦豎操邦之柄，豐儉盈虚，雖大臣不得知，則無以計天下利害。陛下至德，惟人是恤，參計敝蠹，莫與斯甚。臣請出之，以歸有

依照舊制，天下財賦都納入左藏庫，而太府四季將數字奏報上達，經過尚書省比部審核出納，絶無差錯。到第五琦任度支、鹽鐵使時，京都豪將無限制地索取，第五琦禁止不了，便把租賦全部收進大盈内庫。天子認爲給取方便，就不讓再移出。從此天下公賦成爲天子的私人儲藏，有關部門不能計算羸餘和不足。而宦官以冗名持簿書的有三百人，都由這裏供給，根柢連結不能動摇。到楊炎任宰相時，他對皇上説：“財賦，是國家的根本，是人們得以存活的咽喉要害，關係着天下的治亂重輕。先朝權宜措置，以宦官統領此職，五尺宦官來操持國家大權，豐歉盈虚，即使大臣也不得知道，則無從計劃天下的利害。陛下至德，一心顧惜百姓，檢察當今弊政，没有比這更嚴重的。臣請求將租賦從内庫移出來，歸

司。度宫中經費一歲幾何，量數奉入，不敢以闕。如此，然後可以議政，惟陛下審察。”帝從之。乃詔歲中裁取以入大盈，度支具數先聞。

有關部門掌管。預算宫中經費一年需要多少，量數送入，不敢短少。這樣纔可以議政，希望陛下審察。”皇上聽從了。便下詔每年在租賦裏裁取一部分奉入大盈内庫，而度支要先把全部數字奏報上來。

初，定令有租賦庸調法，自開元承平久，不爲版籍，法度抏敝。而丁口轉死，田畝換易，貧富升降，悉非向時，而户部歲以空文上之。又戍邊者，蠲其租、庸，六歲免歸。玄宗事夷狄，戍者多死，邊將諱不以聞，故貫籍不除。天寶中，王鉷爲户口使，方務聚斂，以其籍存而丁不在，是隱課不出，乃按舊籍，除當免者，積三十年，責其租、庸，人苦無告，故法遂大敝。至德後，天下兵起，因以饑癘，百役并作，人户凋耗，版圖空虚。軍國之用，仰給於度支、轉運使；四方征鎮，又自給於節度、都團練使。賦斂之司數四，莫相統攝，綱目大壞。朝廷不能覆諸使，諸使不能覆諸州。四方貢獻，悉入内庫，權臣巧吏，因得旁緣，公托進獻，私爲贓盜者，動萬萬計。河南、山東、荆襄、劍南重兵處，皆厚自奉養，王賦所入無幾。科斂凡數百名，廢者不削，重者不去，新舊仍積，不知其涯。百姓竭膏血，鬻親愛，旬輸月送，無有休息。吏因其苛，蠶食于人。富人多丁者，以宦、學、釋、老得免，貧人無所入則丁存。故課免於上，而賦增於下。是以天下殘瘁，蕩爲浮人，鄉居地著者百不四五。

當初，定下法令有租庸調法，自從開元長久承平，不再編造版籍，法度破壞。而丁口轉遷死亡，田畝易主，貧富升降，都不是以前簿册上的情況，户部却每年用空文上報。另外防守邊疆的人，蠲免他們的租、庸，滿了六年免戍回來。玄宗用兵夷狄，防守邊疆者大多死亡，邊將隱諱不上報，使得原來的户籍不能除掉。天寶年間，王鉷任户口使，正致力於聚斂，認爲户籍上存在而丁口不在，是想隱瞞不課税，便按照舊的户籍，除去應當免繳的，積三十年計算，責令繳納租、庸，弄得百姓深受其苦無處申告，而租庸調法便大爲敗壞。至德以後，天下用兵，接着出現饑荒病疫，加上各種勞役，弄得人户損耗，籍帳空虚。軍國費用，由度支、轉運使供給；四方征鎮，又由節度、都團練使自給。賦斂部門有好幾個，不相統管，綱目大壞。朝廷不能審核諸使，諸使不能審核諸州。四方貢獻，都納入内庫，權臣巧吏，藉機依附勾結，表面藉口進獻，私下貪贜盗竊的，動輒以萬萬計。河南、山東、荆襄、劍南有重兵的地方，都供給自己豐厚的奉養，國家賦税收入没有多少。科斂的名目有幾百種，廢止的不削除，重複的不去掉，新舊累積，没有範圍。百姓竭盡膏血，鬻賣骨肉，旬輸月送，没有休止。官吏再利用這些苛捐雜税，蠶食百姓。富户人丁多的，可以利用做官、當學生、做僧人、做道士得以免税，貧户没有什麽收入而丁口存在就要繳賦税。因此課税蠲免於上，而賦税增加於下。所以天下殘瘁，動蕩爲浮人，能够居住在家鄉定居在一個地方的一百人中不過四五人。

炎疾其敝，乃請爲兩税法以一其制。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制入。户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州縣税三

楊炎對這些情況深惡痛絶，就建議實行兩税法來統一税制。凡百役的費用，一錢的聚斂，先預計數目而向百姓徵收，量出而制入。户口不分主客，以現有居住的人編爲簿籍；人口不論丁中，以貧富爲差别。没有固定住處而行商的人，

十之一，度所取與居者均，使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入之，俗有不便者三之。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其田畝之稅，率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爲準，而均收之。夏稅盡六月，秋稅盡十一月，歲終以户賦增失進退長吏，而尚書度支總焉。帝善之，使諭中外。議者沮詰，以爲租庸令行數百年，不可輕改。帝不聽。天下果利之。自是人不土斷而地著，賦不加斂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虛實，吏不誡而奸無所取，輕重之權始歸朝廷矣。

炎興嶺表，以單議悟天子，中外翕然屬望爲賢相。居數月，崔祐甫疾，不能事，喬琳免，炎獨當國，遂多變祐甫之政，減薄護元陵功優，人始不悦。又請開豐州陵陽渠，發畿縣民役作，閭里騷然，渠卒不就。

素德元載，思有以報之，於是復議城原州，節度使段秀實謂安邊却敵，宜以緩計，方農事，不可遽興功。炎怒，追秀實爲司農卿，以邠寧李懷光督作，遣朱泚、崔寧統兵各萬人翼之。詔書下，涇軍恚曰："吾軍爲國西屏十餘年。始自邠土，農桑地著之安，徙此榛莽中，手披足踐，既立城壘，則又投之塞外，且安寘此乎！"又懷光持法嚴，舉軍畏之。裨將劉文喜因人之怨，乃上疏求秀實、朱泚爲使。詔以泚代懷光，文喜不奉詔，閉城拒守，質其子吐蕃以求援。時方暵旱，人情騷擕，群臣皆請赦文喜，帝不聽。詔減服御給軍，且趣師涇州，士當受春服者皆即賜。命泚、懷光率軍攻之，壘環其州。別將劉海賓斬文喜，獻其首，涇州平，而原卒

在所在州縣納稅三十分之一，估計他繳納的和定居的人相等，使他不能僥幸得利。定居者的稅收，秋夏兩次徵收，習俗有不便的分三次。其租、庸、雜徭都減省合并，而丁額不取消。那些田畝之稅，都以大曆十四年墾田的數目爲標準，平均收取。夏稅在六月底收完，秋稅在十一月底收完，年終根據户口賦稅的增減來升降長官，而以尚書度支來總管。皇上認爲很好，便讓告諭朝廷内外。議論者責難，認爲租庸令已經施行了幾百年，不可輕易改變。皇上没有聽從他們。天下果然因此受益。從此人們不用土斷而隨着居住地編入户籍，賦稅不增加而收入增加，賬籍不用編造而得知虛實，官吏不用勸誡而奸詐無所掠取，輕重之權開始收歸朝廷了。

楊炎起於嶺表，以獨到見解啓悟天子，朝廷内外都一致希望他成爲賢相。幾個月以後，崔祐甫患病，不能處理政事，喬琳罷免，楊炎獨自承擔國政，於是他多方改變崔祐甫的措施，減少護作元陵的功勞優待，人們開始不滿意。他又請求開鑿豐州陵陽渠，徵發畿縣百姓役作，閭里騷動，陵陽渠最終没有修成。

楊炎平時對元載感恩戴德，思量着用什麽報答他，於是重新建議在原州修築城池，節度使段秀實説安邊退敵，應當慢慢謀劃，正值農忙時節，不可立即興起功役。楊炎憤怒，追回段秀實爲司農卿，用邠寧李懷光監督修作，派朱泚、崔寧各統兵一萬隨後輔助。詔書下達，涇州軍人憤怒地説："我軍作爲國家西邊屏障十多年了。開始在邠州，剛有了農桑可以安寧定居，却要遷到荒野之地，手披足踐，已經建立了城壘，現在又要投奔到塞外，不如在這裏過下去吧！"另外李懷光持法嚴酷，全軍都害怕他。裨將劉文喜利用人們的怨恨，便上疏請求任段秀實、朱泚爲節度使。下詔以朱泚替代李懷光，劉文喜不接受詔書，閉城拒守，將他的兒子作爲人質向吐蕃求援。當時正值大旱，人情騷動，群臣都請求赦免劉文喜，皇上不聽從。下詔減少供給軍人的衣服車馬，并且催促軍隊去涇州，應當發給士兵的春服都立即賜下。命令朱泚、李懷光率軍攻打劉文

不能城。

喜，築營壘圍困涇州。涇州別將劉海賓斬殺劉文喜，獻上首級，涇州平定，而原州終於不能修築城池。

又以劉晏劾載，已坐貶，乃出晏忠州，用庾準爲荆南節度使，誣晏殺之，朝野側目。李正己表請晏罪，炎懼，乃遣腹心分走諸道：裴冀使東都、河陽、魏博，孫成使澤潞、磁邢、幽州，盧東美使河南、淄青，李舟使山南、湖南，王定使淮西。聲言宣慰，而實自辯解，言"晏往嘗傅會奸邪，謀立獨孤妃爲后，帝自惡之，非它過也"。帝聞，使中人復其言於正己，還報信然，於是帝意銜之，未發也。

楊炎又因爲劉晏彈劾元載，已經獲罪貶官，就出任劉晏爲忠州刺史，任庾準爲荆南節度使，誣陷劉晏并殺了他，朝野爲之側目。李正己上表請問劉晏有什麼罪行，楊炎懼怕，就派遣心腹分别前往各道：裴冀出使東都、河陽、魏博，孫成出使澤潞、磁邢、幽州，盧東美出使河南、淄青，李舟出使山南、湖南，王定出使淮西。揚言宣慰，而實際上爲自己辯解，説"劉晏過去曾附會奸邪，陰謀立獨孤妃爲皇后，皇上自己憎惡他，并不是其他罪過"。皇上聽説後，派宦官到李正己那裏核實上面這番話，宦官回來説確實有，於是皇上對楊炎有些怨恨，衹是還未有所舉動。

會盧杞以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炎中書侍郎，同秉政。杞無術學，貌幺陋，炎薄之，托疾不與會食，杞陰爲憾。舊制，中書舍人分押尚書六曹，以平奏報。開元初，廢其職。杞請復之，炎固以爲不可，杞益怒。又密啓主書過咎，逐之，炎曰："主書，吾局吏也，吾當自治之，奈何相侵邪？"始，炎還朝，道襄、漢，因勸梁崇義入朝，後又使李舟邀説之，崇義益反側。及其叛，議者歸咎炎，以爲趣成之。帝欲以淮西李希烈統諸軍致討，炎曰："希烈始與李忠臣爲子，逐忠臣取其位，此可以任乎？居無尺寸功，猶倔强不奉法，設使平賊，陛下將何以制之？"帝不能平，恚曰："朕業許之，不能食吾言。"遂用希烈。又嘗訪群臣可大任者，杞薦張鎰、嚴郢，而炎舉崔昭、趙惠伯。帝以炎論議疏闊，遂罷爲尚書左僕射。既謝，對延英訖，不至中書，杞怒，益欲中之。

正值盧杞以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任楊炎爲中書侍郎，共同執政。盧杞不學無術，相貌醜陋，楊炎輕視他，推托有病不與他一同吃飯，盧杞心中怨恨。舊制，中書舍人分管尚書六曹，平審奏報。開元初年，廢除了這一職責。盧杞請求恢復，楊炎堅持認爲不可，盧杞更加憤怒。盧杞又秘密啓告主書的過失，把他逐出，楊炎説："主書，是我的局吏，我自己會懲治，爲什麼要侵權呢？"當初，楊炎還朝，路過襄、漢，便勸説梁崇義入朝，後來又派李舟招勸，梁崇義更加不想效忠。等到梁崇義反叛，議論者歸罪於楊炎，認爲是他促成的。皇上想用淮西李希烈統領諸軍討伐，楊炎説："李希烈開始與李忠臣爲子，驅逐李忠臣奪取他的職位，這種人可以任用嗎？李希烈平時没有尺寸的功勞，還倔强不奉法，假如平定了叛賊，陛下將怎樣駕馭他呢？"皇上憤慨不滿，發怒道："朕已經許諾他，不能食言。"便任用了李希烈。又曾經訪問群臣中可以承擔重任者，盧杞推薦張鎰、嚴郢，而楊炎推舉崔昭、趙惠伯。皇上因楊炎議論粗略不周密，便罷免他宰相改任尚書左僕射。楊炎謝恩後，在延英殿對奏完畢，不去中書省，盧杞憤怒，更想要中傷他。

先是，嚴郢爲京兆尹，不附炎，炎諷御史張著劾之，罷兼御史中丞。源休與郢不善，自流人擢休爲京兆少尹，令伺郢過。休反與郢善，炎怒。會張光晟謀殺回紇酋帥，乃使休使回紇。郢坐度田不實，下除大理卿。至是炎罷，其子弘業賕賂狼藉，故杞引郢爲御史大夫按之，并得它過。惠伯爲河南尹時，嘗市炎第爲官廨。御史劾炎宰相抑吏市私第，貴取其直。杞召大理正田晋評罪，晋曰："宰相於庶官比監臨，計羨利，罪奪官。"杞怒，謫晋衡州司馬。於是當監主自盜，罪絞。開元時，蕭嵩嘗度曲江南，欲立私廟，以爲天子臨幸處乃止，後炎復取以立廟。飛語云："地有王氣，故炎取之。"帝聞，震怒。會獄具，詔三司同覆，貶崖州司馬同正。未至百里，賜死，年五十五。貶惠伯多田尉，亦殺之。

原先，嚴郢任京兆尹，不依附楊炎，楊炎勸説御史張著彈劾他，罷免他兼御史中丞的職務。源休與嚴郢關係不好，楊炎將源休從流人升任京兆少尹，叫他留意嚴郢的過失，源休反而與嚴郢友善，楊炎很憤怒。正值張光晟謀劃殺掉回紇酋帥，便派源休出使回紇。嚴郢因計量田地不實獲罪，降任大理卿。到這時楊炎罷免宰相，他的兒子楊弘業索求賄賂名聲狼藉，因此盧杞任用嚴郢爲御史大夫審訊他，并且查出其他罪過。趙惠伯任河南尹時，曾買下楊炎的宅第作爲官署。御史彈劾楊炎身爲宰相强迫官吏買自己的私人宅第，收取高價。盧杞召大理正田晋評罪，田晋説："宰相對於百官好比監督臨親，圖謀餘利，罪應削奪官職。"盧杞發怒，貶謫田晋爲衡州司馬。於是將楊炎判作監主自盗，罪應絞殺。開元時期，蕭嵩曾度量曲江南邊，想要建立私廟，考慮到這裏是天子來過的地方便中止了，後來楊炎又選取這個地方建立了私廟。有流言蜚語説："這個地方有王氣，因此楊炎取用它。"皇上聽説，震怒。正值楊炎的案子已經判定，下詔三司一同復核，貶楊炎爲崖州司馬同正員。楊炎還未走出一百里，賜死，終年五十五歲。貶趙惠伯爲多田尉，也殺了他。

初，炎矯飭志節，頗得名。既傅會元載抵罪，俄而得政，然忮害根中，不能自止。睚眦必仇，果於用私，終以此及禍。自道州還也，家人以緑袍木簡棄之，炎止曰："吾嶺上一逐吏，超登上台，可常哉？且有非常之福，必有非常之禍，安可棄是乎？"及貶，還所服。久之，詔復其官，謚肅愍，左丞孔戣駁之，更曰平厲。

當初，楊炎假裝勉勵志節，很有名聲。附會元載抵罪以後，不久得以掌握大權，然而嫉害根於本性，不能自我克制。怨忿成仇，專斷謀私，最終因此得禍。他從道州回朝時，家人將緑袍木簡拋棄，楊炎制止説："我是嶺上一個被貶逐的官吏，超登上臺，可能長期如此嗎？并且有非常之福，必定有非常之禍，怎麽可以拋棄這些呢？"到貶官時，他又穿上了這套衣服。過了好久，下詔恢復他的官職，謚號叫肅愍，左丞孔戣提出反駁，改謚號叫平厲。

庾準

庾準者，常州人。無學術，以柔媚自進，得幸於王縉，驟至中書舍人，時流蚩薄之。再遷尚書右丞。縉得罪，出爲汝州刺史。復入爲司農卿。又善炎，故炎使節度荆南；晏已

庾準，常州人。不學無術，以柔媚得以進用，爲王縉所寵幸，很快做到中書舍人，爲當時的流言所非議。再次升任尚書右丞。王縉獲罪，庾準出任汝州刺史。重新召入任司農卿。又與楊炎友善，因此楊炎派他任荆南節度使；劉晏被誣

誣死，引爲尚書左丞。建中三年卒，贈工部尚書。

陷死後，楊炎任用他爲尚書左丞。建中三年去世，追贈工部尚書。

嚴郢

嚴郢，字叔敖，華州華陰人。父正誨，以才吏更七郡，終江南西道采訪使。

嚴郢，字叔敖，華州華陰人。父親嚴正誨，因爲有治理的才能接連在七郡任職，官位終於江南西道采訪使。

郢及進士第，補太常協律郎，守東都太廟。禄山亂，郢取神主秘于家，至德初，定洛陽，有司得以奉迎還廟，擢大理司直。

嚴郢考中進士科，補任太常協律郎，守東都太廟。安禄山叛亂，嚴郢取走神主秘密藏在家中，至德初年，平定洛陽，有關部門得以奉迎神主送還太廟，嚴郢升任大理司直。

吕諲鎮江陵，表爲判官。方士申泰芝以術得幸肅宗，遨游湖、衡間，以妖幻詭衆，奸贓巨萬，潭州刺史龐承鼎按治。帝不信，召還泰芝，下承鼎江陵獄。郢具言泰芝左道，帝遣中人與諲雜訊有狀，帝不爲然。御史中丞敬羽白貸泰芝，郢方入朝，亟辨之。帝怒，叱郢去。郢復曰："承鼎劾泰芝詭沓有實，泰芝言承鼎驗左不存。今緩有罪，急無罪，臣死不敢如詔。"帝卒殺承鼎，流郢建州。泰芝後坐妖妄不道誅。代宗初，追還承鼎官，召郢爲監察御史，連署帥府司馬。

吕諲鎮守江陵，上表推薦他爲判官。方士申泰芝以巫術得到肅宗寵幸，遨游在湖、衡之間，以妖幻惑衆，奸贓巨萬，被潭州刺史龐承鼎審查追究。皇上不信，召回申泰芝，將龐承鼎下到江陵獄中。嚴郢詳細報告了申泰芝的歪門邪道，皇上派遣宦官與吕諲一同審訊確有罪狀，皇帝不以爲然。御史中丞敬羽奏請寬免申泰芝，嚴郢剛入朝，竭力争辯。皇上憤怒，叱嚴郢退去。嚴郢又説："龐承鼎彈劾申泰芝欺詐貪婪屬實，申泰芝説龐承鼎没有驗證，如今寬緩有罪的，懲罰無罪的，臣死也不敢奉詔。"皇上最終還是殺了龐承鼎，流放嚴郢到建州。申泰芝後來因妖妄不道獲罪被殺。代宗初年，追還龐承鼎官職。召嚴郢任監察御史，接連署任帥府司馬。

郭子儀表爲關内、河東副元帥府判官，遷行軍司馬。子儀鎮邠州，檄郢主留務。河中士卒不樂戍邠，多逃還。郢取渠首尸之，乃定。

郭子儀表請嚴郢爲關内、河東副元帥府判官，升任行軍司馬。郭子儀鎮守邠州，徵召嚴郢主持留務。河中士卒不樂意戍守邠州，大多逃回，嚴郢把爲首的殺了示衆，纔穩定下來。

歲餘，召至京師，元載薦之帝，時載得罪，不見用。御史大夫李栖筠亦薦郢，帝曰："是元載所厚，可乎?"答曰："如郢材力，陛下不自取，而留爲奸人用邪?"即日拜河南尹、水陸運使。大曆末，進拜京兆尹。嚴明持法令，疾惡撫窮，敢誅殺，盗賊一衰，减隸官匠丁數百千人，號稱職尹。

過了一年多，召嚴郢到京師，元載將他推薦給皇上，當時元載獲罪，嚴郢没有被任用。御史大夫李栖筠也推薦嚴郢，皇上説："這人是元載所親近的，可以任用嗎?"李栖筠回答説："像嚴郢的才能，陛下不自己取用，要留下來給奸人用嗎?"當日授任嚴郢爲河南尹、水陸運使。大曆末年，進任京兆尹。嚴郢執行法令嚴明，嫉惡撫窮，敢於誅殺，盗賊匿迹，減免隸官匠丁幾百上千人，被譽爲稱職的京兆尹。

宰相楊炎請屯田豐州，發關輔民鑿陵陽渠，郢習朔邊病利，即奏：

宰相楊炎請求在豐州屯田，徵發關輔百姓開鑿陵陽渠，嚴郢熟悉北邊利弊，便上奏説道：

“舊屯肥饒地，今十不墾一，水田甚廣，力不及而廢。若發二京關輔民浚豐渠營田，擾而無利。請以内苑蒔稻驗之，秦地膏腴，田上上，耕者皆畿人，月一代，功甚易，又人給錢月八千，糧不在，然有司常募不能足。合府縣共之，計一農歲錢九萬六千，米月七斛二斗，大抵歲僦丁三百，錢二千八百八十萬，米二千一百六十斛，臣恐終歲穫不酬費。况二千里發人出塞，而歲一代乎？又自太原轉糧以哺，私出資費倍之，是虚畿甸，事空徭也！”郢又言：“五城舊屯地至廣，請以鑿渠糧俾諸城，夏貸冬輸，取渠工布帛給田者，令據直轉穀，則關輔免調發，而諸城闢田。”炎不許，渠卒不成，棄之。

“以往屯田的肥饒土地，如今開墾不到十分之一，水田很廣，由於勞力不够而荒廢了。如果徵發二京關輔百姓開鑿豐渠屯田，煩擾民衆而没有利益。請求用内苑種稻來驗證，秦地肥美，田爲上等，耕種者都是畿輔地區的人，每人每個月替换一次，出工很容易，每人每月給工錢八千，糧食還不包括在内，然而有關部門經常招募不够數。與府縣的人合在一起，合計一個農民每年花錢九萬六千，米每月七斛二斗，大抵每年雇勞力三百人，花錢二千八百八十萬，米二千一百六十斛，臣恐怕年終所得還抵不上這些費用。何况二千里徵發百姓出塞，能每年替换一次嗎？又自太原轉運糧食供給，私出資費又超過一倍，這是空虚了京城地區，去從事空虚的徭役啊！”嚴郢又説：“五城舊屯田地極廣，請將鑿渠的糧食供給各城，夏天貸出冬天輸入，取渠工布帛供給屯田的人，命令根據價值轉交穀物，則關輔免去調發，而各城增闢屯田。”楊炎不允許，渠最終未修成，放棄了。

御史臺請天下斷獄一切待報，唯殺人許償死，論徒者得悉徙邊。郢言：“罪人徙邊，即流也。流有三，而一用之，誠難。且殺人外猶有十惡、僞造用符印、强光火諸盗，今一徙之，法太輕，不足禁惡。又罪抵徒，科别差殊，或毆傷、夫婦離非義絶、養男别姓、立嫡不如式、私度關、冒户等不可悉，而與十惡同徙，即輕重不倫。又按，京師天下聚，論徒者至廣，例不覆讞，今若悉待報，有司斷决有程，月不啻五千獄，正恐牒桉填委，章程紊撓。且邊及近邊犯死徙流者，若何爲差？請下有司更議。”炎惡異己，陰諷御史張著劾郢匿發民浚渠，使怨歸上。繫金吾。長安中日數千人遮建福門訟郢冤，帝微知之，削兼御史中丞。人知郢得原，皆迎拜。會秋旱，郢請蠲租税，炎令度支御史按覆，以不實，罷爲大理

御史臺請求全國審理判决獄案一律待報，衹有殺人允許償命，定罪判徒刑者必須都被罰遷徙邊境。嚴郢説：“罪人遷到邊境，就是流刑。流刑有三種，而同樣使用，確實很難。并且殺人之外還有十惡、僞造用符印、明火執仗强盜等罪，如今一概遷到邊境，就顯得執法太輕，不足以禁止作惡。又罪抵徒刑，科别相差很大，有如毆傷、夫婦離非義絶、養男别姓、立嫡不依法式、私自度關、冒充户口等不可一一列舉，而與十惡同樣遷到邊境，就是輕重没有標準。還有，京城是天下聚集的地方，論處徒刑者極廣，照例不再復核，如今假使都待報，有關部門斷决有程序限制，每月不止五千獄，正恐怕案牒堆積，章程紊亂。而且邊境以及近邊犯死罪遷流的，又如何爲等差？請求有關部門重新討論。”楊炎憎恨他和自己立異，暗中指使御史張著彈劾嚴郢私下發民疏浚河渠，使百姓的怨恨歸於皇上。把嚴郢拘捕在金吾衛。長安城中每天有幾千人攔在建福門訴訟嚴郢冤枉，皇帝暗中知道，衹削掉了嚴郢的兼御史中丞職務。百姓知道嚴郢得到原宥，都迎着

卿。

他下拜。正值秋旱，嚴郢請求蠲免租税，楊炎叫度支御史查驗，認爲情況不實，將嚴郢罷官改任大理卿。

炎之罷，盧杞引郢爲御史大夫，共謀炎罪。即逮捕河中觀察使趙惠伯下獄，楚掠慘棘，鍛成其罪，卒逐炎崖州，惠伯費州。天下以郢挾宰相報仇爲不直。然杞用郢敗炎，内忌郢才，因按蔡廷玉事，殺御史鄭詹，出郢爲費州刺史。道逢柩殯，問之，或曰："趙惠伯之殯。"郢内慚，忽忽歲餘卒。

楊炎被罷免宰相後，盧杞任用嚴郢爲御史大夫，共同謀劃給楊炎定罪。隨即逮捕河中觀察使趙惠伯下獄，拷打慘酷，羅織成罪狀，最終貶逐楊炎到崖州，趙惠伯到費州。天下認爲嚴郢挾宰相勢力報私仇不正直。然而盧杞利用嚴郢挫敗楊炎，内心又妒忌嚴郢的才能，趁着審訊蔡廷玉一事，殺掉御史鄭詹，出任嚴郢爲費州刺史。嚴郢途中遇到有人抬着靈柩出殯，詢問，有人説："是爲趙惠伯出殯。"嚴郢内心慚愧，很快過了一年多去世。

竇參 竇申

竇參，字時中，刑部尚書誕四世孫。學律令，爲人矜嚴悻直，果於斷。以蔭累爲萬年尉。同舍當夕直者，聞親疾惶遽，參爲代之。會失囚，京兆按直簿劾其人，參曰："彼以不及謁而往，參當坐。"乃貶江夏尉，人皆義之。遷奉先尉。男子曹芬兄弟隸北軍，醉暴其妹，父救不止，恚赴井死。參當兄弟重辟，衆請俟免喪，參曰："父繇子死，若以喪延，是殺父不坐。"皆榜殺之，一縣畏伏。

竇參，字時中，是刑部尚書竇誕的四世孫。學習律令，爲人莊嚴固執，遇事果斷。以門蔭的庇護幾次升任萬年尉。同僚中有當天夜裏值班的，聽到親人患病非常惶恐，竇參代他值班。正巧這天晚上有囚犯逃跑，京兆尹依據值班簿彈劾此人，竇參説："他因來不及請假而前往家中探病，竇參應當獲罪。"於是貶竇參爲江夏尉，人們都認爲他義氣。升任奉先尉。男子曹芬兄弟隸屬北軍，酒醉暴打他妹妹，父親相救不能阻止，含恨投井而死。竇參判處兄弟倆死罪，衆官請求等待他們服喪期滿再行刑，竇參説："父親由於兒子而死，如果因爲服喪而延緩處死，就是殺害父親而不獲罪了。"便把這兄弟倆打死，全縣畏服。

進大理司直，按江淮獄揚州，節度使陳少游偃蹇不郊迎，遣軍吏致問，參厲辭譙讓，少游慚，往謁參，參不顧即去。婺州刺史鄧珽盗贓八千緡，宰相右珽，欲免輸其財，詔百官集尚書省議，多希意爲助，參獨持法，卒輸入之。遷監察御史。湖南判官馬彝發部令贓千萬，令之子因權幸誣奏彝，參往按，直其侵巇。彝後佐曹王臯，以幹直聞者也。

竇參進任大理司直，巡查江淮刑獄到達揚州，節度使陳少游傲慢不到郊外迎接，衹派軍吏問候，竇參嚴辭斥責，陳少游很慚愧，前往謁見竇參，竇參不等他來到就離去了。婺州刺史鄧珽貪贓八千緡，宰相偏袒鄧珽，想要讓他免繳贓款，下詔集合百官在尚書省議論，參議者大多迎合宰相旨意幫他説話，竇參獨自持法辦事，最終没收了贓款。升任監察御史。湖南判官馬彝揭發本部縣令貪贓一千萬，縣令的兒子通過權貴幸臣誣告馬彝，竇參前往審訊，辨明了馬彝受到的誣陷。馬彝後來輔佐曹王李臯，以正直强幹聞名。

入爲御史中丞，舉劾無所回忌。德宗數召見，語天下事，或决大議，帝器之。然多與宰相駁異，數爲排卻，卒無以傷。參由是無所憚，或率情制事矣。時定百官班稟，參嘗爲大理司直，故多其入，使在丞上。惡詹事李昪，抑其班在諸府少尹下。中外稍惡其專。

竇參召入任御史丞，檢舉彈劾從不迴避忌諱。德宗多次召見他，與他談論天下事，或者裁决議定大事，皇上很器重他。然而他常與宰相持不同意見，多次被排擠壓抑，最終没有受到傷害。竇參由此無所畏懼，甚至任情處事了。當時定百官官位品級，竇參曾任大理司直，因此給這一職務多加俸禄，使它在大理寺丞之上。竇參又憎惡李昪，壓抑他的品級在諸府少尹之下。朝廷内外逐漸厭惡他的專權。

進兼户部侍郎。民家生豕二首四足，有司欲以聞，參曰："此乃豕禍。"屏不奏。陳少游死，子請襲封，參大署省門曰："少游位將相，以艱危易節，上含垢不忍發，其息容得傳襲邪?"神策將軍孟華戰有功，或誣以反，龍武將軍李建玉陷吐蕃自拔歸，部曲告與虜通，皆論死。參悉治出之，人始屬望。

竇參進兼户部侍郎。百姓家的猪生有兩個頭四隻脚，主管部門想要上奏朝廷，竇參說："這是猪禍。"阻止不奏聞。陳少游死後，他的兒子請求襲封，竇參在尚書省門上大寫道："陳少游位居將相，在艱危之時改變義節，皇上含垢不忍揭露，他的兒子能够傳給襲封嗎?"神策軍將軍孟華有戰功，有人誣告他反叛，龍武將軍李建玉陷入吐蕃自己設法逃歸，部曲告他暗中與蕃虜交通，都論處死罪。竇參都給予審理釋放，人們開始對他向往。

俄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度支、鹽鐵使。每延英對，它相罷，參必留，以度支爲言，實專政也。然參無學術，不能稽古立事，惟樹親黨，多所詗察，四方畏之。於是淄青李納厚饋參，外示嚴畏，實賂帝親近爲間，故左右争毁短之。

不久竇參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度支、鹽鐵使。每逢召對延英殿，别的宰相退出，竇參必定留下，說是談論度支的事情，實際上是專擅大政。然而竇參不學無術，不能稽考古禮處理政事，衹是任用親信黨羽，多所偵探，四方畏懼他。於是淄青的李納用重禮饋贈竇參，表面上顯得敬畏，其實賄賂皇上親信而離間他，因此皇上左右對竇參争相詆毁。

申，其族子也，爲給事中，參親愛，每除吏多訪申，申因得招賂，漏禁密語，故申所至，人目爲喜鵲。帝聞，以戒參，且曰："是必爲累，不如斥之。"參以情訴曰："臣無强子姓，申雖疏屬，無它惡。"帝曰："而雖自保，如外言何?"參固陳丐。

竇申，是竇參同族兄弟的兒子，任給事中，爲竇參所親近偏愛，竇參每次授任官吏都要詢問竇申，竇申因此得以招致賄賂，泄漏宫禁密語，以致竇申所到之處，人們把他看作喜鵲。皇上聽到這些，用來告誡竇參，并且說："這樣你必然會被連累，不如貶逐了他。"竇參以實情向皇帝訴說："臣没有親近子侄，竇申雖然是遠宗，没有其他過錯。"皇上說："你雖然可以自己作保證，對於外邊的議論怎麽辦呢?"竇參仍然一再陳述乞求。

初，陸贄與參不平，吴通玄兄弟皆在翰林，與贄軒輊不得，申舅嗣虢

當初，陸贄與竇參不和，吴通玄兄弟都在翰林院，他們也和陸贄意見不一，竇申的舅舅嗣虢

王則之與通微等善，遂共譖贄。帝得其奸，逐申爲道州司馬。不浹日，貶參郴州别駕。宣武劉士寧餉參絹五千，湖南觀察使李巽故與參隙，以狀聞，又中人爲之驗左，帝大怒，以爲外交戎臣，欲殺參。贄雖怨，然亦以殺之太重，乃貶驩州司馬，逐其息景伯于泉州，女尼于郴州，没入貲産奴婢。帝又欲殺申、則之及屬人榮，贄固争："法有首從，首原則從減。榮與參雖善，然初無邪僻，數激憤有直言，晚頗疏忌，請貶榮遠官，申、則之除名流嶺南。"詔可。時宦侍謗沮不已，參竟賜死于邕州，年六十。而杖殺申，免榮死，諸竇并逐云。

王李則之與吴通微等友善，便共同誣陷陸贄。皇上得知他們的奸險行爲，貶逐竇申爲道州司馬。不出十天，貶竇參爲郴州别駕。宣武劉士寧贈給竇參五千匹絹，湖南觀察使李巽和竇參一向有隔閡，把這一情况上奏朝廷，又有宦官驗證，皇帝大怒，認爲竇參在外交結武臣，想要殺掉竇參。陸贄雖然怨恨竇參，但也認爲殺掉的處理太重了，於是貶他爲驩州司馬，貶逐他的兒子竇景伯到泉州，出家爲尼的女兒到郴州，官府没收他的財産奴婢。皇上又想殺掉竇申、李則之和他的親屬竇榮，陸贄力争道："法有首犯從犯，首犯原宥則從犯減輕。竇榮與竇參雖然友善，但當初并未有邪僻的事情，并且多次激憤有正直言論，晚年頗被竇參疏遠忌恨，請求貶竇榮在遠地任官，竇申、李則之除名流放嶺南。"下詔同意。當時宦官詐謗不止，竇參終於賜死在邕州，終年六十歲。隨之打死了竇申，竇榮免去死罪，竇姓諸人全部被貶逐。

吴通玄

吴通玄者，海州人，與弟通微皆博學善文章。父道瓘，以道士詔授太子諸王經，故通玄等皆得侍太子游，太子待之甚善。始，通玄舉神童，補秘書正字。又擢文辭清麗科，調同州司户參軍。德宗立，弟兄踵召爲翰林學士。頃之，通微遷職方郎中，通玄起居舍人，并知制誥。凡帝有撰述，非通玄筆未嘗慊。

吴通玄，海州人，他和弟弟吴通微都博學而擅長寫文章。父親吴道瓘，以道士身份奉詔給太子諸王教授經書，因此吴通玄等都得以陪侍太子，太子待他很好。開始，吴通玄考中神童科，補授秘書正字。又考中文辭清麗科，調任同州司户參軍。德宗即位，兄弟相繼召爲翰林學士。很快，吴通微升任職方郎中，吴通玄任起居舍人，都知制誥。凡皇上有所撰述，非吴通玄執筆就不能滿意。

與陸贄、吉中孚、韋執誼并位。贄文高有謀，特爲帝器遇，且更險難，有功。通玄等特以東宫恩舊進，昵而不禮，見贄驟擢，頗媢恨。贄自恃勁正，屢短通玄於帝前，欲斥遠之，即建言："承平時，工藝書畫之冗，皆待詔翰林而無學士，至德以來，命集賢學士入禁中草書詔，待進止於翰林院，因以名官。今四方無事，制書職分宜歸中書舍人，請罷學士。"帝不許。通玄怨日結，謀奪其

吴通玄和陸贄、吉中孚、韋執誼一同在位。陸贄文高有謀略，特别受到皇上的器重恩遇，并且經歷艱險，有功勞。吴通玄等祇憑東宫舊恩進用，親昵而不受禮遇，見到陸贄很快提升，吴通玄頗爲嫉恨。陸贄自恃剛正，屢次在皇帝面前指説吴通玄的短處，想要斥逐遠離他，便建議説："承平時，工藝書畫的閑員，都待詔翰林院而没有學士之稱，至德以來，命集賢學士進入宫禁草擬書詔，在翰林院待進止，因此有翰林學士的名稱。如今四方無事，草擬制書的職責應當歸於中書舍人，請求取消學士。"皇上没有允許。吴通

內職。會贄權知兵部侍郎，主貢舉，乃命爲真。貞元十年，通玄拜諫議大夫，自以久次，當得中書舍人，大怨望。贄與竇參交惡，參從子申從舅嗣虢王則之方爲金吾將軍，故申介之使結通玄兄弟，共危贄。而通玄以宗室女爲外婦，帝知，未及責。則之飛謗云："贄試進士，受賄謝。"帝惡誣構，大怒，罷參宰相，逐則之昭州司馬，通玄泉州司馬。又銜淫污近屬事，自詰之，不敢答，賜死長城驛。贄遂相矣。

玄對陸贄怨恨日益加深，謀劃奪取他的內職。正值陸贄代理主持兵部侍郎，代理主持貢舉，便正式任命。貞元十年，吴通玄授任諫議大夫，自認爲長久等候，應當得個中書舍人，大爲不滿。陸贄與竇參交惡仇恨，竇參侄子竇申的從舅嗣虢王李則之正任金吾將軍，因此竇申從中介紹使李則之結交吴通玄兄弟，共同排擠陸贄。而吴通玄以宗室女爲外婦，皇上得知，没有來得及責備。李則之散布流言蜚語說："陸贄主試進士時，接受賄賂。"皇上憎恨誣陷，大怒，罷掉竇參的宰相，貶逐李則之爲昭州司馬，吴通玄爲泉州司馬。皇上又銜恨吴通玄淫污宗室近屬的事情，親自詰問他，他不敢回答，賜死在長城驛。陸贄於是做了宰相。

通玄死，通微白衣待罪於門，帝宥之，內懼禍，不敢行喪服。

吴通玄死去，吴通微穿着白衣在國門待罪，皇帝寬恕了他，他內心懼怕招禍，不敢爲吴通玄服喪。

贊曰：元載、楊炎，各以才資奮，適主暗庸，故致位輔相。若其翦閹尹，城原州以謀西夏，還左藏有司，一租賦以檢制有亡，誠有取焉。然載本與輔國以利合，險刻著諸心，谿壑之欲發乎無厭。炎牽連載勢，興醜裔，秉國維綱，返爲載復仇，釋言於君，卒與妻子并誅，暴先骨，殛命于道，蓋自取之也。夫奸人多才，未始不爲患，故鄷舒以俊死，而鄧析以辯亡。若兩人者，所謂多才者邪！縉言福業報應，參得君自私，無可論者。《易》稱"鼎折足，其刑剭"，諒哉！

贊曰：元載、楊炎，各以才資奮發，適逢人主暗庸，因而致位宰相。至於他們剪除宦官，築城原州以謀西陲，歸還左藏於有司，統一租賦以檢制逃亡，確實有可取之處。但元載本與李輔國以利相合，陰險刻毒包藏於心，溪壑之欲貪得無厭。楊炎牽連元載的權勢，興起於流放的荒遠，秉國持綱，還爲元載復仇，向君主自行解釋，最終與妻子同被誅殺，暴露祖先的尸骨，在途中喪命，應當是自取滅亡。大凡奸人多才，未嘗不成爲禍患，因此鄷舒因俊才死，而鄧析以善辯亡。像這兩人，正是所謂多才的人啊！王縉談福業報應，竇參得君主自私，就更無可論說了。《易經》稱"鼎折足，遭刑殺"，確實如此啊！



唐書卷一百四十六

列傳第七十一

二李列傳

李栖筠

李栖筠，字貞一，世爲趙人。幼孤。有遠度，莊重寡言，體貌軒特。喜書，多所通曉，爲文章勁迅有體要。不妄交游。族子華每稱有王佐才，士多慕向。始，居汲共城山下，華固請舉進士，俄擢高第。調冠氏主簿，太守李峴視若布衣交。

李栖筠，字貞一，世代爲趙人。幼年喪父。氣度高遠，莊重寡言，體貌氣概不凡。喜愛讀書，知識廣博。文思敏捷簡明扼要。不隨便交結朋友。族子李華時常稱他有輔佐君王的才能，士人也很仰慕他。開始，他住在汲縣共城山下，李華堅持請他應考進士科，不久考中高等。調任冠氏主簿，太守李峴視他爲布衣之交。

遷安西封常清節度府判官。常清被召，表攝監察御史，爲行軍司馬。肅宗駐靈武，發安西兵，栖筠料精卒七千赴難，擢殿中侍御史。

李栖筠升任安西封常清節度使幕府判官。封常清被召回朝廷，上表推薦他代理監察御史，任行軍司馬。肅宗停駐靈武，徵發安西軍隊，李栖筠整頓精兵七千奔赴國難，升任殿中侍御史。

李峴爲大夫，以三司按群臣陷賊者，表栖筠爲詳理判官。推源其人所以脅污者，輕重以情，悉心助峴，故峴愛恕之，譽一旦出吕諲、崔器上。三遷吏部員外郎，判南曹。時大盗後，選簿亡舛，多僞冒，栖筠判折有條，吏氣奪，號神明。遷山南防禦觀察使。會峴去相，栖筠坐所善，除太子中允，衆不直，改河南令。

李峴任御史大夫，以三司使審訊群臣中擔任叛賊僞官的人，上表推薦李栖筠爲詳理判官。他推究那些人被迫接受僞官的原因，輕重酌情，盡心輔助李峴，因此李峴能憐惜寬容他們，聲譽一時出於吕諲、崔器之上。李栖筠三次升任吏部員外郎，主管南曹。當時處於大亂之後，選官簿籍丢失謬錯，多有假冒，李栖筠判斷分析有條有理，下吏不敢作弊，號稱神明。升任山南防禦觀察使。正值李峴罷免宰相，李栖筠因與他友好獲罪，授任太子中允，衆人不同意，改任河南令。

李光弼守河陽，高其才，引爲行軍司馬，兼糧料使。改絳州刺史，擢累給事中。是時，楊綰以進士不鄉舉，但試辭賦浮文，非取士之實，請置五經、秀才科。詔群臣議，栖筠與賈至、李廙以綰所言爲是。進工部侍

李光弼駐守河陽，看重李栖筠的才能，任用他爲行軍司馬，兼糧料使。改任絳州刺史，連續升任給事中。這時，楊綰認爲如果進士不從鄉里推舉，祇考辭賦等虚浮文章，便不能選取到真才實學的人，請求設置五經科、秀才科。皇帝下詔群臣參議，李栖筠與賈至、李廙認爲楊綰説得

郎。關中舊仰鄭、白二渠溉田，而豪戚壅上游取磑利，且百所，奪農用十七。栖筠請皆徹毀，歲得租二百萬，民賴其入，魁然有宰相望。元載忌之，出爲常州刺史。歲仍旱，編人死徙踵路，栖筠爲浚渠，廝江流灌田，遂大稔。宿賊張度保陽羨西山，累年吏討不克，至是發卒捕斬，支黨皆盡，里無吠狗。乃大起學校，堂上畫《孝友傳》示諸生，爲鄉飲酒禮，登歌降飲，人人知勸。以治行進銀青光禄大夫，封贊皇縣子，賜一子官。人爲刻石頌德。

對。李栖筠晋升工部侍郎。關中以往依靠鄭、白二渠灌溉田地，而豪門貴戚壅塞上游獲取水磑之利，將近一百處，奪取農田用水的十分之七。李栖筠請求全部撤毁，每年獲得糧租二百萬，百姓依賴他得以收入，最享有宰相聲望。元載忌妒他，派他出京任常州刺史。這年大旱，編入户籍的平民在路上死亡遷徙相繼不斷，李栖筠爲此開鑿水渠，引長江水灌溉田地，於是獲得大豐收。宿賊張度駐守陽羨西山，朝廷連年派吏卒征討不能取得勝利，到這時李栖筠派兵卒捕獲斬殺了張度，支黨全部消滅，鄉里没有狗叫聲。於是他又大興學校，學堂墻壁上畫着《孝友傳》給學生看，舉行鄉飲酒禮，登堂奏歌下堂飲酒，人人知道自我勉勵。李栖筠因治理有成績進升銀青光禄大夫，封贊皇縣子，賜給他一個兒子官職。人們爲他刻碑頌德。

蘇州豪士方清因歲凶誘流殍爲盜，積數萬，依黟、歙間，阻山自防，東南厭苦，詔李光弼分兵討平之。會平盧行軍司馬許杲恃功，擅留上元，有窺江、吴意，朝廷以創殘重起兵，即拜栖筠浙西都團練觀察使圖之。栖筠至，張設武備，遣辯士厚齎金幣抵杲軍賞勞，使士歆愛，奪其謀。杲懼，悉衆度江，掠楚、泗而潰。以功進兼御史大夫。則又增學廬，表宿儒河南褚冲、吴何員等，超拜學官爲之師，身執經問義，遠邇趨慕，至徒數百人。又奏部豪姓多徙貫京兆、河南，規脱傜科，請量産出賦，以杜奸謀。詔可。

蘇州豪士方清趁荒年引誘飢餓流民作爲强盜，積聚數萬人，盤據在黟、歙之間，依靠山地險阻自我防守，東南地區深受困苦，下詔李光弼分兵討伐他們。這時平盧行軍司馬許杲依仗功勞，擅自留在上元，有窺伺江、吴之意，朝廷因國家在創傷殘破之後重新起兵，便授任李栖筠爲浙西都團練觀察使使他謀取許杲。李栖筠到任，大設軍備，派遣善辯之士帶着很多金幣到許杲軍中犒勞，使得士兵心悦誠服，破除了許杲的圖謀。許杲恐懼，率領全軍渡過長江，掠搶楚、泗後潰散。李栖筠因功進升兼御史大夫。而且他又增加學校，上表推薦年高有德望的儒者河南人褚冲、吴人何員等，破格授任學官尊爲老師，親自持經籍考問義理，遠近仰慕前來，學徒達數百人。他又上奏説所轄境内的豪族大多把籍貫遷轉爲京兆、河南，從而設法逃脱傜役課税，請求根據産業使他們交納賦税，以便杜絶奸邪之謀。皇帝下詔同意。

元載當國久，益恣横，代宗不能堪，陰引剛鯁大臣自助，欲收綱權以黜載。會御史大夫敬括卒，即召栖筠與河南尹張延賞，擇可爲大夫者。延賞先至，遂代括。會李少良、陸珽等

元載專權長久，日益驕横，代宗不堪忍受，暗中任用剛直大臣幫助自己，想要收回大權而貶黜元載。適逢御史大夫敬括去世，便召李栖筠與河南尹張延賞，選擇可以任御史大夫的人。張延賞先到，便替代了敬括。適逢李少良、陸珽等上

上書劾載陰事，詔御史問狀，延賞稱疾，不敢鞫，少良、珽覆得罪死。帝殊失望，出延賞爲淮南節度使，引拜栖筠爲大夫。始，栖筠見帝，數奏明辯，不阿附，帝心善之，故制麻自中以授，朝廷莫知也，中外竦眙。栖筠素方挺，無所屈。於是華原尉侯莫陳忞以優補長安尉，當參臺，栖筠物色其勞，忞色動，不能對，乃自言爲徐浩、杜濟、薛邕所引，非真優也。始，浩罷嶺南節度使，以瓌貨數十萬餉載，而濟方爲京兆，邕吏部侍郎，三人者，皆載所厚，栖筠并劾之。帝未决。會月蝕，帝問其故，栖筠曰："月蝕修刑，今罔上行私者未得，天若以儆陛下邪?"繇是忞等皆坐貶。故事，賜百官宴曲江，教坊倡顴雜侍，栖筠以任國風憲，獨不往，臺遂以爲法。

書彈劾元載的陰謀秘事，下詔御史審問情況，張延賞稱病，不敢審訊，李少良、陸珽反倒獲罪處死。皇帝非常失望，派張延賞出京任淮南節度使，召入李栖筠授任大夫。開始，李栖筠拜見皇帝，陳述奏進明辯，不阿諛附和，皇帝從心裏稱贊他，因此授任的詔書直接從宫中發出，朝廷中没有人知道，内外官吏驚視。李栖筠平時正直，無所屈服。當時華原尉侯莫陳忞因考績優等補任長安尉，應當參拜御史臺，李栖筠詢問他的功勞，侯莫陳忞神色不安，不能回答，便交待自己是被徐浩、杜濟、薛邕所推薦，不是真正的優等。當初，徐浩罷免嶺南節度使，把數十萬珍奇貨物贈送元載，而杜濟正任京兆尹，薛邕任吏部侍郎，這三個人，都是元載所親近的，李栖筠一并彈劾他們。皇帝猶豫不能决定。適逢月食，皇帝詢問月食的原因，李栖筠説："月食修刑，如今欺上謀私者没有治罪，上天好像以此警戒陛下吧?"由此侯莫陳忞等都獲罪貶官。依照舊制，賜百官在曲江宴會時，教坊歌舞藝伎戲謔之人錯雜陪從，李栖筠因爲自己所任職務代表了國家風紀法度，惟獨他不前去參加宴會，御史臺便由此立爲法規。

帝比比欲召相，憚載輒止。然有進用，皆密訪焉，多所補助。栖筠見帝猗違不斷，亦内憂憤，卒，年五十八，自爲墓誌。贈吏部尚書，謚曰文獻。

皇帝經常想要召任李栖筠爲宰相，因爲懼怕元載往往作罷。然而有要進用的人，皇帝都秘密向李栖筠詢求意見，多有補助。李栖筠見皇帝猶豫不决，也内心憂憤，去世，終年五十八歲，自己撰寫墓志。追贈吏部尚書，謚號文獻。

栖筠喜奬善，而樂人攻己短，爲天下士歸重，不敢有所斥，稱贊皇公云。

李栖筠喜歡奬勵美善，而且樂於人們批評自己的短處，受到天下士人的傾心敬重，人們不敢直接稱呼他的姓名，敬稱他爲贊皇公。

子吉甫。

李栖筠的兒子是李吉甫。

李吉甫　李德脩

吉甫，字弘憲，以廕補左司禦率府倉曹參軍。貞元初，爲太常博士，年尚少，明練典故。昭德皇后崩，自天寶後中宫虛，恤禮廢缺。吉甫草具其儀，德宗稱善。李泌、竇參器其才，厚遇之。陸贄疑有黨，出爲明州長史。贄之貶忠州，宰相欲害之，起

李吉甫，字弘憲，以門蔭的庇護補任左司禦率府倉曹參軍。貞元初年，任太常博士，年紀還輕，已明達典故。昭德皇后去世，自天寶以後皇后就虚位，憫恤之禮廢缺。李吉甫草擬其禮儀，德宗稱善。李泌、竇參器重他的才能，深深禮遇他。陸贄懷疑他結交朋黨，出任他爲明州長史。陸贄貶到忠州，宰相想要加害陸贄，起用李吉甫

吉甫爲忠州刺史，使甘心焉。既至，置怨，與結歡，人益重其量，坐是不徙者六歲。改郴、饒二州。會前刺史繼死，咸言牙城有物怪，不敢居。吉甫命菑除其署以視事，吏由是安。誅破奸盜窟穴，治稱流聞。

憲宗立，以考功郎中召，知制誥。俄入翰林爲學士，遷中書舍人。劉闢拒命，帝意討之，未决。吉甫獨請無置，宜絶朝貢以折奸謀。時李錡在浙西，厚賂貴幸，請用韓滉故事領鹽鐵，又求宣、歙。問吉甫，對曰：“昔韋皋蓄財多，故劉闢因以構亂。李錡不臣有萌，若益以鹽鐵之饒、采石之險，是趣其反也。”帝寤，乃以李巽爲鹽鐵使。高崇文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并州兵，與崇文趨果、閬，以攻渝、合，吉甫以爲非是，因言：“漢伐公孫述，晋伐李勢，宋伐譙縱，梁伐劉季連、蕭紀，凡五攻蜀，繇江道者四。且宣、洪、蘄、鄂强弩，號天下精兵，争險地兵家所長，請起其兵擣三峽之虚，則賊勢必分，首尾不救，崇文懼舟師成功，人有鬥志矣。”帝從之。礪復請大臣爲節度，吉甫諫曰：“崇文功且成，而又命帥，不復盡力矣。”因請以西川授崇文，而屬礪東川，益資、簡六州，使兩川得以相制。由是崇文悉力。劉闢平，吉甫謀居多。

吐蕃遣使請尋盟，吉甫議：“德宗初，未得南詔，故與吐蕃盟。自異牟尋歸國，吐蕃不敢犯塞，誠許盟，則南詔怨望，邊隙日生。”帝辭其使。復請獻濱塞亭障南北數千里求盟，吉甫謀曰：“邊境荒岨，犬牙相吞，邊

爲忠州刺史，使他能實施報復。李吉甫到任以後，放棄怨恨，與陸贄交好，人們更敬重他的氣量，他却因此六年没有升官。改任郴、饒二州刺史。恰巧前任的刺史接連死去，人們都説牙城有鬼怪，不敢居住。李吉甫命令打掃牙城，把官署搬到這裏處理事務，官吏由此安心。搗毁奸人盜賊的巢穴，政績四處傳揚。

憲宗即位，召入李吉甫任考功郎中，知制誥。不久入翰林院任學士，升任中書舍人。劉闢抗拒朝命，皇帝有心征討他，還未做出决定。李吉甫獨自請求不要饒恕劉闢，應當拒絶他的朝貢來挫敗奸謀。當時李錡在浙西，厚加賄賂權貴近臣，請求用韓滉例任鹽鐵使，又請求管轄宣、歙地區。皇帝詢問李吉甫，李吉甫回答説：“從前韋皋蓄積財物很多，所以劉闢能利用來作亂。李錡叛逆之心已有萌芽，如果再使他得到鹽鐵的富饒、采石的險阻，這是催促他反叛啊。”皇帝醒悟，便任李巽爲鹽鐵使。高崇文圍困鹿頭不能攻下，嚴礪請求調出并州兵，與高崇文奔赴果、閬，以便攻取渝、合，李吉甫認爲不妥，便説：“漢伐公孫述、晋伐李勢，宋伐譙縱，梁伐劉季連、蕭紀，一共五次進攻蜀地，由長江水路走的有四次。并且宣、洪、蘄、鄂是强弩，號稱天下精兵，争奪險要之地是兵家所擅長的，請起用那裏的兵力直搗三峽的空虚，那麽賊人的勢力必然分散，首尾不能互救，高崇文害怕水軍成功，他的人馬也就有戰鬥意志了。”皇帝聽從了他。嚴礪又請求使大臣任節度使，李吉甫勸諫説：“高崇文大功將要告成，却又任命他爲節度使，他就不會再盡力了。”便請求任命高崇文西川節度使，而任命嚴礪東川節度使，增加資、簡等六州，使兩川得以相互牽制。由此高崇文竭盡全力。劉闢平定，李吉甫的計謀居多。

吐蕃派遣使者請求重申前盟，李吉甫建議：“德宗初年，朝廷未得到南詔，因此與吐蕃結盟。自從異牟尋歸附國家，吐蕃不敢進犯邊塞，如果真的允許締結盟約，就會使南詔心懷不滿，邊界上的摩擦將連日發生。”皇帝便辭絶吐蕃使者。吐蕃又請求獻出臨近邊塞亭障南北幾千里的地方

吏按圖覆視，且不能知。今吐蕃綿山跨谷，以數番紙而圖千里，起靈武，著劍門，要險之地所亡二三百所，有得地之名，而實喪之，陛下將安用此?”帝乃詔謝贊普，不納。

求取盟約，李吉甫謀劃說：“邊境荒險，犬牙交錯，邊地官吏按照地圖查看，尚且不能知曉。如今吐蕃連山跨谷，用幾張紙來描繪千里地方，起自靈武，直到劍門，險要之地亡失二三百處，有得到土地的名義，實際却喪失了它，陛下要它有什麽用?”皇帝便下詔謝絶贊普，不予采納。

張愔既得徐州，帝又欲以濠、泗二州還其軍，吉甫曰：“泗負淮，餉道所會，濠有渦口之險，前日授建封，幾失形勢。今愔乃兩廊壯士所立，雖有善意，未能制其衆。又使得淮、渦，阨東南走集，憂未艾也。”乃止。

張愔得到徐州以後，皇帝又想將濠、泗二州歸屬徐州軍鎮，李吉甫說：“泗州背靠淮水，是糧道會集之地，濠州有渦口的險要，先前交給節度使建封，幾乎失去形勢。如今張愔是兩廊侍衛的壯士所擁立的，雖然他有善意，却不能制服部下的兵衆。又使他得到淮、渦，扼守東南通道，憂患便不能消除了。”皇帝於是停止。

中書史滑渙素厚中人劉光琦，凡宰相議爲光琦持異者，使渙請，常得如素。宦人傳詔，或不至中書，召渙於延英承旨，迎附群意，即爲文書，宰相至有不及知者。由是通四方賂謝，弟泳官至刺史。鄭餘慶當國，嘗一責怒，數日即罷去。吉甫請間，劾其奸，帝使簿渙家，得貲數千萬，貶死雷州。又建言：“州刺史不得擅見本道使，罷諸道歲終巡句以絶苛斂，命有司舉材堪縣令者，軍國大事以寶書易墨詔。”由是帝愈倚信。

中書省小吏滑渙平時與宦官劉光琦有深交，凡宰相提議而被劉光琦否定的，派滑渙請求，常能如願。宦官傳詔，有時不到中書省，召滑渙到延英殿接受旨意，迎合依附宦官的意思，便撰成文書，宰相甚至有不能及時知道的。由此滑渙交通四方人收納賄賂，他的弟弟滑泳官做到刺史。鄭餘慶任宰相，曾經有一次怨怒責備滑渙，幾天後便被罷去宰相職務。李吉甫乘朝見議事的機會，揭發滑渙的奸邪，皇帝派人登記滑渙的家財，獲得錢財數千萬，貶死在雷州。李吉甫又建議說：“州刺史不能擅自見本道使，停止諸道年終巡視財政而杜絶苛求賦税。下令有關官員推舉才能勝任縣令的人，軍國大事使用公開的詔書替换私下的詔書。”由此皇帝愈加依靠信任李吉甫。

元和二年，杜黄裳罷宰相，乃擢吉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吉甫連蹇外遷十餘年，究知閭里疾苦，常病方鎮强恣，至是爲帝從容言：“使屬郡刺史得自爲政，則風化可成。”帝然之，出郎吏十餘人爲刺史。自王叔文時選任猥冒，吉甫始簿其員，人得叙進，官無留才。又度李錡必反，勸帝召之，使者三往，以病解，而多持金啖權貴，至爲錡游説者。吉甫曰：“錡，庸材，而所蓄乃亡命群盗，非有鬥志，討之必克。”

元和二年，杜黄裳被罷免宰相，便升任李吉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吉甫坎坷擔任外官十多年，深知民間疾苦，常恨方鎮强横恣肆，到這時對皇帝從容説：“使方鎮所轄屬的各州刺史能够獨自爲政，風化就可以推行了。”皇帝同意了，任郎官十餘人出任刺史。自王叔文時選任官員雜濫假冒，李吉甫開始登記官員，人們得以分級進用，不遺漏有才能的官員。李吉甫又揣度李錡必定反叛，勸皇帝召他，去了三批使者，李錡以有病推辭，而且多用金錢利誘權貴，以至有爲李錡説情的人。李吉甫説：“李錡，是庸才，而他所招聚的又是亡命群盗，没有鬥志，

帝意决。復言："昔徐州亂，嘗敗吴兵，江南畏之。若起其衆爲先鋒，可以絶徐後患。韓弘在汴州，多憚其威，誠詔弘子弟率兵爲掎角，則賊不戰而潰。"從之。詔下，錡衆聞徐、梁兵興，果斬錡降。以功封贊皇縣侯，徙趙國公。德宗以來，姑息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爲相歲餘，凡易三十六鎮，殿最分明。

討伐他必能平定。"皇帝纔下定决心。李吉甫又説："過去徐州兵叛亂，曾經擊敗吴兵，江南兵畏懼他們。如果起用徐州兵衆做爲先鋒，可以斷絶徐州的後患。韓弘在汴州，賊兵很害怕他的威力，果真下詔韓弘子弟率兵形成掎角之勢，那麽會使賊兵不戰而潰散。"皇帝同意了。詔書下達，李錡部下兵衆聽説徐、梁軍隊來决戰，果然斬殺李錡投降。李吉甫因功封贊皇縣侯，改封趙國公。德宗以來，姑息藩鎮，有終身不换地方的節度使。李吉甫任宰相一年多，共調换三十六鎮節度使，政績優異分明。

裴均以尚書右僕射判度支，結黨傾執政。會皇甫湜等對策，指摘權强，用事者皆怒，帝亦不悦。均黨因宣言："殆執政使然。"右拾遺獨孤郁、李正辭等陳述本末，帝乃解。吉甫本善竇群、羊士諤、吕温，薦群爲御史中丞。群即奏士諤侍御史，温知雜事。吉甫恨不先白，持之，久不决，群等銜之。俄而吉甫病，醫者夜宿其第，群捕醫者，劾吉甫交通術士。帝大駭，訊之無狀，群等皆貶。而吉甫亦固乞免，因薦裴垍自代，乃以檢校兵部尚書、兼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淮南節度使。帝爲御通化門祖道，賜御餌禁方。居三歲，奏蠲逋租數百萬，築富人、固本二塘，溉田且萬頃。漕渠庳下不能居水，乃築堤閼以防不足，泄有餘，名曰平津堰。江淮旱，浙東西尤甚，有司不爲請，吉甫白以時救恤，帝驚，馳遣使分道賑貸。吉甫雖居外，每朝廷得失輒以聞。

裴均以尚書右僕射主管度支，交結朋黨要傾覆宰相。正逢皇甫湜等對策，指摘權貴，專權者無不憤怒，皇帝也不高興。裴均朋黨便揚言："大概是宰相弄成這樣的。"右拾遺獨孤郁、李正辭等陳述原由，皇帝心情纔得以平和。李吉甫本來與竇群、羊士諤、吕温友好，推薦竇群任御史中丞。竇群便上奏推薦羊士諤任侍御史，吕温知雜事。李吉甫怨恨他們不事先告訴自己，控制委任書不下發，長久不决定，竇群等人對他懷恨在心。不久李吉甫患病，醫生夜裹住在他家，竇群拘捕醫生，彈劾李吉甫交結術士。皇帝大驚，審訊李吉甫而没有事實，竇群等人都被貶官。而李吉甫也堅决請求免去相位，便推薦裴垍替代自己，李吉甫以檢校兵部尚書、兼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任淮南節度使。皇帝爲此親臨通化門餞行，賜給御用餌藥秘方。李吉甫在任三年，奏請减免欠税數百萬，修築富人、固本二塘，灌溉田地將近萬頃。漕渠低下不能蓄水，便築堤壩閘板用來防備水不够用，并排泄多餘的水，命名叫平津堰。江淮旱災，浙東、浙西尤爲嚴重，有關部門不爲此請示救助，李吉甫上奏及時救濟撫恤，皇帝震驚，派使者從驛道兼程前去分道救濟。李吉甫雖然擔任外官，每當朝廷有得失都告知皇帝。

六年，裴垍病免，復以前官召吉甫還秉政。入對延英，凡五刻罷。帝尊任之，官而不名。吉甫疾吏員廣，繇漢至隋，未有多於今者，乃奏曰：

六年，裴垍因病免去相位，皇帝又以從前官職召李吉甫回朝任宰相。召入延英奏對，歷時五刻纔結束。皇帝尊重信任他，對他稱官名而不叫名字。李吉甫疾恨官吏冗濫，由漢朝到隋朝，没

“方今置吏不精，流品龐雜，存無事之官，食至重之稅，故生人日困，冗食日滋。又國家自天寶以來，宿兵常八十餘萬，其去爲商販、度爲佛老、雜入科役者，率十五以上。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而內外官仰奉稟者，無慮萬員，有職局重出，名異事離者甚衆，故財日寡而受祿多，官有限而調無數。九流安得不雜？萬務安得不煩？漢初置郡不過六十，而文、景化幾三王，則郡少不必政紊，郡多不必事治。今列州三百、縣千四百，以邑設州，以鄉分縣，費廣制輕，非致化之本。願詔有司博議，州縣有可并并之，歲時入仕有可停停之，則吏寡易求，官少易治。國家之制，官一品，奉三千，職田祿米大抵不過千石。大曆時，權臣月奉至九千緡者，州刺史無大小皆千緡，宰相常衮始爲裁限，至李泌量閑劇稍增之，使相通濟。然有名在職廢，奉存額去，閑劇之間，厚薄頓異，亦請一切商定。”乃詔給事中段平仲、中書舍人韋貫之、兵部侍郎許孟容、户部侍郎李絳參閱蠲減，凡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又奏收都畿佛祠田、磑租入，以寬貧民。

有比如今更多的冗官，他便上奏説：“當今設置官吏不精，官階龐雜，留存無所事事的官吏，食用很多的稅糧，因此百姓日益貧困，冗官俸祿日益增加。另外國家自天寶以來，常備兵員常常有八十多萬，其中又要去掉商人小販、和尚道士、各種役人，大概十分之五以上。天下常以三個勞苦之人奉養七個坐等衣食的人。而且內外官吏依靠俸食的，大約有一萬員，有官署重出，名目與事務不相稱的很多，因此資財日益減少而受俸祿的人日益增多，官職有限額而調任無數。九流品階怎能不龐雜？萬般事務怎能不煩亂？漢初設郡不過六十，而文帝、景帝教化接近於三王，所以郡數少不一定政事紊亂，郡數多不一定事務治理。如今列州三百、縣一千四百，把邑設成州，把鄉分作縣，費用廣制令輕，不是達到教化的根本。希望陛下下詔有關部門廣泛議論，州縣有可以合并的就合并，每年入仕有可以停止的就停止，那麼吏員少容易求成，官員少容易治理。國家的制度，一品官員，俸祿三千，職田祿米大抵不過千石。大曆時，權臣月俸有達到九千緡的，州刺史無論大小都是千緡，宰相常衮開始實行裁減限定，到李泌時根據閑暇繁忙稍有增加，使得相互交換補充。然而有名稱在而職務廢，俸祿存而名額除，閑暇繁忙之間，厚薄頓時不同，也請求全部商定。”便下詔給事中段平仲、中書舍人韋貫之、兵部侍郎許孟容、户部侍郎李絳參閱裁減，共減省冗官八百員，吏一千四百員。又上奏收取京城地區佛寺田地、水磑租稅入庫，用來寬免貧民。

德宗時，義陽、義章二公主薨，詔起祠堂于墓百二十楹，費數萬計。會永昌公主薨，有司以請，帝命減義陽之半。吉甫曰：“德宗一切之恩，不可爲法。昔漢章帝欲起邑屋於親陵，東平王蒼以爲不可。故非禮之舉，人君所慎。請裁置墓户，以充守奉。”帝曰：“吾固疑其冗，減之，今果然。然不欲取編民，以官户奉墳而已。”吉甫再拜謝。帝曰：“事不安者

德宗時，義陽、義章二公主去世，下詔在墓地修建祠堂一百二十間，費用數以萬計。正值永昌公主去世，有關部門請示費用，皇帝命令減少爲義陽公主的一半。李吉甫説：“德宗出於一時的恩寵，不可作爲準則。昔日漢章帝想要在先帝陵園建造村舍，東平王劉蒼認爲不可以。因此不合禮的舉措，是人君所慎重的。請求裁減墓户，以擔任守護供奉。”皇帝説：“我原本懷疑此事的冗費，因此減半，如今果然是這樣。但是不想取用在編户籍的費用，用官户供奉墳墓就可以

弟言之，無謂朕不能行也。"十宅諸王既不出閤，諸女嫁不時，而選尚皆繇中人，厚爲財謝乃得遣。吉甫奏："自古尚主必慎擇其人。江左悉取名士，獨近世不然。"帝乃下詔皆封縣主，令有司取門閥者配焉。

了。"李吉甫再三拜謝。皇帝説："事情有不妥的地方你儘管來説，不要認爲朕不能實行。"十宅各王既然不出閤，諸王的女兒也不能及時出嫁，而且選人降嫁都取决於宦官，衹有多送財物纔得以降嫁。李吉甫上奏説："自古降嫁公主必定謹慎選擇駙馬。江左六朝時代都選取名士，惟獨近世不是這樣。"皇帝便下詔將公主都封爲縣主，令有關部門選取門閥子弟加以婚配。

田季安疾甚，吉甫請任薛平爲義成節度使，以重兵控邢、洺，因圖上河北險要所在，帝張於浴堂門壁，每議河北事，必指吉甫曰："朕日按圖，信如卿料矣。"劉濟舊軍屯普潤，數暴掠近縣，吉甫奏還涇原，畿民賴之。

田季安病重，李吉甫請求任薛平爲義成節度使，用重兵控制邢、洺，他便進上繪製的河北險要地形圖，皇帝挂在浴堂門壁上，每次議論河北時事，必定指着圖對李吉甫説："朕每日依照地圖，的確如卿所預料的那樣。"劉濟舊軍屯駐普潤，屢次横暴搶掠鄰近縣城，李吉甫奏請使他返回涇原，京畿地區賴此得到安定。

八年，回鶻引兵自西城、柳谷侵吐蕃，塞下傳言且入寇。吉甫曰："回鶻能爲我寇，當先絶和而後犯邊，今不足虞也。"因請起夏州至天德復驛候十一區，以通緩急；發夏州精騎五百屯經略故城，以護党項而已。既而果邊吏妄言。六胡州在靈武部中，開元時廢之，置宥州以處降户，寓治經略軍，居中以制戎虜，北援天德，南接夏州。至德、寶應間，廢宥州，以軍遥隸靈武，道里曠遠，故党項孤弱，虜數擾之。吉甫始奏復宥州，乃治經略軍，以隸綏銀道，取鄜城神策屯兵九千實之。以江淮甲三十萬給太原、澤潞軍，增太原馬千匹。由是戎備完輯。

八年，回鶻發兵從西城、柳谷侵犯吐蕃，邊塞上傳説回鶻將要入侵。李吉甫説："回鶻能入侵我國，應當先斷絶和約之後再侵犯邊塞，如今不足以憂慮。"便請求從夏州到天德恢復驛站候道十一所，以便溝通緩急情况；調發夏州精鋭騎兵五百駐守經略故城，用以防護党項。不久果然弄清是邊吏謡傳。六胡州在靈武境内，開元時廢棄，設置宥州用來安頓歸降的人户，治所寄寓在經略軍，居於中間以控制戎虜，北援天德，南接夏州。至德、寶應年間，廢棄了宥州，使經略軍遠遠地隸屬靈武，道里曠遠，因此党項孤弱，虜人多次侵擾。李吉甫開始上奏恢復宥州，仍設治所在經略軍，以隸屬綏銀道，派鄜城神策軍駐兵九千充實宥州。把江淮的三十萬甲衣供給太原、澤潞軍，增加太原馬一千匹。由此武備完整。

自蜀平，帝鋭意欲取淮西。方吉甫在淮南，聞吴少陽立，上下携泮，自請徙壽州，以天子命招懷之，反間以撓其黨，會討王承宗，未及用。後田弘正以魏歸，吉甫知魏人謂田進誠才，而唐州乃蔡喉衿，請拔進誠爲刺史，以臨賊境，且慰魏心。烏重胤守河陽，吉甫以汝州捍蔽東都，聯唐、

自從蜀地平定，皇帝鋭意要收取淮西，李吉甫正在淮南，聽説吴少陽擁兵自立，上下離心，自己請求調任壽州，以天子之命招撫他們，用反間計以阻撓他的同黨，正值討伐王承宗，没來得及實行。後來田弘正以魏郡歸順朝廷，李吉甫知道魏人認爲田進誠有才能，而唐州是蔡州的咽喉襟要之地，請求提拔田進誠任刺史，以逼近賊境，并且安慰魏人之心。烏重胤鎮守河陽，李吉

許，當蔡西面，兵寡不足憚寇，而河陽乃魏博之津，弘正歸國，則爲内鎮，不宜戍重兵示不信，請徙屯汝州。帝皆從之。後弘正拜檢校尚書右僕射，賜其軍錢二千萬，弘正曰："吾未喜於移河陽軍也。"及元濟擅立，吉甫以内地無脣齒援，因時可取，不當用河朔故事，與帝意合。又請自往招元濟，苟逆志不悛，得指授群帥俘賊以獻天子。不許，固請至流涕，帝慰勉之。會暴疾卒，年五十七。帝震悼，賻外别賜縑五百恤其家，自大斂至卒哭，皆中人臨吊。吉甫圖淮西地，未及上，帝敕其子獻之。及葬，祭以少牢，贈司空。有司謚曰敬憲，度支郎中張仲方非之，帝怒，貶仲方，更賜謚曰忠懿。

甫認爲汝州捍衛遮擋東都，聯結唐、許，正當蔡州西面，兵少不足威懾敵寇，而河陽是魏博的通道，田弘正歸順國家，就成爲内鎮，不應戍守重兵顯示不信任，請求將他調往駐守汝州。皇帝都聽從了他的意見。以後田弘正授任檢校尚書右僕射，賜給他的軍隊二千萬貫，田弘正說："我對調移河陽軍并不欣喜。"到吴元濟擅自擁立，李吉甫認爲淮西是内地而没有脣齒相依的賊黨援助，隨着時勢的變化可以攻取，不應當沿用河朔舊例，這一看法與皇帝旨意吻合。李吉甫又請求自己去招討吴元濟，如果他的叛逆之志不改，得以指揮群帥俘虜此賊以獻給天子。皇帝不允許，李吉甫執意請求甚至流下眼淚，皇帝安慰勸勉他。正值李吉甫突然得病去世，終年五十七歲。皇帝沉痛哀悼，贈給喪葬用的財物以外又賜縑五百撫恤他的家屬，從殮尸到入棺到停止哭吊，都派宦官前往吊喪。李吉甫繪製的淮西地圖，没來得及呈上，皇帝詔令他的兒子獻上。待到安葬李吉甫時，皇帝派人用少牢禮祭奠，追贈司空。有關部門定謚號叫敬憲，度支郎中張仲方提出異議，皇帝憤怒，貶斥張仲方，改賜謚號叫忠懿。

始，吉甫當國，經綜政事，衆職咸治。引薦賢士大夫，愛善無遺，褒忠臣後，以起義烈。與武元衡連位，未幾節度劍南，屢言元衡材，宜還爲相。及再輔政，天下想望風采，而稍修怨，罷李藩宰相，而裴垍左遷，皆其謀也。李正辭晚相失，及與蕭俛同召爲翰林學士，獨用俛而罷正辭，人莫不疑憚。帝亦知其專，乃進李絳，遂與有隙，數辯争殿上，帝多直絳。然畏慎奉法，不忮害，顧大體。左拾遺楊歸厚嘗請對，日已旰，帝令它日見，固請不肯退。既見，極論中人許遂振之奸，又歷詆輔相，求自試，又表假郵置院具婚禮。帝怒其輕肆，欲遠斥之，李絳爲言，不能得。吉甫見帝，謝引用之非，帝意釋，得以國子主簿分司東都。初，政事堂會食，有

開始，李吉甫任宰相，籌劃政事，衆多職事都得到治理。引薦賢明士大夫，喜愛良才没有遺漏，褒獎忠臣後代，以振興義烈。他與武元衡同時任宰相，不久武元衡任劍南節度使，李吉甫多次說武元衡是人才，應當回朝任宰相。等李吉甫再次任宰相，天下想望風采，他却漸漸興起人事怨恨，罷免李藩的宰相，以及裴垍的降職，都是他的計謀。他與李正辭晚年不和，待到李正辭與蕭俛一同召爲翰林學士，祇用蕭俛而罷免李正辭，人們無不疑忌害怕。皇帝也知道他的專權，便進用李絳，隨即他與李降有嫌隙，倆人多次在殿上争辯，皇帝多認爲李絳是對的。然而李吉甫怯懦謹慎奉法，不嫉恨傷害，能够顧全大體。左拾遺楊歸厚有一次請求對奏，天色已晚，皇帝令改日接見，楊歸厚堅决請求不肯退下，他見到皇帝以後，極言宦官許遂振的奸邪，又依次詆毁宰相，請求自己試任，又上表藉用郵置院備辦婚禮。皇帝憤怒他的輕浮放肆，打算遠遠貶逐他，

巨床，相傳徙者宰相輒罷，不敢遷，吉甫笑曰："世俗禁忌，何足疑邪？"徹而新之。吉甫居安邑里，時號"安邑李丞相"。所論著甚多，皆行于世。前卒一歲，熒惑掩太微上相，吉甫曰："天且殺我。"再遜位，不許。

李絳爲他説情，皇帝不允許。李吉甫拜見皇帝，道歉自己引薦任人不當，皇帝怒氣消除，楊歸厚能够以國子主簿在東都任職。當初，在政事堂會餐，有一個巨大的床，相傳説移動它往往被罷免宰相，没人敢移動，李吉甫笑着説："世俗禁忌，有什麽可疑慮的呢？"撤去换上新的。李吉甫居住在安邑里，當時號稱"安邑李丞相"。他撰寫的論著很多，都流行於世。去世前一年，熒惑星的光芒遮掩太微垣上相星，李吉甫説："天將殺我。"一再辭讓相位，皇帝不允許。

子德脩，亦有志操，寶曆中爲膳部員外郎。張仲方入爲諫議大夫，德脩不欲同朝，出爲舒、湖、楚三州刺史，卒。

李吉甫的兒子李德脩，也有志節操行，寶曆年間任膳部員外郎。張仲方被召入任諫議大夫，李德脩不想與他同朝，出任舒、湖、楚三州刺史，去世。

次子德裕，自有傳。

李吉甫的次子李德裕，自己有傳。

李鄘

李鄘，字建侯，北海太守邕之從孫。第進士，又以書判高等補秘書省正字。李懷光辟致幕府，擢累監察御史。懷光反河中，鄘與母、妻陷焉，因紿懷光以兄病卧洛且革，母欲往視；懷光許可，戒妻子無偕行。鄘私遣之，懷光怒，欲加罪，謝曰："鄘籍在軍，不得爲母駕，奈何不使婦往？"懷光止不問。後與高郢刺賊虚實及所以攻取者，白諸朝，德宗手詔褒答。懷光覺，嚴兵召二人問之，鄘詞氣不撓，三軍爲感動，懷光不殺，囚之。河中平，馬燧破械致禮，表佐其府，以言不用，罷歸洛中。召爲吏部員外郎。

李鄘，字建侯，是北海太守李邕的從孫。考中進士科，又以書判高等補任秘書省正字。李懷光徵召他到幕府任職，幾次升任監察御史。李懷光在河中反叛，李鄘與母親、妻子淪陷賊中，他便欺騙李懷光説兄長在洛陽患急病卧床不起，母親想要去看視；李懷光許可，但告誡李鄘的妻子不能一同去。李鄘私下遣送妻子，李懷光憤怒，想要加罪，李鄘道歉説："我李鄘名隸軍籍，不能隨侍母親，怎能不派婦人往侍？"李懷光作罷不再追問。後來他與高郢刺探賊的虚實以及如何攻取的情况，報告給朝廷，德宗親筆下詔褒揚答覆。李懷光發覺，緊急集合軍隊而召二人追問，李鄘言辭氣色不屈服，三軍爲之感動，李懷光没有殺害他們，囚禁了他們。河中平定，馬燧打破刑具向他致禮，上表推薦他輔佐自己的幕府，李鄘因建議不被采用，罷官回到洛中。召入任吏部員外郎。

徐州張建封卒，兵亂，囚監軍，迫建封子愔主軍務。帝以鄘剛敢，拜宣慰使，持節直入其軍，大會士，喻以禍福，出監軍獄中，脱桎梏，使復位，衆不敢動。愔即上表謝罪，稱兵馬留後，鄘曰："非詔命，安得輒稱

徐州張建封去世，士兵變亂，囚禁了監軍使，迫使張建封的兒子張愔主持軍務。皇帝認爲李鄘剛正果敢，授任宣慰使，持節直入亂軍，他召集將士，説明禍福道理，將監軍使放出監獄，脱去枷鎖，使他恢復職位，衆人不敢亂動。張愔當即上表謝罪，自稱兵馬留後，李鄘説："没有

之？”削去乃受。既還，稱旨，遷郎中。

詔命，怎能擅自稱兵馬留後？”削去稱號纔接受他的謝表。李鄘還朝以後，因出使符合旨意，升任郎中。

順宗時，進御史中丞。憲宗立，爲京兆尹，進尚書右丞。元和初，京師多盜賊，復拜京兆。以檢校禮部尚書爲鳳翔、隴右節度使。是鎮常兼神策行營，前此用武將，始受詔，即詣軍修謁。鄘以爲不可，詔爲去神策行營號。俄徙河東，入爲刑部尚書、諸道鹽鐵轉運使。

順宗時，李鄘進升御史中丞。憲宗即位，任京兆尹，進升尚書右丞。元和初年，京城的盜賊很多，李鄘再次授任京兆尹。以檢校禮部尚書任鳳翔、隴右節度使。這個軍鎮常兼神策行營，在此之前都任用武將，剛一接受詔書，就到神策軍中備禮謁見。李鄘認爲不可以，下詔爲他去掉神策行營稱號。不久升任到河東，召入任刑部尚書、諸道鹽鐵轉運使。

拜淮南節度使。王師討蔡方急，李師道謀撓沮之，鄘以兵二萬分壁鄆境，貲餉不仰有司。是時兵興，天子憂財乏，使程异馳馹江淮，諷諸道輸貨助軍。鄘素富強，即籍府庫留一歲儲，餘盡納于朝，諸道由是悉索以獻，繄鄘倡之。

授任李鄘爲淮南節度使。官軍討伐蔡州正急，李師道陰謀阻撓討伐，李鄘派兵二萬分別駐扎在鄆境，軍費不依賴有關部門。這時戰爭興起，天子憂慮財力缺乏，派程异乘驛站快馬到江淮，勸説諸道輸送財貨援助軍用。李鄘境内歷來富實，便登記府庫留存一年的儲備，其餘都交納給朝廷，諸道於是全都索取錢糧進獻，這是由李鄘倡導的。

先是，吐突承璀爲監軍，貴寵甚，鄘以剛嚴治，相禮憚，稍厚善。承璀歸，數稱薦之，召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鄘不喜由宦幸進，及出祖，樂作泣下，謂諸將曰："吾老安外鎮，宰相豈吾任乎？"至京師，不肯視事，引疾固辭，改户部尚書。俄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謚曰肅。

原先，吐突承璀任淮南監軍使，最受尊寵，李鄘以剛嚴治軍，他們相互敬畏，逐漸親善。吐突承璀回朝，多次稱贊推薦他，召入授任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鄘不樂意由宦官權貴引進，等到餞送出行時，音樂響起而他流下眼淚，對諸將説："我年老安心於外任節鎮的職務，宰相哪裏是我勝任的呢？"到達京城，不肯處理政事，稱病堅決辭讓相位，改任户部尚書。不久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在東都任職。以太子少傅退休，去世，追贈太子太保，謚號叫肅。

鄘強直無私，與楊憑、穆質、許孟容、王仲舒友善，皆以氣自任。而鄘當官，以峭法操下，所至稱治。猛決少恩，在淮南七年，其生殺禽擿，多委軍吏，而參佐束手不得與，人往往陷非法，議者亦以此少之。

李鄘剛直無私，與楊憑、穆質、許孟容、王仲舒友好，他們都以氣節自負。而李鄘當官，以嚴法約束部下，所到之處以善政著稱。他剛猛果斷很少恩惠，在淮南七年，他把生殺擒擿權力，大多委托給軍官，而參佐束手不能參預，人們往往陷於非法，輿論也因此責備他。

子拭，仕歷宗正卿、京兆尹、河東鳳翔節度使，以秘書監卒。

李鄘的兒子李拭，做官歷任宗正卿、京兆尹、河東鳳翔節度使，任秘書監時去世。

李磎

拭子磎，字景望。大中末，擢進士，累遷户部郎中，分司東都。劾奏内園使郝景全不法事，景全反摘磎奏犯順宗嫌名，坐奪俸。磎上言："'因事告事，旁訟他人'者，咸通詔語也。禮，不諱嫌名；律，廟諱嫌名不坐。豈臣所引詔書而有司輒論奏？臣恐自今用格令者，委曲回避，旁緣爲奸也。"詔不奪俸。

李拭的兒子李磎，字景望。大中末年，考取進士科，幾次升任户部郎中，在東都任職。彈劾奏告内園使郝景全不法的事情，郝景全反過來指責李磎奏疏中觸犯順宗嫌名，獲罪罰扣俸禄。李磎上奏説："'因事告事，旁訟他人'，是咸通詔書上的語句。按照禮法，不避諱嫌名；按照律令，犯廟諱嫌名不獲罪。難道臣引用詔書而有關部門就要論奏？臣恐怕自今以後引用格令的人，委曲迴避，由此因緣爲奸。"皇帝下詔不罰扣他的俸禄。

黄巢陷洛，磎挾尚書八印走河陽，時留守劉允章爲賊脅，遣人就磎索印，拒不與。允章悟，亦不臣賊。嗣襄王之亂，轉側淮南，高駢受僞命，磎苦諫，不納。入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辭職歸華陰，復以學士召。

黄巢攻陷洛陽，李磎挾帶尚書八印逃往河陽，此時留守劉允章被叛賊威脅，派人到李磎那裏索要官印，李磎拒絶不給。劉允章醒悟，也不臣服於賊。嗣襄王之亂，李磎輾轉到淮南，高駢接受僞朝任命，李磎苦苦勸諫，高駢不聽從。朝廷召入李磎任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李磎辭職回到華陰，又以學士徵召。

乾寧元年，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崔昭緯素疾磎，諷劉崇魯掠其麻哭之，言："磎懷奸，與中人楊復恭昵款，其弟爲時溥所殺，不可相天子。"翌日，下遷太子少傅。磎乃自言爲崇魯誣污，書十一上不止。初，崇魯父坐受賕，仰藥死，故磎以醜語及之，議者譏其非大臣體。昭宗素所器遇，决意復用之，而李茂貞等上言深詆其非，帝不獲已，又罷爲太子少師。於是茂貞及王行瑜、韓建擁兵闕下，列磎罪，殺之于都亭驛。行瑜誅，有詔復官爵，贈司徒，謚曰文。

乾寧元年，李磎進升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崔昭緯向來忌恨李磎，婉言勸説劉崇魯奪下任命宰相的詔書哭泣，説："李磎心懷奸邪，與宦官楊復恭親昵，他的弟弟被時溥所殺，不可做天子的宰相。"第二天，李磎降職任太子少傅。李磎便自稱被劉崇魯誣陷，上書十一次不止。當初，劉崇魯的父親受賄獲罪，喝毒藥自殺，因此李磎用醜話提起這事，議論的人譏笑他有失大臣體統。昭宗向來器重禮遇他，决意起用他，而李茂貞等人上奏深加詆毁李磎的過錯，皇帝不得已，又罷相爲太子少師。於是李茂貞以及王行瑜、韓建帶兵到京城，列舉李磎的罪狀，在都亭驛殺了他。王行瑜被誅殺，有詔令恢復李磎官爵，追贈司徒，謚號叫文。

磎好學，家有書至萬卷，世號"李書樓"。所著文章及注解諸書傳甚多。

李磎好學，家中有書達萬卷，世人號稱"李書樓"。他所著述的文章以及注解各種書傳很多。

子沇，字東濟，有俊才，亦遇害，贈禮部員外郎。

李磎的兒子李沇，字東濟，有卓越才智，也遭遇殺害，追贈禮部員外郎。

贊曰：剛者天德，故孔子稱"剛

贊曰：剛正是天德，因此孔子稱"剛正接近

近仁”。骨强四支，故君有忠臣，謂之骨鯁。若栖筠、鄘二子，其剛者歟！栖筠抗權邪，不及相；鄘得相，不願拜。非剛，疇克勝之？吉甫踐天宰，謀謨是矣，而鯁正有愧於父云。

於仁”。骨骼最强硬的是四肢，因此君主有忠臣，稱之爲骨鯁。像李栖筠、李鄘二人，就是剛正的人吧！李栖筠抗拒權貴邪臣，得不到相位；李鄘得到相位，不願意接受。不是剛正，誰能擔當？李吉甫身居宰相，謀劃正確，而鯁直剛正有愧於他的父親。

唐書卷一百四十七

列傳第七十二

三王魯辛馮三李曲二盧列傳

王思禮

王思禮，高麗人，入居營州。父爲朔方軍將。思禮習戰鬥，從王忠嗣至河西，與哥舒翰同籍麾下。翰爲隴右節度使，思禮與中郎將周佖事翰，以功授右衛將軍、關西兵馬使。從討九曲，後期當斬，臨刑，翰釋之，思禮徐曰："死固分也，何復貸爲?"諸將壯之。天寶十三載，吐谷渾蘇毗王款附，詔翰至磨環川應接，思禮墜馬，蹇甚。翰謂監軍李大宜曰："思禮跛足，尚欲何之?"俄加金城郡太守。

王思禮，高麗人，入居於營州。父親任朔方軍將。王思禮熟悉作戰，他跟從王忠嗣到河西，與哥舒翰一同屬任部下。哥舒翰任隴右節度使，王思禮與中郎將周佖侍奉哥舒翰，因功授任右衛將軍、關西兵馬使。隨從征討九曲，延誤了限期應當處斬，臨刑時，哥舒翰釋放了他，王思禮慢慢地說："死原本是罪有應得，爲何又要寬免呢?"諸將認爲他很壯烈。天寶十三載，吐谷渾蘇毗王歸附，下詔哥舒翰到磨環川接應，王思禮落馬，脚跛得厲害。哥舒翰對監軍李大宜說："王思禮跛足，還要去何處?"不久王思禮加授金城郡太守。

安禄山反，翰爲元帥，奏思禮赴軍，玄宗曰："河、隴精鋭，悉在潼關，吐蕃有釁，唯倚思禮耳。"翰固請，乃兼太常卿，充元帥府馬軍都將，翰委以軍事。密勸翰表誅楊國忠，翰不應；復請以三十騎劫至潼關殺之，翰曰："此乃吾反，何與禄山事?"

安禄山反叛，哥舒翰任元帥，奏請王思禮前往軍中，玄宗說："河、隴精鋭部隊，都在潼關，吐蕃一旦挑釁，衹有依靠王思禮了。"哥舒翰堅決請求，於是王思禮兼任太常卿，充任元帥府馬軍都將，哥舒翰把軍事委托給他。他秘密勸說哥舒翰上表請求誅殺楊國忠，哥舒翰不答應；又請求帶領三十名騎兵把楊國忠劫持到潼關殺了，哥舒翰說："這成了我造反，與安禄山的事有什麼關係?"

潼關失守，思禮與吕崇賁、李承光同走行在，肅宗責不堅守，引至纛下將斬之。宰相房琯諫，以爲可收後效，遂獨斬承光，赦思禮等。尋副房琯戰便橋，不利，更爲關内行營節度、河西隴右伊西行營兵馬使，守

潼關失守，王思禮與吕崇賁、李承光一同逃到皇帝外出停駐的地方，肅宗責備他們不能堅守，推到大旗下將要斬殺他們。宰相房琯勸諫，認爲可以觀取後效，便衹斬殺了李承光，赦免王思禮等人。不久王思禮輔助房琯在便橋作戰，失利，改任關内行營節度使、河西隴右伊西行營

武功。賊安守忠來戰，思禮退保扶風。賊分兵略大和關，去鳳翔五十里，李光進戰未利，行在戒嚴，從官潛出其孥，帝使左右巡御史虞候識其姓名，衆稍稍止。命郭子儀以朔方兵擊之。會崔光遠行軍司馬王伯倫、判官李椿以兵二千屯扶風。聞賊已西，欲乘虛襲京師，徑至高陵。賊引軍還擊椿等，椿已至中渭橋，殺守者千人，進攻苑門。伯倫戰死，椿被執。先是，賊餘衆留武功，既傳官軍入京師，乃燒營遁，自是賊不敢西。

兵馬使，鎮守武功。叛賊安守忠前來挑戰，王思禮退保扶風。叛賊分兵攻略大和關，距離鳳翔五十里，李光進交戰失利，皇帝停駐的地方戒嚴，隨從官員悄悄送走他們的妻子兒女，皇帝派左右巡御史虞候記下他們的姓名，衆人漸漸停止。命令郭子儀率領朔方兵進擊賊兵。正值崔光遠部下行軍司馬王伯倫、判官李椿率兵二千駐守扶風。聽説叛賊已西去，想要乘虚襲擊奪取京城，直接到達高陵。叛賊率軍返回攻擊李椿等，李椿已到中渭橋，殺守兵一千人，進攻苑門。王伯倫戰死，李椿被捉住。在此之前，賊兵餘衆留駐武功，傳説官軍進入京城以後，便燒營逃走，自此賊兵不敢西進。

長安平，思禮先入清宫；收東京，戰數有功。遷兵部尚書，封霍國公，食實户五百。尋兼潞、沁等州節度。乾元元年，總關中、潞州行營兵三萬、騎八千，與子儀圍賊相州，軍潰，惟李光弼、思禮完軍還。尋破史思明别將萬餘衆於直千嶺。光弼徙河陽，代爲河東節度副大使。上元元年，加司空。自武德以來，三公不居宰輔，唯思禮而已。二年，薨，贈太尉，謚曰武烈。

長安平定，王思禮先進城清理宫殿；收復東京，多次立下戰功。升任兵部尚書，封霍國公，享用實封五百户。不久兼任潞、沁等州節度使。乾元元年，總領關中、潞州行營兵三萬、騎兵八千，與郭子儀在相州圍攻叛賊，官軍潰敗，惟獨李光弼、王思禮全軍返回。不久他又在直千嶺打敗史思明别將一萬餘人。李光弼升任到河陽，王思禮代任河東節度副大使。上元元年，加授司空。自武德以來，三公不任宰相的，惟有王思禮一人。二年，去世，追贈太尉，謚號武烈。

思禮善守計，短攻戰。然持法嚴整，士不敢犯。在太原，器甲完精，儲粟至百萬斛云。

王思禮擅長防守，不擅長攻戰。但他執法嚴整，士兵不敢違犯。在太原，器械兵甲完備精良，儲備糧食達到百萬斛。

魯炅

魯炅，幽州薊人。長七尺餘，略通書史。以蔭補左羽林長上。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引爲别奏。顔真卿嘗使隴右，謂翰曰："君與郎將，總節制，亦嘗得人乎？"炅時立階下，翰指曰："是當爲節度使。"從破石堡城，收河曲，遷左武衛將軍。後復以破吐蕃跳蕩功，除右領軍大將軍。

魯炅，幽州薊人。身高七尺多，略通典籍。因門蔭的庇護補任左羽林長上。隴右節度使哥舒翰任用他爲别奏。顔真卿曾出使隴右，對哥舒翰説："君起於郎將，總領將士爲節度使，也曾得到人才嗎？"魯炅當時站在階下，哥舒翰指着他説："此人應當擔任節度使。"魯炅隨軍攻破石堡城，收復河曲，升任左武衛將軍。以後又因突襲打敗吐蕃立功，任右領軍大將軍。

安禄山反，拜上洛太守，將行，於帝前畫攻守勢，遷南陽太守，兼守捉防禦使，封金鄉公。尋爲山南節度

安禄山反叛，魯炅授任上洛太守，將要出發，在皇帝面前指畫攻守形勢，升任南陽太守，兼守捉防禦使，封金鄉公。不久任山南節度使，

使，以嶺南、黔中、山南東道子弟五萬屯淯水南。賊將武令珣、畢思琛等擊之，衆欲戰，炅不可。賊右趨，乘風縱火，鬱氣奔營，士不可止，負扉走，賊矢如雨，炅與中人薛道挺身走，舉衆没賊。時嶺南節度使何履光、黔中節度使趙國珍、襄陽節度使徐浩未至，其子弟半在軍，挾金爲資糧，至是與械偕棄與山等，賊資以富。

炅揪散兵保南陽。潼關失守，賊使哥舒翰招下，不從，使武令珣攻之。令珣死，田承嗣繼往。潁川來瑱、襄陽魏仲犀合兵援炅。仲犀弟孟馴兵至明府橋，望賊走。炅城中食盡，米斗五十千，一鼠四百，餓者相枕藉。朝廷遣使者曹日昇宣慰，加炅特進、太僕卿，不得入。日昇請單騎致命，仲犀不可。會顔真卿自河北至，謂曰："使者不顧死，致天子命，設爲賊獲，是亡一使者；脱能入城，則萬心固矣。"中官馮廷瓌亦曰："將軍必入，我請以兩騎助。"仲犀益騎凡十輩。賊望見，知皆鋭兵，不敢擊，遂入致命，人心益固。日昇復以騎趨襄陽，領兵千，由音聲道運糧餉炅，故炅得與賊相持逾三月。炅被圍凡一年，晝夜戰，人至相食，卒無救。

至德二載五月，乃率衆突圍走襄陽。承嗣尾擊，炅殊死戰二日，斬獲甚衆，賊引去。俄拜御史大夫、襄鄧十州節度使。亦會二京平，賊走河北。時襄、漢數百里，鄉聚蕩然，舉無樵烟。初，賊欲剽亂江湖，賴炅適扼其衝，故南夏以完。策勛封岐國公，實封二百户。

乾元元年，又加淮西節度、鄧州

率領嶺南、黔中、山南東道子弟五萬駐守淯水南岸。賊將武令珣、畢思琛等襲擊他，部衆想要迎戰，魯炅認爲不可以。賊轉向西側，乘風縱火，濃烟直奔營地，士兵不能阻止，扛着門扇逃跑，賊軍射箭如雨，魯炅與宦官薛道脱身逃走，全軍陷没。當時嶺南節度使何履光、黔中節度使趙國珍、襄陽節度使徐浩未到，他們的子弟有一半在軍中，挾帶金錢作爲資糧，到這時金錢與器械一起抛棄堆積如山，賊兵藉此而富足。

魯炅聚集散兵退保南陽。潼關失守，賊指使哥舒翰招降他，魯炅不依從，叛賊派武令珣進攻他。武令珣死後，田承嗣繼續進攻。潁川來瑱、襄陽魏仲犀合兵援助魯炅。魏仲犀的弟弟魏孟馴帶兵到達明府橋，望見賊兵就逃跑了。魯炅城中糧食吃完，一斗米價值五十千錢，一隻老鼠值四百文錢，餓死的人縱横相枕。朝廷派遣使者曹日昇前往安撫，加授魯炅特進、太僕卿，却不能進入南陽。曹日昇請求單騎前往傳達命令，魏仲犀不同意。正值顔真卿從河北來到，對魏仲犀説："使者不怕死，傳達天子命令，假設被賊捕獲，衹是損失一位使者；如果能够入城，那麽百姓的心就穩定了。"宦官馮廷瓌也説："將軍一定要進南陽，我願意派兩名騎兵協助。"魏仲犀增加騎兵共十人。叛賊望見這隊人馬，知道都是精鋭兵士，不敢迎擊，於是進入南陽傳達詔命，人心更加穩固。曹日昇又率騎兵奔赴襄陽，領兵一千，由音聲道運糧餉供給魯炅，因此魯炅能够與賊相持超過三個月。魯炅被圍困共一年，晝夜交戰，糧食缺乏甚至人吃人，到底没有救兵來到。

至德二載五月，魯炅便率部衆突圍投奔襄陽。田承嗣在後面追擊，魯炅拼死戰鬥二天，斬殺俘虜很多賊兵，賊兵退去。不久授任魯炅御史大夫、襄鄧十州節度使。也正值兩京平定，叛賊逃往河北。當時襄、漢數百里，鄉村蕩然無存，全無炊烟。當初，叛賊打算剽掠擾亂江湖地區，全靠魯炅扼守要衝，因此南夏能够保全。策記功勛封魯炅爲岐國公，實封二百户。

乾元元年，魯炅又加授淮西節度使、鄧州刺

刺史。與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炅領淮西、襄陽兩鎮步卒萬人、騎三百。明年，與史思明戰安陽，王師不利，炅中流矢，輒奔，諸節度潰去，所過剽奪，而炅軍尤甚。有詔來瑱節度淮西，徙炅鄭陳亳節度使。至新鄭，聞郭子儀整軍屯穀水，李光弼還太原，炅羞惴，仰藥死，年五十七。

史。與九位節度使在相州圍困安慶緒，魯炅率領淮西、襄陽兩鎮步兵一萬人、騎兵三百。第二年，與史思明在安陽交戰，官軍失利，魯炅身中流箭，便奔逃了，各節度使軍隊潰散離去，所過之地剽搶劫奪，而魯炅的軍隊搶劫尤其厲害。有詔書任來瑱爲淮西節度使，調任魯炅爲鄭陳亳節度使。他走到新鄭，聽説郭子儀整備軍隊駐守穀水，李光弼返回太原，魯炅羞愧憂懼，服毒藥而死，終年五十七歲。

王難得

王難得，沂州臨沂人。父思敬，少隸軍，試太子賓客。

王難得，沂州臨沂人。父親王思敬，年輕時參加軍隊，官做到試太子賓客。

難得健于武，工騎射。天寶初，爲河源軍使。吐蕃贊普子郎支都者，恃趫敏，乘名馬，寶鈿鞍，略陣挑戰，甚閑暇，無敢校者。難得怒，挾矛躣馬馳，支都不暇鬥，直斬其首。玄宗壯其果，召見，令殿前乘馬挾矛作刺賊狀，大悦，賜錦袍、金帶。累授金吾將軍。從哥舒翰擊吐蕃，至積石，虜吐谷渾王子悉弄參及悉頰藏而還。復收五橋，拔樹惇城，進白水軍使。收九曲，加特進。

王難得壯勇有武藝，擅長騎馬射箭。天寶初年，任河源軍使。吐蕃贊普之子有個叫郎支都的，依仗矯健敏捷，騎着名馬，坐着金銀珠玉裝飾的馬鞍，出陣挑戰，很悠閑自得，没人敢和他較量。王難得很憤怒，持矛催馬飛馳上前，郎支都來不及招架，被王難得直接斬下頭顱。玄宗認爲王難得壯勇果敢，召見他，令他在殿前乘馬持矛作刺殺賊的動作，非常高興，賞賜他錦袍、金帶。幾次授任金吾將軍。王難得隨從哥舒翰進擊吐蕃，到達積石，俘虜吐谷渾王的兒子悉弄參及悉頰藏後返回。又收復五橋，奪取樹惇城，進升白水軍使。收復九曲，加授特進。

肅宗在靈武，軍賞乏，難得上家貲助軍，試衛尉卿。俄領興平軍及鳳翔兵馬使，收京師。方戰，麾下士失馬，難得馳救，矢著眉，披膚鄣目，乃拔箭斷膚，殊死前鬥，血巇面不已，帝嘉之。從郭子儀攻相州。累封琅邪郡公，爲英武軍使。寶應二年卒，贈潞州大都督。

肅宗在靈武時，軍隊賞賜缺乏，王難得獻上家財資助軍用，試任衛尉卿。不久任興平軍及鳳翔兵馬使，收復京城。正當戰鬥時，部下士兵落馬，王難得奔馳上前援救，箭射中他的眉骨，皮肉翻掉下來遮住了眼睛，他便拔出箭撕斷皮肉，殊死向前搏鬥，血流滿面不止，皇帝嘉獎了他。王難得隨從郭子儀圍攻相州。幾次進爵後封琅邪郡公，任英武軍使。寶應二年去世，追贈潞州大都督。

子子顔，少從父征討，檢校衛尉卿，生莊憲太后。元和元年，憲宗朝太后南宫，乃褒贈思敬爲司徒，難得太尉，子顔太師。唯子顔子用及封。

王難得的兒子王子顔，年輕時跟從父親征戰討賊，授任檢校衛尉卿，生莊憲太后。元和元年，憲宗朝拜太后南宫，便褒揚追贈王思敬爲司徒，王難得爲太尉，王子顔爲太師。惟有王子顔的兒子王用得到封爵。

王用

用，字師柔。拜太子詹事，纔三月，封太原郡公，掌厩苑。累遷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大將軍。謙畏無過。卒，贈工部尚書。

王用，字師柔。授任太子詹事，剛剛三個月，封太原郡公，掌管厩苑。幾次升任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大將軍。他謙遜膽小没有過失。去世，追贈工部尚書。

辛雲京　辛京杲　辛旻

辛雲京，蘭州金城人，客籍京兆，世爲將家。雲京有膽决，以禽生斬馘常冠軍，積功遷特進、太常卿。

辛雲京，蘭州金城人，客居京兆，世代爲將帥之家。辛雲京勇敢果斷，因擒敵斬首常爲全軍第一，積累功勛升任特進、太常卿。

史思明屯相州，雲京以鋭兵四千襲滏陽，追破其衆，至浪井。録多，授開府儀同三司，加代州都督、鎮北兵馬使。

史思明駐守相州，辛雲京率領精兵四千襲擊滏陽，追擊打敗了史思明的軍隊，到達浪井。記下的戰功多，授任開府儀同三司，加任代州都督、鎮北兵馬使。

太原軍亂，帝惡鄧景山繩下無漸，以雲京性沈毅，故授太原尹，進封金城郡王。雲京治謹于法，下有犯，雖絲毫比不肯貸，及賞功亦如之，故軍中畏而信。回紇恃舊勛，每入朝，所在暴鈔，至太原，雲京以戎狄待之，虜畏不敢愓息。數年，太原大治。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太原軍隊發生騷亂，皇帝憎惡鄧景山管束部下失當，認爲辛雲京品性沉穩剛毅，因此授任辛雲京爲太原尹，進封金城郡王。辛雲京治軍謹慎依法，部下有犯法的，即使絲毫過失都不肯寬免，等到獎賞功勞時也是這樣，因此軍中畏懼而信服他。回紇依仗過去的功勛，每次入朝，所經之處大肆掠奪財物，回紇到達太原，辛雲京把他們當戎狄對待，回紇人怕得不敢呼吸。幾年以後，太原得到很好的治理。加任辛雲京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大曆三年，檢校左僕射。卒，年五十五，代宗爲發哀流涕，贈太尉，謚曰忠獻。它日，郭子儀、元載見上，語及雲京，帝必泫然。及葬，命中使吊祠，時將相祭者至七十餘幄，喪車移晷乃得去。德宗時，第至德以來將相，雲京爲次。

大曆三年，辛雲京檢校左僕射。去世，終年五十五歲，代宗爲他悲傷流淚，追贈他爲太尉，謚號叫忠獻。後來，郭子儀、元載拜見皇上，談到辛雲京，皇帝總是流淚。等到下葬時，皇帝命令宦官吊唁祭奠，當時將相來祭奠的達七十多幄，喪車等了很長時間纔得以離去。德宗時，排列至德以來的將相，辛雲京爲第二。

從弟京杲，字京杲。信安王禕節度朔方，京杲與弟旻以策干説，禕評咨加異。後從李光弼出井陘，督趫蕩先驅，戰嘉山尤力，肅宗異之，召見曰："黥、彭、關、張之流乎！"累遷鴻臚卿，召爲英武軍使。代宗立，封肅國公，遷左金吾衛大將軍，進晋昌郡王，歷湖南觀察使，後爲工部尚書致仕。朱泚盗京師，以老病不能

辛雲京的堂弟辛京杲，字京杲。信安王李禕任朔方節度使，辛京杲與弟弟辛旻用策略請求拜見陳述論説，李禕評議爲高明。後來他隨從李光弼出井陘，督率軍隊勇捷衝殺在最前面，攻戰嘉山尤爲盡力，肅宗認爲他很突出，召見他説："你是黥布、彭越、關羽、張飛之流啊！"幾次升任爲鴻臚卿，召任英武軍使。代宗即位，封辛京杲爲肅國公，升任左金吾衛大將軍，進封晋昌郡王，歷任湖南觀察使，後來任工部尚書時退休。

從，西嚮慟而卒，贈太子少保。

朱泚盗據京城，辛京杲因年老有病不能隨從，他面朝西方痛哭而去世，追贈太子少保。

昱亦從光弼定恒、趙，後署太原三城使。史思明屯相，軍及滏陽，昱逆擊走之。東都陷，退守河陽，卒于屯。

辛昱也跟隨李光弼平定恒、趙，後來署任太原三城使。史思明前往屯守相州，軍隊走到滏陽，辛昱迎擊打退了賊軍。東都淪陷，他退守河陽，在駐守地去世。

雲京曾孫讜，别傳。

辛雲京的曾孫辛讜，另有傳。

馮河清 姚況

馮河清，京兆人。始隸郭子儀軍，以戰多拜左衛大將軍。後從涇原節度使馬璘，充兵馬使，數以偏師與吐蕃遇，多效級，名聞軍中。

馮河清，京兆人。開始隸屬於郭子儀軍中，因戰功很多授任左衛大將軍。後來跟隨涇原節度使馬璘，充任兵馬使，多次率領偏師與吐蕃交戰，斬殺很多敵兵，名聞軍中。

建中時，節度使姚令言率兵討關東，以河清知留後，幕府殿中侍御史姚況領州；而行師過闕，有急變，德宗走奉天。河清、況聞問，召諸將計事，東向哭，相勵以忠，意象軒毅，衆義其爲，無敢異言，即發儲鎧完仗百餘乘獻行在。初，帝之出，六軍蒼卒無良兵，士氣沮。及河清輸械至，被堅勒兵，軍聲大振。即拜河清涇原節度使、安定郡王，況行軍司馬。朱泚數遣諜人訹之，河清輒斬以徇。

建中時，節度使姚令言率兵討伐關東，以馮河清主持留後事務，幕府殿中侍御史姚況主持州事；但出行的軍隊路過京城時，突然發生兵變，德宗逃往奉天。馮河清、姚況聽到消息後，召集諸將謀劃，二人面向東方哭泣，相互用忠誠勉勵諸將，精神軒昂氣概堅毅，衆人認爲他們的行爲義勇，没人敢説反對的話，他便拿出儲備的鎧甲兵器一百多車獻往皇帝外出停駐的地方。當初，皇帝出行，六軍倉促之間没有好兵器，士氣沮喪。待到馮河清運來兵械以後，披挂堅甲整頓士兵，軍威大振。當即授任馮河清涇原節度使、安定郡王，授任姚況行軍司馬。朱泚多次派遣間諜利誘馮河清，馮河清每次都將間諜斬首示衆。

興元元年，渾瑊以吐蕃兵敗賊韓旻等，涇人妄傳吐蕃有功，將以叛卒孥與貲歸之，衆大恐，且言："不殺馮公，吾等無類矣。"田希鑒遂害河清，況挺身還鄉里。

興元元年，渾瑊帶吐蕃兵打敗賊將韓旻等，涇人謠傳吐蕃兵有功勞，要把叛兵的妻子兒女與財物送給吐蕃兵，衆人大爲恐懼，并且説："不殺馮公，我們就活不成了。"田希鑒便殺害了馮河清，姚況脱身返回鄉里。

京師平，贈河清尚書左僕射，拜況太子中舍人。況性簡退，未嘗言功，屬歲凶，奉稍不自給，以飢死。河清再贈太子少傅。

京城平定，追贈馮河清爲尚書左僕射，授任姚況太子中舍人。姚況性格簡約謙讓，不曾談論功績，正值荒年，俸錢漸漸不够用，因飢餓死去。馮河清再次被追贈爲太子少傅。

李芃

李芃，字茂初，趙州人。解褐上邽主簿。嚴武爲京兆尹，薦補長安尉。李勉觀察江西，表署判官。

李芃，字茂初，是趙州人。出仕任上邽縣主簿。嚴武任京兆尹，推薦他補任長安尉。李勉任江西觀察使，上表舉薦他爲判官。

永泰初，宣饒劇賊方清、陳莊

永泰初年，宣饒强賊方清、陳莊向西阻斷

西絶江，劫商旅爲亂，支黨槃結。芃請以秋浦置州，扼衿要，使不得合從。勉是其計，奏以宣之秋浦青陽、饒之至德置池州。即詔芃行州事。後魏少游代勉，表署都團練副使，攝江州刺史。以母喪解。勉之節度永平，復辟幕府。會李靈耀反，署芃兼亳州防禦使，護陳、潁餉道，便軍興。

長江，搶劫商人旅客作亂，支黨盤結。李芃請求在秋浦設州，扼守要地，使賊不能合勢。李勉贊同他的計策，上奏把宣州的秋浦、青陽，饒州的至德設置爲池州。皇帝隨即下詔李芃執掌州事。後來魏少游替代李勉爲觀察使，上表任用他爲團練副使，代理江州刺史。因母親去世離職。李勉任永平軍節度使時，又徵召他到幕府任職。正值李靈耀反叛，李勉又署任李芃兼亳州防禦使，守護陳、潁糧運通道，以利於軍用。

德宗立，授河陽三城鎮遏使。糧貲善者，必先以給士，士悦之。達練事宜，嚴備常若有敵。未幾，拜節度使，以東畿汜水等五縣隸屬。與馬燧等破田悦洹水上，以功檢校兵部尚書，實封百户。進圍悦，悦將符璘以騎五百降，芃大開壁門納之。

德宗即位，授任李芃河陽三城鎮遏使。好的糧食財物，他必先供給士卒，士卒喜愛他。李芃通曉事理，嚴加守備常像有敵情一樣。不久，授任節度使，把東畿汜水等五縣隸屬他管轄。他與馬燧等在洹水邊上打敗田悦，因功檢校兵部尚書，實封百户。進軍圍攻田悦，田悦部將符璘率五百騎兵投降，李芃大開營門接納他們。

興元初，檢校尚書右僕射。以疾將請老，謂所親曰："歲方旱蝗，上厭征伐，天下城壘堅，戈鋋利，然務以力勝，其可盡乎？救敝者莫若德，方鎮之臣宜先退讓，死權錮禄，吾敢哉！言而不踐，非吾志也。"固求罷，歸東都。卒，年六十四，贈太子太保。

興元初年，李芃檢校尚書右僕射。因病將要請求退休，他對親近的人說："正遇旱蝗災年，皇上厭倦征伐，天下城壘堅固，戈矛鋭利，然而務必用强力取勝，這能有盡頭嗎？解救弊害不如先用德化，方鎮大臣應先退讓，貪求死守權力禄位，我怎敢這樣做啊！説了却不實行，更不是我的心意。"他堅决要求免職，返回東都。去世，終年六十四歲，追贈太子太保。

李叔明　李昇

李叔明，字晋，閬州新政人。本鮮于氏，世爲右族。兄仲通，字向，天寶末爲京兆尹、劍南節度使。兄弟皆涉學，輕財務施。

李叔明，字晋，閬州新政人。本姓鮮于氏，世代爲豪族。兄長李仲通，字向，天寶末年任京兆尹、劍南節度使。兄弟倆都博學，輕視錢財，喜好施捨。

叔明擢明經，爲楊國忠劍南判官。乾元中，除司勳員外郎，副漢中王瑀使回紇，回紇遇瑀慢，叔明讓曰："大國通好，使賢王持節。可汗，唐之婿，恃功而倨，可乎？"可汗爲加禮。復命，遷司門郎中。

李叔明考中明經科，任楊國忠劍南幕府判官。乾元年間，任司勳員外郎，隨漢中王李瑀出使回紇任副使，回紇對待李瑀傲慢，李叔明責備説："大國表示友好，派賢王爲使節。可汗，是唐朝的女婿，依仗功勞而傲慢，可以這樣嗎？"可汗爲之加禮相待。完成使命後回朝，升任司門郎中。

東都平，拜洛陽令，招徠遺民，號能吏。擢商州刺史、上津轉運使。還京兆尹，長安歌曰："前尹赫赫，

東都平定，李叔明授任洛陽令，他招徠遺民，號稱能吏。升任商州刺史、上津轉運使。升任京兆尹，長安有歌謠説："前尹顯赫，衆人瞻

具瞻允若；後尹熙熙，具瞻允斯。”久之，以疾辭，除太子右庶子。崔旰擾成都，出爲邛州刺史。旰入朝，即拜東川節度使、遂州刺史，徙治梓州。

仰順從；後尹温和，衆人瞻仰誠信。”很久，他因病辭去京兆尹，授任太子右庶子。崔旰擾亂成都，李叔明出任邛州刺史。崔旰入朝，即時授任李叔明東川節度使、遂川刺史，遷移治所到梓州。

大曆末，或言叔明本嚴氏，少孤，養外家，冒鮮于姓，請還宗，詔可。叔明初不知，意醜之，表乞宗姓，列屬籍，代宗從之。

大曆末年，有人説李叔明本姓嚴氏，幼年喪父，寄養在外祖父家，冒姓鮮于，要求使他恢復本宗姓氏，下詔同意。李叔明開始不知道這件事，心中感到羞耻，上表乞求皇室姓氏，列入宗正寺户籍，代宗答應了他。

建中初，吐蕃襲火井，掠龍州，陷扶、文、遠三州。叔明分五將邀擊，走之，以功加檢校户部尚書。梁崇義阻命，詔引兵下峽，戰荆門，敗其衆，襄州平，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德宗幸興元，出家貲助軍，悉衣幣獻宫掖，加太子太傅，封薊國公。初，東川承兵盜，鄉邑凋破，叔明治之二十年，撫接有方，華裔遂安。後朝京師，以病足，賜錦輦，令宦士肩舁以見，拜尚書右僕射。乞骸骨，改太子太傅致仕。貞元三年，卒，謚曰襄。始，叔明與仲通俱尹京兆，及兼秩御史中丞，并節制劍南，又與子昪俱兼大夫，蜀人推爲盛門。

建中初年，吐蕃襲擊火井，掠奪龍州，攻陷扶、文、遠三州。李叔明分派五員將領阻擊，打退吐蕃軍隊，因功加官檢校户部尚書。梁崇義抗拒朝命，下詔李叔明帶兵下三峽，在荆門交戰，打敗梁崇義兵，襄州平定，李叔明升任檢校尚書左僕射。德宗到達興元，李叔明取出自家錢財資助軍用，將全部衣物錢財獻給後宫使用，加授太子太傅，封薊國公。當初，東川遭受亂兵搶劫，鄉村殘破，李叔明治理二十年，安撫接濟有方，人們得以安定下來。後來他到京城朝拜，因脚有病，皇上賜給錦輦，命令宦士用肩舁抬着進見，授任尚書右僕射。乞求退休，改任太子太傅退休。貞元三年，去世，謚號叫襄。開始，李叔明與李仲通都擔任過京兆尹，并且都兼職御史中丞，擔任過劍南節度使，李叔明又與兒子李昪都兼任御史大夫，被蜀人推爲興盛之家。

叔明素惡道、佛之弊，上言曰：“佛，空寂無爲者也；道，清虚寡欲者也。今迷其内而飾其外，使農夫工女墮業以避役，故農桑不勸，兵賦日屈，國用軍儲爲斁耗。臣請本道定寺爲三等，觀爲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上觀道士十四，每等降殺以七，皆擇有行者，餘還爲民。”德宗善之，以爲不止本道，可爲天下法，乃下尚書省雜議。於是都官員外郎彭偃曰：“王者之政，變人心爲上，因人心次之，不變不因爲下。今道士有名亡實，俗鮮歸重，於亂政輕；僧尼帑

李叔明平時憎惡道教、佛教的弊病，上書説：“佛教，是空寂無爲的；道教，是清虚寡欲的。如今迷惑其内心却裝飾其外表，使得農夫工女荒廢本業來逃避徭役，因此農桑不勸勉，兵賦日益缺少，國家費用軍隊儲備爲此消耗。臣請求在本道定佛寺爲三等，道觀爲二等，上等佛寺留僧侣二十一人，上等道觀留道士十四人，每等依次減少七人，都選擇有道行的人，其餘的還俗爲民。”德宗對此表示贊同，認爲不僅在本道，還可以作爲天下準則，便下發尚書省商議。於是都官員外郎彭偃説：“君王的統治，改變人心爲上，順應人心次之，不改變不順應爲下。如今道士有名無實，世俗很少歸信敬重，對於政令也有較輕

穢，皆天下不逞，苟避征役，於亂人甚。今叔明之請雖善，然未能變人心，亦非因人心者。夫天生蒸人，必將有職；游閑浮食，王制所禁。故賢者受爵祿，不肖者出租稅，古常道也。今僧、道士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一僧衣食，歲無慮三萬，五夫所不能致。舉一僧以計天下，其費不貲。臣謂僧、道士年未滿五十，可令歲輸絹四，尼及女官輸絹二，雜役與民同之；過五十者免。凡人年五十，嗜欲已衰，況有戒法以檢其性情哉！”刑部員外郎裴伯言曰：“衣者，蠶桑也；食者，耕農也；男女者，繼祖之重也。而二教悉禁，國家著令，又從而助之，是以夷狄不經法反制中夏禮義之俗也。傳曰：‘女子十四有爲人母之道，四十九絶生育之理；男子十六有爲人父之道，六十四絶陽化之理。’臣請僧、道士一切限年六十四以上，尼、女官四十九以上，許終身在道，餘悉還爲編人，官爲計口授地，收廢寺觀以爲廬舍。”議雖上，罷之。

的擾亂；僧人尼姑污穢，都是天下爲非作歹之徒，他們苟且逃避稅賦徭役，對於擾亂民心弊害極大。如今李叔明的請求雖好，但不能改變人心，也不能順應人心。大凡天生衆人，必將有職業；游手好閑吃白食，是王制所禁止的。因此賢者承受爵祿，不賢者交納租稅，是古來的常道。如今僧人、道士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一個僧人的衣食費用，一年大約三萬錢，是五個農夫耕作所不能達到的。舉一個僧人的花費來計算天下的費用，花費很大不計其數。臣提議僧人、道士年齡不滿五十，可令每年交納絹四匹，尼姑及女道士交納絹二匹，雜役與百姓相同；超過五十歲的免除。大凡人的年齡到了五十，嗜欲已衰退，況且有戒法以約束他們的性情啊！”刑部員外郎裴伯言說：“穿衣，靠蠶桑；吃飯，靠農耕；男人女人，負有傳宗接代的重任。但佛道二教禁止婚育，國家的明令條文，又從而幫助了佛道二教，這樣一來，夷狄的不符合常規的法則反而控制了中原人的禮儀習俗。傳上說：‘女子十四歲有做人母親的道義，四十九歲棄絶生育之理；男子十六有做人父親的道義，六十四歲棄絶陽化之理。’臣請求僧人、道士一律限制在六十四歲以上，尼姑、女道士限制在四十九歲以上，允許他們終身在教，其餘都還俗爲編户人口，官府根據人口授給土地，没收廢棄佛寺道觀作爲房舍。”奏議雖然遞上，放置不被采用。

子昇，以少卿從德宗梁州。叔明嚴敕以死報，故昇有功，擢禁軍將軍。貞元初，遷太子詹事。坐郜國公主，貶羅州别駕。

李叔明的兒子李昇，以少卿隨從德宗到梁州。李叔明嚴令他以死報效，因此李昇立功，升任禁軍將軍。貞元初年，升任太子詹事。因郜國公主事獲罪，貶任羅州别駕。

叔明素豪侈，在蜀殖財，廣第舍田産。歿數年，子孫驕縱，貲産皆盡。世言多藏者以叔明爲鑒云。

李叔明一向豪放奢侈，在蜀積聚財物，擴大宅第田産。他去世幾年後，子孫驕縱，財産全部耗盡。世人談起多積財貨之事往往以李叔明爲戒鑒。

曲環

曲環，陝州安邑人，客隴右。少喜兵法，資勇敢，善騎射。天寶中，從哥舒翰討吐蕃，拔石堡，取黄河九曲洪濟等城，授果毅别將。

曲環，陝州安邑人，客居隴右。年輕時喜好兵法，資質勇敢，善於騎馬射箭。天寶年間，隨從哥舒翰討伐吐蕃，攻下石堡，奪取黄河九曲洪濟等城，授任果毅别將。

安禄山反，從魯炅守鄧州，與賊武令珣戰尤力，加左清道率。從李抱玉屯河陽。又自將兵守澤州，破賊鋭將安曉，拜羽林將軍。與諸將討史朝義，平河北，累轉金吾大將軍。

安禄山反叛，曲環跟從魯炅守衛鄧州，與賊武令珣交戰尤其盡力，加任左清道率。跟從李抱玉駐守河陽。又親自率兵防守澤州，打敗叛賊勇將安曉，授任羽林將軍。與諸將討伐史朝義，平定河北，幾次轉任金吾大將軍。

大曆中，戍隴州，數破吐蕃，以功兼太常卿。德宗初，虜寇劍南，詔環以邠、隴兵五千馳救，收七盤城、威武軍、維茂等州，虜破走，威名大振，加太子賓客，賜名馬。豫討涇州劉文喜，遷開府儀同三司，封晋昌郡王，邠隴兵馬使。時李納逼徐州，環與劉玄佐救之，敗其衆，功最。建中三年，擢邠隴行營節度使。

大曆年間，曲環戍守隴州，多次打退吐蕃，因功兼太常卿。德宗初年，賊虜進犯劍南，下詔曲環率領邠、隴軍隊五千急奔救援，收復七盤城、威武軍、維茂等州，虜人敗逃，曲環威名大振，加授太子賓客，賜給名馬。參預討伐涇州劉文喜，升開府儀同三司，封晋昌郡王，邠隴兵馬使。當時李納進逼徐州，曲環與劉玄佐前往援救，擊敗李納兵衆，功勞最大。建中三年，升任邠隴行營節度使。

李希烈陷汴州，環守寧陵，戰陳州，斬賊三萬五千級，禽其將翟崇暉，進檢校工部尚書，兼陳州刺史。希烈平，改陳許節度，賜封三百户。二州比爲寇衝，民苦剽鹵，客他縣。環勤身節用，寬賦斂，簡條教，不三歲，歸者襁係。訓農治兵，穀食豐衍。轉檢校尚書左僕射。貞元十五年，卒，年七十四，贈司空。

李希烈攻陷汴州，曲環守衛寧陵，在陳州交戰，斬殺賊兵三萬五千人，擒捉賊將翟崇暉，升任檢校工部尚書，兼陳州刺史。李希烈平定，曲環改任陳許節度使，賜封三百户。二州接連遭受寇賊擾亂，百姓苦於剽掠，遷居到其他縣。曲環自身勤勞節儉費用，寬緩賦斂，簡明教令，不出三年，歸回的人連續不斷。曲環訓農治兵，糧食豐足。改任檢校尚書左僕射。貞元十五年，去世，終年七十四歲，追贈司空。

王虔休

王虔休，字君佐，汝州梁人。少涉學，有材武，以信義爲鄉黨畏慕。大曆中，刺史李深署爲裨將。

王虔休，字君佐，汝州梁人。年輕時博學，有才力而又勇武，以信義爲鄉黨所敬畏仰慕。大曆年間，刺史李深任用他爲裨將。

澤潞李抱真聞其名，厚以幣招之，授兵馬使。抱真討河北，戰雙岡、臨洺，虔休以多擢步軍都虞候，封同昌郡王，實封五十户。抱真卒，元仲經等謀樹其子緘，一軍思亂，虔休正色語衆曰：“軍，王軍；州，王土也。帥亡當稟天子，何云云有妄謀?”衆服其言，得不亂。德宗嘉之，以邕王爲昭義節度大使，擢虔休潞州左司馬，領留後。本名延貴，至是賜名。號令撫循，軍中大治。

澤潞節度使李抱真聽説他的名聲，用優厚禮物將他召來，授任兵馬使。李抱真征討河北，在雙岡、臨洺交戰，王虔休因戰功多升任步軍都虞候，封同昌郡王，實封五十户。李抱真去世，元仲經等謀劃立李抱真的兒子李緘爲節度使，全軍都想叛亂，王虔休表情嚴肅地對衆人説：“軍隊，是君主的軍隊，州郡，是君主的領土。節度使去世應當稟告天子，爲什麽紛紜有妄圖?”衆人信服他的話，全軍得以没有變亂發生。德宗贊揚他，以邕王爲昭義節度大使，升任王虔休爲潞州左司馬，主持留後。王虔休本名叫延貴，到這時賜名虔休。他號令安撫，軍中大治。

初，抱真之喪，軍司馬元誼據洺州叛，虔休遣將李廷芝討之，戰長橋，斬級數百；次雞澤，又破之。守戍皆奔魏博，即决水灌城，將壞，遣掌書記盧頊入見誼，陳利害。誼請朝，即以頊爲洺州別駕，使守洺。誼出，亦奔魏。

治潞二歲，遷昭義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始，屬城州縣守宰多署它職，不親政，故治苟簡。虔休悉增俸稟，遣就部，人以妥安。卒，年六十三，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敬。

虔休性恪敏，節用度，既没，所部帑廩皆可支數歲。嘗得太常樂家劉玠撰《繼天誕聖樂》，因帝誕日以獻。其樂，以宫爲均，示五聲有君也；以土爲德，本五運在中也；奏二十五疊，取二十四氣而成一歲；奏十六節，象元、凱登庸于朝云。後《中和樂》本于此。

子麗成等十人，并補太學生。

當初，李抱真去世，軍司馬元誼依據洺州叛亂，王虔休派遣將領李廷芝討伐他，在長橋交戰，斬殺數百人；駐扎在雞澤，又擊敗了元誼。守兵都逃往魏博，王虔休當即决水灌洺州城，城將摧毁，派遣掌書記盧頊入城見元誼，陳述利害關係。元誼請求歸朝，便任盧頊爲洺州別駕，使他防守洺州，元誼出城，也逃往魏。

王虔休治理潞州兩年，升任昭義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開始，屬城州縣的刺史縣令大多代理别的職務，不親自處理政務，因此治理草率而簡略。王虔休給他們全部增加俸禄，派遣到任就職，人們因此安適。去世，終年六十三歲，追贈尚書左僕射，謚號叫敬。

王虔休品性勤謹而辦事敏捷，節約用度，他去世以後，所轄境内的錢糧都可以供給數年。他曾得到太常樂工劉玠撰寫的《繼天誕聖樂》，趁着皇帝誕辰呈獻。這樂曲，以宫爲調，表示五聲有君；以土爲德，本於五運居中；演奏二十五疊，取二十四節氣而爲一歲；奏十六節，像八元、八愷之類的才子進用於朝廷。後來的《中和樂》源本於此。

王虔休的兒子王麗成等十人，都補爲太學生。

盧群

盧群，字載初，系出范陽。少學於垂山，淮南陳少游聞其名，奏署幕府，已而薦諸朝。

李希烈反，以監察御史爲江西行營糧料使。嗣曹王皋節度江西，奏爲判官。皋徙荆襄，皆從其府，以勁正聞。入爲侍御史。郭子儀家與嬖人張昆弟訟財不平，又言嬖人宅匿珍寶。德宗促按之。群奏言：“子儀有大勋德，今所訟皆其家事，且嬖人宅，子儀昔畀之，非子弟所宜言，請赦勿問。”從之。人謂群識大體。

盧群，字載初，世系出自范陽。年輕時在垂山學習，淮南陳少游聽説他的名聲，上奏召他入幕府任職，接着把他推薦給朝廷。

李希烈反叛，盧群以監察御史爲江西行營糧料使。嗣曹王李皋任江西節度使，上奏召他爲判官。李皋升任到荆襄，盧群都隨從他在幕府任職，以剛勁正直聞名。召盧群入朝任侍御史。郭子儀家屬與郭子儀的寵妾張氏兄弟訴訟財産不公平，又説寵妾宅第藏有珍寶。德宗督促審理此事。盧群上奏説：“郭子儀有大勛德，如今訴訟的都是他的家事，并且寵妾宅第，郭子儀以往給了她，不是子弟所應當談論的，請赦免不再審問。”皇帝聽從了。人們説盧群識大體。

累遷兵部郎中。淮西吴少誠擅决司洧水溉田，使者止之，不奉詔。

盧群幾次任兵部郎中。淮西吴少誠擅自開决司洧水灌溉田地，使者制止他，吴少誠不奉

命群臨詰，少誠曰："是於人有利。"群曰："臣道貴順，恭恪所以爲順也。專命廢順，雖利何有？且怠於事上者，固不能責其下矣。"少誠聽命。群又爲陳古今成敗事，逆順禍福皆有效，所以感動之，少誠竦然。既置酒，與賦詩，又歌以慰之。少誠感悦，不敢桀。以奉使稱旨，遷檢校秘書監、鄭滑節度行軍司馬。姚南仲入朝，即以群代節度。群嘗客于鄭，質良田以耕。至是則出券貸直，以田歸其人。卒，年五十九，贈工部尚書。

詔。朝廷命令盧群親自前往詰問，吳少誠說："這樣對百姓有利。"盧群說："爲臣之道貴在順，恭敬而謹慎纔能成爲順。自我行事廢棄恭順，即使有利又能怎樣？況且怠惰侍奉皇上的人，一定不能約束他的部下了。"吳少誠聽命。盧群又爲他陳述古今成敗大事，逆順禍福都有應驗，用來感動他，吳少誠對他肅然起敬。盧群又置備酒席，與吳少誠彼此賦詩，又歌咏加以慰問他。吳少誠感激喜悦，不敢再逞凶暴了。盧群因奉命出使符合旨意，升任檢校秘書監、鄭滑節度行軍司馬。姚南仲入朝，便以盧群代任節度使。盧群曾客居鄭州，抵押良田耕種。到這時則拿出地契免去價值，將耕田歸還給主人。去世，終年五十九歲，追贈工部尚書。

李元素

李元素，字大朴，邢國公密裔孫，仕爲御史。東都留守杜亞惡大將令狐運，會盜劫輸絹於洛北，運適與其下畋近郊，亞疑而訊之。幕府穆員、張弘靖按鞫無狀，亞怒，更以愛將武金掠服之，死者甚衆。亞請斥運魄土，詔監察御史楊寧覆驗，事皆不讎。亞怒，劾寧罔上，寧抵罪。又自以不失盜爲功，因必其怒，傅致而周内之，若不可翻者。德宗信不疑，宰相難之。詔元素與刑部員外郎崔從質、大理司直盧士瞻馳按，亞迎，以獄告。元素徐察其冤，悉縱所囚以還。亞大驚，復劾元素失有罪。比元素還，帝已怒，奏獄未畢，帝曰："出。"元素曰："臣言有所未盡。"帝曰："弟去。"元素曰："臣以御史按獄，知冤不得盡辭，是無容復見陛下。"帝意解，即道運冤狀。帝感寤曰："非卿，孰能辨之？"然運猶以擅捕人得罪，流歸州，死于貶。武金流建州。後歲餘，齊抗得真盜，繇是天下重之。

李元素，字大朴，是邢國公李密的遠世孫子，出仕爲御史。東都留守杜亞憎惡大將令狐運，正值盜賊在洛北搶劫貢輸的絹帛，令狐運恰巧與他的部下在近郊打獵，杜亞因此懷疑令狐運并審訊他。幕府佐僚穆員、張弘靖審訊没得到證據，杜亞怨怒，又派愛將武金拷打使令狐運認罪，因受牽連死的人很多。杜亞請求貶逐令狐運到荒遠之地，皇帝下詔監察御史楊寧審核查驗，事情都不實。杜亞憤怒，彈劾楊寧欺騙皇上，楊寧獲罪。杜亞又自以爲有不使盜賊脱逃的功勞，因而固執其怨怒，羅織入罪而使之周密没有遺漏，好像不可翻案的樣子。德宗相信不疑，宰相對此有異議。下詔李元素與刑部員外郎崔從質、大理司直盧士瞻迅速前往審訊，杜亞迎接，將案情報告。李元素逐漸察出其中的冤枉，全都釋放了被囚禁的人。杜亞大驚，又彈劾李元素失職有罪。等李元素返回，皇帝已經含怒，李元素奏説獄案情況還没説完，皇帝說："出去。"李元素說："臣還有話没説完。"皇帝說："衹管出去。"李元素說："臣以御史審核案情，瞭解冤枉不能全部講出來，這樣就不能再見到陛下了。"皇帝怒氣消除，李元素便説出令狐運冤枉的情況。皇帝感悟說："不是卿，誰能辯明此事？"然而令狐運還是以擅自拘捕人獲罪，流放歸州，死在貶

地。武金流放建州，後來一年多，齊抗捕獲到真正的盜賊，由此天下器重李元素。

遷給事中。後美官缺，咸冀元素得其處。會鄭滑節度使盧群卒，拜元素檢校工部尚書節度其軍，治有異績。元和初，召爲御史大夫。大夫，自貞元後難其人不補，而元素以夙望召拜，中外企聽風采。既而一不建爲，容容持祿，内望作宰相。久之不見用，則謝賓客曰："無以官散外我。"見屬吏輒先拜，人人失望。李錡反，拜浙西節度使。數月還，爲國子祭酒，進户部尚書、判度支。

李元素遷任給事中。後來祇要美官缺員，人們都希望李元素得到這個職位。正值鄭滑節度使盧群去世，授任李元素檢校工部尚書節度其軍，他治理有特殊政績。元和初年，召入李元素任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這一官職，自貞元以後因難以得到合適人選而不再補任，而李元素因素有名望召入授任，朝廷内外希望看到他的治理。可他上任以後却一無建樹作爲，庸庸坐食俸禄，一心期望作宰相。長久不被任用，便告訴賓客說："不要因爲我的官職閑散而對我見外。"見到屬吏往往先拜，人人失望。李錡反叛，授任李元素爲浙西節度使。幾個月後返回，任國子祭酒，升任户部尚書、判度支。

元素少孤，奉長姊謹悌，及没，悲𢤱成疾，因辭職屏居。其妻，石泉公王方慶之孫。前妻子皆不肖，而元素溺姬侍，王不見答。元素久疾，益昏惑，遂出之。王訴諸朝，詔免元素官，且令畀王貲五百萬。卒，贈陝州大都督。

李元素幼年没有了父母，侍奉大姐恭敬友愛，大姐死去，他悲痛成疾，便辭職隱居。他的妻子，是石泉公王方慶的孫女。前妻的兒子都不成器，而且李元素溺愛姬妾侍女，妻子王氏不被理會。李元素長期患病，更加昏惑，便驅逐王氏。王氏訴訟到朝廷，下詔免去李元素官職，并且命令給予王氏錢財五百萬。李元素去世，追贈陝州大都督。

盧士玫

盧士玫者，山東人。以文儒進，端厚無競。爲吏部員外郎，善于職。再遷知京兆尹。劉總入朝，與士玫故内姻，乃請析瀛、鄚兩州，用士玫爲觀察使。詔可。

盧士玫，山東人。以文儒進用，品性端厚與事無争。任吏部員外郎，能稱職。兩次升任京兆尹。劉總入朝，與盧士玫有姻親關係，便請求分置瀛、鄚兩州，任用盧士玫爲觀察使。皇帝下詔同意。

俄而幽州亂，朱克融襲之，朝廷欲重其任，就加節度使。士玫空家貲助軍，然部卒多家幽州，陰導克融入，故士玫闔府皆見囚幽州。天子赦克融，得還。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徐虢州刺史，復爲賓客。卒，贈工部尚書。

不久幽州兵叛亂，朱克融襲擊盧士玫，朝廷想要使他擔負重任，即時加授節度使。盧士玫用盡家財資助軍用，然而部下兵士大多家在幽州，暗中引導朱克融進入，因此盧士玫全家都被囚禁在幽州。天子赦免朱克融，盧士玫得以返回。以太子賓客在東都任職，授任虢州刺史，又一次任太子賓客。去世，追贈工部尚書。

唐書卷一百四十八

列傳第七十三

令狐張康李劉田王牛史列傳

令狐彰

令狐彰，字伯陽，京兆富平人，其先自燉煌内徙。父濞，爲世善吏。始，尉范陽，通民家女，生彰。罷歸，留彰母所。

既長，志膽沈果，知書傳大義，射命中。從安禄山，署左衛郎將。與張通儒入長安，又署左街使。二京平，走河朔。史思明署博、滑二州刺史，屯滑臺。時中人楊萬定監滑州軍，彰欲以節自顯，募没人夜度河，悉籍士馬州縣獻款，因萬定以聞。肅宗大悦，下書慰勞。彰移壁杏園渡，思明疑之，遣薛岌以兵劫彰。彰諭衆以大誼，皆感附死力，遂破岌兵，潰圍出，以麾下數百入朝，賜甲第、帷帳、什器，拜滑亳、魏博節度使。河朔平，加兼御史大夫，封霍國公，檢校尚書右僕射。

令狐彰，字伯陽，京兆富平人，他的祖先從燉煌遷到内地。父親名濞，是當時的良吏。起初，任范陽尉，私通民家女子，生下令狐彰。罷官回家，將令狐彰留在他母親那裏。

令狐彰長大以後，深沉果斷有志有膽，知曉書傳大義，射箭百發百中。隨從安禄山，任左衛郎將。與張通儒來到長安，又任左街使。二京平定，逃往河朔。史思明任用他爲博、滑二州刺史，駐扎在滑臺。當時宦官楊萬定爲滑州監軍，令狐彰想要以名節揚名，便招募善於浮水的人夜晚渡過黄河，全部登記士兵戰馬州縣奉獻歸順，托楊萬定上奏。肅宗非常高興，下詔書慰勞。令狐彰移軍駐扎杏園渡，史思明懷疑他，派遣薛岌率兵劫持令狐彰。令狐彰將逆順大義明告兵衆，大家都感悟願意依附令狐彰以死效力，於是大破薛岌兵，突圍衝出，率領部下數百人入朝，皇帝賜給他上等宅第、帷帳、什器，授任滑亳、魏博節度使。河朔平定，加授兼御史大夫，封霍國公，檢校尚書右僕射。

始，滑當寇衝，城邑墟榛，彰躬訓吏下，檢軍力農，法令嚴，無敢犯者。田疇大闢，庫委豐餘，歲時貢賦如期。時吐蕃盗邊，召防秋兵，彰遣士三千，自齎糧，所過無秋毫犯，供偎讓不受，時韙其能。然猜阻忮忍，忤者輒死。怒潁州刺史李岵，遣姚奭代之，戒曰："不時代，殺之。"岵知

當初，滑州處在賊寇進犯的要衝之地，城邑一片廢墟荆棘，令狐彰親自訓導部下，約束軍隊致力農事，法令嚴明，没有人敢違犯。田地得到廣泛開墾，府庫豐足有餘，每年按期貢賦。當時吐蕃進犯邊境，朝廷招募兵士防秋，令狐彰派遣三千士兵，自帶軍糧，所過之處秋毫無犯，沿途的供給物資推讓而不接受，當時人稱贊他有才能。但是他猜疑殘忍，觸犯他的人往往被處死。

其謀，因殺奭，死者百餘人，奔汴州，上書自言，彰亦劾之。河南尹張延賞畏彰，留岵使，故彰書先聞，斥岵夷州，殺之。與魚朝恩有隙，及用事，彰不敢入朝。

他怨恨潁州刺史李岵，便派遣姚奭替代李岵，并告誡說："李岵不按時交接，就殺了他。"李岵知道他的陰謀，反殺了姚奭，死了一百多人，逃往汴州，上書自我辯白，令狐彰也對他進行彈劾。河南尹張延賞害怕令狐彰，留下李岵的使者，因此令狐彰的奏書先呈上皇帝，斥逐李岵到夷州，殺了李岵。令狐彰與魚朝恩有隔閡，等到魚朝恩掌權，令狐彰不敢入朝。

會母喪，失明，卒。方疾甚，敕子建、通、運歸東都私第，悉上軍府兵仗財用簿最，表吏部尚書劉晏、工部尚書李勉堪大事，請以自代。代宗得表咨悼，下詔褒美其門閭，贈太傅。

適逢母親去世，令狐彰眼睛失明，去世。當他病重時，命令兒子令狐建、令狐通、令狐運回到東都私宅，把軍府兵器財物等賬簿文書全部上交，上表舉薦吏部尚書劉晏、工部尚書李勉能勝任大事，請求讓他們替代自己。代宗得到他的表奏嘆息哀悼，下詔表彰他的家門，追贈令狐彰爲太傅。

令狐建　令狐運　令狐通

建累官右龍武軍使。德宗幸奉天，建方肄士射，遂以四百人從，且殿。擢行在中軍鼓角使、左神武軍大將軍。其妻，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女也，建將棄之，誣與門下客郭士倫通，榜殺士倫而逐其妻，士倫母痛憤卒。寶臣請劾按，無狀。建會赦免。帝取常膳錢五十萬葬士倫母子，并恤其家。俄起建爲右領軍大將軍。復坐專殺，以勛被貸。坐妄自陳，貶施州別駕，卒，贈右領軍大將軍，又加贈揚州大都督。

令狐建幾次任官後做到右龍武軍使。德宗前往奉天，令狐建正在教習兵士射箭，便帶領四百人跟從，并作爲殿後。被提拔爲皇帝外出停駐的的地方中軍鼓角使、左神武軍大將軍。他的妻子，是成德節度使李寶臣的女兒，令狐建想要拋棄她，便誣陷她與門下客郭士倫私通，笞殺郭士倫并驅逐了他的妻子，郭士倫的母親痛憤而死。李寶臣請求核實審查，結果没有私通的事。令狐建適逢赦令而免罪。皇帝取出日常膳錢五十萬安葬了郭士倫母子，并撫恤他的家屬。不久起用令狐建爲右領軍大將軍。又因他擅自殺人獲罪，由於有功勛被寬免。他又因妄自陳述獲罪，貶爲施州別駕，去世，追贈右領軍大將軍，又加贈揚州大都督。

憲宗時，宰相李吉甫奏言："彰將死，籍上土地兵甲，遣諸子還第，彰同時河朔諸鎮，傳子孫，熏灼數代，唯彰忠義奮發，而長子建坐事，幼子運無辜，皆竄死，今通幸存，惟陛下用之。"因授贊善大夫。時討蔡，故連徙壽州團練使。聞吉甫卒，不自安。每戰，虛張首級，敗則掩不奏。露布上，宰相武元衡却之。後爲賊

憲宗時，宰相李吉甫上奏說："令狐彰臨死時，將土地兵器都登記進上，命令諸子回家，與令狐彰同時的河朔各鎮節帥，都傳位給子孫，幾代氣焰逼人，惟有令狐彰忠義奮發，而他的長子令狐建因事獲罪，幼子令狐運無辜受害，都遭流放而死，如今衹有令狐通幸存，希望陛下任用他。"於是授任令狐通贊善大夫。當時討伐蔡州，因此令狐通接連調任爲壽州團練使。令狐通聽說李吉甫去世，不能自安。每次作戰，虛報斬殺與

攻，焚廬聚，破屯栅，通大懼，重塹不敢出。詔金吾大將軍李文通宣慰，將至，遂代之。貶昭州司户參軍事。久乃召爲右衛將軍，給事中崔植還其制，帝使喻植，以彰有功，不忍棄其嗣，制乃下。終左衛大將軍。

俘虜數目，失敗了便隱瞞不報。露布呈上，宰相武元衡擱置不上奏。後來他被賊軍圍攻，焚燒房舍，毁壞屯柵，令狐通大爲恐懼，深挖塹壕不敢出戰。下詔金吾大將軍李文通前往宣慰，將要到達，便替代了他。貶令狐通爲昭州司户參軍事。很久纔召入任右衛將軍，給事中崔植封還詔書，皇帝派人告諭崔植，因令狐彰有功，不忍心丢棄他的後代，詔書纔頒下。令狐通死時官任左衛大將軍。

運爲東都留守將，爲杜亞所陷，流死歸州。

令狐運任東都留守將，被杜亞誣陷，流放死在歸州。

張孝忠

張孝忠，字孝忠，本奚種，世爲乙失活酋長。父謐，開元中提衆納款，授鴻臚卿。

張孝忠，字孝忠，本來是奚人，世代爲乙失活酋長。父親張謐，開元年間帶領部衆歸附，授任鴻臚卿。

孝忠始名阿勞，以勇聞，燕、趙間共推張阿勞、王没諾干，二人齊名。没諾干，王武俊也。孝忠魁偉，長六尺，性寬裕，事親孝。天寶末，以善射供奉仗内。安禄山奏爲偏將，破九姓突厥，以功擢漳源府折衝。禄山、史思明陷河、洛，常爲賊前鋒。

張孝忠最初名叫阿勞，以勇敢聞名，燕、趙間共同推重張阿勞、王没諾干，二人齊名。没諾干就是王武俊。張孝忠身材魁偉，身高六尺，品性寬厚，服事親人孝順。天寶末年，因善射供奉仗内。安禄山上奏推薦他爲副將，攻破九姓突厥，因功升任漳源府折衝。安禄山、史思明攻陷河、洛，他經常作爲賊軍前鋒。

朝義敗，乃自歸，授左領軍將軍，以兵屬李寶臣。累加左金吾衛將軍，賜今名。寶臣以其沈毅謹詳，遂爲姻家，易州諸屯委以統制，十餘年，威惠流聞。田承嗣寇冀州，寶臣付兵四千，使出上谷，屯貝丘。承嗣見其軍整嚴，嘆曰："阿勞在焉，冀未可圖也。"即焚營去。寶臣與朱滔戰瓦橋，奏孝忠爲易州刺史，分精騎七千，當幽州。擢太子賓客，封范陽郡王。

史朝義失敗，張孝忠便自行歸順，授任左領軍將軍，帶兵統屬於李寶臣。幾次加任左金吾衛將軍，賜給今名。李寶臣因他剛毅慎重，便與他結爲婚姻親家，將易州各屯都委托他統制，十多年來，威名恩惠流傳。田承嗣進犯冀州，李寶臣交付他四千兵士，使他出上谷，駐守貝丘。田承嗣見他的軍隊整齊嚴肅，嘆息説："阿勞在這裏，冀州不能謀取啊。"便焚燒營地離去。李寶臣與朱滔在瓦橋交戰，奏請以張孝忠爲易州刺史，選擇精鋭騎兵七千，抵擋幽州兵，張孝忠升任太子賓客，封范陽郡王。

寶臣晚節稍忌刻，殺大將李獻誠等而召孝忠，孝忠不往，復使其弟孝節召之。孝忠復命曰："諸將無狀，連頸受戮。吾懼禍，不敢往，亦不敢叛，猶公不覲天子也。"孝節泣曰："即歸，且僇死。"孝忠曰："偕往則

李寶臣晚年漸漸猜忌苛刻，殺掉大將李獻誠等人而徵召張孝忠，張孝忠不去，又派他的弟弟張孝節召他。張孝忠回報説："諸將没有罪狀，而接連受到殺戮。我懼怕災禍，不敢前往，也不敢背叛，就像公不朝見天子一樣。"張孝節哭着説："我現在回去，將被殺死。"張孝忠説："一

并命，吾留，無患也。”果不敢殺。

同前往就會一同死去，我留在這裏，就不會有禍患了。”李寶臣果然不敢殺張孝節。

然寶臣素善孝忠，及病不能語，以手指北而死。子惟岳擅立，詔朱滔以幽州兵討之。滔忌孝忠善戰，慮師出爲己患，使判官蔡雄往説曰：“惟岳孺子，弄兵拒命，吾奉詔伐罪，公乃宿將，安用助逆而不自求福也？今昭義、河東軍已破田悦，而淮西軍下襄陽，梁崇義尸出井中，斬漢江上者五千人，河南軍計日北首，趙、魏滅亡可見。公誠去逆蹈順，倡先歸國，可以建不世功。”孝忠然之，遣將程華報滔連和，遣易州録事參軍事董稹入朝。德宗嘉之，擢孝忠檢校工部尚書、成德軍節度使，令與滔并力。孝忠子弟在恒州者皆死。孝忠重德滔，爲子茂和聘其女，締約益堅。

然而李寶臣一向對張孝忠友好，等到他患病不能説話，用手指着北面死去。他的兒子李惟岳擅自立爲節度使，皇帝下詔朱滔率領幽州兵討伐李惟岳。朱滔忌怕張孝忠善戰，顧慮出軍對自己不利，派判官蔡雄前往游説道：“李惟岳這小子，把持兵權抗拒王命，我奉詔令討伐罪人，公是老將，怎能幫助叛逆而不自求福禄呢？如今昭義、河東軍已攻破田悦，而淮西軍攻下襄陽，梁崇義投井而死，在漢江邊斬殺五千人，河南軍指日之内投降，趙、魏滅亡之日可見。公確實能去逆從順，率先歸國，可以建立世世代代的功勛。”張孝忠認爲很對，派遣將領程華回報與朱滔聯合，派遣易州録事參軍事董稹入朝。德宗贊揚了他，升任張孝忠檢校工部尚書、成德軍節度使，令他與朱滔合并力量。張孝忠在恒州的子弟都被殺害。張孝忠對朱滔十分感恩戴德，爲兒子張茂和聘娶朱滔的女兒，締結盟約更加牢固。

敗惟岳於束鹿，滔欲乘勝襲恒州，孝忠乃引軍西北，壁義豐。滔疑之，孝忠將佐諫曰：“尚書推赤心於朱司徒，可謂至矣。今逆賊已潰，元功不終，後且悔之。”孝忠曰：“本求破賊，賊已破矣，而恒州多宿將，迫之則死鬥，緩之則改圖。且滔言大而識淺，可以慮始，難與守成。故吾堅壁于此，以待賊之滅耳。”滔亦止屯束鹿。月餘，王武俊果斬惟岳以獻。已而定州刺史楊政義以州降孝忠，遂有易、定。時三分成德地，詔定州置軍，名義武，以孝忠爲節度、易定滄等州觀察使。

在束鹿打敗李惟岳，朱滔打算乘勝襲擊恒州，張孝忠便帶領軍隊去西北方向，駐扎在義豐。朱滔很懷疑他，張孝忠的將佐進諫説：“尚書您對朱司徒心懷赤誠，可以説是到了極點。如今逆賊已經潰敗，大功不能最終完成，以後將要後悔的。”張孝忠説：“本來衹求攻破賊軍，如今賊軍已經攻破了，而且恒州有很多老將，逼急了就拼死決戰，緩和了便會改變主意，并且朱滔好説大話而且見識浮淺，衹可以謀劃開始，難以與他同守成就。因此我堅守在這裏，以等待賊的滅亡。”朱滔也停下駐守在束鹿。一個多月後，王武俊果然斬殺了李惟岳獻上首級。接着定州刺史楊政義舉州投降張孝忠，於是張孝忠擁有易州、定州。當時三分成德之地，下詔在定州設軍鎮，名叫義武，以張孝忠爲節度、易定滄等州觀察使。

後滔與武俊叛，復遣蔡雄説之，答曰：“吾既爲唐臣，而天性樸强，業已效忠，不復助惡矣。吾與武俊少相狎，然其心喜反覆，不可信。幸謝

以後朱滔與王武俊反叛，又派遣蔡雄游説張孝忠，張孝忠回答説：“我既然身爲大唐臣子，而且天性純樸强直，已經立志效忠，便不再幫助惡人了。我與王武俊年輕時很親密，但他的心性

司徒，志鄙言。”滔復啖以金帛，皆不受。易、定介二鎮間，乃浚溝壘，修器械，感厲將士，乘城固守。滔悉兵攻之，帝詔李晟、竇文場率師援孝忠，滔解去，遂全其軍。孝忠因與晟結婚。天子出奉天，孝忠遣將楊榮國以鋭卒六百佐晟赴難，收京師。興元初，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喜歡反覆無常，不可信任。希望告謝朱司徒，記住我的話。”朱滔又送給金帛利誘他，張孝忠都不接受。易州、定州介於二鎮之間，他便修治溝壕堡壘，修整器械，感召激勵將士，登城堅守。朱滔派全部兵力攻打他，皇帝下詔李晟、竇文場率軍援助張孝忠，朱滔解圍而去，於是保全了張孝忠的軍鎮。張孝忠因此與李晟結成婚姻親家。天子出行奉天，張孝忠派遣將領楊榮國率領精兵六百輔佐李晟奔赴國難，收復京城。興元初年，下詔任張孝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貞元二年，河北蝗，民餓死如積，孝忠與其下同粗淡，日膳裁豆䜴而已，人服其儉，推爲賢將。明年，檢校司空。詔其子茂宗尚義章公主，孝忠遣妻入朝，執親迎禮，賞賚甚厚。五年，爲將佐所惑，以兵襲蔚州，入之，奉詔還鎮。有司劾擅興，削司空。六年，還其官。卒，年六十二，追封上谷郡王，贈太師，謚曰貞武。

子茂昭、茂宗、茂和。

貞元二年，河北發生蝗災，百姓餓死的如土堆積，張孝忠與部下一同粗食淡飯，每天的膳食不過豆䜴而已，人們嘆服他的儉樸，推戴他爲賢將。第二年，張孝忠任檢校司空。下詔他的兒子張茂宗娶義章公主爲妻，張孝忠派遣妻子入朝，行親迎之禮，賞賜豐厚。五年，張孝忠被將佐所迷惑，率兵襲擊蔚州，攻入城中，奉詔返回軍鎮。有關部門彈劾他擅自出兵，削去司空。六年，歸還他原來的官職。去世，享年六十二歲，追封上谷郡王，追贈太師，謚號叫貞武。

張孝忠的兒子張茂昭、張茂宗、張茂和。

張茂宗

茂宗擢累光禄少卿、左衛將軍。元和中，歷閑廄使。初，至德時，西戎陷隴右，故隴右監及七廄皆廢，而閑廄私其地入，寶應初，始以其地給貧民。茂宗恃恩，奏悉收其賦，又奏取麟游岐陽牧地三百餘頃，民訴諸朝，詔監察御史孫革按行，還奏不可。茂宗負左右助，誣革所奏不實，復遣侍御史范傳式覆實，乃悉奪其田。長慶初，岐人列訴，下御史，盡以其地還民。寶曆初，遷兖海節度使。終左龍武統軍。

張茂宗幾次升任做到光禄少卿、左衛將軍。元和年間，歷任閑廄使。當初，在至德時，西戎攻陷隴右，因此隴右監及七廄都廢棄了，而人們利用閑廄私自收取地利，寶應初年，開始把那些土地分給貧民。張茂宗依仗恩寵，奏請全部徵收這些土地的賦税，又奏請收回麟游岐陽牧地三百多頃，百姓上訴到朝廷，皇帝下詔監察御史孫革前往調查，孫革回朝上奏説不可侵占。張茂宗仗着有皇帝左右的人幫助，誣告孫革上奏的情況不屬實，朝廷又派遣侍御史范傳式核實，便全部剥奪了那些百姓的田地。長慶初年，很多岐人投訴，訟案交給御史，將那些土地全部歸還百姓。寶曆初年，張茂宗升任兖海節度使。死時官任左龍武統軍。

茂和歷左武衛將軍。裴度討蔡，奏爲都押衙。茂和數以膽勇求自試，謂度無功，辭不行。度請斬之以令

張茂和歷任左武衛將軍。裴度討伐蔡州，奏請他任都押衙。張茂和屢次以勇敢有膽量請求試用自己，認爲裴度不會成功，推辭不去。裴度請

軍，憲宗曰：“予以其家忠且孝，爲卿遠斥。”後終諸衛將軍。

求斬殺他以號令軍隊，憲宗說：“我因他家忠誠并且孝順，爲卿遠遠貶逐他。”張茂和後來官位終於諸衛將軍。

張茂昭

茂昭，本名昇雲，德宗時賜今名，字豐明。少沈毅，頗通書傳。孝忠時，累擢檢校工部尚書。孝忠卒，帝拜邕王謜爲義武軍節度大使，以茂昭爲留後，封延德郡王。後二年，爲節度使。弟昇璘薄王武俊爲人，座上嫚罵，武俊怒，襲義豐、安喜、無極，掠萬餘人，茂昭嬰城，遣人厚謝，乃止。久之，入朝，爲帝從容言河朔事，帝竦聽，曰：“恨見卿晚！”召宴麟德殿，賜良馬、甲第、器幣優具，詔其子克禮尚晉康郡主。帝方倚之經置北方，會崩，故茂昭每入臨，輒哀不自勝。

張茂昭，本名昇雲，德宗時賜給今名，字豐明。年輕時沉着剛毅，很精通書傳。張孝忠在世時，他幾次升任檢校工部尚書。張孝忠去世後，皇帝授任邕王李謜爲義武軍節度大使，以張茂昭爲留後，封延德郡王。兩年以後，任節度使。他的弟弟張昇璘鄙視王武俊的爲人，在座席上謾罵，王武俊大怒，襲擊義豐、安喜、無極，擄掠一萬多人，張茂昭環城固守，派人用重禮謝罪，纔停止。過了很久，張茂昭入朝，爲皇帝從容談論河朔事情，皇帝聽到很震動，說：“祇恨見卿太晚！”在麟德殿設宴召見他，賜給他良馬、上等宅第、優美的器用珍幣，下詔他的兒子張克禮娶晉康郡主爲妻。皇帝正要依靠他統管北方，適遇皇帝去世，因此張茂昭每次入朝，總是哀痛不能自禁。

順宗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遣之鎮，賜女樂二人，固辭，車至第門，茂昭引詔使辭曰：“天子女樂，非臣下所宜見。昔汾陽、咸寧、西平、北平皆有大功，故當是賜。今下臣述職以朝，奈何濫賞？後日有立功之臣，陛下何以加之？”復賜安仁里第，亦讓不受。憲宗元和二年，請朝，五奏乃聽。願留，不許，加兼太子太保。

順宗即位，張茂昭進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派遣他去節鎮，賜給女樂二人，他堅決推辭，送女樂的車到了家門口，張茂昭對詔使推辭說：“天子的女樂，不是臣下所應見的。過去汾陽王、咸寧王、西平王、北平王都立有大功，自然應當接受這樣的賞賜。如今臣下在朝廷供職，怎麽能濫用賞賜？以後有立功之臣，陛下用什麽獎賞他們？”又賜給安仁里宅第，他也辭讓不接受。憲宗元和二年，張茂昭請求朝見，五次上奏纔被允許。請求留在京城，皇帝不允許，加兼太子太保。

既還，王承宗叛，詔河東、河中、振武、義武合軍爲恒州北道招討，茂昭治廪廄，列亭候，平易道路，以待西軍。承宗以騎二萬逾木刀溝與王師薄戰，茂昭躬擐甲爲前鋒，令其子克讓、從子克儉與諸軍分左右翼繞賊，大敗之，承宗幾危。會有詔班師，加檢校太尉，兼太子太傅。

張茂昭回到節鎮後，王承宗反叛，下詔河東、河中、振武、義武合并軍力爲恒州北道招討，張茂昭修治糧倉馬廄，建立驛亭候館，平整道路，以等待西軍。王承宗派騎兵二萬越過木刀溝逼近官軍交戰，張茂昭親自披上甲胄作爲前鋒，命令兒子張克讓、從子張克儉與諸軍分左右翼包圍賊兵，大敗賊兵，王承宗幾乎覆滅。正值有詔令班師，張茂昭加任檢校太尉兼太子太傅。

乃請舉宗還朝，表數上，帝乃

張茂昭於是請求使自己整個家族還朝，表章

許。北鎮遣客間説，皆不納。詔左庶子任迪簡爲行軍司馬，乘馹往代。茂昭奉兩州符節、管鑰、圖籍歸之。先敕妻子上道，戒曰："吾使而曹出易，庶後世不爲汙俗所染。"未半道，迎拜兼中書令，充河中晋絳慈隰節度使。至京師，雙日開延英，對五刻罷。又表遷墳墓于京兆，許之。明年，疽發於首卒，年五十，册贈太師，謚曰獻武。帝思其忠，擢諸子皆要職，歲給絹二千匹。

幾次遞上，皇帝纔允許。北方軍鎮派人私下游説，都不聽從。下詔左庶子任迪簡爲行軍司馬，從驛道乘馬前往替代張茂昭。張茂昭奉上兩州符節、鑰匙、圖書簿籍交給他。張茂昭先讓妻子上路，告誡説："我讓你們離開易，是希望後代不被污俗所熏染。"走到半路，朝廷派人迎接他授任兼中書令，充任河中晋絳慈隰節度使。到了京城，皇帝破例雙日開延英殿，接見張茂昭五刻纔停止。張茂昭又上表請求將祖墳遷到京兆，得到允許。第二年，他頭上患癰疽去世，終年五十歲，册命追贈太師，謚號叫獻武。皇帝思念他的忠誠，將他的兒子們都提拔擔任重要職務，每年賜給絹二千匹。

少子克勤，開成中歷左武衛大將軍。有詔賜一子五品官，克勤以息幼，推與其甥，吏部員外郎裴夷直劾曰："克勤骫有司法，引庇它族，開後日賣爵之端，不可許。"詔聽，遂著于令。

張茂昭的小兒子張克勤，開成年間歷任左武衛大將軍。下詔賜給他一個兒子五品官，張克勤因兒子幼小，推讓給外甥，吏部員外郎裴夷直彈劾説："張克勤枉曲有關法令，轉而庇護他族，開啓了日後賣官鬻爵的苗頭，不能允許。"皇帝下詔聽從，并寫入法令條文。

裴夷直

夷直，字禮卿，亦婞亮，第進士，歷右拾遺，累進中書舍人。武宗立，夷直視册牒，不肯署，乃出爲杭州刺史，斥驩州司户參軍。宣宗初内徙，復拜江、華等州刺史。終散騎常侍。

裴夷直，字禮卿，也剛强正直，考中進士科，歷任右拾遺，幾次進升中書舍人。武宗即位，裴夷直看着册書，不肯簽署，於是出任杭州刺史，又貶爲驩州司户參軍。宣宗初年内調，又授任江、華等州刺史。官位終於散騎常侍。

陳楚

陳楚者，茂昭甥也，字材卿，定州人。有武幹，事茂昭，歷牙將，常統精卒從征伐。茂昭入朝，擢諸衛大將軍，封普寧郡王。元和末，義武節度使渾鎬喪師，定州亂，拜楚爲節度使，馳傳赴軍。及郊，無迎者，左右勸無入，楚曰："定軍不來迎以試我。今不入，正墮計中。"乃冒雪行四十里，夜入其州，然軍校部伍，皆楚舊也，由是衆心乃定。徙河陽三城，入爲左羽林統軍，檢校司空。卒，年六十一，贈司空。

陳楚，是張茂昭的外甥，字材卿，定州人。有軍事才能，輔佐張茂昭，歷任牙將，常統率精兵隨從征伐。張茂昭入朝，提升他爲諸衛大將軍，封普寧郡王。元和末年，義武節度使渾鎬軍隊失敗，定州大亂，授任陳楚爲節度使，從驛道兼程奔赴軍中。到了郊外，没有迎接他的人，左右勸他不要進城，陳楚説："定州軍士不來迎接是爲了試探我。現在不進城，正落入他們的計謀中。"便冒雪走了四十里，夜晚進入定州城，而那裏的軍官士兵，都是陳楚的舊部，由此衆心纔安定了。陳楚升任到河陽三城，召入任左羽林統軍，檢校司空。去世，終年六十一歲，追贈司

子君奕，亦至鳳翔節度使。

空。

陳楚的兒子陳君奕，官位也做到鳳翔節度使。

康日知 康志睦 康承訓

康日知，靈州人。祖植，當開元時，縛康待賓，平六胡州，玄宗召見，擢左武衛大將軍，封天山縣男。

康日知，靈州人。祖父康植，在開元時，俘獲康待賓，平定六胡州，玄宗召見他，升任左武衛大將軍，封天山縣男。

日知少事李惟岳，擢累趙州刺史。惟岳叛，日知與別駕李濯及部將百人啐牲血共盟，固州自歸。惟岳怒，遣先鋒兵馬使王武俊攻之，日知使客謝武俊曰："賊孱甚，安足共安危哉？吾城固士和，雖引歲未可下，且賊所恃者田悅耳，悅兵血衊邢，壕可浮，不能殘半堞，況吾城之完乎？"又紿爲臺檢示曰："使者齎詔喻中丞，中丞奈何負天子，從小兒跳梁哉？"武俊悟，引兵還，斬惟岳以獻。德宗美其謀，擢爲深趙觀察使，賜實封户二百。

康日知年輕時跟從李惟岳，幾次升任爲趙州刺史。李惟岳叛亂，康日知與別駕李濯及部將一百人飲牲畜血共同盟誓，固守趙州自行歸順朝廷。李惟岳發怒，派遣先鋒兵馬使王武俊攻打他，康日知派門客告訴王武俊說："賊軍已經很虛弱了，怎麽足以與他們共安危呢？我的城池堅固士兵和睦，即使一年的時間也不能攻下，況且賊所依仗的是田悅罷了，田悅軍隊血戰邢州，血滿城濠浮起尸體，也不能毁壞半截城墻，何況我的城池這樣完備堅固呢？"他又僞造詔書出示王武俊說："使者持詔書告諭中丞您，中丞您爲何辜負天子，跟從跳梁小醜呢？"王武俊醒悟，率兵返回，斬殺了李惟岳獻上首級。德宗稱贊康日知的謀略，升任他爲深趙觀察使，賜實封二百户。

會武俊拒命，遣將張鍾葵攻趙州，日知破之，上俘京師。興元元年，以深趙益成德，徙日知奉誠軍節度使，又徙晋絳，加累檢校尚書左僕射，封會稽郡王。貞元初卒，贈太子太師。

正值王武俊抗拒朝命，派遣部將張鍾葵進攻趙州，康日知打敗了他，并將他俘虜獻到京城。興元元年，將深趙并入成德軍。調任康日知爲奉誠軍節度使，又調任到晋絳，幾次加任爲檢校尚書左僕射，封會稽郡王。貞元初年去世，追贈太子太師。

子志睦，字得衆。資趫偉，工馳射。隸右神策軍，遷累大將軍。討張韶，以多兼御史大夫，進平盧軍節度使。李同捷反，放兵略千乘，志睦挫其鋭，不得逞，遂下蒲臺，盡奪其械。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徙涇原，封會稽郡公。卒，年五十七，贈司空。

康日知的兒子康志睦，字得衆。天生健勇魁偉，擅長騎射。隸屬右神策軍，幾次升任大將軍。討伐張韶，因戰功兼御史大夫，晋升平盧軍節度使。李同捷反叛，縱兵侵略千乘，康志睦挫敗他的鋭氣，使他不能得逞，於是攻下蒲臺，奪取了李同捷的全部兵械。加任檢校尚書左僕射。調到涇原，封會稽郡公。去世，享年五十七歲，追贈司空。

子承訓，字敬辭。推門功進累左神武軍將軍。宣宗擢爲天德軍防禦使，軍中馬乏，虜來戰，數負，承訓

兒子康承訓，字敬辭。因爲祖先的功勛幾次升任左神武軍將軍。宣宗提拔他爲天德軍防禦使，軍中缺少馬匹，胡虜來戰，屢次失敗。康承

罷冗費，市馬益軍，軍乃奮張。始，党項破射雕軍洛源鎮，悉俘其人，聞承訓威政，皆還俘不敢謷。詔檢校工部尚書，封會稽縣男，擢義武節度。

訓廢除多餘的費用，買馬匹增强戰鬥力，軍隊於是奮勇振作。當初，党項在洛源鎮擊破射雕軍，士兵全部被俘獲，聽説康承訓政務威嚴，放回了全部俘虜不敢傷害。下詔康承訓檢校工部尚書，封會稽縣男，升任義武節度使。

會南詔破安南，詔徙嶺南西道，城邕州，合容管經略使隸之，遂統諸軍行營兵馬。南詔深入，承訓分兵六道出以掩蠻，戰不利，士死十八，唯天平卒二千還屯，闔軍震。於是節度副使李行素完城不出，南詔圍之四日，或請夜出兵襲蠻，承訓意索，不聽。天平裨將陰募勇兒三百，夜縋燒蠻屯，斬首五百，南詔恐，明日解而去。承訓謬言大破賊，告于朝，群臣皆賀，加檢校尚書右僕射，籍子弟姻昵冒賞，而士不及，怨言嚾流。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白狀宰相，承訓慚，移疾，授右武衛大將軍，分司東都。

正值南詔攻破安南，下詔調任康承訓到嶺南西道，在邕州築城，合并容管經略使隸屬於他，於是他統領諸軍行營兵馬。南詔深入境内，康承訓分兵六路阻擊南蠻，交戰失利，士兵死亡十分之八，惟有天平軍士兵二千人回到駐守地，全軍震驚。這時節度副使李行素堅守城池不出，南詔軍圍困了四天，有人請求夜晚出兵襲擊南蠻，康承訓意志沮喪，不聽從。天平軍裨將暗中招募勇士三百，夜晚攀繩索下城焚燒蠻營，斬首五百，南詔恐懼，第二天撤兵而去。康承訓謊稱大破賊軍，報告朝廷，群臣都慶賀，康承訓加檢校尚書右僕射，他登記子弟姻親冒充領賞，而不分給士兵，怨言四起。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報告宰相，康承訓很慚愧，上書稱病，授任右武衛大將軍，在東都任職。

咸通中，南詔復盜邊。武寧兵七百戍桂州，六歲不得代，列校許佶、趙可立因衆怒殺都將，詣監軍使丐糧鎧北還，不許，即擅斧庫，劫戰械，推糧料判官龐勛爲長，勒衆上道。懿宗遣中人張敬思部送，詔本道觀察使崔彦曾慰安之。次潭州，監軍詭奪其兵，勛畏必誅，篡舟循江下，益裒兵，招亡命，收銀刀亡卒艚匿之。及徐城，謀曰：“吾等叩城大呼，衆必應，前日賞緡五十萬可得也。”衆喜。牙健趙武等欲亡，勛斬首送彦曾曰：“此摇亂者。”彦曾不能詰。勛怨都押衙尹戡、教練使杜璋、兵馬使徐行儉，又使白彦曾曰：“士負罪，不敢釋甲，請爲二屯。”且白退戡等。府屬温廷皓謂彦曾曰：“勛擅委戍，一可殺。專戕大將，二可殺。私置兵，三可殺。士不子弟即父兄，振袂而

咸通年間，南詔又侵犯邊境。武寧兵七百人駐守桂州，六年得不到替換，列校許佶、趙可立藉衆怒殺了都將，到監軍使那裏要求糧餉兵甲北還，未獲允許，他們便擅自砍開倉庫，劫取兵器，推舉糧料判官龐勛爲頭目，率兵衆上路。懿宗派遣宦官張敬思部署送行，下詔本道觀察使崔彦曾安慰他們。到達潭州，監軍使用計策奪得軍隊，龐勛害怕必定被殺，奪船沿長江而下，更多徵集兵士，招引亡命之徒，收聚銀刀軍逃亡士兵藏匿在船中。到達徐城，謀劃説：“我們叩城大呼，城裏衆人必定響應，前些天賞賜的五十萬緡可以得到了。”衆人喜悦。牙健趙武等想要逃跑，龐勛斬首送給崔彦曾説：“這是動摇擾亂的人。”崔彦曾不能追究。龐勛怨恨都押衙尹戡、教練使杜璋、兵馬使徐行儉，又派人告訴崔彦曾説：“兵士負罪，不敢放下兵甲，請分爲兩座屯營。”并提出撤去尹戡等人。幕府屬吏温廷皓對崔彦曾説：“龐勛擅自放棄戍守，一可殺。擅自殺害大將，二可殺。私自置兵，三可殺。兵士中不是子

唱，内外必應，銀刀亡命復在其中，四可殺。請分兩營，脅去三將，五可殺。”彦曾謂然。乃禡纛黄堂前，選兵三千授都虞候元密。屯任山，須勛至劫取之，遣邏子羸服覘賊。比暮，勛至，捕覘者，知其謀，即莚偶人，剚虚幟，而詭路襲苻離。密久乃寤，回屯城南。勛與宿將喬翔戰睢河，翔大敗，攝太守焦璐遁去。勛入據州，自稱兵馬留後。

弟關係便是父兄關係，振臂高呼，内外必定響應，銀刀軍的亡命之徒又在他的軍中，四可殺。他請求分兩座屯營，逼退三將，五可殺。”崔彦曾説很對。便在使府正堂前祭大旗，選兵三千授給都虞候元密。駐守任山，等待龐勛到來就劫取他，派遣巡邏兵穿着破舊的衣服刺探賊軍。到了黄昏，龐勛來到，捕捉了刺探情報的人，知道了計謀，便竪立草人，插上假旗幟，隱蔽起來從另一條路襲擊苻離。元密很久纔發覺，回兵駐守城南。龐勛與宿州將領喬翔在睢河交戰，喬翔大敗，代理太守焦璐逃走。龐勛進占州城，自稱兵馬留後。

初，璐決汴水，絶勛北道，水未至，勛度，比密兵攻宿，水大至，涉而傅城，不克攻。勛劫百艘運糧趨泗州，留婦弱持陬。翌日，密覺，追之，士未食。賊伏兵于舟而陣汴上，軍見密皆走。密追躡，伏發，夾攻之，密敗，衆殲。遂入徐州，囚彦曾及官屬，殺尹戡等。又徇下邳、漣水、宿遷、臨淮、蕲、虹諸縣，皆下。遣僞將屯柳子，屯豐，屯滕，屯沛，屯蕭，以張其軍，乃露章求節度使。

當初，焦璐決開汴水，斷絶龐勛北路，水未到，龐勛已經渡過，等到元密兵進攻宿州時，大水到來，涉水靠近城邊，却不能攻克。龐勛搶劫百艘船隻運糧去泗州，留下婦弱在山脚下。第二天，元密發覺，追趕他們，士兵没有吃飯。賊軍在船中埋伏士兵在汴水上列陣，軍士一看見元密都跑了，元密去追，伏兵出動，前後夾擊，元密失敗，軍隊被殲滅。隨後龐勛進入徐州，囚禁崔彦曾及屬官，殺了尹戡等人。龐勛又進取下邳、漣水、宿遷、臨淮、蕲、虹等縣，都攻下了。派遣僞將駐守柳子、豐、滕、沛、蕭，以張揚他的軍勢，於是上奏章求任節度使。

有周重者，隱濠、泗間，號有謀，勛迎爲上客，問策所出，因教勛：“赦囚徒，據揚州，北收兖、鄆，西舉汴、宋，東掠青、齊，拓境大河，食敖倉，可以持久。”勛無雄才，不納。僞將劉行及攻濠州，執刺史盧望回，自稱刺史。帝遣中人康道隱宣慰徐州，勛郊迎，旗鎧矛戟亘三十里，使騎鳴鼙角，聲動山谷。置酒球場，引道隱閲其衆，紿爲賊來降六十人，妄戮平民，上首級夸勝。道隱還，固求節度。即殘魚臺、金鄉、碭山、單父十餘縣，斬官吏，出金帛募兵，游民多從之。

有個叫周重的人，隱居在濠、泗之間，號稱有謀略，龐勛迎他爲上客，詢問計策，周重便教導龐勛説：“釋放囚徒，占據揚州，向北收取兖、鄆，向西攻伐汴、宋，向東掠奪青、齊，擴展疆界到大河，在敖倉取糧食，便可以持久。”龐勛没有雄才大略，不采納。僞將劉行及進攻濠州，拘捕刺史盧望回，自稱刺史。皇帝派遣宦官康道隱安撫徐州，龐勛在郊外迎接，旗鎧矛戟連綿三十里，使騎兵鳴響鼓角，聲震山谷。在球場安排酒席，引康道隱檢閲他的軍隊，欺騙説賊來投降六十人，他亂殺平民，獻上首級誇耀。康道隱返回，龐勛堅決求任節度使。隨即毁滅魚臺、金鄉、碭山、單父十多個縣，斬殺官吏，拿出金帛招募兵士，游民大多跟從他。

帝乃拜承訓檢校尚書右僕射、義

皇帝於是授任康承訓檢校尚書右僕射、義成

成軍節度使、徐泗行營都招討使，以神武大將軍王晏權為武寧軍節度使、北面行營招討使，羽林將軍戴可師為南面行營招討使，率魏博、鄜延、義武、鳳翔、沙陀、吐渾兵二十萬討之。

勛好鬼道，有言漢高祖廟夜閱兵，人馬流汗，勛日往請命。巫言球場有隱龍，得之可戰勝，勛大役徒鑿地，不能得。賊將李圓、劉佶攻泗，歐宗、丁從實分徇舒、廬、壽、沂、海。諸道兵屯海州，度賊至，作機橋，維以長絙，賊半度，絙絶，士溺死，度者不得戰，殲之。賊別取和州，破沭陽、下蔡、烏江、巢諸縣，揚州大恐，民悉度江。

淮南節度使令狐綯移書陳禍福，許助求節度，勛按甲聽命。淮南合宣、潤兵戍都梁山。勛夜度淮，遲曙薄壘，賊將劉行立、王弘立與勛合，敗淮南將李湘，屯淮口，劫盱眙。帝又詔將軍宋威與淮南并力。

承訓屯新興，賊挑戰，時諸道兵未集，承訓帳下纔萬人，退壁宋州。勛益驕。光、蔡巨賊陷滁州，殺刺史高錫望應勛。戴可師引兵三萬奪淮口，圍勛都梁山下，降其衆。可師恃勝不戒，弘立以兵襲之，可師不克陣而潰，士溺淮死，逸者數百人，賊取可師首傳徐州。詔以馬士舉爲淮南節度使、南面行營諸軍都統，馳傳入揚州。士舉曰："城堅士多，賊何能爲?"衆稍安。始，帝以晏權故智興子，節度武寧，欲以怖賊。及是，返爲賊困，不敢戰，乃更以隴州刺史曹翔爲兖海節度、北面都統招討使，屯滕、沛，魏博將薛尤屯蕭、豐。

軍節度使、徐泗行營都招討使，以神武大將軍王晏權爲武寧軍節度使、北面行營招討使，羽林將軍戴可師爲南面行營招討使，率領魏博、鄜延、義武、鳳翔、沙陀、吐渾兵二十萬討伐龐勛。

龐勛喜好鬼神邪説，有人説漢高祖廟夜晚閲兵，人馬流汗，龐勛每日前往請命。巫師説球場有隱藏的龍，得到它就可以打勝仗，龐勛便大量役使人力挖鑿土地，不能得到。賊將李圓、劉佶進攻泗州，歐宗、丁從實分别攻取舒、廬、壽、沂、海。各道兵馬駐守海州，估計賊兵到來，製造機橋，繫上長繩索，賊軍過橋剛走了一半便斷開繩索，士兵掉下河被淹死，過橋的人不能戰鬥，官軍殲滅了他們。賊軍另外攻取和州，擊破沭陽、下蔡、烏江、巢等縣，揚州大爲恐慌，民衆都渡過長江。

淮南節度使令狐綯送書信給龐勛陳述禍福，許諾幫助他求取節度使，要龐勛按兵聽命。淮南合并宣、潤兵力防守都梁山。龐勛夜渡淮河，黎明逼近營壘，賊將劉行立、王弘立與龐勛合兵，擊敗淮南將李湘，駐守淮口，攻劫盱眙。皇帝又下詔將軍宋威與淮南合力討伐。

康承訓駐守新興，賊軍挑戰，當時各道兵馬没有集中，康承訓帳下纔有一萬人，退守宋州。龐勛更加驕横。光、蔡强賊攻陷滁州，殺刺史高錫望以響應龐勛。戴可師率兵三萬奪下淮口，將龐勛圍困在都梁山下，降服龐勛兵衆。戴可師依仗勝利不警戒，王弘立率兵襲擊他，戴可師來不及列陣就潰敗了，士兵在淮河淹死，逃脱的僅數百人，賊取下戴可師的首級傳送到徐州。下詔以馬士舉爲淮南節度使、南面行營諸軍都統，從驛道兼程進入揚州，馬士舉説："城池堅固士兵衆多，賊能做什麽?"衆人漸漸安定。開始，皇帝因王晏權是已故的王智興的兒子，讓他節度武寧軍，想用來恐嚇賊軍。到這時，他反而被賊軍圍困，不敢交戰，於是改任隴州刺史曹翔爲兖海節度、北面都統招討使，駐守滕、沛，魏博將領薛尤駐守蕭、豐。

賊首孟敬文欲絶勛自立，陰刻鑒爲文曰“天口云云，錫爾將軍”，夜瘞之野，耕者得之以獻，衆駭異，乃齋三日授之。勛知其謀，使人襲殺之。

於是承訓屯柳子右，夾汴築壘，連屬一舍。勛籍城中兵，止三千，劫民授甲，皆穿窟穴遁去。王弘立度睢，圍新興、鹿塘。承訓縱沙陀騎躪之，弘立走，士赴水死，自鹿塘屬襄城，伏尸五十里，斬首二萬，獲器鎧不貲。承訓攻柳子，姚周度水戰，又敗，乘風火賊，周提餘卒去，沙陀躡之，及芳亭，死者枕藉，斬劉豐，而周以十騎走宿州，守將斬之。勛懼，乃害崔彦曾等，謂其下曰：“上不許我節度，與諸君真反矣。”大索兵，得三萬。許佶、趙可立勸勛稱“天册將軍”，勛謁漢高祖廟受命，以其父舉直爲大司馬，守徐州。或曰：“方大事，不可私于父，失上下序。”舉直乃拜于廷，勛坐受之。引兵救豐，刻木作婦人，衣絳被髮，軍過，斫而火之，乃行。勛夜入城，外不知。勛出鋭軍擊援屯，魏博軍知勛自將，驚而潰。賊以所得送徐州以夸下。曹翔退保兖州。勛欲乘勝攻承訓，或曰：“今北兵敗，西軍摇，不足虞也。方蠶月，宜息衆力農，至秋士馬强，决可以取勝。”舉直曰：“時不重得，願將軍無縱敵。”勛曰：“然。”時承訓方攻臨涣，聞勛計，追還兵仗以待。勛軍皆市人，囂而狂，未陣即奔，相蹈藉死者四萬。勛釋甲服垢襦脱，收夷痍士三千以歸，遣張行實屯第城。

賊軍首領孟敬文想要與龐勛斷絶而自立，暗中在器皿上刻文字説“天口云云，賜給你們的將軍”，夜裏埋在田野，耕地的人得到後獻上，衆人很驚異，便齋祭三日授給孟敬文。龐勛知道是孟敬文的陰謀，派人襲殺了孟敬文。

此時康承訓駐守柳子西邊，夾護汴水修築營壘，連接三十里。龐勛統計城中兵力，衹有三千人，劫持百姓發給武器，那三千賊兵都穿鑿洞穴逃走了。王弘立渡過睢水，圍攻新興、鹿塘。康承訓放縱沙陀騎兵衝踏他們，王弘立逃走，士兵投水而死，從鹿塘到襄城，尸體相連五十里，統計首級兩萬，獲取器物鎧甲無數。康承訓進攻柳子，姚周渡水而戰，又失敗，乘風放火燒賊兵，姚周帶着剩餘兵卒退去，沙陀追擊他們，直到芳亭，死者縱横相枕，斬殺劉豐，而姚周帶領十個人騎馬逃到宿州，守將斬殺了他。龐勛恐懼，便殺害了崔彦曾等人，對他的部下説：“皇上不許我任節度使，我要同諸君真的造反了。”大肆索求士兵，得到三萬人。許佶、趙可立勸龐勛稱“天册將軍”，龐勛拜謁漢高祖廟受命，使他的父親龐舉直爲大司馬，守衛徐州。有人説：“正當謀舉大事之時，不可對父親有私情，失去上下次序。”龐舉直就在廷堂叩拜，龐勛坐而接受。率兵援救豐州，雕刻木偶婦人，穿着深紅色衣服披散着頭髮，軍隊過後，劈開木偶燒了它，纔出發。龐勛夜晚進城，外人不知道。龐勛出動精鋭部隊襲擊援助屯守的官軍，魏博軍知道龐勛親自帶兵，驚恐而潰敗。賊將把獲取的戰利品送到徐州用來誇示部下。曹翔退保兖州。龐勛要乘勝進攻康承訓，有人説：“如今北兵失敗，西軍動摇，不值得憂慮。正值采桑養蠶之時，應當使兵衆停息而致力農事，到了秋季兵馬强壯，决戰便可以取勝。”龐舉直説：“時機不可再得，希望將軍不要放跑敵人。”龐勛説：“對。”當時康承訓正進攻臨涣，聽説了龐勛的計策，追回進攻的兵士器械以等待龐勛。龐勛的軍士都是市井之人，囂張而輕狂，没擺成陣便奔跑起來，相互踩死的人有四萬。龐勛卸去鎧甲换上污垢的短衣而逃脱，收聚傷兵三千人退回，派遣張行實駐守第城。

馬士舉救泗州，賊解去，進攻賊濠州。是時，又詔黔中觀察使秦匡謀討賊，下招義、鍾離、定遠。勛遣吴迥屯北津援濠，士舉鋭兵度淮，盡碎其營。初，勛之遁，懼衆不軍，妄言有神呼野中曰："天符下，國兵休。"勛使下相語，符未降，故敗北津。

帝恨魏博軍不勝，以宋威爲西北面招討使，率兵三萬屯蕭、豐，約勛："降者當赦之。"始，宿鄙人劉洪者，被黄袍，白馬，使人封檄叩觀察府曰："我當王徐。"崔彦曾斬之，遺黨匿山谷，欲附勛，承訓喻降之。王師破臨涣，斬萬級，收襄城、留武、小睢諸壁。曹翔下滕，賊將以蘄、沛降，賊李直奔入徐州。翔又破豐、徐城、下邳，賊益蹙。

勛以張玄稔守宿州，張儒、劉景助之，自稱統軍，列壁相望。承訓拔第城，張行實奔宿州，承訓遂圍宿州。行實教勛："官軍盡鋭于此，西鄙虚單，將軍直擣宋、亳，出不意，宿圍自解。"勛喜，引而西，使舉直、許佶守徐。承訓攻敗，十遇皆勝。遣辯士以威動玄稔。玄稔，賊重將也，以帛書射城外，約誅勛自歸，使張皋獻期。俄與二將會柳溪，伏士於旁，玄稔馳騎呼曰："龐勛首已梟僕射寨矣！"伏興，斬劉景、張儒。玄稔率諸將肉袒見承訓，自陳陷賊不早奮，久暴王師，願禽賊贖死。承訓許之。復請詐爲潰軍劫苻離。苻離不知，内之，已入，即斬守將，得兵萬人，北攻徐州。許佶等不敢出。玄稔環城，彦曾故吏路審中啓白門内玄稔兵，許佶等啓北門走，玄稔身追之，士大崩，皆赴水死，斬舉直、許佶、李直等，收叛卒親族悉夷之。

馬士舉援救泗州，賊撤兵離去，在濠州進攻賊。這時，皇帝又下詔黔中觀察使秦匡謀討伐賊軍，攻下招義、鍾離、定遠。龐勛派遣吴迥駐守北渡口援助濠州。馬士舉精兵渡過淮河，全部搗毁了他的營地。當初，龐勛逃跑時，害怕衆人不聽指揮，胡説有神在野外呼叫説："天符下，國兵休。"龐勛讓部下相互傳告，天符未降下，因此在北渡口失敗。

皇帝怨恨魏博軍失利，任宋威爲西北面招討使，率兵三萬駐守蕭、豐，與龐勛相約："投降的人一定會被赦免。"開始，宿州鄉野人劉洪，身披黄袍，騎着白馬，派人密封檄文叩見觀察府説："我應當在徐爲王。"崔彦曾斬殺了他，殘餘黨徒藏匿山谷，想要歸附龐勛，康承訓勸諭他們投降了。官軍攻下臨涣，斬殺一萬多人，收復襄城、留武、小睢各個營壘。曹翔攻下滕，賊將獻出蘄、沛投降，叛賊李直逃入徐州。曹翔又攻下豐、徐城、下邳，賊軍更加困窘。

龐勛派張玄稔防守宿州，張儒、劉景輔助他，自稱統軍，排列軍營連接不斷。康承訓拔取第城，張行實逃往宿州，康承訓便圍攻宿州。張行實教龐勛説："官軍的全部精鋭都在這裏，西邊空虚單薄，將軍直接衝擊宋、亳，出其不意，宿州之圍自然會解除。"龐勛大喜，率軍向西，派龐舉直、許佶守備徐州。康承訓攻打敗兵，十次交戰都取得勝利。他又派遣能言善辯之士以威勢動摇張玄稔。張玄稔，是賊的重要將領，他將帛書射到城外，約定誅殺龐勛自己率軍歸順，派張皋前來當面約定日期。不久張玄稔在柳溪與張儒、劉景二將相會，將士兵埋伏在路旁，張玄稔騎馬奔馳呼叫道："龐勛的頭已挂在康僕射營寨示衆啦！"伏兵衝出，斬殺了劉景、張儒。張玄稔率領諸將袒露着上身拜見康承訓，自我陳説陷入賊中不能及早奮起，使官軍長久暴露在外征戰，願意擒賊贖免死罪。康承訓應允。張玄稔又請求假裝潰敗之軍去劫取苻離。苻離不知情，招納他們，進城以後，張玄稔便斬殺守將，得到士兵萬人，向北進攻徐州。許佶等不敢出戰。張玄稔圍城，崔彦曾的故吏路審中打開白門引入張玄

稔的軍隊，許佶等打開北門逃走，張玄稔親自追趕，賊兵大敗，都投水而死，斬殺了龐舉直、許佶、李直等人，收捕叛卒親族全部殺掉。

勛聞徐已拔，氣喪，無顧賴，衆尚二萬，自石山而西，所在焚掠。承訓悉兵八萬逐北，沙陀將朱耶赤衷急追至宋州，勛焚南城，爲刺史鄭處冲所破，將南趨亳，承訓兵循渙而東，賊走蘄縣，官兵斷橋，不及濟，承訓乃縱擊之，斬首萬級，餘皆溺死。閲三日，得勛尸。斬其子於京師。吴迥守濠州，糧盡食人，驅女孺運薪塞隍，并填之，整旅而行，馬士舉斬以獻。勛之始得徐州，貲儲蕩然，乃四出剽取，男子十五以上皆執兵，舒鋤鈎爲兵，號“霍錐”，破十餘州，凡二歲滅。

龐勛聽説徐州已被拔取，十分喪氣，無所企盼依賴，手下還有二萬兵衆，自石山往西，所到之處焚燒搶掠。康承訓帶領八萬兵追逐敗兵，沙陀將領朱耶赤衷急追到宋州，龐勛焚燒南城，被刺史鄭處冲擊敗，將要往南直奔亳州，康承訓的軍隊沿着渙水向東，賊逃往蘄縣，官軍斷絶橋梁，賊不能渡過，康承訓便縱兵攻擊，斬殺一萬人，其餘的都淹死了。搜索了三天，得到龐勛的尸體。在京城斬殺了他的兒子。吴迥守濠州，糧食完了吃人，驅趕婦女兒童運柴堵塞城壕，并填平它，整頓軍隊出發，馬士舉斬殺他而獻上首級。龐勛開始得到徐州時，資財儲備蕩然無存，便四處剽搶奪取，男子十五歲以上都徵爲士兵，弄直鋤頭鐮刀作爲兵器，號稱“霍錐”，攻破十多州，一共用了兩年時間平定了叛亂。

詔擢張玄稔右驍衛大將軍，承訓遷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節河東。於是宰相路巖、韋保衡劾承訓討賊逗撓，貪虜獲，不時上功。貶蜀王傅，分司東都。再貶恩州司馬。僖宗立，授左千牛衛大將軍。卒，年六十六。

子傳業，嘗從父征伐，終鄜坊節度使。

下詔升任張玄稔右驍衛大將軍，康承訓升任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調任河東節度使。這時宰相路巖、韋保衡彈劾康承訓討伐叛賊逗留觀望，貪圖俘獲，不及時上報戰績。貶任蜀王傅，在東都任職，又貶任恩州司馬。僖宗即位，授任康承訓左千牛衛大將軍。去世，享年六十六歲。

康承訓的兒子康傳業，曾經跟隨父親征伐，官位終於鄜坊節度使。

李洧

李洧者，淄青節度使正己從父兄也。始，署徐州刺史。建中初，正己卒，子納叛，攻宋州，洧挈州自歸，加兼御史大夫，封潮陽郡王，實封户二百，充招諭使。初，洧遣巡官崔程入朝，且白宰相：“徐州不足獨抗賊，得海、沂爲節度，可與成功。洧素與二州刺史有約，且不肯爲賊守。”程先咨張鎰，而盧杞怒不先白，故洧請中格。及納攻徐，劉玄佐與諸將擊退之。既賊方張，乃加洧徐海沂密觀

李洧，是淄青節度使李正己的堂兄。開始任徐州刺史。建中初年，李正己去世，他的兒子李納反叛，攻打宋州，李洧率領全州自行歸順，加兼御史大夫，封潮陽郡王，實封二百户，充任招諭使。當初，李洧派遣巡官崔程入朝，并且告訴宰相：“徐州的兵力不足以單獨抵抗賊軍，得到海、沂二州設爲節度使，便可以成功。我李洧平時與二州刺史有約定，而且不肯爲賊守城。”崔程先禀報張鎰，而盧杞怨怒不先禀告他，所以李洧的請求半途被阻礙。待到李納進攻徐州時，劉玄佐與諸將擊退了他。賊軍勢力强大，朝廷纔加

察使。時海、密爲賊守，不受命，洧未有以取之。遷檢校户部尚書。會疽發背，少間，肩輿過市，市人叫歡，洧驚，疽潰卒，贈尚書左僕射。以洧將高承宗代之。

任李洧爲徐海沂密觀察使。當時賊堅守海、密二州，不接受命令，李洧没有辦法取得。升任檢校户部尚書。正值背上生疽癰病稍好一些，他乘坐肩輿從街市上經過，市人歡呼，李洧受驚，疽癰潰爛去世，追贈尚書左僕射。令李洧的部將高承宗替代他的職務。

其弟淡，險人也，耻居下，陰約納攻徐爲内應，并説滕將翟濟，濟執以聞。擢濟沂州刺史。召淡入京師，以洧赦不罪。

李洧的弟弟李淡，是邪惡之人，他耻於身居下位，暗中約定李納進攻徐州而自己作爲内應，并游説滕將翟濟一起反叛，翟濟拘捕了他并報告朝廷。升任翟濟爲沂州刺史。召李淡入京城，因李洧而赦免他不治罪。

劉澭

劉澭，盧龍節度使怦之次子，濟母弟也。涉書史，有材武，好施愛士，能得人死力。始事朱滔，常陳君臣大分，裁抑其凶。及怦得幽州，不三月病且死，澭侍湯液未嘗離，輒以父命召濟於莫州，濟嗣總軍事，故德澭之讓，以爲瀛州刺史，有如不諱，許代已。

劉澭，是盧龍節度使劉怦的次子，劉濟的同母弟弟。涉獵書史，智勇雙全，喜好施捨愛護士卒，能赢得人心爲他拼死效力。開始爲朱滔做事，時常陳述君臣大義名分，抑制朱滔的凶暴。等到父親劉怦取得幽州，不到三個月患病將要死去，劉澭服侍湯藥不曾離開寸步，即時帶着父命到莫州召來劉濟，劉濟繼承劉怦總領軍事，劉濟因感激劉澭的推讓，任他爲瀛州刺史，許諾如果自己有什麽意外，允許劉澭替代自己。

久之，濟自用其子爲副大使，澭不能無恨，因請以所部爲天子戍隴，悉發其兵千五百馳歸京師，無一卒敢違令者。德宗甚寵之，拜秦州刺史，屯普潤。軍中不設音樂。士卒病，親存問所欲，不幸死，哭之。

很久，劉濟任用他的兒子爲副大使，劉澭不能没有怨恨，因此請求帶自己統管的部屬爲天子防守隴地，將一千五百兵力全部迅速帶回京城，没有一個兵卒敢違背他的命令。德宗很寵信他，授任秦州刺史，駐守普潤。軍中不設音樂。士兵生病，他親自詢問需要什麽，有的不幸死去，他便爲死者哭吊。

憲宗立，方士羅令則詣澭營，妄言廢立以動澭，命繫之，辭曰："吾之黨甚衆，公無囚我，約大行梓宫發兵，無不濟。"澭械送闕下，殺之。録功，號其軍曰保義。蕃戎畏慑，不敢入寇。常慨然有復河湟志，屢爲朝廷言之，未見省。封累彭城郡公。及病，籍士馬求代。既還，卒于道，年四十九，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景。

憲宗即位，方士羅令則到劉澭營中，妄説廢立皇帝之事以打動劉澭，劉澭命令拘捕他，羅令則責讓説："我的同黨很多，公不要囚禁我，約定在大行梓宫發兵，没有不成功的。"劉澭將他枷鎖送到京城，殺了他。記録功勞，號稱他的軍隊爲保義。蕃戎畏懼，不敢入侵。他時常憤然有收復河湟的大志，多次爲朝廷談論此事，未被采納。幾次進爵後封爲彭城郡公。他生病以後，登記士兵馬匹請求派人替代。返回時，在路上去世，終年四十九歲，追贈尚書右僕射，謚號叫景。

田弘正

田弘正，字安道。父廷玠，尚儒學，不樂軍旅，與承嗣為從昆弟，仕為平舒丞，遷樂壽、清池、東城、河間四縣令，以治稱。遷滄州刺史。李寶臣、朱滔與承嗣不協，合兵圍滄州，廷玠固守連年，食雖盡無叛者。朝廷嘉其節，徙相州。承嗣盜磁、相，廷玠無所回染。及悦代立，忌廷玠之正，召為節度副使。廷玠至，讓悦曰："而承伯父緒業，當守朝廷法度以保富貴，何苦與恒、鄆為叛臣？自兵興來，叛天子能完宗族者誰邪？而志不悛，盍殺我，無令我見田氏血汚人刀也！"遂稱疾不出。悦過謝之，杜門不納，憤而卒。

弘正幼通兵法，善騎射，承嗣愛之，以為必興吾宗，名之曰興。季安時，為衙内兵馬使、同節度副使，封沂國公。季安侈汰，鋭殺罰，弘正從容規切，軍中賴之，翕然歸重。季安内忌，出為臨清鎮將，欲因罪誅之。弘正陽痹痼，卧家不出，乃免。季安死，子懷諫襲節度，召還舊職。

懷諫委政於家奴蔣士則，措置不平，衆怒，咸曰："兵馬使吾帥也。"牙兵即詣其家迎之，弘正拒不納，衆嘩于門，弘正出，衆拜之，脅還府，弘正頓于地，度不免，即令于軍曰："爾屬不以吾不肖，使主軍，今與公等約，能聽命否？"皆曰："惟公命。"因曰："吾欲守天子法，舉六州版籍請吏于朝，苟天子未命，敢有請吾旗節者死，殺人及掠人者死。"皆曰："諾。"遂到府，殺士則及支黨十餘人。於是圖魏、博、相、衛、貝、澶之地，籍其人以獻，不敢署僚屬，而

田弘正，字安道。父親田廷玠，崇尚儒學，不喜歡軍旅的事，他與田承嗣爲堂兄弟，出任平舒丞，升任樂壽、清池、東城、河間四縣令，以治理有政績著稱。升任滄州刺史。李寶臣、朱滔與田承嗣不和，合兵圍攻滄州，田廷玠連年堅守，雖然糧食完了也没有背叛的人。朝廷嘉奬他的氣節，調任他爲相州刺史。田承嗣竊據磁、相二州，田廷玠不沾取任何利益。到田悦替代田承嗣後，忌怕田廷玠的正直，召爲節度副使。田廷玠來到，責備田悦説："你繼承伯父事業，應當遵守朝廷法度以保持富貴，何苦與恒、鄆一起爲叛臣？自從兵亂以來，背叛天子而又能保全宗族的有誰呢？如果你的狂志不悔改，何不殺了我，别讓我看見田氏鮮血玷污人家的刀！"便稱病不出。田悦去他的宅第謝罪，他閉門不接納，憂憤去世。

田弘正年輕時精通兵法，善於騎射，田承嗣偏愛他，認爲他必定能振興本族，給他起名叫興。在田季安時，田弘正任衙内兵馬使、同節度副使，封沂國公。田季安奢侈放縱，任意殺罰，田弘正從容規勸，軍中依賴，紛紛歸附推重他。田季安内心猜忌，出任田弘正爲臨清鎮將，想要藉罪過誅殺他。田弘正假裝患有風痹，躺在家裏不出門，纔得以幸免。田季安死去，他的兒子田懷諫承襲節度使，召回田弘正擔任原職。

田懷諫將政務委托給家奴蔣士則，處理事務不公平，衆人怨怒，都説："兵馬使是我們的統帥。"牙兵便到田弘正家迎接他，田弘正閉門不接受，兵衆在門前喧嘩，田弘正出來，衆人跪拜，脅迫他回到府署，田弘正叩頭而拜，估計不能避免，便對軍人下令説："你們不認爲我不賢，讓我主持軍政，現在與你們約定，能聽從我的命令不？"大家都説："我們衹聽取公的命令。"田弘正於是説："我要奉守天子之法，奉上六州版圖請求朝廷任命官吏，假如天子未任命我，敢有請求我任節度使的人處死，殺人以及搶劫的人也處死。"大家都説："行。"田弘正便來到府署，殺了蔣士則以及支黨十多人。於是繪製魏、博、

待王官。

相、衛、貝、澶六州版圖，登記這裏的人口而進獻，不敢私自任命僚屬，以等待朝廷任命官員。

先時，諸將出屯，質妻子，里民不得相往來。弘正悉除其禁，聽民通饋謝慶吊。服玩僭侈者，即日徹毀之。承嗣時，正寢華顯，弘正避不敢居，更就采訪使堂皇聽事。幽、恒、鄆、蔡大懼，遣客鐫説鈎染，弘正皆拒遣之。憲宗美其誠，詔檢校工部尚書，充魏博節度使。又遣司封郎中知制誥裴度宣慰，賚其軍錢百五十萬緡，六州民給復一年，赦見囚，存問高年、惸獨、廢疾不能自存者。度明辯，具陳朝廷厚意，弘正不覺自失，乃深相結納，奉上益謹。復請度遍行其部，宣示天子恩詔。因令節度僉謀布衣崔懽奉表陳謝，且言："天寶以來，山東奥壤，化爲戎墟，官封世襲，刑賞自出，國家含垢，垂六十年。臣若假天之齡，奉陛下宸算，冀道揚太和，洗濯僞風，然後退歸丘園，避賢者路，死不恨。"制詔褒答，且賜今名，錫與踵塗。

在此之前，諸將出外駐守，就以妻子做人質，里民不得相互往來。田弘正全部解除了這些禁令，聽任民衆互相往來饋謝慶吊。服用與玩賞的物品超越名分的，當天就撤銷禁毁了。在田承嗣時，居室的正室華麗高大，田弘正迴避不敢居住，改在采訪使的廳堂處理事務。幽、恒、鄆、蔡等州大爲恐懼，派遣説客勸告誘惑，田弘正都拒絶遣退了他們。憲宗贊美他的忠誠，下詔田弘正檢校工部尚書，充任魏博節度使。又派遣司封郎中知制誥裴度安撫，贈給軍費一百五十萬緡，六州百姓免除徭役一年，赦免在押囚犯，慰問高齡、孤獨、殘疾不能自我生存的人。裴度明理能辯，詳細陳述朝廷的深厚恩意，田弘正在不自覺中臉面失色，便與裴度深加交結，侍奉皇上更加恭敬。田弘正又請裴度巡視他的全部部屬，宣示天子的恩詔。便令節度僉謀布衣崔懽奉上奏表陳述謝意，其中説："天寶以來，山東富裕之地，化爲戰争廢墟，官爵封地世襲，刑罰賞賜自己决定，國家蒙受耻辱，將近六十年。臣如果能憑藉自然的壽命，奉行陛下的謀略，希望能引導光大太平，清洗虚僞之風，然後退歸家園，爲賢者讓路，臣就是死了也不感到遺憾了。"下詔褒揚答覆，并且賜給現在的名字，贈送的物品在路上接連不斷。

天子討蔡，弘正遣子布以兵三千進戰，數有功。李師道疑其襲己，不敢顯助蔡，故元濟失援，王師得致誅焉。王承宗叛，詔弘正以全師壓境，破其衆南宫，承宗懼，歸窮於弘正，弘正表諸朝，遂獻德、棣二州以謝，納二子爲質。

天子討伐蔡州，田弘正派遣兒子田布率兵三千進軍作戰，多次立功。李師道疑心他襲擊自己，不敢明顯幫助蔡州，因此吴元濟失去援助，官軍得以誅伐成功。王承宗反叛，下詔田弘正率領全軍壓境，在南宫打敗他的軍隊，王承宗恐懼，因走投無路而歸附田弘正，田弘正上表給朝廷，於是王承宗獻上德、棣二州以謝罪，送上兩個兒子作爲人質。

俄而李師道拒命，詔弘正與宣武等五節度兵進討。弘正自楊劉度河，距鄆四十里堅壁；師道大將劉悟率精兵屯河東。戰陽穀，再遇再北，斬萬餘級，賊勢蹙。悟乃反兵，斬師道

不久李師道抗拒朝命，下詔田弘正與宣武等五節度軍隊討伐。田弘正從楊劉渡過黄河，距離鄆四十里堅守；李師道大將劉悟率精兵駐扎黄河東岸。在陽穀交戰，兩次相遇兩次打敗他，斬首一萬餘級，賊軍形勢窘迫。劉悟於是率兵倒戈，

首，詣弘正降，取十有二州以獻。初，悟既平賊，大張飲軍中，凡三日，設角抵戲，引魏博使至廷以爲歡，悟盱衡攘臂助其決，坐中皆憚悟勇。客有白弘正者，弘正曰："鄆士疲於戰，瘡者未起，悟當恤亡吊乏，尉士大夫心，奈何取快目前邪？吾奉詔按軍，伺悟去就，今知其無能爲也。"既而詔悟爲義成軍節度使，狼狽上道，時稱知悟之明。

殺了李師道的頭，到田弘正那裏投降，取十二州進獻。當初，劉悟平定賊兵後，在軍中大設酒宴，一共三天，設摔跤游戲，引魏博使者到廷中取樂歡笑，劉悟揚眉舉目揮臂爲比賽助威，在坐的人都害怕劉悟的勇猛。來客中有人報告田弘正，田弘正說："鄆州士兵因戰爭而疲憊，傷殘的人還未痊愈，劉悟應當憫惜安撫死傷疲憊的士兵，安慰士大夫之心，爲何現在就尋歡作樂呢？我奉詔令統率軍隊，觀察劉悟去留，如今知道他是不能有所作爲的。"隨後皇帝下詔劉悟任義成軍節度使，劉悟狼狽上路，當時人稱田弘正有預知劉悟的先見之明。

以功加弘正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歲來朝，對麟德殿，眷勞殊等；引見僚佐將校二百餘人，皆有班賜；進兼侍中，實封户三百；擢其兄融爲太子賓客、東都留司。弘正數上表固請留闕下，帝勞曰："昨韓弘以疾辭不就軍，朕既從之矣，今卿復爾，我不應違。但魏人樂卿之政，四鄰畏卿之威，爲朕長城，又安用辭？"弘正遂還。常欲變山東承襲舊風，故悉遣子姓仕朝廷，帝皆擢任之，朱紫滿門，榮冠當時。

因功加授田弘正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這年田弘正來朝拜見，在麟德殿應對，皇上加以特別慰勞；引見他的僚佐將校二百多人，都有頒賜；田弘正升兼侍中，實封三百户；升任他的兄長田融爲太子賓客、東都留司。田弘正多次上表堅決請求留在朝廷，皇帝勸勉說："昨天韓弘因病辭職不前往軍鎮，朕已經同意了，今天卿又來要求，我不應違背卿的意願。衹是魏人樂於聽取卿的政令，四鄰方鎮畏懼卿的威力，卿是朕的長城，又怎能推辭？"田弘正便回去了。田弘正時常想要改變山東繼承世襲的舊風習，因此遣送全部同姓子弟在朝廷任官，皇帝全都提拔任用他們，朱紫滿門，榮耀是當時第一。

穆宗立，王承元以成德軍請帥，帝詔弘正兼中書令，爲節度使。弘正以新與鎮人戰，有父兄怨，取魏兵二千自衛，入其軍。時天子賜錢一百萬緡，不時至，軍有怨言，弘正親加撫喻乃安。仍請留魏兵爲紀綱，以持衆心，度支崔倰吝其稟，沮却之。長慶元年七月，歸衛卒於魏，是月軍亂，并家屬將吏三百餘人皆遇害，年五十八。帝聞震悼，册贈太尉，謚曰忠愍。

穆宗即位，王承元爲成德軍請求節度使，皇帝下詔田弘正兼中書令，爲成德軍節度使。田弘正因新近與鎮州人作戰，有父子兄弟的怨恨，帶魏兵二千人自衛，進入成德軍。當時天子賜錢一百萬緡，没有及時送到，軍中有怨言，田弘正親自加以安撫勸諭纔安定下來。并請求留下魏兵作爲法度，以制約衆心，度支崔倰吝惜供給魏兵糧料，阻撓了此事。長慶元年七月，令田弘正的自衛士卒返回魏州，這個月發生軍亂，田弘正連同家屬將官三百多人都遇害，享年五十八歲。皇帝聽說後震慟哀悼，册命追贈太尉，謚號叫忠愍。

弘正幼孤，事融甚謹，軍中嘗分曹習射，弘正注矢聯中，融退，抶怒之，故當季安猜暴時能自全。及爲軍

田弘正幼年喪父，侍奉田融很恭敬，軍中曾分隊練習射箭，田弘正發箭連連射中，田融退下，憤怒地鞭打他，因此當田季安猜忌逞凶暴時

中推迫，融不悦曰：“爾竟不自晦，取禍之道也。”朝廷知其友愛，詔拜相州刺史，賜金紫，不欲其相遠也。

田弘正能够自我保全。等到田弘正被軍人逼迫推舉，田融不高興地説：“你終於不能自我隱晦，這是自取禍難之道。”朝廷知道他友愛，下詔授任田融相州刺史，賜金紫，不想使他倆相互疏遠。

弘正性忠孝，好功名，起樓聚書萬餘卷，通《春秋左氏》，與賓屬講論終日，客爲著《沂公史例》行于世。

田弘正品性忠孝，喜好功名，建樓藏書一萬多卷，精通《春秋左氏》，與賓客屬僚整天講論，門客爲此著述《沂公史例》流行於世。

弘正之禍也，其判官劉茂復獨免，士相戒曰：“是人議事盡忠，遇吾等信，敢干其家者共殺之。”

田弘正遇難，惟獨他的判官劉茂復幸免，士人相互告誡説：“這人議事盡忠，對待我們講信義，有敢侵犯他家的人我們共同殺了他。”

弘正子布、群、牟。

田弘正的兒子田布、田群、田牟。

田布

布，字敦禮，幼機悟。弘正戍臨清，布知季安且危，密白父，請以衆歸朝，弘正奇之。及得魏，使布總親兵。王師誅蔡，以軍隸嚴綬，屯唐州。帝以布大臣子，或有罪，且橈法，弘正請以董畹代，而士卒愛布願留，帝乃止。凡十八戰，破凌雲栅，下郾城，以功授御史中丞。裴度輕出觀兵沱口，賊將董重質以奇兵掩擊，布伏騎數百突出薄之，諸軍繼至，賊驚引還。蔡平，入爲左金吾衛將軍。諫官嘗論事帝前，同列將麾却之，布止曰：“使天子容直臣，毋輕進。”弘正徙成德，以布爲河陽節度使，父子同日受命。時韓弘與子公武亦皆領節度，而天下以忠義多田氏。布所至，必省冗將，募戰卒，寬賦勸穡，人皆安之。長慶初，徙涇原。

田布，字敦禮，小時候聰明機靈。田弘正駐守臨清，田布知道田季安將有危險，秘密告訴父親，請求率領衆人投歸朝廷，田弘正覺得他與衆不同。等取得魏州以後，派田布統領親兵。官軍討伐蔡州，田布帶軍隊隸屬嚴綬，駐守唐州。皇帝因田布是大臣的兒子，偶爾犯罪，將會爲了原宥他而枉屈法律，田弘正就請求以董畹替代田布，但士兵喜愛田布而希望他留任，皇帝纔作罷。田布一共經歷十八次戰鬥，攻破凌雲栅，拔取郾城，因功授任御史中丞。裴度輕裝出行到沱口檢閲軍隊，賊將董重質出動奇兵突然襲擊，田布埋伏數百騎兵突然衝出進擊，諸軍相繼到來，賊驚慌退回。蔡州平定，召入田布任左金吾衛將軍。曾有諫官在皇帝面前争論事情，同僚將要指揮阻止諫官退下，田布制止説：“要使天子容忍正直的諫臣，不要輕易進入殿内。”田弘正調往成德，以田布爲河陽節度使，父子同一天接受任命。當時韓弘與兒子韓公武也都領任節度使，而天下人贊揚田氏忠義。田布所到之處，必定裁減冗將，招募戰士，寬緩賦税勸勉農耕，人們都很安定。長慶初年，田布調往涇原。

弘正遇害，魏博節度使李愬病不能軍，公卿議以魏强而鎮弱，且魏人素德弘正，以布之賢而世其官，可以成功。穆宗遽召布，解綬拜檢校工部

田弘正遇害，魏博節度使李愬患病不能統率軍隊。公卿議論認爲魏州强而鎮州弱，并且魏州人平時感恩於田弘正，因田布賢明而且世代在這個地方任官，可以成功。穆宗立即徵召田布，服

尚書、魏博節度使，乘傳以行。布號泣固辭，不聽；乃出伎樂，與妻子賓客決曰："吾不還矣！"未至魏三十里，跣行被髮，號哭而入，居堊室，屏節旄。凡將士老者，兄事之。祿奉月百萬，一不入私門，又發家錢十餘萬緡頒士卒。以牙將史憲誠出麾下可任，乃委以精銳。時中人屢趣戰，而度支饋餉不繼，布輒以六州租賦給軍。引兵三萬進屯南宮，破賊二壘。

喪期未滿起任他爲檢校工部尚書、魏博節度使，乘驛馬出發。田布號哭堅決辭讓，皇帝不同意；田布便遣放歌女樂工，與妻子賓客訣別說："我不回來了！"距魏州三十里時，他披散頭髮光着脚行走，號哭着進入魏州，居住堊室，收藏節旄。凡是年紀大的將士，田布對待他們像對待兄長一樣。俸祿每月百萬，一點也不納入私門，又取出家錢十多萬緡分給士卒。因牙將史憲誠是自己的部下可以任用，便委任給精銳部隊。當時宦官屢次催促交戰，而度支饋餉不能送到，田布便用六州租賦供給軍隊。率兵三萬進軍駐守南宮，攻破賊軍兩處營壘。

於是朱克融據幽州，與王廷湊脣齒。河朔三鎮舊連衡，桀驁自私，而憲誠蓄異志，陰欲乘釁，又魏軍驕，憚格戰，會大雪，師寒糧乏，軍中謗曰："它日用兵，團粒米盡仰朝廷。今六州刮肉與鎮、冀角死生，雖尚書瘠己肥國，魏人何罪？"憲誠得間，因以搖亂。會有詔分布軍合李光顏救深州，兵怒，不肯東，衆遂潰，皆歸憲誠，唯中軍不動。布以中軍還魏。

這時朱克融占據幽州，與王廷湊脣齒相依。河朔三鎮過去相互連衡，殘暴自私，而且史憲誠暗藏異心，暗地裏要乘此機會得逞陰謀，另外魏軍驕侈，害怕格鬥，正遇大雪，士兵寒冷糧食缺乏，軍中有怨言說："以前用兵，每一粒米都仰靠朝廷供給。如今六州刮肉和鎮、冀角逐生死，即使田尚書瘦自己肥國家，而魏人有什麽罪過？"史憲誠從而加以離間，藉此搖亂軍心。正值有詔令分調田布軍隊聯合李光顏援救深州，士兵怨怒，不肯東去，衆人於是潰散，都歸附史憲誠，衹有中軍不動摇，田布率領中軍返回魏州。

明日，會諸將議事，衆嘩曰："公能行河朔舊事，則生死從公，不然，不可以戰。"布度衆且亂，嘆曰："功無成矣！"即爲書謝帝曰："臣觀衆意，終且負國。臣無功，不敢忘死。願速救元翼，毋使忠臣義士塗炭於河朔。"哭授其從事李石訖，乃入，至几筵，引刀刺心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言訖而絶，年三十八，贈尚書右僕射，謚曰孝。

第二天，田布會集諸將議事，衆人喧嚷說："公能舉行河朔舊事，我們便生死跟隨着公，不然的話，不可以戰。"田布料定衆兵將亂，嘆息說："不能成功了！"便上書向皇帝謝罪說："臣觀察衆人意願，終究將辜負國家。臣無功，不敢忘死。希望迅速救援牛元翼，不要使忠臣義士在河朔受害。"田布哭着授其從事李石之後，便進到屋裏，走到父親的靈座前，抽出刀來刺向心口說："我以死上謝君父，下示三軍。"說完氣絶而死，終年三十八歲，追贈尚書右僕射，謚號叫孝。

子鐬，宣宗時歷銀州刺史，坐以私鎧易邊馬論死，宰相崔鉉奏布死節於國，可貸鐬以勸忠烈，故貶爲州司馬。

田布的兒子田鐬，宣宗時歷任銀州刺史，因私自用鎧甲交易邊馬獲罪處死，宰相崔鉉奏說田布爲國家堅守節義而死，可以寬免田鐬用來勸勉忠烈，因此貶田鐬爲州司馬。

田群

群，會昌中歷蔡州刺史，坐贓且

田群，會昌年間歷任蔡州刺史，因貪臟獲罪

抵死，兄肇聞之，不食卒。宰相李德裕奏："漢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玉坐殺人當死，次兄初、玉母渾詣官請代，因縊物故，於時皆赦其死。"於是武宗詔減死一等。

將要處死，兄長田肇聽説了此事，絶食而死。宰相李德裕上奏説："漢朝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玉因殺人獲罪應當處死，尹次的兄長尹初、史玉的母親渾氏到官府請求代他們去死，便自縊而死，當時兩人的死罪都得到赦免。"於是武宗下詔減田群死罪一等。

田牟

牟寬厚明吏治，爲神策大將軍。開成初，鹽州刺史王宰失羌人之和，詔牟代之。累遷鄜坊節度使，再徙天平，三爲武寧，一爲靈武軍，官至檢校尚書左僕射，卒。諸子皆有方面功，以忠義爲當世所高。

田牟寬厚有善於治理的才能，任神策大將軍。開成初年，鹽州刺史王宰失去與羌人的和睦，下詔田牟替代他的職務。幾次升任鄜坊節度使，又調往天平，三次擔任武寧節度使，一任靈武軍節度使，官做到檢校尚書左僕射，去世。諸子都有擔任一方軍政事務的功績，因忠義爲當世所推崇。

王承元

王承元者，承宗弟也。有沈謀。年十六，勸承宗亟引兵共討李師道，承宗少之，不用，然軍中往往指目之。承宗死，未發喪，大將謀取帥它姓。參謀崔燧與諸校計，以祖母涼國夫人李命承元嗣。承元泣且拜，不受，諸將牢請，承元曰："上使中貴人監軍，盍先請?"監軍至，又如命，乃謝曰："諸君不忘王氏以及孺子，苟有令，其從我乎?"衆曰："惟所命。"乃視事牙闈之偏，約左右不得稱留後，事一關參佐，密表請帥于朝。穆宗詔起居舍人柏耆宣慰。授承元檢校工部尚書、義成軍節度使。北鎮以兩河故事脅誘，承元不納，諸將皆悔。耆至，士哭于軍，承元令曰："諸君不欲我去，意固善。雖然，格天子詔，我獲罪奈何? 前李師道有詔赦死，欲舉族西，諸將止弗遣，他日乃共殺之。今君等幸置我，無與師道比。"乃遍拜諸將，諸將語塞。承元即出家貲盡賜之，斬不從命者十輩，軍乃定。於是諫議大夫鄭覃宣慰，賜其軍錢百萬緡，赦囚徒，問孤獨、廢

王承元，是王承宗的弟弟。有深謀大略。十六歲那年，他勸説王承宗迅速率兵共同討伐李師道，王承宗小看他，不采納。但軍中往往有人手指而注視他。王承宗去世，還未發喪，大將圖謀擁立其他人爲節帥。參謀崔燧與各位將校商議，用祖母涼國夫人李氏的名義命王承元繼承。王承元哭泣而且叩拜辭謝，不接受，諸將堅決請求，王承元説："皇上派中貴人監軍，何不先請示監軍使?"監軍使到來，又同樣任命他，王承元便答謝説："諸君不忘王氏以及我這個孺子，假如有命令，難道能聽從我嗎?"衆人説："我們衹聽從你的命令。"王承元便在衙門就任，約定左右不得稱留後，事情都由參佐決定，秘密上表給朝廷請求節度使職務。穆宗下詔起居舍人柏耆安撫。授任王承元檢校工部尚書、義成軍節度使。北鎮用兩河舊例脅迫引誘，王承元不聽，諸將都後悔了。柏耆到來，士兵在軍中號哭，王承元下令説："諸君不想讓我離去，本意固然很好。雖然這樣，抗拒天子詔令，我獲罪怎麽辦? 以前下詔赦免李師道死罪，李師道想要帶全家族西去，諸將阻止不讓他去，以後諸將又共同殺了他。今天你們萬幸放了我，不要使我與李師道一樣。"於是王承元遍拜諸將，諸將無話可説。王承元便拿出家財全都賞賜給大家，斬殺了十個不

疾不能自存者粟帛有差。

聽命令的人，軍隊纔安定了。此時諫議大夫鄭覃安撫軍隊，賜給他們軍錢一百萬緡，赦免囚徒，慰問孤獨、殘疾不能自理的人并分給他們粟帛多少不等。

承元去鎮，左右裒器幣自隨，承元使空褚毋留。入朝，昆弟拜刺史者四人，位于朝者四十人。祖母入見，帝命中宫禮賚異等。徙承元鄜坊丹延節度。俄徙鳳翔。鳳翔右衺涇、原，地平少岩險，吐蕃數入盜。承元據勝地爲鄣，置守兵千，詔號臨汧城。府郛左百賈州聚，異時爲虜剽奪，至燎烽相警，承元版堞繚之，人乃告安。以勞封岐國公。大和初，祖母喪，詔曰："武俊當横流時，拯定奔潰，功在史官。今李不幸，贈恤宜加厚。"且給儀仗以葬。

王承元離開鎮州，左右的人收集器用錢幣自願跟隨，王承元讓他們掏空囊中東西不要留在身邊。入朝，兄弟授任刺史的有四人，在朝廷做官的有四十人。他的祖母入朝拜見，皇帝使皇后禮遇賞賜非同一般。調任王承元鄜坊丹延節度。不久調任鳳翔節度使。鳳翔北面接壤涇、原，地勢平坦很少有山岩險阻，吐蕃屢次入侵。王承元占據要衝建築堡壘，派兵一千人防守，皇帝下詔號稱臨汧城。州府城東商旅聚集，不時被蕃虜剽搶掠奪，以致需要用烽火相互告警，王承元修築城墻護圍住這個地方，人們纔感到安寧。因功勞封岐國公。大和初年，王承元的祖母去世，皇帝下詔説："王武俊在動蕩時期，拯救安定逃亡的人，功勞記載於史册。如今李夫人不幸去世，贈給置辦喪葬以及撫恤的錢物應當加重。"并供給儀仗安葬。

五年，徙節平盧、淄青。始，鹽禁未嘗行兩河，承元請歸有司，由是兖、鄆諸鎮皆奉法。承元資仁裕，所至愛利。卒，年三十三，贈司徒。

五年，王承元調任平盧、淄青節度使。開始，私鹽禁令不曾在兩河推行，王承元請求把鹽歸屬有關部門掌管，由此兖、鄆各鎮都奉行鹽法。王承元本性寬厚仁惠，所到之處都給百姓帶來恩惠。去世，享年三十三歲，追贈司徒。

牛元翼

牛元翼，趙州人。材果而謀。王承宗時倚其計爲强雄，與傅良弼二人冠諸將。王廷凑叛，穆宗以元翼在成德，名出廷凑遠甚，自深州刺史擢爲深冀節度使，以携其軍。廷凑怒，遣部將王位以鋭兵攻元翼，不勝，乃合朱克融共圍之。詔進元翼成德軍節度使，以宣武兵五百進援，元翼固守。長慶二年，詔赦廷凑罪，徙元翼山南東道，以深州賜廷凑，使中人促元翼南。廷凑恨之，已受詔，兵不解。招討使裴度詒書誚讓，克融解而歸，廷凑退舍。詔并加檢校工部尚

牛元翼，趙州人。資質果斷而有謀略。王承宗時依靠他的計策成爲强雄，與傅良弼二人成爲諸將之首。王廷凑反叛，穆宗因牛元翼在成德，名望遠在王廷凑之上，就將牛元翼從深州刺史升爲深冀節度使，以統領這裏的軍隊。王廷凑憤怒，派遣部將王位率精兵進攻牛元翼，没有取勝，便聯合朱克融共同圍攻他。下詔進升牛元翼爲成德軍節度使，派宣武兵五百進軍支援，牛元翼堅守城池。長慶二年，下詔赦免王廷凑罪行，調任牛元翼到山南東道，將深州賜給王廷凑，派宦官催促牛元翼南去。王廷凑怨恨牛元翼，已接受詔令，却不撤兵。招討使裴度送書信加以譴責，朱克融退兵而歸，王廷凑退却三十里。下詔

書，兩悦之。

淹月，元翼率十餘騎冒圍跳德、棣，朝京師。廷凑入，盡殺元翼親將臧平等百八十人。元翼見延英，賚問優縟，命中人楊再昌取其家，并迎田弘正喪。廷凑辭以弘正殯亡在所，元翼家須秋遣。魏博節度使史憲誠遣其弟入趙，四返，説廷凑曰："田公非得罪於趙，尸尚何惜？元翼去深州，乃一孤將，何利其家？"廷凑乃歸弘正喪于京師。元翼聞平等死，憤恚卒，悉還所賜于朝，廷凑遂夷其家。

傅良弼　李寰

良弼，字安道，清河人。以射冠軍中。初，瀛之博野、樂壽，介范陽、成德間，每兵交，先薄二城，故常爲劇屯。德宗以王武俊破朱滔功，皆隸成德，故以良弼守樂壽，李寰守博野。廷凑之叛，兩賊交誘之，而堅壁爲國固守。有詔以樂壽爲左神策行營，拜良弼爲都知兵馬使；寰所領士隸右神策，號忻州營，亦以寰爲都知兵馬使。賜第京師。俄以良弼爲沂州刺史。良弼率衆出，戰力，乃得去。寰引兵三千趨忻州，廷凑邀之，寰斬三百級，追者不敢前。天子以良弼、寰忠有狀，乃更賜奴婢服馬。召良弼爲左神策軍將軍。寶曆初，擢夏綏銀節度使。異時蕃帳亡命來者，必償馬乃與，良弼至，皆執付其部，酋種歡懷。終横海節度使。寰擢累保義軍節度使。

王智興討李同捷未克，而烏重胤卒，謂寰可共立功，請諸朝，乃授横海節度使。師所過暴鈔，至屯，按軍不進，遂身入朝，盛陳賊勢，請濟

都加授檢校工部尚書，使兩方面都高興。

經歷一月，牛元翼率領十多個騎兵突圍越過德、棣，入京朝見。王廷凑入城，殺害了牛元翼的全部親信將領臧平等一百八十人。牛元翼在延英拜見皇帝，皇帝賞賜慰問優厚，命令宦官楊再昌前往深州接牛元翼的家屬，并迎接田弘正的靈柩。王廷凑藉口田弘正的靈柩不知在哪裏，牛元翼的家人等到秋天遣送。魏博節度使史憲誠派遣弟弟進入趙州，四次往返，勸告王廷凑説："田公没有得罪於趙，尸體還有什麽可利用？牛元翼離開深州，就成了一員孤將，扣他家人有什麽好處？"王廷凑便將田弘正的靈柩送歸京城。牛元翼聽説臧平等人死去，憤怒而死，賞賜全部歸還朝廷，王廷凑於是殺了他全家。

傅良弼，字安道，清河人。以善射爲全軍第一。當初，瀛州的博野、樂壽，介於范陽、成德之間，每次交戰，先進逼這兩座城，因此常常成爲重要屯營。德宗因王武俊攻破朱滔有功，把二城都隸屬成德，因此使傅良弼防守樂壽，李寰防守博野。王廷凑反叛時，兩賊交相引誘傅良弼，而他堅壁爲國家固守。下詔以樂壽爲左神策行營，授任傅良弼爲都知兵馬使；李寰所統領的士兵隸屬右神策軍，號稱忻州營，也以李寰爲都知兵馬使。在京城賜給宅第。不久以傅良弼爲沂州刺史。傅良弼率衆出擊，力戰，纔得以離去。李寰率兵三千奔往忻州，王廷凑阻擊他，李寰斬首三百級，追趕的人不敢上前。天子因傅良弼、李寰有忠義行爲，便又賜給奴婢車馬。召任傅良弼爲左神策軍將軍。寶曆初年，升任傅良弼夏綏銀節度使。不時有從蕃虜帳下逃來的人，蕃虜必須用馬報償纔送回他們的逃人，傅良弼來到後，一一將逃人拘捕交付給他們部落，酋長心裏很高興。傅良弼官位終於横海節度使。李寰幾次升官做到保義軍節度使。

王智興討伐李同捷没有取勝，而烏重胤去世，王智興説李寰可以共同立功，向朝廷請求，便授任李寰横海節度使。軍隊所過之處殘酷搶掠，到了駐守地，按兵不進，李寰便親自入朝，

師，欲大調發。群臣議寰兵太重，且盗滄、景，未决而棣州平。寰内愧不自安，願留京師，遂罷保義軍、忻州營，更授夏綏宥節度使，卒。

大談賊軍勢盛，請求支援兵力，想要大量調發。群臣議論李寰兵力太重，并且搶掠滄、景，未做出決定而棣州已經平定。李寰内心慚愧不能自安，願意留在京城，於是廢除保義軍、忻州營，改授李寰夏綏宥節度使，去世。

寰再易鎮，治無可言者。然廷凑之亂，聯軍十五萬無成功，賊鋒不可嬰，而樂壽、博野截然峙中者累歲，梗其吞暴，議者以爲難。敬宗世，寰圖其事上之。

李寰再次調换軍鎮，治理没有可以稱道的地方。但是王廷凑叛亂，聯軍十五萬不能成功，賊軍鋭勢不可抵擋，而樂壽、博野截然峙立其中數年，遏止賊軍如吞食般的殘暴，議論者認爲確實不容易。敬宗朝，李寰將此事繪圖呈獻給皇上。

史孝章 史憲誠

史孝章，字得仁，資修謹。父憲誠，以戰力奮，賓客用挽强擊劍相矜，孝章獨退讓如諸生，稱道皆《詩》、《書》。魏博節度使李愬閲大將子弟籍于軍，孝章願以文署職，愬奇之，檄試都督府參軍。

史孝章，字得仁，品性端正謹慎。父親史憲誠，因作戰奮力，賓客都以拉强弓擊劍相互自誇，惟獨史孝章退讓如同儒生，陳説宣揚的都是《詩》、《書》之義。魏博節度使李愬尋求大將的子弟登記參加軍隊，史孝章希望擔任文職，李愬認爲他很奇特，檄書徵召他爲試都督府參軍。

憲誠得魏，遷士曹參軍。孝章見父數奸命，内非之，承間諫曰："大河之北號富强，然而挺亂取地，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今大人身封侯，家富不貲，非痛洗溉，竭節事上，恐吾踵不旋禍且至。"因涕下沾衿。父粗武，不盡聽。文宗賢之，擢孝章節度副使，累遷檢校左散騎常侍。父欲助李同捷，孝章切争，憲誠稍憚其義。又勸出師討同捷自明，帝益嘉之，進檢校工部尚書。及兵出，父敕孝章統之。入朝，勞予蕃厚。憲誠亦上書求覲，帝知非憲誠意，特緣孝章悟發，故分相、衛、澶而授孝章節度使。未至，魏人亂，父卒死于軍。帝念史氏禍而恤孝章，故奪喪拜右金吾衛將軍。徙節鄜坊，進檢校户部尚書。久之，自邠寧以病丐還，卒于行，年三十九，贈尚書右僕射。孝章本名唐，後改今名。

史憲誠取得魏州，升任他爲士曹參軍。史孝章見父親多次違背朝命，内心指責他，趁機會規勸説："大河以北號稱富强，然而擴大禍亂奪取地盤，天下指責河朔就像夷狄一樣。如今父親身封侯爵，家中富有財産，不痛心洗濯邪惡，竭誠守節侍奉皇上，恐怕我們來不及轉動脚根禍患就將要到來了。"爲此他流淚打濕了衣裳。父親是粗獷武夫，不完全聽從。文宗認爲史孝章賢明，提拔史孝章爲節度副使，幾次升任檢校左散騎常侍。父親想要援助李同捷，史孝章竭力争執，史憲誠漸漸畏懼他的忠義氣節。他又勸父親出兵討伐李同捷以表明自己的心志，皇帝更加贊賞他，晋升檢校工部尚書。等到出兵以後，父親命令史孝章統領部隊。入朝，慰勞賜予豐厚。史憲誠也上書請求覲見，皇帝知道不是史憲誠的本意，衹是因爲史孝章而受啓發，因此分出相、衛、澶而授任史孝章爲節度使。未到任，魏人叛亂，父親猝死在軍中。皇帝顧念史氏的災禍而憫惜史孝章，因此守喪期未滿起用授任他爲右金吾衛將軍。調任鄜坊節度使，晋升檢校户部尚書。很久，史孝章從邠寧因病請求歸還，在途中去世，終年三十九歲，追贈尚書右僕射。史孝章本名叫

史唐，後來改爲現在的名字。

史憲忠

憲誠弟憲忠，字元貞，少爲魏牙門將。田弘正討齊、蔡，常爲先鋒，閱三十戰，中流矢，酣鬥不解，由是著名。憲誠表爲貝州刺史。魏亂，奔京師，加累檢校右散騎常侍、隴州刺史。增亭鄣，徙客館于外，戎諜無所伺。

史憲誠的弟弟史憲忠，字元貞，年輕時爲魏牙門將。田弘正討伐齊、蔡，他時常作爲先鋒，經歷三十次戰鬥，被流箭射中，仍猛烈衝殺不停，由此著名。史憲誠表薦他爲貝州刺史。魏州叛亂，他奔赴京城，幾次加官後爲檢校右散騎常侍、隴州刺史。他增修城堡，將客館遷移城外，戎敵的間諜無法偵探。

會昌中，築三原城，吐蕃因之數犯邊。拜憲忠涇原節度使以怖其侵，吐蕃遣使來請墮城，且願以嘗殺使者之人置塞上。憲忠使謝曰："前吾未城。爾犯我地，安得禁吾城？爾知殺吾使爲負，宜先取罪人謝我，將無所不得。今與爾約，前節度使事一置之。"吐蕃情得而服。憲忠疏涇于隍，積緡錢十萬、粟百萬斛，戍人宜之。會党項羌内寇，又徙朔方，有詔馳驛赴屯，憲忠辭曰："羌不得其心，故不自安。今亟往，知吾爲備，鬥益健，請徐行。"許之。乃移書與羌人，示要約。羌人乃皆喜，奉酒湩迎道。

會昌年間，修築三原城，吐蕃因此多次進犯邊界。授任史憲忠爲涇原節度使以恐嚇吐蕃的入侵，吐蕃派遣使者來請求拆毀三原城，并願意把曾經殺過使者的人放置在塞上。史憲忠派人拒絶説："以前我們没有城，你們侵犯我們的土地，怎麽能禁止我們修城？你們知道殺我們的使者爲負罪，應當先取罪人向我們謝罪，將無所不得。今天與你們約定，前節度使派使者之事一概置之不問。"吐蕃認爲他説得有理而心服。史憲忠疏導涇水到城壕，積蓄緡錢十萬、糧食百萬斛，守邊官兵感到合適便利。正值党項羌内侵，史憲忠又調任到朔方，有詔令讓他從驛道兼程奔赴駐地，史憲忠辭告説："羌人不知道我們的用心，因此不能自安。現在急速前往，他們知道我去便會有準備，鬥志會更加頑强，請求慢慢前往。"皇帝允許。他便送書信給羌人，明示盟約。羌人於是都很高興，捧着酒漿乳汁在路上迎接他。

大中初，突厥擾河東，鈔漕米行賈，徙節振武軍。于是故帥荒沓，使游弈兵覘戎有良馬牛，强取之，歸直十一，戎人怒，因興盜掠。憲忠廉儉，少所欲，嘗曰："吾居河朔，去此三千里，乃乘五健馬。今守邊，發吾餘奉，不患無馬，何忍豪市哉？"故所至莫不懷德。累封北海縣子，檢校尚書左僕射，兼金吾大將軍。以病自丐，改左龍武統軍。卒，年七十一，贈司空。

大中初年，突厥進犯河東，搶奪漕米和往來商人，調任史憲忠到振武軍。當時前任節度使迷亂貪婪，派巡邏兵士窺探到戎人有優良馬牛，便强行奪取，衹付給十分之一的價錢，戎人怨怒，因此大肆侵犯搶掠。史憲忠廉政節儉，少貪欲，他曾説："我住在河朔，離這兒三千里，纔乘五匹健馬。如今守邊，發給我們充足的俸禄，不擔心没有馬匹，怎能忍心强行交易呢？"因此他所到之處人們無不懷念恩德。連續晋爵封爲北海縣子，檢校尚書左僕射，兼金吾大將軍。因病自己請求退休，改任左龍武統軍。去世，享年七十一歲，追贈司空。



唐書卷一百四十九

列傳第七十四

劉第五班王李列傳

劉晏

劉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玄宗封泰山，晏始八歲，獻頌行在，帝奇其幼，命宰相張説試之，説曰："國瑞也。"即授太子正字。公卿邀請旁午，號神童，名震一時。天寶中，累調夏令，未嘗督賦，而輸無逋期。舉賢良方正，補温令，所至有惠利可紀，民皆刻石以傳。再遷侍御史。

祿山亂，避地襄陽。永王璘署晏右職，固辭。移書房琯，論封建與古異，"今諸王出深宫，一旦望桓、文功，不可致"。詔拜度支郎中，兼侍御史，領江淮租庸事。晏至吴郡而璘反，乃與采訪使李希言謀拒之。希言假晏守餘杭，會戰不利，走依晏。晏爲陳可守計，因發義兵堅壁。會王敗，欲轉略州縣，聞晏有備，遂自晉陵西走。終不言功。召拜彭原太守，徙隴、華二州刺史，遷河南尹。時史朝義盗東都，乃治長水。進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度支鑄錢鹽鐵等使。京兆尹鄭叔清、李齊物坐殘摯罷，詔晏兼京兆尹。總大體不苛，號稱職。會司農卿嚴莊下獄，已而釋，誣劾晏漏禁中語，宰相蕭華亦忌之，貶通州刺史。

劉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玄宗到泰山封禪，劉晏剛八歲，作頌進獻到皇帝外出停駐的地方，皇帝認爲他是個奇特的兒童，命令宰相張説測試他，張説説："這是國家的祥瑞。"當即授任太子正字。公卿頻繁邀請他，號稱神童，名震一時。天寶年間，劉晏幾次調任夏令，不曾督促賦税，而供輸不超期限。劉宴考中賢良方正科，補任温令，他所到之處都有惠政可以記載，民衆都刻石傳頌他。兩次升任侍御史。

安祿山叛亂，劉晏躲避到襄陽。永王李璘徵召劉晏擔任重要職務，劉晏堅決推辭。他給房琯寫信，談論封建與古代不同，"如今諸王走出深宫，一旦想望齊桓公、晉文公的霸業，便不可招致"。下詔授任劉晏爲度支郎中，兼侍御史，主管江淮租庸事。劉晏到達吴郡而李璘反叛，他便與采訪使李希言謀劃抗拒李璘。李希言依靠劉晏防守餘杭，正遇上交戰失利，逃去依附劉晏。劉晏爲他陳述了可以守備的計策，便發動義兵堅守壁壘。正值永王失敗，想要轉而擄掠州縣，聽説劉晏已有防備，便從晉陵往西逃走。劉晏始終不談論自己的功勞。召入授任彭原太守，調任隴、華二州刺史，升任河南尹。這時史朝義盗取東都，便將治所遷到長水。劉晏進升户部侍郎，兼任御史中丞、度支鑄錢鹽鐵等使。京兆尹鄭叔清、李齊物因殘暴傷害獲罪罷官，下詔劉晏兼任京兆尹。他統領大體爲政不苛刻，被人們譽爲稱職。正值司農卿嚴莊下獄，隨後釋放，誣告劉晏

代宗立，復爲京兆尹、户部侍郎，領度支、鹽鐵、轉運、鑄錢、租庸使。晏以户部讓顔真卿，改國子祭酒。又以京兆讓嚴武，即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如故。坐與程元振善，罷爲太子賓客。俄進御史大夫，領東都、河南、江淮轉運、租庸、鹽鐵、常平使。時大兵後，京師米斗千錢，禁膳不兼時，甸農挪穗以輸。晏乃自按行，浮淮、泗，達於汴，入于河。右循底柱、硤石，觀三門遺迹；至河陰、鞏、洛，見宇文愷梁公堰，厮河爲通濟渠，視李傑新堤，盡得其病利。然畏爲人牽制，乃移書於宰相元載，以爲："大抵運之利與害各有四：京師三輔，苦税入之重，淮、湖粟至，可減徭賦半，爲一利；東都凋破，百户無一存，若漕路流通，則聚落邑廛漸可還定，爲二利；諸將有不廷，戎虜有侵盗，聞我貢輸錯入，軍食豐衍，可以震耀夷夏，爲三利；若舟車既通，百貨雜集，航海梯嶠，可追貞觀、永徽之盛，爲四利。起宜陽、熊耳，虎牢、成皋五百里，見户纔千餘，居無尺椽，爨無盛烟，獸游鬼哭，而使轉車輓漕，功且難就，爲一病；河、汴自寇難以來，不復穿治，崩岸滅木，所在廞淤，涉泗千里，如罔水行舟，爲二病；東垣、底柱、澠池、北河之間六百里，戍邏久絶，奪攘奸宄，夾河爲藪，爲三病；淮陰去蒲坂，亘三千里，屯壁相望，中軍皆鼎司元侯，每言衣無纊，食半菽，輓漕所至，輒留以饋軍，非單車使者折簡書所能制，爲四病。"載方内擅朝權，既得書，即盡以漕事委晏，故晏得盡其才。歲

泄露宫中言語，宰相蕭華也忌妒劉晏，貶劉晏爲通州刺史。

代宗即位，劉晏又任京兆尹、户部侍郎，領度支、鹽鐵、轉運、鑄錢、租庸使。劉晏將户部侍郎讓給顔真卿，改任國子祭酒。又將京兆尹讓給嚴武，當即拜授劉晏爲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職依舊。劉晏因與程元振友好而獲罪，罷免宰相任太子賓客。不久晋升御史大夫，領東都、河南、江淮轉運、租庸、鹽鐵、常平使。時值戰亂之後，京城一斗米價值一千錢，宫中膳食没有隔年的積蓄，畿縣農民揉搓麥穗交納租税。劉晏便親自巡視，渡淮水、泗水，到達汴水，進入黄河。西沿底柱、硤石，觀察三門山遺迹；到河陰、鞏、洛，觀察宇文愷修築的梁公堰，分流黄河成爲通濟渠，看到李傑的新堤，完全瞭解了其中的利弊。但是他害怕被人牽制，便寫信給宰相元載，認爲："大致上運輸的利與害各有四點：京城三輔地區，苦於税收的繁重，淮、湖的糧米運來，可以減輕徭賦的一半，這是一利；東都凋敝破敗，一百户没有一户存在，如果水路運輸暢通，村鎮百姓則可以逐漸返回定居，這是二利；諸將若有背叛朝廷，戎虜若來侵犯時，聽説我國家貢賦頻繁輸入，軍隊糧食豐足，可以威震炫耀夷夏，這是三利；假如舟車通行以後，百貨雜集，航海梯山，可以追比貞觀、永徽的盛世，這是四利。自宜陽、熊耳，到虎牢、成皋五百里中，可以看到的住家纔有一千餘户，居處没有一尺木椽，爐竈没有一星烟火，野獸游走鬼魂嚎哭，想要使得車船轉運，事功將難以成就，這是一弊；黄河、汴水自從寇亂以來，不再穿鑿治理，堤岸崩塌毁滅樹木，到處淤塞，涉行泗水千里，如同無水行舟，這是二弊；東垣、底柱、澠池、北河之間六百里，戍守巡邏長久停止，企圖侵奪的歹惡之徒，在黄河兩岸集聚，這是三弊；淮陰距離蒲坂，綿延三千里，戍衛的駐所相望，中軍都是三公、諸侯，常常説衣服没有絲綿絮，糧食一半是豆類，漕運物資一到，往往被截留下來供給軍隊，不是權力很小的單車使者所能控制的，這是四弊。"元載正在朝

輸始至，天子大悦，遣衛士以鼓吹迓東渭橋，馳使勞曰："卿，朕酇侯也。"凡歲致四十萬斛，自是關中雖水旱，物不翔貴矣。

内專權，得到書信後，便把漕運之事全部委托給劉晏，因此劉晏得以竭盡他的才能。這年漕運剛到，天子很高興，派遣衛士在東渭橋鼓吹迎接，派使者騎快馬慰勞劉晏説："卿是朕的酇侯。"每年運來糧食四十萬斛，自此關中即使有水旱災禍，物價也不再飛漲了。

再遷吏部尚書，又兼益湖南、荆南、山南東道轉運、常平、鑄錢使，與第五琦分領天下金穀。又知吏部三銓事，推處最殿分明，下皆懾伏。元載得罪，詔晏鞫之。晏畏載黨盛，不敢獨訊，更敕李涵等五人與晏雜治。王縉得免死，晏請之也。

劉晏再次升任吏部尚書，又兼任湖南、荆南、山南東道轉運、常平、鑄錢使，他與第五琦分别掌管天下錢糧。又主持吏部對文武官吏的選拔、授職、考績事務，推究處置優劣分明，部下都畏敬佩服。元載獲罪，下詔劉晏審理。劉晏懼怕元載同黨勢力大，不敢獨自審訊，皇帝又下詔令李涵等五人與劉晏一同審理。王縉得以免去死罪，是劉晏請求的結果。

常衮執政，忌晏有公望，乃言晏舊德，當師長百僚，用爲左僕射，實欲奪其權。帝以計務方治，詔以僕射領使如舊。初，晏分置諸道租庸使，慎簡臺閣士專之。時經費不充，停天下攝官，獨租庸得補署，積數百人，皆新進鋭敏，盡當時之選，趣督倚辦，故能成功。雖權貴干請，欲假職仕者，晏厚以稟入奉之，然未嘗使親事，是以人人勸職。嘗言："士有爵禄，則名重於利；吏無榮進，則利重於名。"故檢劾出納，一委士人，吏惟奉行文書而已。所任者，雖數千里外，奉教令如目前，頻伸諧戲不敢隱。惟晏能行之，它人不能也。代宗嘗命考所部官吏善惡，刺史有罪者，五品以上輒繫劾，六品以下杖然後奏。

常衮任宰相，嫉妒劉晏享有衆望，便説劉晏有往日的德政，應當爲百官師長，任用他爲左僕射，實際是要剥奪他的權力。皇帝因爲財政事務正在治理，下詔劉晏以僕射領使職依舊。起初，劉晏分設諸道租庸使，謹慎選擇臺閣士大夫擔任。當時經費不足，停止天下代理官員，惟獨租庸使可以補任，共有數百人，都是剛剛入仕精鋭明敏，竭盡當時選拔的人才，從速督察依章辦理，因此能够成功。即使權貴有所請托，想要藉此職務入仕，劉晏給以豐厚的俸錢，但不曾讓他們親理政事，因此人人勉力盡職。劉晏曾經説："士大夫有爵位利禄，則會使名重於利；下吏没有榮譽進升，則會使利重於名。"因此核查出納，全都委托給士大夫，下吏衹遵照執行文書而已。他所任用的人，即使在數千里之外，遵奉教令就像在眼前，就連打呵欠伸懶腰及玩笑嬉戲之事也不敢隱瞞。此事衹有劉晏能推行，其他人是不能成功的。代宗曾經命令考核所屬官吏的善惡，刺史有罪的，五品以上都揭發拘禁，六品以下杖罰然後奏報。

李靈耀反，河南節帥或不奉法，擅征賦，州縣益削。晏常以羨補乏，人不加調，而所入自如。第五琦始榷鹽佐軍興，晏代之，法益密，利無遺入。初，歲收緡錢六十萬，末乃什

李靈耀反叛，河南節帥有的不遵奉法令，擅自徵賦，州縣更加困弱。劉晏常用盈餘的錢財補充缺乏，百姓不增加租調，而國家所收入的照舊。第五琦開始徵收鹽税輔助軍事，劉晏替代了他的職務，法令更加精密，財利没有遺漏的。當

之，計歲入千二百萬，而榷居太半，民不告勤。京師鹽暴貴，詔取三萬斛以贍關中，自揚州四旬至都，人以為神。至湖嶠荒險處，所出貨皆賤弱，不償所轉，晏悉儲淮、楚間，貿銅易薪，歲鑄緡錢十餘萬。其措置纖悉如此。諸道巡院，皆募駛足，置驛相望，四方貨殖低昂及它利害，雖甚遠，不數日即知，是能權萬貨重輕，使天下無甚貴賤而物常平，自言如見錢流地上。每朝謁，馬上以鞭算。質明視事，至夜分止，雖休澣不廢。事無閑劇，即日剖决無留。所居脩行里，粗樸庳陋，飲食儉狹，室無媵婢。然任職久，勢軋宰相，要官華使多出其門。自江淮茗橘珍甘，常與本道分貢，競欲先至，雖封山斷道，以禁前發，晏厚貲致之，常冠諸府，由是媢怨益多。饋謝四方有名士無不至，其有口舌者，率以利啖之，使不得有所訾短。故議者頗言晏任數固恩。大曆時政因循，軍國皆仰晏，未嘗檢質。德宗立，言者屢請罷轉運使，晏亦固辭，不許。又加關內河東三川轉運、鹽鐵及諸道青苗使。

初，每年收緡錢六十萬，後來就是十倍，統計一年收入一千二百萬，而鹽稅占了一大半，百姓没有訴苦的。京城地區鹽價暴漲，下詔取三萬斛以供給關中，從揚州四十天運到京都，人們認爲神速。運到湖嶺荒險處，售出的貨價都很低賤，不够轉運的費用，劉晏全部儲存在淮、楚之間，收買銅交换木柴，每年鑄緡錢十餘萬。他的措施就是這樣細微詳盡。各道的巡院，都招募能走善跑的快脚力，設置的驛站相望，四方貨物價錢高低及其利弊，即使離得很遠，不幾天就會知道，因此他能掌握各種貨物的價值輕重，使天下貨物貴賤没有太大差距而物價能時常保持平穩，自稱就像看到錢流在地上一樣。劉晏每次入朝謁見，在馬上拿着鞭子計算。天剛亮他就起身處理政務，直到深夜纔停下來休息，即使休假日也不荒廢。事情無論輕易繁難，當天分析解決從不遺留。劉晏在脩行里的住宅，房屋低矮粗陋，飲食簡單，没有婢妾。但是他任職時間長久，勢力傾軋宰相，要官大使多進出他的門下。江淮的茶橘甜美，他常與本道觀察使分别上貢，競争着要先送到，甚至使封山斷道，用來禁止先啓程的人，劉晏用豐厚的錢財收買封山斷道者，因此時常在各府之前到達，由此嫉妒怨恨更多。他饋送感謝四方有名之士没有遺漏，對其中那些愛談論是非的人，劉晏都用財利引誘他們，使他們不得有所詆毁。因此議論者都説劉晏權智機巧能保持恩寵。大曆年間時政前後相承，軍國大事都依靠劉晏，皇帝不曾檢查詢問。德宗即位，議論者多次請求罷免轉運使，劉晏也堅決辭讓，皇帝不允許。又加授劉晏爲關内河東三川轉運、鹽鐵及諸道青苗使。

始，楊炎為吏部侍郎，晏為尚書，盛氣不相下。晏治元載罪，而炎坐貶。及炎執政，銜宿怒，將為載報仇。先是，帝居東宮，代宗寵獨孤妃，而愛其子韓王。宦人劉清潭與嬖幸請立妃為后，且言王數有符異，以搖東宮。時妄言晏與謀。至是，炎見帝流涕曰：“賴祖宗神靈，先帝與陛

開始，楊炎任吏部侍郎，劉晏任尚書，兩人都有驕氣互不相讓。劉晏審理元載罪行，楊炎受牽連貶官。等到楊炎任宰相以後，心懷昔日怨恨，要爲元載報仇。在此之前，皇帝做太子時，代宗寵幸獨孤妃，并喜愛她的兒子韓王。宦官劉清潭與嬖幸請求立獨孤妃爲皇后，并且説韓王多次應和符籙的靈異，用以動摇太子的地位。當時妄説劉晏參預謀劃。到了這時，楊炎流着眼淚拜

下不爲賊臣所間，不然，劉晏、黎幹搖動社稷，凶謀果矣。今幹伏辜而晏在，臣位宰相，不能正其罪，法當死。"崔祐甫曰："陛下已廓然大赦，不當究飛語，致人於罪。"朱泚、崔寧力相解釋，寧尤切至。炎怒，斥寧于外，遂罷晏使。坐新故所交簿物抗謬，貶忠州刺史，中官護送。炎必欲傅其罪，知庾準與晏素憾，乃擢爲荆南節度使。準即奏晏與朱泚書，語言怨望，又蒐卒，擅取官物，脅詔使，謀作亂。炎證成之。

見皇帝說："依賴祖宗的神靈，先帝與陛下不被賊臣所離間，不然，劉晏、黎幹搖動國君，凶險的陰謀就實現了。如今黎幹服罪而劉晏在任，臣位居宰相，却不能懲治他的罪行，依法應當處以死罪。"崔祐甫說："陛下已經廣泛大赦，不應當追究流言蜚語，使人獲罪。"朱泚、崔寧竭力解釋，崔寧尤其懇切。楊炎大怒，把崔寧貶逐在外，便罷免了劉晏的使職。劉晏因新舊交接賬簿物品有差錯獲罪，貶任忠州刺史，由宦官護送。楊炎一定要給他加罪，得知庾準與劉晏平時有怨恨，便升任庾準爲荆南節度使。庾準便上奏說劉晏與朱泚互通書信，信中言語對朝廷有所不滿，并說他檢閱士兵，擅自拿取官府物品，威逼詔使，陰謀作亂。楊炎證明確有此事。

建中元年七月，詔中人賜晏死，年六十五。後十九日，賜死詔書乃下，且暴其罪。家屬徙嶺表，坐累者數十人，天下以爲冤。時炎兼删定使，議籍没，衆論不可，乃止。然已命簿録其家，唯雜書兩乘，米麥數斛，人服其廉。淄青節度使李正己表誅晏太暴，不加驗實，先誅後詔，天下駭惋，請還其妻子。不報。興元初，帝寖寤，乃許歸葬。貞元五年，遂擢晏子執經爲太常博士，宗經秘書郎。執經還官，求追命，有詔贈鄭州刺史，又加司徒。

建中元年七月，下詔派宦官賜劉晏死，終年六十五歲。十九天以後，賜死的詔書纔下達，并且公布了劉晏的罪行。他的家屬流放到嶺表，被牽連獲罪者數十人，天下人認爲冤枉。當時楊炎兼任删定使，議定没收劉晏家財收歸官府，衆人議論不同意，於是停止。然而已下令登記劉晏的家産，衹有雜書兩車，米麥數斛，人們敬服他的清廉。淄青節度使李正己上表說誅殺劉晏的事太急躁，不加驗實，先殺人後下詔，天下震驚惋惜，請求放還他的妻子兒女。皇帝不答覆。興元初年，皇帝逐漸醒悟，纔允許歸葬劉晏。貞元五年，便升任劉晏的兒子劉執經爲太常博士，劉宗經爲秘書郎。劉執經辭讓官職，請求追贈父親，下詔追贈劉晏鄭州刺史，又加司徒。

晏殁二十年，而韓洄、元琇、裴腆、李衡、包佶、盧徵、李若初繼掌財利，皆晏所辟用，有名於時。

劉晏死後二十年，韓洄、元琇、裴腆、李衡、包佶、盧徵、李若初相繼掌管財利，他們都是劉晏所徵召任用的，有名於當時。

晏既被誣，而舊吏推明其功。陳諫以爲管、蕭之亞，著論紀其詳，大略以"開元、天寶間天下户千萬，至德後殘於大兵，饑疫相仍，十耗其九，至晏充使，户不二百萬。晏通計天下經費，謹察州縣災害，蠲除振救，不使流離死亡。初，州縣取富人督漕輓，謂之'船頭'；主郵遞，謂

劉晏被誣陷後，舊吏推究闡明他的功績。陳諫認爲他僅次於管仲、蕭何，撰寫論文詳細叙說，大意是"開元、天寶年間天下户口千萬，至德以後因戰亂而減少，饑荒病疫相繼，户口耗損十分之九，到劉晏充任使職時，户口不到二百萬。劉晏統籌計算天下經費，細緻察訪州縣災害，免除徭役開倉救濟，不使百姓流離死亡。起初，州縣取用富人監督漕運，稱之爲'船頭'；

之'捉驛';稅外横取,謂之'白著'。人不堪命,皆去爲盜賊。上元、寶應間,如袁晁、陳莊、方清、許欽等亂江淮,十餘年乃定。晏始以官船漕,而吏主驛事,罷無名之斂,正鹽官法,以裨用度。起廣德二年,盡建中元年,黜陟使實天下户,收三百餘萬。王者愛人,不在賜與,當使之耕耘織紝,常歲平斂之,荒年蠲救之,大率歲增十之一。而晏尤能時其緩急而先後之。每州縣荒歉有端,則計官所贏,先令曰:'蠲某物,貸某户。'民未及困,而奏報已行矣。議者或譏晏不直賑救,而多賤出以濟民者,則又不然。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憊;善救災者,勿使至賑給。故賑給少則不足活人,活人多則闕國用,國用闕則復重斂矣;又賑給近僥幸,吏下爲奸,强得之多,弱得之少,雖刀鋸在前不可禁。以爲二害。災沴之鄉,所乏糧耳,它産尚在,賤以出之,易其雜貨,因人之力,轉於豐處,或官自用,則國計不乏;多出菽粟,恣之糶運,散入村閭,下户力農,不能詣市,轉相沾逮,自免阻飢,不待令驅。以爲二勝。晏又以常平法,豐則貴取,饑則賤與,率諸州米嘗儲三百萬斛。豈所謂有功於國者邪!"

主管郵遞,稱之爲'捉驛';賦稅以外又横加斂取,稱之爲'白著"。人們忍受不了,都離鄉背井去做盜賊。上元、寶應年間,有袁晁、陳莊、方清、許欽等在江淮作亂,十多年纔平定下來。劉晏開始用官船漕運,官吏主管驛站事務,停止没有名目的賦稅,制定鹽官法,以輔助開支。起自廣德二年,終於建中元年,黜陟使核實天下户口,收録三百餘萬。做帝王的愛護百姓,不在於賜予,應當使他們耕耘紡織,常年平徵賦稅,荒年免去賦稅而救濟百姓,大約每年增加十分之一。劉晏尤其能把握緩急而先後解决。每當州縣荒歉剛露端倪,便計算官府的贏餘,先下令説:'蠲免某物,賑貸某户。'百姓還没感到困乏,而奏報已經推行了。議論者有人譏刺劉晏不直接賑救,却多以低價貸出來救濟百姓,這又是不對的。善於治病的人,不使病情發展到危險;善於救災的人,不使困難發展到需要救濟,因此救濟的少就不足以救活人,救活很多人就會使國家費用缺乏,國家費用缺少就又要加倍收稅了;再説救濟近似僥幸,下吏作弊,强者得到的多,弱者得到的少,即使刀鋸的刑罰擺在面前也不能禁止。以此成爲二害。災禍之鄉,所缺乏的是糧食,其他物産仍在,低價出售糧食,交换他們的雜貨,依靠人力,轉運到富饒地區,或者官府自己取用,就會使國家收入不缺乏;多出售菽粟,放開賣糧運送,散入村閭,貧民致力農耕,不能到集市交易,輾轉相互分沾好處,自然免去饑荒,不須等待命令驅使。以此成爲二勝。劉晏又推行常平法,豐年則高價收取,饑年則低價售出,大約各州常常儲米三百萬斛。這難道不是所説的有功於國家的人嗎!"

元琇

琇後以尚書右丞判度支,國無横斂而軍旅濟。爲韓滉所惡,貶雷州司户參軍。坐私入廣州,賜死。腆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封聞喜縣公。衡歷户部侍郎。

元琇後來以尚書右丞判度支,國家没有横徵暴斂而且軍需富足。他被韓滉所憎惡,貶任雷州司户參軍。因私入廣州獲罪,賜死。裴腆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封聞喜縣公。李衡任户部侍郎。

包佶

佶,字幼正,潤州延陵人。父

包佶,字幼正,潤州延陵人。父親包融,

融，集賢院學士，與賀知章、張旭、張若虛有名當時，號“吴中四士”。

佶擢進士第，累官諫議大夫。坐善元載，貶嶺南。晏奏起爲汴東兩税使。晏罷，以佶充諸道鹽鐵輕貨錢物使，遷刑部侍郎，改秘書監，封丹陽郡公。

任集賢院學士，與賀知章、張旭、張若虛在當時很著名，號稱“吴中四士”。

包佶考中進士科，幾次升任諫議大夫。因與元載友好獲罪，貶到嶺南。劉晏上奏起用他爲汴東兩税使。劉晏罷相，以包佶充任諸道鹽鐵輕貨錢物使，升任刑部侍郎，改任秘書監，封丹陽郡公。

盧徵

徵，幽州人。晏薦爲殿中侍御史。晏得罪，貶珍州司户參軍。元琇判度支，薦爲員外郎。琇得罪，貶秀州長史，三遷給事中。户部侍郎竇參善之，方倚以代己，會同州刺史缺，參請用尚書左丞趙憬，德宗惡參，欲間其腹心，更用徵爲之。久乃徙華州，厚結權近，冀進用。同、華地迫而貧，所獻嘗穀陋，至徵厚賦斂，有所奉入，輒加常數，人不堪其求。

盧徵，幽州人。劉晏推薦他任殿中侍御史。劉晏獲罪，盧徵被貶爲珍州司户參軍。元琇主管度支，推薦他任員外郎。元琇獲罪，貶他爲秀州長史，三次升任給事中。户部侍郎竇參待他友好，正要依靠他替代自己的職務，適逢同州刺史空缺，竇參請求任用尚書左丞趙憬，德宗憎惡竇參，想要間隔他的心腹，改用盧徵擔任。很久以後盧徵纔調任到華州，他深交權貴近臣，希望得到進用。同、華地區狹窄而且貧困，所貢獻的衹有乾癟粗陋的糧食，盧徵到任後多收賦税，一有奉入，便增加平常的數目，人們忍受不了他的苛求。

李若初

若初者，事晏爲冗職，包佶稱之。歷太康令，勸刺史李芃斂羨錢，交權倖，芃厚遇之。累遷浙東觀察使。代王緯爲浙西觀察、諸道鹽鐵使。時天下錢少貨輕，州縣禁錢不出境，商賈不通。若初始奏縱錢以起萬貨，詔可。而持剛檢下，吏民畏服。卒，贈禮部尚書。

李若初，侍奉劉晏任散職，包佶稱贊他。歷任太康令，勸刺史李芃收聚盈餘財錢，交給權貴，李芃以厚禮相待他。李若初幾次升任浙東觀察使。代王緯爲浙西觀察、諸道鹽鐵使。當時天下錢少貨賤，州縣禁止財錢不許出境，商賈不能往來。李若初開始上奏放開錢幣流通以抬高天下貨物的價值，皇帝下詔同意。李若初以嚴正約束部下，吏民畏懼順從。去世，追贈禮部尚書。

劉濛

宗經終給事中、華州刺史。

子濛，字仁澤。舉進士，累官度支郎中。會昌初，擢給事中。以材爲宰相李德裕所知。時回鶻衰，朝廷經略河、湟，建遣濛按邊，調兵械糧餉，爲宣慰靈夏以北党項使。始議造木牛運。宣宗立，德裕得罪，濛貶朗州刺史，終大理卿。

劉宗經官位終於給事中、華州刺史。

劉宗經的兒子劉濛，字仁澤。考中進士科，幾次升任爲度支郎中。會昌初年，升任給事中。因有才能爲宰相李德裕所知遇。當時回鶻衰落，朝廷謀劃恢復河、湟地區，建議派遣劉濛按察邊防，調運兵械糧餉，爲宣慰靈夏以北党項使。開始商議製造木牛運輸。宣宗即位，李德裕獲罪，劉濛貶任朗州刺史，官位終於大理卿。

劉暹

晏兄暹，爲汾州刺史。天資疾惡，所至以方直爲觀察使所畏。建中末，召爲御史大夫。宰相盧杞憚其嚴，更薦前河南尹于頎代之。暹終潮州刺史。

劉晏的兄長劉暹，任汾州刺史。天性疾惡如仇，所到之處因正直而爲觀察使敬畏。建中末年，召入任御史大夫。宰相盧杞害怕他的嚴正，重新推薦前河南尹于頎替代他的職務。劉暹官位終於潮州刺史。

于頎

頎，字休明，河南人。初爲京兆士曹參軍，尹史翽器之。翽鎮山南東道，表爲判官。翽死亂兵手，頎挺出收葬之，時稱其誼。累遷京兆尹，任機譎，爲政煩碎無大體，元載昵厚之。載得罪，出鄭州刺史，徙河南尹，以佞柔，故得爲大夫。三遷工部尚書，入朝，仆金吾仗下，御史劾之，以太子少師致仕，卒。

于頎，字休明，河南人。最初任京兆士曹參軍，京兆尹史翽器重他。史翽鎮守山南東道，上表推薦他爲判官。史翽死於亂兵手中，于頎挺身而出收葬了他，當時人都稱贊他注重友誼。幾次升任爲京兆尹，他放任機巧詭詐，爲政煩碎没有要領，元載親昵厚待他。元載獲罪，于頎出任鄭州刺史，調任河南尹，因逢迎温順的緣故，得以擔任御史大夫。三次升任工部尚書，入殿朝見皇帝，跌倒在金吾杖下，御史彈劾他，以太子少師退休，去世。

劉潼

暹孫潼，字子固。擢進士第，杜悰判度支，表爲巡官，累遷祠部郎中。大中初，討党項羌，軍食乏，宰相欲以潼爲使，難其遣。潼見宰相曰："上念邊餽，議遣使，潼畏不稱耳，安敢憚行？"遂命爲供軍使。會復河、湟，調師屯守，以潼判度支河、湟供軍案。

劉暹的孫子劉潼，字子固。考中進士科，杜悰判度支，上表推薦他爲巡官，幾次升任祠部郎中。大中初年，討伐党項羌，軍糧缺乏，宰相想任劉潼爲使，不好意思派遣。劉潼拜見宰相説："皇上挂念邊軍糧餉，提議派遣使者，劉潼祇怕不勝任，哪敢害怕出行？"於是任命他爲供軍使。正值收復河、湟地區，調軍隊駐守，以劉潼主管度支河、湟供軍案。

歷京兆少尹。山南有劇賊，依山爲剽，宣宗怒，欲討之，宰相崔鉉曰："此陛下赤子，迫於飢寒，弄兵山谷間，不足討，請遣使喻釋之。"詔潼馳往。潼挺身直叩其壘曰："有詔赦爾罪。"盗皆列拜，約潼就館而降。會山南節度使封敖遣兵擊賊，潼罷歸。

劉潼歷任京兆少尹。山南有强賊，依憑山谷搶掠，宣宗憤怒，準備討伐他們，宰相崔鉉説："這些人都是陛下的赤子，爲飢寒所逼迫，在山谷間大動干戈，不足以討伐，請求派遣使者勸諭原諒他們。"下詔劉潼迅速前往。劉潼挺身直接叩敲盗賊的營壘説："有詔書赦免你們的罪行。"盗賊都列隊拜謝，相約劉潼在客館投降。正值山南節度使封敖派兵擊賊，劉潼罷使返回。

數陳邊事，擢右諫議大夫。出爲朔方、靈武節度使。坐累貶鄭州刺史，改湖南觀察使。召爲左散騎常侍。拜昭義節度使，徙河東，又徙西川。時李福討南詔，兵不利，潼至，

劉潼多次陳述邊防之事，升任右諫議大夫。出任朔方、靈武節度使。受牽連獲罪貶任鄭州刺史，改任湖南觀察使。召入任左散騎常侍。又任昭義節度使，調任到河東，又調任到西川。當時李福討伐南詔，交戰失利，劉潼到來，用恩信鎮

填以恩信，蠻皆如約。六姓蠻持兩端，為南詔間候。有卑籠部落者請討之，潼因出兵襲擊，俘五千人。南詔大懼，自是不敢犯邊。以功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卒，贈司空。

撫，南蠻都遵從約束。六姓蠻持模棱兩可的態度，作爲南詔的間諜而偵察。有卑籠部落的人請求討伐他們，劉潼便出兵襲擊，俘獲五千人。南詔大爲恐懼，從此不敢侵犯邊界。劉潼因功加授檢校尚書右僕射。去世，追贈司空。

第五琦

第五琦，字禹珪，京兆長安人。少以吏幹進，頗能言强國富民術。天寶中，事韋堅。堅敗，不得調。久之，為須江丞，太守賀蘭進明才之。安禄山反，進明徙北海，奏琦為録事參軍事。時賊已陷河間、信都，進明未戰，玄宗怒，遣使封刀趣之，曰："不亟進兵，即斬首。"進明懼，不知所出。琦勸厚以財募勇士，出賊不意。如其計，復收所陷郡。

第五琦，字禹珪，京兆長安人。年輕時以善於吏治進用，很能談論强國富民的方法。天寶年間，爲韋堅的部下。韋堅敗落，第五琦不得調任。很長時間後，任須江丞，太守賀蘭進明看重他的才能。安禄山反叛，賀蘭進明調任到北海，上奏推薦第五琦任録事參軍事。當時叛賊已經攻陷河間、信都，賀蘭進明没有交戰，玄宗憤怒，派使者拿着封刀催促他，説："不迅速進兵，立即斬首。"賀蘭進明恐懼，不知怎樣出擊。第五琦勸他多用財錢招募勇士，出其不意攻擊叛賊。賀蘭進明依照他的計策，又收復了淪陷的郡城。

肅宗駐彭原，進明遣琦奏事，既謁見，即陳："今之急在兵，兵强弱在賦，賦所出以江淮為淵。若假臣一職，請悉東南寶貨，飛餉函、洛，惟陛下命。"帝悦，拜監察御史、句當江淮租庸使。遷司虞員外郎、河南等五道支度使。遷司金郎中，兼侍御史、諸道鹽鐵鑄錢使。鹽鐵名使，自琦始。進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當軍興，隨事趣辦，人不益賦而用以饒，於是遷户部侍郎、判度支，河南等道支度、轉運、租庸、鹽鐵、鑄錢、司農、太府出納、山南東西、江西、淮南館驛等使。乾元二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肅宗停駐彭原，賀蘭進明派遣第五琦前往蜀中奏事，謁見玄宗以後，第五琦便説："如今當務之急在於軍隊，軍隊的强弱在於賦税，賦税所出以江淮爲淵源。如果給臣一個使職，可以徵收東南的全部財寶，迅速運送到函、洛，陛下衹管下令調用。"皇帝很高興，授任第五琦爲監察御史、充任江淮租庸使。升任司虞員外郎、河南等五道支度使。升任司金郎中，兼侍御史、諸道鹽鐵鑄錢使。鹽鐵稱使，從第五琦開始。進升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正當興兵作戰之時，第五琦隨着軍事迅速辦理，人們不增加賦税而費用富足，因此他升任户部侍郎、主管度支，河南等道支度、轉運、租庸、鹽鐵、鑄錢、司農、太府出納、山南東西、江西、淮南館驛等使。乾元二年，進升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初，琦請鑄乾元重寶錢，以一代十。既當國，又鑄重規，一代五十。會物價騰踊，餓饉相望，議者以為非是，詔貶忠州長史。會有告琦納金者，遣御史馳按，琦辭曰："位宰相，可自持金邪？若付受有狀，請歸罪有司。"御史不曉，以為具服，獄上之，

起初，第五琦請求鑄造乾元重實錢，以一代十。任宰相以後，又鑄造重規錢，以一代五十。正值物價急劇猛漲，饑饉相望，參議者認爲這樣做不對，下詔貶任第五琦爲忠州長史。恰巧有人控告第五琦收納金錢，朝廷派遣御史追趕去審查。第五琦辯解説："我位居宰相，能自己收納金錢嗎？如果其中交付和接受都有事實，我情願

遂長流夷州。

寶應初，起爲朗州刺史，有異政，拜太子賓客。吐蕃盜京師，郭子儀表爲糧料使，兼御史大夫、關內元帥副使。改京兆尹。俄加判度支、鑄錢、鹽鐵、轉運、常平等使。累封扶風郡公。復以户部侍郎兼京兆尹。坐與魚朝恩善，貶括州刺史。徙饒、湖二州。復爲太子賓客、東都留守。德宗素聞其才，將復用，召之。會卒，年七十一，贈太子少保。

子峰、婦鄭，皆以孝著，表闕于門。

返回到有關部門請罪。”御史不明理，以爲他承認了罪行，結案奏上，於是長流第五琦在夷州。

寶應初年，起用第五琦爲朗州刺史，有特別政績，授任太子賓客。吐蕃搶占京城，郭子儀上表推薦他爲糧料使，兼御史大夫、關內元帥副使。改任京兆尹。不久加授主管度支、鑄錢、鹽鐵、轉運、常平等使。幾次進爵封扶風郡公。又以户部侍郎兼任京兆尹。因與魚朝恩友好獲罪，貶任括州刺史。調任饒、湖二州刺史。又任太子賓客、東都留守。德宗平時聽說他有才能，要重新任用，徵召他。時逢第五琦去世，終年七十一歲，追贈太子少保。

第五琦的兒子第五峰，妻鄭氏，都以孝道聞名，朝廷在他的門前立闕表彰。

班宏

班宏，衛州汲人。父景倩，國子祭酒，以儒名家。

宏，天寶中擢進士第，調右司禦胄曹參軍。高適鎮劍南，表爲觀察判官。青城人以左道惑衆，謀作亂。事覺，誣引屯將規緩死，衆凶懼，宏驗治，即殺之，人心大安。郭英乂代適，表雒令，以病解。

班宏，衛州汲人，父親班景倩，任國子祭酒，以儒學聞名。

班宏，天寶年間考中進士科，調任右司禦胄曹參軍。高適鎮守劍南，上表推薦他爲觀察判官。青城人以邪道惑衆，陰謀作亂。事情被發覺，便誣賴屯駐將領企圖減緩死罪，衆人非常恐懼，班宏審驗治罪，很快殺了謀亂者，人心大安。郭英乂替代高適，上表推薦他爲雒令，他因病離職。

大曆中，擢起居舍人，四遷給事中。李寶臣死，子惟岳匿喪求節度，帝遣宏使成德喻其軍，惟岳厚獻遺，宏不納，還報稱旨，擢刑部侍郎、京官考使。右僕射崔寧署兵部侍郎劉迺爲上下考，宏不從，曰：“今軍在節度，雖有尺籍伍符，省署不校也。夫上多虛美，則下趨競；上阿容，則下朋黨。”因削之。迺聞，謝曰：“敢掠一美以邀二罪乎？”進吏部侍郎。

大曆年間，班宏升任起居舍人，四次升任給事中。李寶臣死去，他的兒子李惟岳秘隱喪事希求節度使職務，皇帝派遣班宏出使成德軍宣慰那裏的軍士，李惟岳重獻賄賂，班宏不接納，回報符合旨意，升任刑部侍郎、京官考使。右僕射崔寧考核兵部侍郎劉迺爲上下等，班宏不同意，説：“如今軍隊在節度使手裏，即使有記載軍功、軍令的簿籍和軍士中各伍互相作保的守則，中央官署不能考核。大凡上面多虛美，那麼下面便競相趨附；上面阿諛求容，那麼下面便結朋樹黨。”於是削去劉迺的考核成績。劉迺聽説後，道謝説：“我怎敢掠取一美以招致二罪呢？”班宏進升吏部侍郎。

貞元初，仍旱蝗，賦調益急，以户部侍郎副度支使韓滉。俄而竇參當

貞元初年，旱災蝗災頻繁，賦調更加急切，班宏以户部侍郎任度支使韓滉的副使。不久竇參

國，代滉使。而參任大理司直時，宏已爲刑部侍郎。德宗以宏熟天下計，故進宏尚書副參，且曰："朕藉宰相重，而衆務一委卿，無庸辭。"參亦以宏素貴，私謂曰："閱歲當歸使於公。"宏喜。後參胖自安，不念前語。宏剛愎，以參欺己，議事稍不合。揚子院，鹽鐵轉運之委藏也，宏任御史中丞徐粲主之，粲以賄聞，參議所代，宏固不可。參選諸院吏，未始訪宏，宏數條參所用吏過惡以聞，輒留中。無何，參以使勞，加吏部尚書，而封宏蕭國公。恨參以虛寵加己，銜之。每制旨有所營建，必極瑰麗，親程役，媚結權嬖以傾參。

任宰相，替代韓滉的使職。以前竇參任大理司直時，班宏已任刑部侍郎。德宗認爲班宏熟悉天下財賦，因此進升班宏爲户部尚書輔助竇參，并且說："朕依靠宰相的重名，而各種事務全都委托給卿，不要推辭。"竇參也因班宏早已顯貴，私下對他說："一年之後應當將度支使歸還給你。"班宏很高興。後來竇參恣肆自安，不記得以前說的話。班宏剛愎自用，因爲竇參欺騙了自己，議論和處理事務漸漸與竇參不合。揚子院，是鹽鐵轉運的聚藏所，班宏任用御史中丞徐粲主管它，徐粲因爲賄賂的事情暴露，竇參提議撤換他，班宏堅决不同意。竇參選用各院官吏，不曾徵詢班宏的意見，班宏分條列舉竇參所任用官吏的過失上報，往往被扣留朝中不被答覆。不久，竇參以使職的功勞，加任吏部尚書，封班宏爲蕭國公。班宏怨恨竇參把虛榮加給自己，懷恨在心。每當奉詔有所營建，班宏必定要修造得極其壯麗，親自管理工役，諂媚巴結權貴嬖幸以圖傾覆竇參。

張滂先善於宏，薦爲司農少卿。及參欲滂分掌江、淮鹽鐵，宏以滂疾惡，且以法繩粲，因謬曰："滂强戾不可用。"滂聞，不喜。久之，參知帝遇己薄，乃讓使，然不欲宏專，問策於京兆尹薛珏，珏曰："滂與宏交惡，而滂剛决。若分鹽鐵轉運，必能制宏。"參遂薦滂爲户部侍郎、鹽鐵轉運使，而以宏判度支，分滂關内、河東、劍南、山南西道鹽鐵轉運隸宏，以悦其意。又還江淮兩税，置巡院官，令宏、滂共差擇。滂欲得簿最，宏不與。及署院官，更持可否不能定，處處官乏不補。滂奏言："臣職不修，無逃死，如國家大計何?"由是有詔分掌。宏見宰相辭曰："宏主漕，歲得江、淮米五十萬斛，前年至七十萬。今職移於人，敢請罪。"滂在側儳曰："公所言非也。朝廷不奪公職，乃公喪官緡，縱奸吏，自取咎爾。凡爲度支使，不一歲家輒巨

張滂起先與班宏友好，班宏推薦他爲司農少卿。等到竇參想要任用張滂分掌江、淮鹽鐵時，班宏因張滂疾恨邪惡，將會對徐粲繩之以法，因此胡說："張滂强暴不可任用。"張滂聽說後，不高興。很久，竇參知道皇帝對待自己疏遠了，便辭讓使職，但不想讓班宏專掌，向京兆尹薛珏詢問計策，薛珏說："張滂與班宏交情不好，而張滂剛强果斷。如果分掌鹽鐵轉運，必定能牽制班宏。"竇參便推薦張滂爲户部侍郎、鹽鐵轉運使，而以班宏主管度支，分張滂的關内、河東、劍南、山南西道鹽鐵轉運隸屬班宏，以取悦班宏。又交還江淮兩税，設巡院官，命令班宏、張滂共同選用官吏。張滂想要得到賬務出納文書，班宏不給。等到任用院官時，兩人相持不同意見而不能决定，每處的缺官都不能補任。張滂上奏說："臣任職不能整治，不可逃脱死罪，但國家大計怎麽辦呢?"由此皇帝下詔張滂分掌使職。班宏拜見宰相對他們說："班宏主持漕運，每年得到江、淮米五十萬斛，前年達到七十萬。如今職務轉交他人，冒昧請問我有何罪。"張滂在一旁忿然說："公所說的不對。朝廷并未削奪公的

億，僮馬産第侈王公，非盗縣官財何以然？上既知之，故令滂分掌。令公無乃歸怨上乎？”宏不答，於是移病歸第。宰相白其狀，詔許如劉晏、韓滉故事，以東都、河南、淮南、江南、山南東道兩税，滂主之，東渭橋以東巡院隸焉；關内、河東、劍南、山南西道宏主之。滂至揚州，乃窮劾粲，悉發其贓至巨萬，徙死嶺表。

職務，是因爲公損失官府財錢，放縱奸吏，自取罪過罷了。凡是任度支使的人，不到一年家裏就有億萬，僮僕車馬田産宅第多比王公，不是盗取朝廷財錢怎能這樣？皇上已經知道了這些，所以叫我張滂分掌使職。如今公豈不是歸怨於皇上嗎？”班宏不回答，於是稱病歸家。宰相將情况告訴皇帝，下詔允許按照劉晏、韓滉的舊例，把東都、河南、淮南、江南、山南東道的兩税，交由張滂主持，東渭橋以東的巡院隸屬其中；關内、河東、劍南、山南西道由班宏主持。張滂到達揚州，便竭力審查徐粲，搜出全部貪贓財物多達巨萬，徐粲被流放死在嶺表。

宏清絜勤力，晨入官署夕而出，吏不堪其勞，而己益恭。參得罪，宏爲有力。卒，年七十三，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敬。後二年，滂亦罷爲衛尉卿。

班宏清廉勤勉，早晨進入官署晚上纔出來，下吏都不堪忍受這樣勞累，而他自己更加敬業。竇參獲罪，班宏出力很大。他去世時，終年七十三歲，追贈尚書右僕射，謚號敬。二年以後，張滂也罷免使職任衛尉卿。

王紹

王紹，本名純，避憲宗諱改焉。自太原徙京兆之萬年。父端，第進士，有名天寶間，與柳芳、陸據、殷寅友善。據嘗言：“端之莊，芳之辯，寅之介，可以名世。”終工部員外郎。

王紹，本名叫純，避憲宗名諱改爲紹。從太原遷居京兆的萬年。父親王端，考中進士科，在天寶年間有名，與柳芳、陸據、殷寅友好。陸據曾經説：“王端的莊嚴，柳芳的善辯，殷寅的耿直，可以聞名於世。”官位終於工部員外郎。

紹少爲顔真卿所器，字之曰德素，奏爲武康尉。再佐蕭復府。包佶領租庸、鹽鐵使，署判官。時李希烈阻兵江淮，輸物留梗，乃徙餉道自潁入汴。紹及關，德宗已西狩，乃督輕貨趣間道走洋州。紹先見行在，帝勞之曰：“吾軍乏春服，朕且衣裘，奈何？”紹流涕曰：“佶遣臣貢奉，無慮五十萬，當即至。”帝曰：“道回遠，經費方急，何可望邪？”後五日繼至，由是紓難。遷倉部員外郎。

王紹年輕時爲顔真卿所器重，爲他起字叫德素，上奏推薦他任武康尉。又在蕭復州府爲佐吏。包佶任租庸、鹽鐵使，任用他爲判官。當時李希烈擁兵江淮，轉運物資艱難，王紹便改變運輸路綫從潁進入汴。王紹到京城，德宗已經西行，王紹便督促輕貨抄小道去洋州。王紹先到皇帝停駐的地方謁見，皇帝慰勞他説：“我軍缺乏春服，朕還穿着皮衣，怎麽辦？”王紹流着眼淚説：“包佶派臣貢奉，大略有五十萬，可以立即運到。”皇帝説：“道路紆曲漫遠，經費正急，怎麽可以指望呢？”五天以後財貨相繼運到，由此緩解困難，升任王紹爲倉部員外郎。

是時，兵旱無年，詔户部收闕官俸、税茶及無名錢，以修荒政。紹由員外郎判務，遷户部、兵部郎中，皆專領。進户部侍郎，判度支，頃之遷

這時，是兵亂旱災的荒年，下詔户部收回缺員官吏的俸禄、徵收茶税以及無名錢，以整治荒廢的政令。王紹由員外郎判務，升任户部郎中、兵部郎中，都是專一掌管。進升户部侍郎，判度

尚書。德宗臨御久，益不假借宰相，自竇參、陸贄斥罷，中書取充位，惟紹謹密，眷待殊厚。主計凡八年，每政事多所關訪，紹亦未嘗一言漏于人。

支，很快升任户部尚書。德宗在位時間長了，越發不依靠宰相，自從竇參、陸贄貶逐罷免，宰相不過備位罷了，祇有王紹謹密，受到恩遇特別厚重。他主持財賦共八年，皇帝每有政事多去訪問，王紹也不曾向别人泄漏過一句話。

順宗立，王叔文奪其權，拜兵部尚書，出爲東都留守。元和初，檢校尚書右僕射，爲武寧軍節度使，復以濠、泗二州隸其軍。自張愔後，兵驕難治，紹蒐輯軍政，推誠示人，裨將安進達、唐重靖謀亂，紹以計取之，出家貲賞士，舉軍安賴。復拜兵部尚書，判户部。卒，年七十二，贈右僕射，謚曰敬。

順宗即位，王叔文奪了王紹的權，授任兵部尚書，出任東都留守。元和初年，檢校尚書右僕射，任武寧軍節度使，又把濠、泗二州隸屬其軍。自張愔以後，士兵驕横難以治理，王紹修整軍政，推誠示人，裨將安進達、唐重靖陰謀作亂，王紹用計謀捕獲了他們，拿出家中資財犒賞士兵，全軍安定信賴。再次授任王紹爲兵部尚書，判户部。去世，終年七十二歲，追贈右僕射，謚號敬。

李巽

李巽，字令叔，趙州贊皇人。以明經補華州參軍事，舉拔萃，授鄠尉。進累左司郎中、常州刺史，召拜給事中，出爲湖南觀察使。貞元五年，徙江西。巽鋭於爲治，持下以法，察無遺私，吏不敢少紿。順宗立，擢兵部侍郎。杜佑表爲鹽鐵、轉運副使，俄代佑。使任自劉晏後，職廢不振，賦入朘耗。巽莅職一年，較所入如晏最多之年，明年過之，又明年，增百八十萬緡。再遷吏部尚書。

李巽，字令叔，趙州贊皇人。因考中明經科補任華州參軍事，考中拔萃科，授任鄠尉。幾次進升後任左司郎中、常州刺史，召入授任給事中，出任湖南觀察使。貞元五年，調任江西觀察使。李巽鋭意治理，依法制約部下，督察無私情，下吏不敢稍有欺詐。順宗即位，李巽升任兵部侍郎。杜佑上表推薦他爲鹽鐵、轉運副使，不久替代杜佑。鹽鐵轉運使一職自劉晏以後，職責鬆弛不振，賦税收入減少。李巽任職一年，計算收入正如劉晏收入最多的一年。第二年又超過這個數目，第三年，增加了一百八十萬緡。兩次升任吏部尚書。

天資長於吏事，至治家，亦句檢案牘簿書如公府。吏有過，秋毫無所縱，股栗脅息，常如與巽對。程异坐王叔文廢，巽特薦引之。异之計較精於巽，故巽能善職，蓋有助云。元和四年疾革，郎官省候，巽言不及病，但與商校程課功利。是夕卒，年六十三，贈尚書右僕射。

李巽天資擅長吏治，以至在家裏，仍然檢索文書簿籍如同在官府一樣。小吏有過失，絲毫不予寬容，戰栗恐懼，經常像面對着李巽一樣。程异因依附王叔文獲罪免官，李巽特地推薦任用他。程异的計算又精於李巽，因此李巽能稱職，原本有程异的輔助。元和四年病危，郎官探望，李巽不談及病情，祇與他們商計課税功利。這天晚上去世，終年六十三歲，追贈尚書右僕射。

巽爲人忌刻校怨，在江西，有所憎恨輒殺之。始，竇參爲相，出巽常州，促其行。及參貶郴州，巽時觀察湖南，宣武節度使劉士寧致絹數千

李巽忌妒别人的才能而且計較怨恨，在江西時，有所憎恨的人便殺掉。開始，竇參任宰相，使李巽出京任常州刺史，催促他出發。竇參貶到郴州後，李巽此時任湖南觀察使，宣武節度使劉

匹於參，巽即劾參交通藩鎮，以怒德宗，遂殺參云。

士寧送了數千匹絹給竇參，李巽便彈劾竇參勾結藩鎮，用來激怒德宗，於是殺掉了竇參。

贊曰：生人之本，食與貨而已。知所以取，人不怨；知所以予，人不乏。道御之而王，權用之而霸，古今一也。劉晏因平準法，斡山海，排商賈，制萬物低昂，常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雖拏兵數十年，斂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償而振，晏有勞焉，可謂知取予矣。其經晏辟署者，皆用材顯，循其法，亦能富國云。

贊曰：使人生存的根本，是糧食與財貨而已。知道怎樣收取，人們不報怨；知道怎樣給予，人們不困乏。以道統治可以爲王，以權役使可以稱霸，古今是一樣的道理。劉晏依靠平準法，轉運山海物産，排擠商人買賣，控制萬種財物價格的高低，時常操持天下贏餘資財，用以輔助軍事費用。雖然紛亂戰争數十年，税收不轉嫁到百姓身上而且用度充足。唐朝中期倒覆而又振興，劉晏有功勞啊，可以説是懂得收取和給予的方法了。那些經過劉晏徵召任用的人，都因才幹而顯名，遵循他的方法，也能够使國家富强。

唐書卷一百五十

列傳第七十五

李常趙崔齊盧列傳

李揆

李揆，字端卿，系出隴西，爲冠族，去客滎陽。祖玄道，爲文學館學士。父成裕，秘書監。

揆性警敏，善文章。開元末，擢進士第，補陳留尉。獻書闕下，試中書，遷右拾遺，再轉起居郎，知宗子表疏，以考功郎中知制誥。扈狩劍南，拜中書舍人。

乾元二年，宗室請上皇后號曰"翊聖"。肅宗問揆，對曰："前代后妃，終則有謚，景龍不君，韋氏專恣，乃稱翊聖。今陛下動遵典禮，奈何踵其亂哉?"帝驚曰："幾誤我家事。"遂止。后即張氏，有子數歲，欲立爲太子，而帝意未决。時代宗以封成王，帝從容語揆曰："成王長，有功，將定太子，卿意謂何?"揆曰："陛下此言，社稷福也。"因再拜賀。帝曰："朕計决矣。"

俄兼禮部侍郎。揆病取士不考實，徒露搜索禁所挾，而迂學陋生，葄枕圖史，且不能自措于詞，乃大陳書廷中，進諸儒約曰："上選士，弟務得才，可盡所欲言。"由是人人稱美。未卒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修國史，封姑臧縣伯。揆美風儀，善奏對，帝嘆曰："卿門地、

李揆，字端卿，祖籍本出自隴西，是顯貴的豪門大族，離開隴西後客居滎陽。祖父李玄道，爲文學館學士。父親李成裕，任秘書監。

李揆生性機敏，擅長寫文章。開元末年，考中進士科，補任陳留尉。獻書朝廷，在中書省參加考試，升任右拾遺，兩次改任做到起居郎，執掌宗室子弟的表疏，以考功郎中身份參預起草制誥。隨從皇帝到劍南，授任中書舍人。

乾元二年，宗室人請求給皇后上尊號叫"翊聖"。肅宗徵詢李揆，他回答説："前代后妃，去世後有謚號，景龍時中宗有失國君的大體，韋氏專横，纔稱翊聖。現在陛下行動遵循典禮，爲何重蹈亂政呢?"皇帝震驚道："差點壞了我的家事。"於是作罷。皇后即張氏，有個兒子纔幾歲，就想立爲太子，皇帝主意没定。當時代宗已封成王，皇上委婉地對李揆説："成王年長，且有功勞，準備定爲太子，卿的意見如何?"李揆説："陛下能説出此話，是社稷的福分。"因此拜了兩拜向皇帝道賀。皇帝説："朕主意已定。"

不久李揆兼任禮部侍郎。李揆看到當時取士不考查實際才能，衹是考場中嚴厲搜索禁止挾帶，而迂腐的學生，衹是背靠頭枕着圖書史籍，連自行措詞發揮都不可能這種弊病，於是就在殿廷中陳列出大量書籍，把各位儒生約到跟前説："皇上選士，衹是求取人才，各位可暢所欲言。"因此人人稱贊。取士之事尚未結束，又授任他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修國史，封姑臧

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信朝廷羽儀乎!”故時稱三絶。於是京師多盗，至驂衢殺人，尸溝中，吏褫氣。李輔國方横，請選羽林騎五百，備徼捕。揆曰:“漢以南、北軍相統攝，故周勃因南軍入北軍，以安劉氏。本朝置南、北衙，文武區别，更相檢伺。今以羽林代金吾，忽有非常，何以制之!”輔國議格。

縣伯。李揆儀表堂堂有風度，擅長奏對，皇帝贊嘆道:“卿門第、人才、文學在當世都居第一，確實是朝廷的棟梁啊!”因此時人稱他爲三絶。這時京城多盗賊，以致在交通大道就敢殺人，將尸體抛進溝中，官吏喪膽。李輔國此時正跋扈當權，請求挑選五百人做羽林騎兵，以備巡邏捕盗。李揆説:“漢朝用南、北兩軍相互統攝，因此周勃從南軍入北軍，得以安定劉氏。本朝設置南、北衙，文武區别，互相監督。現在却要用羽林代替金吾，一旦有非常緊急之事，拿什麽來控制呢!”李輔國的建議被阻止。

揆决事明當，然鋭於進，且近名。兄楷，有時稱，滯冗官不得遷。吕諲政事出揆遠甚，以故宰相鎮荆南，治聲尤高。揆懼復用，遣吏至諲所，構抉過失，諲密訴諸朝。帝怒，貶揆袁州長史。不三日，以楷爲司門員外郎。揆累年乃徙歙州刺史。

李揆處理事情明確妥當，但鋭意謀取高位，而且追求名望。兄長李楷，在當時受到稱道，却長期滯留爲散官不能提升。吕諲處理政事的能力比李揆强出很多，以前任宰相的身份鎮守荆南，政績與聲譽更加提高。李揆怕他再被任用，派官吏到吕諲的治所，挑剔且捏造出他的過失，吕諲暗中向朝廷申訴。皇帝大怒，貶李揆爲袁州長史。不到三天，任命李楷爲司門員外郎。李揆多年後纔又升任爲歙州刺史。

初，苗晉卿數薦元載，揆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士不見用，獐頭鼠目子乃求官邪?”載聞，銜之。及秉政，奏揆試秘書監，江淮養疾。家百口，貧無禄，丐食取給，牧守稍厭恩，則去之，流落凡十六年。載誅，始拜睦州刺史。入爲國子祭酒、禮部尚書。

起初，苗晉卿多次推薦元載，李揆輕視元載出身寒門，對苗晉卿説:“出身高貴的人才還未被重用，獐頭鼠目的小人還求做官嗎?”元載聽説後，對他懷恨在心。等到執政之後，上奏命李揆任秘書監，去江淮養病。家人百口，貧窮又没有俸禄，靠到各地求食度日，牧守稍感到厭煩，就將他攆走，流落了一共十六年。元載被誅殺後，方纔授任他爲睦州刺史。召入朝廷任國子祭酒、禮部尚書。

德宗幸山南，揆素爲盧杞所惡，用爲入蕃會盟使，拜尚書左僕射。揆辭老，恐死道路，不能達命，帝惻然。杞曰:“和戎者，當練朝廷事，非揆不可。異時年少揆者不敢辭。”揆至蕃，酋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留，因紿之曰:“彼李揆，安肯來邪?”還卒鳳州，年七十四，贈司空，謚曰恭。

德宗出走山南，盧杞又歷來厭惡李揆，任他爲入蕃會盟使，授任尚書左僕射。李揆以年老推辭，怕死在路上，不能完成使命，皇帝感傷。盧杞説:“和戎之人，應熟悉朝廷事務，非李揆不可。衹有這樣以後比李揆年齡小的人纔不敢再推辭。”李揆到達蕃地，酋長説:“聽説唐朝有位第一人李揆，公是不是?”李揆怕被留下，就騙他説:“那個李揆，怎肯來呢?”回朝時死在鳳州，時年七十四歲，追贈爲司空，謚號爲恭。

常衮

常衮，京兆人，天寶末，及進士第。性狷潔，不妄交游。由太子正字，累爲中書舍人。文采贍蔚，長於應用，譽重一時。魚朝恩賴寵，兼判國子監。衮奏："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臣領職。"始，回紇有戰功者，得留京師，虜性易驕，後乃創邸第、佛祠，或伏甲其間，數出中渭橋，與軍人格鬥，奪含光門魚契走城外。衮建言："今西蕃盤桓境上，數入寇，若相連結，以乘無備，其變不細，請早圖之。"又天子誕日，諸道爭以侈麗奉獻，不則爲老子、浮屠解禱事。衮以爲："漢文帝還千里馬不用，晉武帝焚雉頭裘，宋高祖碎琥珀枕，是三主者，非有聰明大聖以致治安，謹身率下而已。今諸道饋獻，皆淫侈不急，而節度使、刺史非能男耕而女織者，類出於民，是斂怨以媚上也，請皆還之。今軍旅未寧，王畿户口十不一在，而諸祠寺寫經造像，焚幣埋玉，所以賞賚若比丘、道士、巫祝之流，歲巨萬計。陛下若以易芻粟，减貧民之賦，天下之福豈有量哉！"代宗嘉納。遷禮部侍郎。時宦者劉忠翼權震中外，涇原節度使馬璘爲帝寵任，有所干請，衮皆拒却。

常衮，京兆人，天寶末年，考中進士科。秉性喜歡潔身自好，不隨便與人交往。由太子正字多次提升任爲中書舍人。富有文采，擅長寫作應用文書，聲譽重於一時。魚朝恩仰仗皇帝恩寵，兼管國子監事務。常衮上奏説："太學這種重要位置，應用名儒任職，不應用宦官兼職。"開始，回紇中立有戰功的人，可以留在京城，虜人天性輕狂驕縱，後來他們又在京城建造府第、佛祠，有時還在裏面埋伏士兵，多次闖出中渭橋，與軍人打鬥，奪取含光門的魚契逃出城外。常衮建議説："現在西蕃逗留邊境，多次入侵，如果與京城的回紇相互聯合，乘我方無備襲擊，禍害不淺，請儘早解决這事。"又看到在天子過生日那天，各道爭相用奢侈華貴的東西進獻，否則就做老子、佛教的禱祭之事。常衮認爲："漢文帝歸還千里馬不用，晉武帝焚毁雉頭裘，宋高祖打碎琥珀枕，這三位君主，并非因爲具有聖人般的聰明纔達到天下大治，不過因爲能約束自身爲臣下作表率罷了。現在各道貢獻的物品，都是奢侈而且并不必要之物，而節度使、刺史自己并不會親自參預男耕女織的人，這些東西大都出自百姓，這是招徠民怨而取悦皇上啊，請皇上將它們全部歸還回去。現在軍隊尚未寧息，京郊近縣户口十不存一，而各個祠寺寫經造像，燒錢埋玉，用來賞賜給像比丘、道士、巫祝之類人的物品錢財，每年達幾萬貫錢。陛下如果拿這些錢來交换糧食，减輕貧民的賦税，天下之福怎可估量！"代宗贊賞并接受了這個建議。提升他任禮部侍郎。當時宦官劉忠翼權震内外，涇原節度使馬璘受到皇上寵遇，有所請托，常衮全部都加以拒絶。

元載死，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弘文、崇文館大學士，與楊綰同執政。綰長厚通可，而衮苛細，以清儉自賢。帝内重綰而顓任之，禮遇信愛，衮弗及也，每所恨忌。會綰卒，衮始當國。

元載死後，授任他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弘文、崇文館大學士，與楊綰一同執政。楊綰年長且爲人寬厚、通達大度，而常衮苛刻細緻，以清儉自居。皇帝内心器重楊綰并專用他，對他信任寵愛倍加禮遇，常衮比不上他，時常嫉恨。適值楊綰去世，常衮纔執政。

先是，百官俸寡狹，議增給之。時韓滉使度支，與衮皆任情輕重。滉

先前，百官俸禄很少，商議增發。當時韓滉任度支使，與常衮都依據私人感情的輕重區别對

惡國子司業張參，衮惡太子少詹事趙甚，皆少給之。太子文學爲洗馬副，衮姻家任文學者，其給乃在洗馬上。其騁私祟怨類此。故事，日出內厨食賜宰相家，可十人具，衮奏罷之。又將讓堂封，它宰相不從，乃止。政事堂北門，異時宰相過舍人院咨逮政事，至衮乃塞之，以示尊大。懲元載敗，窒賣官之路，然一切以公議格之，非文詞者皆擯不用，故世謂之"䵣伯"，以其䵣䵣無賢不肖之辨云。

衮爲相，散官纔朝議，而無封爵，郭子儀言于帝，遂加銀青光禄大夫，封河內郡公。德宗即位，衮奏貶崔祐甫爲河南少尹。帝怒，使與祐甫換秩，再貶潮州刺史。

建中初，楊炎輔政，起爲福建觀察使。始，閩人未知學，衮至，爲設鄉校，使作爲文章，親加講導，與爲客主鈞禮，觀游燕饗與焉，由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卒于官，年五十五，贈尚書左僕射。其後閩人春秋配享衮于學官云。

待。韓滉厭惡國子司業張參，常衮厭惡太子少詹事趙甚，都少發俸禄。太子文學爲洗馬的副職，常衮的親家擔任太子文學的，俸禄却在洗馬之上。他徇私泄恨大多如此。依照舊例，每日出自內厨賜給宰相家的食物，都够十人食用，常衮奏請停止供給。又想讓出宰相封邑，其他宰相不同意，方纔停廢。政事堂北門，過去宰相往往從這裏前去舍人院咨詢政事，到常衮時又堵塞上，以表示宰相的尊貴。有鑒於元載失敗的舊事，於是堵塞賣官之路，但又一切都用公論駁回，不是文學之士都擯棄不用，因此世人稱他作"䵣伯"，因他懵懵懂懂分不清好人壞人。

常衮任宰相時，散官官銜僅是朝議大夫，而且没有封爵，郭子儀禀告皇帝，於是加任他爲銀青光禄大夫，封爲河內郡公。德宗即位，常衮上奏貶崔祐甫爲河南少尹。皇帝惱怒，讓他與崔祐甫交換官位，又貶他爲潮州刺史。

建中初年，楊炎輔佐朝政，起用他任福建觀察使。當初，閩人不知學習，常衮到任後，爲他們設置鄉校，讓他們寫作文章，親自講授并加以指導，與他們作主客行對等之禮，游覽宴會他全都參預。因此風俗爲之一變，每年選送的貢士與內地等同。死在官任上，時年五十五歲，追贈尚書左僕射。從此以後閩人每年春秋都將常衮配祭於官學。

趙憬

趙憬，字退翁，渭州隴西人。曾祖仁本，仕爲吏部侍郎、同東西臺三品。

憬志行峻潔，不自衒賣。寶應中，方營泰、建二陵，用度廣，又吐蕃盜邊，天下荐饑，憬褐衣上疏，請殺禮從儉，士林嘆美。試江夏尉，佐諸使府，進太子舍人。母喪免，有芝生壤樹。建中初，擢水部員外郎。湖南觀察使李承表憬自副。承卒，遂代之。召還，闔門不與人交。李泌薦之，對殿中，占奏明辯，通古今，德宗欽悦，拜給事中。

趙憬，字退翁，渭州隴西人。曾祖趙仁本，官做到吏部侍郎、同東西臺三品。

趙憬性格孤傲潔身自守，從不自我炫耀矜誇。寶應年間，正營建泰、建二陵，用度很大，又有吐蕃進犯邊境，天下連年歉收，趙憬以平民身份上疏，請求簡化禮儀從儉行事，士人贊嘆。試任江夏尉，又在方鎮幕府任職，不久提拔爲太子舍人。由於母親去世免官，從墓地中生出一株靈芝。建中初年，升任水部員外郎。湖南觀察使李承上表朝廷請求任趙憬做自己的副使。李承去世，於是接替他。後召回京城，閉門不與人交游。李泌推薦他，在殿上答對，奏對明辯，博通

古今，德宗感悦佩服，授任他爲給事中。

貞元中，咸安公主降回紇，詔關播爲使，而憬以御史中丞副之。異時使者多私齎，以市馬規利入，獨憬不然。使未還，尚書左丞缺，帝曰："趙憬堪此。"遂以命之。考功歲終，請如至德故事課殿最，憬自言薦果州刺史韋証，以貪敗，請降考。校考使劉滋謂憬知過，更以考升。

貞元年間，咸安公主下嫁回紇，下詔命關播任使臣，而趙憬以御史中丞的身份做副使。從前使者多挾帶私物，用來買馬貪求利潤收入。惟獨趙憬不這樣。出使未歸，尚書左丞空缺，皇帝說："趙憬能勝任此職。"於是任用趙憬。年終時考功官員請示，請按至德舊例考核政績優劣，趙憬自稱曾推薦果州刺史韋証，後他因貪污廢黜，請求降低自己考核等級。校考使劉滋說趙憬知錯，更提高了他的考核等級。

竇參當國，欲抑爲刺史，帝不許。參罷，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陸贄同輔政。贄於裁决少所讓，又徙憬門下侍郎，繇是不平。自以不任職，數稱疾。時杜黄裳遭奄人譏詆，穆贊、韋武、李宣、盧雲等爲裴延齡構擠，勢危甚，憬救護申解，皆得免。初，贄約共執退延齡，既對，贄極言其奸，帝色變，憬不爲助，遂罷贄，乃始當國。

竇參掌權，想將他貶爲刺史，皇帝不許。竇參罷官，提升他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陸贄一同輔佐朝政。陸贄在裁决政事時很少謙讓，又將趙憬改任門下侍郎，因此他内心不平。自稱不能勝任官職，多次稱病。當時杜黄裳受到宦官的詆毁，穆贊、韋武、李宣、盧雲等人因受到裴延齡的誣陷排擠，形勢非常危險，趙憬救護爲其申訴開脱，全都獲免。起初，陸贄與他相約一起除掉裴延齡，等到奏對時，陸贄極力陳説裴延齡奸邪，皇上怒容滿面，趙憬不幫他説話，於是罷免了陸贄，他方纔開始執政。

憬精治道，常以國本在選賢、節用、薄賦斂、寬刑罰，懇懇爲天子言之。又陳前世損益、當時之變，獻《審官六議》。一議相臣，曰："中外知其賢者用之，能者任之，責材之備，爲不可得。"二議庶官，曰："臣嘗謂拔十得五，賢愚猶半。陛下曰：'何必五也，十二可矣。'故廣任用，明殿最，舉大節，略小瑕，隨能試事，用人之大要也。"三議京司闕官，曰："今要官闕多，閑官員多。要官以材行，閑官以恩澤，是選拔少，優容衆也。宜補缺員，以育人材。"四議考課，曰："今内庶僚，外刺史，課最尤者，擢以不次，善矣。臣謂黜陟宜責歲限，若任要重未當遷者，加爵或秩。其餘進退，宜示遲速之常。若課在中、考如限者，平轉而歷試

趙憬精通爲政之道，常認爲國家的根本在於選賢、節用、薄收賦斂、寬大刑罰，懇切地爲天子陳奏這些。還陳述前代的得失、當今的變故，獻上《審官六議》。一議宰相，説："朝廷内外都認爲賢明的人就可任用，有才能就可授任，要求人的才能全面，是不可能得到的。"二議衆官員，説："臣曾經説選取十人能得五人，賢愚尚且各占半數。陛下説：'何必五人，十分之二就可以了。'因此廣泛任用，明辨優劣，取大節，略小瑕，隨才試用，這是用人的根本。"三議京城各部門缺官，説："現在重要職位有很多空缺，而閑官超員。這是因爲重要職位要根據才能任用，而閑官則靠恩澤授職，這也可説明選拔而任的少，恩遇授職的閑官多。應補充缺官，來培植人才。"四議考核政績，説："現在朝内衆官，外地刺史，考核政績優異者，能破格提拔，這樣很好。臣認爲升降官職應定年限，如任要職而不應再提升的，可加爵或禄。其他人進退，應按常規

之，即無苟且之心、滯淹之慮。”五議遺滯，曰：“陛下委宰輔舉才，不遍知也，則訪之庶僚；又不遍知也，訪之衆人。衆聲囂然，十譽之未信，一毁之可疑。臣謂宜采士論，以譽多者先用，非大故者勿棄。”六議藩府官屬，曰：“諸使辟署，務得才以重府望，能否已試，則引而置之朝，無俾久滯。”帝皆然之，下詔褒答。輔政五年卒，年六十一。其息上卒時稿奏，帝悼惜之。贈太子太傅，謚曰貞憲。

的快慢。如果課績處於中等、考核達到年限者，就平級改任并再經試用，使其既没有苟且的妄想、又無滯留埋没的憂慮了。”五議遺漏滯留，説：“陛下委任宰相推舉人才，不能普遍瞭解時，就詢問百官；仍不能普遍瞭解他，就詢問衆人。衆人議論紛雜，十人稱贊無法全信，一人詆毁就覺可疑。臣認爲應采納士人評論，將受稱贊多的人優先任用，没有大的原故不要放棄。”六議藩府官屬，説：“各節度使徵用吏員，務求得到賢才以提高節度使府的名望，勝任與否已經試用，就可以徵引到朝中，不要使他們長期滯留。”皇上都同意了，下詔褒揚。輔佐朝政五年去世，時年六十一歲。他的兒子獻上他逝世前的奏章草稿，皇上痛惜并追悼他。追贈太子太傅。謚號爲貞憲。

憬性清約，位台宰，而第室童獲猶儒先生家也。得稟入，先建家廟，而竟不嘗産。其鎮湖南也，令狐峘、崔儆并爲部刺史，不守法，憬以正彈治之，皆遣客暴憬失於朝。及爲相，乃擢儆自大理卿爲尚書右丞，峘方貶衢州别駕，引爲吉州刺史，人以爲賢。

趙憬秉性清廉節儉，位至宰相，而府第中的童僕還如同儒學先生之家。得到俸禄收入，先修建家廟，最終不置辦産業。他鎮守湖南，令狐峘、崔儆都在轄區内任刺史，不守法，趙憬依法批評處置了他們兩個人，他們兩人全都派遣門客到朝廷指責他的過失。等到他任宰相，又將崔儆從大理卿提升到尚書右丞，令狐峘正被貶任衢州别駕，又引進爲吉州刺史，衆人都認爲他爲人很好。

崔造

崔造，字玄宰，深州安平人。永泰中，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三人友善，居上元，好言當世事，皆自謂王佐才，故號“四夔”。

崔造，字玄宰，深州安平人。永泰年間，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三人關係好，居住在上元，喜歡談論當代之事，都自認爲有輔佐君王的才能。因此號稱“四夔”。

浙西觀察使李栖筠辟爲判官，累遷左司員外郎。與劉晏善，晏得罪，貶信州長史。徙建州刺史。朱泚亂，造輒馳檄比州，發所部兵二千以待命，德宗嘉之。京師平，召還，至藍田，自以舅源休與賊同逆，上疏請罪。帝以爲有禮，下詔慰勉，擢給事中。

浙西觀察使李栖筠徵用他爲判官，多次升任爲左司員外郎。與劉晏關係好，劉晏獲罪，他被貶爲信州長史。改任建州刺史。朱泚叛亂，崔造立刻傳送檄文到相鄰各州，調發本部二千士兵等待朝廷命令，受到德宗贊揚。京城平定，召回，到藍田，自己因舅舅源休與賊一同叛亂，上疏請罪。皇帝認爲他知禮，下詔安慰并勉勵他，提升他任給事中。

貞元二年，以給事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謂造敢言，爲能立事，故

貞元二年，以給事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皇上認爲崔造敢於直言，能做大事，因此破格任

不次用之。造久在江左，疾錢穀諸使罔上，或干没自私，乃建言："天下兩税，請委本道觀察使、刺史選官部送京師。諸道水陸轉運使、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請悉停，以度支鹽鐵務還尚書省，六曹皆宰相分領。"於是齊映判兵部，李勉刑部，劉滋吏、禮二部，造户、工二部；又以户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榷酒事，吉中孚度支諸道兩税事。而浙江東西歲入米七十五萬石，方歲饑，更以兩税準米百萬，豪、壽、洪、潭二十萬，責韓滉、杜亞漕送東渭橋。諸道有鹽鐵處，仍置巡院。歲盡，宰相計最殿以聞。造厚元琇，故首命之。時滉方領轉運，有寵於帝，朝廷仰其須。滉持不可改，帝重違之，復以滉爲江淮轉運使，餘如造請。是秋，江淮米大集，帝美滉功，以滉專領度支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造懼，始托疾辭位，乃罷爲太子右庶子，貶琇雷州司户參軍。於是造所請悉罷，以憂愧卒，年五十一。

議者謂造舉不適時，方用之乏，不能權濟大事，雖據舊典，奚能抗一切之制云。

用。崔造長期在江左任職，痛恨錢穀諸使欺騙朝廷，有時貪污侵吞占爲己有，就建議："天下兩税，請委托本道觀察使、刺史選派官員押送京城。各道的水陸轉運使、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請全部撤除，將度支鹽鐵事務交還尚書省，六曹都由宰相分管。"因此齊映主管兵部事務，李勉主管刑部事務，劉滋主管吏、禮兩部事務，崔造主管户、工二部事務；又命户部侍郎元琇主管各道鹽鐵、榷酒事，吉中孚主管度支諸道兩税事。而浙江東西每年向朝廷運送米七十五萬石，正值荒年，改用兩税折算交納米一百萬石，豪、壽、洪、潭交二十萬石，令韓滉、杜亞漕運送到東渭橋。各道産鹽鐵之處，仍舊設置巡院。年終，宰相評定優劣奏報。崔造與元琇關係密切，因此首先命他主管鹽鐵。當時韓滉正兼任轉運事務，受到皇帝寵幸，朝廷仰仗他提供用度。韓滉堅持不可更改，皇上難以違背他，重新任命韓滉爲江淮轉運使，其餘都依從崔造的請求。這年秋天，江淮的米大量運到京城，皇帝贊賞韓滉的功勞，命韓滉專任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崔造害怕了，纔托病辭職，於是罷相爲太子右庶子。貶元琇爲雷州司户參軍。因此崔造請求施行的措施全部停廢，因憂愧去世，終年五十一歲。

評論者認爲崔造的舉措不合時宜，當時用度缺乏，不能暫顧大局，雖依循舊典，怎能一反當時所有實行的制度。

齊映

齊映，瀛州高陽人。舉進士，博學宏詞，中之，補河南府參軍事。滑亳節度使令狐彰署掌書記，彰疾甚，引映托後事。映因説彰納節，歸諸子京師。彰從之，即以女妻映。彰卒，軍亂，映間歸東都。

齊映，瀛州高陽人。應考進士科、博學宏詞科，考中，補任河南府參軍事。滑亳節度使令狐彰任用他爲掌書記，令狐彰病重，招來齊映托付後事。齊映藉機勸説令狐彰交還節度使旌節歸順朝廷，將諸子送到京城。令狐彰聽從了，就將女兒嫁給齊映爲妻。令狐彰去世，發生兵變，齊映從小道逃回東都。

三城使馬燧辟爲判官。盧杞薦授刑部員外郎。又爲鳳翔張鎰判官。映練軍事，論奏數稱旨，進行軍司馬。會德宗出奉天，鎰儒緩不知兵，部將李楚琳者，素慓悍，欲介賊爲

三城使馬燧徵用他任判官。盧杞推薦授任他爲刑部員外郎。又任鳳翔節度使張鎰的判官。齊映熟悉軍事，多次論奏都很合皇帝心意。晋升行軍司馬。適值德宗出走奉天，張鎰懦弱不懂軍事，部下將領李楚琳，一貫慓悍，企圖助賊爲

亂。映與齊抗請先事誅之，鎰不用，更示寬大，徐謂楚琳曰："欲以君使外，若何?"楚琳恐，夜殺鎰以應賊，映雅爲軍中慕賴，故得免。奔奉天，授御史中丞。

亂。齊映與齊抗請求先行誅殺他，張鎰不聽，反而示以寬大，委婉地對李楚琳說："準備派君出使外地，如何?"李楚琳恐懼，當夜殺死張鎰接應叛賊，齊映一向受到軍中士兵傾慕信賴，因此得免。逃奔奉天，朝廷授任他爲御史中丞。

從幸梁，道險澀，常爲帝御。會馬駭突，帝恐傷映，詔捨轡，固不去，曰："馬奔踶，不過傷臣；捨之，或犯清蹕，臣雖死不足償責。"帝嘉嘆，擢給事中。映爲人白皙長大，言音鴻爽，故帝常令侍左右，或前馬臚傳詔旨。進中書舍人。貞元二年，以舍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改中書侍郎，封河間縣男，與崔造、劉滋并輔政。滋端重寡言，映謙不肯事否可，一顓于造。會造疾，映乃當國。

隨從皇帝車駕出走梁，道路艱險困難，時常給皇上駕車。趕上馬匹受驚奔跑，皇帝怕傷到齊映，下詔令他放開馬繮，他執意不肯，說："馬奔馳，不過傷到臣；放開它，或許就會觸犯皇上，臣就是死都不足以抵罪。"皇帝贊嘆，提升他任給事中。齊映本人膚色白皙身材高大，聲若洪鐘，因此皇帝經常命他侍從左右，有時派他騎馬前去傳告詔命。晋升爲中書舍人。貞元二年，以中書舍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不久改任中書侍郎，封河間縣男，與崔造、劉滋一同輔佐朝政。劉滋穩重少言，齊映謙讓不肯輕易發表意見，一切事務由崔造專斷，適值崔造患病，齊映方纔執政。

吐蕃數入寇，關輔震騷，咸言帝欲避狄。映入諫曰："戎狄不懲，臣之罪也。然内外恟恟，謂陛下具糗糧，欲治行。夫大幸不再，奈何不與臣等計乎?"因俯伏流涕，天子爲感寤。

吐蕃多次入侵，關中受到震動驚擾，都傳説皇帝打算躲避狄人。齊映入朝進諫道："戎狄不能受到懲治，是臣的罪過。但朝廷内外人心惶惶，説陛下準備乾糧打算整裝出行。大福不會再度降臨，爲何不與臣等人商議呢?"因此伏地流淚，天子爲此感動醒悟。

後給事中袁高忤帝旨，而映以爲尚書左丞、御史大夫。始，映微時，張延賞遇之善。及映相，而延賞爲左僕射，數爲映畫事，又爲所親求官，映不答，延賞恚。既復用，即劾映非宰相器。明年，貶夔州刺史，徙衡州。久之，爲桂管、江西兩觀察使。始，映罷不以罪，冀復進，乃掊斂獻貢，以中帝欲。初，諸藩銀大瓶止五尺，李兼爲江西，始獻六尺瓶，至映乃八尺云。卒，年四十八，贈禮部尚書，謚曰忠。

後來給事中袁高觸犯了皇帝旨意，齊映請求任命他爲尚書左丞、御史大夫。開始，齊映地位低微時，張延賞待他很好，等到齊映任宰相，張延賞任左僕射，多次對齊映指手劃脚，又爲親屬求官，齊映都未答應，張延賞惱怒。等他再次受到重用以後，就上奏指責齊映没有宰相的才能。第二年，貶齊映爲夔州刺史，改任衡州。過了一段時間，又任桂管、江西兩觀察使。開始，齊映并非因犯罪罷官，希望再次得到進用，於是聚斂財物貢獻朝廷，來滿足皇上的欲望。起初，各藩鎮上供銀大瓶衹有五尺，李兼在江西，開始獻六尺瓶，到齊映又增到八尺。去世，終年四十八歲，追贈禮部尚書，謚號爲忠。

盧邁

盧邁，字子玄，河南河南人。

盧邁，字子玄，河南河南人。性情孝順友

性孝友。舉明經入第，補太子正字。以拔萃調河南主簿、集賢校理。公卿交薦之，擢右補闕。三遷吏部員外郎。以族屬客江介，出爲滁州刺史。召還，再遷諫議大夫。數條當世病利，進給事中。俄會考課，邁以不滿歲，固辭上考，薦紳高其讓。改尚書右丞。

愛。應考明經科考中，補授太子正字。因書判拔萃調任河南主簿、集賢校理。公卿紛紛舉薦他，升任右補闕。三次提升任爲吏部員外郎。因家族客居江畔，出任滁州刺史。召回朝廷，二次改任作諫議大夫。多次上條奏陳述當時的利弊，晉升給事中。不久遇考課，盧邁因不够年限，堅決推辭上考，士大夫推重他的謙讓品格，改任尚書右丞。

將作監元亘攝祠，以私忌不聽誓，御史劾之。帝疑其罰，下尚書省議。邁曰："按大夫士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猶奉祭。禮，散齊有大功喪，致齊有期喪，齊有疾病，聽還舍，不奉祭。無忌日不受誓者。雖令忌日與告，且《春秋》不以家事辭王事，今攝祭特命也，亘以常令拒特命，執非所宜。"遂抵罪。

將作監元亘主持祠祭事務，遇私家忌日不去祠廟進行誓戒，御史批評他。皇帝懷疑對他的處罰，令尚書省復議。盧邁説："按禮大夫、士將到公廟祭祀，在視濯以後而父母去世，還要參加祭祀。按禮規定，散齋時遇到服期九月的大功之喪，致齋時有服一年的期喪，齋時有疾病，則聽任回家，不參加祭祀。没有遇忌日不去進行誓戒的規定。雖然允許忌日告假，但《春秋》中講不因家事推卸國事，現在主持祭祀是特殊使命，元亘用一般規定拒絶特殊使命，他所堅持的理由并不合適。"於是受到懲處。

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中書侍郎。時陸贄、趙憬專大政，邁居中，治身循法無它過。久之，暴眩省中，輿還第。詔大臣即問，固乞骸骨，罷爲太子賓客。卒，年六十，贈太子太傅。

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晉升中書侍郎。當時陸贄、趙憬專擅大權，盧邁處於其間，約束自己遵守法度没有其他過失。過了一段時間，在省中突然中風，用輿車將他送回府第。皇帝下詔讓大臣立刻去探望，他堅決請求退休，罷相任太子賓客。去世，終年六十歲，追贈太子太傅。

邁每有功、緦喪，必容稱其服，而情有加焉。叔下邽令休沐過家，邁終日與群子姓均指使，無位貌之異。再娶無子，或勸畜姬媵，對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可以主後。"所得禀賜，皆賑姻舊之乏。其從父弟迅喪還洛陽，過都，邁奏請往哭之，盡哀。時執政自以宰相尊，五服皆不過從問吊，而邁獨不徇時，議者重其仁而亮云。

盧邁每當遇有服喪五到九月的功喪、服喪三月的緦喪，必定容止與喪服相稱，而哀傷有加。叔父下邽令放假路過他家，盧邁整天與衆同姓子侄輩同樣接受他的指派，不因權位不同而特殊。兩次娶妻都没有兒子，有人勸他納姬妾，他回答："兄弟之子，就像自己的兒子，可以主持後事。"所得到的賞賜，都用來接濟貧困的親戚。他從父弟弟盧迅的棺柩送回洛陽，經過京城，盧邁上奏請求前去哭祭，盡哀。當時執政者自以爲宰相尊貴，五服之親都不前去吊祭，而盧邁獨不順從時弊，議論的人敬重他的仁義亮節。

贊曰：楊綰之德，陸贄之賢，而衮、憬以爲憎，何哉？士固蔽於媢

贊曰：楊綰有德，陸贄賢能，却受常衮、趙憬憎恨，什麽原因？賢士本來就因遭到嫉妒而在

前，然主聽不一，故乘以爲奸。昔齊桓、秦堅任管仲、王猛，興區區，霸天下，蓋不以不肖者參之。君臣相諒，果難哉！

皇上面前蒙受不白之冤，而人君的聽察不能一如既往，因此奸人乘機使壞。過去齊桓公、秦堅任用管仲、王猛，興起一方，取霸天下，是因爲不任用小人參政。君臣相互體諒，果然很難啊！

唐書卷一百五十一

列傳第七十六

關董袁趙竇列傳

關播 李元平

關播，字務元，衛州汲人。及進士第。鄧景山節度青齊、淮南，再署幕府。遷右補闕。與神策軍使王駕鶴爲姻家，元載惡之，出爲河南兵曹參軍事，數試屬縣，政異等。陳少游鎮浙東、淮南，表爲判官，攝滁州刺史。李靈耀叛，少游屯淮上，所在盜賊猬奮，播儲貲力，給軍興，人無愁苦。楊綰、常衮皆善播，引爲都官員外郎。

德宗初，湖南峒賊王國良驁剽州縣，不可制，詔播宣輯，因得請事，對殿中。帝問政治之要，播曰："爲政之本，要得有道賢人乃治。"帝曰："朕比下詔求賢才，又遣使黜陟，搜逮所遺，須能者用之，若何？"播曰："陛下雖求賢，又使舉薦，然止得求名文辭士，焉有有道賢人肯奉牒丐舉選邪？"帝悦，曰："卿姑去，還當更議。"播且言："奉詔平賊，有如不受命，臣請發州兵剪定之。"帝曰："善。"及還，再遷給事中。故事，諸司甲庫，以令史直曹，刓脱爲奸。播悉易以士人，時韙其法。

關播，字務元，衛州汲人。考中進士科。鄧景山任青齊、淮南節度使，兩次將他徵用在幕府中任職。後升任右補闕。與神策軍使王駕鶴是親家，受到元載忌恨，出任河南兵曹參軍事，多次在所屬郡縣試職，政績優異。陳少游鎮守浙東、淮南，上表推薦他任判官，代理滁州刺史。李靈耀叛亂，陳少游屯駐淮水旁，所在之處盜賊紛紛起事，關播儲備資財，供給軍隊作戰，百姓没有愁苦。楊綰、常衮都非常贊賞關播，引薦他任都官員外郎。

德宗初年，湖南峒賊王國良騷擾并剽掠州縣，無法控制，皇帝下詔命關播前去安撫，因此得以請見奏事，在殿中答對。皇帝向他詢問朝政致治的根本，關播説："爲政的根本，主要在於得到有道的賢人，衹有這樣纔能達到天下大治。"皇帝説："朕先前曾下詔尋求賢才，又派使臣到各地裁定升降，搜求遺漏，等待有能力者加以任用，這樣如何？"關播説："陛下雖求賢才，又讓人舉薦，但衹是得到些沽名釣譽的文學之士，哪有有道的賢人肯於奉詔乞求得到推選呢？"皇帝高興，説："卿暫且前去，返回後再進一步商議。"關播又説："我奉詔命平定叛賊，如果有不接受詔命的，臣請求允許我調發州中的軍隊剿滅他們。"皇帝説："好。"等到回朝，二次升遷後任爲給事中。依照舊例，各部門收藏文書檔案的甲庫，都用令史管理，損毁遺失成爲一時的弊病。關播將人員全部换爲士人，當時人都稱贊他

的做法。

歷吏部侍郎。帝求宰相，盧杞雅知播韋柔可制，因從容言播材任宰相，其儒厚可鎮浮動。乃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政一决於杞。嘗論事帝前，播意不可，避坐欲有所言，杞目禁輒止，退讓播曰："以君寡言，故至此，柰何欲開口爭事邪！"播即噎畏毋敢與。

關播歷任吏部侍郎。皇上尋求宰相，盧杞平時瞭解關播柔順便於控制，於是委婉提出關播的才幹可任用爲宰相，他文雅寬厚的秉性可以克制浮躁。於是授任他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朝政全由盧杞決定。曾經在皇帝面前討論事情，關播認爲不行，離開坐位想有所陳奏，盧杞用目光示意不讓他説於是他就住嘴了，退下後盧杞責備關播説："因君寡言，因此讓你擔任此職，爲何還要開口爭辯事情呢！"關播以後畏縮不言再不敢爭辯。

時李元平、陶公達、張愻、劉承誡率輕薄子，游播門下，能侈言誕計，以功名自喜。播謂皆將相材，數請帝用之。元平本宗室疏裔，好論兵，鄙天下士大夫無可者，人人怨疾之。李希烈叛，帝以汝州據賊衝，刺史疲軟不勝任，播盛稱元平，帝召見，拜左補闕。不數日，檢校吏部郎中，兼汝州別駕，知州事。元平始至，募工築郛浚隍，希烈陰使亡命應募，凡内數百人，元平不寤。賊遣將李克誠以精騎薄城，募者内應，縛元平馳見希烈，遺矢於地。希烈以其眇小，無鬚，戲克誠曰："使爾取元平，乃以其子來邪？"因嫚罵曰："盲宰相使汝當我，何待我淺邪！"僞署御史中丞。播聞詫曰："元平事濟矣！"謂必覆賊而建功也，左右笑之。無何，僞署爲宰相，有告其貳者，元平斷一指自誓。公達等以元平屈賊，皆廢不用。

當時李元平、陶公達、張愻、劉承誡之類輕浮之人，和關播時常交往，空談荒誕空虛的計略，因功名而自命不凡。關播認爲他們都是將相之才，多次請求皇帝任用他們。李元平本是宗室遠支後裔，喜歡談論軍事，鄙視天下士大夫認爲没有可用之才，搞得人人都怨恨他。李希烈反叛，皇帝看到汝州地處賊地的要衝，刺史軟弱不能勝任，關播極力稱贊李元平，皇帝召見，授任他爲左補闕。没過幾天，又任檢校吏部郎中，兼汝州別駕，主管州中事務。李元平剛到任，就招募工匠修築城墻疏通城濠，李希烈暗中派遣亡命之徒應招，其中共有數百人，李元平没有發覺。叛賊派遣將領李克誠率領精鋭騎兵逼近城下，招募的人作爲内應，將李元平捆起趕去見李希烈，嚇得他拉了一地屎。李希烈因他身材矮小，没有鬍鬚，與李克誠開玩笑説："派你去抓李元平，你却把他兒子抓來了吧？"因此謾駡道："有眼無珠的宰相派你抵擋我，爲何如此瞧不起我！"任用爲僞御史中丞。關播聽説後驚詫説道："李元平事成了！"認爲他一定會消滅叛賊建立功業，左右的人全都發笑。没多久，又被任用爲僞宰相，有人稟告説他有貳心，李元平截斷一指親口發誓。陶公達等人因李元平屈服叛賊，都被罷廢不予録用。

播從幸奉天。盧杞、白志貞已貶而播猶執政，議者不平，遂罷爲刑部尚書。韋倫等曰："宰相不善謀，使天子播越，尚可尚書邪？"相與泣諸

關播隨從皇上駕臨奉天。盧杞、白志貞已經被貶而關播却還執政，議論者不平，於是免去相職任刑部尚書。韋倫等人説："宰相不擅長籌劃，致使天子流離失所，還能任尚書嗎？"共同哭訴

朝。未幾，知刪定使。

於朝廷。没多久，改任刪定使。

初，上元中，詔擇古名將十人配享武成廟，如十哲侑孔子。播奏："太公，古賢臣，今其下稱亞聖。孔子十哲，皆當時弟子，今所配年世不同，請罷之。"詔可。

起初，上元年間，皇帝下詔挑選古代名將十人配祭武成廟，如同十哲配祭孔子一樣。關播上奏説："姜太公，是古代賢臣，如今他以下的人反被稱爲亞聖。孔子十哲，都是當時他的弟子，現在所配祭的年世不同，請停廢。"下詔批准。

貞元初，檢校尚書右僕射，持節送咸安公主降迴鶻，虜人重其清。還，遷兵部尚書。以太子少師致仕，斥賣車騎，闔門不與外事。卒，年七十九，贈太子太保。

貞元初年，任檢校尚書右僕射，持符節奉命送咸安公主出嫁回鶻，虜人敬重他的高潔。返回後，升任兵部尚書。以太子少師退休，減賣車馬，閉門不過問外事。去世，享年七十九歲，追贈太子太保。

始，希烈死，或言元平雖屈賊，然有謀不克發，乃貸死流珍州。會赦還，住剡中，觀察使皇甫政表其至以發帝怒，遂流死賀州。

當初，李希烈死，有人説李元平雖然屈服叛賊，但他策劃起事没有來得及發動，於是免去死罪流放珍州。正趕上遇到大赦返回，住在剡中，觀察使皇甫政上表奏説他已來到此地來激怒皇帝，於是又流放死在賀州。

董晉　董溪

董晉，字混成，河中虞鄉人。擢明經。肅宗幸彭原，上書行在，拜秘書省校書郎，待制翰林。出從淮南崔圓府爲判官。還朝，累遷祠部郎中。

董晉，字混成，河中虞鄉人。考中明經科。肅宗駕臨彭原，董晉上書到皇帝臨時住所，授任他爲秘書省校書郎，待制翰林。出京隨從淮南崔圓幕府任判官。回朝，多次升任爲祠部郎中。

大曆中，李涵持節送崇徽公主於回紇，署晉判官。回紇恃有功，見使者倨，因問："歲市馬而唐歸我賄不足，何也?"涵懼，未及對，數目晉，晉曰："我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爾賜者不已多乎? 爾之馬歲五至，而邊有司數皮償貲。天子不忘爾勞，敕吏無得問，爾反用是望我邪? 諸戎以我之爾與也，莫敢确。爾父子寧，畜馬蕃，非我則誰使!"衆皆南面拜，不敢有言。還，遷秘書少監。

大曆年間，李涵持符節奉命護送崇徽公主到回紇，任用董晉爲判官。回紇依仗曾立有功勞，見使者時十分傲慢，并問："每年交易馬匹而唐朝送給我們的財物却不够，這是什麼原因?"李涵恐懼，不能及時答出，不停看着董晉，董晉説："我們并非没有馬匹纔與你們交易，給你們的賞賜不已經很多了嗎? 你們的馬匹每年送來五次，而邊境有關部門多次用皮貨抵償。天子不忘你的功勞，下敕命官吏不得詰問，你反而因此責怪我們嗎? 諸戎因我們與你結盟，不敢與你們較量勝負。你們邦中父子得以安寧，牛馬繁衍生息，不是我們是誰使你們達到這一地步的!"回紇衆人都面向南面拜見，不敢多言。返回後，升任秘書少監。

德宗立，授太府卿。不旬日，爲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出爲華州刺史。朱泚反，遣兵攻之，

德宗即位，授任董晉爲太府卿。不到十天，任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管理御史臺事。出任華州刺史。朱泚造反，派兵攻打他，董晉放棄

晉棄華走行在。改國子祭酒，宣慰恒州。還至河中而李懷光反，晉說之曰："朱泚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位太尉，泚雖寵公，亦無以加。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公敵賊有餘力，若襲取之，清宮以迎天子，雖有大惡猶將掩焉，如公則誰敢議？"懷光喜且泣，晉亦泣。又語其將卒，皆拜。故懷光雖偃蹇，亦不助泚。

帝還京師，遷左金吾衛大將軍，改尚書左丞。是時，右丞元琇爲韓滉排笮得罪，滉勢振朝廷。晉見宰相，誦元琇非罪，士大夫壯其節。貞元五年，以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方竇參得君，裁可大事不關咨晉，晉循謹無所駁異。參欲以其侄申爲吏部侍郎，諷晉以聞。帝怒曰："無乃參迫卿爲之邪？"晉謝，具道所以然。帝即問參過失，晉無敢隱，由是參罷宰相。晉惶恐，上疏固辭位。九年，罷爲禮部尚書，以兵部尚書爲東都留守。

會宣武李萬榮病且死，詔晉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宣武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萬榮死，鄧惟恭總其軍。晉受命，不召兵，惟幕府騶傔從之，即日上道。至鄭，逆者不至，人勸止以觀便宜，晉不聽，直造汴，及郊，惟恭始出迎謁。既入，即委以軍政，無所改更，衆服晉有體，莫測其謀。始，惟恭謀代萬榮，故不遣吏以疑晉，令不敢入。及晉至情得，則鞅鞅不能平。汴士素驕怙亂，嘗介勇士伏幕下，早暮番休，晉一罷之。惟恭乃結大將相里重晏等謀亂，晉覺之，殺其黨，械送惟恭京師。帝録其勢李迺勞，貸死流

華州逃到皇帝的臨時住所。改任國子祭酒，恒州宣慰使。回到河中後李懷光反叛，董晉勸他說道："朱泚身爲臣子而背叛國君，如果得志，對公有何益處？況且公官居太尉，朱泚即使寵愛公，也不能再給您增加什麼了。他不能事奉君主，能以臣禮對待公嗎？公能事奉他，却不能事奉國君嗎？公對抗叛賊尚有餘力，如果突襲謀取他，清理宮室來迎奉天子，即使有大過也會掩蓋掉，像公這樣的人誰又敢多說？"李懷光高興落淚，董晉也落淚。又勸說他的兵將，兵將全都拜謝。因此李懷光雖然驕縱，也未幫助朱泚。

皇帝回到京師，升任董晉爲左金吾衛大將軍，改任尚書左丞。這時，右丞元琇因受韓滉排擠獲罪，韓滉權傾朝廷。董晉拜見宰相，訴說元琇無罪，士大夫推重他的氣節。貞元五年，以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正值竇參得到君主的信任，裁決大事不徵求董晉的意見，董晉因循謹慎無所駁斥也無異議。竇參打算任命其侄竇申爲吏部侍郎，指使董晉上奏。皇帝發怒道："不是竇參逼卿提出此事吧？"董晉謝罪，詳細説明原由。皇帝立刻查問竇參的過失，董晉不敢隱瞞，因此竇參被罷免宰相。董晉驚慌恐懼，上疏堅決辭職。九年，罷相任禮部尚書，以兵部尚書任東都留守。

適值宣武李萬榮患病將死，下詔命董晉任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任宣武節度副大使，主持節度事。李萬榮死，鄧惟恭統領軍隊。董晉接受任命，不招兵，衹有幕府隨從跟隨他，當天上路。到達鄭州，迎接的人没有來，人們勸説他停下來觀察動静，董晉不聽，一直來到汴州。等到城郊時，鄧惟恭纔出來迎接拜見。進城以後，立刻將軍政交付給鄧惟恭，無所更改，衆人佩服董晉辦事得體，又不能明曉他進一步的打算。當初，鄧惟恭企圖取代李萬榮，因此不派官員迎接迫使董晉猜疑猶豫，使他不敢進城。等到董晉到來的情報得到以後，心裏不滿憤憤不平。汴州士兵一向驕縱常乘亂取利，過去曾安排勇士埋伏在幕府中，早晚輪休，董晉全部撤去。鄧惟恭於是勾結大將相里重晏等人圖謀作

汀州。帝恐晋儒懦，詔拜汝州刺史陸長源爲司馬，以佐晋。晋謙愿儉簡，事多循仍，故軍粗安。長源持法峭刻，數欲更張舊事，晋初許之，已而悉罷不用。比財賦委孟叔度，叔度爲人佻傥，軍中惡之。晋在軍凡五年，卒，年七十六，贈太傅，謚曰恭惠。

亂，董晋發覺，殺其黨羽，押解鄧惟恭送到京城。皇帝念他捉拿李迺有功，寬免死罪流放汀州。皇帝怕董晋文弱柔順，下詔授汝州刺史陸長源任司馬，來輔佐董晋。董晋謙虚節儉，事多因循，因此軍隊稍稍安寧。陸長源執法嚴苛，多次想更改舊例，董晋開始批准，過後全部停廢不用。將財政大權委托給孟叔度，孟叔度爲人輕浮，軍中厭惡他。董晋在軍中一共五年，去世，享年七十六歲，追贈太傅，謚號爲恭惠。

晋爲相也，五月朔，天子會朝，公卿在廷，侍中贊群臣賀，竇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公卿相顧，未有詔，晋從容進曰："攝中書令臣參病不能事，臣請代參事。"南面宣致詔詞，進退甚詳。金吾將軍沈房有期喪，公除，常服入閤，帝疑以問晋，對曰："故事，朝官期以下喪，服絁縵，不復衣淺色，南班亦如之。"又問晋冠冕之制，對曰："古者服冠冕，以佩玉節步。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君前趨進而已。今或奔走以致顛仆。在式，朝臣皆綾袍，五品而上金玉帶，所以盡飾以奉上。故漢尚書郎含香，老萊采服，君父一也。若然，服絁縵，亦非禮也。"帝然其言。詔入閤官毋趨走，期以下喪不得以慘服會，令群臣衣本品綾袍、金玉帶，自晋而復。

董晋任宰相時，五月初一，天子朝會，公卿在廷，侍中引導群臣拜賀，竇參代理中書令，應傳詔書，疾病發作，公卿相望，無人傳詔，董晋從容上前説："代理中書令臣竇參發病不能領事，臣請求取代竇參的職責。"向南面宣布詔詞，進退禮儀十分周詳。金吾將軍沈房有服一年的喪事，因公喪期未滿而起用，身穿平時的衣服入朝，皇帝懷疑不合禮制因此詢問董晋，他回答説："依照舊例，朝官如服一年以下的喪期，穿無紋飾的粗綢，不應穿淺色衣服，南班也應如此。"又詢問董晋冠冕制度，回答説："古人之所以戴冠冕，是用佩玉的響聲來調節脚步。在堂上要細步徐行，在堂下要小步疾走，在君王面前要小步快走而已。現在有的奔跑以至於跌倒。按照式的規定，朝官都身穿綾袍，五品以上佩金玉帶，盡意裝飾爲了尊敬聖上。因此漢代尚書郎口含鷄舌香對君奏事，老萊子身穿五彩衣奉養父母，奉君奉父是同一道理，如果這樣，穿無紋飾的粗綢，也是不合禮制的。"皇帝認爲他的話很對。下詔命進入殿内的官員不能疾走，一年以下喪期的不得身穿淺色喪服參加朝會，命群臣全穿本品級的綾袍、佩金玉帶，這些禮制從董晋開始纔又恢復過來。

子溪，字惟深，亦擢明經，三遷萬年令。討王承宗也，擢度支郎中，爲東道行營糧料使。坐盗軍貲流封州，至長沙，賜死。

兒子董溪，字惟深，也考中明經科，三次提升任爲萬年令。征討王承宗時，升任度支郎中，任東道行營糧料使。因盗竊軍需獲罪流放封州，到長沙，又賜死。

子居中，善詩，爲張籍所稱。

兒子董居中，擅長作詩，受到張籍的稱贊。

陸長源

陸長源者，吴人，字泳。祖餘

陸長源，吴人，字泳。祖父陸餘慶，天寶年

慶，天寶中爲太子詹事，有清譽。

長源贍於學，始辟昭義薛嵩幕府，嵩侈汰，常從容規切。嵩曰："非君安能爲此。"歷建、信二州刺史。韓滉兼領江淮轉運使，辟署兼御史中丞以爲副。入遷都官郎中，復出汝州刺史。遂徙宣武，政皆出司馬。初，欲峻法繩驕兵，爲晋所持，不克行。而判官楊凝、孟叔度等又苛細，叔度淫縱，數入倡家調笑嬉褻。晋有所偷弛，長源輒裁正之。晋卒，長源總留後事，大言曰："將士久慢，吾且以法治之！"衆始懼。軍中請出帑帛爲晋制服，不許。固請，止給其直。叔度希望又償直以鹽，乃高鹽直，賤帛估，人得鹽二斤，舉軍大怒。或勸長源曰："故事，有大變則厚賜于軍，軍乃安。"長源曰："異時河北賊以錢買戍卒，取旌節，吾不忍爲。"衆怒益甚。長源性剛不適變，又不爲備。纔八日，軍亂，殺長源及叔度等，食其肉，放兵大掠。死之日，有詔拜節度使，遠近嗟悵，贈尚書左僕射。

長源好諧易，無威儀，而清白自將。去汝州，送車二乘，曰"吾祖罷魏州，有車一乘，而圖書半之，吾愧不及先人"云。

長源死，監軍俱文珍密召宋州刺史劉全諒使總後務。全諒至，其夜軍復亂，殺大將及部曲五百人乃定。帝即詔全諒檢校工部尚書、宣武節度使。

劉全諒 劉客奴

全諒，始名逸淮，至是賜名，本懷州武涉人也。

父客奴，以行戍留籍幽州，事平盧軍，以材力顯。開元中，室韋首領

間爲太子詹事，有清白的聲譽。

陸長源學問廣博，開始徵用到昭義薛嵩幕府，薛嵩奢侈鋪張，陸長源經常委婉規勸。薛嵩説："不是有君監督我怎能達到這樣。"歷任建、信二州刺史。韓滉兼任江淮轉運使，徵用他爲兼御史中丞作爲副使。後召入朝升任都官郎中，又出任汝州刺史。之後移任宣武，政事全出自司馬。起初，想用嚴法約束驕兵，被董晋所抑制，不能執行。而判官楊凝、孟叔度等人又苛求細節，孟叔度荒淫放縱，多次到娼妓家中調笑嬉戲。董晋一有所鬆弛，陸長源就加以裁改糾正。董晋去世，陸長源總領留後事務，大聲説："將士長期驕慢，我定將以法處治他們！"衆人纔恐懼起來。軍中請求拿出府庫中貯藏的布帛發給將士製作喪服爲董晋服喪，他不允許。士兵堅決請求，僅發給錢。孟叔度又想用鹽來抵帛價，於是抬高鹽價，壓低帛值，每人衹得到二斤鹽，全軍大怒。有人勸陸長源説："依照舊例，有大變故就要厚賞將士，軍隊纔能安定。"陸長源説："過去河北叛賊用錢收買士兵，來求取節度使旌節，我不忍這樣做。"衆人怨怒更大。陸長源性格剛强不通權變，又不做防備。纔八天，軍中叛亂，殺死陸長源和孟叔度等人，吃了他們的肉，放縱士兵大肆搶掠。死去的當天，有詔書下來授任他爲節度使，遠近嘆惜，追贈尚書左僕射。

陸長源喜歡詼諧平易近人，没有威嚴，清白自守。離開汝州，送行的車衹有二乘，他説："我祖父去職離開魏州，衹有一乘車，而圖書居半，我很慚愧還趕不上先輩。"

陸長源死去，監軍俱文珍秘密召來宋州刺史劉全諒總管留後事。劉全諒到達，當夜軍中再次叛亂，他殺掉大將和親兵五百人纔穩定下來。皇帝立刻下詔任命劉全諒爲檢校工部尚書、宣武節度使。

劉全諒，原名逸淮，到此時賜今名，本是懷州武涉人。

父親劉客奴，因隨軍戍守留在幽州軍籍中，在平盧軍做事，因力大出名。開元年間，室韋首

段普洛數苦邊，節度使薛楚玉使客奴單騎襲之，斬首以歸。興卒伍，拜左驍衛將軍，爲游奕使。性謹樸，數戰有功。安禄山反，詔以平盧節度副使吕知誨爲使。賊遣韓朝暘誘之，知誨即降，賊害安東副都護馬靈詧。客奴不平，與諸將共殺知誨，遣使與安東將王玄志相聞。天寶十五載，以客奴爲柳城郡太守，攝御史大夫、平盧節度使，賜名正臣；以玄志爲安東副大都護。正臣遣使道海至平原，與太守顔真卿相結。真卿喜，以子爲質而歸貲糧焉，且請出師。未至，而真卿棄平原，乃還。因襲范陽，爲史思明所敗，奔還，玄志鴆殺之。

全諒事劉玄佐爲牙將，以勇果善騎射爲玄佐厚禮。累兼御史中丞。及玄佐子士寧代立，疑宋州刺史翟良佐不附己，揚言行部，至則以全諒代之，故汴將士多歸心焉。視事凡八月卒，贈尚書右僕射。軍中立韓弘代節度云。

領段普洛多次侵擾邊境，節度使薛楚玉派劉客奴單馬襲擊，將段普洛斬首回營。他起自軍伍，授任左驍衛將軍，爲游奕使。性格恭謹樸實，屢立戰功。安禄山造反，皇帝下詔任命平盧節度副使吕知誨爲節度使。叛賊派韓朝暘引誘他，吕知誨當即投降，叛賊殺害安東副都護馬靈詧。劉客奴不平，與衆將一起殺掉吕知誨，派使節與安東將領王玄志相互聲援。天寶十五載，任命劉客奴爲柳城郡太守，代理御史大夫、平盧節度使，賜名爲正臣；任命王玄志爲安東副大都護。劉正臣派使節從海路到平原，與太守顔真卿相連結。顔真卿很高興，將兒子充作人質送來錢財糧食，并請他出兵。軍隊還没到達，顔真卿已放棄平原，於是返回。乘機襲擊范陽，被史思明打敗，逃回後，被王玄志毒死。

劉全諒事奉劉玄佐任牙將，因勇敢擅長騎馬射箭受到劉玄佐的厚待與禮敬。多次升任爲兼御史中丞。等到劉玄佐的兒子劉士寧取代父親繼任節帥，懷疑宋州刺史翟良佐不依附自己，揚言出行巡視轄地，到宋州以後用劉全諒取代了他，因此汴州將士多歸附他。主政八個月去世，追贈尚書右僕射。軍中擁立韓弘代節度使。

袁滋

袁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陳侍中憲之後。强學博記。少依道州刺史元結，讀書自解其義，結重之。後客荆、郢間，起學廬講授。建中初，黜陟使趙贊薦于朝，起處士，授試校書郎。累辟張伯儀、何士幹幕府，進詹事府司直。部官以盗金下獄，滋直其冤，御史中丞韋貞伯聞之，表爲侍御史。刑部、大理覆罪人，失其平，憚滋守法，因權勢以請，滋終不署奏。遷工部員外郎。

韋皋始招來西南夷，南詔異牟尋内屬。德宗選郎吏可撫循者，皆憚行，至滋不辭，帝嘉之。擢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賜金紫，持節往。

袁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是陳朝侍中袁憲的後代。博學强記，少年時跟隨道州刺史元結，讀書自能領悟其義，元結很器重他。後來客居荆、郢之間，開始擔任學廬講授。建中初年，黜陟使趙贊把他推薦到朝廷，以未士的士人身份舉用，授任試校書郎。多次徵用在張伯儀、何士幹幕府中，進任詹事府司直。部中官員因盗竊金寶下獄，袁滋爲他伸冤，御史中丞韋貞伯聽説這件事，上表舉薦他爲侍御史。刑部、大理寺復審罪人，失去公道，畏懼袁滋守法，藉助有權有勢者請托，袁滋最終没能簽署批准。升任工部員外郎。

韋皋最初招撫西南夷，南詔異牟尋内附。德宗挑選可以前去撫慰的郎官，大家都畏懼遠行，而袁滋没有推辭，皇帝贊揚了他。升任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賜金紫，持節前去。過了一

逾年還，使有指，進諫議大夫。遷尚書右丞，知吏部選。求外遷，爲華州刺史。政清簡，流民至者，給地居之，名其里曰義合。然專以慈惠爲本，未嘗設條教，民愛向之。有犯令，時時法外縱舍。得盜賊，或哀其窮，出財爲償所亡。召爲左金吾衛大將軍，以楊於陵代之。滋行，耆老遮道不得去，於陵使諭曰："吾不敢易袁公政。"人皆羅拜，乃得去，莫不流涕。

年回來，出使符合皇帝心意，進升諫議大夫。升任尚書右丞，主持吏部選舉。後請求外任，爲華州刺史。政績清廉儉約，凡有流民來到他所管轄的州中，他都供給土地讓他們住下來，人們稱他所在的里巷爲義合。他則一味以慈惠爲本，從不設立綱紀，百姓敬愛歸心。有犯法的，時常在法外寬免。抓住盜賊，有時又憐憫他貧窮，拿出錢財爲他償還給丢失東西的人家。召入朝任左金吾衛大將軍，任命楊於陵接替他。袁滋離任時，老人擋路以致無法離開，楊於陵派人通告説："我不敢更改袁公的政治。"人們都圍住他跪拜，然後纔離去，人人流淚。

憲宗監國，進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闢反，詔滋爲劍南兩川、山南西道安撫大使，半道，以檢校吏部尚書、平章事爲劍南東、西川節度使。是時，賊方熾，又滋兄峰在蜀爲闢所劫，滋畏不得全，久不進，貶吉州刺史。未幾，徙義成節度使。滑，用武地，東有淄青，北魏博，滋嚴備而推誠信，務在懷來。李師道、田季安畏服之。居七年，百姓立祠祝祭。以户部尚書召，改檢校兵部，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徙荆南。

憲宗監國，進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闢造反，下詔命袁滋任劍南兩川、山南西道安撫大使，走到半路，又改任檢校吏部尚書、平章事任劍南東、西川節度使。此時，賊勢正强，又因袁滋的哥哥袁峰在蜀被叛賊劉闢劫持，袁滋害怕不能保全兄長，很長時間不進兵，貶爲吉州刺史。不久，改任義成節度使。滑州，是用兵之地，東有淄青，北連魏博，袁滋嚴密戒備又廣施誠信，一意懷柔。李師道、田季安畏服他。居鎮七年，百姓爲他立祠堂祭祀。任命爲户部尚書召回，改授檢校兵部尚書，授任山南東道節度使，升任荆南節度使。

吴元濟之反，滋言蔡兵勁，與下同欲，非朝夕計可下，宜廣方略，離潰其心。及宿兵三年，調發益屈，詔出禁錢繼之。滋揣天子且厭兵，自表入朝，欲議罷淮西事，道聞蕭俛、錢徽坐沮議黜去，滋翻其謀，更言必勝，順可天子意，乃得還。俄而高霞寓敗，帝思以恩信傾賊，且滋嘗云云，乃授彰義節度使，僑治唐州。又以滋儒者，拜陽旻爲唐州刺史，將其兵。滋先世墳墓在蔡，吴少陽時爲修墓，禁芻牧，諸袁多署右職，稟給之。滋至治，去斥候，與元濟通好。賊圍新興，滋卑辭講解，賊因是易滋，不爲備。時帝責戰急，而滋至六

吴元濟造反，袁滋説蔡州軍隊强勁，上下同心，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用計攻下的，應廣泛施用策略，離散敵心。一直按兵三年，朝廷徵發物資更加困難，下詔取出宫中錢財接濟。袁滋猜度天子也應厭戰了，親自奉表入朝，打算建議停罷淮西軍事，途中聽説蕭俛、錢徽都因建議停戰獲罪被貶官，袁滋又改變原議，再次説出師必勝，以順從天子心意，於是得以派回。不久高霞寓兵敗，皇上想用恩惠與誠信解决叛賊問題，而想到袁滋曾經建議這樣，就授任他爲彰義節度使，暫治唐州。又因袁滋是儒生，授任陽旻爲唐州刺史，統領軍隊。袁滋先世墳墓都在蔡州，吴少陽時常爲他修墓，禁止放牧，其他袁姓子弟多任用爲高官，給予官俸。袁滋到達治所，撤除偵察人員，與吴元濟通好。叛賊圍困新興，袁滋卑言勸

月，以無功貶撫州刺史。未幾，遷湖南觀察使。累封淮陽郡公。卒，年七十，贈太子少保。

解，叛賊因此輕視袁滋，不做防備。當時皇帝不斷督催進兵催得很急，而袁滋到任六個月，因没有戰功貶爲撫州刺史。不久，升任湖南觀察使。多次進封爲淮陽郡公。去世，時年七十歲，追贈太子少保。

滋既病，作遺令處後事，訖三年，皆有條次。性寬易，與之接者，皆自謂可見肺肝，至家人不得見喜愠。薄居處衣食。能爲《春秋》，嘗以劉憚《悲甘陵賦》褒善斥惡戾《春秋》指，然其文不可廢，乃著後序。工篆隸，有古法。

袁滋患病以後，寫下遺命安排後事，前後三年，都有安排。性格寬厚平易，與他交往的人，都自稱可見其肝膽，以至家裏人都不能察見他的喜怒。居處簡陋衣食儉樸。能解《春秋》，曾認爲劉憚《悲甘陵賦》褒獎善行斥責邪惡有背於《春秋》的大意，但此文不可偏廢，就寫下後序。精通篆隸書法，具有古人的風格。

子均，右拾遺；郊，翰林學士。

兒子袁均，任右拾遺；袁郊，任翰林學士。

趙宗儒

趙宗儒，字秉文，鄧州穰人。八代祖彤，後魏征南將軍。

趙宗儒，字秉文，鄧州穰人。八代祖先趙彤，爲後魏征南將軍。

父驊，字雲卿，少嗜學，履尚清鯁。開元中，擢進士第，補太子正字，調雷澤、河東丞。采訪使韋陟器之，表置其府。又爲陳留采訪使郭納支使。安禄山陷陳留，驊没於賊。時江西觀察使韋儇族妹坐其夫爲畿官不供賊，没爲婢。驊哀之，以錢贖韋，厚爲資給。賊平，訪近屬歸之，時人高其義。驊以嘗陷賊，貶晉江尉。久之，召拜左補闕，遷累尚書比部員外郎。建中初，遷秘書少監。敦交友行義，不以夷險恩操。少與殷寅、顔真卿、柳芳、陸據、蕭穎士、李華、邵軫善，時爲語曰"殷顔柳陸，李蕭邵趙"，謂能全其交也。驊位省郎，衣食窶乏，俸單寡，諸子至徒步，人爲咨美。涇原兵反，驊竄山谷，病死，贈華州刺史。

父親趙驊，字雲卿，年輕時酷愛學習，崇尚清高爲人剛直。開元年間，考中進士科，補授太子正字，調任雷澤、河東丞。采訪使韋陟很器重他，上表安排他在幕府中任職。又任陳留采訪使郭納部下的支使。安禄山攻陷陳留，趙驊落入賊手。當時江西觀察使韋儇的族妹因丈夫爲京郊近縣官員不爲賊提供糧物，被收没爲使女。趙驊憐憫她，用錢贖出了韋氏，給予她豐厚的資財。叛賊平定，找到了她的近親將她送回，當時人稱贊他的義節。趙驊因曾落入賊中，貶爲晉江尉。過了一段，召入朝授任左補闕，多次提升任爲尚書比部員外郎。建中初年，升任秘書少監。喜愛交友行義，不因處境險惡與否影響操守。年輕時與殷寅、顔真卿、柳芳、陸據、蕭穎士、李華、邵軫關係密切，當時有言稱"殷顔柳陸，李蕭邵趙"，意思爲他們交情能始終如一。趙驊官至省郎，衣食貧乏，俸禄很少，以致諸子徒步行走，人們爲此嘆息稱美。涇原軍叛亂，趙驊逃入山谷，病死，追贈華州刺史。

宗儒第進士，授校書郎，判入等，補陸渾主簿。數月，拜右拾遺、翰林學士。時，父驊遷秘書少監，德宗欲寵其門，使一日并命。再遷司勛

趙宗儒考中進士科，授任校書郎，書判入等，補授陸渾主簿。數月後，授任右拾遺、翰林學士。當時，父親趙驊升任秘書少監，德宗爲了寵遇他們一家，在一天内同時任命他們父子。趙

員外郎。貞元六年，領考功事。自至德後考績失實，内外悉考中上，殿最混淆，至宗儒，黜陟詳當，無所回憚。右司郎中獨孤良器、殿中侍御史杜倫以過黜考，左丞裴郁、御史中丞盧佋降考中中，凡入中上者，纔五十人。帝聞善之，進考功郎中。累遷給事中。十二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服金紫。居二歲，罷爲太子右庶子，屏居慎静，奉朝請而已。遷吏部侍郎，召見，勞曰："知卿杜門六年，故有此拜，曩與先臣并命，尚念之邪?"宗儒俯伏流涕。元和初，檢校禮部尚書，充東都留守。三遷至檢校吏部、荆南節度使，散冗食戍二千人。歷山南西道、河中二鎮，拜御史大夫，改吏部尚書。

穆宗立，詔先朝所召賢良方正，委有司試。宗儒建言："應制而來者，當天子臨問。試有司，非國舊典，請罷之。"詔可。俄檢校右僕射，守太常卿。太常有《五方師子樂》，非大朝會不作。帝嗜聲色，宦官領教坊者，乃移書取之。宗儒不敢違，以訴宰相。宰相以事專有司，不應關白。以懦不職，罷爲太子少師。太和初，進太子太傅。文宗召訪政理，對曰："堯、舜之化，慈儉而已，願陛下守之。"帝納其言。六年，授司空，致仕。卒，年八十七，册贈司徒，謚曰昭。

宗儒以文學歷將相，位任崇劇，然無儀矩，以治生瑣碎失名。

宗儒二次提升任爲司勛員外郎。貞元六年，主管考功事務。從至德以後官員考績往往失實，内外官員考績都爲中上，優劣混淆，到趙宗儒任職後，升降進退周詳妥當，無所迴避毫不畏懼。右司郎中獨孤良器、殿中侍御史杜倫因過取消參考資格，左丞裴郁、御史中丞盧佋降考績爲中中，凡是考績達到中上的，一共纔五十人。皇帝聽説後認爲很好，進升爲考功郎中。多次升任爲給事中。十二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服金紫。任相二年，罷相爲太子右庶子，閉門静居，奉朝請而已。升任吏部侍郎，皇帝召見，慰勞他説："知道卿謝絶賓客六年，因此有此次授任，從前您曾與先父一同任命，還記得嗎?"趙宗儒伏在地上流淚。元和初年，任檢校禮部尚書，充任東都留守。三次提升任到檢校吏部、荆南節度使，遣散多餘戍卒二千人。歷任山南西道、河中二鎮節度使，授任御史大夫，改任吏部尚書。

穆宗即位，下詔命先朝所召來的賢良方正，交給有關部門進行考試。趙宗儒建議説："應制而來的，應由天子親自考試。讓有關部門考試，不符合國家舊制，請求停罷。"下詔批准。不久任檢校右僕射，仍兼太常卿。太常有《五方師子樂》，不是大的朝會不奏。皇帝酷愛音樂美色，宦官主管教坊的人，就移送公文要取樂人。趙宗儒不敢違抗，告訴宰相。宰相認爲此事應由主管部門決斷，不應禀報。以他懦弱不稱職，罷官爲太子少師。太和初年，進任太子太傅。文宗召他詢問治國之道，回答説："堯、舜的教化，仁慈勤儉而已，願陛下恪守此道。"皇帝接受了他的建議。六年，授任司空，退休。去世，享年八十七歲，追贈司徒，謚號爲昭。

趙宗儒以文學而歷任將相，官位顯赫，但做事没有規範，因治事瑣碎喪失聲譽。

竇易直

竇易直，字宗玄，京兆始平人。擢明經，補校書郎。十年不應辟，以判入等，爲藍田尉。累遷吏部郎中。元和六年，進御史中丞。繇陜虢觀察使，入爲京兆尹。萬年尉韓晤坐賕，

竇易直，字宗玄，京兆始平人。考中明經科，補授校書郎。十年没有受到徵用，因書判入等，任藍田尉。多次升任爲吏部郎中。元和六年，進任御史中丞。自陜虢觀察使，召入任京兆尹。萬年尉韓晤因受賄獲罪，竇易直命屬官審理

易直令官屬按之，得贓三十萬，憲宗疑未盡，詔窮治，至三百萬，貶易直爲金州刺史。久之，起爲宣歙、浙西觀察使。

這件事，獲得臟物三十萬，憲宗懷疑没有查清，下詔盡力追查，最後達三百萬，貶竇易直爲金州刺史。過了一段時間，起用爲宣歙、浙西觀察使。

長慶二年，李岕以汴州叛，易直欲出庫財賞軍，或謂給與無名，必且生患，乃止。時江、淮旱，漕物淹積不能前，軍士聞易直嚮言，其部將王國清指漕貨激衆謀亂。易直知之，械國清送獄，其黨數千群歡入獄，篡取之，欲大剽。易直登樓令曰："能誅亂者，一級賞千萬!"衆喜，反縛爲亂者三百餘人，易直悉斬之。入爲户部侍郎，判度支。四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轉門下侍郎，封晋陽郡公。即讓度支，置其俸三月，有詔停判。文宗立，檢校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入爲左僕射、判太常卿事。頃之，檢校司空，爲鳳翔節度。以疾還京師。卒，贈司徒，謚曰恭惠。

長慶二年，李岕占據汴州叛亂，竇易直打算取出府庫錢財賞賜將士，有人認爲賜與没有名目，定會生亂，於是作罷。當時江、淮天旱，漕運物資堆積滯留不能前進，士兵得知竇易直先前的話，部將王國清指着漕運貨物煽動衆人圖謀叛亂。竇易直知道了這件事，囚禁王國清押到獄中，他的同黨數千蜂擁入獄，搶奪王國清，準備大肆剽掠。竇易直登上城樓下令説："能誅殺叛亂的，斬首一級賞千萬！"衆人高興，反而捆縛作亂的三百餘人，竇易直將他們全部斬殺掉。召入朝任户部侍郎，主管度支。四年，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轉任門下侍郎，封晋陽郡公。他隨即辭讓度支，捨棄三個月俸禄，有詔書命停止由他主管度支事務。文宗即位，任檢校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任山南東道節度使。入朝爲左僕射、主管太常卿事。不久，任檢校司空，任鳳翔節度使。因病回到京師。去世，追贈司徒，謚號爲恭惠。

易直以公潔自喜，方執政，未嘗引用親黨。初，元和中，鄭餘慶議，僕射上儀，不與隔品官亢禮，易直爲中丞，奏駁之。及爲僕射，乃自用隔品致恭，爲時鄙笑。

竇易直以公正廉潔而自我欣賞，剛執政時，從不引進親黨。起初，元和年間，鄭餘慶建議，僕射上任時的禮儀，與不同品位的官員不再行對等之禮，竇易直任中丞，上奏駁斥了鄭餘慶的建議。等到他任僕射時，自己又使用隔品官致敬的禮儀，被時人所鄙視受到譏笑。

子紃，仕至渭南尉、集賢校理。妻父王涯被禍，宦官知易直子，得不死，貶循州司户參軍。

兒子竇紃，出仕任渭南尉、集賢校理。岳父王涯遭禍，宦官知道他是竇易直的兒子，得以免死，貶爲循州司户參軍。

贊曰：闞播舉李元平守汝州，賊縛而臣之。宰相不知人，果可敗國，德宗不以是責宰相，幾喪天下。晋懦弛苟安，滋欲以恩信傾賊，迂暗之人，烏可語功名會哉!

贊曰：闞播推薦李元平防守汝州，被叛賊捉住後馬上臣服於賊。宰相不能識人，果然可使國家敗亡啊，德宗不因此責備宰相，幾乎喪失天下。董晋懦弱放任苟且偷安，袁滋想用恩惠誠信使叛賊傾覆，都是迂腐昏昧之人，怎能讓他們躋身功名之列呢!



唐書卷一百五十二

列傳第七十七

張姜武李宋列傳

張鎰

張鎰，字季權，一字公度，國子祭酒後胤五世孫也。父齊丘，朔方節度使、東都留守。

張鎰，字季權，又字公度，是國子祭酒張後胤的五世孫。父親張齊丘，曾任朔方節度使、東都留守。

鎰以蔭授左衛兵曹參軍，郭子儀表爲元帥府判官，遷累殿中侍御史。乾元初，華原令盧樅以公事譙責邑人齊令詵。令詵，宦人也，銜之，構樅罪。鎰按驗當免官，有司承風以死論。鎰不直之，乃白其母曰："今理樅，樅免死而鎰坐貶。嘿則負官，貶則爲太夫人憂，敢問所安?"母曰："兒無累於道，吾所安也。"遂執正其罪，樅得流，鎰貶撫州司户參軍。徙晉陵令。江西觀察使張鎬表爲判官，遷屯田、右司二員外郎。居母喪，以孝聞。不妄交游，特與楊綰、崔祐甫善。

張鎰因祖上功業授任左衛兵曹參軍，郭子儀上表任用他爲元帥府判官，多次遷升任爲殿中侍御史。乾元初年，華原令盧樅因公事責備同鄉人齊令詵。齊令詵，是宦官，忌恨他，因此盧樅受誣陷獲罪。張鎰復查後認爲應當免官，有關部門迎合旨意以死罪論處。張鎰爲此而不平，就告訴他母親説："如今爲盧樅申訴，盧樅免於處死而我會獲罪貶官。沉默不語則有負國家，貶官又爲太夫人添憂，請問如何能使您安心?"母親説："兒不要有負於道義，我就安心了。"於是堅持糾正對盧樅的處罰，盧樅得以流放，張鎰貶爲撫州司户參軍。後改任晉陵令。江西觀察使張鎬上表任他爲判官，又升任屯田、右司二員外郎。爲母親守喪，以盡孝聞名。不輕易與人交往，衹與楊綰、崔祐甫關係密切。

大曆初，出爲濠州刺史，政條清簡，延經術士講教生徒。比去，州升明經者四十人。李靈耀反于汴，鎰團閲鄉兵嚴守禦，有詔褒美，擢侍御史，兼緣淮鎮守使。以最遷壽州刺史。歷江西、河中觀察使。不閲旬，改汴滑節度使，以病固辭，詔留私第。

大曆初年，出任濠州刺史，治政清明寬簡，引進經術之士講授且教習生徒，等他離任時，州中考中明經科的達四十人。李靈耀在汴州反叛，張鎰招集并訓練鄉兵嚴加守衛，皇帝下詔褒揚，升任侍御史，兼緣淮鎮守使。因考績優秀升任壽州刺史。歷任江西、河中觀察使。不到十天，又改任汴滑節度使，因病堅決辭任，皇帝下詔命他留在家中。

建中二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

建中二年，授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門下平章事。明年，以兩河用兵，詔省薄御膳及皇太子食物，鎰因奏減堂餐錢及百官稟奉三分一，以助用度。時黜陟使裴伯言薦潞州處士田佐時，詔除右拾遺、集賢院直學士。鎰以為禮輕，恐士不勸，復詔州縣吏以絹百匹、粟百石就家致聘，佐時卒不至。

郭子儀婿太僕卿趙縱為奴告，下御史劾治，而奴留內侍省。鎰奏言："貞觀時有奴告其主謀反者，太宗曰：'謀反理不獨成，尚當有他人論之，豈藉奴告耶？'乃著令：奴告主者斬。由是賤不得干貴，下不得凌上，教本既修，悖亂不萌。頃者，長安令李濟以奴得罪，萬年令霍晏因婢坐譴。輿臺下類，主反畏之，悖慢成風，漸不可長。建中元年五月辛卯詔書：奴婢告主，非謀叛者，同自首法，并準律論。由是獄訴衰息。今縱事非叛逆，而奴留禁中，獨下縱獄，情所不厭。且將帥功孰大於子儀，冢土僅乾，兩婿前已得罪，縱復繼之，不數月斥其三婿。假令縱實犯法，事不緣奴，尚宜録勛念亡，以從蕩宥，況為奴所訴耶？陛下方責武臣以討賊，彼雖見寵一時，不能忘懷於異日也。"帝納之，貶縱循州司馬，杖奴死。鎰召子儀家僮數百，暴示奴尸。

盧杞忌鎰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龍卒戍鳳翔，帝擇人以代，杞即謬曰："鳳翔將校，班秩素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杞復曰："陛下必以臣容貌蕞陋，不為三軍所信，恐後生變，臣不敢自謀，惟陛下擇之。"帝乃顧鎰曰："文武兼資，望重內外，無易卿者，其為朕撫盧龍士。"乃以中書侍郎為鳳翔、

事。第二年，因兩河用兵，皇帝下詔減少御膳和皇太子的食物，張鎰又因此上奏減少堂餐錢和百官官俸的三分之一，來資助國用。當時黜陟使裴伯言舉薦潞州處士田佐時，下詔授任田佐時爲右拾遺、集賢院直學士。張鎰認爲禮遇太輕，恐怕不足以獎勸士人，又下詔命州縣官吏帶絹百匹、粟百石到家聘請，田佐時始終未來。

郭子儀的女婿太僕卿趙縱被奴僕控告，下到御史臺審理治罪，而奴僕却留在了內侍省。張鎰上奏說："貞觀年間有奴僕告發主人謀反，太宗說：'謀反按理不能一人成事，還應有其他人舉報此事，怎能依據奴僕的上告呢？'於是在令中寫明：奴僕上告主人者處斬。從此卑賤不能干犯尊貴，下人不能侵凌主人，教化之本既已端正，逆亂纔不至於萌生。前者，長安令李濟因奴僕獲罪，萬年令霍晏因婢妾獲罪流放。低微卑賤之人，主人反倒畏懼他們，他們違逆傲慢成風，苗頭不可助長。建中元年五月辛卯下詔書：奴婢上告主人，不是謀反之罪，同於自首法，一并按律論處。從此上告案件減少。現在趙縱并非叛逆，而奴僕却留在宮中，衹將趙縱下獄，在情理上講不通。況且若論將帥的功勞哪一個能超過郭子儀，墳土纔乾，兩個女婿前者已經獲罪，趙縱又隨其後，没幾個月貶斥了他的三個女婿。假使趙縱確實犯法，事情不是出自奴僕告發，還應追録功勞顧念亡臣，從寬免罪，何況是被奴僕上告的呢？陛下正重視武臣討伐叛賊，他們當時雖然受到寵信，過後也不能馬上就忘懷了。"皇帝接受，貶趙縱爲循州司馬，用杖打死奴僕。張鎰召來郭子儀家中僮僕數百人，將奴僕暴尸示衆。

盧杞忌恨張鎰剛直，想除去他。此時朱泚率盧龍軍戍守鳳翔，皇帝挑選人來替代他，盧杞立刻謊稱："鳳翔將校，官品一向很高，不是宰相重臣，不能鎮撫，臣應前去。"皇帝不允許。盧杞又說："陛下如果認爲臣容貌醜陋身材矮小，不被三軍所信服，恐怕以後會發生變亂，臣就不敢主動謀求，衹請陛下挑選。"皇帝就看着張鎰說："文武兼備，望重內外，没有能取代卿的，希望爲朕安撫盧龍士兵。"於是張鎰以中書侍郎

隴右節度使。鎰知爲杞陰中，然辭窮，因再拜受詔。頃之，與吐蕃相尚結贊盟清水，約牛馬爲牲。鎰耻與盟，將末殺其禮，乃紿語吐蕃，以羊豕犬代之。

帝幸奉天，鎰罄家貲將自獻行在。而營將李楚琳者，嘗事朱泚，得其心。軍司馬齊映等謀曰："楚琳必爲亂。"乃遣屯隴州。楚琳知之，稽故未行。鎰以帝在外，心憂惑，謂已亟去，不爲備。楚琳夜率其黨王汾、李卓、牛僧伽等作亂，齊映自竇出，齊抗托傭，皆免。鎰縋城走，不及遠，與二子爲候騎所執，楚琳殺之，屬官王沼、張元度、柳遇、李溆皆死。詔贈鎰太子太傅。

出任鳳翔、隴右節度使。張鎰知道被盧杞暗算，但無話可説，於是兩拜後接受詔命。不久，張鎰與吐蕃宰相尚結贊在清水會盟，約定用牛馬做祭品。張鎰耻於與其會盟，想降低禮儀規格，於是對吐蕃説用羊猪犬代替。

皇帝駕臨奉天，張鎰拿出全部家財準備親自獻到皇帝臨時住所。而營中將領李楚琳，曾事奉朱泚，得到朱泚的喜愛。軍司馬齊映等人計議説："李楚琳定要作亂。"於是派他屯駐隴州。李楚琳得知此事，拖延不去。張鎰因皇帝在外，心中憂慮，認爲李楚琳已經離去，不作防備。李楚琳夜間率領同黨王汾、李卓、牛僧伽等人作亂，齊映從洞中逃走，齊抗裝作奴僕，都幸免。張鎰用繩下城逃出，没來得及走遠，與兩個兒子被巡視騎兵抓到，李楚琳殺死了他們，屬下官員王沼、張元度、柳遇、李溆都遇害。後皇帝下詔追贈張鎰爲太子太傅。

姜公輔

姜公輔，愛州日南人。第進士，補校書郎，以制策異等授右拾遺，爲翰林學士。歲滿當遷，上書以母老賴禄而養，求兼京兆户曹參軍事。公輔有高材，每進見，敷奏詳亮，德宗器之。

朱滔助田悦也，以蜜裹書間道邀泚，太原馬燧獲之，泚不知也，召還京師。公輔諫曰："陛下若不能坦懷待泚，不如誅之，養虎無自詒害。"不從。俄而涇師亂，帝自苑門出，公輔叩馬諫曰："泚嘗帥涇原，得士心，向以滔叛奪之兵，居常怫鬱不自聊，請馳騎捕取以從，無爲群凶得之。"帝倉卒不及聽。既行，欲駐鳳翔倚張鎰。公輔曰："鎰雖信臣，然文吏也，所領皆朱泚部曲，漁陽突騎，泚若立，涇軍且有變，非萬全策也。"帝亦記桑道茂言，遂之奉天。不數日，鳳翔果亂，殺鎰。帝在奉天，有言泚反者，請爲守備。盧杞曰："泚忠正

姜公輔，愛州日南人。考中進士科，補授校書郎，因制策高等授任右拾遺，爲翰林學士。任職期滿應當升官，上書以母親年老靠他的俸禄贍養，請求兼任京兆户曹參軍事。姜公輔才智過人，每次進見，陳述非常詳明，德宗很器重他。

朱滔幫助田悦，用蜜丸藏信從小路前去約朱泚，被太原馬燧查獲，朱泚不知道，被召回京城。姜公輔進諫道："陛下如果不能推心置腹對待朱泚，不如殺掉他，不要養虎貽患。"皇上不聽。不久涇原軍隊叛亂，皇帝從苑門出逃，姜公輔攔馬進諫道："朱泚曾任涇原軍節帥，很得軍心，先前因朱滔叛亂奪去他的兵權，平常憤憤不平不安本分，請派快騎前去將他抓來隨從皇上走，不要被那群凶賊得到他。"皇帝倉猝没來得及采納。出行以後，準備停駐鳳翔倚靠張鎰。姜公輔説："張鎰雖是忠臣，然而是文官，所率之兵都是朱泚的舊部，以及漁陽突騎，朱泚如被擁立，涇原軍隊定會有變，前往鳳翔不是萬全之計。"皇帝也記起桑道茂的話，於是前往奉天。没幾天，鳳翔軍隊果然叛亂，殺害張鎰。皇帝在

篤實，奈何言其叛，傷大臣心！請百口保之。”帝知群臣多勸泚奉迎乘輿者，乃詔諸道兵距城一舍止。公輔曰：“王者不嚴羽衛，無以重威靈。今禁旅單寡而士馬處外，爲陛下危之。”帝曰：“善。”悉内諸軍。泚兵果至，如所言，乃擢公輔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奉天，有人說朱泚造反，請求事先作出防備，盧杞說：“朱泚忠正誠實，爲何說他叛亂，傷害大臣之心！臣請求用一家百口爲他擔保。”皇帝知道群臣有多人勸說朱泚奉迎皇帝乘輿，於是下詔各道軍隊在距離州城一舍處停駐。姜公輔說：“君王羽衛不嚴，無以加重聲威。現在禁軍單薄而軍隊在外，臣爲陛下感到憂懼。”皇帝說：“好。”令各路軍隊全部進城。朱泚軍果然到來，正如姜公輔所言。於是升任姜公輔爲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帝徙梁，唐安公主道薨。主性仁孝，許下嫁韋宥，以播遷未克也。帝悼之甚，詔厚其葬。公輔諫曰：“即平賊，主必歸葬，令行道宜從儉，以濟軍興。”帝怒，謂翰林學士陸贄曰：“唐安之葬，不欲事塋壠，令累甓爲浮圖，費甚寡約，不容宰相關預，苟欲指朕過爾！”贄曰：“公輔官諫議，職宰相，獻替固其分。本立輔臣，朝夕納誨，微而弼之，乃其所也。”帝曰：“不然，朕以公輔才不足以相，而又自求解，朕既許之，内知且罷，故賣直售名爾。”遂下遷太子左庶子，以母喪解。復爲右庶子。

皇帝移駕梁州，唐安公主在途中死去。公主秉性仁孝，已許諾下嫁韋宥，因流亡没有成婚。皇帝非常悲傷，下詔爲她厚葬。姜公輔進諫道：“平定叛賊以後，公主定會遷回下葬，現在在途中應當從儉，以保障軍需。”皇帝發怒，對翰林學士陸贄說：“安葬唐安公主，我并不想修造墳墓，命人砌磚爲塔，費用很少，不容宰相干預，不過衹想指責朕的過失罷了！”陸贄說：“姜公輔官居諫議大夫，職位爲宰相，直言進諫本來就是他的職責。設立輔臣本意，在於讓皇上朝夕能聽受勸誨，遇到小過則加以匡正，這纔算盡到輔臣之責了。”皇帝說：“并非如此，朕認爲姜公輔才幹不足以擔當宰相，而又自己要求解職，朕既已同意，他心中知道將要罷免，因此誇耀正直以邀取名聲罷了。”於是貶任姜公輔爲太子左庶子，因母親去世而解職，服喪期滿又起任右庶子。

久不遷，陸贄爲相，公輔數求官，贄密謂曰：“竇丞相嘗言，爲公擬官屢矣，上輒不悅。”公輔懼，請爲道士，未報。它日又言之，帝問故，公輔隱贄言，以參語對。帝怒，黜公輔泉州別駕，遣使齎詔讓參。順宗立，拜吉州刺史，未就官卒。憲宗時，贈禮部尚書。

很久没有升遷，陸贄任宰相，姜公輔多次求官，陸贄私下對他說：“竇丞相曾說過，多次打算任你爲官，皇上總是不高興。”姜公輔畏懼，請求做道士，没有批覆。過了幾天又說起這事，皇帝詢問原因，姜公輔隱瞞了陸贄的話，用竇參的話回答。皇帝發怒，罷姜公輔爲泉州別駕，派使者持詔書責備竇參。順宗即位，授任他爲吉州刺史，没到任去世。憲宗時，追贈禮部尚書。

武元衡

武元衡字伯蒼。曾祖載德，則天皇后之族弟。祖平一，有名。

武元衡，字伯蒼。曾祖武載德，是則天皇后的族弟。祖父武平一，有名。

元衡舉進士，累爲華原令。畿輔鎮軍督將，皆驕横橈政，元衡移疾

武元衡考中進士科，多次任官爲華原令。京畿鎮軍督將，他們都驕横跋扈破壞時政，武元衡

去。德宗欽其才，召拜比部員外郎，歲內三遷至右司郎中，以詳整任職。擢爲御史中丞。嘗對延英，帝目送之，曰："是真宰相器！"

順宗立，王叔文使人誘以爲黨，拒不納。俄爲山陵儀仗使，監察御史劉禹錫求爲判官，元衡不與，叔文滋不悦。數日，改太子右庶子。會册皇太子，元衡贊相，太子識之。及即位，是爲憲宗，復拜中丞，進户部侍郎。元和二年，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判户部事。帝素知元衡堅正有守，故眷禮信任異它相。浙西李錡求入覲，既又稱疾，欲賒其期。帝問宰相鄭絪，絪請聽之，元衡曰："不可，錡自請入朝，詔既許之，而復不至，是可否在錡。陛下新即位，天下屬耳目，若奸臣得遂其私，則威令去矣。"帝然之，遽追錡。而錡計窮，果反。

是時，蜀新定，高崇文爲節度，不知吏治，帝難其代。詔元衡檢校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爲劍南西川節度使，繇蕭縣伯封臨淮郡公，帝御安福門慰遣之。崇文去成都，盡以金帛、帟幕、伎樂、工巧行，蜀幾爲空。元衡至，綏靖約束，儉己寬民，比三年，上下完實，蠻夷懷歸。雅性莊重，雖淡於接物，而開府極一時選。

八年，召還秉政。李吉甫、李絳數争事帝前，不叶，元衡獨持正無所違附，帝稱其長者。吉甫卒，淮、蔡用兵，帝悉以機政委之。王承宗上疏請赦吴元濟，使人白事中書，悖慢不恭，元衡叱去。承宗怨，數上章誣詆。未幾入朝，出靖安里第，夜漏未盡，賊乘暗呼曰："滅燭！"射元衡中

上書稱病去職。德宗欣賞他的才能，召入朝授任比部員外郎，一年三遷做到右司郎中，因周密嚴整稱職。升任爲御史中丞。曾在延英殿奏對，皇帝目送他退出，説："真是宰相之材！"

順宗即位，王叔文派人拉攏他作同黨，他拒不接受。不久任山陵儀仗使，監察御史劉禹錫求任判官，武元衡没有授予，王叔文愈不高興。幾天後，調任他爲太子右庶子。適值册封皇太子，武元衡任相者贊禮，太子認識了他。等到即位，就是憲宗，又授任他爲御史中丞，進任户部侍郎。元和二年，被授任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管户部事。皇帝早就知道武元衡堅持正義有操守，因此器重且信任他禮遇不同於其他宰相。浙西李錡請求入覲，既而又稱病，想寬延期限。皇帝詢問宰相鄭絪，鄭絪請皇帝批准他，武元衡説："不可以，李錡自己請求入朝，既已下詔批准，他又不來，這樣就等於由李錡掌握可否之權了。陛下剛即位，天下矚目，如果奸臣得以隨順私欲，那麽威令就將不復存在了。"皇帝認爲很對，立刻催促李錡，而李錡無計可施，果然造反。

這時，蜀地剛被平定，高崇文任節度使，不懂吏事，皇帝難於選出接任者。下詔命武元衡任檢校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任劍南西川節度使，從蕭縣伯進封臨淮郡公，皇帝親臨安福門慰問他并爲他送行。高崇文離開成都，將金帛、帳幕、伎樂、工匠全部帶走，蜀中幾乎空竭。武元衡到任，安撫約束，克制自己寬待下民，三年時間，上下充實，蠻夷歸心。他性格一向莊重，雖然淡於交往，但幕府中極盡一時的人才。

八年，將他召回朝廷執政。李吉甫、李絳多次在皇帝面前争論事情，兩人不和，武元衡衹論是非而無所依附，皇帝稱贊他有長者風度。李吉甫去世，淮、蔡用兵，皇帝將機要政務全部交付給他。王承宗上書請求赦免吴元濟，派人到中書省辯白此事，却傲慢無禮，武元衡將他呵斥下去。王承宗怨恨，多次上表章誣告詆毁武元衡。没多久武元衡上朝，從靖安里第宅出來，夜禁還

肩，復擊其左股，徒御格鬥不勝，皆駭走，遂害元衡，批顱骨持去。邏司傳噪盜殺宰相，連十餘里，達朝堂，百官恂懼，未知主名。少選，馬逸還第，中外乃審知。是日，仗入紫宸門，有司以聞，帝震驚，罷朝，坐延英見宰相，哀慟，爲再不食。贈司徒，謚曰忠愍。詔金吾、府、縣大索，或傳言曰："無搜賊，賊窮必亂。"又投書於道曰："毋急我，我先殺汝。"故吏卒不窮捕。兵部侍郎許孟容言於帝曰："國相横尸路隅而盜不獲，爲朝廷辱。"帝乃下詔："能得賊者賞錢千萬，授五品官。與賊謀及舍賊能自言者亦賞。有不如詔，族之。"積錢東西市以募告者。於是左神策將軍王士則、左威衛將軍王士平以賊聞，捕得張晏等十八人，言爲承宗所遣，皆斬之。逾月，東都防禦使吕元膺執淄青留邸賊門察、訾嘉珍，自言始謀殺元衡者，會晏先發，故藉之以告師道而竊其賞，帝密誅之。

未結束，盜賊乘黑暗喊道："滅燭！"射中武元衡肩部，又擊中他的左腿，隨從馬伕格鬥不能取勝，全都驚慌逃跑了，於是盜賊殺害了武元衡，砍下頭顱帶走。巡邏士兵傳呼盜賊殺害宰相，彼此相接達十餘里，直到朝堂，百官惶恐不安，不知死者是誰。没多久，馬匹脱繮跑回府中，朝廷内外之人方纔確知。這天，朝會儀仗進入紫宸門，有關部門上奏，皇帝震驚，停止朝會，在延英殿接見宰相，哀傷痛惜，爲此二餐未食。追贈武元衡爲司徒，謚號忠愍。下詔命金吾、府、縣大肆搜捕，有人傳言説："不要搜捕盜賊，賊被逼急了定會作亂。"又在道上投書寫道："不要逼我，我先殺你。"因此吏卒全都不盡力搜捕。兵部侍郎許孟容對皇帝説："國相横尸路上而盜賊却抓不到，這是朝廷的耻辱。"皇帝於是下詔："能抓住盜賊的賞錢千萬，授任五品官。與盜賊同謀但能捨棄盜賊自首的也給賞賜。假如不聽從詔命，滅族。"在東西市堆積賞錢來招人告發。於是左神策將軍王士則、左威衛將軍王士平查出盜賊前來報告，抓獲張晏等十八人，他們説是受王承宗派遣，朝廷將他們全都斬殺。過了一個月，東都防禦使吕元膺抓住淄青鎮留官邸客館的盜賊門察、訾嘉珍，他們聲稱本是自己最先密謀殺害武元衡，正巧張晏先動手了，因此乘機告李師道來騙取賞錢。皇帝秘密誅殺了他們。

初，京師大恐，城門加兵誰何，其偉狀異服、燕趙言者，皆驗訊乃遣。公卿朝，以家奴持兵呵衛，宰相則金吾彀騎導翼，每過里門，搜索喧嘩。因詔寅漏上二刻乃傳點云。

當初出事之後，京城非常惶恐，城門增加士兵盤查詰問，凡是身材高大穿着衣服異樣者、有燕趙口音者，都盤問查驗後纔放行。公卿朝會，都帶家奴手執兵器護衛，宰相則由金吾武裝騎兵導引護衛。每經過坊門，都要搜索喧嘩。於是下詔寅時過二刻再傳點然後召集朝會司事之人。

從父弟儒衡。

堂弟武儒衡。

武儒衡

儒衡，字廷碩，姿狀秀偉，不妄言，與人交，終始一節。宰相鄭餘慶不事華潔，門下客多垢衣敗服，獨儒衡上謁，未嘗有所易，以莊詞正色見重於餘慶。元衡歿，帝待之益厚，累遷户部郎中，知諫議大夫事，俄兼知

武儒衡，字廷碩，風姿秀偉，不隨意發言，與人交往，始終如一。宰相鄭餘慶不修邊幅，門下賓客多穿破舊衣服，惟獨武儒衡拜見時，他從不輕慢，因言辭氣度莊重受到鄭餘慶的器重。武元衡去世，皇帝更加禮敬他，多次升任爲户部郎中，主持諫議大夫事務，不久兼起草制誥。皇甫

制誥。皇甫鎛以宰相領度支，剝下以媚天子，儒衡疏其狀。鎛自訴於帝，帝曰："乃欲報怨邪?"鎛不敢對。

鎛以宰相身份兼任度支，削剥百姓來取悦天子，武儒衡上疏説明其中的真實情况，皇甫鎛自己又向皇帝申訴，皇帝説："這是想報私仇嗎?"皇甫鎛不敢回答。

儒衡論議勁正，有風節，且將大用。宰相令狐楚忌之，會以狄兼謨爲拾遺，楚自草制，引武后革命事，盛推仁傑功，以指切儒衡，且沮止之。儒衡泣見上曰："臣祖平一，當天后時，避仕終老，不涉於累。"帝慰勉之，自是薄楚爲人也。遷中書舍人。時元稹倚宦官，知制誥，儒衡鄙厭之。會食瓜，蠅集其上，儒衡揮以扇，曰："適從何處來，遽集於此?"一坐皆失色。然以疾惡太分明，終不至大任，以兵部侍郎卒，年五十六，贈工部尚書。

武儒衡論議剛直，有氣節，皇帝準備重用。宰相令狐楚忌恨他，正趕上要任用狄兼謨爲拾遺，令狐楚親自起草制書，援引武后革命之事，大加推崇狄仁傑的功勞，以此來含沙射影攻擊武儒衡，企圖阻止皇帝重用他。武儒衡哭泣拜見皇上説："臣祖父武平一，在天后時，迴避未仕老死家中，因此没有受到牽累。"皇帝安慰勸勉他，從此鄙視令狐楚的爲人。升任武儒衡爲中書舍人。當時元稹倚靠宦官，而任知制誥，武儒衡鄙視討厭他。正趕上吃瓜，蒼蠅落在瓜上，武儒衡揮扇驅趕，説："你剛從何處來，馬上就聚集到這裏?"滿座都失色。然而因爲善惡過於分明，最終未被重用，去世時任兵部侍郎，終年五十六歲，追贈工部尚書。

李絳　李璋

李絳，字深之，系本贊皇。擢進士、宏辭，補渭南尉，拜監察御史。元和二年，授翰林學士，俄知制誥。會李錡誅，憲宗將輦取其貲，絳與裴垍諫曰："錡僭侈誅求，六州之人怨入骨髓。今元惡傳首，若因取其財，恐非遏亂略、惠綏困窮者。願賜本道，代貧民租賦。"制可。樞密使劉光琦議遣中人持赦令賜諸道，以哀饋餉，絳請付度支鹽鐵急遞以遣，息取求之弊。光琦引故事以對，帝曰："故事是耶，當守之；不然，當改。可循舊哉!"

李絳，字深之，本是贊皇人。考中進士、博學宏辭科，補授渭南尉，任監察御史。元和二年，授任翰林學士，不久參預起草制誥。適值李錡被誅殺，憲宗打算没收他的家財然後用車載運到京城，李絳與裴垍勸諫道："李錡非法徵收大肆揮霍，六州百姓恨之入骨。現在首惡已經傳首，如果乘機取走他的資財，恐怕不是阻止變亂、安撫救濟貧困者的做法。希望能將財物賜還本道，代替貧民的租賦。"下制批准。樞密使劉光琦曾建議派宦官携帶赦令頒賜各道，并向各道索取進獻的糧餉，李絳請求交由度支鹽鐵派人疾速召回，制止了求取的弊端。劉光琦援引舊例答覆，皇帝説："舊例正確，應該堅持；不正確，就應改正。怎能因循舊制呢！"

帝嘗稱太宗、玄宗之盛："朕不佞，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無愧謚號，不爲宗廟羞，何行而至此乎?"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己，尊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

皇帝曾稱贊太宗、玄宗盛世説："朕無才，希望接近二祖的道德與盛業，無愧於謚號，不辱宗廟，怎樣做能達到這樣?"李絳説："陛下確實能約束且勉勵自己，尊敬道德君子，疏遠奸詐小人，進用忠直臣子。與大臣言論，恭敬而信任他們，不要讓小人參政；與賢臣交往，親近并以禮

禮，無使不肖與焉。去官無益於治者，則材能出；斥宫女之希御者，則怨曠銷。將帥擇，士卒勇矣；官師公，吏治輯矣。法令行而下不違，教化篤而俗必遷。如是，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諸紳。”即詔絳與崔群、錢徽、韋弘景、白居易等搜次君臣成敗五十種，爲連屏，張便坐。帝每閲視，顧左右曰：“而等宜作意，勿爲如此事。”

相待，不要讓不好的人參與進來。罷去無益於政治的官員，那麼有才能的官員纔會顯露出來；放出很少能侍奉皇上的宫女，那麼怨恨别離的情緒就會消除。將帥得人，士卒就英勇；官長公道，吏治就修整。法令得以執行下人不敢違背，教化純正風俗必然改變。如此，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這還會遥遠不可企及嗎？説了不做，没有用處，做了而達不到，也没有用處。”皇帝説：“此話很好，朕一定將它寫到紳帶上。”立刻下詔命李絳與崔群、錢徽、韋弘景、白居易等人編定君臣成敗五十種，做成多扇屏風，布置在便座。每當皇帝看到，就會對左右説：“你們應該留意，不要做這樣的事。”

是時，盛興安國佛祠，倖臣吐突承璀請立石紀聖德焉，營構華廣，欲使絳爲之頌，將遺錢千萬。絳上言：“陛下蕩積習之弊，四海延頸望德音，忽自立碑，示人以不廣。《易》稱：‘大人與天地合德。’謂非文字所能盡，若令可述，是陛下美有分限。堯、舜至文、武，皆不傳其事，惟秦始刻嶧山，揚暴誅伐巡幸之勞，失道之君，不足爲法。今安國有碑，若敘游觀，即非治要；述崇飾，又非政宜。請罷之。”帝怒，絳伏奏愈切，帝悟曰：“微絳，我不自知。”命百牛倒石，令使者勞諭絳。襄陽裴均違詔書，獻銀壺瓮數百具，絳請歸之度支，示天下以信。帝可奏，仍赦均罪。時議還盧從史昭義，已而將復召之，從史以軍無見儲爲解。李吉甫謂鄭絪漏其謀，帝召絳議，欲逐絪，絳爲開白，乃免。

當時，大舉興建安國佛祠，寵臣吐突承璀請求立石記録聖德，營造華麗規模很大，想讓李絳爲此作頌，準備給他一千萬錢。李絳上奏説：“陛下掃除多年的積弊，全國爲之感動，忽然爲自己立碑，顯示自己不能以天下爲懷。《易》稱：‘大人與天地合德。’是説大人之德不是文字所能盡述的，如果能寫盡，就是陛下的美德有限度。唐堯、虞舜到周文王、周武王，都不傳布他們的事迹，祇有秦始皇開始刻石於嶧山，宣揚他誅除討伐巡游的功勞，那是無道的君主，不足取法。如今在安國祠立碑，如果敘述游覽觀賞，則不屬治政的關鍵；敘述它華美裝飾，又與爲政不相適宜。請停罷此事。”皇帝惱怒，李絳上奏更加懇切，皇帝醒悟説：“不是李絳，我自己還不明白。”命令用百頭牛拉倒石碑，派使者慰問李絳。襄陽裴均違背詔命，進獻銀壺銀瓮數百件，李絳請求將這些送歸度支，以誠信昭示天下。皇帝批准了他的奏議，但還是赦免了裴均之罪。當時商議將盧從史送回昭義軍，不久打算再次召回他，盧從史以軍中現無儲積作爲藉口，李吉甫認爲是鄭絪泄漏計謀，皇帝召來李絳商議準備貶斥鄭絪，李絳爲他解釋開脱，於是得免。

絳見浴堂殿，帝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憸人以此營誤上心。自古納諫昌，

李絳在浴堂殿拜見皇帝，皇帝説：“近來諫官多結成朋黨，論奏不實，大都陷於誹謗譏諷，我想罷除其中最嚴重的。如何？”李絳説：“這不是陛下的意思，定是奸邪的人用這話迷惑皇上之

拒諫亡。夫人臣進言於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有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財十二。何哉？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雖開納奬勵，尚恐不至，今乃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

心。自古納諫者昌，拒諫者亡。人臣向皇上進言，難道是容易的事嗎？君王尊貴如天，臣下卑微如地，加之皇上有雷霆震怒的威嚴，那些人日思夜想，開始想陳述十件事，没多久就減去五六件，等到將要上奏，又畏懼削除一半，因此上達於皇帝的衹有十分之二罷了。爲什麽呢？就在於冒着遭遇不測之禍的風險，結果對於自身却没有好處罷了。即使廣開言路納諫奬勵，還怕無人進諫，現在却想貶逐斥責他們，使正直之士閉口，對社稷無利啊。”皇帝説：“没有卿的這些話，我不知諫諍的益處。”

初，承璀討王承宗，議者皆言古無以宦人統師者，絳當制書，固争，帝不能奪，止詔宰相授敕。承璀果無功還，加開府儀同三司。絳奏：“承璀喪師，當抵罪，今寵以崇秩，後有奔軍之將，蹈利干賞，陛下何以處之？”又數論宦官横肆，方鎮進獻等事。自知言切，且斥去，悉取内署所上疏稿焚之，以俟命。帝果怒，絳謝曰：“陛下憐臣愚，處之腹心之地，而惜身不言，乃臣負陛下；若上犯聖顔，旁忤貴倖，因而獲罪，乃陛下負臣。”於是帝動容曰：“卿告朕以人所難言者，疾風知勁草，卿當之矣。”遂繇司勛郎中進中書舍人。翌日，賜金紫，親擇良笏與之，且曰：“異時膺顧托南面，當如此。”絳頓首。

起初，吐突承璀討伐王承宗，謀議的人都説自古從無用宦官統率軍隊的，正趕上李絳當班起草制書，他堅决争論，皇帝不能改變他的意志，衹好下詔不必宰相授敕。吐突承璀果然無功而回，加任開府儀同三司。李絳上奏：“吐突承璀損兵折將，應當處罪，現在却以高官來表示寵信，以後若有逃亡的將領，追逐利益要求賞賜，陛下如何處理？”又多次論述宦官横行，方鎮進獻等事情。自知言詞激切，將被貶黜，將内署所上奏疏的底稿全部取出燒掉，以聽候朝命。皇帝果然惱怒，李絳謝罪説：“陛下憐憫愚臣，將我安置在心腹重位，假如惜命不説，就是臣辜負陛下；若冒犯皇上，觸怒貴寵之人，因此獲罪，是陛下有負於臣。”因此皇帝感動地説：“卿告訴朕人所難言的話，疾風知勁草，卿正符合此語。”於是由司勛郎中進升中書舍人。第二天，賜金紫，皇帝親手爲他挑選好的笏板給他，并説：“以後受命顧托治理天下，也應該這樣。”李絳叩頭。

烏重胤縛盧從史，而承璀牒署昭義留後，絳曰：“澤潞據山東要害，磁、邢、洺跨兩河間，可制其合從。今孽豎就禽，方收威柄，遽以偏將莅本軍，綱紀大紊矣。河南、北諸鎮，謂陛下啖以官爵，使逐其帥，其肯默然哉？宜以孟元陽爲澤潞，而以重胤節度三城，兩河諸侯聞之，必欣然。”帝從之。

烏重胤捉住盧從史，吐突承璀下達授官文牒任命烏重胤爲昭義軍留後，李絳説：“澤潞據於山東要害之處，磁、邢、洺地跨兩河之間，可以牽制他們聯合生事，現在孽賊被擒，朝廷剛剛收回威權，却馬上任用偏將就任本官，這樣會使綱紀大亂了啊。河南、河北各鎮，會認爲陛下是用官爵收買人心，假使他們驅逐主帥，難道也能够默不作聲嗎？應任命孟元陽爲澤潞節度使，任命烏重胤爲三城節度使，兩河方鎮聽説，一定會欣

然從命。”皇帝同意了。

張茂昭舉族入覲，絳上言：“任迪簡既往代，則士之從茂昭，皆爲定人，宜亟授以官，且遣使者詔其麾下皆聽茂昭節度。”有詔拜河中節度使。會迪簡以帑庮匱竭，稍簡罷士之疲老者，人情不安，迪簡亦危，絳請斥禁帑絹十萬以濟事機。吳少誠病甚，絳建言：“淮西地不與賊接，若朝廷命帥，今乃其時，有如阻命，則决可討矣。然鎮、蔡不可并取，願赦承宗，趣立蔡功。”時江淮大旱，帝下赦令有所蠲弛，絳言：“江淮流亡，所貸未廣，而官人猥積，有怨鬲之思，當大出之，以省經費。嶺南之俗，鬻子爲業，可聽；非券劑取直者，如掠賣法，敕有司一切苛止。”帝皆順納。

張茂昭率全族入京朝覲，李絳上奏：“任迪簡已經前去替代他，而現在跟隨張茂昭的兵士，都是定州人，應馬上授任他官職，并派使者下詔命部下都要聽從張茂昭調動。”皇帝下詔授任張茂昭爲河中節度使。此時任迪簡因府庫空虚，大舉裁减老兵弱卒，人心不安，任迪簡處境也很危急，李絳請求拿出宫中庫藏絹帛十萬匹來解救危機。吳少誠病重，李絳建議説：“淮西地界與叛賊互不相接，假如朝廷要任命節帥，現在正是時機，如果違抗朝命，當即就可去討伐。但鎮、蔡不可同時奪取，希望能赦免王承宗，派他制服蔡州。”當時江淮大旱，皇帝下赦令對那裏的賦税有所蠲免寬减，李絳説：“江淮流亡之人，能接受到寬免税賦者并不廣泛，而目前宫人聚積滯留，有被隔絶的怨憤，應大量放出她們，來節省經費。嶺南風俗，賣子爲業，可以聽任；如果没有契約而收取錢財的，依掠賣法處置，可以下敕到有關部門一律嚴禁。”皇帝全聽取采納。

後閱月不賜對，絳謂：“大臣持禄不敢諫，小臣畏罪不敢言，管仲以爲害霸最甚。今臣等飽食不言，無履危之患，自爲計得矣，顧聖治如何？”有詔明日對三殿。帝嘗畋苑中，至蓬萊池，謂左右曰：“絳嘗以諫我，今可返也。”其見禮憚如此。

後來一個多月没有賜命召見問對，李絳説：“大臣拿俸禄不敢上諫，小臣怕得罪不敢進言，管仲認爲此事危害霸業最大。現在臣這些人飽食終日却不説話，没有步入危險的憂患，對自己是得到好處了，但對聖治又怎麽樣呢？”有詔書命第二天在三殿問對。皇帝曾在禁苑中游獵，到蓬萊池，對左右説：“李絳曾用此諫止我，現在可以回去了。”他被皇帝敬畏禮重就是如此。

帝怪前世任賢以致治，今無賢可任，何耶？對曰：“聖王選當代之人，極其才分，自可致治。豈借賢異代，治今日之人哉？天子不以己能蓋人，痛折節下士，則天下賢者乃出。”帝曰：“何知其必賢而任之？”對曰：“知人誠難，堯、舜以爲病。然循其名，驗以事，所得十七。夫任官而辨廉，措事不阿容，無希望依違之辭，無邪媚愉悦之容，此近於賢矣。賢則當任，任則當久。賢者中立而寡助，舉其類則不肖者怨，杜邪徑則懷奸者

皇帝奇怪前代任用賢才得以達到天下大治，而現在却没有賢才可任，是什麽原因？他回答説：“聖王挑選當代之人，人盡其才，自然可以得到大治。難道要向前朝借用賢才，治理今日之人嗎？天子不以自己的才能壓制他人，决心降低身份禮遇賢士，那麽天下賢臣就能出現。”皇帝説：“如何知道他確實是賢才而加以任用？”回答説：“瞭解人確實不易，堯、舜也認爲很難。但根據他的名聲，用他的行事來驗證，所得也有十分之七。任職而明察不惑，辦事不奉迎，没有熱衷名利遲疑觀望的言辭，没有獻媚取悦的表現，這就接近賢才標準了。賢才就應任用，任用又應

疾，一制度則貴戚毁傷，正過失則人君疏忌。夫然，用賢豈容易哉?”帝曰：“卿言得之矣。”

持久。賢人行事剛正而很少援助，推舉同類人那麽不好的人會怨恨他們，杜絶邪路則心懷奸邪的人痛恨他們，嚴明制度則貴戚詆毁傷害他們，匡正過失則君主忌諱疏遠他們。如此，任用賢才怎能容易呢?”皇帝説：“卿所言已説到關鍵了。”

六年，罷學士，遷户部侍郎，判本司。帝以户部故有獻，而絳獨無有，何哉？答曰：“凡方鎮有地則有賦，或嗇用度易羨餘以爲獻。臣乃爲陛下謹出納，烏有羨赢哉？若以爲獻，是徙東庫物實西庫，進官物結私恩。”帝瞿然悟。帝每有詢訪，隨事補益，所言無不聽，欲遂以相。而承璀寵方盛，忌其進，陰有毁短，帝乃出承璀淮南監軍；翌日，拜絳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高邑男。方江淮歲儉，民荐饑，有御史使還，奏不爲災，帝以語絳，答曰：“方隅皆陛下大臣，奏孰不實？而御史苟悦陛下耳。凡君人者當任大臣，無使小臣得以間，願出其名顯責之。”李吉甫嘗盛贊天子威德，帝欣然，絳獨曰：“陛下自視今日何如漢文帝時?”帝曰：“朕安敢望文帝?”對曰：“是時賈誼以爲措火積薪下，火未及然，因以爲安，其憂如此。今法令所不及者五十餘州，西戎内訌，近以涇、隴爲鄙，去京師遠不千里，烽燧相接也；加比水旱無年，倉廪空虚。誠陛下焦心銷志求濟時之略，渠便高枕而卧哉!”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鯁，真宰相也。”遣使者賜酴醾酒。

六年，免去學士，升任户部侍郎，主管本司。皇帝認爲户部過去有進獻，而惟獨李絳任職時却没有了，爲什麽呢？回答説：“但凡方鎮有土地纔會有賦税，有的節省用度變成節餘用作進獻。臣是爲陛下小心地掌管出納，哪有節餘呢?如果以節餘作爲進獻，就是將東庫之物移到西庫，進獻官物結固私恩。”皇帝恍然醒悟。每當皇帝有所詢訪，李絳就隨事補過，所説的話無不被接受，皇上想進任他爲宰相。而吐突承璀受寵正盛，忌恨他進升，暗中詆毁，皇帝於是派吐突承璀出任淮南監軍；第二天，授任李絳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高邑男。當時江淮正逢荒年，百姓連年不收，有個御史出使回京，上奏説没有災荒，皇帝告訴李絳，李絳回答説：“天下大臣全都是陛下的大臣，是誰上奏不實?而御史却衹想取悦陛下罷了。凡是統治天下的君主就應重用大臣，不要讓小臣得以離間，希望顯示他的名姓公開譴責他。”李吉甫曾盛贊天子的威德，皇帝很高興，惟獨李絳説：“陛下自己覺得今天與漢文帝時相比如何?”皇帝説：“朕怎敢指望與漢文帝相比?”回答説：“那時賈誼還認爲是置火於積薪之下，火還没有燃起，還認爲天下安寧，他尚且如此憂慮。現在有五十多州不聽朝廷法令，西戎騷擾，以至涇、隴成了邊境，離京師不過千里，烽燧連接；加以水旱連年，倉庫空虚。確實陛下該焦心勵志尋求救世的策略，怎能高枕而卧呢！”皇帝入宫對左右説：“李絳之言中肯正直，是真宰相啊。”派使者賜他酴醾酒。

魏博田季安死，子懷諫弱，軍中請襲節度，吉甫議討之，絳曰：“不然，兩河所懼者，部將以兵圖己也，故委諸將總兵，皆使力敵任均，以相維制，不得爲變。若主帥强，則足以制其命。今懷諫乳方臭，不能

魏博田季安死，兒子田懷諫懦弱，軍中請求任用他繼承節度使，李吉甫提議討伐，李絳説：“不能這樣，兩河所怕的是部將率兵謀害自己，因此委派各將總領士兵，都要使他們勢均力敵，互相牽制，纔不能叛亂。如果主帥强，則足以發號施令。現在田懷諫尚且年幼，不能執政，

事，必假權于人，權重則怨生，向之權力均者，將起事生患矣。衆所歸必在寬厚簡易、軍中素所愛者，彼得立，不倚朝廷亦不能安。惟陛下蓄威以俟之。"俄而田興果立，以魏博聽命，帝大悦。吉甫復請命中人宣尉，因刺其變，徐議所宜。絳獨謂："不如推誠撫納，即假旄節。它日使者持三軍表來，請與興，則制在彼，不在此，可奏與特授，安得同哉？"然帝重違吉甫，故詔張忠順持節往，而授興留後。絳固請曰："如興萬有一不受命，即姑息，復如向時矣。"由是即拜興節度使。絳復曰："王化不及魏博久矣，一日挈六州來歸，不大犒賞，人心不激。請斥禁錢百五十萬緡賜其軍。"有言太過者，絳曰："假令舉十五萬衆，期歲而得六州，計所轉給三倍于費。今興天挺忠義，首變污俗，破兩河之膽，可嗇小費隳機事哉？"從之。

定將權柄暫授他人，權力過重則怨恨產生，以往與他權力相等的人，就會起事生禍。人心所歸者定是寬厚平易、軍中一向所愛戴的人，此人得以繼任，不倚賴朝廷也不能獲得平安。祇希望陛下收起威嚴坐待事變。"不久田興果然被擁立，率魏博聽命朝廷，皇帝非常高興。李吉甫又請求派宦官宣諭撫慰，藉機偵察其變動，再從容商議適宜的對策。惟獨李絳說："不如推誠心撫慰接納，立刻授予他節度使節鉞。如果以後使者拿三軍表疏上來，請求賜予田興，則那時主動在他，就不在我了，批准奏請與朝廷特授之間，怎會相同呢？"但皇帝難於違逆李吉甫，因此下詔命張忠順持符節前去就任節度使，而授任田興爲留後。李絳堅持請求道："如果田興萬一不接受任命，朝廷立刻姑息，就又像從前一樣了。"因此纔立刻授任田興爲節度使。李絳又說："王者教化不能施行於魏博已經很久了，現在一日之間率六州歸來，不大舉犒賞，人心不能感激。請拿出宫中錢一百五十萬緡賜給魏博軍。"有人說太過分了，李絳說："假使用十五萬軍隊，一年奪得六州，估計所調給的經費三倍於此。現在田興卓越超群忠心盡義，率先改變惡俗，兩河爲之喪膽，怎能吝惜小費而敗壞大事呢？"皇帝同意。

帝患朋黨，以問絳，答曰："自古人君最惡者朋黨，小人揣知，故常藉口以激怒上心。朋黨者，尋之則無迹，言之則可疑。小人常以利動，不顧忠義；君子者，遇主知則進，疑則退，安其位不爲它計，故常爲奸人所乘。夫聖人同迹，賢者求類，是同道也，非黨也。陛下奉遵堯、舜、禹、湯之德，豈謂上與數千年君爲黨耶？道德同耳。漢時名節骨鯁士，同心愛國，而宦官小人疾之，起黨錮之獄，訖亡天下。趨利之人，常爲朋比，同其私也；守正之人，常遭構毁，違其私也。小人多，譖言常勝；正人少，直道常不勝。可不戒哉！"絳居中介特，尤爲左右所不悦，遂因以自明。

皇帝擔憂朝臣朋比結黨，以此詢問李絳，回答説："自古國君最厭惡的就是朋黨，小人揣摩知道，因此常藉此來激怒皇上。朋黨，追究則没有踪迹，説起則又可疑。小人經常爲功利而行事，不講忠義；君子，遇到能瞭解他的君主則會進身，懷疑則隱退，安守本分而不考慮其他事，因此經常被奸臣算計。聖人行事相同，賢臣同類相聚，這是同道，不是朋黨。陛下尊奉唐堯、虞舜、夏禹、商湯的道德，怎能説皇上與數千年前君主爲朋黨呢？道德相同罷了。漢時有名節剛直之士，同心愛國，而宦官小人嫉恨他們，起黨錮冤獄，最終喪失天下。追求私利的人，經常交結依附，同求私利；堅持正義的人，常遭受小人詆毁，那是因爲違背了他們的私利而已。小人多，讒言常勝；正人少，直道常敗。怎能不警戒呢！"李絳居中不隨流俗，尤其被左右人所不喜歡，因

王播爲鹽鐵使，而事月進。絳曰：“比禁天下正賦外不得有它獻，而播妄名羨餘，不出禄稟家貲，願悉付有司。”帝曰：“善。”訖絳在位，獻不入禁中。

吐蕃犯涇州，掠人畜，絳因言：“濱塞虛籍多，實兵少。今京西、北神策鎮軍，本防盛秋，坐仰衣食，不使戰。事至之日，乃先稟中尉。夫兵不内御，要須應變，失毫厘，差千里。請分隸本道，則號令齊一，前戰不還踵矣。”然士卒樂兩軍姑息，宦者以爲言，議遂寢。

嘗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趨出，帝曰：“朕宫中所對，惟宦官、女子，欲與卿講天下事，乃其樂也。”絳或無所論諍，帝輒詰所以然。又言：“公等得無有姻故冗食者，當爲惜官。”吉甫、權德輿皆稱無有。絳曰：“崔祐甫爲宰相，不半歲除吏八百人。德宗曰：‘多公姻故，何耶?’祐甫曰：‘所問當與不當耳，非臣親舊，孰知其才？其不知者，安敢與官?’時以爲名言。武后命官猥多，而開元中有名者皆出其選。古人言拔十得五，猶得其半。若情故自嫌，非聖主責成意。”帝曰：“誠然，在至當而已。”

帝又問：“玄宗開元時致治，天寶則亂，何一君而相反耶?”絳曰：“治生於憂危，亂生於放肆。玄宗嘗歷試官守，知人之艱難，臨御初，任用姚崇、宋璟，勵精聽納，故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洎林甫、國忠得君，專引傾邪之人，分總要劇。於是上不聞直言，嗜欲日滋，内則盗臣勸以興利，外則武夫誘以開邊，天下騷動，

此藉機表白自己。

王播任鹽鐵使，而一味進獻月進。李絳說：“前者禁令天下正税以外不許再有其他進獻，而王播妄稱節餘，這些并非出自他的俸禄家財，希望全部交給有關部門。”皇帝說：“好。”李絳在任期間，進獻不再送入宫中。

吐蕃進犯涇州，掠奪居民牲畜，李絳因此說：“邊塞兵籍空額很多，實際人數少。現在京城西、北神策鎮軍，本爲盛秋防邊，坐享衣食，不讓出戰。事到之時，就先禀告中尉。軍隊不能用作對内防禦，主要在於應變，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請將他們分别派歸本道，則會號令一致，前去應戰就不會後退了。”但士兵樂於兩軍姑息，宦官以此爲藉口，此議於是作罷。

曾於盛夏在延英殿問對，皇帝汗水濕透了衣服，李絳想要退出，皇帝說：“朕在宫中面對的，衹有宦官、女子，想與卿講講天下大事，這纔是樂事。”李絳有時無所論諍，皇帝就責問他什麽原因。皇帝又問：“公等人有没有姻親故舊空食官禄的人，要爲朝廷愛惜官職。”李吉甫、權德輿都説没有。李絳說：“崔祐甫任宰相，不到半年授任官吏八百人。德宗說：‘多是公的姻親故舊，爲什麽呢?’崔祐甫說：‘陛下所問應是得當不得當，不是臣的親屬故舊，怎能瞭解他的才幹？不瞭解他的才幹，怎敢授予他官職?’當時人認爲那是至理名言。武后任用官員雜濫繁多，但開元年間有名的都出自武后所選。古人說選擇十人得五人，還得到一半。如果因親情故舊而主動避嫌，不是聖主要求的意思。”皇帝說：“確實如此，衹求得當而已。”

皇帝又問：“玄宗開元時達到大治，天寶時則大亂，爲何同一個國君而前後相反?”李絳說：“大治産生於憂慮危機之時，變亂則生於爲所欲爲之際。玄宗曾歷任官員牧守，瞭解民間百姓的艱難，執政之初，任用姚崇、宋璟，勵精圖治聽納諫言，因此左右前後都是正直之人。到李林甫、楊國忠受到寵遇，專門引用奸邪小人，分掌要職。於是皇上聽不到直言，嗜欲日益滋長，朝内賊臣鼓動以求取利益，朝外武夫引誘以擴展疆

故祿山乘隙而奮。此皆小人啓導，從逸而驕。繫時主所行，無常治，亦無常亂。”帝曰：“凡人舉事，病不通於理，追咎其失，古人處此有道耶?”絳曰：“事或過差，聖哲所不免。天子有諫臣，所以救過。上下同體，猶手足之於心膂，交相爲用。但矜能護失，常情所蔽，聖人改過不吝，願陛下以此處之。”

域，天下騷亂，因此安祿山乘機而起。這些都是由於小人引誘，放縱安逸而驕慢的結果。它完全取決於當時君主所行，没有常治，也没有常亂。”皇帝説：“大凡人行事，弊病在於不通道理，追究過失，古人處理這些事情有法則嗎?”李絳説：“做事有時會有過失，聖哲也難免。天子有諫官，是用他們來補救過失的。上下同體，就像手足和心膂一樣相互運用，但炫耀才能回護過失，必爲常情所蒙蔽，聖人不惜改正過失，希望陛下以此行事。”

教坊使稱密詔閱良家子及别宅婦人内禁中，京師囂然。絳將入言于帝，吉甫曰：“此諫官所論列。”絳曰：“公嘗病諫官論事，此難言者，欲移之耶?”吉甫乃欲諷詔使止之，絳以吉甫畏不敢諫，遂獨上疏。帝曰：“朕以丹王等無侍者，比命訪閭里，以貲致之，彼不諭朕意，故至嘩擾。”乃悉歸所取。

教坊使自稱有密詔挑選良家女子和别宅婦人送到宫中，京師紛亂。李絳想入朝向皇帝説明，李吉甫説：“這是諫官所應論奏的。”李絳説：“公曾厭惡諫官論事，這難説的事情，就想轉給諫官嗎?”李吉甫又想暗示詔使停辦此事，李絳認爲李吉甫畏懼不敢進諫，於是單獨上疏。皇帝説：“朕因丹王等人没有服侍之人，前者命人在百姓中尋訪，拿資財招徠，百姓不明白朕的本意，因此致使喧擾。”於是將所招進的人全部放回。

以足疾求免，罷爲禮部尚書。帝乃召承璀於淮南。絳雖去位，猶懷不能已，因上言：“北虜方强，其憂有五。彼蔑信重利，歲入馬求直，今則置不取，當貯他謀，一也。屯士不足，斥候不明，城無完堞，非可應卒，二也。今之營築，不詢衆謀，遠規塞外，城非要地，虜一入寇，應援艱阻，三也。比年通好，往來窺覘，河山兵甲，悉知之矣，若寇掠驅脅，援兵非十日不至，既至虜去，兵罷復來，四也。北狄、西戎久爲仇敵，今回鶻思叛，脱相連約，數道并進，何以遏之？五也。”

李絳因脚病請求免職，罷相任禮部尚書。皇帝於是將吐突承璀從淮南召回。李絳雖然離任，還是不能忘懷國事，於是上奏：“北虜正强，憂患有五。他們輕信重利，每年進馬求取錢財，現在則放棄不取，當是另懷陰謀，這是一。駐軍不够，偵察不明，城墻不完善，不能應付緊急事變，這是二。現在的營建工程，不徵求衆人計議，遠建在塞外，城池不在要地，虜一旦入侵，應援艱難，這是三。連年通好，來往窺探，山河兵力，全部瞭解，如果敵寇入侵逼近，援兵没有十天不能到，到了以後虜又逃去，撤軍而敵虜再來，這是四。北狄、西戎久爲仇敵，現在回鶻想要叛離，如果相互連結，數道并進，用什麽阻止他們？這是五。”

十年，出爲華州刺史。承璀田多在部中，主奴擾民，絳捕繫之。會遣五坊使，帝戒曰：“至華宜自戢；絳，大臣，有奏即行法矣。”州有捕鷂户，歲責貢限，絳以爲言，并勸止畋獵，

十年，李絳出任華州刺史。吐突承璀田産多在他的轄區之内，主奴騷擾百姓，李絳將他們全部收捕囚禁起來。適值皇帝派出五坊使，皇帝警告他們説：“到華州自己要收斂些；李絳，是大臣，有上奏就要處罰了。”州中有捕鷂户，每年

有詔澤潞、太原、天威府并罷之。入爲兵部尚書，母喪免。還授河中觀察使。河中故節制，而皇甫鎛惡絳，故薄其恩，議者不直。鎛得罪，復以兵部召。遷御史大夫。穆宗數游畋，絳率其屬叩延英切諫，不納。以疾辭，還兵部尚書，歷東都留守，徙東川節度使，復爲留守。寶曆初，拜尚書左僕射。絳偉儀質，以直道進退，望冠一時，賢不肖太分，屢爲讒邪所中。御史中丞王播遇絳於道，不之避。絳引故事論列，宰相李逢吉右播，下遷絳太子少師，分司東都。

要求貢獻一定數量，李絳以此進言，并勸止游獵，下詔命澤潞、太原、天威府一并取消此項貢獻。李絳被召入朝任兵部尚書，因母喪免職。回來後授任河中觀察使。河中過去爲節鎮，皇甫鎛厭惡李絳，因此減損他的恩遇，參議的人也對此感到不平。皇甫鎛獲罪，又用兵部尚書職將他召回。升任御史大夫。穆宗多次游獵，李絳率其下屬到延英殿叩頭直諫，未被接受，因病辭職，再任兵部尚書，歷任東都留守，調任東川節度使，又任留守。寶曆初年，授任爲尚書左僕射。李絳身材高大，因剛直進退，名望重於一時，善惡過於分明，屢次遭到讒言誣諂。御史中丞王播在路上遇到李絳，没有迴避，李絳援引舊例論奏，宰相李逢吉袒護王播，降李絳爲太子少師。到東都分司任職。

文宗立，召爲太常卿，以檢校司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累封趙郡公。四年，南蠻寇蜀道，詔絳募兵千人往赴，不半道，蠻已去，兵還。監軍使楊叔元者，素疾絳，遣人迎説軍曰："將收募直而還爲民。"士皆怒，乃噪而入，劫庫兵。絳方宴，不設備，遂握節登陴。或言縋城可以免，絳不從。牙將王景延力戰歿，絳遂遇害，年六十七。幕府趙存約、薛齊皆死。事聞，諫官崔戎等列絳冤，册贈司徒，謚曰貞，賻禮甚厚。景延亦贈官，禄一子。大中初，詔史官差第元和將相，圖形凌煙閣，絳在焉，獨留中。

文宗即位，李絳被召入朝任太常卿，以檢校司空身份任山南西道節度使，多次進封爲趙郡公。四年，南蠻入侵蜀道，下詔命李絳招募一千士兵前去，走了不到一半路程，南蠻已退去，回軍。監軍使楊叔元，一向忌恨李絳，派人迎接他并挑唆士兵説："朝廷將收回募兵之錢而讓你們回鄉爲民。"士兵人人憤怒，於是喧鬧而入，劫取庫中兵器。李絳正在宴會，没有防備，於是手握符節登上城墻。有人説用繩吊下城可以獲免，李絳不聽。牙將王景延力戰而死，李絳於是遇害。時年六十七歲。幕府趙存約、薛齊都死去。此事奏報到朝廷，諫官崔戎等人都陳論李絳冤枉，追贈司徒，謚號爲貞，喪葬財物禮典非常豐厚。王景延也追贈官職，授一個兒子爲官。大中初年，下詔史官排列元和將相，繪圖像於凌煙閣，李絳也在其中，衹將他一人的畫像留在了宫中。

絳所論事萬餘言，其甥夏侯孜以授蔣偕，次爲七篇。

李絳論奏文字達一萬餘言，他的外甥夏侯孜交付蔣偕，編爲七篇。

子璋，字重禮。大中初擢進士第，辟盧鈞太原幕府。遷監察御史，奏太廟祫享復用宰相攝事。進起居郎。舊制，設次郊丘，太僕盤車載樂，召群臣臨觀，璋奏罷之。咸通中，累官尚書右丞、湖南宣歙觀察

其子李璋，字重禮。大中初年考中進士科，被盧鈞徵用到太原幕府中。升任監察御史，奏請在太廟舉行祫祭時重新用宰相代管事務。進位起居郎。依照舊例，郊丘祭祀時設定位次，太僕寺用盤車載樂工，召群臣前去觀看，李璋上奏取消此儀。咸通年間，歷任尚書右丞、湖南宣歙觀

使。

察使。

宋申錫

宋申錫，字慶臣，史失其何所人。少而孤，擢進士第，累辟節度府，後頻遷起居舍人，以禮部員外郎爲翰林學士。敬宗時，拜侍講學士。長慶、寶曆間，風俗囂薄，驅煽朋黨，申錫素孤直少與，及進用，議者謂可以激浮競。

宋申錫，字慶臣，史書失載他是何處人。少年喪父，考中進士科，多次徵用在節度使幕府中，後來多次升任爲起居舍人，以禮部員外郎身份任翰林學士。敬宗時，授任侍講學士。長慶、寶曆年間，風俗浮薄，競相煽結朋黨，宋申錫歷來孤傲耿直很少參與，等到他進用，議論的人以爲可以抑制浮誇追逐名利之風。

文宗即位，再轉中書舍人，復爲翰林學士。帝惡宦官權寵震主，再致宫禁之變，而王守澄典禁兵，偃蹇放肆，欲剗除本根，思可與决大議者。察申錫忠厚，因召對，俾與朝臣謀去守澄等，且倚以執政，申錫頓首謝。未幾拜尚書右丞，逾月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乃除王璠京兆尹，密諭帝旨。璠漏言，而守澄黨鄭注得其謀。大和五年，遣軍候豆盧著誣告申錫與漳王謀反，守澄持奏浴堂，將遣騎二百屠申錫家，宦官馬存亮争曰：“謀反者獨申錫耳，當召南司會議，不然，京師跂足亂矣。”守澄不能對。時二月晦，群司皆休，中人馳召宰相，馬奔乏死於道，易所乘以復命。申錫與牛僧孺、路隋、李宗閔至中書，中人唱曰：“所召無宋申錫。”申錫始知得罪，望延英門，以笏叩額還第。僧孺等見上出著告牒，皆駭愕不知所對。守澄捕申錫親吏張全真、家人買子緣信及十六宅典史，脅成其罪。帝乃罷申錫爲太子右庶子，召三省官、御史中丞、大理卿、京兆尹會中書集賢院雜驗申錫反狀。京師嘩言相驚，久乃定。

文宗即位，二次改任爲中書舍人，又任翰林學士。皇帝厭惡宦官權重威懾君王，兩次導致宫廷變亂，而王守澄掌握禁軍，傲慢放肆，文宗想消除禍根，思考可以與自己一起參决大計之人。看到宋申錫忠厚，於是召見問對，讓他與朝中大臣商議去除王守澄等人，并倚重他執掌朝政，宋申錫叩頭道謝。不久授任他爲尚書右丞，過了一個月進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於是他授任王璠爲京兆尹，暗中告知他皇帝的旨意。王璠漏嘴説出，王守澄的同黨鄭注得知了這一計劃。大和五年，派軍候豆盧著誣告宋申錫與漳王謀反，王守澄帶此狀到浴堂殿進奏，要派二百騎兵前去殺死宋申錫全家，宦官馬存亮争論道：“謀反的衹有宋申錫而已，應召命南衙會議，不這様，京城立刻就會發生動亂了。”王守澄無法回答。當時正是二月晦日，各部門都休假，宦官奔去召來宰相，馬跑得累死道上，又换馬趕來復命。宋申錫與牛僧孺、路隋、李宗閔來到中書省，宦官喊道：“所要召見的人没有宋申錫。”宋申錫方纔知道獲罪，望着延英門，以笏叩額然後回到家中。牛僧孺等人見皇上拿出豆盧著的告發文書，都驚愕不知如何回答。王守澄捕到宋申錫的親近屬吏張全真、家人買子緣信和十六宅典史，威逼構織他的罪狀。皇帝於是罷去宋申錫相位任太子右庶子，召三省官、御史中丞、大理卿、京兆尹在中書集賢院會審宋申錫造反罪狀。京城喧嘩震驚，很長時間纔平静下來。

翌日，延英召宰相群官悉入，初議抵申錫死，僕射竇易直率然對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聞者不然。

第二天，將宰相群臣全都召進延英殿，起初議定宋申錫抵罪處死。僕射竇易直輕率地回答道：“人臣不能有準備謀反的打算，如果有就必

於是左散騎常侍崔玄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盧鈞、舒元褒、羅泰、蔣係、裴休、竇宗直、韋温，拾遺李群、韋端符、丁居晦、袁都等伏殿陛，請以獄付外。帝震怒，叱曰："吾與公卿議矣，卿屬弟出！"玄亮、固言執據愈切，涕泣懇到，繇是議貸申錫於嶺表，京兆尹崔琯、大理卿王正雅苦請出著與申錫劾正情狀，帝悟，乃貶申錫開州司馬，從而流死者數十百人，天下以爲冤。擢豆盧著兼殿中侍御史。

初，申錫既歸，易素服俟命外舍，其妻責謂曰；"公何負天子，乃反乎？"申錫曰："吾起孤生，位宰相，蒙國厚恩，不能鋤奸亂，反爲所陷，我豈反者乎？"初，申錫以清節進，疾要位者納賕餉，敗風俗，故自爲近臣，凡四方賄謝一不受。既被罪，有司驗劾，悉得所還問遺書，朝野爲咨閔。然在宰府無它謀略。七年，感憤卒，有詔歸葬。

開成元年，李石因延英召對，從容言曰："陛下之政，皆承天心，惟申錫之枉，久未原雪。"帝慚曰："我當時亦悟其失，而詐忠者迫我以社稷計故耳。使逢漢昭、宣時，當不坐此。"因追復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兵部尚書，録其子慎微爲城固尉。會昌二年，賜謚曰貞。

贊曰：谥、元衡暴忠王室，绛巨德大臣，皆爲賊奸所乘，不歿元身，蓋福善禍淫之訓有時而橈。雖然，賢者於忠誼，寧以一不幸，遽使慊然於其心哉！要躬可殞，而名與岱、嵩等矣。公輔隙開，而猶納説焉。申錫謀小任大，顛沛從之，惜乎！

須誅殺。"聽者不同意他的説法。因而左散騎常侍崔玄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盧鈞、舒元褒、羅泰、蔣係、裴休、竇宗直、韋温，拾遺李群、韋端符、丁居晦、袁都等人伏在殿階前，請求將案件交給外朝審理。皇帝震怒，斥責説："我與公卿議事，卿等暫且退出！"崔玄亮、李固言更加堅持，哭泣懇求，由此議定寬免宋申錫流放嶺表，京兆尹崔琯、大理卿王正雅苦苦請求請讓豆盧著出來與宋申錫對質情狀，皇帝醒悟，於是貶宋申錫爲開州司馬，隨之流放處死的達數十至一百人，天下認爲冤屈。升任豆盧著兼殿中侍御史。

起初，宋申錫回家以後，换上素服在外舍等候詔命，他的妻子責問道："公爲何辜負天子，而謀反呢？"宋申錫説："我出身孤兒，位至宰相，蒙受國家重恩，不能鏟除奸臣，反被他們陷害，我怎能謀反呢？"最初，宋申錫因清廉進用，嫉恨權要之人收受賄賂，敗壞風俗，因此自爲皇帝近臣，凡是四方賄賂全部推辭一概不接受。獲罪以後，有關部門審察，得到了全部退回饋贈的書信，朝野爲他憐惜。但任宰相没有其他謀略。七年，因憤慨而死，皇帝下詔書將他迎回安葬。

開成元年，李石藉延英殿召對之機，委婉地説道："陛下之政，都能秉承天命，衹有宋申錫的冤案，長期没有昭雪。"皇帝慚愧道："我當時也明白這是失誤，而這是僞裝忠心的人用社稷大計逼迫我的緣故。假使他身逢漢昭帝、宣帝時代，應不會獲罪。"因此追命恢復宋申錫尚書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追贈兵部尚書，録用他的兒子宋慎微任城固尉。會昌二年，賜謚號爲貞。

贊曰：張谥、武元衡盡忠王室，李绛是德高大臣，都被奸賊所乘，不保完尸，所以行善者得福作惡者受禍的道理有時也會被歪曲。即使如此，賢臣看待忠義，怎能以一身的不幸，馬上就産生嫌恨之心呢！重要的是身可死，而名與泰山、嵩山同存。姜公輔嫌隙已成，還去説情。宋申錫智略少任用重，繼遭顛沛，可惜啊！

唐書卷一百五十三

列傳第七十八

段顏列傳

段秀實

段秀實，字成公，本姑臧人，曾祖師濬，仕爲隴州刺史，留不歸，更爲汧陽人。

段秀實，字成公，本是姑臧人。曾祖父名師濬，出任隴州刺史，留在當地没有回鄉，又爲汧陽人。

秀實六歲，母疾病，不勺飲至七日，病間乃肯食，時號孝童。及長，沈厚能斷，慨然有濟世意。擧明經，其友易之，秀實曰："搜章擿句，不足以立功。"乃棄去。

段秀實六歲時，母親患病，他七天不沾水米，母親病情好轉纔肯吃飯，當時號稱孝童。等到長大，處事沉穩而有主見，慷慨激昂有救世之志。考中明經科，他的朋友認爲明經科太容易，段秀實説："搜文摘句，不足以建立功名。"於是放棄功名而去。

天寶四載，從安西節度使馬靈詧討護蜜有功，授安西府别將。靈詧罷，又事高仙芝。仙芝討大食，圍怛邏斯城。會虜救至，仙芝兵却，士相失。秀實夜聞副將李嗣業聲，識之，因責曰："憚敵而奔，非勇也；免己陷衆，非仁也。"嗣業慚，乃與秀實收散卒，復成軍，還安西，請秀實爲判官。遷隴州大堆府果毅。後從封常清討大勃律，次賀薩勞城，與虜戰，勝之，常清逐北，秀實曰："賊出羸師，餌我也，請大索。"悉得其度伏，虜師熸。改綏德府折衝都尉。

天寶四載，隨從安西節度使馬靈詧征討護蜜立功，授任安西府偏將。馬靈詧罷官，他又事奉高仙芝。高仙芝討伐大食，包圍怛邏斯城。適值敵虜救兵到來，高仙芝的軍隊後退，士兵離散。段秀實夜間聽到副將李嗣業的聲音，辨認出他來，就指責説："畏敵逃跑，是不英勇；自己逃脱使軍隊陷入敵陣中，是不仁義。"李嗣業慚愧，於是與段秀實收集散兵，重新組成了軍隊，返回安西，請段秀實任判官。升任隴州大堆府果毅。後來跟隨封常清征討大勃律，駐扎在賀薩勞城，與賊虜交戰，戰勝了他們，封常清追逐逃敵，段秀實説："賊軍派出的都是老弱之兵，是引誘我們的，請派士兵加大搜索範圍。"俘獲了他們的全部伏兵，因此虜軍潰敗。改授綏德府折衝都尉。

肅宗在靈武，詔嗣業以安西兵五千走行在，節度使梁宰欲逗留觀變，嗣業陰然可，秀實責謂曰："天子方

肅宗在靈武，下詔命李嗣業率領安西五千軍隊趕到皇帝臨時住所，節度使梁宰打算逗留觀察動向，李嗣業私下同意了，段秀實責問道："天

急，臣下乃欲晏然，公常自稱大丈夫，今誠兒女耳。”嗣業因固請寀，遂東師，以秀實爲副。嗣業爲節度使，而秀實方居父喪，表起爲義王友，充節度判官。安慶緒奔鄴，嗣業與諸將圍之，以輜重委河内，署秀實兼懷州長史，知州事，兼留後。時師老財匱，秀實督饋係道，募士市馬以助軍。諸軍戰愁思岡，嗣業中流矢卒，衆推荔非元禮代將其軍。秀實聞之，即遺白孝德書，使發卒護喪送河内，親與將吏迎諸境，傾私財葬之。元禮高其義，奏擢試光禄少卿。俄而元禮爲麾下所殺，將佐多死，惟秀實以恩信爲士卒所服，皆羅拜不敢害，更推白孝德爲節度使。秀實凡佐三府，益知名。

子正處於危急之中，臣下却想安然不顧，公經常自稱大丈夫，現在看來不過是個小兒女罷了。”李嗣業因此堅決請示梁寀，於是向東進軍，以段秀實爲副使。李嗣業爲節度使，而段秀實正爲父親守喪，上表請求不待期滿便起任爲義王友，充任節度判官。安慶緒奔逃到鄴，李嗣業與衆將圍攻鄴城，將輜重放在河内，任用段秀實兼懷州長史，主持州事，兼留後。當時軍隊疲憊給養缺乏，段秀實督運糧餉上路，招募士兵購買馬匹來支援軍隊。各軍戰於愁思岡，李嗣業被流箭射中而死，衆人推舉荔非元禮接替他指揮本軍。段秀實聽説後，立刻致信白孝德，讓他派兵護送靈柩回到河内，親自與將士到境外迎接，用自己的全部私財來安葬了他。荔非元禮贊賞他的義氣，奏請升任他試光禄少卿。不久荔非元禮被部下殺害，很多將佐都被害死，衹有段秀實因恩德信義爲士卒所敬服，軍兵全都環列向他跪拜行禮而不敢加害他，又推舉白孝德任節度使。段秀實先後三次在節度使府任職，更加知名。

時吐蕃襲京師，代宗幸陝，勸孝德即日鼓行入援。孝德徙邠寧，署支度營田副使。於是邠寧乏食，乃請屯奉天，仰給畿内。時公廩竭，縣吏不知所出，皆逃去，軍輒散剽，孝德不能制。秀實曰：“使我爲軍候，豈至是邪？”司馬王稷言之，遂知奉天行營事。號令嚴壹，軍中畏戢。兵還，孝德薦爲涇州刺史，封張掖郡王。

當時吐蕃襲擊京城，代宗駕臨陝州，段秀實勸白孝德當天大張旗鼓進軍前去援救。白孝德升任邠寧節度使，任用他爲支度營田副使。這時邠寧缺糧，他便請求駐屯到奉天，仰靠京郊各地供給。當時官府倉庫空虚，縣官不知如何供應，全都逃走，士兵就四處剽掠，白孝德無法控制。段秀實説：“假如叫我擔任軍候，怎能變成這樣呢？”司馬王稷把這話告訴了白孝德，於是命他主持奉天行營之事。號令嚴肅統一，軍兵畏懼收斂。軍隊返回本鎮，白孝德推薦他任涇州刺史，封張掖郡王。

時郭子儀以副元帥居蒲，子晞以檢校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屯邠州，士放縱不法，邠人之嗜惡者，納賄竄名伍中，因肆志，吏不得問。白晝群行丐頡於市，有不嗛，輒擊傷市人，椎釜鬲瓮盎盈道，至撞害孕婦。孝德不敢劾，秀實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治，公見人被暴害，恬然，且大亂，若何？”

當時郭子儀以副元帥身份居守蒲州，兒子郭晞以檢校尚書領任行營節度使，屯駐邠州，士兵放縱不守法度，邠州的不法之徒，納賄挂名軍中，因此肆意胡作非爲，官吏不敢過問。白天成群在市上索取搜刮，如有不滿，就打傷市民，打碎鍋碗瓢盆丢得滿路都是，甚至撞傷孕婦。白孝德不敢懲治，段秀實從州中將情况上告使府，希望處理此事，他到後就説：“天子將生民交給公管理，公見人被凌暴迫害，無動於衷，如果大

孝德曰："願奉教。"因請曰："秀實不忍人無寇暴死，亂天子邊事。公誠以爲都虞候，能爲公已亂。"孝德即檄署付軍。俄而晞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之，斷首置槊上，植市門外。一營大噪，盡甲，孝德恐，召秀實曰："奈何？"秀實曰："請辭於軍。"乃解佩刀，選老躄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頭來矣。"甲爲愕眙。因曉之曰："尚書固負若屬邪，副元帥固負若屬邪？奈何欲以亂敗郭氏！"晞出，秀實曰："副元帥功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爲暴，使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藉藉如是，幾日不大亂？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以副元帥故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有幾！"晞再拜曰："公幸教晞，願奉軍以從。"即叱左右皆解甲，令曰："敢讙者死！"秀實曰："吾未晡食，請設具。"已食，曰："吾疾作，願宿門下。"遂臥軍中。晞大駭，戒候卒擊柝衛之。旦，與俱至孝德所，謝不能。邠由是安。

亂，怎麽辦？"白孝德說："願意向你請教。"於是請求說："我段秀實不忍目睹百姓未遭寇盜就慘死，敗壞天子邊事。公如真能任我爲都虞候，我能爲公制止禍亂。"白孝德立刻下達文書授任并將軍隊交付給他。不久郭晞軍中十七人進入市中取酒，刺傷酒翁，打破釀具，段秀實排列士兵捉住了他們，斬首挑在槊上，樹立在市門外。郭晞部下全營都喧鬧起來，全部披上了甲胄，白孝德恐懼，召見段秀實問道："怎麽辦？"段秀實說："請讓我到軍中去解釋。"於是解下佩刀，挑選一名跛脚老兵牽馬，來到了郭晞營門前。披甲士兵全部出來了，段秀實笑着走了進去，說："殺我一名老兵，何須披上鎧甲！我帶頭來了。"披甲士兵爲此愕然。段秀實就曉諭他們說："尚書難道虧待你們了嗎？副元帥難道虧待你們了嗎？爲什麽要製造禍亂敗壞郭氏名譽！"郭晞出來，段秀實說："副元帥功勞高過天地，應求善始善終。現在尚書放縱士兵施行凶暴，使他們擾亂天子邊防，想歸罪於誰？罪過將會禍及副元帥。現在邠州奸惡少年用財物收買挂名軍籍中，殺害百姓，紛亂如此，幾天没有大亂？亂則是由尚書生出。人們都說尚書因副元帥的緣故不制止士兵，如此則郭氏的功名，保存下來的能有多少！"郭晞兩次下拜說："幸虧公指教郭晞，願意率軍從命。"立刻叱責左右令他們全部解除武裝，命令說："再敢喧嘩者處死！"段秀實說："我還没吃下午飯，請給弄些吃的。"吃過飯後，說："我的病發作了，希望能睡在你的營中。"於是睡在軍中。郭晞非常緊張，告誡巡邏軍兵擊木梆嚴加護衛。天明，與他一起來到白孝德處，謝罪無能。邠州因此平安。

初，秀實爲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諶取人田自占，給與農，約熟歸其半。是歲大旱，農告無入，令諶曰："我知入，不知旱也。"責之急，農無以償，往訴秀實。秀實署牒免之，因使人遜諭令諶。令諶怒，召農責曰："我畏段秀實邪？"以牒置背上，大杖擊二十，輿致廷中。秀實泣曰："乃

起初，段秀實任營田官，涇州大將焦令諶强奪百姓田産據爲己有，租給農民，約定收穫時上交給他一半。這年大旱，農民告訴他没有收成，焦令諶說："我衹知收入，不知天旱。"催促得很急，農民無法償還，前往段秀實處投訴，段秀實簽署文書免交，又派人恭敬地通告焦令諶。焦令諶大怒，叫來農民斥責說："我怕段秀實嗎？"將文書放在農夫背上，重杖二十下，用車載到庭院

我困汝。”即自裂裳裹瘡注藥，賣己馬以代償。淮西將尹少榮頗剛鯁，入罵令諶曰：“汝誠人乎！涇州野如赭，人飢死，而爾必得穀，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惟一馬，賣而市穀入汝，汝取之不耻。凡爲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尚不愧奴隸邪！”令諶聞，大愧流汗，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

中。段秀實哭泣道：“是我害了你。”立刻親自撕破衣裳爲他裹傷敷藥，賣掉自己的馬匹來替他代交地租。淮西將尹少榮非常剛直，入府罵焦令諶說：“你還是人嗎！涇州田野一片赤土，百姓飢餓而死，而你却一定要徵得穀物，杖擊無罪之人。段公，是仁信大人，衹有一匹馬，賣掉後買來穀物給你，你收下而不感到羞耻。但凡爲人無視天災，觸犯大人，打無罪之人，還不如奴隸呢！”焦令諶聽他一番斥駡，慚愧流汗，說：“我沒臉再見段公了。”一夜之間，自悔而死。

馬璘代孝德，每所咨逮。璘處决不當，固争之，不從不止。始，璘城涇州，秀實爲留後，以勞加御史中丞。大曆三年，遂徙涇州。是軍自四鎮、北庭赴難，征伐數有功，既驟徙，相與出怨言。别將王童之謀作亂，約曰：“聞警鼓而縱。”秀實知之，召鼓人，陽怒失節，戒曰：“每籌盡當報。”因延數刻，盡四鼓而曙。明日，復有告者曰：“夜焚稾積，約救火則亂。”秀實嚴警備。夜中果火發，令軍中曰：“敢救者斬！”童之居外，請入，不許。明日，捕之，并其黨八人斬以徇，曰：“後徙者族！”軍遂遷涇州。于時，倉無久儲，郛無居人，朝廷患之，詔璘領鄭、潁二州以佐軍，命秀實爲留後。軍不乏資，二州以治。璘嘉其績，奏爲行軍司馬，兼都知兵馬使。

馬璘接替白孝德，時常向他咨詢，馬璘處置不當，他都堅决争辯，不聽從就不罷休。開始，馬璘修築涇州城，段秀實任留後，因功加授御史中丞。大曆三年，要將鎮所遷到涇州。這一軍從四鎮、北庭赴救國難，多次征伐立有戰功，現在突然遷徙，紛紛口出怨言。偏將王童之陰謀作亂，約定說：“聽到警鼓聲就起事。”段秀實得知此事，召來擊鼓的人，假裝惱怒他擊鼓錯亂，告誡說：“每當計時的籌用盡就一定要來報告。”於是由於往來報告拖延了數刻時間，四鼓完畢天就亮了。第二天，又有人告發說：“他們夜晚焚燒草垛，約定在救火時叛亂。”段秀實嚴密警戒。夜晚果然起火，傳令軍中說：“敢去救火的人處斬！”王童之住在外營，請求進入，不准許。第二天，收捕了他，與他同黨八人一律斬首示衆，說：“到期不遷的滅族！”軍隊於是遷到涇州。此時，倉庫没有長期的儲備，城中没有居民，朝廷憂慮，下詔命馬璘兼領鄭、潁二州以協助供應軍隊，任命段秀實爲留後。軍隊不缺乏供給，二州得以治理。馬璘贊賞他的功績，奏請朝廷任他爲行軍司馬，兼都知兵馬使。

吐蕃寇邊，戰鹽倉，師不利。璘爲虜隔，未能還，都將引潰兵先入，秀實讓曰：“兵法，失將，麾下斬。公等忘死，而欲安其家邪！”乃悉城中士，使鋭將統之，依東原列奇兵，示賊將戰。虜望之，不敢逼。俄而璘得歸。

吐蕃進犯邊塞，在鹽倉交戰，官軍失利。馬璘被虜軍截斷，無法返回，都將率逃兵搶先入城，段秀實責備說：“兵法規定，丢失主將，部下處斬。公等忘了死罪，而想要保全自己的家嗎！”於是集結城中全體將士，命令勇將統領，依據東原擺開奇兵，向賊軍表示準備戰鬥。虜兵看到後，不敢進逼。隨後馬璘得以歸來。

久之，璘有疾，請秀實攝節度副

很久以後，馬璘患病，請段秀實代理節度副

使。秀實按甲備變，璘卒，命愿將馬頔主喪，李漢惠主賓客，家人位於堂，宗族位於廷，賓將位於牙内，尉吏士卒位於營次，非其親，不得居喪側。朝夕臨，三日止。有族談離立者，皆捕囚之。都虞候史廷幹、裨將崔珍張景華欲謀亂，秀實送廷幹京師，徙珍、景華宇外，一軍遂安。

即拜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潁節度使。數年，吐蕃不敢犯塞。又按格令，官使二料取其一，非公會不舉樂飲酒，室無妓媵，無赢財，賓佐至，議軍政，不及私。十三年來朝，對蓬萊殿，代宗問所以安邊者，畫地以對，件别條陳。帝悦，慰賚良渥，又賜第一區，實封百户。還之鎮。德宗立，加檢校禮部尚書。建中初，宰相楊炎追元載議，欲城原州，詔中使問狀，秀實言："方春不可興土功，請須農隙。"炎謂沮己，遂召爲司農卿。

朱泚反，以秀實失兵，必恨憤，且素有人望，使騎往迎。秀實與子弟訣而入，泚喜曰："公來，吾事成矣。"秀實曰："將士東征，宴賜不豐，有司過耳，人主何與知？公本以忠義聞天下，今變起蒼卒，當諭衆以禍福，掃清宫室，迎乘輿，公之職也。"泚默然。秀實知不可，乃陽與合，陰結將軍劉海賓、姚令言判官岐靈岳、都虞候何明禮，欲圖泚。三人者，皆秀實素所厚。會源休教泚僞迎天子，遣將韓旻領鋭師三千疾馳奉天。秀實以爲宗社之危不容喘，乃遣人諭大吏岐靈岳竊取令言印，不獲，乃倒用司農印追其兵。旻至駱驛，得符還。秀實謂海賓曰："旻之來，吾等無遺類。我當直搏殺賊，不然則

使。段秀實整兵防備事變，馬璘去世，命愿將馬頔主持喪事，李漢惠主管接待賓客，家人列於堂上，宗族位於廷中，賓將位於牙内，尉吏士卒位於營地，不是親屬，不能守在靈柩之旁。早晚吊祭，三天結束。有聚衆談論擅立離心之人，一律收捕囚禁起來。都虞候史廷幹、副將崔珍、張景華企圖叛亂，段秀實將史廷幹送到京城，將崔珍、張景華調任外地，於是全軍獲得安寧。

又授任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潁節度使。一連多年，吐蕃不敢侵擾邊塞。他又按照格令，在職官與使職的兩份料錢中衹取一份，不是因公聚會不奏樂飲酒，家中没有妓妾，没有多餘的財産，賓僚官佐來到，衹談論軍政，不涉及私事。十三年來京朝拜，在蓬萊殿奏對，代宗詢問如何纔能安定邊疆，他畫地對答，條分縷析。皇帝高興，饋贈優厚，還賜給府第一所，實封百户。返回鎮所。德宗即位，加授檢校禮部尚書。建中初年，宰相楊炎重提元載的建議，想要修築原州城，詔命宦官使者前去詢問情况，段秀實説："剛到春季不能大興土木建築工程，請等到農閑時節。"楊炎認爲他有意阻撓自己，於是將他召入朝任司農卿。

朱泚反叛，認爲段秀實失了兵權，必然心懷怨恨，况且他平日深孚衆望，派騎兵前來迎接他。段秀實與子弟訣别而去，朱泚大喜説："公能前來，我的大事就會成功了。"段秀實説："將士東征，賜宴不够豐盛，是有關官員的過錯，君主如何知道？公本來因忠義而聞名天下，現在突然發生變亂，公應向軍衆説明禍福，掃清宫室，迎接皇帝乘輿，這是公的職責。"朱泚默默不語。段秀實知道不能説服他，就假意與他合作，暗中串通將軍劉海賓、姚令言的判官岐靈岳、都虞候何明禮，準備對付朱泚。這三人，都是段秀實平時來往較密切的人。適值源休教朱泚假意迎接天子，派遣將領韓旻率精兵三千人迅速趕赴奉天。段秀實認爲國家危難刻不容緩，就派人通知大吏岐靈岳盗取姚令言的印章，没有拿到，於是反蓋司農寺的印章追回這支軍隊。韓旻行至駱驛，接到兵符返回。段秀實對劉海賓説："韓旻回來，

死。"乃約事急爲繼，而令明禮應於外。翌日，泚召秀實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坐，秀實戎服與休并。語至僭位，勃然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奮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可磔萬段，我豈從汝反邪！"遂擊之。泚舉臂捍笏，中顙，流血巇面，匍匐走。賊衆未敢動，而海賓等無至者。秀實大呼曰："我不同反，胡不殺我！"遂遇害，年六十五。海賓、明禮、靈岳等皆繼爲賊害。帝在奉天，恨用秀實不極才，垂涕悔悵。

我們就無人能够生存了。我自當直接擊殺叛賊，如不成功就死。"於是相約當事情緊急時他們作爲後援，命何明禮在外接應。第二天，朱泚召來段秀實商議事情，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都在座，段秀實穿軍服與源休并排而坐。説到越分稱帝時，段秀實勃然而起，抓住源休手腕，奪過他的象牙笏板，奮身向前，衝着朱泚的臉唾罵道："狂賊！應該碎尸萬段，我豈能跟你反叛！"於是舉笏打去。朱泚抬起手臂擋住笏板，擊中面額，血流滿面，伏地逃走。衆賊無人敢動，而劉海賓等人没有前來。段秀實大喊道："我决不與你們一同反叛，爲何不殺死我！"於是遇害，時年六十五歲。劉海賓、何明禮、岐靈岳等都相繼被賊殺害。皇帝在奉天，自恨任用段秀實未盡其才，垂淚追悔非常痛心。

初，秀實自涇州被召，戒其家曰："若過岐，朱泚必致贈遺，慎毋納。"至岐，泚固致大綾三百，家人拒，不遂；至都，秀實怒曰："吾終不以污吾第。"以置司農治堂之梁間。吏後以告泚，泚取視，其封帕完新。

起初，段秀實從涇州受召入朝，告誡他的家人説："如果經過岐州，朱泚定會給予贈送，千萬不要接受。"到了岐州，朱泚執意贈給大綾三百，家人拒絶，没有推掉；來到京都，段秀實生氣地道："我絶不會讓大綾弄污我的府第。"把大綾放到司農寺治堂的梁上。官吏後來將這事告訴了朱泚，朱泚取下查看，包裹的封帕尚且完好如新。

秀實嘗以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言於帝曰："古者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今外有不廷之虜，内有梗命之臣，而禁兵寡少，卒有患難，何以待之？且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爲爪牙也，若去之，則犬彘馬牛，皆能爲敵。"帝不用。及涇卒亂，召神策六軍，無一人至者，世多其謀。

段秀實曾因禁軍兵力少且弱，不足以防備突發變故，告訴皇帝説："古代天子稱萬乘，諸侯叫千乘，大夫稱百乘，這是以大制小，以十制一。現在外有不肯臣服的賊虜，内有違抗朝命的臣下，而禁兵太少，突然遇到患難，用什麽來抵擋？况且猛虎之所以被百獸畏懼，是因有利爪尖牙，如果除去爪牙，那麽狗豬馬牛，都能與它爲敵了。"皇帝没有采納。等到涇原兵亂，召神策六軍，竟無一人來到，世人因之稱贊他的謀略。

興元元年，詔贈太尉，謚曰忠烈。賜封户五百，莊、第各一區；長子三品，諸子五品，并正員官。帝還都，又詔致祭，旌其門閭，親銘其碑云。大和中，子伯倫始立廟，有詔給鹵簿，賜度支綾絹五百，以少牢致

興元元年，下詔追贈他爲太尉，謚號爲忠烈。賜給封户五百，莊園、府第各一所；長子三品官，其他諸子五品官，一并任正員官。皇帝返回京城，又下詔致祭，在門前樹旌表彰，親自爲他題寫碑文。大和年間，兒子段伯倫開始爲他立廟，有詔命給予儀仗隊，賜給度支庫綾絹五百，

祭。

用以猪羊爲祭品的少牢之禮致祭。

段伯倫

伯倫累官福建觀察使，終太僕卿。時宰相李石請文宗加賻襚，鄭覃曰："自古殺身利社稷，未有如秀實者。"帝惻然，爲罷朝，可其請。

段伯倫多次任官做到福建觀察使，死時官任太僕卿。當時宰相李石請求文宗爲他加贈喪葬所需貨財衣物，鄭覃説："自古殺身以利社稷，無有人能像段秀實這樣。"皇帝感傷，爲他停止朝會，批准李石的請求。

孫嶷、文楚、珂知名。

孫子段嶷、段文楚、段珂知名。

段嶷

嶷自鄭滑節度使入爲右金吾衛大將軍，封西平郡公。甘露之變，嶷當誅，裴度奏忠臣後，宜免死，貶循州司馬。

段嶷從鄭滑節度使入朝任右金吾衛大將軍，封西平郡公。甘露之變，段嶷應當處死，裴度上奏稱他是忠臣的後代，應免去死罪，貶爲循州司馬。

段文楚

文楚，咸通末爲雲州防禦使。時李國昌鎮振武，國昌子克用欲得雲中，引兵攻之，殺於鬬鷄臺下，沙陀之亂自此始。

段文楚，咸通末年任雲州防禦使。當時李國昌鎮守振武，李國昌的兒子李克用想得到雲中，率兵進攻，在鬬鷄臺下將他殺死，沙陀之亂從此開始。

段珂

珂，僖宗時居潁州，黄巢圍潁，刺史欲以城降，珂募少年拒戰，衆裹糧請從，賊遂潰，拜州司馬。

段珂，僖宗時住在潁州，黄巢進圍潁州，刺史打算獻城投降，段珂招募年輕人抵抗，衆人帶着口糧請求從戰，賊於是敗潰，拜授本州司馬。

劉海賓

劉海賓者，彭城人，以義俠聞。爲涇原兵馬將，與秀實友善。累戰功，兼御史中丞。劉文喜據涇州叛，海賓與其子光國紿以奏請。及入對，因言奸慝可誅狀。既還，光國手斬文喜獻闕下，拜左驍衛大將軍，封五原郡王；海賓樂平郡王，贈太子太保，實封百户。

劉海賓，彭城人，因俠義而聞名。任涇原兵馬將，與段秀實關係密切。屢立戰功，兼御史中丞。劉文喜占據涇州叛亂，劉海賓與他的兒子劉光國欺騙他説要去京城奏請。等到入朝奏對，便陳述奸臣可被誅滅的情況。返回鎮所以後，劉光國親手將劉文喜斬首獻到朝中，授任左驍衛大將軍，封五原郡王；劉海賓封樂平郡王，追贈太子太保，實封百户。

顔真卿

顔真卿字清臣，秘書監師古五世從孫。少孤，母殷躬加訓導。既長，博學，工辭章，事親孝。

顔真卿，字清臣，是秘書監顔師古的五世從孫。年少時喪父，母親殷氏親自加以教育。長大以後，博學，工於文章，事奉母親孝順。

開元中，舉進士，又擢制科。調醴泉尉。再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冤獄久不决，天且旱，真卿辨獄而雨，郡人呼"御史雨"。復使

開元年間，考中進士科，又考中制科。調任醴泉尉。兩次升任爲監察御史，出使河、隴。當時五原有個冤案長期没能斷决，氣候一直乾旱，顔真卿辨明冤情判决後就下了大雨，本郡人稱做

河東，劾奏朔方令鄭延祚母死不葬三十年，有詔終身不齒，聞者聳然。遷殿中侍御史。時御史吉温以私怨構中丞宋渾，謫賀州，真卿曰："奈何以一時忿，欲危宋璟後乎?"宰相楊國忠惡之，諷中丞蔣洌奏爲東都采訪判官。再轉武部員外郎。國忠終欲去之，乃出爲平原太守。

"御史雨"。又出使河東，上奏彈劾朔方令鄭延祚母親去世三十年而不入葬，有詔書命令終身不予録用，聽説者肅然起敬。後升任殿中侍御史。當時御史吉温因私怨誣諂中丞宋渾，將他貶到賀州，顔真卿説："爲何因一時的怨忿，就想危害宋璟的後人呢?"宰相楊國忠厭惡他，指使中丞蔣洌奏請任他爲東都采訪判官。經兩次調任爲武部員外郎。楊國忠一心想排斥他，於是出任他爲平原太守。

安禄山逆狀牙孽，真卿度必反，陽托霖雨，增陴浚隍，料才壯，儲廥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以紓禄山之疑。果以爲書生，不虞也。禄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玄宗始聞亂，嘆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邪?"及平至，帝大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爲乃若此!"

安禄山剛露出反叛的苗頭，顔真卿預料他定會叛亂，假托久遭陰雨，於是修補城墻疏通護城河，挑選丁壯，充實府庫。每天與賓客泛舟飲酒，來解除安禄山的疑慮。安禄山果然認爲他不過是個書生，毫不在意。安禄山反叛，河朔一帶全部淪陷，惟獨平原城守護完備，他派司兵參軍李平馳往京城上奏。玄宗剛聽説叛亂時，感嘆道："河北二十四郡，難道没有一個忠臣嗎?"等到李平來到，皇帝大喜，對左右説："朕不認識顔真卿是怎樣的人，而他的所做所爲竟能如此!"

時平原有静塞兵三千，乃益募士，得萬人，遣録事參軍李擇交統之，以刁萬歲、和琳、徐浩、馬相如、高抗朗等爲將，分總部伍。大饗士城西門，慷慨泣下，衆感勵。饒陽太守盧全誠、濟南太守李隨、清河長史王懷忠、景城司馬李暐、鄴郡太守王燾各以衆歸，有詔北海太守賀蘭進明率精鋭五千濟河爲助。賊破東都，遣段子光傳李憕、盧奕、蔣清首徇河北，真卿畏衆懼，紿諸將曰："吾素識憕等，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藏三首。它日，結芻續體，斂而祭，爲位哭之。

當時平原郡有静塞軍三千人，在此基礎上又增招兵士，得到萬人，派録事參軍李擇交統率，任用刁萬歲、和琳、徐浩、馬相如、高抗朗等人爲將領，分别統領部隊。在郡城西門大規模犒賞士兵，慷慨流淚，衆人感動激奮。饒陽太守盧全誠、濟南太守李隨、清河長史王懷忠、景城司馬李暐、鄴郡太守王燾各率軍隊投歸顔真卿，皇帝下詔命北海太守賀蘭進明率精鋭士兵五千人渡過黄河接應他們。叛賊攻破東都，派段子光送將領李憕、盧奕、蔣清的首級到河北示衆，顔真卿擔心衆將畏懼，欺騙諸將説："我平素認識李憕等人，這些首級全都不是他們的。"於是斬殺段子光，藏起三人的首級。過了幾天，用稻草扎成軀體接到首級上，裝殮并祭奠，設靈位哭祭了他們。

是時，從父兄杲卿爲常山太守，斬賊將李欽湊等，清土門。十七郡同日自歸，推真卿爲盟主，兵二十萬，絶燕、趙。詔即拜户部侍郎，佐李光弼討賊。真卿以李暉自副，而用李

這時，堂兄顔杲卿正任常山太守，斬殺賊將李欽湊等人，平定土門。十七郡同日主動歸順，推舉顔真卿做盟主，擁兵二十萬，隔斷燕、趙。下詔就地授任他爲户部侍郎，輔佐李光弼討伐叛賊。顔真卿任命李暉爲副，又任用李銑、賈載、

銑、賈載、沈震爲判官。俄加河北招討采訪使。

清河太守使郡人李崿來乞師，崿曰："聞公首奮裾唱大順，河朔恃公爲金城。清河，西鄰也，有江淮租布備北軍，號'天下北庫'，計其積，足以三平原之有，士卒可以二平原之衆。公因而撫有，以爲腹心，它城運之如臂之指耳。"真卿爲出兵六千，謂曰："吾兵已出，子將何以教我？"崿曰："朝家使程千里統衆十萬，自太行而東，將出崞口，限賊不得前。公若先伐魏郡，斬賊守袁知泰，以勁兵披崞口，出官師使討鄴、幽陵，平原、清河合十萬衆徇洛陽，分犀鋭制其衝。公堅壁勿與戰，不數十日，賊必潰，相圖死。"真卿然之。乃檄清河等郡，遣大將李擇交、副將范冬馥和琳徐浩與清河、博平士五千屯堂邑。袁知泰遣將白嗣深、乙舒蒙等兵二萬拒戰，賊敗，斬首萬級，知泰走汲郡。

沈震爲判官。不久朝廷加授他爲河北招討采訪使。

清河太守派遣郡人李崿前來借兵，李崿説："聽説公率先奮起倡導忠順，河朔仰仗公作爲堅不可摧的金城。清河，是西鄰，擁有江淮租賦布帛供應北軍，號稱'天下北庫'。計算其中積蓄，足以抵得上三個平原郡，士兵足可以兩倍於平原郡。公能乘機占據那裏進行安撫，以該郡爲心腹，操縱其他城池猶如用手臂指揮手指一樣容易了。"顏真卿爲此出兵六千，對他説："我的軍隊已經派出了，你準備如何指教我？"李崿説："朝廷派程千里統率十萬軍隊，自太行山東進，將從崞口出擊，受賊阻擋不得前進。公如果先討伐魏郡，斬殺僞太守袁知泰，率勁兵打通崞口，使官軍能出去討伐鄴、幽陵，平原、清河集結十萬大兵攻取洛陽，分派鋭師控制各個要衝。公堅守城池不必與賊接戰，不出數十日，叛賊定然敗潰，自相厮殺。"顏真卿認爲很對。於是向清河等郡發布文告，派大將李擇交、副將范冬馥、和琳、徐浩與清河、博平軍隊五千人屯駐堂邑。袁知泰派遣將領白嗣深、乙舒蒙等率軍二萬來抵抗，叛賊戰敗，官軍斬首萬級，袁知泰逃到汲郡。

史思明圍饒陽，遣游弈兵絶平原救軍，真卿懼不敵，以書招賀蘭進明，以河北招討使讓之。進明敗於信都。會平盧將劉正臣以漁陽歸，真卿欲堅其意，遣賈載越海遺軍資十餘萬，以子頗爲質。頗甫十歲，軍中固請留之，不從。

史思明包圍饒陽，派巡邏兵攔截平原救兵，顏真卿擔心抵擋不住，致信賀蘭進明招他前來，將河北招討使一職讓給他。賀蘭進明在信都戰敗。適值平盧將領劉正臣獻漁陽歸順，顏真卿想堅定他歸順的意志，派賈載渡海送去軍資十多萬，用兒子顏頗做人質。顏頗纔過十歲，軍中人堅決請求讓他留下，不聽。

肅宗已即位靈武，真卿數遣使以蠟丸裹書陳事。拜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復爲河北招討使。時軍費困竭，李崿勸真卿收景城鹽，使諸郡相輸，用度遂不乏。第五琦方參進明軍，後得其法以行，軍用饒雄。

肅宗在靈武即位以後，顏真卿多次派使者帶蠟丸密信陳奏事宜。朝廷授任他爲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再任河北招討使。當時軍費虛竭，李崿勸顏真卿收取景城的食鹽，使各郡輸糧换鹽，用度於是不再缺乏。第五琦這時正任賀蘭進明參軍，後來得知此法并加以推行，軍用豐足。

禄山乘虛遣思明、尹子奇急攻河北，諸郡復陷，獨平原、博平、清河固守。然人心危，不復振。真卿謀於

安禄山乘虛派史思明、尹子奇猛攻河北，各郡再次淪陷，惟獨平原、博平、清河固守。但人心不安，軍威無法重振。顏真卿與衆人商議道：

衆曰：“賊鋭甚，不可抗。若委命辱國，非計也，不如徑赴行在，朝廷若誅敗軍罪，吾死不恨。”至德元載十月，棄郡度河，間關至鳳翔謁帝，詔授憲部尚書，遷御史大夫。

方朝廷草昧不暇給，而真卿繩治如平日。武部侍郎崔漪、諫議大夫李何忌皆被劾斥降。廣平王總兵二十萬平長安，辭日，當闕不敢乘，趨出梐枑乃乘。王府都虞候管崇嗣先王而騎，真卿劾之。帝還奏，慰答曰：“朕子每出，諄諄教戒，故不敢失。崇嗣老而躄，卿姑容之。”百官肅然。兩京復，帝遣左司郎中李選告宗廟，祝署“嗣皇帝”，真卿謂禮儀使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帝以爲達識。又建言：“《春秋》，新宫災，魯成公三日哭。今太廟爲賊毁，請築壇於野，皇帝東向哭，然後遣使。”不從。宰相厭其言，出爲馮翊太守。轉蒲州刺史，封丹楊縣子。爲御史唐旻誣劾，貶饒州刺史。

乾元二年，拜浙西節度使。劉展將反，真卿豫飭戰備，都統李峘以爲生事，非短真卿，因召爲刑部侍郎。展卒舉兵度淮，而峘奔江西。

李輔國遷上皇西宫，真卿率百官問起居，輔國惡之，貶蓬州長史。代宗立，起爲利州刺史，不拜，再遷吏部侍郎。除荆南節度使，未行，改尚書右丞。

帝自陜還，真卿請先謁陵廟而即宫，宰相元載以爲迂，真卿怒曰：“用捨在公，言者何罪？然朝廷事豈堪公再破壞邪！”載銜之。俄以檢校刑部尚書爲朔方行營宣慰使，未行，留知省事，更封魯郡公。時載多引私

“叛賊兵勢非常强勁，不可抵擋，如果投降敵人就會使朝廷受辱，不是良策，不如徑直趕赴皇帝臨時住所，朝廷如果因敗軍之罪而加誅殺，我死也無恨。”至德元年十月，放棄郡城渡河，輾轉來到鳳翔拜見皇帝。下詔授任爲憲部尚書，升任御史大夫。

正值朝廷紛亂無暇他顧，而顔真卿約束管理一如往日。武部侍郎崔漪、諫議大夫李何忌都被彈劾貶職。廣平王統率二十萬軍隊前去平定長安，告辭那天，在宫門前不敢乘馬，走出宫外設置的木栅梐枑後方纔騎上。王府都虞候管崇嗣先於廣平王上馬，顔真卿上章彈劾他。皇帝將他的奏章還回，安慰并答覆他説：“朕的兒子每次出行，朕都諄諄教誡，因此不敢有失。管崇嗣年老又跛足，卿姑且寬容他。”百官爲之肅穆。兩京收復，皇帝派左司郎中李選告祭宗廟，祝辭署名“嗣皇帝”，顔真卿對禮儀使崔器説：“太上皇在蜀中，這樣署名可以嗎？”崔器馬上上奏修改，皇帝認爲他有見識。又建議説：“《春秋》中記載，新宫遭災，魯成公哭了三天。現在太廟被盜賊毁壞，請求在郊野築壇，皇帝面向東方而哭，然後再派遣使節。”没有采納。宰相討厭他不斷上言，出任他爲馮翊太守。轉任蒲州刺史，封爲丹楊縣子。被御史唐旻誣告，貶爲饒州刺史。

乾元二年，授任他爲浙西節度使。劉展準備造反，顔真卿事先整頓軍備，都統李峘認爲他在生事，詆毁顔真卿，於是召入朝任刑部侍郎。劉展最終率兵渡過了淮河，而李峘逃到江西去了。

李輔國將太上皇遷到西宫，顔真卿率百官問候起居，李輔國厭惡他，貶爲蓬州長史。代宗即位，起用爲利州刺史，没有接受任命，再次升任吏部侍郎。授任荆南節度使，還未赴任，改任尚書右丞。

皇帝從陜州返回，顔真卿請皇帝先去拜祭陵廟然後回宫，宰相元載認爲迂腐，顔真卿發怒道：“取捨在公，言者有何罪過？可是朝廷之事豈能忍受公再度破壞嗎！”元載懷恨在心。不久以檢校刑部尚書任朔方行營宣慰使，尚未赴任，留下主持省事，改封魯郡公。當時元載引用很多

黨，畏群臣論奏，乃紿帝曰："群臣奏事，多挾讒毀。請每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以白宰相，宰相詳可否以聞。"真卿上疏曰：

諸司長官者，達官也，皆得專達於天子。郎官、御史，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出使天下，事無細大得失，皆俾訪察，還以聞。此古明四目、達四聰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望焉?《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棘；讒言罔極，交亂四國。"以其能變白為黑，變黑為白也。詩人疾之，故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昔夏之伯明，楚之無極，漢之江充，皆讒人也。陛下惡之，宜矣。胡不回神省察?其言虛誣，則讒人也，宜誅殛之；其言不誣，則正人也，宜獎勵之。捨此不為，使衆人謂陛下不能省察而倦聽覽，以是為辭，臣竊惜之。昔太宗勤勞庶政，其《司門式》曰："無門籍者有急奏，令監司與仗家引對，不得關礙。"防擁蔽也。置立仗馬二，須乘者聽。此其平治天下也。天寶後，李林甫得君，群臣不先咨宰相輒奏事者，托以他故中傷之，猶不敢明約百司，使先關白。時閹人袁思藝日宣詔至中書，天子動静，必告林甫，林甫得以先意奏請，帝驚喜若神，故權寵日甚，道路以目。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達，此權臣蔽主，不遵太宗之法也。陵夷至于今，天下之敝皆萃陛下，其所從來漸矣。自艱難之初，百姓尚未凋竭，太平之治猶可致，而李輔國

私黨，畏懼群臣議論上奏，就欺騙皇帝説："群臣奏事，大多摻雜讒言詆毀。請在每次論事之前，都先稟告各部門長官，長官再稟告宰相，宰相審查可否再上奏。"顏真卿上疏説：

各部門長官，是顯達官員，都可以直接上奏天子。郎官、御史，是陛下的心腹耳目之臣，因此出使天下，無論事情得失大小，都要讓他們訪察，回朝後奏報皇上。這就是古時所説的擦亮觀察四方的眼睛、達到遠聞四方的聽覺的含義。現在陛下想自己遮蔽耳目，使自己不聰不明，那麽天下還有什麽指望呢?《詩經》説："營營青蠅，落在棘林；讒言無邊，惑亂四方。"是因爲讒言能將白變黑，將黑變白。詩人嫉恨它，因此説："將那進讒之人帶來，拋給豺狼猛虎；豺狼猛虎不吃，拋到北方荒野。"從前夏朝時的伯明、楚國的無極、漢代的江充，都是讒人。陛下憎惡他們，是應該的。爲何不留神觀察?凡出言虚妄不實的，就是讒人，應當誅殺他們；那些言談不虚妄的，就是正直之人，應當獎勵他們。陛下捨棄這些不做，使衆人都説陛下不能明察而厭倦聽覽，如果有這樣的議論，臣私下爲陛下痛惜。過去太宗勤勉辛苦操勞各種政事，《司門式》中説："没有門籍的人如有急事上奏，令監門司與仗衛帶進上奏，不許阻礙。"以此防止壅塞蒙蔽。設立仗馬二匹，需要急奏時便聽任騎馬前往。這正是他平穩治理天下的原因。天寶以後，李林甫受君寵幸，群臣中不先徵詢宰相就奏事的人，假托其他原因加以中傷，但仍不敢公開約束百官，讓他們先稟告自己。當時宦官袁思藝每天到中書省宣布詔書，天子的打算，必定通告李林甫，李林甫得以先行奏請，皇帝驚喜地認爲李林甫高明如神，因此權力恩寵日重一日，路人相見衹敢以目示意。上意不能下傳，下情不能上達，這是權臣蒙蔽國君，不遵循太宗的法度啊。以至於衰落到今天這一地步，天下的弊端都集中到陛下之時，這種狀況由來已久

當權，宰相用事，遞爲姑息。開三司，誅反側，使餘賊潰將北走党項，裒嘯不逞，更相驚恐，思明危懼，相挺而反，東都陷没，先帝由是憂勤損壽。臣每思之，痛貫心骨。今天下瘡痏未平，干戈日滋，陛下豈得不博聞讜言，以廣視聽，而塞絶忠諫乎？陛下在陝時，奏事者不限貴賤，群臣以爲太宗之治可跂而待。且君子難進易退，朝廷開不諱之路，猶恐不言，況懷厭怠，令宰相宣進止，御史臺作條目，不得直進，從此人不奏事矣。陛下聞見，止於數人耳目，天下之士，方鉗口結舌，陛下便謂無事可論，豈知懼而不敢進，即林甫、國忠復起矣。臣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林甫、國忠猶不敢公爲之。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悔無及矣。

了。在國運艱難之初，百姓還没有凋零殘破，太平之政還可達到，而李輔國掌權，宰相當政，不斷姑息縱容。大開三司，誅殺反叛，使得餘賊敗將北投党項，聚集不法之徒，更加驚恐，史思明感到身危恐懼，互相煽動而反，東都陷落，先帝因憂勞成疾折損壽命。臣每當想起這些，痛徹心骨。現在天下瘡痍未平，戰亂日生，陛下怎能不廣聽正直言論，來擴大自己的視聽，而阻塞忠正的諫言呢？陛下在陝之時，奏事的人不限貴賤，群臣認爲太宗之治可以翹足而待了。況且君子難進易退，朝廷廣開無所忌諱的言路，尚且擔心人們不能直言，何況心懷厭倦懈怠，命宰相宣布進奏或取或捨，使御史臺制訂規章，不許直接進奏，從此以後人們就不能奏事了。陛下所見所聞，祇限於數人的耳目，天下人士，則閉口結舌，陛下便認爲無事可論，怎知是畏懼而不敢進言，這是李林甫、楊國忠再次出現了。臣認爲今天的事情，自古以來從没有過，雖然是李林甫、楊國忠都不敢公然這樣做。陛下不早覺悟，逐漸孤立，後悔就來不及了。

於是中人等騰布中外。後攝事太廟，言祭器不飭，載以爲誹謗，貶峽州别駕。改吉州司馬，遷撫、湖二州刺史。

於是宦官等人争相將他的奏章傳布於朝廷内外。後來代理太廟事，上奏説祭器不整潔，元載認爲他有意誹謗，貶爲峽州别駕。改任吉州司馬，後升任撫、湖二州刺史。

載誅，楊綰薦之，擢刑部尚書，進吏部。帝崩，以爲禮儀使，因奏列聖謚繁，請從初議爲定，袁傪固排之，罷不報。時喪亂後，典法湮放，真卿雖博識今古，屢建議厘正，爲權臣沮抑，多中格云。

元載被誅，楊綰推薦他，升任刑部尚書，進任吏部尚書。皇帝去世，任命他爲禮儀使，因此上奏説列朝聖上謚號過於冗繁，請求根據最初所議作爲最後的定謚，袁傪堅決反對，擱置没有回音。時值喪亂之後，法律鬆弛敗壞，顔真卿雖然博古通今，屢次建議訂正，但被權臣阻止壓制，大多半途而廢。

楊炎當國，以直不容，换太子少師，然猶領使。及盧杞，益不喜，改太子太師，并使罷之，數遣人問方鎮所便，將出之。真卿往見杞，辭曰："先中丞傳首平原，面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舌舐之，公忍不見容乎！"

楊炎當政，顔真卿因正直不被容納，改任太子少師，但仍領任使職。到盧杞當政時，更加不喜歡他，改授太子太師，并將禮儀使免去，多次派人詢問他方鎮之職何處爲便，想要派他出任。顔真卿前去拜見盧杞，推辭道："先中丞首級傳送到平原，滿面是血，我不敢用衣服擦拭，親自

杞矍然下拜，而銜恨切骨。

用舌舐净，公忍心不容我嗎?”盧杞驚愕下拜，但懷恨切骨。

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建遣真卿：“四方所信，若往諭之，可不勞師而定。”詔可，公卿皆失色。李勉以為失一元老，貽朝廷羞，密表固留。至河南，河南尹鄭叔則以希烈反狀明，勸不行，答曰：“君命可避乎?”既見希烈，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拔刃爭進，諸將皆慢罵，將食之，真卿色不變。希烈以身捍，麾其衆退，乃就館。逼使上疏雪己，真卿不從。乃詐遣真卿兄子峴與從吏數輩繼請，德宗不報。真卿每與諸子書，但戒嚴奉家廟，恤諸孤，訖無它語。希烈遣李元平說之，真卿叱曰：“爾受國委任，不能致命，顧吾無兵戮汝，尚說我邪?”希烈大會其黨，召真卿，使倡優斥侮朝廷，真卿怒曰：“公，人臣，奈何如是?”拂衣去。希烈大慚。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皆在坐，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求宰相孰先太師者?”真卿叱曰：“若等聞顏常山否？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詬賊不絕于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若等脅邪!”諸賊失色。

李希烈攻陷汝州，盧杞於是建議派遣顏真卿前去：“顏真卿爲四方所信服，如果派他前去曉諭李希烈，可以不勞動軍隊就可平定。”下詔批准，公卿全都失色。李勉認爲這樣會失掉一名元老，使朝廷蒙受羞辱，秘密上表堅決請留。走到河南，河南尹鄭叔則認爲李希烈反叛的迹象已經顯明，勸他不要前去，他回答說：“君命能躲避嗎?”見到李希烈以後，宣布詔書，李希烈的養子千餘人抽刀爭相逼近，諸將全都謾罵，要吃了他，顏真卿神色不變。李希烈用身體保護他，喝令衆人退下，於是來到館舍。李希烈逼迫他上疏爲自己昭雪，顏真卿没有聽從。李希烈於是詐遣顏真卿哥哥的兒子顏峴與隨從官吏數人相繼入朝奏請，德宗没有答覆。顏真卿每次給諸子寫信，衹是告誡嚴加奉祭家廟，撫恤孤苦貧弱的人，再也没有其他言語。李希烈派李元平勸說他，顏真卿叱責道：“你受國家委任，不能完成使命，是看我没有兵器殺你，就來勸說我嗎?”李希烈與同黨聚會，召來顏真卿，讓倡優表演節目斥責侮辱朝廷，顏真卿怒道：“公是人臣，爲何如此?”拂衣而去。李希烈非常慚愧。當時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納的使者都在座，對李希烈說：“久聞太師的大名德行，公準備建立大號而太師到來，要尋求宰相誰能比太師更合適?”顏真卿叱責說：“你們這些人聽說過顏常山嗎？那是我的兄長，安禄山反叛，他率先興起義軍，後來雖然被俘，斥駡叛賊不絕於口。我年近八十，官至太師，堅守節操，死而後已，豈能受你們這些人脅迫呢！”諸賊全都失色。

希烈乃拘真卿，守以甲士，掘方丈坎於廷，傳將坑之，真卿見希烈曰：“死生分矣，何多為!”張伯儀敗，希烈令齎旌節首級示真卿，真卿慟哭投地。會其黨周曾、康秀林等謀襲希烈，奉真卿為帥，事泄，曾死，乃拘送真卿蔡州。真卿度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下

李希烈於是囚禁顏真卿，派士兵看守，在院中挖了一丈見方的大坑，説要活埋他，顏真卿見到李希烈說：“死生天定，何必多此一舉！”張伯儀戰敗，李希烈命人拿來旌節首級給顏真卿看，顏真卿大哭撲地。適值李希烈同黨周曾、康秀林等人圖謀襲擊李希烈，推舉顏真卿任節帥，事情敗露，周曾死，於是將顏真卿押送到蔡州。顏真卿估計自己定會遇害，於是撰寫遺表、墓

曰："此吾殯所也。"希烈僭稱帝，使問儀式，對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覲耳！"

志、祭文，指着卧室西面墻壁之下説："這是我埋葬之處。"李希烈越分稱皇帝，派人詢問儀式，他回答説："老夫年紀老了，曾經掌管朝廷禮儀，所記的衹有諸侯朝覲之禮而已！"

興元後，王師復振，賊慮變，遣將辛景臻、安華至其所，積薪于廷曰："不能屈節，當焚死。"真卿起赴火，景臻等遽止之。希烈弟希倩坐朱泚誅，希烈因發怒，使閹奴等害真卿，曰："有詔。"真卿再拜。奴曰："宜賜卿死。"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使人何日長安來？"奴曰："從大梁來。"罵曰："乃逆賊耳，何詔云！"遂縊殺之，年七十六。嗣曹王臯聞之，泣下，三軍皆慟，因表其大節。淮、蔡平，子頵、碩護喪還，帝廢朝五日，贈司徒，謚文忠，賻布帛米粟加等。

興元以後，官軍再次振興，叛賊擔心有變，派將領辛景臻、安華來到他的住處，在院中堆積柴草説："再不屈服，就燒死你。"顏真卿起身直入火中，辛景臻等人急忙拉住了他。李希烈的弟弟李希倩因受朱泚連累被誅殺，李希烈因此惱怒，派閹奴等人謀害顏真卿，説："有詔書。"顏真卿拜了兩拜。閹奴説："應賜卿死。"顏真卿説："老臣没有功，罪應處死，但使者何時從長安來？"閹奴説："從大梁來。"顏真卿罵道："這是反賊，爲何稱詔書！"於是縊死了他，享年七十六歲。嗣曹王李臯聽説以後，落淚，三軍都哀傷痛哭，於是表奏他的大節。淮、蔡平定，兒子顏頵、顏碩護送靈柩回朝，皇帝爲他停止朝會五天，追贈司徒，謚號爲文忠，賜喪葬布帛米粟加倍。

真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言直道，不萌於心。天下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公。如李正己、田神功、董秦、侯希逸、王玄志等，皆真卿始招起之，後皆有功。善正、草書，筆力遒婉，世寶傳之。貞元六年赦書，授頵五品正員官。開成初，又以曾孫弘式爲同州參軍。

顏真卿在朝中端莊嚴肅，剛正而有禮，不是公正的言辭正直的道義，不生於心。天下人不用姓名稱呼他，衹稱魯公。至於李正己、田神功、董秦、侯希逸、王玄志等人，都是顏真卿最初引進起用的，後來都立有戰功。擅長正、草書，筆力遒勁曲折，世間當做珍品流傳。貞元六年下赦書，授任顏頵爲五品正員官。開成初年，又任命他的曾孫顏弘式爲同州參軍。

贊曰：唐人柳宗元稱："世言段太尉，大抵以爲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非也。太尉爲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决非偶然者。"宗元不妄許人，諒其然邪，非孔子所謂仁者必有勇乎？當禄山反，哮噬無前，魯公獨以烏合嬰其鋒，功雖不成，其志有足稱者。晚節偃蹇，爲奸臣所擠，見殞賊手。毅然之氣，折而不沮，可謂忠

贊曰：唐人柳宗元説："世間談論段太尉，大都認爲他衹是一個武夫，一時間奮不顧身而博得了名譽，這是不對的。太尉爲人和悦，常低頭拱手行走，詞氣温和，從不厲色待人，人們看他，完全是個儒者。遇到不可行之事，决不苟同定要實現自己的志願，這决不是出於偶然。"柳宗元從不輕易贊許别人，的確如此，難道不是孔子所説的仁者必然也有勇氣嗎！當安禄山造反，咆哮吞噬勢不可擋，惟有顏魯公率烏合之衆阻擋他的前鋒，功業雖然未成，他的志向却值得稱道。晚年不順，被奸臣排擠，遇害賊手。毅然正

矣。詳觀二子行事，當時亦不能盡信於君，及臨大節，蹈之無貳色，何耶？彼忠臣誼士，寧以未見信望于人，要返諸己得其正，而後慊於中而行之也。嗚呼，雖千五百歲，其英烈言言，如嚴霜烈日，可畏而仰哉！

氣，寧折不屈，可説是忠臣。詳看二人做事，當時也不能完全取信於君，等到面臨大節，身蹈危難面不改色，什麽原因呢？那些忠臣義士，寧可因不被信任而被人責怪，却要修持己身而得其正道，然後心中不滿却去履行。唉，即使過一千五百年，他們的英烈言行，還如嚴霜烈日，令人敬畏而仰慕啊！



唐書卷一百五十四

列傳第七十九

李晟列傳

李晟

李晟，字良器，洮州臨潭人。世以武力仕，然位不過裨將。晟幼孤，奉母孝。身長六尺。年十八，往事河西王忠嗣，從擊吐蕃。悍酋乘城，殺傷士甚衆，忠嗣怒，募射者，晟挾一矢殪之，三軍歡奮。忠嗣撫其背曰："萬人敵也。"鳳翔節度使高昇召署列將。擊疊州叛羌於高當川，又擊連狂羌於罕山，破之。累遷左羽林大將軍。廣德初，擊党項有功，授特進，試太常卿。

大曆初，李抱玉署晟右軍將。吐蕃寇靈州，抱玉授以兵五千擊之，辭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多。"乃請千人。繇大震關趨臨洮，屠定秦堡，執其帥慕容谷鍾，虜乃解靈州去。遷開府儀同三司，以右金吾衛大將軍爲涇原、四鎮、北庭兵馬使。馬璘與吐蕃戰鹽倉，敗績，晟率游兵拔璘以歸，封合川郡王。璘内忌晟威略，歸之朝，爲右神策都將。德宗始立，吐蕃寇劍南，方崔寧未還，蜀土大震，詔晟將神策兵救之。逾漏天，拔飛越等三城，絶大渡，斬虜千級，虜遁去。

建中二年，魏博田悦反，晟爲神策先鋒，與河東馬燧、昭義李抱

李晟，字良器，洮州臨潭人。世代以勇力出仕，但官位不超過裨將。李晟幼年喪父，事奉母親孝順。身高六尺。十八歲時，前去河西王忠嗣處做事，隨從王忠嗣進擊吐蕃。凶悍的吐蕃首領登上城墻，殺傷很多士兵，王忠嗣發怒，招募善射之人，李晟一箭將他射死，三軍歡呼振奮。王忠嗣拍着他的後背説："真是萬人敵啊。"鳳翔節度使高昇召他安排作爲列將。在高當川襲擊疊州叛羌，又在罕山進擊連狂羌，大敗羌人。多次提升到左羽林大將軍。廣德初年，攻打党項立有戰功，授任特進，試太常卿。

大曆初年，李抱玉任用李晟爲右軍將。吐蕃進犯靈州，李抱玉交給他五千軍隊迎擊吐蕃，他推辭説："派軍隊出戰則五千顯然不够，用計謀解決則五千人又嫌太多。"於是請求帶一千人。由大震關直趨臨洮，毁滅定秦堡，俘獲敵帥慕容谷鍾，敵軍纔放棄靈州離去。升任開府儀同三司，以右金吾衛大將軍任涇原、四鎮、北庭兵馬使。馬璘與吐蕃在鹽倉交戰，大敗，李晟率機動部隊救出馬璘返回，因此封合川郡王。馬璘内心忌妒李晟的威名與謀略，讓他回到朝中，任右神策都將。德宗剛即位，吐蕃入侵劍南，當時崔寧尚未回蜀，蜀中人非常震驚，下詔命李晟率神策軍救援。越過漏天，攻下飛越等三城，渡過大渡河，斬敵一千首級，敵軍逃去。

建中二年，魏博田悦反叛，李晟任神策先鋒，與河東馬燧、昭義李抱真合軍進攻叛軍。

真合兵攻之。斬楊朝光，晟乘冰度洺水破悦；又戰洹水，悦大敗，遂進攻魏。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兼魏府左司馬。

斬殺楊朝光，李晟從冰上渡過洺水大敗田悦軍隊，又在洹水交戰，田悦大敗，於是進攻魏州。加任檢校左散騎常侍，兼任魏府左司馬。

朱滔、王武俊圍康日知于趙州也，抱真分兵二千戍邢，燧怒，欲班師，晟曰："奉詔東討者，吾三帥也。邢、趙比壤，今賊以兵加趙，是邢有晝夜憂，李公分衆守之，不爲過，公奈何遽引去！"燧悟，釋然，即造抱真壘，與交歡。晟建言："以兵趨定州，與張孝忠合，以圖范陽，則武俊等當捨趙。"帝壯之，授御史大夫，又俾神策三將軍莫仁擢等隸之。晟自魏引而北，武俊果解去。晟留趙三日，與孝忠連兵，北略恒州。圍朱滔將鄭景濟於清苑，决水灌之。悦、武俊引兵戰白樓，孝忠兵笮，晟引步騎擊破之，清苑益急。滔、武俊大懼，悉起兵來救，圍晟軍。晟内攻景濟，而外抗滔等，自正月至五月不解。會晟疾甚，不能輿，軍中共計引還定州，而賊猶不敢逼。

朱滔、王武俊將康日知包圍在趙州，李抱真分派二千軍隊守衛邢州，馬燧惱怒，打算撤軍，李晟説："奉詔命向東征討的人，就是我們三位統帥。邢州、趙州接壤，現在叛賊派兵進圍趙州，這就使邢州有旦夕之憂，李公分兵防守那裏，并無過錯，公爲何馬上就要率兵撤去！"馬燧醒悟，疑慮消除，於是來到李抱真營中，與他和好。李晟建議説："我們率兵直趨定州，與張孝忠會合，而後謀取范陽，這樣王武俊等人定會放棄趙州。"皇帝贊揚他勇猛，授任他爲御史大夫，又讓神策三將軍莫仁擢等人隸屬於他。李晟從魏州率軍北上，王武俊果然解圍離去。李晟在趙州停留三天，與張孝忠聯軍，向北攻略恒州。將朱滔的將領鄭景濟包圍在清苑，放水淹城。田悦、王武俊率軍與他戰於白樓，張孝忠軍隊受挫，李晟率步兵騎兵進擊并打敗敵人，清苑更加危急。朱滔、王武俊非常恐懼，調發全部軍隊前來救援，包圍了李晟的軍隊。李晟内攻鄭景濟，外抗朱滔等軍，從正月到五月不能解圍。正值李晟病重，不能指揮，軍中共同商議打算率軍撤回定州，然而賊軍還是不敢逼近。

疾間，將復進，會帝出奉天，有詔召晟即日治嚴。而孝忠以軍介二盜間，倚晟爲重，數止晟無西。晟語衆曰："天子播越，人臣當百舍一息。義武欲止吾，吾當以子爲質。"乃以憑約昏，并遺良馬。孝忠有親將謁晟，晟解玉帶遺之，使喻孝忠。乃得逾飛狐，次代州。詔迎拜神策行營節度使。進臨渭北，壁東渭橋，所過樵蘇無犯。時劉德信自扈澗敗歸，亦次渭南，軍囂無制。德信入謁晟，晟責所以敗，斬之，以數騎入壁勞其軍，無敢動。晟已并兵，則軍益振。

李晟病情好轉，準備再次進軍，適值皇帝出走奉天，有詔書召李晟當天整軍前往。張孝忠因軍隊處於兩股盜賊中間，倚重李晟，多次挽留李晟不要西去。李晟對衆人説道："天子流離失所，人臣應該不顧長途跋涉兼程前往赴難，張義武想阻止我，我準備把兒子留下做爲人質。"於是用李憑爲他訂下婚約，并贈送良馬。張孝忠有個親將前來拜見李晟，李晟解下玉帶送給他，讓他向張孝忠説明。於是得以越過飛狐，駐軍代州。皇帝下詔將他迎入授任神策行營節度使。進軍抵達渭北，駐營東渭橋，所過之處秋毫無犯。當時劉德信從扈澗敗回，也駐扎在渭南，士兵紛亂没有節制。劉德信入見李晟，李晟指斥了他致使軍隊失敗的罪狀，斬殺了他，率數名騎兵入營撫慰他

的部隊，没人敢亂動。李晟合并了他的兵力之後，士氣更加振作。

於是朔方李懷光方軍咸陽，不欲晟當一面，請與晟合。有詔徙屯，乃引趨陳濤斜，與懷光聯壘。晟每與賊戰，必錦裘綉帽自表，指顧陣前。懷光望見，惡之，戒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襮，爲賊餌哉！"晟曰："昔在涇原，士頗相畏伏，欲令見之，奪其心爾。"懷光不悦，遷延有異志。晟使間説懷光曰："賊據京邑，天子暴露于外，公宜速進兵。雖晟不肖，願爲公先驅，死且不悔。"懷光不納。

這時朔方節度使李懷光正駐扎咸陽，不想讓李晟獨擋一面，請求與李晟合軍。有詔書命他移軍，於是李晟率軍直趨陳濤斜，與李懷光聯營。李晟每次與賊交戰，一定要穿錦緞皮衣頭戴綉帽使自己醒目突出，在陣前指揮。李懷光望見，非常厭惡他，告誡説："將帥應當持重，怎能自我表現，成爲叛賊的目標呢！"李晟説："過去在涇原時，軍兵十分畏懼且佩服我，想讓他們見到，争取他們歸心而已。"李懷光不高興，故意拖延時間心中産生異志。李晟派使者勸説李懷光道："寇賊占據京城，天子暴露野外，公應馬上進軍。李晟雖然無能，仍希望爲公做先鋒，雖死不悔。"李懷光不接受。

每兵至都城下，而懷光軍多鹵掠，晟軍整戢。懷光使分所獲遺之，又辭不敢受。懷光謀沮撓其軍，即奏言："神策兵給賜比方鎮獨厚，今桀逆未平，軍不可以異。且衆以爲言，臣無以解。惟陛下裁處。"懷光欲晟自削其軍，則士怨易撓。帝議諸軍與神策等，力且不贍，遣翰林學士陸贄臨詔懷光，令與晟計所宜者。懷光曰："稟賜不均，軍何以戰！"贄數顧晟，晟曰："公，元帥，軍政得專之。晟將一軍，唯所命，其增損費調，敢不聽？"懷光默然計塞，顧刻削稟賜事出己，乃止。

每當軍隊進到都城之下時，李懷光軍中的士兵大多都要擄掠，李晟軍紀嚴明。李懷光派人分出掠獲的物品送給他們，他們又推辭説不敢接受。李懷光暗中企圖阻撓李晟的軍隊，就上奏説："惟獨神策兵供給和賞賜比方鎮要優厚，現在凶逆尚未平定，軍隊不可以有别。况且衆人以此爲藉口，臣無法解釋。望陛下裁决。"李懷光想讓李晟主動削减軍隊的供給，那麽軍隊怨憤容易叛亂。皇帝建議讓諸軍與神策軍供給等同，財力又不足，派翰林學士陸贄前去向李懷光傳詔，命他與李晟一起計議適當的辦法。李懷光説："供給賞賜不均，士兵如何作戰！"陸贄多次看着李晟，李晟説："公是主帥，軍政可以專行。李晟率領一軍，衹有聽命而已，公要增减費用，我怎敢不聽？"李懷光默然無計，考慮到剋扣削奪賞賜與供給的事要由自己來做，方纔作罷。

懷光屯咸陽凡八旬，帝數促戰，以伺賊隙爲言，卒不出兵，陰通朱泚，反迹寖露。晟懼爲所并，上言："當先變制備，請假裨佐趙光銑、唐良臣、張彧爲洋、利、劍三州刺史，各勒兵以通蜀、漢衿喉。"未報。會吐蕃欲佐誅泚，帝議幸咸陽督戰，懷光大駭，疑帝奪其軍，圖反益急。晟

李懷光屯駐咸陽共有八十天，皇帝多次督促出戰，他用等待叛賊有機可乘作爲藉口，始終不出兵，暗通朱泚，謀反迹象漸漸顯露。李晟擔心被他吞并，上奏説："應當事先作好防備，請求暫授偏將趙光銑、唐良臣、張彧任洋、利、劍三州刺史，分别帶兵勾通蜀、漢要害之地。"未得到批覆。適值吐蕃想幫助朝廷誅討朱泚，皇帝計議駕臨咸陽督戰，李懷光大爲震驚，懷疑皇帝想

與李建徽、陽惠元皆聯屯，適有使者到晟軍，晟乃令曰："有詔徙屯。"即結陣趨東渭橋。後數日，懷光并建徽、惠元兵，惠元死之。

奪回他的軍隊，圖謀造反加緊進行。李晟與李建徽、陽惠元的軍隊聯營而屯，正巧有使者來到李晟軍中，李晟於是下令說："有詔書命令移營。"立刻結陣直趨東渭橋。幾天以後，李懷光吞并了李建徽、陽惠元軍隊，陽惠元遇害。

是日，帝進狩梁州。駱谷道隘，儲供不豫，從官乏食，帝嘆曰："早用晟言，三蜀之利，可坐有也。"顧渾瑊曰："渭橋在賊腹中，兵孤絶，晟能辦勝邪？"瑊曰："晟秉義挺忠，崒然不可奪。臣策之，必破賊。"帝乃安。自行在遣晟將張少弘口詔進晟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晟受命，拜且泣曰："京師，天下本，若皆執羈靮，誰將復之！"乃繕甲兵，治陴隍，以圖收復。

這天，皇帝前往梁州。駱谷道路狹窄，供應不上，隨從官員缺乏糧食，皇帝嘆道："早采用李晟的建議，三蜀的利益，可以坐而得到。"看着渾瑊説："渭橋處於叛賊包圍之中，軍隊孤立阻隔，李晟能取得勝利嗎？"渾瑊説："李晟仗義盡忠，凛然不可動摇。臣預計他，定能破賊。"皇帝這纔放心。從臨時住所派遣李晟部將張少弘口傳詔命晋升李晟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晟接受詔命，拜謝并流淚説道："京城，是天下的根本，如果全都隨從扈衛皇上，誰來收復京城！"於是修繕兵器，整治城池，準備收復京城。

是時，晟提孤軍横當寇鋒，恐二盜合以軋之，則卑詞厚幣，僞致誠於懷光者。時敖庮畢匱，乃使張彧假京兆少尹，多署吏，調畿内賦，不淹旬，芻米告具。乃陳兵下令曰："國家多難，乘輿播遷，見危死節，自吾之分。公等此時不誅元凶，取富貴，非豪英也。渭橋斷賊首尾，吾欲與公戮力一心，建不世之功，可乎？"士皆雪泣曰："惟公命。"於是駱元光以華州之衆守潼關，尚可孤以神策兵保七盤，皆受晟節度，戴休顔舉奉天，韓游瓌悉邠寧軍從晟，懷光始懼。晟乃移書顯讓之，使破賊自贖。懷光不聽，然其下益携落，畏爲晟襲，乃奔河中。其將孟涉、段威勇以兵數千自拔歸，晟皆表以要官。

這時，李晟率孤軍横擋賊寇的前鋒，恐怕二盜合軍來夾擊他，就用謙卑的言辭和豐厚的禮物，假裝向李懷光表示誠意。當時糧倉匱乏，就派張彧暫任京兆少尹，任用很多官吏，徵調京城附近地區的財賦，不到十天，糧草準備充實。於是列兵下令説："國家多難，皇帝乘輿流亡。見危險而效死盡節，本是我們的職責。公等此時不誅殺元凶，取得富貴，就不是英豪。渭橋正可截斷賊軍的首尾，我想與公等同心協力，建立絶代功勛，可以嗎？"士兵都擦去眼淚説："一切聽從公的命令。"於是駱元光率華州軍隊守衛潼關，尚可孤率神策兵保守七盤，全都聽受李晟的調遣，戴休顔從奉天起兵，韓游瓌率領全部邠寧軍隊跟隨李晟，李懷光開始感到畏懼。李晟於是送去書信公開斥責他，讓他打敗賊軍爲自己贖罪。李懷光不聽，但他的部下更加離心，李懷光怕被李晟襲擊，於是逃奔河中。他的部將孟涉、段威勇率兵數千人主動歸順朝廷，李晟上表奏請將他們全部安排任以要職。

帝遣使者間道詔晟兼河中、晋絳慈隰節度使，又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招討使。帝欲益西

皇帝派使者從小道前來下詔任命李晟兼任河中、晋絳慈隰節度使，又兼任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招討使。皇帝打算再往西走，李晟

幸，晟請駐梁、漢以繫天下望。又進京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時京兆司録參軍李敬仲自賊中來，乃署節度府判官，以諫議大夫鄭雲逵爲行軍司馬，擢張彧自副。

請求皇上留駐梁、漢來維係天下人心。又晉升李晟爲京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當時京兆司録參軍李敬仲從叛賊處前來投降，就勢任用爲節度府判官，任命諫議大夫鄭雲逵爲行軍司馬，提升張彧任自己的副職。

神策軍及晟家皆爲賊質，左右有言者，晟涕數行下，曰：“陛下安在，而欲恤家乎？”泚使晟吏王無忌婿款壁門曰：“公等家無恙。”晟怒曰：“爾乃與賊爲間乎？”叱斬之。時輸縑不屬，盛夏，士有衣裘者，晟能與下同其苦，以忠誼感發士心，終無携怨。邏士得姚令言、崔宣諜者，晟命釋縛，飯飲之，遣還，敕曰：“爲我謝令言等，善爲賊守，勿不忠于泚。”

神策軍和李晟的家屬都被叛賊抓去當做人質，左右有人談及此事，李晟流下幾行淚水，說：“陛下在哪裏，我們還能憐惜家室嗎？”朱泚派李晟的下吏王無忌的女婿到軍營門前告訴說：“公等家人平安無事。”李晟怒道：“你這是爲賊動摇軍心嗎？”呵叱斬殺。當時縑帛運輸接續不上，盛夏季節，有的士兵還穿着皮衣，李晟能與部下同甘共苦，用忠義激發將士之心，將士們始終没有離心怨言。巡邏士兵抓到姚令言、崔宣的間諜，李晟命人爲他們鬆綁，給他們食物吃，送他們回去，敕令說：“代我向姚令言等人致意，好好爲賊防守，不要不忠於朱泚。”

乃引兵叩都門，賊不敢出，振旅而還。明日，會諸將圖所向，衆對先拔外城，然後清宫。晟曰：“外城有里閈之隘，若設伏格戰，居人囂潰，非計也。賊重兵精甲聚苑中，今直擊之，是披其心腹，將圖走不暇。”諸將曰：“善。”乃自東渭橋移壁光泰門，以薄都城，連溝柵。而賊將張庭芝、李希倩求戰，晟顧曰：“賊不出，是吾憂也。今乃冒死來，天誘之矣。”勒吴詵等縱兵鏖擊。賊攻華師急，晟以精騎馳救，中軍噪而從，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敗却，僵尸相藉，餘衆走白華，賊大哭，終夜不息。翌日，將復戰。或請待西師，晟曰：“賊既敗，當乘機撲殄。苟俟西軍，是容其爲計，豈吾利邪？”乃悉軍軍光泰門，使王佖、李演將騎，史萬頃將步，抵苑北。晟先夜隤苑垣爲道二百步，比兵至，賊已伐木塞以拒戰。晟叱諸將曰：“安得縱賊？今先斬公矣！”萬頃懼，先登，拔柵以入，

於是李晟率軍來到都門求戰，賊不敢出戰，整軍返回。第二天，召集諸將謀議進軍方向，衆人回答應先攻取外城，然後掃清宫城。李晟說：“外城有坊里門墻阻礙，如果叛賊設置埋伏進行搏鬥，居民就會受驚逃散，這不是上策。叛賊重兵精鋭都聚集在禁苑中，現在如果直接襲擊禁苑，便是插入賊軍心腹，敵人將一心逃走無暇他顧。”諸將說：“好。”於是將軍營從東渭橋遷到光泰門，以進逼都城，連接壕溝圍柵。賊將張庭芝、李希倩前來挑戰，李晟對諸將說：“賊不出來，纔是我擔憂之事。現在冒死而來，真是上天引誘他們的。”命吴詵等人縱兵猛擊。叛賊猛攻華州的軍隊，李晟率精鋭騎兵前去救援，中軍吶喊着跟隨，大破敵軍，乘勝進入光泰門；再戰，敵軍敗退，死尸相互叠壓，餘軍跑入白華，賊兵大哭，整夜不止。第二天，準備再次出戰。有人請求等待西面軍隊，李晟說：“賊已經失敗了，應乘機撲滅。如果等待西面軍隊，是給他們提供時間再定計謀，怎能有利於我們呢？”於是率全部軍隊停駐在光泰門，派王佖、李演率騎兵，史萬頃率步兵，直抵苑北。李晟夜裏提前將苑墻推倒二百步寬作爲通道，等到大兵到來，叛賊已經

佖督騎繼之，賊崩潰，執其將段誠諫，大兵分道進，雷噪震地。令言、庭芝、希倩等殊死鬥，晟令唐良臣等步騎奔突，賊陣成輒北，十餘遇皆不勝，蹴入白華。賊伏千騎出官軍背，晟以麾下百騎自馳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驚潰，禽馘略盡。泚率殘卒萬人西走，田子奇追之，餘黨悉降。

伐木堵塞住缺口來對抗。李晟叱責諸將說："如何放任賊兵？現在先斬殺公等！"史萬頃畏懼，率先登墻，除去木栅進入禁苑，王佖督促騎兵緊跟其後，叛賊崩潰，俘獲賊將段誠諫，大兵分路進軍，喊聲如雷震天動地。姚令言、張庭芝、李希倩等人拼死搏鬥，李晟命唐良臣等步兵、騎兵奔馳突擊，敵陣剛剛列成就被打垮，十幾次交手都没能取勝，退入白華。叛賊的一千騎伏兵從官軍背後衝擊，李晟率部下百名騎兵親自趕到，左右大喊道："相公來了！"賊軍驚慌潰散，幾乎全被俘虜斬殺。朱泚率殘兵萬人西逃，田子奇追趕，餘黨全部投降。

晟引軍屯含元外廷，舍右金吾次，令軍中曰："五日内不得輒通家問，違者斬。"遣京兆尹李齊運部長安、萬年令，分慰居人，秋毫無所擾。别將高明曜取賊妓一，司馬伷取賊馬二，即斬以徇。坊人之遠者，宿昔乃知王師之入也。明日，孟涉屯白華，尚可孤屯望仙門，駱元光屯章敬寺，晟屯安國寺。斬賊用事者及臣賊宦豎于市，表著節不屈者，擇文武攝臺省官，以俟乘輿。條脅污于賊者，請以不死。

李晟率軍屯駐含元外廷，住在右金吾的房舍中，命令軍中説："五天内不得擅自遞送家信，違令者處斬。"派京兆尹李齊運偕同長安、萬年令，分别慰問居民，秋毫無所侵擾。偏將高明曜奪得叛賊中一名妓女，司馬伷收取了叛賊的二匹馬，立刻斬殺示衆。住在遠處坊中居民，過了一天纔知道王師進城。第二天，孟涉屯駐白華，尚可孤屯駐望仙門，駱元光屯駐章敬寺，李晟屯駐安國寺。在市中斬殺賊中掌權者和臣服於賊的宦官，表彰守節不屈之人，挑選文武官員代理臺省官職，等待皇帝乘輿。列奏被逼陷入賊中的人，請求免處死罪。

露布至梁，帝感泣，群臣上壽，且言："晟蕩夷凶慝，而市不易廛，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師，不能加之。"帝曰："天生晟，爲社稷萬人，豈獨朕哉！"拜晟司徒，兼中書令，實封千户。

露布傳到梁州，皇帝感動流淚，群臣進酒祝賀，并説："李晟掃平凶惡，而市中買賣不停，宗廟不受驚動，長安的人看不到旗鼓軍隊，即使三代時用兵，也不能超過他。"皇帝説："天生李晟，是爲了社稷萬民，豈是衹爲朕一人嗎！"授任李晟爲司徒，兼中書令，實封千户。

晟遣大將吴詵以兵三千到寶鷄清道，自請迎扈，不許。帝至自梁，晟以戎服見三橋，帝駐馬勞之。晟再拜頓首，賀克殄大盜，廟朝安復，已即跪陳："備爪牙臣，不能指日破賊，致乘輿再狩，乃臣不任職之咎，敢請死。"伏道左，帝爲掩涕，命給事中齊映起之，使就位。有詔賜第永崇里、涇陽上田、延平門之林園、女樂

李晟派大將吴詵率三千軍隊到寶鷄清掃道路，請求親自奉迎并扈從皇上，没有准許。皇帝從梁州返回，李晟身穿軍服到三橋拜見，皇帝停下馬慰勞他。李晟再拜叩頭，祝賀消滅大盜，朝廷宗廟安然恢復。之後立刻跪下陳述："臣虚充爪牙之任，不能指日破敵，致使乘輿再度出巡，是臣不稱職導致的罪過，請求處死。"伏在道左，皇帝爲此流淚，命給事中齊映扶起他，讓他列到自己的位置上。有詔書命賜給他永崇里府第、涇

一列。晟入第，京兆供帳，教坊鼓吹迎導，詔將相送之。帝紀其功，自文于碑，敕皇太子書，立于東渭橋，以示後世云。又令太子録副以賜。

陽上等田地、延平門的園林、女樂一隊。李晟進入府中，京兆供給帷帳，教坊鼓吹迎候前導，下詔命將相前去送他。皇帝記録他的功勞，親自撰寫碑文，下敕命皇太子書寫，立在東渭橋，以留給後世觀看。又命太子抄下副本來賜給他。

始，晟屯渭橋也，熒惑守歲，久乃退，府中皆賀曰："熒惑退，國家之利，速用兵者昌。"晟曰："天子暴露，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邪？"至是乃曰："前士大夫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夫惟五緯盈縮不常，晟懼復守歲，則我軍不戰自屈矣！"皆曰："非所及也。"

開始，李晟屯駐渭橋時，火星守在木星旁，很久纔退去，府中人都道賀說："火星退去，對國家有利，迅速出兵者會大勝。"李晟說："天子暴露於野外，人臣祇應拼死救難，怎可預知天道呢？"到這時纔說："從前士大夫勸我李晟出兵，不是我膽敢拒絶他們。而是覺得軍人祇可以任用却不可以讓他們知道其中原由。我聽説五星出没無常，李晟我害怕火星再次到木星旁，那麼我軍就會不戰自敗了！"衆人都說："這是我們趕不上您的地方。"

涇州倚邊，數戕其帥，晟請治不龔命者，因以訓耕積粟實塞下，羈制西戎。帝乃拜晟鳳翔、隴右、涇原節度使，兼行營副元帥，徙王西平郡，實封千五百户。晟請與李楚琳俱行，亦將治殺張鎰罪，帝方務安反側，不許。晟至鳳翔，亂將王斌等十餘人以次伏誅。

涇州靠近邊境，軍中屢屢殺害節帥，李晟請求懲治不聽朝命者，并督促耕種并儲備糧食充實邊塞，控制西戎。皇帝於是授任李晟爲鳳翔、隴右、涇原節度使，兼任行營副元帥，改封爲西平郡王，實封一千五百户。李晟請求與李楚琳一同出行，打算處治他殺害張鎰的罪過，皇帝正致力於安定反叛，没有批准。李晟來到鳳翔，叛亂將領王斌等十多人相繼伏罪被殺。

時宦者尹元貞持節到同、華，擅入河中諭慰李懷光，晟劾元貞矯使，欲洗宥元惡，請治罪。又言："赦懷光有五不可：河中抵京師三百里，同州制其衝，兵多則示未信，少則力不足，忽驚東偏，何以待之？一也。今赦懷光，則必以晋、絳、慈、隰還之，渾瑊、康日知又且遷徙，二也。兵力未窮，忽宥反逆，四夷聞之，謂陛下兵屈而自罷耳，今回紇拒北，吐蕃梗西，希烈僭淮、蔡，若棄强示弱，以招窺覬，三也。懷光既赦，則朔方將士悉復叙勛行賞，追還縑廩，今府庫空殫，物不酬滿，是激其叛，四也。既解河中，諸道還屯，嚐有賜賚，賞典不舉，怨言必起，五也。今

當時宦官尹元貞持符節來到同、華，擅自到河中勸慰李懷光，李晟指責尹元貞假托出使，企圖洗雪并寬赦首惡，請求將他治罪。又說："赦免李懷光有五個不行的原因：河中距離京城祇有三百里，同州控制京城要衝，增加兵力則顯示朝廷不信任，兵少又力量不足，東方突然有警報，怎麽來應付？這是一。現在赦免李懷光，那麽肯定要將晋、絳、慈、隰還給他，渾瑊、康日知又將遷走，這是二。兵力并没有困窮，突然寬赦反叛，四夷聽説，會認爲陛下兵力窮盡而主動停戰了，現在回紇在北方對抗朝廷，吐蕃在西部作梗，李希烈越分稱帝居於淮、蔡，如果放棄强硬顯示出懦弱，則會招致他們窺探覬覦之心，這是三。李懷光赦免以後，那麽朔方將士全部要重新論功行賞，追回歸還財縑，現在府庫空虛，財物不足以滿足酬報，是激他們反叛，這是四。河中

河中米斗五百，芻稿且罄，人餓死墻壁間，其大將殺戮幾盡，圍之旬時，力窮且潰，願無養腹心疾爲後憂。臣請選精兵五千，約十日糧，可以破賊。”帝方以賊委馬燧、渾瑊，故不許。

解圍以後，各道撤回原駐地，應有賞賜，賞賜没有進行，怨言必然生出，這是五。現在河中米每斗五百錢，糧草將空，居民餓死在墻壁之間，他們的大將幾乎被殺光，再包圍十來天，就會力窮離散，希望不要豢養心腹之病成爲後患。臣請求挑選五千精兵，備辦十天的糧食，可以破賊。”皇帝剛將平定叛賊的事務交給馬燧、渾瑊，因此没有同意。

晟至涇，而田希鑒迎謁，執之，并其黨石奇等悉伏誅。表右龍武將軍李觀爲涇原節度使。晟常曰：“河、隴之陷，非吐蕃能取之，皆將臣沓貪，暴其種落，不得耕稼，日益東徙，自棄之爾。且土無繒絮，人苦役擾，思唐之心豈有既乎?”因悉家貲懷輯降附，得大酋浪息曩，表以王號。每虜使至，必召息曩於坐，衣大錦袍、金帶，夸異之，虜皆指目歆艷。

李晟到達涇州，田希鑒前來迎接拜見，李晟便捉住他，連同他的黨羽石奇等人全部伏法被殺。上表奏請任用右龍武將軍李觀爲涇原節度使。李晟常説：“河、隴陷落，并非吐蕃能奪取那裏，都因將領貪婪，欺凌當地部落，使他們無法耕種，日益東遷，自己放棄那裏罷了。况且當地本土不産繒帛粗棉，人們苦於徭役煩擾，思念唐朝之心怎能保持始終呢?”於是拿出全部家財安撫降附者，得到大酋帥浪息曩，上表請求封授他王號。每當虜人使節到來，定要召來浪息曩與己同坐，穿大錦袍，繫金帶，表示恩寵有别他人，虜人使者全都指點目視非常羡慕。

吐蕃君臣大懼，相與議。尚結贊者善計，乃曰：“唐名將特李晟與馬燧、渾瑊爾，不去之，必爲吾患。”即遣使委辭，因燧請和，且求盟，因盟謀執瑊以賣燧，於是結贊大興兵逾隴、岐，無所掠，陽怒曰：“召吾來，乃不牛酒犒軍。”徐引去，以是間晟。晟選兵三千，使王佖伏汧陽旁，擊其中軍，幾獲結贊。晟又遣野詩良輔等攻摧沙堡，拔之。結贊屢乞和，會晟朝京師，奏言：“戎狄無信，不可許。”宰相韓滉與晟合，因請調軍食以給西師。然天子内厭兵，疑將臣生事，亦會滉卒，而張延賞當國，故與晟有隙，後雖詔講解，而陰不與也，密言晟不可久持兵，更薦劉玄佐、李抱真經略西北，俾立功以間晟。帝惑其言。

吐蕃君臣非常恐懼，相互商議。尚結贊善於謀劃，就説：“唐朝名將衹有李晟與馬燧、渾瑊，不除掉他們，定會成爲我們的後患。”於是派遣使者托辭，通過馬燧請求讓兩家和好，并請求會盟，藉會盟之機陰謀俘虜渾瑊從而出賣馬燧，因此尚結贊大舉發兵越過隴、岐，毫無擄掠，假裝發怒説：“召我們來，却不備牛酒犒勞軍隊。”緩緩率軍離去，以此離間李晟。李晟挑選三千人馬，派王佖埋伏在汧陽附近，攻擊吐蕃的中軍，幾乎俘獲尚結贊。李晟又派野詩良輔等人進攻摧沙堡，攻克那裏。尚結贊多次乞求和解。適值李晟到京城朝見，上奏説：“戎狄不講信用，不能同意。”宰相韓滉贊同李晟，於是請求調發軍糧供給西面軍隊。但天子心裏厭倦戰爭，懷疑將帥生事，又逢韓滉去世，張延賞掌權，他本來與李晟就有隔閡，後來雖經下詔調解和好，但暗中不配合，秘密上奏説不能讓李晟長期掌握兵權，又推薦劉玄佐、李抱真經管西北，想讓他們立功來疏遠李晟。皇帝被他的話所蒙蔽。

貞元三年，帝坐宣政殿引見晟，備册禮，進拜太尉、中書令，罷其兵。詔晟乘輅謁太廟，視事尚書省，賜良馬、錦綵千計。是歲，瑊與吐蕃盟平涼，虜劫之，瑊挺身免，詔罷燧河東，皆如結贊計云。通王府長史丁瓊者，嘗爲延賞擠抑，内怨望，乃見晟曰："以公功，乃奪兵柄，夫惟位高者難全，盍蚤圖之?"晟曰："君安得不祥之言?"執以聞。

貞元三年，皇帝坐在宣政殿引見李晟，準備好册封禮儀，進任太尉、中書令，解除他的兵權。下詔命李晟乘大車前去拜謁太廟，到尚書省處理政務，賜予好馬、錦綵數以千計。這年，渾瑊與吐蕃在平涼會盟，敵虜劫盟，渾瑊脱身幸免，下詔罷免馬燧爲河東節度使，都如尚結贊所算計。通王府長史丁瓊，曾受張延賞排擠壓制，心中怨恨，就拜見李晟説："以公的功績，却被削奪兵權，位高的人難以保全，何不早作打算?"李晟説："君怎能説出不祥的話?"拘押他上奏皇上。

明年，詔爲晟立五廟，追贇高祖芝以下祔其主，給牲器床幄，禮官相事。它日，與馬燧見延英，帝嘉其勛，下詔曰："昔我烈祖，乘乾坤蕩滌，掃隋季荒茀，體元御極，作人父母，則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左右經綸，參翊締構，昭文德，恢武功，威不若，康不乂，用端命于上帝，付畀四方。王業既成，太階既平，乃圖厥容，列于凌煙閣，懋昭績效，表式儀形，以弗忘朝夕，永垂乎來裔。君臣之義，厚莫重焉。歲在己巳秋九月，我行西宫，瞻望崇構，見老臣遺像，顒然肅然，和敬在色。想雲龍之協期，感致業之艱難，睹往思今，取類非遠。且功與時并，才與世生，苟藴其才，遇其時，尊主庇人，何代蔑有?在中宗時，有如桓彦範等，著輔戴之績；在玄宗時，有如劉幽求等，申弼翼之勛；在肅宗時，有如郭子儀，掃除氛祲。今顧晟等，保寧朕躬，咸宣力肆勤，光復宗祏，訂之前烈，夫豈多謝。闕而未録，孰旌厥賢?况念功紀德，文祖所爲也，在予其曷敢怠?有司宜叙先後，各圖其象于舊臣之次。"命皇太子書其文以賜晟，晟刻石于門。

第二年，下詔爲李晟建立五廟，追尊高祖李芝以下將神主牌位祔入祖廟，供給犧牲祭品、器皿、床幃，禮官贊禮。過了幾天，與馬燧一同在延英殿被召見，皇帝表彰他們的功勛，下詔説："從前我朝烈祖，趁天地動蕩，掃除隋末的混亂，承受天命登基，作民父母，則有熊羆般勇猛之士，忠貞之臣，左右籌劃治理，參預扶助締造，顯揚文德，弘揚武功，威震不治之國，掃平不寧之地，秉承上帝正命，付諸實施四方。王業已經建立，太平之階已經鋪平，於是畫出他們的容貌，陳列於凌煙閣，褒美顯揚功業，作爲榜樣，以示朝夕不忘，永垂後代。君臣之義，深厚不過於此。在己巳年秋九月，我行至西宫，仰望宏偉殿閣，目睹老臣遺像，心情肅穆，神色莊重。回想雲龍應合之期，感慨創業之艱難，睹往思今，取法不遠。而且功業與時運并存，才能爲時代産生，假如藴藏才能，遇上時運，尊崇君主保護下民，哪個時代没有?在中宗時，有如桓彦範等人，立下輔佐擁戴之功；在玄宗時，如劉幽求等人，有輔佐之勛；在肅宗時，如郭子儀，掃除妖氣。現在看李晟等人，安定朕身，全力盡忠報效，光復宗廟，與前代英烈相比，哪有多少遜色。缺漏不録，怎能表彰他們的賢能?况且紀念功德，是文祖的作法，到了我怎敢懈怠?有關部門應按先後，逐個繪出他們的畫像列在舊臣之後。"命令皇太子書寫這篇詔文而賜予李晟，李晟刊刻石碑立在門前。

七年，以臨洮未復，請附貫萬

七年，因臨洮没有收復，李晟請求將籍貫附

年，詔可。九年，薨，年六十七。帝聞流涕，詔百官就第進弔。比大斂，帝手詔，誓以存保世嗣，申告柩前。册贈太師，謚曰忠武。及葬，又御望春門臨送，遣謁者宣詔于柩車，百官拜哭于道。憲宗元和中，詔其家與屬籍，以晟配饗德宗廟廷。僖宗狩蜀，倉部員外郎袁皓采晟功烈，爲《興元聖功録》，遍賜諸將，表勵之。

入萬年，下詔批准。九年，去世，享年六十七歲。皇帝聽説後流淚，下詔命百官到家中吊祭。等到大殮入棺，皇帝親手書寫詔書，發誓保存李氏後世子孫，在棺前申明告祭。册贈太師，謚號爲忠武。等到入葬時，又親臨望春門送葬，派謁者到靈車前宣讀詔書，百官哭着在道上拜送。憲宗元和年間，下詔將他家編入皇家宗室屬籍，將李晟配祭德宗宗廟。僖宗巡蜀，倉部員外郎袁皓收集李晟的功績，寫成《興元聖功録》，遍賜諸將，勉勵他們。

晟性疾惡，臨下明。每治軍，必曰："某有勞，某長于是。"雖廝養小善，必記姓名，尤惡下爲朋黨者。篤分義，隆於故舊。嵐州刺史譚元澄嘗有德於晟，後貶死。晟既貴，直其枉，詔贈元澄寧州刺史，晟撫其二子，爲成就之。在鳳翔，嘗曰："魏徵以直言致太宗于堯舜上，忠臣也。我誠慕焉。"行軍司馬李叔度曰："彼搢紳儒者事，公勛德何希是哉?"晟曰："君失辭。晟幸得備將相，苟容身不言，豈可謂有犯無隱邪? 是非惟上所擇爾。"叔度慚。故晟每進對，謇謇盡大臣節，未嘗露于外。治家以嚴，子侄非晨昏不輒見，所與言未嘗及公事。正歲，崔氏女歸寧，讓曰："爾有家，而姑在堂，婦當治酒食，且以待賓客。"即却之，不得進。達禮敦教類若此。

李晟生性就嫉恨邪惡，對下明察。每當治軍時，定會説："某人有功，某人擅長做某事。"即使奴僕做了很小的好事，也會記下姓名，尤其憎惡屬下交結朋黨。很重情義，厚待故舊。嵐州刺史譚元澄曾對李晟有恩，後來被貶死去，李晟顯貴以後，爲他申冤，下詔追贈譚元澄爲寧州刺史，李晟撫養了他的兩個兒子，并使他們成就功名。在鳳翔時，曾説："魏徵因直言而使太宗的善政超過堯舜，是忠臣，我確實仰慕他。"行軍司馬李叔度説："那是搢紳儒臣之事，以公的功勞德望何必希圖這些呢?"李晟説："君這話不對，李晟有幸得以備位將相，如果爲求安身閉口不言，怎能算是有犯無隱呢? 至於是非衹在於皇上選擇罷了。"孟叔度慚愧。因此李晟每次進殿對奏，都能忠貞盡大臣的責任，從不在外泄露秘密。治家嚴謹，子侄不在清晨黄昏不得謁見，與他們説話從不涉及公事。正月，崔氏女回家探親，他責備説："你已出嫁，上有婆婆，你應當準備酒飯以接待賓客。"立刻讓她返回，不得進門。李晟就是這樣通達禮儀嚴加教誨。

與馬燧皆在朝，每宴樂恩賜，使者相銜于道。兩家日出無鐘鼓聲，則金吾以聞，少選，使者至，必曰："今日何不舉樂?"既薨，城鹽州，復故池，以新鹽賜宰相，帝思晟，乃致鹽靈座。其眷遇終始，無與比者。

與馬燧都在朝中，每次宴飲游樂時承恩賞賜，使者相接於路。兩家日出時没有鐘鼓之聲，金吾就要上奏，没多久，使者就會到來，一定會説："今日爲何没有奏樂?"李晟去世後，朝廷修築鹽州城，恢復故鹽池，將新鹽賜予宰相，皇帝思念李晟，便將鹽放到靈座之上。對他的眷念恩遇始終不變，無人能與他相比。

有十五子，其聞者愿、憲、愬、聽云。

有十五個兒子，其中著名的有李愿、李憲、李愬、李聽等。

李愿

愿少謙謹。晟立功時，諸子未官，宰相以聞，即日召授太子賓客、上柱國。故事，柱國門列戟，遂父子皆賜。

李愿年輕時謙虚謹慎。李晟建立功勛時，諸子都未做官，宰相奏報此事，李愿當天被召入朝授任太子賓客、上柱國。依照舊例，柱國門前要列戟，於是父子都蒙賜門戟。

元和初，領夏綏銀宥節度使。政簡而嚴。部有失馬者，愿署牒于道，以金購之。三日，失馬并良馬一縶署下，且曰："逸而至，不告，罪當死，謹以良馬贖。"愿歸失馬，而縱其良。境内肅然。徙節武寧軍。會伐青、鄆，數有功，以久疾，用愬代之。召爲刑部尚書，俄檢校尚書左僕射，節度鳳翔，自是邇聲色而政衰矣。

元和初年，任夏綏銀宥節度使。政令寬簡而威嚴。部下有人將馬丢失，李愿簽署文告張貼在路旁，懸賞尋找。三天後，丢失的馬和一匹好馬一同被拴在文告下，并寫道："馬走失而來，没有上報，罪應處死，謹獻好馬贖罪。"李愿送回丢失的馬，放走了那匹好馬。境内肅然。升任武寧軍節度使。適值討伐青、鄆，屢立戰功，因久病，用李愬接替他。召入朝任刑部尚書，不久任檢校尚書左僕射，任鳳翔節度使，從此迷戀聲色而政績衰敗。

長慶中，徙宣武。始，張弘靖給其軍頗厚，愿至，府庫殫匱，賞賚不及弘靖時，而侈費過之。以威刑操下，用婚家竇緩典帳中兵，驕驁怠沓，牙將李臣則等因衆不忍，夜斬緩首。愿聞變，不及巾，與左右數人縋而逸，奪野人乘，馳以免。其家死於兵，三子匿而免。兵既亂，因大掠，推李夰主後務，請諸朝。時責愿不職，貶隨州刺史。入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復拜河中、晋、絳等節度使。雖嘗以荒侈敗，不能自悛，軍政愈弛，結納權近，官貲隨賂遺輒盡。蒲人怨，且亂。會卒，贈司徒。

長慶年間，移任宣武軍節度使。起初，張弘靖供給本部軍隊非常豐厚，李愿到任後，府庫空竭，賞賜趕不上張弘靖時，而奢侈却超過他。又用嚴刑控制部下，使用親家竇緩執掌帳中兵士，驕縱簡慢，牙將李臣則等人利用軍士不堪忍受的機會，夜晚斬竇緩首。李愿聽説叛亂，來不及戴頭巾，與左右數人緣繩下城而逃，搶奪鄉人的乘騎，疾馳得以幸免。他的家人死在亂兵之中，三個兒子躲藏起來得以幸免。軍隊叛亂以後，乘機大肆搶掠，推舉李夰主持留後事，向朝中請求正式任命。時論指責李愿不盡職守，貶爲隨州刺史。召入朝任左金吾衛大將軍，重新授任河中、晋、絳等州節度使。李愿雖曾因荒縱奢侈失敗，但仍不知悔改，軍政愈加鬆懈，結交權要近臣，官府資財由於賄賂饋贈漸漸用盡。蒲人怨恨，準備叛亂。適值他死去，追贈司徒。

李憲

憲與愬於諸子號最仁孝。長喜儒，以禮法自矜制。調太原府參軍事、醴泉尉。于頔鎮襄陽，辟署於府。時吴少誠張淮西，獨憚頔威强，時謂憲爲之助。又辟魏博田弘正幕府，遷衛州刺史，以治行稱。

李憲與李愬在諸子中擁有最爲仁孝之名。李憲成年後喜愛儒學，用禮法約束自己。調任太原府參軍事、醴泉尉。于頔鎮守襄陽，徵用他到方鎮幕府中任職。此時吴少誠在淮西擁兵自重，惟獨畏懼于頔威嚴强硬，當時人認爲是有李憲爲他出謀劃策。又徵用他在魏博田弘正幕府中任職，升任衛州刺史，因政績著稱。

徙絳州。絳有幻人怵民以亂，憲執誅之。河中兵本仰食于絳，而汾可輸河、渭，歲租與糴常數十萬石，故敖保山爲固，民之輸者，十牛不勝一車。憲濱汾相地治新倉，當費二百萬，請留垣縣粟糶河南，以錢還糴絳粟，既免負載勞，又權其贏以完新倉，絳人賴利。入爲宗正少卿，副金吾大將軍胡証爲送太和公主使。還，獻《回鶻道里記》，遷太府卿。大和初，繇江西觀察使遷嶺南節度使。

後移任絳州。絳州有個搞幻術的人誘逼百姓叛亂，李憲拘捕并殺掉了他。河中軍隊本來仰靠絳州供給軍糧，而汾水衹可以輸送到河、渭，每年租賦與和糴糧食常達數十萬石，而原有糧倉都是依托山勢作爲屏障，百姓運送糧食，十頭牛都拉不動一車糧。李憲在汾水沿岸重新選地修建新倉，預計花費二百萬，他請求留下垣縣之粟賣到河南，將錢帶回買入絳州的粟米，既免除了運載之勞，又可利用其中贏利來修建新倉，絳州人賴此獲益。入朝任宗正少卿，輔佐金吾大將軍胡証擔任送太和公主使。返回，進獻《回鶻道里記》，升任太府卿。大和初年，從江西觀察使升任爲嶺南節度使。

憲，勛伐家子，所歷皆以吏能顯，政績暴著。善治律令，性明恕，詳正大獄，活無罪者數百人。卒官下。

李憲，是功臣家子弟，到任之處都因爲能幹出名，政績非常顯著。精通法律，生性明辨寬容，審明大案，救活無罪者數百人。逝於任上。

李愬

愬，字元直，有籌略，善騎射。以蔭補協律郎，遷累衛尉少卿。早喪所生，爲晉國王夫人所鞠。王卒，晟以非嫡，敕諸子服緦，愬獨號慟不忍，晟乃許服縗。既練，晟薨，與憲廬墓側，德宗敦遣歸第，一夕復往，帝許之。服除，授太子右庶子。出爲坊、晉二州刺史，以治異等，加金紫光禄大夫，進詹事。

李愬，字元直，善於運籌謀劃，擅長騎馬射箭。因祖上功勛補授協律郎，多次升任爲衛尉少卿。早年失去生母，由晉國王夫人養育。王夫人去世，李晟因她不是正室，讓諸子穿緦麻喪服，惟獨李愬哀痛號哭不忍服緦，李晟於是允許他服斬縗喪服。周年練祭之後，李晟去世，他與李憲在墓旁建草廬守喪，德宗敦促讓他們回府，過了一夜又前去墓旁，皇帝纔同意了他們。服喪期滿，授任太子右庶子。出任坊、晉二州刺史，因治績優異，加授金紫光禄大夫，進任太子詹事。

憲宗討吴元濟，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既敗，以袁滋代將，復無功。愬求自試，宰相李逢吉亦以愬可用，遂檢校左散騎常侍，爲隨唐鄧節度使。愬以其軍初傷夷，士氣未完，乃不爲斥候部伍。或有言者，愬曰：“賊方安袁公之寬，吾不欲使震而備我。”乃令于軍曰：“天子知愬能忍耻，故委以撫養。戰，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乃斥倡優，未嘗嬉樂。士傷夷

憲宗討伐吴元濟，唐鄧節度使高霞寓失敗以後，用袁滋接替他做了統帥，又没能取勝。李愬主動請求一試，宰相李逢吉也認爲李愬可以任用，於是任他爲檢校左散騎常侍，任隨唐鄧節度使。李愬因爲軍隊剛剛受到挫折，士氣没有恢復，於是并不嚴加警戒巡邏。有人提出異議，李愬説：“叛賊剛安於袁公的寬疏，我不想驚動他們使他們來防備我。”於是傳令軍中説：“天子知道李愬能忍受耻辱，因此委托我來撫慰你們。出戰，不是我的事情。”衆人相信并安定下來。於

病疾，親爲營護。蔡人以嘗敗辱霞寓等，又愬名非夙所畏者，易之，不爲備。愬沈鷙，務推誠待士，故能張其卑弱而用之。賊來降，輒聽其便，或父母與孤未葬者，給粟帛遣還，勞之曰："而亦王人也，無棄親戚。"衆願爲愬死，故山川險易與賊情僞，一能曉之。

是遣散倡優，從不游樂。受傷有病的士兵，親自加以照料護理。蔡人因爲曾經打敗高霞寓等人使他們受辱，加上李愬的名聲一向不爲他們畏懼，就輕視了他，不加防備。李愬深沉勇猛，一心推誠對待兵士，因此能使部下的弱兵振作起來而加以利用。賊來投降，就任其方便，有的人父母孤苦或死去無力安葬，就發給粟帛將他們送回，慰勞他們說："你們也是天子的百姓，不要拋棄親戚之義。"衆人都願意爲李愬效命，因此山川險易之處和賊情虛實，全都得以知曉。

居半歲，知士可用，乃請濟師；詔益河中、鄜坊二千騎。於是繕鎧厲兵，攻馬鞍山，下之，拔道口栅，戰嵖岈山，以取鑪冶城，入白狗、汶港栅，披楚城，襲朗山，再執守將。平青陵城，禽票將丁士良，異其才，不殺，署捉生將。士良謝曰："吴秀琳以數千兵不可破者，陳光洽爲之謀也。我能爲公取之。"乃禽以獻。於是秀琳舉文城栅降。遂以其衆攻吴房，殘外垣。始出攻，吏曰："往亡日，法當避。"愬曰："彼謂吾不來，此可擊也。"既引還，賊以精騎尾擊，愬下馬據胡床，令軍曰："退者斬。"衆决死戰，射殺其將，賊乃走。或勸遂取吴房，愬曰："不可。吴房拔，則賊力專，不若留之以分其力。"

過了半年，知道士兵可以使用，於是請求增加軍隊；下詔增調河中、鄜坊兩千騎兵。於是整修鎧甲兵器，進攻馬鞍山，并攻克那裏，攻下道口栅，戰於嵖岈山，奪取鑪冶城，進入白狗、汶港栅，打開楚城，突襲朗山，再次捉住守將。平定青陵城，生擒猛將丁士良，李愬器重他的才能，未殺，任用爲捉生將。丁士良致謝説："吴秀琳率軍數千不能被攻克的原因，是有陳光洽爲他謀劃。我能爲公俘獲他。"便生擒獻上。於是吴秀琳率文城栅前來投降。李愬就用他的軍隊進攻吴房，攻破外城。剛出擊時，屬吏説："今天是曆書上所説的往亡日，照理應當避免出兵。"李愬説："敵軍認爲我們不來進攻，這纔正是我們進擊的好時機。"帶軍撤退時，賊率精鋭騎兵尾隨追擊，李愬下馬坐在胡床上，傳令軍中説："後退者斬。"衆人拼死作戰，射死賊將，叛賊於是逃走。有的人勸他就勢奪取吴房，李愬説："不行。拿下吴房，叛賊就兵力集中了，不如留下它來分散敵軍兵力。"

初，秀琳降，愬單騎抵栅下與語，親釋縛，署以爲將。秀琳爲愬策曰："必破賊，非李祐無與成功者。"祐，賊健將也，守興橋栅，其戰嘗易官軍。愬候祐護獲于野，遣史用誠以壯騎三百伏其旁，見羸卒若將燔聚者，祐果輕出，用誠禽而還。諸將素苦祐，請殺之，愬不聽，以爲客。待間，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至夜艾。忠義，亦賊將，所謂李憲者。軍中多

起初，吴秀琳投降，李愬單人騎馬來到栅下與他交談，親自爲他鬆綁，任用爲將。吴秀琳爲李愬出謀説："要打敗叛賊，没有李祐無法成功。"李祐，是賊中的健將，守衛興橋栅，他出戰常輕視官軍。李愬等到李祐到野外護軍收割時，派史用誠率精壯騎兵三百人埋伏在旁邊，李祐看到疲弱士兵像是要燒毁堆積的穀物，果然大意出來了，史用誠將他生擒而回。諸將一向爲李祐所苦，請求殺掉他，李愬不聽，把他當做客人。等到空閑時，召見李祐和李忠義屏退旁人與

諫此二人不可近，愬待益厚。乃募死士三千人爲突將，自教之。會雨，自五月至七月不止，軍中以爲不殺祐之罰，將吏雜然不解。愬力不能獨完祐，乃持以泣曰："天不欲平賊乎？何見奪者衆邪？"則械而送之朝，表言必殺祐，無與共誅蔡者。詔釋以還愬。愬乃令佩刀出入帳下，署六院兵馬使。六院者，隨、唐兵也，凡三千人，皆山南奇材鋭士，故委祐統之。祐捧檄嗚咽，諸將乃不敢言，由是始定襲蔡之謀矣。舊令，敢舍諜者族。愬刊其令，一切撫之，故諜者反效以情，愬益悉賊虛實。

他們交談，直到深夜。李忠義，也是賊將，原名叫李憲。軍中人多次規勸説不可接近這二人，李愬待他們更加情厚。於是招募敢死士三千人作爲突將，親自教習他們。正趕上雨季，從五月到七月不止，軍中認爲是對他不殺李祐的報應，將吏議論紛紛無法制止。李愬靠自己的力量不能保全李祐，於是拉着他哭着説："上天不準備平定叛賊嗎？爲什麽有這麽多的人争奪你的一條命呢？"於是爲他戴上刑具送到朝廷，上表説明如果殺死李祐，將無人與我共同誅討蔡州了。皇帝下詔命釋放李祐送回到李愬軍中。李愬於是命他佩刀出入帳中，任用爲六院兵馬使。六院，是隨州、唐州軍隊，共三千人，都是山南的奇才及精鋭士兵，因此委派李祐統領他們。李祐手捧文狀哭泣，諸將於是不敢再亂説，因此纔開始制定襲擊蔡州的謀略。過去規定，膽敢開釋間諜者滅族。李愬更改了舊令，對他們全部加以撫慰，因此間諜反而將敵方的情報報告給李愬，李愬更加瞭解了叛賊的虛實。

時李光顔戰數勝，元濟悉鋭卒屯洄曲以抗光顔。愬知其隙可乘，乃遣從事鄭澥見裴度告師期，于時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師夜起，祐以突將三千爲前鋒，李忠義副之，愬率中軍三千，田進誠以下軍殿。出文城栅，令曰："引而東。"六十里止，襲張柴，殲其戍。敕士少休，益治鞍鎧，發刃彀弓。會大雨雪，天晦，凛風偃旗裂膚，馬皆縮栗，士抱戈凍死于道十一二。張柴之東，陂澤阻奥，衆未嘗蹈也，皆謂投不測。始發，吏請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吴元濟！"士失色，監軍使者泣曰："果落祐計。"然業從愬，人人不敢自爲計。愬道分輕兵斷橋以絶洄曲道，又以兵絶朗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鵝鶩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吴房、朗山戍，晏然無知者。祐等坎墉先登，衆從之，殺門者，發關，

當時李光顔出戰多次取勝，吴元濟將精鋭軍隊全部屯駐到洄曲來抗禦李光顔。李愬得知有隙可乘，於是派從事鄭澥去見裴度稟告出師時間，定在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軍隊夜晚行動，李祐率突將三千做先鋒，李忠義爲副，李愬率中軍三千人，田進誠率下軍殿後。出文城栅，命令説："率軍東進。"走了六十里停了下來，襲擊張柴，殲滅守軍。下令軍隊稍作休息，重新修整鞍馬鎧甲，拔刃張弓。適值天降大雪，天色陰暗，凛冽的寒風颳倒旗幟吹裂皮膚，馬都蜷縮戰栗起來，抱着兵器凍死在路上的士兵達十分之一二。張柴以東，池塘沼澤阻隔，衆人從未走過，都認爲將身陷不測之地。剛出發，官吏請示去向，李愬説："入蔡州捉吴元濟！"軍士失色，監軍使哭着説："果然落入李祐的圈套了。"但已經跟隨李愬，人人不敢爲自身考慮。李愬在路上分出輕兵截斷橋梁來斷絶洄曲道路，又派軍隊阻斷朗山道。走了七十里，半夜到達懸瓠城，雪更大，城旁邊都是鵝鴨池，李愬下令士兵趕起鵝鴨，用來掩蓋軍隊的響聲。叛賊仰仗吴房、朗山的堅固，

留持柝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曰："是洄曲子弟來索襦衣爾。"及聞號令曰："常侍傳語。"始驚曰："何常侍得至此!"率左右登牙城，田進誠兵薄之。愬計元濟且望救於董重質，乃訪其家慰安之，使無怖，以書召重質；重質以單騎白衣降，愬待以禮。進誠火南門，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

安然無人發覺。李祐等人登城先上，衆人跟隨他，殺掉守門士兵，打開城門，留下拿木梆的士兵讓他們依舊巡夜。黎明，雪停，李愬進駐到吴元濟的外宅，蔡州官吏驚道："城池陷落了!"吴元濟還不相信，説："這是洄曲子弟前來索要綿衣的。"等到聽到號令説："常侍傳話。"方纔震驚説："什麽常侍能到這裏!"率左右登上牙城，田進誠的軍隊逼近城下。李愬預料吴元濟尚企望董重質的救援，於是探訪他的家中并慰問安撫他的家人，讓他們不必恐懼，用書信召來董重質；董重質單人騎馬身穿白衣前來投降，李愬以禮相待。田進誠火燒南門，吴元濟請罪，順梯下城，用囚車押送到京城。

申、光諸屯尚二萬衆，皆降，愬不戮一人。其爲賊執事帳内厨廐廝役，悉用其舊，使不疑。乃屯兵鞠場以俟裴度，至，愬以櫜鞬見，度將避之，愬曰："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謁，蔡人聳觀。乃還屯文城栅。有詔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山南東道節度使，封凉國公，實封户五百，賜一子五品官。

申、光各處還屯有二萬軍隊，全部投降，李愬不殺一人。那些爲賊在營帳内掌管厨房馬厩的雜役，全部照常使用，使他們没有疑慮。於是屯兵於馬球場等待裴度，裴度來到，李愬全副武裝拜見，裴度想要避讓，李愬説："這地方廢棄上下尊卑之分已很久了，請藉此爲他們展示一下。"裴度以宰相之禮接受李愬的拜見，蔡州人都敬重地觀望。於是退兵屯駐文城栅。有詔命晋升李愬爲檢校尚書左僕射、山南東道節度使，封爲凉國公，實封五百户，賜一個兒子爲五品官。

帝方經略隴右，故徙愬節度鳳翔。李師道反，詔愬代愿帥武寧軍。旬日踐父兄兩鎮，世以爲榮。董重質得罪被斥，愬請賜軍中自效，許之，乃署爲牙將。愬與賊戰金鄉，破之。凡十一遇，禽其隊帥五十，俘馘萬計。淄青平，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昭義節度，賜第興寧里。

皇帝正要籌劃隴右，因此提升李愬擔任鳳翔節度使。李師道反叛，下詔命李愬接替李愿任武寧軍節帥。十天歷任父兄兩鎮，世人以此爲榮。董重質獲罪被貶，李愬請求賜到他的軍中效力，同意，於是他任用董重質爲牙將。李愬與叛賊在金鄉交戰，打敗叛賊。共十一戰，俘獲叛賊的大將五十人，俘獲斬首多達萬計。淄青平定後，晋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升任昭義節度使，在興寧里賜予府第。

會田弘正守鎮州，乃以愬帥魏博。長慶初，幽、鎮亂，殺弘正，愬素服以令軍曰："魏人富庶而通于天化者，田公力也。上以其愛人，使往治鎮。且田公撫魏七年，今鎮人不道而戕害之，是無魏也。父兄子弟食田公恩者，何以報之?"衆皆哭。又以

適值田弘正鎮守鎮州，於是任用李愬爲魏博節帥。長慶初年，幽、鎮發生兵亂，殺害田弘正，李愬身穿素服號令軍中説："魏州人之所以能够富庶并通達天子教化，都是田公的力量所致。皇上因他愛護下民，派他前去治理鎮州。况且田公鎮撫魏州七年，現在鎮州人不遵道義殺害田公，就是無視魏州人。父兄子弟享受過田公恩

玉帶、寶劍遺牛元翼，曰："此劍吾先人嘗以揃大盜，吾又以平蔡奸，今鎮人逆天，公宜用此夷之也。"元翼感動，謝曰："敢有不承而愛其死力！"乃下令軍中，勒兵以俟。會愬疾甚，不能軍，詔田布代之，以太子少保還東都，卒，年四十九，贈太尉，謚曰武。

惠的，用什麼來報答他？"衆人全都痛哭。又將玉帶、寶劍送給牛元翼，説："這把劍我的先人曾用來剪滅大盜，我又用來平定蔡州奸賊，現在鎮州人違逆朝命，公應用這把劍掃平他們。"牛元翼感動，道謝："怎敢不奉命而憐惜自身死力！"於是下令軍中，整軍以待。適值李愬病重，不能指揮，下詔命田布代替他，以太子少保返回東都，去世，時年四十九歲，追贈太尉，謚號爲武。

愬行己儉約，其昆弟賴家勛貴，飾輿馬，矜室廬，唯愬所處乃父時故院，無所增廣。始，晟克京師，市不改肆，愬平蔡，亦如之。功名之奇，近世所未有。晚雖忽于取士，與鄭注善，議者不以掩其賢。

李愬嚴於律己儉樸節約，他的兄弟仰仗父輩功勛而顯貴，裝飾乘輿馬匹，修建豪華的住宅以自誇，衹有李愬所居住的仍是父親時的舊院，没有增修擴展。當初，李晟收復京城，市場照常貿易，李愬平定蔡州，也是如此。功名之奇，近代所無。晚年雖然忽略選擇結交士人，與鄭注來往密切，但議論者不因此而忽視他的長處。

贊曰：愬得李祐不殺，付以兵不疑，知可以破賊也。祐受任不辭，决策入死，以愬能用其謀也。祐之才，待愬乃顯，故曰平蔡功，愬爲多。

贊曰：李愬得到李祐不殺，且將軍隊交給他毫不懷疑，是知道他可以打敗叛賊。李祐受命不推辭，决策赴死，是因李愬能采用他的計謀。李祐的才能，有待李愬而顯現，因此説平定蔡州的功勞，李愬居多。

李聽

聽，字正思，七歲以蔭爲協律郎，父吏少之，不甚敬，聽輒使鞭之，晟奇其才。長乃辟佐于頔府。吐突承璀討王承宗，以聽爲神策行營兵馬使。既戰，斬賊驍將，憲宗壯之，詔圖狀以獻。承璀數問聽計，卒縛盧從史。遷左驍衛將軍，出爲蔚州刺史。州有銅冶，自天寶後廢不治，民盜鑄不禁。聽乃開五爐，官鑄錢日五萬，人無犯者。徙安州。會觀察使柳公綽方討蔡，以聽典軍，一二咨之，聲振賊中。召爲羽林將軍。

李聽，字正思，七歲時以祖上功勛授任協律郎，父親的屬吏小看他，對他不太恭敬，李聽就讓人鞭打他們，李晟驚奇他的才能。長大後便被徵用到于頔幕府中任職。吐突承璀討伐王承宗，任用李聽爲神策行營兵馬使。交戰以後，斬殺了賊軍勇將，憲宗贊賞他，下詔爲他繪像獻上。吐突承璀多次向李聽詢問計策，終於俘獲了盧從史。升任左驍衛將軍，出任蔚州刺史。州中有鑄銅場，從天寶以後停廢無人管理，民間偷鑄不能禁止。李聽於是開設五爐，官府每天鑄五萬錢，百姓無人犯禁。後任職安州。適值觀察使柳公綽要討伐蔡州，任用李聽掌管軍政，時時咨詢，名揚賊中。召入朝任羽林將軍。

帝討李師道，出聽楚州刺史。淮南兵綿弱，鄆人素易之。聽日整勒，士皆奮，即掩賊不虞，趨漣水，破沭陽，絶龍沮堰，遂取海州，攻朐

皇帝討伐李師道，李聽出任楚州刺史，淮南軍隊軟弱，鄆人一向輕視他們。李聽每天整訓軍隊，軍士因此全都振作起來，隨即乘賊不備發動襲擊，直趨漣水，攻破沭陽，斷絶龍沮堰，於是

山，降之，懷仁、東海兩城望風送款。以功兼御史大夫，夏綏銀宥節度使。又徙靈鹽。部有光禄渠，久廞廢，聽始復屯田以省轉餉，即引渠溉塞下地千頃，後賴其饒。進檢校工部尚書。穆宗初立，幽、鎮反，擇名臣節度太原者代裴度，使統兵北討。始，聽爲羽林時，有駿馬，帝在東宫，使左右諷取之，聽自以身宿衛，不敢獻。於是帝曰："李聽往在軍中，不與朕馬，是必可任。"乃授檢校兵部尚書，充河東節度使。敬宗嗣位，改義成軍。大和初，討李同捷，而魏博將丌志沼反，擊其帥史憲誠，詔聽出援，擊殺志沼。以功封凉國公，拜一子五品官。

奪取了海州，進攻朐山，使叛賊投降，懷仁、東海兩城望風而降。因功兼任御史大夫、夏綏銀宥節度使。又移任靈鹽。境内有條光禄渠，長期淤塞廢棄不用，李聽又重新開始恢復屯田用來節省轉運的費用，隨即疏通水渠灌溉塞下土地達千頃，後來此地賴此富饒。進任檢校工部尚書。穆宗剛即位，幽、鎮反叛，朝廷挑選名臣任太原節度使來接替裴度，命他統兵向北征討。起初，李聽任羽林郎時，有匹駿馬，皇帝爲東宫太子，讓左右人向他暗示索要，李聽自認身居宿衛，不敢進獻。到這時皇帝説："李聽過去在軍中，不送給朕好馬，他一定能够勝任。"於是授任檢校兵部尚書，充任河東節度使。敬宗繼位，改任義成軍節度使。大和初年，討伐李同捷，魏博將領丌志沼反叛，攻擊節帥史憲誠，詔命李聽出兵援救，擊殺丌志沼。因功封爲凉國公，授給一個兒子五品官。

王廷凑之亂，詔聽悉兵屯貝州，史憲誠懼聽因取道襲之，束甲候諸郊。聽敕士櫜兵野次，魏人乃安。憲誠既請朝，魏人怨，詔聽兼帥魏博。聽遷延不即赴，魏遂亂，殺憲誠，共推大將何進滔乘城拒守。聽不得入，乃屯館陶。又不設備，魏人襲之，師驚潰，死失殆半，輜械盡棄之，聽晝夜馳以免。於是御史中丞温造等劾奏魏州亂，憲誠死，職繇于聽，請論如法。天子不罪也，罷爲太子少師。

王廷凑叛亂，下詔命李聽率全軍屯駐貝州，史憲誠擔心李聽乘借路之機襲擊他，貼身穿上甲胄到郊外迎候。李聽下令士兵收起兵器駐扎野外，魏州人方纔安心。史憲誠投順朝廷以後，魏州人怨怒，皇帝下詔命李聽兼任魏博節帥。李聽逗留没有馬上赴任，魏博於是叛亂，殺害史憲誠，共同推立大將何進滔據城抵抗朝命。李聽因此無法進城，於是屯駐館陶。又未設防，魏州人偷襲他，軍隊驚慌潰散，死亡逃散者將近一半，輜重器械全部丢棄，李聽日夜奔逃得以幸免。於是御史中丞温造等人上奏彈劾指出魏州之亂，史憲誠被害，責任全在李聽身上，請求依法論處。天子没有降罪，罷爲太子少師。

聽素以賂遺得權幸心，故多爲助力。未幾，拜邠寧節度使。邠署相傳不利治垣舍，前刺史視其壞，莫敢葺。聽曰："將出鑿凶門，何避治署邪?"亟使完新之，卒無異。改帥武寧軍，有故奴爲徐將，不喜聽來，乃先殺親吏之使徐者以沮聽。聽果懼，以疾解，授太子少保。逾歲，節度鳳翔，又徙陳許。鄭注掎其過，詔以太

李聽一直因賄賂博得權臣貴幸的歡心，因此多次受到他們的幫助。不久，授任邠寧節度使。邠州官署相傳不利於修建圍墻房舍，前任刺史見到房舍毁壞，不敢修繕。李聽説："將帥都能穿過凶門而出，何須避諱修繕官署呢?"立即派人修繕一新，結果并没有什麽灾異。改任武寧軍帥，李聽從前有個奴僕現任徐州軍將，不想讓李聽到來，就先殺掉李聽出使徐州的親吏來阻止李聽。李聽果然畏懼，稱病推辭，授任太子少保。

子太保分司東都。開成初，爲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文宗嘆曰："付之兵不疑，退處散地不怨，惟聽爲可。"四年，以疾求還，復拜太子太保。卒，年六十一，贈司徒。

過了一年，任鳳翔節度使，又移任陳許。鄭注指摘他的過失，下詔以太子太保到東都分司任職。開成初年，任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文宗嘆道："交給軍隊毫不懷疑，退居閑散地位也不抱怨，衹有李聽可以做到。"四年，因病求歸，重新授任他爲太子太保。去世，享年六十一歲，追贈司徒。

聽治官苛細，急掔斂，頗極所欲，盛飾車馬服玩。或誡之，聽曰："家聲在人，若示衰薄，恐不見忠功之效，吾欲夸而勸之也。"好方書，擇其驗者，題於帷帟墻屋皆滿。

李聽處事苛刻煩碎，急於聚斂，極盡所欲，大肆裝飾車馬服用珍視玩賞之物。有人勸誡他，李聽説："家門聲名在於人，如果顯示出衰敗景象恐怕就無法顯明盡忠立功者所獲取的成效，我想通過誇飾而勸勉他人盡忠立功罷了。"喜愛方術之書，挑選其中靈驗的，題寫在帷幕屋墻之上以至到處都是。

李琢

聽子琢，以家閥擢累義昌、平盧、鎮海三節度使，無顯功，不爲士大夫稱道。數免復遷。廣明時，沙陀數盜邊，於是琢爲宿將，拜檢校尚書右僕射，蔚朔等州招討、都統、行營節度使。徙河陽三城，坐逗撓，下遷刺史，卒。

李聽的兒子名琢，因父祖功績多次升遷任義昌、平盧、鎮海三鎮節度使，没有顯著的功績，不被士大夫稱道。多次免職又得升遷。廣明年間，沙陀多次入侵邊境，當時李琢爲宿將，授任檢校尚書右僕射，蔚朔等州招討、都統、行營節度使。又升任河陽三城，因逗留觀望獲罪，降任刺史，去世。

王佖

王佖者，晟之甥，武敢，閑騎射。晟在師，佖無不從。攻朱泚於光泰門，賊方鋭，佖與李演鏖戰蹀血，賊數北，諸軍乘之，遂大振。以功擢神策將。擊吐蕃有功。晟視佖與子姓等，其給與過之。晟兵罷，佖亦不見用，召爲左衛上將軍。元和中，拜朔方、靈鹽節度使。吐蕃欲作烏蘭橋以過師，積材河曲，朔方府常遣兵發其木，委于河，故莫能成。及佖至，虜知其寡謀，乃厚賂之，而亟遂功，築月城以守，自是虜歲入爲寇，朔方乘障不暇，人以咎佖。在鎮檢下亡術，猜忌多殺人。召還爲右衛將軍。故事，將相除徙，皆内出制，故號"白麻"，至佖，以責罷，遂中書進制。

王佖，是李晟的外甥，勇猛果斷，擅長騎馬射箭。李晟在軍中，王佖没有一時不隨從他。在光泰門進攻朱泚時，賊勢正强，王佖與李演浴血鏖戰，叛賊屢戰屢敗，各軍乘勢，纔得以軍威大振。因功升任神策將。進攻吐蕃有功。李晟對待王佖與子弟平等，賞賜超過他們。李晟被解除兵權，王佖也不被重用，召入朝任左衛上將軍。元和年間，授任朔方、靈鹽節度使。吐蕃想修建烏蘭橋以利軍隊通過，在河曲儲積建築材料，朔方府常派兵襲擊奪走他們的木材，丢到河裏，因此橋没能修成。等王佖到任，虜人知道他智謀不足，於是用厚禮賄賂他，加速建造得以完成，修築月城進行防守，從此虜賊每年入侵爲患，朔方戰防無暇，人們將此歸罪王佖。在鎮統馭下屬不得法，因猜忌而經常殺人。召入朝任右衛將軍。舊例，將相拜授升遷，都由宫内出制書，因此稱

久之，卒。

"白麻"；到王佖，因犯了過錯罷職，於是由中書省進制書。過了一段時間，去世。

贊曰：晟之屯東渭橋也，朱泚盜京師，李懷光反咸陽，河北三叛相王，李納猘河南，李希烈訌鄭、汳。晟無積貲輸糧，提孤軍抗群賊，身佩安危而氣不少衰者，徒以忠誼感人，故豪英樂爲之死耳。至師入長安而人不知，雖三王之佐，無進其能，可謂仁義將矣！嗚呼，功能存社祏，不能見信於庸主，卒奪其兵，哀哉！雖然，功蓋天下者惟退，禍可以免。四子世似其勞，是宜有後哉。

贊曰：李晟屯駐東渭橋時，朱泚竊取并占據了京城，李懷光在咸陽反叛，河北三個叛賊相互稱王，李納作亂於河南，李希烈在鄭、汳對抗朝廷。李晟既没有儲積的資財也没有運輸的糧餉，統孤軍抗擊群賊，身繫安危而正氣没有絲毫衰減，衹因忠義感人，因此英雄豪傑願意爲他效命。至於軍隊進入長安而居民却還不知，即使古代三王之時的佐命將帥，恐怕都没有能超過他的才幹，可稱得上仁義之將了！唉，功勛能保存國家宗社，却不能受到昏庸君主的信任，最終奪去了他的兵權，可悲啊！雖然如此，但是功蓋天下者也衹有退避，纔可以避免災禍。四個兒子在當世建立了與他相似的功勞，這應該説是後繼有人了。

唐書卷一百五十五

列傳第八十

馬渾列傳

馬燧

馬燧，字洵美，系出右扶風，徙爲汝州郟城人。父季龍，舉孫吳倜儻善兵法科，仕至嵐州刺史。

馬燧，字洵美，原籍右扶風，遷居汝州郟城。父親馬季龍，考中孫吳倜儻善兵法科，做到嵐州刺史。

燧姿度魁傑，長六尺二寸。與諸兄學，輟策嘆曰："方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濟四海，渠老一儒哉?"更學兵書戰策，沈勇多算。

馬燧身材魁梧氣度不凡，身高六尺二寸。與各位兄長一同學習，常常放下書策感嘆："天下正有戰事，大丈夫應當以功業拯救天下，怎能到老都做一儒生呢?"改學兵書戰策，深沉勇敢多謀略。

安祿山反，使賈循守范陽，燧說循曰："祿山首亂，今雖舉洛陽，猶將誅覆。公盍斬向潤客、牛廷玠！傾其本根，使西不得入關，退亡所據，則坐受禽矣，此不世功也。"循許之，不時決。會顏杲卿招循舉兵，祿山遣韓朝陽召循計事，因縊殺之。燧走西山，間道歸平原。平原不守，復走魏。

安祿山反叛，派賈循守衛范陽，馬燧勸說賈循道："安祿山首倡叛亂，現在雖然攻占了洛陽，還是要被誅滅。公爲何不斬殺向潤客、牛廷玠！毀掉他的根基，使他向西不能入關，後退没有去處，就會坐以待擒了，這是蓋世的功勛啊。"賈循贊同他，但却没能當機立斷。時值顏杲卿招賈循起兵，安祿山派韓朝陽召見賈循計議大事，乘機縊死了他。馬燧逃到西山，從小路投歸平原。平原失守，又逃到魏郡。

寶應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署爲趙城尉。時回紇還國，恃功恣睢，所過皆剽傷，州縣供餽不稱，輒殺人。抱玉將饋勞，賓介無敢往，燧自請典辦具。乃先賂其酋，與約，得其旗章爲信，犯令者得殺之。燧又取死囚給役左右，小違令輒戮死，虜大駭，至出境，無敢暴者。抱玉才之。因進説曰："屬與回紇接，且得其情。觀僕固懷恩樹黨自重，裂河北以授李懷

寶應年間，澤潞節度使李抱玉任用他爲趙城尉。當時回紇軍隊撤走回國，依仗有功爲所欲爲，所過之處都要搶掠殘害，州縣供應食物稍不如意，就殺人。李抱玉準備饋贈慰勞他們，幕僚屬吏却無人敢去，馬燧自薦請求辦理此事。於是先賄賂其酋長，與他約定，并取得了他們的旗章做爲信物，違犯法令的可以處死。馬燧又提出用死囚作爲僕役，稍有違令就殺掉，虜人大爲震驚，直到出境，没人敢再大肆搶掠。李抱玉認爲他有才能。他趁機進言説："近來與回紇交往，

仙、張忠志、薛嵩、田承嗣等，其子瑒佻勇不義，將必窺太原，公當備之。”既而懷恩與太原將謀舉其城，辛雲京覺之，不克。嵩自相、衛歸懷恩糧，以絶河津。抱玉令燧説嵩，嵩告絶於懷恩。即署燧左武衛兵曹參軍。

瞭解到他們的内情。觀察僕固懷恩培植黨羽加强自身的力量，分割河北土地授予李懷仙、張忠志、薛嵩、田承嗣等人，他的兒子僕固瑒輕薄勇猛不講仁義，必然要窺伺太原，公應防備他。”隨後僕固懷恩與太原將領圖謀奪取城池。辛雲京覺察到，他們纔没有成功。薛嵩從相、衛給僕固懷恩運送糧餉，而截斷河津。李抱玉命馬燧勸説薛嵩，薛嵩斷絶與僕固懷恩的關係。隨即任用馬燧爲左武衛兵曹參軍。

累進至鄭州刺史。勸督農力，歲一税，人以爲便。徙懷州。時師旅後，歲大旱，田苐不及耕。燧務勤教化，止横調，將吏有親者，必造之，厚爲禮，瘞暴胔，止煩苛。是秋，稆生于境，人賴以濟。抱玉守鳳翔，表燧隴州刺史。西山直吐蕃，其上有通道，虜常所出入者。燧聚石種樹障之，設二門爲譙櫓，八日而畢，虜不能暴。從抱玉入朝，代宗雅聞其才，召見，授商州刺史，兼水陸轉運使。

多次進升到鄭州刺史。督促并勸勉農耕，每年收一次税，人們認爲很方便。改任懷州刺史。當時正是戰爭之後，又遇大旱之年，田地荒蕪未來得及耕種。馬燧一心致力於推行教化，停止額外徵調，將吏有父母的，一定探訪他們，深加禮遇，收葬暴露野外的尸骨，禁止繁苛之政。這年秋天，境内生長出野禾，人們賴此得以度過荒年。李抱玉鎮守鳳翔，上表奏請任馬燧爲隴州刺史。西山與吐蕃相接，山上有通道，是虜人經常通行之地。馬燧堆石種樹作爲障礙，設置二門作爲望樓，八天完工，虜人再不能前來凌暴。隨李抱玉入朝，代宗一向聽説他的才幹，召見，授任商州刺史，兼任水陸轉運使。

大曆中，河陽兵逐其將常休明，詔燧檢校左散騎常侍，爲三城使。汴將李靈耀反，帝務息人，即授以汴宋節度留後，靈耀不拜，引魏博田承嗣爲援。詔燧與淮西李忠臣討之。師次鄭，靈耀多張旗幟以犯王師，忠臣之兵潰而西，燧軍頓滎澤，鄭人震駭。忠臣將遂歸，燧止之，益治軍，忠臣乃還收亡卒，復振。忠臣行汴南，燧行汴北，敗賊於西梁固。靈耀以鋭卒八千，號“餓狼軍”，燧獨戰破之，進至浚儀。是時河陽兵冠諸軍，田悦帥衆二萬助靈耀，破永平將杜如江等，乘勝距汴一舍而屯。忠臣合諸軍戰不利，燧爲奇兵擊之，悦單騎遁，汴州平。

大曆年間，河陽軍驅逐了他們的鎮將常休明，下詔命馬燧任檢校左散騎常侍，任三城使。汴州鎮將李靈耀造反，皇帝祇求息事寧人，就授任他爲汴宋節度留後，李靈耀不接受任命，招引魏博田承嗣作爲援助。代宗下詔命馬燧與淮西李忠臣討伐他。軍隊進抵鄭，李靈耀多多張挂旗幟來進攻官軍，李忠臣的軍隊潰敗西逃，馬燧軍屯駐在滎澤，鄭人看到後震驚。李忠臣將率兵退回本鎮，馬燧制止他，重新整頓軍隊，李忠臣這纔回來收拾逃散的士兵，重振軍威。李忠臣從汴南行進，馬燧從汴北行進，在西梁固打敗叛賊。李靈耀率精鋭士兵八千人，號稱“餓狼軍”，馬燧孤軍作戰打敗他們，進軍到浚儀。這時河陽軍稱雄於諸軍，田悦率二萬軍隊幫助李靈耀，打敗永平守將杜如江等人，乘勝進軍至距離汴幾十里處屯駐。李忠臣會同各路軍出戰失利，馬燧出奇兵攻擊敵軍，田悦隻身騎馬逃跑了，汴州平定。

燧知忠臣暴傲，讓其功，出舍板橋。忠臣入汴，果因會擊殺宋州刺史李僧惠。燧還河陽。秋大雨，河溢，軍吏請具舟以避，燧曰："使城中盡魚而獨完其家，吾不忍。"既而水不爲害。

馬燧知道李忠臣暴躁傲慢，於是推讓功勞，退出汴州屯駐板橋。李忠臣進入汴州，果然藉聚會時擊殺宋州刺史李僧惠。馬燧返回河陽。秋季大雨，黄河泛濫，軍吏請求備辦船隻避難，馬燧説："讓城中人全變爲魚而衹保全自家，我不忍心。"後來河水没有造成災害。

遷河東節度留後，進節度使。太原承鮑防之敗，兵力衰單，燧募厮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造鎧必短長三制，稱士所衣，以便進趨。爲戰車，冒以狻猊象，列戟于後，行以載兵，止則爲陣，遇險則制衝冒。器用完鋭。居一年，闢廣場，羅兵三萬以肄，威震北方。建中二年，朝京師，遷檢校兵部尚書，封豳國公，還軍。

升任河東節度留後，進升節度使。太原繼鮑防失敗以後，兵力弱少，馬燧招募僕役，得到數千人，全都補充爲騎士，教授他們戰鬥，數月後成爲精兵。製造鎧甲定做成長短三種規格，使士兵穿着合體，以便快速前進。製造戰車，都蒙上狻猊像，在車後列戟戈，行軍時用來裝載兵器，宿營時則作爲營陣，遇到險阻時則用以阻擋敵軍衝擊。兵器鋭利軍需完備。居鎮一年，開闢廣場，陳兵三萬進行演練，威震北方。建中二年，入朝京師，升任檢校兵部尚書，封爲豳國公，返回軍中。

初，田悦新有魏博，恐下未附，即輸款朝廷，燧建言悦必反。既而悦果圍邢州，身攻臨洺，築重城絶内外援。邢將李洪、臨洺將張伾固守。詔燧以步騎二萬與昭義李抱真、神策兵馬使李晟合軍救之。燧出嶓口，未過險，移書抵悦，示之好。悦以燧畏己，大喜。既次邯鄲，悦使至，燧皆斬之，遣兵破其支軍，射殺賊將成炫之。悦聞，使大將楊朝光以兵萬人據雙岡，築東西二栅以禦燧。燧率軍營二壘間。是夜，東壘遁，燧進營狗明山，取棄壘置輜重。悦計曰："朝光堅栅，且萬人，雖燧能攻，未可以數日下，且殺傷必衆，則吾已拔臨洺，饗士以戰，必勝術也。"即分恒州兵五千助朝光。燧令大將李自良等以騎兵守雙岡，戒曰："令悦得過者斬！"燧乃推火車焚朝光栅，自晨訖晡，急擊，大破之，斬朝光，禽其將盧子昌，獲首五千，執八百人。居五日，進軍臨洺。悦悉軍戰，燧自以鋭士當

起初，田悦剛擁有魏博時，怕下面的人和自己不一心，就向朝廷表示順從，馬燧上奏説田悦肯定會造反。没多久田悦果然包圍邢州，親自進攻臨洺，修築重城斷絶内外援助。邢州將領李洪、臨洺將領張伾固守。皇帝下詔命馬燧率步兵騎兵二萬人與昭義李抱真、神策兵馬使李晟合兵救援。馬燧從嶓口出兵，尚未越過險要地帶時，寫信送到田悦處，表示友好。田悦以爲馬燧害怕自己，非常高興。進抵邯鄲以後，田悦的使節到來，馬燧將他們全部斬殺，派兵打敗他的别支軍隊，射死賊將成炫之。田悦聽説後，派大將楊朝光率兵萬人占據雙岡，築起東西二處營栅來抵禦馬燧。馬燧率軍駐扎在這兩個營壘之間。當夜，東面營壘叛軍逃跑了，馬燧進駐狗明山，占取叛軍丢棄的營栅存放軍用物資。田悦計議道："楊朝光營栅堅固，有近萬人，即使馬燧善於攻城，也不可能幾天内攻下，况且殺傷必然很多，那時我們已攻占了臨洺，犒賞士兵然後出戰，這是必勝的策略。"立即分出恒州五千士兵援助楊朝光。馬燧命大將李自良等人率騎兵守在雙岡，告誡説："讓田悦通過者處斬！"馬燧於是推出火車焚燒楊朝光的營栅，從早晨到下午一直猛攻，

之，凡百餘返，士皆决死，悦大敗，斬首萬級，俘係千餘，館穀三十萬斛，邢圍亦解。以功遷尚書右僕射。初，將戰，燧約衆，勝則以家貲賞。至是，殫私財賜麾下。德宗嘉之，詔出度支錢五千萬償其財。進兼魏博招討使。

大敗敵軍，斬殺了楊朝光，生擒賊將盧子昌，斬首五千級，俘獲八百人。過了五天，進軍到臨洺。田悦動用全軍作戰，馬燧親自率精鋭士兵抵擋他，共百餘回合，士兵都决死奮戰，田悦大敗，斬首萬級，俘虜千餘人，繳獲軍糧三十萬斛，邢州之圍也被解除。因功升任尚書右僕射。起初，將要出戰，馬燧與士兵約定，戰勝就用自己的家財賞賜士兵。至此，拿出自己的全部私財賞賜部下。德宗嘉獎他，下詔命度支拿出五千萬錢補償他的財産，進位兼任魏博招討使。

李納、李惟岳合兵萬三千人救悦，悦裒散兵二萬壁洹水，淄青軍其左，恒冀軍其右。燧進屯鄴，請益兵。詔河陽李芃以兵會，次于漳。悦遣將王光進以兵守漳之長橋，築月壘扼軍路。燧於下流以鐵鎖維車數百絶河，載土囊遏水而後度。悦知燧食乏，深壁不戰。燧令士齎十日糧，進營倉口，與悦夾洹而軍，造三橋逾洹，日挑戰。悦不出，陰伏萬人，將以掩燧。燧令諸軍夜半食，先鷄鳴時鳴鼓角，而潛師并洹趨魏州，令曰："聞賊至，止爲陣。"留百騎持火，待軍畢發，匿其旁，須悦衆度，即焚橋。燧行十餘里，悦率李納等兵逾橋，乘風縱火，噪而前。燧乃令士無動，命除榛莽廣百步爲場，募勇士五千人陣而待。比悦至，火止，氣少衰，燧縱兵擊之，悦敗奔橋，橋已焚，衆赴水死者不可計，斬首二萬級，殺賊將孫晋卿、安墨啜，虜三千人，尸相駘藉三十里，淄青兵幾殲。悦夜走魏州，其將拒不納，比明，追不至，悦乃得入。

李納、李惟岳合兵一萬三千人救援田悦，田悦收攏散兵二萬人駐在洹水，淄青軍在左，恒冀軍在右。馬燧進駐鄴，請求朝廷增調軍隊。下詔命河陽李芃率兵與他會合，駐扎在漳。田悦派將領王光進率兵駐守漳的長橋，修築月城阻扼部隊通路。馬燧在下游將數百輛車繫上鐵鎖鏈横跨河道之中，運載土袋阻斷水流後渡過。田悦知道馬燧缺少糧食，堅守營壘不出戰。馬燧命士兵携帶十天的糧食，進駐倉口，與田悦隔洹水駐營，修建三橋跨越洹水，每天挑戰。田悦不出戰，却暗中埋伏了一萬人，企圖偷襲馬燧。馬燧命令各軍半夜吃飯，鷄鳴前擊鼓鳴角，而暗中派軍隊沿洹水直趨魏州，下令説："聽到賊兵到來，就停下列陣。"留下百名騎兵手持火把，待軍隊全部出發後，隱藏在旁邊，等到田悦軍隊渡河，立即燒毁橋梁。馬燧走了十多里，田悦率李納等軍過橋，乘風放火，擊鼓吶喊着前進。而馬燧則命士兵不要出動，命人鏟除雜草清出寬約百步的場地，招募勇士五千人列陣等待。等到田悦到來，火已熄滅，士氣稍衰，馬燧發兵攻擊他們，田悦失敗逃到橋旁，橋已被焚毁，士兵投入水中死者不可勝計，斬首二萬級，殺死賊將孫晋卿、安墨啜，俘虜三千人，死尸縱横叠壓達三十里，淄青軍隊幾乎被全部殲滅。田悦連夜逃到魏州，城中守將拒不接納，等到天明，追兵未到，田悦纔得以進入城中。

抱真、芃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戰利速，兵善於致人。今悦與淄青、恒三軍爲首尾，

李抱真、李芃問道："糧少還深入敵境，這是爲什麽？"馬燧説道："糧少利於速戰，用兵要善於招引敵人。現在田悦與淄青、恒三軍首尾相

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擊左右，未可必破，悦且來助，是腹背支敵也。法有攻其必救，故趨魏以破之。”皆曰：“善。”

悦嬰城自守。於是李再春以博州，悦兄昂以洺州，王光進以長橋，皆降。悦使符璘、李瑶衛還淄青殘兵，璘等亦降。魏導御溝貫城，燧塞其上游，魏人恐，悦遣許士則、侯臧間行告窮於朱滔、王武俊。會二人者怨望，乃連和。悦恃燕、趙方至，即出兵背城陣，燧復與諸軍破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北平郡王、魏州大都督長史。

滔、武俊聯兵五萬傅魏。會帝遣李懷光以朔方軍萬五千助燧。懷光勇于鬥，未休士，即與滔等戰，不利。悦决水灌軍，燧兵亦屈，退保魏縣。滔等瀕河爲壘。會涇師亂，帝幸奉天，燧還軍太原。

初，李抱真欲殺懷州刺史楊鉥，鉥奔燧，燧奏其非罪，乃免。抱真恐。及共解邢圍，獲軍糧，燧自有之，以餘給抱真軍，抱真益怒。洹之捷，軍進薄魏，悦以突騎犯燧營，李芃救之，抱真勒兵不出。燧將攻魏，取攻具於抱真營，并請雜兩軍平其功，抱真不聽，請獨當一面，繇是逗遛。帝數遣使講解。武俊略趙地，抱真分麾下二千人戍邢，燧怒謂：“抱真以兵還守其地，我能獨戰死邪?”將引還，李晟和之，乃復與抱真善。及田昂降，燧請以洺州隸抱真，而用昭義副使盧玄卿爲刺史，兼魏博招討副使。李晟兵前獨隸抱真，抱真亦請兼隸于燧，以示協一。然議者咎燧私忿交惡，卒不成大功。

應，想要用不出戰的辦法來拖垮我軍，如果分兵進擊左右兩翼，未必有把握擊敗他們，而且田悦還會前來援助，這樣定會腹背受敵。兵法上有攻其必救之地的説法，因此直趨魏州來破敵。”衆人都説：“好。”

田悦環城自守。因此李再春獻博州，田悦的哥哥田昂獻洺州，王光進獻長橋，全都投降了。田悦派符璘、李瑶保護并送淄青的殘兵返回，符璘等人也投降了。魏州引御溝水流進城裏，馬燧命堵住上游水流，魏州人恐懼，田悦派許士則、侯臧從小道前去向朱滔、王武俊告急。此時正趕上二人也心懷不滿，就聯合起來。田悦依仗燕、趙二軍將要到來，立刻出兵背城列陣，馬燧與諸軍再次打敗了他。朝廷提升他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北平郡王、魏州大都督長史。

朱滔、王武俊聯合五萬人來到魏州。時值皇帝派李懷光率朔方軍一萬五千人增援馬燧。李懷光勇猛好戰，軍隊尚未休整，就馬上與朱滔等人交戰，失利。田悦放水淹李懷光的軍隊，馬燧軍也失利了，退保魏縣。朱滔等人臨河修築營壘。又趕上涇州軍隊叛亂，皇帝出行奉天。馬燧退兵駐守太原。

起初，李抱真想殺掉懷州刺史楊鉥，楊鉥投奔了馬燧，馬燧上奏稱他無罪，而得以幸免，李抱真因此惱怒。到兩軍共同解了邢州之圍時，獲得軍糧，馬燧占爲己有，將剩餘的纔送給李抱真的軍隊，李抱真更加氣憤。洹水大捷，軍隊進逼魏州，田悦率突騎進犯馬燧的軍營，李芃援救了他，李抱真按兵不出。馬燧準備進攻魏州，到李抱真營中去取攻城器械，并提議兩軍聯合攻城平分功勞，李抱真不同意，請求獨擋一面，因此逗留不前。皇帝多次派遣使者前去調解。王武俊攻取趙地，李抱真分出部下二千人守衛邢州，馬燧發怒説道：“李抱真派兵返回守護自己的土地，我怎能單獨戰死呢?”打算率軍返回，李晟調和他們，於是又與李抱真和好了。而到田昂投降，馬燧請求將洺州劃歸李抱真，而任用昭義副使盧玄卿任刺史，兼任魏博招討副使。李晟的軍隊以前衹隸屬李抱真，李抱真也請求讓他同時隸屬於

馬燧，以此表示兩軍協和一致。但議論的人都怪罪馬燧因私怨而破壞了兩軍關係，最終没有建立大功。

至太原，遣軍司馬王權以兵五千走奉天，又遣子彙與諸將子壁中渭橋，帝已幸梁，乃還。時天下方騷，北邊數有警，燧念晉陽王業所基，宜固險以示敵。乃引晉水架汾而屬之城，瀦爲東隍，省守陴萬人。又釃汾環城，樹以固堤。詔兼保寧軍節度使。

馬燧回到太原，派遣行軍司馬王權率五千軍兵奔赴奉天，又派兒子馬彙與諸將的兒子屯駐中渭橋，得知皇帝已經駕臨梁州，這纔返回。當時天下正動蕩不安，北部邊境多次報警，馬燧思慮晉陽是王業興起之地，應加固城防以示警。就引導晉水跨汾水灌注城裏，積水成爲東城河，減省守城士兵一萬餘人。又疏導汾水環繞全城，植樹來加固堤防。下詔任他兼保寧軍節度使。

帝還京，李懷光反河中，詔燧爲河東保寧、奉誠軍行營副元帥，與渾瑊、駱元光合兵討之。時賊黨要廷珍守晉，毛朝敭守隰，鄭抗守慈，燧移檄鐫諭，皆以州降，因拜燧晉絳慈隰節度使。

皇帝回京，李懷光在河中又造反，下詔任命馬燧爲河東保寧、奉誠軍行營副元帥，與渾瑊、駱元光合兵討伐李懷光。當時叛賊同黨要廷珍駐守晉州，毛朝敭駐守隰州，鄭抗駐守慈州，馬燧發送文告進行勸導，他們全都獻州投降了，因此授任馬燧爲晉絳慈隰節度使。

武俊之圍趙也，康日知不支，將棄趙，燧請詔武俊擊朱滔，授以深、趙，以日知爲晉慈隰節度使。及三州降，燧固讓日知，且言因降受節，恐後有功者踵以爲利，帝嘉許。籍府庫兵仗以授日知，日知大喜過望。燧乃率步騎三萬次于絳，略定諸縣，降其將馮萬興、任象玉，遂圍絳，拔外郛，守將夜棄城去，降四千人。遣李自良定六縣，降其將辛兟，收卒五千。裨將谷秀違令掠士女，斬以徇。與賊戰寶鼎，射殺賊將徐伯文，斬首萬級，獲馬五百。

王武俊包圍趙州，康日知無力固守，準備放棄趙州，馬燧請求朝廷下詔命令王武俊進攻朱滔，把深、趙兩州授給他，任命康日知爲晉慈隰節度使。後來這三州投降自己，馬燧執意讓給康日知，并説因納降而接受節鉞土地，恐怕以後有功的人因襲求利，皇帝稱贊并准許了。他登記了府庫兵器後交付康日知，康日知大喜過望。馬燧於是率步兵、騎兵三萬人抵達絳州，掃平各縣，降服了賊將馮萬興、任象玉，於是進圍絳州，攻克外城，當夜守將棄城逃走，收降四千人。派李自良平定六縣，降服敵將辛兟，收降五千士兵。副將谷秀違犯軍令掠奪士人民女，將他斬首示衆。與叛賊戰於寶鼎，射死賊將徐伯文，斬首萬級，繳獲馬匹五百。

于時天下蝗，兵艱食，物貨翔踊，中朝臣多請宥懷光者，帝未决。燧以“懷光逆計久，反覆不可信。河中近甸，捨之屈威靈，無以示天下”。乃捨軍入朝，爲天子自言之：“且得三十日糧，足平河中。”許之。乃與瑊、元光、韓游瓌之兵合。

這時天下發生蝗災，軍隊糧食短缺，物價飛漲，朝中大臣許多人請求赦免李懷光，皇帝猶豫不决。馬燧認爲“李懷光圖謀叛逆爲時已久，反覆無常不可信任。河中地在京城附近，放過他有損國威，無法向天下昭示是非”。於是離開軍隊入朝，主動向天子進言説：“如果能得到三十日的糧餉，足以平定河中。”皇帝答應。於是與渾瑊、駱元光、韓游瓌的軍隊會合。

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宮城。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固守，久攻所傷必衆，乃挺身至城下見廷光。廷光憚燧威，拜城上。燧顧其心已屈，徐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嚮受命。"廷光再拜。燧曰："公等朔方士，自禄山以來，功高天下，奈何棄之爲族滅計？若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遂也。"未對。燧曰："爾以吾爲欺邪？今不遠數步，可射我。"披而示之心。廷光感泣，一軍皆流涕，即率衆降。燧以數騎入其城，衆大呼曰："吾等更爲王人矣。"渾瑊亦自以爲不及也，嘆曰："嘗疑馬公能窘田悦，今觀其制敵，固有過人者，吾不逮遠矣！"

賊將徐廷光駐守長春宫城。馬燧考慮長春宫攻不下，那麽李懷光定會固守不降，長期攻城傷亡必多，便挺身來到城下面見徐廷光。徐廷光畏懼馬燧的威名，在城上拜見。馬燧估計他的内心已經屈服，慢慢説道："我從朝廷來，你可以面向西面接受朝命。"徐廷光拜了兩拜。馬燧説："公等人都是朔方將士，從安禄山叛亂以來，功績高於天下，爲何捨棄這些而做滅族的行徑呢？如果聽我的話，不僅能免除災禍，還可得到富貴。"徐廷光没有回答。馬燧説："你認爲我在欺騙你嗎？如今相距不過幾步遠，可以射死我。"便拉開衣襟袒露胸膛。徐廷光感動哭泣，全軍都落淚了，立即率軍投降。馬燧率數名騎兵進入城中，衆人大喊道："我們又成爲朝廷的人了。"渾瑊也自認爲不如他，感嘆道："過去曾懷疑馬公還能使田悦困窘，今天看他制服敵人，確實有過人之處，我遠遠趕不上他啊！"

進營焦籬堡，堡將降，餘戍望風遁去。燧濟河，兵八萬陣城下。是日，賊將牛名俊斬懷光降，衆猶萬六千。誅其黨閻晏、孟寶、張清、吴冏等，它脅附悉赦之。不閱月，河中平。遷光禄大夫，兼侍中，賜一子五品官。還太原，帝賜《宸扆》、《台衡》二銘，以言君臣相成之美。勒石起義堂，帝榜其顔以寵之。

進軍焦籬堡，守將投降，其他戍卒望風逃走。馬燧渡過黄河，八萬大軍在城下列陣。這天，賊將牛名俊斬殺李懷光投降，軍隊尚有一萬六千人。朝廷誅殺其同黨閻晏、孟寶、張清、吴冏等人，其他被迫降賊的人全部赦免。不過一月，河中平定。馬燧升任光禄大夫，兼侍中，賜予一個兒子五品官。返回太原，皇帝賜予他《宸扆》、《台衡》二銘，用來説明君臣相成的美德。在起義堂刻石，皇帝題寫碑額以示恩寵。

貞元二年，吐蕃尚結贊破鹽、夏二州，守之，自屯鳴沙；及春，畜産死，糧乏。詔燧爲綏銀麟勝招討使，與駱元光、韓游瓌等會師擊虜。燧次石州。結贊懼，乞盟，帝不許。乃遣將論頰熱甘辭請于燧，且重幣申勤勤。明年，燧還太原，與論頰熱俱朝，盛言宜許以盟，天子然之。燧之朝，結贊遽引去。帝詔渾瑊與盟平凉，虜劫瑊，僅得免。吐蕃歸燧之兄子弇，曰："河曲之屯，春草未生，吾馬飢，公若度河，我無種矣。賴公許和，今釋弇以報。"帝聞，悔怒，

貞元二年，吐蕃尚結贊攻陷鹽、夏二州，占據并駐守那裏，尚結贊本人屯駐在鳴沙；等到春天，牲畜多死，糧餉匱乏。皇帝下詔任命馬燧爲綏銀麟勝招討使，與駱元光、韓游瓌等人會師進攻虜軍。馬燧進駐石州。尚結贊畏懼，乞求結盟，皇帝不同意。於是又派遣將領論頰熱好言向馬燧請求，并且用厚禮申明殷勤之意。第二年，馬燧回太原，與論頰熱一同來朝見，極力陳請應同意會盟，天子同意。馬燧入朝時，尚結贊迅速率軍離去。皇帝下詔命渾瑊與虜人在平凉會盟，虜人却劫持渾瑊，渾瑊隻身幸免。吐蕃送回馬燧哥哥的兒子馬弇，説："屯守河曲時，春草尚未長出，我們的馬匹飢餓，公如果渡河，我們

奪其兵，拜司徒，兼侍中，賜妓樂，奉朝請而已。與李晟皆圖象凌煙閣。後病足，不任謁。九年十月，自力朝延英，詔毋拜。時晟已卒，帝顧燧曰："尚記與太尉晟俱來邪？今乃獨見公。"因悲涕。燧亦疾而仆，帝親掖之，詔左右扶去，送至陛，燧頓首泣謝。固乞骸，讓侍中，不許。卒，年七十，贈太傅，謚曰莊武。

就會無一幸存了，多虧公同意講和，現在放回馬弇來作爲酬報。"皇帝聽說後，悔恨惱怒，奪去他的兵權，授任司徒，兼侍中，賜予妓樂，僅奉朝請而已。與李晟都在凌煙閣畫像。後來患脚病，不能前去拜見。九年十月，自己努力到延英殿朝見，下詔命他不必跪拜。當時李晟已去世，皇帝看着馬燧説："還記得與太尉李晟一起來的時候嗎？現在却衹能見到公了。"因此悲傷流淚。馬燧也發病倒地，皇帝親自攙扶他，下詔命左右扶他下殿，送到階下，馬燧叩頭流淚謝恩。執意請求退休，辭去侍中，未獲批准。去世，享年七十歲，追贈太傅，謚號爲莊武。

子彙、暢。

其子馬彙、馬暢。

馬暢

暢少以蔭至鴻臚少卿。建中中，燧討賊山東，暢留京師。於是大旱，朝廷議括商旅緡錢，多亡命入南山爲盜。暢客單超俊、李雲端等竊議，以爲事且危。暢是其言，遣奴諫燧班師。燧怒，執奴以聞，使兄炫拘暢請罪。帝方倚燧，貸不問，但誅其客，敕炫賜暢杖三十，然亦罷括商人令。

馬暢年輕時因父親的功業入仕做到鴻臚少卿。建中年間，馬燧在山東討伐叛賊，馬暢留在京城。此時大旱，朝廷商議向商旅徵錢斂財，很多人因而逃亡進入南山成爲盜賊。馬暢的門客單超俊、李雲端等人私下議論，認爲時事將出現危機。馬暢贊同他們的話，派奴僕去勸諫馬燧撤軍。馬燧憤怒，拘捕奴僕奏報朝廷，讓兄長馬炫囚禁馬暢請求治罪。皇帝正倚重馬燧，就寬赦馬暢不予追究，衹誅殺了他的門客，下敕令馬炫杖責馬暢三十，但也撤銷了徵斂商人的命令。

燧没後，以貲甲天下，暢亦善殖財，家益豐。晚爲豪幸牟侵，又彙妻訟析産。貞元末，神策中尉楊志廉諷使納田産。至順宗時，復賜之。中官往往逼取，暢畏不敢吝，以至困窮。終少府監，贈工部尚書。諸子無室廬自托，奉誠園亭觀，即其安邑里舊第云，故當世視暢以厚畜爲戒。有司謚曰縱。

馬燧去世以後，因家中財富甲天下，馬暢也擅長賺錢，家境更加富裕。晚年受權貴寵臣侵奪，而馬彙妻子又上訴要求分家産。貞元末年，神策中尉楊志廉暗示讓他交納出田産。到順宗時，又賜還給他。宦官常常逼取，馬暢畏懼不敢吝惜，以至困窮。死時官任少府監，追贈工部尚書。諸子乃至没有房屋安身，奉誠園亭觀，就是他安邑里的舊府第，因此當世人將馬暢視爲聚斂家財的鑒戒，有關部門爲他定謚號爲縱。

子繼祖，生四歲以門功爲太子舍人，五遷至殿中少監。

兒子馬繼祖，生下四歲就因長輩功業被任爲太子舍人，升遷五次任到殿中少監。

馬炫

燧兄炫，字弱翁。少以儒學聞，隱蘇門山，不應辟召。至德中，李光弼鎮太原，始署掌書記，常參軍謀，

馬燧的哥哥馬炫，字弱翁。年輕時以儒學聞名，隱居在蘇門山，不接受徵召。至德年間，李光弼鎮守太原，方纔任用他爲掌書記，經常參預

光弼器焉。遷刑部郎中。田神功帥宣武，署節度判官，授連、潤二州刺史，以清白顯。燧爲司徒，授刑部侍郎，辭疾，以兵部尚書致仕，卒。

軍事謀劃，李光弼很器重他。升任刑部郎中。田神功任宣武節帥，任用他爲節度判官，授任連、潤二州刺史，因任官清白著名。馬燧任司徒，授任他爲刑部侍郎，他推辭有病，以兵部尚書退休，去世。

渾瑊

渾瑊，本鐵勒九姓之渾部也。世爲皋蘭都督。父釋之，有才武，從朔方軍，積戰多，遷累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寧朔郡王。廣德中與吐蕃戰没。

渾瑊，本是鐵勒九姓中的渾部人。世代爲皋蘭都督。父親渾釋之，有軍事才能，隨從朔方軍，屢立戰功，多次提升到開府儀同三司、試任太常卿、寧朔郡王。廣德年間與吐蕃交戰陣亡。

瑊年十一，善騎射，隨釋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丘戲曰："與乳媪俱來邪?"是歲立跳蕩功。後二年，從破賀魯部，拔石堡城、龍駒島，其勇常冠軍。署折衝果毅。節度使安思順授瑊偏師，入葛禄部，略特羅斯山，破阿布思，與諸軍城永清及天安軍。遷中郎將。

渾瑊十一歲時，就擅長騎馬射箭，跟隨渾釋之防邊，朔方節度使張齊丘開玩笑說："是與奶媽一起來的吧?"當年臨陣突襲就因破敵而立戰功。後來二年中，跟隨父親又打敗賀魯部，攻克石堡城、龍駒島，勇猛頑强常稱雄軍中。任用爲折衝果毅。節度使安思順交給渾瑊一支偏師，進入葛禄部中，攻略特羅斯山，打敗阿布思，與諸軍修築永清和天安軍城。升任中郎將。

禄山反，從李光弼定河北，射賊驍將李立節，貫其左肩，死之。肅宗即位，瑊以兵趨行在，至天德，與虜軍遇，敗之。從郭子儀復兩京，討安慶緒，勝之新鄉，擢武鋒軍使。從僕固懷恩平史朝義，大小數十戰，功最，改太常卿，實封二百户。懷恩反，瑊以所部歸子儀，會釋之喪，起復朔方行營兵馬使。從子儀擊吐蕃邠州，留屯邠。虜復入，至奉天，瑊戰漠谷，有功，遷太子賓客，屯奉天。周智光反，子儀令瑊以步騎萬人下同州。智光平，以邠寧隸朔方軍，瑊屯宜禄。

安禄山造反，渾瑊隨從李光弼平定河北，射中叛賊驍將李立節，射穿他的左肩，死去。肅宗即位，渾瑊率軍趕赴皇帝臨時住所，到了天德，與虜軍相遇，打敗了他們。又跟隨郭子儀收復兩京，討伐安慶緒，在新鄉取勝，升任武鋒軍使。後跟隨僕固懷恩平定史朝義，大小數十戰，功勞最大，改任太常卿，實封二百户。僕固懷恩反叛，渾瑊率本部投歸郭子儀，時逢渾釋之去世，喪期未滿便起用任朔方行營兵馬使。又跟隨郭子儀到邠州征討吐蕃，留駐邠州。虜軍再次侵入，到奉天，渾瑊在漠谷開戰，立下戰功，升任太子賓客，屯駐奉天。周智光反叛，郭子儀命渾瑊率步兵、騎兵萬人攻下同州。平定了周智光，將邠寧劃歸朔方軍，渾瑊屯駐宜禄。

大曆七年，吐蕃盗塞深入，瑊會涇原節度使馬璘討之。次黄菩原，瑊引衆據險，設槍壘自營，遏賊奔突。舊將史抗等内輕瑊，顧左右去槍，叱騎馳賊。既還，虜躡而入，遂大敗，死者十八。子儀召諸將曰："朔方軍

大曆七年，吐蕃入侵并深入邊塞，渾瑊與涇原節度使馬璘合兵討伐他們。進抵黄菩原，渾瑊率軍占據險要，設置槍壘作爲自己的營寨，來阻止賊兵的衝擊。原先的守將史抗等人内心輕視渾瑊，環視左右暗令他們撤去槍，責令騎兵衝入賊中。回軍以後，虜兵緊隨而入，於是大敗，死者

高天下，今敗于虜，奈何？”瑊曰：“願再戰。”乃馳朝那，與鹽州刺史李國臣趨秦原。吐蕃引去，瑊邀擊破之，悉奪所掠而還。自是歲防長武城盛秋。領邠州刺史。吐蕃入方渠、懷安，瑊擊走之。

十分之八。郭子儀召來衆將説：“朔方軍稱雄天下，現在敗於虜軍之手，怎麼辦？”渾瑊説：“我願再次出戰。”於是火速趕到朝那，與鹽州刺史李國臣直趨秦原。吐蕃率軍離去，渾瑊阻擊破敵，將吐蕃掠去的東西全部奪回而返。從此他每年都到長武城防備盛秋虜兵入侵。兼任邠州刺史。吐蕃侵入方渠、懷安，渾瑊迎擊打退了虜軍。

子儀入朝，留知邠寧慶兵馬後務。回紇侵太原，破鮑防軍。拜瑊都知兵馬使，自石嶺關而南，督諸軍掎角，虜引去。進兼單于副都護、振武軍使。子儀爲太尉，德宗析所部爲三節度，以瑊兼單于大都護，振武、東受降城、鎮北大都護府、綏銀麟勝州節度副大使。未幾，崔寧領朔方，故召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建中中，李希烈詐爲瑊書，若同亂者，帝識其諜，用不疑，更賜良馬、錦幣。普王爲荆襄元帥討希烈也，以瑊爲中軍都虞候。

郭子儀入京朝見，令渾瑊主持邠寧慶兵馬留後事務。回紇入侵太原，打敗鮑防軍。授任渾瑊爲都知兵馬使，從石嶺關向南，督率諸軍夾擊，虜人率軍退去。進位兼任單于副都護、振武軍使。郭子儀任太尉，德宗將郭子儀的轄部重新劃分爲三節度，任用渾瑊兼單于大都護，振武、東受降城、鎮北大都護府、綏銀麟勝等州節度副大使。不久，崔寧兼任朔方節度使，因此將渾瑊召入朝任左金吾衛大將軍。建中年間，李希烈僞造渾瑊書信，好像參預了一同叛亂，皇帝識破了他的奸計，任用不疑，并賜予他好馬、錦帛財物。普王任荆襄元帥討伐李希烈，任用渾瑊爲中軍都虞候。

帝狩奉天，瑊率家人子弟以從，授行在都虞候、京畿渭北節度使。朱泚兵薄城，戰譙門，晨至日中不解。或以芻車至，瑊曳車塞門，焚以戰，賊乃解。泚治攻具，矢石四集如雨，晝夜不息，凡浹日，鑿塹圜城。城中死者可藉，人心危惴，或夜縋出掇蔬本供御，帝與瑊相泣。泚方據乾陵下瞰城，翠翟紅袍，左右宦人趨走，宴賜拜舞，又縱慢辭戲斥天子，以爲勝在景刻。使騎環馳，責大臣不識天命。造雲梁，廣數十丈，施大輪，濡氈及革冒之，周布水囊爲鄣，指城東北；構木廬，蒙革周置之，運薪土其下，將塞隍。帝召瑊，授以詔書千餘，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户而下，募突將死士當賊；賜瑊筆，使量功署詔，不足則署衣以授。因曰：

皇帝出行奉天，渾瑊率領家人子弟跟隨，授任他爲皇帝臨時住所都虞候、京畿渭北節度使。朱泚的軍隊逼近城下，兩軍在城門望樓下大戰，從早晨到日中不能解圍，有人送來裝草的車，渾瑊拉車阻塞城門，點燃草車繼續作戰，賊纔解圍。朱泚準備攻城器械，箭石從四面射來密集如雨，日夜不停，前後十天，挖鑿深塹圍住全城。城中的死尸縱横叠壓，人心危懼，有的人乘夜晚用繩索縋下城墻出城采草根以供皇帝食用，皇帝與渾瑊相對哭泣。朱泚此時則占據乾陵俯瞰城中，他旁列雉羽扇身穿紅袍，左右宦官急步往來，賜宴拜舞，又用輕侮之辭戲弄指斥天子，認爲取勝衹在片刻之間。讓騎兵環城奔跑，責駡大臣不識天命。製造雲橋，寬數十丈，安置大輪，上蒙浸濕的毛氈皮革，周圍布設水囊作爲屏障，對着城東北角；構築木屋，蒙上牛皮置放在雲橋四周，運來柴草土石放在下面，企圖填平城壕。皇帝召見渾瑊，交給他千餘份空白詔書，讓他可

"朕與公訣矣，令馬承倩往，有急可奏。"瑊俯伏嗚咽，帝撫而遣之。瑊前與防城使侯仲莊揣雲梁所道，掘大隧，積馬矢及薪然之。賊乘風推梁以進，載數千人。王師乘城者皆凍餒，甲弊兵鹽，瑊但以忠義感率使當賊，人憂不支，群臣號天以禱。瑊中矢，自搌去，被血而戰愈厲。雲梁及隧而陷，風返悉焚，賊皆死，舉城歡噪。是日詔授瑊二子官，乃第賞將校。泚攻城益急，會李懷光奔難，賊乃去。進行在都知兵馬使，實封户五百。

以自行授任賞賜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户以下的官職，用來招募突擊勇將敢死士兵抵擋賊兵，賜予渾瑊御筆，讓他論功簽署詔書，詔書不够就簽在衣服上來授賞。因此説："朕與公訣别了，命馬承倩前去，有緊急情况可令他前來上奏。"渾瑊伏地哭泣，皇帝扶起并送他離去。渾瑊先前曾與防城使侯仲莊估算雲橋所過之路，挖掘大坑道，堆積馬糞和柴草并點燃它。賊藉助風力推着雲橋前進，運載數千人。官軍守城的人都又凍又餓，甲胄破爛兵器殘壞，渾瑊祇用忠義激勵衆人抗賊，人們擔憂難以支撑，群臣向天號哭祈禱。渾瑊中箭，自己拔出，流着血仍然奮戰越戰越勇。雲橋行到坑道後陷落，風向倒轉將雲橋燒毁，橋上賊兵也都被燒死，舉城歡呼。當天下詔授任渾瑊兩個兒子官職，并依次賞賜將校。朱泚攻城更急，時值李懷光趕來救難，賊軍方纔退去。進升渾瑊爲皇帝臨時住所的都知兵馬使，實封五百户。

乘輿進狩山南，瑊以諸軍衛入谷口，懷光追騎至，後軍擊却之。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靈鹽豐夏定遠西城天德軍節度、朔方邠寧振武道永平軍奉天行營副元帥。帝臨軒授鉞，用漢拜韓信故事。制曰："寇賊干紀，授爾節鉞，以戡多難，往欽哉!"瑊頓首曰："敢不畢力，以對揚天子休命。"乃率諸軍趨京師。

皇帝進至山南，渾瑊率諸軍護衛皇上進入谷口，李懷光追趕的騎兵到來，後軍擊退了追兵。提升渾瑊任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任靈鹽豐夏定遠西城天德軍節度使、朔方邠寧振武道永平軍奉天行營副元帥。皇帝親自到殿前授鉞，采用漢高祖拜授韓信爲大將的舊例。下制書説："賊寇干犯朝綱，授予你節鉞，用來平定更多的災難，你要恭敬地奉行職事啊!"渾瑊叩頭道："怎敢不盡全力，來回報且弘揚天子美善的命令。"於是率諸軍直趨京城。

賊韓旻拒武功，瑊率吐蕃論莽羅兵破之武亭川，斬首萬級，遂屯奉天，以抗西面。李晟自東渭橋破賊，瑊與韓游瓌、戴休顔以西軍收咸陽，進屯延秋門。泚平，論功，以瑊兼侍中，實封户八百。天子還宫，授河中絳慈隰節度使、河中同陝虢行營副元帥，繇樓煩郡王徙咸寧；賜大寧里甲第，女樂五人，將相送歸第，與李晟鈞禮。俄加朔方行營副元帥，與馬燧同討李懷光。懷光平，檢校司空，

叛賊韓旻拒守武功，渾瑊率領吐蕃論莽羅的軍隊在武亭川打敗了他，斬首萬級，於是屯駐奉天，來對付京西的敵軍。李晟從東渭橋破賊，渾瑊與韓游瓌、戴休顔率西軍收復咸陽，進駐延秋門。朱泚被平定，論功，以渾瑊兼任侍中，實封八百户。天子回宫，授任他爲河中絳慈隰節度使、河中同陝虢行營副元帥，由樓煩郡王改封咸寧郡王；賜給大寧里良宅，女樂五人，將相送他回府，與李晟行平等之禮。不久加授他爲朔方行營副元帥，與馬燧一同征討李懷光。李懷光被平定，又任他爲檢校司空，任一個兒子爲五品

任一子五品官。還屯河中。

官。回兵屯駐河中。

吐蕃相尚結贊陷鹽、夏，陰窺京師，而畏瑊與李晟、馬燧，欲以計勝之。乃詭辭重禮，請燧講好，燧苦贊，帝乃詔約盟平涼川，以瑊爲會盟使。爲結贊所劫，副使崔漢衡以下皆陷，惟瑊得免。自奉天入朝，羸服待罪，詔釋之。會吐蕃復入盜，使瑊鎮奉天。虜罷，還河中。貞元四年，虜入涇、邠，授邠寧慶副元帥。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十五年卒，年六十四。群臣奉慰延英，贈太師，謚曰忠武。喪車至自鎮，帝復廢朝。

吐蕃丞相尚結贊攻陷鹽、夏，暗中窺伺京城，但畏懼渾瑊與李晟、馬燧三人，想用計謀取勝。於是用假言欺騙并帶着厚禮，請馬燧調解和好，馬燧極力贊同，皇帝於是下詔約定在平涼川會盟，任命渾瑊爲會盟使。結果受到尚結贊的劫持，副使崔漢衡以下全部陷落賊中，衹有渾瑊得以幸免。從奉天入朝，身穿素服等待處治，皇帝下詔不予追究。時值吐蕃再次入侵，又派渾瑊鎮守奉天。虜軍撤去，他又回到河中。貞元四年，虜軍入侵涇、邠，授任他爲邠寧慶副元帥。進位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十五年去世，享年六十四歲。群臣到延英殿恭敬慰問，追贈太師，謚號爲忠武。靈車從本鎮到來，皇帝再次爲他停止上朝。

瑊好書，通《春秋》、《漢書》，嘗慕《司馬遷自叙》，著《行紀》一篇，其辭一不矜大。天性忠謹，功高而志益下，歲時貢奉，必躬閲視。每有賜予，下拜跽受，常若在帝前，世方之金日磾，故帝終始信待。貞元後，天子常恐藩侯生事，稍桀驁則姑息之，惟瑊有所奏論不盡從可，輒私喜曰："上不疑我。"故治蒲十六年，常持軍，猜間不能入。君子賢之。本名日進，稍顯改焉。

渾瑊喜歡讀書，精通《春秋》、《漢書》，曾因仰慕《司馬遷自叙》，寫作《行紀》一篇，文辭毫不矜誇自大。天性忠厚謹慎，功高更加謙遜，逢年節向朝廷貢獻，定要親自檢查。每當有賜予，下拜跪受，時時好像面對皇帝一樣，世人把他比作金日磾，因此皇帝始終信任他。貞元以後，天子經常怕藩鎮生事，略有桀驁不馴總是姑息遷就，衹有對渾瑊的論奏并不完全聽從認可，他私下則高興地説："皇上不懷疑我。"因此治理蒲十六年，經常統領軍隊，猜疑離間者全都不能得逞。君子贊美他。本名日進，逐漸顯貴後改爲今名。

五子，鎬、鐬爲達官。

五個兒子，渾鎬、渾鐬爲顯官。

渾鎬

鎬謙謹，喜交士大夫，歷鄧、唐二州刺史，有政譽。元和中，延州沙陀部苦邊吏貪，震擾不安。李絳建言，宜選才職稱者爲刺史。乃任鎬延州。會討王承宗，而義武節度使任迪簡病不能軍，以鎬將家可用，乃遷檢校右散騎常侍、義武軍節度副使。俄代迪簡爲使。治兵頗有法，然短於計略，不持重。鎮、定二軍間不百里，鎬引兵壓鎮境而屯，距賊三十

渾鎬生性謙虚謹慎，喜歡結交士大夫，歷任鄧、唐二州刺史，理政有聲譽。元和年間，延州沙陀部苦於邊地官員貪婪，常受驚擾不得安寧。李絳建議，應選擇有才幹且稱職的人擔任刺史。於是任用渾鎬爲延州刺史。正趕上朝廷討伐王承宗，而義武節度使任迪簡有病不能統軍，以爲渾鎬是將門子弟可以任用，於是提升他任檢校右散騎常侍、義武軍節度副使。不久讓他接替任迪簡任節度使。治軍非常得法，但缺少謀略，不够穩重。鎮、定二軍之間不到百里，渾鎬率軍逼近鎮

里，鼓角聲相聞。賊始亦畏，見鎬無斥候，乃潛師入定境，焚廥蓄，屠鄉聚，鎬軍遂揺。亦會中人督戰，乃出薄賊，大敗而還。詔以陳楚代之。時師飢凍，聞鎬方罷，遂亂，劫鎬之家，至裸辱。楚聞，馳入城，乃定。令軍中斂所剽歸鎬，以兵衛出之。貶韶州刺史。後代州刺史韓重華奏收鎬供軍金幣十餘萬，乃復貶循州。卒，贈工部尚書。

州邊界處屯駐，距離賊三十里，鼓角聲音相互都能聽到。賊開始也畏懼，見渾鎬没有巡羅警戒，就派軍隊暗中進入定州境内，焚毁倉儲，屠殺鄉里，渾鎬軍心於是動揺，又逢宦官督促出戰，於是出擊并逼近賊軍，大敗而回。下詔任用陳楚接替他。這時軍隊飢寒交迫，聽説渾鎬剛被罷免，於是作亂，劫持渾鎬的全家，以致受到裸體羞辱。陳楚聽説後，趕入城中，纔平定叛亂。命軍中收集所奪的財物歸還渾鎬，派兵護送他出城。貶任韶州刺史。後來代州刺史韓重華又上奏收繳到渾鎬供軍用的十多萬金錢財物，於是又貶任循州刺史。去世，追贈工部尚書。

渾鐬

鐬以蔭補諸衛參軍，累擢至豐州刺史。坐贓七百萬，文宗以勛臣子，貶袁州司馬。還爲袁王傅，至太子詹事。訓、注亂，或言鐬匿賈餗，爲百騎所捕，苦辨乃免，然家爲兵剽皆盡。文宗憐之，授少府監，遷殿中。宰相以瑊之裔，擬刺史，帝曰："是豈可以牧民？念其父功，富之可也。"宰相言鐬嘗治郡有績，從之，拜壽州刺史。終諸衛大將軍。

渾鐬因父親的功業補授諸衛參軍，多次升任到豐州刺史。因貪贓七百萬獲罪，文宗因他是功臣的兒子，貶爲袁州司馬。回朝任袁王傅，做到太子詹事。李訓、鄭注之亂，有人説渾鐬隱藏了賈餗，被百名騎兵收捕，極力辯解纔得免，但家中已被士兵搶掠一空。文宗憐憫他，授任少府監，又升任殿中監，宰相因他是渾瑊的後代，擬授任刺史，皇帝説："此人怎可以管理百姓？念他父親有功勞，使他富裕就可以了。"宰相説渾鐬曾治理州郡有政績，皇帝同意，授任他爲壽州刺史。官位終於諸衛大將軍。

贊曰：唐史臣稱燧沈雄忠力，常先計後戰。每戰，親令于衆，無不感概用命，鬥必决死，未嘗折北，名蓋一時。然力能得田悦而不取，虜不可信而决信之，故河北三盜卒不臣，平涼大臣奔辱，燧之罪也。雖然，燧賢者也，天下以爲可責故責之，不以功掩罪，亦不可以罪廢功。瑊親與結贊盟，不能料虜詐，但以如詔爲恭，殆有猛志而無英才乎？李晟謂虜不可與盟，則燧、瑊固出晟下遠甚。功名大小，信其然乎！

贊曰：唐朝史臣稱贊馬燧深沉果敢忠心盡力，經常先定計策然後出戰。每次出戰，親自指揮軍隊，士兵無不意氣激越聽命於他，出戰定誓死拼殺，未曾敗逃，名蓋當時。但奮力本可以獲取田悦而不奪取，虜人不可信却堅持信任他們，因此河北三盜最終没能臣服，平涼會盟大臣逃亡受辱，都是馬燧的罪過。雖然如此，馬燧是賢臣，天下人認爲可以責怪而責備他，不因他的功名掩飾罪過，也不能因罪而擯棄其功名。渾瑊親自與尚結贊會盟，不能估計到賊虜的詭詐，衹把奉詔看作是恭敬，大概是衹有勇力而没有卓越的才能吧？李晟認爲不可以與虜人會盟，那麼馬燧、渾瑊確實在李晟之下相差太遠了。功名大小，確實這樣！

唐書卷一百五十六

列傳第八十一

楊戴陽二李韓杜邢列傳

楊朝晟

楊朝晟，字叔明，夏州朔方人。興行間，以先鋒功授甘泉府果毅。建中初，從李懷光討劉文喜涇州，斬獲多，加驃騎大將軍。李納寇徐州，從唐朝臣往討，常冠軍。懷光赴難奉天，屬朝晟兵千人下咸陽，賜實封百五十户。

楊朝晟，字叔明，夏州朔方人。軍人出身，因先鋒的功勞授任甘泉府果毅。建中初年，跟隨李懷光到涇州征討劉文喜，斬殺并俘獲很多敵人，因此加任驃騎大將軍。李納侵犯徐州，他跟隨唐朝臣前去征討，常領先諸軍。李懷光趕去奉天救難，交給楊朝晟一千士兵攻下了咸陽，賜予實封一百五十户。

懷光反，韓游瓌退保邠、寧，賊黨張昕守邠州，大索軍實，多募士，欲潛歸之。朝晟父懷賓爲游瓌將，夜以數十騎斬昕及同謀者。游瓌遣懷賓告行在，德宗勞問，授兼御史中丞。朝晟泣見懷光曰："父立功於國，子當誅，不可以主兵。"懷光縶之。及諸軍圍河中，游瓌營長春宮，而懷賓戰甚力。懷光平，帝原朝晟，因爲游瓌都虞候，父子皆開府、賓客、御史中丞，軍中以爲榮。

李懷光反叛，韓游瓌退守邠、寧，叛賊的同黨張昕駐守邠州，大肆搜求軍需物資，擴招士兵，打算暗中投歸李懷光。楊朝晟的父親楊懷賓是韓游瓌的部將，乘夜晚率領幾十名騎兵斬殺了張昕和同謀者。韓游瓌派楊懷賓到皇帝臨時住所奏報，德宗加以慰問，授任兼御史中丞。楊朝晟哭着見李懷光説："父親已爲國立功，兒子應該被殺，不可以再統領軍隊了。"李懷光將他關押起來。等到各路軍包圍了河中，韓游瓌駐扎在長春宮，交戰過程中楊懷賓非常盡力。李懷光被平定，皇帝赦免楊朝晟，於是做了韓游瓌的都虞候，父子都是開府、賓客、御史中丞，軍中人認爲非常榮耀。

吐蕃犯邊，游瓌自將守寧州，而御士寬，軍驕。及張獻甫來代，軍遂亂，朝晟逃於郊。衆脅監軍，請以范希朝爲節度使。希朝時已在京師。明日，朝晟出，紿衆曰："予來賀所請之當也。"衆稍定。朝晟結諸將謀誅首惡者，居三日，紿遣人自邠來，

吐蕃進犯邊境，韓游瓌親自率軍守衛寧州，他管理軍隊一向鬆弛，士兵驕縱。到張獻甫來接替他時，軍隊因此作亂，楊朝晟逃到郊外。軍衆逼迫監軍，請求任用范希朝爲節度使。范希朝當時已在京城。第二天，楊朝晟出來，哄騙衆人説："我來祝賀你們的請求很妥當。"衆人纔稍微平静下來。楊朝晟串通諸將計劃殺掉禍首，過了

曰："前請報罷，張公已舍邠矣，反者皆當死，吾不願盡誅也，弟取首惡者。"衆所讙指，斬二百餘人，獻甫遂入于軍。帝以希朝爲節度副使，而朝晟加御史大夫。

三天，謊稱派去的人已從邠州返回，説："以前的請求没有批覆，張公已進駐邠州了，叛亂的人應處死，我不願將你們全部誅殺，所以必須一一找出罪魁禍首來。"衆人紛紛指出首惡，斬殺二百多人，張獻甫得以進入軍中。皇帝任命范希朝爲節度副使，楊朝晟則加任御史大夫。

貞元九年，城鹽州，發卒護境，朝晟屯木波堡。會獻甫卒，有詔代爲邠寧節度使。朝晟請城方渠、合道、木波以遏吐蕃路。詔問："須兵幾何？"報曰："部兵可辦。"帝問："前日城五原，興師七萬，今何易邪？"對曰："鹽州之役，虜先知之，今薄戎而城，虜料王師不十萬，勢難輕入。若發部兵，十日至塞下，未三旬城畢，積芻聚糧，留卒守之，寇至不可拔，薙野翦夷，虜且走，此萬全計也。若大發兵，閱月乃至，虜亦來，來必戰，戰則不暇城矣。"帝納其策。師次方渠，水乏。有青蛇降險下走，視其迹，水從而流，朝晟使築防環之，遂爲渟淵，士飲仰足，圖其事以聞。有詔置祠，命泉曰應聖。已城，吐蕃悉衆至，度不能害，乃引去。復城馬嶺而歸，開地三百里。十七年，卒于屯。

貞元九年，朝廷修築鹽州城，調兵守衛邊境，楊朝晟屯駐木波堡。適值張獻甫死去，朝廷下詔命他接任邠寧節度使。楊朝晟請求在方渠、合道、木波築城來截斷吐蕃的進軍路綫。皇帝下詔問："需要多少軍隊？"上奏説："本部軍隊就可以完成。"皇帝又問："以前在五原築城，動用軍隊七萬人，現在爲何容易了呢？"他回答説："鹽州的工程，虜人事先就已得知。現在要逼近戎敵邊境築城，虜人預料官軍不到十萬，肯定難以輕易進兵。如果調發本部軍隊，十天就可進到邊塞之下，不到三十天城就築成了，儲備糧草，留兵戍守，敵軍到來無法攻克，野草也都鏟除乾净了，虜人也就衹好退走，這是萬全之計。而假如大舉發兵，要經過一月纔到，到那時虜軍也已到來，來則肯定要交戰，交戰則肯定顧不上築城了。"皇帝采納了他的計策。軍隊抵達方渠，用水缺乏。有條青蛇從險要之處而下，察看它行進的踪迹，水隨之而流出，楊朝晟派人築堤環繞，於是成爲一汪清潭，士兵飲水仰賴此潭得以充足，軍中繪圖奏報此事。朝廷下詔命在此設置祠廟，命名泉水爲應聖。築城完工後，吐蕃纔全軍來到，預計無法破壞，於是又率軍離去了。楊朝晟率軍又在馬嶺築城後返回，開拓疆土三百里。十七年，逝於駐防之地。

戴休顔

戴休顔，字休顔，夏州人。家世尚武，志膽不常。郭子儀引爲大將，諭平党項羌，以安河曲。試太常卿，封濟陰郡公，進封咸寧郡王，兼朔方節度副使。城邠州功最，遷鹽州刺史。

朱泚反，率兵三千，晝夜馳，奔問行在，德宗嘉之，賜實户二百。與

戴休顔，字休顔，夏州人。家中世代崇尚武功，膽略與志向均不同凡響。郭子儀引薦他爲大將，勸諭而平定了党項羌，使河曲一帶得以安寧。後試任太常卿，封爲濟陰郡公，晉封咸寧郡王，兼朔方節度副使。築邠州城功勞最大，升任鹽州刺史。

朱泚反叛後，他率兵三千，日夜疾馳，趕到皇帝臨時住所，受到德宗的贊揚，賜予實封二百

渾瑊、杜希全、韓游瓌等捍禦有勞。帝進狩梁、洋，留守奉天。李懷光屯咸陽，使人誘之，休顏斬其使，勒兵自守。懷光眙駭，自涇陽夜走。遷檢校工部尚書、奉天行營節度使。合渾瑊兵破泚偏師，斬首三千級，追至中渭橋。京師平，又與瑊率兵趨岐陽，邀泚殘黨。加檢校尚書右僕射，進户四百。從乘輿至京師，賜女樂、甲第，拜左龍武軍統軍。卒，贈揚州大都督。

弟休璿，歷開府儀同三司，封東陽郡王；休晏，歷輔國大將軍，封彭城郡公。俱以將略稱。

陽惠元　陽旻

陽惠元，平州人。以趫勇奮，事平盧軍。從田神功、李忠臣浮海入青州。詔以兵隸神策，爲京西兵馬使，鎮奉天。

德宗初立，稍繩諸節度跋扈者。於是李正己屯曹州，田悦增河上兵，河南大擾。詔移兵萬二千戍關東，帝御望春樓誓師，因勞遣諸將，酒至，神策將士不敢飲。帝問故，惠元曰："初發奉天，臣之帥張巨濟與衆約：'是役也，不立功，毋飲酒。'臣不敢食其言。"既行，有饋於道，惟惠元軍瓶罍不發。帝咨嘆不已，璽書慰勞。俄以兵三千會諸將擊田悦，戰御河，奪三橋，惠元功多。以兵屬李懷光。

及朱泚反，自河朔赴難，解奉天圍，加檢校工部尚書，攝貝州刺史。詔惠元與神策行營節度使李晟、鄜坊節度使李建徽及懷光聯營便橋。晟知懷光且叛，移屯東渭橋。翰林學士陸贄諫帝曰："四將接壘，晟等兵寡位下，爲懷光所易，勢不兩完。晟既慮變，請與惠元東徙，則建徽孤立。宜

户。與渾瑊、杜希全、韓游瓌等人捍衛皇上立下戰功。皇帝前往梁、洋，他留守奉天。李懷光屯駐咸陽，派人誘降他，戴休顏斬殺李懷光的使者，整軍自守。李懷光驚駭，趁夜晚從涇陽逃走。爲此升任戴休顏爲檢校工部尚書、奉天行營節度使。和渾瑊合兵打敗朱泚的側翼軍隊，斬首三千級，追到中渭橋。京師平定，又和渾瑊率軍急赴岐陽，阻擊朱泚的殘餘勢力。加任檢校尚書右僕射，增加食邑四百户。後跟隨皇上的乘輿來到京師，賜予女樂人、美宅，任命爲左龍武軍統軍。去世，追贈揚州大都督。

弟弟戴休璿，歷任開府儀同三司，封爲東陽郡王；戴休晏，歷任輔國大將軍，封爲彭城郡公。都因有良將才略著稱。

陽惠元，平州人。因矯健勇猛，在平盧軍做事。跟隨田神功、李忠臣渡海進入青州。皇帝下詔命他率兵隸屬神策軍，任京西兵馬使，鎮守奉天。

德宗剛即位，逐漸設法制約驕横跋扈的各節度使。此時李正己屯駐曹州，田悦又增調黄河沿岸守軍，因此河南騷動。下詔調動一萬二千軍隊駐守關東，皇帝親臨望春樓誓師，藉此慰勞諸將爲他們餞行，上酒以後，神策將士不敢飲用。皇帝詢問原故，陽惠元説："剛從奉天出發時，臣軍的主帥張巨濟和軍衆約定：'這次戰役，不立功，不能飲酒。'臣不敢食言。"出發以後，路上遇有饋贈，衹有陽惠元的軍隊没有開啓酒罎。皇帝感嘆不已，發下璽書慰勞。不久率三千士兵會同諸將襲擊田悦，在御河交戰，奪取三橋，陽惠元的功勞居多。後來率軍歸屬了李懷光。

等到朱泚造反，他從河朔趕救國難，解除了對奉天的包圍，因此加任檢校工部尚書，兼任貝州刺史。皇帝下詔命陽惠元和神策行營節度使李晟、鄜坊節度使李建徽及李懷光在便橋連營。李晟知道李懷光準備叛亂，移駐東渭橋。翰林學士陸贄上疏進諫皇帝説："四將連營，李晟等人兵少位低，被李懷光所輕視，勢必不能兩全。李晟已擔心發生事變，請求讓他和陽惠元一起東移，

因晟行，合兩軍皆往，以備賊爲解，趣裝進道，則懷光計無所施。”帝不從，使神策將李昪往伺，還奏：“懷光反明甚。”是夕，奪二軍，惠元、建徽走奉天，懷光遣將冉宗馳騎追及於好畤。惠元被髮呼天，血流出眦，袒裼戰而死。二子晟、暠匿井中，皆及害。建徽獨免。詔贈惠元尚書左僕射，晟殿中監，暠邠州刺史。

這樣李建徽就會孤立無援。應乘李晟移動之機，讓陽李兩軍一同前往，以便防備被賊分割開來，然後督促他們整軍出發，那麽李懷光就會無計可施。”皇帝不聽，派神策將李昪前去察探，回來上奏：“李懷光的反狀已很明顯了。”當天晚上，李懷光就劫奪二軍，陽惠元、李建徽逃往奉天，李懷光派部將冉宗率騎兵追到好畤趕上。陽惠元披散頭髮向天大呼，血從眼中流出，袒露身體而戰死。兩個兒子陽晟、陽暠藏在井中，都被害。衹有李建徽幸免。下詔追贈陽惠元爲尚書左僕射，陽晟爲殿中監，陽暠爲邠州刺史。

少子旻，字公素，惠元之死，被八創，墮别井，或救得免。歷邢州刺史。盧從史既縛，潞軍潰，有驍卒五千，從史嘗以子視者，奔于旻，旻閉城不内。衆皆哭曰：“奴失帥，今公有完城，又度支錢百萬在府，少賜之，爲表天子求旌節。”旻開諭禍福遣之，衆感悟，遂還軍。憲宗嘉之，遷易州刺史。

小兒子陽旻，字公素，陽惠元遇害，他身受八處創傷，落進另一口井中，被人救出而幸免。歷任邢州刺史。盧從史被抓以後，潞軍潰散，尚有精鋭士兵五千人，盧從史曾將他們當兒子看待，投奔陽旻，陽旻關閉城門不接納。衆人都哭着説：“奴才失掉主帥，現在公擁有一所完好的城池，又有度支錢百萬存留在府中，稍微賜給我們一些，我們爲你表奏天子求得節度使的節鉞。”陽旻以禍福啓發并曉諭他們勸他們返回，衆人醒悟，於是返回軍中。憲宗贊揚了他，提升他爲易州刺史。

王師討吴元濟，以唐州刺史提兵深入二百里，薄申州，拔外郛，殘其垣。以功加御史中丞。容州西原蠻反，授本州經略招討使，擊定之。進御史大夫，合邕、容兩管爲一道。卒，贈左散騎常侍。

官軍討伐吴元濟，陽旻身爲唐州刺史帶兵深入二百里，逼近申州，攻克外城，毁壞城墻。因功加任御史中丞。容州西原蠻造反，授任他爲本州經略招討使，進擊并平定了他們。進任御史大夫，并合并邕、容兩管爲一道。去世，追贈左散騎常侍。

李元諒

李元諒，安息人，本安氏，少爲宦官駱奉先養息，冒姓駱，名元光。美鬚髯，驁敢有謀。以宿衛積勞，試太子詹事。李懷讓節度鎮國，署奏以自副。居軍十年，士心憚服。

李元諒，安息人，本姓安氏，小時被宦官駱奉先收養做兒子，改姓駱，名元光。鬚髯很美，凶猛勇敢有計謀。因宿衛屢有功勞，試任太子詹事。李懷讓做鎮國節度使，上奏任用他爲本軍副使。在軍中十年，士兵畏服。

德宗出奉天，賊遣將何望之襲華州，於是刺史董晋棄城走，望之欲聚兵以絶東道，元諒自潼關引兵徑薄其城，拔之。時兵興倉卒，裹罽爲鎧，剡蒿爲矢，募兵數日至萬餘，軍氣乃

德宗出奔奉天，叛賊派將領何望之襲擊華州，當時刺史董晋棄城逃走，何望之打算糾集兵力截斷東部的道路，李元諒從潼關率軍直逼敵城，攻下城池。當時倉猝起兵，裹氈做鎧甲，削蒿爲箭杆，招募了幾天士兵達到了萬餘人，士氣

振。賊來攻，輒却。時尚可孤守藍田，元諒屯昭應，王權壁中渭橋，賊兵不能逾渭南。未幾，遷鎮國軍節度使，封武康郡王。先是，詔發豳、隴兵東討李希烈，師方出關，泚使劉忠孝召還，至華陰，華陰尉李夷簡説驛官捕之，追及關，元諒斬以徇，所召兵不得入，由是華州獨完。俄詔元諒與李晟收京師，次滻西。元諒先奮鏖賊，敗之，進屯苑東，晟使壞苑垣入。泚連戰皆北，遂大潰，京師平。讓功於晟，退壁近郊。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實封户五百，賜甲第、女樂、一子六品官。

纔振奮起來。賊軍前來進攻，於是打退了他們。當時尚可孤駐守藍田，李元諒屯駐昭應，王權駐營在中渭橋，賊兵無法越過渭南。不久，提升他任鎮國軍節度使，封武康郡王。這之前，下詔調發豳、隴士兵東討李希烈。軍隊剛出潼關，朱泚派劉忠孝爲使召回這支軍隊，劉忠孝到達華陰，華陰尉李夷簡勸説驛官拘捕了他，李元諒下令將他押到潼關，斬殺示衆，朱泚所召的軍隊不能進入，因此惟獨華州得以保全。不久下詔命李元諒和李晟收復京師，停駐在滻西。李元諒率先出兵和賊軍激戰，打敗他們，進駐苑東，李晟派人打破苑墻衝進。朱泚連戰連敗，於是大軍潰逃，京師平定。李元諒讓功給李晟，退駐近郊。加任檢校尚書左僕射，享受實封五百户，賜給良宅、女樂、一個兒子六品官。

李懷光反，與馬燧、渾瑊討之。其將徐廷光素易元諒，數嫚罵，爲優胡戲斥侮其祖。又使約降，曰："我降漢將耳。"及馬燧至，降於燧。元諒見韓游瓌曰："彼詬吾祖，今日斬之，子助我乎?"許諾。既而遇諸道，即數其罪，叱左右斬之，詣燧謝。燧大怒，將殺元諒，游瓌見曰："殺一偏裨尚爾，即殺一節度，法宜如何?"燧默然。元諒請輸錢百萬勞軍自贖，瑊亦爲請，燧赦之。帝以專殺，恐有司劾治，前詔勿論。

李懷光反叛，李元諒和馬燧、渾瑊討伐李懷光。李懷光部將徐廷光一向輕視李元諒，多次辱罵，扮演胡族優伶雜戲來侮辱他的祖先。又派使者請求投降，説："我衹投降漢將。"等到馬燧到來，就投降了馬燧。李元諒見到韓游瓌後對他説："徐廷光辱駡我的祖先，今天我要斬殺他，公能幫助我嗎?"韓游瓌答應了。隨後和徐廷光在道上相遇，就指責他的罪過，喝令左右斬殺了他，過後李元諒來到馬燧處謝罪。馬燧大怒，想要殺掉李元諒，韓游瓌拜見他説："殺掉一名偏將尚且如此，若殺一個節度使，依法律又應如何處置?"馬燧無話可説。李元諒請求用交納百萬錢犒勞軍隊來贖罪。渾瑊也爲他求情，於是馬燧寬赦了他。皇帝因李元諒擅自殺人，怕有關部門批評治罪，事先下詔不許論奏。

貞元三年，吐蕃請盟，詔以軍從瑊會平凉，元諒軍潘原、游瓌軍洛口以爲援。元諒曰："潘原去平凉七十里，虜詐不情，如有急，何以赴? 請與公連屯。"瑊以違詔，不聽。瑊壁盟所二十里，元諒密徙營次之。既會，元諒望雲物曰："不祥，虜必有變!"傳令約部伍出陣。俄而虜劫盟，瑊奔還，元諒兵成列出，而涇原節度

貞元三年，吐蕃請求會盟，皇帝下詔命李元諒率軍跟隨渾瑊到平凉會盟，李元諒駐軍潘原、韓游瓌駐軍洛口作爲接應。李元諒説："潘原距離平凉七十里，虜人僞詐不可信，如果有變，如何趕去? 我請求和公相鄰駐守。"渾瑊認爲這樣有悖詔命，没有聽從。渾瑊駐在距盟所二十里處，李元諒暗中將駐軍營地移近。會盟時，李元諒觀望雲氣説："不祥，虜人定有變化!"傳下命令整頓部隊出陣。不久虜人劫盟，渾瑊逃回，李

使李觀亦以精兵五千伏險，與元諒相表裏，虜騎乃解。元諒遣車重先，而與瑊振旅徐還，時以爲有古良將風。是會也，微元諒、觀二人，瑊且不免。帝嘉嘆，賜善馬金幣良厚，因賜姓及名。

元諒軍隊列陣而出，涇原節度使李觀也率精兵五千埋伏險處，和李元諒互相呼應，虜人騎兵看到以後方纔離去。李元諒讓先撤輜重，他和渾瑊整頓部隊緩慢撤回，當時人認爲他有古代良將的風度。這次會盟，假如没有李元諒、李觀二人，渾瑊將不會得以脱身。皇帝贊嘆，賜予他好馬金幣非常豐厚，并賜給他姓和名。

更節度隴右，治良原。良原隍堞湮圮，旁皆平林薦草，虜入寇，常牧馬休徒於此。元諒培高浚淵，身執苦與士卒均，菑翳榛莽，闢美田數十里，勸士墾藝，歲入粟菽數十萬斛，什具畢給。又築連弩臺，遠烽候，爲守備，進據勢勝，列新壁。虜至無所掠，戰又輒北，由是涇、隴以安，西戎憚之。卒，年六十二，贈司空，謚曰莊威。

改任隴右節度使，治所在良原。良原城墻塌毁城壕淤塞，附近都是寬廣的樹林草原，虜兵入侵，經常在此牧馬休整。李元諒加高城墻疏浚護城河，親自動手和士兵同甘同苦，斬除叢莽，開出幾十里良田，督勸士兵耕種，每年收入粟菽幾十萬斛，各種用度全都得以滿足。又修築連弩臺，遠設烽燧觀察敵情，作爲守備，進占有利地勢，設置新的軍壘。虜兵前來無從掠奪，交戰屢屢戰敗，因此涇、隴獲得安定，西戎畏懼。去世，時年六十二歲，追贈司空，謚號爲莊威。

李觀

李觀，其先自趙郡徙洛陽，故爲洛陽人。少沈厚寡言。以策干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子儀遣佐坊州刺史吴伷，爲防遏使。以親喪解。吐蕃内寇，代宗幸陜，觀隱盩厔，率鄉里子姓千人守黑水，虜不敢侵。嶺南節度使楊慎微奏爲偏將，徐浩、李勉代節度，常倚以軍政，數捕平劇賊。遷大將，試殿中監，召爲右龍武將軍。

李觀，祖先從趙郡遷到洛陽，因此成爲洛陽人。年輕時深沉而少言。以計謀進見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并自薦，郭子儀派他輔佐坊州刺史吴伷，任防遏使。因親人喪亡離職。吐蕃入侵，代宗駕臨陜，當時李觀隱居盩厔，率領鄉里同姓子弟千人守衛黑水，虜兵不敢侵入。嶺南節度使楊慎微上奏任命他做偏將，徐浩、李勉相繼任節度使，常倚賴他處理軍政，多次收剿平定强賊。升任大將，試任殿中監，又召入朝任右龍武將軍。

涇師叛，觀適番上，即領兵千餘扈德宗奉天。詔盡察諸軍，整飭誰邏，增募五千人，犨旜讙竪，士氣益振。賜封户二百，授二子八品官。從至梁州。帝還，詔總後軍。擢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在屯四年，訓部伍，儲藏饒衍。平凉之盟，吐蕃不得志。是年，觀入朝，前一日就道，虜至期出精騎狙擊，不及，去。以少府監檢校工部尚書。卒，贈太子少傅。

涇原軍隊叛亂，正好李觀值勤，他立即率領一千多士兵隨從德宗到達奉天。下詔令他全權督察各軍，整頓并警戒巡邏，增召五千人，軍容嚴整，士氣振奮。皇帝賜予他封户二百，授任兩個兒子爲八品官。又隨從皇帝車駕到梁州。皇帝返回京城，下詔命他總管後軍。升任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在駐所四年，訓練部隊，儲糧富饒。平凉會盟，吐蕃陰謀没有得逞。這年，李觀入朝，提前一天上路，虜兵按原定日期出動精鋭騎兵截擊他，没能追上，退去。以少府監身份兼任檢校工部尚書。去世，追贈太子少傅。

韓游瓌

韓游瓌，靈州靈武人，始爲郭子儀裨將。安禄山反，使阿史那從禮將同羅、突厥五千騎僞降於朔方，出塞門，誘河曲九蕃府、六胡叛，部落凡五十萬。子儀使游瓌率辛京杲擊破之，九蕃府還附。累進邠寧節度留後。

韓游瓌，靈州靈武人，起初任郭子儀的偏將。安禄山反叛，曾派阿史那從禮率同羅、突厥五千騎兵詐降於朔方，出塞門，引誘河曲九蕃府、六胡叛亂，部落共有五十萬。郭子儀派韓游瓌率領辛京杲擊敗敵兵，九蕃府纔又回來歸附。多次晋升爲邠寧節度留後。

奉天之狩，兵未集，游瓌與慶州刺史論惟明以兵三千來赴，自乾陵北趨醴泉，未至，有詔引軍屯便橋。次泥泉，與泚兵值，游瓌欲還奉天，監軍翟文秀曰："吾壁于此，賊敢逾我而西，可夾攻取之。今入奉天，賊亦隨至，是引賊迫天子也。"游瓌曰："不然，我寡賊衆，彼能分以亢我，餘衆猶能鼓而西也，不如先入衛天子。且奉天無强卒，安得夾攻？吾士乏且寒，賊以利誘之，衆且潰。"遂還奉天。泚兵躡攻之，戰不利，泚兵奪門，游瓌殊死戰，乃解。泚大治戰棚、雲橋，士皆懼，游瓌曰："賊取佛祠乾木爲攻具，可以火之。"既而賊大噪攻南雉，游瓌曰："是分吾力也。"趨北雉，遣將郭詢、郭廷玉以鋭士三百傅滿直出，火其棚，投薪於中，風返，棚皆燼，賊氣沮。故諸將推游瓌赴難功第一。帝以衛軍無職局，軍置統軍一員，以游瓌、惟明、賈隱林處之。

皇帝巡察奉天，軍隊尚未集結，韓游瓌和慶州刺史論惟明率兵三千趕來，從乾陵向北急赴醴泉，還没到達，有詔書命他率軍屯守便橋。等他抵達泥泉，恰和朱泚軍隊相遇，韓游瓌打算返回奉天，監軍翟文秀説："我們駐在此地，賊軍如果敢於越過我們向西進軍，我們則可以夾攻并打敗他們。現在進入奉天，賊軍也跟隨而來，這是引賊逼迫天子。"韓游瓌説："不對，我軍兵少而賊軍兵多，他們可以分兵來對付我們，其餘軍隊還可以擊鼓西進，我們不如先退回護衛天子。況且奉天没有强兵，如何能夾攻？現在我軍士兵疲乏寒冷，如果叛賊用好處引誘他們，衆人將會馬上潰散。"於是回兵奉天。朱泚軍隊追擊他們，韓游瓌迎戰失利，朱泚軍隊争奪城門，韓游瓌拼死作戰，方纔解圍。朱泚大肆置辦戰棚、雲橋，士兵都感到畏懼，韓游瓌説："叛賊拆取佛寺乾木製作進攻器械，我們可以用火燒毁它。"隨後賊兵大張旗鼓進攻南城墻，韓游瓌説："這是分散我們的兵力。"他趕到北城墻，派將領郭詢、郭廷玉率精鋭士兵三百張弓搭箭衝出，火燒敵軍戰棚，將柴草投進戰棚中，風向轉回，戰棚全被燒光，賊軍士氣受挫。因此諸將推稱韓游瓌救難功勞爲第一。皇帝因他們在軍中没有職務，於是在各軍設置統軍一員，任用韓游瓌、論惟明、賈隱林擔當此職。

李懷光叛，誘游瓌爲變，游瓌白發其書，帝曰："卿可謂忠義矣！"對曰："臣安知忠義？但懷光誤臣，使震驚乘輿，後持臣自解。"帝嘉其誠，從問："計欲安出？"對曰："懷光總諸府兵，怙以爲亂。今邠有張昕，靈

李懷光反叛，引誘韓游瓌作亂，韓游瓌告發他并交出他的書信，皇帝説："卿可稱得上忠義了！"他回答説："臣怎知忠義？衹是李懷光害臣，讓臣去震驚皇上乘輿，然後拘捕臣爲自己開脱罪責。"皇帝贊嘆他的誠實，隨後問道："如何對付？"回答説："李懷光統領各府軍隊，仗勢作

武有甯景璿，河中有吕鳴岳，振武有杜從政，潼關有李朝臣，渭北有竇覦，皆守將也，陛下以其衆與地授之，罷懷光權，而尊以元功，諸將仰首，各聽其帥，彼安能以亂？”帝曰：“罷懷光權而泚益張，若何？”對曰：“陛下約士以不次之賞，今貢賦方至，發而酬之，其守自固。邠有萬精甲，臣得將之，可以誅賊。四方杖義而起，賊不足慮。”帝美其言。

亂。現在邠有張昕，靈武有甯景璿，河中有吕鳴岳，振武有杜從政，潼關有李朝臣，渭北有竇覦，都是守將，陛下將他們手中的軍隊土地全都授予他們，解除李懷光的兵權，尊崇他爲元勛功臣，諸將意氣昂揚，各自聽命於其主帥，他還怎能作亂？”皇帝説：“解除李懷光的兵權朱泚會更加囂張，怎麼辦？”他回答説：“陛下和士兵約定破格賞賜，現在貢賦剛剛送到，可以發下酬勞他們，他們自會安穩守衛。邠擁有一萬多精鋭士兵，臣如能統率他們，就可以誅平叛賊。各地軍隊仗義紛起，叛賊不必憂慮。”皇帝誇獎了他的話。

會懷光誘復至，渾瑊得書，稍嚴卒以警。游瓌不知，發怒，嫚罵瑊。帝疑有變，即日幸梁州，游瓌使子從帝。懷光檄假游瓌邠州刺史，欲因張昕殺之。游瓌既失兵，不知所圖。有客劉南金説曰：“邠有留甲，可以立功，殆天假也！”游瓌悟，誘舊部兵八百馳入邠，説昕曰：“懷光自蹈禍機，公今可取富貴，無共污不義也。我願以麾下爲公先驅。”昕不聽。游瓌移疾不出，陰結其將高固等。昕欲殺游瓌，戒左右束甲入，昕小史李岌潛白游瓌，伏甲先起，高固等應之，斬昕首以聞。時懷光子玫在邠，游瓌衛出之，曰：“殺之衹以怒敵，至必遽，不如捨之。”玫至涇陽，懷光遂走蒲州。

適值李懷光又來引誘韓游瓌，渾瑊得到了書信，加强警戒防備韓游瓌。韓游瓌并不瞭解，發怒，并謾駡渾瑊。皇帝懷疑有變故，當天駕臨梁州，韓游瓌派兒子隨從皇帝。李懷光發布文告授任韓游瓌爲邠州刺史，想藉張昕殺掉他。韓游瓌失去軍隊以後，不知該如何籌劃。有個賓客劉南金勸説道：“邠州有留下的士兵，可以利用來立功，大概這是老天賜給您的吧！”韓游瓌醒悟過來，招引舊部八百士兵趕到邠州，勸説張昕道：“李懷光自引禍胎，公今天可以取得富貴，不要同他一起沾染上不義之名。我願意率部下做公的前鋒。”張昕不聽。韓游瓌稱病不出，暗中結交張昕部將高固等人。張昕想殺掉韓游瓌，告誡左右之人内穿鎧甲埋伏在内庭，張昕的小史李岌暗中通知了韓游瓌，結果埋伏的兵士提前發動，高固等人響應，斬殺張昕奏報朝廷。當時李懷光的兒子李玫在邠，韓游瓌護送他出境，説：“殺掉他衹能激怒敵人，敵兵肯定會迅速到來，不如放了他。”李玫到了涇陽，李懷光於是退走蒲州。

游瓌屯七盤，受李晟節度。詔拜邠寧節度使，遂會渾瑊於奉天，與瑊、戴休顔分扼京西要險。李晟入長安，游瓌破泚兵咸陽。泚走涇州，游瓌使諭涇將楊澄，澄拒不納，泚遂敗。京師平，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實封户四百。帝至自興元，游瓌及瑊、休顔從，而李晟、尚可孤、李元諒奉

韓游瓌屯駐在七盤，受李晟節制調度。皇帝下詔授任他爲邠寧節度使，於是到奉天和渾瑊會合，同渾瑊、戴休顔分别扼守京西險要之地。李晟進入長安，韓游瓌在咸陽打敗朱泚軍隊。朱泚退到涇州，韓游瓌派人説服涇將楊澄，楊澄拒絶朱泚不讓他進城，朱泚於是失敗。京師平定，提升他任檢校尚書左僕射，實封四百户。皇帝從興元返回，韓游瓌和渾瑊、戴休顔隨從，李晟、尚

迎，論功與瑊等皆第一。游瓌還屯邠寧。懷光寇同州，瑊、元諒敗於乾坑。詔游瓌率兵并力，敗賊衆五千于屯。遂會瑊、馬燧圍蒲城。師次焦籬堡，守將尉珪降。懷光見勢單蹙，乃縊死。

可孤、李元諒奉迎，論功與渾瑊等人都列第一。韓游瓌回駐邠寧。李懷光進犯同州，渾瑊、李元諒在乾坑戰敗。下詔命韓游瓌率軍和他們并力作戰，又在駐軍之處打敗賊軍，於是會合渾瑊、馬燧包圍蒲城。軍隊進抵焦籬堡，守將尉珪投降。李懷光看到自己勢單力窮，於是自縊而死。

貞元二年，吐蕃入涇、隴、邠、寧，游瓌追至安化，虜營合水北。游瓌策曰："賊行無人地，必怠，可襲取之。"使將史履澄夜領兵五百入其營，斬數百級，取馬五千。遲明，虜以兵尾擊，游瓌羅幟自衛，鞞鼓四發，虜驚潰去。是歲，復圍鹽州，刺史杜彦光約與之城，吐蕃許之，又取銀、夏、麟等州。游瓌請收鹽州以斷戎人走集："虜入漢，食禾菽，方春而病，此天亡時也。"有詔李元諒、韓全義率師一萬，會游瓌收鹽州。吐蕃請修清水盟，以歸侵地，馬燧爲之請。詔問游瓌，答曰："西戎弱則請盟，强則入寇，今侵地益深而乞盟，詐我也！"帝不從。會盟平涼，詔游瓌以軍屯洛口。盟之日，游瓌以勁騎五百待非常，令曰："即有變，急趨柏泉以分虜勢。"瑊被劫，馳以免，虜見兵出，即解去。後吐蕃寇大回原，游瓌方壁長武，即選騎八百迎擊，自引兵繼之。監軍以爲戎不可易，答曰："賊攻豐義，今游騎先破，則彼大衆不敢前，豐義全矣！"戰南原，敗之，吐蕃夜遁。

貞元二年，吐蕃進入涇、隴、邠、寧，韓游瓌追到安化，虜軍駐扎在合水以北。韓游瓌設計說："賊軍進入無人之地，肯定會鬆懈，可以襲擊并打敗他們。"派部將史履澄夜裏率領軍隊五百人衝進敵營，斬首幾百級，獲取五千匹馬。接近天明，虜人率軍尾隨進逼，韓游瓌張挂旗幟自衛，四面八方擊響戰鼓，虜兵驚散逃去。這年，吐蕃又包圍鹽州，刺史杜彦光和其約定獻出州城，吐蕃同意，又攻占銀、夏、麟等州。韓游瓌請求收復鹽州作爲斷絶戎人入侵的壁壘："虜兵進入漢境，吃穀物，剛到春季就發病了，這是上天滅亡他們的時候啊。"有詔書命李元諒、韓全義率軍一萬，和韓游瓌會合收復鹽州。吐蕃請求重建清水之盟，而歸還侵占的土地，馬燧爲此奏請朝廷。皇帝下詔詢問韓游瓌，他回答說："西戎衰弱就會請求會盟，强盛則會入侵，現在更加深入侵入邊地却乞求會盟，是欺騙我們！"皇帝不聽。在平涼會盟，下詔命韓游瓌率軍屯駐洛口。會盟之日，韓游瓌率領精鋭騎兵五百人以防備不測，下令說："萬一發生變故，急趨柏泉來分散虜軍兵力。"渾瑊被劫盟，驅馬逃出，虜軍見唐軍出動，立即退去。後來吐蕃入侵大回原，韓游瓌正屯駐長武，立刻挑選八百騎兵迎擊，親自率軍隨後接應。監軍認爲西戎軍兵不可輕視，他回答說："賊軍進攻豐義，現在若將游動騎兵先打敗，那麼他們大軍就不敢再前進了，豐義就可保全了！"在南原交戰，打敗了他們，吐蕃連夜逃走。

會子欽緒以射生將衛京師，與妖人李廣弘謀反，謀泄，奔邠州，中人捕斬，以狀示游瓌。游瓌懼，求歸死京師，帝不許。又執欽緒二息送京師，帝亦原之。未幾入朝，素服聽

適值兒子韓欽緒身爲射生將護衛京師，和妖人李廣弘謀反，陰謀泄漏，投奔到邠州，宦官收捕并斬殺了他，將罪狀送給韓游瓌看。韓游瓌畏懼，請求返回京城受死，皇帝不同意。又捆縛韓欽緒的兩個兒子送到京師，皇帝也寬恕了他們。

命，有詔復位，勞遇如故。

游瓌盛言城豐義以遏虜侵。帝悦，趣還軍。初，游瓌之朝，衆謂且得罪，故齎送殊薄。既還，舉軍不自安。大將范希朝善兵，游瓌畏其逼，欲誅之，希朝奔鳳翔，帝聞，召入宿衛。游瓌遣兵築豐義，纔二板而潰，寧卒數百大掠，游瓌不能禁。詔用張獻甫代之。游瓌畏亂，委軍輕出，還京師，拜右龍武統軍。卒，謚曰襄。

廣弘者，自言宗室子，始爲浮屠，妄曰："我嘗見岳、瀆神，當作天子，可復冠。"男子董昌舍廣弘於資敬寺，召相工唐郛視之，教郛告人曰："廣弘且大貴。"乃誘欽緒、神策將魏循、李傪、越州參軍事劉昉等作亂。昉家數具酒大會廣弘所，陰相署置。又妄曰："神戒我十月十日趣舉。"約欽緒夜擊鼓，噪凌霄門，焚飛龍厩，循等以神策兵迎廣弘，事捷，大剽三日。循、傪上變，乃禽廣弘及支黨鞫仗内，付三司訊實，皆殊死。廣弘臨刑，色自如。由是禁人不得入觀、祠。

不久以後入朝，身穿素服等候治罪，有詔書命令恢復原位，皇帝加以慰勞禮遇如初。

韓游瓌極力勸説皇帝修築豐義城來阻止虜兵入侵。皇帝很高興，督促他返回軍中。起初，韓游瓌入朝時，部衆以爲他一定會被治罪，因此贈送非常微薄。他返回以後，全軍惶惶不安。大將范希朝擅長用兵，韓游瓌怕他威脅自己，想誅殺他，范希朝投奔鳳翔，皇帝聽説後，召范希朝入朝任宿衛。韓游瓌派兵修築豐義城，纔築起二板城就倒塌了，寧軍士兵幾百人大肆搶掠，韓游瓌無法禁止。下詔任用張獻甫接替他。韓游瓌擔心發生叛亂，放棄軍隊輕騎出發，回到京城，被授任爲右龍武統軍。去世，謚號爲襄。

李廣弘，自稱是皇家宗室子孫，起初出家爲僧，狂稱："我曾經見到岳、瀆之神，我應作天子，可以加戴重冠。"男子董昌將李廣弘安置在資敬寺，召來相工唐郛爲他看相，他又指使唐郛告訴他人説："李廣弘將有大的富貴。"於是引誘韓欽緒、神策將魏循、李傪、越州參軍事劉昉等人作亂。劉昉家多次準備酒食在李廣弘住處聚會，暗中分派官職。又宣稱："神告訴我十月十日從速發動。"約定讓韓欽緒夜晚擊鼓，在凌霄門喧鬧，焚毁飛龍厩，魏循等人則率神策軍奉迎李廣弘，事情成功後，大肆搶奪三天。後來魏循、李傪上告了這一謀反事件，於是收捕李廣弘和同黨在仗内審訊，又交給三司審問核實，全部斬殺掉。李廣弘臨刑，神色自若。因此下令以後不許人進入寺觀、祠廟。

杜希全

杜希全，京兆醴泉人。以裨將隸郭子儀，積功勞至朔方節度使。軍令整嚴，士畏其威。奉天之狩，希全與鄜坊節度使李建徽、鹽州刺史戴休顔、夏州刺史時常春引兵赴難。次漠谷，爲賊邀擊，乘高縱石下之，强弩雜發。德宗使援之，不克，還保邠州。賊平，遷檢校尚書左僕射、靈鹽豐夏節度使，封餘姚郡王。將即屯，獻《體要》八章，砭切政病。帝

杜希全，京兆醴泉人。身爲偏將隸屬郭子儀，屢立戰功做到朔方節度使。軍令嚴整，士兵畏懼他的威嚴。皇帝出走奉天，杜希全和鄜坊節度使李建徽、鹽州刺史戴休顔、夏州刺史時常春率軍趕去救難。進抵漠谷，受到叛賊的截擊，居高臨下滚下大石，紛紛發射强弩。德宗派人救援，没有成功，他退保邠州。叛賊平定，升任檢校尚書左僕射、靈鹽豐夏節度使，封爲餘姚郡王。正準備前往鎮所，獻上《體要》八章，規諫指明政治弊病。皇帝贊賞并接受，賜予他《君臣

嘉納，賜《君臣箴》一篇。

尋兼夏綏銀節度都統，建言："鹽州據要會，爲塞保鄣，自平涼背盟，城陷于虜，於是靈武勢縣，鄜坊單逼，爲邊深患，請復城鹽州。"乃詔希全及朔方、邠寧、銀夏、鄜坊、振武及神策行營諸節度合選士三萬五千屯鹽州，又敕涇原、劍南、山南軍深入吐蕃，牽橈其力，使不得犯塞。執築凡六千人，閱二旬畢。由是虜憚，不輕入。

希全居河西久，頗越法横肆，帝數容掩其短。豐州刺史李景略名出希全上，疑逼己，遂排劾之，帝爲斥以答其意。素苦風眩，稍劇，益忌忍，遂誣殺判官李起，吏下累息。卒，贈司空。

箴》一篇。

不久兼任夏綏銀節度都統，建議説："鹽州占據險要之處，爲邊塞的保障，自從吐蕃在平涼背棄盟約之後，州城淪陷於虜人之手，因此靈武勢單力薄，鄜坊又孤弱緊鄰，成爲邊塞的大患，請求重新修築鹽州城。"於是下詔命杜希全和朔方、邠寧、銀夏、鄜坊、振武以及神策行營諸節度共同挑選三萬五千士兵屯駐鹽州，又下敕命涇原、劍南、山南軍隊深入吐蕃境内，牽制吐蕃兵力，使他們不能進犯邊塞。參預修築的共六千人，過了二十天完成。從此虜軍畏懼，輕易不敢進入。

杜希全長期居留河西，常犯法横行，皇帝多次掩飾他的過失。豐州刺史李景略名聲超出杜希全，他猜疑李景略會威脅自己，於是排擠指責他，皇帝爲此貶斥了李景略來滿足他的心意。他一直受風眩病的困擾，病情逐漸加重以後，更加疑忌殘忍，就誣諂并殺死了判官李起，下吏爲此畏懼屏息。去世，追贈司空。

邢君牙

邢君牙，瀛州樂壽人。少從幽薊、平盧軍，以戰功歷果毅、折衝郎將。安禄山反，從侯希逸涉海入青州。田神功爲兗鄆節度使，使君牙將兵屯好畤防盛秋。吐蕃犯京師，代宗出陜，以扈從功，累封河間郡公。

建中初，李晟從馬燧討田悦，以君牙爲都將，在武安、襄國間凡五戰，斬馘功最。德宗出奉天，晟率君牙倍道赴難，徙屯渭橋，軍中便宜，惟君牙得豫。晟在鳳翔，數行邊，常以君牙守。晟入朝，代爲鳳翔觀察使。俄領節度，檢校尚書右僕射。吐蕃歲犯邊，君牙劭耕講戰以爲備，戎不能侵。又城隴州平戎川，號永信城。卒官，贈司空。

初，布衣張汾者，無紹而干君牙，軒然坐客上。會吏擿簿書，以盜没宴錢五萬，君牙怒其欺，汾不謝

邢君牙，瀛州樂壽人。年輕時參加幽薊、平盧軍，因戰功歷任果毅、折衝郎將。安禄山反叛，跟隨侯希逸渡海進入青州。田神功任兗鄆節度使，派邢君牙率軍屯駐好畤防盛秋敵兵入侵。吐蕃入侵京城，代宗出走陜州，因扈從的功勞，多次晋封爲河間郡公。

建中初年，李晟跟隨馬燧討伐田悦，任用邢君牙做都將，在武安、襄國之間共打了五仗，斬獲功勞最大。德宗出走奉天，李晟率邢君牙兼程趕往救難，移駐渭橋，凡商議處置軍中事務，衹有邢君牙能够參預。李晟在鳳翔，多次巡行邊境，常命邢君牙留守。李晟入朝，他代任鳳翔觀察使。不久兼任節度使，又任檢校尚書右僕射。吐蕃連年入侵邊境，邢君牙勉勵農耕演練軍隊預作防備，戎兵無法入侵。又在隴州平戎川築城，名爲永信城。逝於任上，追贈司空。

起初，平民張汾，没有介紹而去求見邢君牙，昂然坐在客席上。這時下吏檢查文簿，乘機盜竊五萬宴錢，邢君牙氣恨他欺詐，張汾見後不

去，曰："吾在京師，聞邢君牙一時豪俊，今乃與設吏論錢，云何?"君牙慚，遽釋吏，引爲上客，留月餘，以五百縑爲謝。其屈己好士類此。

辭而別，説："我在京城，聽説邢君牙是一時豪傑，今天却和下吏論争錢財，如何説?"邢君牙慚愧，馬上釋放下吏，引進張汾爲上客，留住月餘，拿五百縑作爲謝禮。他委屈自己愛惜賢士大多如此。

唐書卷一百五十七

列傳第八十二

陸贄列傳

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辭。調鄭尉，罷歸。壽州刺史張鎰有重名，贄往見，語三日，奇之，請爲忘年交。既行，餉錢百萬，曰："請爲母夫人一日費。"贄不納，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

陸贄，字敬輿，是蘇州嘉興人。十八歲考中進士科，又考中博學宏辭科。調任鄭尉，任期滿後返鄉。壽州刺史張鎰在當時名聲很大，陸贄前往拜見，交談三天，張鎰驚奇他的才識，請求與他結爲忘年交。陸贄要出發時，張鎰贈送一百萬錢，說："請作爲您家老夫人的一天費用。"陸贄不接受，祇接受一串茶，說："怎敢不承接您的賞賜。"因在吏部策試楷書判語合格而補任渭南尉。

德宗立，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俊乂，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瘵，五要簡官事。五術曰：聽謠誦審其哀樂，納市賈觀其好惡，訊簿書考其争訟，覽車服等其儉奢，省作業察其趣舍。八計曰：視户口豐耗以稽撫字，視墾田贏縮以稽本末，視賦役薄厚以稽廉冒，視案籍煩簡以稽聽斷，視囚繫盈虚以稽决滯，視奸盗有無以稽禁禦，視選舉衆寡以稽風化，視學校興廢以稽教導。三科曰：茂異，賢良，幹蠱。四賦曰：閲稼以奠税，度産以衰征，料丁壯以計庸，占商賈以均利。六德曰：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賑貧窮，任失業。五要曰：廢兵之冗食，蠲法之橈人，省官之不急，去物之無用，罷事之非要。時皆韙其言。還監察御

德宗即位，派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巡行天下。陸贄游說使者，希望用五術省察風俗，用八計衡量吏治，用三科提拔俊才，用四賦經營財物，用六德保護貧民，用五要檢查政務。五術是說：通過聽取歌謡輿論來審視其悲哀喜樂，通過接見市場商販來觀察其喜好厭惡，通過查案簿文書來考辨其争執訴訟，通過觀覽車馬服飾來均等其儉樸奢侈，通過檢查所做事業來察知其趨向取捨。八計是說：根據户口增減來考察撫育治理，根據墾田多少來考察本業末務，根據賦役輕重來考察廉潔貪冒，根據案卷繁簡來考察聽訟斷獄，根據監獄滿空來考察明斷留滯，根據有無奸盗來考察禁捕防範，根據選舉多少來考察風俗教化，根據學校興廢來考察教育訓導。三科是：卓越人才，有德行者，幹練有才。四賦是說：察看莊稼而定出租税，量度産業而收取財賦，調查丁壯而計算庸調，估量買賣而均平利潤。六德是說：尊敬老人，慈愛幼兒，醫治疾病，關心孤寡，救濟貧窮，安置失業。五要是說：裁撤將士中冗食

史。

帝在東宫，已聞其名矣，召爲翰林學士。會馬燧討賊河北久不决，請濟師；李希烈寇襄城。詔問策安出，贄言：

勞於服遠，莫若修近；多方以救失，莫若改行。今幽、燕、恒、魏之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之勢急而禍重。田悦覆敗之餘，無復遠略，王武俊有勇無謀，朱滔多疑少决，互相制劫，急則合力，退則背憎，不能有越軼之患，此謂緩也。希烈果於奔噬，忍於傷殘，據蔡、許富全之地，而益以鄧、襄虜獲之實，東寇則餉道阻，北窺則都邑震，此謂急也。代、朔、邠、靈自昔之精騎，上黨、盟津今之選師，舉而委之山東，將多而勢分，兵廣而財屈，則屯戍失於太繁也。李勉，文吏也，而當汴必争地；哥舒曜之衆，烏合也，捍襄城方鋭之賊。本非素習，首鼠莫前，則守禦失於不足也。今若還李艽河陽以援東都，李懷光解襄城之圍，專以太原、澤、潞兵抗山東，則梁、宋安。

又言：

立國之權，在審輕重，本大而末小，所以能固。故治天下者，若身使臂，臂使指，小大適稱而不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京邑如身，王畿如臂，而四方

的，免除法令中擾人的，省去政務中不急的，取消器物中無用的，停止事情中不重要的。當時人都説他的建議很對。遷任監察御史。

皇帝在東宫爲太子時，就已聽説了他的大名，即位後召他入翰林院任翰林學士。正值馬燧討伐河北叛賊而長時間不能取勝，請求增援軍隊；這時李希烈又侵犯襄城。皇帝下詔詢問群臣該用什麽對策，陸贄説：

費力征服遠方，不如修整近處；多方面來救急，不如改變途徑。如今幽、燕、恒、魏的形勢平緩而且禍患輕微，汝、洛、滎、汴的形勢危急而且禍患嚴重。田悦覆没殘敗之後，不可能再有遠圖，王武俊有勇而無謀，朱滔多疑而少斷，他們互相牽制，危急就聯合勢力，退回就背地相憎，不會産生越境侵犯的禍患，這就是所説的平緩。李希烈敢於撲咬，忍於傷殘，占據蔡、許富饒完整的地方，又獲得鄧、襄擄掠俘獲的寶物，向東侵犯就會使朝廷的糧運之路受阻，向北窺視就會使國家的都城大邑震驚，這就是所説的危急。從前代、朔、邠、靈的精鋭騎兵，今日上黨、盟津的選練之軍，全部委派到山東，將領多而軍力分散，兵士多而財物缺乏，那麽屯兵駐守的地方失於太多。李勉，是一位文吏，却擔當汴這個必争之地；哥舒曜的部下，是烏合之衆，却去抵抗襄城方面正鋭利的賊軍。本來不是他們平日所熟練的，從而顧慮不前，那麽擔負守禦的將士失於不勝任。現在如果召回李艽到河陽使支援東都，使李懷光解救襄城之圍，專一讓太原、澤、潞方面的兵力抵抗山東，那麽梁、宋就安全了。

又説：

立國的關鍵，在於審視輕重，根本大而末梢小，所以能牢固。因此統治天下的人，就要像身體驅使胳臂，胳臂驅使手指，大小之間配合適當而不抵觸。王畿地區，是天下四方的根本；京城，又是王畿地區的根本。這種形勢正當京城像是身體，王畿地區像是

如指，此天子大權也。是以前世轉天下租稅，徙郡縣豪桀，以實京師。太宗列置府兵八百所，而關中五百，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也。方世承平久，武備微，故祿山乘外重之勢，一舉而覆兩京。然猶諸牧有馬，州縣有糧，肅宗得以中興。乾元後，外虞踵發，悉師東討，故吐蕃乘虛，而先帝莫與爲禦，是失馭輕之權也。既自陝還，懲乂前事，稍益禁衛，故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之兵以捍西戎，河東有太原之兵以制北虜。今朔方、太原衆已屯山東，而神策六軍悉戍關外，將不能盡敵，則請濟師。陛下爲之輟邊軍，缺環衛，竭内廄之馬、武庫之兵，占將家子以益師，賦私畜以增騎。又告乏財，則爲算室廬，貸商人，設諸榷之科，日日以甚。萬有一如朱滔、李希烈負固邊壘，竊發都甸者，何以備之？夫關中，王業根本在焉。豪桀之在關中者，與籍於營衛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於廄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一朝有急，可取也。陛下幸聽臣計，使芃還軍援洛，懷光救襄城，希烈必走。請神策軍及將家子占而東者追還之，凡京師稅間架、榷酒、抽貫、貸商、點召之令，一切停之，則端本整棼之術。

胳臂，而天下四方像是手指，這就是天子的大權所在。所以前代轉運天下租稅，遷移郡縣豪傑，用來充實京城及其周圍地區。太宗列置府兵八百處，而關中就有五百，合天下之力不能匹敵關中，就是居重馭輕的意思。正當天下太平的時間長久，武備放鬆，所以安祿山乘藉外地的重勢，一舉就傾覆了兩京。但當時還是因各官府牧場有馬匹，州縣有糧食，肅宗能够藉此中興。乾元以後，外地禍患接連發生，派出全部兵力向東討伐，所以吐蕃乘虚侵入，而先帝無法抵禦，這是失去馭輕之權。先帝從陝州返回後，懲戒先前事變，漸漸加强京城禁衛，所以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的將士來防禦西戎，河東有太原的將士來遏制北虜。如今朔方、太原的大軍已屯駐山東，而且神策六軍也全都戍守關外，將帥們不能勝敵，就請求增援軍隊。陛下爲此撤了防邊軍隊，缺了環守京城的衛士，竭盡皇宫内厩的馬匹、國家武庫的兵器，調取將帥家的子弟來擴充軍隊，徵收私人家的馬匹來增加騎兵。前方又告急說缺乏軍需，就爲此計算房屋的間數來收稅，向商人借貸，設立各種專賣稅的名目，一天比一天厲害。萬一有人像朱滔、李希烈那樣在邊遠處負隅頑抗，突然在京城及周圍地區發動事變，用什麼來防備？關中，王業的根本在這裏。豪傑在關中的，與登記在軍籍上的衛士没有差别；車馬在關中的，與放在皇家馬厩牧場内没有差别；財物在關中的，與貯藏在國庫裏没有差别。一旦有警急之事，可以立即取用。希望陛下聽從臣的計策，讓李芃回軍增援洛陽，使李懷光去解救襄城，李希烈必然逃走。請把神策軍以及調取的將帥家子弟而已東去的緊急召回，凡在京城實行的房屋稅、酒專賣稅、收入所得稅、向商販借錢、點名召收將帥家子弟之令，一律停止，就是端正基礎整治房梁的方法。

帝不納。後涇師急變，贄言皆效。

皇帝没有采納。後來涇源之軍突發兵變，都應驗了陸贄所說的。

從狩奉天，機務填總，遠近調發，奏請報下，書詔日數百，贄初若不經思，逮成，皆周盡事情，衍繹孰復，人人可曉。旁吏承寫不給，它學士筆閣不得下，而贄沛然有餘。

陸贄隨從皇帝到奉天，機要事務繁雜衆多，調發遠近的兵力、人力、財力，轉達向上奏請的向下回覆的，每天要作詔書幾百份，陸贄開始起草時好像不太經意，等寫成後，事實情由都很詳盡，推演引申細緻周到，人人可以通曉。旁邊的小吏抄寫不及，其他的翰林學士却擱置筆不能下手，而陸贄的文思充沛有餘。

始，帝蒼卒變故，每自剋責，贄曰："陛下引咎，堯、舜意也，然致寇者乃群臣罪。"贄意指盧杞等。帝護杞，因曰："卿不忍歸過朕，有是言哉。然自古興衰，其亦有天命乎？今之厄運，恐不在人也。"贄退而上書曰：

開始時，皇帝對於突發的變故，每每自我責備，陸贄説："陛下引咎自責，是堯、舜的用意，但招致賊寇的却是因群臣的過失。"陸贄的意思是指盧杞等人，皇帝回護盧杞，因而説："卿不忍心歸罪過於朕，所以這樣説啊。但自古以來的興衰，其中也有天命的因素吧？今天的厄運，恐怕不在於人。"陸贄退下後上書説：

> 自安史之亂，朝廷因循函養，而諸方自擅壤地，未嘗會朝。陛下將一區宇，乃命將興師，以討四方。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疲饋轉，行者苦鋒鏑，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博，常賦不給，乃議蹙限而加斂焉；加斂既殫，乃別配之；別配不足，於是榷算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吏不堪命，農桑廢于追呼，膏血竭于笞捶，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寧矣。邊陲之戍以保封疆，禁衛之旅以備巡警，邦之大防也。陛下悉而東征，邊備空屈，又搜私牧、責將家以出兵籍馬。夫私牧者，元勛貴戚之門也；將家者，統帥岳牧之後也。其復除征傜舊矣。今奪其畜牧，事其子孫，丐假以給資裝，破產以營卒乘，元臣貴位，孰不解體？方且税侯王之廬，算裨販之緡，貴不見優，近不見異，群情囂然，而關畿不寧矣。

> 自安史之亂以後，朝廷因循姑息，而且各方鎮自占地盤，不曾入京朝見。陛下將要統一天下，纔命將興兵，討伐四方叛賊。一人征戰出行，十户資助供養，在家的人因轉運而疲勞，出征的人因刀箭而受苦，離去的留下的都騷動，而鄉里民間不安寧了。聚集兵士越來越多，供應軍費越來越大，正常賦税不够用，就商議縮短徵收期限而增加税錢；增加的税收用完後，就另外攤派；另外攤派不够用，於是專賣税收入税的名目設立，向商人借錢的辦法興起。爲禁止防備偷漏而增加許多法規，吏員拼命應付受不了，催逼呼喝使百姓廢棄農桑，抽打捶擊使百姓竭盡膏血，萬民飢餓嗷叫，而州縣不安寧了。邊地的戍兵用來保衛疆土，禁衛的軍士用來巡防警戒，是國家的大防務。陛下全派去東征，邊防空虛，又搜集私人喂養、責成將帥人家而出兵獻馬。那些私人喂養的馬，都屬於元勛貴戚之家；將帥家的子弟，都是統兵將帥的後代。他們具有免除征戰傜役的權利很長時間了。如今奪取他們畜養的馬，役使他們的子孫，使得他們求人借錢來裝備自己，破了家産來經營兵車戰馬，元老貴臣，誰不喪氣？況且徵收侯王的房屋税，

算計商販的營業税，貴族顯不出優越待遇，近臣顯不出特殊地位，群情喧嚣，而關輔京畿不安寧了。

陛下又謂百度弛廢，則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治，斷失於太速，察傷於太精。斷速則寡恕于人，而疑似不容辨也；察精則多猜于物，而億度未必然也。寡恕而下懼禍，故反側之釁生；多猜而下防嫌，故苟且之患作。由是叛亂繼産，怨讟并興，非常之虞，惟人主獨不聞。凶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環衛無誰何之人。陛下雖有股肱之臣，耳目之佐，見危不能竭誠，臨難不能效死，是則群臣之罪也。

陛下又認爲百事廢弛，就執持公義來遮掩私恩，使用嚴法來達到治理，决斷上失於太快，審察上傷於太細。决斷太快就對人少有寬恕，似是而非的問題不容分辨；審察太細就對人多有猜疑，揣測度量的事物未必恰當。少寬恕而下面懼怕禍事，所以反側不安的矛盾産生；多猜疑而下面防備嫌隙，所以苟且偷安的憂患發生。由此叛亂相繼出現，怨怨紛紛興起，非同尋常的隱患，惟獨君主不知道。暴徒擊鼓而行，白天侵犯京城，皇宮大門没有上報皇恩的禁軍，環守護衛没有稽查盤問的人士。陛下雖有作爲輔佐的大臣，作爲耳目的僚佐，却見危不能竭盡忠誠，臨難不能效出死力，這就是群臣的罪過。

陛下方以興衰諉之天命，亦過矣。《書》曰："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則天所視聽，皆因于人，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捨人事，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仲尼以謂："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是以祐之。"《易》論天人祐助之際，必先履行，而吉凶之報象焉。此天命在人，蓋昭昭矣。人事治而天降亂，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尚恐有可疑者，請以近事信之。

陛下把國運的興衰推給天命，也太過了。《尚書》上説："上天所看見的就是我們百姓所看見的，上天所聽見的就是我們百姓所聽見的。"那麼上天看見聽見的，都是通過人，并非人事以外另有天命。殷紂王的托辭説："我生不是有命在天嗎?"這是捨棄人事，推説天命，必不可行之理。《周易》上説："由上天保佑。"孔子認爲："佑是助的意思，上天所助的是順，人所助的是信。履行信的人想着天的順，所以上天佑助。"《周易》所論天人佑助之際，必先履行，而吉凶之報的徵象就在裏面。這是天命在於人，原本很明顯了。人事上治理得好而上天降下禍亂，未曾有過；人事上混亂不堪而上天降下康寧，也未曾有過。如果還怕有可疑之處，願用近世之事證實它。

自比兵興，物力耗竭，人心驚疑如風濤然，洶洶靡定，族謀聚議，謂必有變。則京師之人，固非悉通占術、曉天命

自從近來戰事興起，物力耗盡，人心的驚恐疑懼如同風浪翻滚一樣，洶涌不定，一看見聚集一起謀議，就認爲一定有變。那麼京城之人，原本不是都通占術、知天

也。則致寇之由，豈運當然？夫治或生亂，亂或資治。有以無難而亡，多難而興。治或生亂者，恃治而不修也。亂或資治者，遭亂而能治也。無難而失者，忽萬幾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而興者，涉庶事之艱，而知敕慎也。今生亂失序之事不可追矣，其資治興邦之業，在刻勵而謹修之。當至危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勤思而孰計之。捨己以從衆，違欲以遵道，遠憸佞，親忠直，推至誠，去逆詐，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耗神，不劬力，第約之於心耳。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不寧哉？

命的。而導致寇亂的根由，難道是命運應當這樣？在治世有生出禍亂的時候，亂世有對治理可藉助的地方。也有并無禍難而滅亡的國家，還有禍難連續發生而興盛的王朝。治世有時生出禍亂，是因爲一味依恃治而不加調整。亂世有時可資助治，是因爲遭遇禍亂而後能够治理。并無禍難而失國的，是因爲忽視國家政務的重大，而忘記了居安思危。多有禍難而興國的，是因爲經歷了各種事務的艱難，而知道謹慎從事。如今生出亂子失去秩序之事是不能追回了，其中可以藉助治理復興國家的大業，還在於勵精圖治而謹慎調整。當最危險的時刻，得正道就興，失正道就亡，其間不容許再有什麽後悔的，衹有勤思而熟慮。捨棄己見而聽從衆議，克制私欲而遵循大道，遠離奸佞，親近忠直，推心至誠，除去逆詐，這個道理很容易知曉，很容易實行，不耗費精神，不勞苦體力，衹要深記在心上罷了。對亂人有什麽可憂慮，對厄運有什麽可畏懼，又何必擔心不安寧呢？

帝又問贄事切於今者，贄勸帝："群臣參日，使極言得失。若以軍務對者，見不以時，聽納無倦。兼天下之智，以爲聰明。"帝曰："朕豈不推誠！然顧上封者，惟譏斥人短長，類非忠直。往謂君臣一體，故推信不疑，至憸人賣爲威福。今茲之禍，推誠之敝也。又諫者不密，要須歸曲於朕，以自取名。朕嗣位，見言事多矣，大抵雷同道聽，加質則窮。故頃不詔次對，豈曰倦哉！"贄因是極諫曰：

皇帝又問陸贄眼下應該最關切的事，陸贄規勸皇帝説："群臣參見的時候，讓他們極言得失。如果是建議軍務的，很及時地接見，仔細聽取不厭倦。兼得天下人的智慧，可使自己明智睿察。"皇帝説："朕哪裏不推誠心！但看看呈上的密封奏章，衹是譏刺斥責他人的長短，大都不是忠直的議論。以往認爲君臣一體，所以推誠置信而不疑，以至於小人以販賣的手法作威作福。如今的禍害，就是推誠的惡果。另外諫勸的人不守密，總要把不是之處歸於朕，以便自己取名。朕繼位以來，見的上奏議論多了，大抵上是道聽途説相互雷同，加以質問就無言可答。所以近來没有下詔接見他們相對答，哪裏説得上厭倦啊！"陸贄因此直言勸諫説：

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沈者，其爲防患，不亦過哉！願陛下鑒之，毋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信，

過去有因爲噎住而廢食的人，又有怕水淹而自沉的人，這樣進行防患，不也太過了啊！希望陛下以此爲鑒，不要因爲一點小顧慮而妨害大道。臣聽説人的得助在於信，信

信之所本在誠。一不誠，心莫之保；一不信，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傳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即無所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況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誠信以致害者，臣竊非之。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陛下可審其言而不可不信，可慎其所與而不可不誠。所謂民者，至愚而神。夫蚩蚩之倫，或昏或鄙，此似於愚也。然上之得失靡不辨，好惡靡不知，所秘靡不傳，所爲靡不效。馭以智則詐，示以疑則偷。接不以禮則其徇義輕，撫不以情則其效忠薄。上行則下從之，上施則下報之，若景附形，若響應聲。故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不盡於己而責盡於人，不誠於前而望誠於後，必紿而不信矣。今方鎮有不誠於國，陛下興師伐之；臣有不信於上，陛下下令誅之。有司奉命而不敢赦者，以陛下所有責彼所無也。故誠與信不可斯須去己。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恐非所以爲悔也。《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仲虺歌成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夫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贊聖君，不稱其無過，稱其改過；周宣中興賢王也，吉甫文武賢臣也，歌誦其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則聖賢之意，貴於改過，較然甚

的根本在於誠。一有不誠，心就無法安靜；一有不信，言就無法實行。所以聖人重視這一點。傳上說："所謂誠，就是物始終如一，不誠就無物。"物就是事，那麼所說的不誠就是無所事了。匹夫不誠，不再能有所從事，何況帝王依賴萬民之誠來自固，那麼可以對人不誠嗎？陛下所說的因誠信而招來禍害，臣私下認爲不對。孔子說："可以與人說却不與人說，是失人；不可以與人說却與人說了，是失言。明智的人不失人，也不失言。"陛下可以審慎對待那些人的話但不可以不信，可以謹慎采取與誰說與誰不說的態度但不可不誠。所謂民，最愚笨而又很神明。那些蚩蚩之民，或者昏庸或者粗鄙，這好似很愚。但是他們對在上者的得失没有不辨識，好惡没有不知道，秘密没有不傳播，行爲没有不仿效。用巧智駕馭他們就虚詐，用猜疑諭示他們就苟且。不用禮來接待就使他們看輕徇義，不用情來撫慰就使他們薄視效忠。在上者行動而在下者隨從，在上者施恩而在下者報答，好像影子依附形體，好像音響應和發聲。所以說："祇有天下的至誠，能够窮盡人的本性。"不發掘自己的本性却責求他人發掘本性，自己不先有誠却希望後面的人有誠，必是欺騙而不可相信。如今方鎮有對國家不忠誠的，陛下派兵討伐它；臣下有對君上不真心的，陛下下令誅殺他。有關部門奉命而不敢赦免，是因爲用陛下所有的責求他們所無的。所以誠和信須臾不可離開自己。希望陛下謹慎守護而努力實行，恐怕不能以此作爲後悔。《傳》上說："哪個人没有過錯？有過錯而能改正，没有比這更好的了。"仲虺歌頌成湯的德行説："改正過錯不吝惜。"尹吉甫贊美周宣王的功勞說："君王的職責有闕失，仲山甫補救它。"成湯是聖明君王，仲虺是聖明輔佐，以聖明輔佐贊助聖明君王，不聲稱他没有過錯，而是聲稱他能改正過錯；周宣王是復興國家的賢王，尹吉甫是具有文武之才的賢臣，歌頌他的君

明。蓋過差者，上智下愚所不免，惟智者能改而之善，愚者耻而之非也。中古以降，其臣尚諛，其君亦自聖，掩盛德，行小道，乃有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奸由此滋，善由此沮，天子意由此惑，爭臣罪由此生，媚道行而害斯甚矣。太宗有文武仁義之德、治致太平之功，可謂盛矣，然而人到于今以從諫改過爲稱首。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大烈也。陛下謂諫官論事，引善自予，歸過於上者，信非其美，然於盛德，未有虧焉。納而不違，傳之適足增美；拒而違之，又安能禁之勿傳？不宜以此梗進言之路也。聖人不忽細微，不侮鰥寡。爹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於志不必然，逆於心不必否；異於人不必是，同於衆不必非；辭拙而效迂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考之以實，惟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心矣。夫人情蔽於所信，阻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偏則聽言不盡其實，故有過當之言；疑甚則雖實不聽其言，故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可棄之人。苟縱所私，不考其實，則是失天下之心矣。故常情之所輕，聖人之所重，不必慕高而好異也。陛下又以雷同道説，加質則窮。臣謂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且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常苦上之難達，上常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也。所謂九弊者，

主時，不是贊美他没有闕失，而是贊美他能補救闕失。那麽稱爲聖賢的中心意思，最貴重的是在於改正過錯，這一點顯得特别明確。原來過失差錯，無論是上智還是下愚都是在所難免的，衹是智者能够改正而達到美善，愚者耻於改正而滑向深淵。中古以後，有些臣子崇尚諂諛奉迎，有些君主也自以爲聖，掩蓋大德，施行小道，甚至有進入就相對密語，出來就詭詐虚説，奸邪由此滋生，善良由此受阻，天子的心意由此迷惑，諫臣的罪名由此産生，諂媚之道盛行而危害没有比這再嚴重的了。太宗有文武仁義之德、治理達到太平之功，可説是盛大了，然而人們至今稱道的首先是他能聽從諫言改正過失。由此可知有諫言而能聽從，有過失而能改正，是帝王的大功業。陛下認爲諫官論事，好事歸於自己，錯誤歸於君上，這確實做得不好，但對於盛德來講，没有什麽虧損。采納而不違背，傳誦開來恰恰可以增加美德；拒絶而違背，又怎能制止它不傳誦？陛下不應因此阻礙進言之路。聖人不疏忽細微末節，不欺騙鰥夫寡婦。大話無驗不必采用，實話在理不必拒絶；順從己意的不一定好，違背己意的不一定壞；與他人意見顯得特别的未必對，與衆人意見完全相同的未必錯；言辭笨拙而且顯得功效迂緩的未必是愚，話語甜蜜而且顯示利益重大的未必是智。考驗實際，惟善所在，就可以全部瞭解天下人心了。大凡人情被偏信蔽塞，被猜疑阻礙；忽略自己輕視的，溺愛自己想要的。偏信就會聽從表面話而不能瞭解實情，所以有過當之言；猜疑很重而即使是實情也不聽從其言，所以有失實之聽。輕視其人就會遺漏可以重視的事，想成其事就要保存可以拋棄的人。如果放縱偏愛之情，不考查實際，而這樣就會失去天下人之心了。所以尋常人情所輕視的，是聖明之人所重視的，不必羨慕高論而喜好異説。陛下又認爲上奏議論的事是道聽途説相互雷同，加以質問就無話可答。臣認

上有六，下有三：好勝人，耻聞過，騁辯給，衒聰明，厲威嚴，恣强愎，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懦，下之弊也。好勝而耻過，必甘佞辭，忌直言，則諂諛者進，而忠實之語不聞矣。騁辯而衒明，必折人以言，虞人以詐，則顧望者自便，而切摩之益不盡矣。厲威而恣愎，必不能降情接物，引咎在己，則畏懦者至，而情理之説不申矣。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夫欲治天下，而不務得人心，則天下固不治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接下，則心固不得矣；務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辨君子小人，而惡直嗜諛，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趨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顔冒禍，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言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暨，况疏隔而猜忌者乎？

爲陛下雖然窮盡其辭却没有窮盡其理，能服其口却没有服其心。而且下情無不希望能上達，上情無不要求使下知，但是下情常常苦於難以上達，上情常常苦於難以下知。像這樣又是爲什麽呢？是因爲九種弊病没有除去。所謂九種弊病，在上者有六種，在下者有三種：喜好勝過他人，耻於聽别人説自己的過失，逞能巧辯，炫耀聰明，顯揚威嚴，剛愎自用，都是在上者的弊病；諂媚阿諛，瞻前顧後，畏懼怯懦，都是在下者的弊病。喜好勝人而且耻於聞過，一定願聽花言巧語，忌諱正直言論，那麽諂媚阿諛的人就被進用，而忠誠老實的話就聽不到了。逞能巧辯而且炫耀聰明，一定會用言語挫傷别人，用巧詐防範别人，那麽瞻前顧後的人自行方便，而切磋商議的好處就盡不到了。顯揚威嚴而且剛愎自用，一定不能虚心待物，歸罪於己，那麽畏懼怯懦的人到來，而有情有理的主張不能申明了。知人之難，堯、舜也有同感，怎可因一次酬答一次詰問，就認爲其才能到頭了呢？大凡要治理天下，却不致力於取得人心，那麽天下肯定是不能治理好了；致力於取得人心，却不殷勤接見下人，那麽人心肯定是不能取得了；致力於接見下人却不分辨是君子或小人，那麽下人是肯定不能接見的；致力於分辨君子與小人，却厭惡正直而嗜好阿諛，那麽君子小人是肯定不能辨清的。逢迎求媚，對人的大利存在這裏；直言衝撞，對人的大害存在這裏。居上位的人和顔悦色地傾聽他們的話而且用好處來利誘他們説，還擔心忠告到不了耳邊，更何况采取疏遠隔離而猜疑忌諱的態度呢？

是時，賊未平，帝欲明年遂改元，而術家争言數鍾百六，宜有所變，示天下復始。帝乃議更益大號。贄曰：“今乘輿播越，大憝未去，此人情向背、天意去就之際，陛下宜痛自貶勵，不宜益美名以累謙德。”帝曰：“卿言固善，然要當小有變革，

這時，叛賊尚未平定，皇帝打算在明年就改年號，而且術數家争説國家運數聚會百六而遭遇厄運，爲避此災而應該有所變更，明示天下要重新開始好運。皇帝於是商議再加大號。陸贄説：“如今皇上流徙遷轉，大敵未除，在這人心向背、天意去留的時刻，陛下應徹底自我貶責以此來激勵人們，不適合增加好聽的名號而損害謙虚美

爲朕計之。”贄奏言：“古之人君，德合於天曰‘皇’，合於地曰‘帝’，合於人曰‘王’，父天母地以養人治物得其宜者曰‘天子’，皆大名也。三代而上，所稱象其德，不敢有加焉。至秦乃兼曰‘皇帝’，流及後世昏僻之君，始有聖劉、天元之號，故人主重輕，不在稱謂，視德何如耳。若以時屯當有變革，不若引咎降名，以祇天戒。且矯舊失，至明也；損虛飾，大知也。寧與加冗號以受實患哉？”帝從之。

德。”皇帝說：“卿的話固然好，但總應當略有變革，還是替朕合計一下。”陸贄奏說：“古時的人君，德合於天的叫‘皇’，合於地的叫‘帝’，合於人的叫‘王’，以天爲父以地爲母來養育百姓治理萬物而使各得其所的叫‘天子’，這些都是大名。三代以上，所稱名號象徵其德，不敢對此有增加。到秦朝纔合并爲一叫‘皇帝’，流傳到後世昏庸荒僻之君，開始有聖劉、天元之號，所以人主的輕重，不在於稱謂，是衡量德行如何罷了。如果認爲時事艱難應當有所變革，不如引罪歸己降除美名，用來恭敬地回應上天的警戒。況且矯正過去的失誤，是最明智；減少虛假的修飾，是大智慧。難道願意增加冗長的名號而遭受實際的災禍嗎？”皇帝聽從了。

會興元赦令方具，帝以稿付贄，使商討其詳。贄知帝執德不固，困則思治，泰則易驕，欲激之使强其意，即建言：“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令諭。陛下窮用兵甲，竭取財賦，變生京師，盜據宫闈。今假王者四凶，僭帝者二竪，其它顧瞻懷貳，不可悉數。而欲紓多難，收群心，惟在赦令而已。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故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夫悔過不得不深，引咎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不廣，潤澤不可不弘。使天下聞之，廓然一變，人人得其所欲，安有不服哉？其須改革科條，已别封上。臣聞知過非難，改之難；言善非難，行之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事或未諭，故宣之於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相合，乃可求感。惟陛下先斷厥志，以施其辭。度可行者而宣之，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取悔。”帝納之。

正值興元赦令剛起草完畢，皇帝把草稿交付陸贄，讓他一同商討其中的細節。陸贄知道皇帝守德不堅固，困難時就思考治理，安泰時就變得驕傲，想激勵皇帝使他堅持好的方面，就建議說：“經歷非同尋常的危險，不可用平常之道得安寧；解除非同尋常的紛亂，不可用平常之令去勸導。陛下窮用甲兵，竭取財賦，兵變發生在京城，叛賊占據了宫室。如今僞稱王的有四個凶首，僞稱帝的有二個竪子，其他觀望形勢心離朝廷的，不能計算清楚。而要解除艱難，收取人心，衹在於赦令而已。用言語打動人，所能起到的感染力就淺，言語再不真切，哪個人肯傾聽而向往？因爲誠懇不到最深時人不能被感動，虧損不到極點時利益不能達到。所以悔過自新不能不深刻，引咎自責不能不盡情，招攬人才不能不廣泛，施行恩惠不能不弘大。使天下人聽到後，大大地一變，人人得到他想要的，哪有不信服的呢？其中必須改革的法規制度，已經另有封章呈上。臣聽説知道過錯并不難，難的是改正；議論善事并不難，難的是實行。《周易》上說：‘聖人的所言所行感動民心而天下就和平。’所謂感，就是誠意從心裹發出，而由事物體現出來，事物本身有時未能顯示，所以用言辭宣揚，言辭必須顧及内心，内心必須符合事物，三方面相互配合，纔可達到感人。希望陛下先定下其志，然後

施行其辭。估計可行的就宣示，不可行的就先放下。不要在言辭上苟且從事，而重新招來後悔之事。”皇帝采納了。

始，帝播遷，府藏委棄，衛兵無褚衣。至是天下貢奉稍至，乃於行在夾廡署瓊林、大盈二庫，別藏貢物。贄諫，以爲：“瓊林、大盈於古無傳。舊老皆言：開元時貴臣飾巧以求媚，建言郡邑賦稅，當委有司以制經用，其貢獻悉歸天子私有之。蕩心侈欲，亦終以餌寇。今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未息，遽以珍貢私別庫，恐群下有所觖望，請悉出以賜有功。令後納貢必歸之有司，先給軍賞，瑰怪纖麗無得以供。是乃散小儲成大儲，捐小寶固大寶也。”帝悟，即撤其署。

當初，皇帝流轉遷徙，國庫藏物全部丢棄，衛兵没有綿衣。到這時天下的貢奉物品漸漸運來，就在皇上臨時所在地的夾廊上題寫瓊林、大盈二庫名，分別貯藏貢物。陸贄上奏勸諫，認爲：“瓊林、大盈自古以來没有聽説過。從前老人們都説：開元時貴臣巧言粉飾討好皇上，建議把州縣的賦税，應當委托主管部門用來計劃支付正常費用，那些貢獻的物品全歸天子個人私有。使得天子心意放蕩欲望奢侈，而貢物最終也被盗寇用掉了。如今戰事正緊，瘡痛呻吟之聲尚未停息，突然把珍貴的貢物私自藏在別的倉庫，恐怕群下會有失望情緒，請全部拿出來賞賜有功之人。下令把後來收納的貢物必須交給主管部門，先發給軍隊作犒賞，過於珍奇纖麗的物品不能再供奉上來。這是散出小儲積成大儲，捐出小寶鞏固大寶。”皇帝醒悟，立即撤去題寫的瓊林、大盈二庫名。

李懷光有異志，欲怒其軍使叛，即上言：“兵稟薄，與神策不等，難以戰。”李晟密言其變，因請移屯。帝遣贄見懷光議事。贄還奏：“懷光寇奔不追，師老不用，群帥欲進，輒沮止其謀。此必反，宜有以制之。”因勸帝許晟移軍。初，贄與懷光語及晟，懷光妄詫曰：“吾無所藉晟。”贄即美其强雄，使不得翻覆。至是，請下詔書如其意者，且無辭歸短於朝。又建：“遣李建徽、陽惠元與晟并屯東渭橋，托言晟兵寡不足支賊，俾爲掎角。懷光雖不欲遣，且辭窮，無以沮解。”帝猶豫曰：“晟移屯，懷光固怏怏，若又遣建徽等俱東，彼且爲辭。少須之。”晟已徙營，不閱旬，懷光果奪兩節度兵，建徽挺身免，惠元死之，行在震驚，遂徙幸梁。

李懷光有謀反之心，想激怒他部下的將士使其反叛，就上言：“供給朔方軍的兵士糧餉太少，與供給神策軍將士的軍需不均等，難以出戰。”李晟秘密上奏説李懷光要叛變，因而請求轉移駐地。皇帝派遣陸贄去見李懷光商議軍事。陸贄返回奏説：“李懷光對逃敵不追，長時間拖着按兵不動，諸位將帥一説要進擊，就出面阻撓他們的謀劃。這樣必會反叛，應想辦法牽制他。”於是勸説皇帝允許李晟轉移駐軍。開始，陸贄與李懷光説到李晟，李懷光虚妄詫言説：“我對李晟無所約束。”陸贄立即贊美李懷光的部下强盛，使他不能反覆。到這時，陸贄奏請皇帝按李懷光説的意思來下詔書，而使他無藉口歸罪於朝廷。陸贄還建議：“派遣李建徽、陽惠元和李晟聯合一起屯駐東渭橋，假托説李晟兵少不能够對付賊軍，使他們形成掎角之勢。李懷光雖不想放行，但没有藉口，無法阻撓。”皇帝猶豫説：“李晟轉移駐地，李懷光本來怏怏不樂，如果再下令讓李建徽等一起向東轉移，他將會作爲藉口。稍微等

道有獻瓜果者，帝嘉其意，欲授以試官，贄曰："爵位，天下公器，不可輕也。"帝曰："試官虛名，且已與宰相議矣，卿其無嫌。"贄奏："信賞必罰，霸王之資也。輕爵褻刑，衰亂之漸也。非功而獲爵則輕，非罪而肆刑則褻。天寶之季，嬖幸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綱紀始壞矣。羯胡乘之，遂亂中夏。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興焉。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今所病者爵輕也，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焉？陛下謂試官爲虛名，豈思之未熟邪？夫立國惟義與權，誘人惟名與利。名近虛，於教爲重；利近實，於德爲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則存乎其義；參虛實，揣輕重，則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物有匱耗而不給矣；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情有誕謾而不趨矣。故錫貨財，列稟秩，以彰實也；差品列，異服章，以飾虛也。居上者達其變，相須以爲表裏，則爲國之權得矣。案甲令，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勛官，有爵號。其賦事受奉者，惟職事一官，以敘才能，以位勛德，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也。勛、散、爵號，止於服色、資蔭，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所謂假虛名佐實利者也。今員外、試官與勛、散、爵號同，然而突銛鋒、排禍難者以是酬之可謂重矣。今獻瓜一器、果一盛則受之，彼忘軀命者有以相謂矣，曰：'吾之軀命乃同瓜果。'瓜果，草木也。若草木然，人何勸哉？夫田父野人必欲得其歡

等。"李晟遷移營地後，不過十天，李懷光果然吞并李建徽、陽惠元兩位節度使的軍隊，李建徽脱身逃掉幸免一死，陽惠元被殺，皇上震驚，於是遷移去梁州。

在轉移的路途上有人進獻瓜果，皇帝嘉獎那人的心意，要授予非正式的官職，陸贄説："官爵職位，是天下的公器，不可輕易給人。"皇帝説："非正式的試官衹是個虛名，而且已經和宰相商量過了，卿不要再嫌這事了。"陸贄奏説："賞必信罰必行，是作爲霸王的資本。輕忽官爵褻瀆刑罰，是成爲衰亂的開端。不是因功而獲得官爵就是輕忽，不是因罪而濫加刑罰就是褻瀆。天寶末年，嬖人幸臣滿朝，官爵是因私情授予的，賞賜是因寵幸加給的，綱紀開始敗壞了。羯胡就鑽了這個空子，於是攪亂中原。財賦不够用來供給賞賜，而就興起用職官來賞賜。職官員額不够用來賞賜有功者，而又施行賞賜散官、試官之號。如今的弊病是官爵輕賤，設法使它尊貴，還怕貴重不起來，如果又是自己廢棄，將用什麽勸勉天下人？陛下認爲官職中非正式的試官是個虛名，難道是没有深思熟慮嗎？大凡立國衹是義和權，誘導人衹有名和利。名雖近於虛，對教化來講是重；利雖近於實，對德行來講是輕。大凡用來裁定是非，建立法制，關鍵就在於其義；摻用虛實，量度輕重，關鍵就在於其權。如果專用實利而不用虛加以調節，那麽物有空耗而供給不上了；如果專用虛名而不用實加以輔助，那麽情有虛誕而無所趨向了。所以賞賜財物，開列俸禄職位，是爲了彰明實利；差開品級，區别官服式樣，是爲了修飾虛名。居上位的人根據情况予以變化，相互需要成爲表裏，那麽爲國之權就得到了。按照官品令，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勛官，有爵號。其中奉命處理具體政務的，衹有職事官員，用來録用有才能的人，用來安置有功德的人，即所謂的施給實利而寓於虛名之中。勛官、散官、爵號，衹體現在官服顔色、資歷門蔭上面，用來掌握地位的高低，用來甄别功勞的大小，即所謂的藉用虛名而輔助實利。如今正常員額以外的員外官、非正式官員的試官和勛官、散

心，厚賜之可也。”

官、爵號相同，然而冒着鋭利鋒刃、排除禍患災難的人用這些名目的官爵作爲酬報都可説是貴重了。如今進獻瓜一器、果一筐的就受到這樣的賞賜，那些爲國忘身的人可以有理由相互議論了，説‘我們的身軀性命竟與瓜果相同’。瓜果，衹是草木的果實而已。就像草木一樣，怎麽來勸勉人呢？那田父野民一定要使得他心裏高興，優厚賞賜他就可以了。”

俄以勞遷諫議大夫，仍爲學士。時鳳翔節度使李楚琳殺張鎰得位，雖數貢奉，議者頗言其挾兩端，有所狙伺。然帝亦不能容，其使至，皆不得召，欲以渾瑊代之。贄諫曰：“楚琳之罪舊矣，今議者乃始紛紜，不亦晚哉？且勤王之師在畿内者，急宣亟告，晷刻不可差。商嶺既回遠，而駱谷又爲賊所扼，通王命者唯褒斜爾。若復阻，則諸鎮之向背者，我勝則來，賊勝遂往，此焉幾會，不容差跌。使楚琳逞憾，敢爲倡狂，南塞要衝，東與賊合，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豈不病哉！今顧望兩端，是乃天誘其衷，通歸塗，濟大業也。”帝釋然，盡召見其使，優詔勞安之。

不久因功勞遷任諫議大夫，仍爲翰林學士。當時鳳翔節度使李楚琳是在殺了張鎰之後得到節帥之位的，雖然他屢屢貢奉，但議論的人都説他是挾持兩端，有所窺伺。而皇帝也不能容忍，李楚琳的使者到來，都得不到召見，皇帝還打算派渾瑊取代他。陸贄勸諫説：“李楚琳已犯罪很久了，如今議論的人纔開始紛紜論説這事，不也太遲了嗎？况且救援朝廷的大軍在京城周圍地方的，如要緊急宣告救援，片刻都不能誤差。商嶺這條路既曲迴迂遠，而駱谷的通道又被賊軍扼阻，傳遞朝廷命令可通行的衹有褒斜一條道路了。如果再阻斷了，那麽各方鎮反覆不定，我軍勝他們就前來歸順，賊軍勝就投奔他人，在這種微妙時刻，不許有一點差錯耽誤。若使李楚琳逞凶狠之性，敢做猖狂之事，南面堵塞交通要道，東面與叛賊聯合，那麽我們的咽喉梗塞而心膂分散了，豈不是大患啊！如今他持觀望摇擺的態度，這正是上天在誘發他的心，使我們的歸路暢通，大業成功。”皇帝立即明白了，對李楚琳的使者全部予以召見，還下内容寬厚的詔書慰勞安撫他。

帝欲以内外從官普號“定難元從功臣”。贄曰：“宫官具寮，恪居奔走，勞則有之，何功之云？難則嘗之，何定之云？今與奮命者齒，恐沮戰士之心，結勛臣之憤。”帝乃止。

皇帝打算使内宫和外朝的隨從官員普遍號稱“定難元從功臣”。陸贄説：“宫内官員及屬僚，敬守奔走的職任，辛勞是有的，怎可説是功臣？艱難是受了，怎可説是定難？如今與奮不顧身的人等同，恐怕有傷戰士的心，結成功臣的怨憤。”皇帝便停止了。

京師已平，帝欲詔渾瑊訪奔亡内人，給裝使赴行在，贄諫曰：“大難始平，而百役疲瘵之甿、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疾，想聞德音。蓋事有

京城平定後，皇帝打算下詔叫渾瑊尋訪逃亡的宫女，并供給行裝讓她們直接到皇上臨時所在地，陸贄勸諫説：“大難剛平，而百役疲困之民、重傷殘廢之兵，都忍死扶病，想聽到恩德詔書。

先後，義有輕重，重者宜先，輕者宜後。昔武王克殷，有未下車而爲之者，有下車而爲之者。當今所務，謂宜以大臣馳傳，迎復神主，修飭郊丘，展禋享之禮，申告謝之意，恤死義，犒有功，崇進忠直，優問耆耋，定反側，寬脅從，官失職，復廢業，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葺宫室，治服玩，耳目之娱，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且内人當離潰之後，或爲將士所私。昔人掩絶纓、飲盜馬者，豈忘其愛邪？知爲君之體然也。天下固多褻人，何必獨此?”帝不復下詔，猶遣使諭瑊資遣。

事有先後，義有輕重，重者應先，輕者應後。從前周武王攻滅殷商，有的事未下車就處理，有的事下車後纔處理。當今急務，臣認爲應派大臣由驛道兼程趕去京城，迎回先帝神主復位，修整城南祭天高壇，向祖先展示供奉祭祀之禮，向上天申明禱告謝罪之意，撫恤爲忠義而死的人們，犒賞立有戰功的將士，尊崇進升忠誠正直的臣子，優待慰問年齡很大的老人，安定那些内心不安之徒，寬容那些脅迫跟從之人，使失職之官復位，使荒廢之業恢復，這都是應先而不可後的事。修繕皇宫内室，製作服用玩賞的物品，耳目的娱樂，梳洗的侍奉，這都是應後而不可先的事。况且宫女在離散潰逃之後，有的被將士所占有。過去有君主爲調戲自己愛妃的將領作遮掩、給偷盗自己良馬的壯士供飲食，難道是他們忘了自己喜愛的女人和馬匹嗎？這是因爲他們知道爲君之道應當如此。天下能貼身服侍的人本來很多，何必單單要那些走失的宫女?”皇帝雖不再下詔，但還是派遣使者告訴渾瑊讓他出資派人遣送所找到的宫女。

初，劉從一、姜公輔等材下，不逮贄遠甚，徒以單言暫謀偶有合，由下位建台宰。而贄孤立一意，爲左右權倖沮短，又言事無所回諱，陰失帝意，久之不得宰相。還京，但爲中書舍人。母韋猶在江東，帝遣中人迎還京師。俄以喪解官，客東都。諸方賵遺一不取，惟韋皋以布衣交，先以聞，故所致輒稱詔受之。又詔中人護父柩至自吴會，葬洛陽。服除，以權知兵部侍郎復召爲學士。入謝，伏地鯁泣，帝爲興，改容慰撫。眷遇彌渥，天下屬以爲相，而竇參素不平，忌之。贄亦數言參罪失。貞元七年，罷學士，以兵部侍郎知貢舉。明年，參黜，乃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當初，劉從一、姜公輔等人才能低下，遠遠不及陸贄，衹因片言小謀偶然符合聖旨，由下位上升宰相。而陸贄孤立無助專心一意，被皇上身邊的權貴幸臣阻撓，而且上書言事没有什麽迴避忌諱，無意中違背了皇帝的旨意，長時間得不到宰相之位。返回京城，衹給陸贄授任中書舍人。當時陸贄的母親韋氏還在江東，皇帝派宦官迎回京城。不久因母親去世而離職，寄居東都。各方爲陸贄母親的喪事贈送的財物一概不收，衹有韋皋因是布衣之交，他先把此情上報朝廷，所以韋皋贈送的就遵照詔書而接受。皇帝又下詔命宦官從吴會護送陸贄父親的棺柩到來，合葬在洛陽。守喪期滿，以代理兵部侍郎之職再次召入翰林院任翰林學士。他入朝謝恩時，伏地哽咽哭泣，皇帝爲此感動，臉色哀傷地加以撫慰。眷顧知遇更加深厚，天下人注視着他要擔任宰相，但竇參一向與陸贄不和，忌恨他，陸贄也屢次論説竇參的罪惡過失。貞元七年，陸贄被罷免翰林學士之職，以兵部侍郎的身份主持禮部的科舉考試事

務。第二年，竇參被貶逐，陸贄纔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帝始任楊炎、盧杞，引樹私黨，排忠良，天下怨疾。貞元後，懲艾其失，雖置宰相，至除用庶官，反覆參詰乃得下。及贄秉政，始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招賂遺，無實才，帝復詔宰相自擇。贄奏言："齊桓公問管仲害霸，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始而不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小人者，非悉懷險詖以覆邦家也，蓋趨向狹促，以沮議爲出衆，自異爲不群，趣小利，昧遠圖，效小信，傷大道爾。所謂臺省長官，僕射、尚書、丞、郎、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擇輔相多出其中，行實不能頓殊也。今乃謂不能進一二屬吏，豈後位宰相則可擇天下材乎？夫求才者貴廣，考課者貴精。往武后收人心，務拔擢，非徒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才，豈不易哉？然而課責嚴，進退速，故當世稱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陛下賞鑒獨任，難於公舉，有登延之路，無練核之方。武后以易得人，陛下以精失士。今擇宰相以重於庶品，選長官以愈於下流，及宰相獻言，長吏薦士，則又納横議，廢始謀，是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也。"帝雖嘉之，然卒停薦士詔。

皇帝當初任用楊炎、盧杞，而他們引用親信樹立私黨，排斥忠良，天下人怨恨。貞元以後，皇帝懲戒那時的失誤，即使任命有宰相，但甚至是除授任用一般官員，也要反復參考詢問纔能頒下任命詔書。等到陸贄任宰相，開始奏請臺閣長官可以自己舉薦他們所需要的屬官，有不稱職的，連同舉薦的人一起獲罪。皇帝起初許可了，可有人説各部門長官引用的都是親信私黨，廣收賄賂禮物，所任之人没有實才，皇帝又下詔叫宰相親自選擇。陸贄上奏説："齊桓公詢問管仲妨害霸業之事，管仲回答説：'得到賢人不能任用，是妨害霸業。任用賢人不能持久，是妨害霸業。在開始堅持用却不能任用到底，是妨害霸業。和賢人謀劃政事，而小人居中參議，是妨害霸業。'所謂小人，并非都心懷險惡奸邪來傾覆國家，原是他們的旨趣意向狹隘，把阻撓他人的謀議當作超越衆人，把自我持有的異議當作與衆不同，趨向小利，不識遠圖，看重小信，傷害大道。所謂臺省長官，尚書省僕射、六部尚書、左右丞、侍郎、御史大夫、御史中丞等就是。陛下選用的宰相大都出於其中，擔任這些職務的官員在行爲上不可能立即不一樣。如今却説他們没有能力引進一二個屬吏，難道他們在後來升到宰相之位時就可以選用天下人才了嗎？大凡求取人才時貴在廣泛，考核官吏時貴在精細。以前武后收攬人心，致力於提拔，不衹是他人可以推薦有才之士，也允許自己舉薦自己的才能，難道不容易嗎？但是考核督責嚴格，進升黜退迅速，所以當代稱贊有知人之明，幾朝都依賴着那些人才。陛下賞識鑒拔獨在自己一人，很難公平舉用，有登進延引人才的途徑，無精選復核的方法。武后用易行的方法得到人才，陛下用精難的手段失去才士。如今選用宰相是高出了一般官吏的，選用各部門長官是超出了下等人物的，待到宰相上言論事，長官舉薦士人，却又聽取放肆的非議，廢掉當初的謀劃，這是對委任重的人輕視他説的話，待遇輕的人重視他説的事。"皇帝雖贊賞這些話，但還是

撤銷了長官自薦才士的詔書。

舊制，吏部選以歲集。乾元後，天下兵興，率三年一調，吏員稽壅，則案牒叢淆，僞冒蒙真，吏緣以爲奸，廢置無綱，至十年不被調者，缺員或累歲不補。贄乃請以內外員三分之，每歲計闕集人，檢柅吏奸，天下便之。當是時，賈耽、盧邁、趙憬同輔政，凡有司關白，三人者更相顧不肯判。贄又請如故事，旬一人秉筆，所咨輒判。

舊時的制度規定，吏部銓選考核官吏是每年集中進行一次。乾元以後，天下戰事興起，每三年選調一次，吏員滯留壅塞，而案牒文書堆積淆亂，假冒充真，下吏因此作奸，參加選調的官吏或廢止或安置都没有條理準則，甚至有十年不被調任職務的，空缺的員額甚或多年不補上。陸贄就奏請把內外官吏的員額分成三批，每年計算缺額招集參加銓選的人，檢查遏止下吏作奸，天下人認爲便利。當這時候，賈耽、盧邁、趙憬一同主持朝中政務，凡是各有關部門禀報的政事，他們三人交相對視不肯裁決署名。陸贄又奏請依照舊例，每十天一人執筆處理政事，有公文就裁決署名。

又以西北邊歲調河南、江淮兵，謂之“防秋”。士不素練，戰數敗，將統制不一，亡以應敵。乃上陳其弊曰：

又因西北邊地在每年秋天就有吐蕃入侵之事而抽調河南、江淮的軍隊來防備，叫做“防秋”。兵士不精練，交戰時屢屢失敗，將帥的統轄節制權力不專一，無法靈活應敵。陸贄就上疏陳述其中弊端說：

自禄山構亂，肅宗始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回紇矜功，中國不振，四十餘年。率傷耗之民，竭力以事，西輸賄繒，北償馬資，尚不足滿其意。於是調斂四方，以屯疆陲，又不能遏其侵。故小入則驅略，深入則戒嚴。于時議安邊者，皆務所難，忽所易，勉所短，略所長，行之而要不精，圖之而功靡就。

自從安禄山叛亂，肅宗開始撤回西北邊軍，用來平定中原，藉助外兵，平息內難，於是吐蕃乘機侵占邊地，而回紇自恃救援有功而驕横，中原不振，四十多年了。使創傷耗損之民，竭盡物力來奉事，向西輸送財物繒絹，向北償還馬匹價錢，還是不能滿足他們心意。於是朝廷又徵調天下的財賦，派兵屯守邊疆，還是不能遏止他們的侵犯。所以他們小股侵入就是驅趕擄掠，大舉深入就使京城戒嚴。這時候計議安邊的人，都致力於較難成功的方面，忽視容易奏效的方面，勉力發揮我方的短處，忽略發揮我方的長處，實行起來不精要，應付起來不成功。

夫勢有難易，事有先後。力大而敵脆，則先所難，是謂奪人之心也；力寡而敵堅，則先所易，是謂觀釁而動也。今財匱於中，人勞未瘳，而欲發師徒以犯獵寇境，復其侵疆，

大凡時勢有難有易，事情有先有後。自身力大而且敵人脆弱，就先在較難成功的方面下手，這叫做先聲奪人之舉；自身力小而且敵人堅硬，就先在容易奏效的方面下手，這叫做看準機會後行動。如今國內財物匱乏，百姓疲勞未恢復，却要發派

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萬一橈敗，適所以啓戎心，挫國威也。以此安邊，可謂不量勢而務所難矣。天之授有分，地之產有宜，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勉所短而敵長者殆，用所長而乘短者强。且以水草爲居，討獵爲生，便於馳突，不耻敗亡，此戎狄所長，中國之短也。而欲益兵蒐乘，争驅角力，交鋒原野之上，决命尋常之間，以此禦寇，可謂勉所短而校其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無成功，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誠以越天授，違地產，虧時勢，以反物宜者也。胡不守所易，用所長乎？

軍隊使攻入賊寇之境，收復被他們侵占的疆土，攻打他們的堅固城池，前有勝敗不能料定的擔憂，後有糧運跟不上的憂患，萬一失敗，恰恰由此啓動戎人之心，挫折國家之威。用這來安邊，可説是不度量時勢而致力於難成的了。上天授予有定分，大地出產有時宜，所以東西南北中的風俗，長短各不一樣。勉力發揮我方的短處而抵擋他方的長處的就會危險，利用我方的長處而攻擊他方的短處的就會强大。而且在有水草的地方居住，以打獵爲生，利索地騎馬奔馳，不以敗逃爲耻，這是戎狄的長處，中原的短處。如今却想要增加兵馬，與戎狄競争驅馳較量馬力，在原野上交鋒，在短距離間拼命，用這來抵禦賊寇，可説是勉力用我方的短處與他方的長處來較量了。致力於難成的，勉力於所短的，就是花百倍的辛勞費用，終究不能成功，即使偶有成功，最終不是受挫就是廢毁。實在是因超越上天授予的，違背大地出產的，有虧於時事形勢，從而違反了事物所適宜的。爲什麽不掌握容易奏效的方面，利用我們的長處呢？

若乃擇將吏，修紀律，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示遐；禁侵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以昭吾仁；彼求和則善之而勿與盟，彼爲寇則備之而不報復。此當今所易也。賤力貴智，好生惡殺；輕利重人，忍小全大；安其居而動，俟其時後行。修封疆，守要害，蹊塹隧，列屯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足食，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鬥；寇小至則遏其入，寇大至則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支敵之虞，退有首尾

至於像選擇將官，整頓紀律，訓練軍隊；用光耀德行來輔助軍威，用親善近處之民來感化遠方之人；禁止侵暴而彰明我們的誠信，抑制攻取而顯示我們的仁義；他們求和就好好對待而不要結盟，他們入侵就認真防備而不要報復。這是當今所容易做的。輕視用力重視用智，好生惡殺；輕於利重於人，忍耐小保全大；安下居處而後動，等到時機而後行。修整疆界，把守要害，開通壕溝，列置屯營，謹慎禁防，仔細偵察，務農足食，不具有萬全的把握不謀取，不具有百勝的機會不出戰；賊寇小股到來就遏止他們的侵入，賊寇大舉到來就截擊他們的歸路，占據險要地段來襲擊他們，使用多種誘惑方法來迷誤他們，使他們有勇無處施，有兵無法用，要搶掠

不相救之患。是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兵。此中國之長也。我之所長，戎狄之短也；我之所易，戎狄之難也。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成。捨此不務而反爲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鐏授寇者也。今皆務之矣，尚且守封未固，寇戎未懲者何邪？病在謀無定用，衆無適從；任者不必才，才者不必任；聞不必實，實不必聞；所信不必誠，所誠不必信；行不必當，當不必行。

没有收獲，要進攻却不能取勝，進有腹背受敵的擔憂，退有首尾不能相救的憂患。這叫做利用敵人的疲敝，不交戰就屈服人之兵。這是中原的長處。我們的長處，是戎狄的短處；我們容易奏效的，是戎狄難於成功的。用長處抑制短處，那麽用力少而功效多；用易行抵擋難成，那麽財不匱乏而事速成。捨此不用而反爲敵人利用，這叫做倒着拿戈矛，把手柄遞給賊寇。如今都致力於此了，尚且守衛的邊防不堅固，寇戎未嚴懲是什麽原因呢？弊病在於謀略定好而不堅持運用，衆將對此就無所適從；任用的人不一定有才，有才的人不一定被任用；聽到的未必是實際情况，而實際情况未必能聽到；所相信的未必誠實，而誠實的未必受信任；施行的未必恰當，恰當的未必能施行。

又有六失焉。夫兵有攻討，有鎮守。權以紓難，暫以應機，事有便宜，謀有奇詭，不恤常制，不徇衆情，死生進退，唯將所命，攻討之兵也。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而後樂生，顧家業而後忘死，可以治術馭，不可以法制驅，鎮守之兵也。王者欲備封疆，禦戎狄，則選鎮守之兵以置之。古之善選置者，必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好惡。用其力，不違其性；齊其俗，不易其宜；引其善，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不處其所不欲。類其部伍，安其家室，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以惠則感而不驕，以威則肅而不死。靡督課而自用，弛禁防而不携。故守則固，戰則强。其術無它，便於人而已。今遠調屯士，以戍邊陲，邀所不能，强所不欲，廣其數不考

又有六種失誤。兵士有用作進攻的，有用作鎮守的。用權宜之計紓緩危難，用暫短之舉適應機宜，事有便宜即做，謀有奇詭即行，不顧正常規則，不從衆人情緒，生死進退，衹聽從將帥命令，是進攻型的兵士。衆人的情緒有利於這樣做就能勸勉，習慣於這樣做就安定，爲保護親戚而快樂地生活，爲顧及家業而不管自己的生死，可用治術控制，不可用法制驅使，是鎮守型的兵士。爲王的人要防備疆界，抵禦戎狄，那就選用鎮守型的兵士來部署。古代善於選用鎮守之兵而加以部署的人，必然辨識鎮守之地的土壤性質及適宜生長的東西，察明鎮守之地百姓的技能，知悉擔任鎮守之務將士的好惡。使用他們心力，不違背他們習性；劃一他們的風俗，不改變他們的事宜；引導他們能做的，不責求他們不能做的；禁止他們非爲，不强加給他們不想要的。類編部伍，安置家室，然後能使他們樂於居住，堅定鬥志。用恩惠使感激而不驕横，用威嚴使整肅而不死板。不加督責而自覺效力，鬆弛禁防而不會離

於用，責其力不察其情，斯可爲羽衛之儀，而無益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豺狼爲鄰，晝則荷戈以耕，夜則倚烽以覘，有剽害之慮，無休暇之娱，非生其域、習其風，幼而視焉，長而安焉，則不能寧居而狎其敵也。關東百物阜殷，士忲温飽，比諸邊隅，不翅天地。聞絶塞荒陬，則辛酸動容；聆强蕃勁虜，則懾駭褫情。又使去親族，捨園廬，甘所辛酸，抗所懾駭，將冀爲用，不亦疏乎？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制之善，資奉姑息，譬如驕子，進不邀以成功，退不處以嚴憲，屈指計歸，張頤待飼，師一挫傷，則乘其危橈，布路東潰。平居殫資儲以奉浮冗，臨難棄城鎮以摇疆埸。其弊豈特無益哉？謫徙之人，本以增户實邊，立功自贖，既無良之人，而思亂幸災又甚於戍卒，適有防衛之煩，而無立功之益。雖前代行之，固非可遵者也。帥臣身不臨邊，而以偏師戍守。大抵士之犀鋭，悉選以自奉，委疲羸者以守要衝，寇至而不支，則劫執芟蹂，恣所欲得，比都府聞之，虜已旋返。治兵若此，斯可謂措置乖方。一失也。

心。所以防守時就牢固，出戰時就强勁。這并没有其他什麼方法，衹是方便於人而已。如今從遠方調動屯營士兵，使戍守邊疆，要求他們不能做的，勉强他們不想要的，擴充他們的數量不考驗實用，責求他們出力不察明實情，這些人可以組成護衛儀仗隊，却對防禦没有實際益處。爲什麼呢？貧瘠邊遠之地，千里一片蕭條，寒風吹裂皮膚，豺狼作爲鄰居，白天就背着戈矛而耕種，夜裏就守着烽火臺而偵察，有剽傷的憂慮，無休閑的歡樂，不是生長在那個地方、習慣那裏的風俗，從小就見慣，長大能心安，便不能安心居住而習慣與敵周旋。關東各種物産豐富，士兵奢侈温飽，與邊地相比較，不止天地的差距。聽説是極遠寒荒，就辛酸發愁；聽到有强勁蕃虜，就驚怕失色。又使他們離開親人同族，捨棄田園房舍，并要他們甘心接受所感辛酸之地，抗擊所感驚怕之敵，將寄希望能用上，不也太不講究實際了嗎？又有休假替代的時間，却没有統轄節制的良法，奉養姑息，如同驕子，對他們進不用成功要求，退不用嚴法處分，彎曲手指計算歸期，張開嘴巴等待飯食，軍隊一有挫傷，就趁着混亂，滿路向東逃跑。平常竭盡財物來供奉無用之人，臨難丢棄城鎮而動摇疆界。其中的弊端豈衹是無益嗎？貶謫遷徙之人，原本是用來增加户口充實邊地，用來建立戰功贖取罪責，既是不良之人，因而幸災樂禍又超過戍守的兵士，反倒有防衛的煩勞，而無立功的益處。雖然是前代實行過，但并非可以遵照的。率兵之臣不親臨邊地，却派非主力軍隊去戍守。大致上士兵中勇敢的，全都選出用來奉衛自己，委派疲老羸弱的士兵去守衛要衝，賊寇到來後支撑不住，就被劫持殺傷踩躪，隨意拿走想要得到的東西，等到都府知道消息，敵人已經退回去了。這樣治軍，可説是在措施部署上方法不當。這是第一種失誤。

賞以存勸，罰以示懲，以懋有庸，以威不恪。故賞罰之於馭衆，譬輗軏所以行車，銜勒所以服馬也。今將之號令不能行之軍，國之典刑不能施之將，上下遵養，以苟歲時。欲褒一有功，慮無功者怨，嫌疑而不賞；欲責一有罪，畏同惡者竦，隱忍而不誅。故忘身效節者抵噪於衆，僨軍緩救者畜奸不畏。褒貶稱毁，紛然相亂。公者直己不求諸人，則罹困厄；奸者行私苟媚於衆，則取優崇。此義士勇夫所以痛心解體也。又如遇敵而守不固，陳謀而功不成，責將帥，將帥曰資糧不足，責有司，有司曰須給無乏，更相爲解，而朝廷含糊，未嘗究詰。故抱直者吞聲，罔上者不慚。馭衆若此，可謂課責虧度。二失也。

獎賞是爲了勸勉，刑罰是爲了懲戒，用來獎勵有功者，用來威震不敬者。所以賞與罰對於控制兵士來講，就像用輗軏是爲了行車，用銜勒是爲了駕馭馬。如今將軍的號令不能在軍中執行，國家的典刑不能對將軍施行，上下都在養尊處優，苟且混日子。要褒獎一有功者，擔心没有功者怨恨，於是爲避嫌疑就不獎賞了；要責罰一有罪者，害怕同作惡者驚慌，於是强忍着就不誅殺了。所以奮不顧身盡忠效力的人被衆詆噪，破壞軍事延緩救援的人蓄意爲奸不害怕。褒揚貶責稱贊詆毁，紛然混亂。公正的人直道而行不求於人，就遭受困厄；奸邪的人行私情而苟且獻媚於衆，就取得優待。這是義士勇夫痛心解體的原因。又如遇到敵人而不固守，實施謀略而不成功，責備將帥，將帥説是糧餉不够；責備主管部門，主管部門説供應不缺，相互爲自己辯解，而朝廷含糊應付，不曾下令追究詰問。所以懷抱直節的人忍氣吞聲，欺騙上面的人不覺慚愧。這樣統率兵士，可説是考核督責有失法度。這是第二種失誤。

以課責之虧，措置之乖，將不得竭其才，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無施戰陣，虜常横行，以謂境無人焉。吏習其常，惟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則又調發益師，無裨於備禦，而有弊於供億。閭井日耗，斂求日繁，傾家析産，榷鹽税酒，無慮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此，可謂財匱於兵衆矣。三失也。

因爲考核督責的有失法度，措施部署的方法不當，將帥的才能不能全部發揮，兵卒勇力不能全部使出，屯駐人馬雖多，不能有效施展戰陣，虜人常常横行無阻，以至於認爲境内無人。官吏習以爲常，衹是説兵少抵擋不住，朝廷不能省察，便又增派軍隊，結果是對防備抵禦毫無益處，對軍需供應帶來了問題。土地户口日益減少，徵斂索求日益增多，百姓傾家蕩産的供奉，鹽酒專賣的税錢，大概有半數送到邊地去了。這樣的用度法則，可説是財物被兵士耗盡了。這是第三種失誤。

今四夷最强盛者，莫如吐蕃。舉吐蕃衆，未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内虞外備與中國不殊，所以能寇邊者無幾。又器不犀

如今四方邊遠處的外族當中最强盛的，没有超過吐蕃的。吐蕃的全部人數，不到中原十幾個大郡的人數，而且内憂外患和中原没什麽不同，所以有能力來侵犯邊疆

利，甲不精完，材不趨敏。動則中國慹其衆不敢抗，静則憚其强不敢侵，何哉？良以我之節制多，而彼之統帥一也。且節制多，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爲尫，衆失爲弱。開元、天寶時，制西北二蕃，則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尚慮權分，或詔兼領之。中興未遑外討，則僑四鎮隸安定，以隴右附扶風，所當二蕃，則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以關東戍卒屬之。雖任未得人，而措置之法存焉。自賊泚亂以誘涇原，懷光反以污朔方，則分朔方爲三節度，其鎮軍且四十，皆特詔任之，各有中人監軍，咸得相抗。既無軍法臨下，莫能稟屬，邊書告急，方使關白用兵，是謂從容拯溺，揖讓救焚矣。兵以氣若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戍，勢弱氣消。建軍若此，可謂力分於將多矣。四失也。

治戎之要，在均齊而已。故軍法無貴賤之差、多少之異，所以同其志，盡其力也。被邊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角所能則習，度所處則危，考服役則勞，察臨敵則勇，然衣稟止於當身，又爲家室所分，居常凍餒。而關東戍士，歲月更代，

的也没幾次。再加上兵器不鋭利，甲衣不完整，自身天性不敏捷。他們一動就使中原人懼怕其兵不敢抵抗，他們一静也使中原人害怕其强不敢進攻，爲什麽呢？確實是因爲我們的節制繁多，而他們的統率專一。况且節制一多，人心就不齊；人心一不齊，號令就難行；號令難行，進退就難定；進退一難定，快慢就失宜；快慢一失宜，機會就錯過；機會一錯過，氣勢就自衰。這樣就使勇敢轉化爲怯懦，强大變成爲弱小。開元、天寶時，制服西北二蕃，不過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還考慮到權力分散，有時下詔兼管它們。平定安史之亂後還無力向外征討，就僑遷四鎮安置在安定，使隴右依附在扶風，用於抵擋二蕃的，不過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并把從關東調來的守兵歸其統屬。雖任命的人不當，但措置之法存在。自從叛賊朱泚叛亂而引誘涇原，李懷光反叛而玷污朔方，便分朔方爲三節度，那些鎮守一方之軍有將近四十處，都由皇帝特地下詔任命鎮守之將，各鎮又有宦官監軍，都能相互抗衡。既没有軍事法度統管各鎮，又没有規定誰要向誰稟報誰隸屬於誰，邊書告急，纔派人報告用兵，這就像慢騰騰地去救溺水的人，拱手謙讓着去救火災。用兵的關鍵是氣與勢。氣聚合就强盛，氣分散就消弱；勢聚合就威嚴，勢分散就衰弱。今天的邊防，勢衰弱而氣消減。這樣建置軍隊，可説是將帥太多而使力量分散了。這是第四種失誤。

治軍之要，在於均齊而已。所以軍法上没有貴賤的區别、多少的差異，爲的是同心一志，盡心合力。在邊疆長期鎮守之兵，都百戰傷殘，較量他們的技能是熟練的，測度他們的處地是危險的，考察他們的服役是辛勞的，察看他們的對敵是勇敢的，但在衣食上僅够自身，還要被家人分用，日常生活是受凍挨餓。而關東的戍守

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稟優厚，繼以茶藥，資以蔬醬。豐寡相縣，勢則遠甚。又有以邊軍詭爲奏請遥隸神策者，稟賜之饒，有三倍之益。此士類所以忿恨，經費所以褊匱。夫事業未異，給養頓殊，人情所不甘也。不爲戎首，已可嘉者，況使協力同心，以攘寇難，臣知有所不能焉。養士若此，可謂怨生於不均矣。五失也。

兵士，限期替代，應敵而怯懦，服役而懈怠，但衣食優厚，還有茶藥，并供給蔬醬。豐富與寡少相懸殊，勢必差别很大。又有詭詐之將奏請把邊軍遥隸於神策軍，而後賜給的糧餉軍需同神策軍一樣豐厚，有多出三倍的。這是士兵們所以要忿恨，經費所以很匱乏的原因。事業上没有差别，但給養上完全不同，是人心所不情願的。不做兵變首領，已經可慶幸了，何况想使他們同心協力，而攘除寇難，臣知道這是不可能的。這樣的供養士卒，可説是怨恨由不均等而產生了。這是第五種失誤。

凡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所授之方、所委之要，令自揣可否，以見要領。須某甲兵，藉某參屬，用若干步騎，計若干資糧，何所列屯，何時成功，觀其言，校其實。若曰不足取，當繫之於初，不宜詒悔於後也。若曰可任，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内也。故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拔選，端拱於委任，然後核否臧，信賞罰，受賞者不爲濫，當罰者不敢辭，付授專則苟且之心息矣。是以古之遣將者，君推轂而命之，又賜鈇鉞，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機宜不以遠决，號令不以兩從。今陛下命帥，先求易制者，多其部使力分，輕其任使心弱。由是分閫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則聽命，止取承順可矣，若有意乎靖難則不可。兩疆相接，兩軍相持，事機所急，罅不留息，況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專，欲事無遺策，雖聖亦有所不能焉。守

凡任命將帥，必先考察品行才能，然後指出所授命的方面、所委托的要點，讓他自己揣摸可否，以便考察他的見解要領。需要哪種甲兵，藉用哪些參謀屬員，使用多少步兵騎兵，估計需用多少資糧，在什麽地方列屯，於什麽時候成功，觀察他所説的要領，衡量是否切合實際。如果認爲他所説的用兵要領不足取，應當在一開始就堅决不任命，不應爲以後留下後悔。如果認爲可以任用，就應當自始至終委以重任，不應從内部加以掣肘。所以懷疑的不使用，使用的不懷疑。在選拔時多用心，在委任時不牽制，然後考核好壞，明確賞罰，受賞的不是僞濫，當罰的不敢推脱，付授之權專一而不負責任的心思止息了。所以古代的委派將軍，君主親自推薦而任命他，又賜予表示可以果斷處事的斧鉞，所以軍隊中的禮節儀仗不用於朝廷，朝廷上的禮節、儀仗不用於軍隊，不在遠方决定機宜，不聽從兩方面號令。如今陛下任命將帥，光選擇容易控制的，配屬許多部下使權力分散，任命的禮儀不隆重使產生卑弱的心理。由此使統兵在外的將帥督責成功的大義喪失，戰敗而將帥負擔罪咎的責任感不强。一是聽命，二還是聽命，僅取奉承順命是可以了，如果使有志於平定禍難就不行。兩方面邊疆相鄰接，兩方面

戍者以寡不敢抗，分鎮者以無詔不敢救，逗留之頃，寇已奔逼。牧馬屯牛，鞠椎剽矣；嗇夫樵婦，罄俘囚矣。假令詔至發兵，更相顧望，莫敢遮礙。敗者减百爲一，獲者衍百爲千。帥守以總制在朝，不恤於罪；陛下以權出己，不究厥情。用帥若此，可謂機失於遥制矣。六失也。

軍陣相對峙，事機的緊急，像人夾在裂縫之中不能留下喘息的時間，何况千里之遥遠，皇宮之高深，陳述時難以明瞭，聽覽時又不專心，想要事機不失算，即使聖人也不能做到。守衛邊界的因兵少不敢抵抗，分地鎮守的因無皇帝命令不敢援救，逗留之間，賊寇已直奔逼近。牧養的馬屯田的牛，屠宰搶走了；耕田的農夫打柴的婦女，全部俘虜走了。假使詔書到達要求他們發兵，又相互觀望，没有敢去遮攔截擊的。奏報自己失敗時就縮减一百爲一，奏報俘獲敵人時就擴大一百爲一千。節帥守將因受朝廷節制，不擔憂自己有罪；陛下因軍令由自己發出，不深究其中實情。這樣任用將帥，可説是由於遥控而使機宜失算了。這是第六種失誤。

臣愚謂宜罷四方之防秋者，以其數析而三之：其一，責本道節度，募壯士願屯邊者徙焉；其一，則弟以本道衣稟，責關内、河東募用蕃、夏子弟願傅軍者給焉；其一，以所輸資糧給應募者，以安其業。詔度支市牛，召工就諸屯繕完器具。至者家給牛一，耕耨水火之器畢具，一歲給二口糧，賜種子，勸之播蒔。須一年，則使自給，有餘粟者，縣官倍價以售。既息調發之煩，又無幸免之弊，出則人自爲戰，處則家自爲耕。與夫暫屯遽罷，豈同日論哉！然後建文武大臣一人爲隴右元帥，自涇、隴、鳳翔薄長武城，盡山南西道，凡節度府之兵皆屬焉。又詔一人爲朔方元帥，由鄜坊、邠寧揵靈夏，凡節度府之兵屬焉。又詔一人爲河東元帥，舉河東，極振武，節度府之兵屬焉。各以臨邊要州爲

臣的愚見是應當撤銷由天下四方調集的防秋兵士，把原來兵士總的數額分成三份：其中之一，責成本道節度使，招募願意屯守邊地的壯士遷往那裏；其中之一，就祇讓本道拿出衣糧軍費，責成關内、河東招用蕃人、漢人子弟當中願意隨軍的供給他們；其中之一，把所輸送的財物糧食供給應募的人，用來安排他們的家業。另外下詔讓度支官員買牛，招收工匠派往各屯營修整器具。到來的每家供一頭牛，供給全部耕耘田地取用水火的器械，一年供給兩口人的糧食，賜給種子，勸導他們耕種栽植。等一年後，就使他們自給自足，有餘糧的，官府用二倍的價錢收購。這樣既没有調動徵發的煩勞，又没有僥幸苟且的弊端，出動就人自爲戰，安居就家自爲耕。與那種短暫屯守迅速撤走的情形相比，豈能同日而論啊！然後委派具有文武之才的大臣一人任隴右元帥，自涇、隴、鳳翔靠近長武城，盡頭到山南西道，凡節度使管轄内的兵馬都統屬於他。又下詔讓一人任朔方元帥，由鄜坊、邠寧接界靈夏，凡節度使管轄的兵馬統屬於他。又下詔讓一

治所，所部州若府遴柬良吏爲刺史，外奉軍興，内課農桑，慎守中國所長，謹行當今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去矣。

人任河東元帥，河東全境，極遠到振武，節度使管轄内的兵馬統屬於他。使他們都把元帥府署放在臨近邊地的重要州城中，境内的州和府都挑選良吏任刺史，對外用武力防禦，對内勸百姓務農，審慎守用中原所具有的長處，謹細施行當今容易奏效的措施，那麽八種好處可招致，六種失誤可除去了。

帝愛重其言，不從也。

皇帝贊賞推重他的建議，但不能照此實行。

班宏判度支，卒官，贄薦李巽，帝漫許之，而自用裴延齡，贄言："延齡僻戾躁妄，不可用。"不聽。俄而延齡奸佞得君，天下仇惡，無敢言。贄上書苦諫，帝不懌，竟以太子賓客罷。贄本畏慎，未嘗通賓客。延齡揣帝意薄，讒短百緒，帝遂發怒，欲誅贄，賴陽城等交章論辨，乃貶忠州别駕。後稍思之，會薛延爲刺史，諭旨慰勞。韋臯數上表請贄代領劍南，帝猶銜之，不肯與。順宗立，召還。詔未至，卒，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謚曰宣。

班宏辦理度支事務，死在官任上，陸贄推薦李巽接任，皇帝假意許可，却自作决定任用裴延齡，陸贄説："裴延齡乖僻狂妄，不可任用。"皇帝不聽。不久裴延齡以奸猾佞巧受君主寵幸，天下人仇恨厭惡他，但没有人敢出面表達。陸贄上書苦苦諫勸，皇帝不高興，終於任命他爲太子賓客而罷免相位。陸贄的本性小心謹慎，不曾交結賓客。裴延齡揣摸皇帝心中鄙薄陸贄，就百般進讒言説壞話，皇帝於是發怒，要誅殺陸贄，幸賴陽城等人交替呈上表章辯論，於是貶爲忠州别駕。後來皇帝有點思念他，正值薛延任忠州刺史，便讓薛延傳旨意慰勞陸贄。韋臯多次遞上表章請求讓陸贄取代自己擔任劍南節帥，皇帝還懷恨他，不肯授予。順宗即位，下詔召陸贄回朝。詔書未到達，他就去世了，終年五十二歲，追贈兵部尚書，謚號宣。

始，贄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進見，然小心精潔，未嘗有過，由是帝親倚，至解衣衣之，同類莫敢望。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贄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内相"。嘗爲帝言："今盗遍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昔成湯罪己以興，楚昭王出奔，以一言善復國。陛下誠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持筆亡所忌，庶叛者革心。"帝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後李抱真入朝，爲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時，赦令至山東，士卒聞者皆感

當初，陸贄入翰林院任翰林學士，年紀還輕，因有才能受寵信，天子常常用陸贄在兄弟輩中的排行來稱呼而不叫他的名字。在奉天時，早晚進見，但小心精潔，不曾有什麽過失，由此皇帝親近倚重他，甚至脱下衣服給他穿，同輩中没有人敢期望達到如此程度。雖然外朝有宰相主持大政，但陸贄常居内廷參謀裁决可否，當時號稱"内相"。他曾爲皇帝出主意説："當今盗賊遍布天下，應當痛徹地責己悔罪，用來感動人心。從前成湯怪罪自己而興盛起來，楚昭王出逃，因一句好話而復興國家。陛下如確實不吝惜改正過錯，用言語向天下道歉，使臣下筆没有什麽忌諱，希望能使反叛的人洗心改過。"皇帝依從了。所以皇帝在奉天頒下的制書，即使是武人悍卒也

泣思奮。臣是時知賊不足平。”議者謂興元戡難功，雖爪牙宣力，蓋贄有助焉。狩山南也，道險澀，與從官相失，夜召贄不得，帝驚且泣，詔軍中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上謁，帝喜見顏間，自太子以下皆賀。及輔政，不敢自顧重，事有可否必言之，所言皆剴拂帝短，懇到深切。或規其太過者，對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皇它恤乎?”既放荒遠，常闔户，人不識其面。又避謗不著書，地苦瘴癘，衹爲《今古集驗方》五十篇示鄉人云。

没有不被感動流淚的。後來李抱真入朝，對皇帝說：“陛下在奉天、山南的時候，所頒赦令傳達到山東，士卒聽到後都感動哭泣想着奮勇殺敵。臣這時知道叛賊肯定能平定。”議論的人認爲興元戡定禍難之功，雖然將士竭心盡力，原本是陸贄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皇帝前往山南時，道路艱險，與隨從的官員失散，夜裏召陸贄不見，皇帝又驚又哭，下詔軍中凡找到陸贄的獎賞千金。好長時間，陸贄謁見，皇帝喜笑顔開，自太子以下都表示慶賀。等到他輔佐朝政，不敢顧惜自己，政事有可行與不可行的一定進言，所論說的都能清楚地矯正皇帝的過失，懇切深刻。有人規勸他不要太過，回答說：“我對上不辜負天子，對下不辜負所學正道，還顧及其他嗎?”他被放逐到荒遠地方後，常常關閉門户，人們見不到他的面。又爲躲避誹謗之言而不著書，因當地人被瘴癘害苦，就衹編撰了《今古集驗方》五十篇傳給鄉民。

贊曰：德宗之不亡，顧不幸哉！在危難時聽贄謀，及已平，追仇盡言，怫然以讒倖逐猶棄梗。至延齡輩，則寵任磐桓，不移如山，昏佞之相濟也。世言贄白罷翰林，以爲與吴通玄兄弟争寵，竇參之死，贄漏其言，非也。夫君子小人不兩進，邪諂得君則正士危，何可訾耶？觀贄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爲後世法，炳炳如丹，帝所用纔十一。唐胙不競，惜哉！

贊曰：經歷禍難而德宗未亡，怎不是萬幸啊！他在危難時聽從陸贄的計謀，待到時局穩定後，追想而仇恨陸贄的直言敢諫，因爲讒人幸臣而忿忿地貶逐他如同拋棄草木的莖杆。到了裴延齡之輩，就寵幸信任留戀不捨，如山一般不可移動，這是昏主和佞臣相輔相成。世人傳說陸贄稟報罷免他人的翰林學士之職，是因爲和吴通玄兄弟争寵，竇參的獲罪而死，是因爲陸贄泄漏了他說的話，事實并不是這樣的。大凡君子和小人不能同時進用，奸邪諂媚之人受君主重視而正直之士就會危險，怎可詆毁他呢？觀覽陸贄論疏諫書數十百篇，尖鋭指出時事弊病，都以仁義爲本，可以作爲後世的榜樣，光耀如赤丹，皇帝所用僅十分之一。唐朝國運不振，可惜啊！

唐書卷一百五十八

列傳第八十三

韋張嚴韓列傳

韋皋 韋聿

韋皋，字城武，京兆萬年人。六代祖範，有勛力周、隋間。

皋始仕爲建陵挽郎，諸帥府更辟，擢監察御史。張鎰節度鳳翔，署營田判官。以殿中侍御史知隴州行營留事。

德宗狩奉天，李楚琳殺鎰，劫衆叛歸朱泚，隴州刺史郝通奔降楚琳。始，泚以范陽軍鎮鳳翔，既歸節，而留兵五百戍隴上，以部將牛雲光督之。至是，雲光謀請皋爲帥，將劫以臣泚。别將翟曄伺知，以白皋。雲光懼不克，率衆出奔，至汧陽，遇泚奴使皋所，謂雲光曰："太尉已爲天子，使我以御史中丞授皋。若聽，固吾人也，不受，可遂誅之，請以兵俱。"許之。皋迎勞，先納奴，僞受泚詔。即讓雲光曰："既去而復，何也？"對曰："向未知公之命，故去；今還，願與公同生死。"皋曰："大使固善，苟無它圖，請釋甲以安衆，而後可入也。"雲光以皋諸生，亡能爲，乃命士委仗鎧，皋受而内其卒。明日，置酒大會，奴、雲光與其下至，皋伏甲左右廡，酒行，盡殺之，以其首徇。泚復使它奴拜皋鳳翔節度使，皋亦斬之及從騎三人，縱一人使報泚。帝

韋皋，字城武，京兆萬年人。六代祖名範，在周、隋時立有功勛。

韋皋開始出仕任建陵挽郎，各節度使相繼徵用，升任爲監察御史。張鎰任鳳翔節度使時任用他爲營田判官。以殿中侍御史主管隴州行營留後事。

德宗出巡奉天，李楚琳殺害張鎰，脅迫部下叛歸朱泚，隴州刺史郝通投奔了李楚琳。當初，朱泚率范陽軍隊鎮守鳳翔，歸還節鉞離職以後，留下五百名士兵駐守隴上，命部將牛雲光統領。到這時，牛雲光圖謀請韋皋任節帥，想劫持他臣屬於朱泚。偏將翟曄伺探到消息，就報告了韋皋。牛雲光又擔心不能成功，率軍出逃，逃到汧陽，遇到朱泚的家奴正要出使到韋皋那裏，他對牛雲光説："太尉已稱天子，派我以御史中丞之職授任韋皋，如果韋皋聽命，就是我們的人，如果拒不接受，可以馬上誅殺他，請率軍與我同去。"牛雲光同意了。韋皋迎接慰勞，先接待朱泚的家奴，假裝接受了朱泚的詔書。接着責備牛雲光説："既已離去而又返回，是什麽原因？"牛雲光回答説："從前不知公有新的任命，因此離去；如今返回，情願與公同生共死。"韋皋説："大使確實很對，如果没有其他企圖，請您解除武裝使衆人安心，然後可以進城。"牛雲光認爲韋皋是個書生，不會有什麽作爲，於是命令士兵放下兵器脱去盔甲，韋皋收受後接納了他的士兵。第二天，大辦酒席，朱泚家奴、牛雲光與他

聞，乃授皋隴州刺史，置奉義軍，拜節度使，寵其功。皋遣兄平及弇繼至奉天，士氣益壯，乃築壇血牲與士盟曰："協力一心，以誅元惡，有渝此盟，神其殛之。"又馳使吐蕃與連和，隴坻遂安。帝自梁、洋還，召爲左金吾衛將軍，遷大將軍。

的部下到來，韋皋在左右廊廡中埋伏下士兵，酒宴中，全部殺掉了他們，用他們的首級示衆。朱泚又派另一位家奴授任韋皋爲鳳翔節度使，韋皋又斬殺了他和隨從騎兵三人，放掉一人回去讓他報告朱泚。皇帝聽到消息，於是授任韋皋隴州刺史，設置奉義軍，授任他爲節度使，用來表彰他的功勞。韋皋派哥哥韋平和韋弇相繼來到奉天，士氣更加振奮。於是築壇殺牲歃血與將士共立盟誓說："同心協力，誅殺首惡，如有人背棄這一盟誓，神靈也會殺他。"又派使者前去吐蕃與其聯合，隴坻於是安定。皇帝從梁、洋返回京城，召入朝廷任命他爲左金吾衛將軍，升任大將軍。

貞元初，代張延賞爲劍南西川節度使。初，雲南蠻羈附吐蕃，其盜塞必以蠻爲鄉道。皋計得雲南則斬虜右支，乃間使招徠之，稍稍通西南夷。明年，蠻大首領苴那時以王爵讓其兄子烏星。始，烏星幼，那時攝領其部，故請歸爵。皋上言："禮讓行于殊俗，則悖戾者化，願皆封以示褒進。"詔可。又明年，雲南款邊求内屬，約東蠻鬼主驃傍、苴夢衝等絶吐蕃盟。五年，東蠻斷瀘水橋攻吐蕃，請皋濟師。皋遣精卒二千，與蠻共破吐蕃於臺登，殺青海大酋乞臧遮遮、臘城酋悉多楊朱及論東柴等，虜墜死崖谷不可計，多獲牛馬鎧裝。遮遮，尚結贊之子，虜貴將悍雄者也，既敗，酋長百餘行哭隨之。悍將已亡，則屯栅以次降定。進檢校吏部尚書。

貞元初年，韋皋接替張延賞任劍南西川節度使。起初，雲南蠻依附吐蕃，吐蕃入侵邊塞必然用雲南蠻開道。韋皋料定得到雲南就會斬斷吐蕃的右臂，就派密使招徠他們，逐漸與西南夷通好。第二年，雲南蠻大首領苴那時將王爵讓給哥哥的兒子烏星。當初，烏星年幼，苴那時代管本部落，因此現在請求歸還爵位。韋皋上奏説："禮讓在異族中施行，那麽叛逆者也會歸化，希望給二人都封爵以示褒奬。"皇帝下詔同意。又過了一年，雲南蠻到邊境請求歸附内地，與東蠻鬼主驃傍、苴夢衝等解除與吐蕃的盟約。五年，東蠻切斷瀘水橋進攻吐蕃，請求韋皋出兵增援。韋皋派二千精兵，與東蠻一同在臺登打敗吐蕃，殺死青海大酋長乞臧遮遮、臘城酋長悉多楊朱和論東柴等人。虜兵墜入崖谷而死的不計其數，繳獲許多牛馬鎧甲裝備。乞臧遮遮，是尚結贊的兒子，吐蕃的勇悍貴將，失敗以後，酋長百餘人哭送緊隨。猛將已死，營栅相繼降服。朝廷進升韋皋爲檢校吏部尚書。

初，東蠻地二千里，勝兵常數萬，南倚閤羅鳳，西結吐蕃，狙勢强弱爲患，皋能綏服之，故戰有功。詔以那時爲順政王、夢衝懷化王、驃傍和義王，刻"兩林"、"勿鄧"等印以賜之。而夢衝復與吐蕃盟，皋遣别將蘇嵬召之，詰其叛，斬于琵琶川，立次鬼主樣棄等，蠻部震服。乃

起初，東蠻有土地二千里，善戰士兵常達數萬人，南倚閤羅鳳，西連吐蕃，暗中窺視勢力消長而時常構成邊患，韋皋能安撫他們，因此出戰有功。下詔册封苴那時爲順政王，苴夢衝爲懷化王，驃傍爲和義王，刻"兩林"、"勿鄧"等印賜給他們。後來苴夢衝又和吐蕃結盟，韋皋派偏將蘇嵬召見他，責斥他叛變，在琵琶川斬殺，立副鬼主樣棄等，蠻部震驚臣服。於是在資州設安夷

建安夷軍於資州，維制諸蠻；城龍谿於西山，保納降羌。

九年，天子城鹽州，策虜且來橈襲，詔皋出師牽維之。乃命大將董勔、張芬分出西山、靈關，破峨和、通鶴、定廉城，逾的博嶺，遂圍維州，搏棲雞，攻下羊溪等三城，取劍山屯焚之。南道元帥論莽熱來援，與戰，破其軍，進收白岸，乃城鹽州。詔皋休士。以功爲檢校尚書右僕射、扶風縣伯。

於是西山羌女、訶陵、南水、白狗、逋租、弱水、清遠、咄霸八國酋長，皆因皋請入朝。乃遣幕府崔佐時由石門趣雲南，而南詔復通。石門者，隋史萬歲南征道也，天寶中，鮮于仲通下兵南溪，道遂閉。至是蠻徑北谷，近吐蕃，故皋治復之。繇黎州出邛部，直雲南，置青溪關，號曰“南道”。乃詔皋統押近界諸蠻、西山八國、雲南安撫使。俄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三年，復巂州。吐蕃怨，完壘造舟，謀擾邊，皋輒破却之。自是曩貢、臘城等九節度嬰嬰、籠官馬定德與大將舉落皆降，昆明管些蠻又内附。贊普怒，遂北掠靈、朔，破麟州以取償焉。帝詔皋深入以橈虜。皋遣大將陳泊等出三奇，崔堯臣趨石門無衣山，仇冕、董振走維州，邢玭出黄崖略棲雞、老翁城，高倜、王英俊繇峨和、清溪道薄故松州，元膺出濕山、成溪，臧守至道黎、巂，韋良金趨平夷，路惟明自靈關、夏陽攻逋租、偏松城，王有道涉大度河，陳孝陽率蠻苴那時等道西瀘攻昆明、諸濟，師無慮五萬，以八月悉出塞。十月，大破吐蕃，拔其保鎮捕候，追奔轉戰千里，遂圍維州。吐蕃釋靈、朔

軍，制約諸蠻，在西山修築龍谿城，保護并接納降服的羌人。

九年，天子修築鹽州城，預計到虜軍將會前來騷擾甚至偷襲，下詔命韋皋出兵牽制他們。於是命大將董勔、張芬分别從西山、靈關出兵，攻破峨和、通鶴、定廉城，翻越的博嶺，進而包圍維州，攻打棲雞，占領羊溪等三城，奪取劍山屯并將它焚毁。吐蕃南道元帥論莽熱趕來增援，唐軍與他們交戰，打敗敵軍，進而收回白岸，於是修成了鹽州城。皇帝下詔命韋皋休整士兵。因功升任檢校尚書右僕射、扶風縣伯。

這以後西山羌女、訶陵、南水、白狗、逋租、弱水、清遠、咄霸八國酋長，都通過韋皋請求入朝。韋皋就派幕府崔佐時從石門前往雲南，與南詔再次通好。石門，是隋史萬歲南征的通道，天寶年間，鮮于仲通軍隊下南溪，道路於是封閉。至此蠻人徑入北谷，接近吐蕃，爲此韋皋設法收復那裏。由黎州出邛部，直抵雲南，設置青溪關，稱爲“南道”。於是朝廷下詔任命韋皋爲統押近界諸蠻、西山八國、雲南安撫使。不久進升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三年，韋皋收復巂州。吐蕃怨恨，修繕堡壘修造船隻，策劃侵擾邊界，韋皋常打敗擊退他們。此後曩貢、臘城等九節度嬰嬰、籠官馬定德與大將率全部落一起投降，昆明管磨些蠻又内附。贊普惱怒，就北侵靈、朔，攻破麟州作爲補償。皇帝下詔命韋皋深入敵境騷擾虜軍。韋皋派大將陳泊等出三奇，崔堯臣直奔石門無衣山，仇冕、董振直奔維州，邢玭出黄崖攻打棲雞、老翁城，高倜、王英俊由峨和、清溪道逼近故松州，元膺出濕山、成溪，臧守至取道黎、巂，韋良金直奔平夷，路惟明從靈關、夏陽進攻逋租、偏松城，王有道渡大度河，陳孝陽率蠻人苴那時等取道西瀘進攻昆明、諸濟，軍隊大約有五萬人，八月全部出境。十月，大敗吐蕃，攻占吐蕃的城堡哨所，追擊敗敵轉戰千里，於是圍攻維州。吐蕃撤走靈、朔的圍兵，命論莽熱以内大相兼東境五節度大使，率其他各虜部落十萬人來援

兵，使論莽熱以内大相兼東境五節度大使，率雜虜十萬來救。師伏以待，虜乘勝深入，師譟而奮，虜大潰，生禽莽熱獻諸朝。帝悦，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南康郡王，帝製紀功碑褒賜之。

救。唐軍埋伏等待，虜軍乘勝深入，我軍吶喊衝出，虜軍大敗，活捉論莽熱獻到朝廷。皇帝很高興，進升韋皋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南康郡王，皇帝還親自書寫紀功碑褒獎并賜給他。

順宗立，詔檢校太尉。會王叔文等干政，皋遣劉闢來京師謁叔文曰："公使私於君，請盡領劍南，則惟君之報。不然，惟君之怨。"叔文怒，欲斬闢，闢遁去。皋知叔文多釁，又自以大臣可與國大議，即上表請皇太子監國，又上箋太子，暴叔文、伾之奸，且勸進。會大臣繼請，太子遂受禪，因投殛奸黨。是歲，皋暴卒，年六十一，贈太師，謚曰忠武。

順宗即位，下詔任命韋皋爲檢校太尉。適值王叔文等人干擾朝政，韋皋派劉闢到京師拜見王叔文説："公派我私下與君交好，請求兼統整個劍南，那麽肯定會報答君的。不然肯定會怨恨君。"王叔文憤怒，打算殺掉劉闢，劉闢逃跑了。韋皋知道王叔文樹敵很多，又認爲自己是大臣可以參議國家大政，就上表請皇太子監國，又給皇太子遞上箋書，揭露王叔文、王伾的奸惡，并勸太子即位。正趕上朝中大臣也相繼請求皇太子監國，太子於是接受禪代，就流放處置了奸黨。這年，韋皋突然去世，終年六十一歲，追贈太師，謚號忠武。

皋治蜀二十一年，數出師，凡破吐蕃四十八萬，禽殺節度、都督、城主、籠官千五百，斬首五萬餘級，獲牛羊二十五萬，收器械六百三十萬，其功烈爲西南劇。善拊士，至雖昏嫁皆厚資之，婿給錦衣，女給銀塗衣，賜各萬錢，死喪者稱是。其僚掾官雖顯，不使還朝，即署屬州刺史，自以侈横，務蓋藏之。故劉闢階其厲，卒以叛。朝廷欲追繩其咎，而不與皋者詆所進兵皆鏤"定秦"字，有陸暢者上言："臣向在蜀，知'定秦'者，匠名也。"繇是議息。暢字達夫，皋雅所厚禮。始，天寶時，李白爲《蜀道難》篇以斥嚴武，暢更爲《蜀道易》以美皋焉。

韋皋治蜀二十一年，多次出兵，共打敗吐蕃四十八萬人，生擒斬殺節度、都督、城主、籠官一千五百人，斬首五萬餘級，繳獲牛、羊二十五萬，收繳器械六百三十萬件，他的業績居西南之最。善於撫慰士卒，甚至連他們的婚嫁都給予豐厚的資助，新郎給予錦衣，新娘給予銀塗衣，分别賜給萬錢，對死喪者也是如此。他的下屬官員即使顯達，也不讓回朝，就地安排在下屬各州擔任刺史，是因爲他自己奢侈專横，一意要遮蓋隱藏。因此劉闢因襲他的惡行，最終叛亂。朝廷打算追究處置他的罪過，敵視韋皋的人毁謗他説在他進兵所到之處都刻下"定秦"字樣，有個叫陸暢的人上奏説："臣從前在蜀中，知道'定秦'，是工匠的名字。"因此議論平息。陸暢字達夫，韋皋待他周到禮敬。當初，天寶年間，李白寫《蜀道難》篇來指斥嚴武，陸暢又作《蜀道易》來贊美韋皋。

始，皋務私其民，列州互除租，凡三歲一復。皋没，蜀人德之，見其遺象必拜。凡刻石著皋名者，皆鑱其文尊諱之。

起初韋皋一心在當地百姓中樹立私恩，各州交替免除租賦，三年免除一次賦役。韋皋去世，蜀人感激他，見到他的遺像定要拜祭。凡是寫有韋皋名字的刻石，全都鏟去文字表示尊敬加以避

諱。

兄聿，弟平。聿以蔭調南陵尉，遷秘書郎，以父嫌名換太子司議郎，辟淮南杜佑府。元和初，爲國子司業。劉闢與盧文若反，臯子行式娶文若女弟，聿不以聞。闢平，行式妻當没掖庭，有司并按聿，或以道遠不應坐，乃皆赦之。終太子右庶子。

哥哥名聿，弟弟名平。韋聿因祖先的功勛調任南陵尉，升任秘書郎，因官職與父親的名字字音相近改任太子司議郎，被徵用到淮南杜佑幕府任職。元和初年，任國子司業。劉闢與盧文若反叛，當時韋臯的兒子韋行式曾娶盧文若的妹妹，韋聿没有上報。劉闢被平定，韋行式的妻子應被抄没收入皇宫掖庭，有關部門一并審理韋聿，有人認爲韋聿不在蜀中，路遠不應受到牽連，於是都予以赦免。死時官任太子右庶子。

平與臯斬朱泚使者，間走奉天上功，擢萬年尉。

韋平與韋臯斬殺朱泚的使者，從小道去奉天報功，升任萬年縣尉。

韋正貫

平子正貫，字公理，少孤，臯謂能大其門，名曰臧孫。推蔭爲單父尉，不得意，棄官去，改今名。舉賢良方正異等，除太子校書郎，調華原尉。後又中詳閑吏治科，遷萬年主簿，擢累司農卿。坐尚食乏供，貶均州刺史。久之，進壽州團練使。

韋平的兒子名正貫，字公理，少年喪父，韋臯認爲他能光大家門，起名叫臧孫。因祖先的功勛恩任單父尉，不得志，棄官離去，改爲現名。應考賢良方正科考中優等，授任太子校書郎，調任華原尉。後來又考中詳閑吏治科，升任萬年主簿，多次升任後爲司農卿。因尚食供應缺乏獲罪，貶爲均州刺史。過了一段時間，又進升爲壽州團練使。

宣宗立，以治當最，拜京兆尹、同州刺史。俄擢嶺南節度使。南海舶賈始至，大帥必取象犀明珠，上珍而售以下直，正貫既至，無所取，吏咨其清。南方風俗右鬼，正貫毁淫祠，教民毋妄祈。會海水溢，人争咎撤祠事，以爲神不厭，正貫登城沃酒以誓曰："不當神意，長人任其咎，無逮下民。"俄而水去，民乃信之。居鎮三歲，既病，遺令無厚葬，無用鼓吹，無請謚。卒，年六十八，贈工部尚書。

宣宗即位，因考核政績爲上等，授任韋正貫爲京兆尹、同州刺史。不久升任嶺南節度使。南海船商一到，大帥定要給自己挑選象牙犀角明珠，上等珍品却用廉價交易，韋正貫到任以後，一無所取，官吏嘆息他的清廉。南方風俗敬重鬼神，韋正貫毁掉那些祭祀不合禮制的神祠，教育百姓不要妄加祈祭。適值海水溢漲，人們争相指責撤除祠廟之事，認爲是神不滿，韋正貫登上城灑酒起誓説："不符合神的意思，官長願受處罰，不要殃及百姓。"不久水退下，百姓纔信任他。在鎮所三年，患病後，遺命不要厚葬，不要用鼓吹，不請求加謚號。去世，終年六十八歲，追贈工部尚書。

劉闢

劉闢者，字太初，擢進士宏詞科，佐韋臯府，遷累御史中丞、支度副使。臯卒，闢主後務，諷諸將徼旄節，憲宗以給事中召之，不奉詔。時

劉闢，字太初，考中進士宏詞科，在韋臯幕府中任職，多次升任做到御史中丞、支度副使。韋臯去世，劉闢主持留後事務，指使諸將要求朝廷授他節度使節鉞，憲宗召他入朝任給事中，他

帝新即位，欲静鎮四方，即拜檢校工部尚書、劍南西川節度使。闢意帝可動，益驁蹇，吐不臣語，求統三川，欲以所善盧文若節度東川，即以兵取梓州。且以術家言五福、太一舍于蜀，乃造大樓以祈祥。帝始重征討，而宰相杜黄裳勸帝，且言："闢，妄書生耳，可鼓而俘也。"薦高崇文、李元奕等將神策行營兵皆西，使嚴礪、李康掎角之。

不聽從詔命。當時皇帝剛即位，衹想使天下安寧無事，就授任他爲檢校工部尚書、劍南西川節度使。劉闢認爲皇帝如此容易動摇，更加桀驁不馴，口出逆臣之語，要求統領三川，妄圖任用與他親近的盧文若爲東川節度使，於是率兵奪取梓州。并根據術士所説五福、太一的説法駐扎在蜀地，還修造大樓來祈求祥瑞。皇帝這纔傾向於征討，宰相杜黄裳勸説皇帝出兵，并説："劉闢，是一個狂妄書生罷了，擊鼓進軍便可輕而易舉地擒獲他。"推薦高崇文、李元奕等人率神策行營兵全軍西征，讓嚴礪、李康接應。

詔許自新，闢不聽，崇文取東川，帝乃下詔奪其官，進破鹿頭關，遂下成都。闢從數十騎走至羊灌田，自投水，不能死，騎將酈定進禽之。文若先殺其族，縋石自沈于江，失其尸。檻車送闢京師，尚冀不死，食飲于道晏然，將至都，神策以兵迎之，係其首，曳而入，驚曰："何至是邪?"帝御興安樓受俘，詔詰反狀，闢曰："臣不敢反，五院子弟爲惡，不能制。"詔問："遣使賜節何不受?"乃伏罪。獻廟社，徇于市，斬于城西南獨柳下。子超郎等九人，與部將崔綱以次誅。

皇帝還下詔允許他悔過自新，劉闢不聽，高崇文奪取了東川，皇帝於是下詔削奪劉闢的官爵，進軍攻破鹿頭關，進而攻下成都。劉闢同數十名騎兵逃到羊灌田，投水自殺，没死成，騎將酈定進活捉了他。盧文若先殺掉全族人，身捆石頭自投江中，没有找到尸體。高崇文用囚車將劉闢押送到京師，他想自己不會被處死，在路上照常吃喝，快要到京城時，神策軍派兵迎候，將他捆住脖子，拉進城中，他驚道："何至於此?"皇帝親臨興安樓接受獻俘，下詔責問他造反的罪狀，劉闢説："臣不敢造反，五院子弟作惡，臣無法控制。"下詔問道："派使節賜予你符節爲何不接受?"他這纔認罪，然後祭獻宗廟社稷，在街市上示衆，在京城西南獨柳樹下斬首。兒子劉超郎等九人，與部將崔綱相繼被誅殺。

始，闢嘗病，見問疾者必以手行入其口，闢即裂食之。唯盧文若至，如平常，故益與之厚，而皆夷族。

當初，劉闢曾患病，看見前來探望疾病的人都爬進自己口中，劉闢就咬碎吃下。衹有盧文若前來，一如平常，因此與他更加親近，而最後却都被滅族了。

張建封 張玠 張愔

張建封，字本立，鄧州南陽人，客隱兖州。父玠，少任俠。安禄山反，使李廷偉脅徇山東，魯郡太守韓擇木迎館之。玠率豪桀段絳等集兵，將斬以徇，擇木不許，唯司兵參軍張孚助其謀，乃殺廷偉并其黨以聞。擇木、孚皆受賞，而玠去之江南，不自言功。

張建封，字本立，鄧州南陽人，離鄉隱居在兖州。父親名玠，年少負氣仗義。安禄山造反，派李廷偉脅同攻打山東，魯郡太守韓擇木將李廷偉迎接安置到館舍中。張玠率領豪傑段絳等人聚集兵馬，打算斬殺李廷偉示衆，韓擇木不同意，衹有司兵參軍張孚贊同他的計議，於是殺李廷偉和他的同黨奏報朝廷。韓擇木、李孚都受到賞賜，衹有張玠前去江南，不説自己的功勞。

建封少喜文章，能辯論，慷慨尚氣，自許以功名顯。李光弼鎮河南，盗起蘇、常間，殘掠鄉縣。代宗詔中人馬日新與光弼麾下皆討。建封見中人，請前喻賊，可不須戰。因到賊屯開譬禍福，一日降數千人，縱還田里，由是知名。湖南觀察使韋之晋辟署參謀，授左清道兵曹參軍，不樂職，輒去。令狐彰節度滑亳，奏置幕府，彰不朝覲，建封非之。往見轉運使劉晏，晏奏試大理評事，使管漕務，歲餘罷。時馬燧爲三城鎮遏使，雅知之，表爲判官，擢監察御史。燧伐李靈耀，軍中事多所諏訪，從鎮河東，授侍御史，即表其能於朝。楊炎將任以要職，盧杞不喜，出爲岳州刺史。

張建封少時喜愛文章，能言善辯，性格豪邁崇尚氣節，自認爲能以功業揚名。李光弼鎮守河南，盜賊在蘇、常之間出没，殘害搶掠鄉縣。代宗下詔命宦官馬日新與李光弼部下一同前去征討。張建封見過宦官，請求前去規勸盜賊，可以不用交戰。於是到賊駐地曉諭禍福，一天就使數千人投降，朝廷將他們放歸鄉里，他也由此聞名。湖南觀察使韋之晋徵用他做參謀，授任左清道兵曹參軍，他不樂意任職，於是離去。令狐彰任滑亳節度使，上奏朝廷將他安置在幕府中，令狐彰不進京朝見，張建封對他不滿。前去拜見轉運使劉晏，劉晏上奏朝廷令他試任大理評事，讓他主管漕運事務，一年多後被免職。此時馬燧任三城鎮遏使，馬燧一向瞭解他，上表朝廷舉薦他任判官，升任監察御史。馬燧討伐李靈耀，許多軍中大事都向他咨詢。他跟隨馬燧鎮守河東，被授任爲侍御史，馬燧隨即向朝廷上表稱贊他的才能。楊炎想讓他擔任要職，盧杞不喜歡他，出任岳州刺史。

李希烈既破梁崇義，跋扈不臣，壽州刺史崔昭與相聞，德宗召宰相選代昭者，杞倉卒不暇取它吏，即白用建封。希烈數敗王師，張甚，遂僭即天子位，淮南節度使陳少游陰附之。希烈遣將楊豐齎僞赦二，畀建封、少游。豐至，建封縛致軍中，會中人來，對之斬其首，因送僞書于行在。少游聞之，恚汗不自處，建封乃劾其附賊狀，帝方蒙難，不暇治也。希烈又署杜少誠爲淮南節度使，約破壽州，以趣江都。建封壁霍丘秋栅拒之，賊不能東。遷團練使。帝還自梁，少游卒憂死。進兼御史大夫、濠壽廬觀察使。是時，四方尚多故，乃繕陴隍，益治兵，四鄙附悦。希烈使票帥悍卒來戰，建封皆沮衄之。賊平，進封階，又任一子正員官。

李希烈打敗梁崇義以後，專横跋扈不遵守臣下禮儀，壽州刺史崔昭與他互通消息，德宗召見宰相責成挑選取代崔昭的人，盧杞倉促之間來不及選取其他官吏，就禀告德宗任用張建封。李希烈多次打敗官軍，非常囂張，於是越分即天子位，淮南節度使陳少游暗中依附他。李希烈派將領楊豐携帶二份僞赦書，送給張建封、陳少游。楊豐來到後，張建封將他捆起帶到軍中，適逢宦官使者來到，張建封當面將他斬首，并將僞赦書送到皇帝臨時住所。陳少游聽説後，怨恨震驚汗流不止，張建封於是檢舉他依附叛賊的罪狀，皇帝正蒙難，無暇處置。李希烈又任用杜少誠爲淮南節度使，相約攻破壽州，進逼江都。張建封堅守霍丘秋栅對抗他，叛賊無法東進。升任團練使。皇帝從梁州返回京城，陳少游最終因憂懼而死。張建封則進升官職兼任御史大夫、濠壽廬觀察使。這時，天下變亂頻仍，於是修繕城壕，加緊練兵，四境歸附悦服。李希烈派猛將强兵來戰，都被張建封挫敗。叛賊平定，進加封爵官階，又任用一個兒子爲正員官。

貞元四年，拜御史大夫、徐泗濠節度使。始，李洧以徐降，洧卒，高承宗、獨孤華代之，地迫于寇，常困纍不支。於是李泌建言："東南漕自淮達諸汴，徐之埇橋爲江、淮計口，今徐州刺史高明應甚少，脱爲李納所并，以梗餉路，是失江、淮也。請以建封代之，益與濠、泗二州。夫徐地重而兵勁，若帥又賢，即淄青震矣。"帝曰："善。"繇是徐復爲雄鎮。久之，檢校尚書右僕射。十三年，來朝，帝不待日召見延英殿，詔會朝赴大夫班，以示殊寵，建封賦《朝天行》以獻。帝眷遇異等，賜名馬珍具。

貞元四年，授任張建封爲御史大夫、徐泗濠節度使。當初，李洧率徐州投降，李洧去世，高承宗、獨孤華接替他，土地鄰接寇敵，時常困迫無法支撑。因此李泌建議説："東南漕運從淮河直達汴水，徐州的埇橋是江、淮糧食轉運的咽喉，現在徐州刺史高明應過於年輕，假如被李納吞并，阻擋糧餉通道，這樣朝廷就等於失去了江、淮。請用張建封取代他，將濠、泗二州與徐州并爲一鎮。這樣徐州地位提高而兵力强盛，如果節帥賢能，就會使淄青震動。"皇帝説："好。"因此徐州又成爲大鎮。過了一段時間，任檢校尚書右僕射。十三年，前來朝見，皇帝不等到規定的日期就在延英殿召見他，下詔朝會時站在大夫班列，以此表示特殊寵遇，張建封作《朝天行》進獻。皇帝給予破格禮遇，賜給名馬及珍貴物品。

是時，宦者主宫市，置數十百人閲物廛左，謂之"白望"。無詔文驗核，但稱宫市，則莫敢誰何，大率與直十不償一。又邀闍闥所奉及脚傭，至有重荷趨肆而徒返者。有農賣一驢薪，宦人以數尺帛易之，又取它費，且驅驢入宫，而農納薪辭帛，欲亟去，不許，恚曰："惟有死耳！"遂擊宦者。有司執之以聞，帝黜宦人，賜農帛十匹，然宫市不廢也。諫臣交章列上，皆不納，故建封請間爲帝言之，帝頗順聽。會詔書蠲民逋賦，帝問何如，答曰："殘逋積負，决無可斂，雖蠲除之，百姓尚無所益。"又陳："河東節度使李説、華州刺史盧徵皆病不能事，左右得以爲奸。右金吾大將軍李翰好刺細事規寵，人疾惡之。"帝悉嘉可。未幾，制詔："官師過從，人情之常，自今金吾勿以聞。"

當時，宦官主持宫市，安排數十上百人在街市上察看出售的貨物，稱作"白望"。没有詔文驗證，衹稱宫市，就没人敢説不給，大致上付給的價錢不抵原價的十分之一。又要索取宫門進奉和脚力錢，以至有人滿載貨物來到市肆結果空手返回。有個農夫用驢馱柴出售，宦官用數尺帛交换，又索要其他費用，并趕驢入宫，農夫交出柴而不收帛，想馬上離去，宦官不許，農夫發怒道："衹有死路一條了！"於是毆打宦官，有關部門拘捕了農夫上奏，皇帝罷去宦官，賜給農夫十匹帛，但宫市仍没有廢除。諫官不斷上章論諫，皇上都不采納，因此張建封乘機向皇帝陳説此事，皇帝欣然接受。又趕上皇上要下詔免除百姓拖欠的賦税，皇帝詢問如何，回答説："短缺拖欠的賦税日積月累，决不可能收回，即使免除，對百姓還是没有什麽好處。"又陳述："河東節度使李説、華州刺史盧徵都有病不能處理政事，左右的人因此乘機作惡。右金吾大將軍李翰愛伺探小事來求得恩寵，人們痛恨他。"皇帝全部贊同。没多久，下制詔："百官之間交往，是人之常情，從今以後金吾不必上報。"

元巳，賜宴曲江，特詔與宰相同榻食。其還鎮，帝賦詩以餞，于時雖

元巳日，皇帝在曲江賜宴，專門下詔讓張建封與宰相同榻進餐。返回本鎮時，皇帝賦詩餞

馬燧、渾瑊、劉玄佐、李抱真等勛寵卓越，未有以詩餞者。帝又使左右以所持鞭賜之，曰："卿節誼歲寒弗渝，故用此爲況。"建封又賦詩以自警勵。十六年，以病求代，詔韋夏卿代之，未至而建封卒。年六十六，册贈司徒。

別，這時雖然馬燧、渾瑊、劉玄佐、李抱真等人功勞與寵遇卓越，没有用詩餞別的。皇帝又讓左右的人將自己使用的馬鞭賜給他，說："卿守節盡義身處困境不曾改變，希望用它來鞭策自己。"張建封又賦詩來自勉。十六年，因病請求派人接任，下詔命韋夏卿接替他，還没到任張建封就去世了，終年六十六歲，册命追贈司徒。

治徐凡十年，躬於所事，一軍大治。善容人過，至健黠亦未嘗曲法假之。其言忠義感激，故下皆畏悦。性樂士，賢不肖游其門者禮必均，故其往如歸。許孟容、韓愈皆奏署幕府，有文章傳于時。

張建封治理徐州十年，親自處理政務，一軍大治。善於容忍他人過失，即使非常狡猾的人也絶不在法外施恩寬免他。他的言辭忠義激奮，因此部下都心悦誠服。秉性喜愛賢士，無論賢能與否游歷他的門下都以同等禮節相待。因此來他這裏的人如同回到了家一樣。許孟容、韓愈都是他上奏朝廷任用在幕府中的人，有文章在當時流傳。

子愔，始以蔭補虢州參軍事。建封卒，府佐鄭通誠者攝留事，畏其軍亂，因浙西戍兵過徐，謀引以爲援。舉軍怒，斧庫取兵，環府大噪，殺通誠及大將數人，乃表于朝，請愔爲留後，假旄節。帝不許，披濠、泗隸淮南，詔杜佑討徐亂。泗州刺史張伾以兵攻埇橋，與徐軍确，伾大敗。帝未有以制，乃授愔右驍衛將軍、徐州刺史，知留後。以伾爲泗州留後，杜兼爲濠州留後。俄進愔武寧軍節度使。

兒子名愔，起初因祖先的功勛補授虢州參軍事。張建封去世，府佐鄭通誠代理留後事務，擔心軍隊叛亂，乘浙西戍兵經過徐州時，企圖引來作爲援助。全軍憤怒，砍開府庫奪取兵器，包圍使府大聲喧鬧，殺死鄭通誠和數名大將，并上表朝廷，請求任用張愔做留後，代理節度使。皇帝不同意，將濠、泗劃歸淮南，下詔命杜佑討伐徐州的叛亂。泗州刺史張伾率兵進攻埇橋，與徐州軍較量，張伾大敗。皇帝無法制服，於是授任張愔右驍衛將軍、徐州刺史，主持留後事務。任命張伾爲泗州留後，杜兼爲濠州留後。不久進升張愔爲武寧軍節度使。

元和初，以疾求代，召爲工部尚書，以王紹節度武寧，還濠、泗隸徐。徐人喜，遂不敢亂，而愔得行。未逾境，卒。愔治徐七年，其政稱治。贈尚書右僕射。

元和初年，張愔因病請求替代，召入朝廷任命爲工部尚書，任命王紹爲武寧軍節度使，歸還濠、泗隸屬徐州。徐州人高興，於是不敢叛亂，張愔得以離任。還没出境，去世。張愔治理徐州七年，政績爲人稱道。追贈尚書右僕射。

嚴震　嚴譔

嚴震，字遐聞，梓州鹽亭人。本農家子，以財役里閭。至德、乾元中，數出貲助邊，得爲州長史。西川節度使嚴武知其才，署押衙，遷恒王府司馬，委以軍府衆務。武卒，罷歸。會東川節度使李叔明表爲渝州刺

嚴震，字遐聞，梓州鹽亭人。本是農家子弟，因富有而在鄉里爲所欲爲。至德、乾元年間，多次拿出錢財資助邊防，因此任本州長史。西川節度使嚴武知道他有才能，任用爲押衙，升任恒王府司馬，將軍府中的各種事務全都交付給他。嚴武去世，免職回鄉。適值東川節度使李叔

史，震以叔明姻家，移疾去。山南西道節度府又表爲鳳州刺史。母喪解。起爲興、鳳兩州團練使，好興利除害。建中中，劍南黜陟使韋楨狀震治行爲山南第一，乃賜上下考，封鄖國公。治鳳十四年，號稱清嚴，遠邇咨美。遷山南西道節度使。

明上表朝廷奏請任他爲渝州刺史，嚴震因與李叔明是姻親之家，稱病辭去。山南西道節度使府又上表奏請任他爲鳳州刺史。因爲母親守喪解職。服喪期滿又起任爲興、鳳兩州團練使，熱衷於興利除害。建中年間，劍南黜陟使韋楨報告嚴震治績爲山南第一，於是賜予考績爲上下，封鄖國公。治理鳳州十四年，號稱清廉嚴正，遠近贊嘆。升任山南西道節度使。

朱泚反，遣腹心穆廷光等遺帛書誘之，震即斬以聞。是時，李懷光與賊連和，奉天危蹙，帝欲徙蹕山南，震聞，馳表奉迎，遣大將張用誠以兵五千捍衛。用誠至盩厔有反計，帝憂之，會震牙將馬勛嗣至，帝告以故，勛曰："臣請歸取節度符召之，即不受，斬其首以復命。"帝悦，使計日往。勛還得符，請壯士五人與偕，出駱谷，用誠以爲未知其謀，以數百騎迓勛館之，左右嚴侍。勛未發，陰令焚草館外，士寒争附火，勛從容引符示之，曰："大夫召君。"用誠懼，將走，壯士自後禽之。用誠子斫勛傷首，左右捍刀得免，遂仆用誠，而格殺其子。勛即軍中，士皆擐甲矣。勛昌言曰："若父母妻子在梁州，今棄之而反，何所利邪？大夫取用誠爾，若等無與！"衆乃服，不敢動。即縛用誠送於震，杖殺之，而拔其副以統帥。始，勛赴行在，逾半日期，帝頗憂。比至，大喜。翌日，發奉天。既入駱谷，懷光以騎追襲，賴山南兵以免。尋加檢校户部尚書、馮翊郡王，實封二百户。

朱泚造反，派心腹穆廷光等人贈送帛書勸誘他，嚴震立刻斬殺穆廷光奏報朝廷。這時，李懷光與賊聯合，奉天危急，皇帝想移駕到山南，嚴震聽説後，急送表章迎奉，派大將張用誠率五千士兵保駕。張用誠到盩厔後企圖造反，皇帝憂慮，適值嚴震的牙將馬勛接着趕來，皇帝告訴他緣故，馬勛説："臣請求回去取來節度使符召他，如果他不接受，就斬首再來復命。"皇帝高興，與他約定日期派他前往。馬勛回去取來兵符，請帶五名壯士與他同行，從駱谷出山，張用誠以爲他不知自己的陰謀，率數百名騎兵迎接馬勛，到館舍中，左右嚴密守衛。馬勛没有行動，暗中命人在館外點燃柴草，士兵寒冷争相烤火，馬勛從容地拿出兵符給他看，説："大夫召君。"張用誠畏懼，想要逃走，壯士從後邊擒住他。張用誠的兒子砍傷馬勛頭部，左右擋住刀得以幸免，於是打倒張用誠，打死他的兒子。馬勛來到軍中，士兵都已披上鎧甲了。馬勛高聲説："你們的父母妻子都在梁州，現在拋棄他們造反，有什麽好處呢？大夫要抓住的衹是張用誠，與你們這些人無關！"衆人這纔服從，不敢再動。立刻綁住張用誠送到嚴震處，用杖打死，提升他的副職來統率軍隊。起初，馬勛趕來皇帝臨時住所，超過了半天期限，皇帝非常擔憂。等他來到，非常高興。第二天，從奉天出發。進入駱谷以後，李懷光派騎兵追擊，幸虧山南軍隊纔得以幸免。不久加授嚴震檢校户部尚書、馮翊郡王，享有實封二百户。

天子至梁州，宰相以爲地貧無所仰給，請進幸成都，震曰："山南密邇畿輔，李晟鋭於收復，方藉六師爲

天子到達梁州，宰相認爲這裏土地貧瘠無法保障供給，請求皇上進駐成都，嚴震説："山南接近畿輔京郊，李晟鋭意收復京城，正要藉助皇

聲援，今引而西，則諸將顧望，責功無期。”帝未决，會晟表至，亦請駐蹕梁、洋，議遂定。然梁、漢間刀耕火耨，民采稆爲食，雖領十五郡，而賦入纔比東方數大縣。自安、史後，山賊剽掠，户口流散，震隨宜勸課，鳩斂有法，民不煩擾，而行在供億具焉。車駕將還，加檢校尚書左僕射。詔改梁州爲興元府，即用震爲尹，加實封二百户。久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貞元十五年卒，年七十六，贈太保，謚曰忠穆。

帝六軍作爲聲援，現在率禁軍西去，那麼衆將觀望不前，求勝就遥遥無期了。”皇帝没有决定，適值李晟的表疏送到，也請求皇上留駐梁、洋，這纔商議决定。但梁、漢之間刀耕火種，百姓采集野禾作爲食物，雖然管轄十五郡，而賦税收入纔與東部幾個大縣相等。從安禄山、史思明叛亂以後，山賊搶掠，户口流散，嚴震不失時機勸課農桑，收斂適度，百姓没有感到煩擾，而皇帝駐地供應充足。皇上車駕準備返回時，又加授嚴震爲檢校尚書左僕射。下詔改梁州爲興元府，就任用嚴震爲尹，增加實封二百户。過了一段時間，進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貞元十五年去世，終年七十六歲，追贈太保，謚號忠穆。

從孫譔，與宰相楊收善。咸通中，繇桂管觀察使擢爲江西節度使，改號鎮南軍。時南蠻内寇，詔譔募士三萬備之。或言譔廣補卒，擅納縑廩，及收得罪，韋保衡以譔素善收，賕賄狼藉，遣使按覆，詔賜死。

從孫名譔，與宰相楊收關係好。咸通年間，從桂管觀察使升任爲江西節度使，改名爲鎮南軍。當時南蠻侵犯内地，皇帝下詔命嚴譔招募三萬士兵防備。有人説嚴譔大肆擴充軍隊，擅自收取縑糧，楊收獲罪時，韋保衡因嚴譔一向與楊收關係密切，收受賄賂聲名狼藉，派使節審理，下詔賜死。

韓弘　韓公武

韓弘，滑州匡城人。少孤，依其舅劉玄佐。舉明經不中，從外家學騎射。由諸曹試大理評事，爲宋州南城將。事劉全諒，署都知兵馬使。貞元十五年，全諒死，軍中思玄佐，以弘才武，共立爲留後，請監軍表諸朝，詔檢校工部尚書，充宣武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韓弘，滑州匡城人。幼年喪父，投靠舅父劉玄佐，應考明經科没有考中，跟隨舅家學習騎馬射箭。從諸曹試任大理評事，任宋州南城將。事奉劉全諒，任都知兵馬使。貞元十五年，劉全諒死，軍中追念劉玄佐，因韓弘有才能武略，共同擁立他爲留後，請求監軍向朝廷上表，皇帝下詔任他爲檢校工部尚書，充任宣武節度副大使，主持節度使事務。

先是，曲環死，吴少誠與全諒謀襲陳許，使數輩仍在館。弘始得帥，欲以忠自表於衆，即驅出少誠使斬之，選卒三千，會諸軍擊少誠，敗之。汴自劉士寧以來，軍益驕，及殺陸長源，主帥勢輕，不可制。弘察軍中素恣横者劉鍔等三百人，一日，數其罪斬之牙門，流血丹道，弘言笑自如。自是訖弘去，無一敢肆者。李師古屯曹州，以謀鄭、滑，或告：“師

此前，曲環死去，吴少誠與劉全諒密謀襲擊陳許，這時他們的使者數人尚在客館。韓弘剛剛授任爲節帥，想親自向衆人表示忠義，就趕出吴少誠的使者立即斬殺，挑選三千士兵，會合諸軍襲擊吴少誠，打敗了他。汴州自從劉士寧以來，軍隊更加驕横，殺害陸長源之後，主帥權勢更輕，無法控制。韓弘觀察到軍中一貫横行的衹是劉鍔等三百人，一天，列舉他們的罪行在牙門斬殺，鮮血染紅道路，韓弘談笑自如。從此直到韓弘離去，没有一人膽敢放肆。李師古屯駐曹州，

古治道矣，兵且至，請備之。”弘曰：“師來不除道也。”師古情得，乃引去。累授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弘以官與太原王鍔等，詒書宰相，耻爲鍔下。憲宗方用兵淮西，藉其重，更授檢校司徒，班鍔上。

企圖攻取鄭、滑，有人通告：“李師古正修整道路，大軍馬上就要到了，請做好防備。”韓弘説：“大軍要來不必修整道路。”李師古得知，於是率軍退去。多次授任後爲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弘因官職與太原王鍔相同，給宰相上書，耻居王鍔之下。憲宗正出兵淮西，依賴他，改授檢校司徒，班列在王鍔之上。

嚴綬以王師敗，乃拜弘淮西諸軍行營都統，使捍兩河，而令李光顔、烏重胤擊賊。弘不親屯，遣子公武領兵三千屬光顔，然陰爲逗橈計，以危國邀功者，每諸將告捷，輒累日不怡。元濟平，以功加兼侍中，封許國公。李師道誅，弘大懼，因請入朝，册拜司徒、中書令，以足疾，命中人掖拜，固願留京師。帝崩，攝冢宰。俄出爲河中節度使。以病請還，復拜司徒、中書令。卒，年五十八，贈太尉，謚曰隱。

嚴綬因官軍受挫，於是授任韓弘爲淮西諸軍行營都統，讓他防禦兩河，而命李光顔、烏重胤攻打叛賊。韓弘没有親自到駐地，派兒子韓公武率三千軍隊隸屬李光顔，暗中觀望逗留，危困朝廷求取功名，每當諸將告捷，就一連幾天不高興。吴元濟被平定，因功加授兼侍中，封許國公。李師道被誅殺，韓弘非常恐懼，因此請求入朝，册拜司徒、中書令，因患脚病，命宦官攙扶下拜，堅决要求留在京師。皇帝去世，他代理冢宰。不久出任河中節度使。因病請求回朝，重新被授任爲司徒、中書令。去世，終年五十八歲，追贈太尉，謚號隱。

始，弘自汴來朝，獻馬三千、絹五十萬、它錦綵三萬，而汴之庫厩錢尚百萬緡，絹亦百餘萬，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不可數。弘爲人莊重寡言，罪殺人，問法何如，不自爲輕重，沈謀勇斷，故少誠、師道等皆憚之。詔使至，或驁侮不爲禮。齊、蔡平，勢屈而後請覲，然天子尊寵異等，能以名位始終，亦其天幸。

當初，韓弘從汴州前來朝見，進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其他錦綵三萬，而汴州府庫的錢財還有百萬緡，絹也有百餘萬，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兵器不計其數。韓弘爲人莊重少言，要判人死罪，先詢問按法律應如何處置，不擅自决定，深沉勇敢善於决斷，因此吴少誠、李師道等都害怕他。詔書使節到來，有時桀驁輕慢不以禮相待。齊、蔡平定後，迫於時勢這纔請求入朝覲見，但天子特别尊寵他，自始至終能保住名位，也是天幸。

子公武，字從偃。起家衛尉主簿，爲宣武行營兵馬使，以討蔡功檢校左散騎常侍、鄜坊等州節度使。弘入朝，爲右金吾將軍。弘出河中，弘弟充徙宣武，乃曰：“二父居重鎮，我以孺子又當執金吾職乎?”因固辭，改右驍衛大將軍。性恭遜，不以富貴自處。卒，贈户部尚書，謚曰恭。

兒子名公武，字從偃，開始入仕任衛尉主簿，任宣武行營兵馬使，因討伐蔡州有功任檢校左散騎常侍、鄜坊等州節度使。韓弘入朝，韓公武任右金吾將軍。韓弘出任河中，韓弘的弟弟韓充升任宣武節度使，於是説：“二父位居重鎮，我身爲孺子還應在金吾任職嗎?”於是堅决推辭，改任右驍衛大將軍。秉性謙遜，不以富貴自居。去世，追贈户部尚書，謚號爲恭。

韓充

充，本名璀，少亦依舅家。李元

韓充，本來名叫璀，小時候也投靠舅家。李

爲河陽節度使，署牙將。元改昭義，又從之。元嘗謂賓佐曰：“充後當貴，諸君必善事之。”未幾，弘領宣武，召主親兵，元曰：“我知君舊矣，吾兒不才，無足累君者，二女方幼，以爲托。”遂辭去。累授御史大夫。

元任河陽節度使，任用他爲牙將。李元改任昭義節度使，又跟隨他。李元曾對賓佐説：“韓充以後定會富貴，諸君一定要好好對待他。”不久，韓弘兼任宣武節度使，召他來主管親兵，李元説：“我早就瞭解您了，我的兒子没有才德，不值得連累君，兩個女兒年齡還小，將她倆托付給你。”於是辭職離去。多次授任爲御史大夫。

弘峻法，人人不自保。充謙慎無少懈，念弘在鎮久，不入見天子，身又得士，不自安，因請入宿衛，弘許之，不即遣。後因獵，單騎走洛陽，朝廷亮其節，擢右金吾衛將軍，轉大將軍，斥軍士虚名不如令者七百人。歷少府監、鄜坊等州節度使。

韓弘執法嚴酷，人人自身不保，韓充謙虚謹慎從不鬆懈，他考慮韓弘在軍鎮時間太久，不入朝拜見天子，自己又得人心，心裏感到不安，於是請求入朝宿衛，韓弘答應了，没有立刻讓他離開。後來乘狩獵的機會，隻身騎馬逃到洛陽，朝廷表彰他的節操，升任他爲右金吾衛將軍，改任大將軍，斥退士兵中冒名而不聽命的七百人。歷任少府監、鄜坊等州節度使。

穆宗立，幽、鎮、魏復亂，王承元以冀兵二千屯滑州，朝廷恐冀兵相訹爲叛，徙承元鄜坊，而授充檢校尚書左僕射，爲義成軍節度使。會汴軍逐李愿，以李䢼主留事。帝謂充素爲汴士悦向，詔節度宣武，兼統義成兵討䢼。戰郭橋，破之。會李質斬䢼，遂入汴。初，陳許李光顔亦奉詔討䢼，屯尉氏，意先得汴，欲俘掠以餌軍，而汴監軍姚文壽亦欲内光顔，充聞其謀，馳至城下，汴人望見充，歡躍無復貳者。

穆宗即位，幽、鎮、魏又叛亂，王承元派冀兵二千人屯駐滑州，朝廷怕冀軍受到利誘叛亂，將王承元改派到鄜坊，授任韓充爲檢校尚書左僕射，任義成軍節度使。適值汴軍驅逐李愿，擁立李䢼主持留後事務。皇帝認爲韓充一貫受到汴州士兵的愛戴，下詔命他任宣武節度使，兼統義成軍討伐李䢼。在郭橋交戰，打敗了他，適值李質斬殺了李䢼，於是進入汴州。起初，陳許李光顔也奉詔討伐李䢼，屯駐尉氏，想先攻占汴州，然後用俘獲搶掠來滿足士兵，汴州監軍姚文壽也想接納李光顔，韓充聽説這一圖謀，急馳來到城下，汴州人望見韓充，歡呼跳躍無人再有二心。

始，帝遣人問破賊期，充對：“汴，天下咽喉，臣頗習其人，然王師臨之，一月可破。”方二旬即克。帝喜曰：“充料敵若神。”加檢校司空。籍䢼所脅爲兵者三萬，悉縱之。又責首亂者千餘，斥出境，令曰：“敢後者斬!”由是内外按堵，汴人愛賴之。卒，年五十五，贈司徒，謚曰肅。

起初，皇帝派人詢問破賊期限，韓充回答：“汴州，是天下咽喉之地，臣很熟悉那裏的人，衹要官軍壓境，一個月就可以攻破。”剛二十天就克復了。皇帝高興地説：“韓充料敵如神。”加授檢校司空。統計受李䢼脅迫當兵的三萬人，全部放回。又斥責爲首作亂的一千餘人，驅逐出境，下令説：“敢拖延的斬殺!”從此内外安定，汴人愛戴仰賴他。去世，終年五十五歲，追贈司徒，謚號爲肅。

充雖將家，性儉節，歷三鎮，居處服玩如儒先生，乘機决策無餘悔，世推善將。李元没，充爲嫁二女，周

韓充雖出身將帥世家，秉性節儉，歷任三鎮，衣食住用、玩賞之物猶如儒生，隨機决策没有遺憾，世人推崇他爲良將。李元去世，韓充爲

其家。自弘去汴，監軍選軍中敢士二千直閤下，日秩酒肴，物力幾屈，然不敢廢。充未入時，李質總軍事，乃曰："韓公至而頓去二千人食，豈不失人心乎？不去，且無以繼，可以弊事遺吾帥乎！"因悉罷之而後迎充。

李質者，節士也。始爲牙將，及㝏爲留後，邀帥節，勸之不從。㝏疽發于首，委質以兵，遂禽㝏。終金吾將軍。

贊曰：皋、建封、弘本諸生，震興田畝間，未有以異人，及投隙龍驤，皆爲國梁楹，光奮一時。使不遭遇，與庸夫汩汩并歭而腐可也。皋、弘雖陰慝，卒能以誠言自解，長没天年，宜哉！

他嫁出兩個女兒，接濟他家。從韓弘離開汴州後，監軍便挑選軍中勇敢士兵二千人值宿門下，每天俸禄酒菜，財力難以爲繼，但不敢廢除。韓充還没進入，李質總管軍事，於是説："韓公到後立即奪去二千人的飯食，豈不要失掉人心嗎？不減去，又無法維持，怎可將此弊病留給我帥呢！"於是全部廢除以後纔迎接韓充。

李質，是節義之士。開始任牙將，等到李㝏做留後以後，又求取節度使符節，李質勸他不聽，李㝏頭生毒瘡，將軍隊交付給李質。於是活捉李㝏。死時官任金吾將軍。

贊曰：韋皋、張建封、韓弘本是書生，嚴震起自農家，没有與衆不同的地方，一旦抓住時機如龍騰空，都成了國家的棟梁，光耀一時。假使未遭逢時機時，與庸夫同樣碌碌無爲尸骸一樣腐化爲土罷了。韋皋、韓弘雖然心懷邪惡，最終能用誠實之言求得自解，盡享天年，應該啊！

唐書卷一百五十九

列傳第八十四

鮑李蕭薛樊王吴鄭陸盧柳崔列傳

鮑防

鮑防字子慎，襄州襄陽人。少孤窶，强志于學，善辭章。及進士第，歷署節度府僚屬。入爲職方員外郎。薛兼訓帥太原，被病，代宗授防少尹、節度行軍司馬，召見，慰遣之。俄知留後，兼太原尹、節度使。人樂其治，詔圖形别殿。入爲御史大夫，歷福建、江西觀察使，召拜左散騎常侍。從德宗奉天，進禮部侍郎，封東海郡公。

鮑防，字子慎，襄州襄陽人。年少時喪父家中貧窮，立志學習，擅長寫詩作文。考中進士科，歷任節度使幕府僚屬。召入朝廷任職方員外郎。薛兼訓做太原節帥，患病，代宗授任鮑防爲少尹、節度行軍司馬，并召見他，加以慰勉後派出。不久主持留後事務，兼任太原尹、節度使。在他治理下百姓安居樂業，代宗下詔爲他繪像放在另外的宫殿中。後召入朝廷任御史大夫，歷任福建、江西觀察使，又召入朝廷授任左散騎常侍。跟隨德宗到奉天，升任禮部侍郎，封東海郡公。

貞元元年，策賢良方正，得穆質、裴復、柳公綽、歸登、崔邠、韋純、魏弘簡、熊執易等，世美防知人。時比歲旱，策問陰陽祲沴，質對："漢故事，免三公，卜式請烹弘羊。"指當時輔政者。右司郎中獨孤愐欲下質，防不許，曰："使上聞所未聞，不亦善乎?"卒置質高第，帝見策嘉揖。

貞元元年，鮑防主持策試賢良方正科，録取穆質、裴復、柳公綽、歸登、崔邠、韋純、魏弘簡、熊執易等人，世人贊美鮑防識人。當時連年旱災，於是策問陰陽災害雲氣等，穆質答道："按照漢代舊例，要免去三公，卜式則請烹桑弘羊。"藉此指責當時輔佐朝政的人。右司郎中獨孤愐打算不取穆質，鮑防不同意，説："讓皇上能够聽到從没聽説過的事情，不也很好嗎?"最終將穆質録取高等，皇帝見到那篇對策非常贊賞。

初，防與知雜御史竇參遇，導騎不引避，參讁其僕。及爲相，防尹京兆，迫使致仕，授工部尚書。防吒曰："吾與蕭昕子齒，而同昕老，坐宰相餘忿邪!"不得志卒，年六十九，贈太子少保，謚曰宣。

起初，鮑防與知雜御史竇參在街上相遇，前導的騎士没有退避，竇參處罰了他的奴僕。竇參做宰相後，鮑防正任京兆尹，竇參逼迫他辭官授任工部尚書。鮑防氣忿地説："我與蕭昕的兒子同齡，却與蕭昕一同告老辭職，這是因爲宰相餘怒未消啊!"不得志去世，享年六十九歲，追贈

太子少保，謚號宣。

防於詩尤工，有所感發，以譏切世敝，當時稱之。與中書舍人謝良弼友善，時號“鮑謝”云。

鮑防尤其擅長作詩，有感而發，諷刺時弊，受到人們的稱贊。他與中書舍人謝良弼關係好，當時號稱“鮑謝”。

李自良

李自良，兗州泗水人。天寶亂，往從兗鄆節度使能元皓。以戰多，累授右衛率。從袁傪討賊袁晁，積閥至試殿中監，事浙東薛兼訓節度府。兼訓徙太原，又爲牙將。鮑防代總節度事，會回紇入寇，防遣大將焦伯瑜等擊之，自良曰：“寇遠來，難與爭鋒。請築二壘扼歸路，堅壁勿出，求戰不許，師老而墮，其勢易乘。”防不聽。伯瑜戰百井，大敗。由是知名。

李自良，兗州泗水人。天寶年間戰亂，他前去投靠兗鄆節度使能元皓。因戰功多，多次授官任到右衛率。跟隨袁傪征討叛賊袁晁，屢立戰功升到試殿中監，在浙東薛兼訓節度使幕府中做事。薛兼訓調任太原，李自良又做了牙將。鮑防代理節度事務，正值回紇入侵，鮑防派大將焦伯瑜等人迎擊，李自良說：“敵兵遠道而來，很難與他們爭奪高下。請修築兩座堡壘守住他們的歸路，堅守不出，求戰不應，敵軍疲憊就會懈怠，那時容易乘機取勝。”鮑防不聽。焦伯瑜在百井與敵軍交戰，大敗。李自良因此出名。

馬燧代防，表爲軍候。自良爲人勤且有謀，燧倚信之。從討田悦還，攻李懷光河中，數履鋒陷陣，功在諸將右。貞元三年，燧來朝，德宗罷燧兵，以自良代之。自良以事燧久，不敢當，議者多其讓，乃授右龍武大將軍。入謝，帝終以河東近胡，謂曰：“卿於進退寧不有禮？然守北門無易卿者，勉爲朕行。”乃以檢校工部尚書充河東節度使。居治九年，舉不愆法，簡儉易循，民不知有軍，上下諧附。卒于官，贈尚書左僕射。

馬燧取代鮑防，上表奏請讓李自良任軍候。李自良做事勤懇并且有計謀，馬燧倚靠且信任他。跟隨馬燧征討田悦後返回，在河中攻打李懷光，多次衝鋒陷陣，功勞在諸將之上。貞元三年，馬燧前來朝見，德宗解除了他的兵權，用李自良替代他。李自良因長期事奉馬燧，不敢擔任，人們稱贊他能禮讓，於是授任右龍武大將軍。李自良入朝謝恩，皇帝考慮河東地區接近胡人，對他說：“你在進退的事情上做得不是很講禮數嗎？衹是把守北方大門没有可以取代你的人選，你勉力爲朕前去吧。”於是以檢校工部尚書充任河東節度使。在任所九年，做事不觸犯法度，施政不繁瑣不苛刻易於遵行，百姓不知有軍隊，上下和諧一致。在任上逝世，追贈尚書左僕射。

蕭昕

蕭昕，字中明，梁鄱陽王恢七世孫，世居河南。再中博學宏辭科，調壽安尉，累遷左補闕。哥舒翰爲副元帥拒安禄山，辟掌書記，翰敗，僊道走蜀。肅宗立，奉誥册見行在。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代宗狩陝，昕由武關從帝，擢國子祭酒。建請崇太

蕭昕，字中明，是梁鄱陽王蕭恢的七代孫，世代居住在河南。兩次考中博學宏辭科，調任壽安尉，多次提升任左補闕。哥舒翰任副元帥抵禦安禄山，徵用他爲掌書記，哥舒翰兵敗，他從小道逃到蜀中。肅宗即位，蕭昕奉誥册到皇帝臨時住所拜見。歷任中書舍人、禮部侍郎。代宗巡行到陝，蕭昕從武關隨從皇帝，升任國子祭酒。他

學以樹教本，帝寤其言，詔群臣有籍于朝及神策六軍子弟隸業者，聽補生員。

建議通過尊崇太學來樹立教化的基礎，皇帝感悟他的話，詔命在朝籍的群臣和神策六軍正在修習學業的子弟，聽任他們自行補充爲太學生員。

大曆中，持節弔回紇。回紇恃功，廷讓昕曰："乃中國亂，非我無以平，奈何市馬不時歸我直？"衆失色。昕徐曰："國家龕定寇難，功雖絲毫不遺賞，况鄰國乎？僕固懷恩，我之叛臣，爾與連禍，又引吐蕃暴我郊甸。天舍其衷，吐蕃敗北，回紇悔懼，叩顙乞和。非天子恤舊功，則隻馬不得出塞下，孰爲失信者？"回紇大慚，因厚禮昕，遣使者約和。轉工部尚書，封晋陵侯。德宗出奉天，昕年八十餘，步出城。賊求之急，獨竄山谷間，僅至奉天。遷太子少傅，爵郡公，兼禮部尚書，知貢舉。久之，以太子少師致仕，卒，年九十三，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懿。

大曆年間，蕭昕持節到回紇弔喪。回紇仰仗戰功，在殿廷上指責蕭昕說："你們中原發生戰亂，没有我們就不能平定，爲何買馬不按時付給我們錢？"衆人大驚失色。蕭昕緩緩說道："國家平定動亂，即使祇建立一絲一毫功勞的人都會賞賜而毫無遺漏，何況是鄰國呢？僕固懷恩，是我們的叛臣，你們與他勾結製造禍亂，又勾引吐蕃侵擾我們京郊。上天公道，吐蕃兵敗逃跑，回紇後悔害怕，叩頭求和。不是天子追念舊功，那麽一匹馬都不可能走出關塞，誰是失信的人呢？"回紇非常慚愧，於是優待蕭昕，派使者約定和好。改任工部尚書，封晋陵侯。德宗出巡至奉天，蕭昕時年八十餘歲，步行出城。賊急忙尋找，他隻身逃入山谷中，一人來到奉天。升任太子少傅，封爵郡公，兼禮部尚書，主持貢舉。過了一段時間，以太子少師身份退休，去世，享年九十三歲，追贈揚州大都督，謚號懿。

昕始薦張鎰、來瑱，在禮部擢杜黄裳、高郢、裴垍。其後鎰興布衣，不數年位將相，瑱爲將有威名，黄裳等繼輔政，并爲名宰云。

蕭昕最初舉薦張鎰、來瑱，在禮部時又提升了杜黄裳、高郢、裴垍。後來張鎰從平民做官，没幾年官做到將相，來瑱爲將立有威名，杜黄裳等人相繼輔佐朝政，都是有名的宰相。

薛播　薛公達

薛播，河中寶鼎人。曾祖文思，官中書舍人。

薛播，河中寶鼎人。曾祖父名文思，官做到中書舍人。

播早孤，伯母林通經史，善屬文，躬授經諸子及播兄弟，故開元、天寶間，播兄弟七人皆擢進士第，衣冠光韙。累授殿中侍御史，遷武功、萬年令。温敏而裕，與人交有常，李栖筠、常衮、崔祐甫并器之。祐甫輔政，拜中書舍人，出爲汝州刺史。坐小累，貶泉州，再遷至河南尹。以禮部侍郎卒，贈本曹尚書。

薛播早年喪父，伯母林氏精通經史，擅長寫文章，親自給幾個兒子和薛播兄弟講授經書，因此開元、天寶年間，薛播兄弟七人都考中了進士科，士大夫都認爲很榮耀。幾經升遷至殿中侍御史，調任武功、萬年令。薛播温和聰慧爲人寬厚，與人交往能保持恒久，李栖筠、常衮、崔祐甫都很器重他。崔祐甫輔佐朝政，授任他爲中書舍人，出任汝州刺史。因小的過失獲罪，貶到泉州，二次升調後任爲河南尹。去世時任禮部侍郎，追贈本曹尚書。

子公達，擢進士第。佐鳳翔軍。會帥不文，嘗集射，設的高數十尺，

兒子名公達，考中進士科。在鳳翔軍鎮幕府中任職。任職期間正遇上當任節帥粗魯，有一次

令曰："中者酬錦與金。"一軍莫能中。公達執弓矢揖曰："請爲公歡。"射三發連中，衆大呼笑。帥不喜，乃自免去。復佐河陽軍。以國子助教居東都卒。

集合軍隊射箭，所設箭靶高數十尺，下令説："射中的獎賞錦緞和黄金。"全軍無人能够射中。薛公達手執弓箭拜見説："讓我來爲公助興。"連射三箭都射中了，衆人大聲歡笑。節帥不高興，於是自己離職而去。後到河陽軍鎮幕府任職。在東都國子助教任上去世。

樊澤 樊宗師

樊澤字安時，河中人。少孤，依外家客河朔。相衛節度使薛嵩表爲堯山令。舉賢良方正，次潼關，雨淖，困不能前。有熊執易者，同舍逆旅，哀之，輟所乘馬，傾褚以濟，自罷所舉。是歲，澤上第，楊炎善之，擢左補闕。

樊澤，字安時，河中人。少年喪父，投靠外祖父寄居河朔。相衛節度使薛嵩奏請任他爲堯山令。應考賢良方正科，走到潼關，遇上滂沱大雨道路泥濘，受阻無法前行。有個叫熊執易的人，和他住在一個旅館，憐憫他，讓出自己乘用的馬匹，傾囊接濟他，自己却不去考試了。當年，樊澤考中上等，楊炎喜愛他，提升他任左補闕。

澤有武力，喜兵法，議者謂有將帥器。嘗召對延英，德宗嘆其論兵"與我意合"。累遷山南東道司馬，就拜節度使。每射獵，諸將憚其材武。數與李希烈确，禽票將張嘉瑜、杜文朝、梁悛之等，賊氣沮縮，遂取唐、隨二州。貞元三年，爲荆南節度使。會山南東道嗣曹王皋卒，軍亂，剽居人。以澤威惠著襄、漢間，復徙山南東道，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十四年卒，年五十七，贈司空，謚曰成。訃至，帝爲撤宴廢朝。

樊澤勇猛有力，喜歡兵法，人們認爲他有做將帥的才能。曾受召在延英殿答對，德宗贊嘆他所講論的軍事觀點"和我的看法相同"。多次升遷至山南東道司馬，接着又授任爲節度使。每次狩獵，衆將都畏服他智勇雙全。多次與李希烈角逐，活捉他的猛將張嘉瑜、杜文朝、梁悛之等人，使賊士氣沮喪不敢出擊，於是奪取唐、隨二州。貞元三年，任荆南節度使。適值山南東道嗣曹王李皋去世，軍兵叛亂，搶奪百姓。因爲樊澤在襄、漢之間很有威望對百姓也有恩惠，因此調他到山南東道任職，加任檢校尚書右僕射。十四年去世，享年五十七歲，追贈司空，謚號爲成。死訊傳到朝廷，皇帝爲他取消宴飲中止朝會。

子宗師，字紹述。始爲國子主簿，元和三年，擢軍謀宏遠科，授著作佐郎。歷金部郎中、綿州刺史。徙絳州，治有迹。進諫議大夫，未拜卒。始，宗師家饒于財，悉散施姻舊賓客，妻子告不給，宗師笑不答。然力學多通解，著《春秋傳》、《魁紀公》、《樊子》凡百餘篇，别集尚多。韓愈稱宗師論議平正有經據，嘗薦其材云。

兒子樊宗師，字紹述。最初任國子主簿，元和三年，考中軍謀宏遠科，授任著作佐郎。歷任金部郎中、綿州刺史。又調任絳州，治理州郡有政績。進升諫議大夫，没有授任就去世了。當初，樊宗師家中富裕有財，他把家財全部散發施捨給了親戚朋友，妻子告訴他家用不够，樊宗師笑而不答。祇是努力學習且多能貫通理解，著有《春秋傳》、《魁紀公》、《樊子》共百餘篇，其餘撰述文集還有許多。韓愈稱樊宗師的議論公正且有根據，曾推崇舉薦他的才能。

王緯

王緯字文卿，并州太原人。父之咸，爲長安尉，與弟之賁、之奂皆有文。

王緯，字文卿，并州太原人。父親名之咸，任長安尉，與弟弟之賁、之奂都有文才。

緯舉明經，以書判入等，歷長安尉。大曆中，與李泌俱爲路嗣恭江西觀察判官。泌見惡於元載，嗣恭希意欲殺之，緯護解，僅免。泌執政，奏於己有私恩，德宗許爲泌報，故進緯給事中。浙西觀察使缺，泌擬緯，帝曰："是朕爲君報德者乎？黄門要地，獨不留議事耶？"對曰："浙西賦入尤劇，緯清而忠，能惠養民，故請遣之。"制可。初，州縣有韓滉時罷錢未入者十八萬緡，府史請哀爲進奉，緯上疏願蠲以紓民，詔聽之。貞元十年，加御史大夫兼諸道鹽鐵轉運使。裴延齡以諸道負錢四百萬緡獻爲羨錢，以圖寵，緯奏"此諸州經費"，大忤延齡意，改檢校工部尚書。卒，年七十一，贈太子少保。

王緯考中明經科，因書判合格，歷任長安尉。大曆年間，與李泌同在路嗣恭手下做江西觀察判官。李泌受到元載的忌恨，路嗣恭迎合元載打算殺掉李泌，經王緯保護解救，纔免於一死。李泌做了宰相，上奏説王緯對自己有恩，德宗同意爲李泌報答，因此進升王緯任給事中。浙西觀察使空缺，李泌擬由王緯出任，皇帝説："是朕爲你報恩的那個人嗎？黄門要地，難道不能留下他議事嗎？"回答説："浙西賦税收入尤其豐厚，王緯清廉而且忠誠，能用恩惠撫育百姓，因此我請求派他去。"皇帝下制書表示同意。起初，所屬州縣有韓滉時減免未收的十八萬緡錢，府史請求徵收上來作爲進奉，王緯上疏希望免去這些錢來減輕百姓的負擔，皇帝下詔同意。貞元十年，加授御史大夫兼諸道鹽鐵轉運使。裴延齡將各道拖欠的四百萬緡錢進獻作爲羨餘錢，以求博得皇帝的恩寵，王緯上奏説"這是各州的經費"，大大觸犯了裴延齡的心意，改任檢校工部尚書。去世，享年七十一歲，追贈太子少保。

緯居官以清白稱，然好用刻深吏督察其下，條約苛碎，人不聊云。

王緯做官以廉潔著稱，但是喜歡任用苛刻的官吏督察下屬，條規苛刻繁瑣，人們難以忍受。

吴凑

吴凑，章敬皇后弟也。繇布衣與兄溆一日賜官封皆等，而凑畏太盛，乞解太子詹事，换檢校賓客兼家令。進累左金吾衛大將軍。

吴凑，是章敬皇后的弟弟。與哥哥吴溆在同一天都由平民百姓賜得官職封爵且官位相同，吴凑擔憂盛名難副，乞求免去太子詹事，改任檢校賓客兼任家令。多次進升後爲左金吾衛大將軍。

凑才敏鋭，而謙畏自將，帝數顧訪，尤見委信。是時，令狐彰、田神功等繼没，其下乘喪挾兵，輒偃蹇摇亂。凑持節至汴、滑，委悉慰説，裁所欲爲奏，各盡其情，亦度朝廷可行者，故軍中歡附。帝才其爲，重之。元載當國久，愎狀日肆，帝陰欲誅，未發也，顧左右無可與計，即召凑圖之。俄而收載賜死。於是王縉、楊

吴凑才智敏鋭，謙遜謹慎自我保全，皇帝多次訪問他，尤其受到重視與信任。當時，令狐彰、田神功等人相繼去世，他們的部下利用喪事擁兵自重，時常驕縱肇事。吴凑持節前往汴、滑，悉心勸慰説服，對軍中的請求加以裁斷并上奏朝廷，儘量滿足他們的要求，同時也考慮朝廷是否能够做到，因此軍卒歡悦歸附。皇帝贊賞他的所作所爲認爲他有才幹，很器重他。元載長期執政，固執驕横日益嚴重，皇帝暗中打算誅除

炎、王昂、韓會、包佶等皆當坐，湊建言："法有首從，從不應死，一用極刑，虧德傷仁。"縉等繇是得减死。丁後母喪解職。既除，拜右衛將軍。

他，没有動手，考慮到身邊没有可以商議的人，就召來吴湊策劃此事。不久拘捕元載賜死。爲此事王縉、楊炎、王昂、韓會、包佶等人本來都應治罪，吴湊建議説："在法律上有首惡和從犯的區分，從犯不應處死，都處以死刑，既損害聖德又傷害仁義。"王縉等人因此得以免死。後爲繼母守喪解除官職。除去喪服以後，又授任右衛將軍。

德宗初，出爲福建觀察使，政勤清，美譽四騰。與宰相竇參有憾，參數加短毁，又言湊風痹不良趨走，帝召還，驗其疾，非是，繇是不直參。擢湊陝虢觀察使，代李翼。翼，參黨也。宣武劉玄佐死，以湊檢校兵部尚書領節度使馳代。未至，汴軍亂，立玄佐子士寧。帝欲遣兵内湊，而參請授士寧以沮湊，還爲右金吾衛大將軍。

德宗初年，吴湊出任福建觀察使，爲政勤勉清廉，美譽傳揚。與宰相竇參有仇怨，竇參多次進讒言中傷他，又説吴湊有風痹病不便急走，皇帝將他召回，檢查他的病，并非如此，因此不再信任竇參。提拔吴湊任陝虢觀察使，取代李翼。李翼，是竇參的同黨。宣武節度使劉玄佐死去，又任命吴湊任檢校兵部尚書兼任節度使趕去接替他。還没趕到，汴軍叛亂，擁立了劉玄佐的兒子劉士寧。皇帝打算派兵將吴湊送進去，而竇參請求授任劉士寧以阻擋吴湊，吴湊返回後朝廷任他爲右金吾衛大將軍。

貞元十四年夏，大旱，穀貴，人流亡，帝以過京兆尹韓皋，罷之。即召湊代皋，已謝，督視事，明日詔乃下。湊爲人强力劬儉，瞿瞿未嘗擾民，上下愛向。京師苦宫市强估取物，而有司附媚中官，率阿從無敢争。湊見便殿，因言："中人所市，不便宵民，徒紛紛流議。宫中所須，責臣可辦。若不欲外吏與聞禁中事，宜料中官高年謹信者爲宫市令，平賈和售，以息衆讙。"又言："掌閑、彍騎、飛龍、内園、芙蓉園、禁兵諸司雜供役手，資課太繁，宜有蠲省。"帝輒順可。初，府中易湊貴戚子，不更簿領，每有疑獄，時其將出，則遮湊取决，幸蒼卒得容欺。湊叩鞍一視，凡指擿，盡中其弊，初無留思，衆畏服，不意湊精裁遣如此。僚史非大過不榜責，召至廷，詰服原去，其下傳相訓勖，舉無稽事。

貞元十四年夏天，大旱，糧貴，百姓流亡，皇帝歸罪於京兆尹韓皋，罷免了他的職務。當即召吴湊接替韓皋，吴湊謝恩以後，皇帝督促他前去處理政事，而任命詔書到第二天纔頒發下來。吴湊爲人堅毅勤儉，謹小慎微從不騷擾百姓，因此上下愛戴歸心。京城百姓苦於宫市强行估價奪取民物，而有關部門附和取悦宦官，大都阿附屈從無人敢争辯。吴湊藉在便殿拜見皇帝之機，説："宦官的宫市，無益百姓，祇能招致議論紛紛。宫中所需，責令臣就可以辦理。如果不能讓外官知道宫中的事情，就應挑選年齡較大并且謹慎可信的宦官做宫市令，公平買賣，以便平息民憤。"又説："掌閑、彍騎、飛龍、内園、芙蓉園、禁兵各部門的各種差役，徵發過於繁雜，應當有所減免。"皇帝全都聽從并采納了。起初，府中人輕視吴湊是貴戚子弟，不熟悉有關文簿，每當遇上疑難案件，就專門等到他準備外出時，攔住他讓他裁决，希求在倉促中能够騙過他。吴湊勒馬一閲，凡所指摘，全都切中要害，毫不遲疑，衆人畏服，想不到吴湊如此精於裁决。僚史

没有大的過失他從不鞭打，召到廷中，責問認錯後就加以寬恕，他的部下互相告誡勉勵，毫無拖延之事。

文敬太子、義章公主仍薨，帝悼念，厚葬之，車土治墳，農事廢。凑候帝閒徐言，極争不避。或勸論事宜簡約，不爾，爲上厭苦，凑曰："上明睿，憂勞四海，不以愛所鍾而疲民以逞也。顧左右鉗噤自安耳，若反復啓寤，幸一聽之，則民受賜爲不少。撟舌阿旨固善，有如窮民上訴，叵云罪何?"以能，進兼兵部尚書。

文敬太子、義章公主相繼死去，皇帝悼念，厚葬他們，用車運土修築墳墓，致使農事荒廢。吴凑等皇帝閑時委婉進言，極力諫諍而不退縮。有的人勸他論奏事情應該簡練，不然，皇上會厭煩。吴凑説："皇上英明睿智，爲天下擔憂操勞，不會因爲衹滿足了自己的欲望却使百姓疲勞痛苦而感到高興的。我看到皇上身邊的人閉口不言衹求自安，假如我反復勸導使皇上醒悟，有幸聽從一條，那麽百姓都會受益不少。閉口順旨固然不錯，但如果有貧民上訴，該當何罪?"由於有才能，晋升兼任兵部尚書。

及屬病，門不内醫巫，不嘗藥，家人泣請，對曰："吾以庸謹起田畝，位三品，顯仕四十年，年七十，尚何求？自古外戚令終者可數，吾得以天年歸侍先人地下，足矣!"帝知之，詔侍醫敦進湯劑，不獲已，一飲之。卒，年七十一，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成。

得病以後，家中不請醫生巫士，不吃藥，家人哭着求他，回答説："我以平凡謹慎之身起自平民，位至三品，做了四十年的高官，已七十歲了，還求什麽？自古外戚善終的屈指可數，我能够安享天年去地下服侍先人，已滿足了!"皇帝知道後，詔命侍醫敦促他服湯劑，不得已，一飲而盡。去世，享年七十一歲，追贈尚書右僕射，謚號爲成。

先是，街檝稀殘，有司蒔榆其空，凑曰："榆非人所蔭玩。"悉易以槐，及槐成而凑已亡，行人指樹懷之。唐興，后族退居奉朝請者，猶以事失職，而凑任中外，未嘗以罪過罷，爲世外戚表云。

此前，街道樹木稀疏凋殘，有關部門在空隙處栽種榆樹，吴凑説："榆樹不能供人乘凉欣賞。"全部換成槐樹，等到槐樹長大吴凑已經去世了，行人往往手指槐樹而懷念他。唐朝建立後，后妃的族人退居爲奉朝請，尚且有人因事失職，而吴凑無論是在朝内還是在朝外任職，從來没有因罪過被罷免，成爲世代外戚的表率。

吴士矩

溆子士矩，文學蚤就，喜與豪英游，故人人助爲談説。開成初，爲江西觀察使，饗宴侈縱，一日費凡十數萬。初至，庫錢二十七萬緡，晚年纔九萬，軍用單匱，無所仰。事聞，中外共申解，得以親議，文宗弗窮治也，貶蔡州别駕。諫官執處其罪，不納。於是御史中丞狄兼謩建言："陛下擢任士矩，非私也；士矩負陛下而

吴溆的兒子名士矩，在文學上很早就學有所成，喜愛與英雄豪傑交往，因此人人爲他傳名。開成初年，任江西觀察使，宴飲奢侈，一天的花費就達十幾萬錢。剛到任時，官庫中有二十七萬緡錢，晚年衹剩九萬，軍用匱乏，無法供應。皇上知道後，朝廷内外的官員都爲他申辯開脱，結果按皇親論罪，文宗不再追究，貶任蔡州别駕。諫官堅持按罪論處，皇帝没有采納。於是御史中丞狄兼謩建議説："陛下提拔吴士矩，并非出於

治之，亦非私也。請遣御史至江西即訊，使杜江淮它鎮循習意。”帝聽，乃流端州。

私情；吴士矩辜負陛下而予以治罪，也不是出於私意。請派御史到江西就地審訊，以便杜絶江淮其他藩鎮因循之心。”皇帝同意，於是將他流放到了端州。

鄭權

鄭權，汴州開封人。擢進士第，佐涇原節度劉昌府。昌被病入朝，度其軍必亂，以權寬厚容衆，檄主後務。昌去，軍果亂，權挺身冒白刃，明諭逆順，殺首亂者，一軍畏伏。德宗方厭兵，藩屯校佐得士心者，皆就命之，權自試參軍拜行軍司馬。擢累河南尹，進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徙領德棣滄景軍。時討李師道，權身將兵出屯，奏置歸化縣，綏納降附。滄州刺史李宗奭數違命，權劾奏，詔追之，宗奭以州兵留己自解。憲宗更以烏重胤代權，滄人懼，共逐宗奭還京師，有詔斬以徇，徙權節度邠寧。或訟宗奭爲權所誣，左遷原王傅。改右金吾衛大將軍。

鄭權，汴州開封人。考中進士科，在涇原節度使劉昌幕府中任職。劉昌患病入朝，預料本軍定會叛亂，因鄭權寬厚能容納衆人，下達文告命他主持留後事務。劉昌走後，軍兵果然叛亂，鄭權挺身而出頂着刀劍，曉諭逆順大義，殺死挑起叛亂的禍首，全軍畏服。德宗正厭倦用兵，藩鎮將校僚佐得人心者，都就勢任命他們，鄭權從試參軍授任行軍司馬。多次升任後爲河南尹，進升山南東道節度使，移任德棣滄景軍鎮。當時正征討李師道，鄭權親自率軍出征駐守，上奏請求設置歸化縣，接納安置投降依附的人。滄州刺史李宗奭多次違背朝命，鄭權上奏指責他，皇帝下詔命李宗奭速回京城，李宗奭藉口説州兵挽留自己没有從命。憲宗又任用烏重胤接替鄭權，滄人畏懼，共同將李宗奭趕回京師，皇帝下詔將他斬首示衆，改任鄭權爲邠寧節度使。有人上訴説李宗奭受到鄭權的誣陷，於是將他降職爲原王傅。改任右金吾衛大將軍。

穆宗立，以左散騎常侍持節爲回鶻告哀使，以足疾辭，不許，肩舁就道。權識詣魁然，有閎辯。與可汗争曲直，持議明壯，虜禮異之。使還，三遷工部尚書。用度豪侈，乃結權幸求鎮守，於是檢校尚書右僕射、嶺南節度使，多裒貲珍，使吏輸送，凡帝左右助力者皆有納焉，人笑之。卒于官。

穆宗即位，以左散騎常侍身份持節任回鶻告哀使，他因脚病推辭，没有批准，乘肩輿上路。鄭權見識卓越，擅長辯論，與可汗論争曲直，持論明快豪壯，受到回鶻的特殊禮遇。出使返回，三次遷任做到工部尚書。他用度奢侈豪華，并結交權貴請求做節度使，於是任檢校尚書右僕射、嶺南節度使，聚斂大量財貨珍寶，派屬吏運送，凡是皇帝左右對他能幫助出力的人都有所收受，受到人們的耻笑。死在官任上。

陸亘

陸亘，字景山，蘇州吴人。元和三年，策制科中第，補萬年丞。再遷太常博士。禮史孟真練容典，博士降色訪逮，史倚以倨横。會將册皇太子，草儀，真參議偃蹇，亘榜逐之，胥曹失色。遷累户部郎中、太常少

陸亘，字景山，蘇州吴人。元和三年，應考制科考中，補授萬年丞。二次遷任後爲太常博士。禮史孟真熟習儀典法度，博士降低身份向他求教，禮史因此傲慢驕横。適值將要册立皇太子，草擬儀式，孟真參議時態度傲慢，陸亘鞭打并趕走了他，屬吏們大驚失色。多次升任做到户

卿。歷兗蔡虢蘇四州刺史、浙東觀察使，徙宣歙。大和八年卒，年七十一，贈禮部尚書。

亘文明嚴重，所到以善政稱。初爲兗州，對延英，具陳："節度分兵屯屬州，刺史不能制，故易亂。"帝因詔屯士得隸刺史。温州瀕海，經賊亂，奪官吏半禄代民租，後相沿，更以爲奸，亘還官全稟，繩贓罪，吏畏而賴之。

部郎中、太常少卿。歷任兗蔡虢蘇四州刺史、浙東觀察使，移任宣歙。大和八年去世，享年七十一歲，追贈禮部尚書。

陸亘注重禮教處事莊重，所到之處以善於治理著稱。起初任職兗州，在延英殿奏對，詳細陳論："節度使分兵屯駐在所屬州郡，刺史無法控制，因此容易叛亂。"皇帝於是下詔命令駐守將士歸刺史統管。温州臨海，經過盜賊叛亂的侵害，一直剥奪官吏一半俸禄來代替民租，以後相沿，官吏用貪贓來補償，陸亘歸還官吏全部俸禄，懲治貪污的罪犯，官吏畏懼并且仰賴他。

盧坦

盧坦，字保衡，河南洛陽人。仕爲河南尉。時杜黄裳爲尹，召坦立堂下，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産，盍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畜，其能積財者必剥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黄裳驚其言，自是遇加厚。

盧坦，字保衡，河南洛陽人。出仕任河南尉。當時杜黄裳任河南尹，將盧坦召來站在堂下，問他說："某家子與惡人交往，破産，如何察處此事?"盧坦說："凡是做官廉潔的人，即使是做了大官也不會有豐厚的積蓄，那些能積蓄錢財的官吏一定是刻剥百姓得到的。如果子孫善於守護，是上天讓不道之家富貴，不如聽任他繼續不道，將財産歸還他人。"杜黄裳對他的言論感到驚異，從此對他更加禮敬。

李復爲鄭滑節度使，表爲判官。監軍薛盈珍數干政，坦每據理拒之。有善笛者，大將等悦之，詣復請爲重職，坦笑曰："大將久在軍，積勞亟遷，乃及右職。奈何自薄，欲與吹笛少年同列邪?"諸將慚，遽出就坦謝。復病甚，盈珍以甲士五百内牙中，封府庫，舉軍大恐。坦勸止之，軍乃安。復卒，詔姚南仲代之，盈珍以南仲本書生，易之，曰："是將材邪?"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柔中剛，監軍若侵之，必不受。我留，恐及禍。"乃從復喪歸東都，爲壽安令。盈珍果與南仲不相中，幕府多黜死者。

李復任鄭滑節度使，上表舉薦他爲判官。監軍薛盈珍屢屢干預政事，盧坦經常據理與他抗争。有個擅長吹笛的人，大將等人喜歡他，到李復處請求委以重任，盧坦笑道："大將長期在軍中，屢立戰功迅速遷升，纔到高位。爲何自己輕視自己，想與吹笛少年平起平坐?"諸將慚愧，馬上退出向盧坦道歉。李復病重，薛盈珍帶兵士五百人守在牙帳中，封存府庫，全軍爲之恐慌。盧坦勸説制止了他，軍隊方纔安定。李復去世，詔命姚南仲接替他，薛盈珍認爲姚南仲原本是個書生，輕視他，說："他是將才嗎?"盧坦私下對人說："姚大夫外柔内剛，監軍如果欺凌他，他肯定不能忍受。我留在此地，恐怕要遇禍。"於是護送李復靈柩返回東都，任壽安令。薛盈珍果然與姚南仲不和，幕府裏有許多人被罷免以致處死。

河南賦限已窮，縣人訴機織未就，坦詣府請申十日，不聽。坦諭縣

河南繳納賦税的期限已到，縣裏的百姓申訴機織尚未完成，盧坦到府中請求延長十天，没有

人弟輸，勿顧限，違之不過罰令俸爾。由是知名。累爲刑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赤縣尉爲臺所按，京兆尹密救之，帝遣中人就釋。坦白中丞請中覆，中人走以聞，帝曰："吾固宜先命有司。"遂下詔，乃釋。數月遷中丞。

獲准。盧坦通告縣裏的百姓慢慢依次繳納，不要考慮期限，逾期不過罰縣令俸禄罷了。因此知名。多次升任做到刑部郎中，兼任侍御史掌管御史臺雜事。赤縣尉受到御史臺的審查，京兆尹暗中解救他，皇帝派中使就地釋放。盧坦禀告中丞請求覆審，宦官跑去上奏，皇帝說："我確實應該先給有關部門下令。"於是下詔，這纔釋放。數月後提升爲中丞。

初，諸道長吏罷還者，取本道錢爲進奉，帝因赦令一切禁止，而山南節度使柳晟、浙西觀察使閻濟美格詔輸獻，坦劾奏，晟、濟美白衣待罪。帝諭坦曰："二人所獻皆家財，朕已許原，不可失信。"坦曰："所以布大信者，赦令也。今二臣違詔，陛下奈何以小信失大信乎！"帝曰："朕既受之，奈何？"坦曰："出歸有司，以明陛下之德。"帝納之。李錡誅，有司將毁其祖墓，坦上疏諫止。裴均爲僕射，將居諫議、常侍上，坦引故事及姚南仲舊比，均曰："南仲何人？"曰："守正而不交權幸者。"均怒，遂罷爲左庶子。

起初，各道免職回朝的長吏，拿本道錢作爲進奉，皇帝因而下赦令全都予以禁止，山南節度使柳晟、浙西觀察使閻濟美却違背詔命進獻，盧坦上奏批評，柳晟、閻濟美身穿布衣等候治罪。皇帝對盧坦解釋說："二人進獻的都是家財，朕已答應寬免，不能失信。"盧坦說："用來宣示大的信義的，就是赦令。現在二臣違反詔命，陛下爲何因小信而喪失大信！"皇帝說："朕已接受貢獻，該怎麽辦？"盧坦說："拿出來交歸有關部門，以此表明陛下的聖德。"皇帝接受了。李錡被誅殺以後，有關部門要毁掉他的祖墳，盧坦上疏進諫加以阻止。裴均任僕射，要排在諫議、常侍之上，盧坦援引舊例以及姚南仲主事的先例作比照，裴均說："姚南仲是何人？"說："堅持正義不結交權貴的人。"裴均惱怒，於是將他免職爲左庶子。

數月，拜宣歙池觀察使。初，劉闢婿蘇彊坐誅，彊兄弘宦晋州，自免去，人莫敢用者。坦奏"弘有才行，其弟從闢時，距三千里，宜不通謀，今坐廢，非用人意"，因請署判官，帝曰："使彊不誅，尚録其材，况彼兄耶！"時江淮旱，穀踊貴，或請抑其價，坦曰："所部地狹，穀來他州，若直賤，穀不至矣，不如任之。"既而商以米坌至，乃多貸兵食出諸市，估遂平。

數月後，授任他爲宣歙池觀察使。起初，劉闢的女婿蘇彊獲罪被誅殺，蘇彊的哥哥蘇弘在晋州做官，自動離職，没有人敢任用他。盧坦上奏説"蘇弘德才兼備，他的弟弟跟隨劉闢時，兩人相隔三千里，應未通謀，現在受牽連獲罪被罷免，這不是用人的做法"，因此請求任用他爲判官，皇帝說："假使蘇彊不被誅殺，尚且會因材録用，何况他的哥哥呢！"當時江淮大旱，穀價飛漲，有人請求壓低穀價。盧坦說："該地土地狹窄，穀物運自其他州中，如果價低，穀物就運不來了，不如放開。"没多久商人紛紛將米運來，於是大量借爲軍糧送到市上出售，穀價立即平穩。

再遷户部侍郎，判度支。或告泗州刺史薛謇爲代北水運時，畜異馬，

二次遷任後爲户部侍郎，主管度支事務。有人上告泗州刺史薛謇任代北水運使時，養好馬，

不以獻，事下度支。坦遣吏驗，未反，帝遲之，更遣中人劉泰昕往，坦曰："事付有司，而又遣宦官，豈有司不足信乎?"三奏，帝乃止。表韓重華爲代北水運使，開廢田，列壁二十，益兵三千人，歲收粟二十萬石。

不貢獻給朝廷，朝廷將此事交付度支處理。盧坦派官吏前去查驗，還没返回，皇帝嫌太遲緩，又派宦官劉泰昕前去，盧坦説："事情已經交給有關部門，却又派宦官，難道有關部門不足以信任嗎?"上奏三次，皇帝於是停止了。上表奏請任命韓重華爲代北水運使，開闢荒廢的農田，修築營壘二十所，增加兵卒三千人，每年收穫粟米二十萬石。

河毀西受降城，宰相李吉甫議徙天德。坦以爲："城當磧口，得制北狄之要，美水豐草，邊鄣所利。若避河流，不過退徙數里，奈何徇一時省費，墮萬世策邪? 天德故城地墝埆，北倚山，去河遠，烽候無所統接，虜騎唐突，勢不容知，是無故而蹙地二百里，故曰非便。"城使周懷義亦以爲言。吉甫不悦，出坦爲東川節度。後數月，懷義憂死，燕重旰代之，遂徙天德，師人怨，殺重旰，覆其家。

黄河冲毀西受降城，宰相李吉甫建議將城遷移到天德。盧坦認爲："西受降城正處在沙漠口，是能够控制北狄的要衝，水美草肥，邊境城障受益不小。如果爲了避過黄河水流，也不過衹能後移數里，何必爲了節省眼前的費用，而破壞萬世的守邊方略呢? 天德故城土壤貧瘠，北靠山，離河遠，烽候無法連續設置，敵虜騎兵突然襲擊，情況來不及通告，這是無故縮小了二百里的土地，因此説不可取。"城使周懷義也是這樣認爲。李吉甫不高興，出任盧坦爲東川節度使。數月以後，周懷義憂慮而死，燕重旰代替他，於是遷到天德，軍人怨怒，殺死燕重旰，毁了他的家。

初，坦與宰相李絳議多協，絳藉爲己助，及坦出半歲而絳罷。治東川，盡蠲山澤鹽井榷率之籍。吴少誠之誅，詔以兵二千屯安州，坦每朔望使人問其父母妻子，視疾病醫藥，故士皆感慰，無逃還者。惟請收軍吏閏月糧助行營，爲人所非。元和十二年卒，年六十九，贈禮部尚書。

起初，盧坦與宰相李絳議論政事意見往往相合，李絳依靠他幫助自己，等盧坦出任半年後李絳也被罷免。盧坦治理東川，免除了全部山澤鹽井榷率的税收。吴少誠被誅殺後，詔命派二千士兵屯駐安州，盧坦每逢初一和十五就派人問候他們的父母妻子，探視疾病請醫送藥，因此將士都很感激欣慰，没有人逃回。衹是請求徵收官兵閏月糧餉資助行營，受到人們的非議。元和十二年去世，終年六十九歲，追贈禮部尚書。

舊制，官、階、勳俱三品始聽立戟，後雖轉四品官，非貶削者戟不奪。坦爲户部侍郎時，階朝議大夫，勳護軍，以嘗任宣州刺史三品，請立戟，許之。時鄭餘慶淹練舊章，以爲非是。爲憲司劾正，詔罰一月俸，奪戟。自貞元以來，立戟十八家不應令，并追正之。

舊制，官、階、勳都是三品纔允許立門戟，以後即使轉爲四品官，不是貶官削職的門戟不撤除。盧坦任户部侍郎時，階爲朝議大夫，勳爲護軍，因曾任宣州刺史三品，請求立戟，獲准。當時鄭餘慶熟悉舊制，認爲不對。受到憲司檢舉糾正，下詔罰一個月俸禄，撤去門戟。從貞元以來，立戟的有十八家不合條令，都追奪糾正了過來。

閻濟美

閻濟美者，第進士，有長者名。

閻濟美，考中進士科，有長者的聲譽。貞元

貞元末，繇婺州刺史爲福建觀察使，徙浙西。爲治簡易，居鎮未嘗增常賦。罷浙西也，方在道，見詔而貢獻無所還，故帝爲言之。尋出華州刺史，入爲秘書監，以工部尚書致仕。卒，謚曰温。

末年，由婺州刺史任福建觀察使，移任浙西觀察使。爲政簡易，在鎮所期間未曾增加常賦。罷免浙西觀察使時，正在路上，接到詔書後没有將正要貢獻的財物收回，爲此皇帝曾提到這事。不久出任華州刺史，召入朝廷任秘書監，以工部尚書退休。去世，謚號爲温。

柳晟

柳晟，河中解人。六世祖敏，仕後周爲太子太保。父潭，尚和政公主，官太僕卿。

柳晟，河中解人。六世祖名敏，出仕後周任太子太保。父親名潭，娶和政公主爲妻，官做到太僕卿。

晟年十二，居父喪，爲聞孝。代宗養宫中，使與太子諸王受學於吴大瓘并子通玄，率十日輒上所學。既長，詔大瓘等即家教授。拜檢校太常卿。

柳晟十二歲，爲父親守喪，以孝聞名。代宗將他收養在宫中，讓他與太子諸王受教於吴大瓘及其兒子吴通玄，大約每十天就彙報一次學習情況。長大以後，皇帝下詔命吴大瓘等人到他家中教授他。授任檢校太常卿。

德宗立，晟親信用事。朱泚反，從帝至奉天，自請入京師説賊黨以携沮之，帝壯其志，得遣。泚將右將軍郭常、左將軍張光晟皆晟雅故，晟出密詔，陳禍福逆順，常奉詔受命，約自拔歸。要籍朱既昌告其謀，泚捕繫晟及常外獄，晟夜半坎垣毁械而亡，斷髮爲浮屠，間歸奉天，帝見，爲流涕。乘輿還京師，擢原王府長史。吴通玄得罪，晟上書理其辜，其弟止曰："天子方怒，無詒悔！"不聽。凡三上書，帝意解，通玄得減死。

德宗即位，柳晟因德宗信任而執政。朱泚造反，跟隨皇帝到奉天，主動請求前去京城勸説賊黨以便分化瓦解他們，皇帝贊賞他的勇氣，得以派出。朱泚部將右將軍郭常、左將軍張光晟都是柳晟平時的密友，柳晟出示密詔，陳述禍福逆順大義，郭常遵奉詔書接受命令，約定自己先率軍投降朝廷。要籍朱既昌告發了他們的密謀，朱泚抓住并將柳晟和郭常囚禁在外獄中，柳晟半夜挖穿墻壁毁掉械具逃走，剪去頭髮扮作和尚，從小道回到奉天，皇帝見到他後，爲他流淚。皇帝乘輿返回京城，升任他爲原王府長史。吴通玄獲罪，柳晟上書爲他辯解，他的弟弟制止説："天子正在氣頭上，不要留下悔恨！"不聽。共三次上書，皇帝怒氣纔消，吴通玄得以免死。

晟累遷將作少監，以護作崇陵，封河東縣子，授山南西道節度使。府兵討劉闢還，未叩城，復詔戍梓州，軍曹怒，脅監軍謀變。晟聞，疾驅入勞士卒，既而問曰："若等何爲成功？"曰："誅驕不受命者。"晟曰："若知劉闢得罪天子而誅之，奈何復欲使後人誅若等耶？"士皆免胄拜，從所徙。入爲將作監。使回鶻，奉册立可汗，逆謂曰："屬聞可汗無禮自

柳晟多次升遷後任將作少監，因督建崇陵，封爲河東縣子，授任山南西道節度使。府兵討伐劉闢返回，還没入城，朝廷又下詔命令他們戍守梓州，軍兵怨怒，脅持監軍圖謀造反。柳晟聽説後，急忙趕去慰勞士兵，然後問道："你們是如何立功的？"回答説："靠誅殺不聽從朝命的驕横者。"柳晟説："你們既然知道劉闢因爲得罪天子而被誅殺，爲何又想讓後人誅殺你們呢？"軍士都摘下頭盔拜謝，服從移戍的詔命。召入朝廷任將作監。出使回鶻，奉册書册立可汗，反問他們

大，去信自强。夫禮信不能爲，何足奉中國乎?”可汗諸貴人愕然駭，皆跪伏成禮。還爲左金吾衛大將軍，爵爲公。卒，年六十九，詔從官臨吊，贈太子少保。

說：“我以前聽說可汗無禮自大，不顧信義擁兵自强。禮信都做不到，怎麽能尊奉中原呢?”可汗與各位貴人愕然驚駭，都跪伏行禮。返回後任左金吾衛大將軍，爵爲公。去世，享年六十九歲，下詔命從官前去哭吊，追贈太子少保。

晟敏于辯，下士樂施，唯自興元入朝，貢獻不如詔，爲御史中丞盧坦所劾，憲宗以其賢，置弗暴云。

柳晟能言善辯，尊重士人喜愛施捨，衹是從興元入朝時，没有按詔命貢獻，受到御史中丞盧坦的指責，憲宗因他賢能，不予追究也没有公布於衆。

崔戎　崔雍

崔戎，字可大，玄暐從孫也。舉明經，補太子校書郎。判入等，調藍田主簿。辟淮南李鄘府。衛次公代鄘，憲宗稱戎才，故次公倚成于職。裴度節度太原，署參謀。時王承宗以鎮叛，度請戎往諭，承宗至泣下，乃聽命。入爲殿中侍御史，擢累諫議大夫。

崔戎，字可大，是崔玄暐的從孫。考中明經科，補授太子校書郎。書判合格，調任藍田主簿。被徵用到淮南節度使李鄘的幕府中。衛次公接替李鄘，憲宗稱贊崔戎有才能，因此衛次公倚重他得以完成職責。裴度任太原節度使，任用他爲參謀。當時王承宗在鎮州反叛，裴度請崔戎前去規勸，王承宗聽了他的話以致落淚，於是聽命朝廷。召入朝廷任殿中侍御史，多次升任後爲諫議大夫。

雲南蠻亂成都，詔戎持節劍南爲宣撫使。奏罷税外薑芋錢。當賦錢者率三之，以其一準繒布，優其估以與民。綏招流亡。凡廢若置，公私莫不便之。還拜給事中。出爲華州刺史。吏以故事，置錢萬緡爲刺史私用，戎不取。及去，召吏曰：“籍所置錢享軍，吾重矯激以夸後人也。”徙兗海沂密觀察使，民擁留于道不得行，乃休傳舍，民至抱持取其靴。時詔使尚在，民泣詣使，請白天子丐戎還，使許諾。戎恚責其下，衆曰：“留公而天子怒，不過斬吾二三老人，則公不去矣。”戎夜單騎亡去，民追不及乃止。至兗州，鋤滅奸吏十餘輩，民大喜。歲餘卒，年五十五，贈禮部尚書。

雲南蠻在成都叛亂，詔命崔戎持節任宣撫使前往劍南。上奏朝廷廢除賦税以外的薑芋錢。將應徵收的賦錢分成三份，將其中一份折爲繒布，按優惠價錢向百姓收購。安撫招納流亡的人。凡已廢棄的重新設立，官民都感到便利。回朝後授任給事中。出任華州刺史。屬吏按照舊例，準備萬緡錢作爲刺史的個人費用，崔戎不取。等到離任時，召屬吏説：“没收留用的錢來犒賞軍兵，我要嚴厲矯正爲後人做榜樣。”移任兗海沂密觀察使，百姓擁擠在路上挽留不能走，於是在旅舍中休息，百姓甚至抱住他拿走他的靴子。這時傳詔的使者還在，百姓哭着到使者面前，請求稟告天子讓崔戎回來，使者答應了。崔戎生氣責怪下人，衆人説：“即使留下公觸怒天子，也不過斬殺我們二三個老人，然而公就不用離去了。”崔戎夜晚單人騎馬離開，百姓追不上纔作罷。到兗州，鏟除奸惡官吏十餘人，百姓大爲高興。一年多後去世，終年五十五歲，追贈禮部尚書。

子雍，字順中，由起居郎出爲和州刺史。龐勛以兵劫烏江，雍不能

兒子名雍，字順中，由起居郎出任和州刺史。龐勛率兵搶掠烏江，崔雍無法抵抗，派人用

抗，遣人持牛酒勞之，密表其狀。民不知，訴諸朝，宰相路巖素不平，因是傅其罪，賜死宣州。

牛酒慰勞他們，暗中上表說明情況。百姓不知道，上訴到朝廷，宰相路巖與他一向不和，因此附會羅織他的罪名，賜死宣州。

唐書卷一百六十

列傳第八十五

徐吕孟劉楊潘崔韋列傳

徐浩

徐浩，字季海，越州人。擢明經，有文辭。張説稱其才，繇魯山主簿薦爲集賢校理，見《喜雨》、《五色鵠賦》，咨嗟曰："後來之英也!"進監察御史裏行。辟幽州張守珪幕府。歷河陽令，治有績。東都留守王倕表署其府。民有妄作符命者，衆不爲疑，浩獨按篆詰狀，果詐爲之。遷累都官郎中，爲嶺南選補使，又領東都選。

肅宗立，繇襄州刺史召授中書舍人。四方詔令，多出浩手，遣辭贍速，而書法至精，帝喜之。又參太上皇誥册，寵絶一時。授兼尚書右丞。浩建言："故事，有司斷獄，必刑部審覆。自李林甫、楊國忠當國，專作威福，許有司就宰相府斷事，尚書以下未省即署，乖慎恤意。請如故便。"詔可。故詳斷復自此始。進國子祭酒，爲李輔國譖，貶廬州長史。

代宗復以中書舍人召，遷工部侍郎、會稽縣公，出爲嶺南節度使。召拜吏部侍郎，與薛邕分典選。浩有妾弟冒優，托之邕，擬長安尉，御史大夫李栖筠劾之，帝怒，黜邕歙州刺史，浩明州别駕。德宗初，召授彭

徐浩，字季海，越州人。考中明經科，善於作詩文。張説欣賞他的才華，由魯山主簿而爲集賢校理，讀其《喜雨》、《五色鵠賦》，贊嘆道："真是後起之秀啊！"升任監察御史裏行。被徵用到幽州張守珪幕府任職。歷任河陽令，在任有政績。東都留守王倕上表朝廷把他召用在幕府中。百姓中有人膽大妄爲編造符命，衆人都不懷疑，惟獨徐浩查驗篆法審問他内情，果然出於僞造。多次升任爲都官郎中，任嶺南選補使，又掌管東都選事。

肅宗即位，徐浩由襄州刺史召入朝廷授任中書舍人。發給各地的詔令，大多出自徐浩之手，他下筆敏捷，而且書法極精，很受皇帝喜愛。又參預擬寫太上皇傳位誥册，受到的寵信一時無人能比。授任兼尚書右丞。徐浩建議："根據舊例，有關部門裁決案件，一定要經刑部覆審。自從李林甫、楊國忠執政，一味作威作福，允許有關官員到宰相府中决斷，尚書以下還没有審閲就簽署，違背判刑謹慎詳察的用意。請按舊例爲便。"下詔同意。因此詳察判决由此重新開始。升任國子祭酒，受到李輔國的詆毁，貶爲廬州長史。

代宗又以中書舍人將他召回，升任工部侍郎，封會稽縣公，出任嶺南節度使。召入朝廷授任吏部侍郎，與薛邕分别掌管選舉。徐浩之妾的弟弟假冒優等，求托薛邕，擬任長安尉，御史大夫李栖筠彈劾了這件事，皇帝發怒，貶薛邕爲歙州刺史，徐浩爲明州别駕。德宗初年，召入朝廷

王傅，進郡公。卒，年八十，贈太子少師，謚曰定。

授任彭王傅，進封郡公。死去，終年八十歲，追贈太子少師，謚號定。

始，浩父嶠之善書，以法授浩，益工。嘗書四十二幅屏，八體皆備，艸隸尤工，世狀其法曰“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云。晚節治廣及領選，頗嗜財，惑於所嬖，卒以敗。

起初，徐浩的父親徐嶠之擅長書法，將技法傳授給徐浩，徐浩的書法更加精妙，曾書寫了四十二幅屏風，八體齊備，尤其精於艸隸，世人形容他的書法如“怒獅蹬石，渴馬奔泉”。晚年治理廣州和掌管選舉，非常貪財，受寵妾的迷惑，最終因此身敗。

吕渭

吕渭，字君載，河中人。父延之，終浙東節度使。

吕渭，字君載，河中人。父親吕延之，官至浙東節度使任上。

渭第進士，從浙西觀察使李涵爲支使，進殿中侍御史。大曆末，涵爲元陵副使，渭又爲判官。涵繇御史大夫擢太子少傅，渭建言：“涵父名少康，當避。”宰相崔祐甫善其言，擢司門員外郎。御史共劾渭：“昔涵再任少卿，不以嫌，今謂少傅爲慢官，疑渭爲涵游説。”乃貶渭歙州司馬。

吕渭考中進士科，跟隨浙西觀察使李涵任支使，後升任殿中侍御史。大歷末年，李涵任元陵副使，吕渭又任判官。李涵由御史大夫升任太子少傅，吕渭建議説：“李涵的父親名叫少康，應當避諱這個官名。”宰相崔祐甫認爲他的話很對，升任他爲司門員外郎。御史共同彈劾吕渭説：“過去李涵兩次出任少卿，都不以爲嫌名加以避諱，現在覺得少傅爲閑散官職，可能是吕渭在爲李涵游説。”於是貶吕渭爲歙州司馬。

貞元中，累遷禮部侍郎。始，中書省有古柳，建中末枯死，德宗自梁還，復榮茂，人以爲瑞柳，渭令貢士賦之。帝聞，不以爲善。又與裴延齡爲姻家，擢其子操上第，會入閤，遺私謁之書于廷。出爲潭州刺史。卒，贈陝州大都督。

貞元年間，多次升任爲禮部侍郎。起初，中書省内有棵古柳，建中末年枯死，德宗從梁州回來，又枝葉繁茂起來，人們認爲這是瑞柳，吕渭命貢舉士子就此賦詩。皇帝聽説後，不認爲是好事。又因他與裴延齡結爲姻親，在考試中將他的兒子裴操升爲上等，時逢上朝，把私下拜見的書信遺忘在廷上。故出任潭州刺史，死去，追贈陝州大都督。

四子：温、恭、儉、讓。

有四個兒子：吕温、吕恭、吕儉、吕讓。

吕温

温，字和叔，一字化光，從陸質治《春秋》，梁肅爲文章。貞元末，擢進士第。與韋執誼厚，因善王叔文。再遷爲左拾遺。以侍御史副張薦使吐蕃，會順宗立，薦卒於虜，虜以中國有喪，留温不遣。時叔文秉權，與游者皆貴顯，温在絶域不得遷，常自悲。元和元年乃還，而柳宗元等皆坐叔文貶，温獨免，進户部員外郎。

吕温，字和叔，又字化光，跟隨陸質研究《春秋》，跟隨梁肅學寫文章。貞元末年，考中進士科。和韋執誼交情很深，因此結交了王叔文。兩次遷升任爲左拾遺。以侍御史之職任張薦副使出使吐蕃，時逢順宗即位，張薦在吐蕃去世，吐蕃因中原有喪事，扣留吕温不讓返回。這時王叔文掌權，與他交往的都顯貴了，吕温在極遠的異域不能升遷，自己時常感到悲傷。元和元年纔得以回來，柳宗元等人都因王叔文獲罪貶官，惟獨

吕温幸免，進任户部員外郎。

温操翰精富，一時流輩推尚。性險躁，譎詭而好利，與竇群、羊士諤相昵。群爲御史中丞，薦温知雜事，士諤爲御史，宰相李吉甫持之，久不報，温等怨。時吉甫爲宦侍所抑，温乘其間謀逐之。會吉甫病，夜召術士宿于第，即捕士掠訊，且奏吉甫陰事。憲宗駭異，既詰辨，皆妄言，將悉誅群等，吉甫苦救乃免，於是貶温均州刺史，士諤資州。議者不厭，再貶爲道州。久之，徙衡州，治有善狀。卒，年四十。

吕温文筆精當充實，受到同輩人的推崇。生性險惡浮躁，詭詐貪利，與竇群、羊士諤相親近。竇群任御史中丞，推薦吕温爲知雜事，羊士諤爲御史，被宰相李吉甫壓下，很長時間没有批覆，吕温等人怨恨。當時李吉甫受到宦官排擠，吕温乘機設計謀趕走了他。時逢李吉甫患病，夜晚召來巫士住宿府中，吕温等人立刻收捕巫士拷打訊問，并上奏李吉甫圖謀不軌。憲宗驚異，經過追查辨明之後，證實都是謊言，準備將竇群等人全部殺掉，李吉甫極力救助纔得以幸免，於是貶吕温爲均州刺史，貶羊士諤到資州。議事的人覺得過輕，再次貶到道州。過了很久，改任衡州刺史，有政績。死去，享年四十歲。

吕恭

恭，字恭叔，尚氣節，喜縱横、孫吴術。爲山南西道府掌書記，進殿中侍御史，終嶺南府判官。

儉亦爲御史。讓，太子右庶子。皆美材。

吕恭，字恭叔，崇尚氣節，喜愛縱横家之術和孫吴兵法。任山南西道幕府掌書記，進任殿中侍御史，官位終於嶺南府判官。

吕儉也任御史，吕讓，任太子右庶子，都有才幹。

孟簡

孟簡，字幾道，德州平昌人。曾祖詵，武后時同州刺史。

孟簡，字幾道，德州平昌人。曾祖孟詵，武后時任同州刺史。

簡舉進士、宏辭連中，累遷倉部員外郎。王叔文任户部，簡以不附離見疾，不敢顯黜，宰相韋執誼爲徙它曹。元和中拜諫議大夫，知匭事。韓泰、韓曄之復刺史，吐突承璀爲招討使，簡皆固争，詣延英言不可狀，以悻切出爲常州刺史。州有孟瀆，久淤閼，簡治導，溉田凡四千頃，以勞賜金紫，召爲給事中。

孟簡應考進士科、宏辭科接連考中，多次升任爲倉部員外郎。王叔文任職户部，孟簡因不依附而遭到嫉恨，但他們不敢公開貶斥，宰相韋執誼將他調到其他曹中。元和年間授任孟簡爲諫議大夫，主持匭使院事務。韓泰、韓曄再任刺史，吐突承璀任招討使，孟簡爲此都堅决論争，到延英殿説明他們不行的原因，因固執己見出任常州刺史。州中有孟瀆，長期淤塞，孟簡整治疏浚，灌溉土地達四千頃，因有功勞被賜金紫，召入朝廷任給事中。

代李遜爲浙東觀察使。遜抑士族，右編人，至横恣不檢，及簡，一反之，農估兼受其弊，時謂兩失之。以工部侍郎召還。初，使府得代，詔至，署留後即行。李遜觀察浙西，始請留故使交政。及簡還，半道堂牒還

孟簡接替李遜任浙東觀察使。李遜壓制士族，袒護編民，以致横暴恣肆無所顧忌，等到孟簡上任，又完全相反，農商都受到損害，當時人們認爲兩人都錯了。以工部侍郎身份召回朝。起初，節度使府在替换時，詔書一到，節度使將事務移交給留後就馬上離去。李遜任浙西觀察使

之，如例，乃聽解。

時，開始請求留下原觀察使移交政務。等到孟簡回京，半路上有堂牒追他返回，依照規定辦完之後，纔聽任他解職。

進户部，加御史中丞。户部有二員，判使案者居别一署，謂之“左户”，元和後，選委華重，宰相多由此進。崔群既相，而簡代之，故簡意且柄任。及出山南東道節度使，内不樂。政頗嚴峭。時有詔置臨漢監以牧馬，命簡兼使職。簡以親吏陸翰主奏邸，關通閹侍，翰持之，數傲很，簡怒，追還，以土囊斃之。家上變，發簡奸贓，御史劾驗，得遺吐突承璀貲七百萬。左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再貶吉州司馬。以赦令進睦州刺史，復徙常州，仍太子賓客分司，卒。

進任户部侍郎，加授御史中丞。户部有兩員，判使案的官員在另一處官署辦公，稱作“左户”，元和以後，選任者多是顯貴重臣，宰相多是由此職進升。崔群任宰相以後，孟簡接替他，因此孟簡以爲很快就可掌握權柄。後來出任山南東道節度使，心中不高興。處理政務非常嚴刻。當時有詔書命令設置臨漢監來放牧官馬，命孟簡兼任使職。孟簡用親近官吏陸翰執掌進奏院，讓他在宦官近侍中打通關節，陸翰抓住把柄，時常桀驁不遜，孟簡惱怒，追回陸翰，用土袋把陸翰弄死了。家人告發他企圖謀反，搜出孟簡的贓物，御史彈劾審驗，查明有送給吐突承璀的資財七百萬。降職太子賓客，派往東都分司任職，後再次貶爲吉州司馬。過赦令進任爲睦州刺史，又遷徙到常州，仍爲太子賓客在東都分司任官，死去。

簡尤工詩，聞江、淮間。尚節義，與之交者，雖歿，視恤其孤不少衰。晚路殊躁急，佞佛過甚，爲時所誚。嘗與劉伯芻、歸登、蕭俛譯次梵言者。

孟簡特别擅長寫詩，聞名於江、淮之間。崇尚節義，與他交往的人，即使去世，他仍爲之撫恤孤兒毫不疏遠。晚年過於浮躁，沉溺於佛教，受到時人譏諷。曾與劉伯芻、歸登、蕭俛相繼翻譯佛經。

劉伯芻　劉寬夫　劉允章

劉伯芻，字素芝，兵部侍郎迺之子。行修謹。淮南杜佑奏署節度府判官。府罷，召拜右補闕，遷主客員外郎。數過友家飲噱，爲韋執誼陰劾，貶虔州參軍。久乃除考功員外郎。裴垍待之善，擢累給事中。李吉甫當國而垍卒，不加贈，伯芻爲申理，乃贈太子少傅。或言其妻垍從母也，吉甫欲按之，求補虢州刺史。稍遷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卒，贈工部尚書。

劉伯芻，字素芝，是兵部侍郎劉迺的兒子。處事謹慎恪守禮法。淮南杜佑上奏朝廷任用他爲節度府判官。節度使府撤銷，召入朝授任右補闕，升任主客員外郎。多次到朋友家中聚飲取樂，被韋執誼暗中彈劾，貶爲虔州參軍。過了一段時間方纔授任考功員外郎。裴垍對他很友好，多次提升他任爲給事中。李吉甫執政後裴垍去世，不加追贈，劉伯芻爲他申訴，於是追贈太子少傅。有人説他的妻子是裴垍的從母，李吉甫想要加罪於他，因此請求補授他爲虢州刺史，逐漸升任爲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去世，追贈工部尚書。

伯芻風度高嚴，善談確，而動與時適，論者少之。

劉伯芻氣度孤高嚴峻，能言善辯，而行事迎合時勢，評論者爲此輕視他。

子寬夫，寶曆中爲監察御史。奏言：“以王府官攝祠，位輕，非嚴恭意，請以尚書省、東宮三品若左右丞、侍郎通攝。”俄轉左補闕。陳岵注浮屠書，因供奉僧以聞，除濠州刺史。寬夫劾狀，敬宗怒謂宰相曰：“岵不繇僧得州，諫臣安受此言？”寬夫曰：“衆劾岵，獨臣草狀，應伏誅。推言所從，恐累國體。”帝讜其言，釋之。

兒子劉寬夫，寶曆年間爲監察御史。上奏說：“用王府官主持祭祀之事，職位太輕，不符合嚴肅恭敬之意，請任命尚書省、東宮三品官員與左右丞、侍郎一同主持。”不久轉任左補闕。陳岵注解佛經，通過供奉僧人奏報，授任濠州刺史。劉寬夫彈劾此事，敬宗大怒對宰相說：“陳岵并非由僧人而任州官，諫臣從哪兒得到的這話？”劉寬夫說：“衆人彈劾陳岵，臣一人草擬文狀，應該伏罪處死。假如追查此言從何而來，恐怕有損國家大體。”皇帝認爲他的話很正直，寬免了他。

子允章，字蘊中，咸通中爲禮部侍郎。請諸生及進士第并謁先師，衣青衿，介幘，以還古制。改國子祭酒。又建言：“群臣輸光學錢治庠序，宰相五萬，節度使四萬，刺史萬。”詔可。後爲東都留守。黄巢至，分司李磎挈尚書印走河陽，允章寄治河清。巢僭號，輒受僞官，文書盡用金統。遣取印磎所，磎不與，更悔愧，移檄近鎮起兵捍賊，磎持印還之。後廢于家。

兒子劉允章，字蘊中，咸通年間任禮部侍郎。請求讓太學生與考中進士科者一同拜見先師，身穿學子之服青領衣衫，頭戴介幘頭巾，以恢復古制。改任國子祭酒。又建議：“讓群臣交納光學錢建造學校，宰相交五萬，節度使四萬，刺史一萬。”皇帝下詔批准。後來任東都留守。黄巢到來，分司李磎携帶尚書印章逃到河陽，劉允章將治所暫設在河清。黄巢越分建立國號，他於是接受了僞官職，文書全用金統。派人到李磎處取印章，李磎不給，他又感到慚愧悔恨，發布檄文送到附近軍鎮起兵抵禦賊兵，李磎纔帶着印章送還給他。後被罷職居住家中。

楊憑

楊憑，字虚受，一字嗣仁，虢州弘農人。少孤，其母訓道有方。長善文辭，與弟凝、凌皆有名。大曆中，踵擢進士第，時號“三楊”。憑重交游，尚氣節然諾，與穆質、許孟容、李鄘相友善，一時歆慕，號“楊、穆、許、李”。

楊憑，字虚受，又字嗣仁，虢州弘農人。幼時喪父。母親訓導有方。長大後善作文章，與弟弟楊凝、楊凌全都有名，大曆年間，接連考中進士科，當時號稱“三楊”。楊憑重視交游，崇尚氣節言而有信，與穆質、許孟容、李鄘友好，一時受人傾慕，號稱“楊、穆、許、李”。

歷事節度府，召爲監察御史，不樂，輒免去。累遷太常少卿、湖南江西觀察使。性簡傲，接下脱略，人多怨之。在二鎮尤侈忲。入拜京兆尹。與御史中丞李夷簡素有隙，因劾憑江西奸贓及它不法，詔刑部尚書李鄘、大理卿趙昌即臺參訊。于時憑治第永寧里，功役叢煩，又幽妓妾於

楊憑多次在節度使幕府做事，召入朝任監察御史，不願就任，於是棄官離去。多次升任到太常少卿、湖南江西觀察使。性情傲慢，對待下屬無禮，人多怨恨他。在二鎮任職期間特别奢侈放縱。召入朝授任京兆尹。與御史中丞李夷簡平日不和，因此李夷簡彈劾楊憑在江西時貪贓以及其他不法行爲，皇帝下詔命刑部尚書李鄘、大理卿趙昌到御史臺會同審訊。這時楊憑正在永寧里

永樂別舍，謗議頗讙，故夷簡藉之痛摘發，欲抵以死。既置對，未得狀，即逮捕故官屬推蹑，簿憑家貲。翰林學士李絳奏言："憑所坐贓，不當同逆人法。"乃止。憲宗以憑治京兆有績，但貶臨賀尉。始，德宗時假借方鎮，習爲僭擬事，夷簡首按憑，時以爲宜，而緣私怨，論者亦不與。俄徙杭州長史。以太子詹事卒。

營造第宅，功役繁雜，又在永樂別宅私養妓妾，非議紛紛傳揚，因此李夷簡藉機痛加指摘揭發，打算將他處以死刑。對證之後，没有得到證據，就逮捕以往的屬下官吏推究追查，統計楊憑的家産。翰林學士李絳上奏道："楊憑所犯貪贓罪，不應等同叛逆罪處罰。"於是作罷。憲宗因楊憑治理京兆有政績，祇將他貶爲臨賀尉。起初，德宗時藉重方鎮，因而使他們習慣於越格行事，李夷簡首先追究楊憑之罪，當時人認爲應該，但因出於私憤，議論者也不贊同。不久升任杭州長史。逝於太子詹事任上。

徐晦

憑所善客徐晦者，字大章，第進士、賢良方正，擢櫟陽尉。憑得罪，姻支憚累，無往候者，獨晦至藍田慰餞。宰相權德輿謂曰："君送臨賀誠厚，無乃爲累乎?"晦曰："方布衣時，臨賀知我，今忍遽棄邪? 有如公異時爲奸邪譖斥，又可爾乎?"德輿嘆其直，稱之朝。李夷簡遽表爲監察御史，晦過謝，問所以舉之之由。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後歷中書舍人，强直守正，不沈浮於時。嗜酒喪明，以禮部尚書致仕，卒。

楊憑所喜愛的門客徐晦，字大章，考中進士、賢良方正科，升任櫟陽尉。楊憑獲罪，親屬支系害怕受到牽連，無人前去探望，惟獨徐晦來到藍田探望送行。宰相權德輿對他説道："君爲楊臨賀送行確實情誼深重，不怕爲此受到連累嗎?"徐晦説道："身爲百姓時，楊臨賀與我相知，今天怎忍心馬上就棄他而去呢? 如果有一天公受奸臣誣陷排斥，又能這樣嗎?"權德輿感嘆他的正直，在朝廷上稱贊他。李夷簡馬上表奏他爲監察御史，徐晦前去道謝，詢問舉薦自己的緣由。李夷簡説道："君不辜負楊臨賀，肯辜負國家嗎?"後來歷任中書舍人，正直剛强篤守正道，不隨波逐流。惟嗜酒有失於明察，以禮部尚書退休，去世。

楊凝　楊敬之

凝，字懋功，由協律郎三遷侍御史，爲司封員外郎，坐厘正嫡媵封邑，爲權幸所忌，徙吏部，稍遷右司郎中。宣武董晋表爲判官，亳州刺史缺，晋以凝行州事。增墾田，决汚堰，築堤防，水患訖息。時孟叔度横縱撓軍治，而凝亦荒湎，晋卒，亂作。凝走還京師，闔門三年。拜兵部郎中，以痼疾卒。

凌字恭履，最善文，終侍御史。

子敬之。敬之，字茂孝，元和初，擢進士第，平判入等，遷右衛胄

楊凝，字懋功，由協律郎三次提升任到侍御史，任司封員外郎，由於更改妻與妾的封邑而獲罪，受到權貴寵臣的嫉恨，改任吏部員外郎，逐漸又升任到右司郎中。宣武董晋表薦他爲判官，亳州刺史空缺，董晋用楊凝管理州中事。增置墾田，决開汚塞堤堰，修築堤防，水患至此平息。當時孟叔度横行放縱干撓軍政，而楊凝也荒廢政務，董晋死去，叛亂大作。楊凝逃回京城，閉門三年。授兵部郎中，死於頑症。

楊凌字恭履，最善作文，死時官任侍御史。

兒子楊敬之。楊敬之，字茂孝，元和初年，考中進士科，被評入等，升任右衛胄曹參軍。幾

曹參軍。累遷屯田、户部二郎中。坐李宗閔黨，貶連州刺史。文宗尚儒術，以宰相鄭覃兼國子祭酒，俄以敬之代。未幾，兼太常少卿。是日，二子戎、戴登科，時號“楊家三喜”。轉大理卿，檢校工部尚書，兼祭酒，卒。

次改任爲屯田、户部二郎中。因他是李宗閔同黨獲罪，貶連州刺史。文宗崇尚儒術，任用宰相鄭覃兼國子祭酒，不久又任用楊敬之接替他。又過不久，兼任太常少卿。同一天，兩個兒子楊戎、楊戴又考中科舉，當時人稱“楊家三喜”。轉任大理卿，檢校工部尚書，兼祭酒，去世。

敬之嘗爲《華山賦》示韓愈，愈稱之，士林一時傳布，李德裕尤咨賞。敬之愛士類，得其文章，孜孜玩諷，人以爲癖。雅愛項斯爲詩，所至稱之，繇是擢上第。斯字子遷，江東人。敬之祖客灞上，見閩人濮陽愿，閱其文，大推挹，遍語公卿間。會愿死，敬之爲斂葬。

楊敬之曾作《華山賦》給韓愈看，韓愈大加稱贊，文士中一時廣爲流傳，尤其得到李德裕的贊賞。楊敬之喜愛讀書人，衹要得到他們的文章，便誦讀玩味勤勉不倦，人們認爲他如此已成癖好。十分喜愛項斯所作的詩，所到之處都要加以稱贊，項斯因此考中高等。項斯，字子遷，江東人。楊敬之到灞上爲客人送行，見到閩人濮陽愿，閱讀他的文章，大加推崇，遍告公卿。適值濮陽愿去世，楊敬之爲他收殮安葬。

潘孟陽　潘炎

潘孟陽，史亡何所人。父炎，大曆末官右庶子，爲元載所惡，久不遷。載誅，進禮部侍郎，以病免。方劉晏任權，炎乃其婿，雖書疏報答，未嘗輒關，時稱有古人節。晏得罪，坐貶澧州司馬，時輿疾上道，不自言。于邵高其介，申救，不見聽。

潘孟陽，史籍失載是何處人。父親潘炎，大曆末年官至右庶子，受到元載憎惡，長期不得升遷。元載被誅殺，進任禮部侍郎，因病免官。當時劉晏掌權，潘炎是他的女婿，雖然書信往來，不曾有所求告，當時人稱他有古人的氣節。劉晏獲罪，因受牽連貶爲澧州司馬，當時抱病登車上路，自己閉口不提。于邵佩服他的耿直，替他申訴并給予救助，未被采納。

孟陽少以廕，俄登博學宏辭科，補渭南尉，再遷殿中侍御史。公卿多父行及外家賓客，故被慰薦，擢累兵部郎中。貞元末，王紹以恩倖進，數稱孟陽才，權知户部侍郎。杜佑判度支，奏以自副。時憲宗新立，詔孟陽馳驛江淮視財賦，加鹽鐵轉運副使，并察諸使治否。孟陽恃輿主，又氣豪倨，從者數百人，所至會賓客，留連倡樂，招金錢，多補吏，譽望大喪。使還，罷爲大理卿。其後左司郎中鄭敬宣慰江淮，帝誡曰：“朕宫中用尺寸物皆有籍，唯賑民無所計，卿是行，宜諭朕意，毋若潘孟陽殫財費酣

潘孟陽年輕時曾藉助父祖功勛，不久又考中博學宏辭科，補授渭南尉，兩次提升任爲殿中侍御史。公卿多是他父親的朋友以及外祖父家的賓客，因此得到關照引薦，多次升擢任兵部郎中。貞元末年，王紹因得到寵幸進升，多次稱贊潘孟陽的才幹，暫任户部侍郎。杜佑主管度支，奏請任他爲自己的副職。當時憲宗剛即位，下詔命潘孟陽從驛路趕去江淮巡察財賦，加授鹽鐵轉運副使，并督察各使政績如何。潘孟陽仰仗皇帝欽命，趾高氣揚，隨從數百人，所到之處大會賓客，沉醉於倡妓樂人之中，收斂金錢，隨意補授官吏，聲譽掃地。出使返回，罷爲大理卿。此後左司郎中鄭敬宣慰江淮，皇帝告誡説：“朕在宫中使用尺寸之物都有登記，衹有救濟百姓不加計

飲游山寺而已。”

元和三年，出爲華州刺史，遷劍南東川節度使。宰相武元衡與孟陽舊，復以户部侍郎召判度支，又兼京北五城營田使。太府王遂爲西北供軍使，持營田不可，至私忿恨，更請間論列，帝怒，罷孟陽左散騎常侍。明年，復舊官。盛葺第舍，帝微行至樂游原，望見之，以問左右，孟陽懼，輟不敢治。而伎媵用度過侈汰，人多指怒之。病風痹，復改左散騎常侍。卒，贈兵部尚書，謚曰康。

初，孟陽爲侍郎，年未四十，其母謂曰：“以爾之材而位丞郎，使吾憂之。”

崔元略

崔元略，博州人。父儆，貞元時終尚書左丞。

元略第進士，更辟諸府，遷累殿中侍御史，以刑部郎中知御史雜事，進拜中丞。時李夷簡召爲大夫，故詔元略留司東臺。改京兆少尹，行府事，數月，遷爲尹。徙左散騎常侍。

初，中丞缺，議者屬崔植，而元略謬謂植入閤不如儀，使御史彈治。及宰相以二人進，元略果得之。植恨悵。既當國，以元略爲宣撫党項使。辭疾不行。植奏：“不少責，無以示群臣。”乃出爲黔南觀察使，徙鄂岳。久乃拜大理卿。

敬宗初，還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收貸錢萬七千緡，爲御史劾奏，詔刑部郎中趙元亮、大理正元從質、侍御史温造以三司雜治。元略素事宦人崔潭峻，頗左右之，獄具，削兼秩而已。俄授户部侍郎，譏謗大興，諫

算，卿此次出行，應宣告朕的這種心意，不要像潘孟陽一樣衹是耗盡財物沉湎於醉飲及游歷名山大寺之中。”

元和三年，潘孟陽出任華州刺史，升任劍南東川節度使。宰相武元衡與潘孟陽是舊友，又以户部侍郎召入朝廷主管度支，兼任京北五城營田使。太府王遂任西北供軍使，堅持認爲不可營田，以致兩人結下私怨，他們都請求在一起論辯，皇帝發怒，罷潘孟陽爲左散騎常侍。第二年，恢復舊職。潘孟陽大肆營建第宅，皇帝微服出行來到樂游原，望見他的第宅，詢問左右，潘孟陽恐懼，停工不敢再建。而妓妾用度過分奢侈，引起人們憤怒指責。後得風痹病，又改任左散騎常侍。去世，追贈兵部尚書，謚號康。

當初，潘孟陽任侍郎，年齡還未到四十歲，他母親對他説道：“以你的才能而位至丞郎，真令我擔憂。”

崔元略，博州人。父親崔儆，貞元時官至尚書左丞。

崔元略考中進士科，多次徵用到方鎮幕府，幾次升遷至殿中侍御史，以刑部郎中主持御史臺雜事，進任御史中丞。當時李夷簡召入朝任御史大夫，因此下詔命崔元略留司東臺。改任京兆少尹，主管府中事務，數月後，升任京兆尹。又改任左散騎常侍。

當初，御史中丞空缺，議論者傾向崔植，而崔元略妄加指責崔植入閤不合禮儀，讓御史彈劾。等到宰相將二人擬名進上，崔元略果然得到此職。崔植忿恨不已。崔植執政以後，任命崔元略爲宣撫党項使。他稱病不去。崔植奏道：“不稍加懲罰，無法警告群臣。”於是出任他爲黔南觀察使，調任鄂岳。許久以後又授任大理卿。

敬宗初年，崔元略回京任京兆尹，兼任御史大夫。他徵收寬免給百姓的一萬七千緡錢，被御史彈劾奏報，下詔命刑部郎中趙元亮、大理正元從質、侍御史温造三司一同查處治罪。崔元略一向奉承且迎合宦官崔潭峻，他大加干預，審理結案，衹削去兼職而已。不久又授任他爲户部侍

官斥元略方劾而遷，有助力，元略自解辨，乃止。京兆劉栖楚又劾元略前造東渭橋，縱吏增估物不償直，取工徒贓二萬緡。詔奪一月俸。於是栖楚規相位，疑元略妨己路，故舉疑似巇染之。大和三年，以户部尚書判度支，出爲東都留守，改義成節度使。卒，贈尚書左僕射。

郎，人們議論紛紛，諫官指責崔元略纔被彈劾就又遷升，是有人暗中支持，崔元略自我辯解，議論方纔平息。京兆劉栖楚又彈劾崔元略先前修造東渭橋，縱容官吏高估物價却不給錢，貪污工匠工錢二萬緡。下詔追扣一月俸禄。這時劉栖楚正在圖謀相位，懷疑崔元略妨礙自己的仕途，因此列舉上奏可疑又不太符合實際之事來冤枉誣陷他。大和三年，以户部尚書暫管度支，出任東都留守，改任義成節度使。去世，追贈尚書左僕射。

子鉉。

兒子崔鉉。

崔鉉　崔沆

鉉，字台碩，擢進士第，從李石荆南爲賓佐，入拜司勛員外郎、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學士承旨。武宗好蹴鞠、角抵，鉉切諫，帝褒納之。會昌三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鉉入朝凡三歲至宰相，而石猶在江陵。澤潞平，兼户部尚書。與李德裕不叶，罷爲陝虢觀察使。宣宗初，擢河中節度使，以御史大夫召，用會昌故官輔政，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博陵郡公。

崔鉉，字台碩，考中進士科，跟隨李石到荆南任賓佐，召入朝廷授任司勛員外郎、翰林學士，升任中書舍人、學士承旨。武宗愛好蹴鞠、角抵比賽，崔鉉直言規諫，皇帝贊揚并采納了他的意見。會昌三年，授任他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崔鉉入朝三年位至宰相，而李石還在江陵。澤潞平定，兼任户部尚書。與李德裕不和，罷相任陝虢觀察使。宣宗初年，升任爲河中節度使，後以御史大夫召回朝，他任用會昌時的舊官輔政，進任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博陵郡公。

鉉所善者鄭魯、楊紹復、段瓌、薛蒙，頗參議論，時語曰："鄭、楊、段、薛，炙手可熱；欲得命通，魯、紹、瓌、蒙。"帝聞之，題於扆。是時，魯爲刑部侍郎，鉉欲引以相，帝不許，用爲河南尹。它日，帝語鉉曰："魯去矣，事由卿否?"鉉惶懼謝罪。

崔鉉所親近的鄭魯、楊紹復、段瓌、薛蒙，時常參議朝政，當時人説："鄭、楊、段、薛，炙手可熱；想官運亨通，魯、紹、瓌、蒙。"皇帝聽説後，題寫在屏風上。此時，鄭魯任刑部侍郎，崔鉉打算引用他任宰相，皇帝不批准，任用爲河南尹。有一天，皇帝對崔鉉説道："鄭魯離開了，事情還能由卿做主嗎?"崔鉉惶恐畏懼向皇帝謝罪。

久之，出爲淮南節度使，帝餞太液亭，賜詩寵之。因宣州軍亂，逐觀察使鄭薰，鉉出兵討擊，詔兼宣歙池觀察使。既平，加檢校司空，罷兼使。居九年，條教一下無復改，民以順賴。咸通初，徙山南東道、荆南二鎮，封魏國公。龐勛叛，自桂管北還，所過剽略。鉉聞，大募兵屯江、

過了好久，崔鉉出任淮南節度使，皇帝到太液亭爲他餞行，賜詩以表寵信。因宣州軍叛亂，驅逐觀察使鄭薰，崔鉉出兵討伐，下詔命他兼任宣歙池觀察使。叛亂平定以後，加授檢校司空，免去兼職。居鎮九年，凡條教一旦頒布就不再修改，百姓順服仰賴。咸通初年，改任山南東道、荆南二鎮，封魏國公。龐勛叛亂，叛軍從桂管北上回鄉，所過之處大肆掠奪。崔鉉聽説後，大規

湘，邀賊歸路。賊懼，更逾嶺，自淮而北。朝廷壯其忠。卒官下。

模招募軍隊屯駐江、湘，截斷叛賊的歸路。叛賊恐懼，改路越嶺，從淮北上。朝廷贊賞他的忠誠。卒於其任。

子沆，字内融，累遷中書舍人。韋保衡逐于琮，沆亦貶循州司户參軍。僖宗立，召爲永州刺史，復拜舍人，進禮部、吏部二侍郎。乾符五年，以户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昕旦告麻，大霧塞廷中，百僚就班修慶，大風雨雹，時謂不祥。俄改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時王景崇進兼中書令，讓其兄景儒，求易定節度。沆謂魏博、盧龍且相援，執不可。盧攜專政，而黄巢勢寖盛，沆每建裁遏，多爲攜沮抑。賊陷京師，匿張直方第，遇害。

兒子崔沆，字内融，多次升任爲中書舍人。韋保衡放逐于琮，崔沆也被貶爲循州司户參軍。僖宗即位，召任永州刺史，又重新授任中書舍人，進任禮部、吏部二侍郎。乾符五年，以户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明宣布任命，大霧籠罩朝廷，百官到班慶賀，又過大風冰雹，當時人認爲不祥。不久改授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當時王景崇進兼中書令，讓給他哥哥王景儒，請求出任易定節度使。崔沆認爲這樣魏博、盧龍將會與他相互援助，堅持不同意。盧攜專權，而黄巢兵勢逐漸强盛，崔沆時常建議加以制裁阻遏，建議多次被盧攜阻止。叛賊攻陷京城，他隱藏在張直方府中，遇害。

崔元受　崔元式

元略弟元受、元式、元儒，皆舉進士第。元受以高陵尉直史館。元和時，于臯謩爲河北行營糧料使，元受從之，督供饋。臯謩得罪，元受逐死嶺表。

崔元略的弟弟崔元受、崔元式、崔元儒，都考中進士科。崔元受以高陵尉在史館當班。元和年間，于臯謩任河北行營糧料使，崔元受跟隨他，督運供應糧餉。于臯謩獲罪，崔元受被流放死在嶺表。

元式始署帥府僚佐，累官湖南觀察使。會昌中，澤潞用兵，遷河中，拜河東、義成節度使。宣宗初，以刑部尚書判度支，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兼户部尚書。以疾罷。卒，贈司空，謚曰莊。

崔元式起初被任用爲節度使幕府僚佐，多次任職官至湖南觀察使。會昌年間，澤潞用兵，改任河中，授河東、義成節度使。宣宗初年，以刑部尚書主管度支，授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兼户部尚書。因病免職。去世，追贈司空，謚號莊。

崔龜從

大中時，又有宰相崔龜從，字玄告，初舉進士，復以賢良方正、拔萃，三中其科，拜右拾遺。大和初，遷太常博士。最明禮家沿革，問不虚酬。定敬宗廟室祝辭，皇帝不可云孝弟。九宫皆列星，不容爲大祠。大臣薨，不於訃日輟朝，乃在數日外。因引貞觀時，任瓌卒，有司對仗奏，太宗責其不知禮，岑文本殁，是夕罷警嚴，張公謹亡，哭不避辰日，故閔悼

大中年間，還有宰相崔龜從，字玄告，最初考中進士科，又考賢良方正、拔萃科，三科中第，授任右拾遺。大和初年，升任太常博士。最懂禮儀沿革，有問必答。如修定敬宗廟堂的祝辭，皇帝不能稱作孝弟。九宫都是列星，不應當使用大祠之禮。大臣死，不在訃告朝廷那天停止朝會，可在數日以後。因此引證貞觀年間，任瓌去世，有關部門在仗下上奏對答太宗問話，太宗責怪他們不懂禮法，岑文本去世，當天晚上取消戒嚴，張公謹去世，太宗爲他痛哭不避辰日，因

之切，不宜過時。又言三品以上官，非經任將相密近，不宜輟朝。詔皆可其議，九宫遂爲中祠。再遷至司勛郎中，知制誥，真拜中書舍人，歷户部侍郎。大中四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歲，罷爲宣武軍節度使，數徙鎮，卒。

此真切悲悼，不應過時。又説去世的三品以上官員，凡未曾擔任將相等親近官職，朝廷不應停止朝會。皇帝下詔批准了他的全部建議，九宫於是作爲中祠。二次提升任爲司勛郎中，參預起草制誥，正式授任中書舍人，歷任户部侍郎。大中四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過一年，罷相任宣武軍節度使，幾次移鎮，去世。

韋綬

韋綬，字子章，京兆萬年人。有至性，然好不經，喪父，鑱臂血寫浮屠書。建中末，爲長安尉。朱泚亂，羸服走奉天，拜華陰令。佐襄陽于頔府，數譏謔刺頔横恣，頔不能容，薦諸朝。三遷職方郎中。

韋綬，字子章，京兆萬年人。非常孝順，但好做不合常規之事。父親喪亡，在臂上刺出血來寫佛經。建中末年，任長安尉。朱泚叛亂，韋綬穿着窮人衣服逃到奉天，被授任爲華陰令。在襄陽于頔幕府中任職，多次諷刺譴責于頔横行放縱，于頔不能容忍，向朝廷推薦。三次升任爲職方郎中。

穆宗爲太子，綬入侍讀，遷諫議大夫。太子書“依”字輒去“人”，曰：“上以此可天下事，烏得全書耶?”綬白之，帝喜，即賜綬錦綵。方太子幼，綬數爲俚言以悦太子，它日侍，太子爲帝道之，帝怒曰：“綬當以經義輔導太子，而反語此，朕何賴焉?”外遷虔州刺史。

穆宗做太子，韋綬入宫内侍讀，升任諫議大夫。太子寫“依”字總是去掉“人”字旁，説：“皇上靠此來决定天下大事，怎能將他們的内涵全部都寫出呢?”韋綬稟報皇帝，皇帝高興，立刻賜予韋綬錦綵。當時太子年幼，韋綬時常作村俗俚語來取悦太子，一日侍奉皇上，太子爲皇帝説及，皇帝説道：“韋綬應用經義輔導太子，却反而説這些，朕如何依賴他?”外遷任虔州刺史。

穆宗立，召爲尚書右丞、集賢院學士，出入禁中，怙寵甚。建白：“帝誕日，百官先詣光順門賀皇太后，然後上皇帝千萬歲壽。”詔可。久之，宰相奏古無生日稱賀者，綬議格。時大臣論啓或未决，綬居中助可否。九月九日宴群臣曲江，綬請集賢學士得别會，帝一一順聽。進位禮部尚書。帝問所以振災邀福者，對曰：“宋景公以善言退法星三舍，漢文除秘祝，敕有司祭而不祈，此二君皆受自至之福，書美前史。如失德以却災，媚神以丐助，神而有知，且因以譴也。”時帝不德，故托諷焉。

穆宗即位，召入朝廷任尚書右丞、集賢院學士，出入禁中，特别受寵。他建議説：“皇帝誕生之日，百官先到光順門向皇太后道賀，然後給皇帝上千萬歲壽。”下詔批准。過了一段時間，宰相上奏説古代没有生日慶賀的先例，韋綬的建議被糾正。當時大臣論奏有的事皇帝無法决斷，往往韋綬居中來幫助决定可否。九月九日皇帝在曲江宴請群臣，韋綬請求讓集賢學士另外聚會，皇帝一一聽從。進位禮部尚書。皇帝詢問救災求福的方法，他回答説：“宋景公用善言使法星退避三舍，漢文帝廢除秘密祝文，下令有關部門祭祀而不祈福，這兩位君主都享受自然到來的福氣，前代史書都曾記載并加以贊美。如果失去德政而一味求助退災，取悦神靈來乞求救助，神靈果真有知，會因此加以譴責懲罰的。”當時皇帝不修德政，因此他藉機諷諫。

俄以檢校户部尚書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入辭，請門戟十二以行，又乞賜錢二百萬，官子元弼太常丞，帝以舊恩許之。綬耄而貪，不能事軍政，綱維亂弛。卒，贈尚書右僕射，帝遣中人吊其家。有司謚通醜，故吏以爲言，改謬醜，不報，罷。

不久以檢校户部尚書任山南西道節度使。入朝辭行，請求增列門戟十二然後赴任，又請求賜錢二百萬，爲兒子韋元弼授官太常丞，皇帝因舊恩答應了他。韋綬昏憒且貪財，不能治理好軍政，綱紀鬆弛混亂。死去，追贈尚書右僕射，皇帝派宦官到他家吊祭。有關部門擬謚號通醜，故吏因此上奏，改作謬醜，没有報批，作罷。

唐書卷一百六十一

列傳第八十六

張趙李鄭徐王馮庾列傳

張薦 張讀

張薦，字孝舉，深州陸澤人。祖鷟，字文成，早惠絶倫。爲兒時，夢紫文大鳥，五色成文，止其廷。大父曰："吾聞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鸑鷟也。若壯，殆以文章瑞朝廷乎?"遂命以名。調露初，登進士第。考功員外郎騫味道見所對，稱天下無雙。授岐王府參軍。八以制舉皆甲科，再調長安尉，遷鴻臚丞。四參選，判策爲銓府最。員外郎員半千數爲公卿稱，"鷟文辭猶青銅錢，萬選萬中"，時號鷟"青錢學士"。證聖中，天官侍郎劉奇以鷟及司馬鍠爲御史。性躁卞，儻蕩無檢，罕爲正人所遇，姚崇尤惡之。開元初，御史李全交劾鷟多口語訕短時政，貶嶺南，刑部尚書李日知訟斥太重，得内徙。鷟屬文下筆輒成，浮艷少理致，其論著率詆誚蕪猥，然大行一時，晚進莫不傳記。武后時，中人馬仙童陷默啜，問："文成在否?"答曰："近自御史貶官。"曰："國有此人不用，無能爲也。"新羅、日本使至，必出金寶購其文。終司門員外郎。

張薦，字孝舉，深州陸澤人。祖父張鷟，字文成，從小就聰明過人。張鷟小的時候，夢見一隻有紫色花紋的大鳥，花紋由五種顔色構成，落在他家的庭院中。祖父對他説："我聽説紅色花紋的五彩鳥，是鳳；而紫色花紋的五彩鳥，則是鸑鷟。你長大成人，大概會因爲文章而顯名於朝廷吧?"於是就用鷟來起名。調露初年，張鷟考中進士科。考功員外郎騫味道看了他的對策，稱贊是天下獨一無二的佳作。授任岐王府參軍。前後八次應試制舉都考中甲科，兩次調任長安尉，升任鴻臚丞。四次參加考核，判策均爲銓司最優。員外郎員半千多次對公卿們稱贊他説，"張鷟的文章就像錢中的青銅錢，萬選萬中"，因而當時人稱張鷟爲"青錢學士"。證聖年間，天官侍郎劉奇讓張鷟和司馬鍠任御史。張鷟性情急躁，言行放任而不拘小節，很少受到正直之人的禮遇，姚崇尤其厭惡他。開元初年，御史李全交彈劾説張鷟的言語多半在誹謗當時的朝政，因而被貶到嶺南，刑部尚書李日知争辯説斥逐太重，又得以改到内地。張鷟寫作時下筆成章，詞藻華麗很少有思想情趣，他的議論大都是毁謗譏諷和蕪雜瑣碎之語，但仍能流行一時，後輩没有人不傳記的。武后時，宦官馬仙童身陷默啜，默啜問："張文成還在不在?"馬仙童回答説："近日剛由御史貶官。"默啜説："國家有這樣的人才而不任用，是不能有什麽作爲了。"新羅、日本的使者來到中原，定要拿出金銀財寶購買張鷟的文

薦敏鋭有文辭，能爲《周官》、《左氏春秋》。初，爲顔真卿嘆賞。大曆中，浙西觀察使李涵表薦才任史官，詔授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以母老辭不就。喪除，禮部侍郎于邵以聞，召充史館修撰，兼陽翟尉。真卿爲李希烈所拘，遣兄子峴及家僕奏事五輩，皆留内客省，不得出。薦上疏曰：

去正月中，真卿奉使淮西，期不先戒，行無素備。受命之後，不宿於家，親黨不遑告别，介副不及陳請，孱僮單騎，即日載馳。冒奸鋒於臨汝，折元惡於許下，捐軀杖義，威詬群凶，遂令脅制者回慮，忠勇者肆情。周曾奮發於外，韋清伺應於内，希烈蒼黄窘迫，奔固舊穴，蓋真卿義風所激也。真卿逮事四朝，爲國元老，忠直孝友，羽儀王室。行年八十，被羸老之疾，拘囚環堵之間，顧眄鈎戟之下，呼嗟憤恚，失寢忘食，不知悲翁何以堪此！伏聞希烈之母鍾念幼子，目不絶泣，求責希烈；又希烈妻祖母郭及妻妹封并逮捕京師。此三人留之無益，請寘境上以贖真卿，先降詔書，分明諭告。且希烈知真卿人望，不敢加害，既無嫌隙，但因循未遣耳。若歸其親愛，賊亦何吝還一使哉？臣又聞真卿所遣兄子峴及家僮從官奉表來者五輩，皆留中，其子頵等拳拳實希一見，望許休澣，告以安否。

章。張鷟的官位終於司門員外郎。

張薦才思敏捷而且善作文章，能通曉《周官》、《左氏春秋》。當初，受到顔真卿的賞識。大曆年間，浙西觀察使李涵上表説張薦有才能可充任史官，皇帝下詔授任他爲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他因母親年老予以辭讓而没有就任。守喪期滿，禮部侍郎于邵又將他舉薦給朝廷，於是被召入朝充任史館修撰，兼任陽翟尉。顔真卿被李希烈拘禁，曾派遣兄長的兒子顔峴及家僕五批人入朝奏事，但都被留在内客省，不能出去。張薦上疏説：

去年正月時，顔真卿奉命出使淮西，事先没有告知出發時間，所以連日常的行裝都没準備。他接受命令以後，没有回家裏居住，親友們都來不及與他告别，没有來得及向朝廷請求指派副手，衹有弱僮單騎，當日就上路馳往。在臨汝他與奸賊針鋒相對，在許下他挫敗了爲首的惡人，爲國家大義不惜自身，嚴厲地斥駡群凶，於是那些被武力脅迫的人回心轉意，忠誠勇敢的人揚眉吐氣。周曾在外奮力擊敵，韋清在内伺機響應，李希烈倉皇困迫，逃回原地固守老巢，這都是顔真卿正義氣節所激勵的結果。顔真卿前後奉事了四朝，是國家的元老，忠誠正直而且孝敬友愛，堪爲朝廷的楷模。已經是八十歲的人了，還以瘦弱衰老的病軀，被拘禁在狹小的囚室中，環顧都是刀槍劍戟，感嘆憤恨，廢寢忘食，不知悲憤的老翁如何來忍受這種境遇！聽説李希烈的母親鍾愛挂念她的幼子，終日流淚不止，責怪李希烈；還有李希烈之妻的祖母郭氏及妻妹封氏都被逮捕關押在京城。這三個人留着没有什麽益處，請將她們送到李希烈轄境的邊界上來贖回顔真卿，并事先降下詔書，一一曉諭清楚。况且李希烈知道顔真卿德高望重，不敢輕易加以殺害，本來并没有什麽隔膜，衹是因循着没有遣送罷了。如果歸還李希烈親近愛念的人，賊黨又何必吝惜歸還一個使者呢？臣又聽説顔真卿所派遣的兄長之子顔峴以及家僮

從官奉送奏表前來朝廷的有五批人，都被扣留在朝中，顔真卿的兒子顔頵等懇切希望見上一面，希望准許他按例休假，去告知安否。

疏奏，盧杞持之，不報。

疏奏遞上後，被盧杞扣押了，所以没有回音。

朱泚反，詭姓名伏匿城中，著《史遁先生傳》。京師平，擢左拾遺。詔復用杞爲刺史，薦與陳京、趙需等論杞奸惡傾覆不當用，入對挺確，德宗納之。

朱泚反叛，張薦改名换姓隱藏在城中，撰成《史遁先生傳》一書。京城平定，他升任左拾遺。皇帝下詔重新起用盧杞任刺史，張薦和陳京、趙需等人論説盧杞爲人奸詐邪惡反覆無常不應當任用，入官答對時態度堅决，德宗采納了他的建議。

貞元元年，帝親郊。時更兵亂，禮物殘替，用薦爲太常博士，參綴典儀，略如舊章。刑部尚書關播持節送咸安公主于回紇，以薦爲判官。還，遷工部員外郎。久之，擢諫議大夫，復爲史館修撰。

貞元元年，皇帝親自到城郊祭祀。當時剛經歷過戰亂，禮器儀式殘缺不全，任用張薦爲太常博士，讓他參預整頓典儀，大略恢復了舊時的典章。刑部尚書關播持節護送咸安公主嫁往回紇，任用張薦爲判官。返回朝廷，升任工部員外郎。過了很久，升任諫議大夫，再次任史館修撰。

方裴延齡用事，中傷俊良，建白無不當帝意。薦將疏其惡，延齡知之，因言于帝曰："諫議論朝政得失，史官書人君善惡，二者不可兼。"薦改秘書少監。延齡必欲以罪斥廢之。會遣使册回鶻毗伽懷信可汗，使薦至回鶻。還爲監。吐蕃贊普死，擢薦工部侍郎，爲吊祭使。薦占對詳辯，三使絶域，始兼侍御史、中丞，後大夫。次赤嶺，被病卒，年六十一，吐蕃傳其柩以歸。順宗立，問至，贈禮部尚書，謚曰憲。

當時裴延齡掌權，中傷賢能之臣，有所陳述無不符合皇帝心意。張薦打算上疏奏論裴延齡的奸惡，裴延齡知道了，於是對皇帝説："諫議官員談論朝政的得失，史官記載人君的善惡，二者不可兼任。"於是張薦改任秘書少監。裴延齡想方設法尋找罪名斥退他。恰巧朝廷要派遣使者册封回鶻毗伽懷信可汗，便派張薦去回鶻。返回朝後任秘書監。吐蕃贊普去世，升任張薦爲工部侍郎，做吊祭使。張薦對答詳盡機智，三次出使遠方，開始是兼侍御史、御史中丞，後來是兼御史大夫。到達赤嶺，患病身亡，終年六十一歲，吐蕃把他的靈柩送回。順宗即位，喪訊傳到，追贈禮部尚書，謚號憲。

薦自拾遺至侍郎，凡二十年，常兼史館修撰。初，貞元時，京師旱，帝避正殿，減膳，薦白限日以應古制。及定昭德皇后廟樂，遷獻、懿二祖，定太儀位號、大臣祔廟鼓吹法，莫不參裁，諸儒謂博而詳。所著書百餘篇。

張薦由拾遺做到侍郎，前後共二十年，常常兼任史館修撰。當初，貞元年間，京城地區乾旱不雨，皇帝避開正殿，減少膳食，張薦建議限定日期以使符合古時制度。等到制定昭德皇后廟樂，遷移獻、懿二祖神位，制定公主之母的太儀位號、大臣的神主移入太廟時的鼓吹之法，没有不是他參預裁定的，儒士們認爲他的建議博洽而周詳。張薦著的書有百餘篇。

子又新，别有傳。

張薦的兒子張又新，張又新另外有傳。

孫讀，字聖用，幼穎解。大中時第進士，鄭薰辟署宣州幕府。累遷禮部侍郎。中和初爲吏部，選牒精允。調者丐留二年，詔可，榜其事曹門。後兼弘文館學士，判院事，卒。

張薦的孫子張讀，字聖用，幼時聰明過人。大中年間考中進士科，被鄭薰徵用到宣州幕府任職。屢經升遷任禮部侍郎。中和初年在吏部任官，選拔授任精當公允。他請求讓遷調之人再留二年，皇帝下詔批准，并將此事公布在曹司的門上。後來張讀兼任弘文館學士，掌管院中事務，去世。

趙涓　趙博宣

趙涓，冀州人。幼有文，天寶時第進士，補鄠城尉，稍歷臺省。河南王縉引署副元帥府判官。德宗初，爲衢州刺史。始，永泰時，禁中火，近東宫，代宗疑之。涓以監察御史爲巡使，驗治明諦，迹火所來，乃宦人直舍。帝在東宫頗德之。及治衢，不爲觀察使韓滉所容，奏免官，帝見其名，問宰相曰："是豈永泰時御史乎?"對曰："然。"詔拜尚書左丞。既至，勞之曰："卿正直，朕所自知，乃以罪聞，不信也。"命典吏部選。從狩梁。興元元年卒，贈户部尚書。

趙涓，冀州人。趙涓幼時就有文才，天寶年間考中進士科，補授鄠城尉，隨後在中央機構任職。河南王縉引用他爲副元帥府判官。德宗初年，任衢州刺史。以前，永泰年間，宫中失火，靠近太子所在的東宫，代宗懷疑這事。趙涓以監察御史充任巡使，考察詢問明確仔細，發現了起火的地點，是宦官值班的房舍。皇帝當時在東宫因而很感激他。等到治理衢州，因不被觀察使韓滉所容，上奏請求免去官職。皇帝看見他的名字，詢問宰相説："這不就是永泰時任御史的那個趙涓嗎?"宰相回答説："是的。"於是皇帝下詔拜授他爲尚書左丞。上任以後，皇帝慰勞他説："你爲人正直，這是朕所知曉的，即使有人上報你有罪，朕也是不相信的。"下令叫他掌管吏部考試任官。後來跟隨皇帝到梁地。興元元年趙涓去世，追贈户部尚書。

子博宣，亦擢進士第。藻翰豪邁，沈於酒，傲忽少檢。陳許曲環辟署於府，久不能堪，乃誣"受吴少誠金爲反間，數言休咎惑衆"。有詔杖四十，流康州，時人冤之。

趙涓的兒子趙博宣，也考中進士科。趙博宣文辭華美豪放，愛好飲酒，行爲傲慢不拘小節。陳許曲環徵用他到幕府任職，時間長了不能忍受，就誣告他"接受吴少誠金錢爲反間計，多次談論吉凶迷惑衆人"。皇帝下詔判處杖擊四十，流放康州，當時人認爲他冤枉。

李紓

李紓，字仲舒，始仕爲校書郎，大曆初，李季卿薦爲左補闕，遷累中書舍人。德宗居奉天，繇禮部侍郎選爲同州刺史。帝次梁，紓委城趨行在，擢兵部侍郎，高邑伯。建言享武成王廟不宜與文宣王等，制從之。

李紓，字仲舒，初出仕任校書郎，大曆初年，經李季卿舉薦而任左補闕，屢經升遷任中書舍人。德宗在奉天時，他由禮部侍郎選爲同州刺史。皇帝到了梁地，李紓丢掉所守城池急赴皇帝外出停駐的地方，升任兵部侍郎，封爲高邑伯。他上奏建議説享祭武成王廟不應和文宣王廟相等，皇帝采納了他的建議。

紓性樂易，喜接後進。其自奉養頗華裕，不爲齪齪崖檢。官雖貴，而游縱自如。奉詔爲《興元紀功述》及它郊廟樂章，論撰甚多。進吏部侍郎。年六十二卒，贈禮部尚書。

李紓性情和樂平易，喜歡接交後輩。他自身奉養頗爲浮華富裕，不受拘謹約束。官位雖然顯貴，但依然游蕩自如。他奉皇帝之詔作《興元紀功述》和其他郊廟樂章，論著很多。後升任吏部侍郎。李紓六十二歲去世，追贈禮部尚書。

鄭雲逵

鄭雲逵，系本滎陽。父昈，爲鄽城尉，州刺史移職，民之暴謷者遮道留，昈誅殺六、七人。采訪使奇之，言狀，擢北海尉。安祿山反，縣民孫俊驅市人以應，昈率衆擊殺之。改登州司馬。李光弼表爲武寧府判官，遷沂州刺史，諭降賊李浩五千人。終滁州刺史。

鄭雲逵，本來是滎陽人。父親鄭昈，任鄽城尉時，州刺史調任別的官職，百姓中凶惡驕橫之人擋住道路不許刺史離去，鄭昈殺了他們中間的六、七個。采訪使驚奇此事，上奏説明情狀，因而被升遷爲北海尉。安祿山反叛，北海縣民孫俊驅使市中的人來響應，鄭昈率衆人打死了孫俊。改任登州司馬。李光弼上表任用他爲武寧府判官，後升任沂州刺史，勸説和招降叛賊李浩五千人。鄭昈死在滁州刺史任上。

雲逵爲人誕譎敢言，已登進士第，去客燕朔，朱泚善之，表爲掌書記，妻以滔女。泚將朝，使雲逵先入奏，同府蔡廷玉譖于泚，奏貶爲平州參軍。滔代泚將，復辟雲逵爲判官。廷玉與要藉官朱體微它日與泚從容言："滔非長者，不可付以兵。"雲逵數漏其語以怒滔，故滔論廷玉等，皆得罪死。滔助田悦，雲逵諫，不從，遂棄室自歸。德宗悦，擢諫議大夫。帝在梁，雲逵依李晟，晟表以禮部侍郎爲軍司馬，時時咨逮戎略。元和初，爲京兆尹，卒。

鄭雲逵爲人豪縱敢講話，考中進士科後，前去燕朔客居，朱泚喜歡他，上表任用他爲掌書記，并將朱滔的女兒嫁給他作妻子。朱泚打算入京朝見，派鄭雲逵先入朝上奏，同幕府的蔡廷玉向朱泚誣陷他，朱泚便上奏請求貶他爲平州參軍。朱滔代替朱泚爲鎮將，再次徵用鄭雲逵任判官。蔡廷玉和要藉官朱體微後來在朱泚面前慫恿説："朱滔不是謹厚長者，不能把兵權交給他。"鄭雲逵屢次泄露這話用來激怒朱滔，因而朱滔上奏議論蔡廷玉等人，結果蔡廷玉等人都獲罪處死。朱滔幫助田悦，鄭雲逵極力勸説，朱滔不聽從，於是便丢下妻子獨自回歸。德宗大喜，提拔他爲諫議大夫。皇帝在梁時，鄭雲逵依附李晟，李晟上表讓他以禮部侍郎充任行軍司馬，時時咨詢和商討軍事謀略。元和初年，鄭雲逵任京兆尹，去世。

弟方逵，悖悍，結徒剽劫，父欲殺之，不克。雲逵自劾"不能教，恐赤臣家"。詔錮死黔州。

鄭雲逵的弟弟鄭方逵，狂悖凶悍，集結同黨剽掠搶劫，父親想殺掉他，但没能成功。鄭雲逵自我彈劾説"弟弟鄭方逵不服管教，恐怕會受他連累而誅滅臣下的全家"。皇帝下詔把鄭方逵終身禁錮在黔州。

徐岱

徐岱，字處仁，蘇州嘉興人。世農家子。於學無所不通，辯論明

徐岱，字處仁，蘇州嘉興人。是世代農家子弟。他在學業上没有不通曉的，辯論清楚敏

銳，座人常屈。大曆中，劉晏表爲校書郎。觀察使李栖筠欽其賢，署所居爲“復禮鄉”。名達于朝，擢偃師尉。禮儀使蔣鎮薦爲太常博士，專掌禮事。從德宗出奉天，以膳部員外郎兼博士。

銳，同座的人常常爲之屈服。大曆年間，劉晏上表任用他爲校書郎。觀察使李栖筠欽佩他的賢能，爲他所居住的地方取名“復禮鄉”。徐岱的名望傳到朝廷，被提拔爲偃師尉。禮儀使蔣鎮舉薦他任太常博士，專門掌管禮儀之事。後跟隨德宗到奉天，以膳部員外郎兼任博士。

貞元初，爲太子、諸王侍讀，遷給事中、史館修撰。帝以誕日歲歲詔佛、老者大論麟德殿，并召岱及趙需、許孟容、韋渠牟講説。始三家若矛楯然，卒而同歸于善。帝大悦，賚予有差。兩宫恩遇無比。性篤慎，至宫殿中語未嘗近之，不談人短，宗族孤孺者皆爲婚嫁。然吝嗇，自持家管鑰，世所譏云。卒，贈禮部尚書。

貞元初年，徐岱任太子、諸王侍讀，升任給事中、史館修撰。皇帝每年因生辰之日下詔叫佛、老之徒在麟德殿辯論，并且召徐岱及趙需、許孟容、韋渠牟講論解説。開始三家如矛與盾互相抵觸，最終却同歸於好。皇帝很高興，賞賜多少不等。兩宫對他的恩寵知遇没人能比得上。徐岱性情篤厚謹慎，在宫殿中説話不曾親近任何人，他不談論别人的短處，同宗族中的孤兒他都資助婚嫁。但他對自家却很吝嗇，親自掌管家裏的鑰匙，因而被世人所譏刺。徐岱去世後，被追贈爲禮部尚書。

王仲舒

王仲舒，字弘中，并州祁人。少客江南，與梁肅、楊憑游，有文稱。貞元中，賢良方正高第，拜左拾遺。德宗欲相裴延齡，與陽城交章言不可。後入閤，帝顧宰相指曰：“是豈王仲舒邪?”俄改右補闕，遷禮部考功員外郎。奏議詳雅，省中伏其能。坐累爲連州司户參軍，再徙荆南節度參謀。

王仲舒，字弘中，并州祁人。王仲舒年輕時寄居江南，和梁肅、楊憑交游相處，以文才著稱。貞元年間，考中賢良方正高等，被拜授爲左拾遺。德宗打算任裴延齡爲宰相，他和陽城交替上奏説不可以。他後來進入朝堂時，皇帝看着宰相而用手指着説：“這人是不是王仲舒?”不久改任右補闕，升任禮部考功員外郎。他的奏議周詳完備文雅，宫禁之中的同僚都佩服他的才能。因受牽連而獲罪任連州司户參軍，再改任荆南節度參謀。

元和初，召爲吏部員外郎，未幾，知制誥。楊憑得罪斥去，無敢過其家，仲舒屢存之。將直憑冤，貶峽州刺史，母喪解。服除，爲婺州刺史。州疫旱，人徙死幾空，居五年，里閭增完，就加金紫服。徙蘇州。堤松江爲路，變屋瓦，絶火災，賦調嘗與民爲期，不擾自辦。

元和初年，王仲舒被召入任吏部員外郎，不久，參與撰寫詔令。楊憑獲罪後被排斥并使離去，没有人敢前往楊憑家中探望，但王仲舒多次前去問候。他還打算替楊憑伸冤，但被貶爲峽州刺史，因母親喪亡而免職。服喪期滿，任婺州刺史。婺州發生瘟疫和旱災，百姓遷移、死亡所剩無幾，他在此任官五年，鄉里增加完善，因而被就地贈給金紫服。遷任到蘇州。他修築松江堤岸成爲道路，將茅屋改建成瓦房，杜絶了火災，徵收賦税時常常和百姓定好期限，不用督促而百姓自動完成。

穆宗立，每言仲舒之文可思，最宜爲誥，有古風。召爲中書舍人。既至，視同列率新進少年，居不樂，曰："豈可復治筆研於其間哉！吾久棄外，周知俗病利，得治之，不自愧。"宰相聞之，除江西觀察使。初，江西榷酒利多佗州十八，民私釀，歲抵死不絶，穀數斛易斗酒。仲舒罷酤錢九十萬。吏坐失官息錢三十萬，悉產不能償，仲舒焚簿書、脱械不問。水旱，民賦不入，嘆曰："我當減燕樂他用可乎！"爲出錢二千萬代之。有爲佛老法、興浮屠祠屋者，皆驅出境。卒于官，年六十二，贈左散騎常侍，謚曰成。

穆宗即位，每次都説王仲舒的文筆有思想情趣，最適宜作制誥，有古代遺風。召入朝廷任中書舍人。他上任後，見同僚大都是新進少年，不樂意和他們在一起，并説："怎能再次治筆硯於他們中間啊！我長期廢置在外，很瞭解世俗的弊病利好，能够治理，不覺得有什麽困難。"宰相聽到這話，授任他爲江西觀察使。當初，江西酒業獲利多於其他州十分之八，民間有私自釀酒的，每年因此而被治以死罪的仍大有人在，數斛稻穀纔能换得一斗酒。王仲舒罷除酒錢九十萬。有屬吏因損失官府息錢三十萬而得罪，他拿出全部産業也不够償還，王仲舒便焚燒掉簿書、解去刑具不予追問。遇上水澇乾旱，百姓交不出賦税，他就感嘆説："我們應當减少宴會娛樂和别的費用這該可以吧！"於是拿出二千萬錢來代替百姓交納賦税。有崇信佛教道教、興建寺院道觀者，他就將其驅逐出境。王仲舒死在官任上，享年六十二歲，追贈左散騎常侍，謚號成。

仲舒尚義概，所居急民廢置，自爲科條，初若煩密，久皆稱其便。

王仲舒崇尚義氣節操，所到之處急於爲百姓除弊興利，親自制定法律條文，剛開始好像煩雜苛細，時間長了都稱贊説方便管用。

馮伉

馮伉，魏州元城人，徙貫京兆。第五經、宏辭，調長安尉。三遷膳部員外郎，爲睦王等侍讀。

李抱真卒，伉持節臨吊，歸之帛，不受，又致京師，伉上表固拒。於是醴泉令缺，宰相高選，德宗曰："前使澤潞不受幣者，其人清，可用也。"遂以授伉。縣多嚚猾，數犯法，伉爲著《諭蒙書》十四篇，大抵勸之務農、進學，而教以忠孝。鄉鄉授之，使轉相教督。居七年，韋渠牟薦爲給事中、皇太子諸王侍讀。對殿中，賜金紫服。進兵部侍郎，出爲同州刺史。以散騎常侍召，領國子祭酒者再。卒，年六十六，贈禮部尚書。

馮伉，魏州元城人，遷居後改籍貫爲京兆。考中五經科、宏辭科，調授長安尉。經三次升遷任膳部員外郎，後任睦王等侍讀。

李抱真去世，馮伉持節前去吊唁，返回時有人送布帛給他，他硬是不肯接受，那人把布帛送到京城，馮伉上表堅決拒收。這時醴泉縣令空缺，宰相高標準挑選人選，德宗説："以前出使澤潞而不接受賄賂的那個人，他爲人清廉，可以任用。"於是馮伉被授任爲醴泉縣令。醴泉縣多愚悍狡猾之人，屢屢觸犯法令，馮伉給他們撰寫了十四篇《諭蒙書》，大體意思是勸他們務農、進學，并教他們忠義仁孝。他讓給每個鄉各發一部，使輾轉相互教授和監督執行。居此任七年，韋渠牟舉薦他任給事中、皇太子諸王侍讀。他入朝堂對答，皇帝賜給他金紫服。升任兵部侍郎，出任同州刺史。後以散騎常侍召入朝廷，兩次兼任國子祭酒。去世，享年六十六歲，追贈禮部尚

書。

庾敬休

庾敬休，字順之，鄧州新野人。祖光烈，與弟光先不受安禄山僞官，遁去。光烈終大理少卿，光先吏部侍郎。父何，當朱泚反，又與弟倬逃山谷，不臣賊。官兵部郎中。

庾敬休，字順之，鄧州新野人。祖父庾光烈，和弟弟庾光先不接受安禄山授任的僞官職，逃離後隱居下來。庾光烈官位終於大理少卿，庾光先官位終於吏部侍郎。父親庾何，當朱泚反叛時，也和弟弟庾倬逃入山谷，不臣服叛賊。官做到兵部郎中。

敬休擢進士第，又中宏辭，辟宣州幕府。入拜右補闕、起居舍人。建言："天子視朝，宰相群臣以次對，言可傳後者，承旨宰相示左右起居，則載録，季送史官，如故事。"詔可。既而執政以幾密有不可露，罷之。召爲翰林學士。文宗將立魯王爲太子，慎選師傅，敬休以户部侍郎兼魯王傅。

庾敬休考中進士科，又考中博學宏辭科，被徵用到宣州幕府任職。召入朝廷任右補闕、起居舍人。他上疏建議説："天子臨朝聽政，宰相群臣依照次序對答，言論可以流傳日後的，承旨的宰相應將其拿給左右起居舍人看，左右起居舍人再將其記録下來，每季度送給史館，就像以往的舊例一樣。"皇帝下詔采納他的建議。隨後宰相認爲機密之事有不能泄露的，所以又停止實行了。後被召入翰林院任翰林學士。文宗準備立魯王爲太子，謹慎選擇師傅，庾敬休以户部侍郎兼任魯王傅。

初，劍南西川、山南道歲征茶，户部自遣巡院主之，募賈人入錢京師。大和初，崔元略奏責本道主當歲以四萬緡上度支。久之，逗留多不至。敬休始請置院秭歸，收度支錢，乃無逋没。又言："蜀道米價騰踊，百姓流亡，請以本道闕官職田賑貧民。"詔可。再爲尚書左丞。卒，贈吏部尚書。

當初，劍南西川、山南道每年徵收茶税，户部親自派巡院主持這事，并將徵集到的商人的税錢交到京城。大和初年，崔元略上奏責求本道主管把當年的四萬緡錢上交給度支。時間長了，便拖拖拉拉不按時送到。自庾敬休開始奏請在秭歸置院，代收度支錢，於是再没有拖延的現象了。他又説："蜀道米價暴漲，百姓流亡，請以本道缺額官員的職田來救濟貧民。"皇帝下詔説可以。再次任尚書左丞。庾敬休去世後，被追贈爲吏部尚書。

敬休夷澹，多容可，不飲酒食肉，不邇聲色。

庾敬休平易恬静，特别寬容，不喝酒不吃肉，也不接近音樂和女色。

弟簡休，亦至工部侍郎。

庾敬休的弟弟庾簡休，官也做到工部侍郎。

唐書卷一百六十二

列傳第八十七

姚獨孤顧韋段呂許薛李列傳

姚南仲

姚南仲，華州下邽人。乾元初，擢制科，授太子校書。遷累右補闕。大曆十年，獨孤皇后崩，代宗悼痛，詔近城爲陵，以朝夕臨望。南仲上疏曰："臣聞人臣宅於家，帝王宅於國。長安乃祖宗所宅，其可興鑿建陵其側乎？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今西近宮闕，南迫大道。使近而可視，歿而復生，雖宮以待之可也。如令骨肉歸土，魂無不之，雖欲自近，了復何益？且王者必據高明，燭幽隱，先皇所以因龍首而建望春也。今起陵目前，心一感傷，累日不能平。且匹夫向隅，滿堂不樂，况萬乘乎，天下謂何？陛下謚后以貞懿，而終以褻近，臣竊惑焉。今國人皆曰后陵在邇，陛下將日省而時望焉，斯有損聖德，無益先后，欲寵反辱，惟陛下孰計。"疏奏，帝嘉納，進五品階以酬讜言。

姚南仲，華州下邽人。乾元初年，考中制科，授任太子校書。屢經升遷任右補闕。大曆十年，獨孤皇后去世，代宗傷感痛心，下詔在都城附近建造陵墓，以便朝夕吊唁眺望。姚南仲上疏說："臣下聽説人臣居住在家，帝王居住在國都。長安是祖宗所居住的地方，豈能在城旁開鑿建造陵墓呢？所謂安葬，就是藏的意思，目的是使人不得相見。如今西面接近宮闕，南面緊靠大路。假如距離近了就能看見，人死了還能復生，即使停在宮裏等待着都可以。如果是骨肉歸宿土中，靈魂又得不到安息，就是距離自己再近，到頭來又有什麽益處呢？况且君王要占據高而明亮之處，以便洞悉昏暗隱蔽，因而先皇帝在龍首建造望春。如今在眼前築起陵墓，聖上一旦内心傷感，那將數日難以平静。况且一個小民向隅而泣，也能引起滿堂不樂，何况萬乘君主傷心，天下人又會怎麽樣呢？陛下給皇后謚號貞懿，而最終由於親近而使她名聲受污，愚臣感到困惑。如今京城中的人都説把皇后陵墓建在附近，陛下將每天想念而時時看望，這不但有損聖上您的德望，也對先皇后没有益處，本意在於寵愛反而使她受到侮辱，請陛下深思熟慮吧。"疏奏遞上，皇帝欣然接受，下令進升五品官階以酬謝他的直言。

坐善宰相常衮，出爲海鹽令。浙西觀察使韓滉表爲推官，擢殿中侍御史内供奉。召還，四遷爲御史中丞，

姚南仲因與宰相常衮關係友善而受到牽累，出任海鹽令。浙西觀察使韓滉上表任用他爲推官，後升任殿中侍御史内供奉。召回朝廷，經四

改給事中、陝虢觀察使。拜義成節度使。監軍薛盈珍恃權橈政，不能逞，因毁南仲於朝，德宗惑之。俄遣小使程務盈誣表以罪。會南仲裨將曹文洽入奏，知其語，則晨夜追至長樂驛，及之，與同舍，夜殺務盈，投其誣于厠。爲二書，一抵南仲，一治南仲冤，且自言殺務盈狀，乃自殺。驛吏以聞，帝駭異。南仲不自安，固請入朝。帝勞曰："盈珍橈卿政邪?"曰："不橈臣政，臣隳陛下法耳。如盈珍輩，所在有之，雖使羊、杜復生，撫百姓，御三軍，必不能成愷悌之化而正師律也。"帝默然。乃授尚書右僕射。貞元十九年卒，年七十五，贈太子太保，謚曰貞。

次升遷任御史中丞，改任給事中、陝虢觀察使。拜授義成節度使。監軍薛盈珍依仗權勢干擾政事，由於目的未能達到，因而在朝廷詆毁姚南仲，德宗感到疑惑。不久薛盈珍派遣小使程務盈上表誣陷説姚南仲有罪。恰巧姚南仲的副將曹文洽入朝奏事，得知程務盈上表的内容，就日夜兼程追到長樂驛，等趕上程務盈之後，便和程務盈同住一舍，并於夜裏殺死程務盈，將誣告姚南仲的奏表丢入茅厠。曹文洽還寫了兩封信，一封是給姚南仲的，另一封是爲姚南仲伸冤的，并且自我説明殺死程務盈的原因，然後自殺了。驛站的官吏將此事上報到朝廷，皇帝感到震驚。姚南仲深感不安，堅持請求入京朝見。皇帝安慰他説："薛盈珍干擾了你的政事嗎?"姚南仲回答説："不是薛盈珍干擾臣下的政事，是臣下毁壞了陛下的法令。像薛盈珍之流，處處都有這種人，即使是羊祜、杜預復生於世，安撫百姓，統御三軍，也一定不能成就安定寬鬆的教化并使軍隊軍令嚴整。"皇帝沉默不語。於是授任尚書右僕射。貞元十九年姚南仲去世，享年七十五歲，追贈太子太保，謚號貞。

初，崔位、馬少微者，俱在南仲幕府。盈珍之譖也，出位爲遂州别駕，東川觀察使王叔邕希旨奏位，殺之。復出少微補外，使宦官護送，度江，投之水云。

當初，崔位、馬少微二人，都在姚南仲幕府中做事。薛盈珍誣陷他們，所以崔位被逐出幕府而任遂州别駕，東川觀察使王叔邕迎合薛盈珍的意思誣奏崔位，殺死了他。後又將馬少微逐出幕府而補授外任，使宦官護送馬少微赴任，趁渡江時，而將馬少微推入水中。

獨孤及

獨孤及，字至之，河南洛陽人。爲兒時讀《孝經》，父試之曰："兒志何語?"對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宗黨奇之。天寶末，以道舉高第補華陰尉，辟江淮都統李峘府，掌書記。

獨孤及，字至之，河南洛陽人。在他童年誦讀《孝經》時，父親試問他説："你的志向是《孝經》中的哪句話?"獨孤及回答説："樹立己身而奉行道義，傳播名聲於後世。"宗族鄉里之人都認爲他不同尋常。天寶末年，因考中道舉科優等補授華陰尉，被徵用到江淮都統李峘幕府中，充任掌書記。

代宗以左拾遺召，既至，上疏陳政曰：

代宗以左拾遺之職召獨孤及入朝，他到朝廷後上疏陳述政事説：

> 陛下屢發德音，使左右侍臣得直言極諫。壬辰詔書，召裴冕

> 陛下多次頒發恩詔，使左右侍臣得以直言極諫。壬辰日所下的詔書，把裴冕等十三

等十有三人集賢殿待制，以備詢問。此五帝盛德也。然頃者陛下雖容其直，而不録其言，所上封皆寢不報。有容下之名，無聽諫之實，遂使諫者稍稍自鉗口飽食，相招爲禄仕，此忠鯁之人所以竊嘆，而臣亦耻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朝廷之大，卿大夫之衆，陛下選授之精歟！假令不能如文王之多士，其中豈不有温故知新，可懋陳政要而億則屢中者？陛下議政之際，曾不采其一説，堯之疇咨，禹之昌言，豈若是耶？昔堯設謗木於五達之衢。孔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然則多聞闕疑，不耻下問，聖人之心也。願陛下以堯、孔心爲心，日降清問，其不可者罷之，可者議於朝，與執事者共之。使知之必言，言之必行，行之必公，則君臣無私論，朝廷無私政，陛下以此辨可否於獻替，而建太平之階可也。師興不息十年矣，人之生産，空於杼軸。擁兵者第館亘街陌，奴婢厭酒肉，而貧人羸餓就役，剥膚及髓。長安城中，白晝椎剽，吏不敢詰。官亂職廢，將墮卒暴，百揆隳刺，如沸粥紛麻。民不敢訴於有司，有司不敢聞陛下，茹毒飲痛，窮而無告。今其心顒顒，獨恃於麥，麥不登，則易子咬骨矣。陛下不以此時厲精更始，思所以救之之術，忍令宗廟有累卵之危，萬姓悼心失圖，臣實懼焉。去年十一月丁巳夜，星隕如雨，昨清明降霜，三月苦熱，錯繆顛倒，沴莫大焉。此下陵上替，怨讟之氣取之也。天意

人召到集賢殿等待制命，以備詢問。這是像五帝一樣的大德啊。然而近來陛下雖容許了他們的正直，但没能采納他們的言論，所上的密封奏章皆被留下不作答覆。如此衹是享有容下之名，却没有聽取諫諍之實，於是使得諫諍的人漸漸自我閉口不説話而飽食終日，爲了俸禄而相互招引做官，這是忠誠耿直的人所以私下嘆息，而臣下也感到耻辱的事情。僅有十户人家的城鎮，也必定有忠信之人，更何況是廣大的朝廷，卿大夫如此衆多，又是陛下精心選才授官的呢！假使不能如周文王那樣士子衆多，臣下中難道没有温故而知新，可以盡心陳論政要并能屢屢預料到的人嗎？陛下在商議政事的時候，從不采納其中一説，堯的咨詢訪求，禹的聽取善言，難道是這樣的嗎？昔日堯在通往各方的路口設立謗言木牌。孔子説："這是以能向不能求教，以多向少求教。"那麽博學多識而不懂裝懂，不耻下問，這就是聖人的心啊。希望陛下以堯、孔子的心爲心，每日屈尊賜問，凡是不可以的事就罷除，可以的事則在朝廷進行討論，并和宰相共同商議。使知道的人都能直説，説出的話都能施行，施行的事都能公正，那麽君臣之間也不會有偏私的議論，朝廷上下不會有偏私的政事，陛下以此辨别是否可行和是否需要更改，如此就可以建立起通往太平之世的途徑了。軍隊征戰不止至今已十年了，百姓無力謀生，家徒四壁。握有重兵的將領之宅第館舍是街巷相接，連他們的奴婢都酒足肉飽，而貧苦之人瘦弱飢餓去服勞役，已被剥皮而敲骨吸髓。長安城中，白天有人殺人劫財，但官吏對此不敢查問。官吏混亂職務荒廢，將帥墮怠士卒凶暴，各部門的政務毁壞違逆，酷似沸騰的粥紛亂的麻。百姓不敢向有關部門投訴，有關部門也不敢上報陛下，他們吃下毒苦飲下痛恨，貧苦困迫無處訴告。如今百姓期盼的衹有麥子了，若麥子不豐收，就衹剩下易子咬骨頭了。陛下不在這時勵精圖治重

丁寧譴戒，以警陛下，宜反躬罪己，旁求賢良者而師友之，黜貪佞不肖者，下哀痛之詔，去天下疾苦，廢無用之官，罷不急之費，禁止暴兵，節用愛人，兢兢乾乾，以徼福于上下，必能使天感神應，反妖災爲和氣矣。

新開始，考慮用來救助他們的辦法，難道忍心使宗廟有累卵一樣的危險，天下萬姓傷心失去主意，臣下確實爲此恐懼。去年十一月丁巳日夜裏，星星隕落如雨，剛過去的清明節又降了霜，三月的天氣苦於炎熱，氣候如此錯亂顛倒，破壞和危害也最大。這是紀綱廢弛而上下失序，怨恨之氣所導致的啊。上天有意叮嚀譴責和訓誡，以此警戒陛下，陛下應當反省罪己，四處尋求賢良的人作爲師友，并廢黜貪佞不肖之人，頒發哀痛的詔書，免去天下貧苦之人的疾苦，廢除沒有用的官職，罷掉不急需的費用，禁止不義的戰爭，節省開支愛護百姓，謹慎自强，進而求福於上下，一定能使蒼天感動神靈順應，改變凶災爲和順之氣。

又言：

減江淮、山南諸道兵以贍國用，陛下初不以臣言爲愚，然許即施行，及今未有沛然之詔，臣竊遲之。今天下唯朔方、隴西有吐蕃、僕固之虞，邠、涇、鳳翔兵足以當之矣。自此而往，東洎海，南至番禺，西盡巴蜀，無鼠竊之盜，而兵不爲解。傾天下之貨，竭天下之穀，以給不用之軍，爲無端之費，臣不知其故。假令居安思危，以備不虞，自可厄害之地，俾置屯禦，悉休其餘，以糧儲扉屨之資充疲人貢賦，歲可以減國租半。陛下豈遲疑於改作，逡巡於舊貫，使大議有所壅，而率土之患日甚一日？是益其弊而厚其疾也。夫瘵癰者，必決之使潰。今兵之爲患，猶癰也，不以漸戢之，其害滋大，大而圖之，必力倍而功寡，豈《易》"不俟終日"之義邪？

又說：

減少江淮、山南諸道兵馬來增加國家的財力，陛下當初不認爲臣下的話愚蠢，而答應即刻施行，時至今日還沒有迅速下詔，愚臣以爲這太遲緩了。如今天下惟獨朔方、隴西有吐蕃、僕固的憂患，而邠、涇、鳳翔的兵力足能抵擋住了。由此而往四處，東到大海，南到番禺，西到巴蜀，連小竊小盗都沒有，但兵馬不曾解散。傾出天下的財物，竭盡天下的糧食，來供給不需要的軍隊，這是毫無目的的浪費，臣下不知這樣做是爲了什麼。假若是居安思危，以防備天下之不測，那自然可以在要害之地，設兵駐守防禦，其他的則應全部撤銷，把用於兵馬的糧儲草鞋之資來充作貧苦之人的賦税，每年可以減輕他們上繳國家租税的一半負擔。陛下怎能在改革上遲疑，徘徊於舊慣例之中，使重大的議論有所壅塞，而使天下的禍患一天比一天嚴重呢？這是在增加弊病加重疾苦啊。大凡要治療膿腫，必須先弄開膿腫使它潰流。如今兵馬作爲憂患，就像是膿腫一樣，不再加速止息，其危害將愈來愈大，等事態發展大了再圖治理，那肯定是加倍用力而成功甚微，這不就是《易》上所説的"不

俟終日”的意思嗎?

俄改太常博士。或言景皇帝不宜爲太祖，及據禮條上。謚吕諲、盧弈、郭知運等無浮美，無隱惡，得褒貶之正。遷禮部員外郎，歷濠、舒二州刺史。歲饑旱，鄰郡庸亡什四以上，舒人獨安。以治課加檢校司封郎中，賜金紫。徙常州，甘露降其廷。卒，年五十三，謚曰憲。

不久獨孤及改任太常博士。有人説景皇帝不適宜稱作太祖，獨孤及依據禮儀條列上奏陳述己見。他議論吕諲、盧弈、郭知運等的謚號既没有虚美，又没有隱惡，褒貶都很公正。升任禮部員外郎，歷任濠、舒二州刺史。他在此任時乾旱饑荒，鄰郡的勞動力十分之四以上的人四處流亡，惟獨舒州人生活安定。因他治理有成績而被朝廷加授爲檢校司封郎中，并賞賜給金紫。遷任到常州，有甘露降臨到他的庭院。去世，享年五十三歲，謚號憲。

及喜鑒拔後進，如梁肅、高參、崔元翰、陳京、唐次、齊抗皆師事之。性孝友。其爲文彰明善惡，長於論議。晚嗜琴，有眼疾，不肯治，欲聽之專也。

獨孤及喜歡提拔後輩人才，像梁肅、高參、崔元翰、陳京、唐次、齊抗等都拜他爲師。他天性孝順父母友愛兄弟。獨孤及的文章喜歡彰明善惡，并且擅長於議論。在他晚年時又嗜好琴樂，眼睛患有疾病，但不肯醫治，是爲了讓聽力更爲專一。

子朗、郁。

獨孤及的兒子獨孤朗、獨孤郁。

獨孤朗

朗，字用晦，由處士辟署江西、宣歙、浙東三府。元和中，擢右拾遺。建言:“宜用觀察使領本道鹽鐵，罷場監管榷吏，除百姓之患。”不聽。盗殺武元衡，朗請貶京兆尹，誅捕賊吏。因勸罷兵，忤憲宗意，貶興元户曹參軍。久乃拜殿中侍御史，兼史館修撰。坐與李景儉飲，景儉使酒慢宰相，出爲韶州刺史。召還，再遷諫議大夫。

獨孤朗，字用晦，由一個未出仕的處士被徵用到江西、宣歙、浙東三個幕府任職。元和年間，升任右拾遺。他建議説:“應當用觀察使兼管本道鹽鐵事務，罷掉場監管榷吏，以解除百姓的憂患。”皇帝没有采納他的建議。奸佞小人暗殺了武元衡，獨孤朗奏請貶斥京兆尹，誅殺捕賊吏。由於他上書規勸罷兵，違反了憲宗的意旨，被貶任爲興元户曹參軍。很久以後拜授殿中侍御史，兼任史館修撰。他與李景儉一起飲酒，而李景儉酗酒任性對宰相傲慢不恭，他因此獲罪出京外任韶州刺史。召回朝廷，經二次升遷任諫議大夫。

敬宗初，宦官毆鄠令崔發鷄干下，朗請誅首惡以正常法。王播賂權近，還判鹽鐵，朗連疏論執。遷御史中丞。故事，選御史皆中丞自請。是時，崔晃、鄭居中繇宰相力，得監察御史，朗拒不納，晃、居中卒改他官。侍御史李道樞醉謁朗，朗劾不虔，下除司議郎。會殿中王源植貶

敬宗初年，宦官在大赦之日毆打鄠令崔發，獨孤朗請求誅殺罪魁禍首來端正法令。王播賄賂權要近臣，想恢復掌管鹽鐵事務之職，獨孤朗接連上疏堅持議論説不行。後升任御史中丞。舊例規定，選拔御史都由中丞自己奏請。這時候，崔晃、鄭居中因宰相的協助，得到監察御史之職，獨孤朗堅決不予接納，崔晃、鄭居中最終改任别的官職。侍御史李道樞酒醉中晋見獨孤朗，獨孤

官，朗直其枉，書五上不報，即自劾執法不稱，願罷去。帝遣中人尉諭不許。

朗彈劾李道樞不恭敬，李道樞因而被降任爲司議郎。恰巧殿中侍御史王源植被貶官，獨孤朗替王源植申訴冤枉，前後五次上奏議論都没有得到答覆，就自己彈劾自己執法不稱職，情願免職離去。皇帝派遣宦官慰問勸解他并不予批准。

文宗初，遷工部侍郎，出爲福建觀察使，創發背卒，贈右散騎常侍。

文宗初年，獨孤朗升任工部侍郎，後出京外任福建觀察使，因背部生瘡而去世，追贈右散騎常侍。

獨孤郁 獨孤庠

郁，字古風，始生而孤，與朗育於伯父汜。擢進士第，最爲權德輿所稱，以女妻之。元和初，舉制科高等，拜右拾遺，俄兼史館修撰，進右補闕。吐突承璀討王承宗，郁執不可，挺議鯁固，號稱職。擢翰林學士。德輿輔政，以嫌去内職，拜考功員外郎，仍兼修撰。憲宗嘆德輿乃有佳婿，詔宰相高選世族，故杜悰尚岐陽公主，然帝猶謂不如德輿之得郁也。俄知制誥。德輿去位，還爲學士。九年，以疾辭禁近，徙秘書少監。屏居鄠，卒，年四十，贈絳州刺史。郁有雅名，帝遇之厚，議者亦謂當宰相，共以早世惜之。

獨孤郁，字古風，初出生就没了父親，和獨孤朗一同由伯父獨孤汜撫養長大。獨孤郁考中進士科，特別受權德輿的稱贊，權德輿還將女兒嫁給他做妻子。元和初年，考中制科優等，拜授右拾遺，不久兼任史館修撰，升任右補闕。吐突承璀主張討伐王承宗，獨孤郁堅持説不可以，直言議論并始終堅持己見，被人們稱爲稱職之官。升遷爲翰林學士。權德輿任宰相，獨孤郁爲了避嫌離開禁中的職位，被拜授爲考功員外郎，仍然兼任史館修撰。憲宗贊嘆權德輿有好女婿，下詔讓宰相以高標準在世代顯貴的家族中進行挑選，因而杜悰被選中而娶岐陽公主爲妻，但皇帝還是認爲不能與權德輿得到獨孤郁相比。不久參與起草詔令。權德輿離開宰相之位，他再次任翰林學士。九年，因患病辭去出入禁中的翰林學士之職，改任秘書少監。後來隱居於鄠，去世，終年四十歲，追贈絳州刺史。獨孤郁有好的名聲，皇帝待他非常優厚，議論的人也認爲他能勝任宰相，都爲他早早去世而惋惜。

子庠，字賢府，喪父始十歲，有至性，聞呼父官及吊客來，輒號慟幾絶。後舉進士，仕至尚書丞。

兒子獨孤庠，字賢府，他纔十歲時就没了父親，但有孝敬父親之情，聽到呼唤父親官名及吊喪的客人到來，就悲慟欲絶地放聲大哭。後來考中進士科，官做到尚書丞。

顧少連

顧少連，字夷仲，蘇州吴人。舉進士，尤爲禮部侍郎薛邕所器，擢上第，以拔萃補登封主簿。邑有虎孽，民患之，少連命塞陷阱，獨移文岳神，虎不爲害。御史大夫于頎薦爲監察御史。德宗幸奉天，徒步詣謁，

顧少連，字夷仲，蘇州吴人。應試進士科，尤其被禮部侍郎薛邕所器重，選入上等而登第，因考中拔萃科補授登封主簿。登封境内有老虎爲害，百姓爲之憂患，顧少連下令堵塞陷阱，獨自一人發送公文給山岳之神，老虎便不再爲害了。御史大夫于頎舉薦他任監察御史。德宗到了奉

授水部員外郎、翰林學士。再遷中書舍人，閱十年，以謹密稱。嘗請徙先兆于洛，帝重遠去，詔遣其子往，且命中人護葬葬役。

天，他步行前往謁見，因而被授任爲水部員外郎、翰林學士。經二次升遷任中書舍人，前後經歷了十年，始終以謹慎細密著稱。顧少連曾奏請將祖先的墳墓遷到洛地，皇帝怕他再次遠去，便下詔派遣他的兒子前去具體操辦，而且命令宦官護送并料理葬埋之事。

歷吏部侍郎。裴延齡方横，無敢忤者，嘗與少連會田鎬第，酒酣，少連挺笏曰："段秀實笏擊賊臣，今吾笏將擊奸臣。"奮且前，元友直在坐，歡解之。改京兆尹。政尚寬簡，不爲灼灼名。先是，京畿租賦薄厚不能一，少連以法均之。遷吏部尚書，封本縣男，徙兵部。爲東都留守，表禁苑及汝閑田募耕以便民。閱武力，利鎧仗，號良吏。卒，年六十三，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敬。

顧少連歷任吏部侍郎。裴延齡當時專横於世，没有人敢違抗他，曾和顧少連在田鎬宅第相遇，酒喝到興頭上時，顧少連舉起笏板説："段秀實用笏板擊打賊臣，今天我要用笏板擊打奸臣。"説罷便異常激奮地撲向前去，當時元友直在座，和顏悦色地勸解他不要這樣。改任京兆尹。他爲政崇尚寬簡，不追求顯揚名聲。先前，京畿一帶的租賦輕重不太統一，顧少連用法令來均平租賦。升任吏部尚書，封爲本縣男，改任兵部尚書。出任東都留守時，上表説爲了有利於百姓，可以招募人力耕種禁苑和汝地的閑置田地。後來朝廷檢閲武力，他所轄之地鎧甲兵器鋭利，被人們號稱爲良吏。去世，享年六十三歲，追贈尚書右僕射，謚號敬。

始，少連携少子師閔奔行在，有詔同止翰林院，車駕還，授同州參軍。

當初，顧少連携帶小兒子顧師閔奔赴皇帝外出停駐的地方，皇帝下詔叫他們一同留在翰林院，皇帝返回京城，授任顧師閔爲同州參軍。

韋夏卿

韋夏卿，字雲客，京兆萬年人。少邃於學，善文辭。大曆中，與弟正卿同舉賢良方正，皆策高等。授高陵主簿，累遷刑部員外郎。時仍歲旱蝗，詔以郎官宰畿甸，授奉天令，課第一，改長安令。轉吏部員外郎、郎中，擢給事中，出爲常、蘇二州刺史。徐州節度使張建封疾甚，詔夏卿爲徐泗行軍司馬，且代之。未至，而建封卒，徐軍立其子愔爲留後，召夏卿爲吏部侍郎。

韋夏卿，字雲客，京兆萬年人。韋夏卿年輕時精心鑽研學業，擅長於寫文章。大曆年間，和弟弟韋正卿一起考中賢良方正科，并都應舉策試而考中優等。他被授任爲高陵主簿，經多次升遷任刑部員外郎。當時像往年一樣發生了旱蝗災害，皇帝下詔讓郎官掌管京城地區，因而授任他爲奉天令，因考核政績榮獲優等，改任長安令。轉任吏部員外郎、郎中，升任給事中，後出任常、蘇二州刺史。徐州節度使張建封病重，皇帝下詔叫韋夏卿任徐泗行軍司馬，并替代張建封。韋夏卿還没到任，而張建封就去世了，徐州軍士便擁立張建封的兒子張愔爲留後，皇帝又下令召韋夏卿入朝任吏部侍郎。

時從弟執誼在翰林，嘗受人金，有所干請，密以金内夏卿懷中，夏卿

當時韋夏卿的堂弟韋執誼在翰林院任職，曾經收受他人金錢，因有所請托，便偷偷地把金錢

毁懷不受，曰："吾與爾賴先人遺德，致位及此，顧當是哉?"執誼大慚。轉京兆尹、太子賓客，檢校工部尚書，爲東都留守，辭疾，改太子少保。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左僕射，謚曰獻。

塞入韋夏卿懷中，韋夏卿從懷中拿出金錢不予接受，并説："我和你依賴先人的德行，纔使官位及此，難道應當這樣嗎?"韋執誼很慚愧。轉任京兆尹、太子賓客，爲檢校工部尚書，任東都留守，因患病辭去其職，改任太子少保。去世，享年六十四歲，追贈尚書左僕射，謚號獻。

夏卿性通簡，好古，有遠韵，談説多聞。晚歲將罷歸，署其居曰大隱洞。與齊映、穆贊、贊弟員友善，雖同游，終年不見其喜怛。撫孤侄，恩逾己子。爲政務通理，不甚作條教。所辟士如路隋、張賈、李景儉等，至宰相達官，故世稱知人。

韋夏卿性情通達簡素，崇尚古風，有古人風度，言辭談論間多有見聞。晚年打算辭官回家，爲自己所居之處題名爲大隱洞。他和齊映、穆贊及穆贊的弟弟穆員關係友善，雖然一起交游，但終年没見過他的喜悦悲傷之色。他撫育孤侄，恩情超過對待自己的兒子。他爲政追求通達事理，不甚教條。所徵用的士人如路隋、張賈、李景儉等，一個個都位至宰相達官，所以世人稱贊他有識别賢愚善惡的能力。

韋瓘

正卿子瓘，字茂弘，及進士第，仕累中書舍人。與李德裕善，德裕任宰相，罕接士，唯瓘往請無間也。李宗閔惡之，德裕罷，貶爲明州長史。會昌末，累遷楚州刺史，終桂管觀察使。

韋正卿的兒子韋瓘，字茂弘，考中進士科，多次任官做到中書舍人。韋瓘和李德裕關係友善，李德裕任宰相，很少接納士人，惟獨與韋瓘的往來没有間斷。李宗閔厭惡他，李德裕被免去宰相後，他便被貶任爲明州長史。會昌末年，多次升遷任楚州刺史，官位終於桂管觀察使。

段平仲

段平仲，字秉庸，本武威人，隋民部尚書達六世孫。擢進士第。杜佑、李復之節度淮南，連表掌書記。擢監察御史。磊落有氣節，嗜酒敢言。是時，德宗春秋高，躬自聽斷，天下事有所壅隔，群臣畏帝苛察，無敢言。平仲常曰："上聰明神武，但臣下畏怯，自爲循默爾。使我一日得召見，宜大有開納。"會京師旱，詔擇御史、郎官開倉振恤。平仲與考功員外郎陳歸被選，同得對，粗陳振恤事，帝察其意有所畜，以歸在側未言。事訖，平仲方獨進，帝乃并留歸，正色問之，雜以它語，平仲錯牾不得言，乃謬稱名，帝怒，叱去之。蒼黄向幄後，歸趨降招之，乃得去。

段平仲，字秉庸，本來爲武威人，是隋朝民部尚書段達的六世孫。段平仲考中進士科。杜佑、李復任淮南節度使時，相繼上表任用他爲掌書記。後來升任監察御史。段平仲光明磊落有氣節，嗜好飲酒敢於説話。當時，德宗年事已高，親自聽政處理政事，天下事務有壅塞的現象，群臣們害怕皇帝嚴察，不敢開口説話。段平仲時常説："皇上聰明威武，但臣下畏縮怯懦，這自然是緘默不語了。假若我有一天得到召見，應當大有啓發而廣泛采納。"適逢京城地區乾旱不雨，皇帝下詔選擇御史、郎官開倉救濟。段平仲和考功員外郎陳歸被選中，一同獲得入朝對答的機會，他大概陳述了一番救濟之事，皇帝覺察他的話語有所保留，但因爲陳歸在旁邊而不説。事完之後，段平仲準備單獨進言，皇帝便一并留下陳歸，嚴肅地詢問他，還加雜了些别的話語，段平

由是坐廢七年，然名由此顯。

仲倉促驚懼不能言語，於是錯報了名字，皇帝發怒，大聲呵斥他出去。他倉皇走到帷幄後去了，陳歸急忙跑下臺階叫他出來，這纔得以離去。由於此事段平仲被廢置了七年，但也因此他的名聲大震。

元和初，爲諫議大夫，憲宗使吐突承璀討鎮州，亟疏爭不可。及還，無功，又請斬之。再遷尚書右丞。朝廷有得失，未嘗不論奏，世推其敢直云。終太子左庶子。

元和初年，段平仲任諫議大夫，憲宗使吐突承璀討伐鎮州，他多次上疏直言說這不可以。等到吐突承璀回朝，没有功績，他又請求斬殺吐突承璀。經二次升遷任尚書右丞。衹要朝廷的决策有失誤，他没有不上奏議論的，世人稱贊他敢於直言。段平仲官位終於太子左庶子。

贊曰：君有常尊，臣有定卑，自然之勢也。然臣不自通於上，君不降而逮諸下，則治不得成而功不彰，返是而天下之務榮焉幾矣。德宗察察，欲折伏臣下，自爲聰明，而治愈疏。段平仲一忤上，蒼惶失對，而猶以取名，何哉？下知所職，而上喪其所以爲上也。故聖王屈己從諫，君臣兩得其美，知道之本歟！

贊曰：君位有恒常之尊，臣位有確定之卑，這是自然的形勢。然而臣下若不能自通事情於君主，君主不能降旨意及臣下，那將會是治不成而功不就，相反還會使國家的政務幾乎不能明斷。德宗分别辨析，想使臣下折服，自以爲聰明，而結果治理愈差。段平仲一旦違犯皇上旨意，便在倉皇之間對答出錯，然而還因此取得名聲，這是爲什麼呢？原因是臣下知其職守，而在上位者喪失了他所以爲上位啊。因而聖王屈己納諫，君臣纔能兩全齊美，這是懂得治理之術的根本！

吕元膺

吕元膺，字景夫，鄆州東平人。姿儀瑰秀，有器識。始游京師，謁故宰相齊映，映嘆曰："吾不及識婁、郝，殆斯人類乎！"策賢良高第，調安邑尉，辟長春宫判官。李懷光亂河中，輒解去。論惟明節度渭北，表佐其府。惟明卒，王栖曜代之，德宗敕栖曜留元膺自佐。入拜殿中侍御史。歷右司員外郎。出爲蘄州刺史。嘗録囚，囚或白："父母在，明日歲旦不得省爲恨。"因泣，元膺惻然，悉釋械歸之，而戒還期。吏白不可，答曰："吾以信待人，人豈我違？"如期而至。自是群盗感愧，悉避境去。

吕元膺，字景夫，鄆州東平人。吕元膺姿質儀表奇偉秀雅，有度量有見識。起初交游於京城時，謁見前任宰相齊映，齊映感嘆說："我没趕得上認識婁師德、郝處俊，大概就像是這位吕元膺吧！"他考中賢良優等，調授安邑尉，後被徵用到長春宫充任判官。李懷光在河中叛亂，他便辭官離去。論惟明任渭北節度使時，上表任用他爲幕府僚屬。論惟明死去，王栖曜替代論惟明而出任渭北節度使，德宗下敕叫王栖曜留下吕元膺作爲輔佐。召入朝廷拜授殿中侍御史。歷任右司員外郎。出任蘄州刺史。他曾經到牢獄中訊視記録囚徒罪狀，有的囚徒說："我的父母健在，明天大年初一不能與親人相見是個遺憾。"說罷便哭泣起來，吕元膺感到憂傷，下令解除囚徒的刑具使他們回家，并告誡他們返回的時間。獄吏說這不可以，他回答說："我以誠信待人，人怎能背叛我呢？"囚徒們果然如期返回。從此盜賊

們感到慚愧，都避開他的轄境而去。

元和中，累擢給事中。俄爲同州刺史。既謝，帝逮問政事，所對詳諳。明日，謂宰相曰："元膺直氣讜言，宜留左右，奈何出之?"李藩、裴垍謝，因言："陛下及此，乃宗社無疆之休。臣等昧死，請留元膺給事左右。"未幾，兼皇太子侍讀，進御史中丞。拜鄂岳觀察使。嘗夜登城，守者不許。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不可辨。"乃還。明日，擢守者爲大將。入拜尚書左丞。度支使潘孟陽、太府卿王遂交相惡，乃除孟陽散騎常侍，遂鄧州刺史，詔辭無所輕重。元膺上其詔，請明枉直，以顯褒懲。

元和年間，吕元膺多次升遷任給事中。不久出任同州刺史。入朝謝恩時，皇帝問及政事，他對答周詳完備。第二天，皇上對宰相説："吕元膺正氣直言，應當留在身邊繞對，爲什麼要他出京外任呢?"李藩、裴垍謝罪，因而説："陛下問到此事，這是國家强盛的象徵。臣等冒死直言，請留吕元膺在身邊供職。"不久，兼任皇太子侍讀，升任御史中丞。拜授鄂岳觀察使。吕元膺曾想夜裏登城，守城的人不答應。他左右的人説："這是吕元膺中丞。"守城人回答説："夜黑辨認不清。"於是衹好返回。第二天，他下令提升那守城的人爲大將。召入朝廷拜授尚書左丞。度支使潘孟陽、太府卿王遂互相懷恨在心，朝廷便授任潘孟陽爲散騎常侍，王遂爲鄧州刺史，詔書中對他二人的言辭没有什麼輕重區别。吕元膺緘封退還這一詔書，請求説明是非曲直，以此來標明褒奬和懲罰的不同。

江西裴堪按虔州刺史李將順受賕，不覆訊而貶。元膺曰："觀察使奏部刺史，不加覆，雖當誅，猶不可爲天下法。"請遣御史按問，宰相不能奪。

江西裴堪查驗出虔州刺史李將順收受賄賂，朝廷也没審訊就要貶逐李將順。吕元膺説："觀察使上奏説所部屬的刺史有罪，朝廷不加審察就貶逐，即使應當誅殺，也不可爲天下人效法啊。"請求派遣御史查驗審問，宰相對此也不能裁奪。

選拜東都留守。故事，留守賜旗甲，至元膺不給。或上言："用兵討淮西，東都近賊，損其儀，沮威望，請比華、汝、壽三州。"帝不聽，并三州罷之。留守不賜旗甲，自此始。都有李師道留邸，邸兵與山棚謀竊發，事覺，元膺禽破之。始，盜發，都人震恐，守兵弱不足恃，元膺坐城門指縱部分，意氣閑舒，人賴以安。東畿西南通鄧、虢，川谷曠深，多麋鹿，人業射獵而不事農，遷徙無常，皆趫悍善鬥，號曰"山棚"。權德輿居守，將羈縻之，未克。至是，元膺募爲山河子弟，使衛宫城，詔可。

後來吕元膺被拜授爲東都留守。舊例，留守賜給旌旗與甲胄，到吕元膺任留守時却没有賜給。有人上奏説："興兵討伐淮西時，東都距離亂賊很近，省去這種儀禮，會損壞朝廷的威望，請按照華、汝、壽三州之例進行頒賜旌旗與甲胄。"皇帝不聽，連同華、汝、壽三州的旌旗與甲胄一起免去。留守不賜給旌旗與甲胄，是從吕元膺開始的。東都有李師道留下的邸院，邸院的士兵和流蕩的山民商量暗中作亂，事情敗露，吕元膺打敗并擒獲他們。開始，盜賊事發，東都人震驚恐懼，守兵軟弱不能依靠，吕元膺坐在城門中指揮謀劃并親自部署，意氣安閑舒坦，人們賴此得以安定。東畿西南通往鄧、虢，山谷既寬又深，有麋鹿出没，人們以射獵爲業而不務農事，遷徙無常，都非常勇捷善鬥，號稱"山棚"。權德輿任留守時，打算捉拿他們，但最終没能成

功。到了這時，吕元膺請求招募山河一帶的子弟，使他們戍衛宫城，皇帝下詔批准。

改河中節度使。時方鎮多姑息，獨元膺秉正自將，監軍及中人往來者，無不嚴憚。入拜吏部侍郎。正色立朝，有台宰望，處事裁宜，人服其有體。以疾改太子賓客。居官始終無訾缺。卒，年七十二，贈吏部尚書。

改任河中節度使。當時朝廷上下對藩鎮多采取姑息態度，惟獨吕元膺堅持公正，監軍及宦官往來他處的，没有不恭敬畏懼他的。召入朝廷拜授吏部侍郎。他正色立朝，有宰相的威望，處事裁斷適當，人們佩服他有辦法。因患病改任太子賓客。吕元膺任官自始至終没有缺點。去世，享年七十二歲，追贈吏部尚書。

許孟容　許季同

許孟容，字公範，京兆長安人。擢進士異等，又第明經，調校書郎。辟武寧張建封府。李納以兵拒境，建封遣使諭止，前後三輩往，皆不聽。乃使孟容見納，敷引逆順，納即悔謝，爲罷兵。表爲濠州刺史。

許孟容，字公範，京兆長安人。考中進士科優等，又考中明經科，調授校書郎。後被徵用到武寧張建封幕府任職。李納率兵在邊境抵禦官兵，張建封派使者前去曉諭阻止，前後有三批人前往，李納都未聽從。於是張建封使許孟容去見李納，他敷陳引證逆順的利害，李納即刻認錯道歉，而且還撤回了兵馬。於是張建封上表任用他爲濠州刺史。

德宗知其能，召拜禮部員外郎。公主子求補崇文生者，孟容固謂不可，主訴之帝，問狀，以著令對。帝嘉其守，擢郎中。累遷給事中。京兆上言："好畤風雹害稼。"帝遣宦人覆視，不實，奪尹以下俸。孟容曰："府縣上事不實，罪應罰。然陛下遣宦者覆視，紊綱紀。宜更擇御史一人參驗，乃可。"不聽。

德宗知道許孟容有才能，召入朝廷拜授禮部員外郎。有公主的兒子要求補爲崇文館生員，許孟容堅持説不可以，公主在皇帝面前訴説此事，皇帝詢問事情的原委，他列舉法令予以對答。皇帝贊揚他稱職，升遷他爲禮部郎中。多次升遷任給事中。京兆上奏説："大風冰雹損壞了好畤的莊稼。"皇帝派宦官前去查看，查看後認爲上奏的情况與實際不符，皇帝因而下詔削掉京兆尹以下官員的俸料錢。許孟容説："府縣上奏事情不實，有罪應該懲罰。但陛下派遣宦官去查看，便是擾亂了綱紀。應當另擇御史一人參預查驗，這樣的做法纔可以。"皇帝不聽。

浙東觀察使裴肅諉判官齊摠暴斂以厚獻，厭天子所欲。會肅卒，帝擢摠自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爲衢州刺史。衢，大州也。孟容還制曰："方用兵處，有不待次而擢者。今衢不他虞，摠無功越進超授，群議謂何？且摠本判官，今詔書乃言'權知留後，攝都團練副使'，初無制授，尤不見其可。假令摠有可録，宜暴課最，解

浙東觀察使裴肅推托説判官齊摠用暴斂來增加進獻，以滿足天子的欲望。恰巧裴肅死去，皇帝下令將齊摠由大理評事提升爲兼監察御史出任衢州刺史。衢州，是個大州。許孟容緘封退還制詔説："正在用兵的時候，有不按位次而提升的情况。如今衢州没有什麽憂患，齊摠也没什麽功勞而被越位破格授任，人們會怎樣議論呢？并且齊摠本來衹是一個判官，如今所下的詔書中稱他爲'權知留後，攝都團練副使'，以前可没有下

中外之惑。”會補闕王武陵等亦執争，於是詔中停。帝召謂曰：“使百執事皆如卿，朕何憂邪?”自袁高争盧杞後，凡十八年，門下無議可否者。至孟容數論駁，四方知天子開納多士，浩然想見其風。

制授任這一官職，這尤其不行。假若齊摠有能力可以録用，那也應當寫明考核優等，以解除朝廷内外人們的疑惑。”恰巧補闕王武陵等人也堅持諫諍，於是皇帝下詔停止對齊摠的授官。皇帝召見許孟容并説：“假若所有執事官員都像你這樣，那朕還有什麽要擔憂的呢?”自從袁高堅持反對唐代宗繼續重用盧杞以後，十八年之間，門下省没有議論過行與不行。到許孟容多次議論駁正，天下之人便知道天子開始接納賢士了，所以衆人都想看到他的風采。

貞元十九年夏，大旱，上疏言：“陛下齋居損膳，具牲玉，走群望，而天意未答，豈豐歉有定，陰陽適然乎？竊惟天人交感之際，繫教令順民與否。今户部錢非度支歲計，本備緩急，若取一百萬緡代京兆一歲賦，則京圻無流亡，振災爲福。又應省察流移征防當還未還，役作禁錮當釋未釋；負逋饋送，當免免之；沈滯鬱抑，當伸伸之：以順人奉天。若是而神弗祐、歲弗稔，未之聞也。”先是，爲裴延齡、李齊運流斥者，雖十年弗内移，故孟容因旱及之。帝始不悦，改太常少卿。

貞元十九年夏天，乾旱無雨，許孟容上疏説：“陛下簡居少食，備齊了祭祀用的牲畜玉石，觀察民情，但上天還是没有答應，難道是豐歉已有定規，陰陽情况是理所當然的嗎？我私以爲在這天人交感之際，要緊的是政令是否順乎民心。如今户部的錢不是度支按年計算的，本來是用於防備緩急之需的，若能拿出一百萬緡來代替京兆百姓一年的賦税，那麽都城以及附近地區就不會有人流亡，再説賑濟災荒也是賜福。還應檢查流配遠地和屯守邊防的人是否有當放回而未放回的；勞役禁錮的人是否有當釋放而未釋放的；有拖欠的就作爲贈送，當減免的予以減免；沉滯鬱抑的冤屈，當伸張的就伸張：使一切順人心奉天意。如果這樣而神靈還不保祐、收成還不豐稔，那這是没有聽説過的。”先前，因爲裴延齡、李齊運的緣故被放逐貶斥的人，雖滿十年但也没有遷回内地，所以許孟容藉天旱提到他們。皇帝因此不高興，改任他爲太常少卿。

元和初，再遷尚書右丞、京兆尹。神策軍自興元後，日驕恣，府縣不能制。軍吏李昱貸富人錢八百萬，三歲不肯歸。孟容遣吏捕詰，與之期使償，曰：“不如期，且死！”一軍盡驚，訴於朝。憲宗詔以昱付軍治之，再遣使，皆不聽，奏曰：“不奉詔，臣當誅。然臣職司輦轂，當爲陛下抑豪强。錢未盡輸，昱不可得。”帝嘉其守正，許之。京師豪右大震。

元和初年，經二次升遷許孟容任尚書右丞、京兆尹。神策軍自從興元以後，日益驕横放縱，京兆府不能制約。神策軍軍吏李昱借貸了富人八百萬錢，三年已滿仍不肯歸還。許孟容派遣屬吏將李昱抓來審訊，最後和李昱商定了償還的期限，還説：“若不如期償還，將處以死刑！”整個神策軍爲之震驚，上訴到朝廷。憲宗下詔把李昱交付神策軍處治，還兩次派使者前去交涉，但他都不聽從，并堅持上奏説：“不奉行詔令，臣下我應當被殺頭。然臣下我的職司在京城地區，應當替陛下抑制豪强。李昱借貸的錢不全部交

出，是不可能放掉他的。”皇帝贊賞他堅守正義，答應了他的做法。京城的豪强極爲震驚。

累遷吏部侍郎。盗殺武元衡，孟容白宰相曰：“漢有一汲黯，奸臣寢謀。今朝廷無有過失，而狂賊敢爾，尚謂國有人乎？願白天子，起裴中丞輔政，使主兵柄，索賊黨，罪人得矣。”後數日，果相度。俄以尚書左丞宣慰汴宋陳許河陽行營，拜東都留守。卒，年七十六，贈太子少保，謚曰憲。

多次遷任後許孟容任吏部侍郎。奸佞之人暗殺了武元衡，許孟容對宰相説：“漢代有一個汲黯，奸臣爲之打消了陰謀。如今朝廷没有過失，而狂妄之賊竟敢如此，尚且可以説國家還有人嗎？希望上奏天子，起用裴中丞任宰相，使他掌管兵權，搜捕賊黨，罪犯一定能抓到的。”數日之後，皇帝果真任裴度爲宰相。不久許孟容以尚書左丞宣慰汴宋陳許河陽行營，拜授東都留守。去世，享年七十六歲，追贈太子少保，謚號憲。

孟容方勁有禮學，每所折衷，咸得其正。好提腋士，天下清議上之。

許孟容爲人剛直并懂得禮儀法度，每次遇事折衷處之，都能取得公正的效果。他喜歡提拔士人，所以輿論都很推重他。

弟季同，始署西川韋皋府判官。劉闢反，棄妻子歸，拜監察御史。歷長安令，再遷兵部郎中。孟容爲禮部侍郎，徙季同京兆少尹。時京兆尹元義方出爲鄜坊觀察使，奏劾宰相李絳與季同舉進士爲同年，才數月輒徙。帝以問絳，絳曰：“進士、明經，歲大抵百人，吏部得官至千人，私謂爲同年，本非親與舊也。今季同以兄嫌徙少尹，豈臣所助邪？且忠臣事君，不以私害公，設有才，雖親舊當白用。避嫌不用，乃臣下身謀，非天子用人意。”帝然之。終宣歙觀察使。

弟弟許季同，起初被署任爲西川韋皋幕府判官。劉闢反叛後，他丢下老婆孩子回到朝廷，被拜授監察御史。歷任長安令，經二次升遷任兵部郎中。許孟容任禮部侍郎，許季同轉任京兆少尹。當時京兆尹元義方被外任爲鄜坊觀察使，因而上奏彈劾説宰相李絳和許季同考進士時爲科舉同榜，任官纔數月就被改任。皇帝問李絳是不是這樣，李絳説：“進士、明經二科，每年考中的大概有一百人，吏部選拔的官員多達一千人，私下稱是科舉同榜，根本不是什麽親友和故舊。如今許季同因避兄長之嫌改京兆少尹，難道是臣下我幫助的嗎？況且忠臣事奉君主，從不以私損公，假若真有才能，即使爲親友故舊也應坦率任用。避嫌不用的話，乃是臣下爲自身考慮，也不是天子用人的本意。”皇帝認爲是這樣。許季同官位終於宣歙觀察使。

薛存誠

薛存誠，字資明，河中寶鼎人。中進士第。擢累監察御史。元和初，討劉闢，郵傳事叢，詔以中人爲館驛使，存誠以爲害體甚，奏罷之。轉殿中侍御史，累遷給事中。瓊林庫廣籍工徒，存誠曰：“此奸人羼名以避征役，不可許。”又神策軍與咸陽尉袁僓不平，誣奏之，僓被罰。二敕皆執

薛存誠，字資明，河中寶鼎人。薛存誠考中進士科。多次升遷任監察御史。元和初年，朝廷下令討伐劉闢，郵傳事務繁重，皇帝下詔叫宦官充任館驛使，薛存誠認爲這事有損體統，上奏罷免此事。轉任殿中侍御史，屢經升遷任給事中。瓊林庫的簿籍中占有的工徒太多，薛存誠説：“這是奸人竄名改姓來逃避徵賦徭役，不能答應。”又有神策軍和咸陽尉袁僓有矛盾，上奏

不下。憲宗悦，遣使勞之，拜御史中丞。浮屠鑒虚者，自貞元中關通賂遺，倚宦豎爲奸，會坐于頔、杜黄裳家事，逮捕下獄。存誠窮劾之，得贓數十萬，當以大辟。權近更保救於帝，有詔釋之，存誠不聽。明日，詔使詣臺諭曰："朕須此囚面詰，非赦也。"存誠奏曰："獄已具，陛下必欲召赦之，請先殺臣乃可。不然，臣不敢奉詔。"鑒虚卒抵死。江西監軍高重昌妄劾信州刺史李位謀反，追付仗内詰狀。存誠一日三表，請付位御史臺。及按，果無實。

誣陷袁僖，袁僖受到處罰。他拿着這兩個詔敕不向下發。憲宗很贊賞他的作爲，派遣使者慰勞他，并拜授他爲御史中丞。僧人鑒虚，自從貞元年間開始用賄賂來打通關節，倚仗宦官勢力爲奸作惡，恰巧鑒虚因于頔、杜黄裳家事獲罪，被官府逮捕入獄。薛存誠仔細審察鑒虚的罪行，查出他貪污錢數十萬，應當處以大辟一類死刑。權幸近臣輪番在皇帝面前保全救護，皇帝因而下詔釋放鑒虚，薛存誠硬是不聽從。第二天，皇帝又下詔并派人到御史臺曉諭説："朕要當面審訊此囚，不是赦免他。"薛存誠上奏説："罪狀已經成立，陛下一定要召去後赦免他，那就請先殺掉臣下我纔可以。不然的話，臣下我不能奉接詔書。"鑒虚最終被判處死刑。江西監軍高重昌上奏誣陷信州刺史李位謀反，朝廷將李位追回後交給宦官審訊。薛存誠一天中三次上奏，請求將李位交給御史臺。等到查明了情况，果然不是事實。

未幾，復爲給事中。會御史中丞闕，帝謂宰相曰："持憲無易存誠者。"乃復命之。會暴卒，帝悼惜，贈刑部侍郎。存誠性和易，於人無所不容，及當官，毅然不可奪。

不久，薛存誠再次任給事中。這時御史中丞缺員，皇帝對宰相説："執法官由薛存誠充任這不可改變。"於是又任命他爲御史中丞。不巧暴死，皇帝痛悼惋惜，追贈他爲刑部侍郎。薛存誠性情平易温和，對别人没有不能容忍的，等到他做了高官，仍舊是毅然不可改變。

子廷老。

兒子薛廷老。

薛廷老

廷老，字商叟，及進士第，讜正有父風。寶曆中，爲右拾遺。敬宗政日僻，嘗與舒元褒、李漢入閤論奏曰："比除拜不由宰司擬進，恐綱紀寖壞，奸邪放肆。"帝厲語曰："更論何事？"元褒曰："宫中興作太甚。"帝色變曰："興作何所？"元褒不能對，廷老曰："臣等以諫爲職，有聞即應論奏。然見外輦材瓦絶多，知有所營。"帝曰："已諭。"時造清思院，殿中用銅鑒三千，薄金十萬餅，故廷老等懇言之。尋加史館修撰。

薛廷老，字商叟，考中進士科，端正剛直有父親的遺風。寶曆年間，薛廷老任右拾遺。敬宗處理政事越來越偏執，他曾和舒元褒、李漢入朝論奏説："近來授任科官不由宰相官署擬定進用，臣下擔心綱紀慢慢變壞，奸邪逐漸肆意横行。"皇帝用嚴厲的言辭問："還要議論什麽事嗎？"舒元褒説："宫中的興建修造太多。"皇帝臉色一變説："在什麽地方興建修造了？"舒元褒回答不上來，薛廷老説："臣等身爲諫諍之官，聽到什麽就應當上奏議論。雖然衹是看到從外面運來了大量的磚瓦和木頭，由此推知將有營造。"皇帝説："已經知道了。"當時在修建清思院，一個大殿就耗費了三千銅鑒，十萬餅薄金，所以薛廷老等誠懇規諫這事。不久加授史館修撰。

鄭注用事，嶺南節度使鄭權附之，悉盜公庫寶貨輸注爲謝。廷老表按權罪，由是中人切齒。又論李逢吉黨張權輿、程昔範不宜居諫爭官，逢吉怒。會廷老告滿百日，出爲臨晉令。

鄭注掌權，嶺南節度使鄭權攀附鄭注，將官府倉庫中的金銀財寶全部盜走而呈獻給鄭注作爲酬謝。薛廷老上奏要求核實鄭權的罪狀，從此宦官們對他便有切齒之恨。他又上奏議論李逢吉的同黨張權輿、程昔範不適宜在諫官位上任職，李逢吉爲此也非常恨他。恰巧薛廷老休假已滿百天，因而被出任爲臨晉令。

文宗立，召爲殿中侍御史。李讓夷數薦之，拜翰林學士。日酣飲，不持檢操，帝不悦，并讓夷罷之。開成三年，遷給事中。在公卿間，侃侃不干虛譽，推爲正人。卒，贈刑部侍郎。

文宗即位，薛廷老被召入朝廷任殿中侍御史。李讓夷屢屢舉薦他，皇帝下令拜授他爲翰林學士。薛廷老整日酣飲，不受節制約束，皇帝因此而不高興，將他連同李讓夷一起罷免。開成三年，升任給事中。他身居高官，剛直公正不求虛譽，被人們推崇爲正直之人。薛廷老去世後，被追贈刑部侍郎。

子保遜，第進士，擢累給事中。

兒子薛保遜，考中進士科，經多次升遷任給事中。

保遜子昭緯，乾寧中，至禮部侍郎。性輕率，坐事貶磎州刺史。

薛保遜的兒子薛昭緯，乾寧年間，官做到禮部侍郎。薛昭緯性情輕率，因某事被貶爲磎州刺史。

李遜　李方玄

李遜，字友道，魏申公發之後，趙郡所謂申公房者，客居荆州。始署山南東道掌書記，累遷濠州刺史。初，濠州兵謀殺其將楊騰，騰走揚州，因滅騰家，曹亡剽劫。遜至，鐫諭利害，衆釋鎧自歸。觀察使旨限外浮斂，遜一不應。入爲虞部郎中。由衢州刺史以政最擢浙東觀察使。當貞元初，福建軍亂，前觀察使奏益兵三千屯于境，以折閩衝，遂爲長戍，幾三十年。遜署事，即停其兵。

李遜，字友道，是北魏申公李發的後裔，屬趙郡所謂申公家族的一支，寄居在荆州。最初他被署任爲山南東道掌書記，後經多次升遷任濠州刺史。當初，濠州士卒企圖殺掉他們的將帥楊騰，楊騰逃到了揚州，因而濠州士卒毁滅了楊騰的家室，然後又四處剽劫。李遜上任濠州刺史以後，向士卒們曉諭利害，衆士卒便放下鎧甲自己返回。觀察使主張在限額之外多徵收些賦税，李遜一概不答應。召入朝廷任虞部郎中。因考核優等由衢州刺史升遷爲浙東觀察使。當貞元初年之時，福建軍叛亂，前任觀察使上奏請求增加三千士卒來駐守邊境，用於擊退閩軍，增加的三千士卒於是成了長期戍守，前後已近三十年了。李遜就任後，當即撤除了那些戍守邊境的增兵。

入爲給事中。故事，天子以畸日聽政，對群臣。遜奏："陛下求治，而下有所陳，當不時上，豈宜限以日？如是，畢歲得望天子者幾何？"憲宗悦，從之。遷户部侍郎。

後來李遜被召入朝廷任給事中。舊例，天子在單數日期臨朝處理政務，對答群臣的議論。李遜上奏説："陛下希望求得治理，而在下之臣有所陳述，應當隨時奏上，怎能受日期的限制呢？如果是單數日期臨朝處理政務，那一年到頭臣下

能見天子幾次呢？”憲宗欣然同意，采納了他的這一建議。升任户部侍郎。

代嚴綬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時方討蔡，析山南東道爲兩節度，以唐、鄧、隋三州授高霞寓，得專攻討，而遜督襄、復、郢、均、房五州賦饋之。初，襄陽兵隸霞寓者多逃還，後霞寓戰賊不勝，言爲遜所橈。帝欲按狀，宰相請置不問，下遷太子賓客。中人誣之，更貶恩王傅。久乃歷京兆尹、國子祭酒。

李遜替代嚴綬出任山南東道節度使。當時官軍正在討伐蔡州，朝廷把山南東道分爲兩個節度使管轄，將唐、鄧、隋三州交給高霞寓，使他能够專門出擊討伐，而李遜督促襄、復、郢、均、房五州的賦税以供給軍糧。開始，隸屬於高霞寓的襄陽籍士卒有許多人逃了回去，後來高霞寓與賊軍交戰没有獲勝，便聲稱是受了李遜的干擾。皇帝打算查辦此事，宰相請求擱置不予追問，因而李遜被降任爲太子賓客。加上宦官也誣陷他，所以被再貶爲恩王傅。長時間後纔升任京兆尹、國子祭酒。

以檢校禮部尚書爲忠武節度使。時吴元濟始平，治條疏類，遜召會大衆，申嚴約束，明諭賞罰，上下皆感畏，衆遂安。遜於爲政，抑强植弱，貧富均一，所至有績可紀。

李遜以檢校禮部尚書出任忠武節度使。當時剛平定了吴元濟，治理的條令疏缺，李遜把大家召集在一起，申明各項約束和紀律，曉諭功賞罪罰的條款，上下都感到畏懼，衆人於是也安寧了。李遜任官時，抑制豪强扶植貧弱，對貧户富家一樣對待，因而所到之處有政績傳頌。

長慶初，幽、鎮繼亂，遜首建誅討計，不聽，詔以兵萬人會行營，即日上道，先諸軍至，由是進檢校吏部尚書。未幾，徙節鳳翔，過京師，以疾求解爲刑部尚書。卒，年六十三，贈尚書右僕射，謚曰貞。

長慶初年，幽、鎮相繼叛亂，李遜首先提出誅討的計謀，皇帝未能采納他的建議，下詔叫他率領一萬兵馬到行營會合，他接到詔書後即日上路，比諸軍提前到達行營，因此升任檢校吏部尚書。不久，改任鳳翔節度使，經過京城時，因患病請求解除鳳翔節度使職務而任刑部尚書。去世，享年六十三歲，追贈尚書右僕射，謚號貞。

子方玄，字景業，第進士。裴誼奏署江西府判官。有大獄，論死者十餘囚，方玄剌審其冤，悉平貸之。累爲池州刺史。鈎檢户籍，所以差量傜賦者，皆有科品程章，吏不得私。常曰：“沈約年八十，手寫簿書，蓋爲此云。”終處州刺史。

兒子李方玄，字景業，考中進士科。裴誼上奏署任他爲江西幕府判官。當時有個重大獄案，有十多個囚犯都因此案被處以死刑，李方玄詢問審察他們的冤屈，并都予以平反和寬免。經多次升遷任池州刺史。他檢查核實户籍，以此作爲徵收傜役賦税的依據，全部訂立品類等級和程限規章，屬吏不敢從中謀取私利。他經常説：“沈約八十高齡時，親手抄寫簿籍，大概就是爲此吧。”李方玄官位終於處州刺史。

李建

遜弟建，字杓直，與兄俱客荆州。鄉人争鬥，不詣府而詣建，平决無頗。母憐其孝，每字之曰：“猧子

李遜的弟弟李建，字杓直，和兄長都一同寄居在荆州。鄉里有人發生争執鬥毆，不到官府解决而是到李建處討個説法，結果都能得到公平解

勸吾食，吾輒飽；進藥，吾意其瘳。”貞元中，補校書郎。德宗思得文學者，或以建聞，帝問左右，宰相鄭珣瑜曰：“臣爲吏部時，當補校書者八人，它皆藉貴勢以請，建獨無有。”帝喜，擢左拾遺、翰林學士。

决而没有偏頗。母親憐惜他的孝心，每每叫着他的乳名説：“‘狗兒’勸我吃飯，我就能吃飽；‘狗兒’給我進獻藥物，我就感覺病全好了。”貞元年間，李建補任校書郎。德宗想得到懂得文學的人，有人以李建的名字上報，德宗詢問左右的人，宰相鄭珣瑜説：“臣下在吏部任職時，應當補授校書郎的有八個人，所有人都依靠權貴勢力前來請托，惟獨没有人來替李建説情。”德宗爲此而高興，升遷他爲左拾遺、翰林學士。

順宗立，李師古以兵侵曹州，建作詔諭還之，詞不假借。王叔文欲更之，建不可。左除太子詹事，改殿中侍御史。以兵部郎中知制誥。宰相有竄定稿詔者，亟請解職，除京兆少尹。會遜被讒，建申治之，出爲澧州刺史。召拜刑部侍郎。卒，贈工部尚書。

順宗即位，李師古率兵侵犯曹州，李建起草詔書曉諭他歸順朝廷，詔書中的詞語没有姑息寬容之意。王叔文想更改一下，李建就是不答應。後被降任爲太子詹事，改任殿中侍御史。又以兵部郎中參與起草詔令。宰相中有人竄改已定稿的詔書，他因而多次請求解除現任官職，被授任爲京兆少尹。當時李遜被讒言陷害，李建要求處治陷害李遜的人，出任澧州刺史。召入朝廷拜授刑部侍郎。去世，追贈工部尚書。

初，建爲學時，家苦貧。兄造知其賢，爲營丐，使成就之，故遜、建皆舉進士。後雖通顯，未嘗治垣屋，以清儉稱。

當初，李建治學的時候，家境特别貧寒。兄長李造知道他賢能，爲他謀求資助，目的使他有所成就，所以李遜、李建也都考中了進士科。後來他雖亨通顯貴，但也未曾修建房屋，以清廉儉約著稱。

李訥

建子訥，字敦止，及進士第。遷累中書舍人，爲浙東觀察使。性疏卞，遇士不以禮，爲下所逐，貶朗州刺史。召爲河南尹。時久雨，洛暴漲，訥行水魏王堤，懼漂汩，疾馳去，水遂大毁民廬。議者薄其材。初，訥居與宰相楊收接，收欲市訥冗舍以廣第，訥叱曰：“先人舊廬，爲權貴優笑地邪?”凡三爲華州刺史，歷兵部尚書，以太子太傅卒。遺命葬不請鹵簿，避贈謚，詔聽。

李建的兒子李訥，字敦止，考中進士科。多次遷任爲中書舍人，出任浙東觀察使。李訥性情狂放急躁，對待士人没禮貌，因而被手下的人驅逐，貶任朗州刺史。召回内地授任河南尹。當時長期陰雨，洛水暴漲，李訥在魏王堤治水，害怕自身被急流漂没，因而迅速離去，結果是大水嚴重地毁壞了民房。議論的人認爲他没有才能。當初，李訥的宅第和宰相楊收的宅第相鄰，楊收想買李訥多餘的房舍來擴充宅第，李訥呵斥道：“先人留下的舊房舍，哪能變爲權貴戲謔玩笑之地呢?”他先後三次出任華州刺史，歷任兵部尚書，以太子太傅去世。他還留下遺言説埋葬時不要請儀仗隊，不要贈官謚號，皇帝下詔讓照他的遺言辦事。



唐書卷一百六十三

列傳第八十八

孔穆崔柳楊馬列傳

孔巢父

孔巢父，字弱翁，孔子三十七世孫。少力學，隱徂來山。永王璘稱兵江淮，辟署幕府，不應，鏟迹民伍。璘敗，知名。廣德中，李季卿宣撫江淮，薦爲左衛兵曹參軍。三遷庫部員外郎。出爲涇原行軍司馬。累拜湖南觀察使，未行，會普王爲荆襄副元帥，署行軍司馬。俄而德宗狩奉天，行在擢給事中，爲河中、陝、華招討使，累上破賊方略，帝嘉納。

孔巢父，字弱翁，孔子的三十七代孫。孔巢父年輕時勤奮好學，隱居在徂來山。永王李璘在江淮舉兵，徵召他到幕府并署任官職，他没有答應，仍隱居在民間。李璘失敗，他因此有了名氣。廣德年間，李季卿任江淮宣撫使，舉薦他任左衛兵曹參軍。經三次升遷任庫部員外郎。出任涇原行軍司馬。經多次拜授任湖南觀察使，還未啓程赴任，恰巧普王任荆襄副元帥，他又被任用爲行軍司馬。不久德宗來到奉天，在外出停駐的地方下詔升遷他爲給事中，任河中、陝、華招討使，孔巢父多次上奏破賊的計謀策略，皇帝都欣然采納了。

未幾，兼御史大夫，爲魏博宣慰使。巢父辯而才，及見田悦，與言君臣大義，利害逆順，開曉其衆。是時，悦久不臣，下皆厭亂，雜然喜曰："不圖今日還爲王人！"酒中，悦起，自陳騎射工，曰："陛下見用，何敵不摧。"巢父曰："若爾，不蚤自歸，乃一劇賊耳。"悦曰："能爲劇賊，豈不能爲功臣乎?"巢父曰："國方多虞，待子而息。"悦謝焉。數日，田緒殺悦，與大將邢曹俊等聽命，巢父即以緒權知軍務，紓其難。

不久，孔巢父兼任御史大夫，出任魏博宣慰使。孔巢父善辯而有才，等見到田悦，給田悦陳述君臣的大義，順逆的利害，并開導和勸説田悦手下的衆人。這時，田悦長期没有歸順朝廷了，部下也都厭惡戰亂，因而聚集在一起高興地説："没想到今日能重新成爲朝廷的臣民!"一起飲酒中間，田悦站了起來，自己説自己擅長騎馬射箭，并説："若被陛下任用，没有什麽敵人不能摧垮。"孔巢父説："若是這樣的話，你不早些自己歸順朝廷，那將是一個大賊而已。"田悦説："能成爲大賊，難道就不能成爲功臣嗎?"孔巢父説："國家現在多處有難，還等待你去平息呢。"田悦對此表示感謝。數日之後，田緒殺死田悦，和大將邢曹俊等前來聽受命令，孔巢父即刻讓田緒暫時主持軍務，消除了一場禍患。

李懷光據河中，帝復令巢父宣慰，罷其兵，以太子太保授之。懷光素服待命，巢父不止，衆忿曰："太尉無官矣!"方宣詔，乃噪而合，害巢父，并殺中人啖守盈。初，巢父至，懷光以其使魏博而田悦死，疑其謀出巢父，故軍亂不肯救。帝聞震悼，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忠。詔具禮收葬，賜其家粟帛，存恤之。

李懷光占據河中，皇帝再次命令孔巢父前去宣詔安撫，并免掉了李懷光的兵權，授任爲太子太保。李懷光穿着平常的衣服等待詔命，孔巢父没加制止。李懷光手下的衆人憤怒地説："太尉竟然没有官職了!"當時正在宣讀詔書，衆人同時起來喧鬧，於是殺害了孔巢父，還殺死了宦官啖守盈。開始，孔巢父剛到河中時，李懷光因他曾到魏博宣詔安撫而田悦被部下殺死，懷疑其計謀出自孔巢父，所以士卒作亂時也不肯救助。皇帝得知此事後驚悸悲痛，追贈他爲尚書左僕射，謚號忠。并下詔叫有關部門依照禮儀收葬，賜給他家粟米布帛，還慰問撫恤他的家屬。

從子戣、戡、戢。

侄子孔戣、孔戡、孔戢。

孔戣

戣，字君嚴，擢進士第。鄭滑盧群辟爲判官，群卒，攝總留務。監軍楊志謙雅自肆，衆皆恐。戣邀志謙至府，與對榻卧起，示不疑，志謙嚴憚不敢動。入爲侍御史，累擢諫議大夫。條上四事：一、多冗官，二、吏不奉法，三、百姓田不盡墾，四、山澤榷酤爲州縣弊。憲宗異其言。中人劉希光受賕二十萬緡，抵死，吐突承璀坐厚善，逐爲淮南監軍。太子舍人李涉知帝意，投匭上言承璀有功不可棄。戣得副章，不肯受，面質讓之。涉更因左右以聞，戣劾奏涉結近倖，營罔上聽。有詔斥涉峽州司馬，宦寵側目，人爲危之，戣自以適所志，軒軒甚得。

孔戣，字君嚴，考中進士科。鄭滑盧群徵用他爲判官，盧群死後，朝廷下令讓他代理留後事務。監軍楊志謙放肆慣了，所以衆人都害怕他。孔戣邀請楊志謙到府中來，和楊志謙榻對着榻一同起卧休息，以此表示没有猜疑，楊志謙極其畏懼他而不敢亂動。召入朝廷任侍御史，多次升遷任諫議大夫。他分條上奏了四件事：一、冗官太多，二、官吏不奉公守法，三、百姓的田地未能全部開墾，四、山林川澤酒類專賣是州縣的弊病。憲宗很看重他的言論。宦官劉希光收受賄賂二十萬緡，依法當處以死刑，吐突承璀因和劉希光親善而獲罪，被貶爲淮南監軍。太子舍人李涉明白皇帝的心思，投書銅匭上奏説吐突承璀有功不能貶逐。孔戣得到了李涉奏章的副本，不但不肯受理，還當面質問李涉。李涉又請皇帝身邊的人上報，孔戣上奏彈劾説李涉交結權幸，迷惑皇上的視聽。皇帝下詔斥逐李涉爲峽州司馬，宦官因此而憎恨他，人們也爲他擔心，孔戣自以爲這符合心意，所以儀態軒昂很是自得。

俄兼太子侍讀，改給事中。江西觀察使李少和坐贓，獄寢不下；博陵崔易簡殺從父兄，鞫狀具。京兆尹左右之，翻其情。戣慷慨論正，貶少和，殺易簡，奪尹三月俸。再遷尚書左丞。信州刺史李位好黄、老道，數

不久孔戣兼任太子侍讀，改任給事中。江西觀察使李少和因貪贓而獲罪，獄訟一時平息不下；博陵崔易簡殺死了叔父兄長，審訊後罪狀屬實但没有論處。京兆尹居中進行操縱，并且隱瞞實情。孔戣慷慨議論一一予以駁正，結果李少和被降職，崔易簡被處死，就連京兆尹也被削掉

祠禱，部將韋岳告位集方士圖不軌，監軍高重謙上急變，捕位劾禁中。戣奏：“刺史有罪，不容繫仗内，請付有司。”詔還御史臺。戣與三司雜治，無反狀。岳坐誣罔誅，貶位建州司馬。中人愈怒，故出爲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淡菜蚶蛤之屬，戣以爲自海抵京師，道路役凡四十三萬人，奏罷之。歷大理卿、國子祭酒。

三個月的俸料錢。經二次升遷孔戣任尚書左丞。信州刺史李位愛好黃、老之術，并屢次祈禱，部將韋岳控告李位集結方士圖謀不軌，監軍高重謙上奏有急變，將李位抓到宮禁中審訊。孔戣上奏説：“刺史犯罪，不能拘押在宮禁中，請交給有關部門處治。”皇帝下詔把李位歸還御史臺。孔戣和三司一同審理，没發現李位有謀反罪狀。結果韋岳因誣陷罪被誅殺，而李位被貶爲建州司馬。宦官因此而更加憎恨他，因而出任華州刺史。明州每年上貢蚶蛤淡菜一類東西，孔戣認爲自海上到京城，路上需用勞役共四十三萬人，上奏請求罷掉。後歷任大理卿、國子祭酒。

會嶺南節度使崔詠死，帝謂裴度曰：“嘗論罷蚶菜者誰歟？今安在？是可往，爲朕求之。”度以戣對，即拜嶺南節度使。既至，免屬州逋負十八萬緡、米八萬斛、黃金税歲八百兩。先是，屬刺史俸率三萬，又不時給，皆取部中自衣食。戣乃倍其俸，約不得爲貪暴，稍以法繩之。南方鬻口爲貨，掠人爲奴婢，戣峻爲之禁。親吏得嬰兒於道，收育之，戣論以死。由是閭里相約不敢犯。士之斥南不能北歸與有罪之後百餘族，才可用用之，稟無告者，女子爲嫁遣之。蕃舶泊步有下碇税，始至有閲貨宴，所餉犀琲，下及僕隸，戣禁絶，無所求索。舊制，海商死者，官籍其貲，滿三月無妻子詣府，則没入。戣以海道歲一往復，苟有驗者不爲限，悉推與。自貞元中，黃洞諸蠻叛，久不平。容、桂二管利虜掠，幸有功，乃請合兵討之。戣固言不可，帝不聽，大發江、湖兵，會二管入討。士被瘴毒死者不勝計，安南乘之，殺都護李象古，而桂管裴行立、容管陽旻皆無功，憂死；獨戣不邀一旦功，交、廣晏然大治。

當時嶺南節度使崔詠去世，皇帝對裴度説：“曾經議論罷掉進貢蚶蛤淡菜的人是誰？如今在什麽地方？此人可以前往嶺南任職，你爲朕找一找他。”裴度回答説是孔戣，皇帝即刻下詔任命他爲嶺南節度使。孔戣到任後，免去所屬州郡拖欠的錢十八萬緡、米八萬斛、黃金税每年八百兩。先前，嶺南境内各州刺史的俸料錢大概有三萬，由於不能按時發給，所以刺史都從自己所管轄的地方索取衣食費用。孔戣便加倍發給他們俸料錢，又約束他們不能做貪取暴斂之事，稍有違犯者繩之以法。南方有把人口當貨物出賣的風俗，還搶掠人口作爲奴婢，孔戣訂立嚴峻之法加以禁止。他手下一個屬吏在路上拾得一個嬰兒，隨後便收養撫育，孔戣對他以死罪論處，從此閭里相約不敢違犯法令。士人被逐斥到南方而不能北歸的和有罪之人的後代共有一百餘族，有才能者委以官職，生活無着者，幫助嫁出其女并使其回籍。海外入境的船舶停靠碼頭時有下碇税，初到時有閲貨宴，對他人所饋贈的上起犀角珠寶，下至僕從奴隸，孔戣都一概拒絶，没有任何索求。舊時規定，海商死了，官府登記其財貨，滿三個月老婆孩子不到官府認領，則被没收充公。孔戣認爲海路一年纔能往返一次，若有憑證的不受時間限制，并全部予以發還。自貞元年間開始，黃洞諸蠻叛亂，長期未能平息。容、桂二管想在掠奪中獲利，對立功又心存僥幸，於是就請求集中兵力進行討伐。孔戣堅持説不可以，皇帝

不聽，大肆發動江、湖兵馬，與容、桂二管會合進入蠻地征討。士卒被瘴氣毒死的不可勝數，安南也乘機作亂，殺死都護李象古，而桂管裴行立、容管陽旻都没有建立戰功，憂慮身亡；惟獨孔戣不求一時立功，交、廣一帶安寧無事得到治理。

穆宗立，以吏部侍郎召，改右散騎常侍，還爲左丞，以老自乞。雅善韓愈，謂曰："公尚壯，上三留，何去之果？"戣曰："吾豈要君者？吾年，一宜去；吾爲左丞，不能進退郎官，二宜去。"愈曰："公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愈嗟嘆，即上疏言："臣與戣同在南省，數與戣相見，其爲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年七十，筋力耳目未衰，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禮》，大夫七十致事，若不得謝，則賜之几杖安車，不必七十盡許致事。今戣據禮求退，陛下若不聽許，亦無傷義，而有貪賢之美。"不報。以禮部尚書致仕，歲致羊酒，如漢徵士禮。卒，年七十三。贈兵部尚書，謚曰貞。

穆宗即位，孔戣被召入朝任吏部侍郎，改任右散騎常侍，再次授任尚書左丞，他因年老自己請求退休。孔戣向來和韓愈友善，韓愈對他說："您的身體還很健壯，三次提出退休結果都被留任，竟然爲何還要請求離去呢？"孔戣說："我怎敢向君主提出要求呢？我的年齡，是第一個應該離去的原因；我任尚書左丞，又不能進用或辭退郎官，是第二個應該離去的原因。"韓愈說："您没有留下資産，回家後依靠什麼生活呢？"他回答說："我自身有這兩個應該離去的原因，爲什麼還要顧慮你說的話呢？"韓愈嘆息不已，即刻上疏說："臣下和孔戣同在南省任官，屢屢與孔戣相見，他的爲人，守節清廉，議論公允。已經是七十歲的人了，但體力耳目没有衰退，還在忘我地爲國操心，用意極爲周到。像孔戣這樣的人，在當今的朝廷不過三四人而已，陛下不應苟且順從他的請求，而應留下作爲輔佐。《禮》上說，大夫七十歲退休，若不准許辭職，則賜給其人坐几、手杖和可以乘坐的小車，不一定七十歲都准許退休。如今孔戣按照禮制規定請求退休，陛下若不准許，既没有損壞禮義制度，又有愛惜賢能的美名。"疏奏遞上没有答覆。孔戣以禮部尚書退休，朝廷每年供給他羊和酒，享受着像漢代對待徵士一樣的禮遇。去世，享年七十三歲。追贈兵部尚書，謚號貞。

子遵孺；温裕，仕爲天平節度使。遵孺子緯。

兒子孔遵孺；孔温裕，官做到天平節度使。孔遵孺的兒子孔緯。

孔緯

緯，字化文，少孤，依諸父。多與有名者游，才譽蚤成。擢進士第，東川崔慎由表置幕府。從崔鉉淮南，復從慎由守河中，再遷觀察判官。宰相楊收薦以長安尉直弘文館。遷監察

孔緯，字化文，幼時喪父，依靠諸位叔父撫養長大。他經常和有名望的人交游，所以早年就有了才能和聲望。考中進士科，東川崔慎由上表徵用他到幕府任職。隨從崔鉉到淮南，又跟隨崔慎由鎮守河中，二次遷任爲觀察判官。宰相楊

御史，進禮部員外郎、兼集賢直學士。母喪解，還爲右司員外郎。趙隱言其才，拜翰林學士，俄知制誥。頻遷户部侍郎，擢御史中丞。緯方雅，疾惡若仇，中外聞風，未繩輒肅。三遷吏部侍郎。權要私謁至盈几，一不省，當路不悦，改太常卿。

從僖宗西到蜀，以刑部尚書判户部。蕭遘雅不喜，坐調度不給，改太子少保。及帝避朱玫，次陳倉，惟黄門衛士數百扈乘輿。詔拜緯御史大夫，令趣百官至行在。時群臣露次盩厔，爲盗剽脅，衣囊略盡。緯謁宰相，欲有所論，遘與裴澈怨田令孜，不欲行，辭不見。緯召御史曰："吾等身被恩，誼不辭難，今詔群臣皆不至，夫與人布衣游，猶緩急相恤，況於君乎?"且泣下。御史亦辭方寇奪，丐衣食，請辦一日費而行。緯曰："吾妻疾，旦暮盡，丈夫豈以家事後國事乎? 公善自謀，吾行决矣。"往見李昌符曰："詔書再至，而群臣顧未行。僕，大夫也，不敢後。願假兵護送天子所。"昌符具資裝送之。既及行在，緯策玫必反，建言關邑厄狹，不足駐六師，請幸梁州。即日去陳倉而玫兵至，微緯言幾不脱。進拜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玫平，從帝還，領諸道鹽鐵轉運使，累遷尚書左僕射，賜號"持危啓運保乂功臣"，鐵券恕十死，又賜天興良田、善和里第各一區，兼京畿營田使。

收推薦他以長安尉在弘文館任職。改任監察御史，升任禮部員外郎、兼集賢直學士。爲母親守喪期滿後，又任右司員外郎。趙隱説他有才能，皇帝下令拜授他爲翰林學士，不久參與起草詔令。頻繁遷任爲户部侍郎，升任御史中丞。孔緯正直文雅，疾惡如仇，朝野聞名，使人聞其名即能有所收斂。三次遷任爲吏部侍郎。權勢要官以私事晋見的帖子堆滿几案，他一概不看，掌權的人不高興，因而改任太常卿。

孔緯隨從僖宗向西到達蜀地，以刑部尚書掌管户部事務。蕭遘向來不喜歡他，因徵調賦税不足供應而獲罪，改任太子少保。等到皇帝躲避朱玫，停駐在陳倉，衹有黄門衛士數百人侍奉和跟隨皇帝。皇帝下詔拜授孔緯御史大夫，讓他督促百官趕往外出停駐的地方。當時群臣露宿在盩厔，遭受盗賊搶劫脅迫，衣囊殆盡。孔緯晋見宰相，想陳説奔赴皇帝外出停駐地一事，由於蕭遘和裴澈怨恨田令孜，不想前往，便推辭不見他。孔緯召集御史説："我們自身深受皇帝的恩惠，按道理不應見難就退，如今皇帝下詔叫群臣趕赴外出停駐地都不前往，大凡和百姓交游相處，有了急事還相互周濟，更何况是與君主呢?"説這番話時他還流下了眼淚。御史也推辭説剛遭受盗賊掠奪，要乞討些衣服食品，請備辦上一天的費用再上路。孔緯説："我妻子有病，死亡也是旦夕的事情，大丈夫怎能先家事而後國事呢? 你們好自爲之，我趕赴皇帝外出停駐地的决心已經定了。"前去見李昌符説："皇帝的詔書又來了，而群臣反而不願前往。我，是個大夫，不敢居後。希望你借給我一些士卒護送我去天子所在的地方。"李昌符準備好資儲行裝送他上路。到達皇帝停駐的地方以後，孔緯又估計到朱玫一定會反叛，上奏建議説這裏關邑狹窄，不够駐扎六師，請皇帝去梁州。皇帝當天離開陳倉而朱玫的兵馬就趕到，不是孔緯説得早便差點不能脱身。升任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朱玫被平定後，他隨皇帝返回京城，兼任諸道鹽鐵轉運使，多次遷任爲尚書左僕射，賜號"持危啓運保乂功臣"，并賜給鐵券寬恕他十次死罪，又賜給天興良田、

善和里宅第各一區，兼任京畿營田使。

昭宗即位，進司空。以太學焚殘，乃兼國子祭酒，完治之。加司徒，封魯國公。帝將郊見，中尉、樞密使索宰相朝服，有司白中人無衣冠助祭事，中尉怒，責禮官必得。緯言："中人不朝服，國典也。陛下欲假借之，則請以所兼官爲之服。"諫官固執，帝召謂曰："方舉大禮，爲我容之。"進兼太保。時天武都頭李順節，疏暴人也，以浙西節度使兼平章事。臺史曰："已謝，當班見百官。"緯判止之。明日，順節盛服至，則無班，怏怏去。他日見緯，以爲言，緯曰："固疑公見望也。且百辟卿士，天子廷臣，班見宰相，以宰相爲之長。公提天武健兒，據堂受禮，安乎？必欲用之，去都頭乃可。"順節慚縮不敢言。

昭宗即位，孔緯升任司空。因太學遭受大火而殘破，於是兼任國子祭酒，修治和完善太學。加授司徒，封爲魯國公。皇帝打算祭祀宗廟，中尉、樞密使索要宰相的禮服，有關部門對宦官說没有衣帽以助祭祀之事，中尉很生氣，責令禮官一定要弄到。孔緯說："宦官不穿朝廷的禮服，這是國家的制度。陛下要借朝廷的禮服給他們，那就請他們穿上他們所兼任官職的禮服吧。"諫官們也堅持争執，皇帝召見說："即將舉行大禮，爲我容忍一下這事吧。"進升兼任太保。當時李順節任天武都頭，他是个粗暴之人，以浙西節度使兼平章事。臺史建議說："既然已經入朝謝恩了，就應當按照位次拜見百官。"孔緯裁决停止此事。第二天，李順節衣帽整齊地來了，却没有他的位次，衹好怏怏離去。後來有一天李順節見到孔緯，又說到上次的事情，孔緯說："本來就懷疑您有怨恨。况且百官卿士，是天子的朝官，按照位次謁見宰相，因爲宰相是百官之長。您掌管天武健兒，在朝堂之中接受敬禮，安寧嗎？一定要這樣做的話，免去都頭纔可以。"李順節慚愧退下不敢言語。

張濬將伐太原，帝不决，以問緯，緯助濬請。既濬敗，坐傅會，出爲荆南節度使，俄貶均州刺史。二人皆密結朱全忠，全忠爲請，詔聽所便，乃屏居華陰。李茂貞入殺韋昭度，帝惡大臣朋比，與藩臣交，更召緯入朝，再擢吏部尚書，以司空、門下侍郎復輔政。使者敦勸，力疾到京師，見帝嗚咽流涕，自陳衰疾不任事，乞歸田里。帝動容，詔使者送緯至堂視事。會天子出次石門，從至莎城，以病還都。家人召醫視，緯曰："天下方亂，何久求生？"不肯服藥，卒，贈太尉。

張濬準備討伐太原，皇帝還未作出决定，因而詢問孔緯，孔緯幫助張濬請求。隨後張濬失敗，他也因傅會獲罪，出任荆南節度使，不久貶爲均州刺史。他和張濬都暗中結交朱全忠，朱全忠替他們求情，皇帝下詔聽其所便，於是隱居華陰。李茂貞攻入京城殺死韋昭度，皇帝厭惡大臣相互依附勾結，同藩臣交往勾結，又下令召孔緯入朝，再次升遷爲吏部尚書，以司空、門下侍郎再次輔政。皇帝的使者敦促勸導，他纔勉强支撑病體來到京城，見到皇帝後嗚咽流涕，親自陳述衰老多病不能任事，乞求返回故鄉。皇帝動情了，下詔叫使者送孔緯到朝堂處理政事。當時天子外出停駐在石門，他也跟隨天子來到莎城，因患病返回都城。家人請來醫生給他看病，孔緯說："天下正混亂，爲何還要求得長生呢？"硬是不肯服藥，去世，追贈太尉。

孔戡

戡，字勝始，進士及第，補修武尉，以大理評事佐昭義李長榮節度府。長榮死，盧從史自别將代之，留署掌書記。從史稍得志，益驕，與王承宗、田緒陰相結，欲久連兵以固其位。戡始陰争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始若受其言，後偃蹇不軌，戡遂以疾歸洛陽。未幾，李吉甫鎮揚州，表置幕府，戡未應。從史曰："是故舍我而從人邪？"即誣以事，奏三上，詔以衛尉丞分司東都。自貞元後，帥鎮劾奏僚佐，不驗輒斥。至是，給事中吕元膺執不可。憲宗遣使諭曰："朕非不知戡，行用之矣。"未幾，卒，年五十七。從史敗，追贈司勛員外郎。

孔戡，字勝始，考中進士科，補授修武尉，以大理評事在昭義李長榮節度使幕府任職。李長榮死後，盧從史以别將身份代任節度使，留下并任用他爲掌書記。盧從史逐漸得志，所以更加驕横，和王承宗、田緒暗中相互勾結，打算長期連兵來穩固其地位。孔戡開始時在暗地争論但未被采納，後來就在集會時肆言來挫敗他們的陰謀，盧從史開始好像接受了他的話，後來又傲慢不恭圖謀不軌，孔戡於是藉口有病回歸洛陽。時間不長，李吉甫鎮守揚州，上表徵用他到幕府任職，孔戡没有答應。盧從史説："還想着捨棄我而跟隨他人嗎？"當即藉故對他進行誣陷，經過三次上奏，皇帝下詔讓孔戡以衛尉丞在東都任職。自貞元以後，節度使檢舉或彈劾僚屬，朝廷不加驗證就下令斥逐。到這時，給事中吕元膺堅持説不可以。憲宗派遣使者勸諭説："朕不是不知道孔戡，是準備重用他啊。"時間不長，去世，享年五十七歲。盧從史失敗後，朝廷下令追贈孔戡爲司勛員外郎。

孔戢　孔温業

戢，字方舉。初，父死難，詔與一子官，補修武尉，不受，以讓其兄戡。擢明經，書判高等，爲校書郎、陽翟尉，累遷殿中侍御史，分司東都。昭義判官徐玫，故嘗助盧從史爲跋扈者，從史敗，孟元陽代，欲復用之。戢移書昭義前縶玫，乃上列其狀。帝怒，流玫播州。轉侍御史、庫部員外郎。始，朱泚以彭偃爲中書舍人，偃子充符得不死，辟鄜坊府。或薦其能，召還京師。戢謂京兆尹裴武曰："泚所下詔令皆偃爲之，悖逆子不鳥竄獸伏，乃干譽求進乎。子盍效季孫行父逐莒僕以勉事君者？"武即逐出充符。拜京兆少尹，再遷爲湖南觀察使，召授右散騎常侍、京兆尹。歲旱，文宗憂甚，戢躬祠曲江池，一夕大澍，帝悦，詔兼御史大

孔戢，字方舉。當初父親遇難身亡，皇帝下詔賜給一個兒子官位，因而補授爲修武尉，他没有接受任命，硬是把官職讓給了兄長孔戡。孔戢考中明經科，應試書判而被録入優等，任校書郎、陽翟尉，多次升遷任殿中侍御史，在東都分司任職。昭義判官徐玫，以前曾幫助盧從史幹過驕横之事，盧從史失敗，孟元陽替代盧從史而任昭義節度使，想再次任用徐玫。孔戢寫信給昭義要求先逮捕徐玫，然後上書陳述他的罪狀。皇帝憤怒，將徐玫流放播州。孔戢轉任侍御史、庫部員外郎。當初，朱泚任命彭偃爲中書舍人，彭偃的兒子彭充符獲免没死，被徵用到鄜坊幕府任職。有人舉薦彭充符有才能，皇帝下令將他召還京城。孔戢對京兆尹裴武説："朱泚所頒布的僞詔令都出自彭偃之手，悖逆之人的兒子不能像鳥一樣飛竄像獸一樣俯伏，反而還追求名譽以求進取。你爲何不效法季孫行父斥逐莒僕的先例來勉勵事奉君主的人們呢？"裴武即刻把彭充符驅逐

夫。卒，贈工部尚書。

出京兆。拜授京兆少尹，多次遷任爲湖南觀察使，召入朝廷授任右散騎常侍、京兆尹。當時乾旱無雨，文宗特別憂慮，孔戢親自到曲江池祈禱，當天夜裏就下起了大雨，皇帝大喜，下詔讓他兼任御史大夫。去世，追贈工部尚書。

子溫業，字遜志，擢進士第。大中時，爲吏部侍郎。求外遷，宰相白敏中顧同列曰："吾等可少警，孔吏部不樂居朝矣。"後爲太子賓客。

兒子孔溫業，字遜志，考中進士科。大中年間，任吏部侍郎。他上表請求出京外任地方官，宰相白敏中看着同僚說："我們可要稍稍警戒些，孔吏部不高興在朝廷任官了。"後來任太子賓客。

穆寧

穆寧，懷州河內人。父元休，有名開元間，獻書天子，擢偃師丞，世以儒聞。

穆寧，懷州河內人。父親穆元休，在開元年間有名聲，曾獻書給天子，被提升爲偃師丞，穆氏世代以儒學聞名。

寧剛正，氣節自任。以明經調鹽山尉。安祿山反，署劉道玄爲景城守，寧募兵斬之，檄州縣并力捍賊。史思明略境，郡守召寧攝東光令禦之。賊遣使誘寧，寧斬以徇。郡守恐怒賊，令致死，即奪其兵，罷所攝。始，寧過平原，見顏真卿，嘗商賊必反。及是，聞真卿拒祿山，即遺真卿書曰："夫子爲衛君乎？"真卿喜，署寧河北采訪支使。寧以息屬其母弟曰："苟不乏嗣，足矣！"即馳謁真卿曰："先人有嗣矣，我可從公死。"既而賊攻平原，寧勸固守，真卿不從，夜亡過河，見肅宗行在。帝問狀，真卿對："不用穆寧言，故至此。"帝異之，馳驛召寧，將以諫議大夫任之。會真卿以直忤旨，寧亦罷。

穆寧剛強正直，以氣節自任。因考中明經科而調任鹽山尉。安祿山叛亂，署任劉道玄爲景城守，穆寧招募士卒殺死劉道玄，并散發檄文給州縣以聯合力量來抗擊賊軍。史思明侵犯鹽山邊境，郡守召穆寧暫時代理東光令抵禦史思明。叛賊派遣使者前來誘降穆寧，穆寧殺掉使者并以其首示衆。郡守害怕激怒叛賊，導致自己丢了性命，所以當即下令解除他的兵權，并罷掉他所暫時代理的官職。當初，穆寧路過平原時，見到顏真卿，曾在一起估計到叛賊肯定造反。到這時，他聽説顏真卿在抵抗安祿山，當即派人送信給顏真卿説："夫子爲衛君嗎？"顏真卿接到信後大喜，署任穆寧爲河北采訪支使。穆寧將兒子托付給同胞弟弟説："衹要祖先不斷繼嗣，我也就心滿意足了！"隨後便日夜兼程前去謁見顏真卿説："先人已有子孫繼嗣了，我可以隨您去死。"既而叛賊攻打平原，穆寧勸顏真卿頑強抵抗，顏真卿不聽，在夜裏逃過河去，到皇帝外出停駐的地方拜見肅宗。肅宗詢問情况，顏真卿回答説："因爲没聽穆寧的話，所以纔造成這樣的結局。"肅宗深感驚異，下令讓穆寧乘驛馬入朝，準備授任他爲諫議大夫。適逢顏真卿因剛直違背了皇帝的旨意，所以穆寧也被免官。

上元初，爲殿中侍御史，佐鹽鐵轉運，住埇橋。李光弼屯徐州，餉不至，檄取資糧，寧不與。光弼怒，召

上元初年，穆寧任殿中侍御史，輔佐鹽鐵轉運事務，駐守在埇橋。當時李光弼駐守徐州，軍需跟不上，發公文索取財物和糧食，穆寧不給。

寧欲殺之。或勸寧去，寧曰："避之失守，亂自我始，何所逃罪乎？"即往見光弼。光弼曰："吾帥衆數萬，爲天子討賊，食乏則人散，君閉廪不救，欲潰吾兵耶？"答曰："命寧主糧者，敕也，公可以檄取乎？今公求糧，而寧專饋；寧有求兵，而公亦專與乎？"光弼執其手謝曰："吾固知不可，聊與君議耳。"時重其能守官。累遷鄂岳沔都團練及租庸鹽鐵轉運使。當是時，河漕不通，自漢、沔徑商山以入京師。淮西節度使李忠臣不奉法，設戍邏以征商賈，又縱兵剽行人，道路幾絶。與寧夾淮爲治，憚寧威，掠劫爲衰，漕賈得通。坐杖死沔州别駕，貶平集尉。

李光弼生氣，召穆寧前來想殺掉他。有人勸穆寧躲避一下，穆寧説："我避而不見就是失職，禍亂就會從我開始，到時怎能逃脱所犯罪的懲罰呢？"即刻前往去見李光弼。李光弼説："我統率數萬兵馬，爲天子討伐叛賊，糧食缺乏士卒就會逃跑，你關閉糧倉不予救濟，想使我的軍隊潰散嗎？"他回答説："朝廷讓我穆寧主管糧倉，這也是皇帝的命令，您能用公文來索取嗎？如今您需要糧食，而穆寧我擅自饋贈；穆寧我向您要兵，而您也擅自給我嗎？"李光弼抓着他的手道歉説："我本來知道這樣做不可以，是想藉此和您商量商量解决的辦法。"當時人推重他能恪守官職。多次遷任爲鄂岳沔都團練及租庸鹽鐵轉運使。正當此時，河路運輸不暢通，要從漢、沔經過商山進入京城。淮西節度使李忠臣不奉公守法，設關讓人戍守巡邏來向商賈徵税，又縱兵搶劫行人，路上的行人幾乎斷絶。李忠臣和穆寧在淮河兩岸分别主政，他畏懼穆寧的威嚴，因而掠奪搶劫有所收斂，靠水路運輸的商賈得以通行。因用杖打死沔州别駕而獲罪，被貶爲平集尉。

大曆初，起爲監察御史，三遷檢校秘書少監、兼和州刺史，治有狀。後刺史疾之，以天寶舊版校見户，妄劾寧多逋亡，貶泉州司户參軍事。子贊訴其枉，三年始得通。詔御史覆視，實增户數倍。召入拜太子右諭德。寧性不能事權右，毅然寡合，執政者惡之，雖直其誣，猶置散位。寧默不樂，喟曰："時不我容，我不時徇，又可以進乎！"遂移疾，滿百日屢矣，親友强之，輒復一朝。德宗在奉天，奔詣行在，擢秘書少監，改太子右庶子。帝還京師，乃曰："可以行吾志矣！"即罷歸東都。以秘書監致仕，卒。

大曆初年，穆寧被起用任監察御史，三次升遷任秘書少監、兼和州刺史，他治理有政績。繼他而任和州刺史的人憎恨他，用天寶時的舊户籍校對現存的户口，以此來誣陷并彈劾穆寧在任時有大量逃户，因而被貶任爲泉州司户參軍事。兒子穆贊上訴説父親冤枉，經過三年此案纔得以受理。皇帝下詔叫御史復查核實，結果是實際户口增加了數倍。召入朝廷拜授太子右諭德。穆寧本性不會事奉權貴，而且剛毅寡合，宰相厭惡他，誣陷雖然得到申雪，但還是將他安置在閑散官位上。穆寧悶悶不樂，自己感嘆説："時勢不容我，我也不會捨身屈從時勢，還有什麽可以進取的呢！"於是以有病爲藉口，連續休假一百天，親友們一再勸説，他這纔參加了一次朝會。德宗在奉天，他前往德宗外出停駐的地方，升任秘書少監，改任太子右庶子。德宗回到京城，於是他説："可以實行我的志向了！"隨即辭官返回東都。以秘書監退休，去世。

寧居家嚴，事寡姊恭甚。嘗撰家

穆寧居家嚴整，侍奉寡姊特别恭敬。曾撰寫

令訓諸子，人一通。又戒曰："君子之事親，養志爲大，吾志直道而已。苟枉而道，三牲五鼎非吾養也。"疾病不嘗藥，時稱知命。

家令訓導諸子，每人一份。又告誡他們說："君子侍奉父母，修養志趣爲大，我的志趣是通達事理而已。如果違背事理，就是享有三牲五鼎一類的待遇也不是我所希望的。"他患病後不服藥，當時人稱贊他能知天命。

四子：贊、質、員、賞。寧之老，贊爲御史中丞，質右補闕，員侍御史，賞監察御史，皆以守道行誼顯。先是，韓休家訓子姓至嚴，貞元間，言家法者，尚韓、穆二門云。

穆寧有四個兒子：穆贊、穆質、穆員、穆賞。穆寧到老年時，穆贊任御史中丞，穆質任右補闕，穆員任侍御史，穆賞任監察御史，都以恪守事理行爲正直而名聲顯揚。先前，韓休家訓誡子孫極嚴，貞元年間，談論家法的人，都推崇韓、穆兩家。

穆贊

贊，字相明，擢累侍御史，分司東都。陝虢觀察使盧岳妻分貲不及妾子，妾訴之。中丞盧佋欲重妾罪，贊不聽。佋與宰相竇參共誣贊受金，捕送獄。弟賞上冤狀，詔三司覆治，無之，猶出爲郴州刺史。參敗，召爲刑部郎中，對延英，擢御史中丞。裴延齡判度支，屬吏受賕，具獄，欲曲貸吏，贊執不可。延齡白贊深文，貶饒州別駕。久之，拜州刺史。憲宗立，進宣歙觀察使，卒于官。贈工部尚書。

穆贊，字相明，多次升遷任侍御史，在東都分司任職。陝虢觀察使盧岳的妻子分財産時沒有分給盧岳之妾所生的兒子，盧岳之妾向官府控告此事。御史中丞盧佋想治妾重罪，穆贊不答應。盧佋和宰相竇參一同誣陷説穆贊收受了金錢，遂被逮捕投入獄中。弟弟穆賞上奏訴説冤枉情狀，皇帝下詔讓三司復查，結果不是事實，但還是被外任爲郴州刺史。竇參失敗，穆贊被召入朝廷任刑部郎中，在延英殿答對後，升任御史中丞。裴延齡掌管度支事務，他的屬吏收受賄賂，罪狀屬實，但裴延齡想徇情枉法寬免屬吏，穆贊就是不答應。裴延齡説穆贊運用法條苛細而治人重罪，因而被貶任爲饒州別駕。好長時間後，任命爲州刺史。憲宗即位，穆贊升任宣歙觀察使，死在官任上。追贈工部尚書。

穆質

質性强直，舉賢良方正，條對詳切，頻擢至給事中，政事得失，未嘗不盡言。元和時，鹽鐵、轉運諸院擅繫囚，笞掠嚴楚，人多死。質奏請與州縣吏參決，自是不冤。後論吐突承璀不宜爲將，憲宗不悦，改太子左庶子。坐與楊憑善，出爲開州刺史，卒。

穆質性情剛直，應試賢良方正科時，陳述對答詳實確切，頻繁升遷做到給事中，凡政事有得失，他没有不上書議論的。元和年間，鹽鐵、轉運諸院擅自抓人囚禁人，拷打嚴酷而用刑特重，犯人多被打死。穆質上奏請求讓州縣官吏一同參預審理，從此没有冤枉致死的人了。後來他又論説吐突承璀不適宜爲將，憲宗不高興，改任他爲太子左庶子。因與楊憑友善而獲罪，出任開州刺史，去世。

穆員

員，字與直，工爲文章。杜亞留

穆員，字與直，擅長寫文章。杜亞任東都留

守東都，署佐其府，蚤卒。

守時，徵用他到幕府任職，早早去世。

兄弟皆和粹，世以珍味目之：贊少俗，然有格，爲"酪"；質美而多入，爲"酥"；員爲"醍醐"；賞爲"乳腐"云。

穆氏兄弟皆平和純樸，世人用珍美的滋味比喻他們：穆贊稍有俗氣，但有度量，爲"酪"；穆質既美又合於時俗，爲"酥"；穆員爲"醍醐"；穆賞爲"乳腐"。

崔邠

崔邠，字處仁，貝州武城人。父倕，三世一爨，當時言治家者推其法。至德初，獻賦行在，肅宗異其文，位吏部侍郎。

崔邠，字處仁，貝州武城人。父親崔倕，三代同居同食，當時談論治家法的人都推崇他的家法。至德初年，到肅宗外出停駐的地方進獻辭賦，肅宗賞識他的文章，後來他官至吏部侍郎。

邠第進士，復擢賢良方正，授渭南尉，遷補闕。上疏論裴延齡奸，以鯁亮知名。由中書舍人再遷吏部侍郎。性溫裕沈密，行己又簡儉，憲宗器之，裴垍亦薦邠材可宰相。會病，遂不拜。久乃爲太常卿，知吏部尚書銓。故事，太常始視事，大閱四部樂，都人縱觀。邠自第去帽，親導母輿，公卿見者皆避道，都人榮之。以母憂解，卒于喪，年六十。贈吏部尚書，謚曰文簡。

崔邠考中進士科，又考中賢良方正科，授任渭南尉，升任補闕。他上疏論述裴延齡邪惡，以鯁直亮節知名。由中書舍人二次遷任爲吏部侍郎。崔邠性情溫和沉穩，行己樸素節約，憲宗器重他，裴垍也舉薦崔邠有宰相才能。恰逢有病，於是未被拜授。過了好久任太常卿，主持吏部尚書考核事務。先例，太常卿初次上任，要檢閱四部樂，都城中的人可隨意觀看。崔邠自宅第脱掉帽子，親自引導母親的車子，高官們見後都避開道路，都城的人以此爲榮耀。爲母親守喪而辭去官職，死在喪期内，終年六十歲。追贈吏部尚書，謚號文簡。

弟酆、郾、郇、鄯、鄲。

弟弟崔酆、崔郾、崔郇、崔鄯、崔鄲。

崔郾

郾，字廣略，姿儀偉秀，人望而慕之，然不可狎也。中進士第，補集賢校書郎。累遷吏部員外郎，下不敢欺，每擬吏，親挾格，褒黜必當，寒遠無留才。三遷諫議大夫。穆宗立，荒于游畋，内酣蕩，昕曙不能朝。郾進曰："十一聖之功德，四海之大，萬國之衆，其治其亂，繫於陛下。自山以東百城，地千里，昨日得之，今日失之。西望戎壘，距宗廟十舍，百姓憔悴，畜積無有。願陛下親政事以幸天下。"帝動容慰謝，遷給事中。

崔郾，字廣略，姿態儀表壯美，人們都羨慕他，但不敢與他親近。考中進士科，補授集賢校書郎。屢經升遷任吏部員外郎，部下屬吏不敢欺騙他，每次擬定官吏，他都親自掌握標準，褒獎廢黜公允精當，孤寒貧賤有才的人没有被滯留不用的。三次遷任爲諫議大夫。穆宗即位，沉浸於游玩打獵，放縱飲酒，天已大亮還不能臨朝處理政務。崔郾進諫説："靠十一代先帝的功德，擁有廣大的四海，萬國的民衆，天下是治是亂，都繫於陛下一人之身。自山以東有百座城池，地廣千里，昨天剛得到，今天又失去了。舉目西望各個營壘，距離宗廟纔十舍遠近，百姓憔悴，没有蓄積。希望陛下親自臨朝處理政事而使天下人幸福。"皇帝深表感謝，升任他爲給事中。

敬宗嗣位，拜翰林侍講學士，旋

敬宗繼嗣帝位，拜授他爲翰林侍講學士，不

進中書舍人，謝曰：“陛下使臣侍講，歷半歲，不一問經義。臣無功，不足副厚恩。”帝慚曰：“朕少間當請益。”高釴適在旁，因言：“陛下樂善而無所咨詢，天下之人不知有嚮儒意。”帝重咎謝，咸賜錦、幣。鄘與高重類《六經》要言爲十篇，上之，以便觀省。

久升任中書舍人，他入朝謝恩說：“陛下使臣任侍講學士，半年過去了，没問過一次經書的義理。臣下没有功勞，對不住聖上您的厚恩。”皇帝慚愧地說：“朕稍有時間即刻向你請教。”高釴正好在旁邊，趁機接過話頭說：“陛下樂意請教却没有時間咨詢，但天下的人不知道陛下有接近儒士的意思。”皇帝内疚道歉，賜給他們錦、幣一類財物。崔鄘和高重將《六經》中的主要言論按類分爲十篇，進獻給皇上，以便閱覽。

遷禮部侍郎，出爲虢州觀察使。先是，上供財乏，則奪吏奉助輸，歲率八十萬。鄘曰：“吏不能贍私，安暇恤民？吾不能獨治，安得自封？”即以府常費代之。又詔賦粟輸太倉者，歲數萬石，民困於輸，則又輦而致之河。鄘乃旁流爲大敖受粟，竇而注諸艚。民悦，忘輸之勞。改鄂、岳等州觀察使。自蔡人叛，鄂、岳常苦兵，江湖盗賊顯行。鄘修治鎧仗，造蒙衝，駛追窮躡，上下千里，歲中悉捕平。又觀察浙西，遷檢校禮部尚書，卒于官。贈吏部尚書，謚曰德。

崔鄘升任禮部侍郎，後出京外任爲虢州觀察使。先前，上供朝廷的財物缺乏，則削掉官吏的俸料錢來資助進獻，一年大概有八十萬錢。崔鄘說：“官吏不能贍養自己，怎能有精力去救濟百姓呢？我都不能保持生計，怎能得到家業富足呢？”當即以官府日常費用代替上供的缺額。皇帝又下詔將賦税的粟米繳納到太倉，一年有數萬石，百姓苦於繳納，還要拉上車子送到河地一帶。崔鄘就在河的支流設置糧倉收受粟米，由運輸通道而裝入漕運之船。百姓高興，不再有轉運的辛勞。改任鄂、岳等州觀察使。自從蔡州反叛，鄂、岳的百姓常常苦於戰争，江湖一帶盗賊盛行。崔鄘修造鎧甲兵器，製作戰船，窮追緊隨，上下千里，一年之間盗賊全被捕獲平息。又任浙西觀察使，升任檢校禮部尚書，死在官任上。追贈吏部尚書，謚號德。

鄘不藏貲，有輒周給親舊，爲治其昏喪。居家怡然，不訓子弟，子弟自化。室處痺漏，無步廡，至霖潦，則客蓋而屐以就外位。治虢以寬，經月不笞一人。及莅鄂，則嚴法峻誅，一不貸。或問其故，曰：“陝土瘠而民勞，吾撫之不暇，猶恐其擾；鄂土沃民剽，雜以夷俗，非用威莫能治。政所以貴知變者也。”聞者服焉。

崔鄘不積蓄財物，一有剩餘就周濟給親友故舊，替他們治辦婚喪大事。他居家和悦，不訓斥子弟，但子弟們都能自我教化。他住的地方低濕漏雨，廊屋的寬度不足一步，到了雨潦時，客人大都穿着木屐站在外面。他寬鬆地治理虢州，時間過了一月但從未笞打過一個人。等到他在鄂州任官時，則施用嚴法重罰，對罪犯一概不予寬免。有人問他原因，他回答說：“陝地貧瘠而百姓窮苦，我撫慰他們還怕來不及，惟恐打擾了他們；鄂地肥沃而百姓剽悍，夾雜有夷人風俗，不用威嚴就不能治理。所以説爲政貴在知道變化。”聽到這話的人無不佩服。

五子：瑶、瑰、瑾、珮、璆。瑶任禮部侍郎、浙西、鄂岳觀察使。瑾

崔鄘有五個兒子：崔瑶、崔瑰、崔瑾、崔珮、崔璆。崔瑶歷任禮部侍郎、浙西、鄂岳觀察

禮部侍郎、湖南觀察使。瑰、珮俱達官。

使。崔瑾歷任禮部侍郎、湖南觀察使。崔瑰、崔珮也都官位顯赫。

崔鄯

鄯擢進士，累遷至左金吾衛大將軍，暴卒，以韓約代之。不閲旬，李訓亂，約死於難。世謂鄯之亡，崔氏積善報也。贈禮部尚書。

崔鄯考中進士科，多次遷任後官做到左金吾衛大將軍，突然逝世，朝廷下令使韓約代替他而充任左金吾衛大將軍之職。不到十天，李訓作亂，韓約遇難身亡。世人説崔鄯的死，是上天對崔氏積善的報應。追贈禮部尚書。

崔鄲

鄲及進士第，補渭南尉。累除刑部郎中，出副杜元穎西川節度府。召入爲工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再遷吏部侍郎，由宣歙觀察使入爲太常卿。文宗末，擢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中書侍郎，罷爲劍南西川節度使。宣宗初，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節度淮南，卒于軍。

崔鄲考中進士科，補授渭南尉。多次授任爲刑部郎中，出任杜元穎西川節度使幕府副職。召入朝廷任工部侍郎、集賢殿學士。二次遷任爲吏部侍郎，後由宣歙觀察使召入朝廷任太常卿。文宗末年，升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任中書侍郎，免去宰相後任劍南西川節度使。宣宗初年，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任淮南節度使，死在軍鎮中。

崔氏四世緦麻同爨，兄弟六人至三品，邠、郾、鄲凡爲禮部五，吏部再，唐興無有也。居光德里，構便齋，宣宗聞而嘆曰："鄲一門孝友，可爲士族法。"因題曰"德星堂"。後京兆民即其里爲"德星社"云。

崔氏四世緦麻之親同住同食，兄弟六人都官至三品，崔邠、崔郾、崔鄲前後五次在禮部任官，兩次在吏部任官，這是建唐以來所没有的情况。他們居住在光德里，房舍構造簡單，宣宗知道後感慨地説："崔鄲一門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可作爲士族效法的榜樣。"因而題名叫"德星堂"。後來京兆人就把光德里稱爲"德星社"。

柳公綽

柳公綽，字寬，京兆華原人。始生三日，伯父子華曰："興吾門者，此兒也。"因小字起之。幼孝友，性質嚴重，起居皆有禮法。屬文典正，不讀非聖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補校書郎。間一年，再登其科，授渭南尉。歲歉饉，其家雖給，而每飯不過一器，歲豐乃復。或問之，答曰："四方病飢，獨能飽乎?"累遷開州刺史，地接夷落，寇常逼其城，吏曰："兵力不能制，願以右職署渠帥。"公綽曰："若同惡邪? 何可撓法。"立誅之，寇亦引去。遷侍御史、吏部員外郎。時武元衡節度劍南，與裴度俱爲

柳公綽，字寬，京兆華原人。柳公綽剛出生三天，伯父柳子華就説："振興我們家門的事，全靠這個兒子了。"因而他的小名叫起之。柳公綽幼時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天性嚴肅穩重，起居很守禮法。他寫的文章典雅純正，不讀非聖賢之書。考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被補授爲校書郎。過了一年，再次考中該科，授任渭南尉。遇上災荒歉收之年，家中雖衣食豐足，但他每頓飯也不超過一碗，等糧食豐收了纔恢復正常。有人問他這是什麼緣故，他回答説："周圍的人苦於飢餓，我怎能獨自吃飽呢?"多次升遷任開州刺史，開州和夷人的聚居地相接，賊寇常常侵犯他管轄的城池，有官吏説："既然武力不能制服他們，希望委任他們首領高的官職。"柳公綽説：

判官，尤相引重。召爲吏部郎中。

“如果他們上下一起作惡呢？怎能這樣撓亂法制。”當即誅殺了那個官吏，隨後賊寇也離去了。升任侍御史、吏部員外郎。當時武元衡任劍南節度使，柳公綽和裴度一起充任判官，更是相互援引推崇。召入朝廷任吏部郎中。

憲宗喜武功，且數出游畋，公綽奏《太醫箴》以諷曰：“天布寒暑，不私於人。品類既一，高卑以均。人謹好愛，能保其身。清静無瑕，輝光以新。寒暑滿天地，浹肌膚於外；好愛在耳目，誘心知於内。端潔爲堤，奔射猶敗。氣行無間，隙不在大。謂天高矣，氛蒙晦之；謂地厚矣，横流潰之。飲食資身，過則生患；衣服稱德，侈則生慢。唯過與侈，心必隨之。氣與心流，疾乃伺之。畋游恣樂，流情蕩志。馳騁勞形，叱咤傷氣。不養其外，前修所忌。人乘氣生，嗜欲以萌。氣離有患，氣完則成。巧必喪真，智實誘情。醫之上者，理於未然。患居慮後，防處事先。心静樂行，體和道全。克施萬物，以享億年。聖人在上，各有攸處。臣司太醫，敢告諸御。”天子高其才，遣使謂曰：“卿言‘氣行無間，隙不在大’，愛朕深者，當置之坐隅。”逾月，拜御史中丞。

憲宗喜好武功，而且屢屢出游打獵，柳公綽上奏《太醫箴》勸諫説：“天氣分爲寒和暑，對每個人没有偏愛。品質與類别既然一樣，那就没有高貴和貧賤的區别。爲人謹慎不偏愛偏好，方能保養身體。清潔乾净没有斑點，光輝纔能常新。寒暑充滿天地之間，從外面沾潤人的肌膚，偏愛偏好雖在耳目，却從裏面引誘心智。端正清潔是座堤防，奔流會使它潰敗。氣隨處可到，不在乎縫隙的大小。説天空高闊，霧氣覆蓋會使它昏暗；説大地寬厚，洪水泛濫也會使它毁壞。飲食有助於身體，但過度就會造成疾病；衣服與品德相稱，奢侈則生於怠慢。惟有過度和奢侈，私心一定會隨從它。氣與心相貫通，疾病也就等候着趁機侵入。打獵出游肆意玩樂，心放浪而志游蕩。馳騁會疲勞身體，叱咤能損傷元氣。不修養自己的外表，這是前賢所忌的事情。人靠着氣而生長，嗜欲也跟着萌發。氣離散就有病患，氣聚集就會旺盛。巧技必喪其真實，機智必誘其情志。最高明的醫生，治病於未發病之前。憂患居於思慮之後，防備處於事情之先。心情平静快樂行事，身體温和道德并舉。然後纔能够施德萬物，盡享天長地久。聖人在上，使大家各守其職。臣下掌管太醫事務，纔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來告訴聖上這些。”天子推崇他的才能，派遣使者對他説：“你説的‘氣無處不到，不在乎縫隙的大小’，是在深深地愛着朕，要像座右銘一樣放在座位之旁。”過了一個月，柳公綽被拜授爲御史中丞。

公綽本與裴垍善，李吉甫復當國，出爲湖南觀察使。以地卑濕，不可迎養，求分司東都，不聽。後徙鄂岳觀察使。時方討吴元濟，詔發鄂岳卒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公綽曰：“朝廷謂吾儒生不知兵邪！”即請自

柳公綽本來和裴垍關係親善，李吉甫再次掌權任宰相，他被外任爲湖南觀察使。因湖南地方潮濕，不能迎接侍奉母親同去，便上奏請求在東都分司任職，朝廷没有答應他的請求。後改任鄂岳觀察使。當時正討伐吴元濟，皇帝下詔調發鄂岳士卒五千人，隸屬於安州刺史李聽麾下。柳公

行，許之。引兵度江抵安州，聽以軍禮迎謁，公綽謂曰："公所以屬鞬負弩，豈非兵事邪？若褫戎容，則兩郡守耳，何所統壹哉？以公世將曉兵，吾且欲署職，以兵法從事。"聽曰："唯命。"即以都知兵馬使、中軍先鋒、行營都虞候三牒授之，選兵六千屬焉，戒諸校曰："行營事一决都將。"聽被用畏威，遂盡力，當時服其知權。軍出，公綽數省問其家，疾病生死厚給之，婦人敖蕩者，沈之江。軍中感服曰："中丞爲我知家事，敢不死戰！"故鄂軍每戰輒克。

綽說："朝廷以爲我是儒生不懂得用兵啊！"即刻請求親自率兵前往，朝廷批准了他的請求。他便率兵渡江直抵安州，李聽按照軍禮迎接謁見，柳公綽對他說："您之所以負弓佩鞬，難道不是爲了兵事嗎？若脱掉這身戎裝，就不過是位郡守罷了，怎樣統一管轄呢？以您世代帶兵通曉用兵，我衹不過署任個職名而已，用兵之法全由你處理。"李聽說："我完全聽命。"當即將都知兵馬使、中軍先鋒、行營都虞候三個任官的文書交給李聽，并挑選了六千士卒隸屬於李聽，還告誡諸將校說："行營中的事全部由都將裁决。"李聽雖被任用但又畏懼他的威嚴，所以能竭盡一切努力去幹事，當時人佩服他深知如何運用權力。軍隊出發後，柳公綽多次探望問候士卒們的家屬，遇上患病生育死亡等事都贈送給豐厚的財物，士卒的妻子有喜游放蕩的，他下令將其沉到江中溺死。軍中士卒感激地說："中丞爲我們料理家事，我們敢不誓死奮戰嗎！"所以鄂軍每戰即勝。

元和十一年，爲李道古代還，除給事中。李師道平，遣宣諭鄆州，復命，拜京兆尹。方赴府，有神策校乘馬不避者，即時搒死。帝怒其專殺，公綽曰："此非獨試臣，乃輕陛下法。"帝曰："既死，不以聞，可乎？"公綽曰："臣不當奏。在市死，職金吾；在坊死，職左右巡使。"帝乃解。以母喪去官。服除，爲刑部侍郎，領鹽鐵轉運使，轉兵部，兼御史大夫。

元和十一年，柳公綽被李道古替代後返回朝廷，授任給事中。李師道被平定，他奉命到鄆州宣詔曉諭，完成使命，拜授京兆尹。正要前往京兆府去上任時，路上碰見一位神策校官騎着馬不讓路迴避，他便當即打死此人。皇帝憤恨他擅自殺人，柳公綽說："這不惟獨是以臣下來作嘗試，也是輕視陛下的法令。"皇帝說："既然已經打死，又不據實上報，這能行嗎？"柳公綽說："這不應當由臣下我來上奏。人死在街市上，應當由金吾處理；死在坊中，應當由左右巡使處理。"皇帝明白了其中的緣由。因爲母親守喪辭去官職。服喪期滿，任刑部侍郎，代理鹽鐵轉運使，轉任兵部侍郎，兼任御史大夫。

長慶元年，復爲京兆尹。時幽、鎮用兵，補置諸將，使馹係道。公綽奏曰："比館遞匱乏，驛置多闕。敕使衣緋紫者，所乘至三四十騎；黄緑者，不下十數。吏不得視券，隨口輒供。驛馬盡，乃掠奪民馬。怨嗟驚擾，行李殆絶。請著定限，以息其弊。"有詔中書條檢定數，由是吏得

長慶元年，柳公綽再次任京兆尹。當時朝廷出兵幽、鎮，頻繁補置諸將，來往的驛馬前後相接。柳公綽上奏說："近來驛館傳遞的人馬匱乏，驛站中的設置大多空缺。身穿紅衣紫衣的奉敕使者，所需驛馬多達三四十騎；穿黄衣緑衣的使者，也不下十數騎。驛站之吏不能查看他們的券牒，隨使者口說即刻供給。没有驛馬了，就掠奪百姓的馬匹充數。因驚擾而怨恨嘆息，來往行人

紓罪。宦官共惡疾之。改吏部侍郎，遷御史大夫。韓弘病，自河中還，詔百官問疾，弘遣子辭不能見，公綽謂曰："上使百司省候，是謂異禮，宜力疾以見公卿，安可卧令子姓傳言耶?"弘懼，挾扶以出。

幾乎斷絶。請求以後寫明限額，以便消滅這個弊病。"皇帝下詔中書要求他們對此分條確定數額，從此屬吏也很少作惡了。宦官都厭惡他。改任吏部侍郎，升任御史大夫。韓弘有病，從河中返回朝廷，皇帝下詔叫百官前去慰問韓弘，韓弘打發兒子推辭説他卧病不能出來相見，柳公綽説："皇上使百官探望問候，這是一種特别之禮，應該竭其全力迅速來見公卿，怎能卧床使兒子傳話呢?"韓弘畏懼，叫左右的人扶着自己出來會見百官。

改禮部尚書，以祖諱换左丞。俄檢校户部尚書、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鄧，縣吏有納賄、舞文二人同繫獄。縣令以公綽素持法，謂必殺貪者，公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奸吏壞法，法亡。"誅舞文者。其厩馬害圉人，公綽殺之。或言良馬可愛，曰："安有良馬而害人乎?"

後來柳公綽改任禮部尚書，因爲避祖上名諱换任左丞。不久授任檢校户部尚書、山南東道節度使。他巡行所轄地來到鄧州，有兩個縣吏各因受賄和編造罪狀被一起關押在獄中。縣令認爲柳公綽一貫懂法守法，以爲他一定會殺掉受賄之吏，結果柳公綽裁決説："貪贜之吏犯法，法令還存在；奸猾之吏壞法，法令就完了。"於是誅殺了編造罪狀的縣吏。柳公綽的坐騎損傷了養馬之人，柳公綽下令將那馬殺掉。有人説殺掉良馬太可惜了，他回答説："哪有良馬還損傷人的呢?"

寶曆元年，就遷檢校左僕射。牛僧孺罷政事，爲武昌節度使，公綽具軍容伏謁，左右諫止之，答曰："奇章始去台宰，方鎮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有道士獻丹藥，問所從來，曰："自薊門。"時朱克融方叛，遽曰："惜哉，藥自賊境來，雖驗何益!"即棄藥而逐道士。入爲刑部尚書，俄拜邠寧節度使。先時神策諸鎮列屯部中，不聽本道節制，故虜得窺間。公綽論所宜，因詔屯營緩急悉受節度。復爲刑部尚書。京兆獄有姑鞭婦至死者，府欲殺之。公綽曰："尊毆卑，非鬥也，且子在，以妻而戮其母，不順。"遂減論。

寶曆元年，柳公綽被升遷爲檢校左僕射。皇帝下令免去牛僧孺的宰相之職，外任武昌節度使，柳公綽戎裝整齊地私下去謁見，左右的人諫諍制止，他回答説："牛奇章剛離開宰相之位，節度使尊重宰相，就是尊重朝廷。"有道士進獻丹藥，他問道士這丹藥是從什麽地方弄來的，那道士回答説："是從薊門弄來的。"當時朱克融正在作亂，他急忙説："可惜啊，丹藥是從叛賊所轄之地弄來的，雖靈驗有什麽用處!"立即扔掉丹藥并下令逐斥道士。召入朝廷任刑部尚書，不久拜授邠寧節度使。當初神策諸鎮布列在邠寧的轄區中，但不由該道節度使控制，所以北虜纔敢窺視内地。柳公綽議論這事應如何處理，結果皇帝下詔説屯營中的危急之事受節度使指揮。再次任刑部尚書。京兆府中有公婆鞭打兒媳致死的案件，京兆府想處死公婆。柳公綽説："這是尊者毆打卑者，不是相互鬥殺，况且公婆的兒子還在，因爲妻子而殺掉母親，這不通情理。"結果

減免了公婆的死罪。

大和四年，爲河東節度。遭歲惡，撙節用度，輟宴飲，衣食與士卒鈞。北虜遣梅祿將軍李暢以馬萬匹來市，所過皆厚勞，飭兵以防襲奪。至太原，公綽獨使牙將單騎勞問，待以至意，闢牙門，令譯官引謁，宴不加常。暢德之，出涕，徐驅道中，不妄馳獵。陘北有沙陀部，勇武喜鬥，爲九姓、六州所畏。公綽召其酋朱邪執宜，治廢栅十一，募兵三千留屯塞上，其妻、母來太原者，令夫人飲食問遺之。沙陀感恩，故悉力保鄣。

大和四年，柳公綽任河東節度使。遇上災荒歉收，他節約開支，中止宴飲，衣食也和士卒一模一樣。北虜派梅祿將軍李暢帶着一萬匹馬前來貿易，他們所到之處都受到優待和慰勞，同時各地又加强兵力防禦他們突襲掠奪。李暢到太原後，柳公綽惟獨使牙將單騎前去慰勞問候，并用善意來接待，打開牙門，使翻譯官引入謁見，宴飲未超越常禮。李暢感激他，還流出眼淚，在道路上徐徐行進，不敢胡亂馳騁打獵。陘北有個沙陀部，勇敢好鬥，九姓、六州都畏懼沙陀。柳公綽引導沙陀的酋長朱邪執宜，修治廢棄的栅欄十一處，招募三千士卒留駐屯守在邊塞上，他們的妻子、母親有來太原的，柳公綽令夫人送酒食并問候她們。沙陀感激他的恩德，所以盡力保衛邊塞。

以病乞代，授兵部尚書，不任朝請。忽顧左右召故吏韋長，衆謂屬諉以家事。及長至，乃曰："爲我白宰相，徐州專殺李聽親吏，非用高瑀不能安。"因瞑目不復語，後二日卒，年六十八。贈太子太保，謚曰元。

柳公綽因病請求替代，被授任爲兵部尚書，不須朝見皇帝。他突然看着左右的人説快去召老吏韋長來，衆人以爲是有家事要囑托。等韋長到了，他便説："替我上報宰相，徐州擅自殺死李聽所親近的屬吏，不起用高瑀天下不會安寧。"接着閉上眼睛不再説話，兩天後去世，享年六十八歲。追贈太子太保，謚號元。

公綽居喪毁慕，三年不澡沐。事後母薛謹甚，雖姻屬不知非薛所生。外兄薛宫早卒，爲育其女嫁之。嘗曰："吾莅官未嘗以私喜怒加於人，子孫其昌乎！"與錢徽、蔣乂、杜元穎、薛存誠善，取士如許康佐、鄭朗、盧簡辭、崔璵、夏侯孜、李拭、韋長，皆知名顯貴云。

柳公綽居喪期間因思念而損傷身體，前後三年不曾洗澡。侍奉繼母薛氏特别恭謹，即使姻戚也不知道他不是薛氏親生的。柳公綽的表兄薛宫死的早，他養育表兄的女兒直至出嫁。還時常説："我爲官在任未曾把自己的喜怒哀樂强加給别人，子孫們應當發揚這一點！"柳公綽和錢徽、蔣乂、杜元穎、薛存誠關係相好，所選取的士人如許康佐、鄭朗、盧簡辭、崔璵、夏侯孜、李拭、韋長，也都是有名聲的顯赫尊貴之人。

子仲郢。

兒子柳仲郢。

柳仲郢

仲郢，字諭蒙。母韓，即皋女也，善訓子，故仲郢幼嗜學，嘗和熊膽丸，使夜咀咽以助勤。長工文，著《尚書二十四司箴》，爲韓愈咨賞。元和末，及進士第，爲校書郎。牛僧孺

柳仲郢，字諭蒙。母親韓氏，是韓皋的女兒，善於教導子女，所以柳仲郢自幼就嗜愛學習，她曾調和熊膽丸，讓子女在夜裏咬嚼着來幫助他們勤學。柳仲郢擅長寫文章，撰著有《尚書二十四司箴》，受到韓愈的贊揚。元和末年，柳

辟武昌幕府，有父風矩，僧孺嘆曰："非積習名教，安及此邪?"入爲監察御史，遷侍御史。有禁卒誣里人斫父墓柏，射殺之，吏以專殺論，而中尉護免其死，右補闕蔣係爭，不省。仲郢監罰，執曰："賊不死，是亂典刑。"有詔御史蕭傑監之，傑復爭。遂獨詔京兆杖之，不監。朝廷嘉其守。

仲郢考中進士科，任校書郎。牛僧孺徵用他到武昌幕府任職，因他有父親的風範，所以牛僧孺感慨說："不是長期學習名教的人，怎能達到這樣的程度呢?"召入朝廷任監察御史，升任侍御史。有禁軍士卒誣告鄉里有人砍掉了他父親墳墓上的柏樹，用箭射死了那個人，執法官吏以擅自殺人論處那個禁軍士卒，而禁軍中尉出面庇護要求減免禁軍士卒的死罪，右補闕蔣係上奏争論，皇上没有醒悟。柳仲郢擔任監罰之職，堅持上奏說："不處死這樣的罪犯，就是擾亂法令和刑罰。"皇帝下詔叫御史蕭傑監罰此事，蕭傑也上奏争論。於是皇帝特意下詔讓京兆府官員拷打那個禁軍士卒，不用監罰。朝廷稱贊柳仲郢守法。

會昌初，累轉吏部郎中。時詔減官冗長者，仲郢條簡浹日，損千二百五十員，議者厭伏。遷左諫議大夫。武宗延方士築望仙臺，累諫諄切，帝遣中人愧諭。御史崔元藻以覆按吴湘獄得罪，仲郢切諫，宰相李德裕不爲嫌，奏拜京兆尹。置權量於東西市，使貿易用之，禁私製者。北司吏入粟違約，仲郢殺而尸之，自是人無敢犯，政號嚴明。會廢浮屠法，盡壞銅象爲錢，仲郢爲鑄錢使，吏請以字識錢者，不答。既，淮南鑄會昌字，久之，僧反取爲鍾鈸云。中書舍人紇干泉訴甥劉詡毆其母，詡爲禁軍校，仲郢不待奏，即捕取之，死杖下，宦官以爲言，改右散騎常侍，知吏部銓。德裕頗抑進士科，仲郢無所徇。是時，以進士選，無受惡官者。又當調者，持闕薄令自閲，即擬唱，吏無能爲奸。

會昌初年，柳仲郢多次轉任爲吏部郎中。當時皇帝下詔削減多餘無用的官員，柳仲郢花了十天時間分條核查，減少了一千二百五十員，議論的人佩服他。升任左諫議大夫。武宗請方士修築望仙臺，他多次提出忠誠勸諫，皇帝派遣宦官曉諭他。御史崔元藻因審訊吴湘案而獲罪，柳仲郢極力諫諍，宰相李德裕没有因此而怨恨他，反而上表奏請拜授他京兆尹。他在東西市設置衡器，讓交易之人使用，禁止私人製造。北司屬吏進獻粟米時違犯約法，柳仲郢殺死北屬司吏并陳列其尸體，從此人們不敢違犯，政令也嚴明了。適逢皇帝下令廢除浮屠法，毁掉所有銅像來鑄造錢幣，柳仲郢任鑄錢使，有屬吏請在錢上鑄字，他不答應。這時，淮南在錢上鑄了會昌二字，過了一段時間後，僧人反把那錢拿去造成了鐘和鈸。中書舍人紇干泉控告外甥劉詡毆打母親，劉詡是禁軍小校，柳仲郢不等上奏，馬上將劉詡逮捕，用杖打死，宦官以此事爲藉口進行上告，因而改任右散騎常侍，主持吏部考核事務。李德裕特别抑制進士科，柳仲郢從不順從。當時，以進士身份被選中的人，没有授任不好官職的。對那些應當調遷的人，他拿着缺員的簿籍讓本人親自閲視，然後即刻擬定唱名，屬吏不敢爲奸。

宣宗初，德裕罷政事，坐所厚善，出爲鄭州刺史。周墀鎮滑，而鄭爲屬郡，高其績；及入相，薦授河南

宣宗初年，李德裕被免去宰相，柳仲郢因與李德裕親善而獲罪，出任鄭州刺史。周墀節鎮滑州，而鄭州是滑州的屬郡，他的政績特别突出；

尹，召拜户部侍郎。墀罷，它宰相惡仲郢，左遷秘書監。數月，復出河南尹，以寬惠爲政。或言不類京兆時，答曰："輦轂之下，先彈壓；郡邑之治，本惠養。烏可類乎?"擢劍南東川節度使。大吏邊章簡挾勢肆貪，前帥不能制，仲郢因事殺之，官下肅然。居五年，召爲吏部侍郎，俄改兵部，領鹽鐵轉運使。有劉習者，以藥術進，詔署鹽官。仲郢以爲醫有本色官，若委錢穀，名分不正。帝悟，乃賜縑遣還。

等到周墀被召入朝廷任宰相，便舉薦他任河南尹，召入朝廷拜授户部侍郎。周墀被免去宰相，别的宰相厭惡柳仲郢，所以他被降任爲秘書監。數月後，他再次出任河南尹，爲政注重寬惠。有人説這和他任京兆尹時不一樣，他回答説："對在天子脚下的京城，要以彈劾制服爲先；對其他地方的治理，要以施惠休養爲本。怎能一樣呢?"升任劍南東川節度使。大吏邊章簡仗勢大肆貪暴，以前的節度使不能制服，柳仲郢藉事由殺死邊章簡，手下的官吏也肅然起敬了。他任劍南東川節度使五年，被召入朝廷任吏部侍郎，不久改任兵部侍郎，代理鹽鐵轉運使。有個叫劉習的人，以醫藥之術被進用，皇帝下詔任用他爲鹽官。柳仲郢認爲醫有醫官，若委任劉習管理錢穀之事，就是名分不正。皇帝醒悟了，於是賜給劉習縑帛後遣送回去。

大中十二年，辭疾，以刑部尚書罷使，轉户部，封河東縣男，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南鄭令權弈以罪，仲郢杖之，六日死，貶雷州刺史。頃之，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起爲虢州刺史，以檢校尚書左僕射東都留守。會盗發父墓，棄官歸華原。徙華州刺史，不拜。咸通五年，爲天平節度使。初，仲郢爲諫議大夫，後每遷，必烏集升平第，庭樹戟架皆滿，五日乃散。及是不復集。卒於鎮。

大中十二年，柳仲郢因病辭官，任刑部尚書而免去鹽鐵轉運使職務，轉任户部尚書，封爲河東縣男，出任山南西道節度使。南鄭令權弈犯罪，柳仲郢判處他杖刑，六天後權弈死亡，因而貶任爲雷州刺史。不久，以太子賓客在東都任職，重新起用任虢州刺史，以檢校尚書左僕射任東都留守。恰巧有盗賊挖掘父親的墳墓，他便放棄做官返回華原。朝廷下令遷任他爲華州刺史，他没有接受。咸通五年，出任天平節度使。起初，柳仲郢任諫議大夫，直至以後每次遷官，一定有烏鴉聚集在升平宅第，庭院的樹上戟架上都落滿了，五天後便自動散去。等到這次遷官烏鴉没有前來聚集。後來死在節鎮任上。

仲郢方嚴，尚氣義，事親甚謹。李德裕貶死，家無禄，不自振；及領鹽鐵，遂取其兄子從質爲推官，知蘇州院。宰相令狐綯持不可，乃移書開諭綯，綯感寤，從之。每私居内齋，束帶正色，服用簡素。父子更九鎮，五爲京兆，再爲河南，皆不奏瑞，不度浮屠，急於擿貪吏，濟單弱。每旱潦，必貸匱蠲負，里無逋家。衣冠孤女不能自歸者，斥禀爲婚嫁。在朝，

柳仲郢正直嚴肅，崇尚氣節，侍奉父母特别恭謹。李德裕被貶而死，家人没有俸禄，不能自救；等到他代理鹽鐵轉運使時，便選拔李德裕兄長的兒子李從質爲推官，主管蘇州院的鹽鐵事務。宰相令狐綯堅持説這不可以，他就寫信開導勸説令狐綯，令狐綯深受感動，聽從了他的建議。他每每獨自在家居住，也是衣帽整齊神色嚴肅，服飾器用簡單樸素。他們父子相繼九次出任節度使，五次在京兆任官，兩次在河南任官，都不上奏談論吉祥的徵兆，不剃度浮屠僧人，所關

非慶吊不至宰相第。其迹略相同。

注的是指斥貪官污吏，救濟孤單貧弱之人。每遇旱澇災害，一定借錢給窮得一無所有的人并减免虧欠的賦税，所以鄉里没有逃亡的人家。士大夫家的孤女無能力婚嫁的，他便贈給穀物幫助治辦嫁妝而婚嫁。在朝廷時，没有賀喜吊唁之事不去宰相家中。他們父子的事迹大略相同。

家有書萬卷，所藏必三本：上者貯庫，其副常所閲，下者幼學焉。仲郢嘗手鈔《六經》，司馬遷、班固、范曄史皆一鈔，魏、晋及南北朝史再，又類所鈔它書凡三十篇，號《柳氏自備》，旁録仙佛書甚衆，皆楷小精真，無行字。

柳氏家中有萬卷藏書，所收藏的書一定有三本：最好的上品保管在庫中，其次一些的是經常閲覽時用的，差些的下品爲幼兒學習時用的。柳仲郢曾親手抄録《六經》，司馬遷、班固、范曄所撰的史書抄過一遍，魏、晋及南北朝各史抄過兩遍，還分類抄録其他書籍共三十篇，取名叫《柳氏自備》，另外還抄録了很多道教和佛教一類書，所有抄録的都是用精美的楷書小字，没有用行書的情况。

子璞、珪、璧、玭。

兒子柳璞、柳珪、柳璧、柳玭。

柳璞

璞，字韜玉，學不營仕。著《春秋三氏異同義》，又述《天祚長曆》，斷自漢武帝紀元，爲編年，以大政、大祥異、侵叛戰伐隨著之，閏位者附見其左。常謂“杜征南《春秋後序》述紀甲曆爲得實，自餘史家皆差”。蔣係以爲然。終著作郎。

柳璞，字韜玉，學習而不求做官。著有《春秋三氏異同義》，又撰有《天祚長曆》，時間截止到漢武帝紀元，是編年體史書，按大的政事、大的吉祥和災異、侵叛戰伐等分類編録，不是以正統即位的附録在後面，他常説“杜征南《春秋後序》記述的歲時日曆能得其實，其餘的史家差一些”。蔣係認爲是這樣。柳璞官位終於著作郎。

柳珪

珪，字交玄。大中中，與璧繼擢進士，皆秀整而文，杜牧、李商隱稱之。杜悰鎮西川，表在幕府，久乃至。會悰徙淮南，歸其積俸，珪不納；悰舉故事爲言，卒辭之。以藍田尉直弘文館，遷右拾遺，而給事中蕭倣、鄭裔綽謂珪不能事父，封還其詔。仲郢訴其子“冒處諫職爲不可，謂不孝則誣。請勒就養”。詔可。始，公綽治家埒韓滉，及珪被廢，士人愧悵。終衛尉少卿。

柳珪，字交玄。大中年間，和柳璧相繼考中進士科，并都清秀端莊文雅，杜牧、李商隱經常稱贊他倆。杜悰節鎮西川，上表任用柳珪在幕府任職，過了好久他纔來到。恰巧杜悰改任到淮南，便將積蓄的俸錢歸還給他，柳珪不接受，杜悰就以舊例爲話題來勸説，但他最終還是辭掉了。後來柳珪以藍田尉在弘文館任職，升任右拾遺，而給事中蕭倣、鄭裔綽説柳珪不能侍奉父親，緘封退還了皇帝下發的關於任命他的詔書。柳仲郢上訴説兒子“冒昧處諫官職位是不對的，但説他不孝順則是誣陷。請勒令他侍養父母吧”。皇帝下詔説可以。當初，柳公綽治家與韓滉一樣受人稱頌，等到柳珪被廢棄，士人慚愧悵恨。柳珪官位終於衛尉少卿。

柳璧

璧，字賓玉。馬植鎮汴州，辟管書記。又從李瓚桂州，規止其不法，瓚不聽，乃拂衣去。未幾，軍亂。擢右補闕，再轉屯田員外郎。僖宗幸蜀，授翰林學士，累遷右諫議大夫。

柳璧，字賓玉。馬植節鎮汴州，徵用他到幕府做管書記。又跟隨李瓚到桂州，規勸制止李瓚的不法行爲，李瓚不聽從，他便拂袖而去。事後没過多久，軍隊發生了動亂。朝廷提拔他爲右補闕，再轉任爲屯田員外郎。僖宗臨幸蜀地，他被授任爲翰林學士，多次升遷任右諫議大夫。

柳玭

玭以經明補秘書正字，由書判拔萃，累轉左補闕。高湜再鎮昭義，皆表爲副，擢刑部員外郎。湜貶高要尉，玭三疏申理。湜後得稿嗟嘆，以爲其言雖自辨不加也。出爲嶺南節度副使。廨中橘熟，既食，乃納直於官。黄巢陷交、廣，逃還，除起居郎。巢入京師，奔行在，再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文德元年，以吏部侍郎修國史，拜御史大夫。直清有父風，昭宗欲倚以相，中官譖玭煩碎，非廊廟器，乃止。坐事貶瀘州刺史，卒。光化初，帝自華還，詔復官爵。

柳玭因考中明經科補授秘書正字，又考中了書判拔萃科，多次轉任爲左補闕。高湜兩次節鎮昭義，都上表任用他爲副職，升任刑部員外郎。高湜被貶任高要尉，柳玭三次上疏替高湜申理。後來高湜見到了他所上疏的原稿很是感慨，認爲其中的言詞即使自己辯白也是比不上的。出任嶺南節度副使。官署中的橘樹結了果實，他規定一旦有人吃掉，就得給官府交錢。黄巢攻克交、廣，他逃回京城，被授任爲起居郎。黄巢攻入京城，他奔赴皇帝外出停駐的地方，再次升任中書舍人、御史中丞。文德元年，以吏部侍郎監修國史，拜授御史大夫。柳玭正直清廉有父親遺風，昭宗打算重用他爲宰相，宦官毁謗説柳玭做事煩碎，不是擔負重任的材料，於是中止了。因某事獲罪貶任瀘州刺史，去世。光化初年，皇帝自華返回京城，下詔恢復他的官爵。

玭常述家訓以戒子孫曰：

夫門地高者，一事墜先訓，則異它人，雖生可以苟爵位，死不可見祖先地下。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窺嫉。實蓺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争指矣。所以修己不得不至，爲學不得不堅。夫士君子生於世，己無能而望它人用，己無善而望它人愛，猶農夫鹵莽種之而怨天澤不潤，雖欲弗餒，可乎？余幼聞先公僕射言：立己以孝悌爲基，恭默爲本，畏怯爲務，勤儉爲法。肥家以忍順，保交以簡恭，廣記如不及，求名如儻來，莅官則潔己省

柳玭常記述家訓告誡子孫們説：

門第地位高貴的，有一事違犯了祖先的訓誡，就和别人不同，雖活着苟且得到爵位，但死了則無臉見祖宗於地下。門第高貴則自己驕傲，家族興盛則人們暗中妒忌。確實有才能和好品行，但人們未必相信；細小的缺點輕微的過失，就會十隻手争着指斥。所以自己修行不得不努力，學習不得不堅持。大凡士人君子生在世上，自己没有才能而希望他人任用，自己没有好的品行而希望他人愛戴，就好像農夫鹵莽下種反而埋怨上天的雨露不滋潤一樣，即使想不飢餓，能辦得到嗎？我自幼聽先公僕射説：立己以孝悌爲基礎，以恭順沉默爲根本，以謹慎小心爲原則，以勤儉節約爲法度。富貴人家是因爲

事，而後可以言家法，家法備，然後可以言養人。直不近禍，廉不沽名。憂與禍不偕，潔與富不并。董生有云："吊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憂則恐懼，恐懼則福至。又曰："賀者在門，吊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世族遠長與命位豐約，不假問龜蓍星數，在處心行事而已。昭國里崔山南琯子孫之盛，仕族罕比。山南曾祖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櫛縱笄拜階下，升堂乳姑，長孫不粒食者數年。一日病，言無以報吾婦，冀子孫皆得如婦孝。然則崔之門安得不大乎？東都仁和里裴尚書寬子孫衆盛，實爲名閥。天后時，宰相魏玄同選尚書之先爲婿，未成婚而魏陷羅織獄，家徙嶺表。及北還，女已逾笄。其家議無以爲衣食資，願下髮爲尼。有一尼自外至，曰："女福厚豐，必有令匹，子孫將遍天下，宜北歸。"家人遂不敢議。及荆門，則裴齎裝以迎矣。今勢利之徒，捨信誓如返掌，則裴之蕃衍，乃天之報施也。余舊府高公先君兄弟三人，俱居清列，非速客不二羹胾，夕食齕蔔瓠而已，皆保重名於世。永寧王相國涯居位，竇氏女歸，請曰："玉工貨釵直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豈於女惜？但釵直若此，乃妖物也，禍必隨之。"女不復敢言。後釵爲馮球外郎妻首飾，涯曰："爲郎吏妻，首飾有七十萬錢，其可久乎！"馮爲賈相國餗門人，賈有奴頗橫，馮愛賈，召奴責之，奴泣

容忍和順，保持交往是因爲真情恭敬，廣記也有不能達到的，求名也有無意得來的。在官位上則端正自身精簡事務，而後纔可以談論家法；家法完備，然後纔可以談論教人。剛直不接近災禍，清廉不獵取名譽。憂患和災禍不一起來，高潔和富貴也不并存。董生說過："吊唁者在門，賀喜者在閭。"說的是有慮憂則恐懼，恐懼則福到。又說："賀喜者在門，吊唁者在閭。"說的是享有福禄則驕奢，驕奢則禍到。所以家族綿延與命位豐約，不是靠問龜蓍星數，關鍵在於自己處心行事而已。昭國里崔山南琯的子孫昌盛，士族很少能比得上。崔山南的曾祖母長孫夫人年高没有牙齒，祖母唐夫人侍奉婆婆孝順，每天早上，梳完髮就到階下叩拜，然後進入堂中哺乳婆婆，長孫夫人多年不能吃穀物。一天有病，説無以回報我的媳婦，希望子孫都能像媳婦一樣孝順。如此崔氏之門怎能不昌盛呢？東都仁和里裴尚書寬的子孫衆多，確實是個豪門勢族。天后的時候，宰相魏玄同選裴尚書的先輩爲女婿，未成婚時而魏玄同被羅織陷害入獄，家室也遷到了嶺表。等到回歸到北方時，女兒已過了成婚的年齡。家人商量怎樣度過缺衣少食的日子，魏氏女便情願削髮爲尼。有一尼姑自外面來到，對她說："你的大福到了，肯定會有好的婚配，子孫將來遍及天下，應當回歸到北方去了。"家人再也不敢説什麽。等他們走到荆門，裴氏則携帶着行裝來親自迎娶了。如今的勢利之徒，捨信誓如反掌，所以説裴氏家族的繁茂，是上天在施福報答，我們的舊府高公先君兄弟三人，都有高貴的官位，不請客他們不吃兩樣帶肉的菜，晚飯祇吃些蘿蔔瓠瓜一類蔬食而已，都能保重名聲於世。永寧王相國涯在位時，竇氏的女兒嫁到王家，謁見時説："玉器寶貨首飾價值七十萬。"王涯説："七十萬錢，難道比你還可愛嗎？若真的有如此價值的首飾，那就是妖物了，肯定會有禍患相隨。"竇氏女不

謝。未幾，馮晨謁賈，賈未出，有二青衣齎銀罌出，曰："公恐君寒，奉地黄酒三杯。"馮悦，盡舉之。俄病渴且咽，因暴卒。賈爲嘆息出涕，卒不知其由。明年，王、賈皆遘禍。噫，王以珍玩爲物之妖，信知言矣，而不知恩權隆赫之妖甚於物邪。馮以卑位貪貨，不能正其家，忠於所事，不能保其身，不足言矣。賈之奴害客于墻廡間而不知，欲終始富貴，其得乎？舒相國元輿與李繁有隙，爲御史，鞫譙獄，窮致繁罪，後舒亦及禍。今世人盛言宿業報應，曾不思視履考祥事歟？夫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余家本以學識禮法稱於士林，比見諸家於吉凶禮制有疑者，多取正焉。喪亂以來，門祚衰落，基構之重，屬於後生。夫行道之人，德行文學爲根株，正直剛毅爲柯葉。有根無葉，或可俟時；有葉無根，膏雨所不能活也。至於孝慈、友悌、忠信、篤行，乃食之醯醬，可一日無哉？

敢再説什麽了。後來那些首飾都成爲馮球外郎的妻子所有，王涯説："作爲郎吏之妻，首飾值七十萬錢，怎可能長久呢！"馮球是賈相國餗的門人，賈餗有個奴僕特别驕横，馮球愛護賈餗，召奴僕前來并進行斥責，奴僕哭着認罪。不久，馮球早上去謁見賈餗，賈餗還没出來，兩個穿黑衣服的人手拿銀質酒罐子先出來了，并説："我們的主人害怕您寒冷，贈你三杯地黄酒。"馮球大喜，將三杯地黄酒全部飲下。一會兒感到口渴喉塞，因而暴死。賈餗嘆息流淚，但終不知其原因。第二年，王涯和賈餗都遭禍患。唉，王涯認爲珍玩之物是妖，的確是有遠見的預言，但不懂得權勢顯赫之妖更甚於玩物之妖。馮球以卑位而貪圖財貨，不能端正其家室，雖忠心於所侍奉的人，然最終未能保全其身，這就不足談論了。賈餗的奴僕在墻廡間害死客人而賈餗不知道，想始終處於富貴，這能辦得到嗎？舒相國元輿和李繁有矛盾，任御史時，審訊譙獄，想方設法地給李繁治罪，後來舒元輿也遭禍患。如今人們都大肆談論因果報應，但爲什麽不曾考慮做些好事呢？大凡名門豪族，没有不是由祖輩忠孝勤儉而形成的，也没有不是由子孫貪玩奢侈而毁滅的。成家立業就像上天一樣的艱難，但毁滅則像燎毛一樣容易。我們家本來以學識禮法被士人稱頌，近來看見諸家在吉凶禮方面有疑問的，都要吸取改正。自國家喪亂以來，家運也衰落了，建立功業的重任，就依托在你們後生身上了。大概實行道義的人，德行文章是根莖，正直剛毅是枝葉。有根莖無枝葉，或可等待時機再圖發展；但有枝葉無根莖，即使有滋潤土壤的雨水也救不活了。至於孝慈、友悌、忠信、篤行，這都像是吃飯用的醬醋，怎能一日没有呢？

其大概如此。

他的告誡大概如此。

柳公權

公權，字誠懸，公綽弟也。年十

柳公權，字誠懸，是柳公綽的弟弟。十二歲

二，工辭賦。元和初，擢進士第。李聽鎮夏州，表爲掌書記。因入奏，穆宗曰："朕嘗於佛廟見卿筆迹，思之久矣。"即拜右拾遺、侍書學士，再遷司封員外郎。帝問公權用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筆正乃可法矣。"時帝荒縱，故公權及之。帝改容，悟其以筆諫也。公綽嘗寓書宰相李宗閔，言家弟本志儒學，先朝以侍書見用，頗類工祝，願徙散秩。乃改右司郎中、弘文館學士。

時，擅長作文寫詩。元和初年，考中進士科。李聽節鎮夏州，上表任用他爲掌書記。由於入朝上奏，穆宗對他說："朕曾在佛廟裏看到你的筆迹，已想念很久了。"即刻拜授他爲右拾遺、侍書學士，後經二次升遷任司封員外郎。皇帝問柳公權用筆的方法，回答說："心正則筆正，筆正就能得法了。"當時皇帝荒怠放縱，所以柳公權纔這樣說。皇帝臉色一變，知道他這是用筆法來勸諫。柳公綽曾寫信給宰相李宗閔，說家弟本來志在儒學，被先帝任用爲侍書，很像是掌管卜筮之言的工祝，希望給他換一個閑散的官職。於是改任右司郎中、弘文館學士。

文宗復召侍書，遷中書舍人，充翰林書詔學士。嘗夜召對子亭，燭窮而語未盡，宫人以蠟液濡紙繼之。從幸未央宫，帝駐輦曰："朕有一喜，邊戍賜衣久不時，今中春而衣已給。"公權爲數十言稱賀，帝曰："當賀我以詩。"宫人迫之，公權應聲成文，婉切而麗。詔令再賦，復無停思，天子甚悦，曰："子建七步，爾乃三焉。"常與六學士對便殿，帝稱漢文帝恭儉，因舉袂曰："此三浣矣！"學士皆賀，獨公權無言。帝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浣濯之衣，此小節耳，非有益治道者。"異日，與周墀同對，論事不阿，墀爲惴恐，公權益不奪，帝徐曰："卿有諍臣風，可屈居諫議大夫。"乃自舍人下遷，仍爲學士知制誥。

文宗再次授任柳公權侍書，升任中書舍人，充任翰林書詔學士。皇上曾在夜間召他到小亭對答，蠟燭已燃盡但談話仍在進行，宫人用蠟淚揉紙繼續照明。跟隨皇上臨幸未央宫，皇帝停住輦車說："朕有一件喜事，賜給邊防戍兵的衣服長期以來都不及時，今年纔仲春時分衣服就已發到戍兵手裏了。"柳公權作了數十言的文章表示祝賀，皇帝說："應當用詩來祝賀我。"宫人也催促他，柳公權隨即開口賦詩，言辭婉切華麗。皇帝下詔命令他再賦詩一首，他便不加思索地賦詩一首，皇帝很高興，并說："曹子建七步成詩，你纔用了三步呀。"柳公權常和其他六學士在便殿對答，皇帝在稱頌漢文帝恭儉時，順便舉起衣袖說："這衣服也都洗過三次了！"學士們都稱揚皇帝節儉，惟獨柳公權不說話。皇帝問他，回答說："人主應當進用賢良斥退不肖，采納諫諍，嚴明賞罰。穿洗過的衣服，這是小節，對治理天下没有什麽大的益處。"另有一天，他和周墀一同對答，由於論事剛直不阿，連周墀都爲他惴惴不安，但柳公權依然是不改變，皇帝徐徐地說："你有諍臣風度，可委屈一下居諫議大夫之位。"於是自中書舍人降任諫議大夫，仍然擔任學士參與起草詔令。

開成三年，轉工部侍郎。召問得失，因言："郭旼領邠寧，而議者頗有臧否。"帝曰："旼，尚父從子，太皇太后季父，官無玷郵，自大金吾位

開成三年，柳公權轉任工部侍郎。皇上召他前來詢問得失，因而說："郭旼統管邠寧，而議論的人頗有褒貶。"皇帝說："郭旼，是尚父的侄子，太皇太后的叔父，爲官在任時没有過失，由

方鎮，何所更議?”答曰：“旼誠勛舊，然人謂獻二女乃有是除，信乎?”帝曰：“女自參承太后，豈獻哉?”公權曰：“疑嫌間不可户曉。”因引王珪諫廬江王妃事。是日，帝命中官自南内送女還旼家。其忠益多類此。遷學士承旨。

大金吾外任方鎮，有什麽好議論的呢?”他回答説：“郭旼確實是勛官故舊，但是人們説他進獻二女纔有此授任，是這樣嗎?”皇帝説：“那二女入宫是參見侍候太后的，怎能説是進獻呢?”柳公權説：“疑問嫌隙不可能人人皆知。”接着引王珪諫諍廬江王妃一事爲例進行説明。就在當日皇帝命令宦官從南内將二女送回郭旼家。他的忠孝大多都是如此。後升任學士承旨。

武宗立，罷爲右散騎常侍。宰相崔珙引爲集賢院學士，知院事，李德裕不悦，左授太子詹事，改賓客。累封河東郡公，復爲常侍，進至太子少師。大中十三年，天子元會，公權稍耄忘，先群臣稱賀，占奏忽謬，御史劾之，奪一季俸，議者恨其不歸事。咸通初，乃以太子太保致仕。卒，年八十八。贈太子太師。

武宗即位，柳公權被免去原職而任右散騎常侍。宰相崔珙引薦他爲集賢院學士，主管院事，李德裕不高興，降任他爲太子詹事，改任太子賓客。累封爲河東郡公，再次任右散騎常侍，進升做到太子少師。大中十三年，皇帝在元旦日會見群臣，柳公權頗是昏亂健忘，先於群臣道賀，口頭奏對疏忽出錯，御史彈劾他，被削掉一季俸錢，議論的人指責他不退休歸政。咸通初年，以太子太保退休。去世，享年八十八歲。追贈太子太師。

公權博貫經術，於《詩》、《書》、《左氏春秋》、《國語》、莊周書尤邃，每解一義，必數十百言。通音律，而不喜奏樂，曰：“聞之令人驕怠。”其書法結體勁媚，自成一家。文宗嘗召與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屬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餘凉。”它學士亦屬繼，帝獨諷公權者，以爲詞情皆足，命題於殿壁，字率徑五寸，帝嘆曰：“鍾、王無以尚也!”其遷少師，宣宗召至御座前，書紙三番，作真、行、草三體，奇秘，賜以器幣，且詔自書謝章，無限真、行。當時大臣家碑誌，非其筆，人以子孫爲不孝。外夷入貢者，皆别署貨貝曰：“此購柳書。”嘗書京兆西明寺《金剛經》，有鍾、王、歐、虞、褚、陸諸家法，自爲得意。凡公卿以書貺遺，蓋巨萬，而主藏奴或盗用。嘗貯杯盂一笥，縢識如故而器皆亡，奴妄言叵測者，公權笑

柳公權通曉經書，尤其精通《詩》、《書》、《左氏春秋》、《國語》及莊周的書，每解釋一義，都長達數十百言。他通曉音律，但不喜歡奏樂，并説：“聽音樂會使人驕傲怠慢。”他的書法整體結構豐潤有力，自成一家。文宗曾召他聯句，皇帝説：“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柳公權接着説：“薰風自南來，殿閣生餘凉。”其他學士也都相繼聯句，但皇帝衹背誦柳公權的詩句，認爲他的詩句辭情皆足，命令題寫在大殿的墻壁上，每個字五寸大小，皇帝感慨地説：“就是鍾繇、王羲之也比不上啊!”當升任太子少師時，宣宗將他召到御座前，讓他書寫三張紙，分别寫成真書、行書、草書三體，并作爲珍品進行收藏，賜給他器物錢幣，還下詔叫他親自書寫奏章，真書、行書不限。當時大臣家的墓志，不是他的手筆，人們就認爲是子孫不孝。境外夷人入朝進貢，都另外拿出財貨寶貝説：“這是購買柳公權字的費用。”他曾給京兆西明寺寫過《金剛經》，西明寺因藏有鍾、王、歐、虞、褚、陸諸家的墨迹，感覺非常得意。大凡公卿因他寫字而饋贈給他的財物，可能有巨萬之多，但都被主管收藏的

曰："銀杯羽化矣！"不復詰。唯研、筆、圖籍，自鐍秘之。

奴僕盗用完了。他曾收藏有一笥杯盂等餐飲具，封口的繩子如故而器物却不見了，奴僕亂説不可測，柳公權便笑着説："那些銀杯插翅飛了！"隨後也不再追問了。惟獨硯、筆、圖籍一類東西，由他親自收藏鎖管。

柳子華

子華，公綽諸父也。始辟嚴武劍南府，累遷池州刺史。代宗將幸華清宫，先命完葺，欲以子華爲京兆少尹，尹惡其剛方，沮解之，遂爲昭應令，檢校金部郎中、修宫使。設棘圍於市，徇邑中曰："民有得華清瓦石材用，投圍中，逾三日不還者死。"不終日，已山積矣，營辦略足。宰相元載有别墅，以奴主務，自稱郎將，怙勢縱暴，租賦未嘗入官。子華因奴入謁，收付獄，劾發宿罪，杖殺之，一邑震伏。載不敢怨，遣吏厚謝。預知其終，自爲墓銘。

柳子華，是柳公綽的伯父。起初被嚴武徵用到劍南節帥幕府任職，多次升遷任池州刺史。代宗將臨幸華清宫，先下令修繕完備，打算以柳子華任京兆少尹，京兆尹厭惡他剛强正直，從中阻撓而不讓授任他此官，於是任昭應令，檢校金部郎中、修宫使。他用荆棘在街市上圍了個圈，宣布説："百姓有將華清的瓦石材料拿去使用的，請放到這個圈裏，超過三天不還者處以死刑。"不到一天，瓦石材料已堆積如山，修繕所需的基本够用了。宰相元載有一别墅，使奴僕主管事務，奴僕自稱是郎將，仗勢放縱殘暴，租賦不曾入官。柳子華藉此奴僕入謁之機，將他抓入獄中，檢舉告發他舊有的罪行，并將他打死，全城人震驚佩服。元載不敢有怨言，還派遣手下屬吏前去重謝柳子華。柳子華預感到自己的生命將要終結，便自己作好了墓志銘。

子公器、公度。公度善攝生，年八十餘，有强力。常云："吾初無術，但未嘗以氣海煖冷物，熟生物，不以元氣佐喜怒耳。"位光禄少卿。公器生遵，遵生璨，别有傳。

兒子柳公器、柳公度。柳公度擅長養生，八十多歲時，身體剛强有力。他經常説："我當初没有什麽方法，但不曾用氣海温暖過冰冷之物，弄熟過生硬之物，不因喜怒哀樂而損傷元氣。"他做過光禄少卿。柳公器生柳遵，柳遵生柳璨，柳璨另外有傳。

楊於陵

楊於陵，字達夫，本漢太尉震之裔。父太清，倦宦，客河朔，死安禄山之亂。

於陵始六歲，間關至江左，逮長，有奇志。十八擢進士，調句容主簿。節度使韓滉剛嚴少許可，獨奇於陵，謂妻柳曰："吾求佳婿，無如於陵賢。"因以妻之。辟鄂岳、江西使府。滉居宰相，領財賦，權震中外。於陵隨府罷，避親不肯調，退廬建

楊於陵，字達夫，本是漢太尉楊震的後裔。父親楊太清，厭倦做官，寄居在河朔，死於安禄山之亂。

父親楊太清死時楊於陵纔六歲，輾轉來到江左，長大成人後，胸懷大志。十八歲考中進士科，調授句容主簿。節度使韓滉剛毅嚴正很少表揚他人，惟獨器重楊於陵，對妻子柳氏説："我們尋找佳婿，都不如楊於陵賢能。"因而將女兒嫁給了他。後被徵用到鄂岳、江西節度使幕府任職。韓滉任宰相，總管財政賦税，權震中外。楊

昌，以文書自娛樂。滉卒，乃入爲膳部員外郎。以吏部判南曹，選者恃與宰相親，文書不如式，於陵駁其違，宰相怒，以南曹郎出使吊宣武軍。未幾，遷右司郎中，换吏部，出爲絳州刺史。德宗雅聞其名，留拜中書舍人。時京兆李實恃恩暴横，於陵與所善許孟容不離附，爲所譖短，徙秘書少監。帝崩，宣遺詔於太原、幽州，節度獻遺無所納。拜華州刺史，遷浙東觀察使。越人飢，請出米三十萬石拯贍貧民，政聲流聞。

於陵隨着幕府解散而被罷官，由於迴避親近嫌疑不肯調任，在建昌築廬并過着隱居生活，以作文章寫字自娱自樂。韓滉去世，他纔入朝任膳部員外郎。後以吏部之職主持南曹事務，參加考試的人依仗和宰相關係親近，文書不按格式，楊於陵駁斥説這不合式文規格，宰相生氣，使他以南曹郎身份出使慰問宣武軍。不久，升任右司郎中，换任吏部，出任絳州刺史。德宗平素就知道他的名聲，將他留下拜授中書舍人。當時京兆尹李實依仗恩寵而殘暴横行，楊於陵和所相好的許孟容不依附順從李實，因而被李實所譖毁，改任秘書少監。皇帝去世，他奉朝廷之命到太原、幽州宣布遺詔，面對節度使的進獻餽贈一概不予接受。拜授華州刺史，升任浙東觀察使。越人遭遇饑荒，他上表請求拿出三十萬石米來救濟贍養貧民，因而政聲遠揚。

入爲京兆尹。先是，編民多竄北軍籍中，倚以横閭里。於陵請限丁制，減三丁者不得著籍，奸人無所影賴，京師豪右大震。遷户部侍郎。元和初，牛僧孺等以賢良方正對策，於陵被詔程其文，居第一，宰相惡其言，出爲嶺南節度使。辟韋詞、李翱等在幕府，咨訪得失，教民陶瓦易蒲屋，以絶火患。監軍許遂振者，悍戾貪肆，憚於陵不敢撓以私，則爲飛語聞京師，憲宗不能無惑，有詔罷歸。遂振領留事，笞吏剔抉其贓，吏呼曰："楊公尚拒他方賂遺，肯私官錢邪?"宰相裴垍亦爲帝别白言之，乃授吏部侍郎，而遂振終得罪。

召入京城任京兆尹。當初，編入户籍的平民多竄入北軍軍籍中，仗着北軍的威勢横行鄉里。楊於陵請求對成年男子加以限制，規定少於三個成年男子的不得著録在北軍軍籍中，奸人没了可依賴的靠山，京城豪右也大爲震驚。升任户部侍郎。元和初年，牛僧孺等應試賢良方正對策，楊於陵奉詔考核他們的文章，他判定牛僧孺位居第一，宰相厭惡他的話，因而出任嶺南節度使。他把韋詞、李翱等人徵召到幕府任職，向他們詢問得失，教百姓用陶瓦改建蒲草屋，以杜絶火災的隱患。監軍許遂振，强悍貪婪凶暴，因畏懼楊於陵不敢以私干撓，就在京城散布流言蜚語中傷他，結果憲宗也有了疑惑，下詔免其官職回家。許遂振主持留後事務，鞭打楊於陵手下的屬吏叫尋找他貪污受賄的綫索，屬吏大喊道："楊公尚且拒受他方餽贈的財物，怎肯私自要公家的錢物呢!"宰相裴垍也在皇帝面前談論此事，於是授任他爲吏部侍郎，而許遂振最終獲罪。

初，吏部程判，别詔官參考，齊抗當國，罷之。至是，尚書鄭餘慶移疾，乃循舊制。於陵建言："他官但第判能否，不知限員，有司計員爲留遣之格，事不相謀，莫如勿置。"於

當初，由吏部考核判文，後來皇帝又下詔叫别的官吏參與考核，齊抗掌權時，廢除了這種方法。到這時候，尚書鄭餘慶上書稱病婉言求退，於是又遵循原先的規定。楊於陵建議説："别的官員衹知道判文能行或不能行，但不知道官員的

是有詔三考官止較科目選，至常調悉還吏部。又請修甲曆，南曹置别簿相檢實，吏不能爲奸。始奏選者納直給符告，居四年，凡調三千員，時謂爲適。

限額，有關部門計算官員限額而制訂留放標準，二者有事又不互相商量，所以不如不置。”於是皇帝下詔説三考官祇考較科目，至於通常遷調都歸吏部掌管。他又請求修訂甲子記載歲時的日曆，并在南曹另置簿籍相互檢查核實，屬吏因此不能作惡了。他首先提出候補、候選的官員交錢後發給任官文書，他任吏部侍郎四年，共調授官員三千人，當時人們認爲適當。

以兵部兼御史大夫，判度支。王師討淮西，於陵用所親爲供軍使，主唐、鄧，而高霞寓騰牒度支，以餉道乏，及戰敗，詔責之，指以爲言。帝怒，貶於陵郴州刺史。徙原王傅，復以户部侍郎知吏部選。李師道平，詔宣慰淄青。朝廷始議分其地，而劉悟節度滑州，未出鄆，於陵趣使上道。還奏，帝悦其能。會浙西觀察使李翛死，皇甫鎛素忌於陵，薦以代翛，帝不之可。

後來楊於陵以兵部官兼任御史大夫，掌管度支事務。官軍討伐淮西，楊於陵起用和自己親近的人任供軍使，主管唐、鄧兩地，而高霞寓從驛道遞書牒給度支，説是糧餉缺乏，等到官軍戰敗，皇帝下詔斥責高霞寓，高霞寓便藉口説是糧餉缺乏的緣故。皇帝生氣，貶楊於陵爲郴州刺史。改任原王傅，再次以户部侍郎主持吏部選事。李師道被平定，他奉詔宣諭安撫淄青。朝廷開始商議分割淄青轄地，而以劉悟任滑州節度使，還没有出鄆轄境，楊於陵就催促上路。回朝上奏，皇帝稱贊他有才能。這時浙西觀察使李翛去世，皇甫鎛向來忌恨楊於陵，就舉薦他替代李翛任浙西觀察使，皇帝没有答應這事。

穆宗立，遷户部尚書，爲東都留守。數上疏乞身，不許。授太子少傅，封弘農郡公。俄以尚書左僕射致仕，詔賜實俸，讓不受。於陵器量方峻，進止有常度，節操堅明，始終不失其正，時人尊仰之。大和四年卒，年七十八。册贈司空，謚曰貞孝。

穆宗即位，楊於陵升任户部尚書，出任東都留守。他多次上疏請求退休，穆宗都没有批准。授任太子少傅，封爲弘農郡公。不久以尚書左僕射退休，皇帝下詔賞賜他拿原來的俸錢，他堅决辭讓不接受。楊於陵爲人大方文雅，進退有常度，而且節操嚴明，始終不失其正直，當時人都尊敬他。大和四年楊於陵去世，享年七十八歲。册贈司空，謚號貞孝。

四子：景復仕至同州刺史，紹復中書舍人，師復大理卿，中子嗣復位宰相，自有傳。

楊於陵有四個兒子：楊景復官做到同州刺史，楊紹復官做到中書舍人，楊師復官做到大理卿，第二子楊嗣復官做到宰相，自有傳。

馬揔

馬揔，字會元，系出扶風。少孤窶，不妄交游。貞元中，辟署滑州姚南仲幕府，監軍薛盈珍誣南仲不法，揔坐貶泉州别駕。盈珍入用事，福建觀察使柳冕希旨欲誅之，會刺史穆贊保護乃免，徙恩王傅。

馬揔，字會元，出自扶風馬氏一支。馬揔年輕時孤苦貧窮，不隨便與人交結。貞元年間，被滑州姚南仲徵用到幕府任職，監軍薛盈珍誣告姚南仲不守法度，馬揔因而受連累貶任泉州别駕。薛盈珍入朝掌權，福建觀察使柳冕迎合薛盈珍旨意想殺掉他，恰巧刺史穆贊保護纔幸免一

死，後改任恩王傅。

元和中，以虔州刺史遷安南都護，廉清不撓，用儒術教其俗，政事嘉美，獠夷安之。建二銅柱於漢故處，鑱著唐德，以明伏波之裔。徙桂管經略觀察使，入爲刑部侍郎。十二年，兼御史大夫，副裴度宣慰淮西。吴元濟禽，爲彰義節度留後。蔡人習僞惡，相掉訐，獷戾有夷貊風。揔爲設教令，明賞罰，磨治洗汰，其俗一變。始奏改彰義爲淮西，尋擢拜淮西節度使，徙忠武，改華州防禦、鎮國軍使。李師道平，析鄆、曹、濮等爲一道，除揔節度，賜號天平軍。

元和年間，馬揔由虔州刺史升任安南都護，爲官清廉正直，用儒學來教化當地的習俗，政務美好，僚夷安寧無事。他又在漢時的老地方建造二銅柱，刻記大唐的恩德，并説明是馬伏波的後裔。後升任桂管經略觀察使，召入朝廷任刑部侍郎。十二年，兼任御史大夫，作爲副使和裴度一起宣慰淮西。吴元濟被生擒，他出任彰義節度使留後。蔡人有奸詐作惡的習氣，相互揭發隱私，凶悍暴虐有夷貊之風。馬揔爲他們設立教令，嚴明賞罰，經過一番磨煉和革除，這裏的習俗爲之一變。起初上奏改彰義爲淮西，不久被提升爲淮西節度使，换任到忠武，改任華州防禦、鎮國軍使。李師道被平定，朝廷分出鄆、曹、濮等州各一部分組成一個新道，授任馬揔爲節度使，賜號叫天平軍。

長慶初，劉總上幽、鎮地，詔總徙天平，而詔揔還，將大用之。會總卒，穆宗以鄆人附賴揔，復詔還鎮。二年，檢校尚書左僕射，入爲户部尚書。揔篤學，雖吏事倥偬，書不去前，論著頗多。卒，贈右僕射，謚曰懿。

長慶初年，劉總獻上幽、鎮之地，皇帝下詔叫劉總遷任到天平軍，又下詔叫馬揔回朝，打算重用他。恰巧劉總去世，穆宗認爲鄆人信賴馬揔，於是又下詔讓他返回方鎮。二年，任檢校尚書左僕射，召入朝廷任户部尚書。馬揔勤學，即使政務繁忙，還是手不離書，論著很多。去世，追贈右僕射，謚號懿。

贊曰：巢父恃正義，觸群不肖，謀不以權，遂喪其身。寧、邠皆所謂邦之司直者，後世卒蕃衍。公綽仁而勇，於陵方重，揔沈懿，皆有大臣風，才堪宰相而用不至，果時有不幸邪？穆、崔、柳代爲孝友聞家，君子之澤遠哉！

贊曰：孔巢父堅守正義，觸犯了一群不肖之徒，不能使用權謀，導致命喪身亡。穆寧、穆邠都是所謂的國家正直之臣，所以後世終於繁盛。柳公綽仁義勇敢，楊於陵剛直穩重，馬揔深沉有德，都有大臣風度，頗有宰相才能却未被任用，果真是時世的不幸嗎？穆、崔、柳世代以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傳家，説明君子的恩澤源遠流長！

唐書卷一百六十四

列傳第八十九

歸奚三崔盧二薛衛胡丁二王殷列傳

歸崇敬

歸崇敬，字正禮，蘇州吳人。治禮家學，多識容典，擢明經。遭父喪，孝聞鄉里。調國子直講。天寶中，舉博通墳典科，對策第一，遷四門博士。有詔舉才可宰百里者，復策高等，授左拾遺。肅宗次靈武，再遷起居郎、贊善大夫、史館修撰、兼集賢殿校理，修國史、儀注。以貧求解。歷同州長史、潤州別駕。未幾，有事橋陵、建陵，召還參掌儀典，改主客員外郎，復兼修撰。

歸崇敬，字正禮，蘇州吳人。他研習家傳禮學，精通各項法則，考中明經科。爲父親守喪，以孝聞名鄉里。調任國子直講。天寶年間，考中博通墳典科，對策獲得第一，升任四門博士。皇帝下詔叫舉薦有才能可以治理百里地方的人，再次對策獲得優等，授任左拾遺。肅宗在靈武時，二次遷任爲起居郎、贊善大夫、史館修撰、兼任集賢殿校理，修撰國史、儀注。因貧窮請求解除現任官職。歷任同州長史、潤州別駕。沒過多久，橋陵、建陵有事，他又被召入朝廷參預和掌管禮儀典章工作，改任主客員外郎，再次兼任史館修撰。

代宗幸陝，召問得失，崇敬極陳："生人疲敝，當以儉化天下，則國富而兵可用。"時百官朝朔望，皆服袴褶，崇敬非之，建言："三代逮漢無其制，隋以來，始有服者，事不稽古，宜停。"詔可。又言："東都太廟不當置木主，按禮，'虞主用桑，練主用栗'，作栗主則瘞桑主，猶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也。東都太廟，本武后所建，以祀諸武，中宗去主存廟，以備行幸遷都之置。且商遷都前八後五，不必每都別立神主也。若曰神主已經奉祀，不得一日而廢，則桑主以虞，至練祭而埋之，明是不然。"時有方士巨彭祖建言："唐家土德，

代宗到了陝地，召他前往詢問得失，歸崇敬極力陳述說："百姓窮困不堪，應當以節儉教化天下，那麽國家就會富强而且可用兵了。"當時百官每月初一和十五入朝，都上穿褶下着褲一類朝服，歸崇敬批評這種做法，建議說："自三代到漢沒有這種制度，隋朝以後，纔開始有穿這種服裝的，此事不合乎古時的制度，應當停止。"皇帝下詔照辦。又上疏說："東都太廟不應當設置木製神主牌位，按照禮制，'葬後虞祭時所立的神主用桑木，逝世一周年練祭時所立的神主用栗木'，作了栗木神主就埋葬掉桑木神主，如同天上沒有兩個太陽，地上沒有兩個君主一樣。東都的太廟，本來爲武后所建造，是用來祭祀諸武的，中宗去掉神主保留廟舍，以備行幸遷都時置放神主。況且商前期八次遷都後期五次遷都，不

請以四季月郊祀天地。”詔禮官儒者雜議。崇敬議：“禮以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祀黃帝，黃帝於五行爲土，而火爲母，故火用事之末而祭之，三季月則否。彭祖牽緯候説，事詭不經，不可用。”又議：“五人帝於國家爲前後，無君臣義，天子祭宜毋稱臣，祭而稱臣，於天帝無異。”又“春秋釋奠孔子，祝版皇帝署，北面揖，以爲太重。宜准武王受丹書於師尚父，行東面之禮。”事皆施行。

一定在每個都城都另立神主。如果説神主已經奉祀，就不能有一日的停廢，那麽葬後虞祭時所立的桑木神主，到逝世一周年練祭時又埋葬掉了，由此可見分明不是這樣。”當時有方士巨彭祖建議説：“唐家是土德，請在春夏秋冬四時的第三個月在郊外祭祀天地。”皇帝下詔叫禮官儒士一起討論。歸崇敬説：“禮制以立秋前十八天迎黃靈，祭祀黃帝，黃帝在五行中爲土德，而火德爲母，所以是在火用事之末而祭之，其他三季則没有祭祀，巨彭祖附會讖緯之説，事情詭怪不經，不能采用。”他又建議説：“五帝衹是先後治理國家，并不存在君臣之間的禮儀，天子祭祀應當不稱臣下，祭祀而稱臣下，就和祭祀天帝没有區別了。”又説：“春秋時祭奠孔子，祭祀的祝文由皇帝親自書寫，面向北作揖，這種禮儀太重了。應當以武王受丹書於師尚父之禮爲準，面向東行禮。”他所提議的事都被采用了。

大曆初，授倉部郎中，充吊祭册立新羅使。海道風濤，舟幾壞，衆驚，謀以單舸載而免，答曰：“今共舟數十百人，我何忍獨濟哉?”少選，風息。先是，使外國多齎金帛，貿舉所無，崇敬囊橐惟衾衣，東夷傳其清德。還，授國子司業、兼集賢學士。八年，遣祀衡山，未至，而哥舒晃亂廣州，監察御史憚之，請望祀而還，崇敬正色曰：“君命豈有畏邪?”遂往。

大曆初年，歸崇敬被任爲倉部郎中，充吊祭册立新羅使。海上風大浪急，船隻幾乎被打壞，衆人震驚，商量用小舟載他先走以免身死，他回答説：“如今同船數十百人，我怎能忍心獨自渡過呢?”一會兒，風也停了。先前，出使外國的人大都携帶金銀布帛，以此交换自己所没有的東西，歸崇敬的袋子裏衹有换洗的衣服，因而東夷之人傳頌他有清廉的德行。出使回朝，授任國子司業、兼任集賢學士。八年，朝廷派他去祭祀衡山，還没到目的地，而哥舒晃在廣州叛亂，監察御史害怕了，請求遥望而祭衡山以便趕快返回，歸崇敬表情嚴肅地説：“有君命難道也畏懼嗎?”接着前往衡山。

皇太子欲臨國學行齒胄禮，崇敬以學與官名皆不正，乃建議：

皇太子要親臨國子學行以長幼爲序的齒胄禮，歸崇敬因國子學與官名都不正規，於是建議説：

古天子學曰辟雍。以制言之，壅水環繚如璧然；以誼言之，以禮樂明和天下云爾。在《禮》爲澤宮，故前世或曰璧池，或曰璧沼，亦言學省。漢光武立明堂、辟雍、靈臺，號“三雍

古時天子之學叫辟雍。就制度而言，是説與壅水環繞如同璧環一樣；就意義而言，是説用禮樂昭示調和天下。在《禮》中把國子學叫澤宮，所以前代有的叫璧池，有的叫璧沼，還有叫學省的。漢光武建明堂、辟雍、靈臺，號稱“三雍宮”。晉武帝親臨辟

宫”。晋武帝臨辟雍，行鄉飲酒禮，别立國子學，以殊士庶。永嘉南遷，唯有國子學。隋大業中，更名國子監。今聲明之盛，辟雍獨闕，請以國子監爲辟雍省。祭酒、司業之名，非學官所宜。業者，栒簴大版，今學不教樂，於義無當。請以祭酒爲太師氏，位三品；司業爲左師、右師，位四品。近世明經，不課其義，先取帖經，專門廢業，傳受義絶。請以《禮記》、《左氏春秋》爲大經，《周官》、《儀禮》、《毛詩》爲中經，《尚書》、《周易》爲小經，各置博士一員。《公羊》、《穀梁春秋》共準一中經，通置博士一員。博士兼通《孝經》、《論語》，依章疏講解。德行純潔、文詞雅正、形容莊重可爲師表者，委四品以上各舉所知，在外給傳，七十者安車蒲輪敦遣。國子、太學、四門三館，各立五經博士，品秩、生徒有差。舊博士、助教、直講、經直、律館算館助教，請皆罷。教授法。學生謁師，贄用腶修一束，酒一壺、衫布一裁，色如師所服。師出中門，延入與坐，割修斛酒，三爵止。乃發篋出經，摳衣前請，師爲説經大略，然後就室，朝晡請益。師二時堂上訓授道義，示以文行忠信、孝悌睦友。旬省、月試、時考，歲貢，視生徒及第多少爲博士考課上下。有不率教者，檟楚之，國子移禮部，爲太學生；太學又不變，徙之四門；四門不變，徙本州之學；復不變，徭役如初，終身不齒。雖率教，九年學不成者，

雍，行鄉飲酒禮，另立國子學，使有别於士庶之學。永嘉南遷以後，衹設立了國子學，隋朝大業年間，改名爲國子監。如今這一聲名昌盛，惟獨缺少了辟雍，請以國子監爲辟雍省。祭酒、司業的名稱，不是學官所適宜的。所謂業，是懸挂鐘鼓的木架大板，如今學不教樂，則名實不相副。請以祭酒爲太師氏，官位爲三品；司業爲左師、右師，官位爲四品。近世的明經科，不考試經文大義，而是通過帖經的考試來録取，這是在專門廢業，使傳授經文大義之人斷絶。請以《禮記》、《左氏春秋》爲大經，《周官》、《儀禮》、《毛詩》爲中經，《尚書》、《周易》爲小經，各設置一員博士。《公羊》、《穀梁春秋》合起來算作一中經，共設置一員博士。博士要兼通《孝經》、《論語》，依據章疏進行講解。博士必須是德行純潔、文詞雅正、容貌莊重而可以爲人師表的人，委四品以上官員各自舉薦自己所知道的人來充任，在外地的供給車馬，七十歲的用蒲草裹着輪子的坐乘車恭送。國子、太學、四門三館，各自設置五經博士，使官品職位、生徒的高低多少不等。原先的博士、助教、直講、經直、律館算館的助教，請全部免去。教授的方法。學生謁見老師，初次時送乾肉一束，酒一壺，一定長度可製作衣衫的布帛，顔色和老師所穿的一樣。老師從中門出來，邀請學生進入同坐，割條乾肉斟滿酒杯，三杯而止。接着的是打開箱子拿出經書，學生提着衣服前請，老師爲他們講説經文大義，然後來到室裏，朝時和晡時請求教益。老師朝和晡二時在堂上訓授道義，向學生傳授文行忠信、孝悌睦友的真諦。一旬一間、一月一試、一季一考、一年一貢，以生徒考中的多少來考核博士成績的上下。有不遵從教義的，用檟木荆條鞭打，把國子學移交禮部，作爲太學生；作爲太學生依舊不改變，遣送到四門；作爲四門生依舊不改變，遣送到本州之學；還不改變的，那就如起初一樣仍服

亦歸之本州。禮部考試法。請罷帖經。於所習經問大義二十而得十八，《論語》、《孝經》十得八，爲通；策三道，以本經對，通二爲及第。其孝行聞鄉里者，舉解具言，試日義闕一二，許兼收焉。天下鄉貢如之。習業考試，并以明經爲名，得第授官，與進士同。

傜役，終身不予録用。雖然遵奉教義，但經過九年學不成的，也送回本州。禮部考試的方法。請罷除帖經方式的考試做法。在所學習經文中詢問大義二十條而能答對十八條，《論語》、《孝經》十條能答對八條，就算是通過；策試爲三道，以本經對答，通曉兩道者爲考中。其孝行聞名鄉里的，寫明情況報送到京城，考試時經文大義差一二條，也允許兼收。天下各地的鄉貢亦如此。習業考試，也一起以明經爲名，能考中的授予官職，和考中進士的相同。

有詔尚書省集百官議。皆以習俗久，制度難分明，省禁非外司所宜名，《周官》世職者稱氏，國學非世官，不得名辟雍省、太師氏。大抵憚改作，故無施行者。

皇帝下詔叫尚書省招集百官討論。大家都認爲已經形成習慣了，制度也難以分明，宫禁中的官署不是外司所應當取名的，《周官》中世代爲職的稱氏，國學不是世官，不得叫做辟雍省、太師氏。大概是害怕改作，所以人們都不願意施行。

坐史給稟錢不實，貶饒州司馬。德宗立，召還，復拜國子司業，稍遷翰林學士、左散騎常侍，充皇太子侍讀，又兼普王元帥參謀，封餘姚郡公。田悦、李納稟命，持節宣慰，稱旨。表歸上冢，寵賜繒帛，儒先以爲榮。遷工部尚書，仍前職。年老，以兵部尚書致仕。卒，年八十八，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宣。論撰數十篇。

因史發放官錢不實歸崇敬受連累，被貶爲饒州司馬。德宗即位，召入朝，再次拜授國子司業，隨後升任翰林學士、左散騎常侍，充任皇太子侍讀，又兼任普王元帥參謀，封餘姚郡公。田悦、李納接受王命，他持節前去宣詔安撫，符合皇帝的旨意。上表請求回家拜墓，皇上對他寵信并賜給絲綢，儒士們以爲榮耀。升任工部尚書，仍兼前職。因年事已高，以兵部尚書退休。去世享年八十八歲，追贈尚書左僕射，謚號宣。有論著數十篇。

子登。

兒子歸登。

歸登

登，字沖之，事繼母篤孝。大曆中，舉孝廉高第。貞元初，策賢良，爲右拾遺。裴延齡得幸，德宗欲遂以相，右補闕熊執易疏論之，以示登，登動容曰："願竄吾名，雷霆之下，君難獨處。"故同列有所諫正，輒聯署無所回諱。轉右補闕、起居舍人，凡十五年，僚類有出其下而進趨，自喜得顯官，惟登與右拾遺蔣武退然遠權勢，終不以淹晚概懷。遷兵部員外

歸登，字沖之，事奉繼母特别孝順。大曆年間，應試孝廉獲得優等。貞元初年，考中賢良科，任右拾遺。裴延齡深受德宗寵信，德宗想讓裴延齡任宰相，右補闕熊執易要上疏議論此事，先將疏奏交給歸登看，歸登動情地説："希望加上我的名字，在皇上發怒的時候，您一人難以抵擋。"因而同僚有所諫諍規勸的，都聯署姓名而不迴避忌諱。轉任右補闕、起居舍人，在此官位上前後達十五年之久，同僚中有在他職位之下而很快晉升的，自己高興得到了顯官，祇有歸登和

郎。

右拾遺蔣武迴避和遠離權勢，始終對久留原位緩慢晋升不在乎。後來升任兵部員外郎。

順宗爲皇太子，登父子侍讀，及即位，以東宫恩超拜給事中，遷工部侍郎，復爲皇太子、諸王侍讀，獻《龍樓箴》以諷。徙左散騎常侍，入謝，憲宗問政所先，登知帝睿而果于斷，勸順納諫争，内外傳爲讜言。後判國子祭酒事，進工部尚書，累封長洲縣男。卒，年六十七，贈太子少師，謚曰憲。

順宗爲皇太子，歸登父子同任侍讀，等到順宗即位，他因東宫舊恩被破格拜授爲給事中，升任工部侍郎，又任皇太子、諸王侍讀，他進獻《龍樓箴》來諷勸太子和諸王。轉任左散騎常侍，入朝謝恩，憲宗問他政事中什麽是首要的，歸登知道皇帝通達而果斷，能聽從規勸采納諫諍，因而朝廷内外争着進獻直言。後來歸登掌管國子祭酒事務，升任工部尚書，多次封爲長洲縣男。去世，終年六十七歲，追贈太子少師，謚號憲。

登性温恕，家僮爲馬所踶，笞折馬足，登知，不加責。有遺金石不死藥者，紿曰已嘗，及登服幾死，訊之，乃未之嘗，人皆爲怒，而登不爲愠。常慕陸象先爲人，世亦許其類云。

歸登性情温和寬容，家中的僮僕被馬踢傷，僮僕將馬腿打折了，歸登知道後，對僮僕也没有斥責。有人贈送他金石不死之藥，并欺騙他説已經嘗試過了，等到歸登服食後幾乎死去，審訊那位送藥的人，又回答説没有嘗試過，人們都因此憎恨那送藥的人，而歸登却不因此而惱怒。他常常羨慕陸象先的爲人，世人也承認他們是同一類人。

子融。

兒子歸融。

歸融

融，字章之，元和中，及進士第，累遷左拾遺。事文宗爲翰林學士，進至户部侍郎。開成初，拜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盧周仁以南方屢火，取羨錢億萬進京師。融劾奏："天下一家，中外之財皆陛下府庫，周仁陳小利，假異端，公違詔書，徇私希恩。恐海内效之，因緣漁刻，生人受弊，罪始周仁。請重責，還所進，代貧民租入。"詔不從，置錢河陰院以虞水旱。

歸融，字章之，元和年間，考中進士科，多次升遷任左拾遺。事奉文宗而任翰林學士，晋升到户部侍郎。開成初年，拜授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盧周仁以南方屢屢發生火災爲藉口，收取多餘的錢億萬進獻京城。歸融上奏彈劾説："天下是一個大家庭，朝廷内外的財賦都是陛下的府庫，盧周仁着眼於個人小利，假藉特殊情况，公開違抗詔書，徇私情以求恩寵。恐怕海内之人效仿他，因此而剥削百姓，而使百姓受害，如此則罪惡始於盧周仁。請求對他從重責罰，退回他所進獻的錢物，以代替貧苦百姓的租税。"皇帝下詔不予聽從，將那錢物放在河陰院以防備水旱災害。

初，户部員外郎盧元中、左司員外郎判户部案姚康受平糴官秦季元絹六千匹，貸乾没錢八千萬，俱貶嶺南尉。數年，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子弟受賕三百萬，未入者半。帝問

當初，户部員外郎盧元中、左司員外郎判户部案姚康收受了平糴官秦季元的絹帛六千匹，還以借貸爲名侵吞公私錢財八千萬，一同貶到嶺南任縣尉。數年之後，金部員外郎韓益主持度支事務，他的子弟受賄三百萬，有一半還未到手。皇

融："益所犯與盧元中、姚康孰甚?"對曰："元中等枉失庫錢，益所坐子弟受賄，事異法輕。"故益止貶梧州參軍。融遷京兆尹，李固言爲相，惡之，徙秘書監。固言罷，擢權知兵部侍郎。歲間，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徙東川。還，歷兵部尚書，累封晉陵郡公。

帝詢問歸融："韓益所犯的罪和盧元中、姚康所犯的罪相比哪個嚴重?"歸融回答説："盧元中等人是以不正當的手段侵吞府庫中的錢財，韓益是因子弟受賄而獲罪，事情不同所以依法量刑也輕些。"因此韓益衹貶爲梧州參軍。歸融升任京兆尹，李固言爲宰相，因李固言厭惡他，又改任秘書監。李固言被免去宰相，他被升遷爲代理兵部侍郎。一年左右，出任山南西道節度使，後來改任到東川。返回朝廷，歷任兵部尚書，多次封爲晉陵郡公。

會昌後，儒臣少，朝廷禮典多本融議。辭疾，以太子少傅分司東都。大中七年卒，贈尚書左僕射。

會昌以後，儒臣漸少，朝廷的禮儀典章大多根據歸融的提議來實行。因病辭官，以太子少傅在東都任職。大中七年歸融去世，追贈尚書左僕射。

奚陟

奚陟，字殷卿，其先自譙亳西徙，故爲京兆人。少篤志，通群書。大曆末，擢進士、文辭清麗科，授弘文館校書郎。德宗立，諫議大夫崔河圖持節使吐蕃，表陟自副，以親老辭不拜。楊炎輔政，召授左拾遺。居親喪，毁瘠過禮。朱泚反，走間道及車駕于興元，拜起居郎、翰林學士，不就職。賊平，改太子司議郎，歷金部、吏部員外。會左右丞缺，轉左司郎中。

奚陟，字殷卿，他的祖先自譙亳向西遷移，所以便爲京兆人。奚陟年輕時做事專心致志，精通各種書籍。大曆末年，考中進士科、文辭清麗科，授任弘文館校書郎。德宗即位，諫議大夫崔河圖持節出使吐蕃，上表舉薦奚陟爲自己的副手，他因父母親年老而辭讓不接受。楊炎輔政爲宰相，召他入朝授任左拾遺。爲親人守喪，因哀傷過度而消瘦得不成樣子。朱泚造反，他從小路追趕皇帝車駕到興元，拜授起居郎、翰林學士，但他没有就職。叛賊平定後，改任太子司議郎，歷任金部、吏部員外郎。當時左右丞缺員，他轉任左司郎中。

貞元八年，遷中書舍人。於是江南、淮西皆大水，詔陟勞問循尉，所至人人便安。中書史倚宰相勢，常姑息，獨陟遇之無假借。先是，右省雜給視職田稟，主事與拾遺等，陟以奉稍爲率，由是吏官有差。中書令李晟有紙筆猥料積于省，它日以遺舍人，而雜事舍人常私有之，陟均舍寮無厚薄。雖細務，皆身親其勞，久益强力，人以爲難。

貞元八年，奚陟轉任中書舍人。此時江南、淮西都發了大水，皇帝下詔叫奚陟前去巡視問勞和安慰，他所到之處人人都得到安寧。中書史倚仗宰相的權勢，常常受到無原則的寬容，惟獨奚陟遇到中書史時不予寬容。先前，右省的雜給是比照職田稟分發的，主事和拾遺相等，奚陟以俸禄爲標準來分發，從此吏與官有了差别。中書令李晟有紙筆雜料堆積在中書省中，後來便將這些東西留給舍人，而雜事舍人常常把它當作自己的占有着，奚陟將它平均分給同僚舍人而没有厚薄之别。即使是小事，他也都親自勞心，時間長了更加勤勉努力，人們以爲實在難得。

遷刑部侍郎。京兆尹李充有美政，裴延齡惡之，誣劾充比陸贄，數遺金帛，當抵罪，又乾没京兆錢六十八萬緡，請付比部鈎校。時郎中崔元翰怨贄，揣延齡指，逮繫搒掠甚急，内以險文。陟持平無所上下，具獄上，且言："京兆錢給縣館傳，餘以度支符用度略盡。"充既免，元翰不得意，以恚死。

後來奚陟升任刑部侍郎。京兆尹李充有優異的政績，裴延齡厭惡李充，以誣告的手段檢舉李充結交陸贄，還多次送給金銀布帛，應當予以治罪，又説李充侵吞了京兆錢財多達六十八萬緡，請求交給比部稽查驗證。當時郎中崔元翰怨恨陸贄，揣量出了裴延齡的意思，於是逮捕拷打很是急迫，還暗中在判文上做了手脚。奚陟堅持公平無所迴避，將獄案的全部情況如實奏上，并且説："京兆錢供給各縣驛站館舍了，剩餘的作爲度支符牒的費用幾乎全用完了。"李充被免罪後，崔元翰悶悶不樂，滿懷惱恨而死。

陟尋知吏部選事，遷侍郎。銓綜平允，時謂與李朝隱略等，不能擿發清明如裴行儉、盧從愿也。十五年，病癰，帝遣醫療視，敕曰："陟，賢臣，爲我善治之。"卒，年五十五，贈禮部尚書。

不久奚陟主持吏部考試任官事務，又升任侍郎。他選拔考核公平得當，當時人認爲和李朝隱大略相同，但未能像裴行儉、盧從愿一樣選拔出清明之人。十五年，奚陟患上了瘡病，皇帝派遣醫生去給他治療瘡病，并下敕説："奚陟，是一位賢臣，爲我好好治愈他。"去世，終年五十五歲，追贈禮部尚書。

陟少自厎厲，著名節。常薦權德輿爲起居舍人知制誥，楊於陵爲郎中，其後皆有名。

奚陟年輕時就自我磨練志向，注重名節。曾舉薦權德輿爲起居舍人參與起草詔令，又舉薦楊於陵爲郎中，他們二人以後都有名聲。

子敬玄，位左補闕。

兒子奚敬玄，官做到左補闕。

崔衍

崔衍，字著，深州安平人。父倫，字敘。居父喪，跣護柩行千里，道路爲流涕，廬冢彌年。服除，及進士第，歷吏部員外郎。安禄山反，陷于賊，不污僞官，使子弟間表賊事。賊平，下遷晉州長史。李齊物訟其忠，授長安令，封武邑縣男。寶應二年，以右庶子使吐蕃，虜背約，留二歲，執倫至涇州，逼爲書約城中降，倫不從，更囚邏娑城，閱六歲，終不屈，乃許還。代宗見之，爲感動嗚咽。即具陳虜情僞、山川險易，指畫帝前，人服其詳。遷尚書左丞，以疾改太子賓客。卒，年七十一，贈工部尚書，謚曰敬。

崔衍，字著，深州安平人。父親崔倫，字敘。崔倫爲父親守喪時，光着脚走了千里護送靈柩，路上的行人都感動地流下眼淚，他還在墓旁築廬舍住了一年。守喪期滿，考中進士科，歷任吏部員外郎。安禄山反叛，崔倫落入叛賊手中，他不但不接受叛賊的僞官，還派子弟暗地裏向朝廷上表説明叛賊的情況。叛賊平定，降任晉州長史。李齊物稱贊崔倫忠誠，授任長安令，封爲武邑縣男。寶應二年，以右庶子身份出使吐蕃，虜人違背盟約，將他扣留了兩年，又把他帶到涇州，逼他寫信與城中的人相約投降，他硬是不聽，又被囚禁在邏娑城，過了六年，他還是始終不屈服，吐蕃這纔允許他返回内地。代宗親自接見了他，使他感動地哭出聲來。即刻全部陳述了虜人的虛實、山川的險易，還在皇帝面前指畫着，人們佩服他仔細認真。升任尚書左丞，因有

病改任太子賓客。去世，享年七十一歲，追贈工部尚書，謚號敬。

衍，天寶末擢明經，調富平尉。繼母李不慈，倫自吐蕃歸，李弊衣以見，問故，曰："衍不吾給。"倫怒，召衍，將袒而鞭之，衍涕泣無所陳。倫弟殷趨白："衍所稟舉送夫人所，尚何云！"倫悟，繇是譖無入。調清源令，勸民力田，懷附流亡，觀察使馬燧表其能，徙美原。父卒，事李益謹，歲爲李子郃償負不勝計，故官刺史，妻子僅免飢寒。

崔衍，天寶末年考中明經科，調授富平尉。崔衍的繼母李氏不仁慈，崔倫從吐蕃回來，李氏穿着破爛衣服來見崔倫，崔倫問她爲什麽是這樣，回答說："崔衍不供養我。"崔倫發怒，召崔衍前來，準備脱去他的衣服再用鞭打，崔衍哭泣着不言語。崔倫的弟弟崔殷急忙上前說明："崔衍所得的稟錢全部送到夫人處了，還讓他怎麽說！"崔倫醒悟了，從此不再聽信譖毁之言。調授清源令，勸導百姓努力耕田，懷招安撫流民，觀察使馬燧上表説他有才能，改任到美原。父親去世後，他事奉李氏更加恭謹，每年替李氏所生的兒子崔郃償還的欠債款多得不可勝數，所以他官做到刺史，但妻子兒女僅僅祇是免於飢餓而已。

歷蘇、虢二州。虢居陝、華間，而賦數倍入，衍白太重。裴延齡領度支，方聚斂，私謂衍："前刺史無發明，公當止。"衍不聽，復奏："州部多岩田，又郵傳劇道，屬歲無秋，民舉流亡，不蠲減租額，人無生理。臣見長吏之患在因循不以聞，不患陛下不憂恤也；患申請不實，不患朝廷不矜貸也。陛下拔臣大州，寧欲視民困而顧望不言哉？"德宗公其言，爲詔度支減賦。遷宣歙池觀察使，簡静爲百姓所懷。幕府奏聘皆有名士，後多顯于時。卒，年六十九，贈工部尚書。衍儉約畏法，室無妾媵，禄稍周於親族，葬埋嫁娶，倚以濟者數十家。及卒，不能葴喪，表諸朝，賜賻帛三百段，米粟稱之。

崔衍歷任蘇、虢二州刺史。虢州地處陝、華一帶，而賦税額却是别處的數倍，崔衍認爲太重。裴延齡掌管度支事務，正想大肆聚斂，還私下對崔衍説："前任刺史都没有説賦税太重，您也就不要説了。"崔衍不聽從，又上奏説："虢州轄境内多是山地，又是傳遞官府文書的重要通道，連年没有收成，百姓離家流亡，若不减免租賦數目，百姓就無法生活了。臣覺得令人憂慮的在於因循而不上報，不憂慮陛下不爲民情而顧念憐憫；憂慮不如實申請，不憂慮朝廷不憐惜寬免。陛下提拔臣下管理大州，怎能看着百姓困苦觀望不言語呢？"德宗公開了他的話，下詔讓度支減免賦税。升任宣歙池觀察使，他的清廉爲百姓所懷念。幕府中上奏聘任的都是有名之士，後來大多顯赫於當時。去世，享年六十九歲，追贈工部尚書。崔衍節約守法，家中没有妾媵，多餘的俸禄都周濟給親族，用於他們的葬埋嫁娶，倚靠他周濟的有數十家之多。等到他去世了，家中没有能力治辦喪事，有人上表到朝廷，朝廷賜給他家布帛三百段以助喪事，賜給的米粟與布帛多少相當。

先是，天下以進奉結主恩，州藏耗竭，韋皋、劉贊、裴肅爲之倡。贊

先前，天下有人用進奉來鞏固君主的恩寵，所以州府的儲藏耗費殆盡，韋皋、劉贊、裴肅是

死，衍代之。舊貢金錫凡十八品，皆倍直市于州，民匱，多逃去，衍至，蠲革之。居十年，嗇用度，府庫充衍。及穆贊代州，以錢四十萬緡假民賦，故雖旱，人不流捐，由衍蓄積有素也。路應爲觀察使，以衍有惠在民，言狀，元和元年，詔書褒美，賜一子官云。謚曰懿。

進奉的首倡者。劉贊死後，崔衍代任。舊時上貢金錫共十八品，都是用成倍的價錢從當地購買的，所以百姓匱乏，大多逃亡離去，崔衍到任後，減免和革除了許多。在任十年，節約費用，府庫充實。等到穆贊代替他而任官，用四十萬緡錢代替百姓賦稅，所以雖有旱災，百姓也不流亡，這是因爲崔衍歷來蓄積豐厚的結果。路應任觀察使，因崔衍在民間有能治理的美名，所以上書說明情況，元和元年，憲宗下詔書褒揚贊美他，還賜給他一個兒子官職。崔衍的謚號叫懿。

盧景亮

盧景亮，字長晦，幽州范陽人。少孤，學無不覽。第進士、宏辭，授秘書郎。張延賞節度荊南，表爲枝江尉、掌書記。入遷右補闕。朱泚反，景亮勸德宗曰："陛下罪己不至，則感人不深。"帝然之。景亮志義峷然，多激發，與穆質同在諫争地，書數上，鯁毅無所回。宰相李泌劾景亮等嘗衆會，漏所上語言，引善在己，即有惡歸之君。帝怒，貶爲朗州司馬，質亦斥去，廢抑二十年。至憲宗時，由和州別駕召還，再遷中書舍人。

盧景亮，字長晦，幽州范陽人。盧景亮少時喪父，治學無不瀏覽。考中進士科、宏辭科，授任秘書郎。張延賞任荊南節度使，上表任用他爲枝江尉、掌書記。召入朝廷升任右補闕。朱泚反叛，盧景亮規勸德宗說："陛下自責不深刻，所以感人不深。"德宗認爲是這樣。盧景亮志向遠大，能自我奮發，他和穆質同任諫官之職，多次上書議論政事，鯁直剛毅無所迴避。宰相李泌彈劾盧景亮等人曾一起聚會，泄漏了他所上奏的言論，認爲好的都在自己，而壞的就歸於君上。皇帝很生氣，貶任他爲朗州司馬，穆質也被逐斥，廢置了二十年未予重用。到憲宗時，纔由和州別駕召回朝廷，二次升遷任中書舍人。

景亮善屬文，根於忠仁，有經國志，嘗謂："人君足食足兵而又得士，天下可爲也。"乃與軒、頊以來至唐，剟治道之要，著書上下篇，號《三足記》。又作《答問》，言輓運大較及陳西戎利害，切指當世。公卿伏其達古今云。元和初卒，贈禮部侍郎。

盧景亮擅長寫文章，滿懷忠仁之心，有治理國家的大志，常常說："人君足食足兵而又得士，天下就能治理好了。"於是徵集從軒轅、顓頊直到唐的史事，摘取治理國家方法的要點，著書上下篇，名叫《三足記》。又寫作了《答問》，記載輸運大略并且陳述西戎利害，直接指出當世之事。高官們佩服他有貫通古今的才能。元和初年盧景亮去世，追贈禮部侍郎。

王源中

憲宗時，以直諫知名者，又有王源中，字正蒙。擢進士、宏辭，累遷左補闕。是時，中官領禁兵，數亂法，捕臺府吏屬繫軍中。源中上言："臺憲者，紀綱地，府縣責成之所。設吏有罪，宜歸有司，無令北軍亂南

憲宗時，以正直諫諍而知名的，還有王源中，字正蒙。王源中考中進士科、宏辭科，多次升遷任左補闕。當時，宦官統領禁軍，屢屢違犯法令，抓住御史臺的屬吏也拘留在禁軍中。王源中上疏說："御史臺，是掌管國家綱紀的地方，督責府縣完成任務的所在。假若屬吏有罪，應歸

衙，麾下重於仗内。"帝納之。累轉户部郎中、侍郎，擢翰林學士，進承旨學士。

有關部門懲處，不能讓北軍擾亂南衙而使神策軍之權重於朝廷各司。"皇帝采納了他的建議。多次轉任爲户部郎中、侍郎，升任翰林學士，進任承旨學士。

源中嗜酒，帝召之，醉不能見。及寤，憂其慢，不悔不得進也。他日，又如之，遂失帝意。以疾自言，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入拜刑部侍郎。未幾，領天平節度使。開成三年卒，贈尚書右僕射。

王源中嗜好飲酒，皇帝下令召見他，因酒醉不能覲見。等到酒醒，衹是憂慮自己怠慢，而不後悔没能覲見。另一天，又是這樣，於是皇帝對他失去了信心。後來他自稱有病，出任山南西道節度使，又召入朝廷拜授刑部侍郎。時間不長，代理天平節度使。開成三年去世，追贈尚書右僕射。

源中澹名利，率身治人，約而簡，當時咨美。

王源中淡泊名利，治理百姓以身作則，儉約清簡，當時人都稱贊他。

薛苹

薛苹，河中寶鼎人。七世祖道實，爲隋禮部尚書。父順爲奉天尉，與楊國忠有舊，及用事，將引之，輒謝絶。

薛苹，河中寶鼎人。七世祖薛道實，在隋朝任禮部尚書。父親薛順任奉天尉時，和楊國忠有故舊之情，等到楊國忠掌權，打算引薦他，他硬是給謝絶了。

苹以吏最拜長安令，歷虢州刺史。憲宗時，奏最，擢湖南觀察使，徙浙東，以治行遷浙西，加御史大夫，累封河東郡公。所居守法度，務在安人。治身𣪊薄，所衣緑袍更十年，至緋衣乃易。居三鎮，聲樂不聞于家，所得禄，即分散親屬故人，而無餘藏。除左散騎常侍，年七十致仕。是時有年過苹不肯去，故論者高苹。居四年，卒，贈工部尚書，謚曰宣。苹於文章中長於詩。

薛苹因考核優等拜授長安令，歷任虢州刺史。憲宗時，被上奏爲考核優等，升任湖南觀察使，後遷任到浙東，由於治理有方又遷任到浙西，加授御史大夫，多次封爲河東郡公。薛苹任官時遵守法度，務求安定百姓。他置身於簡陋之處，所穿的緑袍已有十年之久，直到穿緋衣時纔换掉。在三個節鎮任職，始終聽不到他家中有樂聲，所獲得的俸禄，就分散給親戚屬吏和故舊，而没有積餘和貯藏。授任左散騎常侍，七十歲退休回家。當時有年齡比薛苹長的還不肯退休，所以輿論推重薛苹。居家四年，去世，追贈工部尚書，謚號宣。薛苹在文學方面擅長寫詩。

兄芳，有器幹；萊與荎，其母代宗從母也，以外戚奉朝請，皆贊善大夫。

哥哥薛芳，有器識才幹；薛萊和薛荎二人，他們的母親是代宗的姨媽，因而以外戚身份參加朝見，都擔任贊善大夫之職。

薛膺

苹子膺，大和初，爲右補闕内供奉。其弟齊佐興元李絳幕府，絳遇害，齊死于難。膺聞，不及請，馳赴之，哀甚，聞者垂泣。後歷工部員外郎。

薛苹的兒子薛膺，大和初年，任右補闕内供奉。他的弟弟薛齊在興元李絳幕府任職，李絳遇害，薛齊也遇難身亡。薛膺聞訊後，來不及奏請，就兼程趕去，特别哀痛，聞知的人無不流下眼淚。薛膺後來歷任工部員外郎。

衛次公　衛洙

衛次公，字從周，河中河東人。舉進士，禮部侍郎潘炎異之，曰："國器也。"高其第。調渭南尉。嚴震在興元，辟佐其府。累遷殿中侍御史。貞元中，擢左補闕、翰林學士。德宗崩，與鄭絪皆召至金鑾殿。時皇太子久疾，禁中或傳更議所立，衆失色。次公曰："太子雖久疾，冢嫡也，内外係心久矣。必不得已，宜立廣陵王。"絪隨贊之，議乃定。

衛次公，字從周，河中河東人。應舉進士科，禮部侍郎潘炎覺得他奇異，説："這是國家的棟梁。"所以被録入優等。調授渭南尉。嚴震在興元，徵召他到幕府任職。多次升遷任殿中侍御史。貞元年間，升任左補闕、翰林學士。德宗逝世，衛次公和鄭絪一起被召到金鑾殿。當時皇太子長期有病，宫中有人傳言要重新商議立太子事宜，衆人驚慌變色。衛次公説："太子雖然長期有病，但他是嫡長子，朝内朝外早已人心所歸。萬不得已時，應當立廣陵王。"鄭絪跟着贊同這種建議，各種議論這纔平息。

順宗立，王叔文等用事，輕弄威柄，次公與絪多所持正。知禮部貢舉，斥華取實，不爲權力侵橈。由中書舍人充史館修撰，改兵部侍郎。絪以宰相罷，坐與善，下除太子賓客。久乃爲陝、虢州觀察使，蠲横租錢歲三百萬。復入爲兵部侍郎。故英公李勣、大理卿徐有功之孫，皆以負不得調，次公召見曰："子之祖，勛在王府，寧限常格乎?"即優補而遣。進尚書左丞。時方討蔡，數建請罷兵，帝將相之，制稿具而蔡捷書至，乃追止。以檢校工部尚書爲淮南節度使。久之，召還，道病卒，年六十六，贈太子少傅，謚曰敬。

順宗即位，王叔文等人掌權，隨意玩弄權柄，衛次公和鄭絪多有匡正。他主持禮部科舉考試時，擯斥浮華選擇務實的人，不怕權勢的侵犯和干擾。由中書舍人充任史館修撰，改任兵部侍郎。鄭絪被免去宰相，他因與鄭絪關係友善而獲罪，降任太子賓客。長時間後纔任陝州、虢州觀察使，在任期間蠲免每年多餘租錢三百萬。再次召入朝廷任兵部侍郎。已故英公李勣、大理卿徐有功的孫子，都因牽累不得調遷，衛次公召見他們説："你們的祖輩，爲國家立下了功勛，怎能受常規格式的局限呢?"當即補授他們優等官位而打發他們走了。晋升尚書左丞。當時正討伐蔡州，他屢次建議請求罷兵，皇帝打算任他爲宰相，制詔草稿已擬好而官軍打敗蔡賊的捷報傳到，於是任命他的制詔被追回了。後以檢校工部尚書出任淮南節度使。好久以後，召回朝廷，途中病逝，終年六十六歲，追贈太子少傅，謚號敬。

次公本善琴，方未顯時，京兆尹李齊運使子與游，請授之法，次公拒絶，因終身不復鼓。其節尚終始完潔。

衛次公本來擅長彈琴，當他還没有顯貴時，京兆尹李齊運叫兒子和他交友，請求教授彈琴方法，衛次公拒絶了，因而終生不再彈琴。他的節操崇尚始終完美高潔。

子洙，舉進士，尚臨真公主，檢校秘書少監、駙馬都尉。文宗曰："洙起名家，以文進，宜諫官寵之。"乃爲左拾遺，歷義成節度使。咸通中卒。

兒子衛洙，考中進士科，娶臨真公主爲妻，任檢校秘書少監、駙馬都尉。文宗説："衛洙爲名門之後，因文辭而進用，應當委任他諫官之職以示尊崇。"於是授任他爲左拾遺，歷任義成節度使。咸通年間去世。

薛戎　薛放

薛戎，字元夫，河中寶鼎人。客毗陵陽羨山，年四十餘不仕。江西觀察使李衡辟署幕府，三返乃肯應。故宰相齊映代衡，奏留之，府罷，復歸陽羨。福建觀察使柳冕辟佐其府。先是，馬揔佐鄭滑府，監軍宦人誣劾之，貶泉州別駕。冕欲除揔以附倖家，即使戎攝刺史，按置其罪。戎曰："以是待我耶？我始不願仕，正謂此爾！"不肯從，還白其狀。冕怒，據案引戎入，戎叱引者曰："見賓客乃爾乎？"由東廂進。冕度未可屈，揖而去，囚之它館，環兵脅辱之，累月，戎終不爲屈。淮南節度使杜佑聞之，書責冕，會冕亦病死，得解，自放江湖間。

薛戎，字元夫，河中寶鼎人。薛戎寄居在毗陵陽羨山，直到四十多歲也不出仕。江西觀察使李衡徵召他到幕府任職，三次往返後他纔答應了。前任宰相齊映代替李衡而任江西觀察使，上奏朝廷將他留在幕府，齊映離任後，他又回到陽羨。福建觀察使柳冕徵召他到幕府任職。先前，馬揔在鄭滑幕府任職，監軍宦官上奏誣陷馬揔，結果馬揔被貶爲泉州別駕。柳冕要除掉馬揔來依附權貴親幸之人，就使薛戎代理泉州刺史，核查馬揔的罪狀。薛戎說："以此來對待我嗎？我當初不願意出仕，就是因爲這個緣故！"不肯聽從柳冕的意思，而且還上奏説明馬揔的情況。柳冕發怒，派人拿上文書召薛戎前來，薛戎呵斥引領他的人說："召見賓僚客人應該是這樣嗎？"因此從東厢進入。柳冕估計不能使他屈服，拱了一下手而離去，讓人把他囚禁在另外一館，四周設兵威脅和侮辱他，幾個月之後，薛戎還是不屈服。淮南節度使杜佑得知此事，寫信譴責柳冕，恰巧柳冕也病死了，薛戎便得以解脱，自我放浪於江湖間。

復爲藩府交奏，稍遷河南令。吐突承璀討鎮州，所過吏迎廷畏不及，治道前驅，惟戎境内按故無所治迓。留府卒犯令者，縛置獄，留守怒，遣將略出之，不與。累遷浙東觀察使，所部州觸酒禁者罪當死，橘未貢先鬻者死，戎弛其禁。卒治下，年七十五，贈左散騎常侍。

後來薛戎再次被藩鎮幕府相繼上奏任用，隨後升任河南令。吐突承璀討伐鎮州，所經過之地的官吏極力迎接還害怕不周，親自在前面爲其引路，惟獨薛戎境内依照舊例没什麽置辦和迎接。留府士卒違犯法令的，他抓住關入獄中，留守官生氣，派遣將士要把那士卒搶回去，薛戎就是不給。多次升遷任浙東觀察使，所屬州規定觸犯酒禁者當處死罪，橘未進貢先賣的也要處死，薛戎廢除這個禁令。薛戎卒於任所，享年七十五歲，追贈左散騎常侍。

戎爲吏，不尚約束詭名譽，其有善，歸之所部，故居官時無灼灼可驚者，已罷則懷之。悉奉稟賙濟内外親，無疏遠皆歸之，既病，以所有分遺之曰："吾死矣，可持爲歸資！"衆皆哭而去。

薛戎任官時，不崇尚約束不追求名譽，有什麽好事，都歸功於其他官員，因而任官時没有什麽顯盛值得驚人，罷官後人們則懷念他。他的全部俸禄都用於周濟内外親族了，不論關係多疏遠都予以饋贈，有病之後，把所有東西分發贈送他們說："我將要死了，你們就把這當作回家的路費吧！"衆人都哭着離開了。

弟放，端厚寡言。第進士，擢累

弟弟薛放，端莊忠厚寡言。考中進士科，多

兵部郎中。穆宗爲太子，拜侍讀，及即位，參贊機命。帝謂曰："小子新立，懼不克荷，先生宜相，以輔不逮。"放叩頭曰："臣庸淺，不足塵大任，自有賢能處之。"帝美其誠，進工部侍郎、集賢學士，寵待尤至。改刑部侍郎。

次升遷任兵部郎中。穆宗爲太子時，薛放被拜授爲侍讀，等到穆宗即位，他參謀協助機要之命，皇帝對他說："我初有天下，害怕不能勝任，先生您應當任宰相，來輔佐我的不周之處。"薛放叩頭說："臣下不才，不能使宰相之位受辱，宰相之位自有賢能可充任。"皇帝贊美他的誠實，晋升他爲工部侍郎、集賢學士，尤其寵信他。改任刑部侍郎。

帝嘗問："朕欲學經與史，何先？"放曰："《六經》者，聖人之言，孔子所發明，天人之極也。《史記》道成敗得失，亦足以鑒，然謬於是非，非《六經》比。"帝曰："吾聞學者白首不能通一經，安得其要乎？"對曰："《論語》，《六經》之菁華也；《孝經》，人倫之本也。漢時《論語》首立於學官。光武令虎賁士皆習《孝經》，玄宗爲注訓，蓋人知孝慈，則氣感和樂也。"帝曰："聖人以孝爲至德要道，信然。"終江西觀察使，謚曰簡。

皇帝曾問薛放："朕打算學習經書和史書，先學哪個？"薛放說："《六經》，是聖人的言論，孔子所發明的，是天人理論的頂點。《史記》記載了成敗得失，也足可以借鑒，但是在評論是非上却有差錯，不能與《六經》相比。"皇帝說：我聽說學習經書有的學到白髮人老還不能精通一經，怎樣纔能得其要領呢？"回答說："《論語》，是《六經》的精華；《孝經》，是做人的根本。漢時首先爲《論語》立於學官。光武令勇猛之士學習《孝經》，玄宗爲《孝經》作注解，這是因爲人知道了孝敬仁慈，就能氣感和樂。"皇帝說："聖人認爲孝是最高尚的道德和最重要的根本，確實是這樣。"薛放官位終於江西觀察使，謚號簡。

胡証

胡証，字啓中，河中河東人。舉進士第，渾瑊美其才，又以鄉府奏寘幕下。繇殿中侍御史爲韶州刺史，以母老辭，爲太子舍人。更從襄陽于頔，署掌書記。入爲户部郎中。田弘正以魏博内屬，請使自副，詔兼御史中丞，爲弘正副使。入遷諫議大夫。

胡証，字啓中，河中河東人。考中進士科，渾瑊贊美他的才能，并以自己的名義上奏朝廷將他安置在幕府中任職，由殿中侍御史授任韶州刺史，他因母親年老推辭不去，任太子舍人。又隨從襄陽于頔，于頔任用他爲掌書記。召入朝廷任户部郎中。田弘正率魏博歸附朝廷，請求朝廷讓胡証充任他的副職，皇帝下詔説胡証可兼御史中丞，充任田弘正的副手。召入朝廷升任諫議大夫。

元和九年，党項屢擾邊，而單于都護府累更武將，職事廢，証以儒而勇選拜振武軍節度使。道河中，時趙宗儒爲帥，以州民入謁，里人榮之。居四年，召任金吾大將軍，又充京西、京北巡邊使。

元和九年，党項屢屢擾亂邊境，而單于都護府多次更换武將，職事廢置，胡証因能文能武被選中而拜授振武軍節度使。路過河中，當時趙宗儒爲節帥，胡証以本州平民身份入謁，鄉里之人以此爲榮耀。任此官四年，被召入朝廷任金吾大將軍，又充任京西、京北巡邊使。

太和公主降回鶻，以檢校工部尚

太和公主下嫁回鶻，他以檢校工部尚書充任

書爲和親使。舊制，行人有私覿禮，縣官不能具，召富人子納貲於使而命之官。証請儉受省費，以絶鬻官之濫。次漠南，虜人欲屈脅之，且言使者必易胡服，又欲主便道疾驅者，証固不從，以唐官儀自將，訖不辱命。還，拜工部侍郎，改京兆尹、左散騎常侍。寶曆初，以户部尚書判度支，固辭，拜嶺南節度使。卒，年七十一，贈尚書右僕射。

和親使。舊時規定，使者可以私人的名義向所出使國的國君贈送禮物，朝廷不能具備禮物，使者可召富人子弟交納錢財而充任官職。胡証請求節儉費用，以杜絶賣官的弊端。到達漠南，虜人要脅迫他屈服，并且説使者必須改穿胡人的服裝，又要公主從便道上快速前進，胡証堅决不聽從，仍然按照唐官的禮儀自己行事，到底不辱使命。返回朝廷，拜授工部侍郎，改任京兆尹、左散騎常侍。寶曆初年，朝廷讓他以户部尚書主持度支事務，他堅决推辭，結果被拜授爲嶺南節度使。去世，享年七十一歲，追贈尚書右僕射。

廣有舶貝奇寶，証厚殖財自奉，養奴數百人，營第脩行里，彌亘閭陌，車服器用珍侈，遂號京師高訾。素與賈餗善，李訓敗，衛軍利其財，聲言餗匿其家，争入剽劫，執其子溵内左軍，至斬以徇。

廣州有外來的珠貝和奇珍異寶，胡証大肆積蓄財物來供自己揮霍，養有奴僕數百人，在脩行里營造宅第，閭陌互連，車子服飾和器物全是珍奇的奢侈品，所以有京城富豪之稱。胡証歷來和賈餗關係親善，李訓失敗，衛軍貪圖他家的財物，聲稱賈餗躲在他家，争着進入他家進行搶劫，還把他兒子胡溵抓入左軍中，直至斬首示衆。

証旅力絶人。晋公裴度未顯時，羸服私飲，爲武士所窘，証聞，突入坐客上，引觥三釂，客皆失色。因取鐵燈檠，摘枝葉，㨄合其跗，横膝上，謂客曰："我欲爲酒令，飲不釂者，以此擊之。"衆唯唯。証一飲輒數升，次授客，客流離盤杓不能盡，証欲擊之，諸惡少叩頭請去，証悉驅出。故時人稱其俠。

胡証力大無比超過常人。晋公裴度還未顯貴時，穿着貧賤人的服裝獨自飲酒，被武士所圍困，胡証得知後，突然進入坐客當中，接連飲下三釂酒，客人們都驚慌變色。他又拿來鐵燈檠，摘掉上面的枝葉，先在脚背擊了兩下，然後横放在膝上，對客人們説："我要做酒令，飲酒不見釂底的，用這東西來擊打。"衆人衹好唯喏而已。胡証一飲就是數升，依次傳給其他客人，其他客人將酒倒入盤杓一類器具中還是不能飲完，胡証要擊打他們，諸惡少叩頭請求離開，胡証將他們全部驅逐出去。所以當時人稱他爲豪俠。

丁公著

丁公著，字平子，蘇州吴人。三歲喪母，甫七歲，見鄰媪抱子，哀感不肯食，請於父緒，願絶粒學老子道，父聽之。稍長，父勉敕就學，舉明經高第，授集賢校書郎，不滿秩輒去，侍養于家。父喪，負土作冢，貌力癯憊，見者憂其死孝。觀察使薛苹表上至行，詔刺史吊問，賜粟帛，旌

丁公著，字平子，蘇州吴人。三歲時母親喪亡，到七歲時，看見鄰居有婦人抱着孩子，他便哀痛傷感不肯吃飯，向父親丁緒請求，願意絶食學老子之道，父親答應了他的請求。漸漸長大後，父親勉勵并告誡他要入學學習，後來考中明經科優等，授任集賢校書郎，任期未滿他便離開職位，回歸家中侍養父親。父親喪亡，他親自背土作墳墓，面貌體力瘦弱疲乏，看見他的人擔心

闕其間。淮南節度使李吉甫表授太子文學，兼集賢校理。會入輔政，擢爲右補闕，遷直學士，充皇太子、諸王侍讀，因著《太子諸王訓》十篇。

他會死於哀傷。觀察使薛苹上表說他有很高的德行，皇帝下詔叫刺史前去慰問，賜給粟米布帛，還在他家門前立牌以示表彰。淮南節度使李吉甫上表任用他爲太子文學，兼任集賢校理。恰巧李吉甫入朝任宰相輔佐朝政，他被升任爲右補闕，升任直學士，充任皇太子、諸王侍讀，因而撰著有《太子諸王訓》十篇。

穆宗立，未聽政，召居禁中，條詢治理，且許以相。公著陳讓牢切，乃擢給事中，遷工部侍郎，知吏部選事。公著內知帝欲進用，故辭疾求外，遷授浙西觀察使，徙爲河南尹，治以清静聞。四遷禮部尚書、翰林侍講學士。長慶中，浙東災癘，拜觀察使，詔賜米七萬斛，使賑饑捐。久之，入爲太常卿。大和中，以病丐身還鄉里，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右僕射。

穆宗即位，還没臨朝聽政，就把他召入宫中，逐條詢問治理之道，并且許諾任命他爲宰相，丁公著陳情辭讓極爲懇切，於是升遷爲給事中，改任工部侍郎，主持吏部考試任官事務。丁公著心裏知道皇帝打算重用自己，所以推辭有病要求到地方上做官，改任浙西觀察使，轉任河南尹，他爲官治理以清静聞名。四次遷任爲禮部尚書、翰林侍講學士。長慶年間，浙東災情嚴重，朝廷拜授他爲浙東觀察使，下詔賜給七萬斛米，讓他去救濟飢餓的災民。長時間後，召入朝廷任太常卿。大和年間，因有病乞求退休回歸鄉里，去世，終年六十四歲，追贈尚書右僕射。

公著清約守道，每進一官，輒憂見顔間。四十喪妻，終身不畜妾。及卒，天下惜之。

丁公著清廉儉約恪守道義，每晋升一官，臉上便露出憂慮之色。他四十歲時妻子喪亡，直至終生也没有養妾。等到他死了以後，天下人感到惋惜。

崔弘禮

崔弘禮，字從周，系出博陵，北齊左僕射懷遠六世孫。磊磊有大志，通兵略。過宣武，從劉玄佐獵夷門，玄佐酒酣，顧曰：“崔生獨不知此樂邪?”弘禮笑曰：“我固喜武，請爲公歡。”玄佐臂鷹與弘禮馳逐，急緩在手，一軍驚曰：“安得此奇客?”玄佐大悦，欲留之，固辭，厚爲資餉。至京師，所善李觀病且死，弘禮殫褚爲治喪，葬畢乃去。

崔弘禮，字從周，本來出自博陵，是北齊左僕射崔懷遠的六世孫。崔弘禮光明磊落有大志，精通兵法。路過宣武，跟隨劉玄佐在夷門打獵，劉玄佐酒喝到興頭上，回頭對他說：“崔生你真不知道其中的歡樂嗎?”崔弘禮笑着說：“我本來喜愛武藝，但願能和您一起歡樂。”劉玄佐把鷹架在手臂上和崔弘禮奔跑追逐，或急或緩都由崔弘禮掌握，全軍士卒驚嘆說：“從哪裏得到這樣的奇客呢?”劉玄佐很高興，要留下他，他堅決辭讓，於是劉玄佐送給他豐厚的財物作爲酬謝。崔弘禮來到京城，好友李觀患病而死，崔弘禮用盡儲蓄爲好友治辦喪事，直到葬禮完畢纔離去。

及進士第，平判異等。靈武李欒表爲判官，以親老不應，更署東都留守吕元膺參謀。時天子討蔡，李師

崔弘禮考中進士科，書判被定爲優等。靈武李欒上表任用他爲判官，因父母親年老未予答應，又被東都留守吕元膺用爲參謀。當時天子發

道謀襲洛，脅沮朝廷以釋蔡危。弘禮爲箝揣賊情，部分設張，東都卒無患。遷留守判官，擢忻、汾二州刺史。田弘正請朝，表弘禮徙衛州，兼魏博節度副使。伐李師道，弘正多所咨逮。還魏博，又表爲相州刺史。

動官軍討伐蔡州，李師道陰謀襲擊洛地，脅迫并阻止朝廷用兵而緩解蔡州的危機。崔弘禮因爲掌握叛賊情況，分兵部署，東都一帶始終没有憂患。改任留守判官，升任忻、汾二州刺史。田弘正請求入京朝見，上表讓崔弘禮遷任到衛州，於是兼任魏博節度副使。討伐李師道時，田弘正多次向他咨詢情況。回到魏博，田弘正又上表任用他爲相州刺史。

長慶初，張弘靖鎮幽州，詔弘禮往副，未及行，軍亂，改絳州刺史。李㝏反于汴，詔徙河南尹，倚以捍賊。遷河陽節度使，治河内秦渠，溉田千頃，歲收八萬斛。徙華州刺史，改天平節度使。

長慶初年，張弘靖節鎮幽州，皇帝下詔叫崔弘禮前往幽州充任副職，他還没有到任，軍中士卒叛亂，因此改任絳州刺史。李㝏在汴造反，皇帝下詔遷任他爲河南尹，他依靠自己的勢力抵禦叛賊。升任河陽節度使，治理河内秦渠，灌溉田地一千頃，每年收糧八萬斛。轉任華州刺史，改任天平節度使。

李同捷叛，與李聽合師討之。至濮州，大將李萬瑀、劉寀擁兵自固，弘禮表萬瑀守沂州，寀守黄州，奪其兵，擊賊禹城，破之，獲鎧裝數十萬。時徐泗節度使王智興檄兗、海、鄆、曹、淄、青當徐道者出車五千乘，轉粟饋軍，弘禮度道遠，乃自兗開盲山故渠，自黄隊抵青丘，師人大濟。李祐以鄭滑兵三千入齊而潰，弘禮悉斬之，爲出鄆兵二千，祐遂大破賊，尸藉十餘里，祐望鄆拜曰："活我者崔公也！"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徙東都留守。召還，以病自乞，改刑部尚書，復爲留守。卒，年六十五，贈司空。

李同捷叛亂，崔弘禮和李聽聯合起來討伐李同捷。走到濮州，大將李萬瑀、劉寀擁兵自固，崔弘禮上表朝廷使李萬瑀鎮守沂州，劉寀鎮守黄州，削奪他們的兵權，在禹城與叛賊交戰，打敗了叛賊，繳獲鎧甲裝備數十萬。當時徐泗節度使王智興曉諭兗、海、鄆、曹、淄、青通向徐州路上的五千輛馬車，轉運粟糧和軍需，崔弘禮考慮路途遥遠，就在兗地開鑿盲山故渠，從黄隊到青丘，軍隊和百姓都得到了救助。李祐率鄭滑三千兵馬進入齊地後亂成一團，崔弘禮將他們全部殺死，另爲李祐派去鄆二千士卒，李祐終於打敗叛賊，尸體擺了十餘里，李祐望着鄆地拜謝説："是崔公救活了我啊！"崔弘禮被加授爲檢校尚書左僕射，升任東都留守。召入朝廷，因病自己乞求免掉官職，改任刑部尚書，再次任東都留守。去世，終年六十五歲，追贈司空。

弘禮短於治民，少愛利，晚頗務多積，素議訾之。

崔弘禮不善於治理百姓，年輕時愛利，晚年特别追求積蓄，因而多被輿論非議。

崔玄亮

崔玄亮，字晦叔，磁州昭義人。貞元初，擢進士第，累署諸鎮幕府。父喪，客高郵，卧苫終制，地下濕，因得痹病，不樂進取。元和初，召爲監察御史，累轉駕部員外郎。清慎介

崔玄亮，字晦叔，磁州昭義人。貞元初年，考中進士科，多次被各節鎮幕府任用。父親喪亡後，他寄居在高郵，睡卧草席直到守喪期滿，由於地下潮濕，因而他患上了風濕病，不樂於進取功名。元和初年，召入朝廷任監察御史，多次轉

特，澹如也。稍遷密、歙二州刺史。歙人馬牛生駒犢，官籍蹄噭，故吏得爲奸，玄亮焚其籍，一不問。民山處，輸租者苦之，下令許計斛輸錢，民賴其利。歷湖、曹二州，辭曹不拜。大和四年，繇太常少卿改諫議大夫，朝廷推爲宿望，拜右散騎常侍。每遷官，輒讓形於色。

任爲駕部員外郎。崔玄亮清雅謹慎不隨流俗，恬淡安靜。隨後改任密、歙二州刺史。歙州人的馬牛一類牲畜生了駒犢，官府要登記其頭數，因而屬吏趁機爲奸，崔玄亮焚燒那些籍簿，一概不予追問。百姓住在山區，輸送租賦的人吃盡了苦頭，他下令允許按斤兩折算成錢進行繳納，百姓賴此得到好處。歷任湖、曹二州刺史，後來辭退了曹州刺史的職務。大和四年，由太常少卿改任諫議大夫，朝廷推崇他爲老成望重之人，拜授右散騎常侍。每次遷官，他都要非常誠懇地辭讓。

鄭注構宋申錫，捕逮倉卒，内外震駭。玄亮率諫官叩延英苦諍，反復數百言，文宗未諭，玄亮置笏在陛曰：“孟軻有言：衆人皆曰殺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殺之，然後察之，乃寘於法。今殺一凡庶，當稽典律，况欲誅宰相乎？臣爲陛下惜天下法，不爲申錫言也。”俯伏流涕，帝感悟，衆亦服其不橈，繇此名重朝廷。

鄭注陷害宋申錫，還倉促逮捕了宋申錫，朝廷内外震驚不已。崔玄亮率領諫官叩首延英殿并苦苦諫諍，反復諫諍了數百言，文宗還是不發話，崔玄亮將笏板放置在臺階上説：“孟軻説過：衆人都説殺掉時，不可以殺掉；卿大夫都説殺掉時，不可以殺掉；天下人都説殺掉時，還要審察核實，然後再依法處治。如今殺一平民百姓，還要根據法律典章，何况是要誅殺一個宰相呢？臣下是爲陛下保護天下大法，不是在替宋申錫説情。”説罷便俯伏流涕，皇帝感動而醒悟，衆人也佩服他不屈不撓的精神，因此名聲大震。

頃之，移疾歸東都，召爲虢州刺史。卒，年六十六，贈禮部尚書。

不久，崔玄亮因有病回歸東都，後被召到京城而出任虢州刺史。去世，終年六十六歲，追贈禮部尚書。

玄亮晚好黄、老清静術，故所居官未久輒去。遺言：“山東士人利便近，皆葬兩都，吾族未嘗還，當歸葬滏陽，正首丘之義。”諸子如命。

崔玄亮晚年愛好黄、老清静之術，所以擔任官職時間不長便離去了。他留下遺言説：“山東士人爲了便利求近，都埋葬在兩都，我們家族未曾遷徙，所以應當歸葬滏陽，這也符合歸葬故鄉的意思。”他的兒子們遵從了他的遺言。

王質

王質，字華卿。五世祖通爲隋大儒。質少孤，客壽春，力耕以養母。講學不倦，諸生從授業者甚衆。年逾四十，偃蹇無進取意，姻友苦勸以仕，乃舉進士，中甲科。繇秘書省正字累佐帥府，五遷侍御史，繇山南西道節度副使再轉諫議大夫。宋申錫之得罪，質與諫官伏閤，文宗開延英召見，泣涕陳諫，帝稍寤，申錫得不

王質，字華卿。五世祖王通是隋朝有名的大儒。王質小時喪父，寄居在壽春，依靠努力農耕來奉養母親。他講學孜孜不倦，諸生跟隨他研習學業的很多。都過了四十歲，還依然高傲而没有進取功名的意思，姻親朋友苦苦勸他出仕，於是應試進士科，考中了甲科。以秘書省正字身份多次在藩帥幕府任職，五次遷任爲侍御史、由山南西道節度副使再次轉任爲諫議大夫。宋申錫獲罪以後，王質和諫官俯伏在朝堂求見，文宗在延英

死。爲宦豎所惡，出虢州刺史。李德裕素器之，擢給事中、河南尹，徙宣歙觀察使。卒，年六十八，贈左散騎常侍，謚曰定。

殿召見他們，王質哭泣着陳情諫諍，皇帝逐漸醒悟，宋申錫纔得幸免一死。由於宦官厭惡他，因而出任虢州刺史。李德裕向來器重他，升遷他爲給事中、河南尹，升任宣歙觀察使。去世，享年六十八歲，追贈左散騎常侍，謚號定。

質清白畏慎，爲政必先究風俗，所至有惠愛。雖與德裕厚善，而中立自將，不爲黨。奏署幕府者，若河東裴夷直、天水趙晳、隴西李行方、梁國劉蕡，皆一時選云。

王質清廉直率小心謹慎，爲政一定先探究風俗，所到之處都施恩惠給百姓。他雖和李德裕關係很友善，但能保持中立并且自己行事，不同任何人結黨。他上奏朝廷任用在幕府的人，如河東裴夷直、天水趙晳、隴西李行方、梁國劉蕡，都是一時有優異才能的人。

殷侑

殷侑，陳州人。幼有志於學，不治貲産。長通經術，以講道爲娱。貞元末，及五經第，其學長於禮，擢太常博士。元和八年，回鶻請和親，朝廷以仰費廣劇，欲紓以期。詔侑、宗正少卿李孝誠使回鶻，可汗驕甚，盛陳甲兵，欲臣使者，侑不爲屈。已傳命，虜責其倨，宣言欲留不遣，衆色怖，侑徐曰："可汗，唐婿，欲坐屈使者拜，乃可汗無禮，非使臣倨也。"虜憚其言，不敢逼。還，遷虞部員外郎。

殷侑，陳州人。幼時立志學習，不治辦財産。長大後精通經術，以講道爲樂。貞元末年，考中五經科，在他的所學之中最擅長於禮學，升遷爲太常博士。元和八年，回鶻請求和親，朝廷因費用太大，想延緩時間，皇帝下詔叫殷侑、宗正少卿李孝誠出使回鶻，回鶻可汗特别驕横，布列衆多甲兵，目的是要使者臣服於他，殷侑未因此而屈服。宣布完詔命後，虜人斥責他傲慢，宣稱要留下他們不許返回，衆人都有恐怖之色，殷侑緩慢地説："可汗，是大唐的女婿，要坐着讓使者屈服叩拜，這是可汗無禮，不是臣下傲慢。"虜人畏懼他的話語，不敢再威逼他們了。返回朝廷，升任虞部員外郎。

王承宗叛，遣侑招諭，承宗聽命。進諫議大夫。侑論朝廷治亂得失，前後凡八十四通，以語切，出爲桂管觀察使。寶曆元年，徙江西。所至以潔廉稱。入爲衛尉卿。

王承宗叛亂，朝廷派殷侑招降，王承宗聽從了王命。殷侑升任諫議大夫。經常議論朝廷的治亂得失，前後上疏共八十四篇，因言語正直，被外任爲桂管觀察使。寶曆元年，遷任到江西。所到之處以清廉著稱。回京入朝任衛尉卿。

文宗即位，李同捷叛，而王廷湊陰爲唇齒，兵久不解，詔五品以上官議尚書省。帝鋭欲討賊，群臣無敢異論者，獨侑請舍廷湊而專事同捷，且言："願以宗社安危爲計，善師攻心爲武，含垢安人爲遠圖，網漏吞舟爲至誠。"帝不納，然内嘉尚。

文宗即位，李同捷叛亂，而王廷湊暗中和李同捷密切往來，所以戰事長期不能停息，文宗下詔叫五品以上官員在尚書省商議對策。當時文宗一心想討伐叛賊，群臣不敢有不同建議，惟獨殷侑請求放棄王廷湊而專門對付李同捷，并且説："希望以宗廟社稷的安危爲計，善於用兵的人會使用攻心之戰，寬容安民爲長遠之計，漏掉了吞舟的大魚爲大戒。"皇帝未采納他的建議，但從内心贊賞他。

同捷平，以侑嘗爲滄州行軍司馬，遂拜義昌軍節度使。於時痍荒之餘，骸骨蔽野，墟里生荆棘，侑單身之官，安足粗淡，與下共勞苦，以仁惠爲治。歲中，流户襁屬而還，遂爲營田，丐耕牛三萬，詔度支賜帛四萬匹佐其市。初，州兵三萬，仰稟度支，侑始至一歲，自以賦入贍其半，二歲則周用，乃奏罷度支所賜。户口滋饒，㕑儲盈腐，上下便安，請立石紀政。以勞加檢校吏部尚書。

李同捷被平定，因殷侑曾做過滄州行軍司馬，於是朝廷拜授他爲義昌軍節度使。此時剛剛經過創傷饑荒，骸骨蔽野，村落長滿荆棘，殷侑單身來到官任上，吃着粗茶淡飯，和部下共同勞苦，以仁慈惠愛來治理此地。纔一年時間，流亡的百姓便背負着孩子接連返回了，於是還給他們營生的田地，又上表請求借給三萬頭耕牛，皇帝下詔叫度支賞賜布帛四萬匹來幫助他購買耕牛。當初，此地有三萬州兵，全部仰仗度支供給糧餉，殷侑上任一年，當地的賦税收入就能贍養一半，兩年就全部自給自足，於是上奏請求度支停止對他們的給養。當地户口增加，倉庫中有了盈餘，上下安寧舒適，百姓請求立石碑來記述他的政績。因有功勞加授檢校吏部尚書。

六年，徙天平節度。自李師道亂，朝廷雖析三鎮，然務安反側，賦入盡爲軍貲，無輸王府者。侑以餉軍有羸，當上送官，乃裁制經費，歲以錢十五萬緡、粟五萬石歸有司。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御史大夫温造劾侑違制，擅賦斂民爲無名之獻，詔以庾承宣代還。會濮州掾崔元武受吏賕，又率屬邑奉錢，增私馬估售官，疊三罪計絹百二十匹。大理以入私馬一重，削三官，刑部覆訊當流，未决。侑奏："三犯不同，坐所重。律，頻贓者累論。元武犯皆枉法，當死。"詔用覆訊，流元武賀州。帝嘉侑守法，進刑部尚書，以造所奏不直，復用爲天平節度。

六年，殷侑升任天平節度使。自從李師道叛亂以後，朝廷雖分其地爲三鎮，然局勢不安反覆無常，賦税收入全用於軍隊的供給了，從來不給官府交納。殷侑認爲軍餉有餘，應當上交官府，於是裁減和控制經費，每年將錢十五萬緡、粟米五萬石送交有關部門。加授檢校尚書右僕射。御史大夫温造彈劾殷侑違犯制度，擅自聚斂百姓而爲無名之進獻，皇帝下詔讓庾承宣替代他并召他回朝。恰巧濮州掾崔元武收受屬吏賄賂，又侵吞所轄地方官吏的俸料錢，抬高私馬價而賣給官府，合并三罪共計獲得絹一百二十匹。大理寺認爲抬高私馬價而賣給官府一罪最重，判處削掉崔元武所歷任的三個官職，刑部審訊後認爲應當處流放罪，還没有作出最後决定。殷侑上奏説："三種犯罪不同，依法應對其中的重罪進行判處。按照法律，多次貪污受賄的以累罪論處。崔元武所犯的罪行都是枉法貪財，應當處以死刑。"皇帝下詔叫重新審理，結果是將崔元武流放到了賀州。皇帝贊賞殷侑守法，升任他爲刑部尚書，由於温造上奏説他所論奏之事不合事實，又被授任爲天平節度使。

開成元年，再召爲刑部尚書。時李訓、鄭注已誅，帝問侑治安術，侑言："朝廷宜任耆德，毋輕用新進。"帝善之，賜綵三百匹。初，鹽鐵度支

開成元年，殷侑又被召入朝廷授任刑部尚書。這時李訓、鄭注已被誅殺，皇帝詢問殷侑治理和安定的方法，殷侑説："朝廷應當任用年長有德的人，不要輕易任用新進的人。"皇帝贊同

使屬官悉得以罪人繫在所獄，或私置牢院，而州縣不聞知，歲千百數，不時决。侑奏許州縣糾列所繫，申本道觀察使，并具獄上聞。許之，賜黃金十斤，以酬直言。

這話，賞賜給他彩色絲綢三百匹。當初，鹽鐵度支使的屬官將抓獲的全部罪犯囚禁在他們所設的獄中，有的私設監獄，而州縣根本就不知道，一年有成百上千的人被拘禁，又不按時判決。殷侑上奏朝廷允許州縣糾察鹽鐵度支所拘禁的人，并申報本道觀察使，然後將案情如實上報朝廷。皇帝批准了他的建議，并賞賜給他黃金十斤，以此來酬謝他的直言。

涇原節度使朱叔夜坐侵牟士卒，贓數萬，家畜兵器，罷爲左武衛大將軍，侑薄其罪，天子由是疏之，賜叔夜死，出侑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坐減兵不先論啓，左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俄領忠武節度。卒，年七十二，贈司空。

涇原節度使朱叔夜因掠奪士卒獲罪，貪贓數萬，家中還藏有兵器，朝廷下令免去他涇原節度使職務而降爲左武衛大將軍，殷侑認爲對朱叔夜的處罰太輕，皇帝因此疏遠了他，下令讓朱叔夜自殺，并使殷侑出京任山南東道節度使。後因減少士卒不先論啓獲罪，被降任以太子賓客在東都任職。不久代理忠武節度使。去世，享年七十二歲，追贈司空。

侑以經術進，臨事鋭敏，有强直名，晚節内冀台輔，稍務交結，而素望少衰云。

殷侑以經術進用，遇事果斷鋭敏，有剛直之名，晚年内心希望任宰相，盡力交結之事，所以好的聲望有所減弱。

孫盈孫。

孫子殷盈孫。

殷盈孫

盈孫，廣明初，爲成都諸曹參軍。僖宗至蜀，聞有禮學，擢太常博士。光啓三年，帝將還京，而七廟焚殘，告享無所。盈孫白宰相："始乘輿西，有司盡載神主以行，至鄠，悉爲盗奪。今天子還宫，宜前具其禮。"宰相建言，修復宗廟，功費廣，請與禮官議。時佗博士不在，獨盈孫從，議曰："故廟十一室，二十三楹，楹十一梁，垣墉廣袤稱之。今朝廷多難，宜少變禮。按至德時作神主長安殿，饗告如宗廟，廟成乃祔。今正衙外無它殿，伏聞詔旨以少府監寓太廟，請因增完爲十一室，其三太后廟，權舍西南夾廡，須廟成議遷。"詔可。自是神主、樂縣，皆所創定，舊學禮家當其議。

殷盈孫，廣明初年，任成都諸曹參軍。僖宗來到蜀地，得知他有禮學，升遷他爲太常博士。光啓三年，皇帝打算返回京城，當時七廟遭焚燒後殘缺不全，連祭告宗廟的地方都没有。殷盈孫對宰相説："當初皇帝西去，有關部門載着全部神主隨行，到達鄠時，全被盗賊奪走。如今天子回宫，應照以前的禮制治辦齊備。"宰相建議説，修繕和恢復宗廟，費用很大，請和禮官商議商議。當時别的博士都不在，惟獨殷盈孫隨從着，他提議説："舊廟是十一室，二十三楹，每楹十一梁，垣墉以廣袤著稱。如今朝廷多難，應稍稍變一下禮制。按照至德時在長安殿作神主的制度，祭獻和祝告，如同祭告宗廟，待廟建成後再遷移神主。如今除正衙之外没有别的大殿了，聽説皇帝下詔以少府監暫時充作太廟，請在舊的基礎上增加完善爲十一室，三太后廟神主，權且放在西南夾廡，待廟建成後商議遷移神主。"皇帝下詔説可以。從此神主、樂懸，都由他所創立和

龍紀元年，昭宗郊祠，兩中尉及樞密皆以宰相服侍上。盈孫奏言："先世典令，無內官朝服侍祠。必欲之，當隨所攝資品，雖無援據，猶免僭逼。"詔可。時喪亂後，制度凋紊，追補容典，皆盈孫折衷焉。終大理卿，贈吏部尚書。

制定，舊學禮家認爲他的議論恰到好處。

龍紀元年，昭宗打算祭祀天地，兩中尉及樞密使都要穿戴宰相的禮服來侍奉皇上。殷盈孫上奏說："先世的典章政令中，没有宦官穿朝廷的禮服侍奉皇上祭祀天地的。一定要這樣做，應當根據他所兼任的官品資歷來穿戴朝廷的禮服，如此雖没有援引的依據，還是可以避免越分違制的。"皇帝下詔說可以。這時正是喪亂以後，制度殘缺紊亂，補救典章制度的事情，都由殷盈孫來折衷處理。殷盈孫死在大理卿任上，被追贈爲吏部尚書。

王彥威

王彥威，其先出太原。少孤，家無貲，自力於學。舉明經甲科，淹識古今典禮，未得調，求爲太常散吏，卿知其經生，補檢討官。彥威采獲隋以來下訖唐凡禮沿革，皆條次彙分，號《元和新禮》，上之。有詔拜博士。

王彥威，祖先是太原人。王彥威小時喪父，家裏没有財產，自己却能努力學習。考中明經甲科，熟識古今典章禮制，由於没有調授官職，他要求做太常散吏，太常卿知道他是通經儒生，把他補授爲檢討官。王彥威采集隋朝以來直到唐朝有關禮制沿革的事例，予以分條編排彙總，稱爲《元和新禮》，將其進獻給皇帝。皇帝下詔拜授他爲太常博士。

憲宗以正月崩，有司議葬用十二月下宿，彥威建言："天子之葬七月，《春秋》之義，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舉天下葬一人，故過期不葬則譏之。高祖、中宗葬皆六月，太宗四月，高宗九月，睿、代二宗皆五月，德宗十月，順宗七月，惟玄、肅二宗皆十二月，有爲爲之，非常典也。且葬畢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祔，皆卜日。今葬卜歲暮，則畢祔在明年正月，是改元慶賜皆廢矣。"有詔更用五月。

憲宗在正月逝世，有關部門商議在十二月埋葬，王彥威建議說："天子在七月埋葬，《春秋》中有記載，記逝世而不記埋葬，但一定要合時。整個天下埋葬一人，所以過期不埋葬而人們就會議論。高祖、中宗埋葬都在六月，太宗在四月，高宗在九月，睿、代二宗皆在五月，德宗在十月，順宗在七月，祇有玄宗、肅宗在十二月，這樣做是有原因的，但不是正常的制度。況且埋葬完畢要有虞祭，虞祭時朝夕一哭，朝夕一哭後還得把神主遷入太廟，這一切都要卜測日期。如今埋葬日期卜測在年底，那麽把神主遷入太廟則在明年正月，這樣以來改元慶祝賞賜都得停止。"皇帝下詔改爲五月埋葬。

淮南李夷簡上言："大行皇帝功高宜稱祖。"穆宗下其議，彥威奏："古者始封爲太祖，由太祖而降，則又祖有功，宗有德。故夏人祖顓頊而宗禹，商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魏、晋而下，務欲推美，

淮南李夷簡上奏說："已去世的先帝功高應當稱祖。"穆宗下令讓大臣們議論此事，王彥威上奏說："古時創始者封爲太祖，由太祖往下，則又以有功爲祖，有德爲宗，所以夏人以顓頊爲祖而以禹爲宗，商人以契爲祖而以湯爲宗，周人以文王爲祖而以武王爲宗。魏、晋以後，一心追

自始祖外并建列祖之議，叔世亂象，不可以爲訓。唐本《周禮》，以景皇帝爲太祖，祖神堯而宗太宗，自高宗後咸稱宗，以爲成法。不然，太宗致升平，玄宗清内難，肅宗收復兩都，皆撥亂反正，猶不稱祖。今當本三代之制，黜魏、晋亂法，大行廟號宜稱宗。”制可。又舊事，祔廟必告于太極殿，然後奉主入廟，既事則已，而有司祔主畢，又還告太極殿。彦威以爲不可，執政怒，坐祝辭誤，奪二季俸，削一階。彦威終不回屈。後累擢司封郎中、弘文館學士、諫議大夫。

求推重和贊美，在始祖外有并建列祖的議論，末世的制度混亂，不可作爲法則。唐根據《周禮》，以景皇帝爲太祖，以神堯爲祖而以太宗爲宗，從高宗以後都稱爲宗，以此作爲慣例和成法。不然的話，太宗致意升平，玄宗清除内難，肅宗收復兩都，都有撥亂反正之功，尚且還没有稱祖。如今應當按照三代的制度，罷黜魏、晋亂法，先帝的廟號應稱爲宗。”皇帝下制詔説可以。又按照先例，遷移神主到太廟必須到太極殿祝告，然後奉神主入太廟，事情全部結束，而有關官員在遷移神主完畢後，又返回太極殿祝告。王彦威認爲不能這樣，宰相發怒，他因祝辭有誤而獲罪，被削掉兩季的俸錢，減去一階官品。王彦威到底没有低頭屈服。後來多次遷任做到司封郎中、弘文館學士、諫議大夫。

李師道既平，其十二州賦法未均，詔彦威爲勘定兩税使，差量纖悉，人不爲煩。還，兼史館修撰。

李師道被平定後，那十二州的賦税多少不均，皇帝下詔叫王彦威任勘定兩税使，他分等計量賦税而且詳細完備，人們不覺得煩瑣。返回朝廷，兼任史館修撰。

興平民上官興殺人亡命，吏囚其父。興聞，自首請罪。京兆尹杜悰、御史中丞宇文鼎以自歸死免父之囚，可勸風俗，議減死。彦威上言：“殺人者死，百王共守。原而不殺，是教殺人。”有詔貸死，彦威詣宰相據法争論，下遷河南少尹。俄改司農卿。

興平人上官興殺人後逃亡，官吏囚禁了上官興的父親。上官興得知消息，前來自首請求治罪。京兆尹杜悰、御史中丞宇文鼎認爲用自首請求治以死罪來免除對父親的囚禁，這種做法可以教化風俗，議論説應當減免死罪。王彦威上奏説：“殺人者死，這是歷代君王共同遵守的法則。赦免該死之罪而不予斬殺，這是教人殺人。”皇帝下詔免去上官興的死罪，王彦威到宰相處依法争論，因而降任爲河南少尹。不久改任司農卿。

李宗閔執政，雅善之，進拜平盧節度使。開成初，召爲户部侍郎，判度支。彦威於儒學固該邃，亦善吏事，但經總財用，出入米鹽，非所長也。而性剛訐自恃，嘗見文宗，顓奏曰：“百口家知有歲計，而軍用一切可不謹邪？臣按見財，量入以爲出，隨色占費，終歲用之，無毫厘差。假令臣一旦迷愚，欲自欺没，亦不可得。”因上《占額圖》。又言：“至德訖元和，天下觀察者十，節度者二十

李宗閔任宰相，他歷來和王彦威親善，進拜王彦威爲平盧節度使。開成初年，召入朝廷任户部侍郎，主持度支事務。王彦威對儒學方面的學問非常精通，也擅長治理之術，但經管財物，計算鹽米多少，不是他的長項。而他性情剛直自以爲有能力，曾求見文宗，極力上奏説：“百口之家要知道一年的計劃，而一切軍用能不謹慎嗎？臣根據所有計入賬中的財物，量入以爲出，并隨數量種類提前計劃，再與年終所用的數目核實，没有毫厘之差。假若臣下一旦迷惘，有人想私自欺没，也不能得到。”於是獻上《占額圖》。又

有九，防禦者四，經略者三，大都通邑皆有兵，最凡八十餘萬。長慶籍户三百五十萬，而兵乃九十九萬，率三户資一兵。今舉天下之入，歲三千五百萬，上供者三之一，又三之二則衣賜仰給焉。自留州留使外，餘四十萬衆，皆仰度支。”又爲《供軍圖》上之。彦威雖自謂棲柅奸冒，著定其費，於利害無益也。

説：“從至德到元和，天下有十觀察使，二十九節度使，四防禦使，三經略使，大的城鎮也都有士卒駐守，總共大概有八十多萬。按長慶簿籍計天下有三百五十萬户，而兵員就有九十九萬，大概三户供養一個兵員。如今通計天下的收入，每年是三千五百萬，上供朝廷的占三分之一，另三分之二則用於各種賞賜和供給。除去本州留用的那一部分，還餘四十萬，都需要靠度支來供給。”又作《供軍圖》獻上。王彦威雖自稱能杜絶奸人假冒作惡，標明并確定其費用，但實際中對消除弊端没有任何裨益。

始，神策軍多以稟縑於度支取直，吏私增賈厚給之，經用益耗，開成初，有詔禁止。時宦者仇士良、魚弘志方用事，彦威乃奏復與直，悦媚士良等。又效王播貢羡羸以冀速進。會邊兵訴所賜不時，縑皆敝惡，攝吏送臺獄，而彦威視事自如，及詔停務，始惶恐就第。貶衛尉卿。

開始，神策軍多把皇帝賞賜給他們的縑帛拿到度支兑换現錢，屬吏私自漲價并多换給他們，所以經費更加不足，開成初年，皇帝下詔禁止這樣做。這時宦官仇士良、魚弘志正掌權，王彦威就上奏恢復换錢一事，以此來討好仇士良等人。他還仿效王播以賦税盈餘的名義進貢財物而圖謀迅速晋升。恰巧邊防兵上訴説所有賞賜和供給不能按時發下，縑帛的質量也非常差，屬吏已被逮捕進入御史臺獄中，而王彦威還向往常一樣處理事務，等到皇帝下詔叫停止他的職務，這纔惶恐返回家中。被貶爲衛尉卿。

俄檢校禮部尚書，爲忠武節度使，毁山房三千餘所，盗無所容。徙節宣武，封北海縣子。性强敏，善著書，頗行于時。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靖。

不久朝廷授任王彦威檢校禮部尚書，任忠武節度使，他毁掉山中的三千多所屋舍，使盗賊没有藏身的地方，改任到宣武，封爲北海縣子。王彦威性情剛直敏鋭，善於著書，他撰著的書在當時很流行。去世，追贈尚書右僕射，謚號靖。

贊曰：韓愈稱：“郡邑通得祀社稷、孔子，獨孔子用王者事，以門人爲配，天子以下，北面拜跪薦祭，禮如親弟子者。句龍、棄以功，孔子則以德，固自有次第。”崇敬乃請東揖，以殺太重。方是時，公卿無韓愈之賢，無有折其非是者。道州刺史薛伯高嘗謂：“夫子稱顔回爲庶幾，其從於陳、蔡者，亦各有號，出於一時，後世坐祀十人以爲哲，豈夫子志哉?”觀七十子之賢，未有加於十人，坐而

贊曰：韓愈説：“所有州縣都得祭祀社稷、孔子，惟獨孔子用王者的祭禮來祭祀，并以門人爲祭祀時的配享，天子以下，面北拜跪而祭奠，禮儀如同親弟子一樣。句龍、棄因爲有功，孔子則因爲有德，所以本來自有位次。”歸崇敬却奏請面向東行拱手禮，禮儀減省的太嚴重了。當此時，公卿中没有像韓愈這樣的賢人，不能折衷其中的是非。道州刺史薛伯高曾説：“孔子稱顔回爲好學是可以成材的人，學生隨從孔子到陳、蔡的，也各有名號，雖出於一時，後世却衹認爲其中的十人是賢哲而跪拜祭祀，難道是孔子的意思

祀之，始於開元，非特牽於一時之稱號。《記》曰："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如崇敬誠不知禮，尊君以媚世，歷朝循而不改矣。伯高之語，柳宗元志之於其書，必有辨其妄者。

嗎?"縱觀七十子中的賢者，沒有超過這十人的，跪拜祭祀他們，這開始於開元時期，但并不衹是拘泥於一時之稱號。《記》上説："祭祀，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如歸崇敬確實不懂得禮制，用尊君來討好世人，歷朝因循也不變革了。薛伯高的話語，柳宗元記在自己的書中，後世一定會有辨别他虚妄的人。

唐書卷一百六十五

列傳第九十

三鄭高權崔列傳

鄭餘慶

鄭餘慶，字居業，鄭州滎陽人，三世皆顯宦。餘慶少善屬文，擢進士第。嚴震帥山南西道，奏置幕府。貞元初，還朝，擢庫部郎中，爲翰林學士，以工部侍郎知吏部選。浮屠法湊以罪爲民訴闕下，詔御史中丞宇文邈、刑部侍郎張彧、大理卿鄭雲逵爲三司，與功德判官諸葛述參按。述，故史也，餘慶劾述猥賤，不宜與三司雜治，時韙其言。

鄭餘慶，字居業，鄭州滎陽人，鄭氏三代都任顯要官職。鄭餘慶年輕時擅長寫作，考中進士科。嚴震爲山南西道節帥，上奏留他在幕府中任職。貞元初年，回到朝廷，升遷爲庫部郎中，任翰林學士，以工部侍郎主持吏部考試任官事務。佛教徒法湊因犯罪被百姓上訴到朝廷，皇帝下詔叫御史中丞宇文邈、刑部侍郎張彧、大理卿鄭雲逵組成三司，與功德判官諸葛述一起審察此案。諸葛述，原來是一個胥吏，鄭餘慶彈劾說諸葛述地位鄙賤，不應和三司在一起懲處罪犯，當時人贊成他這種說法。

貞元十四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每奏對，多傅經義。素善度支使于頔，凡所陳，必左右之，頔坐事貶；又歲旱飢，朝廷議賑禁衛十軍，爲中書史漏言。叠二忤，故貶郴州司馬。

貞元十四年，鄭餘慶被拜授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每每上奏對答，都能附和經義。他向來和度支使于頔關係親善，凡是有所陳述，肯定都要受于頔的左右，于頔因某事而獲罪貶官；又逢乾旱饑荒，朝廷討論賑濟禁衛十軍，中書省胥吏把這話給泄漏出去了，總計這兩次過錯，所以將他貶爲郴州司馬。

順宗以尚書左丞召，會憲宗立，即其官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主書滑渙與宦人劉光琦相倚爲奸，每宰相議，爲光琦沮變者，令渙往請必得，由是四方賕餉奔委之，弟泳至官刺史。杜佑、鄭絪執政，頗姑息，而佑常行輩待，不名也。至餘慶議事，渙傲然指畫諸宰相前，餘慶叱去。未幾，罷爲太子賓客。後渙以贓敗，帝

順宗以尚書左丞之職召鄭餘慶入朝，恰巧憲宗即位，又以此官再次拜授他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當時主管文書的官吏滑渙和宦官劉光琦相互依賴共同作惡，每次宰相議事，凡是劉光琦想阻止或改變的，衹要讓滑渙前去說明情況就一定能如願，因而四方之人把財貨都相繼送到滑渙家，弟弟滑泳官也做到了刺史。杜佑、鄭絪任宰相時，對滑渙很是姑息，杜佑還常以同輩待他，不呼叫他的名字。到鄭餘慶議論政事時，滑渙傲慢

寖聞叱去事，善之。改國子祭酒，累遷吏部尚書。

醫工崔環者，自淮南小將除黄州司馬，餘慶執奏：“諸道散將無功受五品正員，開儌幸路，不可。”權者不悦，改太子少傅，兼判太常卿事。自朱泚亂，都輦數驚，太常肄樂禁用鼓，餘慶以時久平，奏復舊制。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入拜太子少師，請老，不許。

時數赦，官多泛階；又帝親郊，陪祠者授三品、五品不計考；使府賓吏，以軍功借賜朱紫率十八；近臣謝、郎官出使，多所賜與。每朝會，朱紫滿廷而少衣緑者，品服大濫，人不以爲貴，帝亦惡之，始詔餘慶條奏懲革。遷尚書左僕射。僕射比非其人，乃餘慶以宿德進，公論浩然歸重。帝患典制不倫，謂餘慶淹該前載，乃詔爲詳定使，俾參裁訂正。餘慶引韓愈、李程爲副，崔郾、陳佩、楊嗣復、庾敬休爲判官，凡損增儀矩，號稱詳衷。

俄拜鳳翔尹，節度鳳翔。復爲太子少師，封滎陽郡公，兼判國子祭酒事。建言：“兵興以來，學校廢，諸生離散。今天下承平，臣願率文吏月俸百取一，以資完葺。”詔可。穆宗立，加檢校司徒。卒，年七十五，贈太保，謚曰貞。帝以其貧，特給一月奉料爲賵襚。

地在各位宰相面前指手畫脚，鄭餘慶呵斥着讓他離去。時間不長，鄭餘慶被免去宰相而任太子賓客。後來滑涣因貪污受賄獲罪，皇帝漸漸得知鄭餘慶呵斥滑涣離去的事情，贊揚他這種做法。改任國子祭酒，多次升遷任吏部尚書。

有個叫崔環的醫工，自淮南小將授任黄州司馬，鄭餘慶堅持上奏説：“身爲諸道散將没有功勞而得到五品正員官的待遇，這是開啓僥幸之路，不能這樣做。”掌權的人不高興，改任他爲太子少傅，兼管太常卿事務。自從朱泚叛亂，都城多次受到驚擾，太常學習音樂也禁止用鼓，鄭餘慶認爲時世太平已久，上奏恢復原來的制度。出任山南西道節度使。召入朝廷任太子少師，上表請求退休，皇帝没有批准。

當時皇帝屢次下詔大赦，官員大多增加官階；另外皇帝親自祭祀天地，陪祭的人授給三品、五品官職而不實行考核；節度使幕府中的賓客屬吏，以軍功爲藉口被賜給朱紫官服的大概有十分之八；近臣謝恩、郎官出使，也多有賜給和贈予。每次朝會，滿廷都是穿朱紫的而很少有穿緑色的，官服泛濫，人們不認爲穿紫色的就是尊貴，皇帝也厭惡這事，於是下詔叫鄭餘慶分條陳述進行整頓改革。後來鄭餘慶升任尚書左僕射。近來任僕射的都不大符合條件，這時鄭餘慶因年老而有德望進升此任，公衆的評論都紛紛歸附推重他。皇帝憂慮典章制度不當缺乏條理，認爲鄭餘慶博聞强記精通以前的史事，於是下詔讓他任詳定使，參預裁决訂正工作。鄭餘慶舉薦韓愈、李程出任副職，崔郾、陳佩、楊嗣復、庾敬休出任判官，凡經他們損减增加的禮儀規範，人們稱贊説詳盡適中。

不久鄭餘慶被拜授爲鳳翔尹，節制調度鳳翔。再次任太子少師，封爲滎陽郡公，兼管國子祭酒事務。他建議説：“用兵以來，學校荒廢，生徒們散離。如今天下安定，臣下希望抽取文職官吏每月俸禄中的百分之一，來資助完繕修葺學校。”皇帝下詔説可以。穆宗即位，加授鄭餘慶檢校司徒。去世，享年七十五歲，追贈太保，謚號貞。皇帝因鄭餘慶家貧窮，特意下令發給一個

月俸料錢作爲喪葬費用。

餘慶少砥礪，行已完潔，仕四朝，其禄悉賙所親，或濟人急，而自奉粗狹，至官府，乃閎肆廣大，常語人曰："禄不及親友而侈僕妾者，吾鄙之。"大抵中外姻嫁，其禮獻皆親閲之。後生内謁，必引見，諄諄教以經義，務成就儒學。自至德後，方鎮除拜，必遣内使持幢節就第，至則多饋金帛，且以媚天子，唯恐不厚，故一使者納至數百萬緡。憲宗每命餘慶，必誡使曰："是家貧，不可妄求取。"議者或詆其沽激，餘慶不屑也。奏議類用古言，如"仰給縣官"、"馬萬蹄"，有司不曉何等語，人訾其不適時。與從父絪家昭國坊，絪第在南，餘慶第在北，世謂"南鄭相"、"北鄭相"云。

鄭餘慶少年時就磨練節操，德行已經清正純備，在四朝都任過官，他的俸禄全用於周濟親戚，或者是救濟别人的急需了，而自己的日常供養却是粗衣食小房屋，到了官府，反而是大肆陳設追求寬廣，常常對人説："不把俸禄周濟給親友而使僕妾生活奢侈，我最瞧不起這樣。"凡是裏外之親婚姻嫁娶，所有禮物進獻他都親自過目。後生前來拜謁，一定要引來相見，用經義諄諄教導，告訴他們務必在儒學上有所成就。自至德以後，拜授方鎮節帥的，皇帝都要派遣宦官使者拿着幢節前往節帥的宅第，去的使者就能獲得節帥贈送的很多金銀布帛，節帥并藉此來討好天子，惟恐贈送的不豐厚，所以一個使者收受的錢財能達到數百萬緡之多。憲宗每次任命鄭餘慶官職，一定要告誡使者説："這個人家貧窮，不能胡亂索取。"議論的人有的毁謗他矯情求取名譽，鄭餘慶對此不屑一顧。他上奏議時愛用古時的言語，如"仰給縣官"、"馬萬蹄"等，有關部門不懂得這是什麽意思，所以人們譏笑他不合時宜。鄭餘慶和叔父鄭絪一同居住在昭國坊，鄭絪的宅第在南邊，鄭餘慶宅第在北邊，世上稱他們是"南鄭相"、"北鄭相"。

子澣。

兒子鄭澣。

鄭澣

澣本名涵，避文宗故名改焉。第進士，累遷右補闕。敢言，無所諱，憲宗謂餘慶曰："涵，卿令子，而朕直臣也，可更相賀。"遷起居舍人、考功員外郎。時刺史或迫吏下紀功愛，涵請責觀察使以杜其欺。餘慶爲僕射，避除國子博士、史館修撰。

鄭澣本名叫涵，避文宗名諱而改名澣。考中進士科，多次升遷任右補闕。他敢於直言，無所避諱，憲宗對鄭餘慶説："鄭涵，是你的兒子，也是朕的正直之臣，因而可以共同慶賀。"升任起居舍人、考功員外郎。當時有的刺史逼迫屬吏叫給自己記載功德，鄭涵請求責令觀察使杜絶這種欺騙行爲。鄭餘慶任僕射，他避嫌改任國子博士、史館修撰。

文宗立，入翰林爲侍講學士。帝使稡擷經史爲《要録》。愛其博而精，試舉諸條擿問之，隨即酬析，無留答，因賜金紫服。累進尚書左丞，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始，餘慶在興元創學廬，澣嗣完之，養生徒，風化大

文宗即位，鄭澣入翰林院任翰林侍講學士。文宗叫他精選經書史籍編爲《要録》。文宗喜歡《要録》的博大精深，試着列舉幾條向他提問。他隨即回答解析，没有留着不答的，因而被賜給金紫服。多次升遷任尚書左丞，出任山南西道節度使。當初，鄭餘慶在興元創建學廬，鄭澣繼續

行。以户部尚書召，未拜，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右僕射，謚曰宣。

建成學廬，培養生徒，教化大行。後以户部尚書之職召他入朝，還未拜官，去世，終年六十四歲，追贈尚書右僕射，謚號宣。

四子，處誨、從讜尤知名。

鄭澣有四個兒子，鄭處誨、鄭從讜尤其知名。

鄭處誨

處誨，字廷美，文辭秀拔。仕歷刑部侍郎、浙東觀察、宣武節度使，卒。先是，李德裕《次柳氏舊聞》，處誨謂未詳，更撰《明皇雜録》，爲時盛傳。

鄭處誨，字廷美，文章秀麗超群。出仕歷任刑部侍郎、浙東觀察使、宣武節度使，去世。先前，李德裕寫了本《次柳氏舊聞》，鄭處誨認爲叙述的不詳細，重新撰了本《明皇雜録》，被當時人廣泛流傳。

鄭從讜

從讜，字正求。及進士第，補校書郎，遷累左補闕。令狐綯、魏扶皆澣門生，數進譽之，遷中書舍人。咸通中，爲吏部侍郎，銓次明允。出爲河東節度使，徙宣武，以善最聞，改嶺南東道節度。先是，林邑蠻内侵，召天下兵進援，會龐勛亂，不復遣，而北兵寡弱。從讜募土豪，署其酋右職，爲約束，使相捍禦，交、廣晏然。

鄭從讜，字正求。考中進士科，補授校書郎，多次升遷任左補闕。令狐綯、魏扶都是鄭澣的門生，多次舉薦并贊譽他，因而升任中書舍人。咸通年間，鄭從讜任吏部侍郎，選拔録用公允。出任河東節度使，遷任到宣武，因考核優等而聞名，改任嶺南東道節度使。先前，林邑蠻向内地侵犯，朝廷下令召集天下兵馬前往增援，恰巧龐勛叛亂，也就不再派兵增援了，因而北兵寡弱。鄭從讜招募當地土豪，授給他們酋長高官，制訂條款予以約束，使他們共同捍衛家園，結果交、廣一帶平安無事。

僖宗立，召爲刑部尚書。久之，擢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門下侍郎。沙陀都督李國昌間邊多虞，入據振武、雲朔等州，南略太谷。河東節度使康傳圭遣大將伊釗、張彦球、蘇弘軫引兵拒之，戰數負，傳圭斬軫以徇。彦球所部反，攻傳圭，殺之，劫府庫爲亂。朝廷以爲憂，帝欲大臣臨制，乃拜從讜檢校司徒，以宰相秩復爲河東節度兼行營招討使，詔自擇參佐。從讜即表長安令王調自副，兵部員外郎劉崇龜、司勛員外郎趙崇爲節度觀察府判官，前進士劉崇魯推官，左拾遺李渥掌書記，長安尉崔澤支使，皆一時選。京師士人比太原爲小朝廷，言得才多也。時承軍亂，剽奪

僖宗即位，鄭從讜被召入朝廷任刑部尚書。過了好久，升遷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任門下侍郎。沙陀都督李國昌乘機在邊境擾亂，進入内地占據振武、雲朔等州，向南侵犯太谷。河東節度使康傳圭派遣大將伊釗、張彦球、蘇弘軫率兵抵抗李國昌，多次交戰都失敗，康傳圭殺死蘇弘軫來示衆。張彦球所屬部造反，攻打康傳圭，并殺掉了康傳圭，搶劫府庫乘機作亂。朝廷爲此而憂慮，皇帝想讓大臣前去制止，於是拜授鄭從讜檢校司徒，并以宰相的身份再次出任河東節度使兼行營招討使，皇帝還下詔叫他自己選擇僚屬。鄭從讜就上表舉薦長安令王調任自己的副手，兵部員外郎劉崇龜、司勛員外郎趙崇任節度觀察府判官，前進士劉崇魯任推官，左拾遺李渥任掌書記，長安尉崔澤任支使，這些人都是同時選入的。京城士人將太原比作小朝廷，是説他手

日旁午，從讜既視事，奸無廋情，乃推捕反賊，誅其首惡。以彥球本善意，且才可任，釋不問，而付以兵，曠無餘猜，故得其死力。渠凶宿狡不敢發，發又輒得，士皆寒毛惕伏。

下全是有才之人。當時正是軍隊作亂之後，白天傍午時分也有搶劫掠奪的現象，鄭從讜任職治事後，奸人不敢隱匿實情，於是推究捉拿叛賊，殺掉其中的罪魁禍首。因張彥球本來出自善意，并且有才能可以任用，因而置之不予追問，并將兵權交他掌管，没有絲毫的猜疑，所以張彥球能效以死力。老謀深算的罪惡分子狡猾不敢發作，發作了的又被抓獲，所以士卒們都寒毛競竪畏懼得伏在地上不敢亂動。

會黃巢犯京師，帝駐梁、漢，詔從讜發部兵屬北面招討副使諸葛爽入討。從讜團士五千，遣將論安從爽。而李克用謂太原可乘，以沙陀兵奄入其地，壁汾東，釋言討賊，須索繁仍。從讜以餼醪犒軍，克用隃謂曰："我且引而南，欲與公面約。"從讜登城，開勉感概，使立功報天子厚恩，克用辭窮，再拜去，然陰縱其下肆掠，以撼人心。從讜追安，使與將王蟾、高弁等踵擊，亦會振武契苾通至，與沙陀戰，沙陀大敗引還。即遣安等屯北百井，安擅還，從讜合諸將，命持安出，斬之鞠場。中和二年，朝廷赦沙陀，使擊賊自贖，兵不敢道太原，繇嵐、石并河而南，獨克用從數百騎過辭城下，從讜以名馬器幣歸之。明年，賊平，詔克用代領河東。克用使來曰："方省親雁門，願公徐行。"從讜即日以監軍周從寓知兵馬留後，掌書記劉崇魯知觀察留後，敕克用至按籍效之乃行。

當時黃巢侵犯京城，皇帝停留在梁、漢，下詔叫鄭從讜派出所屬部士卒與北面招討副使諸葛爽一起進入京城討伐亂賊。鄭從讜精選了五千士卒，派遣將領論安率領着跟隨諸葛爽一起出發。而李克用認爲太原有機可乘，以沙陀兵突然進入其地爲藉口，駐兵在汾東一帶，并解釋説是要討伐亂賊，進行頻繁索取。鄭從讜贈送酒食犒勞李克用的軍隊，李克用遠遠地對他説："我將帶兵向南去，想和您當面建立盟約。"鄭從讜登上城墻，開導勉慰感慨繫念，讓他立功以回報天子的厚恩，李克用無言以對，一再拜謝後離去，但暗中又縱使部下大肆搶掠，因此人心不安。鄭從讜下令追回論安，使論安和將帥王蟾、高弁等人跟踪追擊，正好遇上振武契苾通來到，和沙陀交戰，沙陀大敗逃回。這時他又派遣論安等人駐守北百井，論安擅自返回，鄭從讜集合諸將，下令將論安帶出來，斬死在球場上。中和二年，朝廷赦免了沙陀，叫沙陀攻打亂賊而立功贖罪，沙陀軍不敢從太原經過，而是由嵐、石沿河向南，惟獨李克用及隨從數百騎從城下經過與鄭從讜話別，鄭從讜贈送給他名馬器物和財貨以表謝意。第二年，叛賊平定，皇帝下詔讓李克用代理河東。李克用的使者前來對鄭從讜説："李克用本人正在雁門探望父母，希望您慢點動身回朝。"鄭從讜當日就讓監軍周從寓主持兵馬留後事務，掌書記劉崇魯主持觀察留後事務，并告誡説李克用來到後按簿籍交完手續纔能上路返回。

黃頭軍以糧少劫其貲，從讜間走絳州，方道梗不通，數月，召拜司空，復秉政，進太傅兼侍中。從帝至

黃頭軍因糧少四處搶劫財貨，鄭從讜抄小路到絳州，正好碰上道路阻塞不通，數月後，被召入朝廷拜授司空，再次主持政事，進任太傅兼侍

興元，以疾乞骸骨，拜太子太保，還第，卒，謚文忠。

從讜進止有禮法，性不矜滿，沈毅有謀。在汴時，以處誨歿於鎮，訖代，不奏樂牙中。識陸扆於後生，數稱譽之，扆後位宰相。張彥球者，拳摯善斷，累破虜有功，奏爲行軍司馬，後署金吾將軍。初，盜流中原，沙陀强悍，而卒收其用者，蓋從讜爲太原重也。時鄭畋以宰相鎮鳳翔，移檄討賊，兩人以忠義相提衡，賊尤憚之，號“二鄭”云。

中。跟隨皇帝到興元，因有病乞求退休，拜授太子太保，回到宅第，去世，謚號文忠。

鄭從讜進退恪守禮法，性情不矜誇自滿，深沉剛毅有謀略。在汴任官時，因鄭處誨死在節鎮，直到被替代而任他官，也没在衙門裏奏過樂。在後生中賞識陸扆，經他屢次稱頌贊譽，陸扆後來官做到宰相。張彥球這人，勇敢凶猛善斷，多次破賊立功，他上奏任用張彥球爲行軍司馬，後來張彥球被署任爲金吾將軍。當初，盜賊流竄中原，沙陀强悍難制，後來終於制服沙陀進而爲朝廷所用，這應歸功於鄭從讜在太原的爲官治理。當時鄭畋以宰相身份節鎮鳳翔，發布檄文討伐亂賊，兩人一樣都有忠義氣節，所以亂賊尤其畏懼他們，稱他倆爲“二鄭”。

鄭珣瑜

鄭珣瑜，字元伯，鄭州滎澤人。少孤，值天寶亂，退耕陸渾山，以養母，不干州里。轉運使劉晏奏補寧陵、宋城尉，山南節度使張獻誠表南鄭丞，皆謝不應。大曆中，以諷諫主文科高第，授大理評事，調陽翟丞，以拔萃爲萬年尉。崔祐甫爲相，擢左補闕，出爲涇原帥府判官。入拜侍御史、刑部員外郎，以母喪解。訖喪，遷吏部。貞元初，詔擇十省郎治畿、赤，珣瑜檢校本官兼奉先令。明年，進饒州刺史。入爲諫議大夫，四遷吏部侍郎。

鄭珣瑜，字元伯，鄭州滎澤人。鄭珣瑜小時喪父，適逢天寶之亂，隱居在陸渾山耕田種地，以此來侍養母親，不向州里乞求什麽。轉運使劉晏上奏舉薦補授他寧陵、宋城尉，山南節度使張獻誠上奏舉薦他任南鄭丞，他都辭謝不予答應。大曆年間，鄭珣瑜考中諷諫主文科優等，授任大理評事，調任陽翟丞，因判文拔萃任萬年尉。崔祐甫爲宰相，升遷他爲左補闕，出任涇原節帥府判官。召入朝廷拜授侍御史、刑部員外郎，因爲給母親守喪而解官。服喪期滿，升任吏部官職。貞元初年，皇帝下詔選擇十省郎官治理畿、赤地區，鄭珣瑜以檢校本官兼奉先令。第二年，進任饒州刺史。召入朝廷任諫議大夫，經四次升遷任吏部侍郎。

爲河南尹，未入境，會德宗生日，尹當獻馬，吏欲前取印，白珣瑜視事，且内贄。珣瑜徐曰：“未到官而遽事獻，禮歟?”不聽。性嚴重少言，未嘗以私托人，而人亦不敢謁以私。既至河南，清静惠下，賤斂貴發以便民。方是時，韓全義將兵伐蔡，河南主餽運，珣瑜密儲之陽翟，以給官軍，百姓不知僦運勞。凡迎送敕使，皆在常處，吏密識其馬，進退不

鄭珣瑜被授任河南尹。還未入境上任，適逢德宗生日，依照慣例河南尹應當進獻馬匹，屬吏要前去索要河南尹官印，告訴鄭珣瑜就職治事，便要納獻贄禮。鄭珣瑜慢慢地説：“未到官任而急於進獻，是否合乎禮法呢?”没有聽從屬吏的建議。鄭珣瑜生性莊重寡言，未曾因私事請托别人，而别人也不敢以私事謁見他。到河南後，清静無爲施惠於民，用少聚斂少徵發來方便百姓。正在這時，韓全義率兵討伐蔡州，河南主管糧餉運輸，鄭珣瑜秘密在陽翟儲蓄糧草，來保障官軍

數步差也。全義與監軍别檄有所取，非詔約者，珣瑜輒挂壁不酬，至軍罷，凡數百封。有諫者曰："軍須期會爲急，公可不報?"珣瑜曰："武士統戎，多恃以取求。苟以爲罪，尹宜坐之，終不爲萬人産沴也。"故下無怨讟。時謂治河南比張延賞，而重厚堅正過之。

的供給，百姓没有運輸的勞苦。每次迎送皇帝派來的使者，他都用正常的禮儀對待，屬吏暗中認識他騎的馬，看見他與使者進退没有數步之差。韓全義和監軍另外發文索取財物，超出了詔令中約定的範圍，鄭珣瑜便放在旁邊不予答覆，等到戰事結束，共有數百封之多。有人規勸他說："戰事須以準時爲急務，您怎能不答覆呢?"鄭珣瑜說："武士統兵，多依仗勢力來索取。如果因此被治罪，我河南尹寧願獲罪，也不能讓百姓的財物受損。"所以下面没有怨恨。當時人認爲他治理河南可和張延賞相比，而穩重剛正超過張延賞。

復以吏部侍郎召，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實爲京兆尹，剥下務進奉，珣瑜顯詰曰："留府緡帛入有素，餘者應内度支。今進奉乃出何色邪?"具以對。實方幸，依違以免。

朝廷再次以吏部侍郎召鄭珣瑜入朝，進任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實任京兆尹，苛剥下面以求向上進奉，鄭珣瑜當面詰問道："留在府中的緡錢布帛收入有固定的數目，剩餘的應交給度支。你如今進奉是以什麽名目弄來的?"李實原原本本作了回答。李實當時正受皇上寵信，反而得到寬免。

順宗立，即遷吏部尚書。王叔文起州吏爲翰林學士、鹽鐵副使，内交奄人，攘撓政機。韋執誼爲宰相，居外奉行。叔文一日至中書見執誼，直吏白："方宰相會食，百官無見者。"叔文恚，叱吏，吏走入白，執誼起，就閤與叔文語。珣瑜與杜佑、高郢輟饗以待。頃之，吏白："二公同飯矣。"珣瑜喟曰："吾可復居此乎!"命左右取馬歸，卧家不出七日，罷爲吏部尚書。亦會有疾，數月卒，年六十八，贈尚書左僕射。太常博士徐復謚文獻，兵部侍郎李巽言："文者，經緯天地。用二謚，非《春秋》之正，請更議。"復謂："二謚，周、漢以來有之。威烈、慎静，周也；文終、文成，漢也。况珣瑜名臣，二謚不嫌。"巽曰："謚一，正也，堯、舜是也。二謚，非古也，法所不載。"詔從復議。

順宗即位，鄭珣瑜升任吏部尚書。王叔文由州吏起用而任翰林學士、鹽鐵副使，在内交結宦官，干擾朝政。韋執誼爲宰相，在外奉行他們的政策。王叔文有一天到中書省去見韋執誼，值班屬吏說："宰相正在相聚進食，百官不能求見。"王叔文發怒，呵斥那值班屬吏，屬吏衹好走進去說明，韋執誼站起身來，就在朝堂上和王叔文交談。鄭珣瑜和杜佑、高郢停止吃飯等待韋執誼。過了一會兒，屬吏說："他們二位已經一起吃飯了。"鄭珣瑜嘆息說："我還能再居此位嗎!"接着命令身邊的人將馬拉來而返回家中，他在家中卧床七天不出門，被免去宰相任吏部尚書。又逢上有病，數月後去世，終年六十八歲，追贈尚書左僕射。太常博士徐復給鄭珣瑜起的謚號叫文獻，兵部侍郎李巽上奏說："所謂文，是經緯天地的意思。用兩個字作謚號，不符合《春秋》本意，請重新議一個。"徐復說："用兩個字作謚號，周、漢以來都有這種情况。威烈、慎静，是周時的例子；文終、文成，是漢時的例子。况且鄭珣瑜是一位名臣，用兩個字作謚號也没有嫌

名。”李巽說：“謚號用一個字，是古時的本意，堯、舜就是典範。用兩個字作謚號，不符合古意，是謚法之中所不記載的。”皇帝下詔采納徐復的建議。

子覃。

兒子鄭覃。

鄭覃　鄭裔綽

覃以父蔭補弘文校書郎，擢累諫議大夫。憲宗取五中官爲和糴使，覃奏罷之。

鄭覃因父輩的功績得官補授弘文校書郎，多次升遷任諫議大夫。憲宗選取五個宦官充任和糴使，鄭覃上奏免去他們。

穆宗立，不恤國事，數荒昵。吐蕃方强。覃與崔郾等廷對曰：“陛下新即位，宜側身勤政，而内耽宴嬉，外盤游畋。今吐蕃在邊，狙候中國，假令緩急，臣下乃不知陛下所在，不敗事乎？夫金繒所出，固民膏血，可使倡優無功濫被賜與？願節用之，以所餘備邊，毋令有司重取百姓，天下之幸也。”帝不懌，顧宰相蕭俛曰：“是皆何人？”俛曰：“諫官也。”帝意解，乃曰：“朕之闕，下能盡規，忠也。”因詔覃曰：“閤中殊不款款，後有爲我言者，當見卿延英。”時閤中奏久廢，至是，士相慶。

穆宗即位之後，不憂念國家政事，屢屢沉溺於放蕩之中。吐蕃當時正是强盛時期。鄭覃和崔郾等人在朝廷中對答説：“陛下新近即位，應當盡力勤奮於政務，而不是在内沉浸於宴飲嬉戲，在外游樂打獵。如今吐蕃就在邊境上，伺機襲擊中原，假若有什麽急事，臣下不知道陛下在哪裏，不是耽誤大事了嗎？游樂所費用的金銀絲綢，本來就是百姓的膏脂血汗，可以使没有功績的歌舞雜技藝人而濫受賞賜嗎？希望陛下節約開支，將所結餘的財物充作邊防費用，不要再叫有關部門加重百姓的負擔了，這是天下人所希望的啊。”皇帝不高興，回頭看了看宰相蕭俛説：“這都是些什麽人？”蕭俛説：“他們是諫官。”皇帝明白了意思，於是説：“朕的缺點，下面能盡力規勸，這是忠誠的表現。”因而下詔對鄭覃説：“在閤中奏事時間上很寬裕，以後有要對我説的，我當在延英接見你。”當時在閤中奏事廢除已久，到這時，士人相互慶賀。

王承元徙鄭滑節度使，鎮人固留不出。承元請以重臣勞安其軍，詔覃爲宣諭使，起居舍人王璠副之。始，鎮人慢甚，及覃傳詔，開勖大義，軍遂安，承元乃得去。

王承元改任鄭滑節度使，鎮州人堅持挽留不許他離開。王承元上表請求用重臣勞問安慰這裏的軍人，皇帝下詔讓鄭覃任宣諭使，起居舍人王璠爲副使。當初，鎮州人很是傲慢，等到鄭覃宣布詔書，以大義啓發勉勵，軍隊於是安定下來，王承元纔得以從這裏離去。

寶曆初，擢京兆尹。文宗召爲翰林侍講學士，進工部侍郎。覃於經術該深，諄篤守正，帝尤重之。李宗閔、牛僧孺知政，以覃與李德裕厚，忌其親近爲助力，陽遷工部尚書，罷侍講，欲推遠之。帝雅向學，頗思

寶曆初年，朝廷升鄭覃爲京兆尹。文宗將他召入翰林院任翰林侍講學士，進任工部侍郎。鄭覃在經術方面知識完備精深，而且忠厚篤實恪守正道，皇帝尤其推重他。李宗閔、牛僧孺執掌政權，因鄭覃和李德裕關係親善，忌恨他們親近互相幫助，表面上將他升任工部尚書，實際上是爲

覃，復召爲侍講學士。德裕既相，以爲御史大夫。帝嘗謂殷侑善言經，其爲人鄭覃比也。宗閔猥曰："二人誠通經，然其議論不足取。"德裕曰："覃、侑之言，它人不欲聞，惟陛下宜聞之。"俄德裕罷，宗閔復用，覃繇户部尚書下除秘書監。宗閔得罪，遷刑部尚書，進尚書右僕射，判國子祭酒。李訓誅，帝召覃視詔禁中，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滎陽郡公。

了免去侍講學士之職，想藉機讓他遠離皇帝。皇帝很向往學習，特别思念鄭覃，再次將他召入翰林院授任翰林侍講學士。李德裕任宰相後，使他任御史大夫。皇帝曾說殷侑善於談論經義，他的爲人可以和鄭覃相比。李宗閔鄙視地說："鄭覃、殷侑二人確實精通經學，但他們的議論不足取。"李德裕說："鄭覃、殷侑的言論，别的人不需要聽，惟獨陛下應當聽取。"不久李德裕被免去宰相，李宗閔再次任宰相，鄭覃由户部尚書降任秘書監。李宗閔獲罪後，鄭覃升任刑部尚書，進任尚書右僕射，掌管國子祭酒事務。李訓被誅，皇帝召鄭覃到宫中起草詔書，於是拜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爲滎陽郡公。

不喜文辭，病進士浮夸，建廢其科，曰："南北朝所以不治，文采勝質厚也。士惟用才，何必文辭。"又言："文人多佻薄。"帝曰："純薄似賦性之異，奚特進士？且設是科二百年，渠可易？"乃止。帝嘗謂百司不可使一日弛惰，因指香案爐曰："此始華好，用久則晦，不治飾，何由復新？"覃曰："救世之敝，在先責實。比皆不攝職事，至慕王夷甫，以不及爲靳。此本于治平，人人無事，安逸致然。"帝曰："要在謹法度而已。"進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

鄭覃不喜愛作文賦詩，厭惡進士浮誇，建議廢除進士科，并說："南北朝所以治理得不好，是因爲文章絢彩超過質樸。士人唯才是用，何必是作文賦詩的人呢。"又說："文人大多輕薄。"皇帝說："質樸和輕薄似乎是天性的差異，難道惟獨是進士輕薄嗎？况且進士科已設置了二百年，怎能輕易更改呢？"於是鄭覃也不再說了。皇帝曾警告百官不可使自己有一天鬆弛懶惰，順便指着香案上的香爐說："這東西當初華麗好看，用久了則暗淡了，不整治修飾，怎能由舊變新呢？"鄭覃說："挽救時世的弊政，首先在於求實。近來人們都不處理職事，特别羨慕王夷甫，以考不中進士爲耻辱。而治理天下關鍵在於太平，人人都不去做實事，怎能使天下太平無事啊。"皇帝說："主要在於謹慎守法而已。"後來鄭覃升任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

帝坐延英論詩工否，覃曰："孔子所删，三百篇是已，其非雅正者，烏足爲天子道哉？夫《風》、大、小《雅》，皆下刺上之變，非上化下爲之。故王者采詩，以考風俗得失。若陳後主、隋煬帝特能詩之章解，而不知王術，故卒歸於亂。章什譏譏，願陛下不取也。"

皇帝在延英談論詩歌的精巧與否，鄭覃說："孔子所删訂的，就是這三百篇，那些不雅不正的，怎能被天子稱道呢？《風》、《大雅》、《小雅》，都是下諷刺上的變體，不是上教化下而創作的。所以王者采集詩歌，目的是爲了考察風俗和政治的得失。像陳後主、隋煬帝特别擅長分析詩歌的章節句讀，但不懂得治理天下的道理，因而最終使國家陷入動蕩不定。篇章上的巧言善辯是小本事，希望陛下不要效法。"

帝每言："順宗事不詳實，史臣

皇帝每次説道："順宗朝的史事不詳實，史

韓愈豈當時屈人邪？昔漢司馬遷《與任安書》，辭多怨懟，故《武帝本紀》多失實。”覃曰：“武帝中年大發兵事邊，生人耗瘁，府庫殫竭，遷所述非過言。”李石曰：“覃所陳，因武帝以諫，欲陛下終究盛德。”帝曰：“誠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覃曰：“陛下樂觀書，然要義不過一二，陛下所道是矣，宜寢饋以之。”

臣韓愈難道當時屈服於他人了嗎？從前漢朝司馬遷的《與任安書》，言辭之間多有怨恨，所以《武帝本紀》多有失實之處。”鄭覃說：“武帝統治中期大肆在邊境用兵，百姓憔悴，府庫竭盡，司馬遷所陳述的没有過分之言。”李石說：“鄭覃陳述此事，是藉武帝的事來進諫，希望陛下始終都具備盛德。”皇帝說：“事實也是如此，善始的很多，但很少有善終的。”鄭覃說：“陛下喜歡看書，但其要旨不過就是那麽一些，陛下所說的就很對，應當在睡卧吃飯一切時候都想到用它。”

覃既名儒，故以宰相領祭酒，請太學《五經》，經置博士，禄廩比王府官。再遷太子太師。開成三年，旱，帝多出宫人，李珏入賀曰：“漢制，八月選人，晉武帝平吴，多采擇，仲尼所謂未見好德者。陛下以爲無益，放之，盛德也。”覃又推贊曰：“晉以采擇之失，舉天下爲左衽，宜陛下以爲殷鑒。”帝善其將美。以病乞去位，有詔解太子太師，許五日一入中書商量政事。俄罷爲尚書左僕射。武宗初，李德裕復用，欲援覃共政，固辭，乃授司空，致仕，卒。

鄭覃既然是一位名儒，所以皇帝讓他以宰相兼任國子祭酒，他上奏請求太學學習《五經》，每經設置博士，俸禄和王府官員相同。二次升任太子太師。開成三年，天旱不雨，皇帝放出許多宫人，李珏上奏慶賀說：“漢朝有個制度，八月選人，晉武帝平定吴後，大肆采納擇取宫人，這就是仲尼所說的未見有好德的。陛下認爲没有益處，而將宫人放出宫去，確實是值得贊美的事。”鄭覃又推崇稱贊道：“晉由於采納擇取宫人的失誤，使全天下都成爲穿戴夷狄衣服的了，陛下應把這件事當作鑒戒。”皇帝喜歡他這種促成好事的做法。鄭覃因有病請求免官，皇帝下詔讓解除太子太師之職，允許他五天到中書省一次商量政事。不久免去别的官職任尚書左僕射。武宗初年，李德裕又被起用，打算援引鄭覃共同執政，鄭覃堅决辭讓，於是授任司空，退休，去世。

覃清正退約，與人未嘗串狎。位相國，所居第不加飾，内無妾媵。女孫適崔皋，官裁九品衛佐，帝重其不昏權家。覃之侍講，每以厚風俗、黜朋比再三爲天子言，故終爲相。然疾惡多所不容，世以爲太過，憚之。始，覃以經籍刓繆，博士陋淺不能正，建言：“願與巨學鴻生共力讎刊，準漢舊事，鏤石太學，示萬世法。”詔可。覃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温業等是正其文，刻于石。

鄭覃清廉正直謙讓儉約，和人相處不曾串通結黨。任宰相時，所居住的宅第不加修飾，家中没有妾媵。他把孫女嫁給崔皋爲妻，崔皋纔是個九品衛佐，皇帝推重他不與有權人家連姻。鄭覃任侍講時，每每以厚風俗、黜朋黨向天子再三陳說，因而最終被任用爲宰相。但是凡爲他所憎恨的多不能容忍，世人認爲太過分了，然而還是畏懼他。當初，鄭覃因經書磨損缺誤，博士淺陋不能改正，建議說：“希望和巨學鴻儒共同校勘經書，按照漢代舊例，刻在太學的石碑上，以作爲萬世之法。”皇帝下詔說可以。鄭覃於是上表推薦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温業等人校定經文，并刻在石碑上。

子裔綽。裔綽峭立有父風，以門蔭進，爲李德裕所知，擢渭南尉。直弘文館，累遷諫議大夫。宣宗初，劉潼繇鄭州刺史授桂管觀察使，裔綽固爭："潼被責未久，不宜付廉察。"帝已遣使者頒詔，追罷之。遷給事中。楊漢公爲荆南節度使，坐貪沓，貶秘書監，尋拜同州刺史，裔綽與鄭公輿封還制書。帝自即位，諫臣規正無不納。至是，有爲漢公地者，遂終不易。會賜宴禁中，天子擊球，至門下官，謂二人曰："近論漢公事，類朋黨者。"裔綽曰："同州，太宗興王地，陛下爲人子孫，當慎所付。且漢公墨没敗官，奈何以重地私之?"帝變色。翌日，貶商州刺史。時猶衣緑，因詔賜緋魚。後繇秘書監遷浙東觀察使，終太子少保。

鄭覃的兒子鄭裔綽。鄭裔綽爲人剛直有父親遺風，因父輩的功績得官，被李德裕所器重，升遷爲渭南尉。後來在弘文館上班，多次升遷任諫議大夫。宣宗初年，劉潼由鄭州刺史授任桂管觀察使，鄭裔綽堅持争論説："劉潼被處罰時間不長，不應擔負觀察使重任。"皇帝已派遣使者前去宣布詔書了，因而又下令追回詔書不予授任。鄭裔綽改任給事中。楊漢公任荆南節度使，因多次貪污受賄而獲罪，被降任爲秘書監，不久拜授同州刺史，鄭裔綽和鄭公輿緘封退還制書。皇帝自從即位以來，凡是諫官規勸改正的没有不予采納。到這時，有諫官規勸更换楊漢公的任職地點，但是到底未能改變。正逢皇帝在禁中賞賜百官宴飲，在擊球時，皇帝把球打到門下省官員跟前，便對鄭裔綽、鄭公輿二人説："近來議論楊漢公一事，很類似朋黨情形。"鄭裔綽説："同州，是太宗興起王業的地方，陛下爲太宗的後代，應當謹慎選擇賢人去治理纔行。況且楊漢公因貪污受賄被貶官，爲什麽因偏愛而把重要之地交給他呢?"皇帝的態度改變了。第二天，就將楊漢公貶爲商州刺史。當時鄭裔綽還穿着緑色官服，因而皇帝下詔賜給他緋衣魚袋。後來鄭裔綽由秘書監升任浙東觀察使，官位終於太子少保。

鄭朗

覃弟朗。朗字有融，始辟柳公綽山南幕府，入遷右拾遺。開成中，擢起居郎。文宗與宰相議政，適見朗執筆螭頭下，謂曰："向所論事，亦記之乎？朕將觀之。"朗曰："臣執筆所書者，史也。故事，天子不觀史，昔太宗欲觀之，朱子奢曰：'史不隱善，不諱惡。自中主而下，或飾非護失，見之，則史官無以自免，且不敢直筆。'褚遂良亦稱：'史記天子言動，雖非法必書，庶幾自飭。'"帝悦，謂宰相曰："朗援故事，不畀朕見起居注，可謂善守職者。然人君之爲，善惡必記，朕恐平日言之不叶治體，爲將來羞，庶一見，得以自改。"朗遂

鄭覃的弟弟鄭朗。鄭朗，字有融，最初被柳公綽徵到山南幕府任職，召入朝廷升任右拾遺。開成年間，被提升爲起居郎。文宗和宰相商議政事，正好看見鄭朗在螭頭下執筆記録，問他説："以前所議論的事情，也都記載下來了嗎？朕想看看它。"鄭朗説："臣執筆所記録的，就是歷史。先例，天子不能看自己的歷史，過去太宗要看他的歷史，朱子奢説：'史官所記的歷史不隱没善事，也不迴避惡事，自從中主以下，有的飾其過錯護其闕失，看到了他的歷史後，而史官就無法避免禍患，而且不敢直筆記録。'褚遂良也説：'這歷史記録着天子的言行，即使違法也一定要記載，目的是來警戒自己。'"皇帝高興了，對宰相説："鄭朗援引先例，不給朕看起居注，可稱得上是忠於職守。然而人君的行爲，善惡都

上之。

必記載，朕恐怕平時言語不合治體，爲將來所耻笑，希望看一下，以便自我改正。”鄭朗於是將所記的歷史呈給皇帝。

累遷諫議大夫，爲侍講學士。由華州刺史入拜御史中丞、户部侍郎。爲鄂岳、浙西觀察使，進義武、宣武二節度。歷工部尚書判度支、御史大夫，復爲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中人李敬寔排朗騶導馳去，朗以聞。宣宗詰敬寔，自言供奉官不避道，帝曰：“傳我命則絶道行可也，而私出，不避宰相邪?”即斥敬寔。右拾遺鄭言者，故在幕府，朗以諫臣與輔相争得失，不論則廢職，奏徙它官。久之，以疾自陳，罷爲太子少師。卒，贈司空。

鄭朗屢經升遷爲諫議大夫，任侍講學士。由華州刺史召入朝廷拜授御史中丞、户部侍郎。後任鄂岳、浙西觀察使，進任義武、宣武二節度使。歷任工部尚書并主持度支事務、御史大夫，再次任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宦官李敬寔衝開鄭朗的儀仗隊飛馳而去，鄭朗將此事上報給皇帝。宣宗詰問李敬寔，李敬寔自言供奉官不需要避路，宣宗説：“傳達我的命令時禁止路上的行人可以，而你私自出行，也不給宰相避路嗎?”當即責斥了李敬寔。右拾遺鄭言，以前在幕府任職，鄭朗認爲諫官和宰相應當争論朝政得失，不争論就是放棄職責，上奏改任别的官職。很久以後，鄭朗自己陳述有病，免去宰相而任太子少師。去世，追贈司空。

始，朗舉進士，有相者言：“君當貴，然不可以科第進。”俄而有司擢朗第一，既又覆實被放，相者賀曰：“安之。”已而果相。

當初，鄭朗應舉進士科，有相面的人説：“您肯定能富貴，但不能靠科舉獲得進用。”不久有關官員選拔鄭朗爲第一，隨後復核時又被除名，相面的人慶賀説：“這下安穩了。”以後鄭朗果然當上了宰相。

高郢

高郢，字公楚，其先自渤海徙衛州，遂爲衛州人。九歲通《春秋》，工屬文，著《語默賦》，諸儒稱之。父伯祥爲好畤尉，安禄山陷京師，將誅之，郢尚幼，解衣請代，賊義，并貸之。

高郢，字公楚，他的祖先自渤海遷到衛州，隨後便成了衛州人。高郢九歲時精通《春秋》，善於撰寫文章，著有《語默賦》，諸儒稱頌説寫得好。父親高伯祥任好畤尉時，安禄山攻占了京城地區，準備誅殺高伯祥，高郢還年幼，解開衣服請求代替父親去死，叛賊認爲他有義氣，把他和父親一同釋放了。

寶應初，及進士第。代宗爲太后營章敬寺，郢以白衣上書諫曰：

寶應初年，高郢考中進士科。代宗爲太后營建章敬寺，高郢以平民身份上書諫諍説：

> 陛下大孝因心，與天罔極，烝烝之思，要無以加。臣謂悉力追孝，誠爲有益，妨時剿人，不得無損。捨人就寺，何福之爲?昔魯莊公丹桓公廟楹而刻其桷，《春秋》書之爲非禮。漢孝惠、孝景、孝宣令郡國諸侯立高祖、

> 陛下有大孝之心，和天地一樣深厚無極，淳厚的思念，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臣下以爲竭力追求孝德，確實是有益的，若因此而妨礙農時煩勞百姓，那就會損害孝德了。捨棄百姓而建立寺院，是在求什麽樣的福呢?昔日魯莊公用朱紅油漆了桓公廟的柱子并雕刻方形的椽子，《春秋》上説這是非

文、武廟，至元帝，與博士、議郎斟酌古禮，一罷之。夫廟猶不越禮而立，況寺非宗祏所安、神靈所宅乎？殫萬人之力，邀一切之報，其爲不可亦明矣。間者昆吾孔熾，荐食生人，百姓懍懍，無日不惕。遣將攘却，亡尺寸功，隴外壤地，委諸豺狼。太宗艱難之業，傳之陛下，一夫不獲，尺土見侵，告成之時，猶恐有闕。況用武以來十三年，傷者不救，死者不收，繕卒補乘，于今未已。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計十三年，舉百萬之衆，資糧扉屨，取足於人，勞罷宛轉，十不一在。父子兄弟，相視無聊，延頸噭噭，以役王命。縱未能出禁財，贍鰥寡，猶當稍息勞弊，以噢休之。奈何戎虜未平，侵地未復，金革未戢，疲人未撫，太倉無終歲之儲，大農有榷酤之敝，欲以此時興力役哉？比八月雨不潤下，菽麥失時，黔首狼顧，憂在艱食，若遂不給，將何以救之？無寺猶可，無人其可乎？然土木之勤，功用之費，不虛府庫，將焉取之？府庫既竭，則又誅求，若人不堪命，盗賊相挻而興，戎狄乘間，以爲風塵，得不爲陛下深憂乎？臣聞聖人受命於天，以人爲主，苟功濟于天，天人同和，則宗廟受福，子孫蒙慶。《傳》曰："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天子之孝也。"又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是知王者之孝，在於承順天地，嚴配宗考，恭慎德教，以臨兆民。俾四海之内，歡心助祭，延福流祚，

禮行爲。漢孝惠帝、孝景帝、孝宣帝命令郡國諸侯建立漢高祖、文帝、武帝廟，到漢元帝時，和博士、議郎斟酌古禮，一概予以廢除。帝王之廟尚不可越禮建造，何況寺院既不是神主所安，又不是神靈所居之地呢？竭盡萬人之力，追求一些所謂的報應，這不可以做也是明顯的了。近來昆吾很興盛，連連侵害百姓，百姓慌恐不安，没有一天不警惕的。派遣將士去攘退，没有絲毫的功勞，隴外的土地，丢棄給了豺狼。太宗艱難創立的基業，傳到陛下，一個人也未獲得，反而領土被敵人侵占，當以所完成的功業上報先王的時候，一定會覺得有闕失。況且用兵十三年以來，傷的人未能救治，死的人未能收尸，修整部隊補充車馬，直到今天還没完畢。大概興師十萬，一天花費千金，累計十三年，共動用了一百萬軍隊，糧餉和各種軍需，全是從百姓那裏徵收的，百姓疲勞輾轉，十不存一。父子兄弟，相互對視一籌莫展，伸長脖頸哀號，但還得爲國家服役。即使不能拿出宫中財物，來贍養鰥寡，也當漸漸停止勞作之弊端，來撫慰他們。如今戎虜没有平定，被侵占的土地没有收復，戰事還没有停止，疲勞的人没有安慰，糧倉没有一年的儲備，國家的財政中有酒類專賣的弊病，怎麽還要在這時大興土木徵發勞役呢？近來八月没有下雨，菽麥失去農時，百姓左盼右顧，在爲缺糧發愁，如果真的没有收成，用什麽救濟他們呢？没有寺院還可以，没有了人那可以嗎？然而興土木的勞役，工料的費用，不取空國庫，將從哪裏索取呢？國庫已經竭盡，却還要索求，若百姓不堪忍受，盗賊接連興起，戎狄乘隙而入，來製造戰亂，陛下能不深慮嗎？臣下聽説聖人受命於天，以民爲主，如果功成於天，天與人一同盡力，那麽宗廟就會受到祭祀，子孫就能承蒙吉慶。《傳》上説："用仁德教化百姓，用刑罰施於四海，這是天子的孝德。"又説："不要衹是思念先祖以德服人，還要繼續修

永永無窮。未聞崇樹梵宫，雕琢金玉之爲孝者。夏禹卑宫室，盡力溝洫，人到于今稱之。梁武帝窮土木，飾塔廟，人無稱焉。陛下若節用愛人，當與夏后齊美，何必勞人動衆，踵梁武遺風乎？及制作之初，伎費尚淺，人貴量力，不貴必成，事貴相時，不貴必遂。陛下若回思慮，從人心，則聖德孝思，格于天地，千福萬禄，先后受之，曾是一寺較功德邪？

養德行。”“已經受到天帝的福佑，還要繼續施於子孫。”由此可知王者的孝德，在於承順祭祀天地，并讓先祖們配享，謹慎地用仁德教化，以此來統治百姓。使四海之内，都心悦誠服地幫助祭祀，國運興盛，永遠無窮。没聽説過把崇尚建立寺院，雕琢金玉作爲孝德的。夏禹王的宫室簡陋，但他盡力於治水事業，人們至今稱頌。梁武帝大興土木，裝飾塔廟，人們都不稱贊。陛下如果節約開支愛護百姓，那當和夏禹王媲美，何必要勞人動衆，追隨梁武帝的遺風呢？在製作的初期，計算費用還不算多，做人貴在量力而行，不是貴在一定成功，做事貴在符合時宜，不是貴在完全做好。陛下若能認真思考，順從人心，那麽聖上的仁德，一定能感通天地，千福萬禄，也會降臨下來，難道是一個寺院所能比得上的功德嗎？

書奏，未報。復上言：

王者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必稽于衆而順于人，則自然之福，不求而至，未然之禍，不除而絶。臣聞神人無功者，不爲有功之功；聖人無名者，不爲有名之名。不爲有功之功，故功莫大；不爲有名之名，故名莫厚。古之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銷禍，不勞人以禳禍。陛下之營作，臣竊惑之。若以爲功，則天覆地載，陰施陽化，未曾有爲也。若以爲名，則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未曾有待也。若以致福，則通于神明，光于四海，不在費財。若以禳禍，則方務厥德，罔有天災，不在勞人。今興造趣急，人徒竭作，土木并起，日課萬工，不遑食息，搒笞愁痛，盈於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陛下戡定多難，勵精思治，務行寬仁，以幸天

奏章遞上之後，没有答覆。他又上奏説：

王者要有作爲，要有行動，必須考察百姓的反映并且順乎人心，那麽自然之福，不求而能得到，未發生的禍害，不根除而自會斷絶。臣下聽説神人無功，是不爲有功而求功；聖人無名，是不爲有名而求名。不爲有功而求功，所以功最大；不爲有名而求名，所以名最高。古時的賢明之王是用積善來招福，不是用花費來求福；是用修養仁德來消禍，不是用勞苦百姓來除禍。陛下的營造，臣私下感到疑惑。若是爲了有功，那麽天地之間，無論是陰施還是陽化，都不曾有此作爲。若是爲了有名，那以高尚的道德和精要的道理，來順應天下，没有得不到的。若是爲了招福，那麽用真誠感化神靈，而使四海之人得到教化，根本不需要去浪費財力。若是爲了除禍，那麽完美修煉德行，就不會有天災，而不在於勞人。如今興建催得很急，工匠竭力而作，土工木工一并興起，一天就需要一萬人工，他們没時間吃飯休息，板打鞭抽愁苦疼痛，充滿道路，由此而希望求得福佑，臣擔心不能達到。陛下平定危難，勵

下。今固違群情，徇左右過計，臣竊爲陛下惜之。

精圖治，推行寬大仁慈政策，天下人覺得幸運。如今違背人心，曲從身邊人的錯誤計謀，臣私下爲陛下可惜。

不納。

皇帝没有采納他的建議。

以茂才異行高第，累擢咸陽尉。郭子儀取爲朔方掌書記。子儀怒判官張曇，奏抵死，郢引救甚力，忤子儀意，下徙猗氏丞。李懷光引佐邠寧府。懷光將還河中，郢勸不如西迎乘輿，懷光反方鋭，不聽。既又欲悉兵鼓而西。時渾瑊提孤軍抗賊，群將未集，郢恐爲懷光所乘，與李鄘固止之。會懷光子璀候郢，郢因脅説曰："君視天寶以來稱兵者，今尚誰在？且國家固有天命，人力不豫焉。今若恃衆而動，自絶于天。十室之小，必得忠信，安知三軍不有奔潰而助順者乎？"璀大懼，流汗不能語。郢因與其將吕鳴岳、張延英謀間道歸國，事泄，懷光先斬二將，然後引郢詰誚，郢抗詞無所愧隱，觀者爲泣下。懷光慚，赦之。孔巢父遇害，郢撫尸而哭。懷光已誅，李晟表其忠，馬燧奏管書記。召拜主客員外郎，遷中書舍人。久之，進禮部侍郎。時四方士務朋比，更相譽薦，以動有司，徇名亡實，郢疾之，乃謝絶請謁，顓行藝。司貢部凡三歲，甄幽獨，抑浮華，流競之俗爲衰。遷太常卿。

高郢考中茂才異行高等，經多次提升任咸陽尉。郭子儀起用他爲朔方掌書記。郭子儀憎恨判官張曇，上奏説當治死罪，高郢竭力援救張曇，違背了郭子儀的意思，被降任爲猗氏丞。李懷光引薦他到邠寧幕府任職。李懷光打算返回河中，高郢規勸説不如向西迎接皇帝，李懷光反而更加堅持己見，不聽從規勸。隨後李懷光又要調動全軍西進。當時渾瑊帶領孤軍抵抗叛賊，諸將還未集中，高郢恐怕李懷光乘機出兵，便和李鄘堅決制止李懷光。恰巧李懷光的兒子李璀等候高郢，高郢因而威脅他説："您看看天寶以來起兵的，如今誰還存在？况且國家本來還有天命保佑，人力是不能干預的。如今若依仗人衆而動亂，那是自絶於天。十户人家即使很小，也一定能得到忠信之人，你怎能知道三軍中没有潰逃而幫助朝廷的人呢？"李璀很恐懼，流着汗不能回答。高郢藉此和李懷光的部將吕鳴岳、張延英商量從小路歸順朝廷，事情泄露，李懷光先殺死吕鳴岳、張延英二將，然後召來高郢詰問，高郢大聲直言無所慚愧和隱藏，觀看的人爲此而流淚。李懷光覺得慚愧，赦免了他。孔巢父遇害，高郢撫摸着他的尸體而痛哭。李懷光被誅後，李晟上表説高郢忠誠，馬燧上奏任用他爲管書記。召入朝廷拜授主客員外郎，升任中書舍人。長時間後，進任禮部侍郎。當時四方的士子致力於交結朋黨，互相贊譽引薦，用這種方法來打動有關官員，有名無實，高郢嫉恨這種現象，於是謝絶請托和謁見，專心研習經籍。他主持科舉考試共三年，選拔微賤孤獨之人，抑制華而不實之人，流俗競争之風因而衰落。後改任太常卿。

貞元末，擢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順宗立，病不能事，王叔文黨根據朝廷，帝始詔皇太子監國，而郢以刑部尚書罷。明年，爲華州刺史，政尚仁静。初，駱元光自華引軍

貞元末年，高郢升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順宗即位，因有病不能處理事務，王叔文黨盤踞朝廷，皇帝開始下詔叫皇太子主持國事，而高郢被免去宰相任刑部尚書。第二年，任華州刺史，他爲政崇尚仁慈清静。當初，駱元光

戍良原，元光卒，軍入神策，而州仍歲餉其糧，民困輸入，累刺史憚不敢白，郢奏罷之。復召爲太常卿，除御史大夫。數月，改兵部尚書，固乞骸骨，以尚書右僕射致仕。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保，謚曰貞。

自華州率軍戍守良原，駱元光死後，士卒并入神策軍中，而華州仍然每年供給其軍糧餉，百姓因運送糧餉而困苦，幾任刺史畏懼不敢説明，高郢上奏請求予以罷除。再次召入朝廷任太常卿，授任御史大夫。數月後，高郢改任兵部尚書，堅持要求退休，以尚書右僕射退休。去世，享年七十二歲，追贈太子太保，謚號貞。

郢恭慎不與人交。常掌制誥，家無留稿，或勸盍如前人傳制集者，答曰："王言不可藏私家。"生平不治產，有勸營之者，答曰："禄稟雖薄，在我則有餘，田莊何所取乎?"郢之相也，與鄭珣瑜同拜。既叔文用事，珣瑜憂甚，爭不能得，乃稱疾不出，郢未有所建白，俄與珣瑜免，故議者賢珣瑜而咎郢。

高郢爲人謹慎輕易不和人交往。他曾掌管起草詔令，但家中没留底稿，有人勸他説何不依照前人而編輯制誥集子，回答説："君王之言不可藏在私人家中。"他平生不治家産，有人勸他營辦，回答説："俸禄雖然微薄，對我而言却有剩餘，從田莊中獲取什麽呢?"高郢的宰相職位，是和鄭珣瑜同時拜授的。隨後王叔文掌權，鄭珣瑜很憂慮，爭論不能得勝，就稱有病不幹事了，高郢没有什麽建議説明，不久和鄭珣瑜一起被免去宰相，所以議論的人稱贊鄭珣瑜而批評高郢。

子定。

兒子高定。

贊曰：王叔文雖内連姍尹，外倚奸回，以攘天權。然是時太子已長，朝無嫌罅，若珣瑜、郢與杜佑等毅然引東宫監國，執退叔文輩，其力不難。顧循嘿苟安，所謂焉用彼相者矣。珣瑜一忿卧第，與郢、佑固位，二者亦不足相輕重云。

贊曰：王叔文雖然在内交結宦官，在外依仗奸邪之人，藉此來竊取國家大權。但是這時太子已經長大，朝政没有什麽大的漏洞，如果鄭珣瑜、高郢和杜佑等人毅然引出太子主持國事，貶逐斥退王叔文之輩，以他們的力量不難做到。但是他們反而順從默聲苟且偷安，真所謂是怎麽任用了他們這些人爲宰相。鄭珣瑜憤怒之下居家不出，而高郢、杜佑堅守職位，二者没什麽不同而不必薄此厚彼。

高定

定辯惠，七歲讀《尚書》，至《湯誓》，跪問郢曰："奈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何云伐邪?"對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順人乎?"郢異之。小字董二，世重其早惠，以字顯。長通王氏《易》，爲圖合八出，上圓下方，合則重，轉則演，七轉而六十四卦，六甲、八節備焉。仕至京兆府參軍。

高定聰慧善辯，七歲能讀《尚書》，讀到《湯誓篇》，跪着問高郢："爲什麽會以臣討伐君呢?"高郢説："這叫應天理順人情，怎能説是討伐呢?"回答説："聽從天命就尊奉爲祖，不聽從天命就滅國亡家，這就是順應民心嗎?"高郢驚奇他的回答。高定小字董二，世人推重他的早年聰慧，因而以字顯揚。長大成人後精通王氏《易》，作圖來配合八卦，上圓下方，合則重，轉則演，七轉而成六十四卦，六甲、八節應有盡

有。高定官做到京兆府參軍。

鄭絪　鄭顥

鄭絪，字文明，餘慶從父行也。幼有奇志，善屬文，所交皆天下有名士。擢進士、宏辭高第。張延賞帥劍南，奏署掌書記。入爲起居郎、翰林學士，累遷中書舍人。

鄭絪，字文明，是鄭餘慶的叔父輩。鄭絪幼時有大志，善於撰寫文章，他所結交的都是天下有名望的士人。鄭絪考中進士科、宏辭科優等。張延賞任劍南節度使，上奏署任他爲掌書記。召入朝廷任起居郎、翰林學士，經多次升遷任中書舍人。

德宗自興元還，置六軍統軍視六尚書，以處功臣，除制用白麻付外。又廢宣威軍益左右神策，以監軍爲中尉。竇文場恃功，陰諷宰相進擬如統軍比。絪當作制，奏言："天子封建，或用宰相，以白麻署制，付中書、門下。今以命中尉，不識陛下特以寵文場邪？遂著爲令也？"帝悟，謂文場曰："武德、貞觀時，中人止内侍，諸衛將軍同正賜緋者無幾。自魚朝恩以來，無復舊制。朕因用爾不謂私，若麻制宣告，天下謂爾脅我爲之。"文場叩頭謝。更命中書作詔，并罷統軍用麻矣。明日，帝見絪曰："宰相不能拒中人，得卿言乃悟。"

德宗從興元返回京城，仿照六部尚書設置六軍統軍，用來安置有功之臣，授官的制詔已寫在白麻上交付給了外廷。又廢除宣威軍而增加左右神策軍，使監軍任中尉。竇文場依仗有功，暗中勸宰相說進升擬任中尉要和統軍一樣。鄭絪當時草擬制詔，上奏說："天子封建諸侯，或任用宰相，用白麻來署任，交付中書省、門下省。如今用來任命中尉，不知道是陛下特意用來寵愛竇文場呢？還是要定爲制度呢？"皇帝醒悟，對竇文場說："武德、貞觀時，宦官衹是内侍人員，諸衛將軍同正員官賜緋衣的没有幾人。自魚朝恩以來，不再按照原先的規定。朕用你不是因爲偏愛，如果用白麻署任宣告，天下人會說是你脅迫我做的。"竇文場叩頭拜謝。皇帝重新命令中書省草擬制詔，并廢除了署任統軍使用白麻的做法。第二天，皇帝見到鄭絪說："宰相未能拒絶宦官，得到你的言論我纔醒悟。"

順宗病，不得語，王叔文與牛美人用事，權震中外，憚廣陵王雄睿，欲危之。帝召絪草立太子詔，絪不請輒書曰："立嫡以長。"跪白之，帝頷乃定。

順宗有病，不能説話，王叔文和牛美人掌權，威震朝廷内外，他們害怕廣陵王的雄略睿智，想危害廣陵王。皇帝召鄭絪草擬立太子詔，鄭絪未請示就寫下詔書說："立嫡長子。"然後跪着説明，皇帝點頭這纔定下。

憲宗即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門下侍郎。始，盧從史陰與王承宗連和，有詔歸潞，從史辭潞乏糧，請留軍山東。李吉甫密譖絪漏言於從史，帝怒，坐浴堂殿，召學士李絳語其故，且曰："若何而處？"絳曰："誠如是，罪當族。然誰以聞陛下者？"曰："吉甫爲我言。"絳曰："絪任宰相，識名節，不當如

憲宗即位，鄭絪被拜授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任門下侍郎。開始，盧從史暗中和王承宗交好，憲宗下詔叫軍隊返回潞州，盧從史推辭説潞州缺乏糧食，請求留駐山東。李吉甫暗中譖毁説是鄭絪泄露話語給盧從史，憲宗很生氣，坐在浴堂殿，召來學士李絳追問其中的原因，并且說："這該怎樣處治呢?"李絳說："若真是這樣，應當誅殺他的全族。然而是誰給陛下説的呢。"憲宗說："是李吉甫給我説的。"李絳

犬彘梟鏡與奸臣外通。恐吉甫勢軋內忌，造爲醜辭以怒陛下。”帝良久曰：“幾誤我！”

說：“鄭絪任宰相，懂得名節，不應當像犬彘梟獍之類惡人一樣和奸臣內外勾結。恐怕是李吉甫依勢傾軋而內心忌恨他，編造醜惡之辭來激怒陛下。”憲宗過了一會說：“差一點害了我啊。”

先是杜黃裳方爲帝夷削節度，强王室，建議裁可，不關决于絪，絪常默默。居位四年，罷爲太子賓客。久乃檢校禮部尚書，出爲嶺南節度使，後累遷河中節度。入爲御史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太子少保。文宗大和中，年老乞骸骨，以太子太傅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司空，謚曰宣。

先前杜黃裳正在爲皇帝削減節度使的權力，增强朝廷的權力，建議裁減可以裁的，他不和鄭絪商議討論，鄭絪便常常沉默不語。鄭絪居相位四年後，被免去宰相任太子賓客。很久以後任檢校禮部尚書，出任嶺南節度使，後來經多次升遷任河中節度使。召入朝廷任御史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任太子少保。文宗大和年間，因年老請求退休，以太子太傅退休。去世，享年七十八歲，追贈司空，謚號宣。

絪本以儒術進，守道寡欲，所居不爲烜赫事，以篤實稱。善名理學，世以耆德推之。

鄭絪本來以儒術進用，堅守道義而清心寡欲，在官任上不做烜赫之事，以誠實著稱。鄭絪擅長名理之學，當時輿論推重他是年老有德之人。

孫顥，舉進士，以起居郎尚萬壽公主，拜駙馬都尉。有器識，宣宗時，恩寵無比。終檢校禮部尚書、河南尹。

孫子鄭顥，考中進士科，以起居郎身份娶萬壽公主爲妻，被拜授爲駙馬都尉。鄭顥有才能和見識，宣宗時，受皇帝恩寵無人能與他比。鄭顥官位終於檢校禮部尚書、河南尹。

權德輿　權璩

權德輿，字載之。父皋，見《卓行傳》。德輿七歲居父喪，哭踊如成人。未冠，以文章稱諸儒間。韓洄黜陟河南，辟置幕府。復從江西觀察使李兼府爲判官。杜佑、裴胄交辟之。德宗聞其材，召爲太常博士，改左補闕。

權德輿，字載之。父親權皋，事迹見《卓行傳》。權德輿七歲時父親喪亡，他號哭頓足如同成年人。不滿二十歲，以文章被儒士們稱贊。韓洄任河南黜陟使，徵用他到幕府任職。又跟隨江西觀察使李兼在幕府任判官。杜佑、裴胄交替召他到幕府任職。德宗聞知他有才能，召入朝廷任太常博士，改任左補闕。

貞元八年，關東、淮南、浙西州縣大水，壞廬舍，漂殺人。德輿建言：“江、淮田一善熟，則旁資數道，故天下大計，仰於東南。今霪雨二時，農田不開，庸亡日衆。宜擇群臣明識通方者，持節勞徠，問人所疾苦，蠲其租入，與連帥守長講求所宜。賦取於人，不若藏於人之固也。”帝乃遣奚陟等四人循行慰撫。裴延齡以巧倖進，判度支，德輿上疏斥言：

貞元八年，關東、淮南、浙西各州縣遭遇水災，廬舍被沖垮，漂走淹死了百姓。權德輿建議說：“江、淮田地一旦收成好了，就可資助周圍數道地方，因此國家的收入大計，全仰仗於東南。如今夏秋二季連下陰雨，農田不能開墾，逃亡的人越來越多。應選擇群臣中懂道理有能力的人，讓他們持節慰勞和招徠，詢問百姓所受的疾苦，減免他們的賦稅，和方鎮節帥州府刺史縣令商討適宜的政策。賦稅取之於百姓，不如藏之於百姓穩固。”德宗於是派遣奚陟等四人巡視慰問

"延齡以常賦正額用度未盡者爲羡利，以夸己功；用官錢售常平雜物，還取其直，號別貯羡錢，因以罔上；邊軍乏，不稟糧，召禍疆埸，其事不細。陛下疑爲流言，胡不以新利召延齡，質核本末，擇中朝臣按覆邊資。如言者不謬，則邦國之務，不宜委非其人。"疏奏，不省。

安撫。裴延齡以巧詐僥幸得以任用，掌管度支，權德輿上疏責斥說："裴延齡把常賦正額中未用完的部分作爲羡餘，用來誇耀自己的功勞；用官錢换取常平雜物，然後再還回其值，號稱是另外貯存羡錢，用這來欺騙皇上；邊境上的軍隊財物匱乏，糧食跟不上，若因此而導致邊疆危機，這可不是小事。陛下懷疑這是流言，何不找個藉口把裴延齡召來，質問核實事情的始末，選擇宦官檢察邊地的軍資。如果所說的没錯，那麼國家的政務，就不應當委任不該委任的人。"疏奏遞上，皇帝仍然没有醒悟。

遷起居舍人。歲中，兼知制誥，進中書舍人。當是時，帝親攬庶政，重除拜，凡命諸朝，皆手制中下。始，德輿知制誥，而徐岱給事中，高郢爲舍人。居數歲，岱卒，郢知禮部，德輿獨直兩省，數旬一還舍，乃上書言："左右掖垣，承天子誥命，奉行詳覆，各有攸司。舊制，分曹十員，以相防檢。大抵事有所壅，則吏得爲非。四方聞者，或以朝廷爲乏士，要重之司，不宜久廢。"帝曰："非不知卿之勞，但擇如卿者未得其人耳。"久之，知禮部貢舉，真拜侍郎。凡三歲，甄品詳諦，所得士相繼爲公卿、宰相。取明經初不限員。

後來權德輿遷任起居舍人。同年中，兼管制誥的草擬，升任中書舍人。正當此時，皇帝親自總理政務，重大的授任拜官，凡是在朝廷任命的，都由他親自起草制詔發下。開始，權德輿參與起草詔令，而徐岱任給事中，高郢任中書舍人。過了數年，徐岱去世，高郢主持禮部事務，權德輿一人在中書、門下兩省值班，數旬纔能回家一次，於是上書說："中書、門下兩省，擔負着起草天子的制誥命令的重任，奉命行事認真核實，有各個有關部門。原先規定，各曹由十人組成，以互相防備和復核。大凡事情有壅塞的，那麼屬吏纔有可能爲非作歹。四方聞知目前這種情況，有的認爲是朝廷缺乏士人，重要的曹司，不應長期廢置。"皇帝說："不是不知道你的辛勞，衹是選擇不到像你這樣的人。"很久以後，權德輿主持禮部的科舉考試，正式拜授侍郎。在此任前後三年，鑒別選拔詳細認真，所選取的士人相繼成爲公卿、宰相。録取明經開始也不受數額的限制了。

十九年，大旱，德輿因是上陳闕政曰："陛下齋心減膳，閔惻元元，告于宗廟，禱諸天地，一物可祈，必致其禮，一士有請，必聽其言，憂人之心可謂至已。臣聞銷天災者修政術，感人心者流惠澤，和氣洽，則祥應至矣。畿甸之内，大率赤地而無所望，轉徙之人，斃踣道路，慮種麥時，種不得下。宜詔在所裁留經用，

十九年，長期乾旱無雨，權德輿因此上書陳述政事的失誤說："陛下静心修養減少飲食，憐恤憂苦百姓，在宗廟禱告，向天地祈禱，說有一物值得祈禱，就按禮儀去進行，說有一士有請求，就聽其言論，憂慮百姓之心可以說已達到最高程度。臣下聽說要消除天災必須修好政治，要感動人心必須廣施恩惠，使氣和融洽，那麼祥瑞的徵兆就會順應而來。畿甸地區以内，大都是空無所有的赤地看來是没有收穫的希望了，輾轉遷

以種貸民。今兹租賦及宿逋遠貸，一切蠲除。設不蠲除，亦無可斂之理，不如先事圖之，則恩歸於上。去十四年夏旱，吏趣常賦，至縣令爲民毆辱者，不可不察。”又言：“漕運本濟關中，若轉東都以西緣道倉廩，悉入京師，督江、淮所輸以備常數，然後約太倉一歲計，斥其餘者以糶于民，則時價不踊而蓄藏者出矣。”又言：“大曆中，一縑直錢四千，今止八百，税入如舊，則出於民者五倍其初。四方鋭於上獻，爲國搭怨，廣軍實之求，而兵有虚籍，剥取多方，雖有心計巧曆，能商功利，其於割股啖口，困人均也。”又言：“比經絀放者，自謂抆拭無期，坐爲匪人，以動和氣。而冬薦官逾三年未受命，衣食既空，溘然就斃，此亦窮人之一端也。近陛下洗宥絀放者，或起爲二千石，其徒更相勉，知牽復可望。惟因而弘之，使人人自效。”帝頗采用之。

徙的百姓，也倒地死在道路上，考慮種麥的時候已到，但種子還播種不到地裏。應下詔讓在所裁留的經費中，借貸種子給百姓。對如今的租賦及以前借貸的，一概予以減免。就是不減免，也没有聚斂的理由，還不如在事先多考慮一番，那麽百姓會把恩澤歸於皇上。十四年夏季發生旱災，屬吏們催交正常賦税，致使縣令被百姓毆打侮辱，這不能不引以爲戒。”又説：“漕運本來是爲周濟關中的，若轉運東都以西沿路糧倉的儲糧，將其全部送入京城，督促江、淮趕快輸送來以備常數，然後估計太倉一年的開支，拿出剩餘的部分賣給百姓，那麽此時物價不再暴漲而囤積的人也會售出。”又説：“大曆年間，一縑帛值四千錢，如今衹值八百錢，但賦税照舊徵收，那麽百姓拿出的却是當初的五倍。四方官吏專心一意向上進獻，使百姓怨恨朝廷，加上增大軍需的索求，而事實上兵籍有空額，多方面剥削索取，雖然人們有心計精通曆算，能經商獲利，但也是割股來啖口，人們都很困難。”又説：“近來被貶斥逐出的人，自己認爲没機會説明冤情了，被奸人所陷害而獲罪，因而損傷了和氣。而冬季參加考核的官員超過三年没有任命，穿的吃的已經完了，忽然仆倒而死，這也是窮人中的一種。近來陛下寬宥了貶退逐出的人，有的起用爲二千石，他們互相勉勵，知道徵引起用有希望了。期望再繼續弘大，使人人效法。”皇帝全部采納了他的建議。

憲宗元和初，歷兵部侍郎，坐累，徙太子賓客，俄還前官。時澤潞盧從史詐傲，寖不制，其父虔卒京師，而成德王承宗父死求襲，德輿諫，以爲：“欲變山東，先擇昭義之帥。從史拔自軍校，偃蹇不法，今可因其喪，選守臣代之。成德習俗既久，當制以漸，許成德之請則可，許昭義則不可。”帝不聽。及王承宗叛，從史乃詭計以橈王師，兵老無功。德輿復請赦承宗，徙從史。後皆略如所料。

憲宗元和初年，權德輿任兵部侍郎，因受牽連而獲罪，改任太子賓客，不久恢復以前的官職。當時澤潞盧從史奸詐傲慢，逐漸不受控制，盧從史的父親盧虔死在京城，而成德王承宗在他父親死後要求襲位，權德輿上奏諫諍，認爲：“要改變山東的情況，首先要選擇好昭義節帥。盧從史是從軍校中提拔上來的，傲慢不守法，如今可藉他遭遇父親喪亡的時機，另選擇守臣代替他。成德的習俗已久，當慢慢來制服，答應成德的請求則可以，答應昭義的請求則不行。”憲宗不聽從他的建議。等到王承宗叛亂，盧從史就用詭計來阻撓和削弱官軍，戰事拖延很久未能獲

勝。權德輿又請赦免王承宗，遷移盧從史。後來的情況大概如他所預料的。

會裴垍病，德輿自太常卿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鍔繇河中入朝，求兼宰相，李藩以為不可，德輿亦奏："平章事非序進宜得，比方鎮帶宰相，必有大忠若勛，否則强不制者，不得已與之。今鍔無功，又非姑息時，一假此名，以開後人，不可。"帝乃止。

適逢裴垍有病，權德輿由太常卿拜授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鍔從河中入京朝見，請求兼任宰相，李藩認爲這不可以，權德輿也上奏説："平章事不是按次序進升而應當得到的官位，近來藩鎮節帥兼帶宰相的，一定是有大忠誠大功勛，否則就是强大不能控制，不得已而朝廷纔給予的。如今王鍔没有功勞，也不是姑息的時候，一旦授給他此名，便爲以後的人開了頭，萬萬不能這樣。"皇帝於是下令拒絕了王鍔的請求。

董溪、于皋謩以運糧使盜軍興，流嶺南，帝悔其輕，詔中使半道殺之。德輿諫："溪等方山東用兵，乾没庫財，死不償責。陛下以流斥太輕，當責臣等繆誤，審正其罪，明下詔書，與衆同棄，則人人懼法。臣知已事不諍，然異時或有此比，要須有司論報，罰一勸百，孰不甘心。"帝深然之。嘗問政之寬猛孰先，對曰："唐家承隋苛虐，以仁厚爲先。太宗皇帝見《明堂圖》，始禁鞭背，列聖所循，皆尚德教。故天寶大盜竊發，俄而夷滅，蓋本朝之化，感人心之深也。"帝曰："誠如公言。"

董溪、于皋謩以運糧使身份盜竊軍用財物，被流放到嶺南，皇帝後悔治罪太輕，下詔叫宦官在半路上殺掉他們。權德輿諫諍説："董溪等人在國家用兵山東時，侵吞國庫財産，死罪也不能抵償責罰。陛下認爲流放罪太輕，應當責備臣下們的錯誤，審察改正所定之罪，公開下發詔書，與衆人一同唾棄他們，那麽人人都會畏懼法令。臣知道已改正了的事不必諫諍，然而它時或有與這相似的，重要的是必須有關官員議論上報，罰一儆百，誰還敢不甘心。"皇帝從内心認爲是這樣。皇帝曾問權德輿爲政寬簡與苛猛先行哪個，回答説："唐家承接隋苛厲暴虐之後，應該以仁慈寬厚爲先。太宗皇帝見到《明堂圖》，開始禁止鞭打背部，這點爲列祖列宗所遵循，都在崇尚仁德教化。因此天寶時發生了大亂，不久就被平定，這是本朝的教化之道，也深深地感動了人心。"皇帝説："確實是你所説的這樣。"

德輿善辨論，開陳古今本末，以覺悟人主。爲輔相，寬和不爲察察名。李吉甫再秉政，帝又自用李絳參贊大機。是時，帝切于治，事巨細悉責宰相。吉甫、絳議論不能無持異，至帝前遽言亟辯，德輿從容不敢有所輕重，坐是罷爲本官。以檢校吏部尚書留守東都，進扶風郡公。于頔以子殺人，自囚，親戚莫敢過門，朝廷無爲請者。德輿將行，言于帝曰："頔之罪既貸不竟，宜因賜寬詔。"帝曰：

權德輿善於辯論，開口便能陳述古今本末，藉此來引導人主覺悟。任宰相時，寬厚温和不爲顯名。李吉甫再次掌握政權，皇帝又親自起用李絳參贊政事。當時，皇帝急於治理，大小事情都責問宰相。李吉甫、李絳議論不能没有異同，他們到皇帝面前直言辯解，權德輿從容居中不敢有所偏向，因此獲罪而被免去宰相任本來的官職。以檢校吏部尚書任東都留守，進封扶風郡公。于頔因兒子殺了人，自己囚禁起來，親戚不敢過他家門，朝廷也没有人替他説情。權德輿將要赴任，告訴皇帝説："既然對于頔的罪行已寬免不

"然，卿爲吾過諭之。"復拜太常卿，徙刑部尚書。

予追究，就應順便賜給寬宥的詔令。"皇帝說："是的，你替我前往曉諭他一下。"後來權德輿被再次拜授爲太常卿，升任刑部尚書。

先是，詔許孟容、蔣乂刊彙格敕，既成，上之，留禁中；德輿請出其書，與侍郎劉伯芻參復研考，定三十篇奏上。復檢校吏部尚書，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後二年，以病乞還，卒於道，年六十，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文。

先前，皇帝下詔使許孟容、蔣乂彙集修訂格敕，修訂成後，進獻給皇帝，被留在了宮禁之中；權德輿請求拿出這書，和侍郎劉伯芻反復審察研考，定爲三十篇進獻給朝廷。再次任檢校吏部尚書，出任山南西道節度使。此後二年，因有病請求回朝，死在途中，終年六十歲，追贈尚書左僕射，謚號文。

德輿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賦詩，積思經術，無不貫綜。自始學至老，未曾一日去書不觀。嘗著論，辨漢所以亡，西京以張禹，東京以胡廣，大指有補於世。其文雅正贍縟，當時公卿侯王功德卓異者，皆所銘紀，十常七八。雖動止無外飾，其醖藉風流，自然可慕。貞元、元和間，爲搢紳羽儀云。

權德輿長到三歲時，懂得變化四種聲調，四歲便能作詩，用心學習經書，并且無不貫通。自開始學習到老年，未曾一日離開書不讀的。曾有著論，辨析漢朝之所以滅亡，認爲西漢是因張禹，東漢是因胡廣，希望對後世有所補益。他的文章雅正博深，當時公卿王侯中功德卓著之人，而由他作銘文來記敘事迹的，能占十分之七、八。雖然他不注意修飾行爲舉止，但他的寬容含蓄儀表風流，自然還是令人羨慕。貞元、元和年間，被士大夫當作表率。

子璩，字大圭，元和初，擢進士。歷監察御史，有美稱。宰相李宗閔乃父門生，故薦爲中書舍人。時李訓挾寵，以《周易》博士在翰林，璩與舍人高元裕、給事中鄭肅、韓佽等連章劾訓傾覆陰巧，且亂國，不宜出入禁中。不聽。及宗閔貶，璩屢表辨解，貶閬州刺史。文宗憐其母病，徙鄭州。訓誅，時人多璩明禍福大體，能世其家。

兒子權璩，字大圭，元和初年，考中進士科。歷任監察御史，有好名聲。宰相李宗閔是他父親的門生，因而推薦他任中書舍人。當時李訓受皇帝寵信，以《周易》博士身份在翰林院任職，權璩和中書舍人高元裕、給事中鄭肅、韓佽等人連名上奏章彈劾李訓邪僻不正陰險奸詐，而且擾亂國家，不適合出入宮禁之中。皇帝没有聽從。等到李宗閔被貶，權璩多次上表替李宗閔辯解，因而被貶爲閬州刺史。文宗憐憫他母親有病，使他遷任到鄭州。李訓被誅，當時人大多認爲權璩知道禍福大體，能繼承家傳。

崔群

崔群，字敦詩，貝州武城人。未冠，舉進士，陸贄主貢舉，梁肅薦其有公輔才，擢甲科，舉賢良方正，授秘書省校書郎。累遷右補闕、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數陳讜言，憲宗嘉納，因詔學士："凡奏議，待群署乃得上。"群以"禁密之言，人人當自

崔群，字敦詩，是貝州武城人。不到二十歲，就應舉進士科，陸贄主持科舉考試，梁肅向陸贄推薦說崔群有公卿輔相的才能，因而被録入甲等，又考中賢良方正科，授任秘書省校書郎。多次遷任爲右補闕、翰林學士、中書舍人。他經常陳述直言，憲宗贊揚采納，因而下詔對學士說："凡是要上奏的疏章議論，等崔群署名後纔

陳，一爲故事，後或有惡直醜正，則它學士不得上言矣”，固讓，見聽。惠昭太子薨，是時，遂王嫡，而澧王長，多内助。帝將建東宫，詔群爲澧王作讓。群奏：“大凡己當得則讓，不當得之，烏用讓？今遂王嫡，宜爲太子。”帝從其議。魏博田季安以五千縑助營開業佛祠，群以爲無名之獻，不當受。有詔却之。進户部侍郎。

得奏上。”崔群認爲“宫禁機密之言，人人應當自己陳述，一旦成爲先例，以後要有厭惡正直憎恨正直的人，那麽别的學士就不能上奏了”。堅决辭讓這一事情，憲宗采納了他的忠言。惠昭太子逝世，這個時候，遂王爲嫡子，而澧王却年長，并且多有内助。皇帝打算立太子，下詔叫崔群替澧王作辭讓表，崔群上奏説：“大凡都是自己該得的纔謙讓，不該得的，還用謙讓嗎？如今遂王是嫡子，應當立爲太子。”皇帝采納了他的建議。魏博田季安獻出五千縑帛幫助修建開業佛祠，崔群認爲這是没名目的進獻，不應當接受。皇帝下詔將縑帛退還給田季安。崔群後來升任户部侍郎。

元和十二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師道既誅，師古等妻子没入掖廷，帝疑，以問群，群請釋之，并還其奴婢貲産。鹽鐵院官權長孺坐罪抵死，其母耄，丐子以養。帝爽然欲赦之，以問宰相，群對：“陛下幸憐其老，宜即遣使諭旨，若須出敕，無及矣。”於是免死。群凡啓奏，平恕如此。帝嘗語宰相：“聽受之際，不亦難乎！比詔學士集前世事，爲《辨謗略》，以自儆鑒。其要云何？”群對：“無情，曲直辨之至易；有情，則欺爲難審也。故孔子有衆好衆惡、浸潤膚受之説，以其難辨也。若陛下擇賢而任，待之以誠，糾之以法，則人自歸正，而不敢以欺。”帝韙其言。

元和十二年，崔群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師道被誅後，李師古等人的妻子兒女被没收到掖廷後宫中，憲宗不知如何是好，因此詢問崔群，崔群請求釋放他們，并歸還他們的奴婢和財産。鹽鐵院官權長孺犯罪當處死刑，他母親年老，依賴着兒子奉養。憲宗怒氣消散後想赦免他，因此徵求宰相的意見，崔群對答説：“陛下憐憫權長孺的母親年老，應即刻派遣使者宣諭旨意，若要發出敕令，那就來不及了。”於是減免了權長孺的死罪。崔群所上奏的，公正寬容大都如此。皇帝曾對宰相説：“聽從接受的時候，也是非常艱難的啊！近來下詔叫學士徵集以前的史事，著成《辨謗略》，作爲自儆借鑒。它的要領究竟是什麽呢？”崔群回答説：“没有私情，分辨曲直很容易；有了私情，易生欺詐也就難於審理。因此孔子有衆人喜好或衆人厭惡、浮泛不實之讒言惡語的話，因爲這難於分辨。如果陛下任人唯賢，用誠信來對待他，用法律來糾正他，那麽人人自己歸入正軌，而不敢做欺詐之事。”皇帝贊成他的説法。

處州刺史苗積進羡錢七百萬，群以受之失信天下，請還賜其州，以紓下户之賦。是時，皇甫鎛言利幸於帝，陰藉左右求宰相，群數言其佞邪不可用。既入對，及開元、天寶事，群因推言其極曰：“安危在出令，存

處州刺史苗積以賦税盈餘的名義進獻了七百萬錢，崔群認爲接受這錢會失信於天下，請求退回賜給處州，以減免貧困下户的賦税。這時，皇甫鎛因談論錢財受皇帝寵信，暗中依靠左右的人求取宰相之位，崔群多次説皇甫鎛佞邪不能任用。隨後入朝對答，言及開元、天寶時的事情，

亡繫所任。昔玄宗少歷屯險，更民間疾苦，故初得姚崇、宋璟、盧懷慎輔以道德，蘇頲、李元紘孜孜守正，則開元爲治。其後安于逸樂，遠正士，昵小人，故宇文融以言利進，李林甫、楊國忠怙寵朋邪，則天寶爲亂。願陛下以開元爲法，以天寶爲戒，社稷之福也。”又言：“世謂禄山反，爲治亂分時。臣謂罷張九齡，相林甫，則治亂固已分矣。”左右爲感動。群以是諷帝，故鏄銜之。帝卒自相鏄。會群臣上帝號，鏄欲兼用“孝德”爲號，群獨以爲有“睿聖”，則“孝德”并見。帝聞不樂。會度支稟賜邊士不時，物多弊惡，李光顔憂甚，至欲引佩刀自决，中外皆恐。鏄奏：“邊鄙無事，乃群鼓動，欲以買直，歸怨天子。”於是罷爲湖南觀察使。

崔群因而推論到君位説：“是安是危的關鍵在於發出的政令，是存是亡的關鍵在於如何任官。昔日玄宗年輕時經歷過危難和艱險，知道百姓的疾苦，因此最初能用姚崇、宋璟、盧懷慎等有德之人來輔佐治理政事，加上蘇頲、李元紘孜孜守正，就有了開元之治，在此之後他貪圖閑適安樂，疏遠正直之士，親近小人，因此宇文融以談論錢財被進用，李林甫、楊國忠依仗寵信朋比爲奸，就有了天寶之亂。希望陛下以開元爲法，以天寶爲戒，這樣纔是國家的福運。”又説：“世人認爲安禄山叛亂，是治與亂的分界。臣認爲免去張九齡，以李林甫爲宰相，就使治與亂從根上已經分界了。”左右的人都因此而受到啓發。崔群以此來規勸皇帝，所以皇甫鏄憎恨他。皇帝最終還是親自任命皇甫鏄爲宰相。恰逢百官上帝號，皇甫鏄要兼用“孝德”作爲帝號，惟獨崔群認爲用了“睿聖”，那就和“孝德”同時并存了。皇帝得知後不高興。適逢度支賞賜發給邊防士卒的東西不準時，而且物品大多腐爛，李光顔爲此很憂慮，以至於要拔刀自盡，朝廷内外都非常震驚。皇甫鏄上奏説：“邊防上没有什麽事，衹是崔群在鼓動，想用收買的方法，來把怨恨歸於天子。”於是崔群被免去宰相而任湖南觀察使。

穆宗立，以吏部侍郎召之，勞曰：“我爲太子，卿力也。”群曰：“此先帝意，臣何力焉？且陛下向爲淮西節度使，臣起制草，其言有‘能辨南陽之牘，允符東海之貴’，先帝然之，則傳付久矣。”俄拜御史大夫。未幾，檢校兵部尚書，充武寧節度使。群以其副王智興得士心，不若假以節度，不報。智興討幽、鎮還，藉兵逐群，群失守，左遷秘書監，分司東都。改華州刺史，歷宣歙池觀察使，進兵部尚書，出爲荆南節度使，召拜吏部尚書。卒，年六十一，贈司空。

穆宗即位，崔群被召入朝廷任吏部侍郎，穆宗慰勞他説：“我做太子，你出了大力。”崔群説：“這是先帝的意思，臣出了什麽力？况且陛下以前任淮西節度使，臣下奉命起草制詔，其中有‘如同漢明帝那樣能够辨别南陽郡的奏牘，完全符應像東海王的尊貴’的話，先帝認爲是這樣，説明傳位給你是先帝早有的想法。”不久拜授御史大夫。時間不長，任檢校兵部尚書，充任武寧節度使。崔群認爲副使王智興能得士心，上奏説不如任命他爲節度使，皇帝没有答覆。王智興討伐幽、鎮返回，依靠士兵驅逐崔群，崔群失守，被降任爲秘書監，在東都分司任職。改任華州刺史，歷任宣歙池觀察使，升任兵部尚書，出任荆南節度使，召入朝廷拜授吏部尚書。去世，終年六十一歲，追贈司空。

贊曰：聖人不畏多難，畏無難。何哉？多難之世，人人長慮而深謀，日惕于中，猶以為未也，曰：“吾覆亡不暇，又何以安?”故能舉天下付之興，畏之也。禍難已平，上恬下嬉，施施自如曰：“賢難得，雖無賢，尚可治也；佞可去，雖存佞，不遽亂也。”視漏弗填，忽傾弗支，偃然自慰曰：“我曷以喪?”故能舉天下付之亡，不畏也。常人所畏，聖人易之；所不畏，聖人難之。觀孝明皇帝本中主，遭變可與謀始，持成不可與共終。崔群以為相李林甫則治亂已分，其言信哉！是扁鵲所以誚桓侯也。

贊曰：聖人不害怕多災多難，而害怕没有災難，爲什麽呢？多災多難之世，人人深謀遠慮，每天都處在戒懼中，還擔憂不能成功，并説：“我没多久就要覆亡了，又怎能安逸呢?”因此能竭盡全力使天下興盛，這是害怕的結果。禍難平定以後，在上安逸而在下游樂，并喜悦自得地説：“賢人難得，即使無賢人，尚且還能治理；佞邪是要斥離，即使佞邪存在，也不能迅速就作亂。”看見漏洞不填補，突然傾斜也不支撑，而且安然自慰地説：“我不至於因此而喪亡吧?”因此最終導致政權喪失，這是不害怕的結果。常人所害怕的，聖人認爲容易；常人所不害怕的，聖人認爲艱難。看看孝明皇帝本來是一位中等才德的君主，遭遇變故時能與大家一起商量如何創始；但獲得成功後却不能長期堅持這一做法。崔群認爲讓李林甫任宰相已是治亂的分界，這話是可信的！也是扁鵲之所以責備桓侯的緣故。



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列傳第九十一

賈杜令狐列傳

賈耽

賈耽，字敦詩，滄州南皮人。天寶中舉明經，補臨清尉。上書論事，徙太平。河東節度使王思禮署爲度支判官。累進汾州刺史，治凡七年，政有異績。召授鴻臚卿，兼左右威遠營使。俄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梁崇義反東道，耽進屯穀城，取均州。建中三年，徙東道。德宗在梁，耽使司馬樊澤奏事。澤還，耽大置酒會諸將。俄有急詔至，以澤代耽，召爲工部尚書。耽内詔于懷，飲如故。既罷，召澤曰："詔以公見代，吾且治行。"敕將吏謁澤。大將張獻甫曰："天子播越，而行軍以公命問行在，乃規旄鉞，利公土地，可謂事人不忠矣。軍中不平，請爲公殺之。"耽曰："是何謂邪？朝廷有命，即爲帥矣。吾今趨覲，得以君俱。"乃行，軍中遂安。

賈耽，字敦詩，滄州南皮人。天寶年間考中明經科，補授臨清尉。上書議論政事，被遷任到太平。河東節度使王思禮署任他爲度支判官。多次升遷爲汾州刺史，治理汾州七年，有特别出衆的政績。召入朝廷除授鴻臚卿，兼任左右威遠營使。不久出任山南西道節度使。梁崇義在東道叛亂，賈耽進駐穀城，攻下均州。建中三年，賈耽遷任到東道。德宗在梁時，賈耽派司馬樊澤上奏事情。樊澤歸來，賈耽大置酒席宴會諸將。一會兒有加急詔書傳到，使樊澤代替賈耽，召賈耽入朝任工部尚書。賈耽把詔書藏入懷中，照樣和大家飲酒。宴會結束後，他召來樊澤説："皇帝下詔讓你代替我，我將要治辦行裝了。"并命令將官謁見樊澤。大將張獻甫説："天子流亡，而樊澤奉您之命到天子外出停駐的地方去問候，於是圖謀節度使之位，争奪您的土地，可以説是對人不忠了。軍中將士都不服氣，讓我替您殺了他。"賈耽説："這是什麽話？朝廷已經下了命令，他就是節帥了。我今天前去覲見皇上，得帶您一起去。"於是與張獻甫一起上路，軍中便安定下來了。

俄爲東都留守。故事，居守不出城，以耽善射，優詔許獵近郊。遷義成節度使。淄青李納雖削僞號，而陰蓄奸謀，冀有以逞。其兵數千自行營還，道出滑，或請館于外。耽曰："與我鄰道，奈何疑之，使暴于野？"

不久賈耽任東都留守。按照慣例，任留守者不能出城，因賈耽善於射箭，皇帝頒特詔允許他在近郊打獵。升任義成節度使。淄青李納雖已削去僞號，但暗中藏有奸謀，希望有機會來實現。李納的士卒數千人從行營歸來，路過滑地，有人請示把他們安置在城外面的館舍。賈耽説：

命館城中，宴廡下，納士皆心服。耽每畋，從數百騎，往往入納境。納大喜，然畏其德，不敢謀。

貞元九年，以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封魏國公。常以方鎮帥缺，當自天子命之，若謀之軍中，則下有背向，人固不安。帝然之，不用也。順宗立，進檢校司空、左僕射。時王叔文等干政，耽病之，屢移疾乞骸骨，不許。卒，年七十六，贈太傅，謚曰元靖。

耽嗜觀書，老益勤，尤悉地理。四方之人與使夷狄者見之，必從詢索風俗，故天下地土區産、山川夷岨，必究知之。方吐蕃盛强，盗有隴西，異時州縣遠近，有司不復傳。耽乃繪布隴右、山南九州，且載河所經受爲圖，又以洮湟甘涼屯鎮額籍、道里廣狹、山險水原爲《别録》六篇、《河西戎之録》四篇，上之。詔賜幣馬珍器。又圖《海内華夷》，廣三丈，從三丈三尺，以寸爲百里。并撰《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其中國本之《禹貢》，外夷本班固《漢書》，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以朱，刊落疏舛，多所厘正。帝善之，賜予加等。或指圖問其邦人，咸得其真。又著《貞元十道録》，以貞觀分天下隸十道，在景雲爲按察，開元爲采訪，廢置升降備焉。至陰陽雜數罔不通。

其器恢然，蓋長者也，不喜臧否人物。爲相十三年，雖安危大事亡所

"李納和我們是鄰道，怎能懷疑他們，而使他們露宿在城外呢?"接着下令安置在城内的館舍，在廊屋下宴會時，李納的士卒都心悦誠服。賈耽每次打獵，有數百騎士相隨，時常進入李納所轄地。李納大喜，但畏懼他的德行，不敢有所圖謀。

貞元九年，賈耽以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不久封爲魏國公。賈耽常認爲方鎮節帥空缺，應當由天子任命，若考慮從軍中將士選拔，那麼下面有反對的也有同意的，人心就不安定了。德宗認爲是這樣，但未能采納他的建議。順宗即位，賈耽升任檢校司空、左僕射。當時王叔文等掌權，賈耽憎恨他們，多次上表請求退休，皇帝没有准許。去世，享年七十六歲，追贈太傅，謚號元靖。

賈耽嗜好讀書，年老更加勤奮，尤其熟悉地理。見到他的四方之人和出使夷狄的人，一定要跟着詢問當地的風俗，因此天下各地的土特産品、山川的平坦險阻，都能弄得清清楚楚。當時吐蕃强盛，占據了隴西，先前州縣的遠近大小，有關部門已説不上來了。賈耽就繪製出隴右、山南九州的地圖，并在圖上注明河水流經的地方，又根據洮湟甘涼屯鎮額籍、道里寬窄、山谷平原寫成《别録》六篇、《河西戎之録》四篇，獻給皇帝。皇帝下詔賞賜他財物名馬和珍貴器物。他又繪製了《海内華夷》圖，寬三丈，長三丈三尺，此圖是按一寸代表一百里的比例繪製的。他還撰寫了《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其中的中原部分依據的是《禹貢》，周邊夷狄部分依據的是班固《漢書》，古代的郡國用黑墨題寫，現在的州縣用硃紅題寫，削去疏略舛誤，多處有所改正。皇帝認爲很好，所以給他加一等的賞賜。有人指着圖問外邦人當地的情況，都能得真實情況。賈耽還撰著了本《貞元十道録》，把貞觀時劃分的天下十道，在景雲時改爲按察，開元時改爲采訪，所有廢置升降都詳細記載着。至於陰陽雜數没有他不精通的。

賈耽器識恢弘，是個謹厚長者，不喜歡評論人物好壞。任宰相十三年，雖在安危大事上没什

發明，而檢身厲行，自其所長。每歸第，對賓客無少倦，家人近習，不見其喜愠。世謂淳德有常者。

麽發明，但能身體力行自我約束，發揮自己的特長。每次回到家中，對來訪的賓客没有一點倦意，連他的家人内眷，也没看見他有過喜怒之色。世人稱他是德行淳厚之人。

杜佑

杜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父希望，重然諾，所交游皆一時俊桀。爲安陵令，都督宋慶禮表其異政。坐小累去官。開元中，交河公主嫁突騎施，詔希望爲和親判官。信安郡王褘表署靈州别駕、關内道支度判官。自代州都督召還京師，對邊事，玄宗才之。屬吐蕃攻勃律，勃律乞歸，右相李林甫方領隴西節度，故拜希望鄯州都督，知留後。馳傳度隴，破烏莽衆，斬千餘級，進拔新城，振旅而還。擢鴻臚卿。於是置鎮西軍，希望引師部分塞下，吐蕃懼，遺書求和。希望報曰："受和非臣下所得專。"虜悉衆争檀泉，希望大小戰數十，俘其大酋，至莫門，焚積蓄，卒城而還。授二子官。時軍屢興，府庫虚寡，希望居數歲，芻粟金帛豐餘。宦者牛仙童行邊，或勸希望結其歡，答曰："以貨藩身，吾不忍。"仙童還奏希望不職，下遷恒州刺史，徙西河。而仙童受諸將金事泄，抵死，畀金者皆得罪。希望愛重文學，門下所引如崔顥等皆名重當時。

杜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父親杜希望，重視承諾，所結交相好的人都是當時的俊傑。杜希望任安陵令時，都督宋慶禮上表説他政績突出。因受小牽連而被免去官職。開元年間，交河公主下嫁突騎施，玄宗下詔叫杜希望充任和親判官。信安郡王李褘上表署任他爲靈州别駕、關内道支度判官。後由代州都督召回京城，對答邊防之事，玄宗認爲他有才能。適逢吐蕃進攻勃律，勃律請求歸附，右相李林甫這時代理隴西節度使，因此拜授杜希望鄯州都督，主持留後事務。杜希望乘驛馬兼程經過隴地，打敗烏莽衆賊，斬首千餘級，進而攻克新城，軍隊振奮而歸。杜希望被提升爲鴻臚卿。接着朝廷設置鎮西軍，杜希望帶軍隊駐守在塞下，吐蕃畏懼了，叫人前來送信求和。杜希望回報説："接受和好不是臣下所能獨斷的事。"虜人以全部兵力争奪檀泉，杜希望與之交鋒大小戰役共數十次，俘虜其大首帥，進軍莫門，焚燒積蓄，收復城池後返回。朝廷下令授給他兩個兒子官職。當時多處發生戰事，國庫空虚，杜希望任職數年，糧草粟米金帛豐富有餘。宦官牛仙童巡查邊防，有人規勸杜希望結交牛仙童再圖進升，他回答説："利用財貨來進身，這個我不能忍受。"牛仙童回朝上奏説杜希望不稱職，因而被降爲恒州刺史，又遷任到西河。後來牛仙童收受諸將金錢一事泄露，被判處死刑，送金錢給牛仙童的都被治罪。杜希望愛好文學，手下所任用的如崔顥等都在當時很有名望。

佑以蔭補濟南參軍事、剡縣丞。嘗過潤州刺史韋元甫，元甫以故人子待之，不加禮。它日，元甫有疑獄不能决，試訊佑，佑爲辨處契要無不盡，元甫奇之，署司法參軍，府徙浙西、淮南，皆表置幕府。入爲工部郎

杜佑靠父輩的功績被補授爲濟南參軍事、剡縣丞。他曾經訪問潤州刺史韋元甫，韋元甫以舊友之子對待他，不在意任何禮節。有一天，韋元甫碰上疑案不能决斷，試着問杜佑，杜佑給辨析要領没有不盡情的，韋元甫器重他，任用他爲司法參軍，後來韋元甫遷任到浙西、淮南，都上表

中，充江淮青苗使，再遷容管經略使。楊炎輔政，歷金部郎中，爲水陸轉運使，改度支兼和糴使。於是軍興餽漕，佑得剸决。以户部侍郎判度支。建中初，河朔兵挐戰，民困，賦無所出。佑以爲救敝莫若省用，省用則省官，乃上議曰：

叫他在幕府任職。召入朝廷任工部郎中，充任江淮青苗使，兩次遷任爲容管經略使。楊炎爲宰相，他歷任金部郎中，又任水陸轉運使，改任度支兼和糴使。這時軍隊的糧餉和各種運輸，都由杜佑一人掌管和裁决。後來他以户部侍郎主持度支事務。建中初年，河朔兵持續作戰，百姓貧困，國家税收没有來源。杜佑認爲解救困乏不如節省費用，節省費用就得減少官員，於是上表説：

漢光武建武中廢縣四百，吏率十署一；魏太和時分遣使者省吏員，正始時并郡縣；晉太元省官七百；隋開皇廢郡五百；貞觀初省内官六百員。設官之本，以治衆庶，故古者計人置吏，不肯虚設。自漢至唐，因征戰艱難以省吏員，誠救弊之切也。昔咎繇作士，今刑部尚書、大理卿，則二咎繇也。垂作共工，今工部尚書、將作監，則二垂也。契作司徒，今司徒、户部尚書，則二契也。伯夷爲秩宗，今禮部尚書、禮儀使，則二伯夷也。伯益爲虞，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則二伯益也。伯冏爲太僕，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廄使，則四伯冏也。古天子有六軍，漢前後左右將軍四人，今十二衛、神策八軍，凡將軍六十員。舊名不廢，新資日加。且漢置别駕，隨刺史巡察，猶今觀察使之有副也。參軍者，參其府軍事，猶今節度判官也。官名職務，直遷易不同爾，詎有事實哉？誠宜斟酌繁省。欲致治者先正名。神龍中，官紀蕩然，有司大集選者，既無闕員，則置員外官二千人，自是

漢光武帝建武年間廢除了四百個縣，官吏大概是十個留任一個；魏太和時分派使者減省官員，正始時合并郡縣；晉太元時減省官員七百；隋開皇時廢除了五百個郡；貞觀初年減省内官六百員。設官的本意，是來治理百姓，因此古時候按人數設置官吏，不肯超額虚設。從漢到唐，因征戰國家財政艱難而減省官吏，這確實是糾正弊端的關鍵。昔日咎繇一個人爲士，現在爲刑部尚書、大理卿，就是兩個咎繇。垂一個人爲共工，現在爲工部尚書、將作監，就是兩個垂。契一個人爲司徒，現在爲司徒、户部尚書，就是兩個契。伯夷一個人爲秩宗，現在有禮部尚書、禮儀使，就是兩個伯夷。伯益一個人爲虞，現在有虞部郎中、都水使者，就是兩個伯益。伯冏一個人爲太僕，現在有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廄使，就是四個伯冏。古時天子有六軍，漢有前後左右將軍四人，現在有十二衛、神策八軍，共有將軍六十人。舊的名額没撤銷，新的又日益增加。況且漢設置别駕，是隨刺史巡視監察的，就像是現在觀察使的副職。參軍這一職位，是參謀所在府中的軍事，就像現在的節度判官。官名職務，衹是遷轉改變不同罷了，哪有實質上的區别呢？確實應斟酌情况減省繁冗之官。要達到治理首先得正其名。神龍年間，官場混亂不堪，有關部門却大大會集候補、候選的官員，在没有缺員的情况下，便安置了員外官二千人，從此成

以爲常。當開元、天寶中，四方無虞，編户九百餘萬，帑藏豐溢，雖有浮費，不足爲憂。今黎苗凋瘵，天下户百三十萬，陛下詔使者按比，纔得三百萬，比天寶三分之一，就中浮寄又五之二，出賦者已耗，而食之者如舊，安可不革？議者以天下尚有跋扈不廷，一省官吏，被罷者皆往託焉。此常情之説，類非至論。且才者薦用，不才者何患其亡，又况顧姻戚家産哉！建武時公孫述、隗囂未滅，太和、正始、太元時吴、蜀鼎立，開皇時陳尚割據，皆羅取俊乂，猶不慮失人以資敵。今田悦輩繁刑暴賦，惟軍是恤，遇士人如奴，固無范睢業秦、賈季强狄之患。若以習久不可以遽改，且應權省别駕、參軍、司馬，州縣額内官，約户置尉。當罷者，有行義，在所以聞；不如狀，舉者當坐；不爲人舉者，任參常調。亦何患哉？如魏置柱國，當時宿德盛業者居之，貴寵第一，周、隋間授受已多，國家以爲勛級，纔得地三十頃耳。又開府儀同三司、光禄大夫，亦官名，以其太多，回作階級。隨時立制，遇弊則變，何必因循憚改作耶？

爲常規。當開元、天寶時期，四方没有禍患，在編户口達九百餘萬，國庫儲備豐富有餘，雖有浪費，還不足爲患。如今百姓困乏，天下户口爲一百三十萬，陛下頒詔讓使者核實，纔得到三百萬，和天寶相比祇是三分之一，就這其中還有五分之二是不定居的人户，能交納賦税的已所剩無幾，但享受俸禄的人照舊，還能不改革嗎？議論的人認爲天下還存在着跋扈不歸順的現象，一旦减省官員，被罷免的人就會前往托付。這是一種常情的説法，却不是最好的理論。况且有才能的選拔任用，爲什麽要怕没有才能的逃到别的地方，更何况他們還得顧及親戚家産呢！建武時公孫述、隗囂也没有平定，太和、正始、太元時吴、蜀依然鼎立，開皇時陳還在割據，但他們都能選用德高望重的人，并不憂慮被免去官職之人會去資助敵國。如今田悦之流對百姓是繁刑重賦，祇是一味地接濟軍隊，對待士人如同奴隸，所以根本没有范睢爲秦國建功業、賈季使狄人强大這樣的憂患。如果認爲習俗已久不能立即改變，也應適當减省别駕、參軍、司馬，使州縣的官員數額，按户口多少設置。應當罷免的，如果該人有德行講道義，由所在之地上報朝廷；不符合實際情况的，舉薦的人應當治罪；不被人舉薦的，聽任他參加常規的調遷。還有什麽需要憂患的呢？例如魏時設置柱國，當時德高業盛的人居此位，是第一等的顯貴而受寵信，周、隋期間得到這一名稱的人已經很多，國家便將這作爲勛級，僅僅給地三十頃而已。又如開府儀同三司、光禄大夫，也是官名，因爲擁有的人太多了，反回來祇作爲官品等級。隨着時機建立制度，遇到弊端就要改變，何必要因循守舊而害怕改革呢？

議入，不省。

建議奏上後，朝廷没有答覆。

盧杞當國，惡之，出爲蘇州刺史。前刺史母喪解，佑母在，辭不行，改饒州。俄遷嶺南節度使。佑爲

盧杞爲宰相，厭惡杜佑，朝廷因而讓他出京外任蘇州刺史。前任刺史因母親喪亡而解官，杜佑的母親健在，便以此爲藉口推辭不去，改任到

開大衢，疏析廛閈，以息火災。朱厓黎民三世保險不賓，佑討平之。召拜尚書右丞。俄出爲淮南節度使，以母喪解，詔不許。

饒州。不久升任嶺南節度使。杜佑在任時開拓大路，規劃住宅集市，以此杜絶火災。朱厓黎民三世保守險地不歸服朝廷，杜佑討平了他們。召入朝廷拜授尚書右丞。不久出任淮南節度使，因母親喪亡要求解去官職，皇帝下詔不准許。

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卒，軍亂，立其子愔，請于朝，帝不許，乃詔佑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節度徐泗討定之。佑具舠艦，遣屬將孟準度淮擊徐，不克，引還。佑於出師應變非所長，因固境不敢進，乃詔授愔徐州節度使，析濠、泗二州隸淮南。初，佑决雷陂以廣灌溉，斥海瀕棄地爲田，積米至五十萬斛，列營三十區，士馬整飭，四鄰畏之；然寬假僚佐，故南宫僔、李亞、鄭元均至爭權亂政，帝爲佑斥去之。

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去世，軍中將士叛亂，擁立張建封的兒子張愔，并請求朝廷予以任命，皇帝不答應，於是下詔叫杜佑以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的身份，節制調度徐泗討伐平定徐州。杜佑準備好艦船，派所屬將領孟準渡淮水攻擊徐州，孟準没有成功，引兵而歸。出師應變不是杜佑的長項，因而死守邊境不敢進軍，於是皇帝下詔拜授張愔爲徐州節度使，分濠、泗二州隸屬淮南。當初，杜佑疏通雷陂水道來增大灌溉，開墾近海已荒廢的土地爲良田，積蓄稻米達到五十萬斛，建立營壘三十處，整頓軍隊完善裝備，四鄰都很畏懼他；然而他對僚屬非常寬鬆，因此南宫僔、李亞、鄭元均發展到爭權亂政的地步，皇帝替杜佑斥逐了他們。

十九年，拜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宗崩，詔攝冢宰。進檢校司徒，兼度支鹽鐵使。於是王叔文爲副，佑既以宰相不親事，叔文遂專權。後叔文以母喪還第，佑有所按决，郎中陳諫請須叔文，佑曰："使不可專耶?"乃出諫爲河中少尹。叔文欲摇東宫，冀佑爲助，佑不應，乃謀逐之，未决而敗。佑更薦李巽以自副。憲宗在諒闇，復攝冢宰，盡讓度支鹽鐵於巽。始，度支嗇用度，多署吏權攝百司，繁而不綱；佑以營繕還將作，木炭歸司農，湅染還少府，職務簡修。明年，拜司徒，封岐國公。

貞元十九年，杜佑被拜授爲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宗逝世，新皇帝下詔叫他代理冢宰。升任檢校司徒，兼任度支鹽鐵使。這時王叔文爲度支鹽鐵副使，杜佑因有宰相職務不能親自過問度支鹽鐵事，於是王叔文獨自專權。後來王叔文因母親喪亡而居家守喪，杜佑這纔有所審察决斷，郎中陳諫等待王叔文的批示，杜佑説："我這個正使也不能獨自决斷嗎?"於是朝廷下令讓陳諫出京外任河中少尹。王叔文打算動摇太子地位，希望能得到杜佑的幫助，杜佑不答應，於是王叔文圖謀驅逐杜佑，未等事成他自己先失敗了。杜佑另舉薦李巽爲度支鹽鐵副使。憲宗守喪期間，他再次代理冢宰，把度支鹽鐵事務全部交給了李巽。開始，度支爲節約開支，多署任屬吏暫時代理各曹的事務，因而繁雜無頭緒；杜佑把營建修繕歸還將作管理，把有關木炭的事歸還司農管理，把煮絲染色歸還少府管理，使職務簡明有序。第二年，杜佑被拜授爲司徒，封贈岐國公。

党項陰導吐蕃爲亂，諸將邀功，

党項暗中勾引吐蕃作亂，諸將求取功勞、請

請討之，佑以爲無良邊臣，有爲而叛，即上疏曰：

求出兵討伐他們。杜佑認爲没有良好的邊防之臣，所以導致他們叛亂，因而上疏説：

昔周宣中興，獫狁爲害，追之太原，及境而止，不欲弊中國，怒遠夷也。秦恃兵力，北拒匈奴，西逐諸羌，結怨階亂，實生謫戍。蓋聖王之治天下，惟欲綏静生人，西至于流沙，東漸于海，在北與南，止存聲教，豈疲内而事外耶？昔馮奉世矯詔斬莎車王，傳首京師，威震西域，宣帝議加爵土，蕭望之獨謂矯制違命，雖有功不可爲法，恐後奉使者爲國家生事夷狄。比突厥默啜寇害中國，開元初，郝靈佺捕斬之，自謂功莫與二，宋璟慮邊臣由此邀功，但授郎將而已，繇是訖開元之盛，不復議邊，中國遂安。此成敗鑒戒之不遠也。党項小蕃，與中國雜處，間者邊將侵刻，利其善馬子女，斂求繇役，遂致叛亡，與北狄西戎相誘盗邊。《傳》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管仲有言："國家無使勇猛者爲邊境。"此誠聖哲識微知著之略也。今戎醜方强，邊備未實，誠宜慎擇良將，使之完輯，禁絶誅求，示以信誠，來則懲禦，去則謹備。彼當懷柔，革其奸謀。何必亟興師役，坐取勞費哉？

昔日周宣王轉衰爲盛，獫狁爲害，周宣王派兵追到太原，到達邊境就止住了，因爲他不想因此而疲憊中原，惹惱周邊的夷狄。秦時依仗武力，北面抵抗匈奴，西面驅逐諸羌，也和百姓結下了怨仇，結果禍亂從謫戍的人中發生。大凡聖人治理天下，衹想着綏撫安定百姓，西面到達流沙，東面到達大海，在北面和南面，衹宣傳教化而已，怎麽能去疲憊中原而對付周邊的夷狄呢？昔日馮奉世謊稱詔令殺死莎車王，傳其首級到京城，威震西域，宣帝讓百官議論給他加爵封土，蕭望之獨獨認爲這是謊稱詔令違抗王命，即使有功勞也不能效法，恐怕以後奉命出使的人藉故冒犯夷狄而給國家惹事生非。近來突厥默啜侵犯中原，開元初年，郝靈佺將其捕獲并殺死，自稱功勞重大没有人可與他相比，宋璟害怕邊防之臣因此而求取功勞，衹授任他郎將而已，從此直到開元盛世，朝廷不需要再商議邊事，中原於是也很安寧。這種成敗的鑒戒并不遥遠。党項是個小蕃，和中原人雜居一處，近來邊將侵害剥奪，貪圖他們的良馬美女，徵收索求還使他們服徭役，於是招致他們叛亂逃亡，并和北狄西戎相互勾結侵犯邊境。《傳》上説："邊遠的人不臣服，那就修文德使他們歸來。"管仲説過這樣的話："國家不要派遣勇猛的人戍守邊境。"這確實是聖哲之人識微知著的方略。如今戎人正强盛，我們的邊防裝備不充實，的確應當選擇良將，使其去和他們修好和睦，禁止侵害剥奪，表現出我們的誠實不欺，若有來犯就奮力還擊，如果離去就謹慎防守，對他們應采取懷柔的政策，并革除各種奸謀，何必要急切興師作戰，白白地浪費人力財力呢？

帝嘉納之。

皇帝贊揚并采納了他的建議。

歲餘，乞致仕，不聽，詔三五日一入中書，平章政事。佑每進見，天

一年多後，杜佑請求退休，皇帝没有准許，下詔叫他三五日入中書省一次，參與議政。杜佑

子尊禮之，官而不名。後數年，固乞骸骨，帝不得已，許之，仍拜光禄大夫、守太保致仕，俾朝朔望，遣中人錫予備厚。元和七年卒，年七十八，册贈太傅，謚曰安簡。

每次晋見，皇帝都非常尊敬禮待他，稱他的官職而不稱他的姓名。數年以後，堅决請求退休，皇帝不得已，准許了他的請求，并且拜授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後退休，讓他每月初一和十五入朝，還派宦官送去豐厚的財物給他。元和七年杜佑去世，享年七十八歲，册贈太傅，謚號安簡。

佑資嗜學，雖貴猶夜分讀書。先是，劉秩摭百家，侔周六官法，爲《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稱才過劉向。佑以爲未盡，因廣其闕，參益新禮爲二百篇，自號《通典》，奏之，優詔嘉美，儒者服其書約而詳。爲人平易遜順，與物不違忤，人皆愛重之，方漢胡廣，然練達文采不及也。朱坡樊川，頗治亭觀林芿，鑿山股泉，與賓客置酒爲樂。子弟皆奉朝請，貴盛爲一時冠。天性精於吏職，爲治不皦察，數斡計賦，相民利病而上下之，議者稱佑治行無缺。惟晚年以妾爲夫人，有所蔽云。

杜佑天性好學，即使顯貴了還是讀書到半夜。先前，劉秩摘抄百家之言，相當於周的六官法，撰成《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稱贊劉秩的才能超過劉向。杜佑認爲《政典》不完備，因而增補其中的缺略，參考增加的新禮撰成二百篇，自己爲其取名《通典》，書成奏上，皇帝下發褒揚嘉獎的詔書贊美他，儒士們也佩服他的書簡要而周詳完備。杜佑爲人平易温和，與情理不相違背，人們都喜歡和敬重他，把他比作漢代的胡廣，但是通達和文采有不及的地方。在朱坡樊川修建亭臺樓閣，開鑿高山引來泉水，和賓客們一起宴飲娱樂。杜佑的子弟都是定期參加朝會的官員，顯貴興盛爲當時之最。他天性精通治理之道，爲官治理不苛察，多次掌管財政大權，觀察百姓的利益困苦情况而調整政策，議論的人稱杜佑治理行事無缺失。衹是在晚年以妾爲夫人，有些不明是非而已。

子式方。

兒子杜式方。

杜式方

式方，字考元，以蔭授揚州參軍事。再遷太常寺主簿，考定音律，卿高郢稱之。佑既相，出爲昭應令，遷太僕卿。子悰，尚公主。式方以右戚，輒病不視事。穆宗立，授桂管觀察使。弟從郁痼疾，躬爲營方藥羞膳，及死，期而泣，世稱其篤行。卒，贈禮部尚書。

杜式方，字考元，靠父輩的功績被授任爲揚州參軍事。二次遷任爲太常寺主簿，考核審定音律，太常卿高郢稱贊他。杜佑任宰相後，他出任昭應令，升任太僕卿。兒子杜悰，娶公主爲妻。杜式方身爲貴戚，每每稱病不處理事務。穆宗即位，授任他爲桂管觀察使。弟弟杜從郁久病不愈，他親自給弟弟煎藥做飯，等到死後，服喪一年而哭泣，世人稱贊他行爲淳厚踏實。去世，追贈禮部尚書。

從郁，元和初爲左補闕，崔群等以宰相子爲嫌，再徙秘書丞。終駕部員外郎。子牧。

杜從郁，元和初年任左補闕，崔群等由於他是宰相的兒子需要避嫌，因而再次改任秘書丞。杜從郁官位終於駕部員外郎。兒子杜牧。

杜悰　杜孺休

悰，字永裕，以門蔭三遷太子司

杜悰，字永裕，靠父輩的功績得官而三次遷

議郎。權德輿爲相，其婿翰林學士獨孤郁以嫌自白。憲宗見郁文雅，嘆曰："德輿有婿乃爾！"時岐陽公主，帝愛女。舊制，選多戚里將家。帝始詔宰相李吉甫擇大臣子，皆辭疾，唯悰以選召見麟德殿。禮成，授殿中少監、駙馬都尉。大和初，由澧州刺史召爲京兆尹，遷鳳翔忠武節度使。入爲工部尚書，判度支。會公主薨，悰久不謝，文宗怪之。户部侍郎李珏曰："比駙馬都尉皆爲公主服斬衰三年，故悰不得謝。"帝矍然，始詔杖而期，著于令。

任爲太子司議郎。權德輿任宰相，他的女婿翰林學士獨孤郁自我表白要避嫌。憲宗見獨孤郁文雅，感嘆説："權德輿有如此佳婿！"當時的岐陽公主，是憲宗最寵愛的女兒。舊例規定，公主擇婿多選自皇帝外戚聚居的戚里和將家。憲宗起初下詔叫宰相李吉甫爲公主選擇大臣之子，但都推辭有病，惟獨選中了杜悰并被召到麟德殿相見。婚禮完成後，杜悰被授任爲殿中少監、駙馬都尉。大和初年，由澧州刺史召入京城任京兆尹，升任鳳翔忠武節度使。召入朝廷任工部尚書，主持度支事務。正逢公主去世，杜悰長時間不入朝謝恩，文宗怪罪他。户部侍郎李珏説："近來駙馬都尉都爲公主服斬衰三年，因此杜悰不能入朝謝恩。"文宗愕然，開始下詔改爲服杖期，并要求寫入令文中。

會昌初，爲淮南節度使。武宗詔揚州監軍取倡家女十七人進禁中，監軍請悰同選，又欲閲良家有姿相者，悰曰："吾不奉詔而輒與，罪也。"監軍怒，表于帝。帝以悰有大臣體，乃詔罷所進伎，有意倚悰爲相矣。逾年，召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度支。劉稹平，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未幾，以本官罷，出爲劍南東川節度使，徙西川，復鎮淮南。時方旱，道路流亡藉藉，民至漉漕渠遺米自給，呼爲"聖米"，取陂澤茭蒲實皆盡，悰更表以爲祥。獄囚積數百千人，而荒湎宴適不能事。罷，兼太子太傅，分司東都。逾歲，起爲留守，復節度劍南西川。召爲右僕射，判度支，進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會昌初年，杜悰任淮南節度使。武宗下詔叫揚州監軍選取十七個倡家女進獻宫中，監軍請杜悰一同挑選，又想巡查良家有姿色的女子，杜悰説："我没奉接詔書而隨便參與，是有罪的啊。"監軍生氣，上表給武宗。武宗因杜悰有大臣之體，就下詔停止進獻伎女，并且有心讓杜悰出任宰相。過了一年，召入朝廷拜授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舊主持度支事務。劉稹被平定，杜悰升任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不久，被免去本官，出任劍南東川節度使，遷任到西川，後又再次節鎮淮南。當時正值乾旱，路上流亡的人很多，有人甚至靠撿拾漕運渠遺漏的米維持生活，説這米爲"聖米"，還把池澤上的茭草蒲草及果實都摘吃完了，杜悰又上表説這是吉祥的徵兆。獄中關押的囚犯有成百上千，但他仍沉迷宴樂不去處理事務。後被罷免，兼任太子太傅，在東都分司任職。過了一年，起用爲留守，再次任劍南西川節度使。召入朝廷任右僕射，主持度支事務，進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始，宣宗世，夔王以下五王處大明宫内院，而鄆王居十六宅。帝大漸，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等以遺詔立夔王，而左軍中尉王宗實等入殿中，以爲歸長等矯詔，乃迎鄆王立

當初，宣宗在世的時候，夔王以下五王住在大明宫内院，而鄆王住在十六宅。宣宗病危，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等依據遺詔立夔王，而左軍中尉王宗實等進入殿中，認爲王歸長等是謊稱遺詔，於是迎接鄆王并擁立爲帝，這就是懿宗。很

之，是爲懿宗。久之，遣樞密使楊慶詣中書，獨揖悰，它宰相畢諴、杜審權、蔣伸不敢進，乃授悰中人請帝監國奏，因諭悰劾大臣名不在者抵罪。悰遽封授使者復命，謂慶曰："上踐祚未久，君等秉權，以愛憎殺大臣，公屬禍無日矣。"慶色沮去，帝怒亦釋，大臣遂安。未幾，册拜司空，封邠國公，以檢校司徒爲鳳翔、荆南節度使，加兼太傅。會黔南觀察使秦匡謀討蠻，兵敗，奔于悰，悰囚之，劾不能伏節，有詔斬之。悰不意其死，駭愕得疾卒，年八十，贈太師。葬日，詔宰相百官臨奠。

久以後，懿宗派遣樞密使楊慶到中書省，楊慶獨獨向杜悰拱手行禮，别的宰相畢諴、杜審權、蔣伸不敢往前，於是楊慶把宦官所寫的請皇帝主持國事的奏疏交給杜悰，又曉諭杜悰彈劾大臣中不署名的人并要求治罪。杜悰迅速緘封退還給楊慶讓他復命，并對楊慶説："皇上即位不久，您等人掌權，以愛憎誅殺大臣，你們遭禍的時間到了。"楊慶沮喪而去，皇帝怒氣也消了，大臣纔得以安寧。不久，杜悰被册拜爲司空，封邠國公，以檢校司徒任鳳翔、荆南節度使，加兼太傅。恰巧黔南觀察使秦匡謀討伐蠻夷，交戰失利，逃到杜悰處，杜悰囚禁了他，并彈劾他不能殉節而死，皇帝下詔斬殺了秦匡謀。杜悰没料到秦匡謀會被處死，驚恐得患病身亡，享年八十歲，追贈太師。安葬杜悰那天，皇帝下詔叫宰相百官親臨祭奠。

悰於大議論往往有所合，然才不周用。雖出入將相，而厚自奉養，未嘗薦進幽隱，佑之素風衰焉，故時號"秃角犀"。

子裔休，懿宗時歷翰林學士、給事中，坐事貶端州司馬。弟孺休，字休之。累擢給事中。大順初，錢鏐遣弟銶率兵擊徐約於蘇州，破之，以海昌都將沈粲行刺史事，而昭宗更命孺休爲之，以粲爲制置指揮使。鏐不悦，密遣粲害焉。始，孺休見攻也，曰："勿殺我，當與爾金。"粲曰："殺爾，金焉往?"與兄述休同死。

杜悰議論大事往往合理，然而不是全才。雖出將入相，但重視自我奉養，未曾舉薦引進微賤之人，與杜佑的風範相比是衰退了，因此當時人稱他爲"秃角犀"。

兒子杜裔休，懿宗時歷任翰林學士、給事中，因某事獲罪貶任端州司馬。弟弟杜孺休，字休之。多次遷任爲給事中。大順初年，錢鏐派遣弟弟錢銶率兵攻打蘇州的徐約，取得勝利後，下令讓海昌都將沈粲行使蘇州刺史職權，而昭宗又下令讓杜孺休任蘇州刺史，使沈粲任制置指揮使。錢鏐不高興，暗中派沈粲加害杜孺休。開始，杜孺休受到攻擊，他説："不要殺我，我給你金錢。"沈粲説："殺了你，金錢能去何處呢?"因而和兄長杜述休一同遇害身亡。

悰弟慆。

杜悰的弟弟杜慆。

杜慆

慆，咸通中爲泗州刺史。會龐勛反，圍城，處士辛讜自廣陵來見慆，勸出家屬，獨以身守。慆曰："吾出百口求生，衆心摇矣，不如與將士生死共之。"衆聞皆泣下。慆之聞難，完浚城隍，閲器械無不具。

杜慆，咸通年間任泗州刺史。當時龐勛叛亂，圍攻泗州城，處士辛讜從廣陵來見杜慆，勸他送走家屬，獨自率兵守城。杜慆説："我放走我家的百口人去求生，那衆人之心就動摇了，不如和將士們生死與共。"衆將士聽到這話都感動得哭了。杜慆聞知國家有難，便修繕疏浚城河，認真仔細查看兵器作好備戰。

賊將李圓易慆，馳勇士百人欲入封府庫，慆爲好言厚禮迎勞，賊不虞慆之謀也。明日，伏甲士三百，宴球場，賊皆殲焉。圓怒，傅城戰。慆殺數百人，圓退壁城西。勛聞，益其兵，而以書射城中促降。會夜，慆擊鼓乘城大呼，圓氣奪，奔還徐州。未幾，賊焚淮口，晝夜戰不息，讜乃請救於戍將郭厚本，賊解去。浙西節度使杜審權遣將以兵千人來援，反爲圓軍所包，一軍盡没。慆使人間道走京師，詔戴可師以沙陀、吐渾兵二萬招討。淮南節度使令狐綯遣牙將李湘屯淮口，與郭厚本合，爲圓所敗，湘等并没，於是援絶。賊乃以鐵鎖絶淮流，梯衝乘城。糧盡，爲薄饘以給。懿宗遣使加慆檢校右散騎常侍，勉以堅守。勛遣圓入城見慆約降，慆怒殺之。勛復遺之書，慆答書言安禄山、朱泚等終底覆滅者，以陰携其黨。勛累攻不得志，招討使馬舉率兵至，遂解去。

賊將李圓輕視杜慆，傳令讓勇士百人入城查封府庫，杜慆好言相勸厚禮慰勞，叛賊没預料到這是杜慆的計謀。第二天，杜慆埋伏好三百武裝士卒，在球場上設席宴請叛賊，遂將叛賊全部殲滅。李圓生氣，背城以戰。杜慆殺掉數百人，李圓退到城西安營。龐勛聽到這個消息，增加兵力，并用箭將信射入城中督促投降。正逢上黑夜時分，杜慆登上城墻擊鼓大喊，李圓喪失了勇氣，逃回徐州。時間不長，叛賊焚燒淮口，晝夜交戰不息，辛讜請求戍將郭厚本援救，賊兵離去。浙西節度使杜審權遣將帶千人來增援，反被李圓包圍，全軍覆没。杜慆派人走小路到京城報告情况，皇帝下詔叫戴可師率沙陀、吐渾兩萬兵馬前來招降和討伐。淮南節度使令狐綯派牙將李湘駐守淮口，和郭厚本會合，被李圓打敗了，李湘等一同覆没，於是增援斷絶了。叛賊便用鐵鎖斷流淮水，用雲梯攻城。城内的糧食完了，靠稀粥勉强維持着。懿宗派遣使者加授杜慆檢校右散騎常侍，勉勵他堅守到底。龐勛派李圓進城去見杜慆相約投降，杜慆一氣之下殺死李圓。龐勛又寫信給杜慆勸他投降，杜慆回信敘説了安禄山、朱泚等終究覆滅一事，以此來暗中離間其黨。龐勛屢屢攻打而未能成功，招討使馬舉率兵到來，龐勛便解圍離去。

圍凡十月，慆拊循士，皆殊死奮，而辛讜冒圍出入，糾輯援師，卒完一州，時稱爲難。賊平，慆遷義成軍節度使，檢校兵部尚書，卒。

叛賊圍城前後長達十個月，杜慆安撫士卒，士卒都拼命奮戰，而辛讜冒着危險突圍出入，會集增援部隊，終於保全了一州之地，當時人認爲這很不容易。叛賊被平息，杜慆升任義成軍節度使，拜授檢校兵部尚書，去世。

杜牧

牧，字牧之，善屬文。第進士，復舉賢良方正。沈傳師表爲江西團練府巡官，又爲牛僧孺淮南節度府掌書記。擢監察御史，移疾分司東都，以弟顗病棄官。復爲宣州團練判官，拜殿中侍御史内供奉。

杜牧，字牧之，善於作文賦詩。考中進士科，又考中賢良方正科。沈傳師上表任用他爲江西團練府巡官，又任牛僧孺淮南節帥幕府掌書記。升任監察御史，稱病辭職而在東都分司任職，因弟弟杜顗有病而棄官回家。後任宣州團練判官，被拜授爲殿中侍御史内供奉。

是時，劉從諫守澤潞，何進滔據魏博，頗驕蹇不循法度。牧追咎長慶以來朝廷措置亡術，復失山東。巨封

當時，劉從諫鎮守澤潞，何進滔占據魏博，特别傲慢不守法度。杜牧將這些歸咎於長慶以來朝廷措施不得當，因而導致再次喪失山東。他認

劇鎮，所以繫天下輕重，不得承襲輕授。皆國家大事，嫌不當位而言，實有罪，故作《罪言》。其辭曰：

爲大州府大藩鎮的舉動，影響着天下的安寧與否，既不能讓他們世襲也不能輕意授任。而授任拜官都是國家大事，朝廷嫌他不在其位却談論這些事情，確實是有罪的，因此他寫下了《罪言》。其文説道：

生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羨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離爲幽州，爲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沈鷙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魏、晋以下，工機纖雜，意態百出，俗益卑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産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冀州，以其恃强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冀其復强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幽陰慘殺也。聖人因以爲名。黄帝時，蚩尤爲兵階，自後帝王多居其地。周劣齊霸，不一世，晋大，常傭役諸侯。至秦萃鋭三晋，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鄗。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晋亂胡作，至宋武號英雄，得蜀，得關中，盡有河南地，十分天下之八，然不能使一人度河以窺胡。至高齊荒蕩，宇文取之，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爲王，宋爲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爲王，霸者不得不爲霸，猾賊得之，

百姓常常受戰争之害，戰争開始於山東，泛濫於天下。不拿下山東，戰争就不可能停止。山東這一帶地方，夏禹劃分九州時叫冀州，舜帝因它占地太大，從中分割出幽州，分割出并州。度量其水土面積，和河南大小相當，但通常要多那麽十分之一二，因此那裏的人深沉勇猛有能力，重視承諾，能受辛苦。魏、晋以後，工巧機詐相雜，神情姿態百出，風俗更加衰退敗壞，百姓也更加脆弱，惟有山東勉勵耕種，以軍事爲本，不受其影響而依然如故。此地出産健馬，下等的馬一天也能奔馳二百里，所以其兵常能敵於天下。冀州，是因爲恃强而不循理，而期望它一定能破弱；雖已破弱，又期望它更强大。并州，其勢力足以并吞天下。幽州，即陰森森充滿殺氣，聖人因而以此命名。黄帝的時候，蚩尤是戰争的禍根，從此以後帝王多居於其地。周衰弱而齊稱霸，不到一世時間，晋强大了，常常役使諸侯。到秦聚集精兵攻打三晋，經過六代纔取得了韓，於是挫折了天下之脊梁；後來又取得了趙，乘勢兼并了諸國。韓信聯合齊而據有齊，所以蒯通知道漢、楚的成敗關鍵在韓信。光武帝興起於上谷，成功於鄗。魏武帝取得了官渡之戰的勝利，三分天下他得其二。晋末混亂而胡人興起，到宋武帝號稱英雄之時，取得了蜀，又取得了關中，并且完全占有河南之地，十分天下他得其八，然不能派遣一人渡過黄河去討伐胡人。到高氏北齊荒淫放蕩之時，宇文氏取代了北齊，隋文帝也趁機滅亡了陳，經過五百年，天下纔歸於統一。隋文帝不是宋武帝的對手，因宋没有取得山東，而隋取得了山東，所以

足以致天下不安。天寶末，燕盜起，出入成皋、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義無敢窺者。國家因之畦河修障戍，塞其街蹊。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爲寇。以裏拓表，以表撑裏，混澒回轉，顛倒横邪，未常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夷日日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運遭孝武，浣衣一肉，不畋不樂，自卑冗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能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豈天使生人未至於怙泰邪？豈人謀未至邪？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平治。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黄、壽春皆戍厚兵，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實不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吴亦叛，其他未叛者，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吴，得蔡，得齊，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户，財物甲兵，較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爲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奸惡，搜

隋得以稱王，而宋祇能稱霸而已。由此而言，山東這地方，王者不能取得就不能稱王，霸者不能取得就不能稱霸，狡猾的叛賊取得了它，便足以導致天下不安定。天寶末年，燕地叛賊興起，出入於成皋、函、潼之間，如進入無人之地一樣。郭子儀、李光弼輩擁兵五十萬，尚且不能越過鄴。從此一百餘座城池，盡天下之力，不能收復尺寸土地，人們望見叛賊如同看到回鶻、吐蕃一般，竟没有人敢窺探的。國家因此深挖城河增修屏障加以戍守，堵塞其大小通道。齊、魯、梁、蔡受其影響，因而也跟着爲寇。從内向外開拓，再以外來支撑内，相互混雜回轉，顛倒横斜，未曾有五年不發生戰争的。百姓日益貧困，四夷日益强盛，天子因此跑到了陝，又跑到漢中，國家疲憊不堪長達七十餘年之久。幸運遇到孝武皇帝，從自身做起節衣縮食，不打獵不宴飲娱樂，從低下的官員中提拔選任將軍和宰相，經過前後十三年的努力，纔完全收復了河南、山西之地，并且進行興利除弊的改革，所做的一切没有不合適的。惟有山東不服，也一再發兵攻打，但都失利了。難道是老天不讓百姓達到平安泰然的地步嗎？難道是人的計謀還没達到這種程度嗎？竟是如此的艱難啊！今日的天子聖明，超出前代許多，有志於平定并治理天下。如果想使百姓安定無事，那首先是要罷除戰争。得不到山東之地，就不能够罷除戰争。如今，上策莫如使其自治。爲什麽呢？當貞元之際，山東有燕、趙、魏叛亂，河南有齊、蔡叛亂，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黄、壽春都擁有重兵防守，十餘處的兵力纔够自己保護治所，實在不能騰出一人來派作别的用場，於是使我們的勢力鬆散瓦解，眼看着不軌之徒作惡，也是無可奈何。繼此以後，蜀也叛亂，吴也叛亂，其他没有叛亂的，也是順着時勢變化，不能够確保誠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

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爲虜。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爲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命。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陴壘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皋，不數日間。故魏於河南亦最重。元和中，舉天下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亦以能得魏也。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昨日誅趙，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在魏。非魏強大，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爲中策。最下策爲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驅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驅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叛且三、五世，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爲事理正當如此，沈酣入骨髓，無以爲非者，至有圍急食盡，啖尸以戰。以此爲俗，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凡三收趙，食盡且下。郗士美敗，趙復振；杜叔良敗，趙復振；李聽敗，趙復振。故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爲浪

九年之間，朝廷取得了蜀，取得了吴，取得了蔡，取得了齊，收復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取得的，惟有山東一百城而已。土地户口，財物兵器，和往年相比較，難道不寬綽富裕嗎？也足以自己爲治了。法令制度，禮儀條例，果真能自治了嗎？賢能與奸惡，選拔與廢棄，果真能自治了嗎？屏障戍守，兵器車馬，果真能自治了嗎？閭里田間，倉庫財税，果真能自治了嗎？如果不能真正自治，那便是助寇爲寇。周圍三千里大小，植根七十年之久，天下又有人暗中幫助他們，那怎麽能够取得呢？因此説上策莫如使其自治。中策莫如取得魏。魏對於山東這一地方來講最重要，對於河南各地來講也最重要。魏在山東之所以重要，因它能遮掩住趙。既不能越過魏去取得趙，又不能越過趙去取得燕。所以燕、趙常常依重於魏，魏則常常操縱着燕、趙的命運。因此説魏在山東最重要。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屏障堡壘遥相對望，早晨駕戰車而晚上就可交戰，因此白馬津、盟津二津之敵如能擊潰其中之一，那麽殺入成皋，便用不了幾天時間。所以説魏對於河南也最重要。元和年間，朝廷發動天下兵馬討伐蔡州叛賊，討伐齊州叛賊，持續用兵五年，之所以没有山東的憂患，是因爲取得了魏。先前討伐滄州，持續用兵三年，之所以没有山東的憂患，也是因爲取得了魏。長慶初年討伐趙，一天之中五路兵馬四面出擊而全部潰敗，是因爲失去了魏。先前出兵討伐趙，結果與長慶初年的情況相同，也是因爲失去了魏。因此河南、山東的關鍵在於魏。不是因爲魏强大纔顯得重要，而是地理形勢使它顯得重要。所以説取得魏爲中策。最下策是輕率出戰，不考慮地理形勢，不審察攻守戰略。兵多糧多，驅趕人去作戰的，利於防守；兵少糧少，不用驅趕而能人自願作戰的，利於作戰。因此我方的失誤常在於不當戰而戰，敵方的失誤常在不當守而守。山東

戰，最下策也。

叛亂將近有三、五代，後輩所見到的言談舉止，没有不是叛亂之態，如此便認爲事理正該這樣，由於已深入骨髓，所以没有認爲是不對的，以至於有圍攻緊急而糧食用盡，吃尸體以維持生命繼續作戰。以此作爲風俗，怎可與他們决一勝負呢？前後十多年共三次收復趙，趙的糧食用盡我們即將攻下，而郗士美兵敗，趙又振興起來；杜叔良兵敗，趙又振興起來；李聽兵敗，趙又振興起來。所以説不考慮地理形勢，不審察攻守戰略，輕率作戰，爲最下之策。

累遷左補闕、史館修撰，改膳部員外郎。宰相李德裕素奇其才。會昌中，黠戛斯破回鶻，回鶻種落潰入漠南，牧説德裕不如遂取之，以爲："兩漢伐虜，常以秋冬，當匈奴勁弓折膠，重馬免乳，與之相校，故敗多勝少。今若以仲夏發幽、并突騎及酒泉兵，出其意外，一舉無類矣。"德裕善之。會劉稹拒命，詔諸鎮兵討之，牧復移書於德裕，以"河陽西北去天井關彊百里，用萬人爲壘，窒其口，深壁勿與戰。成德軍世與昭義爲敵，王元逵思一雪以自奮，然不能長驅徑搗上黨，其必取者在西面。今若以忠武、武寧兩軍益青州精甲五千、宣潤弩手二千，道絳而入，不數月必覆賊巢。昭義之食，盡仰山東，常日節度使率留食邢州，山西兵單少，可乘虚襲取。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俄而澤潞平，略如牧策。歷黄、池、睦三州刺史，入爲司勛員外郎，常兼史職。改吏部，復乞爲湖州刺史。逾年，以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

後來杜牧屢經升遷任左補闕、史館修撰，改任膳部員外郎。宰相李德裕向來器重他的才能。會昌年間，黠戛斯打敗回鶻，回鶻種族部落逃入漠南，杜牧勸李德裕不如順勢拿下回鶻，他認爲："兩漢攻打虜人，常常在秋冬二季，正是匈奴寒冷的勁弓折膠季節，懷孕的母馬不再哺乳的時候，這時和匈奴交戰，往往敗多勝少。如今若在仲夏之時發動幽、并突擊敵軍的騎兵和酒泉的步兵，出其不意地攻打回鶻，一舉成功則不再有回鶻的憂患。"李德裕贊成他的建議。正逢劉稹抗拒朝廷命令，皇帝下詔叫諸鎮出兵討伐劉稹，杜牧又寫信給李德裕，認爲"河陽西北離天井關疆界一百里，用一萬人築營壘，阻塞其關口，守住營壘不要與其作戰。成德軍世代和昭義爲敵，王元逵想着一戰雪耻而自己奮起，然而不能長驅直入直搗上黨，他一定會攻其西面。如今若用忠武、武寧兩軍加上青州的精兵五千、宣潤弓弩手二千，取道絳州而入，不數月必定毁滅賊巢。昭義的糧食，全部仰仗於山東，正常時節度使大都留糧食在邢州，山西勢單力薄，可乘虚襲擊進取，所以聽説兵拙而速。未見過兵巧而久啊"。不久澤潞平定，其經過大略如杜牧所獻的計策。杜牧歷任黄、池、睦三州刺史，召入朝廷任司勛員外郎，并常期兼任史職。後改任吏部，又請求出京外任湖州刺史。過了一年，以考功郎中參與起草詔令，升任中書舍人。

牧剛直有奇節，不爲齪齪小謹，敢論列大事，指陳病利尤切至。少與

杜牧剛直有氣節，不謹小慎微，敢議論大事，指責和陳述各種利弊尤其切中要害。杜牧年

李甘、李中敏、宋邧善，其通古今，善處成敗，甘等不及也。牧亦以疏直，時無右援者。從兄悰更歷將相，而牧回躓不自振，頗怏怏不平。卒，年五十。初，牧夢人告曰："爾應名畢。"復夢書"皎皎白駒"字，或曰"過隙也"。俄而炊甑裂，牧曰："不祥也。"乃自爲墓誌，悉取所爲文章焚之。

輕時和李甘、李中敏、宋邧關係親善，他精通古今，善於處理成敗，李甘等人都不及他。杜牧也因粗疏率直，當時没有人幫助援引他。堂兄杜悰連續歷任將相，而杜牧受挫折不能自振，常常悶悶不樂。去世，終年五十歲。當初，杜牧夢見有人告訴他説："你應取名畢。"又夢見寫着"皎皎白駒"四字，有人説這是"過隙"。不久炊器瓦甑被火燒裂，杜牧説："這是不祥之兆。"於是自己作了一篇墓志，并將平時所寫的文章全部焚燒掉了。

牧於詩，情致豪邁，人號爲"小杜"，以别杜甫云。

杜牧作的詩，風格豪邁，人們稱他爲"小杜"，以區别於杜甫。

杜顗

顗，字勝之，幼病目，母禁其爲學。舉進士，禮部侍郎賈餗語人曰："得杜顗足敵數百人。"授秘書省正字。李德裕奏爲浙西府賓佐。德裕貴盛，賓客無敢忤，惟顗數諫正之，及謫袁州，嘆曰："門下愛我皆如顗，吾無今日。"大和末，召爲咸陽尉，直史館。常語人曰："李訓、鄭注必敗。"行未及都，聞難作，即辭疾歸。顗亦善屬文，與牧相上下。竟以喪明卒。

杜顗，字勝之，幼時眼睛有病，母親不讓他看書學習。考中進士科，禮部侍郎賈餗對人説："得一個杜顗能够勝過數百人。"被授任爲秘書省正字。李德裕上奏任用他爲浙西幕府僚屬。李德裕顯貴氣盛，賓客没有敢冒犯他的，惟獨杜顗多次諫諍指正，等到李德裕被貶到袁州，感嘆説："如果門下的人都能像杜顗一樣愛我，我也不會落到今天這個地步。"大和末年，皇帝下令叫杜顗返回京城任咸陽尉，在史館上班。他常常對人説："李訓、鄭注必定失敗。"還没走到京城，聽説國難發生，就推辭有病回到家中。杜顗也擅長作文賦詩，和杜牧互爲上下。最終因雙目失明而去世。

令狐楚

令狐楚，字殼士，德棻之裔也。生五歲，能爲辭章。逮冠，貢進士，京兆尹將薦爲第一，時許正倫輕薄士，有名長安間，能作蜚語，楚嫌其争，讓而下之。既及第，桂管觀察使王拱愛其材，將辟楚，懼不至，乃先奏而後聘。雖在拱所，以父官并州不得奉養，未嘗豫宴樂。滿歲謝歸。李説、嚴綬、鄭儋繼領太原，高其行，引在幕府，由掌書記至判官。德宗喜文，每省太原奏，必能辨楚所爲，數稱之。儋暴死，不及占後事，軍大

令狐楚，字殼士，是令狐德棻的後裔。令狐楚五歲的時候，就能作文章。等到二十歲，地方向朝廷舉薦進士，京兆尹第一個舉薦他，當時許正倫是位輕薄士人，在長安一帶有名聲，能作文誹謗他人，令狐楚嫌與許正倫相争，便推讓許正倫爲第一而自己甘居其後。考中進士科後，桂管觀察使王拱愛他有才，打算徵召到楚地，害怕他不來，於是先上奏舉薦而後聘請。令狐楚人雖在王拱幕府，但因父親在并州做官無人侍奉供養，所以從不參與宴飲娛樂。滿一年後致謝返回。李説、嚴綬、鄭儋相繼統管太原，推崇他的品行，援引到幕府中任職，一直由掌書記做到判官。德

譁，將爲亂。夜十數騎挺刃邀取楚，使草遺奏，諸將圜視，楚色不變，秉筆輒就，以遍示士，皆感泣，一軍乃安。由是名益重。以親喪解，既除，召授右拾遺。

宗喜愛文學，每次看閲太原的奏章，一定能分辨出令狐楚所作的，多次稱贊他。鄭儋突然死去，來不及口授後事，軍中士卒大肆喧鬧，即將發生變亂。夜間十幾個騎士拿着刀脅迫令狐楚，讓他草擬遺奏，諸將圜圍注視，令狐楚臉不變色，提筆當即寫成，并將寫成的遺奏交給士卒傳閲，大家看後感動流淚，全軍這纔安定。令狐楚也因此名聲更重。因給親人守喪而解官，服喪期滿後，被召入朝廷授任右拾遺。

憲宗時，累擢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其爲文，於箋奏制令尤善，每一篇成，人皆傳諷。皇甫鎛以言利幸，與楚、蕭俛皆厚善，故薦于帝。帝亦自聞其名，召爲翰林學士，進中書舍人。方伐蔡，久未下，議者多欲罷兵，帝獨與裴度不肯赦。元和十二年，度以宰相領彰義節度使，楚草制，其辭有所不合，度得其情。時宰相李逢吉與楚善，皆不助度，故帝罷逢吉，停楚學士，但爲中書舍人。俄出爲華州刺史。後它學士比比宣事不切旨，帝抵其草，思楚之才。

憲宗時，令狐楚經多次升遷任職方員外郎，參與起草詔令。令狐楚能寫文章，尤其擅長寫箋奏制令，每一篇作成，人們都相互傳頌。皇甫鎛因談論財利得到皇帝的寵信，他和令狐楚、蕭俛都很要好，因此將他倆引薦給皇帝。皇帝自己也聞知令狐楚的名聲，召入翰林院授任翰林學士，升任中書舍人。當時正討伐蔡州，長期不能拿下，議論的人大多希望撤兵，惟獨皇帝和裴度不肯放下此事。元和十二年，裴度以宰相身份代理彰義節度使，令狐楚草擬制詔，其中的文辭不合皇帝的旨意，裴度知道這個情況。當時宰相李逢吉和令狐楚關係親善，都不幫助裴度，因此皇帝免去了李逢吉的宰相之職，停止了令狐楚的翰林學士職務，衹擔任中書舍人而已。不久令狐楚出任華州刺史。後來别的翰林學士草擬制詔大多不合皇帝旨意，皇帝摔掉制詔的草稿，又思念起令狐楚的才能來了。

鎛既相，擢楚河陽懷節度使，代烏重胤。始，重胤徙滄州，以河陽士三千從，士不樂，半道潰歸，保北城，將轉掠旁州。楚至中潬，以數騎自往勞之。衆甲而出，見楚不疑，乃皆降。楚斬其首惡，衆遂定。度出太原，鎛薦楚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穆宗即位，進門下侍郎。鎛得罪，時謂楚緣鎛以進，且嘗逐裴度，天下所共疾，會蕭俛輔政，乃不敢言。方營景陵，詔楚爲使，而親吏韋正牧、奉天令于翬等不償傭錢十五萬緡，楚獻以爲羨餘，怨訴係路。詔

皇甫鎛任宰相後，提升令狐楚爲河陽懷節度使，代替烏重胤。開始，烏重胤遷任到滄州，帶着河陽三千士卒充當隨從，士卒不樂意，半道潰散而歸，守住北城，打算調轉方向掠奪附近的州縣。令狐楚走到中潬，帶領數名騎士親自前往慰勞他們。衆人出來時都穿着戰服，見令狐楚没有任何疑心，於是都降服了。令狐楚斬了他們中的罪魁禍首，衆人便安定下來。裴度被外任到太原後，皇甫鎛舉薦令狐楚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穆宗即位，令狐楚被進任爲門下侍郎。皇甫鎛獲罪，當時人説令狐楚是因爲皇甫鎛舉薦纔得以晋升的，而且曾驅逐裴度，所以天下人都很恨他，適逢蕭俛任宰相，於是人們不敢議

捕翬等下獄誅，出楚爲宣歙觀察使。俄貶衡州刺史，再徙，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長慶二年，擢陝虢觀察使，諫官論執不置，楚至陝一日，復罷還東都。

論他了。當時正營建景陵，皇帝下詔讓令狐楚主管此事，而他的手下屬吏韋正牧、奉天令于翬等不支付十五萬緡的雇工錢，他不但不説反而把這筆錢當作盈餘進獻給朝廷，結果訴怨叫苦的人擁滿了道路。皇帝下詔逮捕于翬等人入獄并予以誅殺，并把令狐楚外任爲宣歙觀察使。不久貶爲衡州刺史，經過二次遷任，以太子賓客在東都任職。長慶二年，朝廷下令提升令狐楚爲陝虢觀察使，諫官堅持争論説不可以，令狐楚到陝一天，又被罷免而返回東都。

會逢吉復相，力起楚，以李紳在翰林沮之，不克。敬宗立，逐出紳，即拜楚爲河南尹。遷宣武節度使。汴軍以驕故，而韓弘弟兄務以峻法繩治，士偷于安，無革心。楚至，解去酷烈，以仁惠鐫諭，人人悦喜，遂爲善俗。入爲户部尚書，俄拜東都留守，徙天平節度使。始，汴、鄆帥每至，以州錢二百萬入私藏，楚獨辭不取。又毁李師古園檻僭制者。久之，徙節河東。召爲吏部尚書、檢校尚書右僕射。故事，檢校官重，則從其班，楚以吏部自有品，固辭，有詔嘉允。俄兼太常卿，進拜左僕射，彭陽郡公。

這時李逢吉又任宰相，他極力主張起用令狐楚，由於李紳在翰林阻止，結果没有成功。敬宗即位，逐出李紳，隨即拜授令狐楚爲河南尹。後來升任宣武節度使。因爲汴軍驕横的緣故，而韓弘兄弟專門用嚴法來繩治，但士人偷安，没有革除的决心。令狐楚到任後，廢除殘暴的刑罰，用仁惠進行規勸，人人歡喜，於是形成了良好的習俗。召入朝廷任户部尚書，不久拜授東都留守，改任天平節度使。當初，汴、鄆節帥往往一到任，就把州府的二百萬錢作爲私有，惟獨令狐楚推辭不要。他還毁掉了李師古所建的超越常制的園檻。很久以後，改任河東節度使。召入朝廷任吏部尚書、檢校尚書右僕射。先例，檢校官重，就依從所檢校官的位次，令狐楚認爲吏部官員自有品階，堅决辭讓，皇帝下詔嘉許。不久兼任太常卿，進拜左僕射，封爲彭陽郡公。

會李訓亂，將相皆繫神策軍。文宗夜召楚與鄭覃入禁中，楚建言：“外有三司御史，不則大臣雜治，内仗非宰相繫所也。”帝頷之。既草詔，以王涯、賈餗冤，指其罪不切，仇士良等怨之。始，帝許相楚，乃不果，更用李石，而以楚爲鹽鐵轉運使。先是，鄭注奏建榷茶使，王涯又議官自治園植茶，人不便，楚請廢使，如舊法，從之。元和中，出禁兵畀左右街使衛宰相入朝，至建福門。及是亂，乃罷。楚即奏：“鎮帥初拜，必戎服屬仗詣省謁辭，本於鄭注，實爲亂

正逢李訓作亂，將相都拘囚在神策軍。文宗夜間召令狐楚和鄭覃入宫中議事，令狐楚建議説：“外有三司御史，否則就讓大臣會審，神策軍不是拘囚宰相的地方。”皇帝點頭同意。接着他草擬制詔，認爲王涯、賈餗冤枉，指出他們的罪行與事實不符，仇士良等人怨恨他。開始，皇帝許諾讓令狐楚任宰相，但始終没有兑現，改用李石任宰相，而使令狐楚任鹽鐵轉運使。先前，鄭注上奏建議設榷茶使，王涯又提議説官員自己修建園子種植茶樹，人們以爲不方便，令狐楚奏請廢除榷茶使，恢復舊法，皇帝聽從了令狐楚的建議。元和年間，朝廷派出禁兵給左右街使用來護衛宰相入朝，一直護衛到建福門。等到這次作

兆，故王璠、郭行餘驅將吏，蹀血京師，所宜停止。”詔可。開成元年上巳，賜群臣宴曲江。楚以新誅大臣，暴骸未收，怨沴感結，稱疾不出，乃請給衣衾櫬櫝，以斂刑骨，順陽氣。是時，政在宦豎，數上疏辭位，拜山南西道節度使。卒，年七十二，贈司空，謚曰文。

亂，又停止了。令狐楚上奏說：“初次拜授的節帥，都穿着戎服帶着兵器到朝廷謁見辭謝，這開始於鄭注，實爲作亂的先兆，因此王璠、郭行餘驅使將吏，蹀血京城，這個應當停止。”皇帝下詔說可以。開成元年上巳日，皇帝賜群臣在曲江宴會。令狐楚因新近殺了大臣，骨骸暴露着還未收埋，心中充滿了怨氣，藉口有病不出門，於是他又請求給些衣服被子和棺材，用來收殮受刑者的尸骨，以此來順應陽氣。這時，宦官掌管政權，他屢屢上奏辭去相位，後被拜授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去世，享年七十二歲，追贈司空，謚號文。

楚外嚴重不可犯，而中寬厚，待士有禮。客以星步鬼神進者，一不接。爲政善撫御，治有績，人人得所宜。疾甚，諸子進藥，不肯御，曰：“士固有命，何事此物邪?”自力爲奏謝天子，召門人李商隱曰：“吾氣魄且盡，可助我成之。”其大要以甘露事誅譴者衆，請霽威，普見昭洗。辭致曲盡，無所謬脱。書已，敕諸子曰：“吾生無益於時，無請謚，勿求鼓吹，以布車一乘葬，銘誌無擇高位。”是夕，有大星實寢上，其光燭廷。坐與家人訣，乃終。有詔停鹵簿以申其志。

令狐楚外貌莊嚴不可觸犯，但心地寬厚，對待士人有禮有節。賓客以星步鬼神之類歪門邪道晋見的，一概不予接納，他爲政善於撫慰治理，治理也很有成績，人人各得其所。在他病重時，兒子們請他吃藥，他硬是不肯服用，并說：“人本有命，爲什麽要用藥物呢?”自己勉力作書上奏天子，召來門人李商隱說：“我的氣魂都將盡了，可要幫助我寫成這奏章。”其中大概内容是說甘露事件中誅殺譴責的人太多，請收斂威氣，普遍予以昭雪。言辭委婉周密，没有什麽錯誤和脱露。奏章寫成後，他告誡諸子說：“我平生没做過有益於時局的事情，死後不要請求謚號，不要叫鼓吹一類儀仗隊，用一輛布帷幔的車子送葬就行了，墓志銘也不要選高位之人撰寫。”當天傍晚，有大星落在令狐楚的寢室之上，其光照亮了庭院。令狐楚坐着和家人訣别，隨後便去世了。皇帝下詔取消儀仗隊來申明他的志願。

子緒、綯，顯于時。

兒子令狐緒、令狐綯，都顯揚於當時。

令狐緒

緒以廕仕，歷隋、壽、汝三州刺史，有佳政。汝人請刻石頌德，緒以綯當國，固讓。宣宗嘉其意，乃止。

令狐緒靠父輩的功績得官，歷任隋、壽、汝三州刺史，有好的政績。汝州人請求刻石碑頌揚他的德行，令狐緒因令狐綯執掌朝政，堅决辭讓。宣宗贊成他的意思，於是此事停止。

令狐綯

綯，字子直，舉進士，擢累左補闕、右司郎中。出爲湖州刺史。大中初，宣宗謂宰相白敏中曰：“憲宗葬，

令狐綯，字子直，考中進士科，多次升遷爲左補闕、右司郎中。出任湖州刺史。大中初年，宣宗對宰相白敏中說：“葬埋憲宗時，途中遇上

道遇風雨，六宫百官皆避，獨見頎而髯者奉梓宫不去，果誰耶?”敏中言：“山陵使令狐楚。”帝曰：“有子乎?”對曰：“緒少風痹，不勝用。綯今守湖州。”因曰：“其爲人，宰相器也。”即召爲考功郎中，知制誥。入翰林爲學士。它夜，召與論人間疾苦，帝出《金鏡》書曰：“太宗所著也，卿爲我舉其要。”綯擿語曰：“至治未嘗任不肖，至亂未嘗任賢。任賢，享天下之福；任不肖，罹天下之禍。”帝曰：“善，朕讀此常三復乃已。”綯再拜曰：“陛下必欲興王業，捨此孰先?《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進中書舍人，襲彭陽男。遷御史中丞，再遷兵部侍郎。還爲翰林承旨。夜對禁中，燭盡，帝以乘輿、金蓮華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爲天子來。及綯至，皆驚。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輔政十年。懿宗嗣位，由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册拜司空。未幾，檢校司徒平章事，爲河中節度使。徙宣武，又徙淮南副大使。安南平，以饋運勞，封凉國公。

風雨，六宫百官都避風躲雨，惟獨見一個身材高大兩腮長滿鬍子的人奉守着棺材不離去，那個人究竟是誰?”白敏中說：“是山陵使令狐楚。”宣宗問：“他有兒子嗎?”回答說：“令狐緒小時有風痹病，不能勝任。令狐綯如今任湖州刺史。”接着又說：“他的爲人，有宰相的器度。”宣宗隨即就召令狐綯入朝任考功郎中，參與起草詔令。又召入翰林院授任翰林學士。一天夜裏，宣宗召他一起討論民間疾苦，拿出《金鏡》一書說：“這是太宗所寫的，你爲我列舉出其中的要點。”令狐綯摘録語句說：“治理極好之世不曾任用不肖之人，而極其混亂之世不曾任用賢能之人。任用賢人，天下享福，任用不肖，天下遭殃。”宣宗說：“好，朕讀這些話時常常反復三遍纔停止。”令狐綯連連叩拜說：“陛下一定要振興王業，捨棄了這點還有什麽是首要的呢?《詩經》上說：‘惟其才德都具備，君子繼嗣無不疑。’”進任中書舍人，襲封彭陽男。升任御史中丞，二次遷任爲兵部侍郎。再次任翰林承旨。夜裏在宫中對答，蠟燭燃盡，皇帝叫人用自己的車子、金飾蓮花形燈炬送他返回，翰林院的官吏望見後，以爲是天子來了。等到令狐綯走到跟前，大家都大吃一驚。不久升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擔任宰相輔政十年。懿宗繼承帝位，令狐綯由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册拜司空。時間不長，拜授檢校司徒平章事，任河中節度使。改任到宣武，又遷任淮南副大使。安南平定，因供運糧餉有功勞，被封爲凉國公。

龐勛自桂州還，道浙西白沙入濁河，剽舟而上。綯聞，遣使慰撫，且饋之。裨將李湘曰：“徐兵擅還，果反矣，雖未有詔，一切制亂，我得專之。今其兵不二千，而廣舟艦，張旗幟，示侈於人，其畏我甚。高郵厓峭水狹，若使荻艚火其前，勁兵乘其後，一舉可覆。不然，使得絶淮泗，合徐之不逞，禍亂滋矣。”綯懦緩不能用，又自以不奉詔，因曰：“彼不爲暴，聽其度淮，何豫我哉?”勛還，

龐勛從桂州返回，取道浙西白沙進入濁河，搶奪船隻後繼續向上走。令狐綯得知此事後，派遣使者慰勞安撫，并且贈送他們財物。副將李湘說：“徐兵擅自返回，果真要造反了，雖然没有皇帝的詔令，但是一切制造禍亂者，我們都可以獨自處理。如今他們的兵馬不足二千，而藉着擴充艦船，張揚旗幟，向人顯示他們的勢力，其實他們很害怕我們。高郵一帶山崖陡峭水流狹窄，若使裝有荻草的船隻縱火在其前，勁兵趁勢追其後，一舉可以消滅他們。不然的話，叫他們渡過淮泗，聯合徐地爲非作歹的人，那禍亂就大

果盜徐州，其衆六七萬。徐乏食，分兵攻滁、和、楚、壽，陷之，糧盡，啖人以飽。詔綯爲徐州南面招討使。賊方攻泗州，杜慆堅守，綯命湘率兵五千救之。勛謾辭謝綯曰："數蒙赦，所以未即降者，一二將爲異耳，願圖去之，以身聽命。"綯喜，即請假勛節，而敕湘曰："賊已降，弟謹戍淮口，無庸戰。"湘乃徹警釋械，日與勛衆歡言。後賊乘間直襲湘壘，悉俘而食之，醢湘及監軍郗厚本。時浙西杜審權使票將翟行約率千兵與湘會，未至而湘覆，賊僞建淮南旌幟誘之，亦皆陷。

了。"令狐綯懦弱遲疑未能采用李湘的建議，又自以爲没有接到皇帝的詔令，因而説："他們没做殘暴之事，聽任他們渡過淮水吧，這和我們有什麼關係？"龐勛回到徐州，果真占據了徐州，擁有六七萬兵馬。徐州缺乏糧食，龐勛又分兵攻打滁、和、楚、壽，進而拿下了這些地方，糧食吃完了，靠吃人充飢。皇帝下詔叫令狐綯任徐州南面招討使。叛賊正在攻打泗州，杜慆堅持守衛，令狐綯命令李湘率領五千兵馬援救杜慆。龐勛用輕謾的話語向令狐綯致謝説："多次承蒙你的寬免，之所以没有立即投降，是因爲一兩個將軍對我們有分歧，希望設法除去他們，然後我親自前來受命。"令狐綯大喜，即刻請求朝廷授給龐勛象徵權力的符節，還告誡李湘説："叛賊已經投降了，衹須謹慎戍守淮口，不要作戰。"李湘於是放鬆警戒解除武裝，整天和龐勛的士卒歡樂説笑。後來叛賊乘空隙襲擊李湘的營壘，將其全部俘虜後吃掉，還把李湘和監軍郗厚本剁成肉醬。當時浙西杜審權使票將翟行約率領千名士卒和李湘會合，還没到達而李湘便覆滅了，叛賊僞造并建立淮南旌旗引誘翟行約，翟行約的兵馬也都覆没了。

綯既師敗，乃以左衛大將軍馬舉代之。以綯爲太子太保，分司東都。僖宗初，拜鳳翔節度使。頃之，就加同平章事，徙封趙。卒，年七十八，贈太尉。

子滈、涣、渢。

令狐綯的軍隊失敗後，皇帝下令讓左衛大將軍馬舉代替令狐綯。使令狐綯任太子太保，在東都分司任職。僖宗初年，拜授令狐綯鳳翔節度使。不久，就地加授同平章事，改封爲趙國公。去世，享年七十八歲，追贈太尉。

兒子令狐滈、令狐涣、令狐渢。

令狐滈

滈避嫌不舉進士。綯輔政，而滈與鄭顥爲姻家，怙勢驕偃，通賓客，招權，以射取四方貨財，皆側目無敢言。懿宗嗣位，數爲人白發其罪，故綯去宰相。因丐滈與群進士試有司，詔可，是歲及第。諫議大夫崔瑄劾奏綯以十二月去位，而有司解牒盡十月，屈朝廷取士法爲滈家事，請委御史按實其罪。不聽。滈乃以長安尉爲集賢校理。稍遷右拾遺、史館修撰。

令狐滈避嫌不應試進士科。令狐綯任宰相，而令狐滈和鄭顥爲姻親，依仗權勢傲慢放縱，勾結賓客，玩弄權柄，來向四方索取財貨，大家都敢怒不敢言。懿宗繼承帝位，有人多次揭發令狐滈的罪狀，因此下令免去令狐綯的宰相之職。令狐綯便請求朝廷讓令狐滈和衆進士一起到有關部門參加科舉考試，懿宗下詔説可以，這年令狐滈考中了進士科。諫議大夫崔瑄彈劾説令狐綯在十二月離開宰相之位，而有關部門説明州府考試情况的公文全在十月，這樣做是歪曲朝廷的取士方

詔下，左拾遺劉蜕、起居郎張雲交疏指其惡，且言："綯用李琢爲安南都護，首亂南方，贓虐流著，使天下兵戈調斂不給。琢本進賂于滈，滈爲人子，陷綯於惡，顧可爲諫臣乎？"又劾："綯，大臣，當調護國本，而大中時，乃引諫議大夫豆盧籍、刑部侍郎李鄴爲夔王等侍讀，亂長幼序，使先帝貽厥之謀幾不及陛下。且滈居當時，謂之'白衣宰相'。滈未嘗舉進士，而妄言已解，使天下謂無解及第，不已罔乎？"滈亦懼，求換它官，改詹事府司直。綯方守淮南，上奏自治，帝爲貶雲爲興元少尹，蜕華陰令。滈亦湮沉不振死。

法來成全令狐滈的家事，請委托御史審查核實其罪狀。懿宗不聽。於是令狐滈以長安尉任集賢校理。隨後升任右拾遺、史館修撰。制詔發下，左拾遺劉蜕、起居郎張雲交替上疏指責他的罪惡，并且説："令狐綯引用李琢爲安南都護，首先搞亂南方，因貪圖錢財而侵奪邊遠地方的百姓，使天下戰事不斷糧食不足。李琢先行賄給令狐滈，令狐滈作爲兒子，使父親令狐綯和他一同作惡，這樣的人能任諫官嗎？"又彈劾説："令狐綯是位大臣，應當調理保護國家根本，而大中的時候，就引薦諫議大夫豆盧籍、刑部侍郎李鄴爲夔王等人的侍讀，混亂長幼順序，使先皇帝傳位子孫一事幾乎不及陛下。況且令狐滈當時在任，稱他爲'白衣宰相'。令狐滈不曾應試進士，而妄言自己已被地方推薦入京，使天下人都説不經地方推薦入京參加考試也能考中，這不正是欺騙嗎？"令狐滈也恐懼了，請求換任别的官職，結果改任詹事府司直。令狐綯當時正鎮守淮南，上奏要求自治，皇帝因而貶張雲爲興元少尹，劉蜕爲華陰令。令狐滈也因仕途受阻悶悶不樂而死。

渙、溵皆舉進士，渙終中書舍人。

令狐渙、令狐溵都考中進士科，令狐渙官位終於中書舍人。

令狐定

定，字履常，楚弟。及進士第。大和末，以駕部郎中爲弘文館直學士。李訓亂，王遐休方以是日就職，定往賀，爲神策軍并收，欲殺者屢矣，已而免。終桂管觀察使。

令狐定，字履常，是令狐楚的弟弟。令狐定考中進士科。大和末年，以駕部郎中充任弘文館直學士。李訓作亂，王遐休正好在這一天就職，令狐定前去恭賀，被神策軍一同逮捕，神策軍多次想殺掉他，後來又把他寬免了。令狐定官位終於桂管觀察使。

贊曰：耽、佑、楚皆惇儒，大衣高冠，雍容廟堂，道古今，處成務，可也；以大節責之，蓋碈中而玉表歟！悰、綯世當國，亦無足譏。牧論天下兵曰："上策莫如自治。"賢矣哉！

贊曰：賈耽、杜佑、令狐楚都是純厚的大儒，身穿寬衣頭戴高冠，在朝堂從容不迫，談論古今，處理政務，這是可以的；用臨難不苟的節操責備他們，大概是玉其表而石其中！杜悰、令狐綯一世執掌朝政，也不足譏諷。杜牧論天下兵事説："上策莫如使其自治。"這是高論！

唐書卷一百六十七

列傳第九十二

白裴崔韋二李皇甫王列傳

白志貞

白志貞者，本名琇珪，故太原史也。事節度使李光弼，硜硜自力，有智數，光弼善之，使與帳下議。代宗素聞，及光弼卒，擢累司農卿。在官十年，德宗以爲敏，遂倚腹心，進授神策軍使，賜今名。有所建白，善窺億帝指，故言無不從。

白志貞，本來名琇珪，以前爲太原史。事奉節度使李光弼，固執認真，有智謀道術，李光弼器重他，讓他到帳下議事。代宗向來聞知他的名聲，等到李光弼去世，他被多次升遷任司農卿。做了十年官後，德宗認爲他敏鋭，於是把他當作心腹，進升爲神策軍使，并賜給現在的名字。他在上奏建議時，善於窺探和揣度皇帝的意思，因此他的建議没有不被采納的。

從狩奉天，以爲行在都知兵馬使。懼李懷光暴其惡，乃與趙贊、盧杞等抑懷光不使朝。懷光反，論斥其奸，貶恩州司馬，贊播州司馬。稍徙閬州別駕。貞元二年，起爲果州刺史，宰相李勉固諫，不許。明年，拜浙西觀察使，死于官。

白志貞隨從皇帝來到奉天，皇帝下令讓他任行在都知兵馬使。他害怕李懷光揭露他的惡迹，就和趙贊、盧杞等壓制李懷光不讓李懷光入京朝見。李懷光反叛，指責白志貞奸邪，因而被貶任爲恩州司馬，趙贊也被貶任爲播州司馬。隨後改任閬州別駕。貞元二年，提升爲果州刺史，宰相李勉堅持諫諍，皇帝不聽。第二年，拜授浙西觀察使，死在官任上。

裴延齡

裴延齡，河中河東人。乾元末，爲汜水尉，賊陷東都，去客江夏。華州刺史董晋表署判官，稍遷太常博士。盧杞秉政，引爲膳部員外郎、集賢院直學士。崔造表知東都度支院。召爲祠部郎中，不待命，輒還集賢院，宰相張延賞疾其易，出爲昭應令。與尉交訴所賕，京兆尹鄭叔則佑尉，而御史中丞竇參善延齡，卒逐尹。德宗用參輔政，即擢延齡司農少

裴延齡，河中河東人。乾元末年，任汜水尉，叛賊攻占東都，他離開東都寄居江夏。華州刺史董晋上表任用他爲判官，稍稍升遷任太常博士。盧杞爲宰相，引薦他爲膳部員外郎、集賢院直學士。崔造上表讓他主持東都度支院事務。召入朝廷授任祠部郎中，還没等到上任，就又回到集賢院，宰相張延賞憎恨他輕慢，因而被外任爲昭應令。裴延齡和尉官相互控告收受賄賂，京兆尹鄭叔則偏向尉官，而御史中丞竇參和裴延齡相好，最終鄭叔則被逐。德宗任用竇參爲宰相，緊

卿。

接着提升裴延齡爲司農少卿。

會班宏卒，假領度支。延齡素不善財計，乃廣鈎距，取宿奸老吏與謀，以固帝幸。因建言：“左藏，天下歲入不貲，耗登不可校，請列別舍，以檢盈虛。”於是以天下宿負八百萬緡析爲負庫，抽貫三百萬緡爲賸庫，樣物三十萬緡爲季庫，帛以素出、以色入者爲月庫。帝皆可之。然天下負皆窮人，償入無期，抽貫與給皆盡；樣物與帛固有籍，延齡但多其簿最吏員以詭帝，於財用無所加也。俄以户部侍郎爲真。又請以京兆苗錢市草千萬，俾民輸諸苑。宰相陸贄等以爲非是，不從。京右偏故有萑葦地數頃，延齡妄言：“長安、咸陽間，得陂芀數百頃，願以爲内厩牧地，水甘草薦與苑厩等。”帝信之，以問宰相，皆曰：“當無有。”帝遣使按覆，果詐，延齡大慚，帝不責也。

恰巧班宏死了，朝廷下令讓裴延齡暫時代理度支事務。裴延齡向來不善於理財，於是經過反復調查，選取了老奸巨猾的屬吏一同謀劃，來鞏固皇帝的寵信。因而建議説：“左藏庫，天下每年貢入的無法計量，耗損取用的也無法查點，請設置別舍，來檢查盈餘與虚耗。”於是他請求把天下平常虧欠的八百萬緡析爲負庫，抽貫錢三百萬緡爲剩庫，作爲樣品之物的三十萬緡爲季庫，布帛以素出、以色入的爲月庫。皇帝答應了他的這個請求。然天下虧欠的都是窮人，償還無期，抽貫錢與賞賜都没有了；樣品之物和布帛本來就有籍簿，裴延齡衹是增多了管簿籍的吏員而用這來欺騙皇帝，在財物方面没有任何增加。不久裴延齡被正式拜授爲户部侍郎。他又請求用京兆青苗錢買一千萬斤草，讓百姓輸送到苑囿中。宰相陸贄等認爲這不可行，皇帝也就没有聽從。京城西面偏僻處原有蘆葦地數頃，裴延齡妄言道：“長安、咸陽之間，有長滿牧草的坡地數百頃，希望把這作爲宫内馬厩的牧放地，水甘草茂的程度和宫内馬厩的牧地一樣。”皇帝以爲有這事，因此問宰相，宰相們都説：“應當没有。”皇帝派使者前去查驗，果真是欺詐，裴延齡很慚愧，但皇帝没有斥責他。

京兆積歲和市不得直，尹李充請之官，延齡誣其妄，反令還輸，號曰“底折錢”。嘗請斂財以實府，帝曰：“安得而實之?”延齡曰：“開元、天寶間，户口繁息，百司務殷，官且有缺者，比兵興，户不半在，今一官治數司足矣。請後官闕不即補，收其禀以實帑簿。”

官府多年在京兆購買實物而没給百姓錢了，京兆尹李充跑到官府去要，裴延齡誣陷説李充是胡説，反而叫李充把錢還回來，號稱是“底折錢”。裴延齡又奏請聚斂財物來充實國庫，皇帝説：“怎樣纔能够充實國庫呢?”裴延齡説：“開元、天寶年間，户口增長很快，各部門的事務繁多，官員尚且有閑着的，近來兵禍連連，户口還不到當年的一半，如今一個官足能管理數個部門了。請以後官員空缺時不要就補，將這部分俸禄收來充實國庫。”

它日，帝謂延齡曰：“朕所居浴堂殿，一棟將壓，念易之，未能也。”延齡曰：“宗廟至重，殿棟微矣。且陛下本分錢，用之亡窮，何所難哉?”帝驚曰：“本分錢奈何?”對曰：“此

有一天，皇帝對裴延齡説：“朕所居住的浴堂殿，有一根大梁將要壓下來，想更换它，還未能更换。”裴延齡説：“宗廟至關重要，更换殿堂大梁是件小事。況且陛下有本分的錢物，用也用不完，有什麼難的呢?”皇帝驚異地説：“本分錢

在經誼，愚儒不能知，臣能言之。按禮，天下賦三之：一以充乾豆，一以事賓客，一君之庖厨。陛下奉宗廟，能竭天下賦三之一乎？鴻臚禮賓，勞予四夷，用十一爲有贏。陛下所御饔餼簡儉，以所餘爲百官禀料飧錢，未盡也，則所不盡者爲本分錢。以治殿數十尚不乏，况一棟哉！"帝頷曰："人未嘗爲朕言之。"又造神龍佛祠，須材五十尺者。延齡妄奏："同州得大谷，木數千章，度皆八十尺。"帝曰："吾聞開元時，近山無巨木，求之嵐、勝間。今何地之近，材之良邪？"延齡曰："異材瑰產，處處有之，待聖主乃出。今生近輔，豈開元所當得也！"帝悦。

物是什麼？"他回答説："就記載在經義中，愚儒不能知道而已，臣下能説明。按禮而言，天下賦税分爲三份：一份用作祭祀，一份用作事奉賓客，一份用作君主的庖厨。陛下尊奉宗廟，能用完天下賦税的三分之一嗎？鴻臚禮待賓客，慰勞賞賜四方的夷狄，用了不到十分之一而且還有剩餘。陛下在饔餼大禮中又儉樸節儉，把所餘的當作賞賜給官吏作了飯食錢，就這還是用不完，那麼未能用完的錢就是本分錢。用這錢來修治幾十個殿堂也不成問題，何况是一根大梁呢！"皇帝點着頭説："别人都未曾爲朕説起這啊。"當時在建造神龍佛祠，需要五十尺長的木材。裴延齡妄言上奏説："同州有個大谷，其中有樹數千株，估計都有八十尺高。"皇帝説："我聽説開元的時候，近處山谷没有高大的樹木，還是從嵐、勝間找到的。現在近處的什麼地方，還有如此高大的木材呢？"裴延齡説："珍奇的產物，到處都有，等待着聖主纔出現。如今出產在近輔地區，怎能被開元時所得到啊！"皇帝大喜。

是時，陸贄爲宰相，帝素所信重，極論其譎妄不可任，帝以爲排媢，愈益厚延齡。贄上疏列其狀，具言："延齡嘗奏句獲乾隱二千萬緡，請舍别庫爲羨餘，供天子私費，故上之興作廣，宣索多矣。延齡欲實其言，乃大搜市廛，奪所入獻，逮捕匠徒，迫脅就功，號曰'敕索'，弗雠其直；名曰'和雇'，弗與之庸。又度支出納，與太府交相關制，出物旬計，見物月計，符按覆核，有御史以監董之，則財用不得回隱。延齡乃言掊糞土得銀十三萬兩，它貨且百萬，已棄而獲，皆羨餘也，悉移舍以供别敕。太府卿韋少華劾其妄，陛下縱之不爲治，此乃侵削兆民，爲天子取怨于下。"又引建中橫斂多積致播遷者，其言甚深切。帝得奏不悦。會鹽鐵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銛皆指延齡專以險僞罔上，帝怒，乃罷贄宰

這時候，陸贄任宰相，皇帝一直非常信任他，他極力論説裴延齡詭詐不可任用，皇帝以爲是他在排擠裴延齡，反而更加寵信裴延齡了。陸贄上疏陳述他的罪狀，列舉説："裴延齡曾上奏説勾取所獲的乾没隱欺錢二千萬緡，請求貯藏在别庫作爲盈餘，供天子私人費用，因此皇上的興建營造增加，下令索取的也多了。裴延齡想證實他的話，就在集市上大肆搜刮，用豪奪强取來進獻，逮捕工匠徒夫，脅迫他們去幹活，號稱'敕索'，不付給報酬；名叫'和雇'，不付給傭金。而且以前度支的收入和支出，要和太府互相牽制，支出財物每十天一計，現存財物每一月一計，并按各種符券復核，還有御史在監督着，因而財物的支出不會有什麼曲没隱藏。裴延齡就説在挖糞土時得到銀錢十三萬兩，還有其他一百萬的財物，這些已丢棄而又被重新獲得的，都充作盈餘了，全部移入宫中以供皇上特别下令調用。太府卿韋少華彈劾説他欺詐，陛下寬容他也不處治，這些錢財是他侵奪剥削百姓的，爲天子在民間留下了怨恨。"陸贄還引用了建中時因橫徵暴

相，左除滂等官。

斂增多積蓄導致百姓流亡的事例，其言論尤其正直。皇帝接到陸贄所上的奏章不高興了。恰巧鹽鐵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銛都指責裴延齡專用險僞欺騙皇上，皇帝生氣，就罷免了陸贄的宰相，并降低了張滂等人的官職。

時大旱，人情愁惴。延齡言：贄等失權怨望，顯言歲饑民流、度支糧芻乏以激怒衆士。它日，帝畋苑中，而神策軍訴度支不賦廄芻者，天子惑延齡言，乃下詔斥逐贄等，朝廷震恐。延齡又捕充所善吏張忠榜掠之，誣充"没官錢五十萬緡，以餌結權幸，令妻以犢車載金餉贄"。忠具獄，其母投訴光順門匭，有詔御史審劾，一夕得狀，乃釋忠。延齡不得逞，復奏充妄用京兆錢穀，願下有司比句。以比部郎中崔元翰欲釋憾於贄也，賴刑部侍郎奚陟辨治，充等得不冤。

當時乾旱無雨，人們憂愁不安。裴延齡說：陸贄等因失去權力懷有怨恨，揚言説饑荒之年百姓流亡、度支糧草缺乏以此來激怒衆人。有一天，皇帝在苑内打獵，而神策軍控訴説度支不給廄馬糧草，皇帝也被裴延齡的言論所蒙蔽，就下詔貶逐陸贄等人，朝廷上下非常恐懼。裴延齡又抓住李充所重用的屬吏張忠用榜痛打，使他誣告李充"侵吞公款五十萬緡，以此作爲誘餌結交權幸，還叫妻子用牛車載運金錢饋贈陸贄"。張忠被抓入獄中後，他的母親前往光順門投訴，皇帝下詔叫御史審查核實，一夜之間就得到了實情，於是釋放了張忠。裴延齡的計謀未能得逞，又上奏説李充胡亂花費京兆的錢財，希望有關部門考察核實。由於比部郎中崔元翰想消除和陸贄的仇恨，再加上刑部侍郎奚陟辨别審理，李充等人纔得以免受冤枉。

延齡資苛刻，又劫于利，專剥下附上，肆騁譎怪。其進對，皆他人莫敢言，而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聞者。帝頗知其詐，但以其不隱，欲聞外事，故斷用不疑。延齡恃得君，謂必輔政，少所降下，至嫚駡邇臣，時人側目。屬疾卧第，載度支官物輸之家，無敢言。帝念之，使者日三輩往。死，年六十九。人語以相安，唯帝悼不已。册贈太子太傅、上柱國。永貞初，度支建言："延齡曩列别庫分藏正物，無實益而有吏文之煩。"乃詔復以還左藏。元和中，有司謚曰繆。

裴延齡本性苛刻，又强奪私利，專門剥削下面來附和上面，而且大肆欺詐。凡是他進言答對的，都是别人不敢説的，而被他説得那麽肯定無疑的，却是别人從未聽説過的。皇帝深知他在欺騙，但因他不隱瞞，加上皇帝又想知道外面的事情，所以堅决任用裴延齡而不動摇。裴延齡仗着皇帝的寵信，自認爲必定能任宰相，所以很少屈服别人，以至於謾駡近臣，時人爲之側目。在他有病卧居家中時，還把度支的公物運入自家中，人們不敢言語。皇帝想念他，派使者一日三次前去看望。死去，終年六十九歲。人們説起裴延齡死了都相互道賀，惟獨皇帝悼念不已。册贈太子太傅、上柱國。永貞初年，度支建議説："裴延齡昔日設置别庫分别收藏正常的財物，没有真正的好處却有簿籍的麻煩。"皇帝於是下詔恢復原先的左藏庫。元和年間，有關部門給裴延齡謚號繆。

崔損

崔損，字至無，系本博陵。大曆末，中進士、博學宏辭，補校書郎、咸陽尉。避親，改大理評事。累勞至右諫議大夫。于時，宰相趙憬卒，盧邁屬疾，裴延齡素善損，薦之德宗。貞元十二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中書虛位十日，議者謂選有德，及用損，中外悵失。而損性齪齪能自將，延英進見，不敢出一言及天下事。逾年，進門下侍郎。嘗以疾卧家久，賜絹三百爲醫藥費。

崔損，字至無，屬博陵崔氏一支。大曆末年，考中進士科、博學宏辭科，補授校書郎、咸陽尉。根據親屬迴避制度，改任大理評事。多次升遷做到右諫議大夫。這時，宰相趙憬去世，而盧邁有病，裴延齡向來和崔損相好，將他引薦給德宗。貞元十二年，崔損以原任官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始，中書之位空缺了十天，議論的人以爲要選擇有德的人充任，等到任用了崔損，朝内朝外的人悵然若失。而崔損性情拘謹并能自我調養，在延英殿進見時，不敢説一句涉及天下大事的話。過了一年，崔損升任門下侍郎。曾因有病長期卧居家中，皇帝賜給他三百匹絹布作爲醫藥費。

損無卓卓稱于人者，而歷二省華要至宰相。母殯而不葬，亦不展殯；女兄爲尼，没不臨喪。建中後，宰相無久任者，損以便柔遜愿中帝意，乃留八年。帝亦知公議病其持禄，然憐遇彌渥。卒，贈太子太傅，謚曰靖。

崔損没有能值得人稱贊的卓異才能，反而歷任中書、門下二省顯貴要職以至於做到宰相。母親的靈柩他既不葬埋，也不前往省視；姐姐出家做了尼姑，姐姐死了他也不親臨吊喪。建中以後，宰相没有任期長久的，崔損因阿諛柔順能順從他人願望投合皇帝心意，竟然留任八年之久。皇帝也知道輿論嫌他白拿俸禄，但由於憐愛反而對他的待遇更厚。去世，追贈太子太傅，謚號靖。

韋渠牟

韋渠牟，京兆萬年人，工部侍郎述從子也。少警悟，工爲詩，李白異之，授以古樂府。去爲道士，不終，更爲浮屠，已而復冠。浙西韓滉表試校書郎，進至四門博士。

韋渠牟，京兆萬年人，是工部侍郎韋述的侄子。韋渠牟少時機靈聰慧，擅長寫詩，李白器重他，教授他學作古樂府。韋渠牟先去做道士，做不下去了，又改做和尚，最終也還俗了。浙西韓滉上表讓他試任校書郎，後來升任到四門博士。

貞元十二年，德宗誕日，詔給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趙需、禮部郎中許孟容與渠牟及佛老二師并對麟德殿，質問大趣。渠牟有口辯，雖於三家未究解，然答問鋒生，帝聽之意動。遷秘書郎，進詩七百言，未浹旬，擢右補闕、内供奉。始，同列易之，後數遣中人專召渠牟，由是皆屬目。歲中，至諫議大夫。大抵延英對，雖大

貞元十二年，德宗生日的時候，下詔叫給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趙需、禮部郎中許孟容和韋渠牟以及佛教和道教的大師一起到麟德殿對答，并且親自質問主要的趣旨。韋渠牟有口才，雖對儒、道、佛没有深切瞭解，但是回答問題流利，德宗聽得動心。韋渠牟被升任秘書郎後，進獻詩歌七百言，不到十天，又被提升爲右補闕、内供奉。開始，同僚輕視他，後來皇帝多次派宦官專門去召韋渠牟，由此大家尊重他了。同年中，升

臣率漏下二、三刻止，渠牟每奏事，輒五、六刻乃罷，天子歡甚。渠牟爲人佻躁，志向浮淺，不根於道德仁義，特用憸巧中帝意，非有嘉謨正辭感悟得君也。

到諫議大夫。當時在延英殿對答的，即使大臣也大都是計時的漏壺下去二三個刻度就停止，惟獨韋渠牟每次奏事，往往要下去五、六個刻度纔停止，天子還特別歡喜。韋渠牟爲人輕佻狡猾，志向浮淺，不以道德仁義爲根本，專用邪佞巧言投合皇帝心意，不能以嘉言正辭來感悟皇帝反而得到了重用。

自陸贄免，帝躬攬庶政，不復委權于下，宰相取充位、行文書而已，至守宰、御史，皆自推簡。然處深宫，所倚而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韋執誼與渠牟等，其權侔人主。延齡、實皆奸虐，紹無所建明。渠牟後出，望最輕，張恩勢以動天下，召崔芊于茅山，超鄭隨布衣至補闕，引醴泉令馮伉爲給事中、太子侍讀。帝既偏于任聽，士之浮競甘進者争出其門，赫然勢焰可炙。再擢太常卿。卒，年五十三，贈刑部尚書，謚曰忠。所論著甚多，傳于時。

自陸贄被免去宰相後，皇帝親自處理政務，不再把大權交給臣下，宰相衹是填充位置收發文書罷了，甚至連地方官、御史，都由皇帝親自選擇任命。然而皇帝身居深宫，所倚賴和信任的人是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韋執誼和韋渠牟等，所以他們的權力和皇帝一樣大小。裴延齡、李實都邪惡暴虐，王紹無所建樹發明。韋渠牟出道晚些，聲望最輕，因此他想藉得寵的勢力來影響天下，引茅山崔芊入朝，破格提升平民百姓鄭隨爲補闕，舉薦醴泉令馮伉爲給事中、太子侍讀。由於皇帝偏任偏聽，因而輕薄競進之士争着出入韋渠牟的家門，導致他的權勢顯赫氣焰可炙。經二次升遷韋渠牟任太常卿。去世，終年五十三歲，追贈刑部尚書，謚號忠。韋渠牟的論著很多，流傳於當世。

李齊運

李齊運者，蔣王惲孫。始補寧王府東閣祭酒，擢累監察御史，復辟江淮都統李峘府。由工部郎中爲長安令，政頗修辦。宗正少卿李瀚從子有所訟，齊運於瀚爲卑行，而不禮訟者。瀚怒，辱諸朝，齊運以聞，代宗貶瀚。由是稍擢京兆少尹。出爲河中尹、晋絳慈隰觀察使。

李齊運，是蔣王李惲的孫子。起初補授寧王府東閣祭酒，多次升遷爲監察御史，後來又被徵用到江淮都統李峘幕府任職。李齊運由工部郎中任長安令，頗能治理政事。宗正少卿李瀚的侄子有事上訴，李齊運是李瀚的晚輩，但對前來上訴的那人不禮貌。李瀚生氣了，在官府對李齊運進行侮辱，李齊運因此上報，代宗貶逐了李瀚。由此李齊運逐漸升遷爲京兆少尹。出任河中尹、晋絳慈隰觀察使。

德宗出狩，李懷光還兵奔難，晝夜馳，及河中，士罷困，乃休三日。齊運悉所賦勞軍，牛酒豐甘，人人喜悦。及懷光反，還守河中，齊運棄城走。詔拜京兆尹。時李晟壁渭橋，齊運發民築城保，督芻粟以餉晟。賊平，頗有助。萬年丞源邃不事，齊運

德宗離開京城停駐别處，李懷光率軍返回奔赴國難，晝夜兼程，等到了河中，士卒疲勞乏困，於是休息了三日。李齊運用所有的財賦犒勞軍隊，肉酒豐富甘美，人人歡喜。等到李懷光反叛，退守到河中，李齊運棄城而逃。皇帝下詔拜授他爲京兆尹。當時李晟在渭橋建立營壘，李齊運發動百姓修築城堡，督催糧草供給李晟軍隊，

怒，捽辱之，死於廷。邃家告冤，御史大夫崔縱請窮治，帝不許。御史聯章深劾，齊運訴于帝，言爲朋黨所擠。天子使宰相諭諫官御史，後毋得群署章以劾，然卒不直邃冤。

叛賊被平定，李齊運也有資助之功。萬年丞源邃不事奉他，李齊運生氣，揪住并侮辱源邃，源邃死在了庭堂。源邃的家人上告説源邃冤枉，御史大夫崔縱請求追究責任予以處治，皇帝没有准許。御史聯名上奏進行彈劾，李齊運在皇帝面前訴説，説這是朋黨在排擠自己。皇帝使宰相告知諫官和御史，以後不得聯名上奏來彈劾某人，然而源邃的冤枉終究未伸。

久之，大蝗旱，齊運不能政，乃以韓洄代之，改宗正卿、閑厩宫苑使。進至禮部尚書。宰相内殿對已，齊運常次進，帝與參决大事。既無學，暗于大體，第以甘言阿匼而已。嘗薦李錡爲浙西，受賂數十萬；又薦李詞爲湖州刺史，人告其贓，帝置不問。齊運卧疾，滿歲不能謁，每除吏，往往遣使即家咨逮。晚以妾爲妻，具冕服行禮，士人嗤之。卒，年七十二，贈尚書左僕射。

時間不長，暴發了大旱蝗災，李齊運没有治理才能，於是朝廷下令叫韓洄代替李齊運，李齊運改任宗正卿、閑厩宫苑使。後來進升到禮部尚書。宰相在内殿對答完畢，李齊運常常隨後進入，皇帝和他商量决定大事。他既無學術，又不明大體，衹能用好聽的言語阿諛罷了。他曾舉薦李錡出任浙西，收受賄賂達數十萬之多；又舉薦李詞任湖州刺史，有人告他收受賄賂，皇帝置之一邊不予過問。李齊運卧病不起，整整一年不能入朝進見，皇帝每次授任官吏，都要派使者到他家中咨詢。李齊運晚年以妾爲妻，并讓這位妻子穿着禮服行禮，士人都嗤笑他。去世，享年七十二歲，追贈尚書左僕射。

李實

李實，道王元慶四世孫。以廕仕，嗣曹王皋辟署江西府判官，遷蘄州刺史。皋節度山南東道，復從之。皋卒，實知後務，刻薄軍費，士怨怒，欲殺之，夜縋亡歸京師。

李實，是道王李元慶的四世孫。靠父輩的功績得官，嗣曹王李皋徵用他到江西幕府任判官，後來升任蘄州刺史。李皋任山南東道節度使，他又跟隨前往。李皋死後，李實主持留後事務，他刻剥軍費，士卒怨恨，要殺掉他，他趁黑夜由城上縋索而下并逃歸京城。

累進司農卿，擢拜京兆尹，封嗣道王。怙寵而愎，不循法度。貞元二十年旱，關輔飢，實方務聚斂以結恩，民訴府上，一不問。德宗訪外疾苦，實詭曰：“歲雖旱，不害有秋。”乃峻責租調，人窮無告，至徹舍鬻苗輸于官。優人成輔端爲俳語諷帝，實怒，奏賤工謗國，帝爲殺之。或言：“古者，瞽誦箴諫，雖詼諧托諭，何誅焉？”帝悔，然不罪實。

李實屢經進升任司農卿，被提拔爲京兆尹，封贈嗣道王。李實依仗皇帝的寵愛而剛愎自用，不遵循法令制度。貞元二十年乾旱無雨，關輔地區發生災荒，李實正全力聚斂財物用來鞏固恩寵，百姓到官府訴苦，他也一概不問。德宗詢問百姓疾苦，李實欺騙説：“雖然今年天旱，但不妨害收成。”於是從嚴索取租調，百姓窮困無處控訴，以至於拆房賣地來上交賦税。樂舞藝人成輔端用玩笑話譏諷皇帝，李實生氣，上奏説這是微賤樂工誹謗國家政事，皇帝因此殺了成輔端。有人説：“古時候，盲人唱誦箴言勸諫，即使是

用詼諧托諭，什麽時候被誅殺過呢?”皇帝後悔了，然而也没給李實治罪。

故事，京兆避臺官。實嘗與御史王播遇，而騶唱爭道。播鈎責從者，實怒，奏播爲三原令，廷辱之。惡萬年令李衆，誣逐虔州司馬，以所善虞部員外郎房啓代之。其怙權作威若此。公卿爲讒短遷斥者甚衆，專情督色見顔間。權德輿爲禮部，而實私薦士二十人，迫語曰：“應用此第，不爾，君且外遷!”德輿雖拒之，然常憚其誣。吏部每奏科目頗嚴密，以杜請托，實公詣曹劫請趙宗儒，無所畏。

先例，在路上相遇時京兆尹給御史臺官員讓道。李實曾和御史王播相遇，他的隨從喊着叫讓道，王播責問李實的隨從，李實生氣，上奏貶王播爲三原令，還在廷堂侮辱王播。李實厭惡萬年令李衆，經他誣陷李衆被貶逐爲虔州司馬，并使與他相好的虞部員外郎房啓代替李衆任萬年令。李實恃權作威竟到如此程度。公卿被他讒毁而遭到逐斥的很多，而他的有意詆毁之色也表現在臉上。權德輿在禮部任官時，而李實私自舉薦了二十個士人，用威逼的語氣對權德輿説：“應讓這些人考中，不然的話，您就要被出京外任!”權德輿雖拒絶了他，但常常害怕他誣陷。吏部每次上奏考中科目的人名很嚴密，以此來杜絶請托，但李實公然到司曹强行請托趙宗儒，而且没有絲毫畏懼的神色。

詔書蠲人逋租，實格詔固斂，畿民大困，官吏皆被榜罰，掊取三十萬緡。吏乞貸毫厘，輒死，案之無罪者，猥曰“死亦非枉”，復殺之。專以殘忍爲政。順宗在諒闇，不逾月，實殺數十人于府。貶通州長史。市人爭懷瓦石邀劫之，實懼，夜遁去，長安中相賀。以赦令内移，死虢州。

皇帝下詔減免拖欠的租賦，李實置詔令於不顧而堅持聚斂，京城地區的百姓貧困，官吏因徵不上税都被榜打處罰，還是索取了三十萬緡。屬吏稍稍乞求他手下留情，便被予以處死，查明無罪時，他就輕蔑地説：“死了也没什麽冤枉的”，還是殺死該人。李實爲政特别殘忍。順宗在守喪中，不到一個月時間，李實在京兆府殺了數十人。後來李實被貶任爲通州長史。城中的人懷藏瓦石爭着攔截襲擊他，李實恐懼，夜裏逃去，長安城中的人們相互慶賀，由於遇到赦令他得以向内地遷移，死在虢州。

皇甫鎛 *柳泌*

皇甫鎛，涇州臨涇人。貞元初，第進士，又擢制科，爲監察御史。居喪游處不度，下除詹事府司直。久之，遷吏部員外郎，典南曹，鈐制吏奸，稍知名。進郎中，遷累司農卿，判度支，改户部侍郎。憲宗方伐蔡，急於用度，鎛裒會嚴亟，以辦濟師，帝悦，進兼御史大夫。蔡平之明年，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猶領度支。

皇甫鎛，涇州臨涇人。貞元初年，考中進士科，又考中由皇帝主持考試的制舉科，任監察御史。由於守喪期間無限度地出游，被降任爲詹事府司直。長時間後，升任吏部員外郎，主持南曹事務，禁止屬吏爲奸作惡，因而逐漸知名。後進升吏部郎中，多次遷任司農卿，掌管度支事務，改任户部侍郎。憲宗正在興兵討伐蔡州，急需財物，皇甫鎛加緊聚斂，從而置辦財物接濟軍隊，憲宗大喜，讓他進兼御史大夫。蔡州被平定的第二年，皇甫鎛升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然

兼管度支事務。

鎛以吏道進，既由聚斂句剥爲宰相，至雖市道皆嗤之。崔群、裴度以聞，帝怒，不聽。度乃表罷政事，極論鎛奸邪苛刻，天下怨之，將食其肉。且言："天下安否繫朝廷，朝廷輕重在輔相。今承宗削地，程權赴闕，韓弘輿疾討賊，非力能制之，顧朝廷處置能服其心也。若相鎛，則四方解矣。請授以浙西觀察使。"其辭切至。帝以天下略平，亦欲崇臺沼宫觀自娱樂，鎛與程异知帝意，故數貢羨財，陰佐所欲，又賂吐突承璀爲奥援，故帝排衆論，决任之，反以度爲朋黨，不内其言。

皇甫鎛因治理有方被進用，接着由於聚斂和苛剥升爲宰相，因此即使他走到集市或路上也都被人譏諷。崔群、裴度將這情况上報皇帝，皇帝生氣，但還是不聽從。裴度上表要求罷免皇甫鎛的宰相之職，極力陳述皇甫鎛的奸邪苛刻，天下人怨恨他，要吃他的肉。并且説："天下是否安定關鍵在於朝廷，朝廷政令的好壞在於宰相。如今王承宗割據，程權入京朝見，韓弘帶病討伐叛賊，都不是武力能制服的，希望朝廷的處置措施能服人心。若以皇甫鎛爲宰相，那四方就涣散了。請授任他爲浙西觀察使。"裴度的言詞極爲懇切。皇帝因爲天下基本平安，也打算修建臺閣池沼宫殿樓觀以便自己娱樂，皇甫鎛和程异知道皇帝的心意，因此多次貢獻財物，暗中資助皇帝所想要的，又賄賂吐突承璀爲自己説情，所以皇帝排除衆人議論，决定任用他，反以爲裴度是朋黨，不采納裴度的建議。

鎛乃益以巧媚自固，建損内外官稟佐國用，給事中崔植上還詔書，乃止。帝斥内帑所餘，詔度支評直，鎛貴售之以給邊兵，故繒陳綵，觸手輒壞，士怨怒，聚焚之。裴度以其事聞，鎛指所著靴曰："此内府所出，牢韌可服，彼言不可用，詐也。"帝信之。鎛銜度，乃與李逢吉、令狐楚合擠之，出度太原。又以崔群有天下重望，勁正敢言，後議帝號，鎛乃譖群抑損徽稱，帝怒，逐群湖南。

於是皇甫鎛越發用巧詐諂媚來鞏固自己的權勢，建議减損内外官員俸料錢來增加國家的費用，給事中崔植緘封退還詔書，這事也就停止了。皇帝不要内宫庫中剩下的東西了，下詔叫度支評估價值，皇甫鎛用高價買下那東西再發給邊防士卒，由於其中的絲綢放得太久，手一碰就破碎了，士卒怨恨憤怒，把陳舊的絲綢聚到一起燒了。裴度把此事上報給皇帝，皇甫鎛指着所穿的靴子説："這是從内府買來的啊，堅固可以穿用，他的話不可信，是在欺詐。"皇帝相信了皇甫鎛。皇甫鎛懷恨裴度，就和李逢吉、令狐楚一起排擠裴度，結果裴度被外任到了太原。又因崔群在天下有重望，剛正敢言，後來在議論皇帝名號時，皇甫鎛就譖毁説崔群曾貶低皇帝的徽稱，皇帝生氣，把崔群逐斥到了湖南。

鎛罷度支，進門下侍郎平章事。嘗與金吾將軍李道古共薦方士柳泌、浮屠大通爲長年藥，帝惑之。穆宗在東宫，聞其奸妄，始聽政，集群臣於月華門，貶鎛崖州司户參軍，死其所。

皇帝下令免去皇甫鎛的度支之職，升任他爲門下侍郎平章事。皇甫鎛曾和金吾將軍李道古一起引薦方士柳泌、僧人大通製作長生不死之藥，皇帝也被這迷惑住了。穆宗在東宫當太子時，就聞知他奸妄，剛一臨朝聽政，就召集群臣到月華門，貶皇甫鎛爲崖州司户參軍，皇甫鎛後來死在

貶所。

泌者，本楊仁晝也，習方伎。道古薦于鎛，召入禁中，自云能致藥爲不死者，因言："天台山靈仙所舍，多異草，願官天台，求采之。"起徒步拜台州刺史，賜金紫。諫臣固爭，以爲列聖亦有寵方士，未嘗使牧民，帝曰："煩一州而致長年于君父，何愛哉？"後不敢言。泌驅吏民采藥山谷間，鞭笞苛急，歲餘無所獲。懼詐窮，舉族遁去，浙東觀察使捕得。鎛與道古營解，乃復待詔翰林。帝餌泌藥，寖躁怒不常，宦侍懼，以弒崩。大通自言百五十歲，鎛敗，與泌皆誅。初，吏責泌妄，答曰："皆道古教我。"解衣即刑，卒無它異。

柳泌這人，本來叫楊仁晝，熟悉醫術及天文、相命、占卜、遁甲、堪輿等術。李道古把他引薦給皇甫鎛，因而被召入宮禁中，他自稱能施藥讓人不死，因而說："天台山是靈仙的住處，有很多奇異之草，希望能在天台任官，以便尋求采摘。"皇帝便破例從平民拜授他爲台州刺史，并賜給金紫。諫官堅持爭論，認爲各代皇帝也有寵信方士的，但未曾使方士做官治理百姓，皇帝說："雖煩勞一州百姓但能使君父我長生不老，還有什麼好可惜的呀？"後來就没有人再敢議論了。柳泌把百姓趕到山谷之間去采藥，并且不停地鞭打催促，一年多没有任何收獲。他害怕欺詐之事暴露，便帶領全族逃跑，浙東觀察使將他抓獲。因皇甫鎛和李道古營救得以解脱，於是柳泌又任翰林院待詔。皇帝吃了柳泌的長生藥後，逐漸變得煩躁并且喜怒無常，侍奉皇帝的宦官恐懼，皇帝被弒殺而逝世。大通自稱已活了一百五十歲，皇甫鎛失敗，和柳泌一起被誅殺了。當初，審理此案的官吏斥責柳泌欺詐，柳泌回答說："這都是李道古教我的。"解開他的衣服給他用刑，最終也没發現和别人不同的地方。

鎛之貶，前坊州刺史班肅以嘗僚，獨餞於野，朝廷義之，擢爲司封員外郎。

皇甫鎛被貶後，前任坊州刺史班肅認爲他們曾是同僚，獨自到郊外給他餞行，朝廷認爲班肅仗義，升遷爲司封員外郎。

皇甫鏞

鎛弟鏞，字穌卿，第進士。鎛爲相時，任河南少尹，見權寵太盛，每極言之，鎛不悦，乃求分司爲太子右庶子。鎛敗，朝廷賢之，授國子祭酒。開成初，以太子少保卒。

皇甫鎛的弟弟皇甫鏞，字穌卿，考中進士科。皇甫鎛任宰相時，皇甫鏞任河南少尹，他見皇甫鎛權勢恩寵太盛，每次見面都極力勸説皇甫鎛，皇甫鎛不高興，於是他請求以太子右庶子在東都任職。皇甫鎛失敗，朝廷認爲他賢明，授任國子祭酒。開成初年，皇甫鏞死在太子少保任上。

鏞能屬文，工詩。爲人寡言正色，衣冠甚偉，不屑世務，所交皆知名士。著書數十篇。

皇甫鏞能撰辭著文，擅長寫詩。他爲人莊重不愛説話，衣服帽子格外華美，輕視謀身治世之事，所結交的都是知名人士。皇甫鏞撰寫的書有數十篇之多。

王播

王播，字明敭，其先太原人，父

王播，字明敭，他的祖先是太原人，父親王

怨爲揚州倉曹參軍，遂家焉。

怨在揚州做倉曹參軍，於是就居住於此。

播，貞元中與弟炎、起皆有名，并擢進士，而播、起舉賢良方正異等。補盩厔尉。以善治獄，御史中丞李汶薦爲監察御史。雲陽丞源咸季坐贓免，賂有司復得調，播劾解其官。歷侍御史。李實爲京兆尹，與播遇諸衢。故事，尹當避道揖，實不肯。播移文詆之。實大怒，表播爲三原令，將折之。播受命，趨府謝如禮。邑中豪强犯法，未嘗輒貸，歲終課最。實重其才，更薦之，德宗將擢以要近，會母喪解。還，除駕部員外郎。長安令于頔奴客與民盜馬，吏繫民而縱奴，播捕取，均其罰。遷工部郎中，知御史雜事。剌舉不阿，有能稱。關中饑，諸鎮或閉糴，播以爲言，三輔不乏。歷虢州刺史。

王播，貞元年間和弟弟王炎、王起都有名聲，一起考中進士科，而王播、王起又考中賢良方正科優等。補授爲盩厔尉。由於王播善於審理獄案，御史中丞李汶舉薦他任監察御史。雲陽丞源咸季因收受賄賂獲罪被免職，結果他又賄賂有關官員再次得到調遷，王播上奏彈劾要求罷免他的官職。王播歷任侍御史。李實任京兆尹，和王播在道路上相遇。先例，京兆尹應當拱手站着避開道路，李實不肯。王播寫信斥責他。李實大怒，上表把王播貶爲三原令，還打算侮辱王播。王播接受任命以後，前往京兆府行禮道歉。所轄地豪强犯法，他一概不予寬免，年終考核他的政績爲優等。李實賞識王播的才能，又舉薦他，德宗打算提升他任親近要職，遇上母親喪亡而解官。服喪期滿後返回朝廷，授任駕部員外郎。長安令于頔的奴僕和另一人偷馬，屬吏拘捕那人而放了奴僕，王播捕捉奴僕，給他倆同樣的處罰。升任工部郎中，主持御史雜事。王播偵視揭發剛正不阿，以能幹著稱。關中發生饑荒，諸鎮有的關閉關口不出售糧食，王播把此事上報給朝廷，從而解決了三輔地區的缺糧問題。後來王播歷任虢州刺史。

李巽領鹽鐵，奏以副己。擢御史中丞，歲終，改京兆尹。時禁屯列畿内者，出入屬鞬佩劍，奸人冒之以剽劫，又勳戚家馳獵近郊，播請一切苛止，盜賊不能隱，皆走出境。憲宗以爲能，進刑部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是時，天下多故，大理讞讞，科條叢繁，播悉置格律坐隅，商處重輕，剖决如流，吏不能竄其私。帝討淮西也，切於餽餉，播引程异自副，异尤通萬貨盈虚，使馳傳江淮，裒財用以給軍興，兵得無乏。帝嘉其功，超拜禮部尚書。稍以貲賄結宦要，中外以爲言。

李巽掌管鹽鐵事務，上奏任用王播爲副職。後來王播升任御史中丞，到這年終，改任京兆尹。當時禁軍屯駐京城地區的，出入帶弓佩劍，奸人冒充禁軍進行搶劫，又有功勳的皇親國戚在近郊奔馳打獵，王播請一律禁止，盜賊無法隱藏，都逃離京兆轄區。憲宗認爲王播有才能，進升他爲刑部侍郎，代理諸道鹽鐵轉運使事務。這時，天下多事，大理寺官員議刑審案，律條繁雜，王播將全部格律放置身邊，研究處治輕重，剖析决斷快如流水，屬吏不敢徇私情亂竄改。皇帝討伐淮西，當務之急是運輸糧餉，王播引程异作爲自己的副手，程异尤其精通財貨的有餘與不足，他讓程异從驛道兼程前進到江淮，聚集財物來供給軍隊，軍隊的供應纔得以不匱乏了。皇帝贊揚王播的功勞，破格拜授他爲禮部尚書。王播逐漸以財貨賄賂和交結宦官權要，朝廷内外因

此而議論他。

播薦皇甫鎛，及鎛用事，更忌播，而以异代使，播罷守本官。久之，檢校户部尚書，爲劍南西川節度使。穆宗立，逐鎛，播求還。長慶初，召爲刑部尚書，復領鹽鐵，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權倖競進，播賴其力至宰相，專務將迎，居位無所裨益，復失河北，衆望不厭，乃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出爲淮南節度使，仍領使職，不肯易印，詔聽自隨。是時，南方旱歉，人相食，播掊斂不少衰，民皆怨之。然浚七里港以便漕引，後賴其利。

王播向皇帝引薦了皇甫鎛，等到皇甫鎛掌權，反而嫉妒起王播來了，而且使程异代替王播任鹽鐵轉運使，免去王播的使職衹任原先的官職而已。長時間後，拜授檢校户部尚書，任劍南西川節度使。穆宗即位，逐斥了皇甫鎛，王播請求回朝。長慶初年，召入朝廷任刑部尚書，再次代理鹽鐵轉運使事務，進升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當時權幸之臣争着進用，王播憑着自己的能力做到宰相，因而專事送往迎來，在宰相位上没任何建樹，又失去了河北，所以衆望不服，於是皇帝下令讓他以檢校尚書右僕射身份出任淮南節度使，仍代理鹽鐵轉運使一職，他不肯更换官印，皇帝下詔聽憑他自身隨帶。這時候，南方乾旱歉收，百姓窮到人吃人的程度，王播聚斂一點也不減輕，百姓都怨恨他。但他疏通七里港來方便漕運，後人賴此而得利。

敬宗即位，即拜檢校司空，以王涯代使。播失職，見王守澄方得君，厚以金謝，守澄乘間薦之，天子有意復用播。於是諫議大夫獨孤朗、張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柳公權、宋申錫，補闕韋仁實、劉敦儒，拾遺李景讓、薛廷老等見延英，言播傾邪闚通帝左右狀，帝冲暗，不内其言，遂復領使，天下公議益不與。

敬宗即位，隨即拜授王播爲檢校司空，使王涯代替王播任鹽鐵轉運使。王播失去了鹽鐵轉運使的職務，見王守澄正受皇帝的寵信，就用豐厚的金錢賄賂王守澄，王守澄便趁機引薦王播，天子也有意再任用王播。與此同時諫議大夫獨孤朗、張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柳公權、宋申錫，補闕韋仁實、劉敦儒，拾遺李景讓、薛廷老等在延英殿求見皇帝，訴説王播奸詐、買通皇帝身邊人的情狀，皇帝年幼無知，不采納他們的建議，於是王播又代理鹽鐵轉運使職務，天下輿論更加指責他了。

文宗立，就進檢校司徒。大和元年，入朝，拜左僕射，復輔政，累封太原郡公。時韋處厚當國，以獻替自任，天子嚮之。播專以錢穀進，不甚與事。居位四年卒，年七十二，贈太尉，謚曰敬。

文宗即位，王播被就地進任檢校司徒。大和元年，入京朝見，拜授左僕射，再次擔任宰相，多次封爲太原郡公。當時韋處厚掌權，把諍言進諫當作自己的職責，天子也親近他。王播一心用在錢與糧的事務上，不太參預政事。在宰相位上四年後去世，享年七十二歲，追贈太尉，謚號敬。

播少孤貧，自刻苦至成立，居官以强濟稱。天性勤吏職，每視簿領紛積於前，人所不堪者，播反用爲樂。所署吏，苟無大罪，以歲勞增秩而

王播小時喪父家境貧寒，自己刻苦直到成名立業，爲官以精明幹練著稱。他生來就勤於治理事務，每看到簿籍紛亂地堆積在面前，别人不堪忍受的，王播反以爲樂。他所署任的屬吏，衹要

已，卒不易所職。雅善占奏，雖數十事，未嘗書于笏。再領鹽鐵，嗜權利，不復初操。重賦取，以正額月進為羨餘，歲百萬緡。自淮南還，獻玉帶十有三、銀碗數千、綾絹四十萬，遂再得相云。

没有大錯，便按每年的勤勞程度增加俸禄和官階，始終不改變屬吏所掌管的事務。王播向來善於口頭奏事，即使有數十件事，也不曾寫在笏板上。第二次代理鹽鐵轉運使時，貪圖權利，不再像當初那樣注意操守。他重視徵收賦税，以正常賦税盈餘的名義月月進獻財物，每年達一百萬緡之多。從淮南回到朝廷，進獻玉帶十三條、銀碗數千隻、綾絹四十萬匹，於是再次任宰相。

王起

起，字舉之，釋褐校書郎，補藍田尉。李吉甫辟為淮南掌書記，以殿中侍御史入兼集賢殿直學士。元和末，累遷中書舍人。數上疏諫穆宗畋游事，歲中考第一。錢徽坐貢舉失實貶，詔起覆核，起建言："以所試送宰相閲可否，然後付有司。"詔可。議者謂起為失職。

王起，字舉之，初出仕任校書郎，補授藍田尉。李吉甫徵召他到淮南任掌書記，召入朝廷任殿中侍御史兼集賢殿直學士。元和末年，多次遷任爲中書舍人。王起多次上疏諫諍穆宗打獵游玩一事，歲中考核政績爲第一。錢徽因科舉考試失實獲罪被貶，皇帝下詔叫王起復查核實，王起建議説："把應試的人先送宰相處審閲看看是否可以，然後再交付有關部門確定。"皇帝下詔説可以。但議論的人認爲王起這是失職。

拜禮部侍郎。李岕叛，與播俱上疏請詔王智興討之，卒定其亂。賜金紫，拜河南尹，進吏部侍郎。方播以僕射居相，避選曹，改兵部，為集賢殿學士。拜陝虢觀察使。時亳州刺史李繁以擅誅賊抵罪，起言："繁父有功，而二千石不宜償賊死。"不報。

拜授禮部侍郎。李岕叛亂，王起和王播一起上疏請求皇帝下詔王智興討伐李岕，最終平定了這次叛亂。賜給金紫，拜授河南尹，升任吏部侍郎。當王播以僕射升任宰相，王起避嫌離開吏部，改到兵部去做官，兼任集賢殿學士。後被拜授爲陝虢觀察使。當時亳州刺史李繁因擅自誅殺賊人而抵償應負的罪責，王起説："李繁的父親有功勞，而刺史不應爲賊人償命。"皇帝没有答覆。

入拜尚書左丞，以户部尚書判度支。靈武、邠、寧多曠土，奏為營田，以省餽輓。歷河中節度使。方蝗旱，粟價騰踊，起下令家得儲三十斛，斥其餘以市，否者死。神策士怙勢不從，寘于法。由是廥積咸出，民賴以生。召授兵部尚書。以檢校尚書右僕射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濱漢塘堰聯屬，吏弗完治，起至部，先修復，與民約為水令，遂無凶年。

後來王播被召入朝廷拜授尚書左丞，以户部尚書主持度支事務。靈武、邠、寧有很多空閑的土地，他上奏在這裏營田，以減少運輸。歷任河中節度使。當時正值蝗災旱災，糧食價格暴漲，王起下令説各家各户可以儲藏三十斛，多餘的拿到市上出售，否則予以處死。神策士卒仗着權勢不服從命令，他將那士卒繩之以法。從此囤積糧食的人都拿出了糧食，百姓賴此得以生存。召入朝廷拜授兵部尚書。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出任山南東道節度使。靠近漢水的地方塘堰連接，前任官吏都不修繕治理，王起到任後，先修復塘堰，和百姓訂立用水法令，於是這裏不再有荒年了。

李訓爲宰相，起門生也，欲引與共政，即加銀青光禄大夫，復以兵部尚書召判户部。訓敗，起素長厚，人不以訓諉之，止罷其判。俄加皇太子侍讀。文宗上文，好古學。是時，鄭覃以經術進，起以敦博顯，帝數訪逮時政。因積雨，願寬逐臣過惡，又短鮑叔終身不忘人過，以解帝錮人意。俄兼太常卿、禮儀使。帝題詩太子笏以賜，詔畫像便殿，號"當世仲尼"，其寵遇如此。又使廣《五位圖》，俾太子知古今治亂。開成三年，入翰林爲侍講學士，改太子少師。

李訓爲宰相，他是王起的門生，想引薦王起共同執政，因而王起被加授爲銀青光禄大夫，再次召入朝廷以兵部尚書主持户部事務。李訓失敗，因王起向來厚道，人們不因李訓的緣故而怪罪他，衹罷免了他兼管的職務。不久加任皇太子侍讀。文宗崇尚文學，愛好經書史籍。這時候，鄭覃以經術進用，王起以敦厚博識顯名，皇帝多次向他們詢問時政。由於長期下雨不停，王起希望寬免那些被逐斥大臣的過錯和失誤，又批評鮑叔終生不忘别人的過失，以此來打消皇帝要禁錮某些人的念頭。不久兼任太常卿、禮儀使。皇帝在太子的笏板上題詩給他，并下詔叫人在便殿給他畫像，號爲"當世仲尼"，王起就是這樣被皇帝寵愛和禮遇。皇帝又讓他增補《五位圖》，幫助太子瞭解古今的治世與亂世。開成三年，王起入翰林院任侍講學士，後改任太子少師。

起治生無檢，所得禄賜爲僮婢盗有，貧不能自存。帝知之，詔月益仙韶院錢三十萬。議者謂與玩臣分給，可耻也，起賴其入，不克讓。

王起治家無方，所得的俸禄賞賜都被僮僕奴婢偷走據爲己有，他却貧困得無法維持生活。皇帝聞知此事後，下詔説每月從仙韶院的費用中給他增加三十萬錢。議論的人説和玩臣分享錢財，太可耻了，王起依靠這種收入生活，因而没有推讓。

武宗立，爲章陵鹵簿使、東都留守。召爲吏部尚書，判太常卿。帝患選士不得才，特命起典貢舉。進尚書左僕射，封魏郡公。凡四舉士，皆知名者，人伏其鑒。擢山南西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夙儒兼宰相秩，前世所罕。入辭，帝勞曰："宰相無内外。公，國耆老，朕有闕，當以聞。"宴賜備厚。

武宗即位，王起任章陵鹵簿使、東都留守。召入朝廷任吏部尚書，掌管太常卿事務。皇帝擔心選拔人才不能得到有才之人，特意下詔叫王起主持科舉考試。升任尚書左僕射，封爲魏郡公。他前後四次主持科舉考試，選拔的都是知名的人，人們佩服他有鑒别之才。升任山南西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宿儒兼宰相之職，這是前世所罕見的。入朝辭謝時，皇帝慰勞他説："宰相無内外之分。你是國家的元老，朕有什麽闕失，你應當告知朕改正。"皇帝設宴款待他并且賜給豐厚的財物。

宣宗初，檢校司空，以疾願代，不許。卒，年八十八，贈太尉，謚曰文懿。喪還，命使者吊其家，葬及祥亦如之。

宣宗即位之初，王起任檢校司空，因患病請求替代，未獲得准許。去世，享年八十八歲，追贈太尉，謚號文懿。王起的靈柩被運回來後，皇帝派使者到他家中吊唁，埋葬和祥祭時還派使者去參加。

起性友悌，播喪，哀戚加於人。

王起天性友愛兄弟，王播去世了，他哀痛悲

嗜學，非寢食不輒廢。天下之書無不讀，一經目，弗忘也。莊恪太子薨，詔爲哀册，詞情凄惋，當世稱之。帝嘗以疑事令使者口質，起具榜子附使者上，凡成十篇，號曰《寫宣》。它撰集亦多。

傷超過一般的人。王起嗜好學習，除休息吃飯外都在看書。天下所有的書没有他不讀的，一旦過目，就不會忘記。莊恪太子逝世，皇帝下詔叫他作哀册文，他作的哀册文詞情悲傷悵恨，深受當世人稱贊。皇帝常因疑難事叫使者向他口頭詢問，王起都詳細陳述并寫在榜子上讓使者順便獻上，共寫成十篇，名叫《寫宣》。王起的其他撰述也很多。

炎終太常博士。子鐸、鐐自有傳。

王炎官位終於太常博士。兒子王鐸、王鐐各自有傳。

起子龜、式。

王起的兒子王龜、王式。

王龜

龜，字大年，性高簡，博知書傳，無貴冑氣。常以光福第賓客多，更住永達里，林木窮僻，構半隱亭以自適。侍父至河中，廬中條山，朔望一歸省，州人號郎君谷，未始以人事自嬰。武宗雅知之，以左拾遺召。入謝，自陳病不任職，詔許。終父喪，召爲右補闕。再擢屯田員外郎，稱疾去。崔璵觀察宣歙，表爲副，龜樂宛陵山水，故從之。

王龜，字大年，爲人超脱簡淡，熟讀各類書籍，没有貴族之後的氣勢。常因光福里的宅第中賓客太多，移住到永達里，并在林木茂密的偏僻處，構造半隱亭以自得其樂。他侍奉父親來到河中，建廬舍於中條山，每月初一和十五回家探望，當地人稱這裏爲郎君谷，王龜從來不以人事自擾。武宗向來知道他，以左拾遺之職召他入朝。入朝謝恩時，他自己陳述因病不能勝任職務，皇帝下詔批准了。爲父親守喪期滿，召入朝廷任右補闕。又被提升爲屯田員外郎，自稱有病離官而去。崔璵任宣歙觀察使，上表任用他爲副職，王龜喜歡宛陵的山水，因此答應了。

入爲祠部郎中、史館修撰。咸通中，知制誥。鐸爲相，改太常少卿、同州刺史。牙將白約素暴横，嘗嘩言月稟薄，以動士心爲亂，龜捕殺之，人皆震栗。徙浙東觀察使。初，式臨州有惠政，人聞其至，歡迎之。卒，贈工部尚書。

後來王龜被召入朝廷任祠部郎中、史館修撰。咸通年間，參與起草詔令。王鐸爲宰相，他改任太常少卿、同州刺史。牙將白約一貫殘暴凶狠，曾喧鬧説一個月的稟錢太少，以此來動摇士心作亂，王龜將他抓住并且殺死，人們都很震驚。改任浙東觀察使。當初，王式治理此地有惠政，百姓聽説王龜將到，高興地迎接他。去世，追贈工部尚書。

子蕘，力學，有文辭，以鐸當國，不貢進士。終右司員外郎。

兒子王蕘，刻苦好學，有寫文作詩的才能，因王鐸在朝掌權，他避嫌不應舉進士。王蕘官位終於右司員外郎。

王式

式以蔭爲太子正字，擢賢良方正科，累遷殿中侍御史。少節檢，巧于宦，因鄭注以交王守澄，中丞歸融劾

王式靠父輩的功績任太子正字，考中賢良方正科，多次遷任爲殿中侍御史。王式年輕時檢點節制，善於鑽營官場，通過鄭注來交結王守澄，

之，出爲江陵少尹。

中丞歸融彈劾他，因而被出任爲江陵少尹。

大中中，爲晉州刺史，飾郵傳，器用畢給。會河曲大歉，民流徙，佗州不納，獨式勞恤之，活數千人。時特峨胡亦饑，將入寇汾、澮，聞式嚴備，不敢道境，報其種落曰："晉州刺史當避之！"以善最稱。

大中年間，王式任晉州刺史，整治郵傳驛站，器物用品完備。正逢河曲嚴重歉收，百姓流亡遷徙，别的州都不接納，惟獨王式慰勞賑濟他們，救活了數千人的性命。當時特峨胡也遭遇饑荒，準備進犯汾、澮，聞知王式戒備森嚴，不敢經過他的轄境，而在他們的各種族部落中傳報說："應當避開晉州刺史！"王式以能治理著稱。

徙安南都護。故都護田早作木栅，歲率緡錢，既不時完，而所責益急。式取一年賦市芀木，竪周十二里，罷歲賦外率以紓齊人。浚壕繚栅，外植刺竹，寇不可冒。後蠻兵入掠錦田步，式使譯者開諭，一昔去，謝曰："我自縛叛獠，非爲寇也。"忠武戍卒服短後褐，以黄冒首，南方號"黄頭軍"，天下鋭卒也。初，交阯數有變，懼式威，不自安，嘩曰："黄頭軍將度海襲我矣！"相率夜圍城，合噪："請都護北歸，我當抗黄頭軍。"式徐被甲，引家僮乘城責讓，矢旝交發，叛者走。翌日，盡捕斬之。初，容管災歉，不歲貢，式始上輸，大犒宴軍中。歸質外蕃，而占城、真臘慕義，悉入獻，亦還所掠王民。

後來王式被轉任爲安南都護。前任都護田早製作木栅，每年都要徵收緡錢，既不能按時完成，而徵收緡錢的命令還很緊急。王式用一年的賦税錢買來芀木，在周圍竪起十二里長的木栅，罷除每年正常賦税以外的徵收來減輕百姓負擔。他還挖深壕溝圍繞栅檻，外面栽上刺竹，敵人不能侵犯。後來蠻兵入侵錦田步，王式使翻譯開導曉諭，蠻兵一天之中就離去了，并道歉說："我們是在追捕叛僚，不是來侵犯的。"忠武軍的戍邊士卒身上穿着後幅較短的粗布衣服，頭上戴着黄色帽子，南方人稱他們爲"黄頭軍"，是天下的精鋭士卒。當初，交阯多次出現叛亂，但他們畏懼王式的威力，在不能安静時，就有人喧嘩說："黄頭軍將過海襲擊我們來了！"夜間他們一起前來圍城，聚集在一起喧嘩說："請都護回到北面去，我們自己會抗擊黄頭軍的。"王式慢慢穿上甲衣，率領家僮登上城墻斥責他們，這時弓箭石頭一起射出抛出，叛亂的人逃去了。第二天，抓住所有叛亂的人殺了。當初，容管遭災歉收，每年不上交賦税，王式開始向上交納賦税，并在軍中大肆犒勞宴請。他還把人質歸還給外蕃，而占城、真臘敬慕他的仁義，都前來進獻，也歸還了所搶掠的唐朝百姓。

寧國劇賊仇甫亂，明越觀察使鄭祇德不能討，宰相選式往代，詔可，因至京師。懿宗問方略，對曰："弟假臣兵，寇不足平也。"左右宦要皆曰："兵衆則餽多，當惜天下費。"式奏："盗若倡狂，天誅不亟决，東南征賦闕矣，寧得以億萬計之乎？兵多則功速費寡。二者孰利？"帝顧左右

寧國大賊仇甫叛亂，明越觀察使鄭祇德没有出兵討伐，宰相推薦王式前往代替鄭祇德而任明越觀察使，皇帝下詔說可以，因而王式來到了京城。懿宗問他討伐的方略，回答說："祇要借給臣下兵馬，敵寇不足以平定。"在場的宦官權臣說："兵馬多了糧餉就多，當愛惜天下的財物。"王式上奏說："盗賊如此猖狂，奉天命出兵討伐而不能儘早平息叛賊，那來自東南的賦税就少

曰："宜與兵。"於是詔益許、滑、淮南兵。式發自光福里第，麾幟皆東靡，獵獵有聲，喜曰："是謂得天時矣！"聞賊用騎兵，乃閱所部，得吐蕃、回鶻遷隸數百，發龍陂監牧馬起用之，集土團諸兒爲向導，擒甫斬之。加檢校右散騎常侍。餘姚民徐澤專魚鹽之利，慈溪民陳瑊冒名仕至縣令，皆豪縱，州不能制。式曰："甫竊發，不足畏；若澤、瑊，乃巨猾也。"窮治其奸，皆榜死。

了，豈能是用億萬這個數來計算呢？兵馬多了能速戰速勝，花費自然也少了。二者哪個更合算呢？"皇帝看了看左右的人說："應多給他些兵馬。"於是下詔增派了許、滑、淮南的兵馬。王式自光福里宅第出發，旗幟皆向東飄揚，獵獵有聲，他高興地說："這就叫做得天時啊！"他聽說叛賊有騎兵，於是檢閱所管轄的地方，得到從吐蕃、回鶻遷來而隸屬本地的數百人，他下令放出龍陂監所飼養的馬匹并起用他們爲騎兵，又招集當地的人作爲嚮導，活捉仇甫後殺死。朝廷下令加授他檢校右散騎常侍。餘姚百姓徐澤獨占魚鹽之利，慈溪百姓陳瑊冒名任官做到了縣令，他們都驕横放縱，州府不能制服。王式說："仇甫興兵叛亂，這不足以害怕；像徐澤、陳瑊，纔是極奸猾的人。"他根治奸猾，把他們都打死了。

咸通三年，徐州銀刀軍亂，以式檢校工部尚書，徙武寧節度使，詔許、滑兵自隨。視事三日，悉以計誅亂兵。會詔降武寧爲團練，罷歸。終左金吾大將軍。

咸通三年，徐州銀刀軍叛亂，朝廷授任王式檢校工部尚書，轉任武寧節度使，皇帝下詔叫他自己帶着許、滑兵馬。他處理事務三天，用計謀殺死所有的叛亂士卒。正值皇帝下詔降武寧爲團練，他便停職返回。王式官位終於左金吾大將軍。

贊曰：裴延齡引經誼惑其主，以不忠爲忠。德宗倚延齡、韋渠牟等商天下成敗，自謂明而卒陷不明。君臣回泬，可不戒哉！憲宗鋭於立功，而皇甫鎛以聚斂取宰相。夫宰相者，乃天下選，彼暫勞一功，烏足勝任哉？中興之不終，有爲而然。

贊曰：裴延齡利用經文大義迷惑君主，而君主被蒙蔽反以不忠爲忠。德宗與裴延齡、韋渠牟等商量天下成敗大事，自以爲明智而最終陷入不明智。君臣邪僻，能不引以爲戒嗎！憲宗一心想着立功，而皇甫鎛因聚斂取得宰相之位。宰相之位，衹有能治理天下的人纔能充當，他暫且有一功之勞，怎能够勝任宰相之位呢？轉衰爲盛之事没做到頭，看來是有原因的啊。

唐書卷一百六十八

列傳第九十三

韋王陸劉柳程列傳

韋執誼

韋執誼，京兆舊族也。幼有才，及進士第，對策異等，授右拾遺。年逾冠，入翰林爲學士，便敏側媚，得幸於德宗。使豫詩歌屬和，被詔稱旨。與裴延齡、韋渠牟等寵相埒，出入備顧問。帝誕日，皇太子獻畫浮屠象，帝使執誼贊之，太子賜以帛，詔執誼到東宮謝太子，卒見無所藉言者，乃曰："君知王叔文乎？美才也。"執誼由是與叔文善。以母喪解。終喪，爲吏部郎中，數召至禁中。補闕張正一以上書召見，所善王仲舒、韋成季、劉伯芻、裴茝、常仲孺、吕洞往賀之，或謂執誼曰："彼將論君與叔文鈎黨事。"執誼即白成季等朋比，有所窺望。帝詔金吾伺，得相過食飲狀，悉逐出之。

韋執誼，出身於京兆的舊族。幼時有才學，考中進士科，應試對策而獲得優等，授任右拾遺。年齡剛過二十歲，進入翰林院任學士，韋執誼靈活敏捷會討好别人，因而得到德宗的寵信。德宗讓他參預詩歌唱和，後來奉命起草詔書符合皇帝旨意。韋執誼和裴延齡、韋渠牟等人的恩寵相當，出入宮中以備顧問。皇帝生日，皇太子進獻了所畫的佛像，皇帝使韋執誼寫詩贊頌，太子賜給他布帛，皇帝下詔叫韋執誼到東宮感謝太子，突然相見無話可説，於是太子説："您知道王叔文嗎？他是個傑出的人才。"韋執誼從此和王叔文親善。由於爲母親守喪而解官。服喪期滿，任吏部郎中，多次被召到宮中。補闕張正一因上書被皇帝召見，與張正一相好的王仲舒、韋成季、劉伯芻、裴茝、常仲孺、吕洞前去恭賀張正一，有人對韋執誼説："他們打算議論您和王叔文朋黨的事情。"韋執誼就上告説韋成季等人結黨營私，并且還在暗中進行觀察。皇帝下詔叫金吾監視，獲得他們互相來往一起吃喝的情狀，於是下令將他們全部逐斥了。

順宗立，以疾不親政，叔文用事，乃擢執誼爲尚書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叔文與王伾居中竊命，欲執誼据以奉行，因用迷奪朝權。執誼既爲所引，然外迫公議，欲示天下非黨與者，乃時時異論相可否，而密謝叔文曰："不敢負約，欲共濟國家事

順宗即位，因有病不能親理朝政，王叔文掌權，於是升遷韋執誼爲尚書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叔文和王伾身居朝中竊用王命，要韋執誼據以奉行，由此來惑亂和侵奪朝廷大權。韋執誼既被王叔文所引用，但迫於外面的輿論，要向天下人表示他和王叔文不是同黨，因此時時提出不相同的政見，而暗地又向王叔文道歉説："我

爾。”叔文數爲所梗，遂詬怒，反成仇怨。及憲宗受内禪，流叔文、伾，分北支黨，貶執誼爲崖州司户參軍。帝以宰相杜黄裳之婿，故最後貶。

不敢負約，想共成國家的事情而已。”王叔文多次遭到韋執誼的阻止後，於是生氣地辱駡他，結果他倆反而成了仇人。等到憲宗以繼承人接受讓位，流放王叔文、王伾，互解北衙朝官支黨，把韋執誼貶任爲崖州司户參軍。憲宗因韋執誼是宰相杜黄裳的女婿，所以纔在最後貶逐了他。

執誼已失形勢，知禍且及，雖尚在位，而臨事奄奄無氣，聞人足聲輒悸動，至于敗。始未顯時，不喜人言嶺南州縣。既爲郎，嘗詣職方觀圖，至嶺南輒瞑目，命左右徹去。及爲相，所坐堂有圖，不就省。既易旬，試觀之，崖州圖也，以爲不祥，惡之。果貶死。

韋執誼失去大勢以後，知道災禍將要來臨，雖然還在官位上，但處事心不在焉毫無精神，聽見人的脚步聲就心驚肉跳，直到失敗都是如此。當初韋執誼未顯赫時，就不喜歡人談論嶺南的州縣。任了郎官以後，曾到職方司查看地圖，看到嶺南就閉上眼睛，命令左右的人將圖拿走。等做了宰相，所坐的堂屋裏有幅地圖，他不敢走到近處觀看。過了十天後，試着去看那地圖，正好是一幅崖州的地圖，他認爲這不吉祥，很是厭惡。果然他被貶到崖州而死去。

王叔文

王叔文，越州山陰人。以棋待詔。頗讀書，班班言治道。德宗詔直東宫，太子引以侍讀，因論政及宫市之弊，太子曰：“寡人見上，將極言之。”坐皆趣贊，叔文獨嘿然。既罷，太子曰：“向君無言，何哉?”叔文曰：“太子之事上，非視膳問安無與也。且陛下在位久，有如小人間之，謂殿下收厭群情，則安解乎?”太子謝曰：“非先生不聞此言!”由是重之，宫中事咸與參訂。

王叔文，越州山陰人。以棋術待命供奉内廷。王叔文頗愛讀書，文雅談論治理之道。德宗下詔叫他在東宫上班，太子引薦任用爲侍讀，因議論政事談及宫市的弊端，太子説：“寡人見到皇上，一定要好好説説這事的壞處。”在座的人都附和贊同，惟獨王叔文沉默不語。此事完後，太子問王叔文：“剛纔您不説話，這是爲什麽呢?”王叔文説：“作爲太子去奉事皇上，不是視膳問安之類的事情就不要參預。况且陛下在位已久，若有小人從中挑撥離間，説殿下您收取人心人情，到那時您怎麽解釋得清呢?”太子感謝他説：“不是先生我就不能得知此言!”從此太子器重他，宫中的事情都要和他商量裁决。

叔文淺中浮表，遂肆言不疑，曰：“某可爲相，某可爲將，它日幸用之。”陰結天下有名士，而士之欲速進者，率諂附之，若韋執誼、陸質、吕温、李景儉、韓曅、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爲死友，而凌準、程异又因其黨進，出入詭秘，外莫得其端。强藩劇帥，或陰相賂遺以自結。

王叔文内心外表都很浮淺，於是放肆大言毫不遲疑，常説：“某人可以任宰相，某人可以任將軍，希望以後能得到任用。”他暗中結交天下有名人士，而士人中急於進升的人，也大都附和他，如韋執誼、陸質、吕温、李景儉、韓曅、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與他爲生死朋友，而凌準、程异又通過他的同黨被進用，他們出入詭秘，外面的人不能知道其中的原委。强大的藩鎮節帥，有的也暗中賄賂并贈送物品來結交他們。

順宗立，不能聽政，深居施幄坐，以牛昭容、宦人李忠言侍側，群臣奏事，從幄中可其奏。王伾密語諸黄門："陛下素厚叔文。"即繇蘇州司功參軍拜起居郎、翰林學士。大抵叔文因伾，伾因忠言，忠言因昭容，更相依仗。伾主傳受，叔文主裁可，乃授之中書，執誼作詔文施行焉。時景儉居親喪，溫使吐蕃，惟質、泰、諫、準、曅、宗元、禹錫等倡譽之，以爲伊、周、管、葛復出，惘然謂天下無人。叔文每言："錢穀者，國大本，操其柄，可因以市士。"乃白用杜佑領度支、鹽鐵使，己副之，實專其政。不淹時，遷户部侍郎。

順宗即位，因有病不能親理朝政，坐在施有帷幄的宫中，讓牛昭容、宦官李忠言在左右侍奉，群臣上奏議論事情，皇上在帷幄中就群臣的奏議答覆可否。王伾暗中對諸宦官説："陛下一向看重王叔文。"即刻王叔文由蘇州司功參軍拜授起居郎、翰林學士。大體上是王叔文依托王伾，王伾依托李忠言，李忠言依托牛昭容，他們相互依托着。王伾主管傳達旨意接受奏章，王叔文主管裁决可否，然後授予中書省，韋執誼起草詔令施行。當時李景儉爲親人守喪，吕温出使吐蕃去了，衹有陸質、韓泰、陳諫、凌準、韓曅、柳宗元、劉禹錫等人倡和贊譽，他們自以爲是伊尹、周公、管仲、諸葛亮重新出世，武斷地認爲天下再没有人才了。王叔文經常説："金錢糧食，是國家的根本，掌握了這個權柄，可藉此來收買士人。"於是建議用杜佑兼任度支、鹽鐵使，他自己出任副使，實際上由他獨掌財政大權。不久，王叔文升任户部侍郎。

宦人俱文珍忌其權，罷叔文學士，詔出，駭悵曰："吾當數至此議事，不然，無由入禁中。"伾復力請，乃聽三五日一至翰林，然不得舊職矣。

宦官俱文珍忌恨王叔文專權，皇帝下詔免去王叔文學士之職，詔書發下，王叔文先是震驚然後失意地説："我應當常常到這裏商議事情，不帶學士頭銜的話，就没有理由進入宫中了。"王伾又竭力請求，皇帝於是下令聽憑他三五日到翰林院一次，但他最終再也没有得到原先的官職。

在省不事所職，日引其黨謀取神策兵，制天下之命。乃以宿將范希朝爲西北諸鎮行營兵馬使，泰爲司馬副之。於是諸將移書中尉，告且去，宦人始悟奪其權，大怒曰："吾屬必死其手！"乃諭諸鎮，慎毋以兵屬人。希朝、泰到奉天，諸將不至，乃還。

王叔文在官署中不處理所職掌的事務，整天引見他的黨羽企圖謀取神策軍的兵權，想藉此來控制天下。因此使老將范希朝擔任西北諸鎮行營兵馬使，讓韓泰以司馬身份充任副使。於是諸將寫信給中尉，告訴將要離去，宦官這纔意識到兵權被奪走了，特别生氣地説："我們必死在他們手中！"隨後便曉諭諸藩鎮，小心不要把兵權交給别人。范希朝、韓泰來到奉天，諸將不來見面，於是他倆又回去了。

叔文母死，匿不發，置酒翰林，忠言、文珍等皆在，袖金以餉，因揚言曰："天子適射兔苑中，跨鞍若飛，敢異議者斬。"又自陳："親疾病，以身任國大事，朝夕不得侍，今當請急，宜聽。然向之悉心戮力，難易亡

王叔文的母親死了，他匿喪不發，還在翰林院大擺酒席，李忠言、俱文珍都在座，他從衣袖中拿出金子分贈各位，接着揚言道："天子剛纔在苑中射兔，騎馬若飛，敢有不同言論的斬首。"接着又自己陳述説："母親有病，而我又肩負着國家大事，不能早晚親自侍奉，如今當請假回

所避，報天子異知爾。今一去此，則百謗至，孰爲吾助者？”又言：“羊士諤毁短我，我將杖殺之，而執誼懦不果。劉闢來爲韋皋求三川，吾生平不識闢，便欲前執吾手，非凶人邪？掃木場將斬之，而執誼持不可。每念失此二賊，令人悵恨。”又陳領度支所以興利去害者爲己勞。文珍隨語詰折，叔文不得對。左右竊語曰：“母死已腐，方留此，將何爲邪？”明日，乃發喪。執誼益不用其語，乃謀起復，斬執誼與不附己者，聞者恟懼。

家，應該是可以的了。但我一貫盡心努力，艱難容易都不迴避，不過祇是爲了報答天子的特别知遇之恩而已。如今一旦離開這裏，而許多毁謗將會到來，誰人能幫助我呢？”又説：“羊士諤誹謗我，我準備用杖打死他，但韋執誼懦弱結果事情未成。劉闢前來爲韋皋請求三川之任，我平生不認識劉闢，他便要近前握我的手，難道不是凶惡之人嗎？打掃木場準備斬殺他，而韋執誼堅持説不可以。每想到放掉此二賊，都讓人悵恨不已。”又陳述説兼任度支之職而興利除害是自己的責任。俱文珍隨聲詰問挫折，王叔文不能回答。左右的人小聲説：“母親的尸體已經腐爛了，還留在這裏，還打算幹什麽呢？”第二天，王叔文纔爲母親發了喪。韋執誼更加不采納他的話，於是他謀劃喪期滿了重新上任，斬掉韋執誼和不依附他的人，聞知此事的人異常恐懼。

廣陵王爲太子，群臣皆喜，獨叔文有憂色，誦杜甫諸葛祠詩以自況，歔欷泣下。太子已監國，貶渝州司户參軍，明年，誅死。

廣陵王當了太子，群臣皆大歡喜，惟獨王叔文面有憂慮之色，吟誦杜甫的諸葛祠詩用來比喻自己，歔欷淚下。太子主持國事後，貶王叔文爲渝州司户參軍，第二年，被誅殺身亡。

王伾

王伾者，杭州人。始以書待詔翰林，入太子宫侍書。順宗立，遷左散騎常侍、待詔。伾本闒茸，兒蓫陋，楚語，無它大志，帝褻寵之，不如叔文任氣好言事，爲帝所禮。至出處，又不及伾之無間也。叔文入止翰林，而伾至柿林院，見牛昭容等。當其黨盛，門皆若沸羹，而伾尤通天下賕謝，日月不闋。爲巨匱，裁竅以受珍，使不可出，則寢其上。

王伾，杭州人。開始以書法在翰林院待命供奉，後來進入太子東宫任侍書。順宗即位，王伾升任左散騎常侍、翰林待詔。王伾本來品格卑鄙，容貌醜陋，説的是楚地話，没有别的大志，皇帝親昵寵愛他，他也不像王叔文那樣任氣喜好言事，爲皇帝所禮待。至於出入相處，王叔文又比不上王伾那樣無微不至。王叔文被皇帝召入時祇能到翰林院，而王伾却可以到柿林院，能見牛昭容等人。當他們的同黨興盛時，門庭前都像熱湯沸騰似的，而王伾還能廣收天下的賄賂和酬謝，每日每月都不間斷。他做了個大櫃子，僅僅開了一個孔用來接納珍寶，使其不能外露，他自己就睡在櫃子的上面。

叔文既居喪，伾日請中人及杜佑起叔文爲宰相，且總北軍，不許；又請以威遠軍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不可。乃一日三表，皆不報。憂悸，行且卧，至夕大呼曰：“吾疾作。”輿

王叔文居家爲母親守喪，王伾整天請求宦官和杜佑起用王叔文任宰相，而且總管北軍，宦官和杜佑不答應；他又請求讓王叔文任威遠軍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還是不行。於是一天三次上表，但都没有得到答覆。王伾因而憂慮恐懼，走

歸第。貶開州司馬，死其所。支黨皆逐，惟質以前死免。

着路就跌倒了，到晚上大聲喊着說："我的病發作了。"被人抬回家中。後來王伾被貶爲開州司馬，死在所貶的地方。其同黨都被驅逐，惟有陸質因死得早而幸免。

韓曄

曄者，滉族子，有俊才。以司封郎中貶饒州司馬。終永州刺史。

韓曄，是韓滉同宗子弟，有卓越的才智。由司封郎中貶爲饒州司馬。韓曄官位終於永州刺史。

陳諫

諫警敏，嘗覽染署歲簿，悉能言其尺寸。所治，一閱籍，終身不忘。自河中少尹貶台州司馬。終循州刺史。

陳諫機警敏捷，他曾翻閱染署每年的簿籍，全能説出它的尺寸大小。凡他所治理的事務，衹要閱覽簿籍，就終生不忘。自河中少尹貶爲台州司馬。陳諫官位終於循州刺史。

凌準

準，字宗一，有史學。自翰林學士貶連州司馬，死于貶。

凌準，字宗一，有史學才能。自翰林學士貶爲連州司馬，死在所貶的地方。

韓泰

泰，字安平，有籌畫，伾、叔文所倚重，能決大事。以户部郎中、神策行營節度司馬貶虔州司馬。終湖州刺史。

韓泰，字安平，有謀劃之才，深受王伾、王叔文的信任，能裁决大事。由户部郎中、神策行營節度司馬貶爲虔州司馬。韓泰官位終於湖州刺史。

陸質

陸質，字伯冲。七代祖澄，仕梁爲名儒。世居吴。明《春秋》，師事趙匡，匡師啖助，質盡傳二家學。陳少游鎮淮南，表在幕府，薦之朝，授左拾遺。累遷左司郎中，歷信、台二州刺史。

陸質，字伯冲。七代祖陸澄，在梁做官并爲著名儒士。世代居住在吴地。陸質通曉《春秋》，拜趙匡爲老師，趙匡的老師爲啖助，陸質全能傳習趙、啖二家之學。陳少游鎮守淮南，上表留他在幕府任職，後又把他舉薦給朝廷，授任左拾遺。多次升遷爲左司郎中，歷任信、台二州刺史。

質素善韋執誼，方執誼附叔文竊威柄，用其力召爲給事中。憲宗爲太子，詔侍讀。質本名淳，避太子名，故改。時執誼懼太子怒己專，故以質侍東宫，陰伺意解釋左右之。質伺間有所言，太子輒怒曰："陛下命先生爲寡人講學，何可及它？"質惶懼出。

陸質向來和韋執誼關係親善，當韋執誼依附王叔文竊得權柄時，憑藉他的勢力把陸質召入朝廷并授任給事中。憲宗爲太子時，皇帝下詔讓他任太子侍讀。陸質本名叫淳，因避太子名諱，所以改淳爲質。當時韋執誼害怕太子恨自己專權，因而使陸質侍奉太子，暗中偵察太子的心意進行開導并操縱太子。陸質一得機會就有言論進獻，太子便生氣地説："陛下命令先生您給寡人我講學問，爲何要談論别的事情呢?"陸質惶恐地離去了。

執誼未敗時，質病甚，太子已即位，爲臨問加禮。卒，門人以質能文聖人書，通于後世，私共謚曰文通先生。所著書甚多，行于世。

韋執誼没失敗時，陸質已病得很厲害，太子即皇帝位後，還帶着厚禮親自去看望他。陸質去世後，他的門人因他能闡述聖人經書，傳授給後世，私下共同爲他擬謚號文通先生。陸質的著述很多，并且流傳於世。

劉禹錫

劉禹錫，字夢得，自言系出中山。世爲儒。擢進士第，登博學宏辭科，工文章。淮南杜佑表管書記。入爲監察御史。素善韋執誼。時王叔文得幸太子，禹錫以名重一時，與之交，叔文每稱有宰相器。太子即位，朝廷大議秘策多出叔文，引禹錫及柳宗元與議禁中，所言必從。擢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頗馮藉其勢，多中傷士。若武元衡不爲柳宗元所喜，自御史中丞下除太子右庶子；御史竇群劾禹錫挾邪亂政，群即日罷；韓皋素貴，不肯親叔文等，斥爲湖南觀察使。凡所進退，視愛怒重輕，人不敢指其名，號“二王、劉、柳”。

劉禹錫，字夢得，自己説自己的祖先輩出自中山。劉氏世代爲儒士。劉禹錫考中進士科，又考中博學宏辭科，擅長寫文章。淮南杜佑上表任用他爲管書記。召入朝廷任監察御史。劉禹錫一直和韋執誼關係親善。當時王叔文受到太子的寵信，劉禹錫在當時很有名聲，和王叔文交往，王叔文經常稱贊劉禹錫有宰相才能。太子即皇帝位，朝廷的方針政策多由王叔文決定，王叔文引薦劉禹錫和柳宗元到宫中參預討論，他們所説的必定聽從。劉禹錫被提升爲屯田員外郎，掌管度支鹽鐵事務。他們又憑藉自己的權勢，大肆中傷士人。如武元衡不被柳宗元所喜歡，結果由御史中丞降任太子右庶子；御史竇群彈劾劉禹錫依仗邪惡擾亂朝政，竇群當天就被免去御史職務；韓皋向來顯貴，不肯親近王叔文等人，結果也被逐出朝廷外任湖南觀察使。所有進升或斥退，都以愛憎的重輕程度而定，人們不敢指説他們的名字，稱“二王、劉、柳”。

憲宗立，叔文等敗，禹錫貶連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馬。州接夜郎諸夷，風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聲傖儜。禹錫謂屈原居沅、湘間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聲，作《竹枝辭》十餘篇。於是武陵夷俚悉歌之。

憲宗即位，王叔文等人失敗，劉禹錫被貶任連州刺史，還没到任，再貶斥爲朗州司馬。朗州和夜郎諸夷接壤，風俗粗陋不堪，家家喜歡占卜祭祀，每每祈禱，歌唱《竹枝》，敲鼓吹樂迴旋往復，聲調粗重。劉禹錫認爲屈原居住在沅、湘期間作有《九歌》，被楚地人用來迎送神靈，於是依照這個聲調，作成《竹枝辭》十餘篇。於是武陵一帶的民間歌謠全都歌唱《竹枝辭》。

始，坐叔文貶者八人，憲宗欲終斥不復，乃詔雖後更赦令不得原。然宰相哀其才且困，將澡濯用之，會程异復起領運務，乃詔禹錫等悉補遠州刺史。而元衡方執政，諫官頗言不可用，遂罷。

當初，因受王叔文牽連而被貶官的有八個人，憲宗要終生斥逐不再重用他們，於是下詔説即使以後再次頒布赦令也不能原諒他們。然而宰相哀憐他們有才能而且窮困，打算洗除罪惡後起用他們，適逢程异又被起用兼理鹽鐵轉運事務，於是皇帝下詔叫給劉禹錫等人都補授遠方州郡的刺史。但武元衡剛剛執政，諫官極力説不能任用

他們，於是這事便停止了。

禹錫久落魄，鬱鬱不自聊，其吐辭多諷托幽遠，作《問大鈞》、《謫九年》等賦數篇。又叙："張九齡爲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悉徙五谿不毛處。然九齡自内職出始安，有瘴癘之嘆；罷政事守荊州，有拘囚之思。身出遐陬，一失意不能堪，矧華人士族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爲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忮心失恕，陰責最大，雖它美莫贖邪！"欲感諷權近，而憾不釋。久之，召還。宰相欲任南省郎，而禹錫作《玄都觀看花君子》詩，語譏忿，當路者不喜，出爲播州刺史。詔下，御史中丞裴度爲言："播極遠，猿狖所宅，禹錫母八十餘，不能往，當與其子死訣，恐傷陛下孝治，請稍内遷。"帝曰："爲人子者宜慎事，不貽親憂。若禹錫望它人，尤不可赦。"度不敢對，帝改容曰："朕所言責人子事，終不欲傷其親。"乃易連州，又徙夔州刺史。

劉禹錫長期窮困失意，悶悶不樂無所寄托，所以他的文章詩歌大多是諷喻寄托遠古之事，作有《問大鈞》、《謫九年》等賦數篇。又陳述道："張九齡任宰相時，建議説放逐之臣不應當安置在好的地方，全部遷到五谿不毛之地。然而張九齡自朝官出京外任始安，有瘴癘的嘆息；免去宰相鎮守荊州，有被拘囚的悲感。自身出自邊遠的角落，一旦失意就不能忍受，更何况是中原士族一定要放到貧瘠落後的地方，他們能快樂嗎！議論的人認爲他是開元良臣，但終生没有後代繼嗣，難道是猜忌心太大而喪失寬恕之道，陰世譴責最大，即使有别的美德也不能贖取嗎！"劉禹錫想用言辭感動當權之臣，但怨恨還是未能消除。很久以後，劉禹錫被召回朝廷。宰相打算讓他擔任尚書省郎官，然而劉禹錫作首《玄都觀看花君子》詩，言詞中含有譏刺和怨憤，當權的人因此不高興了，外任他爲播州刺史。詔書發下後，御史中丞裴度替劉禹錫説情："播州極其遥遠，是長尾猿居住的地方，劉禹錫的母親已經八十多歲了，不能跟隨他一起前往，那自然和兒子是生死永别，如此恐會傷害陛下的孝治之風，請稍稍向内地遷移一下吧。"皇帝説："作爲父母的兒子做事就該謹慎，不要給親人帶來憂慮。如果劉禹錫怨恨别的人，尤其不能赦免。"裴度不敢回答，皇帝臉色一變説："朕所説的是作爲兒子應當做的事情，但到底還是不想傷害他的親人。"於是給劉禹錫更换到連州，後又轉任爲夔州刺史。

禹錫嘗嘆天下學校廢，乃奏記宰相曰：

> 言者謂天下少士，而不知養材之道，鬱堙不揚，非天不生材也。是不耕而嘆廩庾之無餘，可乎？貞觀時，學舍千二百區，生徒三千餘，外夷遣子弟入附者五國。今室廬圮廢，生徒衰少，非學官不振，病無貲以給也。凡學官，春秋釋奠于先師，斯止辟

劉禹錫常常嘆息天下學校衰敗，於是上奏記給宰相説：

> 議論的人認爲天下士人太少，但不知道培養人才之道的情况，事實是育才之路滯塞不暢，并不是天下没有人才。這就像不耕種却嘆息糧倉没有積蓄，這可以嗎？貞觀年間，有學舍一千二百處，三千多學生門徒，周邊的夷狄中有五個國家派子弟前來學習。如今房舍毁壞，學生門徒减少，這不是學官不努力，原因在於没有錢物供他們使用。大

雍、頖宮，非及天下。今州縣咸以春秋上丁有事孔子廟，其禮不應古，甚非孔子意。漢初群臣起屠販，故孝惠、高后間置原廟於郡國，逮元帝時，韋玄成遂議罷之。夫子孫尚不敢違禮饗其祖，况後學師先聖道而欲違之。《傳》曰："祭不欲數。"又曰："祭神如神在。"與其煩於薦饗，孰若行其教？今教頹靡，而以非禮之祀媚之，儒者所宜疾。竊觀歷代無有是事。武德初，詔國學立周公、孔子廟，四時祭。貞觀中，詔修孔子廟兖州。後許敬宗等奏天下州縣置三獻官，其他如立社。玄宗與儒臣議，罷釋奠牲牢，薦酒脯。時王孫林甫爲宰相，不涉學，使御史中丞王敬從以明衣牲牢著爲令，遂無有非之者。今夔四縣歲釋奠費十六萬，舉天下州縣歲凡費四千萬，適資三獻官飾衣裳，飴妻子，於學無補也。請下禮官博士議，罷天下州縣牲牢衣幣，春秋祭如開元時，籍其資半畀所隸州，使增學校，舉半歸太學，猶不下萬計，可以營學室，具器用，豐餼食，增掌故，以備使令，儒官各加稍食，州縣進士皆立程督，則貞觀之風，粲然可復。

凡作爲學官，春秋二季獻禮祭奠先師，這衹限於辟雍、頖宫一類學校，并不普及天下。如今州縣都在春秋上丁日到孔子廟祭奠，這種禮儀不合古制，也不是孔子的本意。漢初群臣出身於屠户和商販，所以孝惠、高后時在郡國正廟以外另置一廟，到元帝時，韋玄成便議論罷去正廟以外的另一廟。子孫尚且不敢違禮祭祀他的祖先，何況後來學生是學習先聖之道的却要違背先聖之道。《傳》上説："祭奠不要頻繁。"又説："祭神好似神在。"與其煩勞於進獻祭品，哪如推行其教化呢？如今教化頹廢萎靡，却用不合於禮的祭祀來逢迎，儒士應該憎恨如此作爲。我私下觀察歷代没有這樣的事。武德初年，高祖下詔叫在國子學設立周公、孔子廟，春夏秋冬四季祭祀。貞觀年間，太宗下詔在兖州修建孔子廟。後來許敬宗奏請天下州縣設置三獻官，其他和所立的社廟一樣。玄宗和儒臣商議，獻禮祭奠時停止用牲牢一類供品，衹進獻酒脯一類供品。當時宗室後代李林甫任宰相，他没有學問，使御史中丞王敬從穿着明衣用牲牢一類供品祭祀并且將這寫入法令中，於是没有非議的人了。如今夔州四縣每年獻禮祭奠要花費十六萬錢，如此天下所有州縣每年將要花費四千萬錢，另外還得資助三獻官衣裳飾物，供給他們妻子兒女衣食，這對學校無任何補益。請下令叫禮官博士議論這事，不准天下州縣花費錢財用牲牢進行祭祀，春秋二季的祭祀也同開元時一樣，把原先用於牲牢祭祀的一半錢物交給所屬州府，使州府用來增設學校，另一半交給太學，錢數也不會低於萬位數，可用這錢來營造學校房舍，置辦器具，豐富食品，增加掌故一官的數量，以備使令，給儒官各自每月增加俸禄，確立州縣進士的定額予以督責，那麽貞觀之風，顯然可以恢復。

當時不用其言。

當時宰相没采納他的建議。

由和州刺史入爲主客郎，復作《游玄都》詩，且言："始謫十年，還

由和州刺史召入朝廷任主客郎，劉禹錫又作了一首《游玄都》詩，并且説："當初被貶逐到

京師，道士植桃，其盛若霞。又十四年過之，無復一存，唯兔葵、燕麥動搖春風耳。”以詆權近，聞者益薄其行。俄分司東都。宰相裴度兼集賢殿大學士，雅知禹錫，薦爲禮部郎中、集賢直學士。度罷，出爲蘇州刺史。以政最，賜金紫服。徙汝、同二州。遷太子賓客，復分司。

禹錫恃才而廢，褊心不能無怨望，年益晏，偃蹇寡所合，乃以文章自適。素善詩，晚節尤精，與白居易酬復頗多。居易以詩自名者，嘗推爲“詩豪”，又言：“其詩在處應有神物護持。”

會昌時，加檢校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二，贈户部尚書。始疾病，自爲《子劉子傳》，稱：“漢景帝子勝，封中山，子孫爲中山人。七代祖亮，元魏冀州刺史，遷洛陽，爲北部都昌人，墳墓在洛北山，後其地狹不可依，乃葬滎陽檀山原。德宗棄天下，太子立，時王叔文以善弈得通籍，因間言事，積久，衆未知。至起蘇州掾，超拜起居舍人、翰林學士，陰薦丞相杜佑爲度支、鹽鐵使，翌日，自爲副，貴震一時。叔文，北海人，自言猛之後，有遠祖風，東平呂温、隴西李景儉、河東柳宗元以爲信然。三子者皆予厚善，日夕過，言其能。叔文實工言治道，能以口辯移人，既得用，所施爲人不以爲當。太上久疾，宰臣及用事者不得對，宮掖事秘，建桓立順，功歸貴臣，由是及貶。”其自辯解大略如此。

遠地十年，後來纔返回京師，道士在這裏種植的桃樹，已經茂盛得如朝霞一般。又過十四年再經過這裏時，一株桃樹也不存在了，祇有兔葵、燕麥一類雜草在春風中摇動着。”劉禹錫是藉此斥責權臣，聽到他這話的人更輕視他的操行。不久在東都分司任職。宰相裴度兼任集賢殿大學士，素知劉禹錫之名，舉薦他爲禮部郎中、集賢直學士。裴度被罷去宰相，劉禹錫出任蘇州刺史。因政績突出，皇帝下令賜給他金紫服。遷到汝、同二州。後升任太子賓客，再次在東都分司任職。

劉禹錫仗着有才而自暴自棄，又因心地狹窄對什麽都有不滿情緒，隨着年歲的增長，越發傲慢很少與人交往，於是以文章自我安適。他向來擅長寫詩，晚年尤其精通此行，和白居易的酬答往復很多。白居易自己是以詩歌出名的，他曾推崇劉禹錫爲“詩豪”，又說：“劉禹錫的詩處處都有神靈保護支持。”

會昌年間，劉禹錫被加授爲檢校禮部尚書。去世，終年七十二歲，追贈户部尚書。劉禹錫剛得病時，就自己撰寫了《子劉子傳》，其中說：“漢景帝的兒子劉勝，被分封到中山，他的子孫就成了中山人。七代祖劉亮，是元魏的冀州刺史，遷到洛陽，成了北部都昌人，墳墓在洛北山，後來因其地狹窄不能依靠，於是埋葬到滎陽檀山原。德宗逝世，太子即位，當時王叔文由於擅長下棋名字被載到門籍裏可以出入宮中，因而趁機議論事情，好長時間，衆人都不知道他。到了從蘇州掾開始起用，破格拜授起居舍人、翰林學士，暗中舉薦丞相杜佑任度支、鹽鐵使，第二天，自己充任副使，纔尊貴震動一時。王叔文，是北海人，自己宣稱是王猛的後裔，有遠祖的遺風，東平呂温、隴西李景儉、河東柳宗元認爲是這樣。這三個人都與我友好，天天往來，説王叔文有才能。王叔文確實擅長談論治理之道，能用善辯的口才改變他人，得到重用後，所做的事情人們不認爲恰當。太上皇長期有病，宰相大臣及掌權的人不能與太上皇直接答對，宮禁之中的事情秘密，像建桓帝立順帝一類大事，功勞全歸於顯貴之臣，由於這個緣故最終我也被貶謫。”

劉禹錫自己的辯解大略如此。

柳宗元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蓋河東人。從曾祖奭爲中書令，得罪武后，死高宗時。父鎮，天寶末遇亂，奉母隱王屋山，常間行求養，後徙於吴。肅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擢左衛率府兵曹參軍。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竇參，貶夔州司馬。還，終侍御史。

柳宗元，字子厚，他的祖先大概是河東人。柳宗元的從曾祖柳奭任中書令時，得罪了武后，最後死在了高宗當皇帝的時候。父親柳鎮，天寶末年遭遇戰亂，侍奉母親隱居在王屋山，常常潜行以求得奉養，後來遷到了吴地。肅宗平定亂賊，柳鎮上書議論政事，被提升爲左衛率府兵曹參軍。在郭子儀朔方節度使幕府任職，三次遷任爲殿中侍御史。因某事觸犯了竇參，被貶爲夔州司馬。返回朝廷，官位終於侍御史。

宗元少精敏絶倫，爲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第進士、博學宏辭科，授校書郎，調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韋執誼，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内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

柳宗元年輕時精細敏捷無與倫比，寫的文章高超壯美細緻周密，深受當時同輩人的推重。柳宗元考中進士、博學宏辭科，授任校書郎，調任藍田尉。貞元十九年，任監察御史裏行。柳宗元和王叔文、韋執誼關係友好，這二人都敬重他有才華。等到掌管朝政，把他引入宫禁之中，一起商議大事，提升他爲禮部員外郎，準備進一步重用。

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既竄斥，地又荒癘，因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仿《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雅善蕭俛，詒書言情曰：

不久王叔文失敗，柳宗元被貶爲邵州刺史，在他赴任的半路上，又被貶爲永州司馬。柳宗元被貶斥放逐後，由於所處的地方荒凉偏僻險惡，因而便自我放任於山澤間，由於四處阻塞而感到憂悶，便把心思全部寄托在文章中，仿照《離騷》作了幾十篇詩歌，讀過這些作品的人都深感悲傷。柳宗元向來和蕭俛友好，寫信給蕭俛訴説自己的情形：

> 僕嚮者進當䞨𧽚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又久與游者，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于内，孰能了僕於冥冥間哉？僕當時年三十三，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媢疾，可得乎？與罪人交十年，官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寬大，貶黜甚薄，不塞衆人之怒，謗語轉侈，囂囂嗷嗷，漸

> 我從前被進用之時正是局勢動摇不安之際，平時閉門不出，但口舌是非還是很多，又因長期一同交游的人，位居高處操縱大權。那些追求進升而被斥退的人，都聚集一起製造仇怨，捏造粉飾，於是就更加大肆蔓延開來。不是確切明晰、自己能決斷於内心的人，誰能瞭解我在晦暗中的情况呢？我當時三十三歲，從御史裏行提升擔任禮部員外郎，破格取得顯位美職，想要擺脱世上追求進取者的責怪怨恨和嫉妒，這可能嗎？和罪人們交往了十年，官位因此得到進升，錯就錯在附會他們了。聖朝寬弘大量，對我的貶

成怪人。飾智求仕者，更詈僕以悦仇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悦可，自以速援引之路。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横生，不知其端，悲夫！人生少六七十者，今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爲罪。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膇，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懔，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也。楚、越間聲音特異，鴂舌啅噪，今聽之恬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嘵嘵，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説長短，重爲一世非笑哉？讀《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喑默，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内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又何恨？然居治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耻，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廛爲耕甿，朝夕歌謡，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

黜很輕，但因不足以平息衆人的憤怒，所以毀謗的話語轉而更多，衆人一起喧嘩，我逐漸變成了怪人。弄巧設詐求取官職的人，更是用責駡我來討好仇恨我的人，每天都有新花様，務必達到討好成功，他們自以爲這是被迅速提拔的途徑。因此對我們的侮辱也加重了，各種罪名横生，不知道其中原委，真悲傷啊！人生少有活到六七十歲的，如今我已三十七歲了，長期以來覺得日月短促，一年更甚一年，大概不超過數十年，就没我這人了。是非榮辱，又有什麽可值得論道的！要是説個不停，結果祇能加重罪名。在蠻夷中居住的時間長了，也習慣了這裏的炎熱和瘴氣，視力模糊雙足脬腫，認爲是正常的情況。突然遇上北風在早晨颳起，逼人的寒氣侵入身體，整個肌膚陰冷，毛髮蕭條，便會驚愕地注視着，恐懼得以爲是氣候發生了異常，這種心情幾乎不是中原人應有的。楚、越之間的音調很奇特，説話喧鬧難懂，如今聽起來也覺得正常不足爲怪了，我已和這裏的人爲同一類了。家中新出生的孩子，他們都自然學説這裏的話語，一天到晚兩耳全聽的是這種話語，所以一旦聽到北方人説的話語，就啼叫大呼逃避躲藏，即使是病人也恐懼驚嚇不已。出門遇見前往州城集市去做買賣的人，其中十有八九要手拿楞杖前行。自己料想在此地還能居住幾時，怎還敢不知停息，説長道短，再招致世人的非議譏笑呢？我讀到《易·困卦》中“其人有言而他人不信，那是因爲在困頓之時的話語”時，反復閲讀更加高興，感嘆説：“唉！我即使每家安置一張嘴來自我稱道，也祇不過是挨駡更加厲害罷了。”因此更加樂意閉口不言，和樹木石頭交朋友，不再把自己的意思表達給他人。如今天子振興教化，禁止邪惡扶持正氣，天下人都喜悦快樂，而我和其他四五個人，淪落如此，難道不是命運嗎？命運由天而定，不是説話的人所能控制的，又有什麽怨恨呢？但是生活在政治清明社會安定的盛

官，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爲太平人矣。

世，自身終生成爲頑劣之人，還有些羞耻之心，那就不可能全部忘掉。倘若因叛賊平定而慶賀行賞之際，得以被昭雪寬大，使我受到皇上恩澤的略微滋潤，哪怕是枝條朽壞腐敗不能成活，還能蒸發出芝菌，變成吉祥之物。我一旦被解除禁錮，向内地的州縣移動一下，那麽世人一定説罪罰逐漸解除了。然後我也收回我的魂魄，買上些能養活自己的土地來耕種，早晚歌唱進而撰成文章，希望被巡察各地風情的人采取，獻給朝廷，來增加聖唐詩歌的篇章，即使得不到官位，也不枉爲太平之世的人了。

又詒京兆尹許孟容曰：

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勤勤勉勵，唯以忠正信義爲志，興堯、舜、孔子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以强，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塞臲卼，事既壅隔，狠忤貴近，狂疏繆戾，蹈不測之辜。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奉禄，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廢痼，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鋭，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語言，飲食自活，迷不知耻，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霿，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煢煢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絶如縷，每春秋時饗，孑立捧

柳宗元又寫信給京兆尹許孟容説：

我柳宗元早年和有罪的人親近友好，開始是賞識他們的才能，認爲可以一同成就仁義，擴大教化。過錯在於不能估量自己，我勤懇不懈，惟以忠貞信義爲目標，振興堯、舜、孔子之道，把利於百姓安定社會作爲事務，不知道愚笨淺陋是不能勉强的，但是我的志向却一貫就是如此。到頭來落了個困苦阻塞動摇不安，已經發生了堵塞阻隔之事，觸犯了權貴近臣，狂放錯亂，身陷不測之罪。如今我們的同黨有幸獲得寬免，各自得到好地方，没有公事煩勞，不勞而拿俸禄，皇上的恩德極其深厚，還怎敢再等待廢除或罷斥禁錮，而希求望外的恩澤呢？我年少時太氣盛，不識先兆，不知恰當與否，衹想着一心徑直跟上，結果被刑罰懲處，這都是自己所求取的，又有什麽埋怨呢？我柳宗元在衆多黨人之中，罪狀最爲嚴重，神道降下罪罰，又不能馬上死去，還對人談論，吃飯存活，迷惑不知羞耻，過了一天又一天。然而這其中也有大原故。我自以爲從得到姓氏以來前後有二千五百年了，世世代代爲嫡長子，如今背負非同尋常之罪，身居夷獠之地，潮濕昏暗，擔心有一天死了，没有人繼承祖先之業，因此悲傷痛恨，全身如同沸騰似的燥熱。我孤零單獨，没有傳宗接代的人，而邊遠荒地很少有士人家的女子，没有

奠，顧眄無後繼者，懍懍然欷歔惴惕，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閔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托村鄰。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僇。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訴，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撾婦翁者。然賴當世豪桀分明辨列，卒光史册。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爲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己，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

能和我婚配的，加上世人也不肯和罪人親近。而作爲繼嗣的重任，應像綫一樣連續不斷，每逢春秋二季祭祀時，一個人手捧祭品，轉眼看没有後繼的人，深感孤單和恐懼，害怕此事就這樣了，身心極度悲痛，好像受利刃割刺一般。這確實是您我共同憐惜的啊。我祖先的墳墓在城南，因爲没有其他子弟能去祭祀，衹好托付鄰居了。自從我被謫降放逐來到這裏，或存或亡的消息傳到鄉里，主持守護墳墓的人自然會更加怠慢。我在這裏白天夜間悲傷鬱積，害怕祖先的墳墓上松柏被人毀壞，不能禁止在墓旁割草放牧，因而我也成爲大罪人了。近世禮法注重掃墓，如今我已中斷四年了。每遇寒食節，我就面朝北長聲號哭，把頭叩到地上。想象着田野道路上，到處都是男子女子，還有僕人庸夫乞丐，他們都能上父母墳墓祭奠，給馬治病的獸醫、夏天耕地的農夫的鬼魂，没有不享受子孫追念供奉的。然而我的這些希望已斷絶了，又有什麽説的呢？城西有數頃田地，栽有果樹數百棵，大多是先人親手種植的，如今已荒蕪了，恐怕現在已被砍伐掉了，不會有人去愛惜的。家中有三千卷藏書，還放在善和里舊宅中，舊宅至今换了三次主人，書籍是存是亡不得而知。這些囑托責任重大，常常牽繫着我的心，但又不能有所作爲。立身一旦失敗，萬事都如瓦墮地而碎裂，身殘家破，成爲人生在世的最大羞辱。所以吃飯時不知辣鹹適度，沐浴梳洗，往往超過時節，一搔皮膚，滿手塵垢，確實憂懼悲傷，無處申訴，以至如此。自古以來的能人賢士，堅持志向遵守職分，受到毁謗非議而不能自我辯明的，也數以百計。所以雖無兄長却有私通嫂嫂的誣陷，雖娶喪父之女却有敲打岳父的誹謗。然而依賴當世豪傑的分清辨明，終於光耀史册。管仲遭遇奸人的陷害，而升爲功臣；匡章被加上不孝之名，而孟子尊重他。如今已無古人的真誠辨别却衹有辱駡，希望世人明白自己，那是不

鎖，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兒寬擯厄，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此皆瑰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脱。今以恇怯淟涊，下才末伎，又嬰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志劣，無異能解，欲秉筆覼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抵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録。讀古人一傳，數紙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以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雖不敢望歸掃塋域，退托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胄嗣，有可付托，即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

可能的。直不疑買金用來償還同舍之人；劉寬下了車，把牛歸還給鄉里人。這確實是知道疑似之事不能分辯，不是口舌所能争勝的。鄭詹在晋國被捆綁，最終没有死；鍾儀説着南方話，終於能返回楚國；叔向被囚禁，自己斷定必獲釋放；范痤被迫騎在房梁上，然而换死命爲活命；蒯通已抓鼎耳而未被烹死，成了齊國的上客；張蒼、韓信將受斧砍之刑，最終獲取將相之位；鄒陽在獄中，用上書來自謀生計；賈生遭斥逐，又被召入宣室；兒寬被排擠迫害，後來官做到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被逮捕入獄以死刑論處，却成爲漢代大儒。這些都是雄偉博識善辯奇壯之士，能够自己爲自己解脱。如今我因膽小污濁，資質和才能平庸，又患有難治之病，雖想要慷慨地奮力振臂，也像往昔的那些人一樣，那更是粗疏迂闊了。賢能之人當時不得志，一定會在以後顯貴，古時著書的人都是如此。我柳宗元近來想致力於著書，然而體力不支記憶又差，加上没有突出的理解力，要拿筆羅列陳述，却神志恍惚，寫了前面而後面就忘了，始終不能作成文章。過去讀書，自認爲不至於抵觸不通，而如今都愚呆不再省識記憶。讀古人一篇傳記，數張紙後，便再三展開前卷，再查看一下姓氏，一會兒又忘記了。假使萬一授任管理刑部記録囚徒簿籍的官職，恢復回到士人行列，也不能被當世任用了！引起哀傷於無用之地，留下恩德於不報之處，爲姻親祭祀祖先而考慮，有可動心的就抓住不放過。雖不敢期望回家爲先人掃墓，返回而托身先人的廬舍，以了結餘生，姑且稍稍向北移動，减輕瘴氣的毒害，我能結婚娶妻，生子養兒以繼嗣，有了可以托付的，即使瞑然長逝，也如同得到安睡，不再有遺憾了！

然衆畏其才高，懲刈復進，故無用力者。

但衆人害怕柳宗元才能高超，免除懲罰再被進用，所以没有爲他出力的。

宗元久汩振，其爲文，思益深。嘗著書一篇，號《貞符》，曰：

柳宗元長期沉淪，他寫的文章，思想更加深刻。曾著書一篇，叫做《貞符》，説：

臣所貶州流人吳武陵爲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邪？"臣曰："非也。何獨仲舒爾，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襲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類淫巫瞽史，誑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功，甚失厥趣。臣爲尚書郎時，嘗著《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於生人之意、累積厚久宜享無極之義，本末閎闊。會貶逐中輟，不克備究。"武陵即叩頭邀臣："此大事，不宜以辱故休缺，使聖王之典不立，無以抑詭類、拔正道、表核萬代。"臣不勝奮激，即具爲書。念終泯没蠻夷，不聞于時，獨不爲也。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世，死無所憾，用是自决。臣宗元稽首拜手以聞曰：孰稱古初朴蒙空侗而無争，厥流以訛，越乃奮奪鬥怒振動，專肆爲淫威？曰：是不知道。惟人之初，總總而生，林林而群。雪霜風雨雷雹暴其外，於是乃知架巢空穴，挽草木，取皮革；飢渴牝牡之欲驅其内，於是乃噬禽獸，咀果穀，合偶而居。交焉而争，睽焉而鬥，力大者搏，齒利者嚙，爪剛者决，群衆者軋，兵良者殺，披披藉藉，草野塗血。然後强有力者出而治之，往往爲曹於險阻，用號令起，而君臣什伍之法立。德紹者嗣，道怠者奪。於是有聖人焉，曰黄帝，游其兵車，交貫乎其内，一統類，齊制量，然猶大公之道不克建。於是有聖

臣所貶謫的州中有個叫吳武陵流放之人問臣："董仲舒以祥瑞來附應三代受命於天的徵兆，確實是這樣？或不是這樣？"臣回答説："不是這樣。何止董仲舒一個，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班彪、班彪的兒子班固都愚蠢地沿襲此説，推論古時祥瑞之物來附應受命於天的徵兆，他們的言論和惑亂人心的巫師、説書的瞎子相似，迷惑擾亂後代，使人們不能够知道聖人立國的原因，顯示至德，頌揚大功，大大失去了其中的志趣。臣任尚書郎時，曾撰寫有《貞符》，談論唐家端正德行受命於萬民的意向、積德深厚長久應享受無窮的義理，使本和末都宏大廣闊。適值我被貶逐而中途停止，未能詳備探究。"吳武陵就叩頭求臣説："這是大事，不應因受辱之故而停止，使聖王之典不立，起不到抑制欺詐、奬拔正道、表率萬代的作用。"臣極爲興奮，就準備繼續撰寫。想到我最終要泯没在蠻夷之地，不會聞名於當世，又怎能不寫啊。如果一旦闡明大道，施行於人世，死了也没有遺憾，因此自己也就下定决心。臣柳宗元稽首拜手上報説：誰説上古之初天真幼稚蒙昧無知而没有争訟，其流於訛誤，然後奮力争奪鬥恨振動，專擅放肆成爲淫威？回答説：這是不懂得道。人類之初，聚集在一起生活，會合成衆多人群。因外界有雪霜風雨雷雹，於是便知道築巢穴居，拉來草木，取來皮革；因體内有飢餓乾渴雌雄兩性欲望的驅使，於是便吞食禽獸，咬嚼果子穀實，配偶居住。因接觸而有争執，抵觸而有鬥毆，體力大的搏鬥，牙齒利的咬嚼，爪子硬的分割，成群結隊的傾軋，兵器良好的砍殺，混亂狼藉，原野草木都染上了鮮血。然後强有力的出來治理，常常在險阻處設曹司，通過號令辦事，因而君臣百姓的禮法建立。德行好的繼嗣，德行差的被剥奪。於是出現了聖人，叫黄帝，黄帝率領兵車游歷，縱貫其境内，統一同類，整齊度量，結果還是大公之道不能建立。於是出現了聖

人焉，曰堯，置州牧四岳，持而綱之，立有德有功有能者，參而維之，運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統率。年老，舉聖人而禪焉，大公乃克建。由是觀之，厥初罔匪極亂，而後稍可爲也。而非德不樹，故仲尼叙《書》，於堯曰“克明俊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祗承于帝”，於湯曰“克寬克仁，章信兆民”，於武王曰“有道曾孫”。稽揆典誓，貞哉惟兹德，實受命之符，以奠永祀。後之祆淫囂昏好怪之徒，乃始陳大電、大虹、玄鳥、巨迹、白狼、白魚、流火之烏以爲符，斯皆詭譎闊誕，其可羞也，莫知本于厥貞。漢用大度，克懷于有氓，登能庸賢，濯痍煦寒，以瘳以熙，兹其爲符也。而其妄臣，乃下取虺蛇，上引天光，推類號休，用夸誣于無知氓，增以騶虞、神鼎，脅驅縱踴，俾東之泰山、石閭，作大號謂之“封禪”，皆《尚書》所無有。莽、述承效，卒奮驁逆。其後有賢帝曰光武，克綏天下，復承舊物，猶崇《赤伏》，以玷厥德。魏、晋而下，尨亂鈎裂，厥符不貞，邦用不靖，亦罔克久，駁乎無以議爲也。積大亂至于隋氏，環四海以爲鼎，跨九垠以爲爐，爨以毒燎，煽以虐焰，其人沸涌灼爛，號呼騰蹈，莫有救止。於是大聖乃起，丕降霖雨，浚滌蕩沃，蒸爲清氛，疏爲冷風，人乃漻然休然，相睎以生，相持以成，相彌以寧。琢斫屠剔膏流節離之禍不

人，叫堯，堯設置州牧四方諸侯之長，憑藉他們作爲綱維，立有德行有功勞有才能的人，參與維持，運臂指揮，屈伸把握，没有不統率的。堯的年齡大了，舉薦聖人而後禪讓，大公之道便建立了。由此看來，當初没有不是大亂，以後纔漸漸可以治理了。而且没有德行不能樹立，所以仲尼叙《書》，針對堯説“他能發揚才智美德”，針對舜説“他有深邃的智慧和文明温恭的美德”，針對禹説“他能恭敬地秉承堯舜二帝的文德教化”，針對湯説“他能够寬厚仁愛，對百姓表示誠信”，針對武王説“他是有道義的周家的曾孫”。考之於典籍，當是惟有德行，纔真正是受命於天的吉祥徵兆，由此確立了長久的享受祭祀。後來的妖淫愚昧好怪之流，纔陳説大電、大虹、玄鳥、巨迹、白狼、白魚、流火之烏一類現象并將此作爲吉祥的徵兆，這都是些欺詐和怪誕之詞，可以説是羞耻，不知曉真正的根本。漢寬弘大量，用克制自己來安撫民衆，提拔能人選用賢士，洗去創傷温暖寒冷，以恢復元氣使興盛起來，這就是漢的吉祥徵兆。而那些無知的小臣，便下取虺蛇，上引天光，類推出美號和吉兆，并且用誇耀來欺騙無知的民衆，又加上祥獸騶虞、重器神鼎，脅驅慫恿，使皇帝東到泰山、石閭，取了個堂皇的名號稱作“封禪”，都是《尚書》中所没有的。王莽、公孫述繼承效法，終於引起了桀驁之徒的叛逆。這以後有賢明皇帝叫光武帝，能安撫天下，恢復繼承舊事舊物，但還崇尚《赤伏》，以至於玷污了他的德行。魏、晋以後，天下混亂分裂，那些吉祥的徵兆也不靈了，國家不安定，也不能長久存在，駁雜没有什麽可議論的。長期大亂直到隋氏，環繞四海以爲鼎，跨越九州以爲爐，災禍似燒火烘烤，殘暴似煽動火焰，那些人在沸騰中被燒爛，大聲號叫跳躍頓足，没有能拯救和止息的。於是大聖便出現了，大降好雨，洗滌澆灌，蒸騰爲清氣，疏散成清風，人們便安定

作，而人乃克完平舒愉，尸其肌膚，以達于夷途。焚坼抵掎奔走轉死之害不起，而人乃克鳩類集族，歌舞悦懌，用祇于元德。徒奮袒呼，犒迎義旅，歡動六合，至于麾下。大盗豪據，阻命遏德，義威殄戮，咸墜厥緒。無劉于虐，人乃并受休嘉，去隋氏，克歸于唐，躑躅謳歌，灝灝和寧。帝庸威栗，惟人之爲。敬奠厥賦，積藏于下，是謂豐國。鄉爲義廩，斂發謹飭，歲丁大侵，人以有年。簡于厥刑，不殘而懲，是謂嚴威。小屬而支，大生而孥，愷悌祇敬，用底于治。凡其所欲，不謁而獲；凡其所惡，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作兵革，不竭貨力。丕揚于後嗣，用垂于帝式，十聖濟厥治，孝仁平寬，惟祖之則。澤久而逾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永永無窮。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兹惟貞符哉！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穀昌，以雉雊大，宋之君以法星壽，鄭以龍衰，魯以麟弱，白雉亡漢，黄犀死莽，惡在其爲符也？不勝唐德之代，光紹明浚，深鴻尨大，保人斯無疆，宜薦于郊廟，文之雅詩，祗告于德之休。帝曰諶哉！乃黜休祥之奏，究貞符之奥，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備，以極于邦治，以敬于人事。其詩曰：於穆敬德，黎人皇之。惟貞厥符，浩浩將之。仁函于膚，刃莫畢屠。

休息，相望而生存，相持而成長，相終而安寧。斬斫屠殺剔骨流血之類分離的禍患不再發生，而人們便能平安舒服愉快地生活着，舒展其肌膚，以此達於坦途。燒城争鬥遷徙死亡的危害不再興起，而人們便能會集同類同族，唱歌跳舞高興愉快，以此來尊敬大德。競相奔走露臂高呼，犒勞迎接正義之師，歡呼聲震天動地，都歸順到麾下。大盗豪强獨霸一方，阻抗王命遏止恩德，正義之師消滅了他們，他們的餘緒全都喪失了。没有殘殺的暴虐，人們便都得到休養生息，除去隋氏，終歸於唐，手舞足蹈地謳歌，永遠和平安寧。皇帝使用威嚴時，是考慮人們需要。謹慎確定賦税，積財藏糧於民，叫做豐國。鄉里設立義倉，徵收和分發謹慎完整，即使有嚴重的饑荒年月，但人們因此能生存下去。刑罰簡明，不殘暴而實行懲戒，這叫做威嚴。小聚你的支派宗族，大生你的兒女子孫，友愛恭敬，以此達到治理。凡其所想要的，不請托而能獲得；凡其所憎恨的，不祈求而能止息。四夷稽首歸服，不製造兵器甲胄，不竭盡物力財力。這種做法在後世不斷發揚擴大，使流傳下去作爲帝王的榜樣，十代先帝取得治理成就，孝仁公正寬和，恪守祖先的準則。恩澤長久而更深，仁德增加而更高，人們擁護唐，永遠無窮無盡。所以不是受命於天，而是受命於人；好的徵兆不來自祥瑞之物，是來自仁德。祇有人的仁德纔是吉祥之兆，也不是祥瑞在天。不是祥瑞在天，這纔是惟一禎祥的符瑞啊！没有喪失仁德而能長久的，没有依靠祥瑞而能長壽的。商王因不祥之物桑和穀生於朝堂而興盛，因雉鳥鳴叫而强大，宋君因不祥法星出現而長壽，相反鄭國有祥龍出現却衰落，魯國有吉祥的麒麟出現却衰弱，白色雉鳥出現而漢滅亡，黄色犀牛出現而王莽死去，難道在於那些符瑞嗎？不勝唐用德行來代受天命，光大繼承德行而聰明有遠見，要國運永遠盛大，保人永遠幸福，應當在祭祀天地和

澤熯于爨，灂炎以浣。勃厥凶德，乃驅乃夷。懿其休風，是煦是吹。父子熙熙，相寧以嬉。賦徹而藏，厚我糗粻。刑輕以清，我完靡傷。貽我子孫，百代是康。十聖嗣于治，仁后之子。子思孝父，易患于己。拱之戴之，神其爾宜。載揚于雅，承天之嘏。天之誠神，宜鑒于仁。神之曷依？宜仁之歸。濮鉛于北，祝栗于南，幅員西東，祗一乃心。祝唐之紀，後天罔墜；祝皇之壽，與地咸久。曷徒祝之，心誠篤之。神協人同，道以告之。俾彌億萬年，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永毗之。仁增以崇，曷不爾思？有號于天，僉曰嗚呼，咨爾皇靈，無替厥符！

祖先時，寫些好的詩句，來敬告美德。皇帝認爲確實應該如此啊！於是廢黜談論吉祥的奏章，探究真正符瑞之奥，考慮德爲什麽不廣大，尋找仁爲什麽不完備，以便最好地治理國家，以便更加敬重人事。有詩説：温和重德行，老百姓贊美。這是真正的符瑞，并永遠奉行着。仁愛浸函肌膚，鋒刃不能屠刺。水澤烘乾於燒火，極熱沸水來洗滌。壞德行一暴露，就驅逐就消滅。風氣美好，吹呀薰呀。父子歡樂，安寧和悦。徵收賦税來蓄積，增加我的糧倉。刑罰輕緩清簡，容易完好無傷。把這留給我們的子孫，百世就會安康。十位先帝繼嗣治理，都是仁德君主之子。兒子想着孝順父親，從自己開始改變弊端。百姓都來擁戴，神靈也來佑助。記載在詩歌中宣揚，這也是繼承了上天的賜福。上天如果確實神靈，應鑒明於仁德。神的依據是什麽？應當歸結爲仁德。北到濮鉛，南到祝栗，東西幅員廣闊，都爲一條心。祝願唐的紀元，日後不要喪失；祝願皇上的年壽，和天地一樣長久。豈止口頭祝願，内心也很誠實。神和人協同一心，共同來稱道和敬告。使在億萬年之中，不動摇無危險。我們世代延續，永遠永遠聯接。仁德增加而高崇，爲什麽不這樣想？向天喊叫，都説嗚呼，咨詢先帝神靈的結果，是不要廢棄此符瑞啊！

宗元不得召，内閔悼，悔念往吝，作賦自儆曰：

柳宗元未能被皇帝召入朝廷，心中憂愁傷感，因悔恨而追想過去的耻辱，作賦自我警戒説：

懲咎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求？處卑汚以閔世兮，固前志之爲尤。始余學而觀古兮，怪今昔之異謀。惟聰明爲可考兮，追駿步而遐游。潔誠之既信直兮，仁友藹而萃之。日施陳以繫縻兮，邀堯舜與之爲師。上睢盱而混茫兮，下駁詭而懷私。旁羅列以交貫兮，求大中之所宜。

從以前的過錯中吸取教訓，誰説這不是我心中的追求？身處低賤污濁而悲憫世人，所以先前的志向是錯誤的。我初學時觀察古代，奇怪今昔的謀慮不同。衹有聰明纔能察考，追踪前賢去遠游。誠實而守信正直，仁義之友就會濟濟會萃。整天演説陳論而聯結在一起，邀請堯舜一類賢人與之爲師友。在上抬頭仰視而混混茫茫，在下駁辯詭詐而懷有私心。旁搜羅列而交融貫通，追求合適

曰道有象兮，而無其形。推變乘時兮，與志相迎。不及則殆兮，過則失貞。謹守而中兮，與時偕行。萬類芸芸兮，率由以寧。剛柔弛張兮，出入綸經。登能抑枉兮，白黑濁清。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嬰。奉訏謨以植内兮，欣余志之有獲。再明信乎策書兮，謂耿然而不惑。愚者果於自用兮，惟懼夫誠之不一。不顧慮以周圖兮，專兹道以為服。讒妒構而不戒兮，猶斷斷於所執。哀吾黨之不淑兮，遭遇任之卒迫。勢危疑而多詐兮，逢天地之否隔。欲圖退而保己兮，悼乖期乎曩昔。欲操術以致忠兮，衆呀然而互嚇。進與退吾無歸兮，甘脂潤兮鼎鑊。幸皇鑒之明宥兮，纍郡印而南適。惟罪大而寵厚兮，宜夫重仍乎禍謫。既明懼乎天討兮，又幽栗乎鬼責。惶惶乎夜寤而晝駭兮，類麏麚之不息。凌洞庭之洋洋兮，溯湘流之沄沄。飄風擊以揚波兮，舟摧抑而迴邅。日霾曀以昧幽兮，黝雲涌而上屯。暮屑窣以淫雨兮，聽嗷嗷之哀猿。衆鳥萃而啾號兮，沸洲渚以連山。漂遥逐其詎止兮，逝莫屬余之形魂。攢巒奔以紆委兮，束汹涌之崩湍。畔尺進而尋退兮，蕩洄汩乎淪漣。際窮冬而止居兮，羈纍棼以縈纏。哀吾生之孔艱兮，循《凱風》之悲詩。罪通天而降酷兮，不亟死而生為！逾再歲之寒暑兮，猶貿貿而自持。將沈淵而隕命兮，詎蔽罪以塞禍？惟滅身而無後兮，顧前志猶未可。進路呀以劃絶兮，退伏匿又不果。為孤囚以終世兮，長拘攣而轗軻。

的大中之道。據説道有象，但没有形。推衍變化利用時勢，使與自己的志向相合。不到的就危險，過分的就失真。謹慎恪守而居中，和時勢協和而行。萬物萬類芸芸衆多，大都由此而安寧。剛强柔和鬆弛緊張，治理國家時互相運用。進用賢能抑制邪惡，黑白混濁清亮分明。踐行大道理，則與物無忤。奉行大的謀劃被安置於内，欣喜我的志向有所成就。屢次上書申明忠誠，自以爲耿直而無所迴避。愚蠢的人大多自以爲是，惟獨害怕真誠的不專一。不顧慮其他的周詳謀劃，專守此道而當作職責。對誣陷妒嫉而不戒備，對所堅持的仍專一不變。悲傷我們同黨失德無行，擔當大任却倉猝緊迫。形勢危機又多行奸詐，適逢天地之間閉塞不通。要設法退隱保全自己，害怕同昔日的追求相背離。要運用道術來竭盡忠心，衆人張口互相怒斥。進和退我無所歸依，甘心接受鼎鑊的烹煮。幸虧皇上聖明和寬大赦免，多次授任我爲南方的地方官。衹因罪大而恩寵優厚，應該再次因罪貶降。已很害怕上天的懲治，又深恐被鬼神斥責。惶惶地夜間不眠而白天受驚，像獐和壯鹿似的驚慌不息。靠近廣闊無涯的洞庭湖，沿着浩蕩的湘江逆流而上。大風吹來掀起波濤，舟船受阻而周旋不前。大白天陰沉昏暗，烏雲涌來停在上空。日暮時細碎響聲中的連綿細雨，聽見很多猿猴在哀叫。衆鳥聚集啾啾長鳴，涌出水面的沙洲和山相連。漂蕩追逐豈能停止，流逝不附帶我的形體靈魂。在連綿的山巒中屈曲前行，被汹涌奔騰的急流限制。在水畔進一尺而退七尺，冲激的回流形成微波漣漪。冬末時停下來居住，并用繩索麻布圍繞着。悲傷我一生很艱難，依照《凱風》寫下了悲傷的詩句。罪過通天而降下慘痛，没有馬上死去而活着幹什麽！經過二年的寒暑季節，還是糊塗地自我堅持。想沉入深淵而結束性命，難道是掩蔽罪過而塞責避禍？衹是自己身亡而没有後代，因而以前想死的心志就未施行。

曩余志之修蹇兮，今何爲此戾也？豈貪食而盗名兮，不混同於世也。將顯身以直遂兮，衆之所宜蔽也。不擇言以危肆兮，固群禍之際也。御長轅之無橈兮，行九折之峩峩。爲驚棹以横江兮，泝凌天之騰波。幸余死之已緩兮，完形軀之既多。苟餘齒之有懲兮，蹈前烈而不頗。死蠻夷固吾所兮，雖顯寵其焉加？配大中以爲偶兮，諒天命之謂何！

前進的道路已被阻斷，後退隱居又不能實行。作爲孤單的囚犯了結此生，長期被拘束而且境遇不順。我以前的心志已經乾枯凝滯，如今爲何得此罪戾呢？豈是貪圖食禄而竊取名聲，不混淆等同於世人。準備徑直進身而顯揚自我，衆人掩蔽也是應當的。説話不選擇字眼直言放肆，這本身就帶來了各種禍患。駕御長的車轅而不易彎曲，更何況是行進在險阻迂迴的高峻山路上呢。後退而且迅速航行横渡大江，逆行在接近天的洶涌波濤中。慶幸我的死期已緩解，形體無缺還很完整。如果晚年吸取教訓，緊跟前賢不過分。蠻夷間原本是我的歸宿，即使顯貴得寵又能怎樣？配合大中之道以成對，委實天命能告訴些什麽？

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時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無辭以白其大人，如不往，便爲母子永决。"即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亦爲禹錫請，因改連州。

元和十年，柳宗元轉任柳州刺史。當時劉禹錫奉命轉任播州，柳宗元説："播州不是人居住的地方，而劉禹錫的母親健在，我不忍心看他受窘困，無法對他的老人説明，如果他的母親不跟隨前往，便是母子永别。"於是上奏請求朝廷把柳州授予劉禹錫而自己前往播州。恰好有大臣也替劉禹錫求情，因而劉禹錫改任到了連州。

柳人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子本均，則没爲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歸之。尤貧者，令書庸，視直足相當，還其質。已没者，出己錢助贖。南方爲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元游，經指授者，爲文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十四年卒，年四十七。

柳州人以子女作抵押貸錢，超過期限不贖的，待子女的身價和所貸本錢相等了，債主則没收抵押的子女爲奴婢。柳宗元想方設法，將作抵押的子女全都贖出送回。尤其貧困的，使寫下受雇的文字，等和所貸之債的價值相當時，返回其人質。已被没收爲奴婢的，柳宗元拿出自己的錢財幫助贖回。南方想考進士的人，不遠千里來跟隨柳宗元學習，經他指導教授的人，作文章都有章法。世人號稱柳柳州。十四年柳宗元去世，終年四十七歲。

宗元少時嗜進，謂功業可就。既坐廢，遂不振。然其才實高，名蓋一時。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既没，柳人懷之，托言降于州之堂，人有慢者輒死。廟於羅池，愈因碑以實之云。

柳宗元年輕時追求進取，説是功勛事業可以成就。因事被貶後，便不能自振了。但他的才能確實高超，名蓋當時。韓愈評論他的文章説："雄渾深沉典雅剛健，和司馬子長相似，相比之下崔駰、蔡邕不值得稱贊。"柳宗元死了以後，柳州人懷念他，假托説他降生在州府的廷堂中，有怠慢他的人必死無疑。又在羅池爲他建廟，韓

愈還寫下碑文如實記載了這事。

程异

程异，字師舉，京兆長安人。居鄉以孝稱。第明經，再補鄭尉。精吏治，爲叔文所引，由監察御史爲鹽鐵揚子院留後。叔文敗，貶郴州司馬。

程异，字師舉，京兆長安人。在鄉里以孝順著稱。考中明經科，兩次補授爲鄭尉。程异精於治理之道，被王叔文引薦後，由監察御史任鹽鐵揚子院留後。王叔文失敗，他被貶爲郴州司馬。

李巽領鹽鐵，薦异心計可任，請拔濯用之，乃授侍御史，復爲揚子留後。稍遷淮南等道兩税使。异起痕廢，能厲己竭節，悉矯革征利舊弊。入遷累衛尉卿、鹽鐵轉運副使。方討蔡，异使江表調財用，因行諭諸帥府，以羨贏貢，故异所至不剥下，不加斂，經用以饒。遂兼御史大夫爲鹽鐵使。

李巽掌管鹽鐵事務時，舉薦説程异有心計可以任用，請求洗掉罪責提拔任用，於是被授任爲侍御史，再次任鹽鐵揚子院留後。後來稍稍提升任淮南等道兩税使。程异因涉嫌被罷免後重新起用，能勉勵自己保持節操，還全部矯正和革除徵税中的舊弊。召入朝廷後多次遷任爲衛尉卿、鹽鐵轉運副使。當官軍討伐蔡時，程异被派往江表調度財物供給官軍的費用，因而傳布告示給各節帥府，讓他們將盈餘的財物貢獻出來，所以程异所到之處不盤剥百姓，不增加賦税，但官軍的費用還是很充足。於是以兼御史大夫充任鹽鐵使。

元和十三年，以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猶領鹽鐵。异以錢穀奮而至宰相，自以非人望，久不敢當印秉筆。明年，西北軍政不治，議置巡邊使，憲宗問孰可者，乃自請行。會卒，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恭。身歿官第，無留貲，世重其廉云。

元和十三年，程异以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掌管鹽鐵事務。程异因錢穀猛增而官做到宰相，但他自以爲在衆人中没有聲望，長期不敢當權處置事務。第二年，西北軍政混亂，朝廷商議設置巡邊使，憲宗問誰可以充任，程异便自己請求前往。恰好在這時去世了，追贈尚書左僕射，謚號恭。程异死在了官府，没有留下任何財物，世人稱贊他爲官清廉。

贊曰：叔文沾沾小人，竊天下柄，與陽虎取大弓，《春秋》書爲盜無以異。宗元等橈節從之，僥幸一時，貪帝病昏，抑太子之明，規權遂私。故賢者疾，不肖者媢，一僨而不復，宜哉！彼若不傅匪人，自勵材猷，不失爲名卿才大夫，惜哉！

贊曰：王叔文這種自矜的小人，竊得天下大權，和陽虎拿走魯國的大弓，《春秋》記載説是盜取没有什麽區别。柳宗元等曲其節操而依附王叔文，僥幸一時，企圖在皇帝病昏時，遏止明智的太子，謀取權力追逐私利。因而導致賢明的人憎恨，不賢的人嫉妒，一經倒覆而不再振興，這是應得啊！他們若不靠近壞人，自我勉勵施展才幹謀略，那將不失爲著名的大官或者有才的士大夫，實在是太可惜了啊！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二十四史全译　新唐书　第六册》
作者=
页数=628(3121-3748)
SS号=0
出版日期=

book6.5read.com/300-65/diskebp/ebp70/01/003121.pdg
【作　者】许嘉璐主编　黄永年分史主编
【丛书名】
【形态项】　3747
【读秀号】000005764989
【出版项】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2004
【ISBN号】　7-5432-0888-1　/　K204.1/H853x
【原书定价】　1008.00（全八册）
【主题词】中国　古代史　唐代　纪传体　新唐书　译文
【参考文献格式】许嘉璐主编　黄永年分史主编．　二十四史全译　新唐书　第六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4．